

往生論註淺講

釋宗道述

目 錄

壹、序講.....	1
一、與《往生論》關係.....	1
二、中國淨土宗第一人.....	4
(一)曇鸞大師歷史地位.....	4
(二)曇鸞大師卓越貢獻.....	8
三、《往生論》偈頌.....	20
(一)偈頌構造分科.....	20
(二)偈頌內在邏輯.....	23
貳、玄義.....	27
一、判教相.....	28
(一)舉難易二道.....	29
1. 謹案龍樹.....	29
2. 釋難行道.....	33
3. 釋易行道.....	46
(二)判屬易行道.....	49
二、明經體.....	50
(一)無量壽經，指淨土三經.....	51
(二)淨土三經，以名號為體.....	53
(三)《願生偈》，以名號為體.....	56
三、辨優婆提舍名.....	59
(一)優婆提舍，為何音譯？.....	59
(二)玄奘譯經，五不翻譯.....	62
(三)與佛義相應.....	62
四、分《論》二重.....	63
(一)偈頌總攝，長行解義.....	64
(二)知其要者，一言而終.....	64
五、解《論》名目.....	66

參、釋偈頌	74
一、分《偈》章門	74
(一) 偈分「五念門」	75
(二) 五念門與五果門	76
(三) 五念門歸於一向專念	78
二、釋第一行三念門	78
(一) 釋「世尊我一心」	79
(二) 釋「歸命」(即禮拜門)	91
(三) 釋「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即讚歎門)	94
1. 稱彌陀名，如實修行	94
2. 光明無礙問答	95
(四) 釋「願生安樂國」(即作願門)	100
1. 無生問答	101
2. 往生之義問答	101
3. 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102
4. 三界虛偽，皆是假名	103
5. 藕益大師破斥	104
6. 維則禪師破斥	105
三、釋「成上起下」偈	105
(一) 成上起下，作用重要	106
(二) 釋疑	107
1. 與經相應，名「優婆提舍」	108
2. 成上三門、起下二門	109
(三) 釋文義	109
1. 釋「修多羅」	109
2. 釋「真實功德相」	120
3. 釋「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	128
四、釋觀察門	129
(一) 略釋「觀察」	130
1. 觀察對象	131
2. 依正不二	131
3. 十七句次第	133

(二) 觀察器世間莊嚴成就.....	135
1. 清淨功德.....	135
2. 量功德.....	158
3. 性功德.....	180
4. 形相功德.....	204
5. 種種事功德.....	220
6. 妙色功德.....	229
7. 觸功德.....	249
8. 三種事功德.....	260
9. 雨功德.....	285
10. 光明功德.....	298
11. 妙聲功德.....	306
12. 主功德.....	326
13. 眷屬功德.....	335
14. 受用功德.....	351
15. 無諸難功德.....	360
16. 大義門功德.....	373
17. 一切所求滿足功德.....	397
18. 結釋十七種莊嚴.....	409
(三) 觀眾生世間清淨.....	441
1. 何故言觀眾生世間清淨.....	442
2. 觀佛八種莊嚴.....	447
3. 觀菩薩四種莊嚴.....	572
五、釋迴向門.....	625
(一) 為何修迴向.....	626
1. 迴向，功德不減.....	626
2. 《大乘義章》釋「迴向」.....	626
(二) 迴向之利.....	628
(三) 淨土宗「迴向」之義.....	629
六、八番問答.....	629
(一) 何等眾生問答.....	629
1. 引《大經》為理證.....	631

2· 引《觀經》為事證.....	632
3· 下品下生的意義.....	636
(二) 逆謗除取問答.....	638
(三) 謗法生否問答.....	639
(四) 謗法罪相問答.....	641
(五) 逆謗輕重問答.....	642
(六) 念佛道業輕重問答.....	644
1· 重者先牽.....	645
2· 三在釋.....	646
(七) 一念問答.....	653
(八) 十念問答.....	655
1· 十念之義，業事成辦.....	656
2· 十念業成，通神者言.....	656
3· 積念相續，不須頭數.....	657
肆、釋長行	658
一、分義十重	658
(一) 願偈大意.....	661
1· 偈頌核心，觀見願生.....	661
2· 人生目的，願生彼國.....	662
(二) 起觀生信.....	676
1· 示五念門.....	677
2· 出五念門.....	677
(三) 觀行體相.....	742
1· 觀行體相意涵.....	742
2· 觀行體相分類.....	744
3· 國土體相.....	746
4· 總結.....	772
(四) 淨入願心.....	773
1. 三種成就，願心莊嚴.....	775
2. 入一法句.....	779
3. 三句轉入.....	783
4. 一法句攝二種清淨.....	796

5. 二者清淨，乃得稱淨.....	798
6. 人天清淨問答.....	799
7. 總結.....	801
(五) 善巧攝化.....	802
1. 釋「善巧攝化」.....	802
2. 淨土法門，第一方便.....	803
3. 成就柔軟心.....	805
4. 廣略皆實相.....	809
5. 巧方便迴向.....	810
6. 淨土菩提心.....	816
7. 為樂願生.....	817
8. 聖道巧方便.....	820
9. 淨土巧方便.....	822
(六) 離菩提障.....	822
1. 三種菩提障.....	823
2. 三種離障法.....	825
(七) 順菩提門.....	830
1. 何為清淨心.....	831
2. 聖淨菩提心區別.....	832
(八) 名義攝對.....	833
1. 般若與方便.....	834
2. 遠離障菩提心.....	839
3. 成就妙樂勝真心.....	843
4. 願生心總攝四心.....	848
(九) 願事成就.....	849
1. 所作隨意，自在成就.....	850
2. 所說五業，隨順法門.....	852
3. 菩薩「十種自在」.....	853
(十) 利行滿足.....	855
1. 釋「利行滿足」.....	855
2. 五果門.....	860
二、速得菩提問答.....	888

(一)《論註》四大要點之一	888
(二)問：有何因緣，速得成就.....	889
(三)答：核求其本，彌陀為增上緣.....	890
(四)《往生論註》一點四線	913
三、略解義竟.....	915
伍、總結.....	916

壹、序講

《往生論註》是一部特別難懂的祖典，難度不亞於《觀經四帖疏》，如果沒有人講解，我們是完全看不懂的。從年代上看，《往生論註》成書於南北朝的北魏時期，比《觀經四帖疏》要早。一千四百年後，還有這麼多人對它有熱情，有興趣，曇鸞大師在極樂世界肯定特別欣慰。

今天（2018年7月21日）很熱，外面像著火一樣，《無量壽經》講：「設滿世界火，必過要聞法。」釋迦牟尼佛說，如果有人講淨土法門，哪怕大千世界充滿了大火，也要衝過去聽聞。大家今天來聽課就有一點兒這種精神。

一、與《往生論》關係

《往生論註》，顧名思義就是對《往生論》的註解。《往生論》是天親菩薩所著，也稱婆藪槃頭菩薩；元魏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

《往生論》非常短，只有幾千字，前面是偈頌，後面是長行。偈頌就像詩歌一樣，五字一句；長行，是解釋偈頌的。

我們先讀一遍偈頌部分，大家最好能背誦下來。

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
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
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
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
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

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
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
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
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
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
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
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為食。
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
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
故我願生彼，阿彌陀佛國。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台。
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群生。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
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
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天人丈夫眾，恭敬繞瞻仰。
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
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群生。
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諸佛功德，無有分別心。
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
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在讀誦的時候，有沒有人一下就讀出來——「哦，原來念佛就能往生極樂世界」？估計沒有。

這首偈頌，我剛學佛的時候就讀過，因為學淨土的都非常重視「淨土三經一論」，甚至覺得這部《往生論》可以跟淨土三經相比肩，是非常重要的著作，所以必須得讀一讀。但是，當時我讀來讀去，都不知道表達什麼意思，只知道很美，講到極樂世界的佛莊嚴、菩薩莊嚴、依報莊嚴，但講到往生方法的時候就有點蒙圈。

如果不是曇鸞大師解釋這部《往生論》，絕大多數人，包括一些祖師級的人物，都未必能讀出它的真實義。因為它非常深，而且高度濃縮，濃縮到不能再濃縮了。

《往生論》全稱叫《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這裡「無量壽經」代表淨土三經，也就是《無量壽經》《觀經》和《阿彌陀經》。《往生論》是把淨土三經的經義融為一體，提煉濃縮成二十四首偈頌，這二十四首偈頌就把為什麼要去極樂世界，去極樂世界有什麼好處，怎麼去極樂世界，全都表達出來了，只不過意思太隱秘，太秘密了。

另外，《往生論》看起來是隨意寫的，但其中的理論性、結構性特別強，像五念門、五果門全都含在裡邊。我們在後面的學習中會感受到。

我們學佛的最高依準是什麼？什麼是我們學佛的最高準則、最高指導？就是佛經。對我們淨土宗的人來說，最高的準則就是淨土三部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

我們為什麼要學《往生論註》呢？因為經太難了，經畢竟是佛說的，佛的境界多高啊！雖然佛已經很照顧我們眾生的根機了，盡量讓我們聽得懂。可是畢竟由於時間、空間都隔得很遠，我們很難理解佛經，龍樹菩薩就說：「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解。」就是說佛法太深了，如果沒有人解說的話，我們很難直接看懂佛經，所以我們要參考後代的祖師對佛經的闡釋。

對淨土三經進行闡釋的祖師很多，最早有龍樹菩薩，後邊比較重要的就是天親菩薩。而且天親菩薩的闡釋是比較特別的，特別在哪裡呢？一般來說，比如原文是一百個字，對闡釋者來說，就會變成五百個字，甚至一千個字，因為要展開說，詳細說，掰開揉碎說。但是天親菩薩的解釋，他一方面解釋，另一方面又把淨土三經高度濃縮了，濃縮成只有480個字的偈子，把淨土三經所有的內涵、精華、精髓全部攝持進去，都蘊含在這篇偈子裡，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天親菩薩之所以稱為菩薩，我們甚至都不稱他為大師，而是直接稱他為菩薩，因為他有這樣的智慧，能讓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受持淨土三經。

我們學的這部《往生論註》，是我們中國的祖師——曇鸞大師，對天親菩薩這篇偈子的解釋。如果我們能正確理解偈子的內涵，對我們瞭解極樂世界的情況，啟發信心，建立淨土宗的信仰，獲得決定往生的信心，都特別有幫助。大家手上拿的這本《往生論註》，是穿越了一千五百年到我們手上的。我們之所以在一千五百年之後還要學它，原因也就在這裡。

二、中國淨土宗第一人

下面我們看這份講義，這是淨宗法師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淨土宗第一人——略論曇鸞大師對淨土宗的貢獻》。

有一個詞叫「因人重法」，就是因為知道這個人了不起，所以對這個人所講的法也生起信心、尊重心、珍重心。「因人重法」這個詞就出自《往生論註》。

我們先不講《往生論註》的正文，先借這篇文章大體瞭解一下《往生論註》大概講什麼，瞭解一下曇鸞大師是何許人。

（一）曇鸞大師歷史地位

說曇鸞大師是「中國淨土宗第一人」，可能很多人不同意這種說法。「第一」有很多，比如現在經常講的淨土宗十三祖，初祖就不是曇鸞大師，而是慧遠大師。包括在淨土宗理論上，很多人都有這樣那樣的提倡，有人也未必認為曇鸞大師就是「第一人」。

可是如果深入瞭解淨土宗的教理史，就會得出一個結論：曇鸞大師確實是第一個提出「他力」這種說法的，往生極樂世界完全仗佛力，仗他力，這確實是曇鸞大師第一個非常明確提出來的；而且在解釋淨土三經的時候，曇鸞大師說三經以佛名號為本體，他是第一個這樣解釋的，在他之前沒有人這樣提過。慧遠大師當年結社念佛，123 個人都發願往

生極樂世界，可是他們修行所依照的經典不是淨土三經，而是《般舟三昧經》，他們是修觀佛、見佛，修「佛立三昧」。《般舟三昧經》聖道門自力傾向還是特別明顯的。

我們看第一段，我邊讀邊解釋。

生於北魏的曇鸞大師（476 - 554？）在中國淨土宗史上乃至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時期，宋齊梁陳屬於南朝，北魏屬於北朝。

曇鸞大師生於 476 年，在慧遠大師往生之後 60 年；換句話說，慧遠大師往生後 60 年，曇鸞大師就出生了。這個時代差距，就相當於印光大師跟現在「00 後」的差距，印光大師是 1940 年往生的，過了 60 年就是「00 後」的這些人。其實差得並不多，我們現在提起印光大師都覺得不算遠，感覺就是幾十年前的一個人。

曇鸞大師往生於 554 年，往生之後 8 年，道綽大師就出生了。所以，曇鸞大師和道綽大師相差的時間也不多，幾乎可以算是同一個時代的。

曇鸞大師往生之後 59 年，誰出生了呢？善導大師，時間差得也不多。

所以，慧遠大師跟曇鸞大師，曇鸞大師跟道綽大師、善導大師，他們的時代距離差不多，都是 60 年左右。這樣我們就好理解，就有一點感性的認識，不然我們會覺得他們之間差了幾個朝代，其實差得並不多。

還有一個事實，大家可能也沒有細緻對照。在我們想像當中，天親菩薩是不是應該離曇鸞大師和中國的這些祖師很遠？他是古印度人，又是「千部論主」，不得了！而實際上，天親菩薩往生不到 10 年，曇鸞大師就出生了，所以幾乎也是同一個時代的。菩提留支很可能見過天親菩薩，甚至在一起探討過佛法。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並沒有這方面的史料記載。所以，我們有時候也要研究研究歷史，不然光憑腦子想，有時候事實跟想像差距非常大。

南北朝時期，雖然在歷史上是大分裂、大融合、紛戰特別多的一個時代，出來一個小國，被滅了，然後又成立一個小國，又被滅了。但是佛教

特別發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南朝佛教的盛況。

北魏也一樣，佛教非常發達。雖然有魏太武帝滅佛，但是時間很短，除了他之外，幾乎所有的北魏皇帝都非常推崇佛教。北魏有多少出家人呢？200 萬！我們不要覺得 200 萬很少。現在中國人口是 14 億，有多少出家人呢？不會超過 10 萬。北魏的時候人口有多少呢？沒有多少，但是卻有 200 萬人出家。

有一個學者叫孫昌武，他的書裡就講到南北朝時出家人的比例，幾乎能佔到十分之三四。換句話說，在街上走路，碰到的十個人裡，就有三四個是出家人，而且這三四個人都是社會上的精英，也就是最厲害的那部分人都出家了，所以當時的佛教非常發達。曇鸞大師是 15 歲出家的，在那個時代來看，就是非常平常的事。

其主要著作《往生論註》（以下簡稱《論註》）為中國淨土宗理論建設及中國佛教的發展作出了歷史里程碑式的卓絕貢獻，堪稱中國淨土宗理論建立的第一人。

這裡有一個定論，用了一個詞，叫「里程碑」。什麼叫「里程碑」呢？就是從曇鸞大師這部《往生論註》之後就不一樣了，就進入一個新時代，從這裡開始就換了一番天地。

這裡有一個很具體的說法，叫「淨土宗理論建立的第一人」。如果講到提倡淨土，提倡願生極樂，可能曇鸞大師不是第一人，像慧遠大師，甚至在慧遠大師之前，有一些法師、王公大臣都有提倡。但這裡說的是「淨土宗理論建立」。

在《往生論註》之前，還沒有一本純粹的、純之又純的、非常系統講解淨土宗理論的書，《往生論註》是第一部；隨後，淨土理論的書才慢慢出現，像迦才大師的《淨土論》，道綽大師的《安樂集》，再到後面善導大師的《觀經四帖疏》。

印光大師有好多讚譽曇鸞大師的話，比如在《往生論註跋》裡面說：

天親菩薩廣造諸論，宏闡佛乘，復宗《無量壽經》，作《願生偈

論》，示五門修法，令畢竟得生。

曇鸞法師撰《往生論註》詳釋，直將彌陀誓願、天親哀懷徹底圓彰，和盤托出，若非深得佛心，具無礙辯，何克臻此。

這是印光大師對《往生論註》的評價，非常高，說如果不是深得佛心，具無礙辯才，怎麼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呢？

在《印光法師文鈔》裡，讚譽曇鸞大師和《往生論註》的話也特別多，有一句叫「《往生論註》，妙絕古今」，非常精妙，古今少有。

再看講義：

但如此重要的佛教史上超級大師級的人物，人們瞭解得還很少，給予的肯定還不夠。

什麼叫「超級大師級的人物」？就是這樣的祖師，即便把他放到古代的祖師群體裡，他也是翹楚，也是鶴立雞群的，這叫「超級大師級的人物」，也就是祖師裡的祖師。

然而，在定下的淨土宗十三位祖師中，居然沒有曇鸞大師，也沒有道綽大師。當然，這有一些歷史原因，非常複雜。

我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往生論註》這本書在中國找不到了，包括《安樂集》《觀經疏》這一系列的書，都在唐末的戰亂、法難中失傳了。幸好當時有人傳抄到日本，這幾本書才得以儲存下來。清末民初的時候，楊仁山居士託人把這幾本書從日本請回中國，當時印光大師看到的《往生論註》，應該就是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印的。所以，淨土宗十三祖裡沒有曇鸞、道綽兩位祖師，這是原因之一。

還有一個原因，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十三位祖師，前面的都是北方人：慧遠大師是北方的，山西人；曇鸞大師是北方的，山西人；道綽大師也是山西人；善導大師是山東人，也有說是安徽人，安徽也是靠著山東。都是北方人，因為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在北方。到了南宋的時候，文化中心轉到了南方，比如杭州那一帶。然後我們再看後面的祖師，永明延壽大師、省常大師、蓮池大師、蕩益大師、截流大師、省庵大師，通通

都是南方人，而且有好幾位都是杭州人。但是到了徹悟大師和印光大師，他們都是北方人，中國文化的中心又從南方轉回北方了。

其實不光淨土宗是這樣，很多宗派都是這樣，文化中心的轉移是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的，經濟中心變了，文化中心也跟著變。

當時為淨土宗祖師作系譜、作傳的這些人，都是天臺宗的「義學僧人」。什麼叫「義學僧人」呢？就是筆頭很厲害，專門著書立說的人。學天臺的人，本身就要求能看書，文字能力特別好，能讀書，能寫，因為要鑽研教理，天臺宗的教理又是最發達，最宏富的。但是這些人在為淨土宗的祖師作傳記的時候，他們的眼界、眼光就非常有限。因為他們本身是學天臺的，所以自然就會以天臺的理論、視角去考量淨土宗，凡是符合天臺思想，跟天臺思想吻合的祖師，就把他推到前面來；凡是跟天臺思想不太吻合的，就推倒，不理睬，或者貶低、貶斥。所以，像曇鸞大師和道綽大師這樣的祖師，就很容易不被重視。當然，也因為曇鸞大師和道綽大師的著作不在了，他們看不到那些原著的緣故。

按說寫淨土宗祖師系譜的應該是本宗的人才對，別宗的人來寫淨土宗的系譜，這本身就不妥。但是歷史就是有很多的偶然性。

（二）曇鸞大師卓越貢獻

1. 對淨土宗宗派建立的貢獻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至隋唐時期開出大乘八宗，標誌著佛教本土化、中國化的完成。宗派佛教為中國佛教的根本特色，是佛教在中國教化傳播的根本手段和根本形態。

講到宗派，現在人的宗派意識特別淡薄。前段時間我接觸到一些附佛外道，當然，他們不認為自己是附佛外道。他問我們學什麼宗，我說是淨土宗；反過來我就問他們「你們是什麼宗？」「我們沒有宗。」然後他又反問了我一句「請問佛是什麼宗？」我就沒有再回答，不想跟他們

辯論很多，因為話不投機半句多。

佛確實沒有宗，可是你不是佛，我們也不是佛，凡夫是需要「宗」的。為什麼會開宗？這些祖師難道不知道佛沒有宗嗎？祖師難道比你差嗎？還不如你嗎？

「宗」是佛教傳播的根本手段，根本形態。祖師非常慈悲，非常憐憫後世的眾生，因為越到後世，眾生的根機越差，面對浩瀚的佛經，已經分辨不清該從哪裡下手，該讀哪部經，這部經該怎麼修習。在這種情況下，祖師為了讓我們能夠非常迅速地從眾多經典裡找到符合自己根機，能夠修持得來的方法，於是就建立了種種宗派——天臺宗、華嚴宗、律宗、唯識宗、淨土宗……這樣才有了宗派。這是非常有智慧的，蘊涵著祖師的慈悲，這也是一種創舉。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人的宗派意識這麼淡薄，甚至如果說自己是學某某宗的，就感覺不入流，一說起來就是「我們八宗並弘啊，我們要圓融啊，我們不講某一宗派啊」，如果說自己是學某一個宗派的，那就是不高明、不圓融、不厲害的代表，就是次一檔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不光是普通佛教徒有這種觀念，很多弘揚佛法的大德也有這種觀念。

其實，「宗」很重要。我們想一想，如果進了一個大超市，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分類，油跟衣服放在一起，洗衣粉跟菜放在一起，大雜燴，滿眼都是各種東西。請問，如果你想買一顆別針，怎麼去找呢？估計幾天幾夜也找不著。

宗派的建立就是出於這個目的，將浩瀚佛經分類。佛教的經典非常多，祖師都幫我們分好類了：跟般若宗相關的經典有哪些，它們是什麼結構關係；跟唯識宗相關的有哪些經典；跟淨土宗相關的有哪些經典……都幫我們分好類了。而且還告訴我們，在本宗的立場視角下，如何看待其他的經典，其他的宗派，這等於給我們建立了一個坐標系。這樣的方便手段，我們要會用。

沒有本土化，佛教在中國不能扎根；沒有中國化，佛教在中國不

能發展。從本土化到中國化，宗派的建立便是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

「本土化」跟「中國化」有什麼不一樣呢？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我個人覺得，「本土化」就好像一棵小樹苗剛剛從印度移栽過來，土跟苗還沒有成為一體；「中國化」就相當於這棵苗從土裡吸收養分，開始扎根、長根，跟土融合起來，真正成為這塊土地上長出來的植物。所以，「本土化」和「中國化」就像前後兩個過程，是不一樣的。佛教徹底融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就是佛教的「中國化」，其實就是宗派的成立。

曇鸞大師生活在南北朝時期，正是佛教從本土化向中國化轉變的歷史時期，佛教界正瀰漫著創宗的萌動。一些佛教界的大師們，試圖將從印度傳來的佛教進行系統的歸納整理，以便從中抉擇出佛陀出世本懷，他們成為佛教創宗立派的先覺者，為隋唐時代佛教宗派的正式創立奠定先期理論基礎。曇鸞大師便是極為少有的先覺者之一。《論註》包含了宗派成立的根本要件，即教相判釋、正依經論、法脈傳承。這裡就把曇鸞大師出現的歷史背景，從佛教的立場交代了一下。當時淨土宗還沒有建立起來，正在醞釀，這時候就要有一些先覺者。所謂「先覺者」，如果在別的宗派裡，就相當於智者大師之前的慧思大師、慧文大師，或者禪宗六祖之前的達摩大師到五祖，這些都屬於先覺者，因為他們起到了奠定先期理論基礎的作用。

下面講到宗派成立的三個根本要件：第一，教相判釋，就是教判；第二，正依經論，就是依照哪些經典來修學；第三，法脈傳承。這些都屬於常識，如果研究佛教宗派，這三個方面是必須要研究的。

一個是判教，先有判教才有宗派。什麼叫判教呢？如果佛教是一個圓，站在我這個宗派，怎麼看待我這個宗，我這一宗跟其他宗的關係是什麼，跟佛教整體是什麼關係，這就是判教，這是非常重要的。

根據判教，再從眾多經典裡選擇出符合這一宗派的經典，經典必須是佛講的，因為佛講的才是聖言量，才有這個高度，這就是正依經論。

最後是法脈傳承。有了教判，有了正依經論，還要看有沒有祖師，

甚至是聖者來一代一代地傳承它。

(1) 教相判釋

我們先看教相判釋。

《論註》是對天親菩薩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以下簡稱《往生論》)所作的解釋書，首先引用龍樹菩薩「難易二道判」判釋彌陀淨土法門為他力易行道，而且是大乘佛法之登峰造極，不退佛果的乘風快航，所謂「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這也是中國祖師第一次引用龍樹菩薩之教判，此後淨土教家涉及淨土教判無不遵此芳規。

「上衍」就是摩訶衍，是大乘的意思。「上衍之極致」就是大乘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船被風吹著，就順風揚帆。

有人質疑淨土法門，說：「你們念佛只求自己往生極樂世界，從來不想其他人怎麼樣，這能叫大乘嗎？」在這裡，曇鸞大師就回答了這樣的問題，他說淨土法門是「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淨土法門不光是大乘，而且是大乘中的極致。為什麼？因為即便只是為自己求往生，往生之後也自然成佛度眾生。

《念佛感應錄》裡有一個故事。有個老太太聽一個居士說「極樂世界好啊，黃金為地，遍地七寶」。她就抓住這句話，「那好！我得拿點金銀財寶回來，東家西家分分，一輩子欠的人情還沒還呢！」她就是非常樸實的一種觀念。然後她問怎麼去，人家告訴她念佛就能去，她就每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別的她一概不懂，最後她非常殊勝地往生了。

所以，即便她是抱著拿金銀財寶回來分的心理求往生的，只要念佛必然往生，只要往生必然成佛。這就好比一部機器，在娑婆世界是這種芯片，到了極樂世界就換成另外一種芯片，就換了一個人，完全「翻妄念為正覺」，你的正覺就展現出來了。

所以，不怕不會度眾生，只怕不成佛；不怕不成佛，只怕不往生。

因為往生必然成佛，成佛必然會度眾生。所以，淨土法門不是大乘嗎？當然是大乘！

這裡還講到龍樹菩薩的「難易二道判」，我們先看一下這段文，講《往生論註》正文的時候再詳細講。這一段是在《往生論註》的開頭，曇鸞大師真厲害，上來先把判教提出來。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云，菩薩求阿毗跋致，有二種道：一者難行道；
二者易行道。

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毗跋致為難。此難乃有多途，粗言五三，以示義意：

- 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
- 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
- 三者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 四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
- 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

如斯等事，觸目皆是。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這就把整個佛教分成了兩類：一類叫難行道，一類叫易行道。易行道就是淨土法門，淨土法門之外的所有法門都叫難行道。劃分得非常明確，讓人沒有任何的猶豫懷疑、心思搖擺。

佛教有難有易，難行道是怎樣的，易行道是怎樣的。難行道，打了比喻，也列舉了很多；易行道又是怎麼容易。等於把兩樣東西擺在你面前，一個是這樣的，一個是那樣的，然後說「你來選吧，你是選難的還是選易的？」

曇鸞大師把「難易二道判」放在最前面，這就定了整個《往生論》的總基調。但是我們自己看《往生論》的偈頌和長行，是看不出這樣的

味道的。所以，祖師就是祖師，他有更高的手眼。曇鸞大師上來就舉了龍樹菩薩的判教，龍樹菩薩是何許人也？號稱「釋迦第二」「八宗共祖」啊，每一個宗派的根源都能導到龍樹菩薩這裡來。這就是「因人重法」，如果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的話，就沒有力量，舉龍樹菩薩就非常有力。後來所有解釋淨土的人，都喜歡把龍樹菩薩的《易行品》舉出來。

(2) 正依經論

接著就論題「無量壽經」，專門解釋為「王舍城所說《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舍衛國所說《無量壽經》」，即《無量壽經》《觀經》《阿彌陀經》之淨土三經。這是要特別說明淨土三經的同質性，即「宣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以佛名號為經體」。而《往生論》正是依淨土三部無量壽修多羅所說之真實功德相（無量壽佛莊嚴功德，即無量壽佛名號）所作的論典。並特別就「依」字作了「何所依，何故依，云何依」的「三依釋」，以嚴密的邏輯論證「三經一論」的內在同構性，確立「三經一論」為淨土門正依經論，由此建立淨土一宗理論上的大根大本、大框大架就再沒有異議，歷來的淨土行人皆遵奉「三經一論」為根本所依，其法理源頭便出自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

(3) 法脈傳承

《論註》秉承印度二大菩薩的淨土教義，溶為一爐，即依據龍樹菩薩「易行道」（易）的指引，詳細解釋天親菩薩《往生論》之「真實功德相」（勝）。如此從印度龍樹、天親，到中國曇鸞，法脈傳承便十分清晰，往下延續，則有道綽、善導，實為中國淨土宗之正脈傳承。曇鸞大師也成為溝通印度淨土教與中國淨土宗的第一人，是促成印度淨土教向中國淨土宗轉化的關鍵性人物。

可以說，沒有曇鸞大師，即使有龍樹菩薩《易行品》、天親菩薩《往生論》，也會原態塵封，僅僅是中文版的印度淨土教，而不會有後來的中國淨土宗。正是由於曇鸞大師《論註》的偉大貢獻，從印度而

來的三經一論終於發育成熟為中國淨土宗。

又根據傳記，曇鸞大師在洛陽親自拜見了當時來自印度的高僧菩提留支三藏，留支三藏向曇鸞大師面授淨土教。其所面授的淨土經典，唐之道宣律師謂《觀經》，明之雲棲大師謂《阿彌陀經》，日本法霖法師謂《無量壽經》，而東大林傳承之三論系譜謂之《往生論》，各說不同，頗難認定，但總之曇鸞大師是直接從印度高僧面受淨土教法的第一人，由此增加其傳承之可靠性與權威性；同時亦間接說明曇鸞大師《論註》對淨土三經一論皆有精闢的闡釋，故使後人紛紛援引。

2. 對淨土宗教義解釋的重要貢獻

一個宗派能夠成立，達到廣化有緣眾生的目的，必須要清晰顯明其教法根本原理（教），具體行業修持（行），適應修行人群（機），及依教修行利益（益），即機理雙契，修因感果。

《論註》對淨土宗機、教、行、益都有明確的闡釋。

（1）原理

淨土法門與聖道法門的根本區別在於，一者靠自力，一者靠他力（阿彌陀佛本願力）。

淨土宗開宗立教的根本法理依據是阿彌陀佛的本願力，離開佛本願力，一切免談。《論註》對阿彌陀佛本願力的闡發、開顯淋漓盡致，無以復加。細究其文其義，強調彌陀本願力多達百餘處。

《論註》開宗明義引用龍樹菩薩難易二道判，說明難之所以難，易之所以易，其背後的原理機制在於一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一者「乘佛願力，便得往生」。

上卷釋二十九種功德莊嚴相，一一問以「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而答之以佛之本願；下卷釋二十九種功德莊嚴自利利他不可思議之力，而一一問以「此云何不思議」，答之以佛之本願力成就。至其最後結論更是引用阿彌陀佛第十八願、第十一願、第二十二願證明「凡是生

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可謂一錘定音，不可撼動，何以故？「若非佛力，四十八願便是徒設」。其餘闡明彌陀本願力之處亦俯拾皆是。

可知《論註》通篇是以《往生論》「觀佛本願力」一偈為眼目，深深奠定淨土宗的理論基石——彌陀本願力，顯示淨土法門是徹始徹終、徹徹底底的他力之教。

想到曇鸞大師的時代正是自力修行風氣正濃的時代，而在大師之前並無任何人作出如此石破天驚的闡發，《論註》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之作，曇鸞大師實為非常之人，其卓越的智慧、超人的勇氣令人五體投地。

(2) 行法

《往生論》所明往生淨土的行法為五念門，即禮拜、讚歎(稱名)、作願、觀察、迴向，這五念門內在的關係如何？以何為中心、為正體？單從篇幅來看似乎以觀察為主，然而依《論註》的解釋卻是以稱名為主。

《往生論》的整個偈頌，除了前兩首跟最後一首，中間的全都屬於觀察門，又叫「起觀生信」，就是通過觀察極樂世界的三嚴二十九種莊嚴，包括佛莊嚴、國土莊嚴、菩薩莊嚴，來生發我們的信心。我們看到極樂世界那麼好，阿彌陀佛那麼有功德，有慈悲，有智慧，就會生起往生的信心。

但是，這也讓人產生一種誤會，什麼誤會呢？就跟看《觀無量壽經》一樣，很多人看了之後，都去修觀了。《往生論》要表達的核心不在觀察，觀察是為了生信，最終歸到讚歎稱名(稱名包含在讚歎裡)。《往生論》就難懂在這裡。《往生論》的結構，一般的祖師也能看出來，就是五念門，但是很難看出稱名才是核心，因為從字面上來看，都是在講觀察，講稱名的就那麼幾句。

這有幾點，

(1)《論註》判三經以佛名號為體，則五念也必然以佛名為體，

也就是五念都是圍繞著佛名展開，是佛名號的不同體現，而最集中、最直接體現佛名的當然是稱名。

(2) 釋讚歎門稱名如實修行相應，以名即法，佛名即是實相身、為物身，故能攝眾生入畢竟淨。往生之因畢竟在阿彌陀佛名號。

(3) 釋第十八願所說十念為「依止無上信心，依阿彌陀佛如來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生」，則此十念斷然為稱名十念。由此「但稱名號」「業事成辦」，「十念念阿彌陀佛，便出三界」。

(4) 最後歸納五念往生之因入彌陀第十八願一願，說「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由上可知此之十念即是「但稱名號」，也即是五念門歸入一稱名門。

(5) 以觀察二十九種功德莊嚴，乃是為了生起對「本願稱名，必得往生」的信心，所謂「起觀生信」。

(6) 曇鸞大師另一精絕之作《讚阿彌陀佛偈》，內容總含五念門，但偈文之先總冠「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也是顯明以稱名一行總攝五念。

其實，師父講的這六點，有一些是直說，另外一些是推斷。比如第一點和第六點，就說明《往生論註》不太像《觀經疏》，《觀經疏》是直接說淨土宗的行法，有正行，有雜行，正行裡哪個是正定業，說得非常直接、具體。《往生論註》側重講原理，比如稱名是實相身、為物身，名即法等等，側重講這些原理，而沒有很明確地說行法是什麼，好像是讓人自己去得出這個結論一樣，這就給後來的祖師留下了很多空間。

(3) 攝機

《論註》上卷末八番問答引用《大經》第十八願、《觀經》下品下生，說：「一切外凡夫人，皆得往生」，「下品凡夫，但令不誹謗正法，信佛因緣，皆得往生」，證明淨土門正所攝機為可能造作五逆謗法的罪惡凡夫。

攝機很重要，因為這跟我們有關係，有人問「這個教法好是好，但

是我能不能學得來呢？我這樣的根機能否攝受呢？」攝機就是在講這件事。教法再好，但是跟我沒有關係，那也沒用。就是因為祖師講得清楚明白，才讓我們知道「我能修得來，這個『藥』我吃得起」；如果藥是好藥，但是你吃不起，那也沒用啊。所以，如果把淨土法門比作藥的話，我們不但吃得起，免費，而且是神藥、靈丹，最靈！

這裡講到「一切外凡夫人，皆得往生」，什麼叫「外凡夫」？大乘的聖者有五十二個階位，即十信、十住、十迴向、十行、十地、等覺、妙覺。這五十二個階位分為三類，其中十信及十信以下的都叫「外凡夫人」。我們就是外凡夫人。

什麼叫「內凡夫」呢？就是十住、十行、十迴向，這三等階位的菩薩叫「內凡夫人」。等到登地之後，從初地到十地，就是聖者了，在菩薩的階段裡就超凡入聖了。

所以，修到十迴向還是凡夫，只不過是「內凡」。所謂「外凡」，就是他的修行還是向外求，布施有布施相，忍辱有忍辱相。「內凡」的菩薩已經不向外求了，他用功是用在內心。

當然，我也只是大概這麼說，因為我也是個外凡夫，外凡說內凡的事是說不上的，只能是猜測。所以，外凡就包括我們這樣的穢惡凡夫，有修行、沒修行的都叫外凡夫人。

其他如「不斷煩惱得涅槃分」，阿彌陀佛「莊嚴身口意三業，用治眾生虛誑三業」，「此三界，蓋是生死凡夫流轉之暗宅」，「是虛偽相，是輪轉相，是無窮相」，「是染污相，是破壞相」，「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若人雖有無量生死之罪濁，聞彼阿彌陀佛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在在處處，顯明淨土法門凡夫為本之特色。

淨土法門攝受的眾生是「凡夫為本」。換句話說，製藥的人做藥給誰吃呢？給我們這樣的凡夫吃，我們就是正機。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就是給我們這樣的凡夫準備的；同時「兼為聖人」，如果有菩薩想修學

這個法門，想走這條路，也行。所以是「本為凡夫，兼為聖人」。

這樣說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法門不高明啊？「哎呀，是給凡夫準備的，那肯定高不到哪去啊！」其實恰恰相反，淨土法門又容易又殊勝，高明到極致了。

(4) 利益

《往生論》以修五念門得五功德果，最後成就一菩提果。《論註》則引用阿彌陀佛三願建立起淨土宗往還二種迴向之理論結構。即依第十八願力速往生，依第十一願力速成佛，此為往相；依第二十二願力，速往十方世界度眾生，此為還相。

通俗地說，我們不是往生到極樂世界就完了，往生之後有去有回，除了去，還要回來。回來幹什麼呢？速往十方世界度眾生，這就是還相。

往生、成佛、度眾生，皆緣阿彌陀佛本願力。故說「凡是生彼淨土(往相)，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還相)，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

同時往生並非必到臨終之時才決定，而是平生達成，所謂「十念業成」「業事成辦」。

往生這件事，不是到臨終才決定的，是當下信，當下念，當下就決定。就像考大學，考上之後，通知書就到手了，只不過還沒去報到而已。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往生極樂世界，但是「通知書」已經到手了，就是「平生業成」「業事成辦」。

所以，我們是以一種已經得到的心態來念佛，不是「能不能得到？也可能得到吧？也可能得不到吧？」而是「我已經得到結果了，只不過需要時間來兌現」。

又以稱名破暗滿願能獲現世種種利樂。

念佛不光是得往生這個當來的利益，在往生之前，現世也會得到種種的利益。

依《論註》曇鸞大師之解釋，淨土法門，煩惱成就之罪業凡夫，

依佛願力，但稱名號，十念業成，便得往生，即入必定，速疾成佛，廣度眾生。此後經道綽、善導大師努力，大成淨土宗，更加充實完善，但大體網格完全依《論註》所明「本願之教，凡夫之機，稱名之行，成佛之益」。淨土宗集大成者——善導大師開宗理論「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可說完全脫胎於此。

這裡就把機、教、行、益濃縮了，很簡單。「教」是什麼教？「本願」兩個字就概括完了；「機」，攝受什麼機？凡夫；「行」是什麼行？稱名；「益」，當來的利益是什麼？成佛。概括得非常簡略。

其餘如「何故依、何所依、云何依」之三依釋，「在心、在緣、在決定」之三在釋，「真實功德、不實功德」之二種功德釋，「往相迴向、還相迴向」之二種迴向釋，「法性法身、方便法身」之二種法身釋，「名即法」「佛名為經體」「實相身、為物身」之釋，淨土止觀、淨土菩提心、淨土巧方便之釋，下品凡夫以有生巧入無生，生彼淨土即超地超劫……皆十分精妙，既義本佛經，而能發前人所未發，成後人之定准。這些解釋都特別精妙。

這裡講到「淨土止觀」，有人可能會問「淨土也講止觀嗎？」講到止觀，一般都會想到天臺宗的止觀——打坐，數呼吸，止住妄想。但是，曇鸞大師解釋的「止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旦往生，就止住我們在娑婆世界的一切惡。是從這個角度「止」的，完全是另外一種解釋。包括「觀」，也是另外一種解釋方法，特別神奇。所以，下次有人問「淨土宗也講止觀嗎？」可以回答「我們也講『止觀』，但是另外一種止觀，跟天臺宗的不一樣」。

由於曇鸞大師先是習學龍樹菩薩四論《大智度論》《中論》《百論》

《十二門論》之著名大德，故「出空入有，空有圓融」成為《論註》釋義一大風格，亦為後代禪淨空有之調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學禪的人，我覺得可以好好看一看《往生論註》，因為很多禪宗人提的問題，在《往生論註》裡都有非常圓滿、非常好的解釋，讓人心服口服。看了《往生論註》，就不會覺得淨土宗很低級，反而覺得很高級。

比如我們經常講「微妙」，什麼叫「微妙」？曇鸞大師的解釋就特別微妙，他說：「出有而有曰『微』，名能開悟曰『妙』。」這完全是淨土宗的解釋。「出有而有」，淨土法門是「有」的法門，雖然是「有」的法門，但這個「有」跟我們普通境界當中的「有」是不同的，它是「真有」，是「真空生妙有」的「有」，這叫「出有而有」；而且這個「有」不妨礙娑婆世界的假有，真有不妨礙假有，這叫「微」。

「名能開悟」，我們念這句名號，就能讓我們開悟，不論是當下還是未來：未來就是徹底大悟，也就是成佛；當下就能增長我們的智慧，消除我們的業障。「名」，這個為物身能發揮實際的效應，雖然只是這麼稱名簡單，但是「名能開悟」，這叫「妙」。

曇鸞大師對「微妙」的解釋，完全是淨土宗的解釋，非常了不起。

曇鸞大師本人也成為一肩荷擔印度中觀空宗鼻祖龍樹之教與唯識有宗鼻祖天親之教，將此印度二大菩薩空有之教溶於一爐，創立中國淨土宗理論的著名祖師。

這挺有意思的，龍樹、天親，一個是空宗的鼻祖，一個是有宗的鼻祖。曇鸞大師左肩挑空宗，右肩挑有宗，將此印度二大菩薩空有之教溶於一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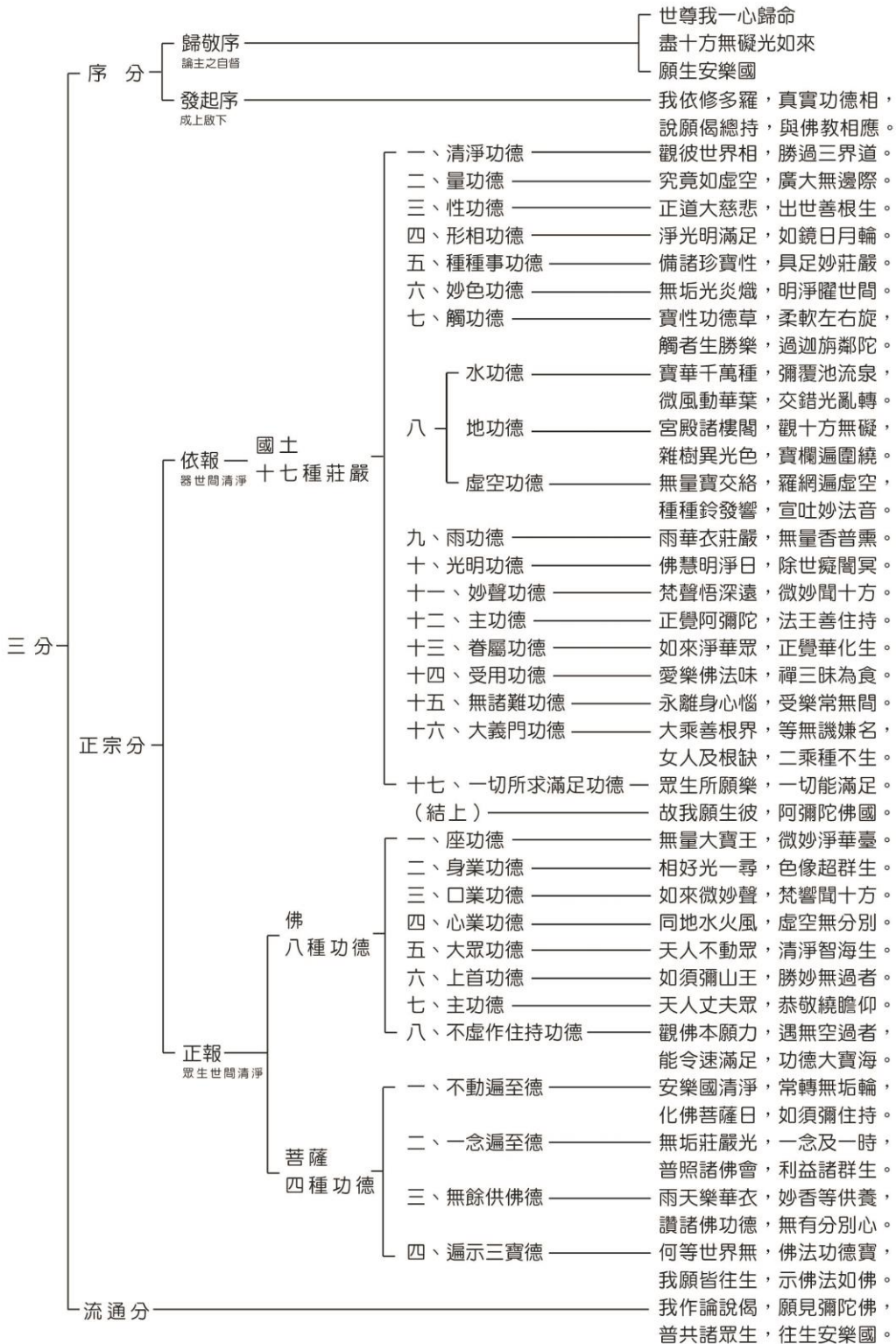
我們今天講這篇文章，目的就是激發起大家學習《往生論註》的興趣，讓大家覺得這部《往生論註》得好好看一看，學一學。如果能起到這個作用，就達到目的了。

三、《往生論》偈頌

（一）偈頌構造分科

翻開《淨土宗聖教集》211 頁，我們看《往生論》偈頌的構造表，可以對偈頌稍微有一點印象。

《往生論·願生偈》之構造 「三分釋」與「五念門」配釋



如果把《往生論》的偈頌比作人的話，這個構造表就相當於骨骼。骨骼是看不到的，但它的作用非常大。如果一個人沒有骨頭，就是一攤肉，站不起來，也沒法行動。

《往生論》的偈頌看起來好像是隨意寫的，一會兒寫空中怎麼樣，一會兒寫地上怎麼樣，一會兒寫菩薩怎麼樣，其實是有內在邏輯關係的。

1. 三分釋

首先把偈頌分成三部分，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這是借用了古大德對佛經的科判方法，所有佛經都分這三部分。在經典當中，序分就是「一時佛在……」，也就是講時間、地點、人物等六成就；正宗分就是一部經的主體部分；流通分就是講這部經有什麼樣的功德，當時佛講經的時候有多少人獲得什麼樣的利益，包括以後流通這部經會有什麼樣的利益。

《往生論》的偈頌雖然很短，但是也可以提煉出這三部分。

序分就是前兩首偈頌。第一首是歸敬序——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第二首是發起序——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

下面從「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一直到「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通通都是正宗分。

流通分就是最後一首，「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這是說明為什麼要作這段偈頌，作這段偈頌的初衷是什麼。

2. 「五念門」配釋

這段偈頌不僅可以用對普通經文的科判來看它的內在關係，也可以配五念門來看，五念門本身就是天親菩薩創立的。

禮拜門，就是「世尊我一心歸命」。

讚歎門，就是「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就是讚歎十方佛。

作願門，就是「願生安樂國」這一句。

觀察門，從「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一直到「何等世界無，佛

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這部分屬於觀察門，就是觀察極樂世界的三嚴二十九種功德，包括器世間莊嚴和眾生世間莊嚴。所謂「起觀生信」，觀察是為了生信，生發我們對極樂世界的信心。

迴向門，就是最後一首，「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3. 觀察門細分

如果把中間的觀察門（即正宗分這部分）再細分的話，就是三嚴二十九種功德。

哪三種莊嚴呢？

第一種是國土十七種莊嚴。比如，「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這屬於清淨功德莊嚴；「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這屬於量功德莊嚴……總共有十七種。這屬於依報。

第二種是佛莊嚴，第三種是菩薩莊嚴，這兩類屬於正報。

國土有十七種功德，佛有八種功德，菩薩有四種功德，合起來就是二十九種。

三嚴二十九種莊嚴就是這麼來的。

大家先瞭解一下結構，有一點印象就行，後面還會細講。

（二）偈頌內在邏輯

1. 理論完整，結構嚴謹

我們通過這個構造表，就知道《往生論》的偈頌不是隨便寫的，內在有非常嚴謹的結構關係。它的理論特別周密，給人踏實感。鬆散，沒有形成理論系統的東西，總是不能給人踏實感。一種東西的結構非常緊密，就能成為一個整體；成為整體之後，隨便舉出一個局部，整體就能帶出來。

比如人，人是一個整體，牽一撮頭髮的時候，這個人就牽出來了；

或者拽一隻耳朵，人也出來了。有個詞叫「執牛耳御全牛」，拽著牛的耳朵，整頭牛就跟你走了。

淨土法門的理論系統是非常嚴密的，拿出任何一部分都是一個整體。換句話說，隨便問一個問題，都能同時貫穿所有問題；再換句話說，你對這個理論裡的任何一個問題所能達到的深度，也同時代表了你对所有問題能夠達到的深度，因為它是整體。

看過不少法師講的《往生論註》，有些已經成書出版，但是都不太重視偈頌背後的結構關係，一般都是上來就開始講正文，一段一段地講，不太注重從整體上理解。但是如果看師父的《往生論註講記》，這方面講得就特別詳細。

在觀察門當中，貫穿始終的是那一句呢？如果看過師父的講解就知道，就是第一句「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這是清淨功德莊嚴；後面講的每一句，都貫穿著清淨功德在裡面。

所以，在後面長行的部分有一句話，叫「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把這麼多的法句濃縮成一句話，就是「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就是指「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這一句。

2. 偈頌之間，邏輯嚴密

《往生論》每首偈子之間的內在關係，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裡解釋了，我們看《聖教集》305頁：

十七句中，總別為二：

初句是總相，所謂是清淨佛土，過三界道；

「總相」就是剛才說的「清淨句」。

彼過三界，有何相？下十六種莊嚴功德成就相是也。

這就是講它們內在的關係。

一者量，「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故。

量功德對應的就是「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這一句。

既知量，此量以何為本？是故觀性。「性」是「本」義。彼淨土，從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所以，量功德成就之後，就是性功德。

既言出世善根，此善根生何等相？是故次觀莊嚴形相。

既知形相，宜知形相何等體，是故次觀種種事。

既知種種事，宜知種種事妙色，是故次觀妙色。

既知妙色，此色有何觸？是故次觀觸。

既知身觸，應知眼觸，是故次觀水、地、虛空莊嚴三事。

既知眼觸，應知鼻觸，是故次觀衣華香熏。

既知眼、鼻等觸，須知離染，是故次觀佛慧明照。

既知慧光淨力，宜知聲名遠近，是故次觀梵聲遠聞。

既知聲名，宜知誰為增上，是故次觀主。

既知有主，誰為主眷屬？是故次觀眷屬。

既知眷屬，宜知此眷屬若為受用，是故次觀受用。

既知受用，宜知此受用有難無難，是故次觀無諸難。

既知無諸難，以何義故無諸難？是故次觀大義門。

既知大義門，宜知大義門滿不滿，是故次觀所求滿足。

看這段話我們就知道，原來這段偈頌的每一句、每一句都有順理成章的關係。我們凡夫沒有那個手眼，境界和學問都達不到那個高度，所以看不出它內在的邏輯。曇鸞大師在這裡解釋了一遍，以後我們再讀的時候就要想一想。

3. 分科圖表，猶如地圖

我們今天這麼講，就是讓大家有個印象：首先，偈頌的結構非常嚴謹；其次，每首偈子之間都有內在的邏輯關係。等我們學到局部的時候，都要時時回到這張表，這張表要經常看。比如學到量功德，或者清淨功

德，或者性功德，都要回頭看看，它在整體上是哪一處。

這張表就相當於地圖。比如我們在手機上看「高德」地圖，如果要搜一個小村子，就要把地圖放大，看到縣；再放大，就看到鎮；再放大，就看到村；再放大，就看見你們家了。據說現在衛星就能看到每個人的家裡，房頂都能看到。但是，當我們在看細微局部的時候，往往就忘了整體，可能會出現「我家到底在哪個省？」都忘了，因為看得太細了。我們就要把地圖再縮小一下，這樣就看到了，「哦，原來是屬於河北省唐山市」，就知道在整體上處於哪個位置了。

所以，這張表就相當於地圖，講到局部的時候，就翻回來看看。這樣就不會學了一圈還是支離破碎的，完全沒有整體的感覺。

貳、玄義

先把題目解釋一下。

《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

這裡的「無量壽經」不是專門指淨土三經裡的《無量壽經》，是通指淨土三經。

「優婆提舍」是「論」的意思。我們經常講「三藏十二部」，「三藏」是哪三藏呢？經、律、論；「十二部」呢？十二部實際上是對三藏從形式上的分類，就是把佛經分成十二類，比如本生、譬喻、重頌等等。優婆提舍就是十二類之一，屬於論議類。

「偈」就是偈頌，它很短，有點像我們中國的詩，五字一句或者七字一句。

婆藪槃頭菩薩造

「婆藪槃頭菩薩」就是天親菩薩。「天親」是意譯，「婆藪槃頭」是音譯。關於天親菩薩，在前面講過了。

「造」，講到造房子，我們可能會想到「造」，建造。其實不是的，古人作一本特別重要的論或者疏，都可以稱為「造」。「造」是敬稱，說明這部著作非常重要，不亞於造一棟摩天大廈。

魏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 譯論

《往生論》的作者是天親菩薩。但是天親菩薩畢竟是用古印度語寫的，我們今天能看到中文版的《往生論》，是誰翻譯的呢？是北魏時期的一位外國高僧，從北天竺國來的一個沙門，叫作菩提流支。當時他在洛陽的永寧寺，《洛陽伽藍記》裡第一個介紹的就是永寧寺，這是一座大寺，是國家建造的。

「北天竺」，當時的天竺國分為五天竺，其實也不止五個，非常多，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小國林立。

「沙門」就是出家修行者。如果意譯的話，「沙門」就是「勤息」的意思。「勤息」是兩句話的略稱，「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所以叫「勤息」。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沙門曇鸞 註解

有人造，有人譯，還有人作註解，曇鸞大師就為這部《往生論》作了註解。

「魏」，這說明曇鸞大師跟菩提流支是同一個時代的。

在什麼位置呢？在西河。西河就是當時的西河郡，在現在的山西汾陽。

「石壁谷玄中寺」，玄中寺在現在的山西交城西北十五公里石壁山之南。我沒去過，好多人去過，說去了之後就知道為什麼叫「石壁」了，那裡的山真的像牆壁一樣，直上直下的。因為四面都是像石壁一樣的山谷，玄中寺就在中間的位置，所以叫「石壁谷玄中寺」。

「沙門曇鸞」，就是曇鸞大師。曇鸞大師也不介紹了，上次已經說過了。

一、判教相

下面我們看正文。翻到《聖教集》230頁，「難易二道判」部分，大家先一起讀一下。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云，菩薩求阿毗跋致，有二種道：

一者難行道；

二者易行道。

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毗跋致為難。此難乃有多途，粗言五三，以示義意：

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

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

三者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四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

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

如斯等事，觸目皆是。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此《無量壽經優婆提舍》，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者也。

（一）舉難易二道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云，菩薩求阿毗跋致，有二種道：

一者難行道；

二者易行道。

1. 謹案龍樹

「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轉。

這一段其實曇鸞大師是引用了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論》裡的《易行品》。《十住毗婆沙論》是註解《華嚴經》的一部論，但是沒有寫完，只註解了《十地品》。《十住毗婆沙論》，這裡的「十住」不是指菩薩內的十住，而是指十地。但是龍樹菩薩只註解了初地和二地，後面的都沒寫。另外，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是註解《大般若經》的，也沒註解完，只註解了前邊一部分。

他為什麼只註解初地和二地呢？因為對菩薩來講，初地很重要。菩薩修行，從凡夫發菩提心到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是從凡夫到初地，第二大阿僧祇劫是從初地到七地，第三大阿僧祇劫就是

從八地到成佛。

為什麼初地很重要呢？因為一旦到了初地，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不退轉，在成佛這條路上只進不退，所以這對菩薩來講特別重要。可能龍樹菩薩覺得最重要的問題解決了就行了，就沒再往下註解。而且也很巧，最後龍樹菩薩當生證到什麼果位？就是初地。「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歡喜地」就是初地。

我們看一下《易行品》的原文，翻到《聖教集》186頁。

《易行品》很短，不長。

問曰：是阿惟越致菩薩，初事如先說「至阿惟越致地者，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若爾者，是大衰患。

菩薩從凡夫到阿惟越致很難，要怎麼才能達到呢？「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這裡把三個字的顏色加深了，大家看到了嗎？一個是「諸」，一個是「久」，一個是「墮」。什麼意思呢？行菩薩道要廣修諸行，包括六度萬行，以及各種各樣的修行，這叫「諸」，諸行都要修；然後時間又特別久；同時還有可能中途退墮，墮落下來，所以很難。

因此，《易行品》就是討論如何能夠達到阿惟越致菩薩的境地，而且又繞過「諸、久、墮」，變成「一、速、必」。「一」就是行一個行法就可以了；「速」就是很快速；「必」就是必然成就，不退轉，不墮落。

我們再看 187 頁倒數第 2 行：

行大乘者，佛如是說：「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

說明菩薩要成佛非常難。舉了一個比喻，就像一個只有普通力氣的人要把三千大千世界舉起來一樣。我們舉塊石頭都費勁，何況三千大千世界呢？

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有人問：「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但是龍樹菩薩把問

的人呵斥了一頓：「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你這不是偷懶嗎？既然是『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你就要往前衝啊！你幹嗎要求一個討巧的方法呢？你這是怯弱下劣，這不行啊！」「非是大人志幹之說」，就是沒有志氣的人講的話。

看這個意思，好像是不想說。但是下面話鋒一轉，「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你要是實在想聽，也行，我就給你說說吧」，好像挺不情願的。

然後，就引出了曇鸞大師所引用的非常有名的「難易二道判」。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這裡就把佛教分為兩部分：難行道和易行道。難行道就像「陸道步行則苦」，易行道就像「水道乘船則樂」。

下面就引出了稱佛名的方法。但是這裡的稱佛名，不是指稱阿彌陀佛一佛的名號，後面列舉了非常多的佛菩薩的名號，比如善德佛、栴檀德佛、無量明佛、相德佛、無憂德佛、寶施佛……，稱這些佛的名號，就能夠迅速得不退轉。在這麼多佛裡，就把阿彌陀佛藏在裡面。

列舉了這麼多佛之後，把阿彌陀佛又單獨提出來，看《聖教集》196 頁：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龍樹菩薩為什麼要這麼委曲地說？先把問的人呵斥一頓，然後還不敢直接把阿彌陀佛說出來，而是把阿彌陀佛插在那麼多佛裡，說得很委曲。因為《易行品》畢竟是解釋《華嚴經》的，《華嚴經》是講給大菩薩聽的，《華嚴經》也是聖道門味道最濃的一部經典，所以不能一上來就把這種全他力的法門很直接地告訴聽眾，聽眾接受不了。有個詞叫「綿裡藏針」，絲綿是很軟的，但是把針藏在裡面，就有點這個意味。

有人曾經問我：「龍樹菩薩怎麼這麼大脾氣？怎麼上來就罵人呢？人家想求一個阿惟越致，還被罵了一頓。」我就給他打了個比喻，其實這是菩薩慈悲。當年我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寫得特別差，一個禮拜就寫出來了。然後論文答辯的時候，一個老師氣壞了，把我的論文甩在桌子上，「這寫的是什麼東西？」很尷尬，所有老師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按說論文答辯，導師是不能說話的。但是因為我的導師是校長，他就破例說話了。他一上來就批評我，罵了我一頓，說：「唉，這小子寫得確實不行，不能過……」；然後話音一轉：「話說回來，這篇論文的視角還是很不錯的……」；最後又把自己批評了一頓：「唉，我當校長很忙，對學生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細心指導，寫成這樣已經很不錯了……」，兜了一大圈。他為什麼上來就批評我？因為他不批評我，其他老師的氣撒不出去啊；他把我罵了一頓，其他人的氣就撒了。然後再轉過來，開始講我這篇論文好的地方，大家心裡就平和了，就非常順利地通過了。

其實龍樹菩薩也有點這個意味。他呵斥「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是順著聖道門的菩薩說的，因為讀《十住毗婆沙論》的大部分都是這樣的菩薩。如果不順著這些菩薩的思維方式，那不行啊，這部《十住毗婆沙論》就沒人看了。所以必須要順著這些人，先呵斥一頓，這些人的氣撒了，然後也就記住了，「哦，除了難行道還有易行道」。如果他們在以後的修行過程中遇到障礙了，就會想起來「除了難行道，還有別的方法」。

當然，這也是我以凡夫來測度佛菩薩的境界。

《易行品》是淨土宗祖師論著裡的第一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它之所以能成為淨土宗祖論裡最重要的一部，曇鸞大師功不可沒。因為在曇鸞大師之前，很少有人把龍樹菩薩這一段單獨拿出來，這是曇鸞大師慧眼獨具。同時也是因為曇鸞大師非常專注，他一輩子就學習龍樹菩薩的著作，像《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他都是行家。所以，他單把這一段拿出來，有他的深意在。

我們再翻回到《往生論註》，《聖教集》230頁。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云」，「謹」就是恭謹、謹慎，非常慎重。這些詞都是非常講究的，不像我們隨隨便便地寫。

我突然想起來善導大師《觀經疏》的一句話，叫「言不關典，君子所慚」。一個人說話不會引經據典，應該感到慚愧。

這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講話還得引經據典呢？我自己講得好不就可以了嗎？當然不夠。因為我們今人再厲害，也遠遠比不上古人。把古人的話拿過來，就等於站在古人的肩上，其實是讓古人幫我們撐腰，說話不是空穴來風，是有憑有據的。

曇鸞大師跟龍樹菩薩相差幾百年，在曇鸞大師之前的幾百年，號稱「釋迦第二」的龍樹菩薩就講過這樣的話。本來曇鸞大師自己也可以講出類似的話，但是他為了服眾，為了讓後世所有看到《往生論註》的人都心服口服，所以就將龍樹菩薩請出來。

其實曇鸞大師這一段屬於取意，它跟《易行品》的原文還是有出入的。

2. 釋難行道

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毗跋致為難。此難乃有多途，粗言五三，以示義意。

如果一個人修難行道的話，「此難乃有多途」。

當然，這裡講了一個地點，是在「五濁惡世」。哪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

這裡講「於無佛時」，我們是不是覺得挺奇怪的？「有佛無佛有什麼區別呢？」其實區別大了。有一首偈子說：「佛在世時我沉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我們看經典裡面，佛在世的時候，經常有弟子聽到佛講幾個字、幾句話，呵斥一頓就開悟了，就證初果、二果、三果了。

我們看《無量壽經》上說，佛在世的時候，「佛所遊履，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

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整個娑婆世界都是一派吉祥，有佛出世就會這樣；無佛的時候，眾生的各種業力就會加劇。

釋迦牟尼佛剛出生的時候，他父親請了一個相師給他看相。相師看完之後嚎啕大哭，為什麼？因為相師一看，「哎呀，這個人是要成佛的，成佛了就要把真理講出來，靠佛法就能出六道，成佛道，多好的事啊！可惜等佛成佛的時候，我已經作古了」，所以他就嚎啕大哭。

佛法講「八難」，其中有一難就是生在佛前佛後。生在佛世，那是最好的；生得太早不行，你來得太早，佛還沒來，你就白來了；生晚了也不行，佛法都沒有了，那就更慘了。這是八難之一。所以，有佛無佛差距很大。

「粗言五三」，「五三」是什麼意思？「五三」就是「三五」，這就有點像我們現在說的「你給我說道說道，給我說個一二三出來」，就是這個意思。「粗言五三」，意思就是「我就大概說個一二三吧」。

「以示義意」，來表達為什麼是難行道，難在哪。下面就講了五點。

（1）外道相善，亂菩薩法

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

字面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佛法之外的一些外道，尤其是附佛外道，迷惑性比較大，大致一看，它們講的跟佛教講的好像差不多。

「相善」，這些所謂的「宗教」，以及它們所講的「說法」也好，「功法」也好，表面上都是勸人向善的，或者也能解決人生活方面、身體方面的一些實際問題，但它畢竟不是佛法，是外道。所以結果是什麼呢？就把真正的菩薩法給亂掉了。「亂」是迷亂的意思，讓一般人在知見上產生迷惑，不知道真正的真理是什麼樣。

字面意思就是這樣。

「外道相善，亂菩薩法」，這是對應五濁的哪一濁呢？見濁，這是知見上的濁亂。其實見濁在這個時代尤其嚴重，這個時代知見非常亂。因為現在信仰的市場特別大，就像笑笑前幾天在文章裡引用的一句話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沒有戰亂，很和平，

經濟方面是走上坡路；但是人們的精神空虛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嚴重，所以信仰的市場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大。想想幾十年前，信輪迴，信因果的人有很多，像我爺爺那一輩，都普遍相信，到了我父輩開始就不怎麼信了。

不信因果輪迴，就會有別的東西讓你信。首先是信錢，信權。當然，這些東西信久了，就會感覺到空虛、空洞，必須找一個取而代之的東西。所以，很多附佛外道就滿足了這種「市場需求」。正法和邪法，這兩個是交互影響的：邪法氾濫，正法就不興；正法興盛，邪法就隱沒。

我們看一些邪教，真正把那些頑固分子轉化過來，還是要靠佛教，我就親耳聽過、親眼見過很多這樣的案例。靠別的辦法，都不能把他的思想轉化過來，最後給他一本《楞嚴經》或者《金剛經》，這些佛教的經典，他看懂了，就轉化回來了。因為只有知道正的知見是什麼樣，才會知道邪的知見是什麼樣；當不知道正的知見是什麼樣的時候，就會把邪的當成正的。這就很麻煩，就會出現「以邪量正，正亦為邪」的情況，就是拿一套邪的理論來看待正確的知見，正的他也認為是邪的。

所以，我們在皈依之前要問「遮難」。什麼叫問「遮難」呢？就是在正式皈依之前，要先問問：「能否做到，自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自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典籍；自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徒眾？」你說「可以，三個都可以」，才有下面的皈依。

①寧可破戒，不可破見

知見對一個修行人來說特別重要。因為知見就像人的眼睛，行持就像人的足。有個詞叫「目足雙運」，有眼睛，有腿，這樣才能順利到達目的地。眼睛壞了，腳就會亂走。

「八正道」裡的第一個是什麼？就是正見，正確的知見，這是第一步。因為有什麼樣的知見，就會有什麼樣的行持，你的行持是跟著你的知見來的；甚至你的行持達不到十分，只做到一兩分，甚至有點偏頗，但是只要你的知見沒問題，就沒有太大問題。

有句話叫「寧可破戒，不可破見」，寧可戒破，只要知見沒有錯，還

能保證最後沒有問題。因為破戒經過懺悔，知錯就改，知見沒有問題，就還能保證最終到達目的地。但是知見錯了，就算各種戒律或者行持做得再好，都沒有用。

②真善知識，有正知見

在這個時代，什麼叫善知識？不一定是那些能修苦行人，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大家都做不到，他能做到。當然，這是值得讚歎的，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有正確的知見，那確實稀有難得，值得恭敬，值得追隨。但是，能行苦行，不代表就有正確的知見。八正道裡有一種叫「正精進」。不是所有的精進都對，有些人修行非常努力，但是南轅北轍了，他使勁跑，跑得越快，離目標越遠。

什麼叫善知識？就是在這個時代，能把佛教正確的理路，或者某一個宗派正確的理路，講得清楚明白，聽的人能聽懂，能用得上，這就是善知識。先不論這個人的行持怎麼樣，行持是後一步的事情，先看他的知見。話說回來，對這個時代的人，在行持上也講不了太多，因為很難做到。

有句話叫「邪師說法如恆河沙」，我們怎麼才能判定是不是邪師說法呢？其實並不難，我覺得有三點：第一，對照經典；第二，對照祖師；第三，對照事實。如果這個人講的跟經典、祖典、事實吻合，就沒問題；如果不吻合，他的知見就不純、不正。

拿這三點衡量，就比較穩妥。經是佛說的；祖師，能成為祖師，都是大家公認的，沒有問題；事實，事實本身最能說明問題。比如很多人說：「念佛怎麼可能這麼容易就往生呢？」但是，我們去助念看到的，或者身邊發生的事，這個人從來沒念過佛，可能就臨終的時候念了幾聲，走得確實非常好。所以，事實勝過各種雄辯。

有智慧的人，應該從這三點去分辨是不是邪師，是不是「外道相善」。外道為什麼「相善」呢？因為它只有「相善」，表相是善的，才能籠絡到人心；它本身是邪的，然後外面顯現的又非常惡，大家豈不是都跑了嗎？一個是「相善」，一個是「相苦」，最能吸引人氣。你看修苦行的那些，

都非常受人信服。

③信古不信今，信死不信生

我初學佛的時候，遇到一個居士，他跟我說過兩句話，這是他的學佛心得，就是「信古不信今，信死不信生」。

什麼意思呢？就是寧信古人，不信今人。比如同一件事，今人是一種說法，古人又是另外一種說法，當然要信古人的，不信今人的。

什麼叫「信死不信生」呢？人死之後，蓋棺定論，不會再有大的問題；如果這個人還活著，比如他現在八十歲，他七十九歲之前講的都是正的，非常正，但是八十歲這一年就不好說了。

《楞嚴經》五十種陰魔裡有一句話，叫「年老成魔」。年輕的時候他不成魔，等到年紀大了，快死了，就成魔了。為什麼這時候成魔呢？一方面他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有了名望，有了各種利益，這時候，人年紀大了，思想會散亂很多，不像年輕的時候，意志力非常強，志氣非常足，這時候身體、精神都開始衰了，如果再有出格的妄念，魔得其便，魔就來了，附在你身上亂說話。前面七十九年是「相善」的，最後一年就成魔了。那前面七十九年所有跟隨他的信眾，就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全都栽進去了。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寧可信死人，不信活人。

當然，孔子有一句話叫「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如果這個人講的都是古人的東西，都是引導大家信古人的，這樣是可以的，只是說不要盲目崇拜活著的人。

可能大家也聽過一句話，叫「古之人，不餘欺也」，「哎呀，古人沒有騙我」，經常這麼感慨。那今人呢？「今之人，欺人太甚！」今人經常欺負人，而且我們是舒舒服服地就被騙得心服口服，這叫「欺人太甚」。

相善，不善不足以誑惑世人。比如提婆達多，他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力量分裂教團，建立自己的組織團體？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所提倡的戒律，比釋迦牟尼佛嚴多了，所以他有很多「粉絲」。因為人就容

易被「善」和「苦」吸引。

有一句話，「法師不作怪，居士不禮拜」，法師如果不作點怪，居士就不來拜，就要搞一點吸引人眼球的東西。很多外道都是用這種方法。

真正的佛教，真正的正法，是很平實，很平和的。現在的人都比較膚淺，容易受騙；而且最可怕的是，一旦先入為主就很難改變了。

這是講知見，所謂「外道相善，亂菩薩法」。

曇鸞大師在一千四百年前就這樣講了，可見得這不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碰到的問題，在一千四百年前就已經有這樣的問題了。現在的信仰市場確實很亂，眾生很可憐，不知道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分辨不清楚，也沒人教你分辨。

(2) 聲聞自利，障大慈悲

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

這一點跟我們的關係倒不是那麼密切，為什麼呢？說實在的，現在要是有人能證個聲聞果，那也挺厲害，那就是應供了，就是真人了，可惜沒有。

前面第一點，是選擇佛教跟外道方面產生的難，是知見上的。這一點是說，我沒有選擇外道，選擇了佛教，這個選對了，走的路很正；這個難是大乘、小乘的難，發不起大乘的菩提心，屬於這種難。當然，這是站在大乘的立場，目標是得阿惟越致，或者是成佛，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說難。

要發起菩提心，其實不太容易。現在有許多人學《菩提道次第論》，甚至學過好幾輪，有的人還是做老師的。但是，學過的人就知道不容易。當然，如果只是背了一些名相，沒有親自做過，那還體會不到難；如果一邊學一邊對照自己的行持，努力地去做，就知道不是那麼容易。

先不說捨頭目腦髓，那是菩薩的境地；就說不自私，我們能做到嗎？人都很自私。我們對照一下自己，學佛一段時間後是不是變得沒那麼自私了？可能學佛一年、三年下來，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所以這就不容易。

對凡夫來講，先不說發菩提心，我們能不傷害他人，或者少傷害身邊的人，就已經很不錯了。

淨土法門是自私自利嗎？看起來好像是「自私自利」的，「哦，你們念佛人只求自己往生，其他都不管了？」看起來是這樣，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後面會學到「巧方便迴向」，淨土法門非常善巧，表面看是自利，但是一旦往生到極樂世界，大乘心自動就發起來，那時候就沒有「自私」這一說了。所以，淨土法門看起來不是大乘，實際上是大乘之極致，所以叫「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

（3）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三者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第二點是對應五濁裡的煩惱濁，這一點是對應五濁裡眾生濁。

這裡講的「無賴惡人」，是真正的無賴惡人，因為他要「破他勝德」，這比世俗的無賴惡人要無賴得多，惡得多。

善導大師也講過很多類似的話，比如「五濁增時多疑謗，道俗相嫌不用聞。見有修行起瞋毒，方便破壞競生怨」。五濁惡世開始轉增、轉劇的時候，懷疑跟誹謗就越來越多。「道俗相嫌」，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都相互嫌棄。說嫌棄還算是輕的，其實是勢不兩立，「要麼你死，要麼我活」，嚴重到這種地步。

「見有修行起瞋毒」，「你不是有修行嗎？我就恨有修行的人」。

「方便破壞競生怨」，「我要想辦法把你變得沒有修行，把你的團體搞壞、搞臭，把你這個人也搞壞」。

慧思大師是智者大師的師父，智者大師是天臺宗的創始人，很厲害的，慧思大師能做智者大師的師父，也不簡單。但是慧思大師一生被人下毒多次，毒一次沒死；隔了幾年再下毒，又沒死；再隔幾年再下毒，還不死……因為是同時下毒，慧思大師命比較硬，沒有死，但是在慧思大師身邊一起修行的這些人，有很多都死在了大師面前，慧思大師眼睜睜看著他們死去。

這不就是「無賴惡人，破他勝德」嗎？命都沒了，就談不上修行了。

禪宗六祖大師得了衣鉢之後發生了什麼？被人追殺。所以六祖大師就藏在一群獵人堆裡，十五年來「命若懸絲」，這是慧能大師親口說的，他的命就像用一根線懸著，隨時會斷掉。

這些都是「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我也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無賴惡人破他勝德》，可能有的人看過。就是因為當時看到了「無賴惡人，破他勝德」的事，才奮筆寫了這篇文章，所謂

「不平則鳴」，文章都是這麼來的。我讀一下這篇文章：

這八個字出自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開篇之處。

大師開篇引用龍樹菩薩《易行品》中對佛法一代時教之「難易二道」的分判，判淨土門為易行，聖道門為難行。當說到難行道之難的時候，大師列舉了五種難，其中第三種即是「無賴惡人，破他勝德」難。大師萬分感慨地寫道：「如斯等事，觸目皆是」，極言「五濁之世，於無佛時」這種破人勝德的無賴之普遍，普遍到走在大街上隨便就能找到一堆的地步。

按說這種障難，不管怎麼說，都屬於純粹來自外界的干擾，對於聖道修行人來說，也未嘗不提供了借境練心的上好條件。

如果修聖道門的話，其實還要感謝這些「無賴惡人」，如果不靠他們來借境練心，你的境界是上不去的，因為沒有人磨你。鏡子只有不斷地磨，才能磨得光亮，「無賴惡人」就是最好的磨刀石，所以得感謝他們。

可大師卻將其列為和「外道相善，亂菩薩法」之壞亂人佛法正見，與「唯是自力，無他力持」之自力修行根本困難三者相並稱，由此可見得這樣的「無賴惡人」能夠「破他勝德」到什麼程度。

所謂「無賴惡人」，可不只是像寒山和拾得對話裡面的「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之人，這部分人倒還屬於正常人，或是個不善之類，最多只是惡人，可遠遠稱不上「無賴惡人」。

大家知道寒山和拾得的那個對話嗎？寒山問拾得：「世人若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我當如何處之？」拾得說：「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非常經典的一段問答。

但是，這裡講的「無賴惡人」，不只是「謗我、欺我、侮我、笑我」這樣的。為什麼呢？因為這還屬於正常人，最多是個惡人，可是遠遠稱不上是「無賴惡人」。

無賴惡人因為「無賴」，所以不信因果，不講仁義道德，甚至連正常人的良知都沒有；因為「無賴」，所以做事沒有任何底線，甚至失去理智，喪心病狂，為了一己之利益，坑蒙拐騙，打燒搶砸，甚至於草菅人命之事也是幹得出的。

前段時間有個新聞，江西有個寺院，有人把寺院給燒了，把兩個出家人殺了，這就是「無賴惡人」。

他們的想法，完全無法用正常人思維去理解，對這種人，也沒辦法講任何道理。像農夫與蛇，農夫救了凍僵的蛇，蛇醒來卻咬死了農夫，這有任何道理可講嗎？

天臺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思大師，一生有三次被人食物中下毒，好幾次大師都眼睜睜看著跟隨自己的法師被毒死，所幸大師屢屢被人救還。試想大師如果 34 歲第一次中毒就身亡，天臺宗的歷史豈不要改寫了？那就沒有智者大師了，師父都沒有了，哪來的弟子啊？

雖是一代宗師之根性，可是如果修行者連身命都沒了，還談得上其他嗎？祖師之勝德都有可能被這樣的無賴殘忍之舉破壞，何況其他人？祖師都有可能這樣，何況是其他人呢？

難道祖師不柔軟嗎？不善良嗎？不慈悲嗎？但是碰到這種無賴就沒辦法，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壞，何況其他人。

後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歷史上一定確有大德真被無賴惡人種種手段置於死地。

慧思大師是活過來了，這是有記載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肯定有祖師大德被人害死了，死了就沒有記載了，一定有。

淨土法門殊勝處即在於可以繞過大師列舉之五種障難，或雖受難但並不成為障。因為往生淨土完全仰仗佛力，即使真的被人下毒致死，也能當下往生西方。

所以不形成障礙。

但是不是淨土行人就可以不用避惡就賢，甚至於要「學佛大悲心」，專去度化這一班「無賴惡人」呢？

鄙見，是不可以的。

修行人都在因地之中，沒有佛那樣圓滿的悲心智慧、神通道力。昔者魔王向佛放八萬四千毒箭，然而每支箭射出瞬間都變成妙好之花瓣；倘換作我們，箭箭都可要了我們的小命。所以，我們不具備承受無賴惡人之惡行之心力與能力。

我們也不具備接納對方無底線之惡心惡行之心量，

我們沒有那個心量。別人欺我們七分的時候，我們能承受；八分也能承受；九分也能承受；到了第十分，就承受不了了。

當對方的無賴之惡，超出了凡夫極其有限的愛心與慈悲的限度的時候，所有的忍耐就要變成嗔恨、怨惱。

我們的愛心是有限的。

就算是我們可以原諒，可以包容，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去應付這些無意義的事，我們的寶貴光陰可以用在自己念佛、勸人念佛上。惡人們「無賴」，但卻很「有閒」，他們有的是時間來干擾破壞我們寶貴的修行生活。與一無賴惡人結緣，真就像一腳踩到了牛屎，髒了鞋子褲子不說，甩還甩不掉，擦也擦不淨，還弄得一身上下都是。

這有什麼意義呢？為了兩個人，放棄了那麼多人。如果今天我要去跟兩個「無賴惡人」理論，那你們就沒有《往生論註》可聽了，我就沒有時間備課了。

這裡打了個比喻。踩到牛屎是什麼感覺？甩也甩不掉，還甩一身；擦也擦不掉，還擦一手，弄得一身上下都是。所以，千萬不要跟這些人有任何交集，或者打上交道。發現他是「無賴惡人」，趕緊退避三舍，敬而遠之，不要產生任何交集，保護自己，保護自己身邊的人。

我們所謂幫助、度化之行為，往往為其施展惡心惡行創造了條件，我們的好心非但沒有幫助到對方，反而加重其罪業，這樣算下來，對白、對他、對大眾，都沒有一點好處。

有些人就自不量力，碰到這樣的人，反而使勁往前衝。

米開朗基羅說：「對好人行善，會使他變得更好；對惡人行善，他會變得更惡。」這話還是有幾分道理的。佛教裡護法神往往以猙獰兇惡之面目出現，手執鐵杵、寶劍，腳踩小妖小鬼，

我們看四大天王，是不是很威武？眼睛瞪得很大，一臉的凶狠相，腳底下踩著一個小妖，手裡拿著寶杵、寶劍。

為什麼要這樣？是護法神不慈悲嗎？不是的，這正是他們的慈悲用心，對於知見顛倒迷亂已致極端的無賴惡眾，倘不用震懾折服的辦法，絕不能使之醒悟，進而令其改過。

就像我們這個世間，為什麼要有公安？公安為什麼要那麼狠、凶？道理是一樣的。所以一定要有「唱黑臉」的。

世俗之人也懂得「親賢人，遠小人」的道理，對待惡人，則「避之唯恐不及」。因為一旦與之沾上瓜葛，會給人正常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擾，甚至弄得家庭不寧，身心不安。

以佛法真諦而論，固然沒有絕對的惡人，然而就世俗諦來說，人卻有生來稟性清濁之分，此是先天因果所定，多數不是一生之間就可以有大的轉機的。現代有所謂的「犯罪基因學」，科學家發現有些罪犯帶有一些特別的基因，決定了其天生的暴力犯罪傾向，可見得化導惡人有時絕不是那麼容易。

佛法不認為有真的惡人，然而就世俗諦來說，人卻有生來稟性清濁

之分。

我們看《紅樓夢》就知道。有一次冷子興和賈雨村講寧國府的事，就講到了一段話，說人生下來是稟清氣、濁氣或者亂氣而生的，所以就生出大奸大惡之人，還有大善大賢之人。所以，人是有稟賦，有差別的。

有些人是有犯罪基因的，他的基因裡就有這種傾向，殺人的傾向，暴力的傾向，或者精神病的傾向。所以，化導惡人是很難的。

因此，「過凡夫的日子，念彌陀的名號」，知道自己是凡夫，自然就知道該如何面對「無賴惡人」。如果我們真的想救這樣的無賴惡人，碰到了，就應該默擯之——「默」而不與之產生交集，「擯」則令其自然遠離，

「默擯」，「默」是默默地、悄悄地，「擯」是擯除。「默擯」就是不用正面衝突，不要理他。在一個團體裡，大家都不理他的時候，他自己就覺得沒意思，可能就離開了。

然後為他念佛迴向，不要與之產生任何交集，把他們交給阿彌陀佛，因為只有佛才有「眾生罵我、打我、殺我，皆成度化之因緣」之超人誓願。

像文殊菩薩就發過這樣的誓，「哪怕這個人罵我、打我，哪怕他殺了我，我都要度他」。但這是文殊菩薩，我們凡夫做不到。好，以上是講「無賴惡人，破他勝德」。

（4）顛倒善果，能壞梵行

四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

這是對應五濁裡的哪一濁呢？跟命濁相對。

「顛倒善果，能壞梵行」，什麼意思呢？有點接近於我們經常講的「第三世怨」。什麼叫「第三世怨」呢？這一世遇到佛法了，好好地修行，積累了很大的福報。但是沒有求解脫，這個福報自然牽引下一世生天或者做人，就有很大的威德、威勢、福報，可能很有錢，可能很有權，

也可能很有才，可能這幾個都有。但是這些福報享用完之後，就會墮惡道。人在福報裡容易造業；如果很窮，就算想造業，但是摸摸衣兜，只夠坐地鐵的錢，好多業都不太好造。但是一旦有了錢，有了權，人的想法就會多起來，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就會想「錢這麼多，我怎麼花？」花的過程，有很多就是造業的過程。所以，第二世享受福報，造重大的罪業。然後第三世怎麼樣？可能就直墮地獄，直墮三惡道了。這就很冤枉啊，等於第一世修的行就白搭了，所以叫「顛倒善果」。「顛倒」，就是他想要的沒有得到。

「能壞梵行」，「梵行」就是清淨的行，清淨才能解脫。他沒有解脫，反而招致更大的痛苦，這就顛倒了。

比如秦檜，宋朝的宰相，位高權重，有很大的福報。同時秦檜也很有才，你們知道仿細明體嗎？仿細明體是誰創的？就是秦檜創的，他非常有才華。秦檜前世是誰呢？是在雁蕩山修行的高僧啊，那一世他修行很好。這一世做了宰相，把岳飛給殺了，謀害忠良，可見得下一世不會到好地方。這就是典型的「第三世怨」，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

（5）唯是自力，無他力持

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

這一條是根本，如果有他力可持的話，前面四種就不會發生了。

「持」是住持，就好像神識住在我們的身體裡一樣。我們的神識在，各種新陳代謝就是正常的；神識一旦不在，身體馬上就壞掉了。

所以，難行道就難在這五點。

（6）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如斯等事，觸目皆是。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這樣的事太多了，我們走在路上滿眼都是。「觸目皆是」，眼睛看到的，眼睛所及都是這樣的。

大家想一想，我們身邊有多少學佛人能同時避免上面講的五條？首

先是知見沒有問題，知見很正；同時又能內外相應，發大菩提心，也就是沒有第二條講的「聲聞自利，障大慈悲」；同時又一帆風順，沒有碰到過小人、「無賴惡人」，沒有任何障礙。先不說第五條，只是前四條，我們想想有這樣的人嗎？幾乎沒有。要麼是知見有問題，要麼是不求解脫，有些人就明確地講「我不求解脫，我下一世就想生天，就想再來做人，活得更好一點」。

所以這很難，難到什麼程度呢？就像一個人想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他採取的是走路的辦法，「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3. 釋易行道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這跟前面的難行道是一個對比。

(1) 乘佛願力，得生淨土

什麼叫易行道呢？我們先就字面意思來說一下。

「但」就是「只」的意思，只需要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只需要信、願、乘佛願力。「但」就表示很簡單，不需要其他那麼多，只要這樣就可以。

而且這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這在客觀上是沒有難度的，只要信就可以；然後在信的基礎上，「願生淨土」；然後「乘佛願力」。但是這裡沒有具體說怎麼乘佛願力，到後邊論述的地方才講，給後邊留了一個餘地。

這樣就「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但」和「便」都是語氣助詞，表示「很簡單、很容易」的意思。

(2) 佛力住持，入正定聚

為什麼容易？因為整個過程都有「佛力住持」，「佛力」就是他力。

然後就「即入大乘正定之聚」，「即入」也是語氣助詞，也表示很簡單；「大乘」，就不是前邊講的「聲聞自利」；「正定」，「正」是很直、正直；「定」是一定，從趨向上是必定的、必然的；「聚」是聚類、集合的意思。

「正定即是阿毗跋致」，既然是正直的，沒有錯誤的，沒有邪的，又是必然的，所以必然會成佛。這樣的狀態，本身就跟阿毗跋致菩薩沒有兩樣，所以叫「正定即是阿毗跋致」。

(3) 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這樣簡單易行的辦法，如果跟前邊的「陸路步行」作一個對比，就像是到一個目的地，同樣從起點到終點，易行道就像走水路一樣，「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當然，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這個比喻好像不能觸動我們的心了。為什麼呢？現在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誰還坐船啊？坐高鐵、坐飛機都比坐船安全、快速。但是在古代，船就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了。

我看過一本書，叫《全球通史》，描寫從遠古時代以來人的生活狀態。書裡說，人類發明了船，是交通史上一個飛躍式的巨變。人類在有船之前跟有船之後，是完全不一樣的，船極大地便利了人類的交通，促進了人類的遷徙。因為在古代沒有更好的交通工具，除了靠兩腿走，就是靠水路，水路確實方便很多。

李白有一首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們讀了這首詩，就能感受到坐船是挺舒服的，挺方便的，挺快的。「千里江陵一日還」，走路可能嗎？不可能。

(4) 稱名即是，乘佛願力

「但以信佛因緣」這一段，其實也是跟前面的「無佛時」作對比。雖然在五濁惡世的時候佛已經不在了，但是我們還有信佛的因緣，佛經

在，就相當於佛的教言還在，只要相信佛經上的話，就可以了。雖然是「無佛時」，但是「信佛因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就破了「無佛時」的障難。「願生淨土」就解決了「聲聞自利，障大慈悲」的問題。

其實，「信佛因緣」和「願生淨土」，就是名號裡的「南無」兩個字，也就是信和願。我們跟佛之間，不就是靠這兩個來連接嗎？「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一旦有了這兩個，我們跟佛就緊緊地連接起來了。就像一個鉤子，一頭鉤佛，一頭鉤我，緊緊地鉤在一起，這就是「南無」兩個字。所以，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就很完整，「南無」很重要，一般我們都提倡念六字。

善導大師說：

言「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

當時有人質疑善導大師，說：「你們念佛，有願，但是無行，有願無行不能成就啊。」善導大師就作出了這個解釋：「南無」就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發願和迴向都在裡邊了；行就是「阿彌陀佛」。

這就是「乘佛願力」，「乘佛願力」的辦法就是稱南無阿彌陀佛，稱名就是「乘佛願力」。這樣，有願有行，所以念佛必定往生，「以斯義故，必得往生」。

（5）五句翻對，對破五難

「信佛因緣」是破五難中的哪一難呢？破的就是「外道相善，亂菩薩法」。外道為什麼能亂菩薩法？如果是聖道門，想要分辨是不是外道，或者這個教法是不是正法，其實是需要很高的水平的，不是簡簡單單的「信佛因緣」就能解決的。但是有了淨土法門，就大大降低了這方面對人根機的要求。平時我們看到很多人，甚至是一字不識的愚夫愚婦，對他們來說，他們沒有分辨外道的能力，但是並不妨礙他們念佛往生淨土，說不定他們走得比那些能分辨的人還要好。

「願生淨土」就破了「聲聞自利，障大慈悲」。只要願生淨土，就必然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

「乘佛願力」就破了「無賴惡人，破他勝德」。乘上佛的願力，就好像有了一個金剛罩，就算無賴惡人把你毒死了，也沒關係，死了不正好往生極樂世界嗎？當然，這是一種極端的狀態。

蓮池大師有一句話：「廣交魔友，不如在家端坐念佛。」經常在外面參加各種活動，交了很多朋友，但是這些朋友並不能給你帶來解脫，甚至把你拉回娑婆世界；還不如一個人把門一關，自己悄悄念佛，端坐念佛。念佛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念佛，在聖道門裡，就必須得到處參訪、求學，求善知識。在這個過程中，有的是魔友，有的是善友，就得去分辨。

「便得往生彼清淨土」就破了「顛倒善果，能壞梵行」，一旦往生淨土，就不存在「第三世怨」的問題。我們念佛人沒有三世，只有兩世——這一世和下一世，不存在第三世。所以我們也是「不受後有」。在小乘，證得了阿羅漢之後都會講一句話：「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說得志滿意得，「該完成的我都完成了，你們繼續在這玩吧，我不受後有了」。念佛人也一樣。

「佛力住持」就破了「唯是自力，無他力持」，很簡單直接。

（二）判屬易行道

經過難行道和易行道的對比，曇鸞大師就作出了一個結論：

此《無量壽經優婆提舍》，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者也。

「蓋」是語氣助詞，意思就是「下面我要發表一個結論性的話」，就是「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者也」。這兩句話可以做一副對聯，上聯「上衍之極致」，下聯「不退之風航」，橫批「南無阿彌陀佛」。

什麼叫「上衍」呢？「上衍」就是摩訶衍，「摩訶」就是「大」的意

思。所以，「上衍」就是「大乘」的意思，是大乘的極致。

「不退之風航」，這是對應前面對易行道的比喻，前面把易行道比喻成「乘船則樂」。

「不退之風航」，為什麼把「不退」特別拿出來說呢？因為《易行品》裡都在講菩薩如何得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退，是針對這個來講的。「不退」就是不退成佛，在聖道門，「不退」是不太容易的。

我們看天親菩薩的《無量壽經優婆塞舍願生偈》，是看不出來有難易二道的意思在裡面的。但是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裡先把它提出來，這要有相當的祖師手眼才可以。先講難行道有五難：外道相善，亂菩薩法；聲聞自利，障大慈悲；無賴惡人，破他勝德；顛倒善果，能壞梵行；唯是自利，無他力持。

接下來說易行道，「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前面講了這麼多，結論是什麼呢？曇鸞大師下了一個結論，「此《無量壽經優婆塞舍》，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者也」。

龍樹菩薩在《易行品》裡，只是把稱名念佛往生比作「水道乘船則樂」。曇鸞大師在這裡不光說「水道乘船則樂」，而且是順風船，所以他用了「不退之風航」，這個船不光很省力，而且順風順水。

這就是一個結論，曇鸞大師在正式解釋《往生論》之前，先把這個結論擺出來。

二、明經體

我們先讀一下這段：

「無量壽」，是安樂淨土如來別號。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及舍衛國，於大眾之中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即以佛名號為經體。

這一段主要說明兩件事：

第一，「無量壽經」是指淨土三經；

第二，三經以佛名號為體。

（一）無量壽經，指淨土三經

題目「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的「無量壽經」，就是指淨土三經中的《無量壽經》嗎？如果沒有曇鸞大師的解釋，我們很可能會誤以為就是《無量壽經》這一部經。但是曇鸞大師說「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及舍衛國，於大眾之中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這就說明不是一部經，而是指淨土三部經。

佛在王舍城講了哪部經呢？《無量壽經》跟《觀經》。在舍衛國講了哪部經呢？《阿彌陀經》。所以，這裡的「無量壽經」是指淨土三部經。

1·無量壽，是如來別號

前面說「『無量壽』，是安樂淨土如來別號」，「安樂淨土」就是指極樂世界，極樂淨土又叫安樂淨土。「如來別號」，「如來」就是佛，佛的另外一個名號。

阿彌陀佛有多少個名號？《大經》裡說：「是故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我們知道的就有十二個，其實不止這十二個。

所謂「名以彰德」，每一個名號都是在彰顯佛的一種德能。「無量壽」是從壽命的角度來彰顯的，說佛的壽命是無量的；「無量光」是從佛的光明智慧的角度來彰顯的；「無邊光」「清淨光」「不斷光」等等，這些都是從不同的側面來彰顯佛的功德。比如「無礙光」，就是表達佛的救度沒有任何障礙，不管眾生業力大、業力小，罪業重、罪業輕，都不足以障礙佛的救度。「清淨光」，念佛人為什麼越念佛越感覺到清淨呢？因為

名號本身就有這樣的功德在裡面。

蕩益大師講：「名以召德，罄無不盡。」名號所能招來的功德非常多，「罄無不盡」，它的功德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所以，德無量，名號也無量。

2·二尊互為郢匠

「無量壽佛」，這是阿彌陀佛的別名號。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釋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這兩尊佛是什麼關係呢？《觀經疏》裡有個比喻特別好，叫「互為郢匠」。

這是一個典故，出自《莊子》。楚郢中有兩個工匠，一個人特別善於刷牆，另外一個人特別善於用斧，這兩個人都是大師級的。有一天，刷白灰的這個人在自己的鼻子上刷了一個白點，薄得像蒼蠅的翅膀，另外一個人就運斤成風，拿斧子把他鼻子上的白點削掉了，鼻子安然無恙，一點皮都沒破。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樣的事要做得非常好，是需要兩方面配合的。我們印象比較深刻的可能是拿斧子的這個人，他的技術真高啊。但是光他一個人技術高行嗎？不行。另外一個人稍微動一下，或者哆嗦一下，抖一下，就不行了。所以兩個人得配合得特別好，不管是刷牆的人，還是拿斧頭的人。

阿彌陀佛跟釋迦牟尼佛也是這種關係。我們一般會想：阿彌陀佛真厲害！但是大家想一想，阿彌陀佛是削東西的人，釋迦牟尼佛就是站著的那個人，釋迦牟尼佛也不簡單啊！所以《阿彌陀經》裡說：「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諸佛都讚歎釋迦牟尼佛，在五濁惡世能把念佛法門講出來，是為甚難。

釋迦牟尼佛跟阿彌陀佛，兩尊佛互為郢匠，是相互配合的關係。所以這裡才說，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和舍衛國這兩個地方講了淨土三部經。

在經中講了什麼內容呢？「於大眾之中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這三部經是專講無量壽佛莊嚴功德的。當然，這種莊嚴功德分好幾個方面，包括依報的莊嚴，正報的莊嚴，也包括名號的功德，都在這裡講到了。

（二）淨土三經，以名號為體

下面一句最重要，這是曇鸞大師在這一段裡最想講的內容。淨土三部經是以什麼為經體呢？

即以佛名號為經體。

這是非常重要的句話，一錘定音，也是石破天驚的話。在曇鸞大師之前，沒有哪個祖師這樣定調，也沒有人拿出這個結論。

1. 三經一體

淨土三經，尤其像《觀經》這樣的經典，我們左看右看，看來看去，不管是從經名來看，還是從內容來看，都很容易看成觀佛為宗旨。當然，它本來也是一經兩宗，確實也以觀佛為宗旨，「今此《觀經》，即以觀佛三昧為宗，亦以念佛三昧為宗」，這是善導大師講的。但是從本質來說，還是以佛名號為經體。淨土三經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小經》一個宗旨，《大經》一個宗旨，《觀經》一個宗旨；三經是同一個指向，同一個宗旨，同一體。

什麼叫體？這張桌子的體是什麼？我這張大桌子的體，跟你們的小桌子的體，甚至跟地板的體，都是一樣的，都是木頭。它們的相和用可以是不同的，比如你們的小桌子，如果做高了，你們就不能坐在蒲團上使用它了，所以它的相就低一點；地板在顏色、紋路上都有另外一些差別。但是它們的體性都是木頭，木頭就有木頭的本性，比如能燒著，沒有鐵那麼硬，是溫性的，沒有那麼涼，帶有木頭的性。

淨土三經雖然相不同，用也不同，但是體是相同的，都是以佛名號為經體。

任何一件事物都有體相用，佛經也不例外。佛經裡不同的經，體相用也有所不同。淨土三經都是以佛名號為經體。

「淨土三經都以佛名號為經體」，這句話我們現在看來好像挺簡單，其實是不太容易說出來的。

2. 體堅用利

所謂「體堅用利」，師父在《往生論註講記》裡講得非常多。什麼叫「體堅用利」？師父打了一個比方。比如紙做的刀，塑料做的刀，鋼做的刀，相可以是完全相同的；但是體不同，一個是紙的，一個是塑料的，一個是鋼的。所以在用上就不同：紙刀什麼東西都削不動；塑料刀能削軟一點的東西，稍微硬一點的就不行；鋼刀呢，什麼都可以削。如果體是堅的，用就非常利，所以體跟用是有聯繫的。

經也一樣，如果曇鸞大師判定淨土三經不是以名號為經體，比如以實相為體，那我們就糟了。因為實相無相無不相，這不是凡夫可以達到的境界，它沒有一個可以抓取的東西，那名號跟我們就產生不了交集，甚至極樂淨土、阿彌陀佛跟我們也產生不了交集。

如果依照天臺宗的教理，所有的大乘經典都是以實相為體。但是曇鸞大師判淨土三經以佛名號為經體，這跟以實相為經體的說法並不相違，因為名號是實相身、為物身，所以就很好地調和了這兩種說法。

3. 指方立相

這讓我們想到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指方立相」的那一段。為什麼淨土宗的祖師都要判定三經以名號為經體呢？判定以實相為經體不好嗎？不好。

又，今此觀門等，唯指方立相，住心而取境，總不明無相離念也。如來懸知末代罪濁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何況離相而求事者，如似無術通人居空立舍也。

「今此觀門等，唯指方立相」，有一個方向，有一個相。

「住心而取境，總不明無相離念也」，它是住心而取境的。我們對極樂世界很執著，對名號很執著，這都是對的，因為淨土三經就是以名號為經體的。

「如來懸知末代罪濁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何況離相而求事者，如似無術通人居空立舍也」，釋迦牟尼佛早就知道末法的眾生根機非常漏劣，給他一個確實的相，讓他的整個心安住在這個相上，尚且都不容易，何況離相，離開這些有相的東西，讓他去求無相的境界，那怎麼可能呢？然後打了個比方，就好像沒有神通的人，讓他在空中建一個房子，是不可能的事。

4. 一脈相承

善導大師傳承的是道綽大師的教法，道綽大師傳承曇鸞大師，這三位祖師是一脈相承的。善導大師雖然沒有明確地說三經以名號為體，但是在很多話裡都能看出這個意思來。

比如善導大師講淨土三部經，講到《大經》，說「如《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講到《觀經》，說「此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講到《小經》，說「又如《彌陀經》中，一日七日專念彌陀名號得生」。所以，我們看善導大師解釋三經，都沒有離開這句名號，「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唯標專念名號得生」「一日七日專念彌陀名號得生」，他沒有說無相的內容吧？

包括日本的法然上人，他說：「拜見善導和尚之釋，法然眼中，三心、五念、四修，皆具見南無阿彌陀佛也。」雖然教理上講得很多，三心、五念、四修。三心是哪三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五念就是五念門。四修，即長時修，恭敬修，無間修，無餘修。雖然教理上有這麼多內容，但是在法然上人眼中，他打開善導大師的著作一看，「皆具見南無阿彌陀佛也」，每一個字都是南無阿彌陀佛。這就是體。我們把這張桌子削成粉末，大大小小的每一塊都不離開木性。淨土三經的經文這麼說，那麼說，但是每一句、每一字都不離開名號。這就是體，體

性，它就是由這個構成的。

5. 凡夫之體

我們剛才說了，什麼事都有體相用，那我們的體是什麼？站在淨土宗的立場，我們凡夫確實是煩惱為體，業障為體。什麼叫以煩惱為體呢？就是說把這個人碾成粉末，他也是煩惱的，他也是業障的，他也是有罪的。所以「機深信」就講：「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這就我們的體。

（三）《願生偈》，以名號為體

後聖者婆藪槃頭菩薩，服膺如來大悲之教，傍經作《願生偈》，復造長行重釋。

1. 服膺如來，大悲之教

「後聖者婆藪槃頭菩薩」，「婆藪槃頭」是誰？就是天親菩薩，這是音譯的。這裡用了「聖者」兩個字，什麼人才是聖者？賢跟聖有區別，佛是聖中聖，是聖人中的聖人。聖者具備一定的證量，證到一定的境界才能稱得上是聖者。

天親菩薩當生證到什麼果位？在菩薩道裡，叫「十向滿心」。菩薩有很多階位，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後面就是十地。「十向滿心」就是十迴向最高的階位，是準備進入初地的果位，也是很厲害的，所以稱為「聖者」。後面還講到「因人重法」，這都是讓我們生起信心的。

「服膺如來大悲之教」，什麼叫「服膺」？有個成語叫「拳拳服膺」，「膺」就是胸的意思。比如我特別服一個人，哪裡服他？心服。心長在胸裡，所以叫「服膺」。「拳拳服膺」，因為我特別服你，所以我對你講的話，就像拳頭很緊地抓住一樣，恐怕把你講的東西丟掉了。

所以，「服膺如來大悲之教」就表示天親菩薩對釋迦牟尼佛的大悲之教非常心服，而且抓得很緊。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傍經作《願生偈》」。「傍」就是依附，照著，依傍。「經」是哪些經呢？是淨土三部經。然後作此《願生偈》。

所以，整部《往生論》也是以佛名號為體。

造了偈子之後，「復造長行重釋」。所以《往生論》分兩部分：一個是偈子本身；另外，這個偈子畢竟是「十向滿心」的天親菩薩造的，我們是凡夫，離「十向滿心」的階位十萬八千里，這種境界的差距太大了，天親菩薩怕我們聽不懂，看不懂，所以「復造長行重釋」。長行跟偈子的形式不同，它像散文，不拘字數，用長行來重新解釋一遍，為了讓我們看懂。

2. 就人立信，唯信佛語

我們也要有這種觀念，什麼觀念呢？「服膺如來大悲之教」。這表達聖言量的尊貴、可貴、重要。我們經常說「就人立信」，當然，這裡的「人」是特別的人，是指佛，就佛立信。

凡夫在瞭解真理的過程中有三量：

第一是聖言量，聖言量就是佛自身的境界，在佛的境界裡講出來的就是佛經，這叫聖言量；

第二是現量，現量就是當下的境界所能瞭解的層次；

第三是比量，我們凡夫達不到佛自身現量的境界，跟佛講的聖言量不能完全契合，怎麼辦呢？就靠後天的意識、分別去推測想像。

這就是三量。

不同境界的人，現量各自不等。比如天親菩薩達到「十向滿心」那樣的證量，他的現量就比我們高。我們凡夫有凡夫的現量，凡夫的現量也稍稍有所區別，我們經常說「這個人好有水平啊，境界好高啊」，基本上可以算是他的現量比較高。

一個人的現量境界即使很高，但是在淨土法門裡，依然要以聖言量

為準。因為淨土法門不像別的法門，看起來簡單，實際上最深，深到「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它的道理只有成佛那一天才能完全瞭解。

我經常碰到一些蓮友，學了幾年淨土，「你別跟我講淨土法門了，淨土法門講的道理我全都懂」。一看他就不懂。這是「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的法門，佛跟佛才能徹底瞭解，徹底溝通，凡夫永遠都不可能瞭解。不要說凡夫，即使是等覺菩薩，都有不能徹知的地方。

善導大師有一句話：「若佛所說，即是了教；菩薩等說，盡名不了教。」如果是佛說的，就是了義，是圓滿的，不會出錯；菩薩說的，只要他沒成佛，都有無明，都有不明瞭的地方，即非了教。還有一句，「寧傷今世，錯信佛語，不可執菩薩論以為指南」。哪怕我信佛信錯了，但是我也認了，我也不以菩薩所講的為修行指南。

如果某一天我們出門，見到了某個上師也好，大和尚也好，大喇嘛也好，總之是種種的高人，現量不得了。如果他勸你：「淨土宗沒什麼好學的，極樂世界沒什麼好去的，到了那裡還得澆園澆水，多累啊！」我們作何感想？到底是信他的還是信佛的？（眾答：信佛的！）你們現在說得輕鬆，到時候就會被他顯示出的威德、辯才、智慧，甚至神通，給深深地折服了，這句話就跑到九霄雲外去了。因為那個緣近，就在你眼前，會弄得你神魂顛倒。

所以先給你們打個預防針。因為在這個時代，所謂的「高人」有很多，今天冒出一個，明天冒出兩個，後天冒出一百個，層出不盡，總有一個「高人」能降伏你。

所以善導大師就感慨：

專專指授歸西路，為他破壞還如故。

曠劫以來常如此，非是今生始自悟。

「專專指授歸西路」，明明告訴你要去西方啊，要念佛啊。

「為他破壞還如故」，中途碰到這個人、那個人勸你兩句，你立馬就轉個方向。

「曠劫以來常如此」，而且不是今生才這樣，生生世世都這樣。我們生生世世都遇見過佛，都念過佛，都求生過極樂世界，為什麼現在還在輪迴？就是因為每一世都有人來破壞。

我們要好好讀一讀善導大師釋「深心」的那一段，善導大師花了很多筆墨來講這個道理。他先列舉了大聖，也就是阿羅漢和菩薩，他們個個輝光吐舌，在你面前表演各種神通，勸你「捨了淨土法門吧，教你更好的！」善導大師說：「亦不生一念疑心，唯增長、成就我決定上上信心。」後來，遍地的菩薩，甚至十方諸佛都伸出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舌頭，勸我們「捨了淨土法門吧，教你更好的！」善導大師說，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要相信，「唯增長、成就我往生信心也」。

三、辨優婆提舍名

梵言「優婆提舍」，此間無正名相譯；若舉一隅，可名為「論」。所以無正名譯者，以此間本無佛故。如此間書，就孔子而稱「經」；餘人製作，皆名為「子」；國史、國紀之徒，各別體例。

（一）優婆提舍，為何音譯？

菩提流支在翻譯的時候，為什麼沒有把「優婆提舍」直接譯成「論」？為什麼不叫「無量壽經論願生偈」？為什麼保留了「優婆提舍」？

我們一句一句地看。

1. 此間無佛，無正名譯

「梵言『優婆提舍』，此間無正名相譯」，「此間」就是指中國；「無正名相譯」，沒有一個完全相符的翻譯法，找不到一個中國的詞語。

「若舉一隅，可名為『論』」，「優婆提舍」的含義有很多種，如果取

它一方面的含義，「若舉一隅」，其他的含義先不論、不管，取它主要的一個含義，大體上可以稱為「論」。

「所以無正名譯者，以此問本無佛故」，為什麼在中國找不到一個完全相應的，能表達出「優婆提舍」意思的詞語呢？因為「此問本無佛故」，在中國歷來就沒有佛；或者說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找不到一個詞能表達這個意思，為什麼？因為在中國沒有佛。

「優婆提舍」是論，論是什麼呢？一個是佛說的，屬於論議的；或者不是佛說的，是佛弟子之間的論議，受到佛的認可，也稱為論。但是在中國，連佛都沒有，更談不上佛弟子，所以找不出一個詞能代替「優婆提舍」。

「如此問書，就孔子而稱『經』」，像我們中國的書，孔子講的就稱為「經」，比如儒家十三經。

「餘人製作，皆名為『子』」，其他的都稱為「子」，比如《孟子》《曾子》《老子》《莊子》《列子》，很多的「子」，諸子百家。

「國史、國紀之徒，各別體例」，講到國史、國紀的，都稱為「史」。這裡其實就是舉出了中國對古籍的四種分類，即經、史、子、集。

2. 此問云「論」，直是論議

然佛所說十二部經中，有論議經，名「優婆提舍」；若復佛諸弟子解佛經教，與佛義相應者，佛亦許名「優婆提舍」，以入佛法相故。此問云「論」，直是論議而已，豈得正譯彼名耶？

「然佛所說十二部經中，有論議經，名『優婆提舍』」，這裡的「十二部經」，大家不要以為是十二套書，而是按照類別、形式來分，有十二部。哪十二部呢？契經、重頌、諷誦、因緣、本事、本生、未曾有、譬喻、論議（論議就是優婆提舍）、自說、方廣、授記。這是按照體裁、類別來分的。十二部裡面，其中一類叫論議，也就是優婆提舍。

「若復佛諸弟子解佛經教，與佛義相應者，佛亦許名『優婆提舍』，以入佛法相故」，如果不是佛說的，而是佛弟子解佛經教，但是跟佛所

說的意思完全相應，佛也認可它是「論」。像《俱舍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這些都稱得上是「論」。為什麼？「以入佛法相故」，因為它跟佛講的法能夠相應。

反過來說，「此間云『論』」，中國本來就有「論」這個詞。「直是議論而已」，「直」就是「只」，中國的「論」只有「論議」這一個意思。「豈得正譯彼名耶？」怎麼能作為「優婆提舍」的譯名呢？怎麼能用這個詞代替「優婆提舍」呢？不能代替。

下面打了一個比喻。

3. 以喻來顯，仍存梵音

又如女人，於子稱「母」，於兄云「妹」，如是等事，皆隨義各別。若但以「女」名，泛談母、妹，乃不失女之大體，豈含尊卑之義乎？此所云「論」亦復如是。是以仍存梵音，曰「優婆提舍」。

「又如女人，於子稱『母』，於兄云『妹』，如是等事，皆隨義各別」，講到「女人」，這是泛泛的說法。對於兒子，女人是母親；對於兄長，女人稱為妹妹，等等。

「若但以『女』名，泛談母、妹，乃不失女之大體，豈含尊卑之義乎？」如果兒子見到母親不喊「母親」，喊「女人」；兄弟見到妹妹不喊「妹妹」，喊「女人」，那會怎麼樣？就不精確了。

「乃不失女之大體，豈含尊卑之義乎？」雖然妹妹和母親都是女人，但是「女人」這個稱呼，無法精確地把尊卑的意思表達出來。稱呼「母親」和稱呼「女人」能一樣嗎？它有尊卑的意涵在裡邊。如果都稱為「女人」，尊卑就反映不出來了。「此所云『論』亦復如是」，中國人說的「論」，只是「優婆提舍」其中的一個含義，「優婆提舍」有很多意思，含義更廣闊；但是說到「論」，它只是「優婆提舍」的含義之一，沒法完全涵蓋「優婆提舍」的含義。

「是以仍存梵音，曰『優婆提舍』，所以仍然保留梵語的原音，稱為「優婆提舍」。

（二）玄奘譯經，五不翻譯

我在這裡稍微增加一下，玄奘大師在翻譯佛經的時候提出「五不翻」，就是五種不翻譯，保留梵文的原字、原音。比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般若」就沒有翻譯。「般若」的意思接近中國的「智慧」，但又不只是「智慧」的意思，它有更深的內涵，所以就沒有翻譯。

「五不翻」是哪五種情況呢？

第一，秘密故不翻。秘密的意思，比如咒語，咒語是秘密的，這種情況就不翻，也沒法翻。

第二，含多義故不翻。像這裡的「優婆提舍」就是這種情況，它有多重意思。

第三，此無故不翻。就是中國沒有這種東西，所以就保留原來的名字。比如「乾達婆」，這種東西只有古印度有，中國沒有。

第四，順古故不翻。就是在玄奘大師翻譯之前，古人就是這麼翻譯的，那就保留原來的文字。比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這麼保留下來的。

第五，生善故不翻。就是聽到這個音能夠生尊重心，「這個意思好像很神秘，不簡單」。像「般若」就有這樣的意思，直接說「般若」，它的位格就很高；如果翻譯成「智慧」，位格就不高，生不起尊重心。

（三）與佛義相應

這裡說到「與佛義相應者，佛亦許名『優婆提舍』」。「相應」是什麼意思？就像印章一樣，我們拿印去蓋，蓋出來的圖案和印上的圖案會不

一樣嗎？不會。印是什麼樣的，印出來的圖案就是什麼樣的，這叫「相應」。古人也叫「印可、印證」。比如很多人開悟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開悟了，他要找一個已經開悟的人來給他印證，「哦，如是如是，開悟了」，他才知道自己開悟了。古代經常有這樣的事。

善導大師在十四行偈裡講：「相應一念後，果德涅槃者。」好比音叉，這裡有一個音叉，那裡有一個音叉。這個音叉響了，如果頻率相當的話，那個音叉就會響。「相應」就是這個意思。

我今天講了這些內容，我就是一個音叉，你們是很多的音叉，我們之間就有相應和不相應。相應的就越聽越愛聽，「哦，師父講的跟我心裡想的很接近，他講的就是我想的」，這就很相應，我這裡響起來了，你們那裡也響起來了。如果不相應，怎麼聽都聽不進去。

天親菩薩在他的境界所作的偈子，所展現出的境界，能夠跟佛相應，是指在某一個部分上跟佛相應。因為佛是徹證菩提，滿證菩提，而菩薩是分證菩提。換句話說，如果真理是這麼多的話，則菩薩只證到一點，高一點的菩薩就證得再多一點，等覺就是距離真理只差一點點。但是佛是滿證的。

所以，菩薩與佛相應，只是相應一部分，在他這個位置上是相應的。但是對於我們凡夫來說，菩薩相應到那個程度，對我們就已經夠用了。所以，天親菩薩與佛相應的程度，所造出的偈子，所作的《往生論》，對我們凡夫就夠用了。

佛經都是佛說的嗎？也不都是，其實有好多經不是佛說的。經上說，有五種人可以說佛經。第一個當然是佛；還有天人，天人也可以說佛經；另外，聖弟子、化人、仙人，如果他們講的「與佛義相應」「入佛法相」，受佛印可，都能稱為經。禪宗六祖大師的《壇經》也稱為經，但不是佛說的。

四、分《論》二重

前面的「明經體」「辨優婆提舍名」，以及這裡的「分《論》二重」

和下面的「解《論》名目」，這些通通都是在解釋「《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婆藪槃頭菩薩造」，就這一句話，曇鸞大師就解釋了這麼多。什麼叫微言大義？這就是微言大義。而且我們又在曇鸞大師的基礎上再展開講，可見這個意思真的很深。

我們一段一段地看。

（一）偈頌總攝，長行解義

此論始終，凡有二重：一是總說分；二是解義分。總說分者，前五言偈儘是；解義分者，「論曰」以下長行儘是。

就是把整個《往生論》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總說分，第二部分是解義分。總說分就是五言偈的部分，解義分就是「論曰」以下長行的部分。分成這兩部分。

所以為二重者，有二義：偈以頌經，為總攝故；論以釋偈，為解義故。

為什麼分成這兩部分呢？「有二義：偈以頌經」，偈子是來頌淨土三部經的，就是略頌。為什麼用偈子的形式來頌經呢？「為總攝故」。「總攝」，因為經文有很多意思，所以就把它濃縮再濃縮，用非常優雅、朗朗上口、好讀易持的偈子表達出來。「論以釋偈，為解義故」，下面長行的部分，是解釋前面的偈子的。

（二）知其要者，一言而終

為什麼偈子能夠總攝一個很深的意思呢？我想起《黃帝內經》上的一句話：

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百，推之可千；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

知其要者，流散無窮。

陰陽，如果細分的話，可以分成十、百、千、萬。萬就很多了，「萬之大不可勝數」。但是它的根本就在「一」，「然其要一也」，一句話就可以把它濃縮了。這就是總攝。

中國的文化是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再複雜的東西都可以用「陰陽」兩個字來概括。

「知其要者，一言而終」，如果知道要點、要害、精妙在哪裡，一句話就完了。

反之，「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如果不知道精要的地方在哪，東說西說，上說下說，南說北說，就是說不到點兒上。很多人特別容易犯「流散無窮」的毛病，他說了一天一夜，但是沒有一句話在點兒上。如果知道點在哪，一句話就說完了，「知其要者，一言而終」。

我們看一個人有沒有智慧，智慧深淺，就看他能否用最簡潔的話，把一個非常複雜難懂的道理講明白；或者一個人對一個道理明白不明白，明白到什麼程度，就看他能否用簡潔的話把這個道理概括出來。

比如一個道理，一個人用十個字概括完了，另一個人用五個字概括完了，你說誰的智慧高？肯定是用五個字概括的人。如果再有一個人，用一個字就概括完了，那這個人更厲害。

所以，「偈以頌經，為總攝故」，就有這樣的意思在裡邊。也就是說，天親菩薩是「知其要」之人，他看淨土三經，甚至看整個大藏經，他找到了要點，能夠「一言而終」。當然，他沒有只說一句話，他寫了一部《往生論》，其實《往生論》的內容已經很少了。

我們現在講到論文，博士論文至少十萬字，碩士論文至少五萬字，不能少於這個數，少於這個數不能畢業的。可是你們知道愛因斯坦寫《相對論》的論文是多少字嗎？只有一頁紙，這就是「知其要者」，而且這一頁紙還是為了說明那個公式「 $E=mc^2$ 」，這就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我們淨土法門也是「高手」，把整個一大藏教濃縮成六個字——南

無阿彌陀佛。

我們看一個人有沒有智慧，第一，看他是否話少；第二，話少的情況下，說話能否句句在點兒上。古人在相書上說，這種人是「言簡剛中」，語言很簡單，但是非常到位，說話在點兒上，又很有力量，「剛」就代表力量，這樣的人具有君子之相。話多，這是心弛神蕩的表現，心弛蕩在外面，不停地攀緣。

五、解《論》名目

（一）無量壽

「無量壽」者，言無量壽如來壽命長遠不可思量也。

大家想不想無量壽？（眾答：想。）學佛之前也想嗎？其實我們學佛之前，很難想到要無量壽。但是有人想，比如秦始皇，漢武帝晚年也有這個想法。為什麼他們想長生不死呢？所謂「愛緣取，取緣有」，作為皇帝，他能取、能要的都要完了，還有什麼可要的呢？已經達到極致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要考慮一件事，就是他所掌握的這一切能不能維持。我們還在前面的階段，想要這個，想要那個，還沒要到呢，所以長壽的事想得比較少。如果有一天我們也達到那樣，什麼都有了，我們也會想「我要是長生不老就好了！」其實這是人類永恆的追求。

孫悟空跟菩提老祖學習的時候，菩提老祖教了他很多東西，三十六變、七十二變等。每學一樣東西，孫悟空都問他師父：「能得長生否？不能得長生我不學。」因為學了還是要死，那有什麼用呢？能得長生的才學，這就是有智慧。

所謂「命有樣樣有，命無樣樣無」，你有命，即便別的東西現在還沒有，將來也會有的；命都沒了，當下所有的東西都會隨著你的命終而煙消雲散。所以壽命很重要。

（二）經

「經」者，常也。言安樂國土佛及菩薩清淨莊嚴功德、國土清淨莊嚴功德，能與眾生作大饒益，可常行於世，故名曰「經」。

我們講佛經，經有四種意思——貫、攝、常、法。什麼意思呢？

「貫」，就像一堆銅錢不好拿，如果用一根麻繩串起來，提著這根繩，所有的銅錢就提起來了，這叫「貫」。佛要講很多內容，怎麼把這些內容拎起來，成為一個系統化的東西呢？就要靠「經」，經就起到這個作用。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也有類似的解釋，他打了一個比喻，「經能持緯，得成匹丈，有其丈用」。就好像布一樣，把線織成布，所有的線就不零落。「經」就是這樣，經能持法。

「攝」，佛經有攝受一切眾生的力用、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們總共作了七十二場講座，講了很多內容，但是《往生論註》的講座來的人最多。在我的想像中，可能也就來十個二十個人，但是沒想到第一次就四十多個人，第二次也四十多個人。可見佛經和祖師的論，它的攝受力量更強。「你講你自己的東西，這算是什麼？我想聽佛講的」，一般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常」，就是永不過時，永遠存在，顛撲不滅，亙古常新。佛經就是這樣，我們不覺得佛經離我們很遠，不覺得它是兩千五百年前的東西。但是像《尚書》，它距離我們也是兩千五百年，可是我們就會覺得很難。為什麼？八個字裡面有七個半都不認識。因為它不是佛經，離我們的心靈很遠。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隔得時間越久，它離我們的生活境界越遠。但是佛經永遠不會過時，我們只要有心，用心，只要這個心在，經文是圍著心展開的，所以永遠都覺得跟我們很近。這是「常」。

「法」，就是做法的意思。佛經永遠值得人學習、做法，按照佛所講的經去做，佛經永遠都能被人做法。

（三）願

「願」，是欲樂義。

「願」有兩層意思：一個是「欲」，就是想要怎麼樣。比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聞名欲往生」，《大經》裡好多地方都用到這個字。除了「欲」，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我們平時理解的「願」都在第一層，其實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樂」。為什麼除了欲還有樂呢？因為這樣的願是順法性的，這個「樂」是依前面的「欲」產生的快樂。

我們想去極樂世界，我們一想到這個想法，就感到很快樂。好比一個人特別想去一個地方旅遊，日思夜想，一想到這件事，半夜睡覺都能笑起來，樂呀！

又有欲又有樂，這稱為「願」。

當然，這裡講的「願」是順法性的，不是我們娑婆世界的願。像小偷，他也有願，想要偷竊成功，但是他沒有樂。

（四）生

天親菩薩的願是什麼呢？

「生」者，天親菩薩願生彼安樂淨土，如來淨華中生，故曰「願生」。

他的願就是往生到極樂淨土，生在阿彌陀如來的蓮花裡，這是他的願望。

整個《往生論》的宗旨是什麼？願生為宗。千說萬說，左說右說，都不離開「願生」這個宗旨。一個是天親菩薩自己願生，一個是他「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希望所有看到《往生論》的人，也都生發起願生的心。

所以，「願生」是整部《往生論》的宗旨。

善導大師的《法事讚》裡就反覆說「願往生，願往生」，因為它是一個法會，是需要唱的。分兩撥人，這撥人在這邊，那撥人在那邊。這邊

的人一邊撒花一邊唱「願往生，願往生！」這邊話音剛落，那邊的人也一邊撒花一邊唱「無量樂，無量樂！」為什麼願往生？因為無量樂。無量樂會怎麼樣？就會願往生。所以就濃縮成這六個字。

我們經常講信願行三資糧，願是很重要的。願是個樞機，沒有願的信，是一種空信，這個信有問題；沒有願的行，不是為了往生極樂世界而念佛，從嚴格意義上講，他還沒有走上正軌。所以，願是中樞，願一發動，信和行都會被帶動起來。

（五）偈

「偈」是句數義，以五言句略頌佛經，故名為「偈」。

「『偈』是句數義」，每一首偈子，或者是五個字一句，或者是七個字一句，總之它有一個數目，每一句都符合那個數字，這叫「偈」。每一句裡有一個固定的數，叫「句數」。

《往生論》的偈子是五言，比如「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五個字一句。

我最早知道「偈」這個字，是在初中語文課本上，有一篇課文叫《為了忘卻的記念》，是魯迅寫的。我記得特別清楚，魯迅說：「還留下什麼『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其實這首偈子的原文是：「何立自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幾乎落他手。」

這是一個公案。道悅禪師曾經提醒岳飛：「你要防著秦檜，他可能會把你殺掉。」當時岳飛不以為意。事情發生之後，岳飛很後悔沒有聽道悅禪師的。結果這件事就傳到秦檜耳朵裡，秦檜非常生氣，就派他的親信何立去抓道悅禪師，要把道悅禪師殺掉。何立去抓道悅禪師的時候，道悅禪師正在講法的現場，他剛講完法，就說了這首偈子，說完就圓寂了，往生西方了。

我最早知道有「偈」這個字，就是通過那篇課文。

偈子有什麼作用呢？它可以讓人通過一持一頌，把很難記的東西記住了。民間普通老百姓都會用一些偈子，比如「桃三杏四梨五年，棗樹

當年就賣錢」，這是在說什麼呢？桃樹種下去要三年之後才結桃，杏樹四年，梨樹五年；棗樹當年種，當年就結棗，就可以賣錢了。很押韻，很好記；要不是有這首偈子，還不太容易記得。所以，偈子就有這個作用。

佛講經的時候，經常會講偈子，在《無量壽經》裡就有好幾處。

佛經裡有很多比較有名的偈子，比如《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的偈子，流傳得特別廣。

（六）婆藪槃頭

譯「婆藪」云「天」，譯「槃頭」言「親」：此人字天親，事在《付法藏經》。

「婆藪」是「天」，「槃頭」是「親」，「此人字天親」。講到天親菩薩，在哪一部書裡講得多呢？就是《付法藏經》。其實《付法藏經》裡還真找不到《婆藪槃頭法師傳》。但是在《大藏經》裡有一篇單獨的《婆藪槃豆法師傳》，是真諦法師翻譯的。我找到那篇文章的時候，沒有分段，沒有標點，從頭到尾都是句號。我最近請編輯部的佛慈把這篇文章重新典校分段了一下。也就是說，這件事之前居然沒人做。現在分完段，加上標點，好看多了。

（七）菩薩

「菩薩」者，若具存梵音，應言「菩提薩埵」。

如果翻譯完全的話，就不是「菩薩」這兩個字，而是四個字「菩提薩埵」。《心經》裡就說：「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

「菩提薩埵」就是「菩薩」的意思。我們經常講菩薩，其實是略稱，全稱是菩提薩埵。因為中國人喜歡簡略，所謂「秦人尚簡」。

「菩提」者，是佛道名；「薩埵」，或云「眾生」，或云「勇健」。求佛道眾生，有勇猛健志，故名「菩提薩埵」。今但言「菩薩」，譯者略耳。

「菩提薩埵」分開的意思是什麼呢？「菩提」是「佛道」的意思；「薩埵」有兩重意思，一個是「眾生」，一個是「勇健」。

什麼是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菩薩就這兩件事。因為菩薩沒有成佛，所以要上求佛道。佛是無上正等正覺，菩薩還有上，所以要上求佛道。向下呢？菩薩要救度、幫助一切眾生。這就是菩薩。

當然，曇鸞大師在這裡特別強調「勇健」這個意思，「求佛道眾生，有勇猛健志，故名『菩提薩埵』」。

這是曇鸞大師的解釋。

為什麼菩薩在求佛道的時候要有勇猛健志呢？在我們想像當中，高僧大德都是在山上悠閒地喝喝茶，打打坐，寫寫書，好像也沒什麼勇猛健志啊？其實是有勇猛健志的，只不過這種勇猛健志多是內在的。當然，也有外在的。

我們經常說「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帝王將相所能為」。一個人能做帝王，能指揮千軍萬馬，也能打打殺殺，但是他未必能降伏自己的心。降伏這個心最難，降伏心的過程，真的需要勇猛健志。

龍樹菩薩的《易行品》裡有句話：「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不要說三千大千世界，我們舉地球看看；不要說舉地球，這張桌子大家舉舉看。所以，難度是非常大的，非常具有挑戰力。

這個難是難在內，不是難在外邊，不是說去建功立業。建功立業其實還簡單，降伏這個心是最難的。所以，我們的敵人不在外邊，在裡邊；我們的敵人也沒有很多，只有一個，就是「我」。如果修聖道門的話，要耗費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所以，在這個過程裡，確實需要勇猛健志。

我們可以想一想關於菩薩勇猛健志的故事。釋迦族後來的國王叫摩訶男，琉璃王率軍要滅掉釋迦族，摩訶男就跟琉璃王談，希望不要殺人，琉璃王不同意，不講道理。

後來摩訶男想了一個辦法，他跟琉璃王說：「你殺人也可以，咱們來做個遊戲。」琉璃王一聽做遊戲，「好啊！做什麼遊戲呢？」摩訶男指

著前面的一個湖說：「等一會兒我跳到湖裡去，我會在水裡憋氣，趁我憋氣的時間，請你讓人們逃出去，逃出去的人不可以殺掉，等我的頭從水裡出來了，你就把剩下的人全都殺掉。」

琉璃王想：「你能在水裡待多久？最多能救一兩個人嘛。」琉璃王覺得這個遊戲好玩，就同意了。然後摩訶男就跳下去了，人們就使勁往外跑。過了一分鐘，跑了很多；過了兩分鐘，摩訶男的頭還沒冒出來，又跑了很多；過了十分鐘，又跑了很多；過了半個小時，人全都跑光了。

琉璃王突然反應過來：「不對呀，這個人怎麼一直沒冒上來呢？人都跑光了。」然後就讓人去水下看，結果發現摩訶男把自己的頭髮綁在水底的一根木樁上，等於是捨掉自己的生命，救了所有的人。

菩薩要救度眾生，一定要悲心所感。菩薩那種勇猛健志，不是我們世間人為了賺錢，或者為了事業成功所付出的那一點勇猛健志，根本就不能相比。

這樣的故事有很多。

我們不說佛，就說這些祖師，像玄奘大師、鑒真大師，是不是都有勇猛健志？一個是去西方求法，一個是去東方傳法，都是不可思議的，不是九死一生，是百死、千死一生啊！

當時跟鑒真大師同船去的有上百人，最後活下來的只有幾個人，鑒真大師就是其中之一。鑒真大師一共走了七次，前面六次全都失敗了。有一次他坐船從寧波出發，船居然被吹到海南島去了。

當然，我們做不了這樣的菩薩，我們可以做一個具有菩薩格的凡夫，我們現在念佛，等我們從極樂世界再來的時候，聖衣一穿上，我們就不怕了，就有鎧甲了。就像釋迦牟尼佛前世被歌利王割截身體一樣，就算把我們的胳膊、腿、肉，片得乾乾淨淨，我們也能讓它復原，立馬就復原了。

（八）造

「造」，亦作也。庶因人重法，故云「某造」。

這裡用了「造」，為什麼不用「作」呢？其實「造」跟「作」都不簡單。孔子講「述而不作」，連孔子所講的東西都不稱為「作」，只是「述」，複述古人的意思，不造也不作。所以，「造」跟「作」是要相當水平的聖人才能做的事。

當然，「作」這個詞，我們現在已經泛用了。我們寫一篇文章，也署名「某某作」。在古代不能這樣寫，孔子都「述而不作」。

「造」比「作」更高，比如造一棟房子，造一艘宇宙飛船，不是那麼簡單的。

「庶因人重法」，「庶」是希望的意思，希望能夠起到因人重法的作用。什麼叫因人重法呢？因為瞭解這個人的道德、證量、水準，而對這個人所作的文字、講的話起尊重心，「哦，這是某某大德講的，要好好看看」。

因為世人都比較著相，雖然講的東西沒錯，但如果是某一位法師講的，可能就差一點；但如果是善導大師講的，把善導大師擺出來，大家立馬就沒話說了，因為人都很著相。

人跟法是分不開的，他是那樣的人，必然講那樣話。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言，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人、事、言是一體的，事是事功，言是言說、言教。這樣的人才會做這樣的事，這樣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這樣的話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說出來，這樣的事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做到，這是分不開的。所以世俗人執著，也有其執著的道理。

（九）結釋

是故言「《無量壽經優婆塞舍願生偈》婆藪槃頭菩薩造」。解《論》名目竟。

前面講了這麼多，最後說「是故言『《無量壽經優婆塞舍願生偈》婆藪槃頭菩薩造』」，到這裡就解釋完了。

「解《論》名目竟」，「竟」就是「結束」的意思。我們皈依的時候，都念「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就是這個「竟」。

參、釋偈頌

上節課我們學習了「解《論》名目」，就是解釋「《無量壽經優婆塞舍願生偈》婆藪槃頭菩薩造」這幾個字，曇鸞大師把每個字、每個詞都解釋了。

今天我們來看曇鸞大師對偈頌的解釋。

一、分《偈》章門

翻到《聖教集》233 頁，我們一起讀一下「分《偈》章門」這部分。

《偈》中分為五念門，如下長行所釋。

第一行四句偈，含有三念門：上三句是禮拜、讚歎門，下一句是作願門。

第二行論主自述「我依佛經造論，與佛教相應」，所服有宗。何故云此？為成「優婆塞舍」名故，亦是成上三門、起下二門，所以次之說。

從第三行，盡二十三行，是觀察門。

末後一行，是迴向門。

分《偈》章門竟。

這一段是講整首偈子的結構的。

(一) 偈分「五念門」

翻到《聖教集》211頁，我們在第一節課曾經看過這個圖表，這個圖表就是在講偈子的結構。這麼多偈子，一共有二十四首，配合天親菩薩提出的「五念門」，是如何匹配的呢？

「五念門」指：禮拜門，讚歎門，作願門，觀察門，迴向門。

1. 第一行偈，含三念門

「第一行四句偈，含有三念門」，第一行四句偈就包含了三念門，哪三念門呢？

「上三句是禮拜、讚歎門，下一句是作願門」，上三句「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包含了禮拜門、讚歎門；下一句「願生安樂國」，是「作願門」。也就是說，第一首偈子就包含了五念門裡的三念門。

2. 第二行偈，成上起下

「第二行論主自述『我依佛經造論，與佛教相應』，所服有宗」。

「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這一首是成上起下，說明「所服有宗」。「所服」與前面的「服膺如來大悲之教」，「服膺」的「服」跟「所服有宗」的「服」是同一個意思。「宗」是宗什麼呢？就是宗於淨土三經。

「何故云此？為成『優婆提舍』名故」，為什麼這麼說呢？是為了成就「優婆提舍」。「優婆提舍」就是「論」的意思。佛的論議叫作論；佛弟子造的論，如果與佛法、佛教相應，受佛認可，也稱為論。

因為「所服有宗」，所探討的沒有離開佛經本身，所以才能成就「優婆提舍」這個名字；如果脫離了佛經，就不成為「論」了。如果脫離了佛教，講的是儒家、道家，或者其他宗教的內容，就不成為「優婆提舍」。因為是「依修多羅」，也就是依佛經，然後「與佛教相應」，而且它是成上起下的關係，所以說「亦是成上三門、起下二門，所以次之說」。

為什麼說它是「成上三門、起下二門」呢？

比如禮拜，我們禮拜阿彌陀佛無礙光如來，是誰教我們禮拜的呢？如果不是佛在淨土三經裡讚歎阿彌陀佛，娑婆世界的菩薩、眾生都不知道要禮拜誰，所以這是因為「我依修多羅」這首偈子。

讚歎，如果不是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阿彌陀佛有這麼殊勝的功德，極樂世界有種種的美好，我們也想不到要讚歎阿彌陀佛。

包括作願也一樣，在《阿彌陀經》裡，佛三番勸眾生，「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一次又一次地勸，我們才發願往生極樂世界。

正是因為「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才成就了前面的禮拜、讚歎、作願，也包括後面的觀察和迴向。觀察的對象是誰？是極樂世界的種種景象。這些景像是從哪裡來的？是釋迦牟尼佛在經典上講的，所以也離不開「我依修多羅」這一句。包括後面的迴向，通通離不開這一句。

3. 中間偈頌，是觀察門

「從第三行，盡二十三行，是觀察門」，這幾首偈子的主體屬於觀察門，觀察極樂世界種種的依報莊嚴、正報莊嚴，佛莊嚴、菩薩莊嚴。

觀察的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起觀生信」，通過觀察生起我們往生的信心和願心。

4. 末後一行，是迴向門

「末後一行，是迴向門」，最後一行「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這一句是迴向門。

這樣，整首偈子就跟五念門配合起來了。

（二）五念門與五果門

五念門跟五果門是相對的。在《往生論》裡，除了前面提到的五念

門，後面長行的部分又提出了五果門。哪五果門？近門，大會眾門，宅門，屋門，園林遊戲地門。五念門對應五果門，從字面就能理解，就是因果相對，前面有五念門的因，所以在果地上就產生五果門。

「近門」，「近」是指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接近成佛、接近無上正等正覺的意思。

「大會眾門」，「大會」就是如來會，因為很快就要成為諸佛如來中的一個，所以叫「大會眾」。

「宅門」，是指佛的報土境界，因為成佛之後自然就有佛的報土。

「屋門」，是指一旦成佛之後就有種種受用。

「近門」，就是靠近一個大宅子；「大會眾門」，就是馬上要成為這個宅子的其中一員；「宅門」，就進來了，進來之後就登堂入室；「屋門」，進到屋子裡，就有各種好吃的，好看的，好用的，好玩的，各種受用，成佛之後就有佛的受用。這前四門叫「入相」，「入」就是入到極樂世界，也可以叫「往相」。

與此相對應的就是「出相」，也叫「還相」。「出」，就是從極樂世界出來，從極樂世界倒駕慈航，又回到娑婆世界，又出來了。這就是「園林遊戲地門」，也就是把救度眾生比作來到大宅子、大莊園後邊的花園裡玩。一般的大莊園後面都會有一個花園，像故宮後面就有御花園，是遊玩的地方。所以，這是把佛菩薩去十方世界救度眾生比作園林遊戲，就是在園林裡玩，遊戲神通，很有意思，很好玩。

《往生論註》裡還有一個比喻，佛菩薩倒駕慈航回來度眾生，如「獅子搏鹿，所為不難」。如果是隻兔子，想要把鹿擒住，那就不容易了；但如果是獅子，鹿在獅子手裡，想怎麼玩就怎麼玩。這個比喻就是說，佛菩薩倒駕慈航回來度眾生很簡單，「所為不難」。我們在因地的時候，沒往生極樂世界，想要度眾生，勸人念佛學佛，很困難；但是如果我們從極樂世界再回來，那就很簡單了，如「獅子搏鹿」，眾生就像你手裡的小鹿一樣。

五念門跟五果門是有對應關係的：禮拜門對應近門，讚歎門對應大

會眾門，作願門對應宅門，觀察門對應的是屋門，迴向門對應園林遊戲地門。它們之間是有對應關係的。

看起來好像是說，往生之前，修行禮拜門，將來就得到近門的果；修讚歎就得到大會眾門的果；作願就得到宅門的果。其實不是這樣，這是順著聖道門觀念的一種提法。

（三）五念門歸於一向專念

五念門歸於什麼呢？如果我們不瞭解的話，整部《往生論》看下來就覺得挺困難的，好像不是那麼容易修的，又得讚歎，又得作願，又得觀察，觀察還不一定能觀察得出來。其實，五念門收攝在讚歎門裡，五念門最核心的就是讚歎門，以讚歎為核心。而稱名正是放在讚歎門裡。

《往生論註》後邊講到：

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這句是核心，是在解釋讚歎門。整部《往生論》唯一提到稱名的就是這句。

為什麼古代很多大德看《往生論》，並不能提煉出「稱名往生」這個主旨呢？因為它藏得太深了，藏在五念門裡，又藏在五念門的讚歎門裡；而且只是這麼一句，一不小心就看過去了；這一句又這麼繞嘴。但是這句特別重要，是整部《往生論》的核心，大家最好把它背下來。

二、釋第一行三念門

**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
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

(一) 釋「世尊我一心」

1. 釋「世尊」

首先解釋「世尊」。

(1) 諸佛通號

「世尊」者，諸佛通號。

「世尊」是諸佛的通號。也就是說，每尊佛都能用這兩個字來稱呼。

諸佛的通號有多少個？十一個，即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2) 智斷具足

曇鸞大師是怎麼解釋「世尊」的呢？分成兩部分：一是從智德來說，二是從斷德來說。

論智，則義無不達；語斷，則習氣無餘；智斷具足，能利世間，為世尊重，故曰「世尊」。

「語」跟「論」是一個意思。

說到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是「義無不達」，「達」是通達，就是沒有佛不能達到的地方，沒有佛不能說明白的地方。說到佛的斷德（斷德就是斷習氣、斷煩惱這方面的德行），佛是「習氣無餘」，不再有任何習氣。「無餘」就是沒有，一點都不剩。

「智斷具足」，智德跟斷德完全具足，完全圓滿；「能利世間，為世尊重，故曰『世尊』」，能利益廣大的世間，為世間所有眾生所尊所重，所以稱為「世尊」。

佛為什麼能在智德上「義無不達」呢？因為佛得了大圓鏡智。佛的智慧就像一面鏡子，任何東西在鏡子面前都會現出本來面目。所謂本來面目，就是它本來是怎麼樣，在鏡子裡就是怎麼樣。任何的疑難、疑問，一切的問題，到了佛那裡立即顯示出它的本來面目。也就是說，問題跟

答案是同時生起的，就像鏡子照東西一樣，了了分明。佛照到哪裡，哪裡就自然顯出它本來的樣子，所以才稱為「義無不達」。這是智德。

佛的斷德，就是在斷習氣這方面，也達到了圓滿的程度。所謂「習氣」，「習」是熏習，「氣」是氣氛。為什麼用這兩個字呢？好比我這個杯子，曾經泡過茶葉，即便把茶水倒了，一樣還是有茶葉的味道，茶葉的氣氛還在。有個詞叫「積習成性」，習慣積累久了，反覆這樣，就能成為「性」。「性」是不改變的意思，就成為很難改變的東西。

凡夫是滿身習氣，從裡到外一層一層全都是習氣，凡夫就是習氣的存在。聖者呢？比如阿羅漢或者菩薩，是不是就沒有習氣了？他在斷習氣，但是沒有斷乾淨。只有佛是完全把習氣斷乾淨了。

像舍利弗，他已經證得阿羅漢果，可是他的瞋心習氣還在，雖然瞋的種子已經沒有了，但是習氣還在，所以還會發火。有一次，舍利弗托鉢乞食，被人誤解，說他吃了不淨食，他就生氣了，就把吃的東西全吐出來，發誓再也不出去應供了，佛勸他都沒有用。

聖者還有習氣，這在《大智度論》裡講得特別多，我搜集了幾個例子。

一個是難陀的淫慾習氣。難陀是佛的親弟弟，他娶了全國最漂亮的女人做妻子。他證得阿羅漢果之後，每次講法，一邊坐著男眾，一邊坐著女眾，難陀都要先往女眾這邊掃一眼，然後再講法，可見喜愛異性的習氣還在。

還有畢陵伽婆蹉，他也是個阿羅漢，他有什麼習氣呢？喜歡給人取外號。他每次過一條河，河裡有河神，他就給河神取外號叫「小婢」，說：「小婢，給我開條道，讓我過去。」河神很生氣，就告到佛那裡去了，說：「您的弟子畢陵伽婆蹉，老是給我取外號。」佛就把畢陵伽婆蹉叫過來，批評了一頓：「趕緊給人家道歉。」畢陵伽婆蹉就道歉：「小婢，對不起！」可見這個習氣非常難改。就像剎車，已經把剎車踩到底了，可是由於慣性的緣故，車還是會往前衝。

還有摩頭婆和吒，這都是五百羅漢裡的。他有什麼習氣呢？因為他前世是猴，所以他喜歡每天在房上、樑上跳來跳去，從這兒跳到那兒，

從那兒跳到這兒。

還有憍梵波提，《阿彌陀經》前面就列舉了憍梵波提。他前世是牛，牛有個習氣，吃飯的時候反芻，把吃進去的东西吐出來，嚼一嚼，再吞下去，反覆幾次。他就是這樣，所以每次吃飯，旁邊的人都受不了。

所以龍樹菩薩說：「如是等諸聖人，雖漏盡而有煩惱習。如火焚薪已，灰炭猶在。」火燒的炭，雖然火已經滅了，但是炭的熱量還在，不能令盡。所以這也告訴我們，成佛不容易，這些人經過這麼努力的修行，都還難以把習氣除乾淨。

(3) 意歸釋迦

此言意歸釋迦如來。

「此言」就是指「世尊」。「世尊我一心」，「世尊」到底指哪一個世尊呢？「此言意歸釋迦如來」，曇鸞大師認為是指釋迦牟尼佛。

何以得知？下句言「我依修多羅」。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下一句說「我依修多羅」。「修多羅」是誰講的？是釋迦牟尼佛。所以，前後呼應的話，這裡講的「世尊」就是指釋迦牟尼佛。

天親菩薩在釋迦如來像法之中，順釋迦如來經教，所以願生；願生有宗，故知此言歸於釋迦。

佛教分為「三時」，即正法、像法、末法。正法是佛入滅後五百年，像法是一千年，末法是一萬年。當然，不同的經典說法有些出入，各個不同。

正法時期，有教、有行、有證，就是佛的經法在，也有人修持，也有大量的人證果。到像法的時候，有教、有行、無證，經教在，也有人修持，但是已經很少有人證果。「無證」是總的說法，其實也有人證果，但是很少，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到了末法時代，情況就更嚴重了，有教、無行、無證，經教還在，但是沒有人修持，也沒有人證果。

所以，我們還敢出去跟別人說「我有修行」嗎？佛都說了，末法時代有教、無行、無證，更不用提證果這樣的事了。當然，這裡是指完全

仗自力的修行和證果。念佛人不一樣，我們是有教、有行、有證。淨土法門是個例外，是特別法門，淨土法門的行就是念佛，證果就是往生，是在臨終那一剎那全部展現出來。

天親菩薩在佛滅後七百年，已經進入像法了，是像法的第二個一百年。

「願生有宗」，「宗」就是宗淨土三經，以佛的聖言量為宗。

「故知此言歸於釋迦」，所以知道這裡指的就是釋迦牟尼佛。

若謂此意遍告諸佛，亦復無嫌。

如果說這裡不是特指釋迦牟尼佛，而是指十方所有的佛，也沒有關係。為什麼呢？因為佛佛道同，所有佛講的都是同一個道。

關於正法、像法、末法的觀念，我們要有，因為它決定了一個人的「三觀」，我們念佛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跟這個有關係。從正法到像法（「像」就是相似、相像，跟正法有點像，但已經不是正法了），最後到末法，這是一個倒退的過程，前前勝後後，後後不如前前，越往後越退化。

現在一般人的觀念是什麼呢？是顛倒過來的，尤其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以後，包括現在科學的發達，都讓大家感覺是後後勝前前，是進化的。其實這是顛倒的、錯誤的，這會導致很多問題，我們如何看待古人，如何看待今人，如何看待未來，與這樣的觀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舉個例子，我們學中醫，都是學古聖先賢的東西。中醫在黃帝的時代就有，到了東漢時期，張仲景著《傷寒論》，集其大成。但是當時我的同學裡，絕大多數人所持的觀點都是「古方不治今病」，「古代的方子早就不行了，現代科技發達，現代的方子比古人的方子厲害多了」，他們是這樣一種觀點，所以他們的醫術學得非常差，所有說「古方不治今病」的人，他開的方子都治不了病。因為他持這樣的觀點，首先是對古人沒有基本的尊重、敬重，同時對古人的東西也沒有信心，只是很草率地去學。

相反，有一部分人受佛教的影響，或者對進化論不接受，這些人往往都學得特別好。他對古人非常有信心，認真努力地鑽研，堅信古方能治今病，而且能治大病。我這些同學現在都非常厲害，都成為一方的名醫了。

所以，不同的歷史觀，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一般人總覺得現代人很厲害。他們認為古人的東西是挺好的，但是今天可用的並不多，所以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批判古人。比如他們認為，《周易》是勞動人民在生產過程中，為了做事方便總結出的一些規律，把所有功勞都歸到大眾身上。其實《周易》是聖人留下的東西，是一個人創造的。比如倉頡造字，如果以佛教的觀點來看，我們就絕不會懷疑有一個聖人叫倉頡，他一夜之間就造了那麼多漢字，成為中國所有文化的源頭。但如果是相反的歷史觀，就會認為漢字是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今天張三創造了一個字，明天李四創造了一個字，這樣經過了漫長的歷史，就合成了那麼多的漢字。這種認識是有問題的，而且很難跟他們講得通。

五濁惡世的「五濁」裡，有一個是見濁，就是知見上的濁染。可以說，進化論是當代人知見上最基本的濁亂、濁染。這就決定了對好多事情的認識也變得非常顛倒，整個都顛倒過來了。

不光是佛教，儒家也認為後後不如前前，古人更厲害。孔子就說自己「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彭」就是彭祖，他活到八百歲。

老人經常說「人心不古」，現在很少有人這麼說了。因為現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改變，讓我們感覺每天過得都不一樣，好像越到後邊人越高級。其實正好反了，現在的科技非常發達，但是人的幸福感沒有隨著科技的發達而提高，反而方便了造罪造業。

（4）菩薩歸佛

夫菩薩歸佛，如孝子之歸父母、忠臣之歸君後。

菩薩歸仰佛，就像非常孝順的兒子歸仰父母，忠臣歸仰皇帝跟皇后一樣。

動靜非己，出沒必由；知恩報德，理宜先啟。

動靜非己，出沒必由；知恩報德，理宜先啟。「動靜非己，出沒必由」，做什麼事情，是出是進，是動是靜，都不是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比如「出必告，反必面」，孝子就是這樣的，早晨離開的時候，要跟

父母說「我今天要去幹什麼，我走了」；晚上回來的時候，要告訴父母「我回來了」。還有「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這都是孝子應該展現出來的。菩薩對佛也一樣。

「知恩報德，理宜先啟」，這都是在講天親菩薩造偈子的時候，為什麼要先說「世尊我一心」，為什麼要先把佛提到前面來。天親菩薩在造偈子之前，就像孝子歸父母、忠臣歸君後一樣，先跟佛說：「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這是因為天親菩薩「知恩報德，理宜先啟」，「啟」就是稟告、啟白的意思。

這是一層意思。

(5) 所願不輕

又，所願不輕，若如來不加威神，將何以達？乞加神力，所以仰告。

另外一層意思是「所願不輕，若如來不加威神，將何以達？」天親菩薩的心願很重大，「不輕」，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不是如來以威神加持、加護他，他怎麼能達成這樣的願望呢？「乞加神力，所以仰告」，所以就乞求所有佛都來加持他。

這些文字都是在講為什麼天親菩薩上來先說「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這也說明天親菩薩非常具有弟子相，他是佛弟子，他所得到的所有福德智慧，都不是自己得來的，通通來自於佛，所以他「知恩報德」，先說「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在他心目中，佛的份量非常重。

不光是天親菩薩，祖師大德在造論之前，都有類似的表達。

像善導大師說：

十方恆沙佛，六通照知我，今乘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善導大師寫《觀經疏》之前，先請十方恆沙佛用神通來照他，加持他。然後「今乘二尊教」，「二尊」就是釋迦牟尼佛跟阿彌陀佛，「廣開淨土門」。到了最後，《觀經疏》快要寫成的時候，善導大師在佛前「標心結願」，希望諸佛來加持他。這時候就有聖僧來告訴他怎麼寫，而且善

導大師還看到各種殊勝的景象。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這裡有一個詞叫「所願不輕」，我們可能認為天親菩薩造論這樣的事不是很重要，「不就是寫一篇文章嗎？」不是的，這可是流傳千古的大事啊，要影響無數人的。我們就覺得找對象很重要，兒子找工作也很重要。一些世俗小事我們覺得很重要，這就是顛倒。

「所願不輕」，首先是指天親菩薩自己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另外就是天親菩薩希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所以這是非常重大的願。

對於我們凡夫來說，我們聽到別人說極樂世界很好，念佛就能去，於是我們生起一念「我很想去極樂世界」，我們是不是覺得很自然？沒有什麼「所願不輕」啊！我們覺得很簡單，很輕鬆，其實這背後可不輕鬆。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平常的事，對諸佛菩薩可是大事。

比如我們在一個舞台上，舞台上還有追光燈，光打在每一個眾生身上。諸佛菩薩是觀眾，在下面看，就看每一個眾生是怎麼從造業到念佛，最後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當我們生起第一個念頭，「哦，我要往生極樂世界！」這個念頭剛剛生起的時候，下面整個會場掌聲雷動啊，所有佛菩薩都給你鼓掌喝彩。

我這是打了一個比方，實際上也是這樣的。因為佛菩薩在忙什麼事呢？就是生生世世追著每一個眾生，一直追到你能夠生起這一念為止；你生起這個念頭，佛菩薩就大功告成了。這是最讓佛菩薩開心的事，而且是所有佛菩薩一致開心的事。

所以，這個「所願不輕」，我們覺得輕，是因為我們眼睛很濁，我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完成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為一旦有願生心，願生必往生；一旦往生，往生必成佛；一旦成佛，法界裡多了一尊佛，那是多大的事情啊！釋迦牟尼佛成佛了，我們地球上的人都蒙受他成佛的恩德。將來我們成佛也一樣。而當初，就是因為這一念願生心，因為這看似輕飄飄的一念心，就能夠讓我們將來也成為像釋迦牟尼佛那樣的佛，這當然是大事啊！

(6) 可許則許

還有一個詞叫「乞加神力」，我們也可以求佛，也可以「乞加神力」，但是要「可許則許」。「佛，您用您的天眼通看一看，如果能夠讓我實現這個願望，那就讓我實現吧；如果您覺得實現之後反而不好，就不要讓我實現」，這就是「可許則許」。求佛應當以這種心態來求，因為我們畢竟是凡夫，眼界很窄。

「世尊」講完了，下面解釋「我一心」。

2. 釋「我一心」

「我一心」者，天親菩薩自督之詞，言念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心心相續，無他想間雜。

(1) 一心自督

「我」是指天親菩薩自己，所以叫「自督」，就是自己策勵自己，自策自勵，自我督促。

這都是在講「一心」。什麼叫一心？就是願生安樂的心生起來之後，就「心心相續，無他想間雜」，這就叫一心。

善導大師也講：「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提到「念念不捨」，大家是不是覺得挺難的？其實不難，每個人都能做到。最重要的是「無他想間雜」，願生極樂世界這個念頭一生起，就不要再起別的念頭，只要這樣，就是「一心」了。

好比點油燈，點著的一剎那就著了，只要有油，它就會一直亮著。我們的願生心也一樣，一下子點燃了，點燃之後就一直都在那裡，不用天天點，反覆點。有人問：「我是不是每天都要使勁督促自己『我要願生，我要願生』？」其實不用，這一念願生心生起來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有第二念心。

所謂「一心不亂，一向專念，念念不捨，專復專」，其實都是在講這個狀態，所以並不難。再說得通俗一點，你也可以想你的小孫子，也可

以想老公、老婆，也可以想世俗的事情、工作的事情，甚至有一些業障起來，這些都沒關係。只不過在這麼多心念、事情裡，當你想到：「我當生要靠什麼來了生脫死呢？」在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你沒有拿別的法門來間雜，沒有放棄念佛往生淨土這個方法，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突然想到「我參參禪吧，把念佛放一放吧」，或者「我聽說來了個上師，是八地菩薩，我得去會一會，學學密，淨土宗明顯不如密宗高」，如果是這樣，就被「他想間雜」，就不是一心不亂、一向專念，這樣就有問題。

如果從頭到尾只靠一句名號，一想到今生了生脫死，就想到要靠這句名號，要念佛往生，這就叫一心不亂、一向專念，這就是專復專，百分之百往生，一點問題都沒有。即便你一天只想了一次，甚至一天只念了一聲佛，但是你沒有換成其他的，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往生很簡單，很容易；所謂「一心不亂」也很簡單，很容易。這就是念念不捨，因為你沒有捨棄名號。如果讓你在心念中，每一念都必須念著名號，那就太難了，沒有一個人能做到。

（2）無我問答

問曰：佛法中無我，此中何以稱「我」？

答曰：言「我」，有三根本：一是邪見語，二是自大語，三是流布語。今言「我」者，天親菩薩自指之言；用流布語，非邪見、自大也。

這是曇鸞大師自設的一個問答。因為有人會問：「佛法不是經常講『無我』嗎？天親菩薩作為一個大菩薩，怎麼能自稱『我』呢？」曇鸞大師給出了答案：在這個世間，「我」有好幾種用法，一種是「邪見我」，一種是「自大我」，還有一種是流布語。

什麼叫「邪見我」呢？我們每天都在說「我」，「我」就是指說話的人本身，這個「我」就是邪見語。因為「我」本身不存在，是我們誤認為有一個「我」。因為我們並沒有徹見實相，所以我們在說「我」的時候，都

是一種邪見的狀態。如果徹證實相了，再自稱「我」，那就是一種流布語。如果不稱「我」，你們就不知道我說誰，我總不能天天說「哎，你對面那個人……」，多費勁啊。所以就稱「我」，這是流布語，為了讓別人知道。

「自大我」，就是人在說「我如何如何，我能力多強，多有本事，多能幹，境界多高……」，這時候稱「我」，這個「我」就是「自大我」。

「流布我」，就是佛菩薩在引導世人歸向佛的過程中，因為要隨順世間，必須得有一個所指，所以就稱為「我」。

這裡天親菩薩「世尊我一心」的「我」，是指流布語。

(3) 我執難破

凡夫的煩惱都來自於「我」，而在聖道門，一切的修行也都是與「我」作較量，要去除「我執」。

「我執」分兩種：一種是「人我執」，一種是「法我執」。如果能靠種種修行，破除「人我執」，就是阿羅漢的境界，阿羅漢是破了「人我執」的，但是他還有「法我執」。

所謂「法我執」，就是他認為有一個實際的規律，或者修行的法軌、規則，他認為那是實有的。但是從實相來說，那也不是實有的。就像《金剛經》說的：「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我所講的一切東西，就像過河的時候坐的筏子一樣，已經過了河了，筏子就要捨掉。

大乘佛法認為法也是不存在的，但是阿羅漢認為有一個實際的法。菩薩破了「法我執」，「法我執」完全破除，就是佛的境界了，所以這是不容易的。人的我執、我見非常深，凡夫只能靠學佛稍稍淡化一點，能夠淡化一點就會有很多受用。

有很多的生活細節都暴露出我們的「我執」有多深。比如我們拍了一張合影，照片洗出來了，或者發到微信上了，我們第一件事幹嗎？就是看「我」。雖然裡面有一個人長得特別漂亮，我們特別喜歡，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會先找「我」。因為我們再喜歡一個人也不會超過喜歡「我」，我們最喜歡的人就是「我」。就算我們喜歡對方，也是建立

在「我」的基礎上，「我喜歡他這樣，我喜歡他那樣」，都是屬於「我」的。當對方表現得不符合我們喜歡的樣子，我們就不喜歡他了。所以，是「我」在主持整個過程。可見人的我執是很深很深的，從看照片上就能說明問題。

如果是一個證了阿羅漢、破了我執的人，他看到這張照片，估計就是從第一個人看到第二個人，再看第三個人……他會把自己當成這麼多人裡的其中一個，就跟我們看其他人的心態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凡夫不行，我們很喜歡「我」啊。

同樣一篇文章，如果是笑笑寫的，發到微信公眾號上，發了就發了，最多第二天看看點閱量。但如果發的是我寫的文章，我每隔一個小時就要看看，點閱量多少，評論是怎麼樣的，隔一會就點一下。其實笑笑寫的不比我差。甚至像上人和師父，都不會這麼老去點開看。但是沒辦法，我仔細想想，是因為我太喜歡「我」了。

比如大家在一塊聊天，說別人的時候，怎麼說都行，說得可熱鬧了，你一言我一語。但是有一天，同樣是一幫人在聊天，你路過，聽到那些人居然在說你，你的心態跟你聽大家聊別人能一樣嗎？完全不一樣，耳朵都豎起來了，每一句、每個字都打進你心裡，「到底在說我什麼？」如果是讚歎的，你就特別高興；如果是批評的，或者是說小話，這個仇就記下了。

按說這有什麼區別呢？其實沒什麼區別。如果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看，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跟當事者有沒有關係的差別而已。

另外，像朋友圈點讚，刷存在感，都是在測知「我」在眾人眼裡是什麼樣的。名聲、面子，這些都跟「我」有非常深刻的聯繫。

按說名聲也不能當飯吃，它只是一個概念而已，但是有的人就可以奮不顧身地追求，甚至付出生命，就為了求一個名聲。

為什麼會這樣呢？也是因為「我」。有名聲，就意味著知道「我」的人多，名聲是跟知道「我」的人數相關的。知道「我」的人越多，說明我越有名；沒人知道「我」，我就完全沒有名。當知道「我」的人很多的時候，其實每一個知道「我」的人都在強化這個「我」。

比如你們現在四十個人，都知道我宗道法師了，那麼我對「我」的強化就翻了四十倍，「我」是很喜歡這樣的。大家都一樣，「我」是很喜歡被強化的。如果不是四十個人，是四百個人，「我」就強化了四百倍，四千個人就四千倍，「我」就獲得一種滿足感、快樂感，很舒服。甚至為了這種舒服，就不惜一切的代價。

人的我執，一不小心就能暴露出來。雖然有時候我們表現得很無我，但是在無我中都能暴露出我執。比如以前我們做《淨土宗》雜誌，有一個欄目是報道各個法師的活動。我就找到一位法師，說：「法師，你能不能提供一些內容，讓我們報道報道。」因為必須得有很多法師，這樣看起來才像一個教團，不能只報道上人和師父。

然後那個法師就特別謙虛地說：「不要不要，不要報道我，不要讓大家知道我，這個影響太大了。」你看，「影響太大了」，這暴露出什麼？其實根本不會有太大影響，是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他很有影響力，一旦報道了，那就不得了，這還是「我」在作怪。

為什麼自大會跟「我」聯繫得這麼緊密？因為人是習慣於自大的，貪瞋癡慢疑，慢心是一個根本的東西。人骨子裡是很傲慢的，即便沒有任何傲慢的資本，也能表現出非常傲慢。

所以大家可以留心一下，留心誰呢？不是留心別人，是留心自己，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我說別人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說我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心念，大家都是半斤八兩，誰也不比誰好多少。

（4）無我風貌

慧淨上人就特別無我，在一些細節當中就能表現出來。

有一個人很仰慕上人，就去拜訪上人。到的時候已經中午了，上人就默默地、很用心地給他煮了一碗麵條。然後就面對面坐著，那個人就吃麵。吃完之後，他有點受寵若驚，因為他很仰慕上人，而且上人居然親自下廚給他煮了一碗麵條。他很緊張，也很激動，又不知道說什麼。只要對方不問話，上人也不會說話，所以兩個人就默默地「南無阿彌陀

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很長時間。後來那個人太尷尬了，尷尬到極點了，就站起來說：「上人，我先走了。」上人說：「嗯，好。」他就走了。

仔細看這個過程，只有非常無我的人才能夠這樣。如果上人自認為是淨土宗大德，對方又是居士，「我給你下麵條？你給我下還差不多」，還端到人家手裡，看著人家吃。如果有「我」，就會想：「不能太尷尬，我得找點話題聊聊。」但是上人不會，他是怎麼樣就怎麼樣，對方要走，上人也不挽留，一句別的話都沒有。

無我的人，他會有一種特別的風貌，特別的氣質，也需要很敏銳的心去體會、體察。

修無我的方法，就是發菩提心。心中只能裝一件事：要麼是眾生，要麼是「我」。心中裝著眾生，就無法裝「我」；心中裝著「我」；就無法裝眾生。聖道門就是靠這種方法。發菩提心，就是把眾生放在心裡，這樣「我」就慢慢淡化了，心心念念想的都是眾生。

上人說，他每天所祈求的都是希望更多的人念佛求生極樂世界，每天想的都是這樣的事，所以很自然地趨近於無我的狀態。

一個人無我，就能展現出柔軟、寬容、厚道、慈悲、愛心，通通都能自然地展現出來。那個時候，《宗風·俗諦》就不是自我策勵的準繩，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東西，「對他人恩慈體貼」「不說是非，不聽是非，不較是非」，這些都變得很自然了。

所以，天親菩薩這裡的「我」是流布語。天親菩薩是證得「十向滿心」的菩薩，是非常高位的菩薩。

(二) 釋「歸命」(即禮拜門)

「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者，「歸命」即是禮拜門，「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即是讚歎門。

何以知「歸命」是禮拜？龍樹菩薩造《阿彌陀如來讚》中，或言「稽首禮」，或言「我歸命」，或言「歸命禮」；此論長行中，亦言「修五念門」，五念門中，禮拜是一，天親菩薩既願往生，豈容不禮？故知「歸命」即是禮拜。然禮拜但是恭敬，不必歸命；歸命必是禮拜。若以此推，歸命為重。偈申己心，宜言「歸命」；論解偈義，泛談「禮拜」；彼此相成，於義彌顯。

這一段是在講「歸命」，屬於禮拜門，「歸命」就是禮拜。

這一段用了很多語句，就是在說明為什麼歸命就代表禮拜。禮拜代表歸命嗎？不一定。禮拜不一定是歸命，但是歸命必然會禮拜。這裡列舉了龍樹菩薩的《阿彌陀如來讚》，其實就是《十二禮》。

《十二禮》也非常好，是龍樹菩薩讚歎阿彌陀佛的。翻到《聖教集》206 頁，這首偈子很短，我們來讀一遍。

稽首天人所恭敬，阿彌陀佛兩足尊，
在彼微妙安樂國，無量佛子眾圍繞。
金色身淨如山王，奢摩他行如象步，
兩目淨若青蓮華，故我頂禮彌陀尊。
面善圓淨如滿月，威光猶如千日月，
聲如天鼓俱翅羅，故我頂禮彌陀尊。
觀音頂戴冠中住，種種妙相寶莊嚴，
能伏外道魔憍慢，故我頂禮彌陀尊。
無比無垢廣清淨，眾德皎潔如虛空，
所作利益得自在，故我頂禮彌陀尊。
十方名聞菩薩眾，無量諸魔常讚歎，
為諸眾生願力住，故我頂禮彌陀尊。
金底寶間池生華，善根所成妙台座，
於彼座上如山王，故我頂禮彌陀尊。
十方所來諸佛子，顯現神通至安樂，

瞻仰尊顏常恭敬，故我頂禮彌陀尊。
諸有無常無我等，亦如水月電影露，
為眾說法無名字，故我頂禮彌陀尊。
彼尊佛刹無惡名，亦無女人惡道怖，
眾人至心敬彼尊，故我頂禮彌陀尊。
彼尊無量方便境，無有諸趣惡知識，
往生不退至菩提，故我頂禮彌陀尊。
我說彼尊功德事，眾善無邊如海水，
所獲善根清淨者，迴施眾生彼國。

天親菩薩列舉龍樹菩薩的《十二禮》，這裡面就有很多的「稽首」「頂禮彌陀尊」「歸命」「歸命禮」，這就是在說明禮拜跟歸命的關係。

因為龍樹菩薩歸命阿彌陀佛了，他內在有歸命的心，外在的身業上就顯現出頂禮啊、稽首啊等等，自然就是內外相應的，所謂「誠於中而形於外」。所以曇鸞大師就說：「天親菩薩既願往生，豈容不禮？」他其實是列舉龍樹菩薩的情況，來類比天親菩薩的狀況。

下面講「然禮拜但是恭敬，不必歸命；歸命必是禮拜」，比如我們去寺院拜佛，我們拜阿彌陀佛，跟拜釋迦牟尼佛，拜彌勒菩薩，乃至拜四大天王，拜的心態能一樣嗎？肯定不一樣。我們覺得阿彌陀佛很親，因為我們每天都念他的名號，將來也去他的地方，所以就有一種歸命的心態。我們對其他的佛菩薩或者護法神，也很恭敬，也會禮拜，但是不會有歸命的心態。

如果我們見到道教的太上老君、真武大帝，我們會拜嗎？我們既然歸依佛，成為佛弟子，就永不歸依外道宗教、外道門徒、外道信眾。所以，合掌一問訊就可以了，不拜他。

總之，這一段是講歸命的。

師父讀這首偈子，是這麼斷句的：「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師父這麼斷句也是有根據的。

下面曇鸞大師就說「何以知『盡十方無礙光如來』是讚歎門？」把「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連起來了。

(三) 釋「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即讚歎門)

1. 稱彌陀名，如實修行

何以知「盡十方無礙光如來」是讚歎門？下長行中言云何讚歎門，謂「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怎麼知道這一句屬於讚歎門呢？

長行裡有一句話，就是「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這句話今天就不展開講了，等我們講到這句的時候再展開。我們簡單說一下字面意思。

「稱彼如來名」，「彼」就是阿彌陀佛，稱阿彌陀佛的名號。

「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名號裡就有阿彌陀如來本真的光明和智慧，阿彌陀佛的功德含藏在名號裡，所以名號就有智慧相、功德相。

「如彼名義」，就是跟阿彌陀佛名號本身所具足的功德是相應的。為什麼？「欲如實修行相應故」，這樣是為了能夠「如實修行相應」。

什麼叫「如實修行相應」？打個比方，梁武帝見達摩大師的時候，梁武帝問：「我建寺那麼多，度了那麼多人出家，我的功德夠大了吧？」意思是讓達摩大師讚歎他兩句，他也是有「我」。達摩大師就說：「並無功德。」沒有功德。為什麼？因為他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就是帶著有「我」的心、執著的心去做的。這都屬於有漏心，有漏心所做的就不是功德了，只是福德。

功德，必須是《金剛經》所講的那個境界，「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比如布施，要三輪體空——我布施給你東西，外不見所布施的對象，內沒有能布施的人，中間沒有布施的東西，完全了無痕跡，這樣才

有功德可言。能達到無相修持，就可以稱為「如實修行相應」；達不到「如實修行相應」，則一切都是為有漏的。

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後邊還有一句話，是解釋「如實修行」的，「體如而行，則是不行；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就是沒有任何修行相，做了等於沒做，做跟沒做在他心中是一樣的；雖然在他心中是一樣的，但他還是去做了。這樣的修行就是「體如而行」，這樣的「不行而行」才是「如實修行」。這是不容易的，要達到相當的境界才可以。

但是，靠「稱彼如來名」，也就是稱阿彌陀佛的名號，就能達到「如實修行」。因為名號本身就具足「體如而行，不行而行」的功德。這是誰修行的呢？是阿彌陀佛當初作為法藏比丘的時候，把修持的功德藏在裡邊了，所謂「如彼名義」，所有修持的功德都在名號裡了。然後，讓我們這些有生滅心，有執著心的眾生持這句名號，也能達到「如實修行相應」。

我再重複一遍：我們世間的修行，再怎麼修都是有為有漏的；而法藏比丘當初修行的時候，他能進入「體如而行，不行而行」的境界，所以他的修持功德是「如實修行相應」的；然後他把這個功德藏在名號裡，讓我們有生滅心，有執著心的人在稱名的當下，也能夠「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能夠達到跟法藏比丘一樣的「如實修行」。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念佛是很高超的修行啊！有一位蓮友，他說在夢裡只要碰到小怪物、鬼怪來干擾，他念別的，比如耶穌啊、基督啊，都不好使，唯獨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使，名號一出口，鬼怪馬上就沒有了。因為名號裡有阿彌陀佛修持的功德，「如彼名義」，「如實修行相應」，所以名號就有戰鬥力，把所有小怪物都打跑了。

所以，在一個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隨口一稱，就能達到跟達摩大師一樣的行持境界，這是不可思議的！

2· 光明無礙問答

依舍衛國所說《無量壽經》，佛解阿彌陀如來名號：「何故號

阿彌陀？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阿彌陀。又，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舍衛國所說《無量壽經》」就是《阿彌陀經》。

這句主要是講無礙光是怎麼來的，阿彌陀佛又叫無礙光如來。

問曰：若言「無礙光如來」「光明無量，照十方國土無所障礙」者，此間眾生何以不蒙光照？光有所不照，豈非有礙耶？

答曰：礙屬眾生，非光礙也。譬如日光，周四天下，而盲者不見，非日光不周也；亦如密雲洪澍，而頑石不潤，非雨不洽也。

這裡曇鸞大師又自設問答，就是怕有人會問：「既然說是無礙光如來，光明照十方國，無所障礙，為什麼在我們這個世界，有的眾生不蒙光照呢？這豈不是說明光有所障礙嗎？」

曇鸞大師回答得特別有意思，而且我覺得這段話非常美，又很簡潔。

(1) 礙屬眾生，非光礙也

「答曰：礙屬眾生」，四個字就解釋完了。就像點穴一樣，一下子就點到穴位上，人就不會動了，特別准。你說有障礙，障礙在哪？障礙不在佛，「礙屬眾生」，這個障礙是屬於眾生的，是眾生有問題，佛沒有問題。

「非光礙也」，不是光明有障礙。

下面打了兩個比喻。

「譬如日光，周四天下」，佛教認為太陽是繞著須彌山轉的，須彌山四面有四天下，我們是南瞻部洲，還有北俱蘆洲、西牛賀洲、東勝神洲。當太陽照到南瞻部洲的時候，我們這個世界就是亮的，就是白天；當太陽繞到北俱蘆洲，或者別的洲，那裡就亮了，我們南瞻部洲就暗了。

「譬如日光，周四天下」就是說這個意思。

「而盲者不見，非日光不周也」，但是一個盲眼人，即便太陽照到他了，對他而言，照到跟不照到有什麼區別呢？沒有區別，他還是看不到。這能怪太陽出了問題嗎？太陽光有問題嗎？是盲人自己的眼睛不行，是他有問題，所以說「礙屬眾生，非光礙也」。

「亦如密雲洪澍，而頑石不潤，非雨不洽也」，像北京，前天早上下了特別大的雨，「密雲洪澍」。下大雨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受雨的潤澤。唯獨石頭不行，把石頭劈開，裡邊還是乾的。你不能說雨沒有潤澤的功能，是石頭不行，問題在石頭，「非雨不洽也」。

這些文辭都很美，而且很對仗。比喻也非常恰當、周到。

（2）色光調熟，心光攝取

阿彌陀佛的光明有兩種：一種是色光，一種是心光。

色光跟心光的作用不一樣，色光是調熟眾生。眾生的根機不成熟，通過色光不斷地調熟。就像母雞孵蛋一樣，不是蛋剛生出來小雞馬上就出來了，要孵很多天，小雞才能破殼而出。這就是調熟的過程。光也有這個作用。

大家今天能來到這裡，都是阿彌陀佛調熟的結果。阿彌陀佛的光一直加持你，一直到你聽到這個法門，一聽就能信，然後能念佛，這都是佛的色光的功能。

還有心光，《觀經》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這就是佛的心光的功能。佛的心光只循著佛號的聲音找念佛的人，哪裡有念佛人，佛的心光就攝到哪裡，「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

色光是普照的，心光是有選擇的。

但是，即便有佛的光明，如果這個眾生就像比喻裡講的，心中有疑，等同於是個盲人，佛的光明進不到他心裡，也起不了作用。

（3）礙屬眾生，四個表現

「礙屬眾生」在我們凡夫身上有四個表現：

第一，不知。不知道也是一種障礙，他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就沒有任何交集了。

第二，不信。他知道了，但是不相信，那也沒辦法。如果不相信的話，知道跟不知道區別不大，對他不起作用，他認為是個神話，是個想像。

第三，不願。他相信了，但是不願意往生，這也沒辦法，也成為障礙。不願的人很多啊，你們以為願生極樂的人很多嗎？前面說「所願不輕」，這是很重大的願心，很多人就發不起這個心。像很多人學佛，都是求人間福報。

第四，不乘佛力。他知道了，也信了，也願了，但是他走的是「要門」，他不乘託阿彌陀佛的願力，不相信靠這句名號就能往生極樂世界。

這些通通都是障礙，也可以說是自局其分。本來阿彌陀佛的愛是沒有界限的，但是他自己畫了一個圈，不接受彌陀的愛，自局其分，「我就在這個圈裡，我不接受彌陀的救度」，這就是自設門檻。「極樂世界那麼好，肯定不容易去。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願，我起碼得發個四十九願，或者我做人得達到某種程度才行」，這通通都是自局其分，自設門檻，都屬於障礙。但是「礙屬眾生」，跟佛沒有關係。

我們經常說「念佛者多如牛毛，為什麼往生者少如牛角？」因為「礙屬眾生」啊，不是佛的問題，是眾生的問題。

也有人問：「佛這麼厲害，這麼偉大，怎麼不『連鍋端』呢？把所有眾生都端到極樂世界不就成了嗎？」佛也這麼想啊，佛也想把一切眾生都端走。如果大家都信，都願，都乘佛力，就真的都端走了；關鍵是很多人不信，不願，不乘佛力，那就沒辦法了。

佛不做勉強人的事，佛如果做勉強人的事就不是佛了。佛永遠恆順眾生，你不願意去，佛絕對不會架著你去，或者給你兩鞭子，不會的。恆順眾生本來就是佛性裡具足的。只有凡夫才會把自己的觀點、想法凌駕在別人身上，很強力地推給對方，這是人做的事，佛不會這樣。本來「礙屬眾生」，但是我們反而怪佛不厲害，「阿彌陀佛也不過如此啊！」

(4) 十方無礙，破疑讚歎

若言一佛主領三千大千世界，是聲聞論中說；若言諸佛遍領十方無量無邊世界，是大乘論中說。天親菩薩今言「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即是依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讚歎，故知此句是讚歎門。

小乘經典裡說，佛的教化區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那怎麼能說「盡十方無礙光如來」呢？曇鸞大師就破這個疑問說，一佛的教化區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這是聲聞論中說的，也就是小乘的說法；諸佛遍領十方無量無邊的世界，這是大乘經論所說的。天親菩薩現在說「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這是依大乘經典說的，也就是依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地讚歎，所以說這句是讚歎門。

這一段主要是解釋「盡十方無礙」的。

其實小乘和大乘的說法，有很多區別還是挺大的，我們經常混淆。如果不是有人指出，我們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比如佛有「三不能」，大家聽過嗎？有的人經常把這「三不能」拿出來說。哪三不能呢？第一，不能滅定業；第二，不能化導無緣，就是無緣的眾生佛不能度；第三，不能度盡所有眾生。

其實，這是小乘經典提倡的，大乘佛教不是這種說法。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五逆十惡的眾生，《觀經》下下品的眾生，他們惡到極點了，殺父，殺母，殺阿羅漢，五逆十惡。但是他們靠一句名號，地獄火變為清涼風，他們也往生極樂世界了。這就說明定業可以滅。

「不能化導無緣」，無緣可以結緣。有一個法師，修行境界很高，但是他走到哪裡別人都躲著他，沒人聽他講法。所以，幾十年了，他一個眾生都沒度。後來他碰到一個道友，那個人說：「你前世沒跟眾生結緣，要度眾生得結善緣。雖然你自證的境界很高，但是你跟眾生沒有因緣，人家不能得度啊！」然後就教了他一個辦法，「你去買一些饅頭，把饅頭搓成一小粒、一小粒的，撒到地上給螞蟻吃」。他就到處找螞蟻，然後還發了一個願：「這些螞蟻脫離螞蟻身之後，都能做我的弟子，受我法化。」果真，過了二十年，一幫少男少女主動上門來找他。所以，沒有緣可以結緣嘛！

大家沒事也可以結結緣，要結善緣，不結惡緣。雖然成佛之後，善緣、惡緣都能成為佛緣，但是盡量結善緣，自己舒服，對方也舒服。

「不能度盡所有眾生」，這個說法也不成立。按照大乘的說法，只要你

成佛，當下所有眾生也跟著你成佛了。這話怎麼理解呢？你一旦成佛，就沒有眾生了，你就會發現：原來眾生都是佛，是我誤會了，才會認為有眾生、有佛，有這種區別。一旦成佛才發現都是佛，大家本來就是佛，只不過化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化現的，都是來做遊戲的，園林遊戲地。

以前有人問我，「念佛機能不能往生？」因為念佛機念佛最精勤，一秒鐘都不停。他就突發奇想：「人念佛都能往生，念佛機念佛能不能往生？」

你們說能往生嗎？說能也能，說不能也不能。就是一旦這個人往生之後，他再看念佛機，念佛機也往生了。依報是隨著正報轉的，那個時候你所有的依報都是佛的分子，都是佛分子構成的，念佛機也不例外。

（四）釋「願生安樂國」（即作願門）

「願生安樂國」者：此一句是作願門，天親菩薩歸命之意也；其「安樂」義，具在下觀察門中。

問曰：大乘經論中，處處說眾生畢竟無生如虛空，云何天親菩薩言願生耶？

答曰：說「眾生無生如虛空」，有二種：一者如凡夫所謂「實眾生」，如凡夫所見「實生死」。此所見事，畢竟無所有，如龜毛如虛空。二者謂諸法因緣生故，即是不生，無所有如虛空。天親菩薩所願生者，是因緣義；因緣義故假名生，非如凡夫謂有實眾生、實生死也。

問曰：依何義說往生？

答曰：於此間假名人中修五念門，前念與後念作因。穢土假名人、淨土假名人，不得決定一，不得決定異；前心、後心亦復如是。何以故？若一，則無因果；若異，則非相續。是義《觀一異門》論中委曲。

釋第一行三念門竟。

我就不一句一句地解釋了，只把它主要想表達的意思抽出來說。

1. 無生問答

這是自設問答，破斥什麼疑難呢？大乘經總是說無生，眾生如虛空、無我等等，為什麼天親菩薩還說願生呢？本來無生，又怎麼說願生呢？主要是解決這個疑難。

「答曰：說『眾生無生如虛空』，有二種」，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凡夫境界裡的實眾生、實生死。在凡夫的境界裡，有眾生相，眾生有生有死，有來世去哪裡的問題。但實際上，從本質而言，是沒有這些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你說有這些，就像說烏龜有毛、兔子有角一樣。烏龜怎麼會有毛呢？烏龜有毛就不是烏龜了；兔子有角就不是兔子了。同理，如果眾生有生有死，就不符合空性本體了。這是從否定的角度來說的。

第二，從肯定的角度來說，就是「謂諸法因緣生」。本質是無生的，但是從因緣上來論，是有生的。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假名生，從因緣上來講叫作「生」，叫作「往生」。所以，天親菩薩說的「願生」是因緣義。

「因緣義故假名生，非如凡夫謂有實眾生、實生死也」，不像凡夫境界裡的實眾生、實生死。主要是想表達這個意思。

後面就得出一個結論，往生到淨土的人也是假名人，所以叫「淨土假名人」。

2. 往生之義問答

「穢土假名人、淨土假名人，不得決定一，不得決定異」，不能說穢土假名人跟淨土假名人是同一個，也不能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穢土假名人跟淨土假名人既有聯繫，又不是一個；不是一個，又不是兩個。什

麼意思？如果說是一個，因果就不起作用了。比如，如果說 A 等於 B，A 跟 B 之間原本是有因果關係的，但是這個因果沒起作用，所以 A 才能等於 B。如果中間有因果，A 改變了，變成了 B，B 就有跟 A 不一樣的地方。但是也不能說 A 跟 B 完全沒有關係「，若異，則非相續」，如果完全沒有關係，就說明 A 跟 B 之間是斷滅的。

所以「，八不中道」裡有一條是「不常不斷」，這主要是破人的「常見」跟「斷見」的。常見就是「一永遠是一，二永遠是二」，斷見就是「一永遠不能是二，二永遠不能是一，永遠是隔離的」。

「是義《觀一異門》論中委曲」，這個道理在《十二門論》裡講得比較多，所以在這裡就略說了。如果想去探討這個道理，就去看《十二門論》這本書。

3. 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關於生而無生的問題，從古至今有很多表述，甚至有人專門寫書。明朝的幽溪大師，他是學天臺宗的，寫過一本書叫《淨土生無生論》，就是討論這個問題：往生淨土到底生還是不生？如果生，生了之後是誰？就討論這個問題。還有天衣義懷禪師，有人問天衣義懷禪師，到底往生是生還是不生？去還是不去？天衣義懷說了一句話：「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往生是一定往生的，但是沒有去。

這就更糊塗了吧？沒關係，送大家八個字——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你認為是實生死、實眾生、實往生，沒關係，「將錯就錯」，按照菩薩和祖師的理解，這是錯的，但是沒關係，「將錯就錯，西方極樂」，這樣就能往生，一點問題都沒有。

反而怕一種情況，你認為「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然後你就生出一種空見「，乾脆不生了，不去了，反正去也不去，生也不生」，那就糟了，就落空了。還不如那些什麼都不管的人，「什麼空啊、去啊、生啊、無生啊，我就為了去極樂世界的八功德池裡洗個澡，我就是奔著這

個去的」。有一個小孩，特別喜歡吃油條、豆漿，他就問他奶奶「極樂世界有沒有油條、豆漿？」奶奶說「有！」這個小孩就衝著這個去極樂世界了。所以沒關係，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宋朝的一個高官楊傑說的。他往生之前作一首偈子：「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在太虛空中講什麼之乎者也？不用講了，錯了就錯了，就這樣去西方極樂。

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裡說「火猛則冰解，冰解則火滅」，這句話我們也講過好幾次了。在冰上燃火，這個願往生的火不怕猛，越猛越好；火燒得越猛，底下的冰化得越快；冰化得越快，反過來就會把火熄滅。凡夫的願生心越強烈，火越旺盛，沒關係；極樂世界的功德就像水一樣，能把你執著願生的火給熄滅。因為一旦往生就得到無生，「火猛則冰解，冰解則火滅」。

4. 三界虛偽，皆是假名

再說「假名」。假名其實挺好的，穢土假名人，淨土假名人，都是假名。假名就是並沒有一個實體。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各種名字裡過日子，不管是人也好，物也好。街道有個名，人有個名，桌子也有個名……任何一個東西都有名。

我們認為名跟體是分不開的，其實錯了，只有名字，並沒有體。比如這支筆，它真的存在嗎？我們的眼睛雖然看到它，但是它的存在是有限度的，它只是在一個時間、空間的交叉點上，當各種條件都滿足了，它暫時存在在這裡；它隨時都會不在，隨時都會滅掉。但是因為它當下存在，所以得有一個名字，就叫筆。每一個事物都有名字，有形的無形的都一樣，都是名字。

所以三界是虛偽相，我們都生存在一個虛偽的名相世界裡，有各種名字。

為什麼說認識到一切都是假名挺好呢？因為一旦瞭解到我們是假名人，日子就會過得很舒服。我們種種的煩惱、不舒服、痛苦，都來自

於太當真了。本來是假的，我們總認為是真的。所以「佛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這樣的話在《金剛經》裡經常講，就是說一切都是名相。如果看清楚這一點，知道一切都是假名，別人傷害你，針對你，或者評論你，你的心理波動就不會那麼大，只是一個名字嘛。

念佛人就像皮影，皮影自己不會動，它背後有棍子跟繩子在挑來挑去，皮影才活靈活現的，其實皮影是假的，只是個紙片。念佛人就是這樣的狀態，誰拿著繩子、小棍呢？一個是阿彌陀佛，另一個是閻羅王。不是閻羅王，就是阿彌陀佛，要麼交給閻羅王，要麼交給阿彌陀佛。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對淨土教義有所體會，內心就會舒服很多。對方的拳頭打過來，打的是空氣，落空了。因為沒有一個實體，沒有一個受的對象，所以感受不到痛苦。

5. 蕩益大師破斥

我們最後再學兩句話。

第一句話是蕩益大師說的。蕩益大師為了破斥那些總是在「生與無生」這個道理上鑽得很深，但是在事相上不求生極樂世界、也不稱名的人，為了破斥這樣的人，蕩益大師就說：

倘未能啖糞臥炭，則淨土決不可不生。

什麼意思呢？你總是說無生這種很玄妙、很高的道理，但如果你不是每天吃大糞像吃蜜一樣，臥在燒紅的炭上像臥在床上一樣舒服，如果你沒有這個本事，「則淨土決不可不生」。

因為如果你能悟得無生的境界的話，吃糞跟吃好吃的東西沒什麼區別，臥在炭上跟臥在床上也沒什麼兩樣。如果你不能，就說明你沒有那樣的境界，所以淨土決不可不生。

蕩益大師後面一句話說得更絕了：

設果能，亦豚豕雞犬耳。

假如你真的可以「啖糞臥炭」，能夠天天吃糞，天天臥在炭上，也不

過是豬、雞、狗、羊這些畜生而已。它們也天天吃糞，狗也吃屎啊，而且吃得很高興。

意思是什麼呢？如果你真能達到那樣的境界，也絕對不會破斥一個念佛人的願生心。

6. 維則禪師破斥

第二句話是天如維則禪師講的，他說：

問：禪宗悟達之士，既曰見性成佛，其肯復求淨土之生乎？

禪宗所謂開悟的人，一旦開悟了就說：「我已經見性成佛了，何必求生極樂世界呢？」

答：惟其悟達，故願求生，汝但未悟耳。使汝既悟，則淨土之趨，萬牛難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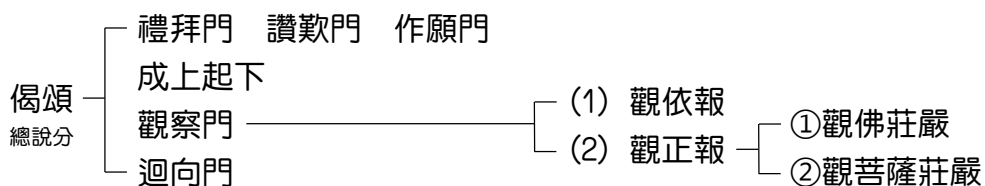
「惟其悟達，故願求生」，正是因為悟了，所以才要求生極樂世界。

「使汝既悟，則淨土之趨，萬牛莫挽矣」，如果你真的悟了，你求生極樂世界的心，即使一萬頭牛來拉你，也不可能拉回來。

所謂「悟後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換句話說，你開悟了，一定會求生極樂世界。

三、釋「成上起下」偈

我們看《往生論》的組織圖表。偈頌分四部分：



第一，禮拜門、讚歎門、作願門。就是我們上節課學的「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這四句就包含了五念門裡的前三門。

第二，成上起下。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四句偈：「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

第三，觀察門。成上起下這首偈子的下面，這麼長，都屬於觀察門。

第四，迴向門。「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這就是迴向門。

（一）成上起下，作用重要

我們今天要學的這首偈子，它不屬於五念門裡的任何一門。第一首偈子包含了三門；然後觀察門佔了絕大部分的偈頌；最後迴向門只有一首偈子。今天要講的「我依修多羅」這首偈，不包含在五念門裡，它不屬於五念門裡的任何一門。但是它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成上起下。

有個成語叫「承上啟下」，這裡是「成上起下」，是不是曇鸞大師搞錯了呢？其實有些成語的歷史並不長，很短，很多都是清朝才有的。曇鸞大師在南北朝，一千四百多年前，曇鸞大師用「成上起下」的時候，說不定還沒有「承上啟下」這個成語呢。當然，我沒有考證過，但是有可能。

而且那時候也沒有成語這種說法。古代的古文，絕大多數都是一字一詞，一個字就是一個詞，雙字的詞很少，三字、四字的就更少了。比如在這句裡，「成」這個字就是一個詞，「起」就是一個詞，「成上起下」在古代就是一句完整的話。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現代人讀古文都讀不懂了，甚至覺得古人這也錯、那也錯。其實不是古人錯，是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

為什麼用「成」，不用「承」；用「起」，不用「啟」？「成」有「成就」的意思；如果是「承」，就沒有這個意思。「起」是「生起」或「發起」

的意思；如果用「啟」，「啟」的本義是開啟，它就沒有「發起」的意思。

當然，是不是這首偈子就完全沒有承上啟下的意思呢？也不是，也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承上」，就是承接上面三門，哪三門？禮拜門、讚歎門、作願門；同時又啟下兩門，哪兩門？觀察門、迴向門。所以，確實也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就像一座橋樑一樣，連接兩邊。

師父有一個比喻，如果把《往生論》的偈子比作一個人的話，第一偈「世尊我一心」就相當於人的頭；觀察門就相當於軀幹，包括胸、背、五臟六腑、腿等等；迴向門就相當於腳，腳得走路，走路就是為了流通。

今天我們要學的這首偈子相當於什麼呢？就是脖子。脖子的作用是什麼呢？它是連接頭和軀幹的。一方面心臟泵血，通過血管把血輸送給大腦；同時，大腦再發出指令，指揮軀幹，手做什麼，腳做什麼，都是靠大腦發布命令。所以它起到雙重作用，一個是從上導下，一個是從下導上。

（二）釋疑

我們翻到正文，《聖教集》237頁。這裡的黑字就是《往生論》的原文，其他的是《往生論註》的文。

次成「優婆提舍」名，又成上起下偈。

這句話相當於一個引子，引出了下面黑體字的偈子：

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

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

然後下面有解釋，為什麼次成「優婆提舍」名？為什麼它是成上起下？都有解釋。

此一行，云何成「優婆提舍」名？云何成上三門、起下二門？

這是一個設問，為什麼說這首偈子成就了「優婆提舍」這個名字呢？為什麼說這首偈子是成上三門、起下二門呢？

下面就有解釋。

1. 與經相應，名「優婆提舍」

偈言「我依修多羅」「與佛教相應」，「修多羅」是佛經名，「我論佛經義，與經相應」，以入佛法相故，得名「優婆提舍」：名成竟。

這要聯繫前面所講的內容。關於什麼叫作「優婆提舍」，前邊是有解釋的，我們複習一下，翻到《聖教集》231頁。

「梵言『優婆提舍』，「優婆提舍」是梵語翻譯過來的，屬於音譯。

「此間無正名相譯」，在我們中國沒有一個相應的詞能夠正好翻譯「優婆提舍」。

「若舉一隅，可名為『論』」，但是基本上可以用「論」來翻譯，「優婆提舍」的意思比較接近中國本有的「論」這個字的意思。但是也不能完全用「論」來代替，因為「優婆提舍」還有超過「論」本義的很多意涵。然後就說明了為什麼「論」不足以涵蓋「優婆提舍」所有的含義。

「然佛所說十二部經中，有論議經，名『優婆提舍』」，我們經常講「三藏十二部」，「十二部」不是十二個大部頭的書，不是這麼理解的。「三藏」是指經、律、論三藏；「十二部」是把這麼多的經、律、論三藏按不同的類別來分，分成十二類，其中有一個類別叫「優婆提舍」，它屬於論議，就像論文一樣。

「若復佛諸弟子解佛經教，與佛義相應者，佛亦許名『優婆提舍』，以入佛法相故」，「優婆提舍」有佛說的，也有佛弟子說的。如果是佛弟子之間討論、論議、總結出來的，與佛義相應的話，「佛亦許名『優婆提舍』」。為什麼？因為它能夠「入佛法相」，它跟佛的本意相應，跟佛的經義不相違。我們再翻回今天要講的這一段，兩邊連著看就好理解了。

為什麼這首偈子成就了「優婆提舍」這個名字呢？因為天親菩薩明確講「我依修多羅」，「修多羅」就是佛經，天親菩薩是依佛經來說的偈子和長行。「與佛教相應」，這與佛教是相應的，它能夠「入佛法相」。因為這些原因，所以稱得上「優婆提舍」。

也就是說，《往生論》之所以能稱為「論」，能稱為「優婆提舍」，是因為天親菩薩依修多羅，也就是依佛經的真實功德相造了偈子，來總持佛的經義，與佛教是相應的，是「入佛法相」的，所以能稱為「優婆提舍」，這個名字是這樣成就的。

2. 成上三門、起下二門

成上三門、起下二門——何所依，何故依，云何依。

為什麼這首偈子能夠成上三門、起下二門？

有三方面的解釋：何所依，何故依，云何依。也就是三個問題：我所依的是什麼？我為什麼要依它？我怎麼來依它？

「何所依者，依修多羅」，我依的是什麼？修多羅。

「何故依者，以如來即真實功德相故」，為什麼依修多羅？因為修多羅是「真實功德相」。

「云何依者，修五念門相應故」，我怎麼來依？這在偈子裡沒有回答，是隱含在後面的意思裡。怎麼依？修五念門就能相應。怎麼修五念門？五念門以哪一門為核心？觀察門。讚歎門是以什麼為核心？「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三）釋文義

1. 釋「修多羅」

「修多羅」者，十二部經中，直說者名「修多羅」，謂四《阿含》三藏等；三藏外大乘諸經，亦名「修多羅」。此中言「依修多羅」者，是三藏外大乘修多羅，非《阿含》等經也。

這一段就是在解釋「我依修多羅」中的「修多羅」三個字。

「修多羅」是什麼呢？「十二部經中，直說者名『修多羅』」。十二

部經裡有不直說的嗎？有。哪些是不直說的？除了「修多羅」，都是不直說的。

(1) 十二部經

我們看「十二部經」的註釋：

一切經教，依形式與內容分為十二種。即：契經（修多羅，契機直說法義之長行）、重頌（祇夜，於長行之後重宣其義）、諷頌（伽陀，直作偈頌）、因緣（尼陀那，說佛法因緣）、本事（伊帝目多，說弟子過去世因緣）、本生（闍多伽，說佛自身過去世因緣）、未曾有（阿毗達磨，說佛種種不思議神力之事）、譬喻（阿波陀那，經中說譬喻之處）、論議、自說（優陀那，無問自說）、方廣（毗佛略，說方正廣大之真理）、授記（和伽羅，授記菩薩成佛）。

契經就是修多羅。在十二部經裡，第一個就是契經，因為它在三藏十二部裡是最多的，占的比重最大，所以把它放在最前邊。修多羅，它屬於直說法義的長行。

第二種是重頌。重頌大家有印象嗎？最典型的就是《法華經》。在《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長行直說的部分已經把觀世音菩薩的功德說了一遍，就是眾生危難中稱念觀音菩薩名號會怎麼樣，已經說了一遍；然後又以偈重頌，又說了一遍，只不過是以偈子的形式說的，這就是重頌。

諷頌，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偈頌。

因緣，就是講故事。比如《六度集經》，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故事集。

本事，就是佛弟子過去世跟佛有什麼樣的因緣，或者佛弟子本身有什麼樣的因緣。

本生，就是講佛在累生累劫裡修菩薩道有什麼樣的經歷。

未曾有，就是阿毗達磨，是說佛種種不思議神力之事。

譬喻，就是講比喻的。

論議，就是優婆提舍。

自說，就是無問自說的。

方廣，就是說方正廣大之真理的。

授記，就是授記成佛。

十二部經的分類，也不是完全按體裁來分的，也按內容來分。另外，像譬喻、論議或者授記，並不是說整部經只講譬喻，或者只講授記，可能前邊是譬喻，後邊是授記，中間又是本生、本事。所以，並不是把某一部經拿出來，它就屬於十二類裡的其中一類。

(2) 四《阿含》三藏

「謂四《阿含》三藏等」，「四《阿含》」大家知道嗎？就是四部《阿含經》——小乘的四部經典。

我們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佛教的經典有那麼多，是不是大小乘經典各佔一半？其實小乘經典只有四部，即《長阿含經》《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所以小乘的經典並不多。

「阿含」的意思是「法歸」，萬法歸趣於此而無漏。《增一阿含經》主要講人天善果，《長阿含經》講破邪見，《中阿含經》講說諸深義，《雜阿含經》講種種修行的禪法。

「謂四《阿含》三藏等」，四《阿含》叫作三藏。在佛的時代，講三藏，多數是指四《阿含》經。我們現在講三藏，一般是專指大乘。唐玄奘不是又叫「三藏法師」嗎？「三藏」是通指大乘三藏，就是他對經、律、論都非常通達，能得到這個稱呼並不簡單。

「三藏外大乘諸經，亦名『修多羅』」，三藏外的大乘經典也可以叫作修多羅，那就不止是四《阿含》三藏。

我們看天臺宗的判教——「五時八教」，它有一種分法是「藏、通、別、圓」。這個「藏」不是指西藏，而是指《阿含經》等小乘經典。過去提起「藏」，多數是指小乘經典，尤其是在佛陀的時候。所以，智者大師就用一個「藏」字來概括《阿含經》。

「通」，這部分經典對鈍根來說能通到小乘《阿含》去，對於利根來說可以通到菩薩法。

圓教屬於最上的、圓融的教法，比如《法華經》《涅槃經》就是圓教的經典。

所以，智者大師用「藏」字來代替《阿含經》，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曇鸞大師把四《阿含》三藏放在最前邊。所以他說「三藏外大乘諸經，亦名『修多羅』」，就是大乘經也叫作修多羅。按照我們現在的觀點，大乘經理所當然就是修多羅，但是曇鸞大師在這裡用了「亦名」，「亦」就是「也」的意思。

在這部《往生論》裡，「我依修多羅」的「修多羅」是指什麼呢？是指小乘還是大乘？下面說：「此中言『依修多羅』者，是三藏外大乘修多羅。」「三藏」是指小乘四《阿含》，所以這裡的「修多羅」是指小乘四《阿含》之外的大乘經典。

「非《阿含》等經也」，曇鸞大師怕一般人聽不懂，又補充了一句，不是依小乘的經典。

（3）大小乘之別

在《往生論註》裡，關於大乘和小乘的區分，曇鸞大師是很注意的。前面我們學到一句話：「若言一佛主領三千大千世界，是聲聞論中說；若言諸佛遍領十方無量無邊世界，是大乘論中說。」曇鸞大師特別把大小乘對同一件事的不同觀點拿出來說。

小乘經典和大乘經典，境界完全不一樣。天親菩薩說「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有人就問了：「一尊佛的教化區不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嗎？怎麼會是『十方無礙光如來』呢？」曇鸞大師就解釋了，問者是按照小乘思想得出的結論，大乘不是這樣的，是「諸佛遍領十方無量無邊世界」，這是大乘經論裡說的。

小乘經典讀起來比較樸素，不像大乘經典，佛還沒出來，就先放光

動地，有各種雲。如果大家讀過《地藏經》，前邊的大光明雲、大功德雲……光那些雲就得念十幾分鐘。所以，大乘經典排場很大，小乘經典通通沒有這些，特別樸素。

小乘的修行方法也很實在，就像做實驗，步驟非常明確，第一步怎麼操作，第二步怎麼操作，得出一個結論之後，下一步又該如何設定這個實驗。它把人的修行道路細化、具體化，很容易操作，很容易上手。所以，很多高學歷的知識分子都願意學小乘，因為夠得著，而且操作性很強。

大乘有點摸不著邊，像《楞嚴經》，理解起來都很費勁，《華嚴經》就更不用說了，看得雲裡霧裡的。但是大乘經典不是都摸不著邊，都沒辦法操作，淨土法門就很好操作，關鍵是看根機。

大乘、小乘的界限，根本來說就是發心不同；由於發心不同，也導致最後的境界不同。小乘最高的果位就是阿羅漢，他解決了自己的見惑、思惑，他作為一個個體，所有的煩惱，包括六道輪迴的煩惱，全部突破，這樣就成為阿羅漢，這是小乘最高的成就。大乘從一開始的發心就不一樣，他不止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

「乘」是什麼意思呢？就像車一樣。小乘就是自行車，而且還是沒有前梁、後座的自行車，只能運載一個人。大乘就像大車，一輛車能裝十個人、一百個人，就像高鐵，所有人通通都能上來。所以，大乘不僅是解決自己的問題，還能解決一切眾生的問題，所以大乘很廣大。

小乘不認為有十方佛，認為只有釋迦牟尼佛一尊佛。而且小乘眼中的釋迦牟尼佛也只是阿羅漢而已。小乘並不認為在釋迦牟尼佛之外還有阿彌陀佛、藥師佛等等，所以小乘的境界非常有限。

大乘經典認為佛是無量無邊的，有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是三世諸佛，而且所有眾生都能成佛，世界無量無邊，佛也無量無邊。

大乘佛法有菩薩道，菩薩道就是覺有情，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小乘沒有這些，小乘是修「四諦」，就是苦、集、滅、道；包括修「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心無常，觀受是苦，觀法無我，修這些。

(4) 關於「大乘非佛說」

現在流行一種觀點，很不好，就是「大乘非佛說」。起初這只是南傳佛教的傳統觀念，他們不認為大乘是佛說的；既然不是佛說的，當然也不認可大乘的觀念。到了這幾年，不只是南傳佛教，連我們漢地本土的佛教，有很多也跟著倡導「大乘非佛說」。

當然，這裡面有好多歷史原因。比如西方研究社會學、科學的那一套方法引進過來，中國人、日本人受其影響，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因為科學講究調查和實證，它是講證據的。但是，人類要以有限的能力去考證佛講的經，佛講沒講，就很難獲得確鑿的證據。研究來研究去就會發現，佛並沒有講那些大乘經典。小乘的經典反而非常確鑿，時間、地點、人物都非常確鑿，都是在人間講的，大乘經典有很多都不是在人間講的。

佛講《華嚴經》的時候，雖然佛的身體在菩提樹下，但是他在定中去了七個地方講，一會兒在天上，一會兒在龍宮，不在我們人間。包括《地藏經》，佛也不是在地球講的，是升到忉利天講的，那我們在人間怎麼考證呢？怎麼考證得出來呢？阿難當時也乘著佛的神通去了忉利天，然後記下來了，就有了這部《地藏經》。

大乘經典到底是怎麼結集起來的，我們也沒辦法考證。小乘經典的幾次結集都非常明確，有時間、地點、人物，誰參加了，誰沒參加。但是大乘經典的結集好多都不可考，沒證據。據說是阿難跟文殊菩薩在離我們這個世界很遠的地方結集的，不是在地球上結集的。

所謂信佛，就是信佛講的就可以了，佛如是說，我如是信。佛跟眾生境界的差別，比人和螞蟻的差別都要翻好幾倍。螞蟻怎麼去想像人類在做什麼事情呢？人在造宇宙飛船，螞蟻想破頭也想不出來，不在它的境界範圍內啊。

信仰是最可貴的，即便你什麼都不懂，但是你信得非常篤實，信西方有極樂世界，信有阿彌陀佛，信念佛就能去，這比你著作等身有價值

太多了！等你乘願再來的時候，只有人家研究你的分兒。

比如禪宗六祖大師，六祖大師當時作學術研究了嗎？他一個字都不認識。但是現在有多少人研究六祖大師啊，研究六祖大師的書可能得擺滿我們這個書屋了。他是砍柴的，不識字，人家向他請教《涅槃經》，他說「你念給我聽，我不識字」。人家念完之後，他即刻為對方講解。

所以，真正的智慧非關文字，跟文字沒關係。等我們乘願再來的時候，都是所有學者研究的對象。

（5）為何依修多羅

天親菩薩為什麼要依修多羅呢？因為修多羅具有「真實功德相」。佛經是佛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之後，從佛心的大光明藏中自然流現出來的。換句話說，佛經就是真理本身。佛徹證真理之後，跟真理融為一體；跟真理融為一體之後，不管是身業、意業還是口業，所展現出來的全都是真理本身，所以具有「真實功德相」。「真實」，就是不虛偽，是圓滿的功德，所以值得依。

菩薩講的値不值得依呢？這是個問題。如果菩薩講的不值得依，我們為什麼還依《往生論》呢？因為《往生論》依修多羅。菩薩也是依佛的，我們依《往生論》，就等於我們借了菩薩的力，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夠到了佛。所以，我們即使依菩薩，也要依那個依修多羅的菩薩；如果這個菩薩不依修多羅，那是假菩薩，不值得依。

菩薩也有不圓滿的地方。我們上節課講了，佛是「智斷具足」，「論智，則義無不達；語斷，則習氣無餘」，佛的智慧達到圓滿，習氣一絲毫都沒有了。但是，只要沒證到佛果，「智」也不能百分之百具足，「斷」也不能完全地斷，既然有無明，有習氣，就會有出錯的地方。

善導大師有一句話說：「若佛所說，即是了教；菩薩等說，盡名不了教。」「了」是「了義」的意思。佛所說的是了義，是究竟了義；菩薩所說的「盡名不了教」，「盡」是所有，所有的都不成為了義，都有它不圓滿的地方。

還有一句話，「初地不知二地抬腳、下腳處，二地不知三地抬腳、下腳處」，每一地的菩薩，他們之間的差距都是天壤之別。二地的菩薩在想什麼，初地的菩薩完全不知道；二地的菩薩去測察三地菩薩的境界，也測知不到。即使是等覺菩薩，跟佛都是天差地別，不是差一點兒半點兒。

所以，這也顯示出佛經的重要性，這也是我們不離開佛經的原因。從古至今，沒有人會拿著某個祖師的一部論去讀，把它當成早晚課誦；一定是讀某一部佛經，比如《阿彌陀經》《心經》，因為祖師的著作無論如何也沒法跟佛經相比。

（6）四依法

「四依法」大家聽過嗎？第一是依法不依人，第二是依義不依語，第三是依智不依識，第四是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第一，依法不依人。

這個我們經常說。我們會碰到很多善知識，善知識會教我們佛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時候就會由依法慢慢變成依人了。有一天，這個善知識私自篡改了佛法的內容，他自己造了一通，我們可能就跟著他走了。這是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裡提出來的，龍樹菩薩就是在提醒我們，不要依人，要依法。

剛才說了，菩薩跟佛尚且都是天差地別，何況是普通凡夫呢？修行沒有到「見道位」，都可以用「盲修瞎練」來概括，等於走路看不見，閉著眼。

「依人」，善知識是一個橋樑，他指導我們看到真實的佛法，但是善知識不等於佛法本身。

其實，「依法不依人」是個大課題。有的人明明依人不依法，但是他卻教斥所有人：「你要依法不依人啊，千萬要依法不依人。」他自己都在依人不依法，有很多這樣的人。這就比較危險，萬一你所依的這個人出問題了呢？就算不出問題，還存在一個問題，人死了怎麼辦？因為你一

直在依靠他，從感情到心理都在依賴這個活的對象。就像一個小孩不成熟，很依賴自己的父母，有一天父母不在了，怎麼辦？

依人不依法就是這樣，這個人一旦不在了，道就沒有了，人亡道亡。但是如果你依的不是人，而是法，人亡道不亡，人死了道還在，這也是好的善知識希望看到的。

期望所有人都像小孩依賴父母一樣的去依賴他，這不是好的善知識，而且他也很累。好的善知識，不會讓人的眼光盯著他，而是希望所有人藉著他看到佛。他相當於一根手指，用手指月，大家都來看月亮，不要看手指，好的善知識就是這樣的。更好的善知識則是功成身退，大家都看到佛了，他就撤了。這只有「我執」非常淡薄才會這樣，悲心非常深切才會這樣。

「人亡道亡」的情況也容易發生在聖道門，為什麼？因為聖道門的修持，每一步都需要有很好的善知識手把手地教導，甚至這個傳承是不間斷的，一代一代的，師父帶徒弟，徒弟再做師父，再帶徒弟。因為聖道門完全靠自力修持，這一路是很艱險的，是不容易的。就像我們走一條很險的路，必須要有好的嚮導，如果走錯一步，可能終生都很難挽回。

當所有人都仰賴這個善知識很細心、很細緻地教導的時候，突然有一天，這個善知識不在了，那不是代表所有人都失去依靠了嗎？這是很慘的事啊。除非在這個善知識離開之前，這些弟子們已經邁向成熟獨立，否則就會人亡道亡。

這是第二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如果這個弘道者，他的道是要借自己的某種修持才能展現出來，這樣也會人亡道亡。

但是淨土法門就可以避免這種情況，人亡道不亡。因為並不是靠大家自身的修持達到某種水準，這個道才存在；大家都是依託聖言量，依託祖師的論典，只要經在，祖師的論著在，就沒關係，人亡了，道沒亡，還可以繼續念佛，人亡道不亡。

而且淨土法門，不同的善知識能夠異口同聲地發出一個聲音，別的法門就很難。別的法門，他的路只屬於他個人，這條路只代表他自己，他是這樣走的，沒法複製，甚至不能複製給自己的弟子。既然複製不了，兩個人就很難說得異口同聲，很難發出同一個聲音，因為個人的境界不同，路徑也不同。

但是淨土法門，上人說的，跟師父說的，跟智隨法師說的，跟其他法師說的，有什麼不一樣呢？上人說話慢，師父說話快，智隨法師很有古風，但是講的道理都是一個。這就是淨土法門的好處。就算再過五十年、一百年，有的居士結婚了，生了孩子，孩子又生孩子，有一天你的孫子、孫女成為佛門大德，大家會發現，他講的跟一百年前上人講的一模一樣。只有淨土法門才能這樣，大家都是同一道，同一念佛無別道，如果有別道就講歪了，出錯了。

「依法不依人」，現在是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的五濁惡世，在見濁特別增盛的時候，「依法不依人」更重要。因為每個人都有知見，學佛了也都是各有各的知見。即便我們都學淨土法門，但是大家的知見都千差萬別。當然，念佛往生這件事是大家都認可的。但是相處時間長了就會發現，人跟人最遠的距離就是心的距離，雖然面對面，但是對很多事的看法差距這麼大啊！因為大家都是凡夫，凡夫看問題都帶有個人的立場、位置、視角，跟個人的閱歷相關。每個人的閱歷不一樣，位置、視角各自不同，得出來的結論當然不一樣。

我最喜歡初學的了，初學就像一張白紙，白紙最好，畫什麼就是什麼，畫個圓就是圓，畫個三角就是三角，畫個佛就是佛。如果不是白紙，還得多加一步，你得給他擦完了才能畫，有時候擦了半天也擦不掉，那可費勁了。

第二，依義不依語。

語言是很有限的，有一句話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語言只是一個符號。而且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接受語言都是分段式的，有一定的

邏輯，內容是一點一點接收到腦子裡，然後再一點一點思考，從 A 到 B 到 C 到 D，這樣就導致語言有很大的局限性，讓人理解不了，或者理解歪了。總之，語言不是立體、全面的。尤其當語言跟所要表達的意思不能完全一致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就要依語言背後含藏的意涵，而不依語言表面所表達的意思。

舉個例子，《阿彌陀經》裡的「一心不亂」，如果我們依語不依義，不去探究語言背後的實際意義，只看字面意思，就會嚇得夠嗆。「一心不亂」，看起來是很高的境界，功夫上的一心不亂，誰能做到啊？但是仔細去探究原義的話，就知道「一心」是「專」，「不亂」也是「專」，「一心不亂」不過是專修而已，誰都能做到，這樣心就安了。

第三，依智不依識。

「智」就是智慧。「識」是什麼？就是情見或者情執，屬於凡夫有情的知見，包括學識、認識、知識，都在這個範圍內。學問跟智慧是兩個東西，不是同一個東西。有些人會把兩者混淆了，以為學問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學問，容易混為一談，其實它們是有差別的。有智慧一定有知識，智能產生識；但是識不一定產生智，有時候甚至還障礙智，就是所知障。但是有智慧一定有識。當智跟識有衝突、矛盾的時候，要依智不依識。

第四，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了義」就是徹底究竟的真諦。「不了義」，佛講法有時候會講權教，「權」就是權且，「權且」跟「究竟」相對。既然是權且說，就不是究竟說。權且也叫方便，不是真實說。這時候，就要依了義，依究竟真實的說法，不依權教。

比如，站在《法華經》的立場，像《阿含經》這些小乘經典都屬於權教，都是調攝眾生根機的一個階段，調熟眾生的根機之後，才從方便導入真實。

2. 釋「真實功德相」

(1) 不實功德

「真實功德相」者，有二種功德：

一者從有漏心生，不順法性，所謂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

這句話很重要，我們經常引用。特別是這一句，「所謂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這就是「不實功德」。

功德有兩種：一個是不實功德，一個是真實功德。這一段就是講「不實功德」。

為什麼凡夫所做的人天善，包括凡夫所得到的人天果報，不管是因還是果，都是顛倒、虛偽的呢？因為都是「從有漏心生」，都是「不順法性」的。

①從有漏心生

什麼叫「有漏心」呢？我們看註釋：

有漏心：有煩惱的心。「漏」，煩惱，煩惱不淨猶如瘡漏，流注不絕。世間法稱為有漏法，出世間法稱為無漏法。

有漏心就是煩惱心，「漏」就是煩惱。「漏」有很多意思，其中一個意思就是指人身上長的瘡。身上長瘡之後，就不斷地流膿水，今天擦完了，明天還流；明天擦完了，後天還流。這裡的「漏」就是這個意思。凡夫的煩惱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流注不絕」。

瘡的特點是什麼？首先很疼，不敢碰；也不好看；還有點味道，聞起來不好聞；而且是髒的，濁染的；這個瘡萬一不好，瘡發而死也是有可能的。凡夫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還有另外一層意思。我們所作的功德，如果把它比作液體的話，把功德放到帶有煩惱、我執的心裡，就像把液體倒在容器裡一樣。但是這個容器是漏的，所以倒多少漏多少。

有的人漏的多，有的人漏的少；有的根本就沒有底，直接就漏下去了；有的修行功夫好一點，可能就漏的少一點。

佛是「智斷具足」，「斷」就是習氣全無，習氣無餘。有習氣就代表有漏，不論你有多好的功德，都會因為你的習氣而漏掉。佛沒有習氣，佛又有功德，所以佛是無漏的。

這是講「從有漏心生」。

②不順法性

還有一個是「不順法性」。「法性」是萬物的本體，也叫真如、實相、法界等等。換句話說，「不順法性」就是不順自然性。所謂自然性，就是本然。一切眾生本來是佛，這是天然的、自然的。凡夫是有為有漏的，是造作的，不順自然。比如，人本性中自然有大悲心，自然是要幫助一切眾生的，這是自然性；但是凡夫正好顛倒過來了。

後邊我們會學到「四倒長拘」，「四倒」就是四種顛倒，「拘」就是拘束、拘縛。有四種顛倒見，像繩子一樣把人捆起來。哪四種顛倒見呢？無常認為常，無我認為有我，不淨以為淨，不樂以為樂。整個顛倒過來，所以不自然。「自然」是指本性中的自然，凡夫不順自然，完全是背離自然的，所以叫「不順法性」。

所以，從有漏心造作的，又不順法性的，他所造的一切因，以及將來感受的一切果，都是顛倒的，都是虛偽的。

有一個很經典的公案，就是達摩大師見梁武帝。達摩大師本來是印度的一個王子，後來出家了。他來中國的時候已經八十多歲了，年紀很大。他是受他師父的囑託來中國弘法的。他走的是海路，從廣州上岸。上岸之後，他就去了都城南京，當時叫建康，見梁武帝。

當時的梁武帝號稱「皇帝菩薩」，非常崇信佛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說的就是梁武帝的時候。梁武帝這個人，佛法的善根、修持都很好，也很有才華，有學問，有智慧，也挺有個性的。晚年曾三次出家，就在現在的雞鳴寺。他每出家一次，就讓群臣百官花巨資

把他從寺院裡贖出來，花一個億、兩個億的。所以他出家一次，寺院的資金就充實一次。他經常在皇宮裡講經，講經的時候，全國的高僧大德都來聽。他講的很好，包括儒家、道家的經典，他都非常精通。梁武帝的書法也非常好，在音律上也非常有造詣。所以他非常有才華，可謂是全才。

達摩大師來中國之前，在中國的名聲就很響了。但是兩個人見面，就有點話不投機，我讀一下原文：

「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請問有何功德？」我即位以來，這幾十年裡造了很多寺院；還寫經，寫經就相當於現在的印經，因為過去沒有印刷機，要靠人寫來流通佛經；度僧，讓很多人出家，我的功德應該不小吧？大概他也有點想讓達摩大師肯定的意思。

達摩大師就說了四個字：「並無功德。」這個「並」有點轉折的意思，你以為有功德，其實並無功德，一點都沒有。

梁武帝就問：「何以並無功德？」為什麼呢？他還不錯，修養很好了，一般人早就暴跳如雷了。

達摩大師說：「此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這裡就說到「有漏」。

「如影隨形」，像太陽照到人身上，跟影子一樣，人走到哪，影子就跟到哪，影子跟著人走，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看上去是有，但實際上就像影子，是沒有的。看起來好像有，但是你踩它，它也不疼，是假的，實際上沒有。

這句話跟《往生論註》裡的話是不是有點接近？「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如果梁武帝見的不是達摩，而是曇鸞大師，估計也得被懟。

這時候梁武帝就問：「如何是真實功德？」什麼才叫真實功德呢？

達摩大師就講了一句話：「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這樣的功德不是世間可以求到的，不是你造了多少寺，度了多少僧人，印了多少經，就有真實功德了。因為凡夫的心是有漏的，是不順法性的，所以這些只是福德，將來會感召很多福報。

其實，梁武帝能做皇帝，本身就是福德所感的。據說他前世是一個窮小子，沒什麼福德。有一天，他走路的時候看見路邊有個佛像，天下雨了，雨淋到佛像上。他生了一念敬佛的心，就脫下身上的雨衣，給佛披上了。因為這個因，就得到做皇帝的果報。

通過達摩大師這樣一說，我們就知道，凡夫的有漏心、造作心所做的一切，從因到果，並不能達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的境界。這個境界就是《金剛經》所講的破四相，即「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金剛經》裡還有一句話，「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不管你做什麼，都有一個相，內心都有一個「我在做」，「我在做什麼，做了之後怎麼樣」。有這樣的心念、執著，就是煩惱，就是有漏的，就是不順法性的，通通沒有功德可言，也就是「並無功德」。

我們經常說：「這是我們的大功德主！」錯了，應該是「大福德主」。因為他不能達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的境界，所以沒有功德。

福德跟功德有什麼區別呢？功德是無染的，福德是有染的；功德是無我的，福德是有我的。福德就像銀行裡的存款，它有一個固定數額，你積了這麼多，就有這麼多，用一點少一點，積攢一點多一點。功德不一樣，功德是能讓人出世的，而且功德裡藏著福德，所藏的福德是綿綿無盡的。

前兩天我看了南懷瑾寫的一篇文章，他說自己不敢自稱佛教徒。我覺得那篇文章寫得挺具有「機深信」的。做一個佛教徒不是那麼簡單的。他在文章裡講到布施，他覺得多數人所謂的布施都不是真正的布施，包括他自己也做不到。所以，凡夫所修的都是不實功德，因為我們不在真實境界裡，所以做不到真實功德。

（2）真實功德

我們再看真實功德：

二者從菩薩智慧清淨業起，莊嚴佛事，依法性入清淨相，是

法不顛倒、不虛偽，名為「真實功德」。云何不顛倒？依法性、順二諦故；云何不虛偽？攝眾生入畢竟淨故。

菩薩的真實功德，跟凡夫的不實功德正好反過來，是「從菩薩智慧清淨業起，莊嚴佛事，依法性入清淨相」。凡夫是「不順法性」；菩薩是「依法性入清淨相」，結果就是「是法不顛倒、不虛偽」，所以「名為『真實功德』」。

①不顛倒、不虛偽

為什麼說它不顛倒呢？因為它「依法性、順二諦故」，「二諦」就是真諦、俗諦。

為什麼說不虛偽呢？因為它能夠攝受一切眾生入畢竟淨。這裡沒有說攝受眾生往生淨土，是說能讓眾生到清淨的境界，而往生淨土就是其中的一個手段。

這些都是在講菩薩的修持，比如「清淨業」啊，「莊嚴佛事」啊，等等。這些「清淨業」「莊嚴佛事」跟菩薩的境界有什麼關係呢？有關係。凡夫之所以無法進入「依法性入清淨相」的境界，就是因為凡夫行不到。當然，這個「行」分兩部分：一個是心行，一個是身行。

談到修行，我們一般容易想到身行，比如捨頭目腦髓，這是世人都看得見的。但是，修行更多的是指心行，有一句話叫「達摩西來一字無，全憑心意用功夫」，這就是心行。比如六祖，他師父讓他舂米，他舂了幾個月，師父問他「怎麼樣啊？」他說「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沒做什麼，沒打坐，沒參禪，也沒念佛，就是整天舂米。他個子很小，重量不夠，腰上墜了一塊石頭舂米，現在這塊石頭還在。他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夫，這就是心行。

行到一定程度，就會「修德有功，性德方顯」。什麼意思呢？釋迦牟尼佛在《華嚴經》裡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也就是說，眾生本來都具足佛性，都能成佛。那佛的智慧德相怎麼展現出來呢？在聖道門，必須是自己修德有

功，然後本性中的德能方才顯示出來。功有多少，性德中的德能就展現出多少，修一分展現一分，修兩分展現兩分，修十分展現十分。換句話說，你修行到什麼地步，性德就展現到什麼地步，這是相應的。性德裡展現出來的，跟你心行、身行所達到的地步是完全相應的。

相應之後會怎麼樣？上次我們講過聖言量、現量、比量。你相應到什麼地步，就有相應的現量境界；有了現量境界，就具有真實功德。當然，不是完全的真實功德，是接近真實功德。

當然，菩薩的境界也不是圓滿的，前面講過「乞加神力」這一段，「所願不輕，若如來不加威神，將何以達？乞加神力，所以仰告」。因為天親菩薩的境界畢竟不是圓滿的，沒達到佛的現量級別，沒有成佛，也就是性德沒有完全顯示出來，只顯示了一部分，所以他必須「乞加神力」，就是希望十方的無礙光如來都能加持他。

②攝眾生入畢竟淨

這裡有一句話，「云何不虛偽？攝眾生入畢竟淨故」。「攝眾生入畢竟淨」，是為了完成菩薩的發心，菩薩要度眾生，要完成這件事。當然，「攝眾生入畢竟淨」有不同的方法，勸眾生往生淨土是其中的一個。

「攝眾生入畢竟淨」，我們也能做到，我們雖然是凡夫，但我們是凡夫菩薩格，也可以做到「攝眾生入畢竟淨」。

為什麼凡夫能完成菩薩的行業呢？《往生論》後邊提到「菩薩巧方便迴向」。淨土法門非常善巧，非常方便，方便到無以復加，讓一個凡夫能做菩薩的事情。

《大悲經》說：「若能展轉相勸行念佛者，此等悉名『行大悲人』。」輾轉勸身邊的人念佛，這樣的人名為「行大悲人」。「行大悲人」這個稱呼本來是形容佛的，佛是能行大悲的人。但是這裡形容勸人念佛的人，因為他跟佛一樣，行的是佛的事情。

大家都能做這件事，這個功德不比梁武帝小啊。印光大師說：「勸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多大！一個凡夫變成佛

了，就因為你當初勸他念了一句佛。

《大智度論》說：「若以四天下七寶供養佛及菩薩、緣覺、聲聞，得福甚多，不如勸人念佛一聲，其福勝彼。」把四天下所有的金銀、琉璃、瑪瑙等各種寶物，供養佛、菩薩、緣覺、聲聞這些聖者，得福很多吧？但是不如勸人念佛一聲。

善導大師也說：「自信教人信，難中轉更難，大悲傳普化，真成報佛恩。」「真成報佛恩」的「成」，不是「誠實」的「誠」。大家一定要有這種觀念，古代是一字一詞，「真」是「真」，「成」是「成」。我們總是誤會古人是兩字一詞，就想到「真誠」，古代沒有「真誠」這個詞。「真」就是「真誠」的意思，真誠地成就了報答佛恩這件事，所以叫「真成報佛恩」。如果把「成」改成「誠」，就少了「成就」這個意思。「成就」這個意思多好啊！所以，一字之差，意思就差好多。

這首偈子反映出很多內容。首先，「自信教人信」。當然，在這裡善導大師是專指勸人念佛的，自己信，同時也教別人信。「難中轉更難」，為什麼這麼說呢？自信就很難了，又教別人信，那就更難了。但是如果你真能這麼做，「大悲傳普化」，把這個法門弘揚出去，讓更多人知道，這樣就能真正地報答佛的恩德，「真成報佛恩」。

關於報答佛的恩德，善導大師說了好多話。比如，「敬白一切往生人等：若聞此語，即應聲悲雨淚，連劫累劫，粉身碎骨，報謝佛恩」。如果有人聞到阿彌陀佛的大悲救度，知道我等罪惡凡夫念佛就能往生，善導大師說，聽到這些話的人「即應聲悲雨淚」，就應該哭啊，嚎啕大哭，淚水跟下雨似的，「嘩啦嘩啦」地流，就應該這樣。

還說「碎身慚謝報慈恩」，這個身體碎屍萬段也不足以報答佛的恩德。

我出家是在藍田縣終南山悟真寺，悟真寺在藍田縣的一個鎮，那個鎮的名字叫普化鎮。我想是不是這首偈子傳唱得太普遍了，「大悲傳普化」，大家都被普化了，因為善導大師就是在那弘法的。

還有一段話也特別感人，這段話在《觀經疏》裡，善導大師說：

欲得捨此娑婆生死之身，八苦、五苦、三惡道苦等，聞即信行者，不惜身命，急為說之。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者，是名真報佛恩。何以故？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人天之樂，猶如電光，須臾即捨，還入三惡，長時受苦。為此因緣，但勸即令求生淨土，向無上菩提。是故今時有緣相勸，誓生淨土者，即稱諸佛本願意也。

什麼意思呢？如果你碰到一個人，這個人非常想捨掉娑婆世界的生死之苦，捨掉八苦、五苦、三惡道苦，而且能夠「聞即信行」，聽到之後就去做。如果碰到這樣的人，就要「不惜身命，急為說之」，哪怕說了就得死，也要說，萬一這口氣不來，對方不就錯過了嗎？所以要趕緊說，「急為說之」。

「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者，是名真報佛恩」，如果你讓一個人捨掉娑婆世界的苦，出離六道生死的苦，就是真的在報答佛的恩德。

「何以故？」為什麼說「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就是報了佛的恩德呢？

「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因為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不止是為了讓眾生制惡修福，修人間福報，受人天之樂。

「人天之樂，猶如電光」，人天之樂就像電光石火一樣，人天之樂就虛偽在這裡。我們剛才講了「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說它虛偽，是因為它稍縱即逝，非常短，還沒來得及享受，就沒有了。所以若因若果都是虛偽的，因是虛偽的，果也是虛偽的。

「須臾即捨，還入三惡，長時受苦」，還得墮入三惡道，長時受苦。

「今時有緣相勸，誓生淨土者」，大家有緣都勸往生淨土。這樣的人「即稱諸佛本願意也」。「稱」是合乎，「稱諸佛本願意也」就是合乎諸佛的本願意。這個人所做的事，他的心願跟諸佛的心願吻合，完全相應。

就像剛才說的「展轉相勸行念佛者，此等悉名『行大悲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既然大家都知道念佛往生好，娑婆世界沒什麼意思，往生之前還有什麼事有意義嗎？除了勸人念佛這件事，我覺得其他的事都沒什麼意思。我們這幾天在教喝茶，學喝茶，喝來喝去也就那樣。有人說：「師父你都沒什麼嗜好。」確實沒什麼嗜好。稍微愛看點書，但是不讓我看也行，就是勸人念佛還覺得有點意思，所以只能出家，不出家在世間還得賺錢。

大家是不是也覺得只有這件事有意思啊？（眾答：對。）那大家都「稱諸佛本願意也」。

③機法深信雛形

「『真實功德相』者，有二種功德」，一者不實功德，二者真實功德，這個地方很重要，這就是善導大師提出的「機法兩種深信」的雛形。

因為屬於凡夫的是不實功德，所以才會引出善導大師說的「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為什麼「無有出離之緣」？因為凡夫所造的「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因為這樣，才會「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反過來，因為菩薩有清淨業，「依法性入清淨相」，所以才會引出法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所以，祖師之間是一脈相承的。曇鸞大師雖然沒有明確說這叫「機法兩種深信」，但是在《往生論註》裡已經有這樣的影子，我把這個叫「雛形」。「雛」就是小鳥，還沒長成大鳥，但是牠已經有鳥的樣子了。小鳥剛生出來的時候，看不出是鳥，但是長一長就有鳥的樣子了。

這一段就是這樣。

3. 釋「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

「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者：「持」名不散不失，「總」

名以少攝多，「偈」言五言句數，「願」名欲樂往生，「說」謂說諸偈論；總而言之，所說《願生偈》，總持佛經，與佛教相應；「相應」者，譬如函蓋相稱也。

「『持』名不散不失」，「持」就像用手拿一個東西，不讓它散掉、失掉。比如我手持著話筒，話筒就不會掉了。

「『總』名以少攝多」，「總」的意思是以少攝多。因為偈子很短，三經很長，大藏經更長，但是都收攝到短短的二十四首偈子裡，所以能夠以少攝多。

這兩句話就是解釋「總持」，先解釋「持」，後解釋「總」。

「『偈』言五言句數」，就是每句偈子五個字。

「『願』名欲樂往生」，這在前邊都有解釋。

「『說』謂說諸偈論；總而言之，所說《願生偈》，總持佛經，與佛教相應；『相應』者，譬如函蓋相稱也」，「函蓋相稱」，比如鍋是這麼大，鍋蓋也得這麼大，太大了不行，太小了蓋不住，要大小正好，完全一樣才行。「函」就是盒子，「蓋」就是蓋子。換句話說，天親菩薩很有自信，這首偈子所要表達的，跟佛的經義是絲絲入扣的，完全相應的。盒子多大，蓋子就多大；佛說的意思是什麼，天親菩薩表達的意思就是什麼。

四、釋觀察門

天親菩薩非常厲害，他是大師級的人物，一生造了很多偈子。他跟弟子們在一塊兒，白天他講了一天的法，到了晚上，他用一首偈子就把一天講的法濃縮了，好多偈子就是這樣造的。當然，這都是別的宗派的偈子，比如像唯識宗的一些偈子，都是天親菩薩造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天親菩薩一首偈子裡蘊含的內容量相當豐富，相當巨大，如果解釋起來，也不是三句兩句就能說清楚的。像曇鸞大師解釋「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用了很多語言，展開得非常

廣，但是收攝起來就十個字。

(一) 略釋「觀察」

如果我們不看《往生論註》，怎麼知道「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是講「清淨功德」呢？如果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往生論》，沒有《往生論註》，我們怎麼知道這一句是講「清淨功德」，那一句是講「性功德」，那一句是講「量功德」，怎麼知道？

《往生論》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偈頌，另一部分是長行。其實在長行裡都有解釋，天親菩薩就說了「我這首偈子在說什麼，我那首偈子在說什麼」。

翻到《聖教集》291 頁，看黑體字，黑體字就是長行，就是《往生論》的原文。「觀察彼佛國土莊嚴功德成就者，有十七種，應知。何等十七？一者莊嚴「清淨」功德成就；二者莊嚴「量」功德成就……」，這說得非常清楚。

再翻過來 292 頁。「莊嚴『清淨』功德成就者，偈言『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故」，說得非常清楚。

如果不是長行這麼解釋，我們光看這一句字面的意思，「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不能想到跟清淨有什麼關係，只能想到那裡比三界好，哪裡想得到是清淨啊？完全想不到。所以大家看的時候，要前後貫通來看。

好，翻到《聖教集》239 頁，看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觀察門。

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

此以下，是第四觀察門。此門中分為二別：

一者觀察器世間莊嚴成就；

二者觀察眾生世間莊嚴成就。

1. 觀察對象

觀察的對象有哪些呢？分為兩種：一個是「器世間莊嚴成就」，一個是「眾生世間莊嚴成就」。

什麼叫「觀」？什麼叫「察」？我們現在說「觀察」，是一個單獨的詞組；古代不是這樣，古代是一字一詞。「觀」是「觀」，「察」是「察」，各有所指。

心緣其事為「觀」，觀心分明為「察」。「觀」，外在有一個觀的對象，然後心就一直專注在上面，叫「心緣其事」。「察」就是「觀心分明」，就是很細緻，看得很清楚，了了分明。所以，「觀」和「察」是各有所指的，不要想到我們今天說的「觀察」。

觀察的對象，一個是「器世間莊嚴成就」，一個是「眾生世間莊嚴成就」。不管是「器世間莊嚴成就」，還是「眾生世間莊嚴成就」，都是特指極樂世界。「器世間莊嚴成就」是指極樂世界的莊嚴景象「，眾生世間莊嚴成就」是指佛、菩薩。器世間是依報，眾生世間是正報。

「器」就是「器物」的意思，我們看「器世間」的註釋：

器世間：又名國土世間，眾生所居止的山河大地，好像器物，能容納眾生。相當於依正二報中的依報。

眾生就在一個空間裡，這就叫「器」。

還有一種說法。世界分成兩部分，「情」跟「器」。「情」是指眾生，「器」是指無情的大地、山河等。

2. 依正不二

正報跟依報，也就是「眾生世間」跟「器世間」，有什麼聯繫嗎？它們是割裂開的嗎？

依正不二，依報跟正報是不能分開的。因為「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人的身體以及身體所生活的環境，都是由心招感的，所以心是怎樣的，

正報就是怎樣的；正報是怎樣的，周圍的環境自然就是怎樣的。

我們經常說「身心不二」，身跟心是分不開的，有什麼樣的身，就有什麼樣的心。心很莊嚴，面相就很莊嚴；一個人心很毒辣，臉上可能就有橫肉。所以身跟心是分不開的。

身跟境也是分不開的，這怎麼說呢？《楞嚴經》上關於這方面的說明特別多，它就解釋了心識是如何造成山河大地的，大地是怎麼產生的，水是怎麼產生的，火是怎麼產生的，說得特別詳細。

不光山河大地的形成是這樣的，包括有些自然災害也跟人心有關係。地震是怎麼產生的？人心不平，慢心招感的。大火、火災，瞋心招感的，我們說「發火發火」，瞋心起來的時候就像著了火一樣，如果我們現場的每個人都在發火，可能真的就著火了。比如某個地方發生火災，一定是大家的共業，大家在某一世曾經生過一種瞋心。風災呢？愚癡招感的。有一個詞叫「瘋瘋癲癲」，為什麼是瘋瘋癲癲？怎麼不說「水水癲癲、火火癲癲」？因為風跟愚癡有關。水災是貪心、貪著。貪心成水，瞋心成火。

這也說明，整個山河大地在這，你的煩惱就在這。因為這些山河大地都是煩惱相，有這樣的煩惱，所以才產生了這樣的外相。但是對佛來說，這些都不存在。像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就跟在極樂世界一模一樣。

極樂世界地平如掌，為什麼能夠地平如掌？因為那裡人心是平等的，沒有一點不平等，所以極樂世界不像娑婆世界有高山、丘陵、盆地。後邊我們會學到這些，「佛本所以起此莊嚴」，佛為什麼要「起此莊嚴」呢？就是看到娑婆世界有這樣的不好，那樣的不圓滿，所以才「起此莊嚴」。

再比如，極樂世界的大地是非常柔軟的，腳踩在地上，會陷下去幾寸；腳抬起來，像蹦蹦床一樣就起來了，就像踩在一個特別柔軟的地毯上。這就有一個好處，怎麼跌都跌不壞。這說明整個極樂世界的人心都是柔軟的，心很柔軟，就感召了這個相。不光地是軟的，也許撞什麼都是軟的，撞起來很舒服。

反過來，我們娑婆世界到法滅的時候，為什麼人能抽草成劍？在路邊抽一根草，那根草當下就變成了寶劍，可以任意殺人。為什麼？也是由心招感的，身、心、境不二。內心充滿了殺機，就感召了這樣的環境，草拔出來就是劍，那時候人心壞得不行了。

還有一種說法，叫「入定山中之草木，牛羊食之毛光澤」。比如這個山上有一個阿羅漢，或者一個修行很好的人，在山上入定。牛羊吃了這個山上的草，毛就長得很光亮，很好看。這就是由一個人的心改變了境，來到這個境裡的人，也感受到他的福德。所以，一個人修行修好了，對全天下都是巨大的貢獻。

黃念祖說過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他說一個人只要是為求生極樂世界而真心實意、認真努力地念這句佛號，他利益的就不只是身邊的親人、朋友，無形的世界也能利益到，甚至會利益整個地球。

所以，做環保的人應該好好研究研究佛法，不能總是在外邊治理。內心沒有改變，內心是髒的，充滿了「心霾」，外在不可能沒有霾。

所以，依正是不二的，極樂世界的眾生世間跟器世間都非常殊勝，遠遠勝過娑婆世界，勝過三界。

3. 十七句次第

國土十七種功德，第一種就是清淨功德。這十七種功德都是在講器世間。然後後邊講眾生世間，包括佛功德莊嚴，以及菩薩功德莊嚴。

這十七種功德莊嚴，內在是一種什麼邏輯關係呢？我們看《聖教集》305頁：

十七句中，總別為二：

初句是總相，所謂是清淨佛土，過三界道；

彼過三界，有何相？下十六種莊嚴功德成就相是也。一者量，「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故。

既知量，此量以何為本？是故觀性。「性」是「本」義。彼淨

土，從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既言出世善根，此善根生何等相？是故次觀莊嚴形相。

既知形相，宜知形相何等體，是故次觀種種事。

既知種種事，宜知種種事妙色，是故次觀妙色。既知妙色，此色有何觸？是故次觀觸。

既知身觸，應知眼觸，是故次觀水、地、虛空莊嚴三事。

既知眼觸，應知鼻觸，是故次觀衣華香熏。

既知眼、鼻等觸，須知離染，是故次觀佛慧明照。

既知慧光淨力，宜知聲名遠近，是故次觀梵聲遠聞。

既知聲名，宜知誰為增上，是故次觀主。

既知有主，誰為主眷屬？是故次觀眷屬。

既知眷屬，宜知此眷屬若為受用，是故次觀受用。

既知受用，宜知此受用有難無難，是故次觀無諸難。

既知無諸難，以何義故無諸難？是故次觀大義門。

既知大義門，宜知大義門滿不滿，是故次觀所求滿足。

這就是在講十七句為什麼是這樣一種次序。

「初句是總相」，清淨功德是總攝。

「一者量」，第一個功德是量功德。

「既知量」，既然知道量功德了。「此量以何為本？」量功德以什麼為根本？「是故觀性」，接下來就講性功德。「性」就是「本」的意思，就是說量功德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它是從哪兒來的呢？從「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講完性功德，下邊說「此善根生何等相？」就引出莊嚴形相功德。

下來就是種種事功德，之後是妙色功德，然後是觸功德，等等。

我們這樣理一遍，就稍微有一點整體觀。

(二) 觀察器世間莊嚴成就

1. 清淨功德

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

此二句，即是第一事，名為「觀察莊嚴清淨功德成就」。此清淨是總相。

(1) 清淨是總相

「此清淨是總相」，雖然天親菩薩把「清淨功德」放在器世間十七種莊嚴成就的第一種，實際上「清淨功德」貫穿了眾生世間莊嚴成就。也就是說，佛莊嚴成就、菩薩莊嚴成就，都有「清淨功德」貫穿在裡邊。「清淨功德」是總相，不只是在器世間當中。

為什麼「清淨是總相」呢？娑婆世界的總相是什麼？染污相。所謂「總」，就是用一個詞就能概括所有。比如我們說一個地方很好，「就一個字，美！」這就是總相。具體怎麼美，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

極樂世界也一樣，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清淨」。具體怎麼清淨呢？就是三嚴二十九種，每一種都是具體來說它是怎麼清淨的。

還有一種理解，就是其他的種種功德，比如「性功德」「量功德」等等各種功德，也都是從清淨功德裡出來的，因為後面的長行裡有一句話：「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

為什麼「清淨是總相」呢？有一首歌叫《清淨法身佛》，歌詞中有這樣幾句：

清淨法身佛，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圓滿報身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佛，千百化身釋迦牟尼佛。

這就是三世佛。毗盧遮那佛是法身佛；盧舍那佛是報身佛，龍門石窟裡的就是盧舍那佛；化身佛就是釋迦牟尼佛，有千百億化身佛，很多很多。

為什麼用「清淨」來表達法身呢？法身就是佛性，描述佛性最精準的就是「清淨」這個詞。在凡夫的語言詞彙裡，能夠比較貼近佛性的詞就是「清淨」了。

佛說所有眾生本來是佛，本來就是清淨的。禪宗六祖大師開悟之後，第一句話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淨。」眾生本來就有佛性，本來就是清淨的。但是因為妄想、分別、執著，就不清淨了，打破了本有的清淨。佛教所有的修行，就是要恢復這個清淨。所以他沒用「智慧」這個詞，也沒用「福德」，他用「清淨」。「清」，就像水很清，沒有雜質；「淨」，就是很乾淨。

現在我們身邊清淨的聖者不多，但是我們可以多觀察小孩子，小孩的狀態比較接近清淨。小孩的心非常乾淨，說什麼是什麼。前一秒還哭呢，下一秒撥浪鼓一搖就笑了。他在下一秒的時候，前一秒執著的東西已經放下了。我們成人不行，沒有那麼快，一旦執著一個東西，就不是一秒兩秒能放下的，有時候可能執著一輩子。

所以，「清淨」的標誌就是能夠隨時拿起，隨時放下。但是我們做不到，因為我們是成年人了。世欲一開，第七識（末那識）就開始起作用，「我執」就越來越堅固。然後不斷地受世俗的塵染，就會養成各種各樣的習氣，圍繞著「我執」，也就是我所貪著的東西，形成各種各樣的習性。習性繼續熏習，就慢慢成為自然的東西。

有個詞叫「中年油膩」，這個詞很形象。「油」擦都擦不掉，「膩」就是不乾淨，「油膩」就是那樣一個狀態。小孩子不會油膩吧？小孩子是清清爽爽、乾乾淨淨的。但是人到中年就不行了，就「油膩」了，有點「死豬不怕開水燙」，因為他的習性已經形成了，很難再改變了。

（2）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所以起此莊嚴清淨功德者：見三界是虛偽相，是輪轉相，是無窮相，如蚶蠖循環，如蠶繭自縛。

①見三界不淨相

「佛本所以起此莊嚴清淨功德者：見三界是虛偽相，是輪轉相，是無窮相」，佛為什麼要起此清淨功德成就呢？是因為佛看到三界有種種的相。哪幾種相呢？虛偽相、輪轉相、無窮相。

「如蚘螻循環」，「蚘螻」是一種蟲子，這種蟲子爬的時候一拱一拱的。牠爬的時候，前爪到了一個地方，然後後爪去湊前爪，中間就是一個圓；下一步再爬的時候，前爪再往前一點，後爪再上去。也就是曲曲蟲，一曲一曲的。就是要表達循環的意思。

「如蠶繭自縛」，這個就好理解了。蠶吐絲，每天都吐，吐完之後，就把自己給包起來了，作繭自縛。

第二期研修班我講過一堂課，叫《認識娑婆世界》，講的就是這一段。我把娑婆世界歸納為六相，哪六相呢？三界是虛偽相、輪轉相、無窮相、顛倒相、染污相、破壞相。這一段文裡，包含了顛倒相、虛偽相、輪轉相、無窮相；污染相和破壞相是在下一段當中，「『成就』者，言此清淨不可破壞，不可污染；非如三界，是污染相，是破壞相也」。

虛偽相

「虛偽相」，這裡的虛偽不是我們說的「這個人好虛偽」，而是說客觀的存在它就是虛偽的，不帶有褒貶的感情色彩，本身就是虛偽的。《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在這個世界上，每一樣東西都是有為法，所以都是「如露亦如電」，如夢如幻。夢幻的特點是什麼？就是不真實、虛偽。做夢的時候可能不覺得，醒來之後就覺得「哎呀，幸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就完了」；或者有時候也想「哎，怎麼不是真的呀！」根據夢的內容不同，就產生了各種想法。

大家知道電影是怎麼來的嗎？就是每秒鐘有超過 24 幀的圖像在你眼前呈現，靜態的像就會變成動態的，電影就是這麼產生的。我們也一樣，你們知道一秒鐘裡有多少念頭在我們的視覺系統裡呈現嗎？說出來嚇死人，三十二萬億！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有這麼多幀靜態的畫面在我

們面前晃過，所以才會讓我們感覺如此真實。而且它是全方位的畫面，所以我們完全投入在這個情景裡，感覺很真實。可是它欺騙了你，有一句話叫「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是「假如」，我們確實被生活欺騙了，而且從小騙到大。

再從淺近的層面來說，在俗諦上，我們從小到大受過多少次騙？有形的，無形的，太多太多了。尤其在末法時代，欺詐、欺騙幾乎充斥在每一個角落。打開手機，幾乎每一個 APP，多少都會騙你，只不過你不知道被它騙了。總之，都是很虛偽的。

人心不真了，古人講「正心誠意」是君子的特質，現在正心誠意的人有多少呢？所以會出現假疫苗，各種有毒的東西。我今天看了一個新聞，一個小孩抽血之後，發現抗生素非常高，因為他吃的肉裡含有抗生素，肉吃到身體裡，抗生素就會殘留在人體裡。這都跟虛偽有關，因為賣肉的人要以次充好，要賣錢。所以，處處充滿了欺騙、虛偽。

有時候虛偽比邪惡更可怕，因為虛假會造成一個面具，表面上是很美好的面目，但是在面具下惡到極處，這就很可怕。

我們每個人都交織在虛偽當中，包括修行也是如此。修行，按說大家都很有真心吧？修行了，還不拿出真心嗎？要了生脫死啊。但是很可惜，也有種種虛偽性在裡邊。為什麼？因為我們有貪瞋。善導大師說：「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雖然作種種業行，但是有求名求利的心，有貪瞋之毒雜在裡面，所以帶有欺瞞性，自己騙自己，同時也騙別人。這就是虛偽相，這個虛偽相是普遍存在的。

輪轉相

「輪轉相」，六道輪迴就是最大的輪轉相，跟我們每個眾生都有切身的關係，我們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一直在輪轉。經上有句話，叫「有情輪迴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像車輪一樣，不停地轉。

「輪轉相」不限於六道輪迴，各種相都充滿了輪轉。地球在轉吧？地球不轉就完了，白天永遠是白天，晚上永遠是晚上。月亮也轉吧？太

陽也轉吧？太陽、地球、月亮又同時在一個更大的軌道上轉吧？這是宏觀的。微觀的，原子核外邊有電子，也在轉。從宏觀到微觀都在轉。乃至人事、歷史也在轉。我們看歷史，就是一個圈一個圈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都屬於輪轉相。

而且大家要知道，這六相是在一塊的，一面虛偽，一面輪轉；因為輪轉，所以虛偽；因為虛偽，所以輪轉，六相是揉在一起的。

無窮相

「無窮相」就是無邊無際，空間上無邊無際，時間上也無邊無際。像小白鼠蹬輪子，它一蹬，輪子就轉起來，輪子轉起來，它就繼續蹬，蹬就轉，轉就蹬……無窮無盡，沒有停的一天，直到把它累死。我們也一樣，只要上了六道輪迴這艘船就下不來了，除非有人把你救出來。

講完「三界是虛偽相，是輪轉相，是無窮相」之後，曇鸞大師打了兩個比喻：一個是曲曲蟲，牠代表循環、輪轉；一個是蠶繭自縛，這是說凡夫的一切造作，不管起心動念是善是惡，是好是壞，乃至修行，其實從了生脫死、超越六道、脫離輪迴的立場看，都是在作繭自縛，因為任何造作都像蠶繭一樣一層縛一層，起心動念都是在加固輪迴的生命。因為你有「我」，「我執」沒有破，帶著這種執著，你造作的一切全都成為蠶絲，最後把你裹得嚴嚴實實的，沒法出離。

污染相

「污染相」，到處都是污染。最明顯的就是霧霾，一到冬天，北京就有霧霾，感覺上下左右都那麼髒，整個人都不好了，但是沒辦法。

所有的染污都跟我們有關係，不光有關係，我們還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這話怎麼說呢？按說十個人感召的，不是十個人均攤嗎？錯了，每個人都是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十，每個人都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你們是「我心中的你們」，我是「你們心中的我」，都是一個。大家看過電影《楚門的世界》嗎？就像整個島都是為楚門一個人設計的，所以是

百分之百。

我們這個世界叫五濁惡世，濁就是污染，不乾淨。人心不乾淨，因為境不乾淨。反過來，環境是乾淨的，但是心不乾淨，心把境也給染污了，境也不能乾淨。就像和麵，盆和麵是乾淨的，手不乾淨，和出來的麵就不乾淨。手、麵、盆都要乾淨，和出來的麵才是乾淨的。

這在唯識宗裡就是「三性」之中的「遍計所執性」，「遍」就是普遍，遍一切處。人都帶有個人的知見和情識，這是非常普遍的，一個人的心投射到哪，他的情見就跟到哪，然後就產生了屬於他個人的執著。也就是說，人到哪心就到哪，心到哪人就到哪，哪裡就被染污。

所以，污染相看起來好像是說外境，其實不是，是我們的心污染，然後世界才污染。這是污染相。

破壞相

「破壞相」是因為無常，沒有一個東西是永恆的，一直在成住壞空，生住異滅，都在走向破壞。哪怕一個東西是嶄新的，剛剛造出來，但是它也已經宣告走向破壞，一刻不停，只不過是有沒有最終呈現出來而已。人就是在天地間行走的一塊走向腐爛的肉，而且還慢慢走向腐爛，最終都會腐爛。

任何東西都不出無常，都在破壞當中，不管這個東西有多堅固。世間沒有堅固的東西，地球都要爆炸，大三災、小三災都要來破壞。看電影《泰坦尼克號》，那個船造得真堅固啊，上船的時候有個人說：「哪怕上帝想讓這個船沉，也不可能。」信心滿滿的，結果還是沉了。

顛倒相

《紅樓夢》裡有兩句話：「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是曹雪芹發出的感慨，人間是「亂哄哄」的。這個詞用得特別好，確實是亂哄哄的，到處都是亂哄哄的。

法照大師說「西方極樂樂轟轟」，「轟」是轟炸機的轟，他在《五會念佛儀》裡就用了這個詞，我當時看見就笑了，我們這邊是「亂哄哄」，極樂世界那邊是「樂轟轟」。

「你方唱罷我登場」，你剛唱完，我又登台；我登完台，你又上來。

「反認他鄉是故鄉」，我們不就是把娑婆世界當成故鄉了嗎？「想讓我離開這，沒門！極樂世界再好也不去，再好也沒有我這裡好！」娑婆世界就是他鄉啊，極樂世界才是故鄉。「反認他鄉是故鄉」，娑婆世界是他鄉，在我們看來反而是故鄉；極樂世界是故鄉，我們卻認為是他鄉，這就是顛倒。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一輩子忙忙碌碌，最後發現都是為他人忙了一場。本以為是為自己努力，結果發現都是為別人忙。這個「他人」是誰？從出世的角度看，這個「他人」不是你的鄰居，也不是你的親戚，這個「他人」其實是閻羅王，你給閻羅王做嫁衣裳，到時候你的命一斷，黑白無常一勾，你所做的這些都成了輪迴業。

②欲使眾生得清淨

哀哉眾生締此三界，顛倒不淨，欲置眾生於不虛偽處，於不輪轉處，於不無窮處，得畢竟安樂大清淨處，是故起此清淨莊嚴功德也。

「哀哉眾生締此三界」，「哀哉」就是可悲啊，很感慨；「締」就是結，結而不可解。蠶繭我沒看過，但是我看過桑螵蛸，它是一種中藥，補腎的，北方都有，就是螳螂的卵塊。我小時候特別好奇，「這個東西裡邊到底是什麼呢？」就用小手使勁地撕啊撕，撕不開，非常結實。我看到「締此三界」的「締」字，就想起桑螵蛸了，真的很結實。

我們「吐絲作繭」的能力不比牠差，也很結實，只不過我們自己不自覺，真的比牠還結實，簡直就是鋼鐵鑄成的，得用電鋸來切。

「哀哉眾生締此三界，顛倒不淨」，佛看到這些之後，「欲置眾生於不虛偽處」，想要把眾生放到不虛偽的地方；「於不輪轉處」，到不輪轉

的地方；「於不無窮處」，到涅槃的地方；「得畢竟安樂大清淨處」，希望眾生能夠到清淨的地方，「是故起此清淨莊嚴功德也」。

我三歲之前沒什麼記憶，三四歲之後才有記憶。現在回想起來，我能記起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呢？其他的事都有點斑斑駁駁的，但是這件事特別清楚，就是我跟我哥去糞坑裡撈蛆蟲，這是我人生最初的記憶。當時覺得可好玩了，拿個瓶子，裡邊放點清水，然後就下手抓了，因為用棍子不好弄。當時也不知道髒不髒、臭不臭，就去抓。我哥抓，我也跟著抓。抓出來把牠放到清水裡，用清水搖啊搖啊，去掉那些髒東西，再把牠放到乾淨的地方，是不是很像這一段的內容？看到這麼不乾淨的蛆蟲，「欲置眾生於不虛偽處，於不輪轉處，於不無窮處，得畢竟安樂大清淨處」，把牠放到乾淨的地方。

但是我發現，把蛆蟲撈出來，牠不高興。你把牠放在乾淨的地方，牠很快又往糞坑的方向爬去了。農村的糞坑不像城裡的廁所，沒有馬桶，下面都是糞，蛆蟲就在裡邊。因為這些蟲子已經習慣了這種環境，牠生來就在那個環境。我們也一樣，我們早就習慣了五濁惡世這種濁染不清淨的環境，有人跟我們說「極樂世界好」，「不去不去！」就跟那些蛆蟲一樣，你把牠撈出來，牠待不住，總想回去，因為牠習慣了。

「顛倒不淨，欲置眾生於不虛偽處，於不輪轉處，於不無窮處，得畢竟安樂大清淨處，是故起此清淨莊嚴功德也」，這就是阿彌陀佛當初建立極樂世界的初衷，極樂世界就能滿足這個願望，因為極樂世界不虛偽、不輪轉、不無窮，有大清淨，佛的初衷就是這樣。

（3）清淨成就，無衰無變

「成就」者，言此清淨不可破壞，不可污染；非如三界，是污染相，是破壞相也。

「成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清淨一旦成就之後，就沒有東西可以破壞它，也沒有東西可以染污它。就像虛空一樣，你能把虛空弄壞嗎？

不能。雖然霧霾好像污染了虛空，風一吹就散了，沒有了，虛空是不會受到傷害的，也不可染污，因為它不垢不淨。

這就是講極樂世界非常堅固，《無量壽經》說「建立常然，無衰無變」，《往生禮讚》說「淨國無衰變，一立古今然」，一旦建立起來，永遠都是那樣，不會改變，因為它不是無常的世界，而是永恆的世界。

(4) 略釋「觀彼世界相」

「觀」者，觀察也。「彼」者，彼安樂國也。「世界相」者，彼安樂世界清淨相也，其相別在下。

曇鸞大師一個字一個字、一個詞一個詞地解釋。

「觀」是觀察。

「彼」是彼安樂國，就是極樂世界。

「世界相」，就是「彼安樂世界清淨相」。

「其相別在下」，安樂世界的清淨相包含哪些方面呢？在下面就會講到，也就是後面的十六種功德成就。

(5) 釋「勝過三界道」

前面講完了「觀彼世界相」，下面講「勝過三界道」。

「勝」是超過。「道」是「通」的意思，通因至果，通果酬因。然後講「三界」，講得很詳細。最後講「勝過三界」是怎麼回事。

曇鸞大師之所以這麼講「勝過三界道」，是因為我們本來就生活在三界裡，有句話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界是哪三界呢？欲界、色界、無色界。我們是哪一界？欲界。

①釋「道」

「勝過三界道」：「道」者，通也。以如此因得如此果，以如此果酬如此因；通因至果，通果酬因；故名為「道」。

曇鸞大師為什麼用「通」字來解釋「道」呢？這樣解釋的不是太多，

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用「通」來解釋「道」，其實是有他的用意的。三界雖然很廣，從最下面的阿鼻地獄，到最上面的非想非非想天（無色界最高的一層天），這個境界的差異非常大。但是就像地下有通道一樣，三界之間是有通路的。「通」是靠什麼通的？靠心念來通。你造如是因，就通如是果；你得如是果，是酬你過去造的因，因果是通著的。

比如一個人，這一世總做不好的事，天天罵人，罵別人「你這個人畜生不如！」如果他經常這麼罵，下一世可能真的就做畜生了，或者比畜生更低。因為他造的因就通到畜生果去，就像下面有暗道一樣，下一世神識就牽引到畜生道。

②釋「三界」

「三界」者，一是欲界，所謂六欲天、四天下人、畜生、餓鬼、地獄等是也；二是色界，所謂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天等是也；三是無色界，所謂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天等是也。

三界的種種景像是表象，內在有一個通道，靠心識來通，為善就往上，為惡就往下。雖然講善講惡，可以上可以下，善的果報可以樂到無窮，惡的果報也可以痛苦到無窮。

流轉暗宅

後邊有一個結論，「此三界，蓋是生死凡夫流轉之暗宅」，總的來說，不管好與不好，通通都是「生死凡夫流轉之暗宅」。什麼叫「暗宅」？就好像這個空間裡沒有燈。這就說明凡夫是無明的，天人也好，阿鼻地獄的眾生也好，都是無明的，善出於無明，惡也出於無明。就像《三寶歌》裡那句：「人天長夜，宇宙黢暗，誰啟以光明？」

三界雖然有苦有樂，苦，在無間地獄裡多少萬劫都出不來；樂，三界裡最樂的是哪一道？是非想非非想天嗎？按理說越往上越快樂。其實不是，是色界天的三禪天。三禪之樂，經裡有一句話，叫「猶如比丘得

三禪之樂」。因為有人說「胎生到極樂世界的，可能在蓮花苞裡，是不是很憋得慌，很悶啊？」佛說「不是的，雖然他在蓮花裡，但是他所受的快樂『猶如比丘得三禪之樂』」。三禪之樂是三界裡快樂達到極點、極處了，找不出什麼快樂能跟三禪之樂相比。

此三界，蓋是生死凡夫流轉之暗宅；雖復苦樂小殊、修短暫異，統而觀之，莫非有漏；倚伏相乘，循環無際；雜生觸受，四倒長拘；且因且果，虛偽相襲。

即便如此，也是「苦樂小殊」，差距不大，只有一點點，因為這是在佛的立場上來看。

其實這很好理解。比如我們看螞蟻，螞蟻界搞了一個運動會，看誰跑得最快，看誰舉小土塊兒舉得最重，看誰跳遠最厲害。但也只是在螞蟻界比較，在我們人看來，其實都差不多。「苦樂小殊」就是這個意思，苦跟樂的差距不大。

「修短暫異」，「修」是長，這是講壽命。三界裡壽命最長的是非想非非想天，壽命是八萬大劫，夠長了吧？我們經常說神仙不死，因為我們人的壽命就一百年，八萬大劫在我們看來就沒有期限了。可惜還是有期限的，不是無限的。這是三界裡壽命最長的。

壽命最短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就像一些小蟲子，早上生的，傍晚就死了，甚至剛出生就夭折了。人道裡也有很多夭折的，剛出生，喘兩口氣就死了，只活了幾秒。

雖然壽命有長有短，但是曇鸞大師說「修短暫異」，都是暫時的，馬上又要去輪轉，壽命都是不確定的。

「統而觀之，莫非有漏」，放到一起來看，總的來看，都是有漏的。

「倚伏相乘，循環無際」，「倚伏相乘」，這句話脫胎於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當時老子的這句話非常流行，所以曇鸞大師就直接拿來用，這屬於用典，沒明著用，是暗中用典。

「倚伏相乘」，什麼意思呢？你現在運氣很好，走上坡路，但是危機

潛伏在好運氣裡，很可能禍根已經悄悄地埋下了；反過來，你現在雖然一敗塗地，一敗到底，但是轉機就在裡邊。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一切都在轉換。因為都是無常的，好的可以變壞，壞的可以變好，隨時都在變化。「倚伏相乘」，人的生活狀態就是這樣。

「循環無際」，一直不斷地、來回地、沒有邊際地循環下去。

「雜生觸受」，「雜生」是指有情眾生雜居。因為雜業的緣故，而感得胎卵濕化等不同的出生方式。胎生，人就是胎生。卵生，比如雞鴨。濕生，濕會生蟲，蚊子就是濕生，像潮濕的地方就會生某種東西。化生，就是無中生有，本來沒有，一下就出來了。天人都是化生的，天人沒有胎，沒有卵，從膝蓋裡就生出來了，女的可以生，男的也可以生；鬼也是化生；地獄也是化生，地獄的眾生剛死，比如他抱銅柱，一下燒死了，但是立馬又活了，一天死八萬四千次，活八萬四千次，都是化生的，抱了又死，死了又抱。這叫「雜生」。

「觸受」，是指十二因緣裡的兩種。十二因緣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十二因緣就像一個圈，曇鸞大師取了其中的兩種，「觸緣受，受緣愛」。「觸」，六根與六塵相對就觸到了，六根觸六塵；然後內心、心識領納進來，叫「受。」

什麼叫「四倒常拘」呢？就是心識永遠被四種顛倒所拘縛。「拘」是拘縛，像被繩子綁住一樣，從來沒有鬆綁。「四倒」是四種顛倒——無常以為常，不淨以為淨，無我認為有我，無樂以為樂。都是顛倒的，永遠都在顛倒中，這叫「四倒常拘」。

「且因且果，虛偽相襲」，不管是因地的造作，還是果報出現，所承受的都是虛偽的。「虛偽」，就是沒有定性，隨時會變。你說他好，他已經不好了；你說他不好，他已經沒有不好了，一直在變化當中。

三界略說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包含六道裡的下五道，即阿修

羅道、人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以及天道的六欲天，這都屬於欲界；欲界到色界有十八層天，這十八層天就是色界；再往上，無色界有四層天。這樣就組成三界。

所以，把世界分成三界，是從有沒有欲、有沒有身的角度來分的。

欲有兩種，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概括得很準，一個是食慾，一個是色慾。

欲界

人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就不說了，大家都很熟悉，說一說阿修羅道和天道。

阿修羅道

阿修羅道跟天道有相似的地方，只是稟性跟天人不太一樣。阿修羅的疑心比較重，佛說四諦法，他懷疑佛少說了一諦，「明明是五諦法，怎麼教我四諦？」瞋心也不小，好戰，嫉妒心強，經常跟天人打仗，把須彌山搖得一直晃，攪得天上大亂。阿修羅跟天人打仗的場面非常慘烈，但是往往都以阿修羅的失敗告終。阿修羅打敗之後就逃跑，逃到哪去呢？跑到蓮藕的窟窿裡躲起來。我們吃的蓮藕，裡邊說不定就藏過阿修羅。

阿修羅也有天人的福報，但是沒有天人的德行。阿修羅男的特別丑，女的特別漂亮，比天女還漂亮，以至於天上的男子都想娶阿修羅女做老婆，很多戰爭就是因為這個引起的。

六欲天

須彌山的山腰細，上下闊，四大部洲就在山的四面。我們屬於南瞻部洲，還有北俱蘆洲、西牛賀洲、東勝神洲。這是人道的四大部洲。我們前段時間講的《祖師妙喻導淨土》，講到劣夫乘轉輪王的輪寶遊四天下，所謂「四天下」，就是指四大部洲。轉輪聖王統治著整個人道，也就是「四天下」，他經常駕著輪寶到處視察。

我們人道是在須彌山的山腳，而四天王天（即六欲天的最低一層天）

是在山腰。我們經常講的「四大天王」，就是指這裡的東南西北各有一個王：東方是持國天王，南方是增長天王，西方是廣目天王，北方是多聞天王。我們去寺院的時候，一進門就看到四大天王，有的拿著琵琶，有的拿著寶劍，腳下踩個小妖，他們都是佛教的護法神。這是四天王天。

須彌山山頂是忉利天，忉利天又稱三十三天。除了中間有一個王之外，其他八個方向——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各有一個王。當然，以中間的王為最大。這是忉利天。

四天王天和忉利天屬於地居天，就是腳下有地。再往上的天，是懸在虛空中，就不是地居天了，像夜摩天、兜率天，都在空中，懸浮在上面。

下面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層：四天王天

其所居之處離大海四萬由旬，距山頂的忉利天亦四萬由旬。

欲界天的四天王天離海平面四萬由旬。一由旬是過去行軍打仗一日一夜所走的長度。也就是在須彌山的中間，最細的地方。

此天之壽量，以人間五十年為一晝夜，定壽五百。

四天王天的一天，地上五十年過去了。他的壽命是定的，沒有夭折的情況，不像我們的壽命是不定的，每個人都活到五百歲，他是定壽。

其身長四分之一俱盧舍，衣長一由旬。

衣服都有一由旬長，一由旬大概是四十里到六十里，衣服都那麼長，人得多大啊。我有一次做夢，夢見一個特別高的人，像摩天大樓一樣，我心想：「這是不是四天王天的人啊？」

行欲之相，以形交成淫，與人間無異，然無人間諸不淨。

四天王天有行欲之相，因為它是欲界。「以形交成淫」，跟人道差不多。但是沒有人間的不淨液體流出。

第二層：忉利天

「忉利」意謂「三十三」。

「忉利」這個詞的本義就是三十三，忉利天在須彌山的山頂。

帝釋天止住於中央（善見城），其四方各有八天（八城），合計三十三天。

帝釋天（俗稱玉皇大帝）住在忉利天的中央，在他的四方各有八天，總共三十三天。

山頂四隅各有一峰，高五百由旬，由金剛手藥叉於中守護諸天。帝釋天所居住的善見城，城外四面有四苑，乃諸天眾遊戲之處。此天離大海八萬由旬，與上方之夜摩天亦相距八萬由旬。其壽量，以人間百年為一晝夜，定壽千歲。

也就是我們活了一百年，忉利天才一天。「定壽千歲」，每個人都活一千年。

身長四分之一俱盧舍，衣長二由旬。

衣服就更長了。

行欲之相，亦以形交成淫（或說以風為欲），與人無異，然無諸不淨。

第三層：夜摩天

再往上就是夜摩天。

此天依空而住，常受快樂。

夜摩天比忉利天、四天王天還要快樂。四天王天跟忉利天說不定還有勾心鬥角啊，爭天女啊，打起來啊，嫉妒啊，但是到了夜摩天，受的快樂就更多了。快樂到什麼程度呢？那裡的人「時時唱快哉」，在路上隨便遇見一個人，都在唱歌：「好快樂呀！好快樂呀！」不停地表達。不像我們，是時時唉聲嘆氣。

此天離大海十六萬由旬，距上方之兜率天亦十六萬由旬。其壽量，以人間二百年為一晝夜，定壽二千歲。

壽命更長。

身長四分之三俱盧舍，衣長四由旬。

身量更大。

行欲之相，以相抱成淫。

抱一抱，孩子就出生了，文明程度更高了。

第四層：兜率天

再往上就是兜率天。

又譯知足天。此天依空而住。

兜率天又叫作知足天，依空而住。

兜率天跟別的天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它分內院跟外院，內院是淨土，彌勒菩薩在那。古代的祖師有好多都求生兜率天，其實就是求生兜率內院。

此天離大海三十二萬由旬，距上方之化樂天亦三十二萬由旬。其壽量，以人間四百年為一晝夜，定壽四千歲。

所有人都活四千歲。

身長一俱盧舍，衣長八由旬。行欲之相，由執手成淫。

手牽手，孩子就出生了。也就是說，越往上慾望越淡薄，很容易滿足。

第五層：自在天

此天離大海六十四萬由旬，距上方之他化自在天亦六十四萬由旬。其壽量，以人間八百年為一晝夜，定壽八千歲。身長一又四分之一俱盧舍，衣長十六由旬。行欲之相，唯男女相向而笑。

手都不用拉，男女相向而笑就可以了，就這麼簡單。

第六層：他化自在天

此天離大海一百二十八萬由旬。其壽量，以人間一千六百年為一晝夜，定壽一萬六千歲。

壽命到了一萬六千歲，上萬歲了。

身長一又四分之二俱盧舍，衣長三十二由旬。行欲之相，為男女相視成淫。

笑都不用笑，板著臉，多看三秒鐘就成了。

即魔王天，依空而居。

他化自在天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魔王居住在這裡。我們總覺得「魔王那麼可怕，是不是應該在地獄裡？」其實不是，魔王在欲界最高一層天，很厲害。因為他希望他的子民越多越好，他不希望人出六道、脫離輪迴；他希望所有人都輪迴，都去他那，所以他視佛為仇人，不希望佛成正覺，不希望人修持佛法。但是我們一般不會著魔，不會著波旬那樣的魔，因為我們跟他化自在天差了很多等級，魔王都瞧不上我們，我們不夠級別。

常假他所化之欲境而自在受樂，故稱他化自在天。

為什麼叫他化自在天呢？比如我們在人間喝了一種特別好喝的飲料，很美味，正在享受呢，他化自在天的天人就把我們這個美好的享受化到他那個世界去了。這叫什麼？不勞而獲，什麼都不需要自己做，直接就變成他的了，這是福報所感。

這是欲界的六欲天。再說色界。

色界

色界天一共有十八層。到了色界天，已經沒有慾望了，所以也沒有男女相，有慾望才有男女，有男女才有慾望，它是相輔相成的。到了色界天，全是男子，只有一個性別。

怎麼生到天道呢？要修「十善」。但是修十善就能生到色界天嗎？不能。除了十善，還要有相應的定，才能跟色界天相應。最低的是初禪，往上是二禪、三禪、四禪。色界天雖然沒有慾望了，但是還有身體。

初禪

初禪有三層天：第一梵眾天，第二梵輔天，第三大梵天。到了這裡，人的壽命就不是幾千歲、幾萬歲了，就不是這麼算了，是以「劫」來算。

這裡說一下大梵天。近代的太虛大師認為，大梵天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因為大梵天的壽命是在這個世界形成之前就有了，所以這個世界

形成之後，他誤以為世界是自己創造的。

這是初禪三天。

二禪

二禪也有三層天：第一少光天，第二無量光天，第三光音天。

這裡說一下光音天，據說我們的祖先就是從那裡來的，所以我們骨子裡還是挺高貴的，是從色界天來的。據說當時色界天有幾個天人從天上下來，來到這個世界。光音天的天人，身體自然發光。所謂「光音」，就是不需要語言，光就是他的語言，也不需要吃東西。但是他來到這個世界，看到地上有厚厚的地肥，就生了一念好奇之心，「嘗嘗吧」。開始是用手點了一下，嘗了嘗，「嗯，味道不錯」；後來就用手搏，經上就用的這個字——「搏」，用手搏一大把，越吃越好吃。吃著吃著吃多了，發現皮膚的光越來越暗淡，皺皺巴巴的，想飛也飛不高了，飛兩下就掉下來了，所以就永遠居住在這個世界了。

後來地肥慢慢就沒那麼肥了，成了地膚，也沒那麼好吃了。後來地膚也沒了，就生了稻穀一樣的東西。最初的稻穀，割多少，瞬間就長出多少；後來，隨著割得越來越多，人的福報也越來越下降，慢慢就變成隔一段時間才能長出來。

後來人就開始爭吃的東西，因為吃的東西沒那麼豐富了，「這是我的，那是你的」，就開始有分別。後來大家就商量，推舉一個有德行的人做村長，有事就找他裁奪，然後每年交多少糧食給他。然後慢慢就有了私有制、國王、城邦。

還有一個細節，色界天本來沒有男女的慾望，來到這個世界後就開始有慾望了，情慾重的變成女身，情慾輕的是男身，就開始有性別了。大家可以看《起世經》，寫得非常詳細，或者是《法苑珠林》，上面都有。這是二禪。

三禪

到了三禪，就非常快樂了。

此天常受發自深心的禪樂，此樂由內源源而出，綿綿寂靜，被稱為三界中最上之樂。第一少淨天，第二無量淨天，第三遍淨天。這是三禪。

四禪

四禪，第一無雲天，第二福生天，第三廣果天。另外，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這是四禪天中的五淨天。色究竟天就是大自在天，就是婆羅門教經常講的「濕婆神」。色究竟天就是頂端了。像善見天的壽命都到八千大劫了，很長很長。

無色界天

無色界天沒有身體，完全是精神的存在，他在禪定裡，靠禪定為樂；也沒有空間，沒有上下左右，沒有方位，因為沒有物質。

無色界有四天：第一是空無邊處天，第二是識無邊處天，第三是無所有處天，第四是非想非非想處天。

苦有三種苦，即苦苦、壞苦、行苦。無色界沒有苦苦、壞苦，但是行苦還有。所以，像阿羅漢，或者初果須陀洹，他對行苦的感覺就特別明顯。到了無色界，行苦就出來了，他會感到比地獄還苦。

在非想非非想的頂端，有一種聖者的定，叫作滅受想定，也叫滅盡定，只有三果阿那含和四果阿羅漢可以入這個定，入這個定就是聖者了，受和想都滅掉了。進入滅受想定就是一個大修行，身體的苦就沒有了，但是行蘊還有，行蘊跟識蘊兩個互相依止。

總結

我們講了這麼多天道的內容，下面用一首偈子總結一下：

六欲諸天現五衰，三禪猶患有風災。

縱饒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

「六欲諸天現五衰」，六欲天有慾望，有種種的享受，但是到命終的時候，會有五衰現前。哪五衰呢？不樂本座，頭上花萎，腋下流汗，衣

服垢穢，身體臭穢。所以，六欲天也不是好地方。

「三禪猶患有風災」，按說三禪聽起來很堅固，但是到了三禪還有風災。大三災的時候，火能燒到初禪，水能淹到二禪；到了三禪，有風災，風把色界天吹得像粉末似的，這對他們來說就是災難。所以，佛說「三界無安」，沒有說「五道無安」或者「三惡道無安」，而是「三界無安」，這是有道理的。

「縱饒修到非非想」，你再修持，修到四禪，四禪很好了吧？風災也到不了那裡；甚至修到無色界天，你就是精神的存在，想消滅你也不可能。可是八萬大劫之後，很多四禪天的天人就直墮地獄，因為容易造下謗法的罪。他誤以為四禪就是涅槃，結果發現不是，「啊，被佛騙了！」當這個心很決定的時候，就造了謗法的業，直墮地獄，從三界的最上面直接掉到最下面。

③釋「安樂」

安樂，是菩薩慈悲正觀之由生，如來神力本願之所建。胎卵濕生，緣茲高揖；業繫長維，從此永斷。續括之權，不待勸而彎弓；勞謙善讓，齊普賢而同德。

「安樂，是菩薩慈悲正觀之由生」，前面講的那些，就是「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畏怖」，沒有安，沒有樂。所以法藏比丘要讓眾生得到安，得到樂。「安」是安心，「樂」是快樂。

所謂「菩薩所緣，緣苦眾生」，佛菩薩的慈悲都是從眾生的苦難中來的，他的慈悲要有所緣，緣什麼呢？緣苦眾生。換句話說，正是因為三界有這麼多虛偽、顛倒、輪轉、破壞，才激發了菩薩的大慈大悲，發願以「如來神力本願之所建」，也就是極樂世界。

「胎卵濕生，緣茲高揖」，三界裡這些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的眾生，因為有了安樂世界，就可以「高揖」。「高揖」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作揖時手伸得高高的，這是古代辭別時的禮節。

「業繫長維，從此永斷」，「維」是繩子，「長維」就是長繩子。三界

輪轉的業就像繩子一樣捆縛著你，你到地獄它跟著你，你到天上它也跟著你，這個繩子始終沒斷，就是不讓你出六道。但是因為安樂世界的存在，這根繩子終於「從此永斷」。所謂「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卡嚓」一下，繩子就斷了，特別有畫面感。

「續括之權，不待勸而彎弓；勞謙善讓，齊普賢而同德」，這都有典故在裡邊。

「續括之權」，這個典故出自《大般若經》。「續括」，「括」是箭的末端，「續」就是箭頭一個接一個。這個典故是怎樣的呢？有一個人特別擅長射箭。我們知道，射出的箭受地球引力影響，會往下掉。但是，這個人趁這支箭將掉沒掉的時候，射出第二箭，第二支箭的箭頭射到第一支箭的箭尾，為第一支箭提供了新的動力，就像火箭系統一樣，一直推進。兩支箭，後面一支頂著前面一支；第一支箭快要掉的時候，第三支又上來了；又快掉的時候，第四支、第五支、第六支、第七支箭又上來了。「續括之權」，「權」就是權巧。

「不待勸而彎弓」，這是什麼意思呢？師父在《〈往生論註〉講記》裡說，這是從阿彌陀佛的第十一願來的。第十一願說：「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一般菩薩修行，都會有「七地沉空難」的退墮因緣，到那個時候會下墮。於是諸佛就來勸進他不要下墮。但是生到極樂世界的菩薩不會這樣，「不待勸而彎弓」，不需要諸佛勸化，因為「必至滅度」，一旦往生極樂世界，必然成佛，不會有下墮的可能。就像第一支箭，一直給它提供動力，它不會下墮。所以，這句如果沒人解釋，沒有註釋，我們完全想不到。

「勞謙善讓，齊普賢而同德」，「勞謙」這個詞出自《周易》，「勞謙，君子有終」，在謙卦裡。「勞謙」的意思就是做了有功的事，但是不居功，有功不居功；「善讓」也是表達同一個意思，就像《宗風·俗諦》裡講的「讓美歸功君子事」。我們做了有功的事，自然就會居功，居功就會自傲，普通人的心理都是這樣。

這是表達什麼呢？是說極樂世界的菩薩，心是平等的，而且跟普賢菩薩的德行是一樣的，「果無不極曰普，不捨因門曰賢」。這就是第二十二願，「現前修習普賢之德」。曇鸞大師這麼講，每一句都是有根有據的，不是隨便講的。

「勝過三界」，抑是近言。

講「勝過三界」，只是近似的說法，真正來說，豈止是超過三界？阿羅漢也超過三界，菩薩也超過三界，只說「勝過三界」完全不能顯示極樂世界的超勝。所以這裡特別提示，「抑是近言」，只是相似的說法。因為我們一直在三界內流轉，我們的願望就是超出三界，所以，天親菩薩體會我們凡夫的需求才這麼說。

(6) 長行釋清淨功德

在《往生論註》裡，如果大家把這部書從頭看到尾的話，就會發現有一首偈子，曇鸞大師在偈頌的部分解釋了一遍，到了長行部分又解釋了一遍，就是「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這兩句偈子。大家翻到《聖教集》292頁：

莊嚴「清淨」功德成就者，偈言「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故。

此云何不思議？

有凡夫人煩惱成就，亦得生彼淨土，三界繫業畢竟不牽。則是不斷煩惱得涅槃分，焉可思議！

這等於又解釋了一遍。

同一首偈子為什麼要解釋兩遍呢？這兩遍有什麼不一樣呢？其實，整部《往生論註》的結構就是這樣的，前邊是從因上解釋的，後邊是從果上解釋的。

比如，前邊解釋每一種功德的時候都有一句話：「佛本何故起此莊嚴？」法藏比丘為什麼要起此莊嚴呢？這就是在講因地。法藏比丘在五

劫思惟的時候，為什麼會想到清淨功德呢？在果地上，長行部分，每一種功德成就，第一句解釋的時候，都有一句話：「此云何不思議？」這是從果上來說的。也就是說，因中的願成就了，果報現前了；這樣的果報現前之後，對我們眾生來說，有什麼不可思議呢？所以說「此云何不思議？」

這段話很短，但是很重要，特別是「不斷煩惱得涅槃分」這句，是我們學淨土法門的人經常掛在嘴邊、經常提到的一句話。

我記得第一次見王路是在 2015 年，那時他還在「鳳凰網」做主筆，住在望京。當時他對佛教瞭解不少，但是對淨土宗一點也不瞭解。我們見面後就坐下來開始聊，他問了我一個問題：「淨土法門跟其他法門不一樣的地方在哪？」問得挺好，問到點上了。我當時的回答就是這句話，「不斷煩惱得涅槃分」，他印象特別深刻，他後來寫文章的時候，會經常引用這句話。

確實，這一句話就說明白了。淨土法門跟聖道法門不一樣的根本在哪？就在這裡。聖道法門一定要斷煩惱證涅槃，煩惱分分斷，法身分分現；煩惱斷多少，法身就恢復多少。就像鏡子，鏡子染污了，要恢復鏡子的本來面目，就得拿抹布擦，擦一點就恢復一點。這就是聖道門修行證果的路數，也就是戒定慧——持戒，修定，產生智慧。定伏煩惱，慧破煩惱，煩惱一破，佛性就慢慢顯露出來了。

但是淨土法門繞過了這條路線，不走戒定慧的路線，是不斷煩惱證涅槃，在往生之前，是一個煩惱成就的凡夫。凡夫有什麼表現呢？就是有種種煩惱，種種習氣，念佛多念兩聲都堅持不下去；想吃素，但是由於個人原因和環境原因，都不太能堅持，這就是凡夫的生活狀態。為什麼是這樣的狀態呢？因為我們是煩惱成就的。

淨土法門就好在「不斷煩惱得涅槃」，不需要改頭換面，不需要徹頭徹尾換一個面目才能成佛，「得涅槃分」就是成佛的意思。所以「焉可思議」，這怎麼可思議呢？

「不斷煩惱得涅槃分」，「分」可以讀「fēn」，也可以讀「fen」，它

有兩重意思，讀「fen」讀「fēn」都說得通。讀「fen」的時候，通「分」，就是「身分」的意思。不斷煩惱，但是已經獲得了最終得到涅槃的身分。讀「fēn」，就是「分齊」的意思，就是達到跟佛一樣的涅槃境界，好像一條線，都達到這個線的高度，就是分齊。

因為「不斷煩惱得涅槃分」，所以我們才會在《念佛感應錄》裡看到那麼多凡夫往生的現象。比如麻將老太，往生前幾個小時還在麻將桌上打麻將呢，但是凡夫的習氣並不能障礙她往生極樂世界。

可以說，「不斷煩惱得涅槃分」這句話給了我們非常大的安慰。我們誰不是凡夫？誰不是煩惱成就呢？沒有這樣的法門，我們真的像善導大師說的，在六道裡，所有人都「俱摧死地」，一個也逃不了。

2. 量功德

翻到《聖教集》241 頁，看量功德。

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

此二句，名「莊嚴量功德成就」。

「究竟」就是畢竟，追根究底所得的結論。這個詞現在我們也經常用。

「廣大無邊際」，「邊際」是什麼意思呢？「際」跟「邊」有相同的意思。「際」就是界限。比如我們中國是有國界的，我們站在中國的一個點，往四面任何一個方向走，走到一定程度，都會到達國界線，到了國界線就過不去了，這就是邊際。所以，有邊際就代表有限量，有限量就一定有邊際，空間上就是這樣的。

「廣大無邊際」，就是它沒有限量，它是無限的。無限是指量無限。比如我們中國的國土是 960 萬平方公里，這就是它的量。極樂世界有多大的量呢？「廣大無邊際」，它沒有限量，你從任何一點往四方、十方走，都達不到終點，這就是「廣大無邊際」。就像虛空一樣，我們往天上飛，什麼時候能飛到頭？永遠也飛不到頭。極樂世界就是這樣的。

(1) 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所以起此莊嚴量功德者：見三界狹小，墮陁陪陪，或宮觀迫迮，或土田逼隘，或志求路促，或山河隔障，或國界分部。有如此等種種拘局事。

「佛本所以起此莊嚴量功德者」，佛在因地的時候，為什麼要發這樣的願呢？佛之所以要莊嚴量功德，就是因為下面這些原因。

「見三界狹小」，佛看到三界是狹小的。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雖然像四天王天、忉利天，他們的衣服都有幾十里長，身量也大得不得了，宮殿肯定也非常大。但是從佛性的立場來看，還是非常狹小。

「見三界狹小」，尤其是指我們閻浮提世界，因為主要是針對我們閻浮提世界的眾生講的。

我們閻浮提世界是什麼樣的呢？

① 墮陁陪陪

「墮陁陪陪」，我們看註釋：

墮陁陪陪：總指環境敗壞險惡。「墮」，指城市敗壞，破爛不堪；「陁」，指山崖絕壁，坑坎崎嶇；「陪」，指泥土高矗，到處是崇山峻巔；「陪」，同「渚」，即河渚，河流及河灘溝壑，到處遍布。

「墮陁陪陪」是講總的，後邊的「宮觀迫迮」「土田逼隘」「志求路促」，跟「墮陁陪陪」都有一定的關係。「墮陁陪陪」是總說，因為地球的地表就是這樣的。

以前我不覺得地球上有很多山，因為我從小住在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的。像我小時候幹活，在田地裡一看能看七八里、十里，特別是沒有樹的地方，能看出去很遠。所以就覺得天下都像我家這樣，都是平的。後來去南方讀書，一路上坐火車，就發現中國怎麼這麼多山啊！後來坐飛機，飛機從北往南飛的時候，就發現中國的平原很少，大部分都是山地，有時候飛機飛了老半天，下面還是山區。所以，人很容易被自己生活的小環境影響。

總的來說，地球上真的就像「墮陁陪陪」這四個字描述的，到處都是高山，崇山峻嶺，大峽谷，溝壑，要麼就是河流，這些地方是不宜居的，特別是大山裡。

②宮觀迫迕

「或宮觀迫迕」，曇鸞大師舉了一個住宿條件最好的，就是帝王家，帝王家才有「宮觀」。比如北京紫禁城，紫禁城不就是一家大院嗎？只不過他們家的大院比較大而已，一般人不能進。紫禁城夠氣派、夠大吧？但也是「迫迕」的。「迫迕」就是很密聚，不寬敞。最大的皇宮尚且如此，普通人的住宅就更不用說了。尤其現在城市裡，住的不都是「火柴盒」嗎？或者是「鴿子籠」，感覺人生活在裡邊好可憐啊。樓上有什麼動靜，樓下聽得清清楚楚，左右鄰居也聽得清清楚楚；你家有什麼動靜，樓下也聽得清清楚楚。

古代人的生活條件還好一點，農村大部分都有院子。現在農村也有院子，我家就有院子。過去我覺得家裡條件不好，現在覺得我家裡條件才好，吃完飯，出了家門，還可以在院子裡走上七八圈，覺得這才是生活居住的條件。現在城市裡這種條件其實不好，特別是天通苑那裡，樓跟樓的距離特別近，到了那裡就知道什麼叫「迫迕」了，很壓抑。要麼就是買不起大房子，買個小的，十幾平米，四五口住在那麼小的空間裡，像蝸牛一樣，蝸居；或者是群租房，那麼多人住在一起，連廁所都改成住的地方。所以，想想人挺可憐的。

③土田逼隘

「或土田逼隘」，「土田」就是耕地，耕地也很有限。其實古代還好，人不多，田地算多的。現在城市化進程加快，都在建城市，土地都打上水泥了，找一塊土地不容易，耕地面積越來越少；而且又沙漠化，過去敦煌都是綠洲，現在都是沙漠了。所以，現在來講，土田更加逼隘。

④志求路促

「或志求路促」，這是在說什麼呢？我們看註釋：

志求路促：想要求得平坦廣闊的大道，而只有局限狹隘的小路。

「志求」，想要求得。「促」，局限狹隘；短，道路中斷。

我們現在也講「侷促」，就是指局限、狹隘。「志求路促」，在大山裡更加明顯。編輯部排版的小章，你們知道他回一趟家要轉多少趟車嗎？八趟車。最後一趟車，是到他們家小山的山腳下，等他爸騎著摩托車來接他。因為只有小路，四輪的車是開不動的，所以用摩托車。這是最後一趟，中間還要轉好多次。

愚公為什麼要移山？因為「志求路促」。兩座大山——王屋山、太行山，就把路給擋住了。想要求得一條平坦的大道，那就鑿吧，「我死了之後兒子鑿，兒子死了孫子鑿，孫子死了重孫子鑿，總有一天鑿穿」。雖然這種精神很可嘉，但是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娑婆世界的環境很惡劣。李白寫的《蜀道難》，「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還有《行路難》，這都是在說「志求路促」。

⑤山河隔障

「或山河隔障」，現在比以前好一些，見山能穿山，見海能穿海，山裡能鑿隧道，海底也能建隧道；還有高速路、高鐵、飛機，交通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一些問題也隨之而來，比如每年死在交通事故上的有多少人？空難、海難，這已經是構成現代人死亡的一個非常大的要素了。

⑥國界分部

「或國界分部」，這是指什麼呢？地球的資源很有限，而且從根本來講人都有私有制的觀念，「我們是一個國家，旁邊的國家不能侵佔、侵入到我們的國土」，「國界分部」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領土範圍。由「國界分部」就引發了歷史上層出不窮的、到現在也始終沒有斷絕的戰爭，國跟國之間的戰爭。很多戰爭就是為了搶資源。

⑦種種拘局事

總之一句話，「有如此等種種拘局事」。這些都是「拘局事」，不管是

「宮觀迫迮」也好，這是住的條件；還是「土田逼隘」也好，就是養活自己的土地很有限；或者是「志求路促、山河隔障」，想去一個地方，但是交通不便；或者是「國界分部」，國跟國有界限，這些都屬於「拘局事」。「拘」是拘束，被一個東西所拘束；「局」是局限。拘隘、局限，就不能像鳥兒在虛空飛。鳥兒在空中飛，完全不用考慮這些問題。所以，為什麼用「究竟如虛空」這個比喻呢？極樂世界就像鳥兒在空中飛，沒有任何「拘局」的狀況，拘隘、局限都沒有。

是故菩薩興此莊嚴量功德願：「願我國土如虛空，廣大無際。」

「是故菩薩興此莊嚴量功德願」，所以法藏比丘就發願。「願我國土如虛空，廣大無際」，希望我將來成就的國土像虛空一樣沒有邊際。這是講法藏比丘為什麼要發這樣一個願。

這種「拘局事」，我們可能感覺不到，感覺不到的原因是我們習慣了。就像在北京生活習慣的人，如果有一天去別的城市或者別的國家，就會有另外一番感受。因為在北京擠地鐵、擠公交習慣了。

有一次我坐地鐵去看病，趕上上班高峰。以前都是聽說，沒感受過，那次算是感受了一次。人進去之後，被擠上去的姿勢是那樣，就永遠保持那樣，不能變了。想看手機也抬不起來；想不看手機吧，別人的手機就在你面前，不看也不行，而且還看好幾個，都在你面前，但是自己的手機看不了，感覺要擠成一片紙了。我坐的是 13 號線，從天通苑往海澱方向走的。到了海澱那站開門，「呼啦」一下人就出去了，我還沒想下車呢，但是後邊的人一拱，差點把我給推出去。

所以，生活在北京的人，應該對「拘局事」有切身的體會。佛小有一次坐地鐵，有兩個人打起來了，打得頭破血流，血都濺到她身上了。她下了車，門就要關了，發現一隻鞋還在車上，趕緊又爬上去，使勁從人家腳底下把鞋伸出來。這都是「拘局事」。

還有天通苑那裡的地鐵排長隊，老長老長了。但是我們都習慣了，習慣了就覺得也還行吧。但是在這個過程就會產生很多摩擦，因為空間

也是一種資源，人太多了，空間的資源不夠了，就會產生種種摩擦，所以打架會打出血來。

其實不光是北京，我記得以前上學的時候，過年坐火車回家，也是夠厲害的，晚上上廁所都得踩著人過去。

這就是因為資源有限，想要資源的人又多，所以必然產生爭奪，產生矛盾。為什麼現在老火車站跟高鐵站是不一樣的場景？人進去的感受也截然不同？當然，我說的不是北京的高鐵站，是小地方的高鐵站，人很少，地方特別大，走在裡面就像漫步在機場裡一樣，人都變得優雅了，跟過去的小火車站完全不一樣。以前的小火車站就是吵架的吵架，打架的打架，一股方便麵味，人們席地而坐，或者席地而臥，又髒又亂，感覺隨時都要打起來，空氣裡都有火藥味，稍微點著一點兒就要爆炸，因為空間有限。

所以有一句話特別好，「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但是在《往生論註》裡，曇鸞大師給改了，叫「相忘於有餘」。如果資源非常多，多到人人都用不完，沒有一個人能用完，你用一百年、一萬年，永遠都用不完的情況下，人們就會我想不起你，你也想不起我。大家就像魚在水裡，相忘於江湖了，就不爭不搶了。為什麼？因為我想擁有的，跟你想擁有的，都能滿足，我沒必要跟你爭。我記起你，是因為我要跟你爭啊，我才會記得你。

我們看《聖教集》245 頁，「相忘於有餘」這句話就在這裡：

以此故興大悲心：「願我成佛，必使珍寶具足，嚴麗自然；相忘於有餘，自得於佛道。」

這句話說得特別精妙，「相忘於有餘，自得於佛道」，什麼東西都是綽綽有餘的，所有人享用永遠都享用不完。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物質極大豐富，永遠也用不完。不光豐富，而且是最好的，你手上是最好的，我手上也是最好的，不用爭，不用搶，我們就相忘吧。

當然，我們畢竟還沒有往生，往生之前要深切地感受娑婆世界的不

好，這樣我們才會加強願生心，厭穢欣淨，厭離這個穢惡的世界。「穢」，其實就包含了種種「拘局事」，比如空間很狹小，很擠。

⑧人如蟲

有時候我們改變一下視角，就容易感受到空間的狹小。比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就是因為他換了一個視角。總是生活在平地上，感覺不出來；有一天爬上泰山了，天下都盡收眼底，感覺人就像蟲子一樣。

其實，古人確實就把人當成蟲，人是「裸蟲」。蟲有五種：毛蟲、鱗蟲、介蟲、羽蟲、裸蟲。毛蟲，毛毛蟲就是毛蟲，猴子也是毛蟲，動物有好多都是毛蟲，貓啊狗啊；鱗蟲就是魚，長鱗的那些動物；介蟲就是龜，那些有殼的動物；羽蟲就是鳥。這些都屬於蟲。裸蟲就是沒有毛，沒有介的，這些都沒有，我們身上的毫毛很短，這就是人，所以人也是蟲。

總之大家要知道，人可憐得像蟲子一樣，在覺悟者看來，真的就是這樣。所以在《觀經疏》裡，善導大師用了一個詞：「量性不出蠢蠢之心。」「蠢蠢」這個詞，最初是形容什麼的呢？就是形容春天的時候，蟲子出來了，蟲子在爬。

有一次在合肥一百多米高的 39 層樓上，站在上面往底下看，人可不就是蟲子嗎？走來走去的。車都跟火柴盒似的，人就像蟲子一樣。當時我就想到裸蟲，人確實是蟲。

還有就是坐飛機的時候，也容易獲得這種感受。在飛機上往下一看，「哎呀，好可憐啊！人怎麼生活在這麼小的一個地方啊？還活得有滋有味的」。

⑨蝸牛角上爭雌雄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公案：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

蝸牛不是有左角有右角嗎？左邊的觸角上有個國家，這個國家叫觸氏；右邊的觸角上有一個國家，叫作蠻氏。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兩個國家打起來了，為什麼打？爭地。打得非常慘烈啊，死了上萬的小蟲，就是那些國民。

「逐北」，就是有一方敗了，勝的一方就乘勝追擊，追啊追啊，然後敗的一方就跑啊跑啊。跑了多久，追了多久呢？「旬有五日」，十五天。

這是莊子講的一個寓言故事，蝸牛角上爭雌雄。人的戰爭跟這個差不了太多，電光石火，一決高下，在這麼小的空間範圍內，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非要爭個你死我活，何苦呢！

⑩心量小，故拘局

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是什麼造成我們的生活空間有種種「拘局事」？本質來說，是因為心量小。心量小，所以你住的小；你住的小，讓你的心更小了，兩個相互影響。曇鸞大師有一句話：「彼國土量，能成眾生心行量。」國土量決定了人的心量大小。國土量是很大的，心量也隨之而大；反過來也一樣，因為心量是那樣的，所以感召的國土量就是那樣。

而且，即便是在同一個空間裡，我們對這個空間的感受也會不同。同樣在這個空間裡，有的人覺得「這好大呀！」有的人覺得「這太小了！」

心裡常憂眾生的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人在一個方丈之室，在一個很小的地方，也不覺得小，天下都是他的心所緣的對象，所以他不會覺得房間很窄。心量很小的人，就是住在紫禁城裡，也覺得挺憋屈，這跟他的心是相關的。

（2）國如虛空，廣大無際

「願我國土如虛空，廣大無際」，這裡用了一個比喻，說極樂世界很廣大，廣大到什麼程度呢？像虛空一樣。

為什麼用虛空作比喻呢？雨果有一句話挺有名的，「世界上最廣闊

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胸懷」，胸懷就是心。海洋就算很大了，但是他說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因為海洋也在虛空裡。所以，虛空是我們人生活的境界裡，能夠看得到、想得到、說得到的一個最能夠展現廣大的事物了。在人的經驗範圍內，虛空是最能夠表達廣大的，所以這裡就用了虛空作比喻。

什麼大？大飛機。但是大飛機大得過虛空嗎？它在空中飛啊。什麼大？山大，可是山也在虛空裡，喜馬拉雅山也在虛空裡。再大的東西都不出虛空，因為虛空有包含萬象的功能。

所以下面說：

「如虛空」者，言來生者雖眾，猶若無也。

來生者雖然很多，但是好像沒有一樣。因為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都是「虛無之身、無極之體」。換句話說，他並不佔實有的空間，不需要實實在在地去佔據一個空間。就像光一樣，光充斥在空間裡，但是它不佔有空間。而且光和光之間也不妨礙，這個燈發出的光跟那個燈發出的光會打架嗎？這個光會跟那個光說：「哎，你別佔我的地方，你躲躲。」不會吧？它們融合得很好。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就像燈光一樣，沒有任何滯礙，完全融合到一起，多也是少，少也是多，所以廣大。所以「來生者雖眾，猶若無也」，好像沒有一樣。

「廣大無際」者，成上如虛空義。何故如虛空？以廣大無際故。

為什麼像虛空一樣呢？因為它廣大無際。

(3) 眾生往生，終無滿時

「成就」者，言十方眾生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雖無量無邊，畢竟常如虛空，廣大無際，終無滿時。

這就很好地破斥了「極樂世界人口爆炸論」的論調。以前給人講極

樂世界，特別是給初學佛的人講極樂世界多好，大家都去，十方世界的眾生都去，螞蟻飛蟲也都去，對方馬上就問了我一句：「那麼多人去，裝不下了怎麼辦啊？」就像我們書屋，塞滿了可能就一百多人；如果達到一百人了，再來人，那沒辦法，只能關門了。所以一般人就會想：「極樂世界會不會也這樣啊？大家都去，而且去了就不回來了，永遠在那，那不是越集越多嗎？是不是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去了呢？」

這裡，曇鸞大師就說了：「雖無量無邊，畢竟常如虛空，廣大無際，終無滿時。」沒有滿的那一天，來得再多，「猶若無也」，好像沒來一樣。

像這個空間裡，現在是這麼多的燈，再加一倍的燈，也還是這麼多；再加燈，也還是這麼多，不會因為你加的燈多，這個空間就塞不下了，不會的。

講到極樂世界的廣大，《無量壽經》裡有一段話：

所修佛國，開廓廣大，超勝獨妙，建立常然，無衰無變。

《往生論註》的這首偈子就是從《無量壽經》的這句話來的。

在《無量壽經》的異譯本《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裡還有一段話：

佛言：「令天下諸水，都流行入大海中，寧能令海水為增多否？」

這是佛對阿逸多菩薩說的。阿逸多菩薩就是彌勒菩薩。如果讓天下所有的河流、湖泊，所有的水都流到大海裡，大海的水會增多嗎？

阿逸菩薩言：「不能令海水增多也。所以者何？是大海為天下諸水眾善中王也，故能爾耳。」

大海是水中王，再多的水流到大海裡，大海也不會增多；海水蒸發了，變成雲了，又下雨了，也不會讓海水減少。大海不增不減，因為它太多了。

佛言：「無量清淨佛國亦如是，悉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無央數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都往生無量清淨佛國者，其輩甚大眾多，不可復計。無量清淨佛國諸菩薩、阿羅漢眾比丘僧，都如常一法，不異為增多也。」

「娟飛蠕動之類」，就是指小飛蟲、微生物。連這樣的眾生都往生了，包括菩薩、阿羅漢、人也都往生了，但是極樂世界還跟原來一樣，不增不減。

(4) 經文祖語，極樂之相

妙土廣大超數限，自然七寶所合成。

佛本願力莊嚴起，稽首清淨大攝受。(《讚阿彌陀佛偈》)

觀彼彌陀極樂界，廣大寬平眾寶成。(《往生禮讚》)

前兩句是曇鸞大師另外一部著作《讚阿彌陀佛偈》裡的。「妙土廣大超數限」，這就講到極樂世界的廣大。下面「佛本願力莊嚴起，稽首清淨大攝受」，這句話也很好地說明了極樂世界是清淨為總相，總的攝受。

下面一句是善導大師《往生禮讚》裡的，「觀彼彌陀極樂界，廣大寬平眾寶成」，極樂世界非常廣大，又寬又平，七寶所成。

我找的這些經文法語，是跟前面講的娑婆世界的狹小相相對的，前面說「見三界狹小，墮陁陪陪，或宮觀迫迮，或土田逼隘，或志求路促，或山河隔障，或國界分部」。極樂世界不是這樣，不像這樣三界狹小，它是「廣大寬平」的，極樂世界不存在「宮觀迫迮，志求路促」這些情況。

我們一段一段地讀，邊讀邊感受：

其講堂、精舍、宮殿、樓觀，皆七寶莊嚴，自然化成。復以真珠、明月摩尼眾寶以為交絡，覆蓋其上。(《無量壽經》)

彼國人民，乘百千由旬七寶宮殿，無所障礙，遍至十方，供養諸佛。(《無量壽經》)

其胎生者，所處宮殿，或百由旬，或五百由旬。(《無量壽經》)

無量寶網彌覆佛土，皆以金縷真珠、百千雜寶、奇妙珍異莊嚴校飾。周匝四面，垂以寶鈴，光色晃曜，盡極嚴麗。(《無量壽經》)

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往生論》)

台裡天人現，光中侍者看。

懸空四寶閣，臨回七重欄。（《往生禮讚》）
寶殿逐身飛。（《往生禮讚》）
觀見彌陀七寶國，地上虛空光相照。（《般舟讚》）
金樓玉柱琉璃殿，真珠寶閣百千行。（《般舟讚》）
極樂世界廣清淨，地上莊嚴難可量。
八功香池流遍滿，底布金沙照異光。
四邊階道非一色，岸上重樓百萬行。
真珠瑪瑙相映飾，四種蓮華開即香。
十方人天得生者，各坐一個聽真常。
是故彼國名極樂，眾等持華來供養。（《法事讚》）
寶池寶岸寶金沙，寶渠寶葉寶蓮華。
十二由旬皆正等，寶羅寶網寶欄巡。
德水分流尋寶樹，聞波睹樂證恬泊。
寄言有緣同行者，努力翻迷還本家。（《往生禮讚》）

我們看這些文字，尤其是後邊祖師的讚偈，特別通俗，簡直不像唐朝人寫的。「十方人天得生者，各坐一個聽真常」，簡直就像快板書、大白話一樣。我們看唐詩，還有宋、明、清的很多詞，都比這個生澀得多。反而是這些祖師，不太用生僻的字詞，而且讀起來特別有韻味，有韻律感，「寶池寶岸寶金沙，寶渠寶葉寶蓮華，寶羅寶網寶欄巡」，特別好讀。

還有一些場面特別形象，比如《往生禮讚》的這句「寶殿逐身飛」，畫出來特別形象。極樂世界的菩薩，想要去哪玩，或者想來娑婆世界繞一圈，就從極樂世界飛過來，一邊飛，身後就跟著一個宮殿；想去西雙版納玩，飛呀飛，別墅就跟在後邊飛，中間累了、渴了、困了，想吃點東西，宮殿立馬就給你備用著。就像現在的房車，房車在地上跑，但是這個宮殿是在天上飛的，你飛到哪，它就跟著你到哪，不可思議吧？

我們娑婆世界正好反過來，一輩子背著房子——房奴，不是房子追著我們跑，而是我們追著房子跑。買個房子，還幾十年的房貸。但是極

樂世界正好反過來，房子追著你，你想甩掉都不行。

《佛說大阿彌陀經》裡講：「胎生者，所處宮殿或百由旬，或五百由旬。」胎生，就是內心有懷疑，然後生到了極樂淨土的邊地，還沒真正到極樂世界，他所感受的境界還不是極樂世界的主體。但是這樣的眾生，他的宮殿有多大呢？「或百由旬，或五百由旬」。

一由旬大概四十里、六十里，乘以一百，多大呀！這可不是五百平米、六百平米的事啊，比故宮都大。關鍵還是「人工智能」的，你走到哪它都追著你，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叫它在空中，它就在空中，叫它在地上，它就在地上，叫它在水裡，它就在水裡。所以，不會有「墮陁陪陪」「宮觀迫迫」這樣的事情。

我們再讀下面一段：

黃金為地。《阿彌陀經》

極樂世界淨佛土中，周遍大地真金合成，其觸柔軟，香潔光明，無量無邊妙寶間飾。《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彌陀佛國最為勝，廣大寬平實是精。黃金為地間奇珍。《法事讚》
異珍參作地。

金繩直界道，珠網縵垂林。

見色皆真色，聞音悉法音。《往生禮讚》

其佛國土，自然七寶——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磲磔、瑪瑙合成為地，恢廓曠蕩，不可限極。悉相雜廁，轉相間入，光赫煜爍，微妙奇麗，清淨莊嚴，超逾十方一切世界眾寶中精，其寶猶如第六天寶。《無量壽經》

寶地澄淨平如掌，無有山川陵谷阻，

若佛神力須則見，稽首不可思議尊。《讚阿彌陀佛偈》

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以七寶界分齊分明。《觀無量壽經》

寶地莊嚴無比量，處處光明照十方。

寶閣華台皆遍滿，雜色玲瓏難可量。
寶雲寶蓋臨空覆，聖眾飛通互往來。
寶幢幡蓋隨風轉，寶樂含輝應念迴。（《觀經疏》）
地上莊嚴轉無極，金繩界道非工匠。
彌陀願智巧莊嚴，菩薩人天散華上。
寶地寶色寶光飛，一一光成無數台。
台中寶樓千萬億，台側百億寶幢圍。（《往生禮讚》）
地迴寬平眾寶間，一一同耀五百光。
一一光成寶台座，一一座上百千堂。
千堂化佛塵沙會，眾生入者共相量。（《法事讚》）
地平無極廣，風長是處清。（《往生禮讚》）
地上莊嚴眾寶間，雜色相參百千萬。
寶座華台處處滿，隨心受用光來照。
寶地寬平眾寶間，一一寶出百千光。
一一光成寶台座，光變為樓百千億。
化天童子無窮數，悉是念佛往生人。
或登寶座樓中戲，不饑不渴湛然常。
或入光明百寶殿，正值大會讚彌陀。
或有寶地琉璃間，或有寶地紫金成。
或有寶地黃金作，或有寶地頗梨映。
或有千寶莊嚴地，或有算數寶為成。
一一色光相照，十方來者皆行上。
地上莊嚴無億數，寶樓林樹垂瓔珞。（《般舟讚》）
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阿彌陀經》）

這裡選的，很多都是極樂世界的地上莊嚴。這一段正好跟娑婆世界的地上作了一個對比，前面講了娑婆世界的地面是怎麼樣的，所以這裡

選的大部分都是極樂世界的地上莊嚴。

(5) 國界廣大問答

我們繼續看《往生論註》，這是一個問答。

問曰：如維摩方丈，苞容有餘，何必國界無費，乃稱廣大？

答曰：所言廣大，非必以畦畹為喻。但言如空，亦何累方丈。

又，方丈之所苞容，在狹而廣；核論果報，豈若在廣而廣耶！

這是曇鸞大師自己設的一個問答。他舉了《維摩詰經》裡的一個例子。維摩詰居士是佛在世時候的一個在家弟子，他很有錢，是個富翁，奴婢成群，家財萬貫。他修行非常好，經常出入鬧市、酒店，甚至妓院、賭場他都去。

「維摩詰」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呢？「維」是無；「摩」是垢，髒垢；「詰」是均勻的意思。「維摩詰」就是無垢，意譯為無垢塵，所以他也叫「無垢居士」。他雖然跟各種人接觸，但是他內心很光潔，不被環境所染污，因為他個人證悟到不可思議的境界，入不可思議境界了，就沒有東西可以染污他。當然，這是大菩薩的境界。

《維摩詰經》裡有一個場景，維摩詰居士住的房間本來很小，「方丈」，只有一丈長寬。有一次，維摩詰居士生病了，其實也不是真的生病，是自稱病了，「你們都來看我吧」。釋迦牟尼佛就派弟子去「問疾」，就是去問候、看望維摩詰居士。結果舍利弗、阿難、大迦葉都不敢去，為什麼不敢去呢？因為維摩詰居士太厲害了，剛一開口，就被堵得死死的。當然，這個所謂的「堵」，是指維摩詰居士的境界太高了，他們說話不在一個層面上，所以不敢去，連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不敢去。沒辦法，世尊就派菩薩裡邊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去了。這樣，兩個人就有了一個對話，《維摩詰經》就是在講這麼一件事。

這裡的典故是說什麼呢？文殊師利菩薩去的時候，帶了八千菩薩、五百聲聞，還有很多天人，最少一萬多人吧。維摩詰居士的房間很小，

方丈那麼大，結果這些人進去之後，人沒有縮小，空間也沒有變大，但是所有人進去也不覺得擠。

當時維摩詰居士就問文殊師利菩薩：「菩薩你見多識廣，各個佛土都去過，你見沒見過好的獅子座啊？」獅子座就是菩薩的坐騎。文殊菩薩就說：「聽說須彌相佛的獅子座不錯。」維摩詰居士就請文殊菩薩弄幾個過來。文殊菩薩就運用神通，弄了三萬二千個獅子座，每個獅子座高幾千由旬。同樣，維摩詰居士的丈室也沒見大，獅子座也沒見小，人也不覺得擠，這就是不可思議境界。

在我們凡夫的境界裡，大能容小，但是小不能容大。我們穿線的時候，線稍微粗一點都穿不進針孔。但是事實上，大可以容小，須彌能納芥子；反過來，小也可以容大，芥子能納須彌。

《華嚴經》裡有「十玄門」。所謂「玄」，就是高深、不可見、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境界。其中有一條叫作「廣狹自在無礙門」，就是廣狹是自在的，大是小，小也是大；大能容小，小也能容大。佛菩薩的境界就是這樣。

《楞嚴經》裡有句話叫「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佛菩薩在哪兒？佛菩薩在微塵裡，小石塊裡，塵土裡；在幹嗎呢？轉法輪，就是在講法，「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毫端」就是像頭髮絲那麼細的地方，「寶王剎」就是寶王佛的整個剎土，整個剎土就在頭髮絲上顯現出來，不可思議！

這也說明，我們凡夫境界裡的時間、空間都是錯覺，我們對空間、時間的感受都屬於我們凡夫個人；對菩薩來說，沒有空間、時間。愛因斯坦也講過，時間、空間是人類的錯覺，確實是這樣。

「維摩方丈，包容有餘」，那麼小的空間能容納那麼多。

「何必國界無貲，乃稱廣大」，既然有這樣的現象，你何必要說這個國界很廣大？「貲」是計量。你何必要這麼說，才稱得上極樂世界是廣大的呢？意思就是說，既然小可以容大，為什麼要說沒法測量到底有多

寬多廣，才顯示出極樂世界廣大呢？既然小能容大，你為什麼說大而大，不說小而大呢？就是這個意思。

下邊曇鸞大師就回答了。

「答曰：所言廣大，非必以畦畹為喻」，「畦畹」是過去的計量單位，五十畝為一畦，三十畝為一畹。意思就是，我這裡說很廣大，並不是五十畝比三十畝大，一百畝比五十畝大，並不是比較來說的，不一定要以一個有限的數量去比較說明。

「但言如空，亦何累方丈」，但是我現在說像虛空那麼廣大，又怎麼會妨礙方丈容納很廣大的空間呢？我雖然說它廣大如虛空，但是它跟「小能容大」這個說法並不矛盾。換句話說，極樂世界同樣也能辦到一根頭髮絲裝滿三千大千世界，並不矛盾的；我並沒有說，那裡很廣大，但是它就做不到大能容小、小也能容大。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又，方丈之所苞容，在狹而廣；核論果報，豈若在廣而廣耶！」前面所說的《維摩詰經》裡的情況，方丈之室能包容更大的空間，這是在狹而廣，就是一個小空間能容納大空間；但是從極樂報土的果報來論，哪裡比得上在廣大說廣大呢？就是說，我說小能容大，這似乎很微妙；但是從果位來說，我說它是廣大的廣大，不是更好嗎？不比你說小而廣更好嗎？「廣而廣」不是比「小而廣」更好嗎？「廣而廣」的同時，它並沒有缺失「小而廣」的功能，這不是更好嗎？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維摩詰那種情況，是維摩詰以他的神力達到的，是暫時性的。他是他的神力在那個時空點瞬間做到的，他的神力一旦不在了，一般人就無法進入那樣的境界，你再進去，可能只能裝十個人，第十一個人就進不去了。但是極樂世界不一樣，只要到了極樂國土，永遠都是那樣的。這也是兩者不一樣的地方。

（6）長行釋量功德

莊嚴「量」功德成就者，偈言「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

故。此云何不思議？

量功德成就，「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在果報上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呢？下面就說了幾個不可思議之處。

①宮殿樓閣，隨心所成

彼國人天，若意欲宮殿樓閣，若廣一由旬，若百由旬，若千由旬，千間萬間，隨心所成，人各如此。

極樂世界的人，如果想要宮殿樓閣，這其實是相對於前面的「宮觀迫迤」來說的。宮殿樓閣可以大到什麼地步呢？一由旬也可以，百由旬也可以，千由旬也可以；甚至造千間、萬間都可以，那就是一個建築群了，「隨心所成」，「人各如此」，人人都能這樣。

這讓我想到杜甫的一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首詩的大概意思是，杜甫晚年生活比較淒慘，秋天的時候，風很大，飄著雨，突然晚上一陣大風，把他的茅屋給掀了，茅草飛呀飛，有的飛到河邊去了，有的找不到了。這還不算慘，隔壁小孩還把僅剩的一點兒稻草給抱走了。杜甫那時候已經是老年了，拄著拐杖，在秋風裡喊「不要抱，給我留下！」但是沒用，小孩不聽他的，他氣得渾身哆嗦。到了晚上，秋天很涼了，又下著雨，整個房間沒有一個地方不漏雨。他臥在濕漉漉的床上，一個晚上也睡不著，小孩哭，大人叫，很慘。

這首詩的最後寫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要是能有千間萬間廣廈，能讓天下受寒受凍的人都去裡面住多好啊；而且風也吹不垮，雨也打不濕，「風雨不動安如山」。

可惜杜甫沒念佛，杜甫要是念佛的話，就知道極樂世界有現成的「廣廈千萬間」，而且真的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因為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真的是「風雨不動安如山」，沒風沒雨，「千間萬間，隨心所成，人各如此」。

後邊還有兩句詩，「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什麼時候能突然出現千間萬間廣廈呢？「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哪怕我今晚就凍死了，

我的心也滿足了啊！不念佛真的是沒辦法，念佛不就足了嗎？

現在比杜甫那時候也好不了太多，房子雖然比那時候結實了，但是買得起嗎？現在房價這麼高，都不敢結婚了，結婚也不敢生孩子。

②常若虛空，無迫迕相

又，十方世界眾生願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一時一日之頃，算數所不能知其多少；而彼世界常若虛空，無迫迕相。

這跟前面講的也有點呼應，前面講「猶若無也」，往生的很多，但是「猶若無也」。這裡說得更詳細了，十方世界已經生的，現在生的，將來生的，很多很多。「一時一日之頃，算數所不能知其多少」，哪怕我們講課這麼一會兒，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往生。所以，雖然說眾生下地獄像射箭、下餃子一樣，但是往生的人更多。

有一首偈子特別好：

四色蓮花間綠荷，一蓮花載一彌陀。

莫疑淨土程途遠，日日人生雨點多。

每天往生的人像下雨一樣，想像一下那個畫面。其實就是曇鸞大師講的這句話：「算數所不能知其多少。」下雨的時候，你能數得過來多少雨點啊？「而彼世界常若虛空，無迫迕相」，就像我剛才打的那個比喻，不相妨礙。

「四色蓮花間綠荷」，蓮花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中間是荷葉。

「一蓮花載一彌陀」，一朵蓮花上一尊阿彌陀佛。

「莫疑淨土程途遠」，不要懷疑，不要覺得「極樂世界那麼遠啊，十萬億佛土外，怎麼去啊？這個世界去六十里外都累得呼哧呼哧的，十萬億佛土，這怎麼去啊？」

去的人很多啊，多到「日日人生雨點多」。所謂「莫道西方遠，唯需十念間」，只要十念，其實十念也不需要，只要一念。還有兩句話，「六

字洪名微微念，七寶蓮花大大開」，「微微」對「大大」，只是動一下嘴，那兒的蓮花就開啊開啊。

③志願廣大，無有限量

彼中眾生，住如此量中，志願廣大，亦如虛空，無有限量。極樂世界的眾生，在這樣的國土量之中，志願非常廣大，像虛空一樣，沒有限量。

④國土量，成眾生心行量

彼國土量，能成眾生心行量，何可思議！

國土無量無邊，所有眾生的心量也大到無量無邊，這怎麼可思議呢？《普賢行願品》裡說：「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

大家聽過井底之蛙的故事嗎？有一隻青蛙在井底，有一天海龜來跟青蛙說話：「有個地方叫大海，比你這裡大多了！」

青蛙就說：「啊？有多大？有我這裡一半大嗎？」

「比你這裡一半大多了。」

「啊？比我這兒還大？難道跟我的井一樣大嗎？不可能吧！」

海龜說：「我帶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青蛙就從井裡跳出來了。牠所能想像的最大，充其量就是井那麼大，或者稍微比井大一點兒。因為牠一輩子都生活在這個空間裡，牠想像不出大的地方有多大。後來牠到了海邊一看，哇！腦袋都炸了，因為牠的心量撐不住了。

我們也差不多，我們就是井底的青蛙。雖然我在這兒講，你們也在這兒聽，但極樂世界到底有多廣大，「究竟如虛空」到底是怎樣的，我們很難想像。我們把想像發揮到極致，也只是真實狀況的億萬分之一，可能都還不到。因為我們就像那只青蛙一樣，在井裡待得太久了。從生下來，做小蝌蚪的時候就在這兒，外面的世界從來不知道。

先不說極樂世界，就說三界，我們都不知道三界有多廣大。但是剛才說了，三界都還是狹小的。極樂世界到底怎麼樣，只有去了才知道。為了知道這件事，大家也得去極樂世界！

另外，一個人的心量跟他生活的空間有關係嗎？有一定的關係。一般來說，在其他條件都一樣的情況下，一個人經常到處走動，見多識廣，心量會比不走動的人大一些。當然，不太走動的人，他可以靠另外一種方式來彌補，就是知識。知識為什麼是力量？因為知識擴充了人的心量。通過讀書，讓心量打開了，這也是在「走」，只不過是心在走。

讀書跟走路，讀萬卷書跟行萬里路，有重疊的部分。比如《史記》，司馬遷就是走了萬里路才寫出來的。他寫出來了，我們就少走了他當時走過的那麼多路。

所以古人有一句話，叫「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一個人的學識，跟他的心量有一定的關係。

像我為什麼不愛回老家呢？回到村子裡，就那麼幾件事，每家每戶吃飯的時候所聊的，都是那幾件事，說明生活的範圍很窄。雖然現在交通內容非常發達了，電視、手機都有，但是對他們好像沒有什麼作用，他們聊的還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事，還是我小時候他們聊的那些事，沒有一丁點兒變化，張家長李家短，誰家兒子娶了誰家的女兒，一個月賺多少錢，在城裡買房……聽來聽去還是那些事，所以我不太喜歡回家。他們的世界就是那樣，給他們講《往生論註》，他們是聽不進去的。

當然，擴充心量有兩條路可以走，剛才說的是一種，就是往外，通過提高眼界、視野來擴充心量；還有一條路是往裡走，什麼叫往裡走呢？就是「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前面那種是「為學日益」的方法，還有一種是「為道日損」，就是去除私慾，去除習氣，去除煩惱，識心達本源，這就是往裡走，向內求。向內求心量也會打開，這個打開的廣闊度比前者還高，越往內越廣大。

「彼國土量，能成眾生心行量」，這是一種相似的說法，因為我們到

了極樂世界，就恢復了佛性，佛性是無量的，所以心行量也沒有邊界。

「阿彌陀」是什麼意思？就是無量的意思。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量的問題，阿彌陀佛的名號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答案了。我們這個世界之所以像前面分析的那樣，就是因為有量；有量是因為有限，有限就有量。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佛性，之所以廣大無邊際，不管是空間上，還是心行上，還是自由廣闊度的展現，都是因為佛性的展現，阿彌陀佛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智慧、無量神通……什麼都是無量的，因為佛性本來就具足這些東西，通通都是無量的。

⑤娑婆世界，被量局限

我們娑婆世界不一樣，什麼都是有量的。造罪造業無量，除了這個都有量。什麼沒有量？萬事萬物都有量，有量就有數。為什麼現在的自然科學絕大多數都建立在數學的基礎上？通過數學計算，能精準地設計出一個可以升上太空的宇宙飛船。那是靠什麼？靠算。用什麼算？不就是用那些數嘛。數是什麼？數就是量。找到數跟數之間的規律，任何一個東西都能用量去描述。

比如一個人站在這兒，身高多少？170 厘米；體重多少？110 斤；體溫多少？37.5 度；骨頭有多少？200 多塊；眼鏡度數多少，牙有多少顆……凡事都有量；甚至你坐在這個位置上，是在東經多少度、北緯多少度，都有數，都有量。

現在有個流行的算法，你每天在手機上瀏覽什麼東西，它都能算出來，然後把相似的內容不斷地推送給你，其實都是用了數，因為凡夫就生活在數的境界裡。就算你在移動，你移動到每個地方，都帶著這個數。在古代，不是用「數學」這個詞，而是叫「術數」，這是從《周易》裡來的。

古人認為，以《周易》的眼光來看，任何一個現象都分四個層面。哪四個層面？首先，它有一個表相。比如我站在這兒，相是這樣的；這個相呈現出來，背後有一個數，這個數從各個角度都能分析；有這樣的

相，有這樣的數，是因為背後有一個理，數的變化是遵循一定的規律的，背後有一個道理；這樣的相、數、理，通過一定的占卜都能占卜出來。之所以能占卜到，是因為有相、有數、有理。特別是有數，很多都是通過數來算的。報出一個人的生辰八字，他在那樣的時空點出生，他就帶有那樣的數，背後有豐富的內容，通過這個內容，就能預知他將來會有什麼樣的相。算命的道理就是這樣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之所以有這些，根本來說，是因為因果的存在。所以，有時候算命能算得準，是因為你前世造的因已經定了，所以你這一世呈現的果報也有一定的定數，這樣就能通過下一步的相、數、理、占來說明。

所以，這就導致所有人都被數所拘。比如，你一生要呼吸多少口氣，心臟跳多少下，吃多少粒米，通通都是有數的。到了這個數，你必須得死，多一下都不行，少一下也不行，這就是被數所拘。這並不是宿命論，這是因果論，是因果的存在。除非你有大的功德，大善大惡才能改變這個，大部分人其實是無力改變的。

如果不往生極樂世界，就會被數所拘，而且一直延續無始劫的生命。我們一直被數所拘，它就像一個牢房，你永遠不自由、不自在。成佛叫什麼？成佛叫得大自在，沒有任何東西能拘束他、束縛他，佛是自在的、任運的、自然的。

經常有人問：「往生有什麼好啊？成佛有什麼好啊？為什麼要往生？」他覺得成佛就是坐在那兒，然後每天供水果、供香，那有什麼好呢？成佛最基本的好處就是自在，得大自在，沒有任何東西能拘束你，不受苦了，不用輪迴了。

3. 性功德

我們上節課講的是莊嚴量功德成就，量功德前面是清淨功德。今天我們講性功德。

翻到《聖教集》242 頁，看性功德。

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此二句，名「莊嚴性功德成就」。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以愛慾故，則有欲界；以攀厭禪定故，則有色、無色界。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長寢大夢，莫知悞出。

(1) 何故起此莊嚴

這一段字面意思是說，「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就叫作「莊嚴性功德成就」。

佛為什麼要起此莊嚴呢？十七種功德莊嚴，每一種功德都有這樣一個問題：佛在因地的時候，為什麼要起此莊嚴呢？

①三界是有漏邪道

是因為菩薩看到十方世界的國土（包括我們娑婆世界），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但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都是有漏邪道所生，像一個很漫長的夢境一樣，不知道怎麼出離。

三界分成兩類。一類是欲界。欲界是怎麼引起的呢？就是因為愛慾的原因，愛慾引發了欲界。六道裡的前五道，就是地獄、餓鬼、畜生、人、阿修羅，加上欲界六層天，通通都是欲界。另外一類是色界跟無色界。色界、無色界沒有欲界的愛慾，但是他在禪定裡，所以就對禪定或者「攀」或者「厭」。「攀」就是攀更高的；「厭」是厭與他同等的，或者在他以下的。比如，對於色界最低層天來說，他是厭離欲界濁染的東西，而攀求一種定境、禪定。

我們看「攀厭禪定」的註釋：

攀厭禪定：修習禪定，以禪定力，攀緣上妙境，厭捨下劣境。（厭捨五欲，攀求諸漏不動，生色界初禪天；厭捨初禪覺觀，攀求二禪喜受，生色界二禪天；厭捨二禪喜受，攀求三禪樂受，生色界三禪天；厭捨三禪樂受，攀

求四禪捨受，生色界四禪天；厭捨粗色，攀求空無邊定，生無色界空無邊處天；厭捨空，攀求識無邊定，生無色界識無邊處天；厭捨識，攀求無所有定，生無色界無所有處天；厭捨無所有，攀求非想非非想處定，生無色界非想非非想處天。）

我們看括號裡的，色界天最低層是厭捨五欲，攀求諸漏不動，所以生色界的初禪天。然後厭捨初禪覺觀，攀求二禪喜受，所以生色界二禪天。二禪天的人，又厭捨二禪喜受，攀求三禪樂受，就生色界三禪天。總之，他是對他現有的及以下的境界產生厭捨，而對他以上的境界產生攀求。這樣就形成了色界十八層天，及無色界四層天。

「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如果不是後邊長行有解釋，這兩句不太能看出來是講性功德。為什麼是性功德呢？我們待會再細緻地解釋。

這裡講到一句，「以愛慾故，則有欲界」，這就是講欲界的本質。我們一般會想，修行有很多逆境，或者受種種苦惱、痛苦，以為這些是在欲界比較難以突破的。其實恰恰相反，更加難以突破的是順境，順境裡最難突破的就是恩愛。這裡講的「愛慾」，就是順境裡的，然後由此產生種種的執著。這比三苦、五苦、八苦更難突破，更加讓人難以出離，因為它更堅固，更本質。

所以，在漢傳出家的儀式上都會念一首偈子：

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

是什麼讓我們在三界裡流轉呢？是恩愛，不是別的東西，「恩愛不能脫」。出家要放棄恩愛。這個「恩愛」不單是指男女之間的，也包括父母、兄弟、朋友之間的種種恩愛，全部放棄。然後入無為法，「棄恩入無為」，這樣才是一個真實的報恩者。

魔有兩種：一種是順魔，一種是逆魔。逆魔好突破，順魔更難突破。比如你生活得無憂無慮，樣樣都順心，樣樣都好，對於出世來說，不見得是很好的事情。

這裡說到三界，「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有漏」，我們上次講過了，不管凡夫做了多少功德，都會漏失掉；「邪道」就是不正。所以始終在三界裡流轉。像前邊講的，「此三界，蓋是生死凡夫流轉之暗宅；雖復苦樂小殊、修短暫異，統而觀之，莫非有漏」。這些語句，曇鸞大師是反覆說的，後邊還會有。

②輪迴如長寢大夢

在三界的暗宅裡流轉，這裡用了一個比喻，「長寢大夢」，像一場夢一樣。這個夢又長又大，長到沒有開頭，沒有結尾，從無始劫到盡未來際，沒有醒的一天。這個夢非常大，大到我們所知的範圍都在夢裡，都屬於這個夢境，沒有一處在夢境之外，但凡我們有感受的，都在這個夢境裡，這是說它大。

「莫知惺出」，「惺」通「希」，就是不知道怎麼出離。其實對大多數人來說，也沒想過要出離，因為他還不知道自己在做夢。

道家說「至人無夢」，就是修行很好的人沒有夢。但是我們大部分人都有過做夢的經驗。夢的特點是，在夢中覺得很真實，比如夢見老虎，老虎一張嘴，雖然是在夢裡，但是你也嚇得不輕啊，醒來之後，心還騰騰跳，夢裡很真實，但是醒過來之後發現是假的。

夢幻泡影

所以《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因為我們這個世界是緣起性空的。「緣起」，就有各種各樣的境相；「性空」，它又是沒有主宰性的。「緣起性空」，就像人夢醒之後，覺得「哦，一場空夢！」跟這種感受特別像，特別接近。

《無量壽經》裡有一句話，叫「覺了一切法，猶如夢幻響」，一切法都像夢幻一樣。

猶如夢中事

《楞嚴經》裡有一首偈子：

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

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淨極光通達」，一個人的心非常清淨，清淨到極處，心光就射出來，就通達了。

「寂照含虛空」，像光一樣照著一個東西。有一句話叫「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代表心是清淨、凝然的狀態；「照」代表智慧在起用，相當於光照黑暗一樣。「寂」和「照」是體和用的關係。所有的虛空，所有的世界，都在這種「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境界裡。當然，這是佛的境界。

「卻來觀世間」，再回頭看我們這個世間，生生死死。

「猶如夢中事」，就像在夢中一樣。

這首偈子很美。

大作夢中佛事

永明延壽大師有兩句話：「宴坐水月道場，大作夢中佛事。」「宴坐」就是打坐；「水月道場」，「水月」代表空幻的意思，就是水中月，像猴子撈月一樣，不真實。「大作夢中佛事」，這是在講菩薩的功行，菩薩雖然做這個做那個，可是在他的心境裡，就像在水月道場一樣，做的都是夢中事。我們是在夢境中，佛菩薩已經醒過來了，然後佛菩薩又以神通力進入我們的夢境，陪我們一起做這個夢，告訴我們在做夢，醒來之後是怎麼樣的。

虛雲大師《辭世偈》中也說：「眾生無盡願無盡，水月光中又一場。」

萬古是非渾短夢

蕩益大師有兩句：「萬古是非渾短夢，一句彌陀作大舟。」「萬古是非」，翻開歷史，各種征戰也好，還是發生在個人身上的是是非非也好，不管大事小事；「渾短夢」，全都是很短的夢境。「一句彌陀作大舟」，泛著阿彌陀佛的大船，就可以出離夢的海洋。

無明被底且長眠

善導大師有一首偈子，雖然沒有明著寫夢，其實就是夢的意思。

曠劫以來沉苦海，西方要法未曾聞。

雖得人身多有障，不受佛化反生疑。

六方如來慈悲極，同心同勸往西方。

長病遠行不計日，念佛即道無工夫。

如此之人難化度，無明被底且長眠。

就是曠劫以來，大家都沉沒在苦海裡，往生西方這樣的要法從來不曾聽聞過。雖然得到人身，但是聞到佛法之後不受所化，反而懷疑。這時候，六方如來全都出廣長舌相勸我們，「同心同勸往西方」。

「長病遠行不計日」，身上得了病，別人說哪裡好玩，哪怕生了病都要去，去多久都行。「念佛即道無工夫」，勸我們念佛，「念一小時佛吧！」

「不念不念，我要去玩」。這很像我們現在的狀態，其實唐朝的時候已經是這樣了。讓他去逛街、吃飯、玩，「不計日」，工夫多得很；「來念念佛吧」，十分鐘都覺得長。

善導大師就有點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說了一句「如此之人難化度」，這樣的人太難度了。「無明被底且長眠」，就在無明的大被底下睡吧！「無明」就像一個大被，我們所有人都蓋一床被，被的名字叫「無明」，我們呼呼地在底下睡著。「長眠」就是睡覺、做夢。這話說得很有意思，也不是很生澀，很好懂。

本來由一夢

佛教把人生比喻為夢，世俗當中也有很多把人生比喻為夢的詞語，比如「南柯一夢」「黃粱一夢」，做了一個夢，一輩子就過完了。

還有《紅樓夢》。《紅樓夢》最後四句話說：「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本來由一夢，休笑世人癡。」

所以，「夢」是佛教裡經常用的一個意向。而「佛」的意思是「覺」，為什麼叫「覺」呢？就像從夢中覺醒，醒過來一樣。

③欲使眾生出三界

是故興大悲心：「願我成佛，以無上正見道，起清淨土，出於三界。」

「是故興大悲心」，佛為什麼要興大悲心呢？我們想一想，不管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在三界流轉的過程中，其實是苦多樂少。樂是很小的，很短暫的；而苦是非常深徹的，更加普遍。雖然受了苦，有一點都不值得，因為只是夢，所以這個苦受得很不值當。對佛來講，這才是苦中苦，比單純受苦還苦，「無窮之劫枉疲勞」，很冤枉。

所以佛興起大悲心，「願我成佛，以無上正見道，起清淨土，出於三界」，希望我將來成佛的時候，「以無上正見道」，這跟前面哪句相對？「有漏邪道」。曇鸞大師是故意用「正見道」這種說法的。在這個基礎上，「起清淨土」，就是指極樂世界。「出於三界」，這是使動用法，使眾生出於三界，離開這個「長寢大夢」，從夢中醒過來。

「起清淨土，出於三界」，這裡用了一個「出」字，它跟「出世善根生」是對應的。佛教本質來說是出世法，雖然有三乘、五乘、小乘等等，像五乘教法裡，人天乘是不出世的，是教你在世間怎麼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善人，下一世在人間過得好一點，甚至生天。這似乎是沒有出世的，但其實它是一時的方便施設，佛教本質來說還是把人導向出世的。我們想想，佛教如果沒有出世的內容，跟基督教、儒家有什麼區別呢？甚至連道家都比不上，道家還有出世的內容，做神仙就是出世的。

大家應該聽過一句話，「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是禪宗六祖大師說的。但是這句話往往會被一些人用作否認佛教是出世的一個理由。但其實六祖大師並沒有那個意思。「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不是說佛法沒有出世法，只有世間的這點事。六祖大師修的是聖道門，煩惱習氣必須要在人間遇境逢緣的過程中去打磨，也就是即世間出世間，聖道門必須這樣，而且最終還是要利用世間來出世間，並不是否認出世間法的內容。

所以，通過「願我成佛，以無上正見道，起清淨土，出於三界」這

句話，也能感受到佛是希望所有眾生出世的。

(2)「性」的四重含義

既然是講性功德，曇鸞大師分了幾方面來解釋這個「性」呢？或者說「性」包含幾層意思呢？四層。第一是「本」義；第二是積習成性；第三是聖種性；第四是必然義、不改義。所謂性功德，「性」是什麼？就是這四方面。

①「性」是「本」義

我們看第一重含義，「性」是「本」義。

「性」是「本」義。言此淨土，隨順法性，不乖法本，事同《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義。

「本」就是本體、本來、本性、佛性、稱性。當然，這裡是特指佛性。

「言此淨土，隨順法性，不乖法本」，「淨土」就是指極樂世界。極樂世界的興起是隨順清淨法性的，是「不乖法本」的。「法本」，法性為萬法之本；「不乖」，就是不違背、不背離，也就是「順」的意思。所以，「隨順法性，不乖法本」是正過來說一次，反過來說一次；「隨順法性」就是「不乖法本」，「不乖法本」也就是「隨順法性」。

「事同《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義」，這就像《華嚴經》裡的《寶王如來性起品》所講的道理。「寶王」，並不是某某如來叫作寶王，不是釋迦牟尼如來或者阿彌陀如來。這個「寶王」是泛指，是把佛性裡的寶藏比喻成摩尼寶。「寶」就是摩尼寶，摩尼寶王、摩尼珠王。摩尼珠的特點是什麼？就是你想要它出什麼，它就出什麼。

比如這裡有一顆摩尼寶，我想要十個凳子，十個凳子就吐出來了；我想要漂亮的衣服，衣服就掉下來了；我想要一頓好吃的，所有人都夠吃，需要多少份就出多少份，要多好吃就多好吃；我需要一朵鮮花，鮮花就出來了；我需要一尊佛像、一棟大樓、一個書屋，什麼都有；需要

鈔票也可以，人民幣一個億，比印鈔機還快。這就是摩尼寶。

摩尼寶本來是佛的舍利。到了法滅的時候，地球上所有的好東西，經書也好，寶物也好，甚至黃金，這些東西都沒有了。全部到哪兒了呢？到海裡的龍宮去了，包括佛的舍利。這時候，佛的舍利在人間就沒有了，被龍王用種種辦法拿到龍宮去了。到了龍宮之後，久而久之，佛的舍利就變成了摩尼寶珠。

摩尼寶珠什麼時候又來人間呢？就是人間有轉輪聖王出世的時候。怎麼證明他是轉輪聖王呢？就是他能把摩尼寶從海裡拿出來，然後放在一根長桿的頂端，說：「如果我確實是轉輪聖王，我現在需要摩尼寶出飲食、衣服、供具等等，來證明我是轉輪聖王。」如果他真的是轉輪聖王的話，話音剛落，這些東西就會「嘩嘩嘩」地落下來；如果不是，喊了半天沒回應，那就尷尬了。

摩尼寶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大家是不是都想要一個啊？其實人人都有，就是六字名號。所以，六字名號也經常被佛比喻成摩尼寶珠。

這裡的「寶王」，就是把人的佛性中的無窮寶藏，比喻成摩尼寶珠之王。摩尼寶珠的特性是要什麼有什麼，需要什麼出現什麼。每一尊佛成佛後，都有佛身、佛土，佛土裡的所有一切，都是從本性中出來的，所以叫「如來性起」。

在歷史上，《華嚴經》流通最廣的，除了《普賢行願品》，就是《寶王如來性起品》了。《普賢行願品》是講普賢菩薩因地的行願，即十大願王，是講怎麼修行的；《寶王如來性起品》是講，以這樣的行願修行成佛之後，在果地上顯現出來的是怎麼樣的，其中就包括國土。比如大地是平的，是什麼樣的修行感得這樣的國土呢？比如國土是七寶合成，是什麼樣的因行感召這樣的七寶呢？這一品裡解釋得非常詳盡。

這是一層意思，「性」是「本」的意思。

②積習成性

又言「積習成性」，指法藏菩薩集諸波羅蜜，積習所成。

第二層意思就是「積習成性」。「積習成性」這個詞特別好。人有秉性、天性，為什麼這麼難改呢？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因為積習成性了。

什麼叫積習成性呢？就是一種動作、一種思想、一種習慣，不斷地重複、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成為「性」的一部分。「性」有「不改」的意思、「本性」的意思，成為「性」就很難再改除了，就成為下意識的動作。據說抽煙的人，看到煙手都會癢，自然就想抽。

以前我們編輯部有一位蓮友，他會開車。有一次我們一起坐車出門，但不是他開車，他坐在我邊上。我就發現，每到車減速的時候，他的腳就會使勁點一下。我說：「你腳下有什麼東西嗎？」他說：「沒有啊！」我說：「那你點什麼呢？」他說：「習慣了。雖然不是我開車，但是看到車要減速，就會不由自主地使勁踩剎車。」這就是積習成性。

有一種說法，叫「二十一天效應」。就是一個習慣，如果能保持二十一天，就能養成。它說一天到七天的時候，是刻意不自然，就是很刻意，總得想著。七到二十一天的時候，還得刻意，但是自然了，沒有那麼不自然了；二十一天到九十天的時候，也不刻意了，也很自然了。

吃素也是，有些人吃素很簡單，有些人吃素就很困難。甚至有些人，他能堅持一年、兩年、三年，結果第四年不行了，也有這樣的，甚至十年之後不行了。因為我們無始劫來的習氣太強了，那是多大的勁兒啊，這就是慣性。

人的性格也是這麼形成的，積習成性。同樣一種思維方式，不斷地重複，總是習慣性地這樣思維，不就成為性格中的一部分了嗎？下一世遇境逢緣，碰到相同的環境，就像條件反射一樣，成為自然的。

當然，這也說明習氣可以改，它不是一定的。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可以吃肉，也可以吃素，吃素吃得積習成性了，讓你吃肉都很難，你再聞到肉的味道都不行。

胎裡素是怎麼來的？也是積習成性，只不過他這個積習是在前世就完成了，所以他這一世生下來就有這個性，其實他前世就一直吃素。你

想想，這個娃娃雖然剛出生幾天，可是前世一百年他都在吃素，這一世突然讓他吃肉，他當然就吐出來了，吃不了肉。

所以，修行的過程就是「熟處轉生，生處轉熟」。什麼叫「熟處轉生，生處轉熟」呢？比如過去習慣於貪著某個東西，或者習慣發火，或者有各種不好的習氣，過去這些都很熟，熟得只要一睜眼就是那樣。熟的要轉生，慢慢對這些產生生疏感。然後生的要轉熟，過去對念佛不熟，對拜佛不熟，對讀佛經祖語不熟，現在慢慢地反覆看、反覆聽，積習成性，生的就慢慢變成熟的；過去熟的，就慢慢變得生了。這樣久而久之，人的習性就改了；習一改，性就改。

「習性習性」，「習」和「性」是連著的，有什麼樣的習氣，就有什麼樣的性；有什麼樣的性，就有什麼樣的習氣。像我們看動物世界，真的是千奇百怪，狗有狗樣，貓有貓樣，猴有猴樣。怎麼來的？也是積習成性。貓就是舔舔爪子，洗洗臉；狗就做不出這個動作，它沒有這個習性。豬，吃了睡，睡了吃，這就是牠的習性。猴子，牠就要跳來跳去，動作非常敏捷，非常快。樹懶，你讓牠快，牠也快不起來，習氣不同。

所以習性挺可怕的，你有什麼樣的習性，就決定了你將來走向哪裡。

所以，養成一個好的習性、好的習慣特別重要。把念佛養成習慣，就最好不過了。養成什麼好習慣，都不如養成念佛的習慣。這也是積習成性，讓念佛成為本性中的一部分。過去碰到事說「哎呀我的媽呀！」現在改成「哎呀我的佛呀！」或者直接說「阿彌陀佛呀！」開車的時候遇到狀況，立刻自然提起「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積習成性。

當然，這也不能誤解。有些人誤以為「我念佛是在訓練、練習，練到平時清醒的時候功夫有十分，夢中的時候就剩七分；夢中的時候功夫有十分，臨終的時候就剩三分……不斷地練習，練到夢中能念佛。如果夢中念不出佛，就要像紫柏大師說的，起來磕頭，磕得頭破血流，懺悔」。如果是這樣的話，往生就變成「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為了臨終那幾分鐘我能念出佛，我要不斷地練習」，所以平時就練啊練啊，到臨終的

時候，總算到時候了。

這是一種誤解，這種想法還是建立在自力的觀念上。其實這也是一種習性，慣性思維就是如此。為什麼一個人念佛就能往生呢？難道是憑我們的習慣嗎？或者憑我們的心力去突破我們生生世世的業力？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念佛就在佛光的攝取中，每一聲都在佛光的攝取中。《觀經》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是佛對我們攝取不捨，只不過到臨終的時候才花落蓮成。臨終的時候，緣成熟了，我們就走到了娑婆世界的盡頭。前面學過一句話，叫「胎卵濕生，緣茲高揖；業繫長維，從此永斷」，所以這是個自然的過程。

這裡講的「積習成性」，不是指我們人，而是指法藏菩薩，他在生生世世的修行過程中「積習成性」。當然，法藏菩薩所積的習，不是我們凡夫的不良習氣，他是布施、持戒、忍辱、禪定，把這些變成習氣。他碰到人，自然就行布施；碰到惡人惡事，自然就忍辱，自然就發菩提心、憐憫心、慈悲心。這些對佛來講，就像我們對貪瞋癡一樣。我們對貪瞋癡有多熟悉，阿彌陀佛對六度萬行就有多熟悉，佛跟我們正好是反過來的。所以說「法藏菩薩集諸波羅蜜，積習所成」。

我們看菩薩修行好像挺困難的，放到我們身上確實挺困難，但是對菩薩來說，那是他們的本性，所以沒那麼難，是特別自然的。

其實我們人裡邊也有這樣的，有些人是後天善良，有些人是天性善良。天性善良的人，可能他沒有佛教信仰，但是他的所作所為絲毫不比有信仰的人差，這就是「性」中帶來的，特別自然，一點都不造作，不用刻意去做什麼。

這是「性」的第二層意思。

③聖種性義

亦言「性」者是聖種性。序法藏菩薩於世自在王佛所，悟無生法忍，爾時位名聖種性；於是性中，發四十八大願，修起此土，

即曰安樂淨土。是彼因所得，果中說因，故名為「性」。

這段是說什麼呢？是說法藏菩薩當初發四十八願的時候，他到底是什麼樣的身分。這個問題在歷史上有好多爭論，現在都還有。有的說法藏菩薩是普通凡夫，跟我們一樣；有的說是聖者，像曇鸞大師在這裡說的就是「聖種性」，「聖種性」就是初地到十地的聖位菩薩；還有的說是古佛再來。

曇鸞大師認為，法藏菩薩是初地到十地的菩薩。聖者發的願，是稱性發願，稱著本性；凡夫的願是逆著本性的。

經常有人問我：「我都發願了，要誦《地藏經》一千遍，現在誦了九百遍，差一百遍就圓滿了。但是有人勸我一向專念，還要專復專。我好捨不得啊！我都發願了，我能違逆自己的願嗎？那不是要下地獄嗎？」

其實凡夫的願不算什麼，發了就發了，發了可以改，可以再發新的願。所以，我們不必說「我發了願，就要如何如何」，沒必要把它當成一種心理負擔，發了就發了。善導大師說「縱發清心，猶如畫水」，我們凡夫發的願，就像在水上畫了一個圈，雖然看見了，但是幾秒鐘就沒了。

「序法藏菩薩於世自在王佛所」，「序」有好幾種解釋，有的說是《大經》的序分，有的說是「之前」的意思。我們可以理解成「過去」，過去法藏菩薩在世自在王佛所。世自在王佛是法藏菩薩的師父，面授的師父。

「悟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是一種境界，《大智度論》說：「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通達，無礙不退，是名無生忍。」一般來說，證得無生法忍就是阿鞞跋致菩薩，也有的說是初地菩薩，也有的說是八地菩薩。

「爾時位名聖種性」，這時候法藏菩薩已經不是一般的菩薩了。我們經常說「種性」這個詞，如果你生在清朝的愛新覺羅家族，你的種性就不一樣，即便不是太子，也是王爺。這個種性就決定了你生下來就不一般，所謂「太子墮地，貴壓群臣」。

像古印度，種姓制度非常興盛，有四種姓。如果生下來是首陀羅，

那就糟糕了，就沒法跟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通婚；不要說通婚了，就是坐在同一個凳子上，或者在同一個空間裡都不行。因為是奴隸，只能做奴隸做的事情。

種性就是這樣，生來就決定了。就像一粒種子，松樹的種子跟白菜的種子看起來差不多，都那麼大，黑的，一粒一粒的。可是一旦種下去，松樹能長十幾米、幾十米高，白菜只有這麼高。種不同，就決定將來的前途不一樣。

但是佛教非常平等，佛教不認為有不變的種性。這一世是首陀羅，下一世沒準就是刹帝利；這一世是刹帝利，下一世沒準就是首陀羅。

法藏菩薩的種性就不一般，他是將來必定要成為佛中之王的種性。

「於是性中，發四十八大願，修起此土，即曰安樂淨土」，「安樂淨土」就是極樂世界。

「是彼因所得，果中說因，故名為『性』」，法藏菩薩在因地的時候已經是聖種性的菩薩，他發的這個大願，果報呈現出來了，極樂世界有了。在這個基礎上，從果說因，探求他發願時的狀況，說明他是聖種性。這個「性」就代表聖種性。換句話說，如果不是聖種性的菩薩，就不會有極樂世界這樣殊勝的國土、果報出現。

這是第三層意思。

④必然不改義

又言「性」是必然義、不改義。如海性一味，眾流入者，必為一味，海味不隨彼改也。

海性一味喻

這裡有個比喻，說「性」是必然不改的意思。這個好理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們經常會寄希望於一個人，希望他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或者遇到一些事情，磕磕碰碰，覺得他總會有一些改觀吧？可是等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幾十年之後，他還是老樣子。所以，有一句話叫「三歲看老」。

我看過一個視頻，一個三歲的小孩特別愛抽煙，抽得有模有樣。開始別人逗他，給他一包煙，「你抽著玩兒吧」。結果他一天抽了好幾包，不停地抽，不給他，他就大哭大鬧。「三歲看老」是因為本性很難改。三歲的時候就是這樣一個「性」，到了八十三歲、九十三歲、一百零三歲，都還是那樣。

像袁了凡那樣的人，每天記功過格，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樣的人不多。從這個角度來說，人的命運是不容易改的。因為你的本性不改，命運就很難改，面相就不會改，風水也不會改，這是一套系統，因為因果沒有改。因果沒改，是因為本性沒改；本性沒改，是因為心沒有改。所以這是不容易的，很難的。

但是有人說：「我學佛之後，整個人翻天覆地地變化了。」學佛之前跟學佛之後，不說翻天覆地的變化吧，改觀也是很大的。但是後來我想想也不對，其實也沒有多大變化。因為學佛跟不學佛的心境是不一樣的，學佛之前是那樣一種心境，表現出來的是那樣的；學佛之後換了一種心境，表現出來的是這樣的，都是理所應當。而且很多根本性的東西還是沒改，改不了。當然，這不是給我們自己找理由，就不改了。我們還是要改，再過幾十年，往生極樂世界了，就徹頭徹尾地改了，不想改也改了。所以，這幾十年不算什麼，如電光石火，非常快。說不定用不了三十年時間，三年五年也有可能。

這個「不改義」像什麼呢？就像大海。所有的河流在流入大海之前，有的是淡味，有的是鹹味，有的是其他味。但是只要流到大海裡，都是同一個味道，都是鹹味，因為海水是鹹的。不會因為有那麼多河流，不同的味道進入海水裡，就讓海水的味道改變了，不會的。

身性不淨喻

下面還有一個比喻，這個比喻很經典。

又如人身，性不淨故，種種妙好色香美味入身，皆為不淨。說得很含蓄，就是變成糞便了，但是沒說，而是說「皆為不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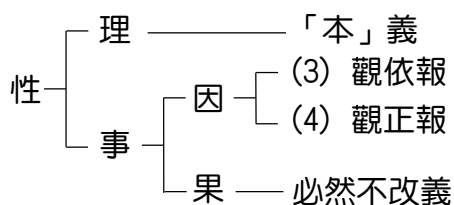
你吃之前，這個東西色香味俱全，又好看、又好吃、又好聞，拍一張照片發朋友圈，很吸引人。但是誰會發吃完之後從身體裡出來的那個東西呢？不會吧？出來之後，立馬衝下去，一秒都不想多看，因為它不淨。

人的身體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本事呢？怎麼能把那麼乾淨、那麼香、那麼好看的東西變成糞便呢？我覺得曇鸞大師這個比喻說得特別好，因為人身不淨。身不淨的原因是性不淨。性不淨的原因是心不淨，心是染濁的，因為是五濁惡世。五濁惡世並不單指我們的環境，我們自身就是五濁惡世，說五濁惡世就包括我們自己。不要把五濁惡世和我們隔離開，畫個圈，「這是我，我之外是五濁惡世」，錯了。我們自己就是五濁惡世的一分子。說五濁惡世不是說別的，就是說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的存在就是濁染的，所以我們的身體就有轉淨成染的功能。佛菩薩是轉染成淨；但是對於造罪造業的凡夫來說，是有轉淨成染這種本事的，多淨的東西都能轉成染濁的。所以，判斷一個人修行好不好，或者修到什麼境界，很簡單，跟他去一趟廁所就知道了。他說自己修行好，但是他能把淨的東西變得更乾淨嗎？他能把漂亮的東西吃下去變得更漂亮嗎？如果他沒有這個本事，那大家都差不多。

⑤四重含義，內在關係

這四重含義之間有什麼內在關係呢？有因果在裡邊，也有理跟事在裡邊。當然，這不是我的創見，我是參考師父的《往生論註講記》。



「本」義是理，積習義、聖種性義、必然不改義是事相；其中，積習義和聖種性義是因，必然不改義是果。在因地積習成性，作為聖種性發願；果報現前的時候，就變成必然不改的東西。是這樣一種關係。

大家課後再仔細體會一下，我們接著往下看。

(3) 清淨性成就

安樂淨土諸往生者，無不淨色，無不淨心，畢竟皆得清淨平等無為法身，以安樂國土清淨性成就故。

極樂世界正好反過來，多染濁的東西，一旦往生到了極樂世界，全部變成「無不淨色，無不淨心，畢竟皆得清淨平等無為法身」，染的東西到了極樂世界全部變成淨的。「色」就是色相的意思。

阿彌陀佛就有這個本事，他可以把我們這些髒得不能再髒的小髒孩兒、小黑孩兒、小臭孩兒，變成金燦燦的、光閃閃的、漂漂亮亮的、香噴噴的菩薩。佛就有這樣的能力，轉染成淨，轉濁成淨。

為什麼？「以安樂國土清淨性成就故」，因為它的性是淨的，也是必然的、不改的，但凡到極樂世界，都變成淨的。

以前總有人問：「你帶著這麼強的習性、習氣，到了極樂世界，不把人家的淨土給染污了嗎？你這樣的不能去，你就老老實實在娑婆世界待著吧。你跟極樂世界不相應，你的習氣、染心太強了。」其實，用大海這個比喻就能很好地駁斥他。水流進大海之前很髒，到了大海不就乾淨了嗎？大海就有這種功能，大海很廣博，極樂世界就像大海一樣。人在往生之前有種種習氣、種種罪業。但是一旦往生，所有的罪業都變成功德了。

「畢竟皆得清淨平等無為法身」，這就是國土淨然後心淨，心淨然後身淨，隨之一切所見都淨。

有一句話叫「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這句話也出自佛典。同樣都是喝水，但是牛喝了水變成奶，蛇喝了水變成毒。

我們學佛也一樣，同樣學一個教法，有些人聽了變成「乳」，有些人聽了就變成「毒」。同樣講念佛往生這件事，有些人聽了就特別開心，特別歡喜，「真好啊！」這就是變成乳了，滋養他。有些人就說「那怎麼行啊？多不平等啊！怎麼還有這樣的法門呢？」這就變成毒了，就把自己

排除在外，本來這是末法眾生唯一的希望。

這說明什麼？說明他的「性」裡就帶有偏見、成見，他的「性」不改，必然就會把一個很乾淨的東西轉成不乾淨的東西。

所以，人最可貴的是什麼？就是心簡單、單純、質樸，這是很可貴的。心一旦變得不簡單、不質樸、不單純，有個人的偏見、成見，好的東西在你這裡都不能起用，都變成毒害自己的東西。所以，心簡單、單純、開放就比較好，這是學法的良器，是很好的心理狀況。

(4) 釋「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者，平等大道也。平等道所以名為「正道」者，平等是諸法體相。

①正道，平等大道

「正道大慈悲」，怎麼說到「平等」了呢？其實是有關係的。

「正」字怎麼寫？上面是「一」，下面是「止」，止於一為「正」。這是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解釋的。什麼是「正」？止於一就是「正」。「一」是什麼？「一」就是平等，從它的相就能看出來，「一」就像水面一樣。所以，「一」就代表平等。而且「一」也代表一元，「一」就是不二。有二就有對立、高下、長短、黑白、美醜、男女等等。一旦進入二元，一切的不平等就產生了，一切的差別就產生了，所以「一」就是平等。

「正」就是止於一，所以，從「正道大慈悲」引出「平等」的概念，這不是祖師亂說的，是有根據的。所謂「正道」，就是平等道。平等就正，不平等就不正。

而且平等是諸法體相，像《金剛經》裡講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為什麼平等是諸法體相呢？因為佛最後證的就是平等，凡聖平等，善惡平等，高下平等，等等。凡夫之所以流浪生死，無始劫地輪迴，就

是因為心不平等。心不平等才產生分別執著，然後在分別念裡不斷地造作身口意業，輪迴就這樣產生了。

佛證得平等，倒不是說對的也是錯的，錯的也是對的，不是這樣。佛是不起分別，但是不代表他不瞭解，他是了了分明的，只不過內心不動。

②淨土法門，即平等法門

淨土法門就把平等彰顯得淋漓盡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平等救度。

佛救度的對象，不分別好人、壞人。凡夫眼裡才有好人、壞人，佛眼裡沒有好人、壞人之分。你是善人還是惡人，你是清淨還是不清淨，你是持戒還是破戒，佛不看這些，佛看的是背後的本質。

印光大師講過兩句話：「四十八願度眾生，逆惡歸心也來迎。非是混濫無簡擇，憐彼是佛尚未成。」不是佛不分好壞，是可憐你本來是佛，你冤枉了，才無始劫輪迴，佛是透過現象看本質。

淨土法門是最能體現平等的，讓人感覺到平等。就算惡到極點，窮凶極惡，但是佛性不改，佛性一直都在那裡。

第二，平等念佛。

不管是誰，不管有多麼高深的修行，都要靠念佛了生脫死。今天早上有一個人拜訪我，他打坐非常厲害，一坐兩個小時，還有種種境界。但是要了生脫死，還是得念佛。他的根機非常好，過去世肯定一直都修行打坐。但是要了生脫死，還是得回過頭來念佛。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也是平等的。

第三，平等往生。

往生之後，大家得到的果報一樣都是平等的。比如，龍樹菩薩是「千部論主」，給很多大乘經典作論，度了無量無邊的眾生，現在我們還承受他的恩德。但是，不會因為他是大菩薩，我們是一兩千年之後才往生

的，而且沒什麼功德，我們跟龍樹菩薩往生後就有很大差別，不會的，都是一樣的，這也是平等的。

淨土法門是因平等，果平等，方法也平等，通通都平等。平等才接近真理實相。

其實平等特別重要。世間也講平等，也都在爭取平等，但是很難做到。在娑婆世界是得不到真正的平等的。不過今天比古代還好一點。我去看過安陽的殷墟，它是夏朝的都城。當時的皇帝，或者是有權勢的人，死的時候會有殉葬。我看到那個殉葬坑，中間是那個權貴，在他旁邊有很多人的骨頭。當時我就感覺「怎麼這麼不平等呢？你是人，別人也是人啊！才二十多歲的男男女女，就這樣被活埋了」，當時厭穢欣淨之心就油然而生。

所以，任何一個愛好平等、熱愛平等的人，只有一個去處——極樂世界。

③大慈悲是佛道正因

以諸法平等，故發心等；發心等，故道等；道等，故大慈悲等。大慈悲是佛道正因，故言「正道大慈悲」。

「以諸法平等，故發心等」，這裡的「發心」是指法藏比丘的發心，他是證得諸法體相之後才發的心，這樣的發心就是平等的。

「發心等，故道等」，發心是平等的，所以得道也是平等的。

「道等，故大慈悲等」，得道是平等的，將來展現出來的大慈悲也是平等的。

「大慈悲是佛道正因，故言『正道大慈悲』」，大慈悲是佛道的正因，所以叫「正道大慈悲」。

大家想一想，哪個詞最能代表佛教？就是慈悲，佛教是大慈大悲。但是現在這方面彰顯得不夠，現在能代表佛教的不是慈悲，而是戒律，是出家，是「不孝」，是吃素，是光頭……一提到佛教，首先想到的不是慈悲，而是這些。這些東西對普通人是有門檻的，大部分人不喜歡這種

被束縛的東西；反而對於慈悲這一面展現得比較少，強調得也比較少。

這是我們佛教弘揚得不夠，沒有把慈悲這方面彰顯出來。人們想到佛教的時候，首先就應該想到「慈悲」這個詞，而不是別的，這樣才能讓人走進佛教，願意接近佛教，不然的話就很難。而且確實只有「慈悲」能代表佛教，雖然佛教也講智慧，但是智慧跟慈悲比起來，慈悲更能代表佛教，代表佛教的精神。

④三種慈悲

慈悲有三緣：一者眾生緣，是小悲；二者法緣，是中悲；三者無緣，是大悲。

慈悲有三種：小慈悲，中慈悲，大慈悲。

所謂小悲，對我們凡夫來說就是憐憫心。它要有一個外緣牽動，有一個具體的人，碰到一件具體的事，感覺對方很可憐，很值得憐憫，就生起慈悲心了。然後就號召大家為這個苦難的人捐錢，有一個人捐了一萬五，我們就說「這個人好慈悲」。但這是最小的慈悲，跟人的憐憫心差不多。

中悲是法緣慈悲，就不一樣了。他看到的不是一個具體的人，他看到的是五蘊的合成。人是由五蘊合成的，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他並不是因為這個人是他的同鄉，或者是他的父母、子女，有一種特別的關係，才對他產生慈悲。

前面的小悲，其實是有分別的。打開新聞，有好多值得同情的人和事，怎麼沒觸發他的慈悲心呢？怎麼只有這個人和這件事才觸發了他的慈悲心呢？因為他跟這個人多了一層關係——老鄉。總之，小悲需要一個緣。

中悲（法緣慈悲）也需要緣，跟佛的無緣大悲比起來，它也需要緣。但是這個緣不是建立在眾生緣的基礎上，不是因為有一個實際的人，跟我有什麼樣的因緣，才引發了這個慈悲，法緣慈悲不是這樣的。它是建立在法的基礎上，看到眾生在幻化的因緣世界裡受苦，沒辦法出離，才

引發了他這種中悲。前面的小悲是人天聖者共通的，中悲只有阿羅漢才有。

無緣的大悲只有佛才有，是佛獨有的。中悲是聲聞、緣覺和初地以上的菩薩，也就是三乘聖者才有的；無緣大悲只有佛有。

《觀經》裡有一句話：「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佛心是什麼？「大慈悲是」，佛心就是大慈悲。「以無緣慈攝諸眾生」，佛不需要眾生緣，也不需要法緣，佛是自然而然的，一切眾生跟他成為一體，眾生受苦就是他受苦，非常深徹，油然而生，自然而然，度盡一切眾生，又實無一眾生可度。

這三種慈悲的程度有別。有一段經文說得特別好：

二乘之悲，如割皮膚；菩薩悲心，如割脂肉；如來大悲，深徹骨髓。

「二乘之悲，如割皮膚」，二乘人的慈悲就像拿刀割皮膚一樣，挺疼的。

「菩薩悲心，如割脂肉」，脂肉比皮膚又深了一層。脂肉是什麼？就是脂肪。以前我們學醫的時候，做解剖，先把皮掀開，再把下面的肉扒開幾層，裡面黃燦燦、油乎乎的就是脂肪。「如割脂肉」，就更疼了。

還有一種，「如來大悲，深徹骨髓」，比前面兩個更深了，都到骨髓了。

所以，二乘菩薩跟佛的慈悲，程度是有別的。

⑤大悲為根

大悲即出世善也。安樂淨土從此大悲生故，故謂此大悲為淨土之根，故曰「出世善根生」。

「大悲即出世善也」，前面說「出世善根生」，就是從大悲心引發出來的。

「安樂淨土從此大悲生故」，極樂淨土是從佛的大悲心生出來的。

「故謂此大悲為淨土之根」，就像樹的根，有根樹就能長；這棵樹長

得很高，枝繁葉茂，開花結果，都是由樹根引發出來的。所以說「根本」，現在還這麼用。極樂世界也一樣，說極樂世界有這樣的莊嚴、那樣的莊嚴，它是從哪生發出來的呢？就是從佛的大悲心生出來的，所以說「大悲為淨土之根，故曰『出世善根生』」。

對比我們凡夫，凡夫是「有漏邪道」，有漏邪道就是不平等性，就導致了無始劫的「長寢大夢」，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跟極樂世界是對比的。

佛為了救度我們，在發起大悲心之後，「以無上正見道，起清淨土」，讓我們最終「出於三界」。

（5）長行釋性功德

我們再翻到《聖教集》293 頁，看長行對性功德的解釋：

莊嚴「性」功德成就者，偈言「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故。此云何不思議？

譬如迦羅求羅蟲，其形微小，若得大風，身如大山，隨風大小，為己身相。生安樂眾生亦復如是，生彼正道世界，即成就出世善根，入正定聚。亦如彼蟲，非身而身，焉可思議！

① 迦羅求羅蟲喻

性功德成就之後，有什麼不可思議呢？曇鸞大師舉了一個比喻，這個比喻出自《大智度論》。

世間有一種蟲子，名叫迦羅求羅蟲，意譯就是黑木蟲。這種蟲子有個特點，沒風的時候，小得不得了，跟細菌一樣，就是一個小黑點；但是只要一颯風，甚至吹口氣，牠就像吹泡泡糖一樣，風吹多大牠就鼓多大。風小一點，牠這麼大；風大一點，牠就變大；風再大，牠就更大了。如果風一吹，比如吹遍整個北京，這個蟲子就像北京那麼大，大到把整個北京都包起來；如果吹到天津，牠的身體就大到天津；吹到南京，牠就大到南京；吹遍整個中國，牠就把中國都包起來了；吹遍整個地球，

牠就把整個地球都包起來了；吹到太陽系，牠就大到太陽系……風有多大，牠的身體就有多大，以風為身。所以說「若得大風，身如大山，隨風大小，為己身相」。

世界上真有這樣的蟲子。因為龍樹菩薩證得初地，獲得天眼通，他能看到好多我們人間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個比喻。

②光明轉增無限

我們看迦羅求羅蟲的註釋：

迦羅求羅蟲：《大智度論》：「譬如迦羅求羅蟲，其身微細，得風轉大，乃至能吞一切。光明亦如是，得可度眾生，轉增無限。」

這是龍樹菩薩《大智度論》的原文。曇鸞大師對《大智度論》相當熟悉，《往生論註》裡很多典故都出自《大智度論》。

「其身微細，得風轉大，乃至能吞一切」，「能吞一切」，這夠大了吧？這個蟲子真不得了。

「光明亦如是」，這是講菩薩的光明。

「得可度眾生，轉增無限」，什麼意思呢？光明是指佛菩薩的光明。比如菩薩的光明像拳頭這麼大，後來他得到一個眾生，是可得度的，因為這個眾生，菩薩的光明就增加了。增加一個眾生，就增加一個光明；增加十個眾生，就增加十個光明，百個就百個，千個就千個。換句話說，菩薩的光明是怎麼來的？是由他度的眾生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菩薩得感謝眾生，因為眾生讓他的光明轉增無限啊。

這個道理其實不難懂。《華嚴經》就說：「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由眾生故，方得佛果。沒有眾生就沒有佛果，有眾生才有佛果。

不光是菩薩，人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的心量、能力，也是跟他心裡裝了多少眾生有關係。他心裡能裝多少眾生，他的能力就能擴充到什麼地步。

我自己就有切身體會。以前讓我講課，或者在眾人面前說話，都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爸媽看到今天這樣的場景，都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我特別不善言談，從小就特別害羞，過年家裡來親戚，見面都臉紅，說不出話，渾身哆嗦。小時候上學，被老師叫到回答問題，也是渾身哆嗦。所以，我只有遇到你們，才「轉增無限」啊，都是逼出來的。

菩薩所度的眾生就像柴火，柴火越多，火燒得就越旺。所以，是眾生成就了佛，阿彌陀佛也得感謝我們，道理確實如此。

③往生入正定聚

「生安樂眾生亦復如是」，這個比喻是說明，生到極樂世界的人也是這樣的。

「生彼正道世界，即成就出世善根，入正定聚」，什麼意思呢？本來沒有出世善根，本來不能入正定聚，因為生到極樂世界，自然就能成就出世善根，就能入正定聚。

④往生非身而身

「亦如彼蟲，非身而身，焉可思議！」就像這個蟲子一樣，「非身而身」，牠的身子不是生來就那麼大，是風把牠的身子吹得那麼大；風大，身子就大。往生極樂世界的人也一樣，以佛身為身，不是他自己有這個身，是以佛身為身。佛就像風一樣，佛身大，我們的身就大；佛身小，我們的身就小。如果論我們凡夫，要功德沒功德，要慈悲沒慈悲，要出世善根沒出世善根，不可能入正定聚。但是我們往生之後，一切都有了，就像蟲子得到風吹一樣。主要是表達這個意思。

4. 形相功德

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

此二句，名「莊嚴形相功德成就」。

什麼叫形相功德成就呢？「形相」，任何東西都有形有相。特別是

在我們這個物質世界，杯子有杯子的形相，佛像有佛的形相，每個人都有形有相。我們說一個人「氣質形相佳」，氣質是看不見的，形相是指他的五官正不正、高矮胖瘦、衣服什麼顏色，這些都是。

（1）光明是總相

我們看這句：「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好像並沒有講到極樂世界某個東西的形相，沒有說極樂世界某一個東西是圓的、方的、大小，都沒有講。那這怎麼能稱為「形相功德」呢？

極樂世界大大小小的東西，有的複雜，有的簡單。這些東西的共性是什麼呢？發光。每一個東西都是發光的，這是總的形相。至於細節的形相，是後邊要講的，這裡是抓一個總的特點。也就是說，極樂世界所有的東西，哪怕這個東西很大，可能是一座宮殿，或者是七寶樹，或者是河水、七寶池、八功德水；小的東西呢，可能是一粒沙子，通通都有一個特性——發光，都是發光體。

在我們的印象裡，一個東西要發光，必須得有電。但是極樂世界不需要電，所有的東西自然發光；或者說阿彌陀佛已經把「電」充進去了，就是佛心本身。

形相功德就是說極樂世界的東西在形相上有個共性，就是發光。而且這個光是「淨光」，清淨的光；「滿足」，是滿足的，所以叫「淨光明滿足」。

「如鏡日月輪」也是在形容前面那一句。這個光像圓鏡一樣，是輪狀的，圓滿的，像太陽、月亮一樣，這都是在表達光明是圓滿的。

形相功德就是這麼來的。

有句話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就是說，在有形有相的東西之上的是「道」，也就是看不見的、無形無相的那些東西；眼睛可見的，能看到的東西，也就是物質世界，屬於「器」。大道本來是無形的，但是它可以託形顯道，以一個可見的東西，來顯示背後的東西。

《黃帝內經》裡有一句話，「有諸內者，必形諸於外」。比如肝臟出了問題，臉色就顯得青，或者在臉頰左邊長痘；痘長在下巴上，就是腎的問題；長在額頭，就是心臟的問題；長在鼻子上，就是脾的問題；長在臉頰右邊，就是肺的問題。內在怎麼樣，外表就能看出來。反過來也一樣，通過外表的情況，就能知道裡面五臟的問題。

世俗的世界是這樣的，佛性的世界也是這樣的。為什麼極樂世界所有東西都發光？發光，這是一個事相，是外形，內在顯示出阿彌陀佛是無量光的意思。阿彌陀佛的內在是光明的，顯示在外面，不管是佛身還是國土，都是光明的。我們這個世界有光有暗，有白天有晚上，光照到東西上都有影子，極樂世界不像我們這個世界。

「有諸內者，必形諸外」，這句話在聖道修行上也是成立的。一個人的內在修持到達一定境界，他的外在一定顯示出威儀。這個威儀，不是形體上做出來了就是威儀，它有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在背後。

佛涅槃之後一百年，在阿育王的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叫優婆鞠多，他是阿育王的國師。那時候佛已經涅槃一百年了，但是他非常想知道佛在世的時候到底是怎樣的尊榮，威儀是什麼樣的。有一次，他去拜訪一個一百多歲的老比丘尼，想通過她瞭解一下。這個老比丘尼在優婆鞠多進門之前，在門後放了一杯麻油，優婆鞠多一推門，麻油就灑了。他就問老比丘尼：「聽說佛的威儀特別好，到底有多好？」老比丘尼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佛在世的時候，六群比丘曾經來過我家。」

六群比丘是什麼人呢？就是有六個人，專門在僧團裡搗亂。我們知道，佛制定戒律，是出現一個問題就制一個戒，有什麼問題，就制一個戒來遮止。在佛制定的戒條裡，不管是比丘戒還是比丘尼戒，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因為六群比丘闖禍，然後才制定了戒律、戒條。

按理說六群比丘是僧團裡威儀最不好的，專門搗亂的。但是老比丘尼對優婆鞠多說：「六群比丘曾經來過我家，但是他們比您的威儀強多了。他們來的時候，我在門後也放了一杯麻油，但是他們推門的時候很

輕，沒有把麻油弄灑。」一個人的心很粗，才會毛躁。所以優婆鞠多非常慚愧，他可是國師啊，是那個時代威儀最好的。

所以就流傳了這麼一句話，「佛世六群比丘，猶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馬鳴菩薩、龍樹菩薩離佛就更遠了，五六百年之後了。但是六群比丘比馬鳴菩薩、龍樹菩薩這樣的大菩薩威儀都好。這就是「有諸內者，必形諸外」。

老比丘尼還給優婆鞠多講了一下佛的威儀，她說：「佛在世的時候，我是一個小姑娘。我為什麼後來會出家呢？因為佛來到我家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向佛頂禮。本來是晚上，很黑暗的地方，但是我頂禮下去的時候，我頭上的釵子掉在地上，都看得清清楚楚，都可以拿起來，因為佛有圓光。因為這件事的觸動，我就出家了。」

舍利弗之所以出家，就是在路上碰見馬勝比丘，他是佛最早的五個弟子之一。馬勝比丘在路上行走，威儀特別好，舍利弗就感歎：「天底下還有威儀這麼好的人！」然後就問馬勝比丘：「你是什麼人？」馬勝比丘說：「我是佛的弟子。」然後又說了一首偈子：「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話音剛落，舍利弗就立刻證得初果。這只是馬勝比丘轉述佛的話，舍利弗當下就證得初果阿羅漢了。所以，這也是一個通過外在行儀得度的例子。

通過這個我們也能知道，佛滅度只不過一百年，人的根機就下滑得這麼厲害。我們現在是多少個一百年了？我們的「威儀」拿到佛那個時代，估計還趕不上僧團裡的小動物。佛教講退化論，從正法到像法，再到末法，人的根機在下滑。

（2）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所以起此莊嚴功德者：見日行四域，光不周三方；庭燎在宅，明不滿十仞。

以是故起滿淨光明願，如日月光輪，滿足自體。彼安樂淨土

雖復廣大無邊，清淨光明無不充塞。故曰「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

極樂淨土廣大無邊，整個世界「清淨光明無不充塞」，到處都充塞著光明，是光明的世界，極樂世界沒有黑暗。

「佛本所以起此莊嚴功德者」，佛為什麼要成就形相功德呢？這裡的「佛」是指阿彌陀佛。

①娑婆光明，有局限性

「見日行四域，光不周三方」，阿彌陀佛在因地作法藏比丘的時候，他見到很多世界都是「日行四域，光不周三方」。比如我們娑婆世界，中間是須彌山，須彌山上下寬，中間比較細。在須彌山的東西南北各有一個人道的天下，叫四天下。我們是南瞻部洲。太陽、月亮在須彌山的半山腰，繞著須彌山轉，所以叫「日行四域」，「四域」就指四天下。比如太陽照到南瞻部洲，其他三個洲就照不到，就是暗的；照到東勝神洲，其他西南北三個洲就看不到太陽。總之，太陽不能同時照亮四個天下。除非后羿射日的時候，天上有十個太陽。

「日行四域，光不週三方」，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庭燎在宅，明不滿十仞」。這是列舉了兩個現象，前面那個現象比較大，後邊這個現象比較小，一般人都能想得到。

「庭燎」，「庭」是庭院；「燎」是什麼呢？過去沒有電，只能靠火把，所以就把一些油脂類的東西綁在木柴上，這樣一點燃，可以燒一兩天。在古代，根據官職、官位大小不同，庭院裡所綁的火把數量是有區別的，或者二十根，或者五十根，或者一百根。皇宮裡的火把是最大的，很粗很粗，能燒好幾天；普通的小官家裡，可能只有十根八根的。

庭院裡的火把，燃燒在宅子裡，只能照很近的距離，「明不滿十仞」。一仞是八尺到九尺，十仞大概就是二十三、四米，再遠就照不清楚了。這就是我們娑婆世界的光的局限性。

這都是在講光，一個是講娑婆世界的光有什麼局限，另外就是講極

樂世界的光有什麼超勝的地方。

② 婆婆光明，其他局限

我們再想想，我們這個世界的光還有什麼局限的地方？

陽光刺眼，不可直視，稍微看久一點，眼睛就不行了；東西一擋，光就過不來了，沒有穿透性；而且不能轉彎，光是直的。

不能久曬。我就被曬過一次，曬的時候沒什麼感覺，回去之後，同學都說我喝酒了，因為臉特別紅。晚上就睡不著了，臉上火辣辣的，第二天就開始起白皮，一搓，一堆白皮掉下來，曬爆皮了，爆了一個禮拜才乾淨。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的光不能久曬，不能長久被光照。

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有陰影，有影子。在無影燈發明之前，做手術還是挺困擾人的，要做手術，結果光被擋住了，看不清楚。無影燈就是有很多燈，各個角度都有，所以就沒有影子了。

光有速度。我們感覺光幾乎沒有速度，特別快。燈一開，我們也沒覺得光是一點一點下來的，是馬上就亮了。所以，光速對我們來說挺快的。但是，這個速度拿到宇宙當中，可以說一點都不快。比如我們晚上看到的星星，其實離我們有多少萬光年，我們看到的星光，都是多少萬年前射出來的，已經在太空中穿梭了幾萬年，才到我們眼睛裡。

還有就是光譜不都是我們可見的，有可見光，有不可見光。可見的是少數，更多的是不可見的。

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明主要來自於太陽。在古代，除了太陽，還有火。但是火是怎麼來的呢？從根源上說，還是來自於太陽；即便在現代，也還是來自於太陽。我們燒的木柴，如果沒有太陽的光合作用，樹能長起來嗎？長不起來，就沒柴可燒。我們燒的煤，不就是過去の木頭嗎？所以還是靠太陽。萬物生長靠太陽，萬物光明也靠太陽，太陽對我們的恩德非常大，如果地球上沒有太陽，地球就完了。所以，太陽是一切能源的總來源。

「以是故起滿淨光明願，如日月光輪，滿足自體」，因為看到其他世

界的光明有種種不足，所以法藏菩薩就發願「我極樂世界的光明，一定不能像娑婆世界的光明那樣」。

(3) 極樂世界，光明殊勝

我們對比一下，極樂世界的光明跟娑婆世界的光明比，有什麼超勝的地方？

①光不刺眼

我們這個世界的光刺眼，極樂世界的光明是不刺眼的。很多人做夢，或者有一些感應，看到佛光，他們給我轉述的時候都會強調：這個光特別熾盛、熾烈，非常盛大；但是又不像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我們這個世界的光一盛大就非常刺眼，極樂世界的光又亮又不刺眼。

我有個同學，他五歲的時候夢到一個人，戴著毗盧帽，手上拿著錫杖，坐在蓮花座上，背後「嗡嗡」地放光。那時候他根本就沒接觸到佛教。後來，過了幾年就有了電視劇《西遊記》，所以他一直以為他夢見的是唐僧。一直到上大學，我們倆一個宿舍，他跟我說起來，我就說：「你錯了，那不是唐僧。」那是地藏王菩薩。他才知道那不是唐僧。但是他說，這一幕從他五歲開始，就在他心裡印記特別深，二十多年，只要一想起來，記憶都特別深刻。而且他告訴我，那個光不刺眼，看著特別舒服。

②光能轉彎

我們這個世間的光只會直射；極樂世界的光會轉彎。《無量壽經》裡有幾句話，叫「應時無量尊，動容發欣笑，口出無數光，遍照十方國。迴光圍繞身，三匝從頂入，一切天人眾，踴躍皆歡喜」。光從佛口中出來之後，在與會的大眾現場旋繞，繞了三匝，又回到佛頂上。所以，從這段經文就能看出，佛光是會轉彎的。

③光能成物

佛光不光能轉彎，而且能做成一切東西。比如杯子，極樂世界也有

杯子，但它是光組成的。我們這個世界的萬物是原子、分子構成的；極樂世界的東西是光組成的。如果光不能轉彎，怎麼能組成這些東西呢？

④光無影子

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有影子，極樂世界的光有影子嗎？沒有。所以在極樂世界做手術不用愁，到處都是無影燈，拿的鉗子都是發光的，一切東西都是發光的。當然，極樂世界也不需要做手術。所以，極樂世界不存在我們這個世界的陰影，或者陰暗的角落，沒有一點陰暗。

有人說「那不太好吧？得有點黑暗的小角落吧？」像那些做壞事的人，就得月黑風高的時候才出動，得找沒有光的地方去做壞事。有句話叫「見光死」，有的東西不能見光啊，有人說「極樂世界連個影子都沒有，這不是挺難受的嗎？」

我們上次研修班，講到他心通、宿命通的時候，有人就說「啊？那我的隱私怎麼辦？我不就沒有隱私了嗎？」她就很緊張。我跟她說「你的隱私我也有，我的隱私他也有，大家的隱私都一樣；你做的事大家都做過，好事壞事都做過。大家都平等，不存在隱私，所謂的隱私也都成公開的了。所以大家都差不多，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們輪迴的時間太久了，各種角色都做過」。

所以，沒有影子對於極樂世界的人來說就沒有問題。因為所有人都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所謂「君子坦蕩蕩」。

⑤超越時空

娑婆世界的光有速度，極樂世界的光有速度嗎？沒有，超越時間、空間。速度只在空間跟時間的坐標系下才有意義，把時間、空間的坐標系打破了，就不存在速度了。「我於一念見三世」，這是普賢菩薩的境界，一念之間可以入到你的前世、今世、後世裡去，所以速度也沒有意義了。

前段時間看《法苑珠林》，裡邊就講到佛的心念的速度有多快。怎麼講的呢？說有八個人同時往八個方向射箭，在放箭的一剎那，所有的箭

全部被佛抓到了。你們想想，佛的速度得有多快，能想像嗎？一剎那間完成了八件事。在我們看來，這幾乎就沒有速度，他的速度已經無限大。

在速度無窮大的情況下，就會發生一件什麼事呢？《往生論註》後邊講到佛的八德、菩薩四種德的時候講到過，就是「一念遍至」。所謂「遍至」，就是盡虛空遍法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同時到達，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在我們想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會灼傷皮膚，極樂世界的光會嗎？不會，只會越照越舒服，越照越年輕，越照越歡喜。

⑥光入心行

極樂世界的光明還有一個特點，這是一個總特點。我們這個世界的光，不能直接作用於我們的精神世界，光是光，精神世界是精神世界。但有時候光也對精神世界有一點影響，比如一個舞台用燈光營造得特別漂亮，觀眾就挺高興的，但是僅此而已。極樂世界的光明可以作用到心行，我們翻到《聖教集》293頁：

此云何不思議？

夫忍辱得端正，我心影響也。一得生彼，無瞋忍之殊，人天色像，平等妙絕，蓋淨光之力也。

彼光非心行，而為心行之事，焉可思議！

按理說，光是一種純物理現象，怎麼能作用到人的精神世界呢？在我們這個世界就不可以，但是在極樂世界就可以。「彼光非心行，而為心行之事，焉可思議」，比如你正在悲傷、不高興、生悶氣，取一道極樂世界的光給你照一照，你立刻就開心了；或者你碰到一件事，想來想去都不知道怎麼解決，因為你智慧不夠嘛，取一道極樂世界的光，「擘」一照，你突然就知道怎麼辦了。

⑦光明滿足

這裡講到「如日月光輪，滿足自體」，「滿足」和「輪」都是在講滿足、圓滿，就是無餘無欠，不缺什麼，也不欠什麼，很圓滿。比如一個

圓，它之所以成為圓，會缺一點嗎？如果缺一點，就不是圓了；也不會比圓更圓，天下有比圓還圓的嗎？比圓還圓的，一定不是圓。所以，圓是達到圓滿的狀態，沒有任何缺憾。

在我們這個世界，比如一個房間，一道光照下來，總是有一些角落顯得很暗，因為光照不到。但是極樂世界不存在這種情況，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放光，光明無不充塞。

其實這也不奇怪，因為「阿彌陀」三個字就是無量光、無量壽的意思。佛既然是無量光，佛的世界也是無量光。極樂世界就是一個光明的世界，光明構成一切東西，光佛、光樓、光地、光水、光池、光花、光飯、光衣，衣服是光，吃的東西也是光，空氣都是光明的，無有不光，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

(4) 光明體性

① 光明本質，即是佛性

我們再想想，光明的本質是什麼？

萬物都是由心所成、由心招感的。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明，根本來說是怎麼來的呢？比如鬼道，即便是大晴天，在鬼道的眾生看來也是陰雲密布，就像日食的時候，光怎麼看都不亮，鬼道世界就是這樣。地獄道則完全沒有光，只有火，這是業力感召的。

我們的本性都是佛，佛性一直存在，佛性本來就是光明的。我們人道之所以能感召太陽的光明，說明我們佛性的部分還在起作用，這是我們佛性中本有的東西，是自性的光。

② 世間萬物，皆有光明

而且萬事萬物都有光，不只是太陽才有光、燈才有光，眼睛會看的人，什麼都有光，筆有筆的光，花草樹木、小貓小狗都有光。

有一本書叫《可許則許》，薄薄的一個小冊子，這本書挺好的，初機的人看看特別好，是民國時期一個叫陳海量的居士寫的。

這裡邊講到一件事。有一個人，他從小就能看到人的頭上有光，他

就像有特異功能一樣，發現所有人的頭上都有光，包括植物都有光。而且他發現每個人頭上的光是不一樣的，顏色不一樣，大小也不一樣，隨著時間的不同光也不一樣。有權有勢的人，就是紅光、紫光；很清明正直的人，他的光就是青色的、白色的；貪污腐敗的人，他頭上的光就是黑色的、灰色的；一個人運勢很盛的時候，他的光就很大、很亮；運勢很衰的時候，光就很暗淡、很小。

這個人講了一件真實的事。他曾經見過張作霖，見過兩次。第一次見張作霖的時候，張作霖正坐在「東北土皇上」的寶座上，那時候他頭上的光特別盛，有三丈高的紅光，運勢很好。第二次見，是在多少年之後了，那時候張作霖的光就很小、很暗淡，甚至有點發黑、發灰。結果過了幾天，張作霖就在皇姑屯被炸死了。

我們看佛像背後都有圓光。不光是佛教，好像所有的宗教，他們的宗教人物畫像都會畫一個光，這也有它的道理。

大家不用羨慕，其實我們都有光。有一種紅外線儀器，能夠分析人身上不同組織、不同器官經絡發出的光，它能照出來。它一掃，然後作成一張診療的單子，結果就出來了。

這用中醫的道理來解釋就比較清楚。比如中醫認為，人的元氣聚集在丹田。所以你看它的光譜上，肚臍下這個位置就特別亮。它可以分析這個地方的光是亮還是暗，然後判定一個人的元氣是多還是少。身體非常衰弱的人，光就沒那麼亮；某個地方的經絡堵了，也會很暗，沒有光。

總之，所有的東西本來就有光，只不過我們的光可能是黑光、灰光，不清淨。

③ 垢障覆身，不見光明

念佛也有光，所以我對「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這首偈子印象特別深刻。

我上大學的時候，有一年寒假沒回家過年，就是我剛才說的被暴曬的那次，我是去念佛了。我雖然撐了一把傘，但是因為在外面時間太久

了，陽光透過傘曬到臉上。雖然是冬天，但是南寧的冬天跟夏天差不多。這樣每天用功念佛，二十多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念佛，什麼也不幹，下了挺大的功夫。

大概十幾天之後，有一天我有一個感覺，只要一念佛號，就感覺胸這個地方一團光明，很亮；而且不光是胸有光明，比如晚上把燈關了，我都感覺四周是亮的。其實眼睛看四周並不亮，是心裡感覺亮，非常明顯。但是只要一停，不念佛，光就會暗下來；如果停的時間很久，就跟平時一樣了；再一提起來，再念佛，又亮起來了。

那時候，我正好看到「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那首偈子，當時覺得真是這麼回事，心靜下來真的就有光明，這個光明是從自而發的。

所以，我們要求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就是這樣的，我們的心光完全展現出來。

本質上，一切眾生本來就是無量光明，只不過我們凡夫是「垢障覆身」。「垢」就是污垢。「垢障覆身」，就是污垢覆蓋在我們本來可以放出光明的心體上。我們的心也會長垢。「覆」，就是被一個東西給遮蔽住了，我們本來可以發光的，但是被蓋住了。往生的一剎那，阿彌陀佛「嘩」地一下，就把這個垢障扯開，我們內在自然的大光明就展現出來。

我們這個世界的東西是不能發光的。我們能看到它，是因為有光源照到這個東西上，反射到我們的視神經，然後成像，我們就看到了。

大家知道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涇做的那個實驗吧？小孩的手指能識字。他把一張寫了字的紙條放在十幾層黑布裡，給這些有手指識字功能的小孩看，他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紙上有什麼字。並不是用眼睛看，是手指識字。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六根本來就可以互通互用。而且他們不光看到字，比如紙上寫的是「佛」字，他們就感覺眼前一片光明；如果紙條上寫著「藥師佛」，就會聞到濃濃的中藥味；如果是「鬼」字，就覺得渾身瑟瑟發抖，很緊張，很恐怖。他們能感受字帶來的內容。

④一切眾生，滿足自體

極樂世界的光明是自發光，所有東西都是自體光明，也可以說是自

體滿足，「如日月光輪，滿足自體」，這些話給我們很多啟示。

我們本來也是自體滿足的，不管是身體、心理、精神，本來都是自體滿足。什麼叫自體滿足呢？就是單個的身體或精神，它是獨立的整體。前兩天，我看到一個短視頻，是南懷瑾講他自己打坐的經歷。他說他並不是打坐的料，他第一次打坐的時候，一般人是單盤，有些人上來就能雙盤，他單盤都不行。他盤腿的時候，腿揚起來很高，都磕到下巴了，下不來。但是他很能堅持，堅持了好長時間。突然有一天打坐，本來腿離下巴很近，結果「卡嚓」就掉下去了，他就能單盤了。後來有一天，打著打著，腿又下去了，他就能雙盤了。本來他的腰是直不起來的，是弓著的，因為他年輕的時候身體不好，腰弓得很厲害，結果突然有一天，不知道哪來的勁，就把脊柱給撐起來了，不直都不行。

這個力量是從哪來的呢？這就是身體能滿足自體的一個非常生動的表現。我們的身體是非常自足的，它自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身體有毛病，之所以能夠自癒，是因為身體本身能自體滿足，它本身就有天然療癒的功能。中醫裡面很多的方法，針灸也好，推拿也好，吃中藥也好，很多都是在調動身體的自癒系統，調動它自癒的能力，外在的方法都是輔助，目的還是讓自體運行起來。西醫的方法跟中醫不太一樣，西醫的方法更像是刑法，比如需要切開、割下來、補上，有點暴力破壞性。

身體是自體滿足的，心理也是自體滿足的。這怎麼說呢？一般人總覺得一個人不行，男的要娶，女的要嫁，不這樣就不行，能自己獨居的很少，很怕孤獨寂寞。其實這都是在心理上感到自體不能滿足，需要一個東西來填塞。這是凡夫性，對於聖者來說不需要，聖者能夠自體滿足。

基督教不認為自體滿足。上帝造人，最開始造了亞當，造了一個男人。後來趁亞當睡著的時候，抽了他的一根肋骨，「找一個人陪你吧，一個人太孤獨了」，就用他的肋骨變了一個夏娃出來，從此世界上就有了男人女人。因為這根肋骨是從男人身上抽出來的，所以它還要回去，它就有一股力量。既然女人是男人身上的肋骨變的，她就要回到男人身邊，

而且男的要找女的。其實這是一種非常形象的表達，是對凡夫欲界的心理狀態一種寓言式的表達。

基督教認為男的要娶、女的要嫁，自體不滿足，只有結合了才滿足，基督教是這樣一種觀點。佛教不是這樣的，只要超越了這個層面，自體是可以滿足的。道家也說，人的身體就是一個煉丹爐，想煉什麼丹就煉什麼丹，缺什麼，就從自己身體裡去煉就行了，就能補。

所以，六祖大師開悟之後講的第一句話就是「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哪裡想到自性中什麼都具足，什麼都不缺，什麼都有。

佛一出生，就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也是講「獨」。《華嚴經》講「唯我一人，志獨無侶」，我一個人就行，度眾生的事也不是集體運作的。而且所有佛都是獨行，我們翻開經典，沒聽說過有哪兩尊佛是坐在一個菩提樹下，同時出家、同時成佛的，都是獨一個，因為自體滿足。

(5) 長行釋形相功德

翻到《聖教集》293頁：

此云何不思議？

夫忍辱得端正，我心影響也。一得生彼，無瞋忍之殊，人天色像，平等妙絕，蓋淨光之力也。

彼光非心行，而為心行之事，焉可思議！

在長行部分重複講偈子，是在果上講的。也就是說，這種功德成就之後，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呢？前面偈頌的部分是從因地講的，講佛為什麼要發這樣的願。

形相功德有什麼不可思議呢？前面解釋偈頌的部分講到了光明，而這裡是舉了極樂世界人的莊嚴長相，舉這個作為形相功德的代表。

「夫忍辱得端正，我心影響也」，什麼意思呢？忍辱為因，端正為果。一個人的相貌端正，是怎麼來的呢？從因果來講，就是修忍辱，六度裡的忍辱。

這其實很好理解。人什麼時候最難看？發火的時候最難看。不信的

話，下次發火的時候，拿鏡子照照，或者拿相機拍一下。因為人一生氣，臉部的肌肉就會繃緊，情緒下沉，經絡不通，帶有一種殺氣，火在心裡燒。所以，瞋心會讓人變醜。

反過來，一個人什麼時候都笑盈盈、笑呵呵的，什麼時候都心平氣和，他的樣貌就會很柔和、很莊嚴、很好看。這是花報，是這一世的；他下一世再做人的時候，他整體的果報就會顯現出來，五官就會特別端正，眼睛也好看，鼻子也好看。我們看曹雪芹寫林黛玉剛進賈府的時候，把「四春」全都描述了一番，那些人過去世都是修了忍辱的。

有一部經叫《罪福報應經》，講得非常詳細，說：

為人端正，顏色潔白，暉容第一，手體柔軟，口氣香潔。人見姿容，無不歡喜，視之無厭。從忍辱中來，為人修習，無有懈怠。

這一段描述了怎樣才叫端正。

「為人端正，顏色潔白」，首先顏色上是白色的；當然，不是指白種人的白，是指很乾淨，「顏色潔白」。

「暉容第一，手體柔軟」，身上的皮膚非常柔軟，手像兜羅綿一樣。

「口氣香潔。人見姿容，無不歡喜」，所有人看見他都起歡喜心。不光是異性，同性見了也生歡喜心。確實長得很端正才會這樣。因為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視之無厭」，怎麼看都看不夠，看來看去都「無厭」，「厭」就是厭煩、厭倦。

以上這些是從哪裡來的呢？「從忍辱中來」。得到這樣的果報，都是因為過去世修了忍辱，所以才得到這樣的果報。

當然，這個忍辱並不是咬著牙去忍，那不算忍辱，而是用智慧和正確的知見去化解。我前幾天寫了一篇文章，叫《生氣是因為智慧不夠》。就像走路一樣，走走走，「崩」撞牆了，很生氣，「這牆撞我了！」「崩」又撞了，撞三次、四次、五次……總是怪那堵牆。其實是你自己的問題，轉個彎就行了。旁邊有門啊，能過去啊，幹嗎非得撞牆呢？沒智慧。

這裡講到「我心影響」，什麼叫「我心影響」？就是說忍辱得端正這

樣的因果，就像人走到哪，影子就跟到哪；就像山谷裡發出一個聲音，聲音剛出去，就有一個迴響；人走到哪，太陽一照，影子就到哪。這就說明因果不虛，因果是非常有效驗的，從因至果非常實。這是講娑婆世界。

極樂世界呢？「一得生彼」，一旦得生彼極樂世界。「無瞋忍之殊」，所有人的樣貌都是最莊嚴、最端正的。通過修忍辱得到的端正，只是低等級的端正；真正高級的顏貌端正，是超越了瞋怒得到不好的樣貌、忍辱得到好的樣貌，是超過了這種世俗的因果的。換句話說，這不是靠凡夫修得的，因為凡夫的種種修持都不圓滿。但是極樂世界是圓滿的，「無瞋忍之殊」，沒有差別，所有人往生之後都一樣。

「人天色像，平等妙絕」，所有人長的都一樣，而且都是最好看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蓋淨光之力也」，「蓋」是語氣助詞，後面是一個結論，是因為「淨光之力」，這是阿彌陀佛光明的力量。這個光就像美容刀一樣，往生前好看的、不好看的，都重塑成最好看的。當然，往生前都是不好看的，都是醜八怪，就算是人間最好看的人，也都是醜八怪。然後阿彌陀佛的光就變成了美容刀，單眼皮弄成雙眼皮；胖的削瘦一點，瘦的補點肉；耳朵不垂肩的接一塊，大耳垂肩；手太硬了換個皮，換個手體柔軟的兜羅綿手；鼻子歪了，給你正過來……極樂世界就像造佛的工廠一樣，所有的操作都由光來完成，這就是「淨光之力」。

「彼光非心行，而為心行之事，焉可思議！」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是忍辱得端正，如果是靠眾生起心去修，因地這樣修，果地得到這樣的果報，這是心的作用。但是在極樂世界，凡夫沒有修忍辱，可能往生前幾秒還在罵人呢。按說他沒有修，但是往生之後，這個瞋心並沒有導致他不好看，他照樣好看，這就說明是外力。「彼光非心行」，按說它是外在的光，但是它能行「心行之事」。「焉可思議！」不可思議。

其實，不光是光「為心行之事」，極樂世界的所有東西都「為心行之事」。比如聲，聽到的所有聲音都可以讓我們開悟，讓我們證得無生法忍。所以，也可以說「彼聲非心行，而為心行之事」。味也一樣，吃的東西不光滋養色身，吃了之後能開悟。觸也是，法也是……六根所對的一

切六塵，都能轉成心行之事。

所以，善導大師有一句話，叫「六識縱橫自然悟，未藉思量一念功」。「六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縱橫」，因為六根要接觸六塵，一進一出，這個東西要從眼睛進，要從耳朵進，然後再出來。善導大師用了「縱橫」這個詞，眼睛看到，耳朵聽到，鼻子又聞到，這個過程非常自在瀟灑，所以叫「縱橫」。

我們也是「縱」，但不是「縱橫」，是「縱情」，縱情聲色，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看的，都讓我們墮落。但是在極樂世界，眼睛看到、耳朵聽到之後自然開悟，這個過程不像在我們這個世界，比如我今天講的東西你們可能消化不了，回去還要好好地思量、斟酌、思維一下。在極樂世界不需要，在觸光、觸聲的當下，自然開悟，不需要凡夫這邊的一點力量。

善導大師還有一句話，叫「身心毛孔皆得悟」，悟到什麼程度呢？全身的毛孔都開悟了。沒辦法，已經掉到佛的心裡了，不想開悟也不行。

5. 種種事功德

翻到《聖教集》245 頁，看種種事功德。

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

此二句，名「莊嚴種種事功德成就」。

種種事功德，什麼叫「事」呢？這個「事」，並不是我們說的「去辦個事」。這裡的「事」是物，所謂「事物、事物」，「種種事」就是極樂世界所有的東西，比如花草、池子、水、寶樓、寶閣，這些都叫「事」，也就是東西。佛教的「事」的範圍比較廣。

什麼叫「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呢？就是極樂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寶物，都帶有寶物性；同時，每一個寶物都非常莊嚴，都具足精妙無上的莊嚴，都很好看，沒有一個東西看著不喜歡，沒有一個東西是難看的。

(1) 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以泥土為宮飾，以木石為華觀。或雕金鏤玉，意願不充；或營備百千，具受辛苦。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佛為什麼要起此莊嚴呢？

① 娑婆宮殿，種種不足

「見有國土，以泥土為宮飾，以木石為華觀」，因為他在因地的時候，見到很多世界有種種的不滿、不好，他是作了一個對比。比如在我們娑婆世界，是「以泥土為宮飾」，大興土木，造宮殿。像阿房宮、大明宮、紫禁城，這些是中國的；國外也有很多宮殿。但是不管怎麼造，跟極樂世界對比的話，材料就太一般了，不是土就是木頭，或者是石頭。這是講材料不好。

「或雕金鏤玉，意願不充」，就算有好的材料，用大量的金玉作材料，但是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你用這些上好的材料做成的東西，未必能達成你想要的效果。像玉石，如果太大的話，鑿的過程中就會裂。而且這些東西都太貴了，不可能從裡到外都用這些東西。總之是「意願不充」，不能達成自己的意願，而且這種情況非常多。

就算材料好，也能做得心滿意足，但是還有第三重問題，「或營備百千，具受辛苦」，造的過程太費人力，太費周折，太辛苦了。我們歷史上造長城，死了多少人啊，這不就是「營備百千，具受辛苦」嗎？辛苦的是底下的平民百姓，死了很多人啊！所以我們娑婆世界就有種種的不足，而且建的過程是需要時間的。

② 故興大悲心，使珍寶具足

以此故興大悲心：「願我成佛，必使珍寶具足，嚴麗自然；相忘於有餘，自得於佛道。」

此莊嚴事，縱使毗首羯磨，工稱妙絕，積思竭想，豈能取圖。所以法藏菩薩就發心了，「希望我成佛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是珍寶

構成的，而且最極莊嚴。「嚴麗」就是很好看。而且非常多，「相忘於有餘」，很多很多，誰也不用搶，都夠用，一個人一套也行，十套也行，一百套也行。就像我們上節課講的「安得廣廈千萬間」，不用搶。「相忘於有餘」，互相就忘了吧。

這句話跟前邊是一個對比。對比什麼呢？娑婆世界的建築材料不好；極樂世界有好材料，「珍寶具足」，全都是七寶構成的，極樂世界的大地都是黃金鋪成的。按說土地是最普遍、最不起眼的東西，但居然都是黃金鋪的啊！

材料的問題解決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一定要好看，「嚴麗自然」，都是最好看的。好看到什麼程度？下面說「此莊嚴事，縱使毗首羯磨，工稱妙絕，積思竭想，豈能取圖」。這話真是說絕了！這是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這個東西造出來有多好看呢？哪怕是請忉利天上專門掌管工藝設計的天神，這個天神的名字叫毗首羯磨；「工稱妙絕」，在三界裡，這方面他的水平是最厲害的。但是，即使把他請過來，讓他「積思竭想」，想得頭髮都掉了、白了，想得不吃飯、不睡覺，每天都想；「豈能取圖」，可能連極樂世界萬物的複製品也做不出來。

這句話特別簡潔，語言特別優美，不囉嗦，讀起來還特別押韻。所以，大家如果把《往生論註》學下來，文學水平一定能上一個檔次。

好，材料解決了，莊嚴解決了，還有一件事，因為要造很多，所以就要「具受辛苦」；但是極樂世界造這個東西，一點都不辛苦。在我們這個世界造一個東西，總得有一個時限。但是極樂世界營造的所有東西，叫作「一時頓起」，「呼啦」一下就起來了，就出來了。不像我們這個世界，先砌一塊磚，再砌一塊瓦，我們是靠人力，是人為造作。極樂世界的所有東西是「一時頓起」，當下就完全做好了。在我們這個世界是先有毛坯房，然後裝飾，買傢俱……極樂世界不是，所有東西一步到位。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善導大師有一句話，叫「淨國無衰變」。像我們這個世界，比如房子造好了，但是一年、兩年、十年不維修，不維護，

就會這漏了、那倒了、牆裂了、壁紙掉了、下水道堵了，會有各種狀況。但是極樂世界不會，它是「無衰變」的，不會住著住著宮殿「砰」地掉下來了，或者八功德池的水漏了，不會出現這種事。

「淨國無衰變」的下一句是「一立古今然」，它一起來，從古到今都永遠是那樣的。這個「古今」不是我們說的三千年、五千年，是無始，永遠那樣，是永恆的。而且不會沾上塵土，不用每天去擦啊、洗啊。

有人說「極樂世界不維護能行嗎？那麼多亭台樓閣，不得拿抹布擦嗎？那麼多樹，不得澆水嗎？」這就是不瞭解極樂世界到底是怎麼成就的，才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才會說極樂世界很辛苦，每天都得幹活。極樂世界是「一時頓起」，不像我們這個世界是漸次造作的，一點一點造的。所以整個過程就不辛苦，就沒有任何辛苦了。

這裡還有一句話特別好，「相忘於有餘，自得於佛道」，這句話出自哪裡呢？這是《莊子》裡的一句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曇鸞大師把這句話給改了，曇鸞大師經常這麼做，比如「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法界皆兄弟」，也是把孔子的話給改了，孔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這裡是把「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給改了，改成「相忘於有餘」。這很巧妙，一方面讓人想到「相忘於江湖」的原句；同時又能想到佛教，因為「有餘」這個詞本身就來自於佛教。這就相當於把世俗的典籍跟佛教的典籍結合到一塊了。

《莊子》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泉涸」，「涸」就是乾涸，河裡的泉水乾了。

「魚相與處於陸」，所有的魚就到陸地上來了。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魚沒有水就得死，這相當於一個集體災難。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魚非常有道義，你給我吐點水，我給你吐點沫子；你滋潤我，我滋潤你，大家就這麼維持，多活一天是一天，是說這個意思，就是講世間的道義。

「不如相忘於江湖」，但是莊子不認同這種「相濡以沫」的狀態，相

濡以沫還不如把所有魚都丟到海裡、江裡、河裡、湖裡，不是更好嗎？魚在江湖裡游來游去，總比在岸上互相吐沫子好吧？吐沫子是挺有道義、是挺感人的，但是「相忘於江湖」豈不是更好嗎？

道家與儒家相比，是有超越性的，而且這種超越性，經常是通過嘲諷孔子來顯示它的超勝之處。

這句話是想表達什麼呢？其實是跟老子那句話有相同的意趣。老子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真正的大道廢掉了，才會有人提倡仁義道德；世間有大的偽善，才會強調智慧；為什麼提倡孝啊、慈啊？是因為有六親不認的情況，所以才需要撥正，要提倡孝、提倡慈。換句話說，越提倡好的東西，就越證明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那些魚為什麼吐沫子？因為處境很危險，大家的處境都很危險。如果在江湖裡，就不需要吐沫子了。

還有一句話，這句話也是老子說的：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越來越不行了，才提倡這些。

我舉一個大家都有深切體會的事。比如五臟六腑在我們肚子裡好好的，如果有一天你感覺到自己的胃在哪了，就說明胃有毛病了。有一次，我跟一個人說我胃疼，我就捂著我的胃。他回了一句：「啊？原來胃在那啊！」我說：「你好幸福啊，長這麼大都不知道胃在哪，說明你的胃一點問題都沒有，從來沒疼過！」

五臟六腑都是這樣，當你有一天感覺到肝在這、胃在這、肺在這、心在這、腎在這，就說明你的身體不行了。你問小孩心在哪，他不知道，他也不需要知道，因為他的身體非常健康。

所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是在表達這個意思。

曇鸞大師改成「有餘」之後，就有更深、更高層的意思。我們這個世界之所以產生是非和戰爭，很多時候都是在爭奪資源，不管是土地也

好、石油也好，有形的、無形的，總之是因為資源不夠，你有我就沒有，你多我就少，所以得在對方佔有之前佔有它。世間很多的鬥爭、戰爭就是這麼引起的。如果這個世間所有的東西都足夠多，就能減少很多戰爭。當然，人心不足蛇吞象，娑婆世界的人貪心是無止境的，總是填不夠，你給他多少，他都覺得不夠，所以在這個世界很難滿足。

在法滅的時候，人為什麼互相之間見到就殺？甚至六親之間也如此呢？就是因為那時候能吃的東西太少了。別的都不重要，都可有可無，但是吃的東西非常重要，不吃就要死，這是維持生命的。

那時候的人，就是在路上撿到一粒米，也要放到口袋最深的地方捂著，生怕路上有人搶劫；然後跑到家裡去，放到一個最珍貴的盒子裡鎖起來，不捨得吃；餓得不行了，才翻出來，把它吃了，還得掰成幾瓣吃，資源就少到那種狀況。在路邊隨便抽一個東西就變成兵器，就能殺死對方，就是因為資源少啊，不夠要搶。

極樂世界就不存在這種情況，因為萬事萬物都有餘，「相忘於有餘」，東西足夠多。我們為什麼會經常想起對方？因為對方有可能侵犯我的東西，或者對方的東西有可能成為我的，跟對方是競爭關係，所以總想著他，睡覺都想。當然，這不是想念的想，是想到他要佔有我的東西，所以就總是不忘。如果資源足夠豐富，就不會總想，大家就 goodbye 吧，這輩子不見也行，見面就是你好、我好、都好。

在我們這個世間，親能變成冤，冤能變成親。親為什麼最後變成冤呢？因為有親這種關係，才會界限模糊，甚至以親情綁架，才有因緣互相侵佔；當對方的侵佔超出了你的限度，兩個人就變成冤了。所以說「冤親債主」，冤親是不分的。

中國有一部古書，叫《黃帝陰符經》，裡面也有一句類似的話，叫「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恩能變成害，害能變成恩。

過去的老火車站，空間很狹小，人擠人、人罵人、人打人，到處都是方便麵味、臭腳味，有些人背著袋子，一轉身就能打到你的後腦勺，因為空間太小了。但是現在的高鐵站，或者機場，因為空間足夠大，就

可以相忘，我不需要認識你，你也不需要認識我。

以前坐火車的時候，從北京到南寧要坐二十八個小時。坐上去之後，因為是六個人對面坐，很快就說話了，甚至會在其他五個人裡選一個跟自己比較聊得來的。為什麼呢？因為聊得比較熟了之後，「我要上廁所，哎，你幫我看著點行李啊」，最後還是為自己考慮；甚至聊得比較好的，還可以換一下位置坐。這就是因為空間有限，所以不能相忘。現在上了高鐵，誰跟誰聊天啊？跟旁邊人的從來不說話，因為沒這個需要；而且高鐵速度非常快，很快就到了。

「自得於佛道」，每個人自自然然就成佛了，不需要互相掛念。李元松講過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好。他說，人跟人最好的狀態，就像桌子跟板凳一樣，沒有事的時候相安無事，甚至相互忘掉；一旦需要對方，就互相配合得非常好。當然，這個「需要」是菩薩那種類型的，就是需要一塊去做利益眾生的事。桌子在凳子上邊，凳子在桌子底下，就能配合起來；不需要的時候，就是相忘的狀態。

這就是古人經常講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醴」就是飴糖。飴糖大家見過嗎？非常粘，可以抻好長。小人之交就是那樣的，很粘、很膩，因為中間有利益作為媒介，最後也容易把好的關係變得不好。君子之間就沒有這些利益在裡邊，比較清淡。

所以，我第一次在高鐵站就感覺對比特別強烈，覺得人走在裡邊都變得優雅了，其他人變得優雅了，自己也變得優雅了。

古人有一句話，叫「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管子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家裡夠吃夠喝，還有餘，倉庫裡的糧食都堆滿了，這時候才講禮節。如果吃了上頓沒下頓，都得琢磨著去偷去搶了，還能講禮節嗎？

「衣食足而知榮辱」，不缺吃不缺穿，這時候才可以談做什麼事情是光榮的、做什麼事情是恥辱的。所以，首先要保證自己能吃飽肚子。現在很難找到一個人，說「我寧可餓死，也不做恥辱的事！」這是極少的，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對大部分人來說，都做不到。

極樂世界物質極大豐富，不存在倉廩不實的情況，也不存在衣食不足的情況。所以，他有大把的時間，享受佛給他的快樂、極樂；同時也能去十方世界救度眾生，一門心思地去做這件事。衣服都幫你做好了，吃的東西也給你做好了，碗都不用洗。關於刷碗這件事，釋迦牟尼佛在《無量壽經》裡專門講過：

若欲食時，七寶鉢器自然在前：金、銀、琉璃、磲磔、瑪瑙、珊瑚、琥珀、明月、真珠，如是諸鉢，隨意而至。百味飲食，自然盈滿。雖有此食，實無食者，但見色聞香，意以為食，自然飽足。身心柔軟，無所味著。事已化去，時至復現。

到了極樂世界，「百味飲食，自然盈滿」，有人會說「一百個鉢都吃完，吃的時候是爽了，還得洗碗啊！」不需要，「事已化去」，吃完之後自己就沒了，不需要洗。

包括洗衣服也一樣，《無量壽經》說：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欲得衣服，隨念即至，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縫、搗染、浣濯者，不取正覺。

如果往生之後，你的衣服還需要去裁縫、搗染、縫補、浣洗，如果還要這樣的話，阿彌陀佛就不成佛。為什麼？就是省下時間讓我們去度眾生。我們只要去度眾生，阿彌陀佛什麼都給我們負責了，飯也給我們做，衣服也給我們洗。

這讓我想起慧淨上人的一句話，上人說：「只要有人弘揚這個法門，我可以給他做司機，我可以給他提包，我可以給他提鞋。」內心具足慈悲的人，確實會發這樣的心。只是，如果一個人能發這樣的心，一定會有人給他當司機，一定會有人給他提包。只是一般人發不了這樣的心，發了也不真切。

「性」者，「本」義也。能生既淨，所生焉得不淨！故經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是故言「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

「『性』者，『本』義也」，「性」就是「本」的意思。

「能生既淨」，生起極樂世界萬物萬事的阿彌陀佛是淨的，淨盡無餘，因為成佛了。「所生焉得不淨」，他所生的一切怎麼可能不乾淨呢？

「故經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這個「經」是指《維摩詰經》，這句話就是從《維摩詰經》裡來的。心淨則國土淨，只要心淨，國土就淨了。

「是故言『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極樂世界所有東西都是寶物，都好看。

(2) 長行釋種種事功德

我們再翻到《聖教集》294 頁。

莊嚴「種種事」功德成就者，偈言「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故。

此云何不思議？

彼種種事，或一寶、十寶、百千種寶，隨心稱意，無不具足；若欲令無，倏焉化沒。

心得自在，有逾神通，安可思議！

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除了所有的東西都是寶物，都好看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東西有很多，一寶、十寶、百千種寶，這些寶是不是都能隨你的心願，而且想要的時候就要，想有的時候就有，想沒有的時候就沒有，能不能這樣？答案是肯定的，可以這樣。

所有的東西「隨心稱意」。比如這串佛珠，我今天喜歡黑色，它就是黑色的；第二天我的想法變了，喜歡黃色了，它會隨著我的心願，立刻變成黃色的；我不喜歡十八顆的，我喜歡三十六顆的，它就變成三十六顆的；我不喜歡三十六顆的，我喜歡一百零八顆的，它立刻變成一百零八顆的；我不喜歡這種材質的，喜歡金剛的，它又變成金剛的；我喜歡玉石的，它又變成玉石的。「隨心稱意」，隨著你的心念，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是不是挺不可思議的？

我們娑婆世界有這樣的東西嗎？好像現在的手機有這麼點意思，想看時間，想看天氣，想瞭解內容，想打電話，想聽音樂……好像有什麼心願都能達成，但還是有很大限度，很受限，否則它也不會每年都升級，每年都要造新的了。

極樂世界可以「隨心稱意，無不具足」，真正是萬事如意。我們在過年過節的時候，經常祝福別人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萬事如意。其實，但凡是祝願的話，都是娑婆世界沒有的。口裡喊著「萬歲萬歲萬萬歲」，但是沒有一個萬歲的。

極樂世界真的是萬事如意，「萬」代表多，就是所有的事都能如你的心意，無不稱心，無不如意。

「若欲令無，倏焉化沒」，希望它沒有，它立刻就沒有了。在我們這個世間，比如希望這個杯子消失，把它打碎了，它還是一堆垃圾，然後還有環保問題，能不能降解，這些都是問題。在我們娑婆世界，東西多了不好；想讓一個東西沒了也很難。但是極樂世界多好啊，你想讓一個東西消失，它就消失了。

「心得自在，有逾神通，安可思議」，心非常自在。一般來說，一個人有神通就感覺很自在。我有天眼通，什麼也隔不住我的眼；我有天耳通，想聽什麼聽什麼。但是，有神通也不一定自在。比如你有天耳通，但是沒有天眼通，你整天都能聽到各種聲音，但是卻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產生的，因為眼睛看不到，只有耳朵能聽到，只有天耳，這也挺折磨人的吧？或者只有天眼，沒有天耳，就像看視頻，但是喇叭壞了，聽不到聲音，你不著急嗎？所以，有神通也有種種的不自在，關鍵這個神通是有限度的。

這裡的「自在」，是超越神通的神通，是絕對的神通。這是不可思議的，「安可思議！」

6. 妙色功德

我們目前講的是極樂世界的依報，有十七種功德；後面還有佛八種

功德、菩薩四種功德，加在一起就是三嚴二十九種功德。

前面已經講了依報莊嚴的前五種功德成就，即清淨功德、量功德、性功德、形相功德、種種事功德。下面講妙色功德。

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

此二句，名「莊嚴妙色功德成就」。

(1) 何為妙色功德

①明淨炎熾，照耀世間

「無垢光炎熾」，極樂世界的萬物發出的光明很炎盛，而且熾烈。「炎」就是很亮。「炎」字上面是火，下面也是火。我們說「炎熱」，就是火很多，所以很熱。因為火有光亮，所以就代表很盛。極樂世界萬物放出的光明非常炎盛，非常熾烈，非常亮。阿彌陀佛的十二光裡，有一光叫炎王光，就是代表很亮。

「明淨曜世間」，這裡的「曜」通「耀」。極樂世界的萬物放出的光明不僅很光亮，而且很清淨，能照耀兩種世間，一個是器世間，一個是有情世間。器世間就是無情世間，就是國土，就像我們這個世界的山河大地。不僅照耀器世間，而且能照耀有情世間，也就是能照耀到眾生心裡，作用到人的靈魂深處，不只是照外部。

「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這些詞之間都是有聯繫的。因為「無垢」，所以既「明」且「淨」，所以才非常「炎熾」，然後才能照耀兩種世間。

②形相妙色，體用關係

這樣看的話，妙色功德跟形相功德是不是重疊了？形相功德是「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是說光；妙色功德是「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也是說光，是不是重複了？

按照古德的解釋，並沒有重複，這是有差別的，一個是「形色」，一個是「顯色」。同樣都是光，但是有這兩種不同。「形色」是說形體，或

者本體。我們說一個東西放出光來，能放出光的那個東西就是「形色」；放出的光就是「顯色」。就像這兩個燈管，形是一樣的，但是發的光不同，這個是黃色的，那個是白色的。白色的跟黃色的就是「顯色」；燈管自身的形體、形狀就屬於「形色」。

這兩者是體和用的關係。

這個光是從哪裡發出來的呢？極樂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阿彌陀佛無漏功德所流出。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解釋「寶樹觀」的地方講到一句話，叫「皆從彌陀無漏心中流出」，就是說一切都來自於阿彌陀佛的心。

③彌陀光明，最尊第一

在《無量壽經》裡，講到阿彌陀佛光明的地方特別多。看《聖教集》77頁：

佛告阿難：

「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或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要言之，乃照東方恆沙佛剎；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或有佛光照於七尺，或一由旬、二三四五由旬，如是轉倍，乃至照一佛剎。是故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

「其有眾生，遇斯光者，三垢消滅，身意柔軟，歡喜踴躍，善心生焉。若在三塗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無量壽佛光明顯赫，照耀十方，諸佛國土莫不聞焉。不但我今稱其光明，一切諸佛、聲聞、緣覺、諸菩薩眾咸共歎譽亦復如是。若有眾生，聞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稱說，至心不斷，隨意所願，得生其國。為諸菩薩、聲聞之眾所共歎譽，稱其功德。至其最後得佛道時，普為十方諸佛菩薩歎其光明，亦如今也。」

佛言：「我說無量壽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晝夜一劫尚未能盡。」

「阿彌陀」三個字就是無量光、無量壽的意思。這一段是講無量光，後面就是講無量壽了。

佛講到無量光的內容特別多，可以說佛一講起這個內容就不厭其煩。這裡就說「我說無量壽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晝夜一劫尚未能盡」，即使日夜稱說阿彌陀佛的光明，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說，一個大劫都說不完。這一段是比較典型的。

「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這裡的「最尊第一」是拿到全法界來比較的。換句話說，整個法界哪尊佛的光明最大？就是無量壽佛。所以無量壽佛又稱為「佛中之王」。光明就代表智慧。

「諸佛光明所不能及」，按說佛佛道同，《金剛經》就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但這裡是特別比較，說其他的佛都比不上阿彌陀佛。在理上諸佛是平等的，但在事上是有差別的，因為諸佛因地所發的願不同，願力也不同。願力越大，將來成佛的時候，所顯現的光明就越大。

後面提出十二光佛，就是「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曇鸞大師在《讚阿彌陀佛偈》裡，有專門的十二光佛讚每一種佛的名號都有一首讚偈。

之前有人想做日曆，問我有什麼思路，我就想到十二光佛。一月分無量光佛，二月分無邊光佛，三月分無礙光佛……每一尊佛可以畫得稍微不一樣，畫十二尊阿彌陀佛古佛像，每一尊佛像配一首曇鸞大師的讚偈，正好配合世間的十二個月。

十二光佛的意思很深，每一個名號背後都有很深的含義。慧淨上人講過一個小冊子，叫《彌陀十二光佛略解》，大家自己看，今天就不展開講了。

總之，這裡是講極樂世界萬物的光明，就是「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但是這跟我們剛剛讀的《大經》的這一段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係，身土是不二的，佛身是「光明最尊第一」的，極樂世界的佛土

也一定是最尊第一、光明無量的；正是因為阿彌陀佛不可思議，所以他的佛土也是不可思議的。

這是從光明的角度來說的。

(2) 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優劣不同；以不同故，高下以形；高下既形，是非以起；是非既起，長淪三有。

是故興大悲心，起平等願：「願我國土，光炎熾盛，第一無比；不如人天金色，能有奪者。」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佛在因地的時候，為什麼要發這樣的願呢？

①見有國土，高下既形

阿彌陀佛在因地的時候，見到國土跟國土不一樣，比如中國跟美國就不一樣。國土之間的差別非常大，有的國土大，有的國土小；有的資源特別豐富，有的特別貧瘠；有的特別熱，有的特別冷；大的國家特別大，小的國家特別小。像梵蒂岡，據說天安門都比梵蒂岡大，梵蒂岡這個國家特別小，一共才一千多人。所以差別特別大。

「以不同故，高下以形」，有不同，就有優劣，就分出高下，優的就高，劣的就下，人心上就有這樣的差別。

「高下既形，是非以起」，有了好的、不好的，是非就起來了。對好的、優的、高的就攀求，對不好的就排斥。這樣，人間的是是非非就起來了。

「是非既起，長淪三有」，「三有」就是欲有、色有和無色有。三界有因有果，有生有死，所以稱為「三有」，包括欲界的生死、色界的生死和無色界的生死。所以，「有」就是有生死。

這裡的「是非」，不只是我們口頭上講的是非，或者說「這個人真是非」，不單指這個是非。而是很細微的，比如這頓飯好吃不好吃，心裡起了一念「這個真好吃，多吃幾口吧；不好吃的讓他們吃吧」，這都是是非，也就是妄想、分別、執著，這個東西讓我們「長淪三有」。其實，大

的是非最初也是由很小的心念引發的。

所以，由「優劣」到「不同」，到「高下」，到「是非」，到「三有」，它是一個鏈條，一環扣一環。

在這裡，曇鸞大師是從外境的角度來分析的。人是帶有分別心的，因為外境不同，人心就會分別好的、不好的；有了分別之後，就產生了是是非非，然後攀是厭非。我們講性功德的時候，講到「攀厭」，色界、無色界都是由攀厭而生的。這裡也一樣，就去攀取在他心中「是」的東西，而厭捨他心中「非」的東西，這叫攀是厭非。

法藏菩薩的解決方法是先讓外境同，境同之後心就同，心同之後就不分別，不分別就無是非，無是非就不論三有。是從這個角度解決的。

所以，老子在《道德經》裡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要去宣揚「我有一個特別好的東西」，然後到處炫耀，以免讓別人對這個東西產生攀求心。因為一旦讓所有人都起了貪心，各種爭搶就來了。最好大家用的都是一樣的東西，沒有誰用的東西比誰更好。

《黃帝內經》裡有一段話，當時我讀了覺得像佛經一樣，跟我們現在學的這段話有點像。《黃帝內經》開篇講到上古有真人，有至人，有聖人，有賢人。說真人能夠「壽敝天地」，壽命跟天地一樣，天地一個大劫，他的壽命就一個大劫；天地不滅，他的身體就不滅，這是真人；聖人能活幾百歲，像彭祖就活了八百歲；還有至人，還有賢人，都能活很久。

其中有一段話是講賢人的：

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

「是以志閒而少欲」，志向很閒，慾望很少。

「心安而不懼」，心很安，沒有懼怕的東西。

「形勞而不倦」，每天做很多事，身體很勤勞，但是不感覺疲倦。

「氣從以順」，他的情緒、氣機都非常平順，不起煩惱，不鬱悶，不焦燥。

「各從其欲」，養養花，弄弄草，喝喝茶，都是一些很低的慾望，很容易滿足。

「皆得所願」，每個人的願望都能得到滿足。

「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所以就讓他吃到想吃的東西，讓他穿到想穿的衣服。當然，這都是在低慾望的情況下。

「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這是關鍵，就是沒有高低的差別。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個視頻，一個大學生問馬雲，說「你別跟我扯什麼價值觀、世界觀，你就告訴我怎麼能像你這樣有錢」。他羨慕的就是錢，他沒有看到錢背後的东西，這就是「高下相慕」。他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也想將來像馬雲那樣，這就是企慕心。這個心一起來，他的心每天都飄在空中，腳都不沾地。而且這很可能不是他的能力、福報所能夠得著的。

老子說：「企者不立。」總踮起腳走路，是走不遠的。我們很多人就生活在這種狀態下。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不惜各種手段，或者犧牲很多，總之要付出很多代價，心也會變得諂曲。這樣就失去了最初的質樸。

賢人正好相反，「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雖然我在下面，但是我也不羨慕你；雖然我在高處，但是我也不瞧不起你。大家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保持純樸、純色。

「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各種嗜欲不能讓他心馳神蕩，淫邪也不能惑亂他的心。這個「淫」倒不是說男女的慾望，而是一切過分的、過度的慾望都叫「淫」。道家有句話，叫「嗜欲深者天機淺」，如果一個人的慾望很深、很重，他的領悟力、洞察力、修道的力量和天分就會變淺。

不論是學佛、學道還是養生，都應該保持原色；原色就是「樸」，「其民故曰樸」。這本來是天然的，我們生下來就是這樣的，只不過後來世欲一開，就沾了很多世間的东西，同時也被社會所染，「大家都這樣，

我不這樣好像不行」。

②喜歡攀比，得一望一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所有傷害都是對比出來的。還有一句話更通俗，「人比人，氣死人」。想要不生氣，就不要跟別人比。但是人習慣於比，特別喜歡比。

我從小就感覺人特別愛比，像我爸媽，似乎什麼事都愛比。比如種了一年的菜，到了秋天要賣，別人賣一毛一，我家賣一毛，我爸媽就特別生氣。然後別人問：「你們家賣多少錢啊？」還得說一毛二，就是不能比別人差。這是比賣菜。

地裡長的莊稼也比，「我家長得好！」要是稍微長得不好，就覺得很沒面子。所以就很勤勞，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去施肥、澆水，不能比別人差。人活一口氣嘛，這口氣不能被別人比下去。

孩子長大之後就比孩子，而且比得非常全方位：個子高低，考沒考上大學，考的大學是一本二本。最後的學歷是本科、碩士，還是博士……一直都在比。

生活狀況也比。今天看鄰居家買肉了，「不行，我也得買！」如果第二天鄰居家還買，「我也得去買」，總之得超過鄰居家一天。但是現在這一點不明顯了，我小時候，農村不像現在這樣天天吃肉，真的吃不起，但是也咬著牙買肉，就是要比過對方。

農村是這樣，城市也差不多。城市比什麼？房子大小，位置好不好，物業怎麼樣，開的車怎麼樣。其實人心都是一樣的，只不過生活的環境不一樣，所以比的東西就不一樣，但是都要拿個東西來比。

蘇東坡有兩句話特別好，「唯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隱」就是隱居。哪裡最適合隱居呢？王城。在過去就是長安，或者汴梁。為什麼呢？「萬人如海一身藏」，我一個人藏在萬人海裡，誰知道我是誰啊？蘇東坡這麼大的名氣，但是因為京城人太多了，所以顯示不出來，誰也不認識他。

大家在北京有沒有這種感覺？「萬人如海一身藏」。我就有這種感覺。如果在一個小城市，像我們之前在鷹潭，住著住著，所有人就都認識你了，都知道有這麼一個和尚。但是在北京，誰知道你呢？可能十年之後也沒幾個人知道，知道的都是有緣的。所以感覺這才像隱居。如果像古人那麼隱居，就越隱越顯。別人問「宗道法師呢？」「去終南山了，隱居十年了」，那樣反而隱不了。

有一個詞叫「終南捷徑」。有些人想做大官，他做官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去終南山隱居，越隱越有名，「啊！這個人的境界好高啊，去終南山了！」然後大家就舉薦他，他就做上官了，比考功名還快，這叫「終南捷徑」。

在萬人海中就不用比了，心裡舒坦很多。

人跟人比，有一個很細微的心理，一定是在同一水平下才比得起來。比如我是科長，我就專門跟科長比，比我低的，我沒必要比。有一天我升上局長了，科長就不在我比的範圍之內了，我就開始比局長了，「我是個局長，你這個局長怎麼樣」。再往上升也是如此。

人就是這樣。為什麼同行是冤家呢？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水平下。作家跟作家才會比，文人相輕嘛。文人不會找醫生比，「我的文章比你的醫術好多了！」沒有這麼比的。文章跟文章才有可比性，「我這篇文章的點閱量比你的高啊！」醫生跟醫生才會比。所以，不同領域的人能成為好朋友；而同行則不太容易成為好朋友，因為會比較。

總之，人這種攀比的心境是非常微妙的，有時候自己都難以察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你已經在比了，但是自己都不知道。人的很多煩惱都是因為比較引起的，不比就沒有煩惱。

不光是人和人比，自己跟自己都比呢，「我過去好精進啊，現在學了這個法門，怎麼精進不起來？好難受啊！」這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嗎？人是動態的，一直在變。要允許自己狀態好、狀態不好，允許自己發個小脾氣，允許自己看起來沒那麼有修養。

人這樣一比，就產生了所謂的「動力」，因為要達到跟對方一樣，或

者自己心中立了一個目標，要達成這個目標。然後就不斷地爭取，爭取到了就高興。其實這也是瞬間的事，得到之後，很快就變成一種感受了，「哎，原來也不過如此！」進而想得到更多。

我前段時間寫了一篇文章，叫《得到=想得到更多》，就是因為我看到一句話，叫「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焰轉熾」。「五欲」就是財色名食睡。沒有得到的時候，它只是心中的想像；得到之後，就會變得更加劇烈。按道理說，比如我們心中想得到一個東西，如果得到了，應該滿足，慾望應該得到止息。錯了，恰恰相反，「得之轉劇」。

「如火益薪」，「薪」就是柴。就像燒火，本來就燒得挺大的，再丟幾根柴下去，「其焰轉熾」，你得到的那個東西，不僅沒有讓你的慾望得到止息，反而讓你的慾望更加強烈。你得到的那個東西都變成了燒火的柴，越丟火越大。開始想得到一百萬，有一天終於得到了；得到之後，又想得一千萬，心裡就想：「得到一千萬，我就永遠金盆洗手，就去玩了，這輩子再也不圖什麼了。」結果得到一千萬之後，「不行啊，再得一個億！」這就是人性。

不光錢財是這樣。比如年輕的男孩子追女孩子，用盡了血本，使勁追，有一天總算追到手了，「不過如此啊！」然後又搜尋新的目標，佛在經中說過一個詞，叫「得一望一」，就是俗話講的「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人確實就是這樣。

叔本華有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生命是一團慾望，得到滿足就空虛，得不到滿足就痛苦。」得到了就滿足一下，得不到就痛苦，總之都不舒服。

所以，在娑婆世界就有種種的差別相，然後人的心念就分別，是非就起來了。

淨土法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往生極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外境都一樣，是非的觀念徹底消泯。

但是聖道門不是這樣，聖道門要在此土成佛，它的方法是破我執。因為一切的分別、是非都是由我執引起的，就是因為有「我」。所以，聖

道門要破我執，包括人我執、法我執等等；或者破四相，就是破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聖道門是這樣一條路子，就是強力地讓不平等的心變成平等。

這個過程說起來簡單，其實很難。最基本的斷見惑，古人說：「斷見惑如斷四十里瀑流。」四十里寬的一個瀑布，想要讓它一剎那斷掉，這談何容易啊！斷見惑還是最基本的，見惑包括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取見，就是知見上的煩惱。斷見惑都這麼難，還有思惑、塵沙惑、無明惑呢。所以很難。

淨土法門不用斷惑，「不斷煩惱證涅槃」。我們「轉學」，不在這個學校學了。這個學校的師資太差，教學的硬件、軟件都不行。所以我們就直接轉學，換一個學校，到了極樂世界自然都是一百分。

（3）極樂光明不可奪

若為相奪？如明鏡，在金邊則不現；今日時中金，比佛在時金則不現；佛在時金，比閻浮那金則不現；閻浮那金，比大海中轉輪王道中金沙則不現；轉輪王道中金沙，比金山則不現；金山，比須彌山金則不現；須彌山金，比三十三天瓔珞金則不現；三十三天瓔珞金，比焰摩天金則不現；焰摩天金，比兜率陀天金則不現；兜率陀天金，比化自在天金則不現；化自在天金，比他化自在天金則不現；他化自在天金，比安樂國中光明則不現。

①淨土光明，比較顯勝

「若為相奪」，怎樣叫相奪呢？「奪」的意思就是超過、壓倒。

「如明鏡，在金邊則不現」，最開始是拿鏡子作比喻。當然，古人的鏡子不像我們現在的鏡子。古代是怎麼做鏡子的？就是一塊銅，磨得很亮。估計也不太好使，照得模模糊糊的。但是很結實，可以用一輩子，因為畢竟是銅的。

如果把鏡子拿到黃金的旁邊，會怎麼樣呢？人的目光一下就被黃金吸引，完全忽略鏡子的存在，因為金子很亮。

當然，這裡說的黃金，是指曇鸞大師那時候的黃金，曇鸞大師是南北朝的，也就是一千四百年前的金子，如果是今天的金子，就更不行了。因為金子的純度、好看的程度，會隨著人的福報下降而下降。

「今日時中金，比佛在時金則不現」，現在的金子，跟佛在世時的金子比，就被比下去了。佛在世的時候，人類的福報達到頂峰，那時候的金子都不一樣。佛在世的時候，土地都不一樣，估計長的糧食、蔬菜都特別好吃；金子也一樣。

「佛在時金，比閻浮那金則不現」，佛在世時的金子，如果拿到閻浮那金的旁邊，佛在世時的金子就看不著了。閻浮那金是什麼呢？「閻浮」是一種樹的名字，「那」是河的意思。「閻浮那金」就是閻浮樹下有一條河，河裡有金子。這個金子是怎麼來的呢？是閻浮樹上有果子，果子有汁，果汁滴到水裡就變成金子。那個金子特別好看，會放出一種紫色的、火焰一般的色彩。赤黃帶紫焰氣，大家想像一下，那個金子是冒煙的，總之是很好的金子。

「閻浮那金，比大海中轉輪王道中金沙則不現」，轉輪王來到我們這個世界，特別是金輪聖王來的時候，大海水會減少，然後會浮出一條筆直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給轉輪王走的，他有這個福德。這條道路的旁邊有金子，而且是很好的金子，比閻浮那金好很多。所以，兩個一對比，閻浮那金就被轉輪王道中的金子所奪。

「轉輪王道中金沙，比金山則不現」，但是轉輪王道中的金子，如果拿到金山的旁邊，轉輪王道中的金子就看不見了。金山是什麼呢？在須彌山的四周有四大部洲，我們是南瞻部洲。在須彌山腳下，除了四大部洲外，還有七重海水，就是七圈海水。在七圈海水之外，還有七層金山。七層金山之外是鐵圍山，鐵圍山之外就沒有了。所以，這裡講的「金山」就是七重海水之外的七重金山。那個金也是很好的金，比轉輪王道的金還好。當然，這些金我們只是聽說而已，沒機會見到，我們連佛在世時的金子都沒見過。

「金山，比須彌山金則不現」，金山這麼好的金子，如果拿到須彌

山金的旁邊，金山就看不見了。金山是須彌山旁邊的金子，這裡的「須彌山金」是須彌山自身的金子。須彌山自身有金，有玉，也有銅鐵，須彌山是七寶組成的。

「須彌山金，比三十三天瓔珞金則不現」，如果把須彌山金拿去跟三十三天的瓔珞金比，須彌山金就看不到了。三十三天就是忉利天，它是地居天的最高層，在須彌山的山頂，那裡的金子叫瓔珞金。須彌山金如果跟三十三天的瓔珞金比起來，須彌山的金子又被奪了，又被超過、壓倒了。

「三十三天瓔珞金，比焰摩天金則不現」，忉利天的瓔珞金，如果跟焰摩天金比起來，又被比下去了。

「焰摩天金，比兜率陀天金則不現」，焰摩天的金子如果跟兜率陀天的金子相比，又被比下去了。

「兜率陀天金，比化自在天金則不現」，兜率陀天金如果跟化自在天金比，放在化自在天金的旁邊，就看不著了。

「化自在天金，比他化自在天金則不現」，化自在天金放到他化自在天金的旁邊，就看不著了。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的最高層。

「他化自在天金，比安樂國中光明則不現」，他化自在天金如果跟極樂世界的金比起來，也看不見了。

這是一層一層地比。佛經常用這樣的手法，《無量壽經》裡就有一段，佛為了形容極樂世界的人容貌到底有多莊嚴，就打了一個比方，說：「乞丐如果站在帝王邊上，他的容貌跟帝王的容貌比起來，怎麼樣啊？」阿難就說：「這不能比啊！差太多了。」然後佛又用人道的國王跟轉輪王比，又差很多；轉輪王跟帝釋天比，又差很多；再往上比，又差很多……一層又一層地比，這是一種方便。

這裡也一樣，如果只是說「極樂世界的金子就是好啊！」但是到底怎麼好不知道。所以就用這種對比法，層層對比，這樣就能大概瞭解，「哦，極樂世界的金子確實好」。

②阿彌陀佛，為增上緣

所以者何？彼土金光，從絕垢業生故，清淨無不成就故。安樂淨土，是無生忍菩薩淨業所起，阿彌陀如來法王所領，阿彌陀如來為增上緣故。

「所以者何？」為什麼好呢？

「彼土金光，從絕垢業生故」，因為極樂世界的金子是從阿彌陀佛絕垢業所生。「絕垢」就是沒有污垢。

「清淨無不成就故。安樂淨土，是無生忍菩薩淨業所起，阿彌陀如來法王所領，阿彌陀如來為增上緣故」，這段話比較枯澀，意思比較深。

「無生忍菩薩」，就是指法藏比丘。法藏比丘當時發四十八願的時候，已經是聖種性了，也就是初地菩薩以上的境界，是無生法忍菩薩的境界。

「阿彌陀如來法王所領」，「領」就是住持、統領。

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團肉，之所以能不壞，就是因為有神識住持在裡邊。沒有誰晚上住在冰箱裡吧？白天出來走走，晚上再回冰箱裡，保證它不壞。也沒有灑鹽吧？也沒放福爾馬林吧？身體還挺好的，每天都細皮嫩肉的。為什麼？就是因為有神識住持在裡邊。神識是一個非常精微、精妙的系統，它可以新陳代謝，所以身體才不壞。

極樂世界也一樣。極樂世界之所以有美好的依報、正報，就是因為有阿彌陀佛充斥在所有的有情世間和器世間裡，是阿彌陀佛在住持著，就像神識住持著我們的身體一樣。神識一旦不在了，身體幾天就壞了。所以，「領」就有這個意思。

「阿彌陀如來為增上緣故」，「緣」有很多種，比如親因緣、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善導大師說親緣、近緣、增上緣。

什麼叫「增上緣」呢？比如我們在地裡種一個土豆，土豆從種子長成土豆苗，種子就是土豆苗這個果出現的主因。因跟緣是直接的，如是因如是果。但是，如果只把種子種下去，沒有其他的緣也不行。沒有陽光照耀，沒有水去澆灌，甚至沒有人護理，都不能長出苗，果子就不能

顯現。其他的這些外緣，都可以叫增上緣。對果報呈現出來有幫助作用的，就叫增上緣。

善導大師有一句話：

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

我們往生的主因，是因為我們有願生心，我們在稱名，這是眾生這邊的因。但是，如果只有這個因，沒有阿彌陀佛的大願業力為增上緣，往生這件事就不能成立。所以，增上緣看起來好像不是很主要，但是在有些情況下是能起到主導作用的，有增上緣，這件事就能成；沒有增上緣，這件事就不能成。

③黃金為地，很俗嗎？

這裡講到金子，前面法藏菩薩發願說「願我國土，光炎熾盛，第一無比；不如人天金色，能有奪者」，極樂世界所有東西都是金色的，包括人的身體也是紫摩真金色身；如果不這樣，阿彌陀佛就不成佛。

為什麼佛教會經常用到黃金這個意象呢？不光是佛教，幾乎所有宗教都會經常提到黃金。《聖經》也說天堂到處都是黃金、七寶。包括世間的一些建築，外面也會鑲金。為什麼呢？因為金子很亮，很寶貴。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很俗嗎？》。

前幾天研修班上課時，大家討論到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

有一位學員說道：「本來聽說極樂世界七寶池、八功德水，天樂鳴空、衣食自至，感覺自在的，還挺想去的，可是後來聽到說極樂世界大地是用黃金做的，頓時就不想去了。」我問：「為什麼呢？」她答：「唉！黃金多俗啊，我可不想去那麼俗的地方！」

呵呵！

其實碰到這樣的問題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和另外一個人，就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有人問我：「佛教不是戒貪的嗎？怎麼極樂世界還弄得滿地黃金，這不是勾人的貪心嗎？」

我回說：「要不勾你的貪心，你還不去呢！只不過我們一般不稱其為貪心，我把稱之為願生心。「貪」是一種過分的索取心，而「願生心」的「願」，是很平和的、理性的、正常的、合理的。」

人都有願望，願望跟貪心是有區別的。貪心是一種過分的貪著，想要本分之外的東西，而起的一種執取心。比如我明天想去紅螺寺玩，這算貪嗎？不能算貪，這是合理的、平和的、理性的。

「那這不就跟佛法的空性、般若的原則相違背嗎？」

腦子裡的東西還挺多，空性、般若都搬出來了。

「不違背，你只知道空，哪裡知道空有不二，真空中能生妙有？佛性中具足萬法，萬法中自然包括一切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阿彌陀佛不是說他在做法藏比丘時，攝取二百一十億國土中之精華，黃金肯定也是一切美好事物中之一。不要說黃金很俗，黃金本身有錯嗎？黃金俗或不俗，勾人貪心什麼的，那只是時代、社會、人心對黃金賦予的成見罷了。」

難道每塊黃金上都有一個「俗」字嗎？沒有吧？是你給它貼的標籤。黃金本身是很好的。

「那到了極樂世界看見那麼多黃金，豈不是更貪了？」

「不會的，一旦往生，以前所有貪心全變成覺心。佛經中說，曾有位菩薩名叫愛作，他長得十分端正莊嚴，以至於所有婦人見之皆生染著貪戀之心。但這些婦人不僅沒有因為貪戀男色下墮，反而後來或死生天上或發菩提心，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一位愛作菩薩曾經發願：凡有對我生染心者，我皆令升天上乃至發菩提心成佛。你想想看：一個普通菩薩都有此殊勝功德轉染為淨，何況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呢？」

這是典型的轉染成淨。說到染心，沒有比男女的慾望更染的了。但是，一個菩薩都有這樣的願力，能讓眾生的染心成為覺悟的心，何況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呢？

「那極樂世界的黃金到底是怎麼樣的？」

「到了極樂世界你才發現，原來佛講的黃金並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黃金。極樂世界的黃金原來就是阿彌陀佛本身，是佛的正覺妙心真實功德自然所化，如善導大師所說：『諸寶林樹，皆從彌陀無漏心中流出；由佛心是無漏故，其樹亦是無漏也』，寶樹如是，其他亦然。

你會發現，娑婆世界的黃金，冰冷，堅硬，吞進去還能要人命，而極樂世界的黃金，溫暖，柔軟，帶有奇妙的香味，看起來更加光耀絢爛，還能像八音盒一樣發出聲音，音樂、講法，隨意切換，聞音當下開悟證果；撿起來一塊，還能變成美味麵包吃下去，吃下去煩惱全無，這黃金還能……簡直無所不能，時時隨人心意，我們說人工智能很奇妙，殊不知，極樂世界的佛工智能才厲害呢！」

「那佛為什麼不直接說極樂世界萬物都是佛心所化？豈不更省事？」

「可是佛真要那樣說，你聽得懂嗎？就算你能聽得懂，你又能體會多少正覺妙心的深妙處？即使你也聽得懂、又對佛性有深刻體會，可是你的八十歲老娘可以聽得懂嗎？八千年後法將滅時，人們聽得懂嗎？」

眾生的根機有很多種，你的根機可能很好，但是你母親未必有你那樣的根機。

「貌似聽不懂。」

「那就是了。本來極樂世界的真實境界，是無法用娑婆世界任何一種語言來說明的，經中所描述的跟那裡的真實境地比，恐怕連億萬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佛又必須讓娑婆世界絕大多數人能聽得懂，想像的到，進而升起想要去的心，所以不得已，順著凡夫的凡情喜好來相似說之。」

「嗯，你這麼說我就有點懂了。那佛說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就只是為了讓人好理解，升起願生心嗎？」

鄙見應不止於此，佛智弘深，隨發一語，即有無量顯義和秘義。

我以凡小之見來略舉幾端吧：

佛的智慧是圓滿的，佛隨便說一句話，既有表面的意思，又有背後隱秘的意思。

一、黃金是財富的象徵。人間有多少煩惱之事、不平之事，及至人為的戰爭災難，本質而言，不都是為了爭奪財富？

大家就是在搶錢嘛。因為在人的觀念裡，有財富、有錢就有一切，人的觀念就是這樣。

一個世界裡最普遍、最平常之物——大地，在極樂世界居然全是黃金合成，顯示出極樂世界極大富有，人們自然可以「相忘於有餘」，絕不會因為財富分配不均產生紛爭。

「相忘於有餘」，我們在前面學到了。極樂世界的寶物太多了，不會害怕自己的寶物不夠。

又像馬克思說的：物質極大豐富，才能發展出高度的精神文明，極樂世界佛國淨土，絕不可能還要為了物質去勞作奔營。另外，財富也是福報的象徵，極樂世界往生者，很快即福慧兩足，福人居福地，自然展眼望去，皆是福報盈滿之相。

福報盈滿之相就是遍地都是錢。我們說「這個人好有福報啊，天上都下金子給他」。善財童子出生的時候，他家就到處冒金子，一壇一壇的金銀財寶。

二、黃金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金屬元素，既不易氧化，也不易燒壞，儲存萬年皆不變。

金子很難燒，有句話叫「真金不怕火煉」，這話不是瞎說的，真金真的不怕火煉，怎麼燒都燒不壞。一萬年之後你把它從土裡挖出來，它還是亮閃閃，它最穩定。

去年長沙出土的海昏侯馬蹄金金光閃閃，和兩千年前新做出來的時候沒什麼兩樣。世上萬物裡，再沒有什麼比金子更能比喻佛性之真實不壞、如如不動，既染污不得，也不能擦得更淨。

除了金子，我們找不出其他的東西來比喻佛性了，因為別的東西很快就會壞了。金子這種東西，不能讓它更髒，也不能讓它更乾淨。佛性就是這樣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極樂世界往生者人人具此真心，無怪乎連身體也是紫磨真金呢！

三、黃金貴重無比，比喻佛性珍貴無價，往生極樂者都是淨心菩薩（八地以上），堪為十方眾生仰尊；黃金延展性極好，聽曾楊（金箔畫藝術家）說一克黃金做成極薄的金箔可以鋪滿整個足球場。

上次我們辦金箔畫展，作者叫曾楊，是一位畫家。他說一克的黃金做成極薄的金箔，可以鋪滿整個足球場，一克而已。你們的耳環、戒指，都可以鋪幾個足球場了，因為黃金的延展性特別好。這比喻什麼呢？

比喻佛心柔軟無比，往生極樂的人身心柔軟，如天親菩薩言「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黃金可以打成各種器物，比喻佛德起用，應化無方。

黃金可以打成杯子，可以打成碗，也可以打成耳環、戒指，還能做針灸用的針。據說針灸最好的針就是黃金打的針，效果是最好的。總之，黃金可以做成各種東西，只不過它太貴了，一般人做不起。如果做得起，真的是什麼都能做，做一個黃金的門檻都行，但是得有錢；也能當地磚鋪，祇樹給孤獨園的地磚就是黃金的。

「應化無方」，黃金用來幹什麼都行。佛德就是這樣的，佛德可以應化無方，隨圓就方。就像水一樣，遇到圓的器皿，它就是圓的；遇到方的器皿，它就是方的；遇到三角的器皿，它就是三角的，怎樣都行。

往生極樂的人——「或現神通而說法，或現相好入無餘，變現莊嚴隨意出，群生見者罪皆除。」

四、黃金本來在金礦中，得到提煉才能「從無到有」，比喻佛性本來即在凡夫心中，需經修行（含自力與他力）才能顯現，「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而一旦提煉成金，再不可能入礦，極樂世界的人一旦往生，即成佛身，永遠不會再輪迴迷妄之界。

有人問我一個問題：「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將來還要不要再回這個世界？乘願再來的時候，還要不要再受因果？我今世欠他一條命，再來的時候，是不是要還他一條命？」我說：「不會的，凡夫受因果，菩薩用因果。」對菩薩來說，他可能會看到那樣的現象，但是對菩薩來說，只是像表演一樣，他的心不動，如如不動。等你往生極樂世界再回來，已經不是現在的你了。就像黃金，一旦從金礦煉成了黃金，就不可能再回去了。

這麼分析起來，你還覺得極樂世界黃金為地很俗嗎？

對方就啞口無言了。

所以，黃金是很好的，下次看到黃金就要想到極樂世界。

是故言「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曜世間」者，曜二種世間也。

「二種世間」，就是器世間和有情世間。

（4）長行釋妙色功德

翻到《聖教集》294頁，看長行部分是怎麼解釋妙色功德的。

莊嚴「妙色」功德成就者，偈言「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故。此云何不思議？

其光曜事，則映徹表裡；其光曜心，則終盡無明。

光為佛事，焉可思議！

前面講形相功德時，說「彼光非心行，而為心行之事，焉可思議！」這裡說「光為佛事，焉可思議！」「佛事」就是度眾生的事。

所以，前面說「曜二種世間」，在這裡就解釋了：一個是「曜事」，一個是「曜心」。「事」指器世間，「心」指有情世間。

曜器世間的時候，就是「映徹表裡」，這種光具有穿透性，能夠從裡到外地照耀；曜心的時候，就是「終盡無明」，也就是《心經》裡說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有的無明都盡了，就是成佛。所以，「終盡無明」就是終能成佛的意思。可見這個光不可思議。

7. 觸功德

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
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

此四句，名「莊嚴觸功德成就」。

這是觸功德。前面講的六種功德，清淨、量、性、形相、種種事、妙色，這些都是不可觸碰的；到了觸功德這裡，就可以觸碰了。這就好比我們去一個地方，走得越來越近，「這麼好的東西，我想摸一下，碰一下」，所以就講到觸功德。

當然，這個「觸」不只是身體的接觸，也包括眼睛觸景、耳朵觸音，包括方方面面的「觸」。在十二因緣裡，有「六入緣觸」，「六入」就是我們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外界從六根入，「六入緣觸」，然後「觸緣受，受緣愛」。所以，觸是全方位的。

(1) 何為觸功德成就

這首偈子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極樂世界所有的東西都非常柔軟，不像我們這個世界。舉個例子，在極樂世界你想跳樓，對不起，你跳一百次，只會越跳越舒服，越跳越不想死，因為大地很軟，軟得讓你很開心。當然，不像蹦蹦床那種軟，是很舒服的，「觸者生勝樂」。

我們這個世界就不行，跳樓就會死，甚至走路不小心磕了一下，都要出血，磕得嚴重了，還會出各種問題。因為我們這個世界軟的東西很少，東西都很硬。

我們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硬呢？佛在《地藏經》裡說：「南閻浮提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伏。」這是釋迦牟尼佛對我們這個世界所有眾生總的評價，就是「剛強」，所以感得整個世界都很堅硬。

善導大師說我們這個世間：

五濁增時多疑謗，道俗相嫌不用聞。
見有修行起瞋毒，方便破壞競生怨。

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我不同意你，你不同意我。知見上互相鬥爭，語言思想上互相爭論。這就是剛強。

在我們這個世界，好的東西都很硬。當然，黃金算是一個特例，黃金相對比較軟，但是它畢竟屬於金屬，也是比較硬的。像珍珠、瑪瑙，都很硬；特別是鑽石，地球上最硬的就是鑽石了，它能切玻璃，就是因為它的硬度很大。

但是極樂世界的寶不一樣，它既有我們這個世界金、銀、琉璃、砗磲、瑪瑙、赤珠的好的一面，又有我們這個世界七寶所沒有的好處，就是它很軟。而且它還有溫度，雖然經上沒講，但是我猜是有溫度的。我們這個世界的黃金，冬天敢貼身揣在身上嗎？很冰啊，金屬是很涼的。但是極樂世界的寶是有溫度的，很軟。軟到什麼程度呢？「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這些寶有柔軟性，像草一樣，柔軟左右旋。我小時候，村子裡的小溪，裡面會長水草。水一流，水草就左右旋，特別好看。把它撈出來，很軟，而且很細。

「觸者生勝樂」，不光軟，而且你一碰，像過電似的。不過，這個過電是極舒服的。

「過迦旃鄰陀」，這是拿地球上的一個東西作對比。迦旃鄰陀是什麼呢？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草的名字，只要碰到這種草，就會生起一種特別舒服的感受。人如果觸到很細滑的東西，就會感覺很舒服。還有一種說法，是指鳥。這種鳥長著細軟的毛，非常輕妙，以之為衣，觸之大樂。當然，這個衣服不是人人都能穿的。誰能穿呢？轉輪王。但是，極樂世界的寶物，你碰到它的時候，比碰到迦旃鄰陀還要舒服。

我們看下面曇鸞大師的解釋。

（2）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雖寶重金玉，不得為衣服；珍玩明鏡，無議於敷具。斯緣悅於目，不便於身也，身眼二情，

豈弗矛盾乎？

①身眼二情，互相矛盾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佛為什麼要起這樣的莊嚴呢？

「見有國土，雖寶重金玉，不得為衣服」，因為見到很多國土，那裡雖然也有很多寶物，或者是金，或者是玉。但是有點缺陷，就是這些寶物不能穿在身上。當然，我們這個世界也有一種衣服，叫「金縷玉衣」，大家聽說過嗎？現在國家博物館裡就有，全都是玉片，用金線縫起來的。但是「金縷玉衣」是給死人穿的，而且是很有錢、很有權勢的人，比如貴族，普通人穿不了。而且這個衣服太重了，又很涼。

「珍玩明鏡，無議於敷具」，「珍玩明鏡」都是很好的東西；「無議」就是談不上。這麼好的東西，怎麼不能當坐墊呢？坐在上面冰涼，而且很硬。

「斯緣悅於目，不便於身也」，這些東西只是好看，只滿足了眼根，讓眼睛看到起愉悅心；但是在身體的觸覺上，好像沒有什麼好處。

「身眼二情，豈弗矛盾乎？」這樣身體和眼睛豈不是矛盾了嗎？要麼好看，要麼好穿；好看的不好穿，好穿的不好看。又好看又好穿的，娑婆世界沒有。

②是故發願，悅目便身

是故願言：「使我國土，人天六情，和於水乳，卒去楚越之勞。」所以七寶柔軟，悅目便身。

「是故願言」，所以法藏比丘就發願了。

「使我國土，人天六情，和於水乳，卒去楚越之勞」，「人天」是指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六情」是什麼呢？就是六根接觸到六塵，產生六識。這種識是帶有人的情感在裡邊的，比如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偏向於什麼，有人的情執在裡邊。這叫「六情」。

「人天六情，和於水乳」，就像把乳汁放到水裡，水乳交融，分不

開。這是在表達人的六根非常任運自然，互通互用，一點也不驚扭，成為一體。

「卒去楚越之勞」，這裡有一個典故。

過去楚國跟越國有仇，兩個國家關係不好。別的国家幫楚國，越國不高興；幫越國，楚國不高興；兩邊都幫，兩邊都不高興；兩邊都不幫，兩邊都有意見，怎麼都不行。這是一個比喻，就像身和眼，滿足了眼睛，身就得不到滿足；滿足了身，眼睛又不能得到滿足。如果能夠「六情和於水乳」，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七寶柔軟，悅目便身」，所有的七寶不僅柔軟，而且既能滿足眼睛視覺的享受，也能滿足身體觸覺的享受。這個要求挺高的。這是在表達極樂世界七寶的超勝。

其實，人們希望一個東西能滿足多方面的需求，這是一種本性。現在最典型的的就是手機。十幾年前，我用的第一個手機是小靈通，只能打電話、發內容，別的幹不了，也不能漫遊。但是當時也覺得挺好的。

後來，手機越來越「人天六情，和於水乳」。本來有 MP3，但是 MP3 被手機取代了，手機可以聽音樂；後來又出了 MP4，但是現在的手機完全可以替代 MP4。所以，估計現在 MP3、MP4 都沒有了，全被手機代替了。

還有照相機，也被手機取代了。當然，除了那些專業的攝影師。對普通人來說，手機的照相功能夠用了；而且現在手機的拍照功能也越來越厲害。

還有遊戲機，也被手機取代了。我記得小時候打遊戲還是插卡的。

還有電視、公交卡、銀行卡、購物、聊天、手錶、指南針、地圖、手電筒、計算器等等，都被手機取代了。

人為什麼一直往這個方向努力呢？不但要好用、好看，還要「悅目便身」。人會有這種動力，總想讓一個東西集合更多的功能，又能看，又能聽，又能取得內容，又能購物，為什麼呢？這就是人本性裡的東西，人的佛性本來就可以這樣。佛性裡本來就具足一個東西，它可以又聽、

又看，又幹這個、又幹那個，本來就有這個東西。所以，人就會自覺地往這個方向努力。

所以，現在的手機越來越強大，一個小小的手機，就具備很多功能。這就有點像極樂世界的寶物，又能這樣，又能那樣，又能穿，又好看。其實，曇鸞大師在這裡只是舉了兩個功能，還有其他的功能。只不過曇鸞大師那個時代不像我們這個時代，像照相機這樣的東西，那時候的人想都想不到。

極樂世界隨便一個東西都是最高級的「手機」，即使一片樹葉，都比我們地球上的「蘋果」手機高級，「蘋果」手機做到一百代、一千代，都達不到極樂世界七寶的水平。

「迦旃鄰陀」者，天竺柔軟草名也，觸之者能生樂受，故以為喻。

③淨土之樂，不廢道業

有一句話叫「樂多廢道，苦能啟覺」。一個人太快樂了，會妨礙修道。尤其是五欲之樂，人會陷在裡邊，會上癮。就像老子說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中醫也有一句話，叫「喜則氣緩」，就是過喜能使心氣渙散。為什麼在軍隊裡不會總讓士兵笑呢？罰比較多，因為罰是「肅」，就是金氣，肅煞之氣，這樣軍隊的煞氣才能起來。如果教官整天講笑話，軍隊就渙散了。

人的精神狀態也是這樣，太喜了就會渙散，太高興了就沒勁了。所以，人在做一件很專注的事情時，一定不能笑。比如掰腕子，一笑就輸了，勁就散掉了。

所以說「樂多廢道」，修道也是屏著氣、繃著勁的。

「苦能啟覺」，在一般人看來，苦是不好的，我們都不想苦，但是苦恰恰是學道的逆增上緣。苦是個逆境，但它是一種增上緣，能啟發你的覺悟。說實在的，人如果不知道苦，就不會學佛，或者不容易學得很深入。

苦像什麼呢？就像釘子對準一塊木板，苦就像掄起的錘，受的苦越大，掄的勁越大，「砰」地一下就釘進去了。如果總是用小錘敲，也沒什麼苦惱，怎麼敲也敲不進去。當然，這也不是鼓勵大家去找苦吃，自然就好了。

淨土法門正好相反，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裡說：

樂多無廢道，聲遠不妨聞。

「樂多無廢道」，極樂世界的快樂有很多，包括我們往生之前念佛的快樂也很多。但是不妨礙，不廢道，不會廢掉我們的修行。

「聲遠不妨聞」，這是講極樂世界的境界，佛發出的聲音很遠，但是不妨礙我們聞到佛聲。所以，在極樂世界，隨時隨地都能聽佛說法。

娑婆世界的樂跟極樂世界的樂是不一樣的，娑婆世界的樂大多是五欲之樂，就是財色名食睡，這是一種染著樂，是帶有染著性的。什麼叫染著樂呢？就是得不到的時候總想著，得不到就痛苦，得到之後空虛，是這種樂。

我以前見過一隻小飛蟲飛進蜜罐裡，牠特別喜歡吃蜜，罐子外邊的蜜吃完了，牠就往裡面探，就爬到蜜罐裡面去了，然後又吃，最後就飛不出來了。這就是染著樂。人就是這樣，攀求一個東西，使勁往裡鑽，最後進去就出不來了。

後面還有兩句，「如何貪五濁，安上火自焚？」怎麼能貪圖這個五濁世界，然後就等著無常火來燒我們呢？其實我們都是在「自焚」，而且還很高興。

所以，極樂世界的寶都是很柔軟的，這是佛的柔軟心展現出來的。

④如何做個，柔軟的人

這帶給我們什麼啟發呢？

我們往生之前，可以體會一下柔軟心。我們能不能「柔軟左右旋」？能不能「觸者生勝樂」？別人接觸到我們的時候，他能不能生起「勝樂」？我們能不能讓對方感覺「碰到這個人好舒服啊，好開心啊」，甚至讓對方聽到我們的名字都覺得很開心。我們要做這樣的人。

剛強是特別不好的，老子說：「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牙是人身上最堅硬的東西，但是它先掉，死前就掉了。但是舌頭，人死了之後，它也是軟的。所以，軟的東西反而能留存得很久，剛強的東西反而最先滅掉。

有句話叫「願世界溫柔待你」，好多「雞湯文」都以這個作題目。其實，想要世界溫柔待你，首先你要溫柔待世界。你的心堅硬，世界就堅硬；你的心柔軟，世界就柔軟。世界怎麼樣，取決於你的心。如果每個人都有一顆柔軟的心，社會就會少很多紛爭、戾氣、碰撞、衝突等等。就像我們小時候玩的碰碰車，碰碰車之所以能成為玩的東西，就是因為它外面包了一層輪胎，所以怎麼撞都沒事，還很好玩，「撞者生勝樂」。如果把那層輪胎撤掉，就不「生勝樂」了，就生血了。

人也一樣，如果有柔軟心，就相當於外面包了一層柔軟的東西。像師父的母親，有一次，村裡有一個人去偷師父家的西紅柿。正偷著呢，師父跟他母親回來了，就看到了。那時候師父還很小，就想大叫一聲「賊！」。但是師父的母親不讓他喊，而且還悄悄地退回來。因為第一，可能會嚇著他，嚇出病來；第二，都是同村住著的，這麼一喊，村上的人就都知道了，他的名聲就不好了，在村裡就待不下去了，所以得保全他的名聲。這就是柔軟心，非常柔軟，見不得別人受傷害，尤其是來自於自己給對方的傷害，做不出這樣的事，說明心很軟。

佛成道的時候，天魔帶著魔子魔孫傾巢出動，所有的魔萬箭齊發，射向釋迦牟尼佛。但是這些箭射過去之後，在空中就全部變成了蓮花，緩緩地落下來，五彩繽紛。本來是一個很凶險的畫面，結果卻變成了特別美好的畫面，這就是佛的柔軟心使然。

現在的人為什麼喜歡寵物？古人對寵物沒有現代人這麼熱衷，而且寵物在古代也不普遍。前兩天我看到一個新聞，說一個人在家裡，孩子是老大，妻子是老二，寵物是老三，他自己排最後。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只有現在才會這樣。

你們都養寵物吧？一般都是養狗。編輯部有一隻貓，叫佛黃。只要

我把佛黃發到朋友圈，點閱量比發文章高多了。哪怕文章是新寫的，費了很多心血寫的，也不如佛黃的點閱量高，真的是「文不如貓」。為什麼呢？我覺得動物不會讓人有提防心、戒備感，絲毫不會有。看到這些動物，真的會軟下來，萌化了。

我們在人前，每天去公司，跟人見面，老是帶有戒備心，要提防著，繃著勁。但是動物很老實，很真實，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拉就拉。昨天有隻狗跑到編輯部，結果今天早上拉的到處都是。牠就很率真，很直率，很坦然，不會不好意思。只有動物才能這樣，人不行，會不好意思。動物的可愛就是這麼來的，但凡有偽飾都不可愛。

人都期盼柔軟，但是很可惜，大家都很堅強。一個擁有柔軟心的人，首先會讓對方感到舒服，這是最基本的；反過來也一樣，能讓對方感到舒服的人，也一定有柔軟心。剛強往往是跟傲慢聯繫在一起的。

剛才有人問了，很想做柔軟的人，怎麼辦呢？提供三點建議：

第一，擴展心量。

能柔軟下來，首先是能容下對方；心裡都容不下他，怎麼能柔軟呢？所以首先要增加心量，所謂「開窗放入大江來」。心門大開，所有人都能進能出，進也行，出也行，待著也行。各種習氣的人，你能接受的人，你喜歡的人，你不喜歡的人，都給他們空間，要增加心量，不去分別他，也不隨便給他貼標籤。首先讓他在你的空間裡待下來，然後才談得上柔軟不柔軟。

第二，增長智慧。

一個人之所以柔軟，是因為事情發生之後他不起情緒，這樣自然就不剛強。他不起情緒，是因為他能從各個角度觀察事物。就像這個杯子，他既能從這個角度觀察，也能從那個角度觀察，他既能看到不利的一面，也能看到有利的一面。因為他的智慧足夠，所以心就比較坦然。否則，就只能看到一面，然後就認定這件事不好；事跟人是有意義的，事是人做的，然後就會對這個人產生偏見，剛強以待，那就不好了。很多人的

剛強就是這麼產生的，因為智慧不夠，沒有全方位地看待事情。

所謂「柔軟左右旋」，他既能往左旋，又能往右旋。如果往左旋認為是好的，往右旋就認為是不好的，那就錯了。往左旋有左旋的好，往右旋有右旋的好，這樣才能左旋也舒服，右旋也舒服。左旋、右旋，像翩翩起舞一樣，你才能欣賞一個人，欣賞一切事。

第三，長養悲愍之心。

這是比較高的了。要有悲愍心、同情心、憐憫心，即便對方有不好的作為，或者衝突，都以憐憫心看他，因為他有他的苦衷。「在業力的推動下，沒有人是故意的；智者悲憫有情，凡夫互相譴責」，這話聽著就很柔軟，能說出這樣的話，也是很柔軟的。這真的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對方的所作所為並不是故意的，即便是故意的，本質也不是故意的。所以要悲愍對方，而不是譴責他。這樣不就柔軟了嗎？

(3) 為何以草比喻極樂

我們再往下看。

註者言：此間土石草木，各有定體。譯者何緣目彼寶為草耶？當以其蘆，故以草目之耳。余若參譯，當別有途。

「註者言」，「註者」就是指曇鸞大師。

「此間土石草木，各有定體」，我們這個世界的土石草木，都有固定的形體；極樂世界的寶沒有固定的形體。

「譯者何緣目彼寶為草耶？」「譯者」指菩提留支。為什麼翻譯的人把極樂世界的寶比喻成草呢？

「當以其蘆，故以草目之耳」，大概是取草「蘆」的特點。

「余若參譯，當別有途」，曇鸞大師說得挺有意思，我每次看到這裡都想笑，感覺曇鸞大師對翻譯的人不滿意，「為什麼要這麼翻譯呢？我如果在那個譯場，我才不這麼翻譯呢，怎麼能把極樂世界的寶比作娑婆世界的草呢？」

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為什麼把極樂世界的寶比作草？》，就

是跟曇鸞大師討論了一番，為菩提流支辯解了幾句。這篇文章我就不全讀了，直接讀後邊，我列了幾個理由：

一、草最常見。大凡比喻，需是盡人皆知，方能借之以曉喻他人。

你打了一個比喻，你舉出的東西得讓所有人都知道，不論是中國人、外國人，乃至後世幾百年、幾千年的人都知道，這樣才能讓別人明白意思。

古時候的物質可沒今天這麼發達，現代的物質世界裡，當然柔軟且能夠隨意變形之物太多太多了，可回到一千五百年以前呢，推開門能看見什麼？樹木，木質很硬，也不能彎折，不行；山川，太大，且險，觸之多半是災難；綾羅綢緞，這個似乎可以，柔軟，可變，但總是人工之物，非是天然之物，且並不普遍，富人多用，窮人未必常見；動物羽毛，也很柔軟，但動物各有其獨立神識，未必能隨人心念，與譬喻之主體不吻合……找來找去，還是草最接近譬喻主體。大地上到處都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風吹而動，東風吹而東倒，西風起而西偃，南北亦然，真的是「柔軟左右旋」。人之心念也如風，極樂之寶也如草，隨所生念，寶皆有應，自在隨意，觸生勝樂。此處著一「旋」字，更顯示出七寶隨心變化之迅捷與變幻之優美，如同起舞，如同魔術。

極樂世界的寶物隨著你的心念變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瞬間的事，非常快，而且非常優美，所以用一個「旋」字。

二、草有生命。極樂世界七寶不同於娑婆眾寶（雖是寶，但總歸是無生命之物），也是有生命的，如善導大師所說：「極樂諸寶林樹，皆從阿彌陀佛無漏心中流出。」不止諸寶林樹，極樂世界塵塵剝剝、一毛一滴皆是阿彌陀佛生命之所化現，皆為成就一切往生者圓成佛道而備。換句話說，極樂世界一切無不是阿彌陀佛本身。菩提流支大師此處選「草」這一有情之物，而不選其他如「水、火、風、沙」等諸無情物，是否也有此深意呢？

三、草為成道相。草在中國視為低賤之物，然而在古印度卻不都如此，釋迦牟尼佛當年在菩提樹下成道，正是敷吉祥草而坐，故而吉祥草一直被佛教徒視為神聖之物。

比如草芥群生、草包、草民，都認為草不好。但是在古印度不是這樣，古印度認為有些草是很尊貴的。這些吉祥草是一個人供養給釋迦牟尼佛的，佛就把它敷在地上，然後坐在草上。所以吉祥草一直被佛教徒視為神聖之物。

佛教後來很多儀式中，皆有編其草為席，置種種供物於其上，修行者也多在房中編之成坐臥之具。佛教有一部《大日經疏》，裡面專有一章節說明使用吉祥草的利益。

《大日經疏》是一行禪師寫的，就是給《大日經》作的註疏。裡面有一個章節就專門教人使用吉祥草，並且說明使用吉祥草的利益。

所以，菩提流支大師借草喻寶，蓋是喻指凡往生淨土者，皆如當初釋迦佛坐吉祥草上，畢竟得成無上正等正覺耶？

另外，草很多，無處沒有，藉以喻極樂世界寶物無盡，觸目皆是；草很頑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喻指極樂之寶，非如娑婆寶物易碎易失，且寶能生寶，生生無盡；草為綠色，代表生機希望與年輕活力，極樂世界寶與人同，永遠嶄新，永遠年輕；再延展開來，草比之於樹，渺小弱小，念佛草民，應守小人物之本分……

以上皆是個人臆測，自己想著好玩，不足為憑，權當為思維拓展訓練吧（這個詞是跟佛實學的）。

「生勝樂」者，觸迦旃鄰陀生染著樂，觸彼軟寶生法喜樂，二事相懸，非勝如何？

是故言「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

同樣都是生樂，但是生的樂不一樣，一個是染著樂，一個是法喜樂。

8. 三種事功德

(1) 何為三種事功德

三種事功德，是哪三種呢？翻到《聖教集》295 頁。

何等三種？一者水；二者地；三者虛空。

講到水功德成就的偈子是「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

講到地功德成就的偈子是「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

講到虛空功德成就的偈子是「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

三種事功德，就是講了極樂世界的三種事——水、地、空，這有點像我們這個世界的海、陸、空。我們這個世界從構成來說，除了陸地，大部分都是水，也就是海洋，再就是虛空。軍隊也一樣，有海軍、陸軍、空軍，再沒了其他的了。這裡也是選了極樂世界的水、地、空三種來講。

為什麼選這三種呢？曇鸞大師有解釋：

莊嚴「三種」功德成就者，有三種事，應知。

何等三種？一者水；二者地；三者虛空。

此三種所以並言者，以同類故也。

何以言之？

一者六大類，所謂虛空、識、地、水、火、風；

二者無分別類，所謂地、水、火、風、虛空。

但言三類者：識一大，屬眾生世間故；火一大，彼中無故；雖有風，風不可見故，無住處故。是以六大、五類中，取有而可莊嚴三種並言之。

為什麼把這三種選出來單獨說呢？其實這三種是十七種莊嚴當中的一種，等於把一種分成了三種小的，因為這三種屬於同一類。

為什麼屬於同一類呢？這是從佛教對世界認識的角度來分析的。就

像我們中國人喜歡把萬事萬物歸類，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從而提出五行——金木水火土。所有東西都是由五行構成的。有一些是純粹的金，比如這個杯子，它屬於金；有一些是純粹的木；有一些是金木結合，金的比例是多少，木的比例是多少；有一些是土水，或者土火。比如石頭，它不屬於金，也不屬於土，它屬於金土相結合的一個東西。總之，這五類東西就構成了我們這個世間所有的東西；萬事萬物以中國人來看，就是這五種。

中國人提出「五行」；印度提出「四大」，或者是「六大」。「四大」是哪四種？我們經常說「四大皆空」，「四大」就是地、水、火、風。他們認為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由「四大」構成的。「六大」，就是「四大」再加上「空」和「識」。如果加上「識」，只有有情世界才有；去掉「識」，是無情世界都有的，也就是這裡講的「所謂地、水、火、風、虛空」，這是構成器世間的五種要素。

「但言三類者」，為什麼不把這五種全部說出來呢？為什麼只選三種呢？

「識一大，屬眾生世間故」，因為「識大」屬於眾生世間，而這裡講的是器世間，所以這個就排除了。

「火一大，彼中無故」，極樂世界沒有火。我們看經文，沒有說極樂世界的火是怎麼樣的吧？極樂世界有水，有風，有地，但是沒有火。

「雖有風，風不可見故，無住處故」，極樂世界雖然有風，但是風不可見，沒法言說。雖然《無量壽經》裡有描述風，比如「微風徐動，吹諸寶樹」「自然德風，徐起微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溫涼柔軟，不遲不疾」等等。但是風畢竟不可見，它不像別的東西，可以有很多形容，風是「不住處故」。

所以，就排除了「識大、火大、風大」，剩下的就是這三種——水、地、虛空。

這是曇鸞大師的解釋。

師父還有一種解釋，是講《往生論註》時提出來的，我覺得挺有意

思，也很有道理。

師父說，眾生往生到極樂世界，是從哪裡生出來的呢？蓮花。蓮花在哪裡呢？水裡。所以先說水的事。

從蓮花苞裡出來之後，就跳到地上。跳到地上就想：「我是從哪裡來的啊？我那個世界，我的兒子，我的爸爸，我的好朋友現在怎麼樣了？」所以偈子說「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十方」就包括他來的地方。他就在寶樓上看，有一個顯視屏，他就看過去的親人、朋友怎麼樣了。這是地大。

看完之後，還可以在極樂世界遠遠地加持他們。看完之後就要學習了，要聽法。一邊學法，也是一邊弘揚這個法門。所以虛空功德就講「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就開始「宣吐妙法音」了。這是師父的解釋，也有道理。

（2）水功德

翻到《聖教集》248頁，先看水功德。

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

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

此四句，名「莊嚴水功德成就」。

①何為水功德成就

雖然是講極樂世界的水，但是沒有直接寫水。就像世間人寫詩一樣，要寫一種東西，但是偏偏不說這種東西，而是說其他東西，讓讀者自己去琢磨。

這裡也一樣，上來先說水上的花，「寶華千萬種」，極樂世界的七寶池、八功德水，裡邊有各種各樣的花，「千萬種」。不只是蓮花，不要以為極樂世界只有蓮花，除了蓮花還有很多。蓮花是我們的「胎」，是我們出生的地方。除了蓮花之外，還有很多花，而且都是「寶花」。我們這個世界也有名貴、珍稀、罕有的植物，開的花特別好看。極樂世界每種花都是這樣的，都是寶花，而且有千種萬種。

這些花長在水裡嗎？有一些長在水裡，有一些長在岸邊，可能都有。當然，極樂世界到底什麼樣，不是按照我們這個世界的規律來的，我們這個世界的花必須長在土裡，極樂世界的花說不定在土裡也能長，在水裡也能長，在空中也能長，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彌覆池流泉」，「彌」是滿，「彌覆」就是滿滿地覆蓋住。這些花把整個池流都蓋住了，水在花底下流。

這裡的水，因為上邊是花，水在下面流動著，還帶著聲響，應該是很美的樣子。

「微風動華葉」，這時候微風吹過來了，吹到花草上，形成一種什麼圖景呢？「交錯光亂轉」。因為每朵花都放射出不同的光明，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風一動，光就轉起來了。

「亂轉」，這裡的「亂」，我們不要想到「屋子很亂」，或者「髒亂差」的「亂」，這裡的「亂」不是那個意思，那樣想就錯了。有一句詩叫「亂花漸欲迷人眼」，你能說這個「亂」就是「髒亂差」的「亂」嗎？這個「亂」是顯示光彩絢麗，而且變化多端。像霓虹燈，做得特別漂亮，光換來換去，這種顏色、那種顏色，往這射、往那射。

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比如荷葉上有水珠，光一照，風一吹，就反射出很好看的光。但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光都是反射的光，極樂世界的光是自發的，自然往外放光，更漂亮。而且顏色不刺眼，非常柔和。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有時候反射到眼睛裡都不敢看，除非戴著墨鏡。極樂世界的光很亮，很柔和，不刺眼，「交錯光亂轉」。

②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願？

佛為什麼要發這樣的願呢？為什麼要極樂世界的水這麼好看呢？因為佛過去在其他的 world，發現其他國土的水不好；當然，水也有好的一面。

水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首先我們要喝水，人幾天不吃飯行，幾天不喝水不行；我們這個身叫作「水谷之身」，我們身上的水佔百分之七

十。然後要洗東西，洗衣服沒水行嗎？現在有乾洗，但是在古代不行，古代沒有乾洗。總之，水對我們很重要，有利益的一面。老子在《道德經》裡對水也非常推崇，說「水善利萬物而無爭」。

但是水又有很多弊端。我們這個世界是二元世界，凡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世間之水，種種弊端

水的弊端有哪些呢？下面就列舉了很多：

見有國土，或汙溺洪濤，滓沫驚人；

水看起來很柔弱，但是水發起威來也很厲害，特別是大江、大河、大海。

「汙溺洪濤」，最典型的是什麼呢？就是海嘯。海嘯掀起來的浪有多高？有幾十米，甚至一百多米。大家想想，一百多米的樓都要仰頭看，一百多米的浪，朝你打過來是什麼感覺？像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嘯，瞬間就死了三十萬人，幾百萬人無家可歸，就幾秒鐘的時間。李連傑就是在那次海嘯當中奇蹟般生還，然後就信佛了。

「滓沫驚人」，有時候水裡還裹挾著一些東西。像前兩天的颱風「山竹」，就把大海裡的垃圾推到岸邊來了。人類在幾十年當中投放到海裡的垃圾，幾天就被送回來了。

經文上講，水劫來的時候，下雨不停，天像漏了一樣，一直下。大家知道那個雨滴有多大嗎？一個雨滴大如車輪，一個雨滴砸到頭上都夠噏。然後一直下，下幾年，一直把欲界天都淹沒了。而且這個水能消融萬物，就像化學試劑裡的王水，能把所有東西都消融了，什麼都不留。這是水劫。

或凝澌澹澑，蹙枷懷忒。

「凝澌澹澑」，這是說什麼呢？因為水在零度以下會結冰，所以在南極、北極，或者在雪山，水裡都會夾雜著冰。特別是海裡，會有冰山。航海的時候，最怕遇到冰山，「泰坦尼克號」不就是撞到冰山了嗎？上

千人很快就沉沒了。「凝澌澗瀑」就是指這個。

「蹙枷懷忒」，這是什麼呢？比如巫峽，水在上游的時候，上游很寬；到了巫峽這裡，突然變得很窄。這時候會怎麼樣？就會產生非常大的衝擊力，水變得非常急。如果坐船到了那裡，很可能會船翻人死。

曇鸞大師最後用兩句話來形容，這兩句話挺優美的：

向無安悅之情，背有恐值之慮。

就是對著也不行，背著也不行。你對著它，心裡不安詳，不喜悅，有恐怖。一百多米的浪在你面前，你能很安詳、很喜悅嗎？害怕呀！既然對著不行，「我躲過來吧，我不看！」但是「背有恐值之慮」，說不定它會追上來。一個東西在你背後，你不知道它會不會對你構成威脅。

我小時候聽過一件事。過去放樹是有技巧的，往哪邊放，樹就往哪邊倒。但是如果鋸不准，明明想讓它往那邊倒，結果朝著人這個方向倒了。那怎麼辦呢？有經驗的人就會衝著樹跑，就砸不死，因為他的眼睛看得到，明白這個意思嗎？沒經驗的人害怕，就往樹倒的方向跑，誰跑誰被砸死，因為他看不到，就躲不了，但是一般人當下的反應都是趕緊跑。這就是「背有恐值之慮」，它在你背後。

所以，水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也挺厲害的。為什麼把水放在最前面講？因為水對人利益的方面非常大，危害的地方也不小。像海難；或者大河改道，把兩岸沖毀；或者下大雨，導致洪澇；或者人游泳的時候被淹死；或者不小心掉到河裡……估計這個人數比例都不低。

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有「媽祖」的信仰。

以前我在北方，對水和海不太瞭解。這幾年去海南、福建那一帶，發現當地人對「媽祖」的信仰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在街上走幾步就有一個「媽祖」廟，或者大或者小，有些大得都驚人。我還看過一個「媽祖」廟的展覽，其中有一幅地圖，看著挺震驚的。它是一整幅世界地圖，凡是有「媽祖」信仰的國家都插了一個旗子，結果旗子幾乎插滿了全世界，尤其在東南亞一帶，有非常多的人信仰「媽祖」。最後有個統計數

字，整個華人圈信仰「媽祖」的人數超過一個億。

為什麼人們對「媽祖」這麼信仰呢？因為海邊的人要經常出海，出去能不能回來，或者今天適不適合出海，這都很重要。所以他們需要依靠一種無形的東西，需要仰靠一個神明。

其實，「媽祖」是離我們這個時代很近的一個人物，歷史上確實有這個人，叫林默，一般人生下來都會哭，她生下來不哭也不鬧，所以她父母就給她起名叫林默。她只活了二十八歲，比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年齡還小，耶穌是三十三歲。她是福建莆田人，小時候特別慈悲善良，經常幫助別人。村子裡有人要出海，就會問她「今天適不適合出海？」她就告訴人家，沒有一次不准的。如果有人落海了，她就隻身一人去救人家。有一次，村裡一個人晚上回來的時候，不知道往哪裡走，迷路了。她為了救這個人，就把自家的房子點著了，就有亮光了，然後就告訴那個人往這裡走。所以，她是一個大慈大悲的人。

當地人都認為「媽祖」是觀音菩薩的化身。據說，中國的三大神明，除了黃帝、孔子，第三個就是「媽祖」。在中國歷史上，有十四個皇帝，封了她三十六次。最長的一個封號，有六十四個字，很長很長。

所以，「媽祖」的信仰也反映出水對人的危害性。我們經常講「洪水猛獸」，洪水就像猛獸一樣吃人。包括大禹治水也是一樣，當時的水患非常嚴重，大禹治水成功之後，直接就做了帝王。

佛教談水，從貪愛生

從佛教的角度來說，水災是怎麼來的呢？貪愛如水，本質來說是由貪愛引起的。《楞嚴經》裡有一段話：

阿難，一切眾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

阿難，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眾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

流液。

阿難，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

我覺得《楞嚴經》很像物理課本，它分析世界的理路、思路，很像現代科學的分析方式，跟別的經典不太一樣。

「阿難，一切眾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眾生一念無明，產生種種妄念，進而產生妄習，虛妄的習氣，因此分開內外，內分外分。

「阿難，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因為種種愛染，所以就發出妄情。

「情積不休，能生愛水」，「不休」就是不止；這種妄情一直在內心積累，就產生了愛水。

下面講了幾個事實，來證明是這樣的。

「是故眾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這是說什麼呢？就是想到好吃的就流口水了，因為「情積不休」。

「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心中憶念親人，想著想著就滿眼淚水；有時候恨人也流淚，恨到極點了。

「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看到珍寶也會流口水。我們經常說「這個人想這個東西，想得直流口水」，這是對的，只不過有的表現出來，有的沒表現出來。「舉體光潤」，身上很潤澤，被水潤的。

「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這也一樣。

「阿難，諸愛雖別，流結是同」，各種愛的表現雖然不同，有的愛這個，有的愛那個，有的愛人，有的愛財，有的愛好吃的。但是「流結是同」，都會流出水來，這是相同的。

「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水流出來，自然往下墜，往下墮。人也一樣，貪心會讓心識往下墜，是一樣的原理。

所以，佛教認為水是這麼產生的。

大家有空讀一下《楞嚴經》，《楞嚴經》不光分析了水是怎麼來的，

還分析了大地是怎麼來的，火是怎麼來的，等等。《楞嚴經》非常具有前瞻性，它甚至講到大海裡為什麼會有大火光出。火光就代表海裡有石油，它經常自燃。所以，現代科學解釋的東西，在《楞嚴經》裡都有非常細緻的解釋。

以前我們學中醫的時候，有善根的人都會仔細研究《楞嚴經》。學中醫的人必須要讀《楞嚴經》，《楞嚴經》是解釋這個世界成因的百科全書。當然了，《楞嚴經》不太好懂。

故興大悲，水為佛事

菩薩見此，興大悲心：「願我成佛，所有流泉池沼，與宮殿相稱，種種寶華，布為水飾，微風徐扇，映發有序，開神悅體，無一不可。」

「菩薩見此，興大悲心」，法藏菩薩看到水有種種過患，就興發大悲心。

「願我成佛，所有流泉池沼」，願我成佛的時候，我的極樂世界的所有流泉池沼。池跟沼不一樣，池是圓的，沼是方的。

「與宮殿相稱」，比如紫禁城的後花園有流泉，是跟主體建築相配合的。極樂世界也是這樣，「與宮殿相稱」。這是一種景觀設計，很美，這邊是宮殿，這邊有假山，那邊有池子、流水。

「種種寶華，布為水飾」，上面有種種寶花來裝飾水，這就是「寶華千萬種」。如果只有水，確實不怎麼好看。前段時間我們去雁棲湖，如果湖旁邊一棵樹也沒有，一棵草也沒有，一點綠色也沒有，只是一池子水，就不太好看，起碼拍出來的照片都沒那麼好看。

「微風徐扇，映發有序」，風徐徐地吹過來，「映發有序」。這裡說「有序」，就像在高空看風吹麥田，麥田就像波浪一樣，很有序，很好看。

然後，往生者跟水一接觸，或者看到水，或者跳下去洗澡、游泳，就有什麼效果呢？「開神悅體，無一不可」。《無量壽經》的經文是「開神悅體，蕩除心垢」。什麼叫「開神悅體」？「開神」就是醒腦。一個人

剛起床，迷迷瞪瞪的，潑一盆涼水，立刻就清醒了，這叫「開神」。「悅體」，身體非常愉悅，非常舒服。當然，「開」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開發，把我們的本性、智慧開發出來。

我們身邊可能有特別喜歡游泳的人，看到水就想往下跳。因為游泳的時候會有愉悅感，這就是「悅體」。

其實，不會游泳的人，也有愛水的習性。比如我小時候，一下雨，院子裡會積水，我就特別喜歡到水裡去玩。其實很髒，都是泥巴，但是也喜歡在水裡蹣蹣腳啊，或者直接躺在裡面，覺得特別好玩，就感覺遊戲如果沒有水就不好玩。像西雙版納的潑水節，特別有意思，特別熱鬧。

所以，人是有愛水的習性的。

「蕩除心垢」，我們洗澡，是把身上的髒東西洗乾淨；但是極樂世界的水能洗到心裡，把心裡的髒東西洗乾淨。那是什麼感覺？你們洗澡洗到過這種境界嗎？沒有吧？到了極樂世界，直接跳下去洗就行了。

總之，水功德有一種流光溢彩的感覺，特別繁複多變。

「無一不可」，「可」是「適意」的意思，不是「可以」的意思。比如我們說「這個人好可人啊！」就是可人心意，適意，不多不少，剛剛好。眉毛高一點不行，低一點也不行；往左一點不行，往右一點也不行；鼻子大一點不行，小一點也不行。極樂世界的所有東西都是這樣，「無一不可」，所有東西都很適意。

是故言「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

這四句話就是在解釋前面法藏菩薩發的願。

③長行釋水功德

莊嚴「水」功德成就者，偈言「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故。

此云何不思議？

彼淨土人天，非水谷身，何須水耶？清淨成就，不須洗濯，

復何用水耶？彼中無四時，常調適不煩熱，復何須水耶？不須而有，當有所以。經言：「彼諸菩薩及聲聞，若入寶池，意欲令水沒足，水即沒足；欲令至膝，水即至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頸，水即至頸；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還復，水輒還復。調和冷暖，自然隨意。開神悅體，蕩除心垢。清明澄潔，淨若無形。寶沙映徹，無深不照。微瀾迴流，轉相灌注。安詳徐逝，不遲不疾。波揚無量自然妙聲，隨其所應，莫不聞者。或聞佛聲，或聞法聲，或聞僧聲；或聞寂靜聲、空無我聲、大慈悲聲、波羅蜜聲；或聞十力、無畏、不共法聲，諸通慧聲、無所作聲、不起滅聲、無生忍聲，乃至甘露灌頂眾妙法聲。如是等聲，稱其所聞，歡喜無量。隨順清淨離欲、寂滅真實之義，隨順三寶、力、無所畏、不共之法，隨順通慧菩薩、聲聞所行之道。無有三塗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是故其國名曰安樂。」

此水為佛事，安可思議！

這一段當中，大家喜歡那一句？我喜歡「寶沙映徹，無深不照」這句，這是說什麼呢？是說水有多淨。我們這裡的水不乾淨，大多看不到水底，除非水很淺，又很淨。但是極樂世界的水，即便有八萬四千米深，幾十里深，如果水底有一粒黃金，都看得清清楚楚，這叫「無深不照」，不管有多深，在水面都能看到它。是不是特別好？在我們這個世界，去哪裡找那麼乾淨的水？「清明澄潔，淨若無形。寶沙映徹，無深不照」，透明到像沒有一樣，「淨若無形」。

高低冷暖，隨意所願

這裡有幾個問句，「何須水耶？」「復何用水耶？」「復何須水耶？」在這個世界，我們是離不開水的，因為我們是「水谷身」，要喝水，還要洗東西；但是到了極樂世界，我們既不是「水谷身」，所有東西又很乾淨，所以不需要用水洗。另外，我們這個世界下雨會涼快，或者用水擦身體也會涼快；但是極樂世界本來就很調和，所以不需要水。

下面又說了一句，「不須而有，當有所以」，既然不需要水，但是又有水，那就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當有所以」。

後面就解釋了，為什麼極樂世界不需要水，但是還有水。這個水不是普通的水，這個水叫「八功德水」。「八功德水」是哪八種功德呢？澄淨、清冷、甘美、輕軟、潤澤、安和、除飢渴、長養諸根。

有人就說了：「清冷、潤澤，我們這個世界的水摸起來不也冰涼的嗎？不都是清冷的嗎？不都有潤澤的作用嗎？」有人就會問這個問題。蓮池大師就回答說，這不一樣，我們這個世界的水正常情況下是清冷、潤澤的，但是「逢日則炎，遇火則沸」，太陽一照，水就熱了；用火一加熱，水就翻滾、沸騰，就不清冷了；甚至被曬乾，就不能潤澤了。但是極樂世界的水，「彼縱劫火臨之，清冷自如，終不炎沸故」，即便拿劫火來燒，也永遠清涼、潤澤，一點都不會蒸發。

劫火來的時候，所有東西都能燒成粉末，全部燒成灰。但是極樂世界的水，哪怕想把它燒熱零點幾度，也不可能。

我們看看池子裡的水是什麼樣的。

「彼諸菩薩及聲聞，若入寶池，意欲令水沒足，水即沒足；欲令至膝，水即至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頸，水即至頸；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還復，水輒還復。調和冷暖，自然隨意」，往生者到了池子裡，想讓水沒足，水就沒足；想讓水至膝，水就至膝；想讓水到腰，水就到腰；想讓水到頸，水就到頸；想讓水灌身，水就灌身……總之，到了池子裡，想讓水多高，水就多高；或者來個淋浴，像浴佛節的九龍灌水也可以，水拋到空中澆下來；或者覺得水溫有點低，想讓它的溫度高一點，它就高一點，想讓它的溫度低一點，它就低一點。如果渴了，能不能喝呢？當然能喝；或者餓了，能不能吃呢？當然能吃。八種功德裡就有一個「除飢渴」，餓了能吃它，渴了能喝它。喝了之後還能長養諸根，眼睛更亮了，耳聰目明瞭。

當然，這還不算不可思議，最不可思議的是什麼呢？比如，我們現在有二十多個人，同時跳到大池子裡，我想讓水到腳面，他想要九龍灌

水。在我們這個世界不行，就矛盾了。或者我喜歡熱一點，我喜歡 60 度的；他喜歡 0 度的，帶點冰碴的，這也不行。但是在極樂世界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想像那個畫面嗎？水在第一個人的腳背上，在第二個人的腰上，在第三個人的脖頂上……能想像出來嗎？這個畫面不知道能不能畫出來。

《華嚴經》有「十玄門」，這是佛菩薩的真實境界。其中一個是「同時具足相應門」，就是所有東西都能同時讓所有人感到滿足，而且相應，因為佛性中本來就有這個東西。我們以前學的是「廣狹自在無礙門」，是講量功德時講到的，這也是「十玄門」之一。整個「十玄門」，每一門在極樂世界都展現得淋漓盡致。

所以，極樂世界八功德池裡的水是高低隨意，冷熱隨意，靜動隨意，讓它靜也行，讓它動起來轉圈也可以。佛菩薩的境界是事事無礙；在我們這個世界，事跟事有礙。

常調適

這裡還有一個詞，叫「常調適」，就是極樂世界所有的一切，包括氣候、水、吃的、喝的、衣服等等，永遠都是剛剛好，適應每一個人。

日本知空法師的《往生論註翼解》裡有四句話，我覺得寫的特別美，像詩一樣，我就抄下來了。他在註釋「常調適」時，說極樂世界是：

遇春則有千紅萬紫之錦，遇夏則有寶樹茂郁之顏，遇秋則有滿月星輝之景，遇冬則有風吹花散之變，無一物不協心頭。

「遇春則有千紅萬紫之錦」，春來花似錦。

「遇夏則有寶樹茂郁之顏」，想要夏天也可以，夏天的時候，樹非常茂盛。

「遇秋則有滿月星輝之景」，想要秋天，它就有滿月星輝。前兩天八月十五，大家看月亮了嗎？特別亮。「滿月星輝之景」，想要秋天的景色，它也有。當然，極樂世界沒有黑暗，只是說那個意境。

「遇冬則有風吹花散之變」，冬天來了，風吹著，花落下來，也很美。

「無一物不協心頭」，沒有一個東西不是我心意中所想的，全都剛剛好，這就是「無一不可」。

這些話讓我們想到一首詩：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就是人間好時節。

極樂世界之所以遇春則春，遇夏則夏，遇秋則秋，遇冬則冬，正是因為所有人都是「閒人」，心頭沒事，無所掛礙。有句話叫「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非是等閒人」，能閒的人不簡單，閒到家就是佛了。我們的心就是太不閒了，心裡總是有事，大事小事，在家有事，出家也有事。

水能說法，真播經機

極樂世界的水不僅調適隨意，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下面一大段講的「播經機」的功能。只不過這個「播經機」根本不用電，不用芯片，不用製造，順著水面自然就發出聲音了，想聽什麼就聽什麼。有人想聽「十力、無畏、不共法」，水就放這個；有人想聽「不起滅、無生忍、甘露灌頂」，點什麼就播什麼，就像點歌台一樣，點什麼來什麼，想聽就聽。

總之，所有的聲音都是「宇宙好聲音」，「無有三塗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聽不到一點三途苦難的聲音，聽到的只有自然快樂的聲音。「是故其國名曰安樂」，所以叫作安樂世界，又叫極樂世界。

這是水功德。下面講地功德。

(3) 地功德

翻到《聖教集》248頁，看莊嚴地功德成就。

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
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
此四句，名「莊嚴地功德成就」。

「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極樂世界所有的寶樓、宮殿、樓閣等等，上去之後，往十個方向看都沒有障礙。前幾天我們去紅螺寺，走到一個很高的亭子那裡，我就想起這句話，「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

因為它很高，四面都能看得到。當然，「觀十方無礙」，這個「十方」不僅僅是極樂世界的十方，是十方世界。比如在極樂世界觀娑婆，或者觀東方藥師佛世界，或者觀彌勒菩薩的兜率內院，都清清楚楚，沒有障礙。

「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宮殿旁邊有很多樹，樹上有光，「異」就是很多種。同時，宮殿旁邊還有寶欄圍繞著。寶欄是幹嗎用的呢？這是隨順我們娑婆世界造房子的習慣，也是符合我們娑婆世界人的審美觀。

起初，這個寶欄是有實際作用的，如果不用它把宮殿攔起來，一方面是很危險，另外有一些小動物會衝進來。而且，如果宮殿很高，沒有圍欄的話，很容易掉下去。同時，圍欄造得好，還很美觀。

這是「寶欄遍圍繞」。

在北京找這種「寶欄」很方便，比中國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多，而且儲存得非常好，像故宮、十三陵裡都有很多，隨便一個古建築上都有。

①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嵯嶢峻嶺，枯木橫岑；峩峩崕嶺，葑茅盈壑。茫茫滄海，為絕目之川；風風廣澤，為無蹤之所。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佛為什麼要把地做成這樣呢？

見有國土，山川不平

「見有國土，嵯嶢峻嶺」，因為見到十方的國土都是崇山峻嶺，都是很高的山。這裡的「國土」特指娑婆世界。

「枯木橫岑」，在一些不太高的山上，有很多枯死的木頭。這是一個意象，表達山林裡一片枯朽、枯寂之相，沒有人煙。人為什麼不住在那裡呢？不好住，沒法住。

「峩峩崕嶺」，有一些山，山勢很險，爬都爬不上去。有一位法師家住荔浦，那裡的山非常高。有一次我去那裡，看見雲彩不動，她說：「那哪裡是雲彩，那是山啊！」我說：「不會吧！」我頭一次見那麼高的山，而且非常大，半邊天都被遮住了。她說小時候去種姜或者挖姜，經常是

騎著驢上山，或者騎馬，因為很遠，要走幾個小時的路，馬經常從山上掉下去，很危險。現在中國還有好多這樣的地方，這就是「峇峇陁嶺」，說的就是這樣的山，非常險。

「菁茅盈壑」，在這麼險峻的山上，長的多是不好的草。「菁茅」就是亂草，不好的草，有毒的草。「菁」和「茅」是兩種東西。「菁」是荊棘類的植物，帶刺，一不小心身上就被它割開了，皮開肉綻。「茅」是指草不像草，籐不像籐，是界於草跟籐之間的植物。走路的時候碰到這種草，經常會被絆倒，走不過去，它很纏繞，會絆人。「壑」是山和山之間的山谷，山谷裡就容易長這些草。

除了山，還有海和沼澤。「茫茫滄海，為絕目之川」，海很廣闊，茫茫大海；「絕目」是看不到邊。「葷葷廣澤」，「葷葷」是風吹草低的樣子；「廣澤」就是大片的沼澤地。「為無蹤之所」，為什麼是「無蹤之所」？誰敢過去啊！紅軍長征的時候過沼澤地，死了不少人。因為沼澤一踩上去，人就陷下去了，沒人敢去救，救的人也掉下去了。而且沼澤都非常大，一片都是，沒有什麼人煙。

我們娑婆世界的地就是這樣的，要麼是高山，要麼是峻嶺，要麼是山崖，要麼是大海，要麼就是沼澤地。

故願國土，地平如掌

菩薩見此，興大悲願：「願我國土，地平如掌，宮殿樓閣，鏡納十方，的無所屬，亦非不屬，寶樹寶欄，互為映飾。」是故言「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

「菩薩見此，興大悲願」，法藏菩薩就心生悲憫。

「願我國土，地平如掌」，等我成佛的時候，我的大地是「地平如掌」。「掌」有好多種解釋，大多數人認為是手掌，覺得極樂世界的大地像手掌一樣。可是大家覺得手掌平嗎？佛的手是平的，足也是平的。如果人的足是平的，當兵都當不了，扁平足，走不了路，走長了腳就疼。所以，這裡的「掌」如果是指手掌的話，也是指佛的手掌，眾生的手是

不平的。

另外還有一種解釋。《法華經會義》裡說，海底有一種石頭，石頭的名字叫作「掌」。這種石頭有什麼好處呢？「此石無有一微塵許不平」，從裡到外都是平的。到底有多平？想像不出來。總之，地球上有一個東西，而且這個東西恰好就叫作「掌」。可能古人在翻譯經典的時候，用的是海裡的這個「掌」，很平。

地平有什麼好處？閉著眼走路都沒問題。我們這個世界，你敢閉著眼走嗎？

我記得小時候，麥子割回來要打麥場，要用脫粒機把麥粒脫出來，就要打一個特別平的場，就是用很重的石頭碾來碾去。我覺得那幾天特別幸福，特別好玩。因為那個地方很平，平時沒有那麼平的地方。在平的地方怎麼玩都好玩，摔跤，翻跟頭，打把勢，特別好玩。因為地是土的，摔了也不疼；如果在一般的平地上，就不行了。

「宮殿樓閣，鏡納十方」，地上有宮殿，每個宮殿都像鏡子一樣。當然，它不一定是真的鏡子。鏡子有什麼功能呢？就是把照到的東西收納進來。極樂世界的鏡子，不光是照極樂世界的宮殿、寶樹，是把十方世界所有動態的場景都納入鏡子裡。每個宮殿上的梁也好、柱子也好，都是顯示屏，大顯示屏、小顯示屏。你想看大的，整個宮殿的一面牆都是顯示屏；你想看小的，像手機一樣，也可以，一片瓦就是顯示屏；想看娑婆世界，「啪」一切換，就看清了。不光是這樣，如果想來娑婆世界，一個念頭就過來了，不只是眼睛看到而已。

所以，有些老菩薩就著急：「哎喲，我往生了，我的小孫子才兩歲呀，我一直照看他，我這口氣不能斷，斷了誰照看他呀！」不用著急，一旦往生極樂世界，首先是隨時能看到，其次是隨時能回來，能照顧得到。

就像《白娘子傳奇》，白素貞被鎮壓在雷鋒塔裡。她走之前，就拜託五鬼保護她的兒子。有一次，許仕林被小夥伴打了，正要摔倒的時候，一個鬼就墊在他的背下，他就不疼。我們到了極樂世界就有這個本事，就可以這樣。

這樣就造成一種結果，什麼結果呢？極樂世界跟其他十方世界是「的無所屬，亦非不屬」的關係。「的無所屬」，按說娑婆世界是娑婆世界，極樂世界是極樂世界，其他世界是其他世界，沒有所屬關係。娑婆世界和極樂世界中間還有十萬億剎土呢，離得很遠。但是又「亦非不屬」，完全成為一體，想回來就回來，想到哪個國土就到哪個國土，十方國土跟極樂世界就形成這樣一種關係。也就是「非一非異」，我們以前講過，它們不是一，但是也分不開，不是兩個，這就叫「的無所屬，亦非不屬」，「的」就是的的確確的意思。

當然，這八個字有好多種解釋，這是一種。另外一種意思是說極樂世界是「共產主義社會」，不是說「這個宮殿只屬於我，你進來我就開槍了！」它是「共產」，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像北俱蘆洲在我們人道就是「共產主義」，所有東西沒有「你的、我的」這種觀念。經上說，北俱蘆洲的人下河游泳，衣服就脫在岸上；游完之後，誰先上岸，誰就穿離他最近的衣服。沒有說「這件衣服是我的，不行，你穿錯了」，沒有這樣的事。先到先穿，後到後穿，沒有「你的、我的」這種觀念。我們這個世界可不一樣，分的清楚著呢。

所以，極樂世界的東西「的無所屬」，它沒有所屬；但是又屬於所有人，所以叫「亦非不屬」。

像我們善導書屋就是這樣，你能說這個書屋就是宗道法師的嗎？不能這麼說。這個書屋是屬於大家的，屬於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甚至他剛來到書屋一個小時，書屋也是屬於他的。這就是「的無所屬，亦非不屬」。

「寶樹寶欄，互為映飾」，宮殿旁邊有寶樹，還有寶欄作為裝飾，互相映照。

「是故言『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

②長行釋地功德

翻到《聖教集》297頁：

莊嚴「地」功德成就者，偈言「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故。

此云何不思議？

彼種種事，或一寶、十寶、百寶、無量寶，隨心稱意，莊嚴具足。此莊嚴事，如淨明鏡，十方國土淨穢諸相、善惡業緣，一切悉現。彼中人天見斯事故，探湯、不及之情自然成就。亦如諸大菩薩，以照法性等寶為冠，此寶冠中，皆見諸佛，又了達一切諸法之性。又如佛說《法華經》時，放眉間光，照於東方萬八千土，皆如金色，從阿鼻獄，上至有頂，諸世界中六道眾生，生死所趣、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於此悉見，蓋斯類也。

此影為佛事，安可思議！

這段話是順著前面的「觀十方無礙」來的。這四句偈包含的方面很廣，這裡選了一個方面，就是「觀十方無礙」。

為什麼能「觀十方無礙」？「彼種種事，或一寶、十寶、百寶、無量寶，隨心稱意，莊嚴具足」，首先是因為極樂世界的寶物隨心稱意，莊嚴具足。

「此莊嚴事，如淨明鏡」，而且各種寶物都可以成為顯示屏。就像法海第一次見許仙的時候，就用鉢給許仙看他前世的情況，鉢就變成顯示屏一樣的東西。

「十方國土淨穢諸相、善惡業緣，一切悉現」，然後在這個寶上就看到了十方國土，或者是淨土，或者是穢土，「淨穢諸相、善惡業緣」都了了分明，看得清清楚楚。

「彼中人天見斯事故，探湯、不及之情自然成就」，看了這些之後，就會起到願意修善、遠離作惡的效果。當然，極樂世界也不需要這樣教育，這都是隨順我們這個世界人的觀念來的。

「探湯、不及」是個典故，出自《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湯」就是熱水的意思。如果我們看到的場景是善的，比如看電影，電影裡講的是一個特別高尚的人，我們就覺得「我也要做那樣的人」。

「不及」，就是很想做到那樣，要成為那樣的人還來不及呢，是這樣一種想法。看到不好的，就想「千萬不能那樣做」，然後就避之如「探湯」，「我不能碰，碰到就被燙了」，就是看到惡事、惡人就趕快躲閃的意思。這就是正面教材跟反面教材，是兩個方面。

「亦如諸大菩薩，以照法性等寶為冠，此寶冠中，皆見諸佛，又了達一切諸法之性。又如佛說《法華經》時，放眉間光，照於東方萬八千土，皆如金色，從阿鼻獄，上至有頂，諸世界中六道眾生，生死所趣、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於此悉見，蓋斯類也」，這都是在講別的典故，來反襯極樂世界的狀況。講《法華經》的時候，佛放眉間光，眉間光就是白毫光。佛的白毫是長在眉中間的，很長、很細、很軟，可以從色界天一直垂到地球上。而且中間是空的，透明的，能想像出來嗎？白毫照出光來，照東方萬八千土，那些國土都像金色的一樣。這裡面所有的眾生，「上至有頂」，「有頂」有兩種解釋，或者是色界最高，或者是無色界最高；下到阿鼻地獄的眾生。所有眾生的「生死所趣、善惡業緣、受報好醜」，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所有人的電影都同時上映了，看都看不過來。

「此影為佛事，安可思議！」這裡的「影」，不是指太陽照到我們的身體，有個影子在地面，不是這個影。這個「影」是光影的意思，就是光，或者是電影。「電影」這個詞很早就出現在佛經裡，《無量壽經》說：「知法如電影，究竟菩薩道，具諸功德本，受決當作佛。」這是在描述菩薩功行的那一段裡，說一切法都是無常的，「如電影」，就像閃電和光影。

我覺得《往生論註》這一段所表達的就特別像電影，這些寶上顯示所有眾生過去、現在、未來發生的事，其實電影裡好多不也都是真實發生的事嗎？只不過經過藝術化的處理，然後產生一種震撼人心的效果。

昨天我看了董卿採訪余華的一個視頻。余華說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在北京看了一部叫《毒草莓》的電影，看了之後特別震撼，震撼到什麼程度呢？他就走了幾十里路回家，這樣才能讓激動的心情平復下來。可

見一部好電影教化人心、震撼人心、醒悟人心的作用很大。

我覺得電影、小說都能起到託事顯理的作用，表面上是講故事，但這個故事背後有一個理支撐著。好的藝術家就能通過一些事情把理顯示出來，而且一件事情可以同時詮釋不同的理，不同層次、不同方面的理，都可以詮釋得非常深刻。

我們最近看笑笑的《笑談紅樓》，她裡面講的都是理。但是《紅樓夢》是小說，從頭到尾是講一件事。可是通過這樣的事，就把很多非常深刻的道理顯示出來了。所以，一部作品能不能成為經典，跟它背後所顯示的理有關係，越接近真理，越能成為經典，越能流傳得久。

我想如果善導大師活著的話，一定是一個「電影高手」，他是最厲害的編劇，最厲害的導演，最厲害的演員，都有可能，因為這是任何一個能夠啟發人、教化人、導人念佛的大師都會用的方法。我喜歡看一些祖師傳記，像《米勒日巴傳》《弘一大師傳》，讀起來就會「見善如不及」，就有這樣的感覺。

（4）虛空功德

翻到《聖教集》249頁。

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

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

此四句，名「莊嚴虛空功德成就」。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煙雲塵霧，蔽障太虛；震烈霍，從上而墮；不祥災霓，每自空來。憂慮百端，為之毛豎。

菩薩見此，興大悲心：「願我國土，寶網交絡，羅遍虛空。鈴鐸宮商，鳴宣道法。視之無厭，懷道見德。」是故言「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

這是講極樂世界的天空。

我們這個世界的天空也有好的一面，也不是都像曇鸞大師說的這樣，

有時候藍天白雲也挺美的。但是這裡曇鸞大師都是講弊端，不好的一面。

極樂世界的天空有各種寶網，七重羅網，一重一重的在天空中。

「羅網遍虛空」，整個天空都有寶網，大家會不會覺得不太好看？我以前對這個沒感覺，只能想到網魚的網。有一次我在廣西，去一個地方玩，看到一個非常高的建築，從地上拉了很多條線上去，一直拉到建築的最高端，每條線上每隔一段就有各種七彩的旗子。因為那個建築非常大，靠近的時候，尤其在旗子底下的時候，就感覺非常壯觀。當時我就想到極樂世界的網，難怪佛說「七重羅網」，是挺好看的，它改變了我對「網」的觀念。況且極樂世界的網都是金線，上面也不是旗子，都是翡翠瑪瑙什麼的。上面還有鈴鐺發出響聲，「種種鈴發響」；這個聲音還宣說妙法，就像前面講的水一樣，都在說法。

①何故起此庄嚴

看看我們這個世界的天空。

「見有國土，煙雲塵霧，蔽障太虛」，大家想到什麼？對，霧霾。尤其身處北京，感受就更深了。除了霧霾，還有沙塵暴。我就經歷過一次，感覺像世界末日來了。我當時從學校回家，騎著自行車，黃土和狂風一下就來了，我就不敢騎了，因為風把我的鼻子和嘴都糊上了，黃沙非常大。我就抱住一棵樹，把車往地上一扔，因為不抱這棵樹，就會被吹到溝裡去；然後用袖子捂著鼻子。本來是很晴的天，太陽很明媚，突然一下子就「蔽障太虛」了，看不到太陽，感覺就像世界末日。

「震霍，從上而墮」，這是講的什麼？隕石。月亮上為什麼坑坑窪窪的？就是被隕石砸的，隕石很厲害。

在明朝的時候，北京曾經發生過一場被稱為「世界三大未解之謎」的爆炸，叫作「天啟大爆炸」，就發生在 1626 年 5 月 30 日上午九點，一聲巨響，然後天上就有五彩的雲，絲狀的，飄來飄去。還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地方，離爆炸源非常近的兩個寺院一點事都沒有，絲毫無損。當然，現在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是隕石砸到那個地方，但是也沒有找到隕石坑。那次爆炸的源頭就在宣武門一帶，離故宮很近。當時很多人覺得是

火藥庫爆炸了，但是這種說法被推翻了。

那次爆炸太蹊蹺，太大了，巨大到什麼程度？一場爆炸死了兩萬人。當時明朝的皇帝還小，二十多歲，他的太子都被砸死了，他也差點被砸死。故宮裡很多建築都倒了，一個宰相被砸死。而且非常奇怪，當時整個南城升起「靈芝雲」，就是蘑菇雲，像廣島的原子彈爆炸一樣。而且所有死的人都全身裸體，一絲不掛。所有的衣服都聚到一起，飄到了昌平的一個地方，而且很整齊，衣服都沒壞；還有的是衣服飄過去了，人還活著。當時還有一個記載，一隊人馬見到一個官員，然後就叩拜，可是一抬頭，那個官員的頭沒了，但是人還站在面前；其他人都沒事，非常奇怪。

「不祥災霓，每自空來」，總之，在我們這個世界，天空中經常有不祥的事情發生。現在就更多了，導彈啊、炸彈啊。

「憂慮百端，為之毛豎」，我們聽著汗毛都豎起來了。

「菩薩見此，興大悲心」，法藏菩薩就發願。

「願我國土，寶網交絡，羅遍虛空。鈴鐸宮商，鳴宣道法」，將來我的國土絕對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絕對沒有隕石，沒有沙塵暴，沒有霧霾；只有寶網、鈴鐸，只有好東西，沒有壞東西。鈴和鐸是兩種東西，大而長者為鈴，小而方扁者為鐸。「宮商」就代表音樂。

「視之無厭，懷道見德」，這些東西很好看，也很好聽，聽之無厭；而且能把我們的道心激發出來，有助於我們進德修業。

昨天我去薊縣的獨樂寺，看到了八九百年前的遼代的建築，當時我就想到這句話，「視之無厭，懷道見德」。古代的東西不光結實，那麼多年了，裡邊十六米高的泥塑觀音像，站了八九百年都不倒；而且特別莊嚴，「視之無厭」，怎麼看都看不夠，看完了不想走，流連忘返，怎麼看都覺得好看。不像現在的建築，看了一眼，不想再看第二眼。

②長行釋虛空功德

翻到《聖教集》298頁。

莊嚴「虛空」功德成就者，偈言「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故。

此云何不思議？

經言：「無量寶網彌覆佛土，皆以金縷真珠、百千雜寶、奇妙珍異莊嚴校飾。周匝四面，垂以寶鈴，光色晃耀，盡極嚴麗。自然德風，徐起微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溫涼柔軟，不遲不疾，吹諸羅網及眾寶樹，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溫雅德香。其有聞者，塵勞垢習自然不起，風觸其身皆得快樂。」

此聲為佛事，焉可思議！

這裡的「經」是指《無量壽經》和《觀經》，這裡是把兩部經合到一起了。

「無量寶網彌覆佛土」，極樂世界的寶網彌覆著佛土。

「皆以金縷真珠、百千雜寶」，寶網上墜著什麼東西呢？「金縷真珠、百千雜寶」，就是我剛才說的，不只是小旗，是真的寶物。

「奇妙珍異莊嚴校飾」，很好看。

「周匝四面，垂以寶鈴」，還有寶鈴。佛教的鈴，聲音特別好聽，尤其是在很靜的晚上聽，才有感覺。我有一次在弘願寺住，聽了一個晚上的鈴聲。那天風特別大，我雖然沒睡著，但是感覺很舒服，不像平時失眠那麼煩躁，真的是越聽心越靜，有一種空靈的感覺，感覺思緒被鈴聲拉到很遠的地方，不會被眼前的事煩擾。

「光色晃耀，盡極嚴麗。自然德風，徐起微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這裡就講到風。風不冷也不熱，溫涼柔軟。有一個詞叫「如沐春風」，就是講風很柔和。而且這個風不快不慢，不遲不徐，慢慢地吹。就像我們剛才講的水一樣，「安詳徐逝」，慢慢地流，不快也不慢。

「吹諸羅網及眾寶樹，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溫雅德香」，風吹到羅網和寶樹上，自然演奏各種音樂，不光滿足耳朵，還滿足鼻子。我們前面講過「人天六情，和於水乳」，極樂世界不只滿足一個器官，所

有的感官同時滿足。而且是「萬種溫雅德香」，我們聞到一種香都覺得不得了，極樂世界是「萬種溫雅德香」，這個詞用得真好，很溫和，很雅，而且聞到這個香味，德就生起來了。

「其有聞者，塵勞垢習自然不起」，「塵勞」，所謂「不是閒人閒不得」，就是因為有「塵勞」；「垢習」是一種習氣。這些自然就起不來。

「風觸其身皆得快樂」，風吹到身上很舒服。我小時候夏天在農田里幹活，很熱很累，突然下雨了，那種感覺特別舒服，尤其是第一縷風吹來的時候，「哇，真爽！」

「此聲為佛事，焉可思議！」極樂世界什麼都可以作佛事。我們前面講到「影為佛事」「光為佛事」，後邊還有很多，都稱為「佛事」。在我們這個世界，聲不一定是佛事，有時候聲為教化事，像音樂對人的教化和影響就很大、很深。在各種藝術裡，音樂是最入人心的。

孟子有一句話：「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你跟他講很多，「你要修這個，你要好好修仁德，好好修行……」，說了很多，都不如一段音樂對他的影響深，音樂是潛移默化的，能成為性格裡的一部分。所以，西方有一句話說：「一個懂得欣賞音樂的人不會壞到哪去。」

孔子就特別注重音樂教育。首先，他自己在音樂上的造詣很深，他通過琴聲就知道作曲人的長相。

孔子的一個弟子叫子游，他去一個小縣城做縣長，治理那個縣城。過了一段時間，孔子路過那個縣城，聽到「絃歌之聲」，就是很好聽的音樂。孔子會辨識，從音樂就能看出生活在這裡的人的心理。然後「夫子莞爾而笑」，對子遊說：「殺雞焉用牛刀。」意思就是說，一個國家才需要用音樂去教化，你這個小縣城也用得著音樂嗎？子游就反駁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學道就會去愛人，小人學道就容易聽話。然後夫子就點頭，頑皮地一笑，「前言戲之耳」，我剛才是跟你開玩笑的。孔子也挺頑皮的。

所以，這也反映出孔子是很重視音樂的教化力量的。

我們現在就缺這方面的人才，把阿彌陀佛、極樂世界譜成好聽的曲子，或者是流行、通俗一點的歌也行，讓大家唱，讓人一聽就想到極樂世界。

唐朝的法照大師就是音樂高手，他是國師，非常擅長音樂，著名的「五會念佛」就是他創作的。「五會念佛」本來是有詞有曲的，詞現在還有，像「西方極樂樂轟轟」就是其中的一句詞，非常淺白；譜子沒有了，沒傳下來。「五會念佛」當時全國各地都在傳唱，都傳到王宮裡了。皇帝就問：「這是什麼曲子？」有人就說：「這是法照大師的五會念佛。」後來皇帝就請法照大師入宮。所以法照大師當時的影響力非常大，他就是靠音樂。據說法照大師是入定到了極樂世界，聽到微妙法音，出定之後寫下來的。

以上就是極樂世界的三種事功德。

9. 雨功德

我們看偈子，只有兩句：

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

這裡的「雨」讀 yù，不讀 yǔ，它是多音字，讀 yù 是名詞動用。「雨」本來是名詞，但是在這裡作動詞用。什麼意思呢？就是像下雨一樣落下來。

這首偈子的字面意思是，極樂世界的虛空像下雨一樣下花朵。在古代，「華」就是「花」。前幾天有人問我「是《華（huá）嚴經》還是《華（huā）嚴經》？」按說《華嚴經》的「華」，本來的意思也是「花」，但是我說還是讀作 huá，因為大家都習慣了，突然讀作 huā，覺得挺奇怪的，還得費很多口舌來解釋。

「雨華衣莊嚴」，極樂世界的天空，每天都像下雨一樣往下掉花朵和衣服。《阿彌陀經》裡有一句，「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但是《阿彌陀經》裡沒講從天上下衣服。

「無量香普熏」，除了花和衣服，還有香。香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花和衣服本身帶香，像我們這個世界的花就是香的；另外，也可以理解為這個香是獨立的、單獨的東西，這個香非常香，普熏整個極樂世界。其實《無量壽經》裡說，極樂世界的香不光普熏極樂世界，也普熏十方世界。《無量壽經》第三十二願說：

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天人」，極樂世界的所有萬物都是由香合成的，包括池流。這在我們這個世界很難想像，「水怎麼能是香合成的呢？」但在極樂世界就是這樣，宮殿也是香合成的，樓觀也是香合成的。

「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這個香不只熏整個極樂世界，也包括其他的十方的世界。娑婆世界也是十方世界之一，那我們怎麼沒聞到呢？因為我們的鼻子不夠好。我們凡夫不光是肉眼凡胎，也是肉鼻凡胎，肉耳凡胎，所以我們聞不到。

有一位蓮友，她先生長期在外地工作，很久才回來一趟。但是只要一回來，開車到了地下停車場，她家在八樓，地下停車場在負三層，隔著十幾層，她家的狗都能聞到主人的味道，就準備迎接主人了。我們人就聞不到，我們沒有那個鼻子，但是聞不到不代表沒有。極樂世界的香也是這樣，有善根的人，或者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就能聞到。

這裡列舉了三樣東西——花、衣、香。其實不止，還有很多其他的，我們能想到的東西，極樂世界的天上都能掉下來。我們說「天上掉餡餅」，這在我們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極樂世界是可能的，想要什麼，天上就掉下來了，不勞而獲。

不光極樂世界是這樣，像天界，或者四大部洲裡的其他幾個部洲，也有這種情況。像北俱蘆洲，他們的飲食、供具、衣服長在哪裡呢？長在樹上，樹上的果子一裂開，裡面什麼都有，要窗簾有窗簾，要衣服有衣服，要座位有座位，要襪子有襪子，什麼都有，這是福業所感。我們這個世界不行，好多東西都要爭取，都要拿錢來換。

(1) 何故起此莊嚴

極樂世界的花、衣、香是做什麼用的呢？我們看下面這段：

此二句，名「莊嚴雨功德成就」。

佛本何故興此莊嚴？見有國土，欲以服飾布地，延請所尊，或欲以香華、名寶，用表恭敬；而業貧感薄，是事不果。

是故興大悲願：「願我國土，常雨此物，滿眾生意。」

讀完這段，大家知道極樂世界的花、衣、香是做什麼用的嗎？當然，花、衣、香的用途有很多種，這裡曇鸞大師是從一個角度來說明，是用來供養的。菩薩要上供下化，所以這些花、衣、香是供養佛用的。供養佛，就要用種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恭敬。

「佛本何故興此莊嚴？」佛當初為什麼要發這樣的願呢？

「見有國土，欲以服飾布地，延請所尊」，因為看到很多國土的眾生，想要「以服飾布地，延請所尊」，這裡面有很多典故。佛本生故事裡就有好多這樣的例子，佛要來了，人們就把自己漂亮的衣服脫下來，鋪在地上，讓佛踩著走過去。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紅地毯，是表達尊敬的，特別是在一些外交場合，表達對外國元首的尊敬，而且規格是不一樣的，規格最高的，就表達最恭敬。

經裡講，釋迦牟尼佛前生作善慧童子時，有一次，燃燈佛從遠處走過來，善慧童子發現前面路上有一灘水，當時善慧童子是菩薩，可是他很窮，連想脫下來當紅地毯走的衣服都沒有。情急之下，他就想到用自己的頭髮，於是整個人匍匐在地上，把頭髮布在地上，讓燃燈佛踩著他的頭髮走過去，以表達自己的恭敬。燃燈佛當時就給善慧童子授記，說：

「將來你要作佛，號釋迦牟尼，在娑婆世界度眾生。」這是很有名的一段公案。

「或欲以香華、名寶，用表恭敬」，還有的是拿香花供養。像我們經常唱的「香花迎，香花請」，就是說拿香花供養佛。或者用種種名寶供養，像金銀、琉璃、碑磬等等，來表達自己的恭敬。

但是在很多世界，菩薩想要這麼做，卻做不到。為什麼呢？「業貧感薄」。布施才能得財富，才能獲得種種豐饒，物質生活才能豐富。前世不僅不布施，反而掠奪別人的財富，得來的都是不義之財，所以今世就變得很貧窮，想供佛，但是什麼都拿不出來。「是事不果」，供佛的願望就達不成。

這在我們看來好像不算什麼事，對吧？大家會因為沒錢買花供佛、沒錢買香供佛而煩惱嗎？凡夫肯定是先顧自己，先顧自己的肚子，不會因為一天沒給佛上香就煩惱得不行，因為我們過的是五欲的生活。

這裡是指菩薩，對菩薩來說，這就是大問題，想要供佛，但是無物可供，對菩薩來說，這是大煩惱。菩薩也分有福報的菩薩和福報差一點的菩薩。

天上也不是個個都有福報，像有的天人，別的方面都很好，但就是沒有東西吃，整天餓得不行。在天上找不到東西吃，就跑到我們人間來，在山上跳來跳去找棗樹，看到紅棗就抓一大把，使勁往嘴裡塞，狼吞虎嚥的。但是他穿的衣服很漂亮，仙風道骨的。後來就被一個樵夫看到了，樵夫就問他：「你是仙還是鬼啊？說你是鬼吧，你還這麼漂亮；說你是仙吧，你又這副狼狽的樣子。你到底是何許人也？」他說：「我是天上的神仙，但是福報比較差，沒有東西吃，只好來你們人間找點東西吃。」

可能在我們的觀念裡，菩薩都是有神通，有變化，有福德的，像觀音菩薩那樣的。其實不是的，菩薩有很多種，我們也是菩薩，誰發了菩提心，誰就是菩薩，我們在座的上了年紀的，都是老菩薩。

所以，這裡的菩薩不是我們頭腦中想像的菩薩。

像舍利弗，他在有一世已經是證得六住位的菩薩，後來因為乞眼因

緣退掉菩提心。如果一直退下去的話，也有可能退成跟我們一樣的凡夫。因為只要沒有證到初地，都會有退轉的可能性，而且退轉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修菩提道是很難的，十有八九都要退。

所以法藏菩薩就發大悲願說：「願我國土，常雨此物，滿眾生意。」這個願是這麼發的，是考量這種情況。

關於供養

這裡提到了供佛、供養，我們就說一說供養。

同樣一個動作，比如我把這支筆贈給一個人，在有些情況下叫供養，這是取決於我的心態的，如果我認為他是有德之士，很恭敬他，想供養他，這叫供養；另外一種情況，如果有一天這個人在街上乞討，穿得破破爛爛的，沒有一點德相，而我有分別心，所以在我心中，對前者是仰頭向上的，對後者是向下的。上施下，這叫布施；下供上，這叫供養。所以，同樣一個動作，同樣一種情況，心態有兩種，或者是布施的心態，或者是供養的心態。

哪種為勝呢？最好是供養。如果是真菩薩，修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其中有一條叫「廣修供養」。對於這樣的菩薩而言，哪怕是幫助一個十惡不赦的人，他也不會是布施的心，完全是供養的心態。但是凡夫就有分別心。

有三個詞，叫「恩田、敬田、悲田」。悲田是上對下，比如哪個地方地震了，或者發生洪災，對方處在悲苦之中，我們去幫助他。為什麼叫悲「田」呢？因為我們去救濟人家，就相當於種了福德的種子，將來會有回收。敬田和恩田也像一塊田一樣，我們供養對我們有恩德的人，或者是我們非常恭敬的對象，像佛菩薩，或者父母師長，這都屬於敬田、恩田，供養他們，也像種下一個種子一樣，將來會有各種回報。

供養，可以自我消融。

供養可以讓一個人迅速進入自我消融的狀態。布施的時候，不一定那麼快速地感受到；但是，當你起的是恭敬供養心的時候，就很容易有

一種消融自我的感受。就是當你對對方是一種尊敬、承侍、供養的心態時，「我」就會變得很小；甚至如果心真摯到一定程度，「我」就會瞬間沒有，會消融在裡面。所以，供養能消融自我。

一個人怎麼才能學佛？特別是初學的人，如何才能很快入門？這其實是有訣竅的。首先，找到真正的善知識，而不是偽善知識。其次，盡量對他起敬心，恭敬的心。這是最容易入門的，很快就被帶進來了。如果都是以自己的想法為主，善知識在你面前，你都看不上；你聽到各種說法、講法，也都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鞏固自我的知見，這就不容易入門。所謂消融自我，當下的反應是什麼呢？就是內心會變得柔軟，會聽順於善知識的話。

供養，可以降伏貪心。

供養是要拿東西的，不是口上說「供養法師」就完了，你供養的是空氣嗎？所以，供養不是嘴上的。像這些香花、名寶、服飾，都是要拿出來供養的。真正的供養，是把你最喜歡、最不想拿出來的東西拿出來，這才叫供養。所以，供養能降伏人的貪心。你最貪著的東西，能夠拿出來供養，福報就大。福報是怎麼產生的？是因為人的貪心降低之後，心量就會打開；心量一開，福報就進來了。

貪心，每個人貪的東西不一樣。過去有一個禪師，他的壽數到了，閻羅王就派黑白無常去找他索命。結果到處找也找不著，為什麼呢？因為他的禪定功夫很好，一旦他進入禪定，整個地球上就找不著他的影子。後來這兩個小鬼著急了，「這怎麼辦？交不了差啊！」

後來它們就問山神、地神，「給我們出個主意啊，這怎麼辦呢？勾不著他啊。」

地神就說：「我告訴你一個方法，肯定能把他抓著。」

「什麼方法呢？」

「這個禪師別的什麼都不貪，他就喜歡皇上賜給他的鉢。你去弄個鉢，然後敲那個鉢，他只要聽到那個聲音，立馬就出定。」

那兩個小鬼就照做，把鉢一敲，果真禪師就出定了，因為他一聽到這個聲音就想起自己貪著的東西。他正要被勾走的時候，就想：「哎呀，壞事了，真是貪什麼就死在什麼上。」於是就在意念中，把他貪著的鉢往地上一摔，於是他又入定找不著了。

每個人貪的東西不一樣。書法家就貪書法；畫家，你就別跟他說畫的事；作家，就別說寫作的事。說別的都心平氣和，一說到他執著的東西，尤其說到起分歧的時候，他就不容易淡定了。

供養同樣一個東西，因為供養的對象、對境不同，積累的福德、福報就不一樣。供養的對象越有修行，果位越高，所得到的果報越豐盛。

《四十二章經》裡說：

佛言：「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

「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是給別人吃飯，是名詞動用。給一百個惡人吃飯的功德，都不如給一個善人做一頓飯吃。

「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給一千個世間普通的善人吃飯，還不如供養一頓飯給一個持五戒的人，居士也好，法師也好。

「飯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須陀洹」是小乘初果。意思是給一萬個持五戒的人，每個人都供養一頓飯，不如供養一個證得小乘初果的聖人。

「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供養佛的功德最大。為什麼古今的修行人都想生在佛在世的時候？因為對境不一樣，有佛在。

供養的東西有很多種。比如花鬘，這是經上經常出現的。花鬘是什麼呢？就是把花串起來。古代的女子經常會把串起來的小花戴在頭上，就是花鬘。八關齋戒裡有一戒，就叫「不香花曼莊嚴其身」。

音樂、歌舞也可以供養。我們看古代很多表現供佛場景的雕塑和壁畫，裡面那些人都在幹嗎呢？有的在跳舞，有的在唱歌，或者在演奏曲子，這些都可以供養。

還有天傘蓋，就是一種寶蓋，也可以用來供養；還有天衣，種種香；還可以燃燈，把酥油燈或者其他燈供在佛前，據說對眼睛好。《三世因果經》裡說，今世眼睛不好，是因為前世吹滅佛前燈；反過來，如果前世在佛前供燈，這一世眼睛就好。在《普賢行願品》裡，供養燃燈的時候，以須彌山為燈柱，以四大海水為燈油，來供養佛，「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最大的供養是什麼？然而「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法供養有七種：

第一，如說修行供養。佛菩薩或者善知識教我們這樣做，比如教我們念佛，我們就如說修行，我們就念佛，這就是最大的供養，比你供養錢啊、吃的、喝的，都要來得實在。第二，利益眾生供養；第三，攝受眾生供養；第四，代眾生苦供養；第五，勤修善根供養；第六，不捨菩薩業供養；第七，不離菩提心供養。一共七種。但是，最根本的就是如說修行供養。為什麼這是最大的供養呢？因為佛菩薩的本心、本意、本懷就是為了達成這件事，我們這樣做，等於順了佛的本懷。我們唱首歌，或者跳個舞，也讓佛菩薩歡喜；但是對於佛菩薩來說，我們能如說修行，這是佛菩薩最歡喜的。

因為這段說到供養，所以展開說一下。

（2）何故以雨為喻

何故以「雨」為言？恐取著云「若常雨華、衣，亦應填塞虛空，何緣不妨？」是故以雨為喻。雨適時，則無洪滔之患。安樂報豈有累情之物乎？經言：日夜六時，雨寶衣，雨寶華；寶質柔軟，履踐其上，則下四寸；隨舉足時，還復如故；用訖入寶地，

如水入坎。

是故言「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

「何故以『雨』為言？」為什麼要選擇雨這種事物來說明呢？

「恐取著云『若常雨華、衣，亦應填塞虛空，何緣不妨？』」這是曇鸞大師為一部分人想到的問題，相當於設問，問了這麼一個問題。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說「極樂世界的天空中天天下花，下衣服，下寶物，不得砸腦袋啊？在我們這個世界，從幾十米高的樓上掉下來一個東西，都能砸死人。極樂世界從天上掉下來一塊金鑽，腦袋不得砸開花啊？」或者說「我們這個世界下雪下得大，都感覺大雪如席，仰頭看就像蓆子蓋下來一樣。如果天上下衣服，那是什麼感覺？這還得了啊！」「亦應填塞虛空，何緣不妨？」那樣不是會讓人感覺很不舒服嗎？會不會妨礙人正常生活啊？

「是故以雨為喻」，為了破除這些人的疑難，後邊就作了一些解釋。

「雨適時，則無洪滔之患」，我們這個世界下雨，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少了就乾旱，多了就澇。如果時間合適，下的雨量也合適，就是最好的。

「安樂報豈有累情之物乎？」往生到極樂世界這樣的果報，極樂世界這樣的境界，怎麼會讓往生者感覺受牽累或者有不方便的地方呢？這是一種反問。

「經言：日夜六時，雨寶衣，雨寶華；寶質柔軟，履踐其上，則下四寸；隨舉足時，還復如故；用訖入寶地，如水入坎」，當然，這是取意文，原文不是這麼說的，曇鸞大師改變了一下。這是講極樂世界的寶衣、寶花，這些東西的材質都非常柔軟，掉在地上就像掉在地毯上一樣；如果踩在上面，就會陷下去四寸；把腳抬起來，又「還復如故」。「用訖」就是用完。需要它的時候，它就來；用完之後，它自然就入寶地當中。就像我們這個世界的水流到溝裡，自然就流走了。排水系統特別好，下雨下得很大，但是自然就從下水井裡流走了。這是一個比喻，其實極樂世界的真實情況比這要智能化得多。

「是故言『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這是針對有些人的擔心作了解釋。

說到「累情」，我們這個世界有很多累情的東西。先不論自然界的種種累情，那是我們不可抗的，比如地震、洪災、風災，這都是累情的東西。在古代，比如皇帝要出行了，也累情啊，據說得把地壓得跟麥場那麼平才行，而且寬多少是有規定的，走之前還要灑水，不能揚塵；或者大興土木，勞民傷財，這些都是累情，讓老百姓感覺到拖累。「情」就是有情，也就是眾生的意思。

從佛教的角度來說，累情的不單單指這些，對什麼東西執著，就會被什麼所累，甚至心中有什麼東西，就會被什麼所累。所以《無量壽經》裡說：

有田憂田，有宅憂宅。牛馬六畜、奴婢錢財、衣食什物，復共憂之。重思累息，憂念愁怖。

無田亦憂欲有田，無宅亦憂欲有宅，無牛馬六畜、奴婢、錢財、衣食、什物，亦憂欲有之。

沒有的時候憂，有了也憂。內心想有什麼，就會被這個東西所累；內心執著什麼，就會被這個東西所牽累。

當然，比東西更厲害的是人。羅睺羅是佛的兒子，大家知道「羅睺羅」是什麼意思嗎？它的本意是「繫縛」，就像有個繩子牽著、綁著，這個概括是非常準確的。我們在座很多做父母的，有沒有這種感覺？哪怕兒女走到天邊，也像有一根線牽著一樣。羅睺羅對悉達多太子都是繫縛，何況是一般人呢？

所以，愛財的就被財所累，貪色的就被色所累，求名的就被名所累，貪權的就被權所累，有才華的就被才華所累。

前段時間，有個人找我，他說他沒父母，沒兄弟，沒姐妹，沒朋友，沒錢，沒房，一般人有的東西，他都沒有。開始我感覺他有點可憐，後來一想，我反而有點羨慕他，他什麼都沒有，有點像「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狀態。人剛來到這個世間不就是這樣嗎？走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嗎？

什麼東西跟你有關係呢？都沒關係。所以就挺羨慕他的。

有一次智隨法師出門，身上帶了幾百塊錢，當時就覺得周圍不太安全，因為在那個年代，幾百塊錢已經不少了。所以他就一會兒摸一下，一會兒摸一下，生怕被小偷偷走，心裡老記掛著，一路上心情都不好。結果走著走著，果真被偷了，總算踏實了，他就感慨了一句「總算被偷了！」被偷之前，那種忐忑不安、不踏實的心情，其實比被偷了還難受；被偷了，反而舒服了。所以，你有什麼，就被什麼所累。

我記得魯迅說過一句話，「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會被生活所累」。人在安逸的情況下，心裡的想法就多，想想這個，想想那個，這些東西會分散掉有限的精力，就有一種被拖累的感覺。

所以，人稍微窮苦一點，這是一種很好的狀態；當然，也別太窮，能保證溫飽就可以了。對於修道者，甚至像藝術家，或者作家，其實這是比較好的狀態；或者三分病，或者三分窮，都是比較好的。

（3）長行釋雨功德

翻到《聖教集》299頁。

莊嚴「雨」功德成就者，偈言「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故。此云何不思議？

經言：「風吹散華，遍滿佛土，隨色次第，而不雜亂，柔軟光澤，馨香芬烈。足履其上，踏下四寸，隨舉足已，還復如故。華用已訖，地輒開裂，以次化沒，清淨無遺。隨其時節，風吹散華，如是六返。又，眾寶蓮華，周滿世界。一一寶華，百千億葉，其華光明，無量種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光色赫然，焯焯煥爛，明曜日月。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

華為佛事，安可思議！

這段屬於長行，長行就是把前面的偈子又解釋了一遍。整部《往生論註》分卷上和卷下，卷上對偈子的解釋偏向於從因地的角度來講，比如「佛本何故起此莊嚴？」佛當初為什麼這麼發願呢？這是在分析因地的時候為什麼發願；到了長行部分，是從果地上去說的，這樣的願實現之後，果報現前之後，有什麼樣的功德顯現。所以，長行在第二次解釋偈子的時候，都有同樣的一句，「此云何不思議？」每段都是這樣的句式。

我們前面學到，極樂世界從天上像下雨一樣落下來的不只是花，也有衣，也有香。但是這裡只選了一個，講了這麼多，只講了「華為佛事，安可思議」。我們這個世界的花，就是擺在那裡看的；當然，這也是佛事的一種，讓人看了起歡喜心，所以也是「華為佛事」。但是這個佛事跟極樂世界的花所作的佛事相比，就小巫見大巫，太有限了，極樂世界的花起的作用就太大了。

「經言」這一段，是把《無量壽經》的兩段經文合併在一起了。一個是說「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花從天上掉下來，而且一天重複好多次，待會兒下一陣，待會兒又下一陣。下完之後，「華用已訖，地輒開裂，以次化沒，清淨無遺。隨其時節，風吹散華，如是六返」，一天六次。這是一部分內容。

華光出佛

另外一部分講的是七寶池八功德水上眾寶蓮花的情況，因為蓮花是長在水上的。八功德水上的這些蓮花，「周滿世界」，很多很多，「一一寶華，百千億葉，其華光明，無量種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光色赫然，煒燁燦爛，明曜日月」。

最關鍵的在後邊，「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每一朵花放出的光有多少呢？有三十六百千億光，很多很多。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一朵花放出那麼多光，一道一道的光。然後「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光射出去之後，每一道光裡都有三十六百千億佛。我們可能覺得這是一種裝飾效果，或者燈光效果，不是這樣的，

三十六百千億佛，每一尊佛都是活佛、真佛。換句話說，釋迦牟尼佛可能就在光中說法，其他世界的佛也在這個光中，是真實的佛，不只是視覺上給你看看而已，你向這些佛請問佛法，他都能給你講。

「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每一朵花放出了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裡又有三十六百千億佛，一一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花出光，光中有佛，佛再放光，一重一重的。我們的想像力很有限，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間就是很小氣、很卑劣的，沒辦法。

就像螞蟻，一隻螞蟻說「我這個窩多好看啊！」另一隻螞蟻說「我的窩比你的窩好看啊！」第三隻螞蟻說「你們的窩都不行，我的最好看！」跟螞蟻講人住的屋子，講摩天大樓，牠不能想像，牠生活的境界就那麼小，終其一生就在那個小窩裡。我們也一樣，就算把想像力施展到最大，也是很有限的，我們所能想像的，跟真正的極樂世界相比，百千萬億不及其一。

「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花中有佛，所以這些佛都是花佛。

這一段很有名，叫作「華光出佛」。慧淨上人在講「華光出佛」這一段的時候，有一段闡釋。上人認為，十方所有佛都在極樂世界，就在這些花放出的光明裡，「三十六百千億佛」就包含十方佛，都在其中。

比如，你跟東方藥師佛特別有緣分，那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是不是跟東方藥師佛就再也無緣了呢？不是的。到了極樂世界，你發現藥師佛也在那裡。你跟彌勒菩薩很有緣，「大肚彌勒佛，笑口常開，我就喜歡他，我要等到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跟他一塊來『龍華三會』」，其實不用，你去極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就發現，彌勒菩薩就在極樂世界的某一朵花上放出的光裡。我們能想到的佛菩薩，像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都在極樂世界。

所以，極樂世界又叫「法性之都」，「都」就是都城。就像北京一樣，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每個地方的火車都會通到這裡，因為以北京為核心。

整個法界也一樣，整個法界是以哪個國土為中心呢？就以極樂世界為中心，每個世界都通到極樂世界，見了阿彌陀佛，就等於見一切佛；想要見一切佛，就先見阿彌陀佛。

上人還說，不僅如此，其實十方佛都是從極樂世界出來的，證據就是「華光出佛」這一段。釋迦牟尼佛也是從極樂世界成佛，來到我們這個世界的。

《入楞伽經》裡有一段經文說得非常明顯：

十方諸剎土，眾生菩薩中。所有法報佛，化身及變化。皆從無量壽，極樂界中出。

這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十方諸剎土所有的眾生菩薩，他們的法身、報身、化身，都是從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出來的。

這是兩功德成就。

10. 光明功德

翻到《聖教集》251頁。

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

此二句，名「莊嚴光明功德成就」。

(1) 判偈為光明功德

「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從如來智慧所現的清淨光明，就像太陽滅掉黑暗一樣，能滅除眾生心中的愚癡。這兩句叫「莊嚴光明功德成就」。

大家有沒有覺得在《往生論》裡「光明」說了好幾次？其實我們才學了三分之一不到，但是感覺「光明」來來回回說了好幾次。這是第幾次說？第三次。第一次是在哪裡說的？「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第二次呢？「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這是第三次，「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

而且感覺這幾句很像，用的字眼都差不多。「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這是從體上說的；「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這是從相上說的；「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這是從光的作用來說的。所以這三者是體相用的關係，第一句是體，第二句是相，第三句是用。

好比燈泡，它的相是圓形的；它的體是因為有電，電跟形相合到一起就發揮作用；它的用，就是把它打開之後，能驅走黑暗。

（2）何故興此莊嚴

佛本何故興此莊嚴？見有國土，雖復項背日光，而為愚癡所暗。

是故願言：「使我國土所有光明，能除癡暗，入佛智慧，不為無記之事。」

亦云安樂國土光明，從如來智慧報起，故能除世暗冥。經言「或有佛土，以光明為佛事」，即是此也。

故言「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

「佛本何故興此莊嚴？」佛當初為什麼發這個願呢？

①見有國土，為愚癡所暗

「見有國土，雖復項背日光，而為愚癡所暗」，是因為見到有些國土雖然「項背日光」，「項背日光」是什麼意思呢？「項」是脖子，「背」是後背。古代人在田里幹活的時候，太陽就曬到脖子和後背，這叫「項背日光」。雖然有太陽，有光明，但是只照到皮膚，照不到心裡去。心裡很煩惱，出去曬曬太陽，煩惱就沒了嗎？或者一件事想不通，想不明白，出去曬曬太陽就想通了嗎？不行吧？太陽沒有這個作用。太陽只是讓我們感到暖和、光亮，但是照不到心裡去。雖然太陽照到身上，但是眾生還是被愚癡所暗。

②故興悲願，光明為佛事

「是故願言：『使我國土所有光明，能除癡暗，入佛智慧，不為無記

之事。』」所以就發願說，「我這個世界的光明不只照到身上，而且照到心裡」。你煩惱了，出去曬一曬，照一照極樂世界的光，真的就舒服了，開智慧了，不愚鈍了，甚至能成佛。「不為無記之事」，「無記」是什麼呢？眾生有三種業，善業、惡業、無記業，無記業就是不善不惡業。什麼叫不善不惡業？比如打了一個噴嚏，這是善是惡？沒法判斷。或者走路手擺動，這能分善惡嗎？這是無記的。包括很多動物，也是無記的狀態，它吃草、幹活，或者回來睡覺，都處在無記的狀態，沒有善心惡心。

「不為無記之事」，這是跟娑婆世界的太陽光作對比，娑婆世界的太陽光照在人身上，就是一種無記業，沒法用善惡判斷它。但是極樂世界的光不是這樣的，不作這種無記之事，無記就是無效，就是在人的心性上不能產生一丁點效益。

「亦云安樂國土光明，從如來智慧報起，故能除世暗冥」，或者說極樂世界的光明是從阿彌陀如來的智慧而來的，佛的大智慧演化出光明。所以，這些光看起來是光，本質是智慧，只不過這個智慧是以光明的形式來到眾生的心裡的。所以它能除世癡暗，「癡」是愚癡，「暗」是暗鈍。

「經言『或有佛土，以光明為佛事』，即是此也」，「或有國土，以光明為佛事」，這句話出自《維摩詰經》。《維摩詰經》裡列舉了很多，有些佛土以香為佛事，有些國土以光明為佛事，有些國土以音聲為佛事，等等。以香為佛事的就是香積國。很多寺院的齋堂都叫「香積廚」，很多素食館也喜歡起這個名字。香積國的菩薩們修行，根本不會像我們這樣，大家圍一圈，我來說一說，不需要；大家圍一圈也行，但是我不用說話，我就放香，然後大家各自一聞，鼻子一吸，聞完之後，業障就消了，智慧就開了，是這種方式。有的世界是以光明為佛事，用光照；有些是以音聲為佛事，聽聲音，各個世界都不一樣。我們這個世界相對來說比較費事，還得去講，去思維，要動腦子，就是集中在意業上。所以有句話說，「太陽光再亮，但是照不破內心的黑暗；太陽光再暖，但是暖不了內心的冰冷」。

這跟前面的「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也是呼應的。曇鸞大師在

解釋「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時說，「明淨曜世間」是曜兩種世間，一個是器世間，一個是眾生世間。

極樂世界「以光明為佛事」，我們這個世界是「光明為人事」，所以在我們這個世界，光明很重要，特別是太陽，對我們太重要了，沒有太陽就沒有一切。萬物生長靠太陽，我們吃東西得靠太陽，沒有太陽糧食就不能生長；一切的動力也來自於太陽，電不需要太陽嗎？不管是火力發電、風力發電，哪樣能離開太陽？我們燒的煤和油，最初不都是植物嗎？植物就要靠太陽生長；還有加熱，以及視覺上讓我們看到東西，甚至現在的光纖傳播內容，都是靠光明。所以，光有很多作用。

今年的諾貝爾獎，就頒給了一個研究光鐳的，我還特別看了那段解釋。光會產生力，光曬到我們身上，其實是有壓力產生的，只不過這個力非常小，是億萬分之一牛的力，對我們來說絲毫感受不到，但是一些極微小的生物能感受到。比如紅細胞、微生物，是能感受到光壓的。然後這些美國的科學家就發明了一種裝置，利用光的壓力來剝離極小的微粒，運用到醫學生物學上，非常廣泛，可以治療很多疾病。這也是光的作用。

所以，光對我們人道的眾生來說很重要。

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裡有一段話：

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生。

這裡有一句特別重要的話，「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說明什麼？說明光明跟名號是分不開的，光明就是名號，名號就是光明。當然，這個「光明」是如來智慧光，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自然光。佛的光明跟名號是一體的，我們念佛就有光；反過來說，佛光一照，我們就會念佛，善根一萌生，就要念佛。所以，光明和名號是一體的。

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裡講過一個公案，上人經常引用。是說在海邊有一個魚村，有一個人死了，死後他的神識附到一個活人身上，他能預知好多事情，也可以講過去的事，東家怎麼樣，西家怎麼樣，說得

都非常準，村子裡的人就圍著他，聽他說。說著說著，他突然指著旁邊的一個人說：「像你這樣一直念佛下去，何愁不成佛啊！」那個人就覺得很奇怪，說：「你怎麼知道我在念佛呢？」他說：「但凡念佛的人，都有光明從胸中發出。你剛才念佛，就有好大的光明。你只要這樣念下去，肯定能成佛！」

（3）長行釋光明功德

我們再翻到長行部分，《聖教集》300頁。

莊嚴「光明」功德成就者，偈言「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故。
此云何不思議？

彼土光明，從如來智慧報起，觸之者，無明黑暗終必消除。
光明非慧，能為慧用，焉可思議！

「彼土光明，從如來智慧報起」，這個意思前面已經說過了，極樂世界的光明是阿彌陀佛的智慧果報所顯現的。

①光明，能為慧用

「觸之者，無明黑暗終必消除。光明非慧，能為慧用，焉可思議！」在我們這個世界，光明跟智慧是分開的，光明不等於智慧，智慧不等於光明。如果光明等於智慧，那整天做電弧焊的人最有智慧了，多亮啊；如果光明等於智慧，那在地下挖煤挖礦的都是傻子嗎？所以，在我們這個世界，光明跟智慧沒有直接關係，光明是無記的。極樂世界的光明雖然不是智慧，但是它能起到啟人智慧、增人智慧的作用，「能為慧用」。

看到這裡，就有一個問題。有人就說：「你們念佛好傻啊，尤其你們繞著圈念佛。」

所以，在一般人看來，念佛挺傻的，嘴裡嘟囔嘟囔的，繞著圈，傻乎乎的。有人就說：「佛教標榜智慧，你們念佛人好像跟智慧不沾邊啊！」但是，如果瞭解淨土宗的教義，瞭解祖師的話就知道，念佛和智慧怎麼會沒關係呢？念佛人是最有智慧的。

以前我有一個同學問我：「念佛跟智慧有關係嗎？念佛真能開智慧

嗎？」有許多人問，尤其是知識分子，經常會這樣問。我當時就回答：「你能念出佛，就代表你的智慧開到極處了，你才能念得出。」首先，你有智慧才能念得出佛；其次，從實用的角度來講，念佛確實能開智慧，雖然我們念佛人不特別朝這個方向努力。

聖道門是極智慧了生死，你的智慧開到多少，你當生了生脫死的幾率就有多大，是息息相關的。但是淨土門不是這樣，就算你的智慧開到極處，也不代表你真能出六道。所以，聖道門叫「極智慧離生死」，淨土門叫「還愚癡生極樂」。這是法然上人講的。路子不一樣，聖道門是在智慧的路上跋涉，淨土門是還愚癡而生極樂。

②念佛，大智若愚

有個成語叫「大智若愚」，確實是這樣。古人認為，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老子有一句話，叫「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有聖德的君子，看起來傻傻的。我們看《高僧傳》，或者古今的這些大居士，或者名人傳記，那些叱吒風雲的人，或者很有德行的人，如果我們穿越到他那個時代，跟他擦肩而過的時候，可能我們根本就比不上他。

有盛德的人，不會輕易讓你看出來，他是隱藏起來的，隱在裡邊。像上人說的話，如果你仔細聽，平心靜氣地聽，你會覺得字字句句都像水銀一樣，又圓又沉，非常有嚼頭，可以反覆聽，來回聽，越聽越有味道。

念佛人也是大智若愚，念佛人開了大智慧，有大智慧才能念佛，才能一句佛號念到底。有人可能會問：「大家念佛都有智慧，怎麼看起來都不一樣呢？」這就是大智慧裡的大智慧，智慧到極處就是這樣，無智而智，絲毫不以表現出來的智慧為智慧，就以你當下的狀況就路還家，就能成佛，還有比這個更智慧的嗎？

今天看到妙悟法師的一篇文章，挺好的，我讀一下：

凡夫眾生與觀音菩薩原本天地懸隔。

凡夫眾生與觀音菩薩，按說這是不能比的，一個是大菩薩，一個是凡夫。

凡夫杯裡只有一成水，觀音杯裡有九成水。

拿杯子作比喻，凡夫杯裡只有一成水，觀音菩薩的杯子裡有九成水，他是等覺菩薩嘛。

這時，我們姑且拋開各自的水量不論，都把杯子浸入水池裡，則兩個杯子就都滿了，掩沒了原本各自刻度的差異，都獲得了同量的滿杯。

我們不考慮杯子裡的水量，不管原來是一成水、九成水，還是八成水、五成水，所有的杯子都扔進水池裡，就都滿了。我們大家就是「杯子」，有的杯子裡水多，有的杯子裡水少；水多的，這一世顯現得就聰明智慧一點；水少的，可能就笨一點。但是一旦往生，投到極樂世界的八功德水裡，每個杯子都是滿滿的，「滿」就代表圓滿成佛。

這水池，即阿彌陀佛七寶池也。

故云：觀音念彌陀，我也念彌陀。彌陀一肩挑，不少也不多。

勿看自家，也勿看人家，乃至觀音也不看，端看阿彌陀佛。心裡唯有阿彌陀佛，口中唯稱阿彌陀佛。天長日熏，不知不覺自己也就阿彌陀佛。

所以，念佛就可以增長智慧。這是在個體上比較。比如我從今天開始念佛，可能過一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自己跟自己比，一定會增長智慧，不會越念越笨的。

③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

還有一個故事。清朝的時候，有一個人叫沈廷瑜，他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念佛。他念佛有一個特點，就是「信口佛聲，滔滔不絕」。什麼叫「信口佛聲，滔滔不絕」呢？他本來是個官員，可是他走到哪都「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不管是買菜也好，或者在官場上也好，我們都會不好意思的，是吧？「千萬別讓人看出來我是念佛的，計數器得收好了」，更不可能念出聲。但是他不管，「滔滔不絕」，「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走到哪都這樣不停地念，根本不管別人的眼光。

「人或笑之，皆所不故」，好多人就笑話他「這個人怎麼這樣啊？傻乎乎的，不是癲了就是癡了」。一般人就會這麼認為，特別是陌生人，不瞭解的。但是他不管，不管別人的眼光。

念了幾十年，七十多歲的時候，他要走了，走之前講了一句話：「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念佛念得越熟，「熟」就是很自然地提起來。開始念佛的時候，會覺得念佛很陌生，想好吃的，想好看的衣服，想去哪玩，這些很熟，這些念頭很容易起，念佛很陌生。但是久而久之，念佛念得越來越熟，「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詳」是周詳的意思，什麼事都想得特別周到，而且很清晰明瞭，腦子非常清楚，不管是說話也好，還是辦事也好，一點都不容易失誤。

後來他就預知時至，自在往生。這就是典型的念佛開智慧。如果大家念佛久了，一定會認可這句話。

為什麼「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呢？其實，我們的心在很浮躁、很躁亂的情況下，很容易把事情辦砸，腦子不清楚，很混沌。就像水面波瀾不停，所有倒映在水面的東西都不清楚，月亮也不是月亮，樹也不是樹，樓也不是樓。但是，水面慢慢靜下來以後，月亮是月亮，樹是樹，樓是樓，就非常清楚。

人的心也一樣，《華嚴經》裡說：

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

眾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

眾生的心水靜下來之後，菩提自然就影現在其中了。

所以，心能夠靜下來，一定能夠處事詳明。處事詳明不就是智慧嗎？當然，這還是小智慧，真正來說還有大智慧。

像宋朝的崔婆，也是很典型的。她是個下人，她看主人學禪，她也想修行，就問主人：「我也想修行，你告訴我一個修行方法。」主人瞧不起她：「你呀，你念佛就可以了。」潛台詞就是：「參禪這麼高級的修行，你就不要想了。」崔婆很聽話，每天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她本來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大戶人家都有很多僕人，她是經常被人欺負的，不能與人爭長短，一爭吵起來，嘴非常笨，爭不過別人，是這樣一個老婆子。結果她走之前作了一首妙不可言的偈子：

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

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

這哪像一個沒讀過書、大字不識一個的人作出來的詩啊？她就天天唱「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這條路很平坦。估計她生活在南方丘陵地帶，山很多。「去時不用著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估計她每天都給主人縫鞋縫襪子。跟她生活有關的場景，她都放到詩裡了，多美的意境啊！多大的智慧能寫得出來？博士、研究生、教授，能寫出來嗎？不一定能寫出來。

她唱了好幾天，別人就問她：「你唱的這是誰作的歌啊？」「我所作也！」很自豪的。後來她就安然地往生了。

所以，念佛人沒智慧嗎？有大智慧。而且念佛人解決的是人來到這個世間最大的一件事——生死。

11. 妙聲功德

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

此二句，名「莊嚴妙聲功德成就」。

（1）判偈為妙聲功德

「梵聲悟深遠」，「深遠」這個詞的來源，大家可能不熟悉。經典上描述或者形容佛的聲音很好，有一種說法，說佛有「八音」，《大經》就說「八音暢妙聲，猶如夢幻響」。八音就像八功德水一樣，可以列出八種功德。

第一，極好音。佛的聲音極好。比如我們聽到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好聽，這還不算什麼，整個世界再找不出比佛的聲音更好聽的了。這就是「極好」，好到極處，叫「極好音」。

第二，柔軟音。就是不硬，不躁，不強。有一次我聽一個人說話，他的聲音特別刺耳，就好像鋸齒鋸東西一樣，或者有點像破鑼的聲音，我在他旁邊，很怕他說話，他的聲音又特別大。這就是不柔軟，如果聲音很柔軟，就不會讓我們產生這樣的身心感受。人都喜歡柔軟，不管是觸覺上還是聽覺上，都喜歡柔軟的東西，接觸起來很舒服。

第三，和適音。「和」，佛講法很合每一個聽眾的心，「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在上面講法，下面如果有一百個人聽，這一百個人聽起來都正合胃口，這就是佛的本事。我們做不到這樣，只能合一部分；合這一部分人的胃口，就不能合另外一部分人的胃口。但是佛可以，佛能讓「眾生隨類各得解」，每個人都正好，不多不少。「和適」，「和」跟「適」有相近的地方，「適」就是適合、適應。

第四，尊慧音。佛的聲音，我們一聽就覺得只有尊貴的人、很有智慧的人才能發出來，這叫「尊慧」。別人一聽他的聲音，就知道這個人非常尊貴，非常有智慧。

第五，不女音。簡單說就是不娘娘腔。這倒不是歧視女性，因為佛教的一些歌，我們經常聽就會發現，有些歌女生唱起來確實沒有那種雄壯有力的感覺；甚至一段經文，男生讀跟女生讀，感受是不一樣的。女生去讀，就像一個很大的建築物支了一根很細的柱子，擎不起來。經文的意思，非常磅礴，非常有重量，字字如泰山一樣，結果讀的人娘娘腔，或者聲音很細、很軟、很嗲，就不行，聽起來就不是那個味道。所以，佛是不女音。

第六，不誤音。什麼叫不誤音呢？佛的一切言說，只要聲音發出來，意思上有所指，一定不會有任何差誤。從表象上來講，不會有任何誤讀、口誤。像我們說話就有很多口誤，一句話裡面可能都有好幾個，磕磕巴巴的，佛不會這樣。而且，從真理的角度來說，只要是佛說出來的，就是真理，就萬世不變，一萬年之後也是它，十萬年之後也是它，地球爆炸了也是它，永遠不會錯誤。

第七，深遠音。佛發出的聲音很深，深到聽眾的內心，可以打動聽

眾的心。聽的人表面上是用耳朵聽，實際上是要往心裡走的。佛的聲音可以到達眾生內心很深的地方，可以傳到很遠的地方。大目犍連當時聽釋迦牟尼佛講法，就覺得這個聲音傳遍了整個地球，就想看看這個聲音到底能傳多遠。他是神通第一，他就駕著神通使勁飛，不知穿越了多少個太陽系、銀河系，越過了很多人國土，到了很遠的地方，都還能聽到釋迦牟尼佛講法的聲音，說明佛的聲音傳得很遠。所以，這裡的「梵聲悟深遠」，就是用了佛八音中的深遠音。

第八，不竭音。什麼叫不竭音呢？有一句話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類的語言是有限的，很難把意思全部說盡。佛所講的法，他聲音背後的含義是源源不絕的。所以，「經」這個字有「湧泉」的意思，所有的經就像趵突泉的泉水，永遠「咕嘟咕嘟」往外冒，不會停的，它的意思永遠沒有竭盡的一天。

「微妙聞十方」，「微妙」，曇鸞大師解釋說「出有而有曰『微』，名能開悟曰『妙』」。武則天在她作的《開經偈》裡說：「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意。」「微妙」這個詞在佛教裡經常用，但是每部經、每個宗派的解釋都不一樣。曇鸞大師是站在淨土宗的角度來解釋的，「出有而有曰『微』，名能開悟曰『妙』」，這兩句話我們在後面會詳細解釋。

「聞十方」，佛的聲音為什麼能夠遍聞十方呢？阿彌陀佛的名聲，極樂世界的名聲，按說應該在西方極樂世界本土。但是，我們距離極樂世界十萬億國土，我們都瞭解得這麼清楚，甚至在我們不念佛、不信佛的情況下，都總能聽到「阿彌陀佛」，像電視、小說、電影裡都有「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名聲甚至超過釋迦牟尼佛，超過其他諸佛菩薩的名聲。這是因為阿彌陀佛在因地做法藏菩薩的時候發了四十八願，其中第十七願說：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

這是什麼意思呢？「咨嗟」就是讚歎的意思。「我將來成佛的時候，如果不是每一尊佛都來讚歎、傳播我的名號，甘願做我的『廣告商』，無

償為我宣說，我就不成佛」，他發了這麼一個願，希望所有佛都來給他做廣告。現在他成佛了，這個願就成就了，所以我們今天能非常容易地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在《阿彌陀經》裡，六方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也是因為第十七願的緣故。

（2）何故興此願

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雖有善法，而名聲不遠；有名聲雖遠，復不微妙；有名聲妙遠，復不能悟物：是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興此願？」佛在因地的時候，要讓他的名聲又深又遠又微妙，讓十方都能聞到，為什麼他要發這樣的願呢？

「見有國土，雖有善法，而名聲不遠」，因為他見到有些國土，雖然有種種善法，但是名聲傳播不遠。就像一個東西是好的，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傳得不遠。

「有名聲雖遠，復不微妙」，有的名聲也能傳得很遠，但不是好名聲，不微妙。

「有名聲妙遠，復不能悟物」，有的名聲又好，傳播得又很遠，但是不能讓聽到的人開悟，沒有這樣的作用。

「是故起此莊嚴」，所以起此莊嚴。

下面我們一段一段地說。

①雖有善法，名聲不遠

「雖有善法，而名聲不遠」，這樣的事情在我們娑婆世界有很多，就是好東西不被人知。因為我們這個世界是顛倒的世界，所以好東西往往不被人知。有一位中醫，他跟我說過一句話，特別有道理，他說：「大眾趨之若鶩的東西多可疑。」大家一窩蜂地去追求、追尋的東西，多半都要打個問號，可能都有點問題；反而是好東西，往往慧眼識珠的人不多。所以，有句話叫「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從這個角度說，有它的道

理。

像陶淵明的詩，在他去世後不久，基本上就絕跡了。但有一個人收了陶淵明的一些詩，有一次他在燒詩文、經卷的時候，一看，「呀，還有這麼好的詩啊！」他就給留下來了。如果當時就被燒了，歷史上就沒有陶淵明這個人了，也沒有他的詩流傳下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也進不了我們的課本，我們就聽不到。所以，好東西有時候可能不被人知道。

包括孔子當時弘揚他的學說、思想，也是阻力重重。他活著的時候基本上沒太推展開，好多國君都不接受，有一些是衝著利益假裝接受一下。所以孔子也很慘，他形容自己說：「纍纍若喪家之狗。」像喪家狗一樣，很可憐。他甚至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這個道如果實在弘揚不開，實在沒人知道的話，我就駕著小船去海上玩了。

我們可以相信，歷史上有很多阿羅漢，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但是不一定有很好的弘法因緣，甚至一輩子都沒有任何弘法因緣，所以就走了，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雖有善法，而名聲不遠」，在我們這個世界其實挺普遍的。

②名聲雖遠，復不微妙

「有名聲雖遠，復不微妙」，名聲很遠，但是不微妙，這就更多了。名聲有很多種，人出名不一定要靠立功、立德、立言，或者靠好的修行，不一定要這樣。幹一件不好的事，也能有名聲，這叫臭名昭著。

古希臘有一個人特別想出名，但是這個人一沒學問，二沒道德，要啥沒啥。但是他就想雁過留聲，一定要在歷史上留下一筆。最後他想了一個辦法，他把所有希臘人最崇奉的神廟，一把火給燒了，這下出名了。後來希臘的國王就審判他：「你為什麼要燒神廟啊？」他說：「我就想出名，就想讓歷史記住我！」國王勃然大怒，就下了一個令：「從今天起，我們國家任何人都不能提起這個人的名字，誰提到誰就要受絞刑。」這是很重的刑罰。但是，越這樣大家反而越記住他，如果一個人說「提到那個人就會怎麼怎麼樣」，其實間接又把他的名聲往外推了一把。

這個人叫艾羅斯特拉特，在西方文化裡，他的名字跟「臭名昭著」是一個意思，提到這個人名，就代表「臭名昭著」。

現代好多人也是這樣，為了出名不擇手段。聽說有人為了出名，會故意弄一些緋聞。我以前不知道，是後來聽別人說的。起初我聽的時候還不能接受，我就想：「這怎麼可能？這不是往自己身上潑糞嗎？」但是他的目的就是出名，所以就製造很多噱頭，讓大家知道，炒作、惡搞等等，名聲是遠了，但是不微妙。

我準備講義的時候，還特意在網上查了一下，「現在人想出名需要怎麼辦」，居然有很多方法。我本來是想找點典型案例的，結果發現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我想出名，有什麼快速出名的方法沒有？」很多人問這個問題。有一個人就在下面留了一句話：「要想出名先發瘋，閉上眼睛往前衝。」還有一些人為了出名就罵人，哪個人有名就罵哪個人，因為他有名，你罵的是他，所以你也有名了。

所以，人好名、求名的心非常強，有時候會超過對財色食睡的追求。有的人特別愛名聲，一般知識分子都比較愛名，別的方面對他都沒什麼影響，但是名聲他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紅樓夢》裡有一首《好了歌》，開頭就講：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過去的將相，很多都是抱著「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觀念去讀書的，最後做了大將，有功名，或者做了很高的官。但是「古今將相在何方？」歷史上那些有名的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呢？「荒塚一堆草沒了」，都在墳裡，草長得老高，把墳都蓋住了；這還算好的，有多少連墳都找不到了。

其實，沒有名的時候求名，真正名來的時候，發現名也有很多不好。你看明星，出門戴口罩，戴墨鏡，為了不讓人辨認出來，有很多的不方便。

有一次，我在北京南站看到一幫人，就像颱風漩渦似的，一幫女孩

在那尖叫。我說「怎麼回事呢？」後來他們告訴我「那有個明星」。這個明星就從我旁邊走過去，我一看，個子不高，戴著口罩，戴著墨鏡。就有這麼大的效應。

等有了名，發現也有很多不好。《易經》上有句話，叫「名者，謗之媒也」，一個人遭受誹謗，往往有個前提條件，就是很有名；如果天下沒人知道你，你也不會有被誹謗的可能。別人都不知道你，誹謗的箭就沒處射；但是你一旦有名，你說的話、做的事都會被放大十倍、百倍、千倍，所有人都追蹤你，甚至會雞蛋裡挑骨頭，就容易招來很多誹謗。

求名也不是不好，不是一定不能求名。彌勒菩薩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就叫「求名」，他特別愛名聲，但他的名聲跟佛教是相應的。真正的成名，像釋迦牟尼佛，他都涅槃兩三千年了，還有這麼多人願意皈依他，永遠追隨他。釋迦牟尼佛沒有名嗎？有名。但是他的名聲很實，名實相符；德能配位，德和位是相等的。彌勒菩薩也一樣，他的目標是為了得到名聲，於是他修行六度萬行，他是為了眾生而求名。

從這個角度來說，阿彌陀佛也好名，他好名超過彌勒菩薩。他說「我成佛的時候，宇宙中所有的佛都要傳頌我的名聲，都要歌頌我，說我的好」，可以說，這個求名、好名是法界第一。

河北正定有一個臨濟寺，那裡原來有一個老和尚，叫有明老和尚。他的文化不高，開示也不多，很多都是他跟弟子之間的口頭對話。有弟子寫了一篇懷念他的文章，裡面引用了他的一句話，我覺得說得特別好。他說：「世間法就兩個字——名利；出世間法就四個字——阿彌陀佛。」概括得多精要！世間法就是名和利，出世間法就是阿彌陀佛，概括得非常精要。你的心是在世俗，還是在出世，就看你是在追求名跟利，還是把心放在阿彌陀佛上，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標準。

所以，有了名就會被名聲累，名也是「累情之物」，我們上節課講過「累情」。

這就是「有名聲雖遠，復不微妙」。

③名聲妙遠，不能悟物

「有名聲妙遠，復不能悟物」，名聲又妙又遠，就是又有好的名聲，傳播得又很遠。這也有很多，像歷史上的老子、孔子；像各個領域裡有才幹，有德行，又有名聲的這些人，都算是這一類的；而且十方佛也都是這樣的，又有名，名傳得又遠。

但是也有個缺陷，「不能悟物」。比如我們聽到釋迦牟尼佛的名聲，雖然也能種下一個種子，因為畢竟是佛的名號；但是不能像阿彌陀佛的名號，我們聽了之後，就有一種牽引我們去極樂世界、往生成佛的力量。除了阿彌陀佛的名號，其他諸佛的名號都沒有這樣的作用，因為其他諸佛沒有發這樣的願——超世別願。

所以，這一段比來比去，最後告訴我們：極樂世界的國土名字、阿彌陀佛的名號，既妙又遠，又能悟物，有三方面功德。

所謂「悟物」，就是讓眾生開悟、成正覺。「悟」是使動用法，使什麼開悟。「物」，我們不要以為是「物件」的「物」。我們今天講的「物」，是東西；在古代，「物」是眾生的意思。比如，善導大師的偈子裡就說：「悲心利物大悲心。」

開悟有很多種，有聖道的開悟，有淨土的開悟。聖道的開悟是不容易的，我們看一些禪宗的公案或者小故事，一個禪師開悟了，作了一首偈子，或者做了一個動作、舉動，或者說了一句機鋒轉語；當然，機鋒轉語是接引其他人也證到悟境裡去的。

什麼叫開悟呢？按理說，開悟是沒法用語言來說的。別說我沒開悟，我不能讓聽的人知道開悟是怎麼回事；即便我開悟了，但是你們沒開悟，就算我千說萬說，也不能讓你們知道開悟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古人講開悟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不可言說的；「說似一物即不中」，你說一個東西，就不是了。因為它是實相理體，絕諸戲論，也絕諸言語，用言語沒法形容它。以前我講過比量，所以我們只能站在比量的角度去揣測或者想象。

開悟，簡單說就是能夠越過表象看到本質；而且不只是看到了，是跟真相融為一體了。

我們平時說「這個人悟出了什麼」，或者一個疑惑的問題突然懂了，這跟開悟也有相近的地方，方向是一致的。只不過這些祖師們通過修行開悟，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超越了現象界，我們經常看到他們描述說「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這些都不誇張，都不是一種文學修辭，而是他們當下的切實感受，對他們來說真的是那樣的。

還說「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這我們就想不通了，「吃飯不是天天咬米嗎？」但是在他的境界裡，他當下的覺受確實就是那樣的，就是沒有咬到一粒米。因為他是從夢中醒過來的人，「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對於醒著的人來說，夢裡的任何東西都是無效的。

所以，開悟跟有所悟都是越過表象看本質，只不過開悟者看到的是這個世界幻相背後的本體，這個本體他觸到了，也就是由過去的比量、猜測，以及在腦子裡思維，最後通過證悟變成了現量，變成了實際的經驗，從迷夢中醒過來了。當然，不同的禪師開悟的境界各自不同。

是不是一旦開悟之後，就代表修行可以畫句號了呢？「我終於開悟了，再也不用修了！」恰恰相反，這才是修行的起點。嚴格來說，聖道門在開悟之前，所有修行基本上都可以劃到「盲修瞎練」裡去；當然，這說的有點狠，但事實就是這樣。我們經常說「無修而修才是真修」，確實是這樣。但是在真正證悟之前，是不能達到無修而修的，都是有為有漏的。

開悟者雖然開悟了，但是從事相上來說，他的習氣都還在。所以有句話叫「理可頓悟，事須漸修」，在理上可以很快悟到，但是在事上要慢慢去磨習氣，「事須漸修」。從世俗諦來講，明白一個道理很簡單，但是要在事上跟理融合，那就很難了。

我們編過一本書，叫《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裡邊就記述了很多中國有案可考的開悟的大德們還是不能出六道的案例。比如五祖戒和尚，後來投胎轉世成了蘇東坡；還有真如、草堂清等等，很多很多。

他們雖然開悟了，但是悟不等於證，悟跟證是兩個步驟。在《印光大師文鈔》裡，這個問題講的特別多。因為印光大師知道很多人很希求開悟，所以他就一棒子把你打醒，說：「即便你的根機很好，你開悟了，也不代表你真的就能出六道、出輪迴。」

淨土宗的開悟是什麼？就是願生心。我們在這樣一個三界六道輪轉的世界裡，突然想到十萬億國土外的地方去，「這一期生命結束之後，我願意去極樂世界」，這就是淨土宗的開悟。就像糞坑裡的蛆蟲，每天在糞裡鑽來鑽去，悠遊自在地在裡邊玩，突然有一隻蛆蟲說：「我不想在這兒待了！」這是大大的開悟啊！這只蛆蟲跟其他的蛆蟲能同日而語嗎？這是開悟的蛆蟲啊！我們就是「開悟的蛆蟲」。

有句話說：「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賣臭魚的地方，你剛進去的時候覺得很臭，但是時間久了就聞不到了，就沒什麼感覺了。我們也一樣，我們這個世界本來是很濁染的，是五濁惡世；但是因為我們待的時間太久了，以染為淨，就覺得這裡很好，「妻子、丈夫、父母、事業、錢財、名聲等等，這些多好啊！為什麼要去十萬億國土外的一個地方？滿地都是黃金，那又怎麼樣？整天念佛、念法、念僧，想喝酒也沒有，想吃肉也沒有，這有什麼好的呀？」

在大家都普遍這麼認為的情況下，有人願意去，有人覺得極樂世界好，知道我們這個世界不好，這還不算開悟嗎？因為一旦有願生心，願生必往生。願生就等於往生，可以劃等號。往生必成佛，成佛還不叫開悟嗎？無上正等正覺，這是悟到家了啊！所以，願生心就是淨土宗的開悟。

《往生論》以何為宗，以願生為宗。宗就是宗旨。《往生論》裡反覆提到「願生」，開頭就說「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後邊還有一句「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偈子裡反覆提到「願生」。而且天親菩薩作這個偈子，本心也是為了自己願生，同時呼喚一切眾生一塊願生。

大部分人都在醉生夢死之中。我有時候做夢夢見的東西，醒來之後

就覺得真的是「顛倒夢想」，夢裡的東西特別顛倒。後來想想，現實中就不顛倒嗎？其實也是很顛倒的。

有一個公案。有一次有人請志公禪師去應供，志公禪師到了那家就笑了，人家問他為什麼笑，他就說「這很顛倒啊！」人家問為什麼，他就念了一首偈子：

古古怪！怪怪古！孫子娶祖母；
女食母之肉，子打父皮鼓；
豬羊炕上坐，六親鍋裡煮；
眾人來賀喜，我看真是苦。

「孫子娶祖母」，這個人結婚了，娶的人是誰呢？是他奶奶，因為她太愛戀這個孫子了，下一世就換了一種身分，做他妻子，對他特別好，就像奶奶對孫子一樣。我們有時候在一些人物關係裡，會有這種感覺。

「子打父皮鼓」，過去的鼓都是用牛皮做的，牛皮鼓敲起來最響。但是這只被扒了皮做成鼓的牛是誰呢？就是敲鼓的人的爸爸。他死了輪迴，這一世做他家的牛，他兒子就不認識了，就殺了牠把皮扒了做鼓。

「豬羊炕上坐」，以前宰的雞、鴨、牛、豬，這都是冤仇啊，這一世就來討債了，報仇了。結果這一世做了七大姑、八大姨、父親、母親。

「六親鍋裡煮」，過去的六親，七大姑、八大姨，這一世反而做了雞鴨鵝，被宰了吃，在鍋裡煮了。

所以很顛倒，人真的不容易產生願生心，很難。比如，有人看到你出家了，就會問：「都出家了，地球怎麼辦？沒人繁衍了，人都沒了，地球不就滅種了嗎？」因為在他的下意識裡，他認為地球很好，人類要一直在地球上繁衍生活下去。如果是初學佛的人問也就罷了，久學佛的人如果還這麼問，就是沒有絲毫出離心，就好像說：「都出監獄怎麼行？監獄不就空了嗎？不行，我們要把監獄建設好。」一樣的道理。都走了不就好了嗎？地球空了不就好了嗎？都去極樂世界了，都去蓮花世界了。

這就是在下意識裡，有非常強烈的「我執」，進而對「我的身體」「我生活的環境」也產生深深的執著。人對環境是有執著的，誰不說自

己家鄉好！為什麼說家鄉好呢？因為家鄉是「我」的家鄉嘛，是「我」的外化。從「我」的名，到「我」的身，到「我」生活的環境，都得是最好的，這就是「我執」，處處都表露出我們凡夫的執著。

所以，大家願往生極樂世界，大家都是開悟的人啊！

(3) 釋「梵」

天竺國稱淨行為「梵行」，稱妙辭為「梵言」。彼國貴重梵天，多以「梵」為讚；亦言中國法與梵天通故也。

這裡的「中國」，大家不要誤會，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佛教裡提到「中國」，是指釋迦牟尼佛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古印度。「亦言中國法與梵天通故也」，古印度人認為，他們的種種教法跟梵天是通著的。

印度有種姓制度，印度的婆羅門認為，大梵天用口創造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婆羅門，婆羅門就是教職人員、宗教人士；用手創造了剎帝利，剎帝利就是國王、皇室、官員等等；用腿創造了吠舍，就是從事工商業的，經商的人；用腳創造了首陀羅，就是奴隸，最底的。種姓制度就是從這來的。

所以，他們凡事都跟梵天聯繫起來。「天竺國稱淨行為『梵行』」，稱「梵行」就含有讚揚、褒揚的意思在裡邊。「稱妙辭為『梵言』」，說一個人文辭很好，就把「妙辭」稱為「梵言」。因為「彼國貴重梵天，多以『梵』為讚」，用「梵」字就含有讚許的意思。

「梵天」是誰呢？我們之前講過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梵天是色界天的前面四層，第一層是梵身天，第二層是梵輔天，第三層是梵眾天，第四層是大梵天。這四種都屬於梵天。

說到梵天，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可以解釋婆羅門教、基督教的創世思想是怎麼來的。

在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裡有一段：

餘天未有人民，劫初生時，梵天王獨在梵宮寂漠無人，其心不悅而自生念：「此間何以不生人民？」是時光音天命盡者，應念來生。

梵王便自生念：「此諸天先無，隨我念故生，我能生此諸天。」

諸天是時亦各自念：「我從梵王生，梵王是我父也。」

以是故，但說「梵世界」。

「餘天未有人民，劫初生時，梵天王獨在梵宮寂漠無人」，什麼意思呢？梵王的壽命很長，長到一個星球爆炸又產生，產生又銷毀，成住壞空好幾次，他的壽命還在。

「劫初生時」，一次成住壞空是一個大劫，在一個大劫的開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在星球開始形成的時候。

「梵天王獨在梵宮寂漠無人」，梵王就自己一個人住在梵宮裡「。寂漠無人」，挺寂寞的，無聊，找不到人。

「其心不悅」，他心裡不高興，不喜悅。

「而自生念」，自己就在心中想。

「此間何以不生人民？」這裡為什麼沒有人呢？

這個念頭剛起來，「是時光音天命盡者，應念來生」，恰好在這個時候，光音天順著他這個念就來了，這也是一種感應。

「梵王便自生念」，梵王自己就想了。

「此諸天先無，隨我念故生，我能生此諸天」，他就產生了一個誤會。他以為諸天也好，包括我們這個地球也好，都是隨著他的念頭創造出來的。

《聖經》裡就說：「上帝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上帝說要有人，於是便有了人。」還說上帝第一天創造了什麼，第二天創造了什麼，然後七天創造好了。

「諸天是時亦各自念」，這時候生到這個地方的人也都有一個想法。

「我從梵王生，梵王是我父也」，他們也誤會了，兩頭都誤會了。梵王以為他創造了諸天，諸天也以為他們確實是由梵王創造的，「梵王是我父也」。

所以，基督教是典型的創世論，好多宗教也都是創世論。在這些宗教裡，經常會出現「我父賜給我的這杯苦酒，我豈可不喝呢？」經常會

出現「我父」這樣的詞，還有「聖父」「聖子」「聖靈」，他們一般都這麼說。

「以是故，但說『梵世界』」，這個情節就讓我一下子想到這些創世思想，可見他們確實有他們的理論來源。可能他們的信仰者，包括他們的教主，也確確實實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這很真切；只不過他誤會了，而且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誤會了。

其實，不光是這幾個大的宗教，像基督教就不用說了，伊斯蘭教也是創世論，天主教也是；包括一些少數民族的宗教，以及中國古代的女媧傳說，都有點這個意思。

但是，佛教跟所有的創世思想完全不同，佛教講緣起性空，不是創世論。

(4) 釋「聲」

「聲」者，名也；名謂安樂土名。

「梵聲悟深遠」，現在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解釋，「梵」解釋了，現在解釋「聲」。

「『聲』者，名也」，這個「聲」沒有解釋成聲音，而是指名聲、名氣。

「名謂安樂土名」，這個「名」具體是指什麼呢？是指「安樂土名」，也就是極樂世界，是指「西方極樂世界」這個名字。

①名能悟物

經言：「若人但聞安樂淨土之名，欲願往生，亦得如願。」此名悟物之證也。

「經言：『若人但聞安樂淨土之名，欲願往生，亦得如願。』」意思是說，如果有人只是聽說極樂世界這個名字，他覺得很好，因為叫「極樂」嘛，當下就想去那個地方，「欲願往生」，求往生的心發起來了，「亦得如願」，僅憑這樣的願就能往生。

「此名悟物之證也」，這就是名字能使人開悟的證據。我們剛才說

了，願生心即是淨土宗的開悟，這裡的「悟」是指這個。極樂世界的名字，還有阿彌陀佛的名字，是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的。

②淨土，非三界所攝

《釋論》言：「如斯淨土，非三界所攝。何以言之？無慾故，非欲界；地居故，非色界；有色故，非無色界：蓋菩薩別業所致耳。」

這段是說什麼呢？

《釋論》就是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

「如斯淨土，非三界所攝」，龍樹菩薩說，這樣的極樂淨土，不屬於三界中的任何一界。

「何以言之？」為什麼呢？

「無慾故，非欲界」，因為那個世界的人沒有慾望，沒有五欲，所以明顯不是欲界。

「地居故，非色界」，如果說它是色界的話，也不對，因為色界不在地上，不在須彌山上，是依空而住，在空中懸浮著；但是極樂世界有大地，所以明顯不是色界天。

「有色故，非無色界」，說它是無色界，也不對，因為極樂世界的眾生是有身體的，「清虛之身、無極之體」。

所以很明顯，極樂世界不是欲界，不是色界，也不是無色界，就證明它不是三界所攝。換句話說，念佛往生淨土的人都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界是輪轉的、輪迴的，往生極樂世界就跳出了輪迴。

我上大學的時候，我的一個老師也學佛，他上課的時候經常說：「這些念佛人真的出六道了嗎？真的出三界了嗎？」然後說了一大堆，證明念佛出不了六道，還在三界內。今天的人問的問題，其實古人都已經反覆討論過、回答過了，只不過是看不看古人的書的問題。

(5) 釋「微妙」

出有而有曰「微」(「出有」者，謂出三有。「而有」者，謂淨土有也)，

名能開悟曰「妙」(「妙」，好也。以名能悟物，故稱「妙」)。

是故言「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

什麼叫「微」呢？「出有而有曰『微』」。「出有而有」，第一個「有」的意思是「三有」，即欲有、色有、無色有，也就是三界的煩惱的意思；第二個「有」是真空妙有的「有」，極樂世界有七寶池、八功德水，有菩薩的宮殿樓閣，有大地，這些都是「有」，但是跟我們這個世界的「有」不一樣。

「名能開悟曰『妙』」，這是淨土門的妙。禪宗的妙就不這麼說了，不是「名能開悟」，是自己使勁開悟。像《金剛經》說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它是告訴你理想的境界是這樣的，但是要達到這個境界，得靠自己。

(6) 長行釋妙聲功德

我們再翻到長行部分，《聖教集》300頁。

莊嚴「妙聲」功德成就者，偈言「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故。

此云何不思議？

經言：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聚。

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安可思議！

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但是意思差不多。

①克念願生，亦得往生

「經言」，就是經上說。但是後面說的是取意文，不是原經文。

「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如果有人只是聽說極樂世界很清淨，很安樂，很好。

「克念願生」，「克」是主宰、控制的意思。儒家有一個詞叫「克念作聖」，「克」的意思也是主宰。「克念願生」，就是讓願生心一直在。「克」，就像「執持名號」的「執持」一樣，生起來永遠不滅，這就是「克」的

意思。

「亦得往生」，這樣的人也可以往生。為什麼說「亦得往生」呢？因為在很多人的觀念裡，要往生這麼高妙的佛土，是需要某種功行的，不只是起了個念頭就能去。比如我在北京昌平住，我起了個念頭「我要去善導書屋聽法」，我只是起了這個念頭就行嗎？在我們這個世界是不行的，要先坐公車到地鐵站，在地鐵站坐地鐵 5 號線，然後從東四站的 C 出口走出來，差不多要耗費一個小時，身體的能量要耗多少卡。總之，是需要別的要求的。世間這麼點小事都這樣，何況是我們的神識要去那麼高妙的佛國淨土呢？所以，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需要某種修行。

但是這裡用了「亦得」，就打消了我們這樣的想法。

簡單說，如果有人聽說極樂世界很好，當下就起了念頭想要去，這樣的人就能往生。然後「即入正定聚」，「正定聚」就是必定成佛的意思。願生就必定往生，往生之後必定成佛，這就是我們淨土宗經常講的「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這豈不是國土的名字就能度眾生嗎？

「安可思議！」這怎麼可思議呢！

②為樂欲生，亦可往生

我們有時候會受到一些人的詰難：「菩薩都是『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結果你們念佛人是『但願自己得安樂』，不考慮別人的事了，這樣就能往生嗎？」經常會面對這樣的詰難。你們碰到過嗎？我經常會被這樣問。特別是學聖道門、讀過《金剛經》的人，他們的聖道思想比較根深蒂固。

簡單說，為樂願生能不能往生？我只是求自己安樂，求自己好，然後願意往生，這樣的人能不能往生呢？

有些人認為為樂願生不能往生，他們的理論基礎是：這樣違背了發菩提心的原則，沒有發菩提心。發菩提心才是菩薩道，沒有發菩提心就沒有在行菩薩道。極樂世界是菩薩們聚集的地方，沒發菩提心就不相應，所以認為不能往生。

佛為了讓我們這樣的眾生能夠相信，相信為樂願生也能往生，真的是煞費苦心，祖師也煞費苦心，兜了很大的彎子，最後終於讓我們接受這個難以接受的事實。人對太簡單的事情會產生質疑，這很正常，人之常情。但是佛的境界恰恰超出我們凡情，凡情就是凡夫的思維、判斷。

我先告訴大家，為樂願生能往生。

「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為樂願生也能往生，這就是一個明證。曇鸞大師用了一個「但」字，「但」就是「只」，只是聽說極樂世界很清淨安樂，然後願生，「亦得往生」，這樣也能往生。所以，祖師用這些詞，都有深刻的內涵。

《阿彌陀經》上講：「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意思就是說，已發願的就已往生，今發願的就今往生，當發願的就當往生；什麼時候發願，就什麼時候往生，就是這個意思。

③名即法

「名能悟物」，名號能使眾生開悟。為什麼能使眾生開悟呢？因為名即法。這個我們現在還沒學到，也在《往生論註》裡，也就是說名跟法是一體的。換句話說，名號裡不是空蕩蕩的。我們的名字是空的。比如我喊張三，他在這個空間裡，他聽到我喊他，他就過來了。如果他在隔壁，或者在更遠的地方，我雖然喊他的名字，但是因為這個名字裡沒有他，所以他就不能過來。我們的名字，名跟體是分開的，名異法，不是名即法。

但是阿彌陀佛的名號是名即法，名跟法是一體的。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後邊舉了一個例子，他舉木瓜為例，這裡不是我們吃的水果木瓜，是中藥裡的木瓜。這種木瓜治什麼病呢？治轉筋、抽筋。不光是煎成藥喝下去能治病，據曇鸞大師說，比如你的腿正在抽筋，你想讓它緩和下來，就把木瓜拿過來，用火燒一下，燒熱了，在抽筋的地方揉搓，就好了。曇鸞大師還說，如果手邊沒有木瓜，情急之下也可以用另外一

種方法，就是一邊用手搓抽筋的地方，一邊在口裡呼「木瓜，木瓜，木瓜……」也可以的，曇鸞大師說：「吾身得其效也。」曇鸞大師說他用過很多次，每次都靈。

曇鸞大師舉這個例子說明什麼呢？說明名即法。叫「木瓜」的時候，木瓜的功效已經在名字裡了。

阿彌陀佛的名號也一樣，這個名號不是空蕩蕩的，不是跟佛的功德分開的，是一體的，佛所有的功德都在名號裡，所以我們念名號，等於佛就在這裡。佛都到你心裡去了，怎麼會不讓你開悟呢？只不過這種悟，悟得太大了，大到開悟的人不知道自己開悟了，旁邊人也不知道，只有佛知道。

阿彌陀佛的名號就更不可思議了。妙悟法師有句話說，「每念一聲佛就往生一次，每念一聲佛就成佛一次。」究竟來講，我們不是這一期生命結束之後才往生，是每念一聲佛就往生一次；往生就是成佛，所以也成佛一次。徹悟大師有一句話，跟這個意思相近，他說：

念佛時，即見佛時，亦即成佛時。求生時，即往生時，亦即度生時。

這麼說來，念佛時豈不就是成佛時嗎？豈不就是度生時嗎？念佛的當下，豈不就是成佛之後倒駕慈航來的你嗎？

念佛消業，也是因為「名能悟物」。名號就像光明一樣，光明進來，我們的黑暗、無明、愚癡就沒有了。所以，名號會讓人明瞭，這就是開悟。

一聲稱念罪皆除

我前幾天去弘願寺，從弘願寺回北京要坐高鐵。弘願寺在宣城，宣城沒有高鐵站，要去隔壁的涇縣坐高鐵。所以，我們要從宣城坐一個小時的車去涇縣，寺院的客堂就派了宗永法師做司機，拉我們一行五個人。宗永法師很年輕，一看就特別陽光、清爽，車開得特別好，感覺不到加速、減速、剎車。在車上我就跟他聊天。

我問他：「你多大了？」

「二十五。」

「哪的？」

「包頭的。」

「學佛多久了？」

「十五歲接觸佛法。」

「出家多久了？」

「今年才剃度的，還沒受戒。」

我問他怎麼學佛的，他說因為小時候經常得病，十三歲的時候得了羊癲瘋，就是癲癇。我問他這個病發作起來是怎麼樣的，他說發作起來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喉嚨裡痰聲作響。而且發作非常頻繁。一般人是情緒受刺激，或者勞累才會發作；他跟那些沒關係，只跟時間有關係，每天凌晨，每到那個時間就發作，兩年一天都沒間斷過，每天到那個時間就開始。父母都愁壞了，帶著他到處看病，中醫、西醫都看遍了；還打聽偏方，他就用了一個偏方，每天吃一顆活的鴿子的心臟，他媽就每天拿刀去剖，也沒好。

我問他怎麼好的，他說他的兩個姐姐是學佛的，有一次他姐回家就告訴他「你跟著我念阿彌陀佛」，然後他姐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他就隨口跟著念了一句，再也沒念第二句，當天晚上就沒發作，第二天也沒發作，第三天也沒發作，一直到今天再也沒發作過。

我就問他：「你是不是第二天也念佛了？」他說沒有。「第三天是不是念了？」沒有。他念了那一聲佛之後，就再也沒念過，再念佛都是二十四歲的事了。

你們說神奇不？就一聲。所以善導大師說「一聲稱念罪皆除」，他真的是「一聲稱念罪皆除」，不用第二聲。

後來我分析了一下。因為我們接觸到的念佛治病的案例也很多，但是多半都要念好久，一年的也有，十年的也有，而且有些還不能好得很徹底。像他這樣只念了一聲，還好得這麼徹底的，非常少見；而且後來他的身體一直非常健康，沒什麼大病。

像他這樣的情況，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他患病的原因非常單一，或者是典型的受到外靈侵擾，或者是怨業病。他念佛的當下，那個冤親債主當下領受了佛號的功德，就走了；冤親債主一離開，他的身體自然就好了。只不過之前一直沒朝這個方向用過勁，之前就一直在折騰這個身體，吃鴿子的心臟，吃藥，那些都沒用，因為對方沒有得到功德，所以不走，天天折磨你。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他這樣的情況就是要用這種方法來對治。

但是一般的病都錯綜複雜，可能不那麼單一，有業障的原因，可能也有四大不調的原因，就是純粹生理的問題，也可能有心性上、心理上的問題，都有可能，那就沒有他好得這麼快了。

12. 主功德

我們再看主功德，翻到《聖教集》252頁。

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

此二句，名「莊嚴主功德成就」。

字面的意思是說，徹證無上正等正覺的阿彌陀佛法王，以其出世善力住持極樂世界。

「住持」這個詞我們經常聽說，「這個寺院的住持是誰啊？」「法王善住持」的「住持」是一個動詞。「住」，就是佛在這個地方住，這是從方位上來講的。後面長行部分對「住持」解釋得很好，「『住』名不異不滅。『持』名不散不失」。就像這張桌子，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放在桌子上，是桌子在持著它們；桌子一旦倒了，所有東西就都倒了。所以，住持就起到這麼一個作用，它持一切東西。

極樂世界就是這樣，誰像桌子一樣住持著整個極樂世界呢？就是阿彌陀佛，所以叫「正覺阿彌陀」。極樂世界的一花、一木、一草、水、大地，通通都是阿彌陀佛在住持著，他的佛心遍一切處。

(1) 何故興此愿

佛本何故興此愿？見有國土，羅刹為君，則率土相啖；寶輪駐殿，則四域無虞。譬之風靡，豈無本耶？

是故興愿：「愿我國土，常有法王，法王善力之所住持。」

「佛本何故興此愿？」佛為什麼發這樣的愿呢？

「見有國土，羅刹為君，則率土相啖」，這是引了一個不好的「住持」的例子。有一些國土，比如鬼道，羅刹是鬼道的一種，我們經常說「這個人像羅刹一樣」，就是說這個人很凶。羅刹，男的很醜很凶，女的非常漂亮，比我們人道最美的美女都要漂亮。好看的目的是什麼呢？吃人。因為羅刹是吃人的，它以人為食物；尤其是羅刹女，吃人不吐骨頭，她的邏輯就是「我愛你，所以我要吃了你」，這是她的邏輯，她往往會跟人間的人結婚生子，然後把丈夫也吃了，把孩子也吃了，非常狠。所以叫「率土相啖」，「率土」就是整個國土。如果這片國土羅刹做了國王，整個國土的人就相互吃，相互打殺，你吃我，我吃你。

關於羅刹有個小故事，叫「馬王的故事」。有五百個商人，他們去海上探寶，找寶物，結果被風吹到一個島上，這個島就是「羅刹為君，率土相啖」，整個島上都是羅刹。但是這些商人剛上島的時候不知道，一看，「這些女的好漂亮啊！」這些羅刹女一看食物來了，就用各種方法引誘這些商人，慢慢地這些商人就全都娶了羅刹女做老婆，甚至生兒育女，就在那裡安居樂業了。但是這些羅刹女是想到一定的時機就吃掉這些商人的。

後來馬王菩薩就來到這個島上，告訴大家：「你們趕緊離開這個島，這是羅刹國啊，有一天會被吃的。」這些人都不信，馬王菩薩就領著這些人到海邊，讓他們往下看。他們一看，全都是白色的骷髏，整個海域全都是。這五百個商人就害怕了，「咱們走吧！」馬王菩薩就告訴他們：「在某一天、某一個時辰，你們騎在我的背上，我們一塊飛出去。」結果到了那一天，羅刹女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抱著孩子，看著生活在一起

這麼多年的丈夫，「吧嗒吧嗒」掉眼淚，孩子也哭，非常可憐。結果大部分商人就心軟了，就沒走了，沒過多久就被吃了。

但是有少部分商人走了，就回到了人道的世界。但是羅剎女很厲害，就一路追，追到人道，追到她丈夫生活的國土，然後就一路告狀，告到國王那裡，說：「我想讓我的丈夫回到我生活的地方。」她就抱著孩子，在宮殿裡跟國王和大臣們辯。馬王菩薩就告訴他們：「千萬不要信她，她是吃人不吐骨頭的羅剎，千萬不要把她當人看。」

結果國王一看羅剎女這麼漂亮，超過宮中所有的宮女，他就起了一念心，想據為己有。於是，國王就讓羅剎女住在宮殿裡，說要觀察幾天，過幾天再論，結果羅剎女就住到了王宮裡。第二天，有人推門進到王宮裡，發現整個王宮裡遍地血肉狼藉，國王死了，宮殿裡所有的人全都被吃了。

當然，馬王的故事有更深的象徵意義，它告訴我們世間也是這樣，五欲誘人，包括情愛的執著，都像羅剎女吃人一樣，讓你輪迴、墮地獄。

「寶輪駐殿，則四域無虞」，這說的是誰呢？「寶輪」就是轉輪聖王。轉輪聖王有四種：金輪聖王，銀輪聖王，銅輪聖王，鐵輪聖王。金輪聖王是統治四大部洲的，銀輪聖王統治三個部洲，銅輪聖王統治兩個，鐵輪聖王統治一個。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有一個人統治了整個地球，他最多也只是個鐵輪聖王。武則天號稱自己是「金輪聖王」，其實還差得遠呢。

為什麼說「寶輪駐殿，則四域無虞」呢？因為金輪聖王來到娑婆世界，是在人壽八萬四千歲的時候，也就是人道眾生各方面福報都非常好的情況下他才會來。而且他是以德治國，是靠感化，不是靠嚴刑酷罰，就有點像堯舜禹那個時候。所以「四域無虞」，整個世界一片太平。「虞」就是憂患的意思，「無虞」就是沒有各種憂患。

「譬之風靡，豈無本耶？」「風靡」就是風吹草，這裡邊有個典故，《論語》裡有一句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特別是國君，他以德來感化群民的時候，群民就像草一樣，風往這

邊吹，就往這邊倒；風往那邊吹，就往那邊倒，就是很順服。

「譬之風靡，豈無本耶？」怎麼可能沒有來由呢？來由在哪呢？是因為這些人有很高很好的德行，這就跟前面「正覺阿彌陀」的「正覺」呼應。

「是故興願：『願我國土，常有法王，法王善力之所住持。』」所以法藏比丘就興大悲願說：「希望我將來的國土，是以我的出世善來住持整個世界。」那就不光是轉輪聖王一片天下太平的事了，那是佛國淨土，人人、事事、處處、時時都是正覺。

(2) 釋「住持」

「住持」者，如黃鵠持子安，千齡更起；魚母念持子，經舉不壞。安樂國為正覺善持，其國豈有非正覺事耶？

是故言「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

這裡有兩個典故。

①黃鵠持子安，千齡更起

「如黃鵠持子安，千齡更起」，這是一個典故。

過去有一個學道的人叫子安，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碰到一個打獵的人，獵到一隻黃鵠，黃鵠就是黃鶴。這個獵人在賣黃鵠，賣給人吃。子安遇見之後就說：「我把我的衣服脫下來，換你的黃鶴行不行？」獵人說：「行。」這樣就把黃鶴買來放生了。

鶴是很神奇的動物，我們看一些國畫上，仙人都駕鶴西去，鶴就代表長壽。而且牠很懂知恩報恩，牠知道子安救了牠，就想找機會報答他。估計子安學道也沒成功，過了幾年就死了，死了之後就埋起來了。當初被救的黃鶴知道牠的恩人葬在這裡，就飛過來，每天在墳前叫「子安啊，子安啊，活過來吧，活過來吧」。叫了多久呢？三年，這個心念一直積累。結果有一天，子安就從墳墓裡坐起來了，就活過來了。

為什麼叫「千齡更起」呢？因為子安活過來之後，這只鶴就死了。這只鶴本來有千年的壽命，牠讓給了子安，所以叫「千齡更起」。

這個典故說明心念是一種力量，能把死人給叫活了。世間人要做成一件偉大的事業，也是靠一個心念一直不變，所有的力都往一個方向使，經年累月，就會成功。這些都代表心念是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

②魚母念持子，經舉不壞

「魚母念持子，經舉不壞」，這是說一種現象。

「經舉不壞」，「舉」，山上有一些窪地，下雨的時候就會變成小水塘，魚就生在這些水塘裡。但是到冬天的時候，氣溫下降，甚至會結冰，大魚剛生的魚子，很可能會被凍死，或者乾死，因為到枯水的時候，就沒有水了。所以，魚母就不斷地以愛心來念持這些魚卵。來年春天的時候，冰化了，水也出來了，這些魚子沒有被凍死，也沒有被乾死，都活過來了。這就是魚母念持的力量，也是心念的力量。

所以，心念確實是一種力量。據說一個人走在前邊，一個人在後邊一直念他的名字，念三分鐘，他就回頭了；或者在家一直念一個人的名字，過一會兒他就打電話給你了。包括有些有特異功能的人，可以用意念讓勺子變彎，這也是意念的力量。

③佛有大念力，皆成正覺

人的心念都有這樣的力量，何況佛呢？慧淨上人有一篇文章叫《佛的大念力》，佛的念力就更不可思議了。

我們凡夫的念頭之所以沒有力量，是因為我們的心念太散亂，一個念頭出去的時候，同時有其他萬千個念頭在分散這個念頭的力量。佛用心不是這樣的，佛當下一個念頭就是這一個念頭，再沒有第二個，所以這個力量就是完全的，不被分散的，就強大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世間有一句話叫「娘想兒流水長，兒想娘扁擔長」，母親想孩子，像長江水那麼長；但是孩子想母親，就像扁擔那麼長，不能相比的。確實是這樣，做了母親就更有體會。

人間是這樣，對佛菩薩來講也是這樣。我們想佛跟佛想我們，就不是「長江水」跟「扁擔」的比例了，差得就更多了。佛想我們像大海水，

我們想佛就像毛滴水，還是佛想我們多。

佛的大念力就像一個巨大的磁鐵，磁鐵放在這裡，在它的磁場範圍內，所有的大鐵釘、小鐵釘、鐵屑，只要是鐵的東西，都會被吸過來，自然而然的。阿彌陀佛也一樣，他在極樂世界，所有的眾生都朝這個方向吸引。你有信，能破疑生信，對極樂世界、對阿彌陀佛生信，就由塑料變成鐵，就會源源不斷地得到佛的磁力朝你發出的吸引的力量；如果你是塑料就不行，是絕緣的，因為你對佛沒有信，信心沒有開啟，所以感受不到佛的力。一旦有信心，你就感受到佛的力量了，非常強大。

所以，往生很容易，往生就像大磁鐵吸小鐵釘似的，一下就被吸過去了，不是你爬過去的。最早我們學淨土宗的時候，有些老菩薩就發願說：「阿彌陀佛，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極樂世界啊！」那都是自己想的，你能爬到美國就不錯了。

而且，我們接觸佛、靠近佛、信佛、修佛，每一步都是佛的念力的結果。你們想想是不是這樣？這個力量都是來源於佛，台前幕後都有佛或顯或隱的安排調攝。

我現在回想自己剛信佛的時候，我學佛完全是靠看書，沒有善知識。我就想，如果把我看的書的順序隨意調換一下，比如我是先看第一本書，再看第二本書，再看第三本書，如果隨意調換其中任何兩本書的順序，我可能都不會信佛。因為它們是從淺到深一步一步來的，如果一上來就是那本深的，我可能就放下了。但是就安排得那麼巧，所以這裡邊都有佛的念力的作用。

「安樂國為正覺善持，其國豈有非正覺事耶？」極樂世界的萬事萬物都是正覺，花是正覺，樹是正覺，水是正覺，樓台是正覺，找不到一個非正覺的事物，而且是究竟的無上正等正覺。

（3）長行釋主功德

翻到《聖教集》300頁。

莊嚴「主」功德成就者，偈言「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故。
此云何不思議？

正覺阿彌陀不可思議，彼安樂淨土，為正覺阿彌陀善力住持，
云何可得思議耶！

①正覺阿彌陀，不可思議

關於主功德成就，「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就是講主功德的。極樂世界的主就是阿彌陀佛。

「此云何不思議？」這有什麼不可思議呢？就是因為極樂世界有正覺阿彌陀的住持，所以有種種不可思議。

這裡是從各種不可思議裡選了一種，選了什麼呢？

為什麼叫「正覺阿彌陀」呢？第十八願說：「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現在說「正覺阿彌陀」，他已經得到正覺了。「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也就是所有眾生都能往生，他才成正覺；反過來也是，他成了正覺，眾生念佛就都能往生。也就是說，佛的正覺跟眾生的往生是綁在一起的，一個都不可少，好像兩根筷子相抵，去掉任何一根，另一根都會倒。佛跟眾生的關係就是這樣，任何一邊倒了，另外一邊都不成立。眾生如果不能往生，佛就不可能成佛；佛如果不成佛，眾生也不能往生。為什麼？因為他起初發願的時候，就是綁在一起的，「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眾生往生，方取正覺。這裡就講到「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

當然，這裡並沒有特別強調眾生往生的不可思議，其實往生也是不可思議的，到了極樂世界，種種的受用功德都是不可思議的。

這裡是選了一種什麼不可思議呢？就是往生到極樂世界再回來的時候，也是不可思議的。

②「住持」釋，不朽藥喻

「住」名不異不滅。「持」名不散不失。

「『住』名不異不滅。『持』名不散不失」，這是解釋「住持」兩個字。好比我們身體這塊肉，走在這個世間幾十年，不臭不爛不腐不壞，靠什麼？因為有神識在住持。一旦某一天這個神識不在了，靈魂走了，不出三天，身體就腐爛了。

小到身體，大到一個團體，再大到國家、世界，都有一個「住持」。當然，極樂世界的住持就是阿彌陀佛。我們看有些團體，靈魂人物一旦不在了，這個團體很快就不行了。

所以，「住」就是「不異不滅」，「異」就是變化，「滅」就是生滅。有一個東西住在這，就能保證它不變、不滅。「持」就是「不散不失」，好像有一個東西抓持著，讓它不壞，不散掉，不失掉。好比我們拿一塊布裝一些零碎的東西，如果用手拿，拿了這個，另外一個就掉了；拿了另外一個，這個就掉了。如果用一塊布一包，這樣就不散了，也不失掉了，這就是「持」的作用。

如以不朽藥塗種子，在水不爛，在火不焦，得因緣則生。何以故？不朽藥力故。若人一生安樂淨土，後時意願生三界教化眾生，捨淨土命，隨願得生；雖生三界雜生水火中，無上菩提種子畢竟不朽。何以故？以經正覺阿彌陀善住持故。

「如以不朽藥塗種子，在水不爛，在火不焦」，這是打了一個比喻，什麼比喻呢？是說世界上有一種藥，這個藥的名字叫「不朽藥」。如果把這個藥塗到種子上，這個種子泡在水裡不會爛，放在火裡也燒不焦，就有這個作用，這就是「不朽」。

「得因緣則生」，一旦什麼時候把它種到土裡，它還能長出植物。

「何以故？」為什麼呢？

「不朽藥力故」，因為這個力量來自於不朽藥。

這個比喻是說什麼呢？種子就代表眾生，眾生這個種子如果靠自己的力量，發願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眾生，那就好像置於水火之中，水深火熱，要麼被燒焦，要麼被泡爛，在五濁惡世不是那麼好闖蕩的，菩薩也不行的。

最典型的，北宋有一個元照律師，他在律宗裡很有名。早年他聽別人說極樂世界，說往生，他就瞧不上，他說「在極樂世界的蓮花裡十二大劫，何如我生生世世做大導師，度化無量無邊的眾生呢？到極樂世界去享福？我不幹！」聽起來很有氣魄。他瞧不上淨土法門。

他中年以後得了一場大病，知道「水火」的厲害了，燒焦了，泡爛了。這時候一提到極樂世界，一提到往生，他就覺得很親切。後來他看到《大智度論》裡龍樹菩薩的一段話，講念佛三昧的，說初發心的菩薩不能離開佛。裡邊用了很多比喻，好比初生的小鳥，只能弱羽傳枝。剛初生的小鳥，毛很細很軟，不能讓牠飛太遠，只能在一棵樹上，從這個枝丫跳到另外一個枝丫。「樹」就好比佛，不能離得太遠。又好比襁褓之中的孩子，怎麼能離開母親的懷抱呢？

所以，當元照律師看到這裡的時候才明白，「一場病都要了我半條命了，我還想生生世世教化眾生呢，自己的色身都不能保證」，他就把以前的想法完全拋棄了，還是要先求生極樂世界再說，先見阿彌陀佛再說。

這樣的案例非常多，蕩益大師也有類似的經歷。當然，這樣的人往往都是比較有力量的人，往往都是根機比較好的，他有力量才能發那樣的大願，一般人都不敢發。如果從極樂世界回來，就不怕這些了，你相當於塗了一層「不朽藥」，火也燒不焦，水也泡不爛。

「若人一生安樂淨土，後時意願生三界教化眾生，捨淨土命，隨願得生；雖生三界雜生水火中，無上菩提種子畢竟不朽」，雖然生到五濁惡世，有各種妨難，各種染濁，各種阻礙，但是「無上菩提種子畢竟不朽」，沒關係，不用害怕會退回來，因為塗了一層藥。這個藥是誰塗的呢？阿彌陀佛塗的。

「何以故？以經正覺阿彌陀善住持故」，也就是說，你從極樂世界再回來，你的生命跟阿彌陀佛是一體的。好比這個屋子裡的燈，它能亮是因為有電，電是從一個源頭來的，是從一根電纜過來的。眾生往生極樂世界，再去十方化度眾生，所有的能量都來自於阿彌陀佛。

這就是長行解釋主功德成就的部分。

13. 眷屬功德

翻到《聖教集》253頁。

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

此二句，名「莊嚴眷屬功德成就」。

極樂世界除了有好的「主」以外，還需要「眷屬」，有個詞叫「主伴交融」，有「主」還要有「伴」。

如果阿彌陀佛孤零零的一個就不行，旁邊得有觀世音菩薩，得有大勢至菩薩。今天是觀世音菩薩出家日，觀世音菩薩很重要。在阿彌陀佛的眷屬裡，觀世音、大勢至是最親最近的上首弟子，是眷屬裡最重要的。

(1) 何為眷屬

什麼叫「眷屬」呢？只要不是孫悟空從石頭裡蹦出來的，都有眷屬。

「眷」的甲骨文，上邊是個「半」，底下是個「目」。為什麼「半目為眷」呢？「眷」的本意並不是眷屬、家眷的意思，這個意思是慢慢演化來的。起初「眷」的意思是眯著眼看，人在很仔細、很認真地看一個東西的時候，會很自然地眯起眼睛，同時腦子也在很認真地想；由這個意思，也就是很認真地看著跟自己很近的一個人，就衍生出「眷顧」，「眷」跟「顧」是一個意思；然後又變成「眷戀」，意思慢慢演化；然後又演化成眷顧的人、眷戀的人，也就是一個個體；當然，眷顧的首先就是親人，比如孩子、父母、丈夫、妻子，這樣就慢慢演化成「家眷」，是這麼來的。當然，「眷屬」後來又衍生出別的意思，比如「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個意思就更遠了。

有一首偈子：

普願有情皆念佛，臨終往生極樂邦。

家親眷屬永團聚，光壽如同大願王。

這首偈子特別好。前一陣八月十五的時候，我們編輯部的微信發了一張圖，圖上就寫了這四句話。因為八月十五是團圓的節日，親人團圓

在一起。佛也希望我們到極樂世界團圓，這樣家親眷屬就永遠團聚了；而且每個人都是「光壽如同大願王」，跟阿彌陀佛一樣無量光、無量壽。

「屬」是「繫屬」的意思，就是這個人屬於誰。特別是在過去，女生到了該嫁的年齡，別人會問「你是誰家的啊？你屬於誰啊？」

前段時間看《華嚴經》裡講的一個愛情故事，一般的大乘經典對男女感情都是破斥的態度，但是在《華嚴經》裡，那個故事不是破斥的，反而有點歌頌、謳歌的意思。

有一個太子，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叫威德主；有一個女的，叫妙德女。妙德女很大膽地向威德主表白，這個情節非常現代，在古代是不可思議的。然後太子第一句話就問她：「汝為誰所繫屬？」

然後妙德女就說：「我是天下最漂亮的，最有智慧的，辯才最好的；太子也是天底下最好的，是準備做轉輪聖王的。」太子就說：「我將來是要發菩提心的，我發菩提心的時候，要捨頭目腦髓、國城妻子，你能行嗎？到時候我就把你捨掉了。」妙德女就說：「我希望太子生生世世發菩提心捨掉的那個妻子都是我，不要捨別人。」這個對話是菩薩之間的對話，菩薩丈夫，菩薩妻子。後來他們非常圓滿地結合在一起，生了八千個兒子，個個都皈依三寶。後來整個國家全都信佛了，解脫了。

所以，「眷屬」是跟「主」相關的，先有「主」，再有「眷屬」；「主」都沒有，就談不上「眷屬」，「眷屬」都是圍繞在「主」的旁邊的。

眷屬，有法眷屬，有世俗眷屬。我們平時講的都是世俗眷屬，它是以血緣、親情為紐帶，身體裡流的血是一樣的，或者是相關的，才成為眷屬；如果做了基因鑒定，一看不是血親，這個眷屬就當不成了。

但是，佛法上的眷屬超越這個層次，它不是以世間的感情為紐帶，是以法情、道情為紐帶。比如大家同學一個法門，同念一聲佛，同生一個極樂世界，這樣就有一個相同的、共同的道義上的東西，這樣也成為眷屬，大家相互之間都是眷屬；而且這種眷屬還更持久一點。像《往生論註》後面就講，「同一念佛，無別道故，遠通夫法界之內，皆為兄弟也」。比如有一天，有個外星人駕著飛碟過來了，飛了十萬八千個銀河

系過來了，一開門，拿著念珠出來了。這就是「同一念佛，無別道故，遠通夫法界之內，皆為兄弟也」，兄弟來了，雖然是外星人，但是外星也有淨土法門，也講極樂世界。

「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既然是眷屬功德，講的就是阿彌陀如來的眷屬，也就是整個極樂世界的清淨大海眾菩薩，所有眾生都是阿彌陀佛的眷屬。阿彌陀如來的眷屬都是從如來的清淨蓮花中化生的，這叫「正覺華化生」。

就像哪吒，哪吒是從哪出來的？是從蓮花裡出來的。其實這些民間傳說也是有點根據的，都是根據佛教來的，可能是受淨土三經的影響。哪吒為什麼從蓮花裡出來呢？因為蓮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世間這麼多花，只有蓮花有這個特性，它是從淤泥裡出來的，但是很潔淨，纖塵不染的感覺。

（2）何故興此願

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或以胞血為身器，或以糞尿為生元；或槐棘高圻，出猜狂之子；或豎子婢腹，出卓犖之才。譏誚由之懷火，恥辱緣以抱冰。所以願言：「使我國土，悉於如來淨華中生，眷屬平等，與奪無路。」

故言「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

「佛本何故興此願？」佛為什麼發這樣的願呢？為什麼要發願說「當來我的眷屬到極樂世界，都是從蓮花裡化生的」？因為眾生有好多種，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但是現在念佛了，都選擇同一種生的方式，選擇生的地點也一樣，甚至生出來都一樣。所以，我們到極樂世界以後，都是三胞胎、四胞胎、五胞胎，全是一樣的，長得都一樣。在我們這個世界就不一樣了，各個都不一樣。

①生處不淨

「見有國土」，因為菩薩在因地的時候，看到很多的眾生世界裡（主

要指我們娑婆世界)，「以胞血為身器，或以糞尿為生元」，這是講生；「或槐棘高圻，出猜狂之子；或豎子婢腹，出卓犖之才」，這是講生後怎麼樣。生的時候是一回事，生之後跟他的出身也有某種關係。我們見了人都會問「你是哪裡人？」這不就是打聽他的出身和生地嗎？現在交通內容比以前發達多了，方便多了，人的地方性觀念沒那麼強了。在過去，人的地方性觀念還是挺強的。比如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會有這種偏見；說到「兩廣」，尤其是廣西，「蠻夷之地嘛！」會有這種偏見。

什麼叫「以胞血為身器」呢？最初精子進入卵子，成為一個受精卵的時候，以佛眼來看，它就是一團血，所以叫作「胞血為身器」。

「或以糞尿為生元」，這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說母胎的環境，胎兒周圍的環境不是糞就是尿，泌尿系統啊，生殖系統啊，都是連著的，都在一塊了，這是一種解釋。還有一種解釋，是說人的生殖器官跟大便、小便的地方很近，所以叫「糞尿為生元」。總之，這是講人生處不淨。

人生出來之後，不管多麼如花似玉，多麼乾淨，本質來講都是不淨的；如果跟天人比起來，就顯得太不淨了，天人從膝蓋上就生出來了，從肩膀上就生出來了，或者從樹上就生出來了，是很乾淨的；尤其極樂世界的菩薩，都是蓮花化生，蓮花多乾淨啊！所以，對比之下，人就顯得沒那麼乾淨，所以說生處不淨。

五種不淨

學佛，特別是學小乘，要禪定、打坐，首先要在觀念上去除身貪，就要學不淨觀。不淨觀有很多種，比較常見的是五種不淨。

第一，種子不淨。種子就是心識。人最開始來投胎的念頭就是不淨的。經上說，尋求投胎的人的神識往往是看到父母交合的場面，然後就投入其中。如果是男孩，就會對母親起貪染，對父親起嫉恨；如果是女孩，就會對父親起貪染，對母親起嫉恨。這是很顛倒的，也是不清淨的，但是每一個人最初都是這麼來的。所以，以佛教來看，人的淫慾心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並且對人的整個生命、生活、靈魂有非常深的影響。

近代西方有個研究心理學的，叫弗洛伊德，他就提出一種觀點，跟佛教非常靠近，非常貼近。他是用「性」的觀念去解釋人的心理現象，包括精神分析，都從這個角度解釋，有一定的道理。弗洛伊德有一個學生叫榮格，榮格本人，特別是晚年，對佛教非常癡迷，甚至去西藏參訪佛教人士。

這是種子不淨。所以《圓覺經》裡有一句話：「一切眾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

第二，生處不淨。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胞血為身器，糞尿為生元」。

第三，相不淨。不光是生的過程不淨，經中說：「九孔常流不淨物。」除了正常的大便小便之外，眼有眼屎，耳有耳屎……有種種的不淨，各種新陳代謝出來的東西都不淨，這叫「相不淨」。但是因為我們每天都跟這個身體在一塊兒，已經感覺不到了。主要是沒有對比，我們還覺得這個身體乾淨得不得了。

第四，性不淨。本性是無常的，四大假合，無常的、幻滅的，本性是不淨的。

第五，究竟不淨。人死了之後，就剩一個軀殼、一個屍體，會腐爛、變臭。如果是學習不淨觀的，會把這個過程講得特別詳細，第一天是怎麼樣的，第二天是怎麼樣的，第三天是怎麼樣的……最後被一群蟲子吃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我們五濁惡世的眾生是非常濁染的。不管多有修行——當然，除了塗過「不朽藥」的，倒駕慈航的菩薩另當別論——只要是土生土長的娑婆世界的人，就不要說自己有多大的修行，先看看自己是怎麼來的吧，光這一件事就夠了，難道你是哪吒三太子嗎？

所以，佛經上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實在，「愛不重不生娑婆」，貪愛之心不重，不會來到這個世界，應該投生到藥師佛的國土，或者是某某佛的佛剎，不應該來到娑婆世界啊。

娑婆世界是什麼地方？是宇宙最大的垃圾場，最差的眾生全都丟在

這裡了。釋迦牟尼佛等於是從垃圾桶、垃圾堆裡把我們刨出來，送回極樂去。

②生有差別

第二是生有差別。什麼差別呢？「或槐棘高圻，出猜狂之子」。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豪門生逆子。周朝的時候，有三公九卿。國家開會的時候，大家不是坐在屋子裡，而是坐在兩種樹下，一種是槐樹，另一種是棘樹。槐樹下面坐著「三公」，「三公」就相當於宰相；棘樹下面坐著「九卿」，相當於現在部長級的人物。

但是，宰相公卿的兒子，在這樣顯赫的家境出生，往往不爭氣，「出猜狂之子」，「猜」，就是內心非常殘暴無情，就是疑恨、嫉妒、暴劣等等；「狂」就是非常狂妄。越是這樣的家庭，越容易出「猜狂之子」。像「富二代」「官二代」，就容易養成這種嬌慣、驕縱的個性，一旦形成就很難改。像《紅樓夢》裡的薛蟠，就是最典型的，人稱「呆霸王」，他打死人了，還騎著高頭大馬在街上逛呢，絲毫沒有悔恨。這就是典型的「猜狂」，紈褲子弟。世間最富貴的就是帝王，在帝王家做太子，後來繼位做皇上的，又猜又狂、又傻又呆的也有很多。總之，第二代沒有給第一代爭氣，是敗家子，這樣的情況非常多。而寒門往往出貴子，為什麼？寒門沒有任何倚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從小非常努力、認真，也不驕縱。

後面是另外一種情況，「或豎子婢腹，出卓犖之才」。什麼叫「豎子」呢？這在古代是罵人的話，像《史記》裡就經常出現，「豎子不足與謀也」。「豎子」就像現在說的「這小子」，總之是罵男人的話。「婢腹」是罵女人的。男的很下賤，被人瞧不起；女的又卑微，可能是在富人家做婢女的。這樣的男女生的孩子反而很不錯，「出卓犖之才」，「卓」就是非常卓越，非常突出，有才能，聰明智慧。

我上學的時候，我們班有個同學，他的父母在村裡非常被人瞧不起，沒什麼文化，精神還不太好，經常被人欺負。而我這個同學特別聰明，從小到大成績一直都很好，小學是第一名，中學也是第一名，在重點高中還是第一名，後來考上清華了。這就是「卓犖之才」。

所以，有句話叫「自古寒門出貴子，從來紈褲少偉男」。其實這很容易理解，所謂「福禍相生，倚伏相乘」，就是禍會轉成福，福會轉成禍。你生到一個顯赫的家庭，按說這是福報，但是如果你承受不住這個福報的時候，往往就變成禍事了，會讓你的性格非常狂傲，沒有鬥志，不能自立；你出生在寒門，本來這是不好的事，是禍，可能父母還是乞丐，但是禍能轉成福，經過你一直不斷地努力，有一天反而成為「卓犖之才」了。

因為出身的問題，就會產生兩種效果，就是「譏誚由之懷火，恥辱緣以抱冰」。什麼意思呢？「譏誚」，父親做大官，很厲害，結果生個傻兒子，或者兒子不爭氣，天天在外面惹禍，做父母的臉上能有光嗎？整天窩火啊，所以叫「譏誚由之懷火」，受到別人的譏嫌、譏笑，內心上火。另外一種，做孩子的非常有出息，然後別人問「你爸媽是幹嗎的呀？」「我爸媽是撿破爛的」，都不好意思說，覺得非常恥辱。

有一齣戲劇，說一個孩子考上了狀元了，他是靠母親撿破爛供他讀書的。他考上狀元之後，有一次他母親要進京城，他就怕同是做官的人看見他的母親，怕別人打聽，他就在路上坐船的時候，把母親推到水裡去了。就有這樣的事，太好面子了，也可能他跟別人誇下海口了，「我父母如何如何顯赫！」

在古代，「寒門出貴子」的例子非常多。據說大舜的父親和後母就非常惡劣，一直要害他。舜有一個異母的弟弟，父母對弟弟非常好，不喜歡舜，所以就想了很多辦法，想把舜殺掉。結果大舜一直都非常孝順，一點也不計前嫌，也不怪父母，最後成了一代聖人。孔子也有一句話，叫「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雖然孔子的祖上是做官的，但是到他那一輩已經不行了。

講到出身，現在可能好一點，在古代很長一段時間內，出身對一個人來說都是第一重要的。尤其在科舉制之前，門第觀念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父親是做官的，兒子就會一直做官；父親是將軍，兒子也必然是將軍；父親是木匠，兒子也永遠做木匠。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都是這

樣的社會。

「懷火抱冰」這個典故出自哪裡呢？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之後，一直想要復仇，他就「懷火抱冰」，夏天的時候，弄一盆火；冬天的時候，弄一塊冰放在肚子上。然後「臥薪嘗膽」，時不時舔兩口懸在房樑上的苦膽，告訴自己一定不能忘掉這個恥辱。

曇鸞大師把這個典故用在這裡，表示因為出身而引起內心的恥辱，心很涼，像冰塊一樣，「我怎麼生在這樣的家！」要麼就是非常窩火，「我竟然有這樣的兒子！」

總之，出身給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帶來了種種煩惱。

③故願蓮花化生，眷屬平等

眷屬平等

佛看到這些就覺得太不好了，「所以願言：『使我國土，悉於如來淨華中生，眷屬平等，與奪無路。』」「希望我將來的國土，生到我的世界的所有眾生，都是同樣的出身，都生在我的蓮花胞裡，包括胎生也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誰也不比誰差，都是最好的」。

「與奪無路」，「與」是給予，「奪」是奪走；衍生出的意思是，「與」就是我支援你、讚譽你，「奪」就是我毀謗你、羞辱你。如果大家出身都一樣，就把這兩條路都給堵住了。

這就揭示出一個真理，要想真正平等，就得從頭到尾都平等才行，生也平等，長相也平等，各種智慧能力都平等，這才談得上自由、民主、平等；沒有這些，其實談不上平等，這個世界永遠不可能有自由民主，就是一個差別的世界。

「故言『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所有眷屬都是平等的，都是蓮花化生。

蓮花化生

講到蓮花化生，主要是來自於《無量壽經》裡的一段經文：

若有眾生，明信佛智乃至勝智，作諸功德，信心迴向。此諸眾生，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跏趺而坐。須臾之頃，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具足成就。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都是從七寶花中自然化生的。我們是怎麼生出來的？是躺著的，蜷著的，生出來還得洗，不洗都是血，馬上就哭了。極樂世界不是的，念著佛、打著坐就出來了，「跏趺而坐」；而且是「須臾之頃」，很快。在我們這個世界，起碼長到三歲才能跑，三歲以前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在極樂世界非常快，「須臾之頃」。

「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具足成就」，幾秒鐘就長成大個了，跟菩薩一樣。

淨土宗又叫「蓮宗」，極樂世界又叫「蓮邦」，因為處處都是蓮花，一朵蓮花就代表一個眾生在念佛。所以我們在極樂世界都有蓮花，每個人都有。

善導大師的《般舟讚》裡有一句偈，叫「各留半座與來人」，菩薩們坐在蓮花上，但是只坐一半，別人問：「你怎麼只坐一半呢？」「各留半座與來人。我在等娑婆世界我過去的妻子，過去的丈夫，過去的兄弟姐妹……我給他留著呢！」期盼宿世的親人也能往生，這個心是非常急切的，都留好座位了。

到了極樂世界，每個人都是身皆金色，無有好醜，都是最漂亮的紫磨真金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實到極樂世界生下來就是佛。在我們這個世界，豬生下來就是豬，牛生下來就是牛，鳥生下來就是鳥。豬生下來也是「具足成就」，自然就具有豬的特點，吃得特別多，睡得特別快，長膘長得特別快；鳥生下來，自然「撲稜撲稜」就要飛。不管什麼動物，生下來都是「具足成就」，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我們念佛也一樣，到了極樂世界生下來，每一個人都是佛。

講到這裡的時候，可能有人說「這也不好，長得都一樣好嗎？」你們覺得長得一樣好嗎？是不太好，太單調了，出門一看就兩張臉，看

到對方就是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也是看到對方，太不豐富多彩了。妙悟法師講了一句話，可以回應這個問題，我覺得說得挺好，他說：

世界萬象無非自己染識之投影而已。佛如其本來而無染，故其眼中世界萬物清淨平等一如。凡夫有染，故其投影分別紛呈，復又執取不捨，一切憂悲苦惱隨之而來。

「世界萬象無非自己染識之投影而已」，我們看到的種種相，其實就是我們的心的投影。

「佛如其本來而無染」，佛是無染的，萬物本來就是一。

「故其眼中世界萬物清淨平等一如」，佛看到的一切都是一樣的，即便是不同的，佛也能看到同的部分，看到平等，佛就有這樣的眼睛。

「凡夫有染，故其投影分別紛呈」，正是因為凡夫內心有染，所以看到的東西是各個不同的，看到的東西都不一樣，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都是自己認為好看或不好看，因為好看和不好看沒有固定的標準，情人眼裡就能出西施。

「復又執取不捨」，在分別裡又去選擇，「這個我喜歡」，就使勁抓著，執取不捨；「我討厭這個東西」，就使勁地排斥。

「一切憂悲苦惱隨之而來」，然後就產生了一切的煩惱。

你們想想是不是這樣？「不同」是屬於我們凡夫的，根本是因為我們內在有染。大家各自染的都不同，所以大家喜歡的、不喜歡的都不一樣。吃飯也一樣，能吃辣的跟不能吃辣的，就很難吃到一塊，染的地方不一樣。

從理性的角度來說，分別是不好的。但是人已經分別慣了，讓他不分別，他很難受，所以說「長得都一樣」，他不能接受。

「蓮花化生」偈頌

講到蓮花化生，我想起幾首偈子，寫得都特別好。大家看手上這份講義，我們一首一首地看。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

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既然生了，就得有父母，父母是誰？蓮花。其實蓮花也是阿彌陀佛化現的，所以真正的父母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是父，又是母。

「花開見佛悟無生」，一旦花開，就見佛；一旦見佛，就「悟無生」。這是連帶的，瞬間完成的，「花開一見佛一悟無生」。「無生」就是無生法忍，這是很高的境界。

到了極樂世界以後，陪伴我們一塊兒玩的是誰？「不退菩薩為伴侶」。在我們這個世界，有時候為了提高自己的檔次，會結交一些上流人物，一說起來就是「我大哥是誰誰誰，誰誰誰是我大哥！」但是到了極樂世界，陪我們玩的是誰啊？都是「不退菩薩」，這在菩薩裡是很高級的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是我大哥！」《觀經》說：「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可以勾肩搭背、拍著肩膀走路的，是很鐵的。

有一位法師的母親不識字，從小就供觀世音菩薩，她不讀經，沒看過經典，但是她經常跟別人說「觀世音菩薩是我姐妹」，而且說得特別篤定，一般人就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這哪能高攀得起呀！」但是她說「觀世音菩薩是我姐妹」，這就是念佛幾十年自然而然生發出來的一種感受。

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蓮生。

但使一生常不退，此花還到此間迎。

這是誰寫的？法照大師。

「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蓮生」，在我們娑婆世界，只要有人稱佛的名號，念佛名，這時候西方極樂世界的八功德池裡就有一朵新的蓮花生出來。

「但使一生常不退」，只要念佛，一向專念不改變，不是念著念著就不念了。

「此花還到此間迎」，到時候阿彌陀佛就把我們在極樂世界長的那朵蓮花摘下來，然後來到我們這個世界，「來，上來吧，這就是你的蓮

花」。

極樂誰家子，蓮花葉裡生。

為由念佛故，從此得來生。

這也是法照大師寫的，特別美。

「極樂誰家子，蓮花葉裡生」，「這是誰家的小孩啊？從蓮花葉裡出生的啊？」「為由念佛故，從此得來生」，因為他前世念佛，所以生到這裡來了。

話到無常只自悲，百年彈指欲何為。

惟願慈父垂哀憫，小小蓮花與一枝。

這是徹悟大師寫的。

「話到無常只自悲」，我們活在娑婆世界，處處都是無常，可悲可歎。

「百年彈指欲何為」，一百年的時間非常快，彈指之間，想要幹什麼呢？能幹什麼呢？

只有一件事，「惟願慈父垂哀憫，小小蓮花與一枝」。徹悟大師還有一句話特別好：「世出世間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世間出世間想來想去，一個一個拊著指頭數，算來算去，只有一尊佛可以念，就是阿彌陀佛，因為念別的都沒用啊。「惟願慈父垂哀憫」，希望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哀憫我，覆護我，哪怕給我一朵小小的蓮花就行了，這裡顯得特別可愛。

四色蓮華間綠荷，一蓮華載一彌陀。

莫疑淨土程途遠，日日人生雨點多。

「四色蓮華間綠荷，一蓮華載一彌陀」，每一朵蓮花上都有一尊阿彌陀佛。

「莫疑淨土程途遠」，不要懷疑說「十萬億剎那麼遠，怎麼去啊！」

「日日人生雨點多」，每天生到極樂世界的人，就像下雨時掉的雨點那麼多，數不過來。

藕池無日不華開，四色光明映寶台。

金臂遙伸垂念切，眾生何事不思來。

「藕池無日不華開」，每天都有花開，每天都有新念佛的。

「四色光明映寶台」，哪四色？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

「金臂遙伸垂念切，眾生何事不思來」，阿彌陀佛在那伸著胳膊，胳膊都酸了，整天垂著胳膊等，「垂念切」。阿彌陀佛在想什麼？「眾生何事不思來」，娑婆世界有什麼好玩的，怎麼不來啊？因為什麼事絆住腳了啊？不想著回家啊？

一朵花含一聖胎，名書某甲亦奇哉，

諸上善人俱會處，何妨某亦在其中。

「一朵花含一聖胎」，極樂世界的每朵蓮花裡，都有念佛人的神識，這是聖胎。所以，我們在這個世間雖然是凡夫俗子，但是聖胎已經在極樂世界的蓮花裡孕育著了。

「名書某甲亦奇哉」，蓮花上都寫著我們的名字，如果有法名的，蓮花上就是法名。「某甲」，就是某某人的名字；「亦奇哉」，多神奇啊！好神奇啊！

「諸上善人俱會處」，這個地方好啊，這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的地方，來的人都是法界名流。

「何妨某亦在其中」，我也在裡邊，有什麼要緊的呢？

(3) 長行釋眷屬功德成就

我們再翻到長行部分，《聖教集》301頁。

莊嚴「眷屬」功德成就者，偈言「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故。

此云何不思議？

凡是雜生世界，若胎，若卵，若濕，若化，眷屬若干，苦樂萬品，以雜業故。彼安樂國土，莫非是阿彌陀如來正覺淨華之所

化生，同一念佛，無別道故，遠通夫法界之內，皆為兄弟也。

眷屬無量，焉可思議！

這一段主要是講眷屬很多，同時跟其他雜生世界作了個對比。

「凡是雜生世界，若胎，若卵，若濕，若化」，其他世界，要麼是胎生，我們人就是胎生，豬、牛、羊也是胎生；要麼是卵生，比如鳥、雞、魚；濕生，像蚊子、蒼蠅，還有一些蟲子也是。我以前吃桃，吃著吃著發現一個蟲子在裡邊，那個桃沒有任何縫隙，是完整的，蟲子是怎麼生的呢？當時就特別不理解，可能就是濕生；化生，鬼就是化生，地獄也是化生，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極樂世界也是化生。這是講生的形式不一樣。

「眷屬若干」，每個眾生生下來之後，跟他相關的父母、兄弟、親戚，各有不等，魚有魚的眷屬，馬有馬的眷屬，人有人的眷屬。魔王也有眷屬，魔子、魔孫、魔女，當時佛要成佛的時候，魔就帶著很多眷屬向佛發起進攻。

「苦樂萬品」，有的生活好一點，有的苦一點。

「以雜業故」，因為各各因不同，業不同，最終導致果上的顯現也都不一樣。

①念佛皆兄弟

「彼安樂國土，莫非是阿彌陀如來正覺淨華之所化生」，極樂世界不一樣，全都是化生，命運都一樣，眷屬也都一樣，而且非常多。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念佛，無別道故」，所以「遠通夫法界之內，皆為兄弟也」。如果你到了別的星球，看到一個外星人在念佛，「哦，你也是念佛的！」就相互擁抱一下，握握手，覺得特別親。

這個「通」，通的才遠。我們這個世間就靠道義去通，靠文化、思想去通，能通多遠啊？最多是從地球這邊到地球那邊，出了這個地球還能跟誰通？但是念佛就能通到整個法界。

這句話是脫胎於孔子的一句話。孔子有個弟子叫司馬牛，他沒有兄

弟。有一次，他很傷心地跟子夏說：「別人都有兄弟姐妹，就我沒有。」子夏就安慰他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假如一個君子有恭敬之心，講仁義道德，四海之內都是你的兄弟。這是安慰他的話，是道義上的兄弟，所以充其量就是四海之內，出不了這個地球。但是這裡曇鸞大師把「四海」改成「法界」，就更遠了。

什麼叫「無別道」呢？觀世音菩薩也是這條道，提婆達多如果念佛往生也是這條道，沒有別的道。不會因為你的根機好，你就特開一條捷徑；也不會因為你的根機不好，這條道就很坎坷、很崎嶇，不會的，都是一樣的道。

「皆為兄弟」是怎麼來的呢？這是來自《觀經》一句話：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念佛的人，就是人裡邊的芬陀利花。芬陀利花是各種蓮花裡最漂亮的，也就是大白蓮花，代表念佛人是人裡邊最勝的、最好的。

「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是他的朋友，而且不是普通朋友，「為其勝友」，是最好的朋友，最殊勝的朋友。

「當坐道場，生諸佛家」，這樣的人將來要成佛的，要生到佛家。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太子，佛是法王，我們就是法王子。在聖道門的經典裡，誰才是法王子呢？只有文殊師利菩薩才是法王子，他智慧第一。

所以，印光大師說念佛人是「太子墮地，貴壓群臣」。別看太子生下來什麼都不懂，在那唧唧呀呀學語，但是他很高貴，可能某個大臣已經九十歲了，一輩子功高德盛，但是貴不過在地上爬的太子。念佛的人，雖然他滿臉皺紋，滿頭白髮，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福報、沒什麼智慧的樣子，但是念佛人的高貴壓過已經修行到初地、二地的菩薩。這些菩薩已經分身無數，可以度化眾生，但是如果不念佛，我們比他高貴。所以說

「太子墮地，貴壓群臣」。

②眷屬無量

「眷屬無量，焉可思議！」眷屬特別多，多到不可思議。《無量壽經》裡說：

佛告彌勒：「於此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往生彼國。一一菩薩已曾供養無數諸佛，次如彌勒者也。諸小行菩薩及修習少功德者，不可稱計，皆當往生。」

「佛告彌勒：『於此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往生彼國』，這是說我們娑婆世界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連數目都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往生彼國」。

「一一菩薩已曾供養無數諸佛，次如彌勒者也」，當然，這說的是大菩薩。

「諸小行菩薩及修習少功德者，不可稱計，皆當往生」，當然，我們可能連這個都不算，我們是「無功德者」。

這是講我們這個世界往生去的，後邊又列了很多其他世界去的。其實佛的用意是告訴我們，諸佛世界都往生極樂世界，我們的眷屬很多很多。就好像我們去一個地方開會，主持人說「除了北京來的某某某，還有天津來的某某某，南京來的某某某」，就是這個意思，顯示出這是一個大會。

佛告彌勒：「不但我剎諸菩薩等往生彼國，他方佛土亦復如是。其第一佛，名曰遠照，彼有百八十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二佛，名曰寶藏，彼有九十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三佛，名曰無量音，彼有二百二十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四佛，名曰甘露味，彼有二百五十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五佛，名曰龍勝，彼有十四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六佛，名曰勝力，彼有萬四千菩薩，皆當往生。其第七佛，名曰師子，彼有五百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八佛，名曰離垢光，彼有八十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九佛，名曰德首，彼有六十億菩薩，

皆當往生。其第十佛，名曰妙德山，彼有六十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十一佛，名曰人王，彼有十億菩薩，皆當往生。其第十二佛，名曰無上華，彼有無數不可稱計諸菩薩眾，皆不退轉，智慧勇猛，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七日中，即能攝取百千億劫大士所修堅固之法。斯等菩薩，皆當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無畏，彼有七百九十億大菩薩眾，諸小菩薩及比丘等不可稱計，皆當往生。」

佛語彌勒：「不但此十四佛國中諸菩薩等當往生也，十方世界無量佛國其往生者亦復如是，甚多無數。我但說十方諸佛名號及菩薩、比丘生彼國者，晝夜一劫尚未能盡，我今為汝略說之耳。」

釋迦牟尼佛如果照著往生的名單來說，晝夜不停地說，一個大劫也說不完。希望我們的名字都在這個名單裡。

眷屬功德講完了，再看受用功德。

14. 受用功德

翻到《聖教集》254頁。

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為食。

此二句，名「莊嚴受用功德成就」。

(1) 判屬受用功德

「受用」這個詞，不光是指吃的，有很多受用，比如穿的怎麼樣，住的怎麼樣，這都是受用。只不過在種種受用裡，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為人如果穿不好、住不好，但是他的身體還可以存在。像街上的乞丐，都是吃不好、住不好，他沒地方住，只能在大橋底下睡一宿。但是不吃就不行，食是最基本的，沒有東西吃，生命就沒法維持。所以，食是種種受用裡最大的一個，它是跟生命休戚相關的。所以這一段主要是講吃的。

《楞嚴經》裡說：「一切眾生皆依食住。」一切眾生都得吃，沒有食就不行。當然，這個「食」不局限於一塊餅乾、一碗麵條，這裡說的「食」

是很廣的。一般說有「四食」，還有「九食」的說法。

「四食」，第一個叫段食；第二個叫觸食；第三個叫思食，也叫意思食；第四個叫識食。「段食」就是分段的，像我們一天吃三頓飯，一頓一頓的，這叫段食。「觸食」，比如我們摸到一個東西，感覺到舒服；包括眼睛看到一個東西，感覺很養眼；鼻子聞到香，手摸到比較舒服的東西，這都是觸食。「思食」，比如老人在臨終的時候想見誰一面，他身體的能量已經不夠了，但是因為有意念支撐著，所以他能在臨終前支撐一段時間，這就屬於思食。「識食」，從法相來講，人都有「八識」，前邊七個識都是從第八識裡出來的，這第八識就叫作識食。

這四種我們都有。欲界眾生需要「段食」，但是到了色界、無色界，「段食」就不用了，因為他們是化生，尤其是無色界的眾生，都沒有身體，無色界是沒有物質的，沒有物質就不需要「段食」了。所以，我們說色界的天人比較清淨，就是因為他們不用吃東西，也沒有新陳代謝，沒有排便等等。但是「識食」是所有眾生都有的，無色界也有。

這就是典型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吃，不只是吃飯菜，那只是一部分，其他的觸食、思食、識食也都在進行，只不過我們不知道。

關於「思食」，下面有一個公案，特別典型，就是「懸沙指袋，為相慰之方」，這出自《俱舍論》：

昔有一父，時遭饑饉，欲造他方。自既饑羸，二子嬰稚，意欲攜去，力所不任。以囊盛灰，掛於壁上。慰喻二子，云是麩囊，二子希望，多時延命。後有人至，取囊為開，子見是灰，望絕便死。

「昔有一父，時遭饑饉，欲造他方」，過去有一個父親，在饑荒年想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自既饑羸」，自己非常餓，餓到抱孩子的力氣都沒有了。

「二子嬰稚，意欲攜去，力所不任」，想要帶兩個孩子一塊走，結果一點力氣都沒有，勞心勞力，只好自己去。

「以囊盛灰，掛於壁上」，走之前他想了一個辦法，因為家裡也沒有吃的，他就找了一個袋子，懸在房樑上，袋子裡裝的是土灰。

「慰喻二子，云是粃囊」，他就跟兩個孩子說：「這裡面裝的都是糧食，你們等著我回來，給你們做大米白飯吃。」

「二子希望，多時延命」，這兩個小孩就天天看著那個袋子，每天等著父親回來，就沒有被餓死。

「後有人至，取囊為開，子見是灰，望絕便死」，結果來了一個人，就把那個袋子拿下來了，打開給兩個小孩看，「你們看，沒有糧食，這裡面是土灰」，那兩個小孩當場就死了。

這就是「思食」斷了，在他們的思想裡認為有糧食，就真的會支撐他們的生命；一看沒有糧食，立馬就死掉了。

除了「四食」，經典上還有「九食」的說法，就是這四種食再加上禪悅食、願食、念食、解脫食、喜食。歡喜也是食物，一個人總是不歡喜，心靈絕對是飢餓的，歡喜能夠長養一個人的精神，歡喜是特別好的食物。願食，「願」也是食物，比如一個人很有願力，有非常大的抱負，有非常大的志願，這些都能變成食物。

當然，後面這五種食只有聖人才有，前四種是所有眾生都有的，後面是聖人才具備的。像大迦葉發願，要在彌勒菩薩來的時候從雞足山出來，他也不用吃，就在山裡面打坐，這就是願力為食。

（2）何故興此願

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或探巢破卵，為饑饉之膳；或懸沙指袋，為相慰之方。嗚呼諸子，實可痛心！

是故興大悲願：「願我國土，以佛法、以禪定、以三昧為食，永絕他食之勞。」

①見有國土，因食造業

「佛本何故興此願？」佛為什麼發這樣的願呢？

「見有國土，或探巢破卵，為饑饉之膳」，因為看到有些地方的人為了吃而造罪造業，沒有東西吃就打獵、掏鳥蛋，做一頓好吃的。

「或懸沙指袋，為相慰之方」，或者在饑荒年代，沒有吃的，這就是剛才講的《俱舍論》裡的那個故事。

「嗚呼諸子，實可痛心！」眾生挨餓，真是一件可憐的事啊！

人在飢餓的狀態下，心智、思想等各方面都會有一些變化。人在飽足的時候是一種狀態，人在極度飢餓的情況下又是另外一種狀態。我們現在飽足的時候，就不太能想像古人「易子而食」的狀況。沒東西吃，又不能吃自己的小孩，所以就把自己的小孩跟別人的小孩換一換，你吃我的，我吃你的，這叫「易子而食」。類似的事有很多。不在飢餓的狀態下，就想像不出那個心理是怎樣的，飢餓會極大地改變人的狀態。

《無量壽經》裡有一句話，叫「拔諸勤苦生死根本」，這是法藏比丘發的願。因為他看到眾生太苦了，而且這個苦又很勤，又勤又苦。世界上沒有懶人，只要為了吃，為了食物，都會變得勤勞。

尤其是中國人，在吃的方面特別厲害，所謂「民以食為天」。見面都是問「吃了沒有？」外國人都不理解。小孩生下來吃一頓，滿月吃一頓，滿週歲吃一頓，每年生日也吃一頓，上學吃一頓，喬遷之喜吃一頓，過年過節吃一頓，結婚吃一頓，離婚吃一頓，聚會吃一頓……感覺中國人能想出很多理由來吃一頓。

吃的東西也特別豐富，天上除了飛機不吃，地上除了汽車、桌子板凳不吃，幾乎什麼都能吃。人有時候比動物殘忍，動物只在餓的時候才捕殺食物，像豹子、虎，餓的時候牠才會找食物。人不一樣，吃得飽飽的都會吃各種東西。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人比動物要殘忍。

而且，人有時候傷害對方，不只是身體上的，精神上的傷害更深。魯迅的《狂人日記》裡有一段話：「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仔細想想，其實說的是對的。

所以，難怪阿彌陀佛都說了，「嗚呼諸子，實可痛心！」實在痛心啊！

②故興悲願，永絕他食之勞

後面還有一句，叫「永絕他食之勞」，就是希望我這個願望成就之後，眾生再也不用為吃這件事、為食物這件事而「勤苦生死」了。

很多造罪造業都是在追求食物的過程中。而且，一旦「食勞」被斷絕之後，其他的「勞」亦免，其他的種種「勞」就都沒有了。

怎麼「絕食勞」呢？阿彌陀佛說：「我來給你們做飯吃。」所以，後邊就講到「彼諸人天若須食時，百味嘉餚羅列在前，眼見色，鼻聞香，身受適悅，自然飽足。訖已化去，若須復現。其事在經」。「其事在經」，這個「經」是指《無量壽經》。《無量壽經》的原文說：

若欲食時，七寶鉢器自然在前：金、銀、琉璃、砮磈、瑪瑙、珊瑚、琥珀、明月、真珠，如是諸鉢，隨意而至。百味飲食，自然盈滿。雖有此食，實無食者，但見色聞香，意以為食，自然飽足。身心柔軟，無所味著。事已化去，時至復現。

想吃飯的時候，七寶鉢器自然就出現了，或者是金鉢，或者是銀鉢，或者是珊瑚鉢、砮磈鉢、瑪瑙鉢，你想要什麼鉢就有什麼鉢。鉢裡就有百味飲食，自然在你面前。

「雖有此食，實無食者，但見色聞香」，看一看、聞一聞就可以了，這也是「觸食」。

「意以為食」，意念上吃到了，就真的吃到了。人要是有了這個本事就好了。記得我們剛來書屋的時候，到飯點找飯吃，就覺得好麻煩。為了吃飯這件事，一天要費好多時間。一天三頓，一頓都要花好長時間，做飯、洗菜。

而且在極樂世界吃完了之後，「自然飽足，身心柔軟，無所味著」，這句話最主要。我們吃完之後就有「著」，吃完之後還想吃，好吃的東西下次還要吃；隔一段時間不吃不行，「我得去吃一頓」。很多人吃不了素，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有「著」，他很執著肉味，一段時間不吃就不行。

「事已化去，時至復現」，連鍋碗瓢盆都不用洗，阿彌陀佛都幫你洗了，真好。

③愛樂佛法味

後邊還講到一個吃飯的故事：

「愛樂佛法味」者，如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六十小劫，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小劫，謂如食頃，無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

這是一個典故。《法華經》裡說，有一尊佛叫日月燈明佛，他在給眾生說《法華經》的時候，說了多長時間呢？說了六十小劫，很長啊。但是下面聽法的人就像吃了一頓飯的工夫，「謂如食頃」。一頓飯多長時間？十幾二十分鐘，最多半個小時。但是六十小劫過去了。

「無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你們現在才聽多長時間？兩點鐘開始，現在四點十八，將近兩個半小時，有些人已經坐不住了。

我上大學的時候，聽有些老師的講座，就有那種感覺，剛坐下，一會兒就過去了，因為他講得特別好，像一根線一樣牽著你，不知不覺時間就過去了。人在做快樂的事的時候，就會感覺很快，所以叫「快樂」。

「快樂」這個詞應該倒過來，不是因為「快」才「樂」，「快」的東西不一定「樂」；反過來才是對的，因為「樂」才覺得「快」。人在做自己覺得很有樂趣的事情，沉浸在其中的時候，就會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嗖」地一下；反過來，如果碰到苦惱的事，就會覺得日子很煎熬。

當然，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像我們就感覺在寺院挺好，在寺院過得挺快。記得當初帶了一個朋友去寺院住，他沒什麼信仰，剛到寺院就想回去，「這是什麼地方啊？要空調沒空調，要肉沒肉，要酒沒酒，每天還得繞著圈念佛」，他待不了。那天晚上，估計他可能像熬了一年一樣。

這件事也說明時間是有彈性的，時間可以拉長，也可以縮短。所以，時間並不是一個定量的東西，時間本來就是心念的妄動。

我前兩天看「芝諾悖論」，可能有人聽過，這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

一個悖論。它是講什麼呢？芝諾跟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時代的，跟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佛差不多都是一個時代的，就是公元前三四百年、四五百年。所謂「悖論」，就是解釋不清楚，當時把亞里士多德為首的所有人都難倒了。這是公元前的事，一直到十六世紀才被解決。

這個悖論就跟時間有關係，它是怎麼說的呢？當時希臘有一個短跑冠軍，叫阿基裡斯，跑得特別快，估計比現在的博爾特還快。芝諾就說，阿基裡斯永遠追不上一隻在他前邊爬的烏龜。烏龜爬得多慢啊！因此所有人都不相信。芝諾就說，「你不相信，我演示給你看」。

比如這是起跑線，阿基裡斯在這條線後邊，烏龜的起跑線在他前面100米，他們跑的方向是一樣的。但是他們起跑的位置不一樣，烏龜在他前面一點。時間是一樣的，他們同時往前跑。芝諾說，這個短跑冠軍永遠也追不上烏龜。為什麼呢？阿基裡斯從這裡起跑，他起跑的時候烏龜已經在爬了，不管牠爬得多慢，牠已經在爬了。阿基裡斯要跑到烏龜的起跑線那裡，得需要花時間，哪怕是很短的時間。但是經過這段時間之後，這只烏龜已經往前爬了。因為但凡用了時間，哪怕烏龜的速度再慢，牠也會往前爬。當阿基裡斯跑到烏龜的起跑線那裡之後，他跟烏龜之間又有了距離，雖然距離比上次短了，但是又需要花時間去彌合這段距離。在這個過程中，烏龜又往前爬了；阿基裡斯再跑，烏龜又往前爬了……不管阿基裡斯怎麼跑，只要他彌合他們之間的距離，烏龜就會往前爬，他們之間就會有距離。換句話說，他永遠也追不上烏龜。

你們想想是不是這樣？事實上不是這樣，三歲小孩都知道烏龜絕對跑不過人。但是怎麼破呢？還真沒辦法。當時古希臘有個人想這個問題，最後想瘋了，明明就會追上烏龜，但就是解釋不通，結果瘋掉了。像亞里士多德都被難倒了。後來微積點發明之後，一直到牛頓的時候，才解決這個問題，他能夠精確算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以多少秒的速度超過烏龜，用數學模型可以算出來。

所以，有時候就是我們眼前很普通的一件事，其實都很難解釋清楚。但如果是佛教來解釋，其實就比較簡單——非阿基裡斯動，非烏龜動，

仁者心動。

芝諾提出來好幾個悖論，除了這個還有一些。比如一支箭在空中飛，在沒有任何參照物的情況下，這支箭在飛的過程中是靜止的。如果以桌子或大地為對比，箭就是動的。但是沒有任何的參照，它只是在空中飛，你說它是動還是靜呢？

所以，時間是虛幻的，物質、時間、空間都是虛幻的。

為什麼我們等人的時候就覺得時間好長啊？等得越急切，女朋友在等男朋友，十年沒見了，一分鐘像一年一樣。為什麼？在等的過程中，念頭不斷地起來，念頭多，時間就拉長，「怎麼還沒來？」為什麼在快樂的時候時間會快？因為你在這樣的過程中是不起念頭的，或者起的念頭很少，時間就會快。人在全神貫注地做一件事的時候，就特別快。對我來說，每個禮拜六的下午就過得特別快，因為沒有別的念頭，很投入。所以，對時間的感受，是跟你內心念頭的起伏成反比的，念頭越多時間越慢，念頭越少時間越快。

佛菩薩如如不動，完全沒有念頭，沒有心念的波動，所以就沒有時間。

(3) 長行釋受用功德

莊嚴「受用」功德成就者，偈言「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為食」故。此云何不思議？

不食而資命，蓋所資有以也，豈不是如來滿本願乎？

前面講到吃飯的問題，因為受用有很多種，是從眾多的受用裡選取了一種，就是吃飯這個問題，然後講到極樂世界是怎麼吃飯的，「彼諸人天若須食時，百味嘉餚羅列在前，眼見色，鼻聞香，身受適悅，自然飽足。訖已化去，若須復現。其事在經」。

① 不食而資命

這裡是接著前面的，也是同樣的意思，只不過說得更加簡練。

前面講到，在極樂世界吃飯，不像我們這個世界吃飯的時候，真的

把一個東西放到嘴裡嚼，嚼爛了嚥下去，然後消化，等等。沒有這個過程，是「眼見色，鼻聞香，身受適悅，自然飽足」，也就是《大經》裡說的「意以為食」。

這裡又講到「不食而資命」，並沒有像在我們這個世界，真的吃了一個東西；但是在我們這個世界，如果不吃就不行，「人是鐵飯是鋼」，不吃飯走路都沒勁，一段時間不吃飯的話，就不行了。在極樂世界，表面上沒有吃，但是生命同樣得到滋養，叫「不食而資命」。

「蓋所資有以也」，一定是有原因的，是什麼在滋養極樂世界的菩薩們呢？極樂世界的菩薩動力很足啊，能量很飽滿啊，在全法界到處供養十方諸佛。這個力量來自於哪裡呢？

「豈不是如來滿本願乎？」這是阿彌陀佛提供的力量。

②佛願為我命

乘佛願為我命，焉可思議！

用更簡練的話來說，就是「乘佛願為我命」。往生極樂世界之後，我們的命是哪來的呢？是以佛願為我命，佛的願力鑄成我的生命。

「焉可思議！」這怎麼可思議呢？

在這個世間，我們的生命是從哪來的？「乘業力為我命」，我們的身體、生命、遭遇等等，都是業力所成。在極樂世界是「乘佛願為我命」。當然，在這個世界，念佛人往生之前，也可以部分體會到「乘佛願為我命」。

我們有一位法師，有一天手舞足蹈地跟別人說：「我感覺我什麼都不缺，但是我又感覺什麼都沒有。」這是最好的狀態，也不缺什麼，但是又感覺什麼都沒有，你該用到的時候，它就出現了。極樂世界就是這樣，「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想吃的，吃的就來了；想穿的，衣服就來了。

在往生之前，如果對阿彌陀佛的願力體會得深，其實可以部分感受到「乘佛願為我命」。雖然達不到極樂世界那種狀態，想什麼當下就來，但是可以部分得到。

我們今天講了眷屬功德和受用功德。我們都希望自己的眷屬有好的受用。中國人在辦喪事的時候，會燒很多紙馬、紙車，現在還有紙冰箱、紙飛機……不就是想讓亡者有好的受用嗎？這是一種很樸素、很直接的表達。我們也一樣，我們都希望自己的眷屬得到好的受用，最好的受用就是去極樂世界，「家親眷屬永團聚，光壽如同大願王」。有好的受用，但是沒有壽命也不行。錢還在，命沒了，錢有什麼用？所以要有壽命，到了極樂世界就是無量壽。

15. 無諸難功德

翻到《聖教集》255頁。

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

此二句，名「莊嚴無諸難功德成就」。

(1) 判屬無諸難功德

「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這叫無諸難功德成就。

「永離身心惱」，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永遠離開身心的煩惱。煩惱有兩種，有身的煩惱，還有心的煩惱。

「受樂常無間」，永遠享受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快樂，而且這種快樂是永恆的，沒有間斷的。不像我們這個世間，今天樂，明天不樂，後天又樂，樂極又生悲，悲極又生樂。極樂世界不是這樣的，一樂永樂，而且永不消滅。

這是字面意思。

天親菩薩把這首偈子叫作無諸難功德成就，但是「無諸難」好像只概括了這首偈子一半的內容，也就是「永離身心惱」，離開了身心的煩惱就沒有諸難了；似乎少了後面「受樂常無間」的內容，受樂沒有概括進來。

其實，離開諸難就已經是安樂了。極樂世界又叫安樂世界。不平安就是有災難，大難小難；離開諸難，就平安了。有安才有樂，所以安是

第一步。

就像這張桌子，上面擺了很多東西，這就好比我們所求很多，這個也想要，那個也想要，全都擺在桌子上。結果桌子翻了，所有東西就都不是你的了。所以什麼最重要？平安最重要。有再多的錢、財富、名位、名利，結果被車撞死了，一切都跟你沒有關係了。

（2）何故興此願

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或朝預袞寵，夕惶斧鉞；或幼舍蓬藜，長列方丈；或鳴笳道出，歷經催還；有如是等種種違奪。

「佛本何故興此願？」佛在因地的時候為什麼要發這樣的願呢？下面舉了三個例子。

①朝預袞寵，夕惶斧鉞

第一個例子是政治上的。

「或朝預袞寵」，「朝」是早上。「預」有好多種解釋。一種解釋，「預」通「豫」，就是安樂的意思；還有一種解釋，就是在皇寵的範圍之內。「袞」，本來是形容衣服的，繡有龍紋的衣服叫作「袞」。這樣的衣服往往是皇帝賜的，皇帝很寵愛某一個大臣，就賜給他一件有龍紋的衣服。所以「袞」是一種象徵，代表皇帝的寵愛。「朝預袞寵」，就是早上獲得了皇帝的寵愛。

「夕惶斧鉞」，「朝」和「夕」是相對的，早上還得寵呢，晚上就「夕惶斧鉞」。「惶」是惶恐不安；「斧」是斧頭；「鉞」也是一種兵器，我們看電視劇、電影裡，有一種兵器，左邊有刃，像斧子一樣的刃，右邊也有刃，那種兵器就叫作鉞。斧和鉞是兩種兵器，都是過去砍頭用的。前面是「袞」，這裡是「斧鉞」。「袞」代表寵，「斧鉞」不光代表失寵，是一刀下去要砍頭的。早上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呢，到了晚上腦袋都不知道到哪去了。其實翻開二十四史，這種例子很多，伴君如伴虎。

白居易有一首詩叫《太行路》，跟這首偈子的意思很接近，裡面有兩句是：

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

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早上還承皇恩呢，晚上就賜一條白綾，「你去上吊吧！」或者賜一杯毒酒給你喝。

「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人生的路很難，這個難不在於有山山水水、溝溝坎坎，很多難是因為「只在人情反覆間」。

「反覆」，翻手成雲，覆手為雨；早上可以這樣，晚上可以那樣。因為人情是多變的，最不可靠的就是人情。所以我們學佛人一般不講人情，我們講法情、道情。因為人情裡包含很多利害關係。人都是自保的，前一天我需要你，我就對你好得很；後一天你可能會威脅到我，那不行，你不先掉腦袋，明天我的腦袋可能就先掉了，我得讓你的腦袋先掉。所以有個詞叫「股掌之間」。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臣很危險，那最上面的皇帝就安全嗎？也不安全，我們看歷史就知道了。離我們這裡十分鐘路程的景山公園，就是崇禎皇帝吊死的地方。在當時的時代，他不是最大的嗎？但是結果怎麼樣呢？這樣的例子非常多。

總之，弄權的最後就會被權所弄。你支配什麼，就被什麼所支配；你控制什麼，就被什麼所控制。所以，不要以為管人很威風，其實最可憐；你管多少人，就被多少人管。

《紅樓夢》裡，甄士隱聽了《好了歌》之後就說：「我給你註解一下吧！」註解完，他也出家了。他註解的幾句跟這首偈子也很像：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什麼意思呢？現在看這間房子很破敗，空空如也。「笏」，大臣上朝的時候會拿一個白色的東西，那個就是笏，代表官位。「當年笏滿床」，當年可是一路做官做上去的，滿床的笏都堆在那裡。

「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院子裡長滿了草，但這裡曾經是大家唱歌跳舞的地方，很熱鬧，很繁華。

後邊還有一句：

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總覺得自己頭上的紗帽太小了，「你看，人家都是部長了，我才是局長，不行，我要努努力！」到處鑽營、送禮、走後門，使勁往上鑽。結果「致使鎖枷槓」，古代的枷鎖都是木頭的。

「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昨天還嫌自己的破襖不能暖身，結果第二天皇帝賜恩，你陞官加爵了，皇帝還賜了一件紫蟒袍給你，「哎呀，怎麼這麼長啊！」這好像是出其不意的橫福。有橫禍，也有橫福。飛來橫福，沒想到，「皇帝怎麼看上我了呢？」我們說災難不好，飛來的橫福就一定是好的嗎？不一定。

②幼舍蓬藜，長列方丈

我們看第二句，「或幼舍蓬藜，長列方丈」，小時候很窮，「蓬藜」就是蓬戶藜床，很簡陋的房子、坐榻；長大成人之後「長列方丈」，「方丈」是海上的仙山，有三座仙山，分別是蓬萊、方丈，還有瀛州。「方丈」代表很豪華，因為是仙人所居的地方，像帝王的宮殿一樣。小時候過苦日子，結果長大了有種種受用，沒想到啊，這是洪福無量。就像剛才說的，「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這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這樣就好嗎？明明是講無諸難功德，怎麼會把一件飛來橫福的事放在這裡呢？其實這也是難，這裡邊包藏著難。在我們娑婆世界，福跟禍是分不開的。妙悟法師說，福就像手心，禍就像手背。有了手心能沒有手背嗎？有了手背能沒有手心嗎？所以禍福一定是連著的。老子最懂這個道理，他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是連帶在一起的。

就像鐘擺一樣，往左邊擺，福來了。擺到頭的時候，就有一個力在往回拉，就要擺回去。所以福來了，禍就藏在裡邊，就要往回拉。中心點是沒有禍也沒有福，結果突破了這個中心點，又來禍了。禍來到頭上的時候，又有一個福的力在往回拉。人就像這個鐘擺，或者福，或者禍。

其實，什麼都不如沒有福、沒有禍的好。不要有福，也不要禍，

平靜，平平常常的。妙悟法師有句話說：「如果一百斤的石頭會壓斷你的腰桿，則一百斤的黃金也同樣會壓斷你的腰桿。」「一百斤的石頭」代表禍，「一百斤的黃金」代表福，如果沒有力量承受，對你來說都是難，所以不要祈求洪福。

③鳴笳道出，歷經催還

第三種情況是「鳴笳道出，歷經催還」。「笳」是一種樂器，就是胡笳，漢朝的時候在西域流行，有點像笛子。它是幹什麼用的呢？作戰的時候，白天拿旗子指揮，旗子往哪個方向，大家就往哪個方向沖；旗子一停，大家就停，大家都看旗子。晚上看不見旗子怎麼辦呢？就聽胡笳的聲音，有點像現在軍隊裡吹的軍號。

「鳴笳道出」，大部隊從京城開赴前線。結果「歷經催還」，沒走兩步，剛走到半路，皇帝有令，「撤軍，撤回來！」

這讓我們想到歷史上的哪一幕？最典型的就是岳飛。本來他抱著精忠報國之志，要跟金國打一仗，而且很有可能會打勝，結果被秦檜所害，被皇帝下令召回來了。

④種種違奪，虛作住持

「有如是等種種違奪」，這就是違奪相，也就是跟自己的意願相違背。明明想精忠報國，結果被小人所害，心意被人所奪。其實這三種都是違奪相，就是心中的願望不能滿足，而且跟自己的願望正好反過來。

「朝預袞寵」，誰不想天天被皇帝寵啊？結果晚上就「夕惶斧鉞」。

《往生論註》另外一個地方也講到類似的情況，就是不虛作住持功德。「虛作住持」，是什麼東西在控制這些事情的變化呢？是業力；因為業力是虛妄的，所以這些通通都是「虛作住持」，沒有一件我們能真正掌控的事，我們都無力掌控。這就是一切諸難的來源，因為是「虛作住持」，「虛」就是不實、不真。

是故願言：「使我國土，安樂相續，畢竟無間。」

所以法藏比丘就發願說：「希望我成佛時的極樂世界，來生到我的世界的眾生永享安樂，而且安樂是相續無間的。」

(3) 釋「身心惱」

下面解釋「惱」，因為前面說「永離身心惱」，所以就解釋了什麼叫身惱，什麼叫心惱。

身惱者，飢渴、寒熱、殺害等也；心惱者，是非、得失、三毒等也。

身惱就是身上的煩惱，或者受種種飢渴，或者冷了熱了，或者被傷害，甚至被殺害。

心惱就是「是非」，是是非非，或者被人說是非；「得失」，得到了，失去了；「三毒」，就是貪瞋癡。

① 瞋心通地獄

煩惱裡大的煩惱就是「難」。煩惱有很多，我們每天也都很煩惱，但是煩惱的人不一定都有「難」，「難」是煩惱裡比較大的。

最明顯的就是前幾天發生的一件事，我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在重慶，一輛公交車開到江上的時候，一名女乘客想在前一站下車，結果坐過了，她就想讓司機把她放下來，然後就吵起來了，她還打了司機幾下。現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司機故意所為，還是在這個過程中失手，這輛公交車就直接衝到江裡了，全車的人都掉到江裡，死了十五個人。網上有當時公交車上的視頻，非常清楚，挺嚇人的。這就是煩惱，「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瞋心是通地獄的。

古代有一個禪師，有一個居士問這位禪師：「什麼是地獄？我不相信有地獄，你指給我看看？」這個人以前是將軍，禪師就說：「你這個將軍，這都不懂，真是狗屁！」就罵了他一頓。結果這個將軍火氣很大，舉起刀就要殺禪師。禪師就說：「你看，這就是地獄。」怒火中燒不就是地獄嗎？將軍趕快就起了慚愧心：「哎呀，對不起，對不起。」就給禪師道歉。然後又問：「那天堂在哪兒？」「天堂就在這兒。」就在他的懺悔

心裡。

確實，人的瞋心、瞋怒很大的時候，就在地獄之中。而且感覺瞋心跟死亡之間就像有一條快捷通道一樣，有很多這樣的事。像馬加爵，一氣之下，把同宿舍的四個人全殺了。因為人在瞋心的時候沒有理智，智商下降到零。所以，發火的時候不要做任何決定，不要做任何動作，也不要跟任何人說任何話，用被子蒙起來睡大覺。因為那個時候你的所作所為，事後都會後悔。

②煩惱的種類

煩惱有很多種，經上有很多分法。一種說有一百零八種煩惱。為什麼佛珠是一百零八顆呢？有一部經叫《佛說木患子經》，裡面說一顆佛珠滅一個煩惱，有一百零八種煩惱，就用一百零八顆佛珠來滅。當然，這是一種方便說法。

哪一百零八種煩惱呢？這一百零八種煩惱不像經中說的「八萬四千」，「八萬四千」是想說明多，而一百零八種煩惱是真的有一百零八種，就是八十八種見惑加上十種思惑，再加上十纏，正好是一百零八種。十纏，就是無慚；無愧；嫉，就是嫉妒；慳，就是慳吝；悔；眠，就是睡覺，睡覺也是煩惱相；昏沉；掉舉，就是太活躍了，腦子想東想西，天上天下，想要靜下來，不行；忿，就是忿恨；覆，就是愚癡的狀態。

這一百零八種煩惱再歸結成三類，就是貪、瞋、癡。可以說，人所有的煩惱都是從貪瞋癡引發來的，這是根本煩惱。我們念的《懺悔偈》就說：「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貪瞋癡再歸納起來，哪一個是根本呢？貪是最根本的。為什麼會發火？因為貪的東西得不到，或者在索求的過程中，被某個人或某件事阻礙住了，你不就火了嗎？癡跟貪似乎沒什麼關係，其實有關係。有一句話叫作「利慾熏心」，貪慾心起來的時候，心就像被油蒙蔽了一樣，就看不清楚了，被油蒙了。這個油是什麼？就是貪，貪念一起就傻了。不是

先傻後貪，是先貪後傻。當然，這兩個也是相互影響的，傻了才會貪。

③大怖不過死

在世俗間最大的難就是死亡。因為別的難再大，命還留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果青山沒有了，柴就沒有了，土也沒有了。所以，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命有樣樣有，命無樣樣無，這是最基本的。

經上有句話叫「大怖不過死」，最大的恐怖，沒有超過死亡這件事的。有人執著書法，有人執著畫畫，有人執著音樂，有人執著學問，有人執著金銀財寶……所有的執著碰到死，通通都跟你沒關係了。你還能把你的錢財帶到棺材裡嗎？通通都跟你沒關係了。

《普賢行願品》裡有一段說得特別好：

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

臨命終時，一切的國城、妻子、眷屬、車馬、象卒，悉皆散去，一樣都抓不著，萬般帶不去，一生抱持的所有東西都拋棄了你，多可憐啊！乃至最後，這個身體也拋棄了你。你每天對這個身體那麼好，抹粉擦油的，每天洗，每天餵東西，花了不少錢在上面，結果它背叛了你，棄你而去。所以，臨終的時候心有不甘啊！

不僅身體痛，心不甘，被拋棄，還有一個最大的痛苦，就是未來不可測，「我這口氣吐出去之後，我要去哪兒呢？等待我的是什麼呢？」不知道，這是最恐怖的。

④念佛人瀟灑往生

好在佛來到我們這個世界了，如果佛不來到這個世界，或者來到這個世界但是沒有講淨土法門，則一切眾生「俱摧死地」，沒有一個活得成，這是善導大師說的。不過，有淨土法門就不一樣了，可以瀟灑瀟灑了。

有一位蓮友，以前流通佛教光盤。有一個姓李的女居士，四十五歲左右，經常到他那裡買好多光盤，結緣給周圍的蓮友、朋友。她經常是騎著自行車去。有一次，她帶著她妹妹去了，說：「以後我妹妹會到你這裡買光盤，我不來了。」我們這位蓮友當時心裡想：「我是不是得罪了你了？怎麼不來了？」這個女居士是一個風風火火的人，說話聲音大，脾氣也大。她說：「我得馬上走。」問她去哪兒，她說要去梁鄉看父母。當時她臉色不太好，有點發灰，她說是這兩天有點感冒。過了三天，她妹妹來了，我們這位蓮友就問她：「你姐怎麼沒來啊？」她說她姐姐往生了。

這位女居士知道自己要往生，往生那天，她在樓下一邊走一邊念佛，吵得鄰居報警了。她丈夫的工作單位就在她住的大院裡，所以這邊一報警，她老公就從單位跑回來了。回來之後，看到她媳婦在樓下大聲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邊走一邊念，中午的時候吵人睡覺，她老公就把她拉到樓上去了，她還挺不樂意的。因為她知道自己要往生，所以打算表演一下，想站在樓下往生。結果沒如願，她老公把她拉到樓上去了。上樓之後，她還挺不開心的，就靠在床上盤著腿念佛，念著佛就往生了。這是真人真事。

所以，念佛人就不經歷這個最大的難，不像一般人要經歷死苦。死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經上說如生龜剝殼、活牛剝皮，是很痛苦的。但是，像這位女居士的情況，就完全不經歷死苦，而且提前知道自己要走，還很坦然地跟別人告別。

⑤不聞佛法難

還有一種難，比死亡還大，叫「不聞佛法難」，是經上說的「三途八難」之一。

「三途」，就是火途、刀途、血途。火途就是地獄道，刀途就是畜生道，血途就是鬼道，這就是三惡道。

「三途」跟「八難」是並稱的。「八難」裡有三個難跟「三途」是一

樣的，就是地獄難、餓鬼難、畜生難。這三惡道也不是絕對不能聞佛法，只不過很難，特別像無間地獄，根本就沒有空閒。極樂世界是「受樂常無間」，無間地獄是「受苦常無間」，沒有一秒鐘休息，怎麼聞佛法？

「八難」，除了三惡道之難，第四種是長壽天難。長壽天是色界的第四層天，我以前講過，這層天的天人就像凍魚，思維是停滯的，沒有反應，所以他們聞法也很困難。

第五種，北俱蘆洲難。因為那裡生活太好了，佛一般不會去那裡講佛法。那裡的人壽命都是一千歲，沒有任何一個人夭折；物質極大豐富，太享受了。所以，即便有佛法，對他們來說也沒有吸引力，他們不會想到解脫。

第六種，盲聾瘖啞難，盲人、聾人，或者啞巴，就是有各種殘疾的人。

第七種，世智辯聰難。估計在座很多人過去都是這樣的，身邊這樣的人也不少，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盛產這樣的人。超級聰明，學歷非常高，人生經驗也豐富（當然，都是世俗的經驗），辯才又好，我們一圈人都辯不過他，他參加辯論大賽都是冠軍。

佛為什麼把他歸為「三途八難」之一呢？這種人倒不是聞法難，是讓他信服很難。你給他說一個道理，他能用一百條道理給你駁回去；說十條，他用一千條駁回去。這種人多半都是「我見」特別深，自我的知見非常重。他有一套他的道理，甚至有他的一套哲學體系。他的哲學體系就像一座城一樣，你攻不進去的。這樣的人很多，在我們這個時代尤其多，心不開放，你還沒跟他辯，他已經認定你輸了，你還沒跟他辯，他已經認定自己贏了。

所以，有時候太聰明不見得是好事，傻乎乎的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人太聰明就很機敏，心裡的想法就多，不容易靜定。聰明人往往喜歡走捷徑，甚至容易諂曲、虛偽。因為他腦子轉得快，你跟他說什麼，他繞一圈就圓融過去了，性格不質樸。

第八種，生在佛前佛後難。佛還沒來，他先來了；或者法都滅盡了，

他才來，沒趕上。要麼來太早，要麼沒趕上，這就是時機的問題。前面七種難他都沒有，但就是沒趕上好時候。

「八難」，這個災難也不小，嚴格來說比死亡的難還重。因為即便不能脫離死難，但是能聞到佛法，就可以超脫死亡，聞到佛法人生就有轉機。

像金庸就算有福報的。他有福報，還得感謝他大兒子在美國讀書自殺這件事。按說這是巨大的災難，巨大的痛苦。據金庸自己說，他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大兒子。這件事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但是反而成為他追求佛法、跟佛法結緣的一種契機。當時他就找各種書看，尋求慰藉，讓心沒那麼痛。看著看著就看到了佛經，看到《阿含經》上的一個典故，他當時在心裡就講了一句話：「真理是在這裡了，一定是這樣。」

「真理就在這裡了」，我覺得每個學佛人心裡都曾經有這句話，或者是聽某個人說什麼的時候，「哇！真理就在這裡了，一定是這樣」；或者是看某本書的時候，「真理在這兒！」

我有兩次這樣的經歷。一次是讀高中，初接觸佛教的時候，有過一次這種感受；另外一次是已經信佛了，但是無力了生脫死，山窮水盡的時候，突然看到師父的幾本書，「真理一定是在這裡了！解脫的道路一定是在這裡了！」就有這種感受。

像法然上人，他是日本淨土宗的祖師，他也是這樣的經歷。《大藏經》他看了五遍，《觀經疏》又單獨看了三遍，一共看了八遍。當他看到「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看到這句話的時候，「解脫之路就在這裡了！」然後淚流滿面，半夜高聲唱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4）釋「樂」

①極樂之樂

後面還有一句「受樂常無間」，極樂世界受的樂，跟我們這個世間

的樂是一樣的嗎？特別想吃一個好吃的，吃著了，好快樂啊；特別喜歡一件好看的衣服，總算有錢買下來了，好快樂啊；或者想去哪玩，終於去了。極樂世界的樂跟這些樂是一樣的嗎？（眾答：不是。）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這個世間五欲的快樂，是跟苦對應的。有苦就有樂。比如吃到好吃的，這是樂，但是餓兩頓就苦了，所以苦樂是對著的；出去玩是樂，把你關在屋裡就很苦。樂的反面，也就是導致你樂的那個狀況反過來，就是苦的。所以，娑婆世界的樂是對治的樂，是有對待性的，或者說有相對性，而且是不確定性的。比如愛吃辣的人，吃到辣就快樂得很；不能吃辣的人吃到辣，就很痛苦。可見快樂是沒有固定性的。什麼事都是這樣，都是相對性的。

極樂世界的樂不是這樣的，它沒有相對性，是純然的、絕對的；而且是永恆的，不會今天多一點，明天少一點，沒有變化，是恆定的；而且不受任何染污，是由內而外的，由內而發的，不是受到外界的某一種刺激而引發的，比如財色名食睡，不受外境的影響。

②樂的種類

看《聖教集》329頁。

「樂」有三種：一者外樂，謂五識所生樂；二者內樂，謂初禪、二禪、三禪意識所生樂；三者法樂樂，謂智慧所生樂。

「一者外樂，謂五識所生樂」，「五識」就是眼耳鼻舌身。

「二者內樂，謂初禪、二禪、三禪意識所生樂」，就是禪定之樂。禪定會帶來快樂，三界最快樂的就是三禪之樂。所以，佛有時候比喻極樂世界的樂，會說「猶如比丘得滅盡定」，這就是三禪之樂，它是三界裡快樂的頂峰。

「三者法樂樂，謂智慧所生樂」，這從法上生出來的。

極樂世界的樂，不是第一種，也不是第二種，而是第三種，就是法樂樂；當然，第二種樂也含在裡面，它是在一種更高層次的禪定之中。換句話說，極樂世界的樂是從自性中生發出來的、超越苦樂的樂；而且

是從智慧所生的，不是傻樂，是智慧樂。所以，天親菩薩把這種樂叫作「妙樂」，後面說「妙樂勝真心」，「妙」就是好，「真」就是不虛偽、不顛倒，也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那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外樂大家最熟悉，每天都在追求。有一次，我在一百多米高的三十幾層樓上往下看，人很小，車都像火柴盒一樣。看下面的人熙熙攘攘、來來去去，其實都在找自己的樂。不管是賺錢也好，還是幹什麼也好，都有目的性，都在找他認定的快樂的事。所以，眾生都是厭苦求樂的，不光人是這樣，動物也是這樣。

③搔癢之樂

外樂的本質是什麼呢？佛一句話就講明白了，全是「搔癢之樂」。什麼叫「搔癢之樂」呢？後背癢，撓一撓，好舒服啊。我小時候，我爺爺最喜歡讓我給他撓後背，特別舒服。我們都有這種經歷吧？沒有誰從小到大身上沒癢過，癢的時候撓一撓很舒服。

佛說，人追求外境所得到的快樂都是「搔癢之樂」。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就是金庸說的慾望、貪心。慾望一起就開始癢了，有一句話叫「心癢癢」。看到別人住二百平米的房子，本來沒什麼感覺，結果去人家坐了一會兒，「真好啊！」就癢癢了。慾望一起來，就開始癢了。然後就開始撓，賺錢，賺了十年，總算買到了。買到的那一下就是撓的那一下，「真舒服啊！」這一下過去之後，這個癢解決了，但是很快別的慾望又起來了，別的地方又癢了，再撓……人生就是不斷撓癢的過程，不是嗎？所以，佛在經上說：「搔癢則安樂，無癢更安樂。具世欲安樂，無慾更安樂。」

(5) 長行釋無諸難功德

我們再看長行部分，翻到《聖教集》302頁。

莊嚴「無諸難」功德成就者，偈言「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故。

此云何不思議？

經言：「身為苦器，心為惱端。」而彼有身有心，而受樂無間，安可思議！

「經言」，沒有具體指明引自哪部經，但是很多經典都有這樣的意思。

「身為苦器，心為惱端」，一切苦從哪裡來？跟身體有關係。就像老子說的：「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器」就是器皿。苦裝在哪裡？就裝在身體裡，沒有身體，苦就無處可裝。「端」是來源的意思，一切煩惱的來源就是這個心。

沒有身、沒有心，這是聖道門斷除一切煩惱的方法，就是除我執、法執、人我執、法我執。最終四大假合的身也沒有了，這個虛妄的心也沒有了，苦惱的來源就被切斷了。

但是，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又有身又有心，同時又受樂無間，這就是不可思議的地方，所以說「安可思議！」

其實，極樂世界的身心跟我們娑婆世界的身心不是一回事，極樂世界是真心，極樂世界的身體也只是一個工具。

16. 大義門功德

翻到《聖教集》255頁，看大義門功德。

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

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

此四句，名「莊嚴大義門功德成就」。

「門」者，通大義之門也。「大義」者，大乘所以也。如人造城，得門則入。若人得生安樂者，是則成就大乘之門也。

(1) 何為大義門功德

什麼叫大義門功德呢？

①得生淨土，成就大乘門

「大」就是大乘，「義」就是大乘所以。淨土法門被稱為大乘的原因是什麼？這就是「大乘所以」的意思。

「門」，就是通往大乘的一道門。門的作用是進出，循門而入。怎麼才能進入這個大乘的世界呢？善導大師稱之為「涅槃城」，城就有城門。怎麼才能進入這樣無上大乘的涅槃城裡呢？就是循著念佛往生這條路。這就是把念佛往生定義成大乘。

因為按照很多人的觀念，淨土法門似乎像是小乘，求自己解脫，只要往生就可以了，別的不管。抱著這樣的觀念往生的人還挺多的，我們仔細去看，有幾個人是真的發了大菩提心念佛往生的？極少，基本上都沒有真正發菩提心。因為真正的菩提心是很難發的，拿真實的菩提心去衡量，大部人都不夠標準。但是，念佛人貌似是一種小乘心，只求自己解脫，可是又都往生了，所以很多人就誤以為淨土法門是小乘。但是，曇鸞大師在這裡說不是。

其實，在《往生論註》一開始，曇鸞大師就已經說了，淨土法門是「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上衍」就是摩訶衍，摩訶衍就是大乘的意思。這是最開始就為整個《往生論註》、為淨土法門定調了、定性了，淨土法門不光是大乘，而且是大乘中的極致，大乘中登峰造極的一個法門。

「如人造城，得門則入。若人得生安樂者，是則成就大乘之門也」。

②大小乘之別，關鍵在發心

大乘、小乘有什麼區別呢？

一般我們說法門分大乘、小乘，比如淨土法門是大乘，南傳佛教是小乘；或者說《華嚴經》是大乘，《俱舍論》是小乘。這麼說不是最根本的，最關鍵是從因和果去看。小乘的因是發出離心；小乘的果，初果是須陀洹，四果是阿羅漢。所謂出離心，就是對三界產生厭離，想離開三界。發了這個心，最終得到這個果，有因有果。所以，大乘和小乘根本

的區別，在於因和果的區別。

因取決於發心。大乘的因是出離心和菩提心，如果沒有出離心，我們發的菩提心都是假的。有人說：「我發了菩提心。」但是如果他連基本的出離心都沒有，他發的菩提心可能就是一種混雜了貪瞋癡的東西，比如他願意幫助一個人，但他是要求人家給他一些回報的。所以，大乘需要出離心、菩提心同時發起來。發起來之後，修行圓滿了，大乘的果就是佛，或者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叫無上正等正覺。這就是大乘跟小乘的根本區別。

剛才所講的菩提心，是聖道門的菩提心。聖道門和淨土門都有菩提心，聖道門的菩提心很難，但是淨土法門的菩提心很簡單。《往生論註》後邊就講到，但凡是發心願往生的，都具足菩提心，這就是淨土宗的他力菩提心。在聖道門，發菩提心確實很難，多數都是口頭上自稱發了菩提心，其實連菩提心是什麼可能都沒搞清楚。

（2）何故興此願

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雖有佛如來賢聖等眾，由國濁故，分一說三；或以拓眉致請，或緣指語招譏。

「佛本何故興此願？」佛為什麼要專門發這樣一個願呢？

①由國濁故，分一說三

「見有國土，雖有佛如來賢聖等眾」，因為他在因地的時候，見到有些國土雖然有佛，有各種賢聖、聖人。

「由國濁故」，但是眾生的心很濁染，上來就給他講最高的法，講成佛，他不能接受。

怎麼辦呢？「分一說三」，就像剛才說的，上來就告訴你去五百由旬外的一個地方，「哎呀，我這小腿走不到啊，體力不支啊」。然後佛就說：「那我們去二百由旬外的一個地方，或者三百由旬外的一個地方。」大家聽佛這麼說，就有動力了，也有信心了，就跟著佛走了。

《法華經》裡有很多這樣的比喻，其中有一個是「化城」的比喻。佛在路上化了一座大城，裡面有種種的受樂，種種的享用。但是，佛的本意不是讓眾生待在這座化城裡，佛的本意不只是讓眾生證阿羅漢，這些都是「分一說三」。「三」是什麼呢？就是聲聞、緣覺，還有菩薩。《法華經》就「會三歸一」，說「唯有一佛乘，無二亦無三」，然後佛就呵斥小乘的弟子為「焦芽敗種」，呵斥他們不爭氣。

總之，這是佛不得已而為之，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國土的眾生心很濁染，佛沒必要「分一說三」。所謂「濁染」，就是心量不夠。他的心量只有這麼小，上來就給他很多東西，他接受不了。就像這個杯子，只有這麼大，你倒一缸水，它最多也是盛一杯水；把這個杯子撤下來，換一個大碗，裝得就多了；如果是一個缸放在這裡，它就能裝整缸的水。所以，以眾生就濁染在心量上。通過「分一說三」，不斷地調攝，眾生的心量由小到中，由中變大，這是不得已的。

不光是「分一說三」，佛還「分一說五」，說五乘。完整的佛教是五乘教法，哪五乘呢？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善導大師有句話說「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人天乘是最基本的，比如行十善能生天，持五戒能得人身，這都屬於人天層次的佛法，像現在經常說的「人間佛教」，就是這個層次上的。

這就是「由國濁故」，在清淨的世界佛未必如此。在清淨的世界，眾生的心量本來就很大，所以上來就可以給他講最高最大的法門，他一下子就能接受，不需要「分一說三」。

其實，佛講聖道門也是如此。經常有人問：「既然念佛這麼簡單，又都能往生，都能成佛，為什麼佛來到這個世間不開口就講『你們都念佛吧！』只講這一句話，沒有第二句，佛為什麼不這麼幹呢？」「由國濁故」啊！佛尚且不能上來就講大乘，還要講小乘、聲聞乘、緣覺乘，慢慢調伏；更何況是上來就說一句話，「你們就念佛吧！」怎麼可能呢？

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剛強難化，很剛強，心意很硬。我們這個世界

的眾生，如果放在整個法界當中，個個都是世智辯聰，都以為自己聰明，就是「八難」之一。所以，佛不得已要講很多，講完聲聞講緣覺，講完緣覺講菩薩，講完聖道講淨土；淨土也不敢上來就講，要先講三福九品，還要講十三定觀，最後才亮出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所以很困難啊！

佛那麼大的智慧，都說「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淨土法門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也是「一切世間難說之法」，非常難講，不好說，說不好就被罵。所以，善導大師有一首偈子說：

如來出現於五濁，隨宜方便化群萌。
或說多聞而得度，或說少解證三明。
或教福慧雙除障，或教禪念坐思量。
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
上盡一形至十念，三念五念佛來迎。
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夫念即生。

這首偈子就把釋迦牟尼佛三十歲成道、八十歲圓寂，四十九年弘法的所有良苦用心都概括了。

「如來出現於五濁，隨宜方便化群萌。或說多聞而得度」，或者鼓勵大家多聞法，八萬四千法門、各種經教都學，所謂「法門無量誓願學」。

「或說少解證三明」，待會兒又說「不要學那麼多，學多了腦子會亂，解一點就行了。你要好好用功，要多坐禪，多止觀，證得三明六通，這才是正道。不用學那麼多，不用瞭解那麼多」。

「或教福慧雙除障」，待會兒又換了，「你要是坐不了禪，就修福修慧，修三福九品這些」。「雙除障」，要除掉障礙。

「或教禪念坐思量」，「或者你就打坐吧」。

佛是應病與藥，你是什麼病，佛就給你什麼藥。換句話說，喜歡多聞的眾生，如果佛不告訴他要多聞，他乾脆就拜拜了，「你講的我不愛聽，我就喜歡多聞」；然後外道順他的意，他就去學外道了。或者喜歡少解多實修的，喜歡打坐參禪的，佛如果不講這些，他也不跟佛學了。

當然，這不是說佛騙他，佛指示的這些道路，多聞也好，少解也好，福慧也好，禪念也好，最終都能走得通，「種種法門皆解脫」，最終都能通向解脫。但是對根機的要求很高，比較起來，所有的法門裡，「無過念佛往西方」，沒有一個法門超過念佛。

為什麼不能跟念佛相比呢？下面就講念佛的殊勝。

「上盡一形至十念，三念五念佛來迎。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夫念即生」，上到一輩子地念佛，下到念了三句、五句，都能往生。為什麼？因為阿彌陀佛的弘誓很重。所以，念佛人第一要感謝阿彌陀佛，第二要感謝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為我們操碎了心。因為我們都很刁，我們是法界第一刁，不好調攝。沒有比較不知道，一比較就知道了。等我們到了極樂世界一聊，「你從哪來的？」「我從某某世界來的。你從哪來的？」「我從娑婆世界來的。」「你們那個世界出刁民。」

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就發願要到法界中最壞、眾生最惡的地方去調伏眾生，這也是弘誓大願，這個願很悲壯，了不起！而阿彌陀佛就發願要到淨土去教化眾生，兩尊佛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各自承受的就不一樣。

②拓眉致誚，指語招譏

「或以拓眉致誚，或緣指語招譏」，這是兩個典故。

第一個，「拓眉致誚」是什麼呢？「拓眉」是把眉目展開看女人。當時，有佛弟子開眼看女人，被外道婆羅門看見了。因為外道的婆羅門也講究修梵行，修清淨之行，所以佛弟子這樣，外道就看不起，所以就笑話佛弟子，「佛的弟子就這樣啊！」

極樂世界是「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到了極樂世界，開目也沒事，閉目也沒事，因為根本就沒有女人。

「指語招譏」是什麼呢？就是沒法說話，就用手比劃，所以殘疾人容易被人嫌棄，被人瞧不起，被人譏笑。

③大乘一味，平等一味

是故願言：「使我國土，皆是大乘一味，平等一味。根敗種子，畢竟不生；女人殘缺，名字亦斷。」是故言「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

所以佛就發願說：「使我國土，皆是大乘一味，平等一味。根敗種子，畢竟不生。」「根敗種子」就是指阿羅漢，阿羅漢被佛呵斥為「焦芽敗種」。所以佛就發願說「這樣的阿羅漢，絕對不會生到我這個地方」。

「女人殘缺」，「殘缺」是指殘疾人。

「名字亦斷」，不光是不能生，連名字都沒有。

「是故言『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

為什麼佛特殊說明「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呢？「根缺」好理解，就是怕眾生到了極樂世界，一看還有這麼多盲人、聾啞人，「怎麼極樂世界還有這麼不圓滿的地方？北俱蘆洲都沒有，怎麼極樂世界還有啊？」所以佛不允許有這種情況。

但是，不是說殘疾人不能往生，而是殘疾人生到極樂世界就絕對不會再殘疾。

女人也是，不是說不讓女人往生，極樂世界的門開得大大的，專門歡迎女生。為什麼？因為四十八願裡有一願就是專門歡迎女生的，歡迎詞都寫好了，就是第三十五願，女生回去看看。

阿羅漢也是，不是說阿羅漢不能往生，而是說阿羅漢往生到極樂世界就不做阿羅漢了，就成菩薩了。

（3）佛教如何看待女人

女人，在佛教看來似乎是有偏見、貶低的意思；其實不光是佛教，但凡是一種宗教，多少都有點這個意思。孔子就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把女子跟小人並談。

基督教也說蛇誘惑了夏娃（夏娃是女的），蛇跟夏娃共同欺騙了亞當（亞當是男的），然後亞當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園，這就是人類的始祖。你看這個罪過，男的是被騙的，女的是騙人的，雖然是受了

蛇的蠱惑，但她是主謀。上帝很惱怒，就發火了，「女人的罪比男人重，生孩子就交給女人了，讓你痛苦！」所以，基督教對女士也有點歧視的意思。

在佛教裡就更多了，比如「十方國土有女人處即有地獄」等等，而且都說得觸目驚心。

①小乘之說

小乘佛法認為女人有五種不能：

第一，不能做梵王。就是天上的梵王。

第二，不能做帝釋。想做玉皇大帝，不行，最多做個王母娘娘。

第三，不能做魔王。成為魔王都很難。

第四，不能做轉輪王。轉輪王都是男的。

第五，不能做佛。

小乘是這麼認為的。

②大乘之說

大乘不這樣認為。《法華經》裡，龍女八歲成佛，她是女的，而且又是個八歲的小孩，瞬間成佛。當時舍利弗都不相信，「又是個女的，又是個童子，怎麼可能瞬間成佛呢？」結果龍女就把身上的瓔珞拿出來供養佛，她就問舍利弗：「我供養佛有多快？」舍利弗說：「很快啊。」也就幾秒鐘的事。龍女說：「我成佛比這還快。」說完就「唰」地一變，變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成為南方無垢如來，當下就示現佛身。

③男女從心而論

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女人比較柔弱。「男」這個字是「田、力」，在田里賣力氣，所以男人是力量的象徵。《易經》說乾道為陽，坤道為陰。乾道就是天行健，健運，是力量的象徵；女的就是大地，承載，很靜。男的是動；女的是靜，陰柔，說話聲音也細細的。古人普遍認為女眾的心量相對狹小，情執重，嫉妒心強一些。

說到嫉妒心，我想起《紅樓夢》裡的一幕。賈寶玉去一個道觀，碰

見一個賣膏藥的道人，叫王一貼，他說自己賣的膏藥百病皆治。然後他倆之間就有一段挺有意思的對話。賈寶玉想起自己跟這些姐姐妹妹們在一起的各種場景，他就發現女人的嫉妒心非常強，很多煩惱都因此而起，賈寶玉就非常煩惱。他就跟王一貼說：「你既然說你的膏藥萬能，什麼病都治，有沒有一種藥能治女人嫉妒這種病？」王一貼說：「有啊，當然有啊，但是不用膏藥，我給你開一個方子吧。」什麼方子呢？「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然後熬」。用冰糖、陳皮，把梨煮熟，煮熟了就可以出鍋了。「每天吃上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賈寶玉說：「這樣就能好嗎？」王一貼說：「一劑不行十劑；今年不行明年；橫豎三味藥，潤肺、開胃、不傷人，甜絲絲的又止咳，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都要死的，死了還妒什麼？那時就見效了。」

我覺得曹雪芹話說得真是夠狠的，他是在說什麼？女人的嫉妒沒治！只有一個治法——死了就好了。反過來說，只要不死，嫉妒心就永遠在。這是一種諷刺，入木三分啊。

在這方面，男的比女的確實要好很多。同樣的事，男的還沒反應過來呢，女的已經翻天覆地了。男的還莫名其妙呢，「這什麼情況啊？」反應不過來，在男的那裡可能不是個事，在女的那裡已經不得了了。

男女的生理結構、心理結構有很大不同。特別是聖道門的修行，女人的生理、心理結構非常不適合，聖道門需要很大的韌勁。要突破女人這種天生的障礙，確實比較困難。

但是，佛在《涅槃經》上有一段話：

若有眾生，不知自身持有如來性，雖是男兒身，我說此輩是女人；

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持有如來性，雖是女兒身，我說此人是男子。

佛是就事不就人。如果一個男人的心量像女人那樣，嫉妒心也像女人那樣，那你只是長了個男人相，本質心是女人；反過來，女人雖然是女人身，但是她巾幗不讓鬚眉，心量也大，志向也高，又有韌勁，然後菩提心一發，不就是大丈夫嗎？古今有很多這樣的巾幗英雄。「中國第一比丘尼」淨檢比丘尼，她是怎麼走的？駕著祥雲，就像踩著彩虹一樣，

就往生了。

④末法時代，女人精進

到了末法時代，都顛倒過來了。正法時代，女人遠遠不如男人；末法時代，男人遠遠不如女人。我們數一數現場在座的，男的多女的多？女的佔有絕對的實力。學佛的也是女的多男的少，念佛的更是女的多男的少。我以前在南寧的時候，整個念佛堂經常只有我跟李老師兩個男的，剩下全都是女的，李老師在最前邊，我在最後邊，中間全是女的。

而且女的學淨土特別上道，因為她仰靠的心天生就比男的強，靠佛靠得很踏實，而且一旦靠上就不容易改變。因為女的本來就主靜，不容易變；男的就是今天這個，明天那個，想法特別多，仗著自己的小聰明，靠佛靠得不踏實。

而且女人特別有恆心。有一部經叫《佛說法滅盡經》，是講佛法快要滅時的狀況。其中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刻，叫「女人精進，恆作功德」，女人非常有恆心，男人不能恆作功德。像我們在座這些年輕的女生，二十多歲就念佛，很可能就念到九十歲；但是男的就比較困難，可能到三四十歲就變了，三十歲變一下，四十歲變一下，五十歲變一下，好的到最後又變回來了，不好的就下船了，永遠下船了。

所以，末法時代念佛最相宜，女人的根機跟念佛的法最相應。我們看《念佛感應錄》裡，女人的比例遠遠大於男人。

接下來有三個問題。這部分字很多，大家不要被字數嚇到，雖然字數很多，但是關鍵字不多，關鍵句只有一句兩句，大家學完之後就知道了。

（4）安樂聲聞有無問答

問曰：案王舍城所說《無量壽經》，法藏菩薩四十八願中言「設我得佛，國中聲聞，有能計量，知其數者，不取正覺」，是有聲聞一證也。又，《十住毗婆沙》中，龍樹菩薩造《阿彌陀讚》云

「超出三界獄，目如蓮華葉，聲聞眾無量，是故稽首禮」，是有聲聞二證也。又，《摩訶衍論》中言「佛土種種不同：或有佛土，純是聲聞僧；或有佛土，純是菩薩僧；或有佛土，菩薩、聲聞會為僧，如阿彌陀安樂國等是也」，是有聲聞三證也。諸經中有說安樂國處，多言有聲聞，不言無聲聞；聲聞即是二乘之一。《論》言乃至無二乘名，此云何會？

答曰：以理推之，安樂淨土不應有二乘。何以言之？夫有病則有藥，理數之常也。《法華經》言：「釋迦牟尼如來以出五濁世故，分一為三。」淨土既非五濁，無三乘明矣。

《法華經》道諸聲聞：「是人於何而得解脫？但離虛妄，名為解脫。是人實未得一切解脫，以未得無上道故。」核推此理，阿羅漢既未得一切解脫，必應有生；此人更不生三界，三界外除淨土更無生處：是以唯應於淨土生。

如言「聲聞」者，是他方聲聞來生，仍本名故，稱為聲聞。如天帝釋，生人中時姓憍屍迦，後雖為天主，佛欲使人知其由來，與帝釋語時，猶稱憍屍迦，其此類也。

又，此論但言「二乘種不生」，謂安樂國不生二乘種子，亦何妨二乘來生耶？譬如橘栽不生江北，河洛果肆亦見有橘；又言鸚鵡不渡隴西，趙魏架桁亦有鸚鵡：此二物但言其種不渡，彼有聲聞亦如是。作如是解，經論則會。

我們以前上語文課的時候，會給一段話，找出這段話的核心句。這裡面問的核心句是什麼？答的核心句是什麼？

問的核心句是：「諸經中有說安樂國處，多言有聲聞，不言無聲聞；聲聞即是二乘之一。《論》言乃至無二乘名，此云何會？」

答的核心句是：「此論但言『二乘種不生』，謂安樂國不生二乘種子，亦何妨二乘來生耶？」

雖然文字很多，但是問的只有一句話，答的也只有一句話，其他都是圍繞核心句展開的。所以，這段問答並沒有那麼複雜。後面兩個問答

也一樣，都可以濃縮一下。

提問先舉了《無量壽經》《十住毗婆沙論》和《摩訶衍論》三部經論，來證明一件什麼事呢？前面的偈子明明說「二乘種不生」，「二乘」就是聲聞、阿羅漢，明明說極樂世界沒有二乘，沒有聲聞，沒有阿羅漢，但是在很多經論上又明明白白地說，極樂世界有聲聞，有阿羅漢。比如《無量壽經》就說「設我得佛，國中聲聞，有能計量，知其數者，不取正覺」，聲聞很多，多到沒法計算數目。包括《十住毗婆沙論》也說「聲聞眾無量」，跟《無量壽經》是一致的。《摩訶衍論》也說「佛土種種不同」，然後說「或有佛土，菩薩、聲聞會為僧，如阿彌陀安樂國等是也」。這樣不就矛盾了嗎？

「此云何會？」怎麼辦呢？就要和會。「會」是會通的意思。換句話說，就要解決這個「矛盾」。「你這裡說沒有二乘，但實際上又有，你給個交代吧！」

我們看曇鸞大師是怎麼答的。

「答曰：以理推之，安樂淨土不應有二乘」，實際上以道理來推，極樂世界是不應該有二乘的。

「何以言之？夫有病則有藥，理數之常也」，為什麼呢？因為有病才有藥，有藥也是為了治病的。

「《法華經》言：『釋迦牟尼如來以出五濁世故，分一為三。』」像我們娑婆世界，因為是五濁惡世，所以佛不能只講一佛乘，要「分一說三」，講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是沒辦法。

「淨土既非五濁，無三乘明矣」，但是極樂淨土不是五濁惡世，沒有必要講二乘、聲聞、緣覺這樣的教法。沒有這樣的病人，何必有這樣的藥呢？

這一段是證明極樂世界沒有二乘。

第二段是說，如果聲聞有生的話，必須生到淨土。

第三段是說什麼呢？極樂世界沒有二乘，聲聞又必須生到淨土，生到淨土的這些聲聞，生之前叫聲聞，生之後就不是聲聞了。

三段在說三個層面，是三個意思，但是是有聯繫的。

這樣連起來，就得出了最後一個結論：雖然安樂國不生二乘種子，也就是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沒有聲聞，但是如何會妨礙二乘聲聞的聖者往生淨土呢？

這裡就舉了一個例子。「如言『聲聞』者，是他方聲聞來生，仍本名故，稱為聲聞」，往生前他的身分是聲聞，往生之後雖然他已經是菩薩了，但是還叫他「聲聞」。「如天帝釋，生人中時姓憍屍迦，後雖為天主，佛欲使人知其由來，與帝釋語時，猶稱憍屍迦，其此類也」，比如在釋迦牟尼佛的時候，有一個忉利天的天主，叫天帝釋。但是佛在講法的時候，不稱他為天帝釋，而叫他憍屍迦。憍屍迦是他做忉利天主的前一世，在我們娑婆世界的時候，他是一個人，名字就叫憍屍迦，他積了很大的福德，所以這一世就做了忉利天主。佛是為了讓他知道，「別忘了你是從哪來的，不要忘本」，所以就經常提醒他，「不要做了忉利天主就了不得了，就忘了你的出身，你是從哪來的？你是從五濁惡世來的」。

後邊又舉了幾個例子。

「譬如橘栽不生江北，河洛果肆亦見有橘」，比如橘子是產在長江以南的，但是不妨礙橘子賣到江北去。現在就非常明顯，在超市裡買到的水果，南方的、北方的，甚至中國沒有的，澳洲才有的，美國才有的，都能買得到。那些水果在北京長不出來，但是不妨礙它出現在北京。極樂淨土不產聲聞、阿羅漢，但是不妨礙阿羅漢來到極樂淨土。美國沒有大熊貓，但是中國送了幾隻大熊貓過去，美國的動物園裡也有大熊貓了。中國沒有長頸鹿，但是不妨礙長頸鹿出現在北京動物園。

「又言鸚鵡不渡隴西，趙魏架桁亦有鸚鵡」，鸚鵡本來生在隴西，牠不會過隴西；結果到了中原，也能見到家家都養鸚鵡。

好，這個問答就講到這裡。

(5) 名事問答

前一個問題回答之後，這個人又問了。

問曰：名以召事，有事乃有名。安樂國既無二乘、女人、根缺之事，亦何須復言無此三名耶？

答曰：如軟心菩薩，不甚勇猛，譏言聲聞；如人諂曲，或復懦弱，譏言女人；又如眼雖明而不識事，譏言盲人；又如耳雖聰而聽義不解，譏言聾人；又如舌雖語而訥口謇吃，譏言啞人；有如是等根雖具足而有譏嫌之名。是故須言乃至無名，明淨土無如是等與奪之名。

這段是在說什麼呢？也是根據前面的偈子來的，偈子說「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提問的意思是說，既然極樂世界沒有二乘，沒有女人，沒有這樣的實，何必還要加上一句說「連這個名字也沒有」呢？名以召事，有名就有事，有事就有名。前面既然說極樂世界沒有聲聞，沒有女人，何必要再加上一句說「極樂世界連這樣的名字都沒有」呢？因為前面的偈子說「等無譏嫌名」，何必要再加上這一句呢？這段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曇鸞大師是怎麼解決的呢？

雖然沒有二乘，沒有女人，但是有類似二乘，類似女人，類似根缺的事。「如軟心菩薩，不甚勇猛，譏言聲聞」，「軟心菩薩」是十信位的菩薩，他心志不堅，他的信心就像風中的柳絮一樣；但其實比我們要高多了，這是相對於聖者菩薩來說的。他進進退退，今天進，明天退；明天退，後天又進，來來回回的。這是軟心菩薩。因為他「不甚勇猛」，所以就被那些大菩薩、高位的菩薩譏笑、看不起，「哎呀，你像聲聞一樣！」

「如人諂曲，或復懦弱，譏言女人」，或者一個人心很諂曲，說話娘娘腔，「你怎麼跟女人似的！」

「又如眼雖明而不識事，譏言盲人」，我們也經常這麼說別人，「你這個睜眼睛！明明都告訴你了，你都看不著啊！」

「又如耳雖聰而聽義不解，譏言聾人」，或者已經把一件事跟他說了，結果他聽不懂，「真是聾子！」我們說對方是「瞎子、聾子」，對方未必就真的瞎、真的聾，是帶有一點譏嫌性的。

「又如舌雖語而訥口謇吃，譏言啞人」，或者這個人心裡清楚，但是說不清楚，口吃。歷史上的韓非子，腦子很好用，也能寫書，但是據說是口吃，這就會被人譏嫌，「那個啞巴！」

「有如是等根雖具足而有譏嫌之名」，本來他的眼根、耳根、意根、舌根都是具足的，沒有問題的，但是有時候會遭人譏嫌，被人罵作「瞎子、聾子、啞巴」。

「是故須言乃至無名，明淨土無如是等與奪之名」，造偈子的天親菩薩，他是想表達極樂世界連受人譏嫌的情況也完全沒有，不僅是真實的女人、真實的殘疾、真實的二乘都沒有，而且連這樣的事也沒有，是這個意思。所以說「明淨土無如是等與奪之名」，「與」就是讚譽、讚歎的，「奪」就是譏嫌的。

這是第二個問答。

(6) 聲聞眾多問答

問曰：尋法藏菩薩本願及龍樹菩薩所讚，皆似以彼國聲聞眾多為奇，此有何義？

答曰：聲聞以實際為證，計不應更能生佛道根芽，而佛以本願不可思議神力攝令生彼，必當復以神力生其無上道心。譬如鳩鳥入水，魚蚌鹹死；犀牛觸之，死者皆活；如此不應生而生，所以可奇。然五不思議中，佛法最不可思議。佛能使聲聞復生無上道心，真不可思議之至也。

到這裡，提問的人已經完全認可極樂世界沒有聲聞、根缺、女人這樣的事，他完全認可了。但是，他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問曰：尋法藏菩薩本願及龍樹菩薩所讚」，仔細推尋法藏菩薩的本願，還有龍樹菩薩的《阿彌陀讚》所表達的。

「皆似以彼國聲聞眾多為奇」，好像是一種讚歎性質的，說極樂世界的聲聞很多，好像是一種稱奇、讚歎的意味。

「此有何義？」這又怎麼講呢？

①能使聲聞，復生道心

下面看回答，其實我感覺這一段才是曇鸞大師特別要講的，特別要突出的。

聖道門的修行有三難，「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就是「諸、久、墮」。要修種種的行法；時間很久，三大阿僧祇劫；而且中途有可能墮到二乘的深坑裡。墮到二乘的深坑，是很重大的災難。

《易行品》裡有這樣一段話：

若墮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

在聖道的修行過程中，如果中途墮到二乘，做阿羅漢了，不準備在菩薩道上再往前走了，這個菩薩就已經死掉了，「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

若墮於地獄，不生如是畏；若墮二乘地，則為大怖畏。

哪怕墮到地獄裡，都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但是墮到二乘、聲聞，這種怖畏是超過墮到地獄的痛苦。

為什麼？這裡就解釋了。「聲聞以實際為證，計不應更能生佛道根芽」，「實際」就是諸法的實際理體。聲聞墮在他所證悟的境界裡灰身滅智，一旦證入這樣的境界，就不太可能再生起菩提心，沒有菩提心就不會成佛。成佛是果，菩提心是因，因果是相對應的。他「不應更能生佛道根芽」，所以「是名菩薩死」。

「而佛以本願不可思議神力攝令生彼，必當復以神力生其無上道心」，但是在淨土法門裡，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既然有本事讓聲聞往生到極樂世界，就一定有辦法讓聲聞本來已經失去的道芽再長出來。

下面打了一個比方。「譬如鳩鳥入水，魚蚌鹹死」，「鳩鳥」，這種鳥喜歡吃蛇，尤其喜歡吃毒蛇，所以這種鳥就很毒，牠的翅膀只要沾到水，水裡的魚啊、蝦啊，就全都死掉了。鳩鳥的毒都是從毒蛇那裡吸收來的。

「犀牛觸之，死者皆活」，這時候，如果有一隻大犀牛走過來，犀牛有角，如果犀牛角碰巧觸到這些死了的魚和蚌，這些魚和蚌就活了。比

如一隻烏龜死了，殼都翻過來了，犀牛角一碰，烏龜立馬就翻過來了，頭就伸出來了。

是不是挺神的？這應該是事實，不是曇鸞大師編的，只不過我們很少見。

明明是一個死的東西，結果被一個東西一碰，它就活了。以這個比喻來說明，聲聞到了極樂世界也是一樣的。眾生修行墮於聲聞，就像魚蚌死了。結果生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佛力一加持，佛光一照，菩提心又生起來了。就像被犀牛角觸碰了，本來死了的魚又活過來了。

「如此不應生而生，所以可奇」，本來不應該再生起菩提道芽的，居然又生出來了，所以非常奇怪、神奇。

以前北京有一個有特異功能的人，叫孫儲琳，八十年代的時候非常有名，那時候「氣功熱」。她有什麼特異功能呢？比如我們吃的炒豆，花生豆或者黃豆，炒焦了挺脆的，加點調料，特別好吃，小孩特別愛吃。這個炒豆到了她的手上，她用意念想「發芽發芽發芽……」，就真的能生出綠芽來，在幾分鐘之內。估計現在網上還能找到她的視頻。按說炒豆的胚芽已經死了，種到地裡不可能再長出來，都炒焦了，一般佛呵斥聲聞叫「焦芽敗種」，焦了的芽就不能再生長了，結果它真的能長出來，這就是不可思議。我們人間都有這麼不可思議的事，何況是佛呢？

②五不可議，佛法為最

「然五不思議中，佛法最不可思議」，世界上有五種不可思議，哪五種呢？「眾生數量不可思議，業力不可思議，禪定力不可思議，龍力不可思議，佛力不可思議」。

「眾生數量不可思議」，眾生的數量很多，多到不可思議，想像不到。

「業力不可思議」，眾生的業力也不可思議。《地藏經》上說：「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一個人的業力有多大呢？能把大海都陷下去，能把須彌山都給摧倒。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挺厲害的，在人間可能挺不起眼的，挺平常的，但是他的業力可以把大海都陷下去，把須彌

山都給弄倒。所以，人人都不可思議，因為人人都有業力。

「禪定力不可思議」，這個我們可能沒什麼感覺，但是有很多這樣的公案。

「龍力不可思議」，龍可以行雲布雨。前段時間的颱風「山竹」，多厲害，那都是龍的力量。有人說「颱風好厲害啊！」不是颱風厲害，「能神者神之耳」，是能夠興起颱風的龍才厲害。

「佛力不可思議」，五種不可思議裡，最不可思議的是佛力。

經常讀很多的佛經，讀來讀去，發現就是四個字——不可思議，遠遠超出我們凡夫思維的範疇。讀佛經，如果得不出「不可思議」的感受，一方面說明沒看明白，沒領會到，把佛經矮化了；另一方面，可能不是以一個信仰者的心態來讀，邊讀邊說：「你們佛教也太誇張了吧？」

所謂信佛，就是以佛說的為準，暫時放下自己的見解。但是，人有四種邪見，即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

身見，就是覺得身體是自己，「你是誰？」「我是我。」「哪個是你？」就指著照片上的自己。錯了，你認為身體是你，就真的是你嗎？你把胳膊卸下來，也沒見你少一部分。所以，身體不是我們自己，身體只是一個「房子」。

邊見，就是不管想什麼，都想到兩邊、兩極，不會取中道，非黑即白，非是即非，非長即短。

見取見，這是最要命的，就是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見解一定是正確的，只要這個見解是出自於「我」，它就是對的；出自於對方的，就不對；對方的見解跟我的見解如果出現分歧，我的見解是對的，對方是錯的。知識分子這一點就非常執著。

戒禁取見，就是有一些「戒條」，跟修道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他認為有關係，他認為修那些「戒條」就能入道。比如印度有一種外道，他們以為在一年裡的某一天，用鞭子抽自己的後背，誰抽得血最多，誰的道越深；誰抽得越疼，誰就越容易得道。所以到了那一天，他們都在廣場上，每個人拿個鞭子，「啪啪」地抽自己，整個廣場全都是血。

(7) 長行釋大義門功德

翻到《聖教集》302頁，看長行部分。

莊嚴「大義門」功德成就者，偈言「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故。

淨土果報，離二種譏嫌過，應知：

一者體；二者名。

體有三種：一者二乘人，二者女人，三者諸根不具人。無此三過，故名「離體譏嫌」。

名亦有三種，非但無三體，乃至不聞二乘、女人、諸根不具三種名，故名「離名譏嫌」。

「等」者，平等一相故。

「體」就是實有，也就是極樂世界真的沒有女人、根缺、二乘這三種人。每個東西都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它的本體，另外一個是體外的名。比如這個杯子，它在這裡，這是它的體；它不在這裡的時候，我口上也可以說「杯子，杯子」，它有個名字。極樂世界是兩種都沒有，既沒有女人、根缺、二乘這三種人，也沒有女人、根缺、二乘的名字。

此云何不思議？

夫諸天共器，飯有隨福之色；足指按地，乃詳金磔之旨。而願往生者，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亦如淄澠一味，焉可思議！

前一段是天親菩薩解釋的。這一段是曇鸞大師解釋的。

「此云何不思議？」這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呢？

①諸天共器，飯有隨福之色

「夫諸天共器，飯有隨福之色；足指按地，乃詳金磔之旨」，這裡邊有一些典故。

「夫諸天共器，飯有隨福之色」，欲界天有食、色兩種欲，他們也要吃飯。他們吃飯的時候，當然不像我們這個世界吃飯那麼麻煩，還要去

廚房燒火、做飯，他們不需要。比如一幫天人吃飯了，每個人面前發一個鉢，鉢是一樣的，但是每個人吃的飯是不一樣的。「夫諸天共器」，器是一樣的；但是「飯有隨福之色」，福報大，飯就香甜、好吃、香噴噴，又好看又好吃；福報小，飯就不好看，也不好吃。當然，再不好吃，可能拿到人間也是最上的美味。就是會有三六九等，根據福報的不同，顯現出來的飯的可口程度也不一樣。

不光天人是這樣，人間也是這樣。同樣做一桌子飯，有的人就吃得很香，有的人就覺得很一般，有的人就吃不下去。飯是一樣的，但是吃起來好不好，取決於好多因素，比如胃口怎麼樣，心情怎麼樣……因素有很多，這也是人的福報。頭頂上是同樣一片天，但是每個人生活得都不一樣，世界也完全不一樣。

②足指按地，乃詳金磔之旨

「足指按地，乃詳金磔之旨」，這是《維摩詰經》裡的一段公案。

有一次，舍利弗就想：「我們娑婆世界這麼不好，丘陵、坑坎、土石、山谷，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要在這麼不清淨的國土作佛呢？」他就有這個疑問。後來，佛就用大腳趾按地，立馬顯現給舍利弗看，其實釋迦牟尼佛的境界跟極樂世界是一模一樣的，也是黃金為地，天樂鳴空。

③業不同，相就不同

這兩個例子是在說明什麼呢？說明業感的原理。業，有共業，有別業。比如「諸天共器」，器都相同，這就是共業；「飯有隨福之色」，這就是別業。一切都是業感而成的。

民國的時候，有一次章太炎晚上睡覺，魂魄被勾到閻羅王那裡去了，閻羅王就說「請你去某個地方做幾個月判官」。因為章太炎這個人非常正直，不畏權勢，秉公辦事，陰間也會找這樣的人做判官。章太炎就答應了，所以他白天在陽間工作，晚上就在陰間做判官。他第一天到陰間上任的時候，就說「請獄卒但我去看看地獄的刑具，以及地獄受苦的狀況」，獄卒就帶他去了。結果到地獄一看，獄卒就說「這個人在受什麼

苦，那個人在受什麼苦」，他一看「沒有啊！空白的」，因為他沒有那樣的業，所以感召不到那樣的場景。所以他就明白了，「萬般都是由業所感，沒有這樣的業就感召不了這樣的場景」。所以，業不同，相就不同。

④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

下面就引出一句話，「而願往生者，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本來在《觀經》上明明白白地寫著，有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明明有九品的區別。但是，往生之後才發現，並沒有這樣的差別。《觀經》說，下品下生要在蓮花苞裡待十二大劫，下品中生是六劫，下品上生是七七日，各自都不一樣。但是實際上是一樣的。

後邊打了一個比喻，「亦如淄澠一味，焉可思議！」就像淄河跟澠河，這兩條河都在山東境內。這兩條河的顏色、水的味道都不一樣，但是這兩條河都流向大海，流入大海之後就都一樣了，它們本來的味道就都沒有了，都跟大海同一個味道了，「焉可思議！」。

往生之前的人，會有種種不同，有的是大菩薩，有的是二乘聲聞，有的是普通凡夫；凡夫裡也各有不等，有的出家，有的在家，有男的，有女的，有的作惡，大惡、中惡、小惡，各自有各自的習氣，就像不同的河流。但是，只要往生到極樂世界，就好像不同的河流到大海，通通都一樣了，沒有一丁點差別。

前幾天有一位蓮友問我：「極樂世界不是有九品的差別嗎？」其實是沒有的。曇鸞大師雖然沒有明確地說「凡夫入報」這個詞，「報」就是報土。極樂世界這個報土不是「實報莊嚴土」的「報」，「實報莊嚴土」是智者大師判的極樂四土之一。極樂世界是「法、報、化」的「報」，這比「實報莊嚴土」的「報」高很多。阿彌陀佛生生世世積植無量德行，因圓果滿了，果地上的覺完全展現出來了，是這樣一種境界；簡單說，就是佛自證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裡，怎麼會有三六九等呢？怎麼會有差別相呢？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極樂淨土是佛以他自受用的境界，來給我們凡夫受用，這不可思議！就好像特朗普把他的白宮讓出來給我們住。白宮本來是美國總統住的地方，現在他請我們去住，跟他住一樣的地方，他所享用的，我們也享用得到，焉可思議啊！

印光大師是明白「凡夫入報」這一點的，不過他是用另外一個詞來表達的，叫作「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一旦往生極樂世界，就入佛境界，同佛受用，這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曇鸞大師說「五不思議中，佛法最不可思議」。

「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雖然這句話很短，但它是《往生論註》裡非常重要的一句話，非常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非常重要的教理。這貌似是不經意間冒出的一句話，但是背後支撐這句話的教理框架，包括這句話涉及的內涵，都是非常廣的，需要非常多的教理來支撐這句話。所以，能說出這句話非常不容易，能聽到也是不可思議。這叫「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一般人聽了，也不容易相信。

比如說「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那怎麼解釋三輩九品？如何會通？如果認定是「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往生到底是憑凡夫自己的力，還是憑佛力？百分之多少憑佛力？百分之多少憑自力？

「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這句話跟曇鸞大師後邊的一句話呼應起來，就好理解了，就是：

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

這句話跟善導大師的一句話也是一樣的，善導大師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

這兩句話一對照，就好理解了。「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往生完完全全、百分之百靠佛力。善導大師說「同因同行至菩提」，因同果必同；換句話說，果同，因就必然是同的。既然說往生之後都一樣，等於承認果是一樣的，所以因必然是相同的。「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

名是完全仰仗佛力的，這就是因。反過來也一樣，因同，我們都是憑阿彌陀佛的名號往生，憑阿彌陀佛的佛力往生，所以果必然是同的。

有的人修行，根機利一點，積累的福德就多，他往生之後的果報就更殊勝一點嗎？有些人根機差，修得不好，往生之後的果報就差一點嗎？這個說法，比較符合我們人的思維，我們就覺得合情合理，能接受；如果說往生之後都一樣，「我不能接受，我這麼努力，這麼使勁，沒日沒夜地念佛；他天天殺雞、吃肉、喝酒，他跟我一樣？這太不公平了！」這是人的思維，人才會這麼想。

比如大家都坐在車上，但是車上的人狀態不同：有的人坐姿非常端正，腰板挺得特別直；有的都快睡著了；有的特別精神，身上有各種動作；有的人還喝著奶茶；有的竊竊私語在聊天……各個都不一樣。但是大家都坐在同一輛車上，狀態不同是無妨的。最後乘務員說「極樂世界到站了，大家下車吧！」有什麼區別嗎？有人會因為睡了一路，就到不了嗎？或者到的地方就不一樣嗎？怎麼可能呢？是因為凡夫誤會了，凡夫以坐在車上的姿勢為因，他的眼睛就看到這個。真正的因其實是車，車轆轤在轉，這是決定他最後能到極樂世界的唯一的原因。不取決於他在車上的狀態怎麼樣，坐得很直，姿勢很端正，就會好一些嗎？不會的。

「同因同行至菩提」這句話大家要記住。妙悟法師也說過一句話，「一旦發了財，各唱各的歌」，大家都發財了，但是各自可以唱不同的歌，喜歡唱什麼歌，隨你。

曇鸞大師又說；

同一念佛，無別道故，遠通夫法界之內，皆為兄弟也。

「同一念佛，無別道」，這些字眼都不能輕易地看過去，都有它要表達的意涵。我們都認為「怎麼無別道呢？別道多著呢！要門那麼多的行法，都能往生啊！」但是曇鸞大師說「同一念佛，無別道」。

所以，講三輩，講九品，這通通都是釋迦牟尼佛順著我們凡夫的思維講的，怕我們一聽「極樂世界都平等」，扭頭都走了。所以，是佛俯順凡情，不得已順著凡夫的思維。當我們喊著「自由、民主、平等」的時

候，佛把「平等」捧給我們，我們又接受不了，因為我們分別慣了，不平等慣了。我們一直都有階級的分別，有分別就有階級，有階級就有鬥爭。所以，這個世界永遠不可能有平等。

有蓮友問了一個問題，他說他非常想上品上生，我們在座的有沒有想上品上生的？但凡說「想」的，對他力的感受還不深。那位蓮友的心態我非常能理解，因為我在十幾年前，也發誓要上品上生。我當時的心態就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取法乎下，很有可能就得不到了」，所以不能想下品下生，萬一漏了，不就沒了嗎？我求上品上生，萬一達不到標準，我還可以上品中生。我問他對不對，他說「對對對！」這就是沒明白往生的原理。

一旦明白往生完全是憑佛的力量，就會跟印光大師是一樣的觀點，印光大師說，下品下生我就千足萬足了。下品中生都沒想過，不要說上品上生了。有自力心的執著，有自力心的習氣，才會想到說「我的某種努力，可以增加我的品位，蓮品高昇」。真正來說，下品下生真的是千足萬足。古大德說，「縱使身沾下下品，也勝豪貴王閻浮」，哪怕是下品下生，哪怕往生到邊地，也不再六道輪迴了，也比在這個世間做人王、法王要好得多啊！

所以，兩種教理體系會得出不同的感受來。但凡有一點想上品上生的，就多多少少想靠自力，大家仔細想想是不是？所以，「凡夫入報」就決定了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跟其他的淨土法門是不一樣的。

善導大師判極樂淨土是報土，是憑空判定的嗎？不是的，是依淨土三經判定的。但是淨土三經沒有明說極樂淨土是報土。所謂報土、化土，都是後人為了研究教理方便而創立的概念，經文上倒沒有明確地這樣講，但是這個意思是有的。

《無量壽經》裡講，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皆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還有一句話叫「皆令如佛」，這並不是一種誇張性的說法，往生的人真的都像佛一樣。「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本來就是描述佛的，還有「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還說往生的人都是「虛無之身、無極之

體」。「虛無」這個詞其實是用來描述佛的，在《涅槃經》裡有這樣一句話，「真解脫者即是虛無，虛無之身者即是如來」。

不光印光大師有這樣的見地，包括之前的蕩益大師也有類似的想法，只不過他想突破天臺宗的教理框架，於是就創立了「橫四土、豎四土」之說，就是想證明極樂世界的四土跟普通的四土是不一樣的。但是，不論再怎麼說，仍然在這個框架裡，突破不出來。蕩益大師還有一句話，叫「持名者，光明壽命，同佛無異」，他只能這麼講。所以，像蕩益大師這樣的祖師，如果真的看到善導大師的「凡夫入報」四個字，就太方便了，根本不需要那麼囉嗦。

17. 一切所求滿足功德

翻到《淨土宗聖教集》259 頁。

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

此二句，名「莊嚴一切所求滿足功德成就」。

(1) 判屬一切所求滿足功德

① 萬事如意

一切所求滿足功德，這是器世間十七種功德的最後一個，也是大家特別喜歡的一個功德。過年貼春聯的時候，中間的橫批都會貼上四個字——萬事如意。一般拜年的時候，也都說「祝你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總之最後一句就是「萬事如意」。「如意」這個詞是大家很喜歡的。中國人還造了一種器物，就叫「如意」，中國人很喜歡這個。所謂「如意」，就是如我心意。

佛教裡也有類似「如意」的寶物，就是摩尼寶珠，要什麼來什麼。《大智度論》中，不光摩尼寶珠能夠這樣，天人有些寶物也有這個功能，只不過可能不像摩尼寶珠的力量那麼大。天上有些寶物可以「共語」，就是可以跟它說話。大家看過電影《長江 7 號》嗎？裡面有個七仔，你

可以跟它對話，它可以幫你滿足願望。天人的有些寶物就是這樣的，「可共語，可使令」，你讓它幹嗎，它就聽你的，幹完就回來了，很神奇。

其實，「萬事如意、心想事成」，人心本來就具足這樣的功能。換句話說，人心本來就有這樣的作用，自然就是這樣的。就像極樂世界一樣，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想來衣服，衣服就穿在身上；想吃飯，飯就在面前，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是佛性裡本來就具足的，本該如此。

但是我們這個世界為什麼不是這樣呢？極樂世界是在「真空」的狀態。學物理的都知道，在真空狀態下推一個杯子，哪怕是很小的力，杯子都會一直動下去。但是我們人間不行，有摩擦力，我一推，它只走這麼遠，因為下面有摩擦力。

我們在娑婆世界有業力，業力又叫什麼？業障。業障重的人，求什麼不得什麼；不想得什麼，偏給你什麼。「障」就是障礙，障礙你的心意，你想東，它障礙你，偏不讓你往東，偏給你拉到西邊去；你想往西，偏不讓你往西。

②心想事成

有一個「吸引力法則」，把心的頻率調整到一個狀態，「我想有一百萬！」然後天天想「一百萬、一百萬……」，有一天真的就會實現。他們認為把心調到那個頻率，就會吸引相應頻道上的人事物。

其實這有一定的道理，這個詞在一八七幾年就有人提出來，已經一百多年了，不是這幾年才興起來的，只不過現在有人把它用到別的地方去了。它是個心理現象，你能說它錯嗎？不是絕對錯的，有一定的道理。其實什麼事不是想出來的呢？人有了夢想，就會往夢想的方向趨進，甚至有的就會實現。

但是他們忽視了業力、業障的存在。業障輕的人，稍微集中心力，可能就真的實現了，很快就實現；業障重的，可能就比較費勁。

我們經常說，「讓一個人念一句佛，這個金剛種子就種下了」，這個種子種下去，有一天就會生根發芽，解脫的緣就會出現。其實，不光念佛是金剛種子，任何念頭都是金剛種子，出世的念頭、世間的念頭，好

的念頭、不好的念頭，善的念頭、惡的念頭，通通都是金剛種子，你只要動，它就必然會實現。

一位蓮友的同學，以前的夢想是將來有一天數錢數到手軟，結果現在在銀行工作，天天數錢，這不就實現了嗎？

什麼事都怕想。像善導書屋，最開始就是一個很弱的、類似開玩笑的念頭。有一次我們去城裡玩，當時我就想「要是我們在城裡有個搞活動的地方就好了」。最開始純粹是開玩笑，剛想完，自己就把自己笑話了一番，「怎麼可能呢？」但是隔了沒多久，最多就是一年的時間，就真的有了善導書屋。

所以，你的願望能不能實現，其實就是時間的問題，會實現的，這一世實現不了，下一世；下一世實現不了，下下世；下下世實現不了，下下下世……總有一天會實現。包括我們目前所有的遭遇，也都是過去某一世的某一個念頭的結果。念是一種力，雖然這個力很弱，但是只要放出去，就會發生作用。就像種子種下去到發芽，它是需要時間的。佛教特別強調發願，一個願一直發一直發，就真的會實現。

願望會實現的，但是時間是個問題。有沒有什麼東西，能讓願一發，就快速實現的？或者說能夠催化，讓時間變快一點，有沒有？眾生心力是不可思議的，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非常精誠、虔誠、真切，就會讓願望快速成就。有一句話說，「你若真心想得到一個東西，全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得到它」，前提就是真心，真心要得到，全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你得到它。

③ 商丘開信偽

有一個「商丘開信偽」的故事，出自《列子》。

春秋戰國時期，有個人叫商丘開，他又老又窮又黑又醜，住在鄉下。有一天，他家來了兩個客人，是路過他家，住在他家裡的。這兩個人是誰呢？是范子華家的食客。「食客」大家知道嗎？過去的官僚士大夫家裡會養一些人，那些人都在他家吃飯，有些都養好幾千，像呂不韋就養了幾千食客。這些人什麼也不幹，就混吃混喝。當然，他們各有各的本

事，平時就養著。這兩個人就是范子華家的食客。

晚上睡覺的時候，商丘開聽到這兩個食客說話，說范子華多厲害、多了不起，能使生者死，死者生；富者窮，窮者富。就是說范子華的勢力非常大，生的人能讓他死，死的人能讓他活過來，這是誇張的說法；富人能讓他一夜之間變窮，窮人能一夜之間讓他變富。商丘開一聽，心就「咚咚咚」地跳，特別興奮，一晚上沒睡。第二天他就央求這兩個食客說：「能不能帶我也見見范子華，我也想富。」估計是窮怕了。

這兩個人還不錯，就帶他去了。到了范子華家，因為范子華家養了很多食客，大家都瞧不起他。其他人都各有各的本領，商丘開又老又醜又窮又笨，沒讀過什麼書，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捉弄他，戲弄他。

有一天，一個人用手指著前面的大河說：「河裡有價值連城的寶珠，誰跳到水裡，就可以把寶珠取出來。」其實就是說給商丘開聽的，他知道商丘開這個人傻乎乎的。商丘開聽了，二話不說，「撲通」就跳下去，游了一圈，果真取出一個寶珠上來了。

又有一天，范家起了大火，倉庫著火了。這時候范子華就說：「誰去著火的庫房裡，取出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就歸他。」商丘開一聽，這好啊！使勁往裡跑，什麼東西貴就抱什麼，來來回回好幾趟，居然都燒不死，一點也沒燒壞。

大家非常害怕，感覺太奇怪了，「我們之前太有眼無珠了，你是得道之人啊，不應該戲弄你啊！」商丘開說「我哪有什麼道行啊，只是把你們說的話都當成真話了，一丁點都不懷疑，生怕信得不實，生怕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你說水裡有珠，我就信水裡有珠，『撲通』就跳下去了，發現真的有；你說去大火裡抱東西，我就去，結果真的燒不壞」。

「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迂者如斯而已」，人在非常至誠的時候，就會到達一心的狀態。換句話說，不管他遇到水還是遇到火，除了寶珠和倉庫裡的東西，其他的他完全不想，所以火燒不焦他，水淹不死他。

「今知欺我，惕然震悸，水火豈復可近哉」，「現在你們告訴我這些

是在騙我，再讓我去，可不敢了」。

這就是「商丘開信偽」的故事。「信偽」，就是所信的東西並不真實，但是他以為真實，所以不真實也變成真實了。

就好像一個老婆子，人家把一個狗骨頭給她，告訴她這是佛舍利，讓她供。她就供啊供啊，有一天就供成佛舍利了，放光動地。它是個假的東西，但是我信是真的，所以就發生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講這個故事就是想說明，人非常至誠的情況下，會讓願望快速地實現、呈現出來。就怕你今天這麼想，明天又換了，「算了吧，我還是求個別的吧」，這樣你的心力就沒往一個地方使，力量就散掉了。

「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在我們這個世界，大部分時候是不能滿足的。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凡夫沒有至誠心。不光沒有至誠，而且心是浮亂的，一直在變，是無常的，所以當然不行。

④不思八九，常念一二

人間有太多不順了。你們順利嗎？反正我是不太順的，但是我心態還行，接受不順。有時候太順了，我都有點害怕，「是不是有大難臨頭了？或者有一個不好的大事？」有時候不順，感覺心還踏實一點。

古人有一句話「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如意的事確實太少了，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太順，順利的沒幾件。但是，有一個方法可以順，就是不要求太多，不求就無所謂順和逆了，知足。

于右任，他是國民黨的元老，書法非常好，被稱為當代的「草聖」，活了八十五歲。有人問他怎麼活那麼大年紀，有什麼養生要訣嗎？他就指指他家書房掛的一副對聯：上聯，不思八九；下聯，常念一二；橫批，如意。就是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是你不要去想那些不順的「八九」，要常常想順的「一二」。這有點像我們說的「凡事正面思維」，要想你得到的部分，這樣心裡就有希望、有陽光，不至於心裡不舒服，這樣身心就是安泰的。

我們在娑婆世界，有這麼多不順，又不能自殺，怎麼辦呢？就是一

個字——忍。娑婆就是堪忍的意思，我覺得這個詞非常精確，把人生是苦、把我們非常無奈的狀態刻畫得非常準確。眾生非常能忍，給你一個遭遇、境遇，你說「不行，我受不了！」但是十天、一個月之後，你絕對能忍。

我去受戒的時候睡通鋪，從這頭到那頭睡四十個人。睡覺的時候，人進到人堆裡，翻身就別想了，人架著人，就像罐頭裡的魚弄得特別緊。晚上出去上個廁所，回來就再也沒地方睡了。我第一天就覺得我絕對不能忍，後來發現也沒什麼，也忍下來了。所以我就發現，人的彈性其實非常大，你以為忍不了的，最後都能忍。這可能就是我們娑婆世界眾生的特點，可能在別的星球都不會這樣，寧死不忍。但是我們會一直忍下去，一直忍到非常自然，甚至有一天給你換個環境，你都不自在了。

⑤如何所求遂意

凡夫所求的東西，往往都是背離法性的，不順法性的，多半都是為自己求，房子、車子、孩子，就那幾樣。有房子的時候，就想要更大的房子；有車子的時候，就想要更好的車子。

如何所求遂意？我說六點，可以讓大家所求容易遂意，供你們參考，下次你們求的時候可以量一量。

第一，順法性而求。首先所求的東西不能害人，這是最基本的底線，要利人利己，順著法性。當然，這是在一定的範圍內的，比如是一種五欲之求，但是在人道的生活範圍內是允許的，這就沒關係，不算背離法性。

第二，至誠。誠就能感通，就能迅速地實現。

第三，恆一。不要總變，今天想「我將來做個畫家吧！」使勁畫；過兩天「算了，還是做個音樂家吧！」又開始唱；唱了一陣，「算了，還是做科學家吧！」總換不行。人的心力是有限的，精力、時間都是有限的，得朝一個方向，要專一。

第四，常常修福。這就涉及到福報的問題，福至心靈，有福之人心

靈。其實，所謂「心靈」，倒不是說這個人有多聰明、多靈巧，而是說他的心念容易產生力量，是這個靈。修福都是在事上修，也就是上次我們提到的散善，「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些都是修福的內容。這些是有幫助的，雖然看似跟你所求的東西沒關係，其實有關係。

第五，求生淨土。要願往生，這是最關鍵的。一般人可能不理解，「我本來是在娑婆世界求東西，我願往生，不是求不來了嗎？」其實恰恰相反，印光大師說：「須知真能念佛，不求世間福報，而自得世間福報。」當然，前提是願往生。為什麼願往生之後反而更容易感通呢？因為一旦願往生，你就不是你，就是佛的人了。

就像太子小時候丟了，跑到宮外去了，有一天又回來了，後來皇帝認了太子。在認之前，他就是一個普通小孩，髒兮兮的，整天在橋洞裡睡覺，在垃圾桶裡找點吃的；結果被認定為太子，經過基因檢測，確實是龍種，那就不一樣了，他還是一個普通小孩嗎？皇帝擁有的一切都加到他身上了。

念佛之後，你就是佛太子了，就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孩了。當然，佛會視情況而定，如果你求什麼就給你什麼，你就不求往生了。所以佛可能得考慮考慮，他會在一定範圍內給你你想得到的。

就好比一個鐵釘，生起了願往生心就好比靠近了磁鐵，所以本身就帶有了磁性，就能吸更小的鐵屑。如果鐵釘不靠近磁鐵，它自己磨一磨也帶磁性。自己磨，就好比自己修福報；如果靠近大磁鐵，就是求生心生起之後，就帶了佛給他的福德。很多念佛人都有這個感受，學佛之後感覺順了很多，其實原理就在這兒。

願往生的心越切，感通越強烈。當然，願往生心強烈的人，也沒有什麼求不的了，那就更爽了，得到的東西都不是自己所求的，天天都是意外之喜，今天意外之喜，明天意外之喜，後天意外之喜……那是什麼感覺呀？整天樂得像花一樣，就少了很多求不得苦，多了意外之喜。

第六，求佛菩薩。可以單獨求，在念佛的同時求阿彌陀佛，「我想找

一個好點的工作，或者找一個好點的對象」，也行。但是最後要加一句「可許則許，您老人家看著辦。要是給了我，反而對出離、解脫沒有幫助，那就別給我」。

(2) 何故興此願

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或名高位重，潛處無由；或人凡姓鄙，恡出靡路；或修短繫業，制不在己，如阿私陀仙人類也；有如是等為業風所吹，不得自在。

佛為什麼興起這樣的願？下面舉了兩種例子，就是「眾生所願樂」不能滿足的情況。

①名高位重，潛處無由

第一種情況，一個人名高位重，是個名人，名氣很大；或者是做大官的，甚至是宰相，有很高的官位。但是他很想過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想隱居起來，不想在名利場混了，可是「潛處無由」，沒辦法，躲也躲不起來。

名高位重的人想潛藏起來，有兩種情況：

第一，為名所累。

名就是一種「累情之物」。名為什麼會累呢？做名人很辛苦的，像很多明星，出去都不敢摘墨鏡。上次在北京的一個圖書博覽會，看到賈平凹，那真是辛苦，人裡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洩不通，他那個活動剛搞完，簽名的隊伍都排得老遠，我就想「這不得累死啊！」我有時候簽二十本、三十本都累得不行，他那是裡三層外三層。這就是為名所累。前兩天看魯迅的《書信集》，他也深有感觸，做名人太辛苦了，成名之後非常苦惱，沒法再沉下心來寫文章、搞研究，很難，要克服非常大的阻力。

「聲名，謗之媒也」，一出名，各種誹謗就來了。我們判定一個人是不是名人，只要上網查查他有沒有負面內容，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了。如果全都是讚他的、誇他的，沒有負面內容，說明他的名望沒達到一定水

準；一旦有一天誹謗很多，甚至是漫天的誹謗，就說明他的名望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聲名，謗之媒」，名聲就是誹謗的媒介，沒有名聲，誹謗就到不了你這兒。

還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風就找長得好看的、長得壯的樹去吹。還有一句話叫「樹大招風」，招不到風，說明樹不夠大。

還有「名過傷肺」，名人肺一般都不好。為什麼呢？名人得總說話，今天請去做個演講，明天請去做個講座，後天請去做個交流……在哪兒都得說話，說話就傷肺。

這是第一個原因，為名所累，所以他想要潛藏起來。

第二，高處有險。

名高位重，爬得多高，掉下來就有多痛苦，就有多慘。在古代，一個朝代剛創立的時候，皇帝會把一起打江山的人殺掉，不殺的很少，趙匡胤算是比較好的，「杯酒釋兵權」，「你們回家吧，就不弄死你們了」。

「潛處無由」，歷史上潛得很成功的，就是范蠡。他是為數不多的，多半的人都不行。他跟越王勾踐打下江山之後就請辭了，想回去。當時還有個叫文仲的大臣，范蠡還寫信給他，希望他也一塊兒告老還鄉，結果他不聽，最後就被殺了。范蠡得以保全，沒有被殺。

所以，雖然有這樣的願望，想潛藏起來，但是多半都很難，這就是眾生願樂不能滿足的一個典型。

②人凡姓鄙，悒出靡路

第二種情況就是「人凡姓鄙，悒出靡路」。

前面那種情況跟我們的關係不大，這句跟我們的關係比較大，我們又沒名、又沒權，但是我們人又凡、性又鄙。地球上永遠都是平常人多，老百姓多，普普通通的人多。但是都想出人頭地，尤其是年輕人，都想做出一點「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的事業、功行，年輕的時候都是豪情萬丈，很快就被現實非常無情地敲醒，「別做夢了！醒醒吧！」

前段時間遇到一個蓮友，聊到這個話題。她也算非常有才華，是畫畫的，非常想畫出點成就，但是不得不面對現實，所以她從畫畫的老師做了培訓師，又從培訓師做了城管。我說「你這個跨度也太大了，上次來你還是培訓老師呢，怎麼這次就變城管了呢？」她說「沒辦法啊，要吃飯啊！」「忬出靡路」，也沒有路子，家裡又不是有錢有勢的，在那種三線、四線、五線的城市裡，確實也沒什麼機會。所以，真的就是這八個字，年輕人都得老老實實面對這八個字，「人凡姓鄙，忬出靡路」。這個女孩最後就跟我說，「內心就倆字——絕望」，過去的種種希望，最後就變成了這兩個字，「絕望」。我說「還好你念佛了」。

以前有一個寫書法的人，要送我一幅字，我就想了四個字。有一個詞叫「安居樂業」，我改了一下，我們念佛就不要「業」了，我就說「安居樂道」。安居是很重要的，佛門裡也有安居，就是住得很安穩；然後，從學道裡汲取快樂，不要從事業、家業裡去找。「業」本質就是業力，這裡面沒有真樂，不要從那裡去汲取快樂，要樂道。能樂道的人，就像孔子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他內心是豐富的，對他來說有什麼「忬出靡路」呢？不存在這種痛苦。

③修短繫業，制不在己

「修短繫業」，「修短」是說壽命長短。「修」就是長，活到一百多；「短」就是短命、夭折。決定一個人壽命長短的，是業力，就像一根繩子一樣，不是你自己能掌控的，「制不在己」，自己絲毫不能掌控。

「如阿私陀仙人類也」，阿私陀仙人是誰呢？釋迦牟尼佛誕生到這個世界之後，淨飯王請了一個仙人來給太子看相，就是阿私陀。他看完釋迦牟尼佛的相之後，嚎啕大哭，為什麼？「這個人太了不起了！他如果在世間，不出家，一定會做轉輪聖王；他如果出家，一定會做佛。只可惜我要走了，趕不上了，等這個小孩成佛了，我已經不在了」。所以有一首偈子說：「佛在世時我沉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

阿私陀是五通仙人，五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唯獨沒有漏盡通，所以他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生命到了，想多延遲一秒都不行，死生有命。我們一輩子心臟跳多少下都是定了的，想多跳一下都不行；一輩子喘多少口氣也是定了的，多喘一下也不行，少喘一下也不行，沒辦法。

想要控制生命修短的，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大多數人是想長生。像秦始皇、漢武帝都有這個想法，世間該得到的都得到了，他就想永遠佔有他所得到的，為了長生不死不惜一切代價，就想延長生命，結果活得還不如一般人長。

還有一種情況，活得太長了，想早點走。這種情況很少，但確實有。印尼有一個老人，生於 1870 年，2017 年去世，活了 146 歲。我看之前採訪他的視頻，他就說非常想死，可是怎麼都死不了，他說他是被閻羅王遺忘的一個人。他的兒子老早就死了，孫子也老早就死了，重孫子也死了，我們說白髮人送黑髮人，他都不知道送了多少代的黑髮人了，總是輪不到他，活得都不耐煩了。他說他就是想死，他最後的遺言就是「讓我走吧！」有好幾次，他快死了，但是都被搶救過來了，最後是自己絕食死了。「修短繫業，制不在己」，沒法控制，想要死，這麼點願望都達不到。所以，娑婆世界真的是堪忍，苦，不自在。

④業風所吹，不得自在

有如是等為業風所吹，不得自在。

就像柳絮、紙片在空中被風吹，風往西吹就得往西；正往西呢，反過來一陣風，那就往東，想要再往西也不行了，完全沒有自主的權利。

「業風」的範圍非常廣。你們是怎麼來書屋的？坐地鐵、坐公交、走路？錯了，你們本質上都是業風吹來的。你說「我是很主觀的，我要來的，我是很明確的，就是來聽法的」，但是什麼決定你有這個想法呢？業風。

人生所有的遭遇，過去的、正在進行的、未來要遭遇的，通通都是業風吹來的。錢哪來的？也是業風吹來的。不好的東西是業風吹來的，

好的東西也是業風吹來的。業有很多種，我們來書屋聽法，這是好業，是解脫業風吹來的。財業，就吹來錢；災難也是業風吹來的；白頭髮哪來的？業風吹的……通通無法自主，所以人活得挺可憐的。

⑤故興大悲，滿足情願

這些法藏比丘都很深切地觀察過、體察過，知道我們的眾生苦，所以就發願：

是故願言：「使我國土，各稱所求，滿足情願。」

「我極樂世界的眾生，每一個眾生所求的，都能滿願、稱意。」「滿足情願」，所有的願望都滿足他，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想去哪，神足通，「呼」地一下就到了；想看誰，天眼通，一下就看見了；想聽什麼，天耳通，一下就聽到了；八功德水，水想到膝蓋就到膝蓋，想到腰就到腰，想到脖子就到脖子，想灌頂就灌頂，水溫多少度都行……隨意自在，都是自在的。

(3) 長行釋一切所求滿足功德

翻到《聖教集》303頁，看長行部分。

莊嚴「一切所求滿足」功德成就者，偈言「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故。

此云何不思議？

彼國人天，若欲願往他方世界無量佛刹，供養諸佛菩薩，及所須供養之具，無不稱願。又，欲捨彼壽命，向餘國生，修短自在，隨願皆得。

未階自在之位，而同自在之用，焉可思議！

「欲願往他方世界無量佛刹」「所須供養之具，無不稱願」；或者想「捨彼壽命，向餘國生」，不想在娑婆世界待了，想去別的世界，也可以，馬上就死了，死了又生了；「修短自在」，多長的壽命自己設定好；「隨願皆得」，完全自在。

「未階自在之位，而同自在之用，焉可思議！」「階」是名詞動用，到什麼樣的階位。

這裡說的「自在」是指佛的大自在。我第一次聽說「大自在」，是在香山八大處的臥佛寺，臥佛上面有一個匾，寫著「得大自在」。我第一次看見這四個字，感覺特別好，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是印象特別深刻。佛就是得大自在，菩薩是小自在，我們是不自在。眾生為什麼不自在？因為有「他」在。他是誰？錢在、權在、名在、事在、人在、我在、妄想在、分別在、執著在，唯獨就是「自」不在，「自」就是自性，別的東西佔有了「自」的位置，整天都在想這些。

阿羅漢的「我」已經不在了，但是「法」還在，他破除了我執，但是法執沒有破，他還認為有一個恆常的、永恆的、解脫的、實實在在的法。菩薩連這個都要捨去。最後真如本體、自性的東西在了，那才是真正的大自在，只有佛是這樣的。所以有句話叫「佛為法王，於法自在」。法藏比丘的師父叫什麼？世自在王如來，不光是自在，自在中的王。我們都是人王、山寨王，這個王、那個王，人家是自在王，在自在裡是王，就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的「自」。

不光佛教這麼看，道家有句話叫「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也是說這個意思，心清淨下來，天地就回歸了，整個天地都在胸中。儒家也有類似的話，叫「萬物皆備於我」，人的心能夠定下來，「萬物皆備於我」，也就是自體滿足。

當然，這樣的大自在，只要往生，不費吹灰之力，人人都能得到，這就是「一切所求滿足」。

18. 結釋十七種莊嚴

國土莊嚴，也就是十七種依報莊嚴，我們已經講完了。

翻到《聖教集》303頁，看長行部分，把前面的國土十七種莊嚴總結了一下。

示現自利利他者：

略說彼阿彌陀佛國土十七種莊嚴功德成就，示現如來自身利益大功德力成就、利益他功德成就故。

言「略」者，彰彼淨土功德無量，非唯十七種也。

(1) 示現自利利他

示現自利利他者：

「自利利他」這個詞，但凡對佛教有點接觸的，都不陌生。我最初學佛的時候，看到這四個字，心裡就覺得挺舒服的。因為在我過去的觀念裡，自利是不能利他的，甚至需要靠損害別人的利益來達成自利。

①自利訣竅，即是利他

講到自利，本質來說是自私，世俗當中有很多話支撐這樣的思想，比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覺得這樣是很天經地義的，為了達成自己的私利，就去侵損別人的利益。

後來，隨著學佛時間越來越久，我發現世間所謂的「自利」都是「自害」，自害害彼，還以為自己會得到利益；所得到的也是很短暫的，對自他的傷害卻是永恆的，因為當初起的念頭就不對、不好，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別人。

學佛之後才發現，真正的自利，恰好是建立在利他的基礎上。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利他，就談不上自利，自利是通過利他達成的，這是佛教的基本觀點，自利跟利他是一回事。當然，這裡說的「自利」是真實的自利，不是前面說的「自私」。

佛經裡有一個比喻，一滴水如何能夠不消滅？融入大海，跟大海成為一個整體。投入大海，自己不但沒有損失，反而擴充了，這就是真正的自利利他。所以，師父有句話說得特別好，「自利的訣竅就是利他」。

世間所說的「自利」，其實大多數人都誤會了，把「利」跟「利益」混淆，片面地理解成「自己得到利益」。但是佛教所說的「自利」，這個「利」不是「利益」的意思，是自己的身心得到滋養、昇華和滿足。

孔子也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跟君子可以講仁義，但是對小人講那些沒用，跟小人只好講利益，因為他心裡只有這個東西。

世間也有一句話說「無利不起早」，說明人逐利的觀念非常深。

不光是佛給我們指出了如何達成自利的手段，儒家、道家也有類似的表述。

老子講過一句話，特別好：

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既以為人，己愈有」，一個人沒有為自己，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大眾；但是他並沒有因為付出很多而減損，反而得到的越多。

「既以與人，己愈多」，一個人一直在給予，不管是有形的、無形的，物質的、精神的，一直在給予；但是他也沒有減少，反而越給越多，給出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這是老子講的話，跟佛教非常一致。老子還說「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這些話都非常好，當我們想從對方那裡得到私利的時候，就想想這些話，要多給予。

佛教講「自利利他」就講得更加透徹了。佛教講自利利他，是自利在先，還是利他在先？有人可能會說「如果是利他在先，我不利益自己，怎麼利他啊？」

這就是小乘跟大乘不一樣的地方。小乘的根本目標是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太考慮利他的問題。大乘佛教是利他在先，先想到利他，至於自己，根本就不考慮。按照大乘的觀點，心、佛及眾生是無差別的，完完全全的利他，本身就是自利。只不過不特別考慮到底利不利自己的問題，對於菩薩來說，利他的同時已經在自利了。

佛菩薩自利利他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種，個個不一樣。大的方向跟佛菩薩的通願是沒有差別的，即「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但是具體到每一個佛菩薩，又有一些不同。

比如觀音菩薩尋聲救苦、千手千眼，眾生在危難恐怖的時候稱觀音

菩薩的名號，觀音菩薩就來幫助他，這是觀音菩薩的方式。地藏菩薩呢？「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把地獄空掉他才成佛。釋迦牟尼佛呢？是去整個法界當中最差的五濁惡世，度化最難度的剛強眾生，這是他的方法。阿彌陀佛呢？阿彌陀佛利益眾生的方法有什麼特別？他建了一個最美好的世界，來召喚十方的眾生去，並親自接引十方的眾生去，這是他自利利他的方法。其實佛菩薩不太講自利，佛菩薩的心是完完全全利他的。

②起觀生信，利益眾生

這個地方，曇鸞大師為什麼總結成「示現自利利他」呢？前面是講極樂世界的十七種莊嚴，比如從量上來講是「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從形相上來講是「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等等；而且有各種受用，地是怎麼樣的，虛空怎麼樣，水怎麼樣……為什麼把這些總結成一句話「示現自利利他」呢？因為他建成這個美好的世界之後，要讓別人知道、瞭解；如果建好了，別人不瞭解、不知道，等於沒有建，就產生不了交集。所以，阿彌陀佛建好極樂世界之後，就請釋迦牟尼佛做廣告。

世間新建一座樓盤，還需要專門的銷售員銷售，甚至廣告公司去設計方案，搞活動推廣，告訴大家「我這個樓盤怎麼好，周圍的環境怎麼樣，離地鐵站有多近，離公園有多近，離高鐵站多遠，房子的結構怎麼樣，綠化得如何……」。十七種依報莊嚴其實就是這個作用，就是讓別人瞭解，一看心就動了，「這房子好，借錢也要買！」一看十七種依報莊嚴，「極樂世界這麼好，我要往生！」這樣，佛菩薩的自利利他，尤其是利他，就能達成。

這用佛教的專業名詞講，叫「起觀生信」，就是通過觀察國土如何好，進而生起願生的心。

前邊講國土十七種莊嚴的時候，都有「佛本何故起此莊嚴」這句話。然後就講我們這個世界非常窘迫，空間很小；而極樂世界像虛空一樣廣大，等等。佛為什麼起此莊嚴呢？就是為了利益眾生，就是為了利他。

③淨土功德，略說十七

略說彼阿彌陀佛國土十七種莊嚴功德成就，示現如來自身利

益大功德力成就、利益他功德成就故。

言「略」者，彰彼淨土功德無量，非唯十七種也。

這裡有一個字眼，就是「略」。「略」就是簡略，不是很詳細、很完整的。這是想表達極樂淨土的功德莊嚴是無量無邊的，只不過為了娑婆世界的眾生能夠體察得到，就從那麼多的功德莊嚴裡選擇了十七種有代表性的，讓我們起觀生信，所以這裡用了一個「略」字。

其實不光國土莊嚴是這樣，我們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豈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八萬四千相、八萬四千好，數不盡的相、數不盡的好。

佛本來是無量相、無量好，但是為了讓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能夠看出他的好，就略了、縮了，把很多的相好收起來，只示現跟我們差不多的樣子，只比我們人稍微好一點，所以只剩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這裡講的國土十七種莊嚴也是一樣的意思。佛如果把所有相、所有好都示現出來，也沒用。比如我們用手機下載圖片，手機本身的像素很低，照片即便再大、再清晰，可能一百兆，但是因為手機屏幕非常模糊，就算把圖片全下載下來也沒用，看到的也是一個模糊的影像。

我們的心就像手機屏幕，非常模糊，即便佛現出那麼多的相、那麼多的好，我們也看不到。所以，佛是以我們凡夫的心力所能達到的極限來顯相的，更多的相他是收起來的。經典上說，天人放出的光如果被我們人看到，就會把我們的眼睛亮瞎，何況是佛呢？我們看電弧焊的光都不行。當然，佛的光不一樣，佛的光是非常柔和、清淨的，不會讓我們的眼晴瞎掉。

④能神者神之耳

夫須彌之入芥子，毛孔之納大海，豈山、海之神乎？毛、芥之力乎？能神者神之耳。是故十七種雖曰利他，自利之義炳然可知。

這個地方很有意思，有兩個典故，都是出自《維摩詰經》。《維摩詰

經》是顯示維摩詰居士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的。

須彌之入芥子

我們看註釋：

須彌之入芥子：《維摩詰經》：「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

「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芥子」就是芥菜籽，農村的蓮友可能見過，很小。「須彌山」很高很高，高八萬四千由旬。要把這麼高的須彌山納到芥菜籽裡。

「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把這麼高的須彌山納到芥菜籽裡，山是不是就小了？或者山就受到摧毀了，碾成粉末了？不會，一點都沒有變化。

「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這裡說的是維摩詰居士，維摩詰居士就像變魔術一樣，一下子就把須彌山放到芥菜籽裡了。四天王天在須彌山山腰，忉利天在須彌山山頂。但是，把須彌山放到芥菜籽裡之後，這些天界的眾生毫無感覺，也沒有感到擠迫。「唯應度者乃見」，因緣成熟的，有解脫因緣的，就能見到那麼大的山瞬間進入芥菜籽裡，這是不可思議。

毛孔之納大海

毛孔之納大海：《維摩詰經》：「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煩擾）魚鱉黿鼉（大鱉和豬婆龍）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華嚴經》：「復以一毛孔，普納一切海，大海無增減，眾生不燒害。」

「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煩擾）魚鱉黿鼉（大鱉和豬婆龍）水性之屬」，「燒」就是擾亂的意思；「魚鱉黿鼉」就是海裡的生物。

「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憊」，也是同樣的道理，不會因為把四大海納到身上的毛孔裡，海裡的魚就嗷嗷地叫「不行啊，太擠了！」沒有這種感覺，沒有干擾牠們的正常生活，該在水裡游還在水裡游。

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芥子納須彌，毛孔納海水」，這是佛菩薩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

能神者神之耳

下面一句，「豈山、海之神乎？毛、芥之力乎？」產生這樣不可思議的現象，難道是山、海的力量嗎？還是毛孔跟芥子的力量呢？都不是。

「能神者神之耳」，是變現這樣神通的那個人，他才是根本。就像變魔術一樣，布一揭，出火了；再一揭，出來一隻鴿子；再一揭……你們都看過的。難道是火厲害嗎？是布厲害嗎？是鴿子厲害嗎？不對，是表演魔術的人厲害，不是道具厲害。這裡也是一樣的，「能神者神之耳」。

「是故十七種雖曰利他，自利之義炳然可知」，這段話裡講了很多比喻，是在表達什麼呢？極樂世界有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景象，不管是性功德、量功德，還是形相功德、受用功德、無諸難功德……這麼多不可思議的功德，能夠顯現這些功德的就是一個人——阿彌陀佛。「能神者神之耳」，能讓這麼多不可思議的境界產生，定是因為有一尊不可思議的佛。

「自利之義炳然可知」，佛如果沒有這樣的力量，極樂世界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相發生呢？所以，「自利」的「利」也通「力」，「利」跟「力」是相關的，正是因為阿彌陀佛有不可思議的佛力，才能產生利益眾生的力量。

比如一個大功德主，有一個地方發生災難了，他大筆一揮，「一億元，拿去！」他能拿出一個億，說明他的資產絕對不會少於一個億，他能利益別人，說明他有這個資本。

兩點啟示

這個比喻非常好，讓我們想到兩件事。

第一，就像把山、海納到毛、芥之中一樣，阿彌陀佛也是把兆載永劫修行的功德力，放到了哪裡？放到了三歲小孩能稱念，快死的人也能很輕易地稱念出來的這句佛號裡。看起來輕飄飄的一句佛號，但是裡邊含藏了佛無盡的功德，就像把須彌山和四大海放到毛芥之中一樣。所以，不要看這句名號很簡單，簡單背後有不簡單，「能神者神之耳」。

如果一個小孩看到一張卡片，「這算個啥！」就在那玩；玩著玩著，「丟了吧！」他不知道這張卡片裡有幾個億的資產。卡片看起來很簡單，但那是他爸媽一輩子的血汗錢。我們有時候就是這樣，會看輕這句名號，以為它很簡單，不知道這裡邊是阿彌陀佛一輩子的「血汗錢」啊！

「應度者乃見」，我們就屬於「應度者乃見」。我們不會看輕名號，因為我們是「應度者乃見」，我們的緣分成熟了，這一世要解脫了，所以能夠多少相信並體會到這句名號是不可思議的，不是那麼簡單的。

這是讓我們想到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山、海納入毛、芥之後，山上的天人，海裡的魚、鱉、龍，他們的生活不受一點影響。我們不也一樣嗎？我們這一世要解脫，要成佛，我們的生活就要有變化嗎？

就像這個比喻一樣，阿彌陀佛是把我們悄悄地放到名號裡，再悄悄地放到極樂世界。但是我們在往生之前，一點都不知道，在沒有任何感受的情況下就往生了、成佛了。這就是淨土法門不可思議的地方，我們沒什麼感覺的。

我們昨天念佛，今天白髮就變黑了嗎？明天腦袋就放光了嗎？後天就在天上飛來飛去了嗎？沒有吧？我們沒有任何感覺，今天念是這樣，明天念也是這樣；今年是這樣，明年也是這樣；這十年是這樣，後十年也差不多。

有一次我們坐高鐵，從南方到北方，有一隻蒼蠅也進了車廂。它飛進來之後，這一路是沒有任何感覺的。高鐵很快，三五個小時就到了，於是它就從一隻南方的蒼蠅變成了北京的蒼蠅，就進京了，還不用安檢。牠有什麼感覺嗎？就跟那些魚鱉一樣，沒有任何感覺，但是牠就進京了。

為什麼？完全他力。牠不是自己飛來的，自己飛得飛到什麼時候啊？坐高鐵就不一樣了，不知不覺就從南方蒼蠅變成了北京蒼蠅了。

這個比喻很好，讓我們聯想到很多。大家記住這句話，「能神者神之耳」，不是我們多厲害。我們往生了，是我們多厲害嗎？不是的，是阿彌陀佛厲害。蒼蠅進北京了，是蒼蠅多厲害嗎？不是的，是高鐵厲害，因緣湊在一起了。

（2）入第一義諦

翻到《聖教集》304頁，看「入第一義諦」。這段文字非常不好懂，我盡可能講，大家盡可能聽，能懂多少是多少。

入第一義諦者：

彼無量壽佛國土莊嚴，第一義諦妙境界相，十六句及一句次第說，應知。

①第一義諦

什麼叫「第一義諦」？「諦」是什麼意思？「諦」就是真理的意思。什麼叫「第一」？有「第一」，是不是有「第二」「第三」呢？

終極真理

「第一義諦」就是「終極真理」的意思，真理到了這裡就無上了，不能再上了。除了「第一義諦」，剩下的都是第二義諦，沒有第三義諦。所以，「一」跟「二」是相對的概念。

科學也在追求真理；包括儒、道也是如此，學儒的人認為儒是真理，學道的人認為道是真理。在佛教中，特別是大乘，以「一實相印」作為印證，符合「一實相印」的就是終極真理；不符合的，就不是終極真理。

在佛教裡，也有「非第一義諦」的真理。比如，比較起來，像人天乘，甚至聲聞乘、緣覺乘，這些都不屬於「第一義諦」，都屬於第二義諦。像我們世俗的學問、科學，都不屬於「第一義諦」。

其實，人人都有追求真理的心，或者說人人都曾經有過追求真理的

心，特別是孩童時期。當然，孩子也不知道什麼真理不真理的，但是那種求知的心是非常真切的。《十萬個為什麼》不就是給小孩編的嗎？「媽媽，這個為什麼是這樣的呢？爸爸，這個是為什麼？……」家長被問煩了，就編了一本《十萬個為什麼》，就不用一個一個回答了，「你自己翻書去吧」。為什麼沒有成人版的《十萬個為什麼》？成年人要賺錢啊、娶媳婦啊、結婚啊，哪有時間問為什麼。

其實，我們看小孩的《十萬個為什麼》，絕大多數大人都回答不了。為什麼大人不問呢？小孩為什麼問呢？這就是本性。小孩沒有受污染，世俗的慾望還沒有起來，所以這是天然的，也是佛性中透出來的。人皆有佛性，追求真理的心本身就來自於佛性。小孩的世欲少，受的障蔽也少。

愛因斯坦講過一句話，我特別欣賞。當時相對論一出來，大家都覺得他是天才中的天才，但是他說：「我跟別人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只是把小時候對世界、對宇宙的好奇，一直延續到今天而已。」一直延續到他講這句話的那一天，一點都沒有消滅。我們是不斷地消滅，我們三五歲時的那些疑問，現在還有人問嗎？沒有了。

愛因斯坦特別晚熟，他十一歲的時候就想像自己如果以光的速度行走在空間裡，將會看到什麼圖景。他一直想這個問題，其實相對論就回答了這個問題，所以愛因斯坦挺厲害的。他很晚才會說話，在正常人會說話的年齡，他依舊一言不發。

有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家在吃飯的時候，他媽媽給他倒湯，他用勺子喝湯燙了嘴，他就說了一句話，這是他人生第一句話，「這湯太燙了」。一家人特別驚奇，就問他「你原來怎麼不說話呢？」他說「原來這個湯不燙啊」，所以他非常晚熟。但是他一直保持著童心，他特別喜歡跟兒童交往，甚至能跟一個三四歲的小孩玩一天。我們還不算是很大的年紀，能跟小孩玩一天嗎？早就沒有耐心了。他特別喜歡小孩，因為他自己就是個小孩。

追求真理，一個是在孩童時期，另外一個就是在十四歲到二十歲之

間，特別容易思考人生問題。我比較幸運，在那個時候接觸了佛教，而且這個動力一直沒有消滅，一直持續到今天。如果過了那個時候，結了婚，整天抱小孩、哄小孩，也就沒有今天這個緣分了。

所以，人跟動物有什麼不一樣？動物不會追求真理，但是人會。其他方面差不了多少。動物生個小豬、小貓、小狗，牠也會撫養；人也一樣，餓了也是到處找吃的，困了也睡，沒有什麼區別。

但是人會跟世俗拉扯。今天早上看了王路的一篇文章，叫《找對象和發財》。他對目前的生活很滿足，每天與真理為伍，看看佛經，抄抄佛經，打打坐，念念佛，參加書屋的活動，講講課，非常舒服，也不上班。但是他媽不幹，打電話催他談戀愛，讓他少寫點佛教的文章，多寫點情感類的文章，打賞的人多，佛教的文章有幾個人看啊？所以，世俗跟出世會有拉扯，而且世俗的力量是很強的。

所以，「第一義諦」就是講終極真理的，想要追求真理，一定要去極樂世界。為什麼？因為極樂世界是「第一義諦妙境界相」。這八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義諦」是講理體的；在這個理體之上流露、產生出的境界，就叫作「妙境界相」。

當然，也不能說我們這個世界沒有「第一義諦」，但是在凡夫的境界裡，是不能跟「第一義諦」融合的，所以整個的相就不是「妙境界相」，是粗鄙相，非常粗糙、粗陋，是穢土，非常濁穢、濁染，不乾淨，也不妙。

佛因緣法

「第一義諦」者，佛因緣法也。

這句話正確的讀法是「『第一義諦』者，佛/因緣法也」。因緣法有兩種，一種是佛因緣法，一種是眾生因緣法。在我們的境界裡，屬於眾生因緣法；但是在極樂世界，在佛的報土，就是佛因緣法，這是不一樣的。

「第一義諦」是佛因緣法。

佛因緣法招感報土，比如極樂世界這樣的報土；眾生因緣法所感召的是穢土、五濁惡世、娑婆世界。

不管報土還是穢土，都有兩方面：一個是事，一個是理。事，就是我們的眼睛能看到，耳朵能聽到的。這個事，倒不一定是事情的事，任何一個心意識，我們能感知到的，都屬於事；除了理，都屬於事。

但是在報土的境界裡，它的理就是「第一義諦」。極樂世界的理體就是「第一義諦」，是終極真理；在事上顯現出來的就是「妙境界相」。極樂世界不存在第二義諦，也不存在聲聞、緣覺法，這些都不存在；像我們這個世界所有的科學，在極樂世界更不存在。極樂世界是終極真理，在它的境界裡是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理事圓融的，這是佛的報土。

我們這個穢土，在事上是粗陋的、粗鄙的、濁染的，不能跟「妙境界相」相比較；但是在理上有兩種情況，根據不同人的境界，所感知的是不同的。

有一個典故，叫「馬麥之報」，就是佛有半個月吃馬糧。弟子都吃得皺眉頭，好不容易才能吃下去，但是佛不一樣，佛吃的是無上醍醐。所以，佛見跟凡夫見有區別，凡夫見就落入第二義諦裡。

②遍計所執

在這個世界，凡夫創造了很多相似真理的東西，但其實離「第一義諦」都非常遠，因為凡夫帶有情見，屬於凡夫性。如果用唯識的專業說法，就是「遍計所執性」；還有一個「依他起性」，佛是「圓成實性」，這三者合稱「三性」。

「遍計所執」，凡夫就像戴著有色眼鏡一樣，不論看哪裡，都有眼鏡本身的顏色。比如一朵花，這朵明明是黃的，那朵是白的，如果他戴著一副紅色的眼鏡，他看這朵就是黃紅，看那朵就是白紅，都帶有紅色。這個紅色是從哪來的呢？這就是「遍計所執」，是他的眼睛有問題。當然，佛的時代沒有眼鏡，所以佛就打了一個比方，說這個人的眼睛出問題了，叫「幻翳」，眼睛裡有個東西，看什麼都帶著那個東西。

經上還有一個比喻，本來是一根繩子，可是在晚上看不清楚的情況下，人的內心就會加工，「不是繩子，是蛇！」繩子就變成了蛇，他就嚇得不行，到處跑，找人，要把這條蛇幹掉。結果用大探照燈一照，哪有蛇啊，一根繩子而已。

認為繩子是蛇的過程，就是「遍計所執性」在起作用。把燈打開一看，原來沒有蛇，是繩子，這就是「依他起性」。換句話說，「依他起性」就是客觀，「遍計所執性」就是主觀，加了很多主觀的東西，把一個東西扭曲了，明明是 A，扭曲成 B，我們人是很擅長這一點的。「遍計所執性」的「遍」，就是不論什麼東西，都加有自身主觀的判斷、主觀的臆造在裡邊。

古代有一個人斧子丟了，他懷疑是隔壁的王老二偷的，然後就每天觀察王老二的行蹤。他怎麼看怎麼覺得王老二像小偷，眼神也像，動作也像，神情也像，哪裡都像。過了兩天，他自己幹活，把斧子翻出來了，沒丟。他回頭再看王老二，哪都不像小偷，看哪哪不像。前面就是非常典型的加進了自己的主觀判斷，所以人是很難客觀的。

前兩天，我們編輯部的一位蓮友丟了一串自己特別喜歡的佛珠。我說「你上次看見這串佛珠是在什麼時候？」她就給我描述了一下，「昨天，什麼時間，從哪個地方，把這串佛珠放到了哪個口袋，然後走回宿舍，然後放到哪裡……」，說得言之鑿鑿，非常清晰，非常準確。結果被我找到了，就在編輯部的書架上。前一天她就放在桌子上，根本沒拿回去，另一位蓮友給放到書架上了。她自己就認為拿回去了，而且非常認真，那個過程完全是自己想出來的「遍計所執」。所以，妙悟法師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人都生活在自己以為的世界裡」。她以為自己有那麼一個過程，其實是臆想出來的，可能是把前面某一天的場景跟前一天混在一塊了。

笑笑有一件事更加典型。她小時候特別崇拜劉德華，當時有兩部電視劇，《警花出更》和《火鳳凰》，她就興致勃勃地跟小夥伴說：「最近劉德華演了兩部電視劇，很好看！」她的小夥伴就說：「不對啊，那不是劉

德華演的。」她說：「就是劉德華！」兩個人由爭辯變成爭吵，最後因為這件事絕交了。後來過了十幾年，上大學的時候，她又跟大學同學說起這兩部電視劇，「劉德華演得真好啊！」同學說：「不對呀，不是劉德華演的。」這時候她就想起小時候那一幕，就不太敢堅持了，趕緊回家上網查，結果一看，果真不是劉德華演的，而且那個人長得跟劉德華根本就不像，但是她這樣以為十幾年。所以，人的「遍計所執」多厲害啊！

有兩個人在竊竊私語，說別人的事，你就非以為是說你，下意識地認為他們在討論自己，而且連他們討論什麼都非常清楚，這都是你的「以為」。人會添油加醋，什麼事到心裡都會加工一番，所以人沒有真正的客觀。

「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曾參是孔子的弟子，是一個大仁大義的人，怎麼會殺人呢？但是有三個人同時跟曾參的母親說「你兒子殺人了！」他母親就開始心驚了，不信也信了。所以，凡夫性就體現在這些方面，不夠客觀。

③妙境界相

此「諦」是「境」義，是故「莊嚴」等十六句，稱為「妙境界相」。此義至「入一法句」文，當更解釋。

「此『諦』是『境』義」，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真理顯示為事相一體。因為極樂世界是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一真法界，理和事能融成一體，而且不相妨礙。

我們這個世界就不同，理事分張，理跟事是分開的，理是理，事是事，不能理事相融。事跟事之間就更有妨礙了。你說「我渴了，我要喝水」，搬來一塊大石頭，你不能把石頭當水喝，在娑婆世界，事跟事有界限。但是在極樂世界完全可以，渴了，給你一塊大石頭，到嘴裡就變成液體了；或者餓了，給你灌點八功德水，也飽了。極樂世界就可以不相妨礙，事事沒有障礙。

像濟公，他被關在牢裡，旁邊的人在吃雞腿、喝酒，他也吃，他把

鐵鏟吃得比雞腿還香，對他來說沒有障礙。雞腿跟鐵鏟是兩件事，在我們是有障礙的，吃雞腿是香的，吃鐵鏟就把牙硌掉了。但是對濟公來說，在他的境界裡，是沒有障礙的，他吃得可香了，吃完之後，直接大搖大擺地就走出去了。

「是故『莊嚴』等十六句，稱為『妙境界相』」，這裡的「十六句」，就是把國土十七種莊嚴裡的第一個清淨功德拿出去，剩這十六句。

「此義至『入一法句』文，當更解釋」，後邊還要細說，也就是後邊的「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到了那句再詳細解釋，這裡就沒有細說。

④觀行起次

「及一句次第」者，謂觀器淨等總別十七句觀行次第也。云何起次？建章言「歸命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

這句話是解釋「一句次第」四個字的，也就是說國土十七種功德莊嚴是有次序的。

「云何起次？」「起次」的意思就是開啟承接次第。為什麼先講清淨功德，第二講量功德，第三是性功德，第四是形相功德……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次第呢？

「建章言『歸命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建章」就是一開頭；「建」是開始，「章」是指整首偈子。最開始的偈子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即「歸命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換句話說，國土十七種莊嚴之所以有這樣的次第，就是為了達成「歸命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再簡單點說，就是讓讀到這十七種功德莊嚴的人能夠生起願生心。這樣的次第讓人看了之後，就能生起願生心；如果不是這樣的次第，就很難生起願生心。

我們善導書屋很小，進來一看，一覽無餘；如果去故宮，或者去頤和園，就不一樣了。很多人去故宮，其實連故宮的十分之一都沒看到，他可能就沿著中軸線，穿過三大殿，直接通到神武門，然後就出去了。

我有一個親戚，一個多小時就看完了。我說「你看完了？」「對呀，看完了。」「看見什麼了？」「房子好大呀。」旁邊都沒看到。這就是次第有問題，沒有按照一個合理的次第去觀看、遊玩。逛頤和園也是，好多地方都會漏掉，所以很多人再去頤和園，都會發現「哎？這個地方我怎麼從來沒來過啊？」

極樂世界比故宮大多了，參觀極樂世界都是有次第的，先瞭解什麼，再瞭解什麼，最後瞭解什麼。如果次第非常合理，就能激發起眾生的願生心；如果不合理，可能就生不起來。

⑤釋疑無生

此中有疑。疑言：「生為有本，眾累之元。棄生願生，生何可盡？」為釋此疑，是故觀彼淨土莊嚴功德成就，明彼淨土是阿彌陀如來清淨本願無生之生，非如三有虛妄生也。何以言之？夫法性清淨，畢竟無生。言「生」者，是得生者之情耳。生苟無生，生何所盡？盡夫生者，上失無為能為之身，下涵三空不空之瘡。根敗永亡，號振三千，無反無復，於斯招恥。

生為有本，眾累之元

這個疑是怎麼來的呢？就是凡夫的情見在其中。根本問題就是拿娑婆世界的思維習慣和事相，來質疑極樂世界的情況，這就是病根。

「生為有本」，這個「有」不是「有無」的「有」，它是佛教的一個專有名詞。這個「有」的意思就像「三有」「二十五有」的「有」，就是有因有果、因果絕對存在的意思。所以，「有」是一個特有名詞，在這裡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煩惱」。所以，「生為有本」的意思就是，一切煩惱的根本是因為生，有生就有滅，就有生、住、異、滅，生、老、病、死；沒有生，就沒有老、病、死；沒有生，就沒有住、異、滅。換句話說，沒有開頭的那個，就不存在後面的所有東西，一切煩惱都是這麼引起的。

周國平寫過一篇文章，一個中年婦女，她的丈夫去世了，兒子也死

了，家產也沒有了，家破人亡，她曾經有的東西都沒有了，就準備跳河自盡。後來她碰到一個人，那個人就問她：「在十幾年前，你十五六歲，還是少女的時候，你有丈夫嗎？」她說：「沒有。」「你有兒子嗎？」「沒有。」「你有房子嗎？」「沒有。」「你有錢嗎？」「沒有。」「那時候你過得怎麼樣？」「那時候我無憂無慮！」「那時候的你跟現在的你有什麼區別嗎？」她想想，好像真沒有什麼區別。後來的「有」，是因為時間到了，就結婚、生孩子、賺錢。但是在十幾年前，她是非常快樂、非常自在的，根本就不會想到自盡。那她是怎麼變成這種痛不欲生的狀態的呢？就是因為「有」過。假如一開始就無生、無有，或者從頭到尾都沒有，就不存在這些煩惱了。

這裡的「生為有本，眾累之元」也是表達這個意思，一切煩惱都是因為有「生」。「眾累之元」，我們學過「累情」，就是負累、係累，感到很沉重，就是因為有「生」。

棄生願生，生何可盡

「棄生願生，生何可盡？」什麼意思呢？放棄我們這一世的生命，求生極樂世界，願意生到另外一個世界，這不還是沒有離開「生」這個字嗎？生到極樂世界之後還要死，死了之後還要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哪有窮盡啊？就沒有結束的那一天了。這個人問了這麼一個問題。

我們也講「願往生」，都在講「生」。但是大乘佛教是講「無生」的，所謂「無生法忍」。所以，這個提問的人就感覺極樂世界的境界不高，有「生」說明煩惱還在，「往生」就等於把一個鐵鎖解開了，換了一個金鎖，雖然這個鎖亮閃閃的，很值錢，但它也是鎖啊！

為釋此疑，是故觀彼淨土莊嚴功德成就，明彼淨土是阿彌陀如來清淨本願無生之生，非如三有虛妄生也。

這句話就已經解決、說明前面的問題了。仔細觀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可以知道，生到他的淨土，其實是無生之生。換句話說，一旦生到極樂淨土，當下就證得無生法忍，就是菩薩的境界，無生的境界。而不像我們這個世界，「非如三有虛妄生也」，我們這個世界是虛妄生，所

以佛說我們生生世世不出輪迴，是非常冤枉的，所謂「無窮之劫枉疲勞」，很冤枉，生也白生，死也白死，死了又白生，生了又白死，徒勞，沒有任何意義，都是虛妄的。

法性清淨，畢竟無生

何以言之？夫法性清淨，畢竟無生。

「何以言之？」為什麼這麼說呢？

「夫法性清淨，畢竟無生」，因為極樂世界是佛的報土，理是「第一義諦」，事是「妙境界相」，人人都是證得無生法忍的菩薩。在那種無生的境界裡，沒有任何煩惱，一生永生，再不輪迴，再沒有生滅，再沒有成住壞空，再沒有生老病死，再沒有生住異滅，這些都消除了。我們不是都追求永恆嗎？極樂世界就是永恆，常樂我淨，恢復我們本然的佛性境界，恢復我們的本來面目。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說「生」這個字呢？

言「生」者，是得生者之情耳。

這麼說是順著我們凡夫的情見。如果說「不生」，說「大家跟我一塊兒無生吧」，你們聽得懂嗎？如果這樣說了，你們真的願意去極樂世界嗎？淨土法門就不用弘揚了，就不會有人念佛了。

所以，既然凡夫都有生老病死的觀念，就順著眾生說，「這一世結束，可以生到別的地方去」，所以叫「往生」，往極樂世界而生。這是順著我們凡夫的觀念說的，所以叫「得生者之情耳」。

生苟無生，生何所盡？

如果生到極樂世界就得到無生的境界，那前面問的「生何可盡」，還有什麼盡不盡的呢？就沒有什麼生命可捨了，因為無生，就沒有什麼可捨掉的了。

盡夫生者，四種弊端

盡夫生者，上失無為能為之身，下涵三空不空之痼。根敗永亡，號振三千，無反無復，於斯招恥。

但是有一種情況，曇鸞大師又從另外一個角度說。

「盡夫生者」，要說「盡生者」，也有；就是把我們的生老病死解除掉，也有這種情況，就是「盡生」的情況。這一期壽命結束之後，再也沒有生，也有這種情況，就是阿羅漢。但是阿羅漢跟佛菩薩的無生境界不一樣，跟無生法忍的菩薩比起來，阿羅漢是有漏的，有弊端的。有什麼樣的弊端呢？下面列了四條：

第一，「上失無為能為之身」；

第二，「下涵三空不空之痼」；

第三，「根敗永亡，號振三千」；

第四，「無反無復，於斯招恥」。

這個要解釋，不然不知道在講什麼。

第一，「上失無為能為之身」。阿羅漢確實了生脫死了，「盡生」了，所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再無後憂。但是阿羅漢不能像佛那樣，既內心如如不動，處在無為寂滅的狀態下，同時又能用三明六通、十力無畏去廣度眾生。阿羅漢一旦進入灰身滅智的境界，就出不來了，是名菩薩死，不名菩薩生。這在菩薩道裡是非常危險的境界，是墮於二乘深坑。

第二，「下涵三空不空之痼」。「痼」就是痼疾，很難治好的病，這個病一旦形成，就很難治。「涵」是沉醉，沉醉在裡面。「三空不空」，「三空」就是空、無相、無作。寺院的山門也叫「三門」。寺院一般是三個門，中間的大一點，兩邊的小一點。「三門」就是「三空」。「三空」本來是不空的；當然，這是菩薩的境界，無相無不相，無作無不作。

我們對照《維摩詰經》裡的一段經文就好理解了：

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

阿羅漢一旦證入空、無相的境界，他就沉涵在裡面不出來了。但是菩薩不然，菩薩證入那種境界，他明明知道沒有眾生可度，但是他還要努力地度眾生，空而不空。阿羅漢就不能這樣，這是阿羅漢不足的地方。

所以，《金剛經》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

者」，明明知道無眾生可度，但是菩提心一起來，就會忍不住去度眾生。

所以，沉湎於小乘空的境界，這對阿羅漢來說就是病，得治。治的方法，就是阿羅漢也求生極樂世界。

我們前面學過「鳩鳥入水，魚蚌鹹死；犀牛觸之，死者皆活」，這就是說阿羅漢的。阿羅漢在菩薩道上本來已經死了，但是一旦往生極樂世界之後，阿彌陀佛就像犀牛角，碰到那些已經受了鳩鳥毒的魚、蚌，犀牛角一觸，牠們又活了。阿羅漢的菩提心本來已經死了，但是一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光一照，他又發起菩提心，就成菩薩了。

第三，「根敗永亡，號振三千」。能號出來還算好的，說明他的病好了，或者他知道自己病了，更多的阿羅漢是號不出來的。這是有典故的。在《維摩詰經》裡，大迦葉聽完維摩詰菩薩不可思議的境界之後，他發現阿羅漢跟菩薩的境界有這麼大的差別，所以他就說了一句話：「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以大乘佛教來說，阿羅漢就是敗種，焦芽敗種，死的種子。然後說：「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振三千大千世界。」阿羅漢聽到菩薩的境界，應該哭，哭到什麼地步呢？聲振三千大千世界。我們形容一個人能哭，頂多說他哭得房頂都振動了；但是阿羅漢哭得三千大千世界都振動，這得有多傷心啊！

第四，「無反無復，於斯招恥」。「無反無復」，阿羅漢不能再歸返到真理的本源，也就是佛的境界，不能成佛了。「於斯招恥」，對菩薩來說，菩薩就看不起阿羅漢。

無生境界，淨土之宅

體夫生理，謂之淨土。淨土之宅，所謂十七句是也。

「體夫生理，謂之淨土」，真正親身證悟到無生的境界、真理的境界，這才叫作淨土。反過來說，一旦入了淨土，就一定能夠親身證得無生的終極真理，也就是「第一義諦」，這才是淨土。

「淨土之宅，所謂十七句是也」，「宅」就是家，「淨土之宅」就是淨

土之家。極樂淨土才是我們的家鄉。曇鸞大師用的這些字眼都非常考究。

我們說一個人某方面的水平怎麼樣，就會說他「功夫到家沒到家」，沒到家，還得繼續努力；到家了，好了，可以了。這裡的意思是說，我們生生世世不斷地修行，各種修行方法都試過，但是只要不到淨土，就沒到家；到了淨土，就到家了。

各位都是「到家」的人。以後別人問你「你修行怎麼樣啊？」「我到家了！」這是曇鸞大師說的，「淨土之宅」嘛，不可能比這個再高了。

所以，印光大師說：

應當發願願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戀；

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自己家的月亮，誰跟你爭啊？「自是不歸歸便得」，要麼不歸；但凡有想要回家的心，就一定能夠回家。

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問，「求生極樂世界何如在這個世界證無生法忍呢？生到極樂世界還得使勁地修行，何必要往生呢？我根機這麼好，幹嗎需要他力？我都這麼厲害了，還需要他力嗎？這裡就是家，極樂世界不是家；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家」，他們是這麼一種心理。

其實古人也有回答，但是我覺得都不如曇鸞大師這一段回答得徹底、究竟。比如天如惟則法師，他也回答過，他是宋朝的一位高僧。別人問他：「能往生嗎？」他說：「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肯定能往生，但實際上是去不了的。這話不是矛盾嗎？其實他想表達的是，極樂世界是無生的境界，沒有一個凡夫虛妄的心體真的到極樂世界，所以是去不了的。

但是這句話就把很多老菩薩搞蒙了，經常有老菩薩顛巍巍地問我：「啊？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啊？」讓老菩薩理解這個，多難啊！小菩薩們都理解不了。就不如曇鸞大師說得明確，「是得生者之情耳」「本願無生之生，非如三有虛妄生也」，這樣說，就不會讓老菩薩覺得「極樂世界沒有我的分兒」。

以前有一個蓮友，年紀不大，他跟我講過一句話，「我現在聽不得

任何一句說不能往生的話，只要一聽，心裡就起火」。我就很肯定他這個心理狀態，「對啊，說明你真願意往生啊」。如果沒有那麼強烈的願生心，「無所謂！能往生嗎？好。不能往生？哦，好」，就跟他沒關係。

(3) 十七句次第

下面這部分是跟前面的「云何起次」連著的。國土十七種莊嚴有什麼樣的次第相承關係呢？這裡就說得很清楚，一環扣一環，先說這個，再說那個，它有內在的邏輯關係。就像導遊一樣，告訴你「先去哪，順著哪條小道再到哪，再順著哪條路再到哪……」，這樣就不會走冤枉路，走一圈下來就都看到了。

①十七句中，總別為二

十七句中，總別為二：

初句是總相，所謂是清淨佛土，過三界道；

彼過三界，有何相？下十六種莊嚴功德成就相是也。

「十七句中，總別為二」，十七種功德莊嚴有兩種，一個是總相，一個是別相。

總相——「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極樂世界這麼大，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清淨」。為什麼說「勝過三界道」？因為三界是不清淨的。三界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不清淨、濁染，所以叫「五濁惡世」。而淨土能夠勝過三界，所以說「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

「彼過三界，有何相？下十六種莊嚴功德成就相是也」，下面就細說了，把具體如何清淨，從十六個角度來說。換句話說，下面的十六種莊嚴，都貫穿著同一個共性，就是「清淨」，量是清淨的，相也是清淨，妙色是清淨的，觸也是清淨，等等。

②十六句中，別相次第

一者量，「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故。

比如說善導書屋，就倆字——清淨，但是別人接下來肯定問你「書

屋有多少平米？」就是問書屋到底多大。極樂世界也一樣，先說極樂世界很清淨，接下來我們就會問「極樂世界多大呀？」這就是量功德。

「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大得像虛空一樣，沒有邊際。

既知量，此量以何為本？是故觀性。「性」是「本」義。彼淨土，從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既知量，此量以何為本？」問完量之後，又問「極樂世界本質而言是怎樣的呢？」這裡的「本」，我們可以理解成「是什麼材料建的呀？是木結構的？還是水泥鋼筋的？還是鋼結構啊？」這是哪首偈子？對，「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這就是性功德，性有不改之義。

既言出世善根，此善根生何等相？是故次觀莊嚴形相。

在相上有什麼不一樣呢？所以又觀形相功德。形相功德是哪首偈子？「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極樂世界的東西，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相，但是在各種相裡有一個共通的相，就是都很亮，杯子發光，桌子發光，地板也發光。「淨光明滿足」，自發光，什麼東西都是亮的；「如鏡日月輪」，像月亮一樣，非常圓滿。

既知形相，宜知形相何等體，是故次觀種種事。

種種事功德是哪首偈子？「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極樂世界有這麼多東西，都是好東西，都是寶物，寶物都有寶性，又很好看。

既知種種事，宜知種種事妙色，是故次觀妙色。

這些東西怎麼好看呢？是什麼顏色的？看起來是什麼樣的？所以又觀妙色功德。這是哪首偈子？「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這是第二次說到「光」，第一次是「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第二次的「光」跟第一次的「光」不一樣，第一次的「光」是形色，第二次的「光」是顯色。

既知妙色，此色有何觸？是故次觀觸。

極樂世界的東西這麼好，如果碰一碰是什麼感覺呢？所以又觀觸功德，就是「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

我前兩天認識一個在首都博物館工作的蓮友，我就問他「我下次去

你們博物館，能不能把玻璃櫃打開，讓我摸一摸？」人看到特別好的東西，就想摸一摸，想知道摸一下是什麼感覺。

極樂世界的東西摸起來都非常舒服，舒服到「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我們在這個世界摸過什麼「生勝樂」的東西嗎？可能摸一下金絲絨的面也覺得挺舒服的，「柔軟左右旋」，像水裡的水草一樣。

既知身觸，應知眼觸，是故次觀水、地、虛空莊嚴三事。

「既知身觸，應知眼觸」，我的手摸到它了，但是我的眼睛還想看一看，目光相觸。

「是故次觀水、地、虛空莊嚴三事」，看看天空是怎樣的，大地是怎樣的，虛空是怎樣的。這裡就有三首偈子，水功德是：「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地功德是：「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虛空功德是：「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這就是水、地、虛空三種功德。這是眼觸。

既知眼觸，應知鼻觸，是故次觀衣華香熏。

「既知眼觸，應知鼻觸」，眼睛看到了還不算，鼻子也要聞一聞味道。

「是故次觀衣華香熏」，這是哪首偈子？「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

既知眼、鼻等觸，須知離染，是故次觀佛慧明照。

我們的眼睛、鼻子、耳朵接觸了那麼多東西，會不會讓我們產生染著之樂啊？比如吃到好吃的，還想再吃；看到好看的，還想再看。

極樂世界是不是也這樣呢？不一樣。「離染」，極樂世界是清淨的。所以又觀佛慧明照——佛慧明淨日，除世癡暗冥。

既知慧光淨力，宜知聲名遠近，是故次觀梵聲遠聞。

如果我們生到極樂世界，我們的名聲如何呀？所以又觀妙聲功德。這是哪首偈子？「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名聲非常遠，大家都知道，所謂「天下誰人不識君」。

既知聲名，宜知誰為增上，是故次觀主。

這些聲名啊、眼觸啊、鼻觸啊，是誰給我們的？「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這叫主功德。

既知有主，誰為主眷屬？是故次觀眷屬。

有主就有眷屬，眷屬是誰？「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就是未來的我們，都是從蓮花裡化生的。

既知眷屬，宜知此眷屬若為受用，是故次觀受用。

生到極樂世界之後，有什麼樣的受用呢？「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為食」。在極樂世界，比吃好吃的更好的，就是聞法。

既知受用，宜知此受用有難無難，是故次觀無諸難。

得到了這些受用，但是會不會像我們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災難呢？比如空難、海難、風難，各種災難。所以又觀無諸難功德。這是哪首偈子？「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不但沒有難，而且這種快樂是沒有間斷的，永生不息的。

我們這個世間是受苦無間。當然，人間還算好的，還是受苦有間，阿鼻地獄才是受苦無間。其實我們人間也是受苦無間，只不過跟阿鼻地獄比，相對來說是有間。人間不是劇苦，是堪忍，這種苦再摻上一點樂，就可以忍受，所以叫堪忍，「娑婆世界」翻譯過來，就是堪忍世界。

既知無諸難，以何義故無諸難？是故次觀大義門。

「大義門」是什麼意思？「『大義』者，大乘所以也」。極樂世界不是二乘，是大乘。大義門功德是哪首偈子？「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

既知大義門，宜知大義門滿不滿，是故次觀所求滿足。

「既知大義門，宜知大義門滿不滿」，能不能滿我們所有的願望呢？

「是故次觀所求滿足」，這是哪首偈子？「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也就是我們上次講的「萬事如意」。

③破疑生信，必生淨土

復次，此十七句，非但釋疑；觀此十七種莊嚴成就，能生真

實淨信，必定得生彼安樂佛土。

國土十七種功德按這樣的次序排列下來，不但能夠解除我們的疑惑，而且能使我們生起真實信心；有了真實信心，必然有願望，想要往生；有願望，就必然滿願，所謂「有願必有緣」。

從這裡可以看出，去疑是很重要的，就是破疑生信。疑去則信生，信生就願生，願生就必生，這是一個連帶關係。所以，破疑很重要。

我們今天在這裡也是破疑；當然，不光是破疑，還有結緣的意思。首先結上緣，隨著接觸多了，他就會有疑問，「極樂世界是不是騙人的呀？阿彌陀佛是不是假的呀？」這是最粗淺的疑問。我們就告訴他「阿彌陀佛不假，真實不虛，從古至今那麼多人都往生了，那麼多人都看到了……」。這個疑問破完之後，還有別的疑問，「這樣念佛就能去了嗎？不需要修點別的吗？」我們再破。所以，破疑和生信有時候是同一個過程，疑破得越多，信根扎得越深；信根扎得越深，願生心越強烈；願生心越強，往生就決定了。

當然，我們眾生疑淨土是很正常的，凡夫都有貪瞋癡慢疑，這五種根本煩惱是與生俱來的，所以疑是很正常的，不疑才不正常。所謂「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聽到就能信，那是「非常人」，常人一定有疑的過程。

我們的懷疑，都是以三界的思維、三界的想法、三界的事相，來比對極樂世界的無為境界，然後產生了種種疑問。就像螞蟻想人類社會的種種問題，這夠螞蟻想的了，牠想不到，牠整天忙的就是搬點麵包渣，搬到窩裡，吃啊吃啊，就這點件事，牠怎麼可能想到人類這麼複雜的問題呢？也像人間的人想天上神仙的事，是很難想像的。

（4）取實往生問答

問曰：上言知生無生，當是上品生者。若下下品人，乘十念往生，豈非取實生耶？但取實生，即墮二執：一恐不得往生，二恐更生惑。

這是一個問答，又產生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問什麼呢？如果是上品往生的人，因為他學大乘經，甚至深悟佛法實相的道理，這樣的人往生沒有問題。這實際上是承接前面說的往生就證無生這個問題來的。這樣的人往生到極樂世界就證得無生，這是沒話說的，因果相續嘛。

但如果是下下品的人，這裡舉的是《觀經》的情況，《觀經》下下品人乘十念就往生了。

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這個人念了十聲佛就往生了。他造了五逆十惡的罪業，給他講《金剛經》，講「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講破四相；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講這些都沒有意義，他連聽力都沒有了，心已經散亂了，地獄的火就在旁邊燒呢，他馬上就要下去了。這樣的人往生，「豈非是取實生耶？」意思就是說，這樣豈不是沒有證得無生的道理嗎？他認為有淨土，他是一個造罪的凡夫，要墮地獄的凡夫，他這樣念佛就生到真實的淨土，這叫「取實生」，他認為真的有淨土，有阿彌陀佛。而上品的人，他不是取實生。

「但取實生，即墮二執」，如果他真的取實往生的話，豈不是墮入兩種執著的觀念裡嗎？

哪兩種執著的觀念呢？「一恐不得往生，二恐更生生惑」，第一，恐怕不能往生；第二，即便往生到極樂世界，還是帶有由罪業產生的惑業，「恐更生生惑」。因為他認為有「實眾生」，有「實生死」，所以就有「實罪業」。這樣往生到極樂世界，豈不是不究竟嗎？是問了這麼一個問題。

曇鸞大師回答的時候舉了三個比喻。

①淨摩尼珠喻

答：譬如淨摩尼珠，置之濁水，水即清淨。若人雖有無量生

死之罪濁，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

第一個比喻是淨摩尼珠喻。「淨摩尼珠」是什麼呢？有點類似明礬的東西。比如水很渾濁，把明礬丟進去，不一會兒髒東西就沉澱下去了，就被吸附了，水就清淨了。淨摩尼珠也有這個作用，「譬如淨摩尼珠，置之濁水，水即清淨」，完全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若人雖有無量生死之罪濁，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把我們眾生的心比作濁水，尤其是下品下生的眾生，因為他有無量的罪業，所以他的心水是很濁染的，黑得不行，殺父殺母這樣的事都做得出來；殺阿羅漢、破和合僧，這是非常重的罪業，這個水得多濁啊！

但是，他「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名號就像淨摩尼珠一樣。「投之濁心」，只要這句名號丟到他充滿罪濁的心水之中。「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就像淨摩尼珠把水裡的濁染之物給吸附了一樣，心水就清淨了，就恢復到他清淨本然的本心，這樣就能往生了。

所以，曇鸞大師是提倡消業往生，不是提倡帶業往生。因為六字名號把我們的罪業都消除了，這樣才能往生。而且，水自己有什麼力量嗎？一瓶很渾濁的水放在這裡，晃蕩晃蕩就能清淨嗎？越晃蕩越濁染。所以，完全是淨珠之力，非水之力。

同樣的，凡夫心能夠入無生法忍，能夠往生，也不是靠自己撲騰、努力，完全是六字名號的作用，完全是阿彌陀佛的力量。

這是第一個比喻。

②水如物色喻

又，是摩尼珠，以玄黃幣裹，投之於水，水即玄黃，一如物色。彼清淨佛土，有阿彌陀如來無上寶珠，以無量莊嚴功德成就帛裹，投之於所往生者心水，豈不能轉生見為無生智乎！

「又，是摩尼珠，以玄黃幣裹，投之於水，水即玄黃，一如物色」，

摩尼珠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把摩尼珠放在水裡，「以玄黃幣裹」，「玄」是黑色，「黃」是黃色，「幣」就是布帛。用一塊黃色的布裹著摩尼珠，投到水裡，布是黃色的，水就變成黃色；如果布是黑色的，水就變成黑色，摩尼珠就有這個功能，水的顏色會變得跟布的顏色一模一樣。

「彼清淨佛土，有阿彌陀如來無上寶珠，以無量莊嚴功德成就帛裹」，我們看這個比喻，摩尼珠代表什麼？代表佛。帛代表什麼？代表佛的功德，佛的功德裡就包含無生法忍的境界。

「投之於所往生者心水」，把這句裹著阿彌陀佛功德的名號，投到往生人的心水裡，會怎麼樣？就會阿彌陀佛有什麼功德，往生者的身上就體現出什麼功德。就像把裹著布的摩尼珠投到水裡，布是什麼顏色，水就變成什麼顏色。

「豈不能轉生見為無生智乎！」「生見」就是凡夫眾生「實生死」「實生滅」「實眾生」的見解，這些「生見」就轉成無生的境界。因為阿彌陀佛的功德「布」，就包含了無生法忍的功德在裡邊。當然，這個「轉」有明轉有暗轉，明轉就是自己知道；更多的是暗轉，轉了自己都不知道。

就像我前面打的蒼蠅坐高鐵的比喻，蒼蠅已經被轉了，牠還不知道呢。所以，淨土法門叫「潛通佛智，暗合道妙」。其實我們大家都被轉了，只不過我們不知道，「我已經證得無生法忍了嗎？我已經證得無生的境界了嗎？沒有吧？」你不知道而已。

③冰上燃火喻

看第三個比喻，這個比喻最精彩了。

又如冰上燃火，火猛則冰解，冰解則火滅。彼下品人，雖不知法性無生，但以稱佛名力，作往生意，願生彼土，彼土是無生界，見生之火自然而滅。

「又如冰上燃火，火猛則冰解，冰解則火滅」，這是什麼現象呢？我估計一般人不敢玩這個遊戲。就是在冰上燒火，火燒得越大，火是熱的，冰一加熱就化成水了。冰化成水之後，會有什麼效果呢？火就滅了。火勢越猛，冰化得越快，水越多；水越多，火滅得越快。是這麼一個比喻。

它在說明什麼呢？「彼下品人，雖不知法性無生，但以稱佛名力，作往生意，願生彼土，彼土是無生界，見生之火自然而滅」，有比喻就有合喻，我們來比對一下，這裡的「冰」代表什麼？「火」代表什麼？「水」又代表什麼？一個人從發起願生心到往生，往生之後證無生，這個過程跟這個比喻有什麼聯繫？怎麼比對？

先說「火」，「火」代表願生。凡夫的願生心跟「無生」並不相容；換句話說，在證得無生法忍的菩薩看來，願生心也是一種執著。所以，經常有人說「你們念佛人真執著，比誰都執著」，對啊，沒錯，冰上燃火嘛，就得有這把火。凡夫的願生心也可以叫作「生見」；但是對等覺菩薩來說，就談不上願不願生的問題。

「火猛則冰解」，凡夫的願生心越強烈，特別願意往生，火就猛；火越猛，就會怎麼樣？冰就化成水了。

「水」代表什麼？或者說是什麼把眾生的「生見」給滅了？就是無生，無生滅有生，無生的境界一起來，「生見」自然就沒有了，這兩者是不相容的。

冰跟水又是什麼關係呢？我們可以把冰釋的過程比作一個意象，冰融釋的過程就是轉生見為無生的過程。說得再明白一點，淨土法門不怕執著，就怕你不執著。因為你不執著，火就起不來；火起不來，冰就化不了；冰化不了，就沒有水；沒有水，就不能滅掉你的生見。生見就是凡夫的執著見。你越執著，願生心越強烈，火越大；火越大，冰釋得越快；冰釋得越快，水越多；水越多，火滅得越快。

這個比喻非常精妙，一般人對淨土法門的歧視、誤解，用這個比喻就解決了。

比如學聖道門的，特別是學般若的，他們學的都是「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他們說「你願生，生到哪裡？」我們說「生到極樂世界。」「跟誰去？」「跟阿彌陀佛去。」他們就說「這是有相啊！『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你這個不高明！」他們認為這是帶有執著的，認為這跟大乘佛法的實相理體不相吻合。換句話說，他

們認為這背離了以實相為體的大乘佛法的精髓。

但是沒關係，淨土法門就是讓人執著的法門。這句話在學習曇鸞大師的著作之前還不敢講呢，以前別人問我，我都說「我是不執著的願生」，底氣就不足；現在底氣就非常足，「我不光執著，我還非常執著呢！」

所以，善導大師說淨土法門是指方立相的法門，不講破相，也不講無方，是立一個相。所以，《阿彌陀經》上來就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而且是講「有」，「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不講「沒有」。

淨土法門正是因為順了眾生的生見，才能夠廣攝凡夫。因為凡夫有幾個沒有生見的？口上天天喊著「沒有生見」的，其實那也是生見，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昨天我看馬一浮的書，他是提倡儒家文化的，也學佛。他講了一句話，我覺得特別有道理，他說一般人所謂的去習氣，都是「以習去習」，以一個新的習氣去除老的習氣，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沒用的。

比如以前執著穿好衣服，穿高跟鞋；現在學佛了，都穿沒有皮革的衣服了，但是買了一大堆佛珠，收藏了很多佛珠。原來的習氣是沒了，但是是以另外一個習氣代替了原來的習氣，貪心並沒有消滅。

像《西遊記》裡的老方丈，就喜歡袈裟，這也是貪心。世間人喜歡世間的好衣服，老方丈是換了一個環境，還是「以習去習」，習氣沒有改變。所以，人去習氣是很難的。

所以，馬一浮在樂山創辦復性書院，開始的時候躊躇滿志，最後失敗了。失敗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培養的弟子都讓他非常失望，因為去除習氣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他教得非常用心，但是學的人沒有按照他的理想走，所以最後有成就的人不多，可能就兩三個。

他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沒能達成「教赴時機」，他所教的東西跟這個時代的人的根機不相符，沒有「教赴時機」。現在距離孔子的時代已經兩三千年了，但他還是用孔子的教學形式，所以達不成目的，因為

人的根機不行了。

淨土法門正當時機。雖然我們做事情失敗了，但是可以加強機深信，「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正好看清了人性的本質，人性就像黑炭一樣，怎麼洗都洗不白，骨子裡就是黑的。

聖道門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淨土法門是「凡所有相，皆是實相」。為什麼淨土法門很高，能夠普攝群機呢？就像我們掉到糞坑裡，是大坑池，不是小糞坑。我們在糞坑裡撲騰的時候，沒有任何可以抓的東西，只能往下陷；你去抓旁邊的人，旁邊的人也在往下陷，沒用的。這時候，必須得有一個糞坑之外的東西，來把糞坑裡的人拖上去。這時候阿彌陀佛就來了，弄了一根很長很粗的棍子，插到糞坑裡。這時候，凡是緊緊握住這根棍子的人（即執持名號的人），他順著這個力量就能上岸，就能從糞坑裡出去。

但是，前提是這根棍子必須插進來，如果在空中晃來晃去的，沒用啊！棍子插在糞坑裡代表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句名號展現出來的樣子，其實是順著我們凡夫的生見。凡夫的生見是穢惡的、粗鄙的、污濁的，凡夫但凡有生見，都是濁染的，就好比糞坑裡的糞一樣。但是這句名號，包括極樂世界，是順著我們的生見的，這樣我們就能借這個生見，反而達成解脫，到達無生的境界，達成這樣一個目的；不然的話，就真的沒有什麼辦法了。

小結

把這一節重點總結一下。

第一個，「能神者神之耳」。這個比喻非常好，芥子能納須彌，四大海能入毛孔，這是「能神者神之耳」，是阿彌陀佛本願的力量。我們在這句名號裡，就像須彌山上的天人，還有水裡的魚鱉，名號既不干擾我們的生活，我們又能達成解脫，這是因為阿彌陀佛的神力，「能神者神之耳」。

第二個，「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就是終極真理的意思。「第一義諦」就是佛因緣法，除了佛因緣法還有什麼？對，眾生因緣法。佛因緣法感召的是什麼世界？對，淨土。淨土的「理」是什麼？「理」是「第一義諦」；「事」是什麼？「妙境界相」。

我們這個世界，「理」是什麼？這分凡夫見和佛見，對於佛來說，我們這個世界也在「第一義諦」裡；但是對凡夫來說，我們這個世界的「理」就是第二義諦。因為人有情見，在唯識宗裡叫「遍計所執性」，而佛是「圓成實性」。

第三個，國土十七種功德莊嚴的順序是不是隨便說的？是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眾答：不是。）有沒有次第相承關係？（眾答：有。）這種次第相承關係，目的在哪裡？目的是「歸命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達成這樣一個目的，也就是自利利他。

第四個，這裡邊有一個問題，就是「棄生願生」的問題。這一期壽命結束，求生到極樂世界，「生何可盡」呢？曇鸞大師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中心句就是一句，「彼淨土是阿彌陀如來清淨本願無生之生，非如三有虛妄生也」。我們這個世界是「虛妄生」，極樂世界是「無生之生」。這是曇鸞大師說的。

第五個，往生的人是不是「取實生」？「取實生」是不是不高明？是不是就不能證無生？曇鸞大師用了三個比喻來回答，就是淨摩尼珠喻、水如物色喻、冰上燃火喻。

（三）觀眾生世間清淨

翻到《聖教集》260頁，我們看第二部分，觀眾生世間清淨。第一部分是器世間清淨，也就是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分開說就是十七種：清淨功德，量功德，性功德，形相功德，種種事功德，妙色功德，觸功德，三種事功德，雨功德，光明功德，妙聲功德，主功德，眷屬功德，受用功德，無諸難功德，大義門功德，一切所求滿足功德。

從第二部分開始，講的是佛莊嚴，還有菩薩莊嚴。極樂世界除了器世界，還有眾生世間，有兩類眾生：一個是阿彌陀佛；另外就是菩薩，也就是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除了阿彌陀佛以外都屬於菩薩。

1. 何故言觀眾生世間清淨

為什麼叫「觀眾生世間清淨」呢？眾生世間清淨分兩種：一個是佛莊嚴，還有一個是菩薩莊嚴。在我們的印象裡，我們才叫眾生，阿彌陀佛怎麼也是眾生呢？觀音、勢至這些大菩薩怎麼也是眾生呢？眾生不應該是我們嗎？在後邊會解釋。

次觀眾生世間清淨。此門中分為二別：

一者觀察阿彌陀如來莊嚴功德；

二者觀察彼諸菩薩莊嚴功德。

觀察如來莊嚴功德中有八種，至文當目。

「至文當目」的意思是，等講到如來功德的時候再一一列出名目。「目」是動詞，標明、標列的意思。

下來就是提問了，其實我們看了也會有這個問題。曇鸞大師想到會有人問，所以他在這裡設了一個問答，自設自答。

問曰：有論師泛解「眾生」名義，以其輪轉三有，受眾多生死，故名「眾生」。今名佛菩薩為「眾生」，是義云何？

答曰：經言「一法有無量名，一名有無量義」，如以受眾多生死故名為「眾生」者，此是小乘法釋三界中眾生名義，非大乘家眾生名義也。大乘家所言「眾生」者，如《不增不減經》言，「言眾生者，即是不生不滅義」。何以故？若有生，生已復生，有無窮過故，有不生而生過故，是故無生。若有生，可有滅；既無生，何得有滅？是故無生無滅是「眾生」義，如經中言「五受陰通達空無所有，是苦義」，斯其類也。

「有論師泛解『眾生』名義，以其輪轉三有，受眾多生死，故名『眾

生』，「論師」就是專門造論的人，比如龍樹菩薩、天親菩薩都屬於論師。專門研究戒律的叫律師。

「泛解」，「泛」就是泛泛地、粗泛地，不是很精確地解釋「眾生」這個詞的意思。

怎麼解釋的呢？所謂「眾生」，就是「以其輪轉三有，受眾多生死」。「三有」就是欲有、色有、無色有。在三界輪轉的過程中受眾多的生死，人死為羊，羊死為人；這一世是人，下一世是動物，再下一世墮地獄……換身體就像換衣服，受很多的生死。所以，眾多生死的生命簡稱「眾生」，是這麼解釋的。

「今名佛菩薩為『眾生』，是義云何？」現在說佛菩薩也是眾生，這怎麼理解呢？

（1）一名有無量義

「答曰：經言『一法有無量名，一名有無量義』」，這裡的「經」是指《大般涅槃經》。《涅槃經》裡有這樣一句話，「一法有無量名，一名有無量義」，就是在佛經上，同一個法有不同的名稱。我們人也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大名，還有小名，還有乳名，還有外號；古人的名號就更多了，有的人光號就十幾個。佛教裡也是一樣，同一個法有不同的名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我們講「成佛」，又講「正覺」，又講「實相」，又講「涅槃」，又講「一真法界」……能想到很多，其實講的都是同一回事，就是成佛的境界。

又如佛有十個名號——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再比如「煩惱」，意思是煩惱的名詞就更多了，前面說的「三有」的「有」，其實就是煩惱的一種；「漏」也是，「惑」也是；「結」是煩惱，「使」也是煩惱。

為什麼同樣一個法，要有這麼多名字呢？是從不同的角度去說明。

比如

「結」這個詞，是表達煩惱的體性，煩惱跟我們的心識粘結在一起，就像水壺上的污垢一樣，很難去除。「使」，表達煩惱會成為催使我們造業的動力，使我們幹這個，幹那個。「漏」是漏瘡的意思，表達煩惱不斷，像瘡流膿一樣，不停地流，我們的煩惱性也是這樣。

「一名有無量義」，有時候同一個名號，卻有不同的意思；而且出自佛經的這些名相，往往有無量的意思。比如「如來」「佛」，它的意思就有很多。比如「南無阿彌陀佛」，它的意思也有很多很多。所以，法然上人有一句話：「念佛雖有種種義，稱念六字，一切皆含。」念佛的道理雖然有很多很多，但是稱名的當下，所有的意思都在裡面了。

為什麼要引用《涅槃經》的這句話呢？是想說明「眾生」也是「一名有無量義」，它的意思也有很多種。

(2) 大小乘釋「眾生」義

「如以受眾多生死故名爲『眾生』者，此是小乘法釋三界中眾生名義，非大乘法眾生名義也」，前面「論師泛解」的那種說法不能說不對，但只是那麼多意思中的一種，是站在小乘的立場角度理解的，大乘有大乘的理解方法。小乘的說法比較貼近我們的思維高度，如果我們來想一想，「眾生」可不就是這樣的嗎？我們不就是在三界中受眾多生死嗎？

大乘是怎麼解釋「眾生」的呢？

「大乘法所言『眾生』者，如《不增不減經》言，『言眾生者，即是不生不滅義』」，大乘解釋「眾生」，是不生不滅的意思。佛是不是不生不滅？菩薩是不是不生不滅？（眾答：是。）所以說佛菩薩屬於眾生，這就沒有問題。

「何以故？」，為什麼呢？下面就解釋了。

「若有生，生已復生，有無窮過故，有不生而生過故，是故無生」，這是講無生的，就是不生；然後再講不滅，「若有生，可有滅；既無生，何得有滅？是故無生無滅是『眾生』義」。最難懂的就是這句。什麼意思

呢？說有生，就會生了再生，生生無窮，而且有「不生而生」之過。

師父打了一個比方，比如我們看到一個現象——黃豆生豆芽。我們說「是黃豆生的豆芽」，按照我們的語言描述是沒有錯的。但是豆裡面有芽嗎？說它有芽對嗎？如果說它有芽，就犯了「生已復生」的邏輯錯誤。如果它本來就有，結果它又生出來一個，那不就是「生而復生」嗎？說它沒有也不對，如果沒有，豆芽又是從哪兒出來的呢？如果說它沒有，就犯了「不生而生」的邏輯錯誤。如果它有，它根本就不用生，它本來就有啊。

所以，通過這樣一個現象，就說明所有事情都是不生不滅的。我們眼睛看到似乎是有生有滅的，但本質上是不生不滅的。如果有生，就必然有滅；如果無生，就沒有滅。所以說「既無生，何得有滅？是故無生無滅是『眾生』義」。

所以，小乘是從時間、流轉這些立場來解釋「眾生」的；大乘則是從緣起性空、萬事都是因緣所成這個角度來說的，是當體即空、空無自性的，是生滅一如的，是不生不滅的。

再打個比喻，就像電視屏幕裡的東西。屏幕裡有兩個人在吵架，它是實有的嗎？真的有兩個人在吵嗎？如果真的有兩個人在吵，你的手伸到電視裡，應該可以勸架勸成功；如果它有的話，在電視裡，這兩個人應該從始至終都在吵架，可是為什麼前面在吵，後邊又沒有了呢？所以，不能說它有。但是，如果說它沒有，它真的有那個形象在，有聲音，有圖像，就在你的面前。所以，既不能說它有，也不能說它沒有，它是不生不滅的，它是在那個時間、空間點下，因緣展現出那個樣子。

所以，《圓覺經》裡有一句話：「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本來無生，但是眾生在無生中虛妄地看到生滅的現象，其實是緣起性空。

經典上有很多比喻來說明這件事。比如一個人手持一根點燃的香，在黑暗中以很快的速度畫圓，在遠處看，就有一個實際的圓。但是本質上真的有圓嗎？沒有，是他拿的香的紅點在動，只不過速度快到一定程度，就產生了這麼一個相。佛在經上說，我們眼睛看到的所有現象，都

是這麼產生的。

用現在的科學就更好理解了，電影膠片每秒播放 24 幀，靜態的圖像就變成了動態的。就是 24 張圖，以很快的速度從你眼前放過去，明明是靜止的圖，就變成動態的了，電影的原理就是這樣的。

我們看到的所有現象也是這樣的，只不過這個速度不是每秒 24 幀，每秒 240 億幀都有，速度非常快，快到我們不覺得它是圖片，因為太真實了；也不是 3D、4D、5D，是無量 D，我們就處在這樣一個空間裡，感覺非常真實，但本質是虛妄的，「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本來一切現象都是無生的，但是我們看到有生相、有滅相。

再比如水。水在零度以下是冰，是固體；零度以上就是液體；再加熱到一定程度，就變成氣體。所以，同樣一個水分子，在不同的情境下就變成不同的形態。

我們也是這樣，在一個特定的空間、時間下，就是人身，長相是這樣，脾氣秉性是這樣；下一世輪迴，就變成了別的身，別的長相；再下一世又不一樣……隨著因緣不同，不斷地變換。

所以，「人生就是不斷升起，不斷翻騰，又不斷聚散的一團無根的雲」，它不斷地變化，你說它實有嗎？不實有，它只是因緣和合下暫時顯現出這個表相。

（3）大小乘釋「苦」之義

下面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來說明有時候大乘跟小乘對同樣一個名詞會有不同的理解。

「如經中言『五受陰通達空無所有，是苦義』，斯其類也」，這裡的「經」指《維摩詰經》。

小乘對「苦」的解釋很樸實，比如三苦、五苦、八苦等等，這是小乘的解釋。大乘不這麼理解，大乘說「五受陰通達空無所有」，我們看註釋：

五受陰通達空無所有，是苦義：憂、喜、苦、樂、捨五種感受，是因緣所生，無實體，無自性，當體空無所有，實無苦相可得，這是（大乘勝義）苦諦的意思。（小乘行人諦審生死實苦，三苦八苦，諸苦逼迫，一一不虛，故名苦諦。）「受陰」，五陰（色、受、想、行、識）之一，通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感受外境的順逆。

「五受」，五種受蘊——憂、喜、苦、樂、捨。「苦、樂」指身受，「憂、喜」指心受，「捨」指身心不苦不樂。

「五受」是哪五受呢？憂、喜、苦、樂、捨。人的感受無非就是這幾種：感覺到苦，感覺到樂，感覺到憂惱，感覺到歡喜；「捨」是什麼？就是不憂不喜，不苦不樂，當然，也不是平靜，是有點呆的狀態，心不在線。

「五受陰」，「五陰」是什麼？色、受、想、行、識。為什麼叫「陰」呢？就好像陰天的時候，雲彩把太陽遮住了，地面就是陰的。色、受、想、行、識也像陰雲一樣，把我們自性的光明遮住了。「五陰」又叫「五蘊」。通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感受外邊的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引起內在的五受（憂、喜、苦、樂、捨）。這還不算是苦，體悟到「是因緣所生，無實體，無自性，當體空無所有，實無苦相可得」，這才是大乘的苦諦。

所以，有時候大乘、小乘對同一法的解釋是不一樣的。

大乘最後的指向都是諸法實相。佛教講「三法印」，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這是小乘的三法印；大乘不是這「三法印」，是「一實相印」，最後都匯歸到「諸法實相」上來。

2. 觀佛八種莊嚴

（1）座功德

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台。

此二句，名「莊嚴座功德成就」。

觀佛莊嚴，沒有上來就觀佛的面相、眼睛、身形，而是先觀佛的寶座。我們去寺院的大雄寶殿，有的大雄寶殿特別大，佛像也巨大無比，我們進去一般先看佛的眼睛。這裡之所以先觀座，可能是因為阿彌陀佛太高了，《觀經》說「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我們眾生在佛的面前，就像小螞蟻站在人的面前似的，所以看不到上邊，就先觀座。

「無量大寶王」，是說「淨華台」是由什麼做的。我們說一個檯子是漢白玉的，或者是大理石的，或者是木頭的。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寶座是什麼材料的呢？是「無量大寶」組成的。

有時候，座是體現人的地位、身分的，通過座來表達。比如，皇帝的座跟我們家裡寫字檯前的座，能一樣嗎？前陣我去故宮，故宮有一個傢俱展，展出的都是當時皇帝們的坐具，有的是在書房裡坐的，有的是在朝堂上坐的，有的是在室外坐的，各個都不一樣，但是都雕滿了龍、鳳，特別是在太和殿和朝堂裡坐的。光是座，就讓人覺得皇上跟平民百姓有差距。我們看封建時代的宮殿，很多建築，裡面所有東西的設計，感覺就是為了拉開帝王跟平民的距離，讓普通人不敢有非分之想，看到這些就想到，「這確實是天子啊，我這樣的不可能」，讓人感覺到差距非常大。

①何故莊嚴此座

當然，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寶座，它是為了什麼呢？是讓人「生增上信、增上恭敬、增上愛樂、增上修行」。

佛本何故莊嚴此座？

佛為什麼要莊嚴自己的寶座呢？

見有菩薩，於末後身敷草而坐，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是說的哪個菩薩？就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還沒成佛、準備成佛的時候，還叫菩薩。

「於末後身」，就是最後一世，馬上就要成正等正覺了，坐在菩提樹下。佛是坐在菩提樹下的地上嗎？不是，「敷草而坐」。附近正好有一個割草的人，佛就跟他化緣，說「你的草能不能給我一點兒？」那個人就

同意了。是什麼草呢？吉祥草。現在還有吉祥草，長得有點像韭菜。佛把吉祥草鋪在菩提樹下，就坐在上面，說「如果不成正覺，就誓不起座」，就坐到死，不起來了。果然，第四十九天夜睹明星成佛了，「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人天見者，不生增上信、增上恭敬、增上愛樂、增上修行。

但是有一些「人天」，比如天上的人，或者一些小菩薩，見到這種場景，會心生怠慢，「哎呀，佛就坐這個啊？就坐在草堆上成佛啊？」心裡就生懈怠，不生「增上信、增上恭敬、增上愛樂、增上修行」，就生不起信心；沒有信心就沒有恭敬；沒有恭敬就生不起對佛法的愛樂，進而就不能進入修行正軌，這樣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損失。

所以，為了防止這種情況，阿彌陀佛就發願說「我不能坐在草上，我要坐在無量大寶王做成的微妙淨華台上」。

什麼叫「增上」呢？「增上」就是使之加強、向上。比如，過去對佛只相信五分，結果看了佛的大寶座，信就變成六分、七分、八分、十分，這就叫「增上」。過去不怎麼信；現在看到這個寶座，就信了；過去信得淺，看了大寶座，就信得深了，就生起信心來了。

因為凡夫是著相的，有時候把寺院修得比較好，也是這個用意；如果寺院破破爛爛的，佛像也東倒西歪的，進去之後就不能生起增上信心、增上愛樂、增上恭敬，進而就不能修行。包括佛教的儀軌、典禮，有時候會做得特別隆重，也是這個意思；如果做得草草的，大眾就生不起信心。

過去在宋朝的時候，周敦頤在寺院吃了一頓飯，寺院過堂是非常有規矩的，有唱讚、迴向等等。他參加完之後，就由衷地感慨：「三代禮教盡在其中矣。」「三代禮教」是指儒家六藝裡面的禮，講禮儀的。他說這些早都失傳了，在儒門裡大多都不在了，但是在佛門裡居然還有。所以他非常感慨，也讓他對佛教生起信心。

近代有一個人叫馬一浮，他也跟周敦頤差不多，他不是去吃飯，是去參加了一個法師講法的升座典禮。過去的法師講課不像我這樣，往這

一坐就開講了，過去不是這樣，非常規矩，唱讚、香花迎請，甚至講義都要用頭頂戴著獻上去。馬一浮看完之後，說「古代儒家講的禮儀，在佛門裡居然全都體現出來了」，所以他非常佩服。

是故願言：「我成佛時，使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台以為佛座。」

所以發願，「我成佛的時候，要坐寶台，不要坐草」。當然，釋迦牟尼佛也不是不能坐寶台，是隨順因緣，在我們這個世間，坐吉祥草是最好的，他就選擇這種方式，眾生應以何身得度，佛菩薩即現何身。

②釋「無量」

下面解釋「無量」。這一整段都出自《觀無量壽經》。

「無量」者，如《觀無量壽經》言，「七寶地上，有大寶蓮華王座。蓮華一一葉，作百寶色。有八萬四千脈，猶如天畫，脈有八萬四千光。華葉小者，縱廣二百五十由旬。如是華有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間，有百億摩尼珠王以為映飾；一一摩尼，放千光明，其光如蓋，七寶合成，遍覆地上，釋迦毗楞伽寶以為其台。此蓮華台，八萬金剛甄叔迦寶、梵摩尼寶、妙真珠網以為校飾。於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寶幢；一一寶幢，如百千萬億須彌山；幢上寶幔，如夜摩天宮，有五百億微妙寶珠以為映飾；一一寶珠，有八萬四千光；一一光，作八萬四千異種金色；一一金色，遍安樂寶土，處處變化，各作異相，或為金剛台，或作真珠網，或作雜華雲，於十方面隨意變現，施作佛事」。

極樂世界是黃金為地，黃金是七寶之一。其實，你想讓它是黃金地，它就是黃金地；你想讓它是琉璃地，它就是琉璃地，是隨意自在的。而且大家都踩著同一塊地，你想讓它是黃金的，它就是黃金的；另外一個人想讓它是琉璃的，它就是琉璃的，互相不妨礙。

「有大寶蓮華王座」，「蓮華王」，蓮花中的王。

下面就形容這個「蓮華王」到底是怎樣的。

「蓮華一一葉」，蓮花有蓮花瓣，這裡的「葉」是指蓮花瓣。

「作百寶色」，花瓣有各種顏色。

「有八萬四千脈」，花瓣上有脈絡。一般樹葉、花瓣上都有一些紋路。

「猶如天畫」，這個脈絡很好看，像天上的畫。我們這個世間畫畫最好的一一「畫聖」吳道子，他畫的畫也不如那些花瓣上天然的葉脈好看。

「脈有八萬四千光」，每一條紋路上都放出各種各樣的光明，有八萬四千種。

下面說花瓣有多大。

華葉小者，縱廣二百五十由旬。

「華葉小者」，這裡邊最小的那一個。

「縱廣二百五十由旬」，二百五十由旬是多少呢？按一由旬四十里計算，二百五十由旬就是一萬里。一個小小的花瓣就一萬里；「縱廣」，「縱」是豎，「廣」是橫，長寬都是一萬里。算面積的話，就是兩千五百萬平方公里，我們中國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這只是一片花瓣而已，你們想想蓮花座有多大？使勁想，盡你們最大的想像力。如果蓮花座這麼大，阿彌陀佛有多大？現在的射電望遠鏡也望不到，想望阿彌陀佛的眉毛，望不到，太遠了。

如是華有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間，有百億摩尼珠王以為映飾；一一摩尼，放千光明，其光如蓋，七寶合成，遍覆地上，釋迦毗楞伽寶以為其台。

「如是華有八萬四千葉」，花瓣非常多。

「一一葉間，有百億摩尼珠王以為映飾」，花瓣上有很多珠寶，像我們的衣服上會別一些寶石，或者發亮的東西，女生的衣服也經常貼一些亮片。這裡也是。只不過我們衣服上的亮片是塑料的，而寶蓮花上可是真的珠寶。

「一一摩尼，放千光明」，每一個亮片都放出各種光明。

「其光如蓋，七寶合成，遍覆地上」，光放出來之後，就像幢幡寶蓋一樣。所以，這個光不像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是直線的，它是打彎兒的。

「釋迦毗楞伽寶以為其台」，「釋迦毗楞伽寶」是一種寶物，帝釋天的項鍊上就掛著這種東西。

此蓮華台，八萬金剛甄叔迦寶、梵摩尼寶、妙真珠網以為校飾。

這又是各種我們人間沒有的、三界裡邊最好的寶物，也是作為裝飾。

於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寶幢；一一寶幢，如百千萬億須彌山；幢上寶幔，如夜摩天宮，有五百億微妙寶珠以為映飾；一一寶珠，有八萬四千光；一一光，作八萬四千異種金色；一一金色，遍安樂寶土，處處變化，各作異相，或為金剛台，或作真珠網，或作雜華雲，於十方面隨意變現，施作佛事」。

「於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寶幢」，在這個蓮花台上有幢，幢就是柱子。

這個幢有多高呢？大得不得了，「一一寶幢，如百千萬億須彌山」。須彌山就很高了，八萬四千由旬，再乘以百千萬億，這得多大啊！站在世間人的角度來講，可能會覺得「釋迦牟尼佛說大話吧？」但是佛講的是真的，佛是真語者、實語者，不會說大話。

「幢上寶幔」，寶幔就像蚊帳一樣，是一塊布蓋在上面。「如夜摩天宮，有五百億微妙寶珠以為映飾」，布面上也有很多星星點點的光。

「一一寶珠，有八萬四千光」，每一個寶珠都放出八萬四千光明。

「一一光，作八萬四千異種金色」，光中有色。

「一一金色，遍安樂寶土，處處變化，各作異相，或為金剛台，或作真珠網，或作雜華雲，於十方面隨意變現，施作佛事」，寶珠放出的光，不像我們這個世界的光只是照明，寶珠放出的光可以做很多佛事。它可以組成一個金剛台，也可以變成一張珍珠網，或者是雲彩，來「施作佛事」。

如是等事，出過數量。

變現的種種方便佛事很多很多，沒法用數量來計算，也就是「無量大寶王」的「無量」。

是故言「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台」。

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座。寶座尚且如此，何況是坐在寶座上的人呢？

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比較著相，有人開著奔馳、寶馬，就覺得有身分、有地位、有面子；開著破捷達，就覺得「身分不咋地」。寶座也是這個意思，既然眾生都是著相的，佛就順著我們的執著，順著我們的凡情。

（2）身業功德

翻到《聖教集》262頁，看身業功德。

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群生。

此二句，名「莊嚴身業功德成就」。

「相好光一尋」是什麼意思？是說阿彌陀佛的相很好，他的光有一尋那麼多，是嗎？不是的。相是相，好是好，相跟好是並列的，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三十二相，比如眉間白毫；睫毛如牛睫，像牛睫毛，很長；頰像獅子；足是扁平的，我們人是有足弓的，佛沒有足弓，是扁平足，但是佛的扁平足不像我們人，人如果是扁平足，走一走就疼，腳就不行了，扁平足是不能當兵的，佛沒有足弓；手帶蹠，像鴨子，所以佛如果用手弄水是很方便的，水不會漏；手長過膝；耳長到肩，等等。三十二相是比較明顯的，是跟普通人不一樣的表相；「好」是比較微細的，是更加微細的相。

所以，「相好光一尋」，就是阿彌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樣的身相所放出的光明有一尋。

可能有人會問「一尋是六到八尺，一尺是三十三厘米，阿彌陀佛的光才兩米多啊？」我們前面講了，佛那麼高，有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結果只有兩米的光？這個問題後面會講到。

「色像超群生」，佛的長相遠遠超出群生，「群生」就是各種眾生。

①何故莊嚴身業

佛本何故莊嚴如此身業？

佛為什麼長得這麼好呢？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呢？

見有佛身，受一丈光明，於人身光，不甚超絕，如轉輪王相好亦大同，提婆達多所減唯二；致令阿闍世王以茲惑亂，刪闍耶等敢如螳螂，或如此類也。是故莊嚴如此身業。

有佛光明，不甚超絕

什麼意思呢？「見有佛身，受一丈光明，於人身光，不甚超絕」，佛在世時，有人看到佛陀就說「佛不就是黃面比丘嗎？」業障重的人看到佛跟一般人沒什麼不一樣，就是黃面比丘。業障再重的人看到佛的臉像黑碳似的，就跟首陀羅一樣。這是他個人的業障，佛光照不到他心裡，佛的光明相好他看不到。

第一，與轉輪王比。

「如轉輪王相好亦大同」，所以，有的人覺得佛的光明相好跟轉輪王比起來也差不多，轉輪王也有三十二相。我們看註釋：

如轉輪王相好亦大同：轉輪王的相好也與之差不多。轉輪王也有三十二相，但有七事不如佛：一、淨好；二、分明；三、不失處；四、具足；五、深入；六、隨智慧行不隨世間；七、隨遠離。

轉輪王的三十二相，在表相上跟佛是一樣的，但是精微的地方還是有很多不一樣。

其實，佛來到我們世間，是盡我們人道審美所能達到的極限，他就現那樣的身。其實佛是參考了轉輪聖王，因為轉輪聖王畢竟是人，在人道里長成轉輪聖王那個樣子，就達到極致、極點了，所以佛就參考了轉輪聖王的三十二相，這三十二相是人的三十二相。

這是跟轉輪聖王比。

第二，與提婆達多比。

「提婆達多所減唯二」。提婆達多是佛的堂弟。佛的父親叫淨飯王，提婆達多的父親叫斛飯王。所以，提婆達多跟佛是堂兄弟，跟佛是同一個血統；阿難長得不錯，提婆達多長得也不錯。

提婆達多號稱是佛的死對頭，經常跟佛作對，分離僧團，還害佛，比如把大象灌醉了，讓大象去踩佛；從山上推下來一塊大石頭砸佛。

所以，後來的小說、戲劇、電影、電視劇，經常有提婆達多出現，一般演提婆達多的都是又醜又凶的。但其實提婆達多長得還真不錯，跟佛比就差兩種相。

第一種相，是沒有無見頂相。佛的頭頂是看不到的，拿個小板凳站上去看，還是看不著；再換個高板凳，還是看不著；跑到三層樓上，還是看不著，佛的頂是看不到的，這是佛的神通道力。提婆達多沒有這個神通道力。

第二種相，有的說是沒有白毫相，有的說是沒有足底的千輻輪相。我們看一些佛足的圖片，或者石刻，佛腳底有很好看的花紋，像輪子一樣。提婆達多沒有，所以他就人為地造一個千輻輪相，就是自己用鐵做了一個模具，燒紅了往腳上燙，結果燙得又腫又流膿，怎麼都治不好，後來佛用手一摸就好了。但是提婆達多一點都不感恩，「這老頭有這本事，還去做佛幹嗎呀？」絲毫不感恩，就是這麼一個人。

最後提婆達多是生身陷地獄。就是他在指甲裡抹毒，準備抓佛，心裡已經決定要這樣做，但是還沒做的時候，大地就開了，他整個人掉下去，之後大地又合上了。因為他的罪過太大了，五逆他幾乎佔全了，雖然殺父殺母他沒做，但是他調唆阿闍世王子把父親關起來，把母親囚禁起來，所以也算是間接殺父殺母，因為沒有他的調唆，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出佛身血，當時他從山上推石頭下來，大石頭沒砸到佛，天神用金剛杵把石頭砸爛了，但是小石塊掉到佛的腳上，出了血。出一點就算是出佛身血，就不得了啊。

破和合僧，他是典型的破和合僧。他制定的戒律比佛更嚴苛，還增加了八條，比如吃飯不加鹽，等等。結果很多人就跟著他走了，僧團就分裂了。

因為他長得好，這也是一個種資本。尤其在他調唆阿闍世王的時候，

阿闍世王年紀不大，又是王子，又沒見過真佛，一見提婆達多長成這樣，提婆達多說「我就是佛，你把你父親幹掉，你做新王，我就是新佛。新王新佛，一個領導世間，一個領導出世間，我們就是絕配啊！」結果阿闍世王就非常相信他，他的長相幫了很大的忙。

「致令阿闍世王以茲惑亂」，當然，也得感謝提婆達多的調唆，要不是提婆達多的調唆，就沒有這部《觀經》了。《觀經》的緣起，就是因為阿闍世王被提婆達多調唆、慫恿。

有一天，提婆達多找到阿闍世，現各種神通，在天上飛，在地上跑，又變大，又變小，又跑到阿闍世的膝蓋上，阿闍世王子吐了一口唾沫在他嘴裡，他就嚙下去了。王子就覺得很好玩，問「你是誰？」他就說「我是提婆達多」，又說「你的父母並不愛你，你生下來就沒有小手指，號稱折指太子，你知道你的小手指是怎麼沒有的嗎？是你母親在天井上把你生下來，想讓你掉到天井裡，天井下面有鋼針，想把你刺死。結果你命硬，哪都沒摔壞，只把小手指折斷了，所以叫折指太子。他們對你有仇啊！對你來說，他們就是你的仇人」。阿闍世氣得不行，就把他父親關起來了。

這前面還有因緣，不是無緣無故的。阿闍世太子前生是誰呢？是一個修仙的仙人。頻婆娑羅王跟韋提希夫人中年都沒生個孩子，沒人繼承王位，很著急。相師就說：「有個仙人，他死了之後會投胎到你家，繼承你的王位。」頻婆娑羅王說：「能不能早點投胎來？」仙人說：「我還有三年壽命呢。」頻婆娑羅王說：「那不行。」於是就派人說：「讓他馬上死掉投胎，如果他不從，就把他殺掉。」殺死了，不投胎也得投胎。結果仙人不同意，於是就真的把仙人殺掉了。被殺之前，仙人就發了一個毒誓，說：「今天你以心口害我，將來我也以心口來害你。」「心口」就是我沒有直接拿刀殺你，但是指使別人了。所以，仙人在第二世，也就是做阿闍世太子的時候，就讓人把頻婆娑羅王給拘起來了。這是有因果在裡面的，不是無緣無故的，所以也不能完全怪提婆達多。

為度眾生，莊嚴身業

「刪闍耶等敢如螳螂，或如此類也」，「刪闍耶」是誰？是舍利弗跟大目犍連投歸釋迦牟尼佛之前的師父，舍利弗跟大目犍連各帶了好多弟子，他們的師父也挺厲害的。刪闍耶是個外道，他也認為人生是苦，但是他認為只要把苦受完，就自然得道。所以他不認為要修行，只要受苦，受苦就是修行，是這麼一種觀點。他瞧不起釋迦牟尼佛，雖然他的兩個大弟子都歸依釋迦牟尼佛了。

「敢如螳螂」，「螳螂擋臂」這個詞大家聽過嗎？一個車在路上走著，突然一隻螳螂張開兩個前爪，要把車給擋住。這是《莊子》裡的一個典故，比喻自不量力。刪闍耶就是「螳螂」，釋迦牟尼佛就是「車」。

總之，如果佛的相好光明跟普通人的差距不夠大的話，就會產生以下犯上的問題。所以阿彌陀佛發願，他要成佛，決定不像釋迦牟尼佛示現的黃面比丘這樣，一定要相好光明，都是超一流的，所以叫「色相超群生」。

②質疑以「尋」為譯

案此問詰訓，六尺曰尋。如《觀無量壽經》言「阿彌陀如來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譯者以「尋」而言，何其晦乎？裡舍間人，不簡縱橫長短，咸謂橫舒兩手臂為尋。若譯者或取此類，用准阿彌陀如來，舒臂為言，故稱「一尋」者，圓光亦應徑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

「案此問詰訓，六尺曰尋」，「此問」就是我們漢民族、中國。如果仔細推尋，以中國的訓詰來說，一尋就是六尺。

「如《觀無量壽經》言『阿彌陀如來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這就有衝突了，《觀無量壽經》裡明明說佛的身高是「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佛圓光（即佛的背光，是圓狀的）是「百億三千大千世界」。這樣就不符合了，明顯不是六尺。所以，曇鸞大師對菩提流支的翻譯不太滿意。

「譯者以『尋』而言，何其晦乎？」翻譯的人怎麼用「尋」這個詞啊？這多隱晦，多不合適啊！

在整個《往生論註》裡，曇鸞大師有好幾處都表示對翻譯不太滿意。前邊的「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曇鸞大師就說，「如果我參與翻譯，我絕對不這麼翻譯，我才不會翻譯成草呢」。他翻譯成什麼呢？「當有別圖」，意思就是我不告訴你。這裡是一處。後邊還有一處，也是對翻譯不滿意。

「裡舍間人，不簡縱橫長短，咸謂橫舒兩手臂為尋」，「裡舍間人」就是指農村人。過去也分城市和農村，城裡讀書人多；村裡都是村夫野婦，沒什麼文化，你跟他說「十毫米是一厘米，十厘米是一分米……」他算不清楚。農村人比較樸實，「你就告訴我一個最簡單的，什麼叫一尋？」「兩手張開，這就是一尋」，這樣大家就知道了。「你們家房子多大？」「五尋。」就是五個手臂張開的長度。「你們家院子多大？」「八十尋。」所以，在農村這樣交流是沒有問題的。

「若譯者或取此類，用准阿彌陀如來，舒臂為言，故稱「一尋」者」，但是如果以這個來算阿彌陀佛，那得舒多少手臂啊？這就不合適。

同身尋

其實，菩提流支是另外一個意思，用中醫裡的「同身寸」就比較好理解。中醫描述穴位在人體的位置時，比如關元穴在肚臍下三寸，難道這個「三寸」是個固定的數字嗎？比如，一個人身高一米九，另一個人身高很矮，如果這裡的「三寸」是固定的，那就不能吻合。所以，中醫裡講到兩寸、三寸，是「同身寸」。

什麼叫「同身寸」？自己伸出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四橫指就是三寸，每個人跟自己比，不是相互比的。換句話說，用我的手指去量你就不對，用你的手指量我也不對，必須是自己量自己。

這裡講到「一尋」，也是阿彌陀佛的「同身尋」，就是阿彌陀佛把他的佛手、佛臂伸出來，那個長度叫作佛的「一尋」，那就很大。

「圓光亦應徑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所以佛的圓光應該也有那麼大。

「是故言『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群生』」。

③法界身義問答

這裡講到佛身，就引出一個問題，有人可能會想到《觀經》裡的一段話：「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這個問答，等於把《觀經》的這段經文解釋了一遍。

釋提問

問曰：《觀無量壽經》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是義云何？

釋「法界身」

我們看「法界身」的註釋：

法界身：以法界為身，身遍於法界。諸佛如來為真理之存在，佛身遍及一切法，故言「是法界身」。又法界即眾生心法，故佛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這個在後邊還有詳細的解釋。佛的法界身存在於哪兒？或說佛的法界身是做什麼用的？他的存在是為了什麼？就是一件事，「入一切眾生心想中」。就像自來水。自來水有水塔，水放在高處，自然就有水壓重力，然後通過水管輸送到各家各戶，水龍頭一扭，水就出來了。這個水塔，或者放在高處的水，它的存在是為了什麼呢？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讓水流到各家各戶的水管裡。

佛身也一樣，佛的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他存在的目的，就是進入我們眾生的心中，我們眾生的心就是他的大道場，這是他存在的唯一目的。佛就是度眾生的存在，佛如果不度眾生，還叫佛嗎？

心想佛時

「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眾生心想佛時，就好比水龍頭扭開了，自動就流水了。水從哪兒來的？從水塔。眾生想佛的時候，顯現在心性中的佛是從哪兒來的？就從佛的法界身來的，他本來就充斥在這，本來就充斥在我們心中，只不過是眾生接通不接通的問題。接通了，自然就顯現；不接通，就不顯現。

眾生有兩種情況，一個是「背覺合塵」，一個是「背塵合覺」。「背覺合塵」，就是凡夫迷惑的狀態，是我們凡夫普通的狀態；「背塵合覺」，「塵」是六塵，「覺」是覺悟，這個時候佛的法身就自然在眾生心中呈現出來。

眾生念佛的時候，這個心自然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跟佛無二無別。換句話說，念佛的當下就是佛，大家敢信嗎？照照鏡子，「就我這樣的，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事實上確實是這樣的。

就好像一個小孩有一張皺巴巴的支票，小孩不懂，實際支票上有一個億，它就是值那麼多錢，但是小孩不知道而已。我們念佛，當下的心就是佛，只不過我們還是凡夫的狀態，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佛了。比如做佛像的時候，裡邊是一個金佛像，外面有個模具。外面的模具看不出金色，就是石膏的，也不值錢，甚至不好看，但是裡邊的金佛是在那裡的。等到什麼時候，模具就開了，金佛就現出來了呢？就是臨終的一剎那，佛來接引的時候，「啪」用錘子一鑿，模具就七零八散，金光閃閃的一尊金佛就出來了。其實在你平時念佛的當下，金佛就在這兒呢。大家今天都發財了，我們人人都揣了一個金佛，只是我們不知道、不瞭解，時機還沒到，被外面的肉模具包住了，不知道。

為什麼說念佛法門很高呢？確實很高。禪宗經常講「直了成佛」，這是六祖大師說的。再「直了」，都不如念佛「直了」。禪宗講「我此法門，乃接引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就沒法「直了成佛」。道理上是能「直了成佛」的，但是普通人不行。可是淨土法門真的是人人念佛，當下就「直了成佛」。

這也是密，超禪超密，而且非常秘密，一般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相信。民國的時候有個諾那活佛，是從西藏來的。有很多人向他請法，他說：「你們漢地就有密中之密呀！你們漢地就有最偉大的密宗啊！你們不知道嗎？」大家說不知道。他說：「就是淨土宗啊！你們不用跟我學什麼密法，念佛就是最大的密宗。」

徹悟大師講過一句話：「念佛時即是往生時，往生時即是成佛時，成佛時即是度生時。」這幾個步驟是同時的，念佛時就是往生時，往生時就是成佛時，成佛時就是度眾生時。所以，這樣劃等號，念佛時就是度生時，而且是佛來度眾生。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以前很多祖師解釋《觀經》，都認為這句話是整個《觀經》的眼目，把這句單挑出來，覺得這句就是整個《觀經》的靈魂、中心句，因為這句跟「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能吻合得上。但是，從淨土宗的角度看，不認為是這句。

這句話是在說明心的作用，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這是《大乘起信論》裡的一句話。一切萬法不離心，成佛的是心，造業的也是心，受苦的也是心，都不離開心，心作心是。

「是心作佛」，這是從修德上說的。通過修行，一步一步接近成佛，這叫修德。「是心是佛」，這是從性德上說的。

性德跟修德有什麼不一樣？釋迦牟尼佛成佛後講的第一句話，「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唯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大家本來都是佛，眾生都是佛，這就是性德，是本性就有的。既然大家本來是佛，為什麼當下是凡夫相呢？為什麼還造業、受苦、輪迴呢？因為凡夫當下的妄想顛倒無明，使性德彰顯不出來，所以這時候就需要修德，需要修行。修一點，性德就展現一點，修一點就展現一點，修到完全圓滿極致，性德才全部展現出來。所以有句話叫「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要經過修行，就像擦鏡子一樣，擦一點，鏡子就乾淨一點，擦一點就乾淨一點，最後都擦乾淨了，鏡子就能用了。

聖道門在性德上發揮得最多，比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西方極樂世界不出我心」「本性是佛」，在這方面發揮得特別多。

淨土宗是在修德（特指阿彌陀佛的修德）上立足。阿彌陀佛的修行，已經完完滿滿地把佛的性德彰顯出來了，我們作為凡夫，接受就可以了。我們接受了，我們的性德就能彰顯出來，佛的修德就成為我們的修德。

所以，聖道門和淨土門的立足點是不一樣的，淨土門比較少講自性、唯心這些道理。

釋答疑

「身」「界」之義

答曰：「身」名集成，「界」名事別。

因為是「法界身」，去掉「法」，一個字一個字地解釋，什麼叫「身」，什麼叫「界」。

「身」是什麼？「『身』名集成」。就像我們這個身體，如果從頭到腳都是眼睛行嗎？那是怪物；如果從頭到腳長的都是心臟，也不行吧？身就是集成，必須又有心，又有肝，又有肺，又有腎，又有脾，這是內臟；還有肌肉、血管、五官、頭髮、指甲，所有的東西集成起來，一個人就出現了。

「『界』名事別」，「事別」就是有一定的界線。就像中國和日本，那邊屬於日本，這邊屬於中國，有一個國界。包括文化界、政治界，都是有差別的。

下面就舉了一個例子：

如眼界，緣根、色、空、明、作意五因緣生，名為眼界。是眼但自行己緣，不行他緣，以事別故。耳、鼻等界亦如是。

比如眼界、耳界、鼻界。前面說身是集成，集成就是不同的界來集成，眼界、耳界、鼻界等等來集成這個身。眼界包含了五種條件、五種因緣，這五種因緣才構成了眼界。哪五個條件呢？就是「根、色、空、明、作意」，這五方面都滿足的情況下，才構成眼界。

「根」是什麼？就是眼珠。如果連眼珠都沒有，視神經、血管這些就都沒有，所以必須得有眼睛。

「色」，就是外面看的東西。佛教是非常科學的，它是從因緣的角度來說的，要構成眼界必須有這些條件，必須要有物質，眼睛見到的物質。

「空」，得有空間，有距離。看一幅畫，貼在上面看，不行吧？所以要空間。

「明」，光有物質和空間也不行，把燈關了，一點光都沒有，行嗎？不行，得有光線。

「作意」，前面都有了，又有眼睛，又有畫，又有光線，又有空間，結果你在想別的事，發呆呢，心思完全不在線，這也不行，所以得過腦子。

「五因緣生，名為眼界」，這樣整個合起來，才構成眼界。

「是眼但自行已緣，不行他緣，以事別故」，這是什麼意思呢？「自行已緣，不行他緣」，你去看一幅畫，進去之後用鼻子到處聞，使勁聞，不行吧？眼睛就管眼睛的事，鼻子管鼻子的事，耳朵管耳朵的事。

當然了，六根有時候也可以互通互用，特別是一些有特異功能的人，他的眼睛有時候也能聽，「這畫真好聽，這個音樂真好看」。

我們家鄉話（唐山話）裡也這麼說，我從小就這樣說，「你去聽聽鍋裡的菜糊了沒有」，其實就是聞的意思。我以為全天下都這麼說，後來第一次到廣西的時候，一個同學拿過來一個吃的東西，我說「我聽聽」，他說「你聽聽？」就把吃的東西湊到我耳朵邊上，我才知道廣西人不這麼說話。

所以，眼睛也好，鼻子也好，耳朵也好，都是「自行已緣，不行他緣」。鼻子就是聞味，不管看的事；耳朵就聽聲，不管看的事。「耳、鼻等界亦如是」，都是這樣。

諸佛如來是法界身

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者，法界是眾生心法也。以心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故名心為法界。法界能生諸如來相好身，

亦如色等能生眼識，是故佛身名「法界身」。是身不行他緣，是故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佛身也一樣，就像眼睛只去看，耳朵只去聽，跟這是一樣的。佛身是眾生心法所生的，所以他只入眾生心想中，只沿著這個緣來入。眾生在打架，佛不會緣打架這個緣，說「我進去湊一個熱鬧」，不會的。

眾生想佛，佛就出現。就像電在傳導的時候，它是沿著金屬，比如銅、鐵，不同的金屬導電的速率不一樣；但是如果放一塊橡膠、塑料或者木頭，電就傳導不過去，它「不行木頭緣，不行橡膠緣」。

佛也一樣，佛只行眾生緣，不行他緣。眾生的心就像導體，佛就像電，傳導佛心的就是眾生心。

像互聯網也一樣，如果沒有設備，沒有手機或者電腦，互聯網也不行別的緣，它不會在桌子上顯現，不會在牆上顯現，它是沿著能使用網絡的設備，它行這個緣。

「法界是眾生心法也。以心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故名心為法界」，「界」是「別」的意思，就像畫了一個圈，「這是我的界，就在這裡邊」。那心的界呢？心界是多大呢？是無窮大。就好像雲在虛空中，雲以虛空為界，虛空就是雲的界。雲在虛空裡，飄到這飄到那，但是它不離虛空，不會飄到海裡，也不會飄到地底下，它以虛空為界。海水以海為界，海到哪，海水就到哪。佛身以眾生心為界，眾生心到哪，佛就到哪；眾生心到的地方，就是佛心到的地方，所以叫「法界身」。

「法界能生諸如來相好身，亦如色等能生眼識」，這是一樣的道理。就像我們能看到外面的物質世界，如果它不存在，我們的眼睛缺了「色」這個因緣，眼界就不成立。佛身也是一樣的，如果不存在眾生心的話，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也不能顯現，是同樣的道理。

相好身即是心想

「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者，當眾生心想佛時，佛身相好顯現眾生心中也。譬如水清則色像現，水之

與像，不一不異，故言佛相好身即是心想也。

為什麼念佛、想佛的當下，佛心就在我們心中展現呢？打了一個比喻，就像月亮照在水上。如果水很濁染，就看不出月亮的形狀，就是破碎的；等水平靜了，靜得像鏡子一樣，月亮就完完整整地在水面上展現。

眾生的心也是一樣的，眾生的心不念佛的時候，就是破碎的心，破碎的水面，波瀾很多，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就無從顯現；念佛的當下，就水清月顯。

水跟像是「不一不異」的關係。月亮倒映在水裡，不能說水就是月亮、月亮就是水；但是也不能說水就是水，水跟月亮沒有任何關聯，那也不對，因為月亮的形象明明就在水上。所以，不能說是「一」，也不能說是「異」。

佛的相好身跟眾生的心想也是這樣的關係。你不能說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就是眾生，也不能說眾生跟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沒關係。

這裡邊探討的其實是「心、佛、眾生」三者的關係。《華嚴經》就說明白了，「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眾生即是心。心是很靈的，不光心想佛的時候是佛，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有時候念佛念久了，念得比較清淨，比較精進，也會長得越來越像佛。

因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不斷地影響他，在他的心中展現，慢慢地心就影響身。我們的面貌跟心是一回事，中醫講「面為心之華」，我們想看一個人的心，或者在中醫上講就是想看心臟的狀態，只要看他的面色、長相就知道了。心裡總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慢慢這個人就越來越有佛相，這就是念佛念的。

不光念佛是這樣，歷史上有個故事，叫「趙子昂畫馬」。

趙子昂是宋朝很有名的畫家，他特別喜歡畫馬，見到就畫，沒事也畫，晚上睡覺做夢都夢見畫馬。整天觀察馬，觀察得特別仔細。有一天睡覺的時候，估計想著馬就睡著了。結果他夫人進屋一看，床上臥著一匹馬。這就是「心想馬時，是心即是馬身」，就變成馬了。這就是想。

後來趙子昂去拜訪一位高僧，講起這件事。高僧說：「這就是心想，

一切唯心造，心想什麼就是什麼。你不能老畫馬，你可以畫佛菩薩，天天想佛菩薩，慢慢地不就變成佛菩薩了嗎？」後來他就改了，不怎麼畫馬了。

歷史上還有一個故事，叫《人虎傳》，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故事。

一個人在路上撿了一張虎皮，覺得好玩，就披在身上裝成老虎，又撲、又跳、又咬。後來他進到村子裡，就把別人給嚇著了。他覺得嚇人很好玩，就天天披著虎皮跑來跑去。有一天，這個皮怎麼扒都扒不下來了，就長在身體上了。有一個詞叫「人面獸心」，他是人心獸面，外形是老虎的樣子，心還是人的心。但是他也帶了虎的習性，因為他老是琢磨虎的動作，就真的變了。後來他就想吃人，慢慢就有了虎性。有一天，他抓到一個出家人，他看到出家人就心生慚愧，當下就後悔了，這一念懺悔，身上的虎皮就掉了。

人心就像一塊木頭，這塊木頭能雕成佛像，也能雕成狗、貓、鬼、魑魅魍魎、菩薩、羅漢，你把它雕成什麼就是什麼。人心是很靈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魔，是心是魔；是心作鬼，是心是鬼……人的心念每動一下，都跟十法界心心相連。這一念起了貪心，就跟鬼界通上了；這一念起慈悲憐愍心，就跟佛菩薩通上了；這一念起了瞋心，就跟地獄通上了，每一念都通十法界。

所以，佛門有個最基本的禮節，就是合十。合十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十法界歸於一心，因為一心變現十法界。

是心作佛

「是心作佛」者，言心能作佛也。「是心是佛」者，心外無佛也。

「是心作佛」就是修德，「是心是佛」就是性德。

譬如火從木出，火不能離木也。以不離木故，則能燒木；木為火燒，木即為火也。

打了一個比喻。就像木頭燒火一樣，木頭被火點燃，木頭就變成了

火。在這個比喻裡，「木頭」就是眾生，「火」就是佛。木能出火，是因為木帶有火性。我們把這個鋼化杯子點著，能點著嗎？點不著。把石頭點著，能點著嗎？不能。因為它們不帶有火性。

人能成佛，能展現出佛性的一面，是因為人具有佛性，就像木頭具有火性一樣。佛性展現在眾生身上，就像木頭著了火一樣。

「火不能離木」，佛是不能離開眾生的，離開眾生就沒有佛的存在。包括阿彌陀佛之所以能成佛，也是因為眾生，阿彌陀佛要感謝我們，沒有我們他不能成佛。「若不生者，不取正覺」，誰不生？「設我得佛，十方眾生」，如果十方眾生不生，我就不成佛；十方眾生能生，我才成佛；我成佛了，十方眾生必然能生。所以，我們是阿彌陀佛的大恩人，沒我們他不能成佛，阿彌陀佛最感謝的就是我們。所以叫「火不能離木」，阿彌陀佛不能離開眾生。

「以不離木故，則能燒木」，所以阿彌陀佛能把眾生本有的佛性激發出來，就像木頭裡的火性，把木頭點燃，它就著了。當木頭起火的時候，木就變成火。所以，眾生在念佛的時候，就變成佛，這跟前面說的「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一樣的道理，「木為火燒，木即為火也」。

師父有一篇文章叫《一半凡夫一半佛》，怎麼形容我們念佛人往生之前的狀況呢？就是「一半凡夫一半佛」。你說他是凡夫嗎？也不全是，他念佛的當下，佛性就完全彰顯；但是你說他是佛嗎？也不對，他還在發火，還在造罪造業，還在吃肉呢。所以是「一半凡夫一半佛」。

每個眾生身上展現出來的佛的比例、眾生的比例，都各個不等，都不一樣。有的火燒得大一點，有的火燒得小一點；有的還沒冒火呢，先冒煙了；有的沒冒煙，先冒氣了，因為有的木頭是濕的，就好比這個人業障很重、疑根很重，你上來就給他講經佛法門，他把佛書都給燒了，這就等於冒煙了。但是，他之所以冒煙，也是因為他接觸到了。木頭之所以冒煙，也是因為火已經燒到它了，火在把它的濕氣往外逼。

所以，有的人剛信佛的時候，會有一些非常特別的心理狀態。經常

有人跟我說：「我看見佛就想罵佛、打佛、侮辱佛。」開始我以為是個別情況，但後來我發現挺具有普遍性的，十個人裡面能有七八個，但是有的時間長，有的時間短，有的是一瞬間就過去了，有的持續很久，一聽見佛，不想聽，趕緊跑，或者看見佛像就害怕，有各種心理狀態。

其實這些都是濕木頭被火燒的狀態，不是壞事，把濕性去除掉，不濕了，就能正常點著了，慢慢地善根就展現出來了。等到往生的時候，就沒有木頭了，大火已經把木頭燒成灰燼了，只見火，不見木頭，那時候就只見佛身。我們跟佛走的時候，當下已經是佛了，佛跟佛走。「洪湖水，浪打浪。淨土門，佛念佛」，這是妙悟法師說的。

木跟火的這個比喻非常好。

諸佛正遍知海

「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者：「正遍知」者，真正如法界而知也。

「正遍知」是佛的十號之一。「正遍知」包括兩種：一個是正知，一個是遍知。「正知」，因為佛徹證一切因果，無所不知；而且佛知道的一定是最客觀、最正確的，是不會出現任何謬誤、謬差的。

人有時候也會「正知」，但是不會「遍知」。就像電影《雨人》裡那個有特異功能的人，火柴盒掉到地上，他當下就知道火柴盒裡有多少根火柴，不用數，這就是「正知」。當然，這是凡夫的特例，他是一個患有自閉症的人，一般在某一方面有問題的人，往往在另一方面會有天才的一面。

前段時間看《最強大腦》，裡邊有一個農村婦女，比如一篇文章，她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有多少筆畫，不用數。人人本來都有這樣的能力，都能「正知」，但是不能「遍知」，換到別的方面就不行了。

佛是既能「正知」，又能「遍知」，所有的佛都知道，而且不會錯，什麼事都不會錯。

曾經有個外道對佛不服，不相信佛是正遍知，就說「你跟我說說，樹林裡有多少片葉子？」佛不假思索，就說出是多少多少。然後這個人

拿了一個筐，把樹葉摘了一些，放到筐裡，「佛，你現在再說有多少片？」因為他怕佛是事先數好了，才報給他的。所以他當下就試驗佛，把葉子又採了一點下來。佛又說了一個數，前面那個數減掉後面那個數，跟他筐裡的數一模一樣，他就服了。所以，佛叫「一切智人」，佛是「正遍知」。

法界無相，故諸佛無知也；以無知，故無不知也；無知而知者，是正遍知也。

為什麼無知卻又都知呢？我們說無知，好像是罵人的話，「你真無知」。在佛那裡，「無知」是個好詞。

心是無相的，如果心有一個具體的相，就不能感知一切物。如果心只有高的相，就不能感知矮的相；如果心只有長相，就不能知短相。所以它能夠知長、知短，知高、知矮，知白、知黑，知是、知非，什麼都能知，它是空的。

打個比喻，就像我們的舌頭。我們有時候口會發苦，口苦的時候，吃什麼都是苦的，吃蜜都是苦的，其實不是蜜苦，是舌頭苦。這是一種病。舌頭要想遍知五味——辛甘酸辣鹹，必須是無味的，舌頭不能有味，舌頭有任何一味，都會影響它正確地知道所有的味。

心也是一樣的，心不能有一個固定的東西，心如果有了固定的東西，就不能「遍知」，也不能「正知」。

佛是「無知而知」，恰恰就能夠「正知」「遍知」。無知故無所不知，有所知就有所不知。你有所知道的，就有你所不知道的。你畫了一個圈，「我知道的是這麼多」，圈裡是你知道的，外面的都是你不知道的。但佛是「正遍知」，一切佛都知道，沒有邊界。

愛因斯坦比較謙虛，他說：「我知道得越多，我就發現不知道的也越多。」因為隨著半徑增大，圓周也大了。

這句話是非常有道理的，「有所知，即有所不知；無所知，故無所不知」。心越空越好，心越空反而知道得越多。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決定了東方所有的學問跟西方的學問，尤其

跟現在的科學，是截然不同的路線。

西方所謂的科學、求知，通通都是有所知，而且知識不斷地疊加：我所知道的，是建立在前面所有哲人、科學家的經驗積累之上的，前人的經驗都能為我所用，我在他們的基礎上，再有所知，再去探尋更多的。

而且這些有所知，絕大多數都是建立在眼耳鼻舌身意的基礎上，眼睛觀測到什麼，耳朵聽到什麼；即便是用望遠鏡、放大鏡、顯微鏡，看遠的、小的，也只是延伸了我們的五官，本質沒有變；或者用邏輯推導，都沒有離開六根。這些都是有所知，有所知就有所不知，總是帶有界限。

這是西方的思維方式。

東方人的思維方式正好相反，都是往「無所知」這個方向努力。

老子講「絕聖棄智」，聖人的那些東西都拋掉，都不要，心裡乾乾淨淨的；「不出戶而知天下事」，我都不用出門，天下的事我都知道。他所知道的方式，不是去訂份報紙，再上上互聯網。

西方的「有所知」是把「我」發揮到極致，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的思維，我的推導、推斷，把「我」發揮到極致而知道。而東方的思維方式，是把「我」拿掉，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聽，這時候「格物致知」，把因「我」產生的「物」拿掉，這時候，心就像「水清則月現」一樣，萬物本來、本然的狀況就會在心中自然顯現，你「無所知」，但是這時候就「無所不知」，沒有你不知道的。

當然，這個過程是需要去修證的，有各種修行方式。在《楞嚴經》裡，這叫「內證聖智」，我們中國的所有學問都是這四個字，不管是《周易》也好，甚至像儒家也都是這樣的。

孔子講過一句話：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說：「有人說我知道很多，是大學問家，其實我是無知的呀；在他們問我之前，我就像個空瓶子，空空如也。」

「叩其兩端」，就像拿個錘子一樣，這敲一下，那敲一下，就取中

道。

這是儒家。

西方人很難理解，「怎麼把眼睛閉上反而看見了呢？我要看見，就得睜著眼睛看啊，怎麼把眼睛閉上反而看到了呢？」他不能理解，他不知道心的作用，心就像鏡子一樣。

是知深廣不可測量，故譬海也。

「正遍知海」非常廣大，像大海一樣。

我們現在說一個人聰明、智慧、有學問，其實這些都不是很重要。有學問、有知識，僅僅是知道而已。你知道，跟這個東西在你身上起實際的作用還差得很遠，你知道僅僅是腦子知道，當你有一天得了阿爾茲海默症，之前所知道的就都不知道了。

曇鸞大師經常講「智慧」，每個人也都想有智慧，什麼是真正的「智慧」呢？曇鸞大師說：

知進守退曰「智」，知空無我曰「慧」。

「知進守退」，一個人在該進的時候知道進，該退的時候知道退，火候、分寸把握得非常好，我們就說這個人有智慧。

這只是智慧的一面，百分之五十，少了另外百分之五十一——「知空無我曰『慧』」，他不能瞭解這一點。他一直在「知進守退」，但是他不知道「知空無我」更重要。後者是無為，前者是有為。無為無不為，去掉了「無為」，一切的「有為」都是有限度的。

(3) 口業功德

①略釋口業

佛教講「三業」，是哪三業呢？就是身、口、意三業。像「十善」或者「十惡」，都是根據這三業來分的：身三、口四、意三。三業當中，好的一面就是「十善」，反過來就是「十惡」。

說到口業，一般我們會想到嘴。嘴有三種用途：吃飯，說話，念佛。

在我們這個時代，想把口業修得好，不太容易。因為我們的心都很

染著，所以很自然地會在嘴上表達、流露出來。我們看十惡業，口業占的比重有多大？貪、瞋、癡，這是意業；殺生、偷盜、邪淫，是身業；剩下的全都跟嘴有關係，妄語、綺語、兩舌、惡口。當然，反過來，十善當中口業占的比重也最大，有十分之四，都是跟嘴有關係的。

古人說「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一句話可以讓整個國家興盛，一句話也可以讓整個國家衰落。《論語》裡說：「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聽一個人說一句話，就知道這個人是智慧還是不智慧。當然，這要求聽的人會聽。又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所以，嘴是非常厲害的。

有人說「我修心不修口」，其實修心必修口，因為言為心聲，口跟心一定是對著的。

河北香河有一個老太太，叫周鳳臣，她死了之後身體不腐，全身舍利，震驚了世界。她死前給兒孫留了五句話，其中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刻，「走到天邊，口要對著心，心要對著口」。這話說得很輕鬆，聽起來也挺平常，但是要真正做到還真不太容易。我們常人說話的時候，口不容易對著心，總是拐彎，或者加一點、減一點；或者明明是這樣，卻那樣說，明明是那樣，卻這樣說。所以，口對著心不太容易，不知不覺都在拐彎。

口是發於心的，雖然說「身、口、意」，其實三者是分不開的，有什麼樣的心，必然有什麼樣的口，也必然會有什麼樣的行業，就是外在的行為、行持會表現出來。

這裡的「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重點不是說佛的口業有多清淨。重點在哪兒呢？在聲名，也就是名聲，是說佛的名聲如何，佛的名聲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傳得很遠。是注重在名聲上，而不是說佛的口業修得有多圓滿、多好。因為佛的口業不用特別去說，佛的口業一定是最好的。

②略釋偈頌

翻到《聖教集》265頁。

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

此二句，名「莊嚴口業功德成就」。

「如來微妙聲」，「如來」是特指阿彌陀如來，他的聲名很微妙、很美好。

「梵響聞十方」，阿彌陀佛說法的音聲傳播得非常廣，十方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看「梵響」的註釋：

梵響：說法的梵音之響。梵音有五種清淨：正直、和雅、清澈、清滿、周遍遠聞。

古代印度人把最美好的東西都歸到天上去，也就是梵天。比如，美好的行持叫「梵行」，美好的聲音叫「梵音」。這裡就是取了「梵音」這個意思。

經上說「梵音」有五種清淨：第一，正直；第二，和雅；第三，清澈；第四，清滿，就是既清澈又飽滿；第五，周遍遠聞，就是傳得很遠。

「正直」，我們看電影、電視劇，一般演反面人物、小人或者佞臣、太監的，聲音是不是帶點邪性？佛不會，佛的聲音是非常正直的。

「和雅」，「和」是和諧，「雅」是典雅、高雅，不會感覺不舒服。

「清澈」，就是非常乾淨。一般基督教唱讚美詩都會請小孩來唱，為什麼？因為小孩的內心非常清淨，聲音也特別清澈；成人唱就感覺有點染著，不像小孩的聲音聽著舒服。

《無量壽經》對佛的音聲還有另外一種表述，「清暢哀亮，微妙和雅」，這些詞都非常精準。「清暢哀亮」，「清」是清澈；「暢」是非常和暢、暢快；「哀」是一種悲憫之音；任何好的音樂作品，聽起來都有點悲，這個悲不是凡夫情緒的悲，是悲天憫人的、非常有高度的，是從心靈最深處發出來的；「亮」是非常清亮，不悶，跟「亮」相對的是「悶」，聲音很悶。「微妙和雅」，這些都是描述佛的音聲的。

③何故興此莊嚴

佛本何故興此莊嚴？

佛為什麼要莊嚴口業功德呢？這裡主要說的是阿彌陀佛的聲名，阿彌陀佛的名聲微妙與否、傳播遠近；但是跟佛在因地做法藏比丘時的修行、口業也有關係。

一個人的聲名跟他口業的好壞有一定的關係。一個人的聲名靠什麼傳播？靠其他人的口業。所以，被傳者的口業跟傳播者的口是口口相連的。一個修行者，他本身的口業非常好，在被別人傳誦的時候，就一定會傳得遠，傳得美好，沒有不好的聲名，都是很微妙的聲名，而且又能傳得很遠。

見有如來，名似不尊

見有如來，名似不尊，如外道輶人，稱瞿曇姓；

「輶」讀 rǒng。「輶人」就是推車人，地位很低賤。

「如外道輶人，稱瞿曇姓」，這裡有典故，而且有兩種解釋，我把這兩種解釋都提供給大家。

一種解釋說，曾經有一個外道的推車人，推車人按說是比較卑賤的，但是他在路上看見佛，就很不屑，不稱佛為佛，他不說「偉大的佛陀啊」，而是稱呼佛出家之前的俗家姓「瞿曇」，也就是「喬達摩」，是佛做太子時的姓。這樣佛明顯就不被尊重。

這個好理解。這個典故可能就發生在佛成道之後第八年回到家鄉的時候。我現在回家，村子裡的人和親戚都不會叫我「師父」，「師父」這兩字從來沒聽過；包括我大學的同學見了我，也都不會稱「師父」，還是叫身分證上的名字。

有句話叫「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學道的人不能回老家，為什麼？回家想弘道，你的道不香啊。

這句話出自禪宗的一個祖師，叫馬祖道一。馬祖成道之後回老家，他是四川什邡人。他還沒回到老家，十里八鄉都傳遍了，說「有一個得道的人要來我們這裡弘道」。到了那一天，大家全都聚過去，看這個得

道的人到底是誰。結果一看，「這不是馬簸箕的兒子嗎？」馬祖道一家裡是編簸箕的，從小人家都叫他「馬簸箕的兒子」。然後所有人就一哄而散，「這人能有什麼道呢？」

同鄉人對你的瞭解，都是你小時候下河抓魚、上樹偷棗，都是你幹的壞事，鄉里鄉親的記憶力裡存的都是這些，所以他們看見你，當然就想起你小時候的那些事，不會想到你有一天真的能成道。

假如馬祖道一不回老家，而是來北京，那就不一樣了，離家鄉越遠越好，所謂「外來的和尚會念經」，一般人都是這樣想的。我也有這種感覺，我每次見親戚，感覺他們說話的口吻還跟我小時候見他們一樣，在他們心目中我永遠也長不大。

馬祖道一就非常感慨，說「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溪邊老婆子，喚我兒時名」，河邊的老婆子都是叫他小時候的乳名，不會尊重他。

據說耶穌成道之後回老家，也不受待見，大家都說「這是木匠的兒子」。《聖經》上有這樣一句話，「先知在自己的家鄉是不受人歡迎的」。不是佛門才這樣，都是這樣的。

這是一種解釋。

還有一種解釋，《往生論註翼解》（16世紀日本的一部著作）說，「輶人」是推車的人，推車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推車就是推著一個車，車被人推。外道的人總是慫恿所有人不要稱佛為「佛」，「大家看到佛就稱他『瞿曇』就可以了」。慫恿別人就像推車一樣，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好像也能解釋得通。而且在經上，一般外道瞧不起佛的都是稱「瞿曇」，都是這麼稱呼，不會稱佛為「佛」。

成道日聲，唯徹梵天

成道日聲，唯徹梵天。

這是什麼意思呢？佛在菩提樹下，七七四十九天成佛了，這個消息就從人間傳到四天王天，從四天王天傳到忉利天，從忉利天傳到夜摩天，再往上傳到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再往上傳到色界天……這樣

一直傳，最後傳到色界天的梵天，就傳不上去了。

當然，對於我們來說，這個聲名夠大了。我們說地球人最有名的，也就是在小小的地球上大家知道他而已，還傳不到天上。但是，釋迦牟尼佛的名聲傳到天上，也只是傳到梵天為止；不像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聲名傳遍法界的各個角落，所有的佛都在傳頌阿彌陀佛的名聲。

使我成佛，妙聲遐布

是故願言：「使我成佛，妙聲遐布，聞者悟忍。」是故言「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

「使我成佛，妙聲遐布」，「遐」就是遠，我的名聲要遠遠地傳播，無遠弗屆，沒有達不到的地方。

「聞者悟忍」，聞到我聲名的人，當下就得到無生法忍。

「是故言『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

這段是把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裡的第十七願換了一種方式表達了一下。第十七願說：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

「咨嗟」就是讚歎。我成佛的時候，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如果不是各個都讚歎我的聲名、名號，不光讚歎，還要稱我的名，如果不這樣，我就不成佛。所以，十方佛也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從這裡可以找到依據。

如今阿彌陀佛已經成佛了，這個願成就了；成就之後，十方佛就得按章程辦事，釋迦牟尼佛就得跟娑婆世界的眾生講阿彌陀佛的事，以至於講到什麼程度？佛教傳到現在，阿彌陀佛的名聲比釋迦牟尼佛大得多，沒聽過釋迦牟尼佛的很多，但是沒聽過阿彌陀佛的很少。尤其是我們中國人，這輩子總會念幾句阿彌陀佛，栽個跟頭也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漢地寺院的外牆，全都寫著南無阿彌陀佛，很少有寫南無釋迦牟尼佛的，都是南無阿彌陀佛。這就是第十七願成就了。

這些都是成就相。我們看到這些成就相，就應該想到這是法藏比丘成佛所帶來的效果，他的願成就了。

在《無量壽經》裡，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之前，有一首偈子跟第十七願的意思也差不多：

我至成佛道，名聲超十方，
究竟有不聞，誓不成等覺。

這些都是一貫的。

「聞者悟忍」，在四十八願裡也能找到依據，就是第三十四願：

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聞我名字，不得菩薩無生法忍、諸深總持者，不取正覺。

我成佛的時候，十方世界的眾生，如果聽到我的名字不得無生法忍，我就不成正覺。

所以，曇鸞大師是把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揉碎了，放到一起重組一下，然後用他自己的語言重新表達，但是背後都有經文的依據。

阿彌陀佛是不是特別好名？名聞心是不是特別重？我們出名，就感覺「我的名聲要是全中國都知道了，我就挺滿意了」。我們好名是一種強烈的我執。阿彌陀佛求名，是為眾生所求，他的目標是為了度眾生，這是不一樣的。

我們想想，佛教裡有這麼多元素，什麼東西能代表整個佛教呢？是「緣起性空」嗎？不是的，其實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能代表整個佛教；不是「唵嘛呢叭咪吽」，也不是往生咒，也不是其他的。

這是口業功德，下面看心業功德。

（4）心業功德

心業功德，就是把佛的心捧出來，描述一下。佛的心是怎樣的呢？佛的心怎麼可能描述得盡呢？所以，曇鸞大師就取了一個最根本的功德，就是平等，這是佛跟眾生最大的區別。

眾生之所以成為眾生，就是不平等，有不平等就有分別，有分別就有執著和種種妄想，然後就有種種的生死疲勞，各種苦惱、輪迴，各種業力。所以，這是眾生跟佛最基本的差別。

佛所有功德的來源，就是「平等」兩個字，平等心就是實相；反過來，眾生一切的罪業，都是來自於不平等，輪迴的來源也是不平等。

①略釋偈頌

為了描述佛的平等心，曇鸞大師用了比喻：

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

此二句，名「莊嚴心業功德成就」。

這兩句我們容易理解錯誤。大家是怎麼理解的？是地水火風像虛空一樣無分別嗎？其實這句話的正確讀法是，「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

我們經常說「四大皆空」，「四大」就是「地水火風」。其實在好多經上也有「五大」的說法，就是「地水火風」再加上「虛空」，這就是「五大」。

也就是說，構成我們這個世界的五種元素，其實是沒有分別的。「地」也沒有分別，「水」也沒有分別，「火」也沒有分別，「風」也沒有分別，「虛空」也沒有分別。

「地」，善人也在地上踩，惡人也在地上踩；鮮花也在地上長，牛糞也在地上，大地沒有分別。「水」也一樣，最美的花朵是被水滋潤長出來的，劇毒的草也是被水滋潤長出來的。「火」也一樣，不是只有香的東西它才燒，臭的東西它就不燒，不是的，香的臭的它都燒。「風」也一樣。這是「五大」。

我們看註釋：

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地、水、火、風、虛空（五大），作用於萬物無有分別。「地」，承載萬物；「水」，潤濕萬物；「火」，成熟萬物；「風」，吹拂萬物；「虛空」，容納萬物。

這些都是沒有分別的。曇鸞大師為了讓我們明白什麼叫沒有分別，所以選了幾種事情打比喻，讓眾生稍稍能感受，因為這不好用道理說明白。

②何故興此莊嚴

佛本何故興此莊嚴？

佛為什麼要修平等心呢？

見佛說法，似有分別

見有如來，說法云「此黑，此白，此不黑不白，下法、中法、上法、上上法」，有如是等無量差別品，似有分別。

「見有如來」，見到其他的佛。曇鸞大師但凡說到「見有如來……」，都是特指釋迦牟尼佛。曇鸞大師大概不好意思直接說「見有釋迦牟尼佛……」，就說「見有如來……」。我們有時候說話也是這樣，「有的人怎麼怎麼樣」，其實就是特指某個人。

「說法云『此黑，此白，此不黑不白，下法、中法、上法、上上法』」，釋迦牟尼佛不就是這樣講法嗎？

「此黑」，你做這個就有罪業，將來就有不好的果報。

「此白」，你做這個是善業，將來會得到好的果報。

「此不黑不白」，就是無記業，不會造成好的或不好的果報，沒法用善惡來衡量。

「下法」是指聲聞法；「中法」是緣覺法；「上法」是菩薩法；「上上法」是佛乘。

「有如是等無量差別品，似有分別」，總之有種種的分別。

阿彌陀佛不太滿意這樣講法，所以他在極樂世界講法一定不是這樣的套路，阿彌陀佛不會對極樂世界的菩薩說「這是善的，這是惡的；這是聲聞的，這是緣覺的，這是菩薩的」，在極樂世界不是這樣講法。

阿彌陀佛也得理解釋迦牟尼佛的苦衷，來我們娑婆世界講法不是那麼容易的。《悲華經》說：「被十方諸佛所摒棄，斷諸善根之人，如此惡人，悉皆充滿。」什麼叫「摒棄」？紙用完了，扔到垃圾簍裡了；或者用來擤鼻涕，這個紙不可能一直放在桌子上，就扔了，這叫「摒棄」。十方諸佛說「這些眾生實在度不了，我們沒轍了，扔了吧」。扔到哪兒了呢？娑婆世界。我們都是被諸佛摒棄的，地球就是垃圾桶。

《悲華經》還說：「是一千四佛所放捨者，所謂眾生厚重煩惱，專行惡業。」一千零四尊佛都把我們放捨了，捨棄了，摒棄了。為什麼？因為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的特點，在《地藏經》上就是四個字——「剛強難化」。為什麼「剛強難化」呢？就是分別心重，或者說不平等心重。換句話說，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相當不平等，分別念特別重，我執、我見都特別重，大家都是這樣。但是大家都沒有感覺，那是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垃圾桶裡，這樣比就不知道到底髒在哪、臭在哪，因為沒有天外來客跟我們比。假如有一個外星人來跟我們比一比，貨比貨才知道是什麼貨色，沒有比較就感覺不到，我們都是自我感覺良好。

佛就不一樣了，佛是正遍知，無所不知，什麼都知道，所以佛能看到我們是被摒棄的。我們沒有感覺，就像垃圾桶裡的垃圾，它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垃圾。

釋迦牟尼佛不簡單，不捨棄我們這樣的垃圾。就像《阿彌陀經》裡說的，「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這是不容易的。就像眾生掉到糞坑裡，釋迦牟尼佛是跳到糞坑裡來救我們。

釋迦牟尼佛是不得已，因為娑婆眾生都處在強烈的分別、我見之中，所以釋迦牟尼佛不得不講黑法、白法、不黑不白法，下法、中法、上法，順著眾生的分別執著來講。

就像我們跟聾啞人講話，能像跟正常人這樣說話嗎？沒用啊，對方聽不到。必須用聾啞人能領會得了的，要打手語，為了跟他溝通，要專門去學手語。

一個人跟聾啞人說話，不代表他不會說話，他是為了讓聾啞人懂，才打手語。釋迦牟尼佛也一樣，他不是不會說平等法，他是為了讓不平等的眾生聽得懂，所以才無可奈何地講這些不平等法。

故興悲願，一切平等

是故願言：「使我成佛，如地荷負，無輕重之殊；如水潤長，無菑菑之異；如火成熟，無芳臭之別；如風起發，無眠寤之差；如空苞受，無開塞之念。得之於內，物安於外。虛往實歸，於是乎息。」是故言「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於是乎息」，疑是功用皆息。）

最後有一句小字，「於是乎息，疑是功用皆息」，這是後人在給《往生論》刻板的時候，怕大家不懂，私自加的。也就是說，曇鸞大師的原文是沒有這句的。

如地荷負，無輕重之殊

「使我成佛，如地荷負，無輕重之殊」，什麼意思呢？我成佛的時候，我的心就像大地一樣承載萬物，不分輕的和重的。重的，泰山也在我上邊；輕的，一個小石塊也在我上邊，一根雞毛、一根羽毛也在上邊，不分輕重。

「如水潤長，無菑菑之異」，「菑」是惡草，「菑」是瑞草。毒草跟吉祥草，我這個水都能滋潤它，沒有簡擇，沒有分別。

「如火成熟，無芳臭之別」，香的、臭的，我都能用火把它做熟。

「如風起發，無眠寤之差」，這是什麼意思呢？人醒著的時候，是不是在呼吸？呼吸就是風，風在體內進來出去。風有分別嗎？風會說「你醒著的時候，我才出出進進；你睡著了，我可不管了」，那我們不就完了嗎？就不敢睡覺了，睡著了就死了。「無眠寤之差」，「眠」是睡著，「寤」是醒了。所以，不管睡著還是醒著，照樣呼吸出入。

「如空苞受，無開塞之念」，就像空間，它容納所有萬物，不會把虛空堵上了，眼睛看著能進來，但是進不來，不會的，它永遠都留有空間給萬物。

這是用五種元素來說明平等。

得之於內，物安於外

「得之於內，物安於外」，這句話說得特別好。「得之於內，物安於外」，說得非常凝練。有一句話叫「改變世界，不如改變我們自己」，這不就是「雞湯」嗎？這樣說就覺得俗，換一種說法，「得之於內，物安於外」，就覺得特別高、特別妙，其實意思是接近的。

我們之所以感到外物不安，之所以有種種煩惱，都是因為內在沒有德，最根本的德就是平等。

當然，這兩句話本來不是這個意思。按原意來說，佛教裡出現「物」這個字，它是代表什麼呢？善導大師有一句話，「分身利物等無殊」。佛教裡但凡出現「物」這個字，不是指物體、東西，而是「眾生」的意思。所以，這句話的本意是說，阿彌陀佛得平等心，他就能讓眾生「一切恐懼，為作大安」，能讓眾生出生死海，得到永遠的安樂。

我們處理外物不平，內心就總是虛虛的、不實。就像鏡子，如果鏡面是凹凸不平的，照什麼東西都是扭曲的；能夠如實照東西，還所照萬事萬物的本來面目，必須讓凹凸的鏡面變平，什麼時候鏡面是平的了，它所照的東西就是本來面目，既不增加，也不減少，也不扭曲。我們的心也是這樣，心不平，看什麼都不平。

虛往實歸，於是乎息

「虛往實歸，於是乎息」，一種解釋是：虛妄的東西離開了，實質的、本質的東西就回來了，然後我們的身心就得到安頓、休息了，就得到永遠的休息。禪宗有一句話，「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我們的心一直很撲騰、折騰，從來都沒有休息過。什麼時候能夠休息下來呢？就是「虛往實歸」的時候。

這跟平等心有沒有關係呢？有關係。我們看長江、黃河，為什麼億萬年來一直在流？本質原因是因為重力，不平啊。我們中國的版圖是西高東低，東邊靠海，海拔是零；西邊的海拔動不動就是三千米、五千米。所以長江、黃河才一直流。我們看平面地圖看多了，所以沒有感覺，其實差好多。什麼時候西北東南都平了，長江、黃河就可以休息了，「於是

乎息」，就不用流了，流不動了，即使有重力，但是沒有高低差，沒有壓力差，它就不流了。

風也是這樣，為什麼會產生風？因為氣壓不同；氣壓不同是因為溫度不同，熱的地方空氣往上，冷的地方空氣往下，就產生了不平，然後空氣一流動，就產生了風。如果十方的氣壓都是平穩的，溫度也是均等的，就不會產生風，「於是乎息」，就風平浪靜了。

我們的心也一樣，心有不平，然後就產生各種心念，這麼想、那麼想；什麼時候心平了，就「於是乎息」。

有一句話叫「不平則鳴」，千古所有文章都是這麼來的。我曾經請教過一個作家，文章的本質是什麼，他回答我四個字——不平則鳴。

「虛往實歸，於是乎息」，這麼一解釋，大家是不是覺得特別好？虛的東西離開了，各種沒有意義的撲騰、折騰、念頭就沒有了。

比如同學聚會，過去天天鼻涕一把一把的人，現在開豪車、住別墅，這樣一對比，心就不平了。本來不見面還好，就沒有那種像水的壓差；結果一有了壓差之後，心就開始動了，然後就開始奮鬥，「我要像他一樣！」一系列的折騰就來了；如果不起這個念頭，就不會這樣了。

「虛往實歸」，這句話出自哪裡呢？起初我們沒找到，後來參考《往生論註翼解》的時候發現，它出自《莊子》。《莊子》裡的原話是「虛而往，實而歸」。曇鸞大師很善於用古代的典故。

《莊子》的原文是這樣的：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氣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

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氣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謂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虛而往，實而歸」，是描述一個人的，這個人叫王駘，是春秋時的一個大聖人。他是殘疾人，只有一條腿。但是向他求學的人，據說可以跟孔子的學生數量分庭抗禮，孔子帶多少徒弟，他就帶多少徒弟。孔子有三千弟子，他也有好幾千。「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他也在山東。

「立不教，坐不議」，老師上課的時候，要麼坐著教，比如坐在這裡講《往生論註》，講這些道理，讓大家聽明白，孔子就是這樣的，設帳授徒；要麼就是以身作則，「立而教，坐而議」。但是王駘「立不教，坐不議」，他站著也不教什麼，坐下來也不教什麼，從來不跟別人談論大道，從來不教人。但是，所有去他那裡的人都「虛而往，實而歸」，去的時候空空如也，什麼都不懂；「實而歸」，回來之後就特別滿足，人人都有所得。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這是孔子的弟子問孔子，「這個人是不是行『不言之教』啊？這個人是不是挺厲害的？」

「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然後孔子就非常讚歎王駘，說「我早就想去王駘那裡學習啊，但總是輪不到我，去的人太多了。我這樣的都想跟王駘學，何況其他人呢？」當然，也可能是孔子謙虛吧。

因為王駘是殘疾人，只有一條腿，弟子就問孔子：「這樣的人為什麼能有這麼大的教化力量呢？他是怎麼做到的呢？」

孔子就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肝膽楚越」大家熟悉

嗎？《往生論註》前面也用到這個典故，也是出自《莊子》。一個人如果有分別心，他對身上的部件、零件，就會以分別來看，肝是肝、肺是肺、腎是腎、脾是脾，而不是以「一」來看，就像楚國跟越國打仗一樣，是分開的。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如果他沒有分別心，「我的腿也是手，手也是眼，眼也是心臟；你的腿也是我的腿，我的腿也是你的腿」，他看到萬物都不起分別心、分別念，都是一樣的。所以，他雖然少一條腿，跟去掉一個小灰塵，有什麼區別呢？這是孔子打的比喻。所以，孔子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在他看來，丟掉了一條腿，跟去掉一個灰塵沒有兩樣。

其實莊子的境界還是蠻高的，他是在表達平等心、無分別。所以，曇鸞大師把這個典故暗藏在這裡，也是因為兩者說的道理也相通。

③彌陀救度，如地水火風

「地、水、火、風、虛空」，也容易讓我們想到阿彌陀佛救度的特點。師父在講《往生論註》的時候有一段講義，我覺得總結得很好，說阿彌陀佛的救度像什麼呢？

如地荷負，不問罪福；
如水潤長，不問善惡；
如火成熟，不問淨穢；
如風起發，不問定散；
如空苞受，不問迷悟。

「如地荷負，不問罪福」，阿彌陀佛的救度就像大地承載萬物一樣。一般有罪的人，我們就感覺這個人很重，有福的人就很輕，福是往天上，罪是往地下的。我們學佛人，念念佛，過一段時間業障就消了。最明顯的是吃素，我自己的感受，吃素之後身體明顯感覺變輕快了。很多人都跟我講過，也都有這種感受。為什麼呢？這就是業相變輕的表現。所以，罪福用輕重來表達是比較合理的，完全說得通。

阿彌陀佛的救度，不問往生的人是罪重還是罪輕，罪重，下品下生，五逆十惡的眾生，重到極處了，也往生極樂世界；罪輕，按說菩薩的功德是最勝的，也往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不分別，不會因為菩薩來了，就高看一眼；五逆十惡的人來了，就低看一眼，不會的。我們凡夫都是看表面，看表相，但是佛看內在。內在是什麼？內在的內在，最深處的內在，就是都有佛性，這是平等的。所以，眾生內在的佛性是最平等的，佛看的是這個。

「如水潤長，不問善惡」，這裡有一個比喻，用瑞草、毒草來比喻眾生的行業。不管眾生是善是惡，佛都不問。善人來，佛也接收；惡人來，佛也不拒絕。

實際上佛更歡迎惡人來，但是一般人會說「你們都這麼提倡，極樂世界不就是一個垃圾場嗎？惡人都往生了」。怎麼會呢？阿彌陀佛歡迎惡人來，並不是到了極樂世界，還保持惡的面目。到了極樂世界之後，阿彌陀佛有點石成金的本領，你是一塊骯髒的石頭，到了阿彌陀佛的八功德水裡洗一洗，就乾淨了，惡的樣子就沒有了，洗完之後都是金光閃閃的佛。

「如火成熟，不問淨穢」，你的心念是清淨還是污穢，阿彌陀佛都不問，是平等的。

「如風起發，不問定散」，這是「眠寤之差」，「寤」相當於定心，「眠」就是「顛倒夢想」，是在夢中，相當於散心。定心散心，阿彌陀佛也不問。

「如空苞受，不問迷悟」，我們說「這個人腦子好像進水了」，就是塞住東西了，糲糊了；如果頭腦是開通的，就代表很有智慧，就是悟了。悟的人跟迷的人，阿彌陀佛也沒有分別，也都平等以待。

佛教八萬四千法門當中，最能體現平等的就是淨土法門，淨土法門是真真正正的平等法門。

聖道門對人的根機要求是非常高的，不達到那個水平線，就進不了門。就像運動員，市級運動員，達不到省級的水平，就不能加入省級運

動員的隊伍；省級運動員，達不到國家級的水平，就沒法加入國家隊，一定要達到那個水平線才可以。

④長行釋三業功德

翻到長行部分，《聖教集》308頁。這一段其實是身、口、心合在一起說的，前面的口業、身業都沒有展開說。

凡夫三業，輪轉三界

凡夫眾生，身口意三業以造罪，輪轉三界，無有窮已。

「凡夫眾生，身口意三業以造罪」，眾生的身口意是幹嗎的？造罪。這就是曇鸞大師對我們凡夫眾生下的一個總結論。眾生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一切行業，就是身口意三業；而凡夫的身口意三業沒有別的，只有兩個字——造罪。可能按世俗見來說，我們的身口意三業是為國家作貢獻，為社會作貢獻，為地球的繁衍作貢獻等等；從出世的角度來說，就是兩個字——造罪。

初入佛門的人，或者世俗見比較重的人，一定難以接受，「你不是把我生存的價值給否定了嗎？」

有一次一群清華大學的老師們，都是老一輩的清華人，而且都是社會精英，他們去弘願寺皈依。皈依的時候，我們的法師開示：「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這幾個人一聽，「『罪惡生死凡夫』？我長這麼大，就沒人給我貼過這個標籤，『惡』也就罷了，還『罪惡』，還『生死』，還『凡夫』，這不行啊！」他們一年時間都對這件事耿耿於懷。

後來編輯部搬到北京，他們來拜訪我，就說「弘願寺哪都好，就是這點不好，去了先給人貼個標籤——罪惡生死凡夫。以後皈依的時候，是不是換個說法？不要上來就貼個『罪惡生死凡夫』，我們為國家作了多大的貢獻啊！不是功臣，也是善人吧？」

但是，從出世的角度來說，我們就是「罪惡生死凡夫」，不要說是清華的教授，就是專業的、職業的修行者、出家人，在《華嚴經》上都說

「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聖道門都是這樣說的。

印光大師說過一句話，說得更狠，他說：「不求往生，是為破戒違法。」修行人如果不順著釋迦牟尼佛的勸導，「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不求生極樂世界，「是為破戒違法」，說得多嚴重啊！即便你是大修行人，從外面看你守戒守得很好，但是你不求生極樂世界，就是「破戒違法」。這裡的「違法」不是違背社會上的法律，是違背佛法。「破戒違法」，這話說得夠狠的。

所以，曇鸞大師這樣的行文，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善導大師所說的「機深信」，但講的是同樣的道理。

善導大師說，所有的念佛人都要具足兩種深信。

首先是機深信，「機」就是根機，要相信自己的根機是「罪惡生死凡夫」。真的從心底相信自己是這樣的人，才算入了淨土門；如果不具足「機深信」，就不算入門。

在這個基礎上，才有「法深信」，就是「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法深信」就是信佛的四十八願，信佛力。

「機深信」是信自力無力，自己是無力的；「法深信」是在自己沒有力的情況下信佛有力，並且接受佛力。

學淨土法門，「機深信」特別重要。但是人都有無始劫的傲慢，所謂傲慢，就是認為自己厲害，這是自然的，但是這個「自然」是凡夫性的自然，是生來就有的。要克服這個自然性是很困難的，它不知不覺就潛藏在內心當中，而且隨著修行年頭的增長，在修行上了道，在各方面都很順利的情況下，它也會同比例地增長。

前段時間有個小姑娘來書屋，非常嚴肅地跟我說：「法師，我覺得我們這輩子證個初果還是挺有希望的，我這個根機證個初果一點問題都沒有。」我沒好意思直接當頭給她一棒。因為現在的人根機都比較脆弱，都是玻璃心，一棒下去，她可能就不來了，所以我就沒說話。

這就屬於對佛法的基本概念不瞭解，初果到底是什麼，意味著什麼，她搞不太清楚。她覺得打坐能超過二十分鐘，這就是證初果如探囊取物。人有的時候無知，什麼話都敢說。

只有真正懂的人，才知道這個難度。我們比較崇敬近代的虛雲大師，虛雲大師是弘揚禪宗的，禪宗講究開悟，而且他走南闖北，特別能走。有一次虛雲大師的弟子問他：「不管是居士，還是大德法師，您見過多少開悟的人？」虛雲大師說：「從來沒見過。」而且他也不認為自己開悟了，至於說「茶杯落地，虛空粉碎」，他也不認為那是真的開悟。悟有深有淺，那是比較表淺的，跟古代人講的開悟是兩回事。虛雲大師說：「現在的禪宗不要說有真正開大悟的，連個守門人都找不到。」這是他的原話。不要說入門，守門的都沒有。可見懂行的人才知道到底有多難，不懂的人才會動不動就說證初果了。

「輪轉三界」，造罪的結果怎麼樣呢？就輪轉三界。造罪在前，輪轉在後。

「無有窮已」，而且未來無有窮盡。

這就是「機深信」，我們如果不特別地看，很容易一眼滑過去，其實「機深信」的義涵就含藏在裡面。

諸佛三業，用治虛誑三業

是故諸佛菩薩莊嚴身口意三業，用治眾生虛誑三業也。

佛菩薩的身口意三業不一樣。眾生的身口意是病，佛菩薩的身口意是藥，有藥就能解決問題；有病沒藥，就沒辦法了；有藥無病，藥就白瞎了。什麼叫有藥無病呢？其實不是沒病，而是病者不自知，不認為自己有病，這個藥也就沒用了。有人說「淨土法門是好，專門救不能出六道的」，但是他不認為自己不能出六道，不認為自己有病，這個藥就白瞎了。

還是印光大師說得比較徹底，「仗自力修持，自有何種力？但是無始以來的業力！所以萬劫千生難得解脫」。你說自己有力，你有什麼力？

只是無始劫的業力而已，所以萬劫千生難得解脫。我們肯定不是一世兩世才接觸過佛法，但是為什麼還在輪轉？不就是靠自力嗎？

眾生得了病，輪轉三界，如果想要自行解決業力，而不是靠佛菩薩身口意的功德來「用治虛誑三業」，不靠外力的話，這種感覺就像什麼呢？就像我坐在凳子上，然後一個人說：「宗道法師，請您把自己從凳子上搬起來。」坐在凳子上的人，想要用力把自己的凳子搬起來，可能嗎？一定是需要外力的。眾生在輪轉的過程中，想要靠自力解脫，就很像自己坐在凳子上，然後想把自己搬起來。

聖道門的對治是靠戒定慧，造罪造業的是身口意三業，反過來修行，還是在身口意三方面下功夫。首先持戒，時時正念覺知，念念觀照，看自己起沒起貪念、瞋念、癡念，有沒有惡口、兩舌等等。第一步是知道自己在造業。第二步是不造業，能夠把戒持好，後不再造。在這個基礎上，久而久之，戒久生定，定久生慧。這是聖道門的路子，靠定力把過去身口意三業所造的業力種子伏住，靠智慧把這個種子挖出來，定能伏業，慧能破業，一個伏，一個破，有兩個步驟。

淨土法門不是這樣。淨土法門首先認定自己是三業無功的。三業無功最典型的就《觀經》下下品，這個人造了五逆十惡罪，躺在床上，身還能禮拜佛嗎？口，舌頭都硬了，已經不能作聲了；意，地獄的火已經燒到腳板了，「彼人苦逼，不遑念佛」，他的心是惑亂的、狂亂的，身口意三業是完全無功的。這時候他依從善知識的勸告，念了幾聲佛，都能往生，這是最能彰顯他力的。

云何用治？

佛菩薩的身口意三業，怎麼對治眾生造業的身口意三業呢？

得如來平等身業

眾生以身見故，受三塗身、卑賤身、醜陋身、八難身、流轉身。

眾生受「三塗身」，「三途」就是火途、刀途、血途，也就是地獄、

餓鬼、畜生。

好了，受完「三塗身」，從地獄裡出來了，但是為人很卑賤，被人瞧不起，這就是「卑賤身」。這就是「餘殃未盡」，他過去世的業一直在，而且很有可能是剛從地獄、餓鬼轉生到人道，受卑賤身。

好了，「卑賤身」受完了，下一世又轉成人身，但是長得很醜、不好看，這就是「醜陋身」。不好看就容易被人瞧不起，其實這還是跟「卑賤身」有關係，如果在印度，可能就是首陀羅，是四種姓裡最低的。

好了，「醜陋身」也總算熬到頭了，長得好看一點了，但是又得了「八難身」。他很可能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一表人才，但是太聰明了，是世智聰辯，聞到佛法不能相信，甚至誹謗，那就沒辦法了；或者是盲聾瘖啞，是殘疾人。

「流轉身」，或者他也聞信佛法了，但是又靠自力，所以就一直流轉、一直流轉。

曇鸞大師列的這幾個，是有層次的，前面的情況最差，慢慢好一點、好一點。但是，到了「流轉身」的時候，很可能再流轉回來，又循環到了「三塗身」，又一個來回。

眾生受這些身，最終的根源在哪呢？就是「身見」。什麼叫「身見」呢？本來我們的身體是四大假合的，不屬於誰，但是我們強烈地認為這就是「我」，身體就是「我」，「我」就是這個身體，其實這是錯的。

就像一根棍子，如果我們的手沒有拿著它，棍子就是棍子，棍子不會認為自己是什麼。但是有一天，對面有個人打我，我打不過了，抓起地上的一根棍子作為武器，這時候棍子就不是棍子了，棍子就是我們的手臂，有一句話叫「強立主宰」，因有身見，而有我執，這就是「強立主宰」。當棍子成為手臂、手臂成為棍子的時候，棍子豈不就成為身上的一部分了嗎？

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個工具，就是一個殼。但是我們一生下來，就產生了強烈的執著，「這就是我！」這個身體就跟我們的心切割不開了，我們就會很自然地認為身體就是「我」，「我」就是這個身體。然後為這

個身造種種罪業：整天洗呀、餵呀，吃好的、穿好的，打扮它，把它放到好房子裡住，餵它好吃的，給它套上好看的衣服，帶它去名勝的地方玩，好看好的，聽好聽的。如果身體就是你，為什麼有一天它拋棄你了？你輪迴的時候，身體怎麼沒跟你去輪迴啊？

因為身體造業，無窮無盡，所以老子說：「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作為一個人，最大的憂患就是有身體；如果身體都沒有了，哪來的憂患啊？比如生病的時候，一聽說檢查是癌症，「啊！不得了」，癌症又不是你得癌症，你的心又沒長癌，是身體長癌了，身體又不是你。所以，我們整天喜也是因為它，憂也是因為它。

之所以受「三塗身、卑賤身、醜陋身、八難身、流轉身」，就是因為有強烈的身見，然後在服務身體的過程中，造下了種種罪業，到最後發現，全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全是為這個殼做嫁衣裳，心沒有得到一點好處，虧了。

如是等眾生，見阿彌陀如來相好光明身者，如上種種身業繫縛皆得解脫，入如來家，畢竟得平等身業。

眾生見到阿彌陀佛的相好光明身，眾生的流轉身遇到阿彌陀佛的平等光明身，眾生身上所有的繫縛（「繫縛」，就像把一個人五花大綁，綁起來一樣）立馬全都解綁了、解脫了。而且就到了如來家，回家了。「畢竟得平等身業」，得的不是我們現在這樣的身，是金剛那羅延身、紫磨真金色身。這叫「見解脫」，因為佛叫「見解脫佛」，見就解脫了。

得如來平等口業

眾生以憍慢故，誹謗正法，毀訾賢聖，捐廩尊長。

驕慢是人最大的罪，這話可能不好理解。驕慢難道比殺人的罪過還大嗎？殺人放火才是罪，一個人驕慢算什麼啊？他不知道，驕慢會導致殺人放火。驕慢怎麼會導致殺人放火呢？當然會。驕慢的人自然不信正法；不信正法，自然就沒有得到教化，甚至會誹謗正法；誹謗正法，凡是聽到你誹謗正法的人，都因為你下了這個種子，進而不信正法；不信正法就不講道德；不講道德就沒有底線；沒有底線就會殺人放火，就會

造下種種罪業。所以，最初都是由驕慢引起的，驕慢是罪中之極，萬罪之源，是所有罪的源頭。

一個人犯錯、犯罪都不可怕，比這些更可怕的是驕慢。驕慢的人有錯不以為錯，以自己為對，以自己的見解凌駕於所有佛菩薩、聖人之上，這就很可怕。所以，眾生因為驕慢，就「誹謗正法」。

「毀譽賢聖」，就是專門誹謗賢聖。

「捐庖尊長」，尊長給他的教誨，他都不聽。

如是人應受拔舌苦、瘡啞苦、言教不行苦、無名聞苦。

這樣的人要受什麼樣的果報呢？拔舌。首先舉了一個最重的。大家看過《地獄變相圖》嗎？有三個小鬼，其中兩個小鬼駕著罪人，把罪人的嘴撐開，另一個小鬼拿著一個像鉗子的東西去拽罪人的舌頭，然後一拉，血淋淋的，這就是拔舌。

其實，我們人間也有這個縮影。有時候在醫院裡，很多檢查和治療都挺像的；當然，不是真的拔舌，但是挺像。

有一次我做胃鏡，只是檢查，看看有沒有潰瘍，一根很粗的管子，從嗓子裡進去，通啊通啊，一直通到胃裡；如果做腸鏡，還要往下通，特別長。管子進入胃裡的時候，自然的反應就是想把它排出去，但不能排出去，管子使勁往下頂，特別難受。有的人就使勁叫，有點像「大叫喚地獄」。我還沒進去，還在外邊等的時候，就聽到裡邊的人叫，我都瘳得慌，兩條腿都發抖。雖然打了麻藥，但是也不舒服。

出來之後我就想：這輩子再也不做胃鏡了，這不就是地獄的縮影嗎？但是地獄比這厲害多了，在人間，醫生還會安慰你「好了好了，快好了」，在地獄裡可不是啊！

「瘡啞苦」，從地獄裡出來了，但是說不出話，或者聲音不好聽。

「言教不行苦」，瘡啞苦沒有了，再一轉生，轉生成另外一個人，沒有任何殘缺，但是不管你說什麼，家人也好，周圍的人也好，從來不聽你的，哪怕你說的是天經地義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因為是你說的，別人就不聽，沒辦法。

這個力量從哪來的？我們得好好反省，就是從自己的驕慢來的，根源就是驕慢，也誹謗過賢聖，所以你說什麼，別人都不聽。反過來，一個人經常讚歎正法，讚歎賢聖，就得到一種正面的果報，你講什麼，稍微一講，對方就聽；甚至還沒講，可能就聊點家常，別人都願意聽你的。別人一看你是念佛的，「念佛人居然給人這麼舒服的感覺，我也想念佛」，都不用教。這就是前世經常讚歎正法，讚歎聖賢帶來的善果。

「言教不行苦」，這個苦挺苦的，這就是求不得。你非常想讓對方信佛念佛，但是他不聽。對菩薩來說，這就是大苦惱啊！

好了，你的言教有人聽了，但是只有你丈夫聽，出了家門，就沒人聽了；或者出了家門，也沒人認識你，這就是「無名聞苦」；或者你的名聲傳出去不好，甚至是負面的名聲，別人當然就更加遠離你。這也是很苦惱的。

**如是等種種諸苦眾生，聞阿彌陀如來至德名號、說法音聲，
如上種種口業繫縛皆得解脫，入如來家，畢竟得平等口業。**

這也是以口癒口，眾生造業的口遇到阿彌陀佛的口就不一樣了，阿彌陀佛是「至德名號、說法音聲」。眾生因為驕慢、誹謗正法造的口業，就像繩子一樣，也得到解脫，鬆綁了，最後也是「入如來家，畢竟得平等口業」。

這裡都有一句話，「入如來家」，所以，人有什麼樣的罪不要緊，只要回家，只要入如來家，什麼都不成問題，就怕你不回家。

《無量壽經》裡有一句話，「憍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驕慢是學淨土法門的巨大障礙。學習淨土法門，首先要有「機深信」，要把「我」、驕慢消除，才能進得來。因為有「我」就沒有「他」，有「他」就沒有「我」。「他」就是佛，就是他力。有他力就沒有自力，有自力就沒有他力，這兩個是水火不容的。

謙卑的人，特別容易跟淨土法門相應。「謙則受教有地」，謙虛的人「受教有地」，不管是佛的教化也好，還是善知識的教化也好，他都能領納於心。

眾生的驕慢是很深很深的。我們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禮敬諸佛，讚歎如來」，這裡的「諸佛、如來」，其實是把眾生當成佛，「禮敬諸佛」就是禮敬眾生，「讚歎如來」就是讚歎眾生，這就是平等心，是對我慢的一種對治。

按說普賢菩薩是等覺菩薩，他怎麼還對治我慢呢？可見這種習氣之深，是非常深的；而且隨著修行境界的提高，慢心也會水漲船高，修行境界越深，我慢越高。起初修行的時候還很謙卑，後來修著修著就修出我慢來了，別的沒修出來。

人稍有所長，就會有驕慢，什麼都能成為驕慢的資本，長得漂亮也是資本，聲音好聽也是資本，個子高也是資本，連阿 Q 身上多長了幾個虱子都是資本。阿 Q 跟王胡在牆角，比來比去，沒有別的可比了，就比誰身上的虱子多，然後放到嘴裡咬，誰的聲音大。結果阿 Q 被比下去了，王胡身上的虱子多，而且咬得辟里啪啦地響，阿 Q 就非常受挫，後來他們倆就打起來了。

得如來平等意業

眾生以邪見故，心生分別。若有若無，若非若是，若好若丑，若善若惡，若彼若此：有如是等種種分別。以分別故，長淪三有，受種種分別苦、取捨苦，長寢大夜，無有出期。

這就是意業，意業最大、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分別。像我在這講來講去，就是分別的結果。分別念少，煩惱就少。如果我不分別，就沒辦法給你們講，所以每個字我都要分別一遍。眾生就生活在分別裡。

「以邪見故，心生分別」，邪見的範圍很廣。比如這張桌子，如果以佛的正見來看，它不一定是桌子，以緣起性空來說，它是因緣合和而成的。但是我們凡夫以為它實有，這就是邪見。然後又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種種分別：桌子好看不好看，什麼材料的，它中間怎麼有縫啊，這得多少錢啊，誰出的錢，能用多久，將來怎麼處置啊……就有無窮無盡的分別。「凡夫不能讓桌子成為桌子」，這是妙悟法師講的一句話。凡夫看到桌子，不能只想到桌子；凡夫看到燈，也不能只想到燈；凡夫看到杯子，

也不能只想到杯子，總是在這些東西的基礎上妄生分別，一切的煩惱由此而來。

「若有若無」，「這個東西他有我無」，心裡就不舒服了。

「若是若非」，「他總是錯的，我總是對的，但是他還那麼牛，還總是那麼強勢，不行，我要跟他幹！」

「若好若丑」，「他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心生嫉妒。

「若善若惡」，站在道德高地，說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我是善，你是惡；對惡的絕不姑息，愛憎分明，嫉惡如仇……這些都是強烈的分別念。在世間就覺得「這個人好有正義感啊！」其實所謂的「正義感」是雙刃劍，你認為自己是正義的，換一個時空就不一定是了。而且對自己也不好，嫉惡如仇，在嫉惡的過程中，你施放一個力，力跟力是相等的，你打桌子的同時，桌子也在打你；你嫉惡的時候，惡也在嫉你，是同時的，所以心並不放鬆，並不舒服。

「若彼若此」，「這是你的，這是我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有如是等種種分別。以分別故，長淪三有」，因為分別念，有意無意地就造種種罪業。「三有」就是欲有、色有、無色有，「長淪三有」就是不出三界。《往生論註》前面就說「此三界，蓋是生死凡夫流轉之暗宅」。

「受種種分別苦」，分別本身就是苦的。

「取捨苦」，有取就產生了求不得，你要取這個東西，取到了，心裡就滿足了；取不到，就有求不得苦。捨，你捨不得的東西不得不捨，這就是愛別離苦，不管是人還是事物，都是這樣，很不想捨，但都是無常的，總有結束的一天，就是愛別離。你不想要的東西、想捨掉的東西，捨不掉，「這個人我就不想看到他，這個世界上有他沒我、有我沒他」，但就是冤家路窄，這就是怨憎會苦。一條小胡同，只容得下一個人，結果仇人就走在對面，這就是怨憎會。總之，有種種的痛苦。

「長寢大夜」，都在睡夢中，沒有光明。

「無有出期」，沒有盡頭。

所以，分別是一切痛苦的開始。

基督教也懂這個道理，只不過它是用寓言故事的方式來講述，說上帝造了亞當、夏娃，吩咐他們在伊甸園裡玩，本來他們可以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快快樂樂的，可以天天在伊甸園裡玩，上帝告訴他們千萬不要偷吃智慧果，為什麼？因為偷吃了智慧果之後，就能像上帝一樣分別善惡，分別就開始了，基督教認為這樣不行。

結果在蛇的誘惑下，蛇首先誘惑了夏娃，說「沒事，好吃著呢！」夏娃吃了，然後又慫恿亞當吃了。所以基督教對蛇是不歡迎的。他們吃完之後上帝就發火了，一怒之下就說「你們走吧！伊甸園裡不歡迎你們！」就把亞當和夏娃趕出了伊甸園。所以，他們稱為「原罪」，「原罪」最初的來源就在這裡。

其實，基督教想表達的道理，也是說眾生所有的痛苦都來源於分別，都是從分別善惡開始的。

是眾生若遇阿彌陀如來平等光照，若聞阿彌陀如來平等意業，是等眾生，如上種種意業繫縛皆得解脫，入如來家，畢竟得平等意業。

分別念就像繩子一樣，分別念越多，繩子越多。但是念佛念久了，分別念就會越來越少。

聖道門一定要泯滅分別念才能成就，讓有分別變成沒有分別。淨土法門是順著眾生的分別，「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這不就是在分別嗎？西跟東，有分別吧？我們在東，極樂世界在西；「十萬億佛土」，有數字，這是分別吧？不是九萬億，也不是十一萬億，而是十萬億；「有佛號阿彌陀」，不是藥師佛，不是別的佛，這都是在分別。極樂世界是快樂的，我們這個世界是痛苦的，我們厭苦求樂，我們要往生到快樂的地方，也都是在分別。

淨土法門是順著我們眾生的分別的，所以我們才學得來。如果真給我們講一個不分別的法門，比如禪宗，聽著是好聽，但是我們都不是那塊料，有時候引用兩句禪宗的法語，我們都聽得呆呆愣愣的，所以我們

絕對不是那塊料。

順著分別的過程，最後達到不分別，這就是淨土法門的高妙。其實我們非常習慣於分別，習慣於拐彎，善導大師對我們有一個評價，「貪瞋邪偽，奸詐百端，惡性難侵，事同蛇蠍」，我們的心就像蛇跟蠍子一樣。但是隨著念佛，久而久之，這種分別、邪偽、奸詐，就變得很正直了，分別念就少了。

心相分別問答

問答一

問曰：心是覺知相，云何可得「同地水火風」無分別耶？

我們的心是能夠覺知的，冷熱、苦樂、憂愁；如果心都沒有覺知了，還有心嗎？心就不起作用了。心就是覺知的，比如分別，就是覺知出來的。既然心是覺知的，這種覺知的心怎麼能達到不分別、不覺知的狀態呢？提問的人認為不分別就是不覺知，其實錯了，「覺知」跟「不分別」不矛盾。

答曰：心雖知相，入實相則無知也。

心雖然知相，「知相」就是瞭解什麼、知道什麼，心是幹這個的；但是心一旦入實相，就達到無知的狀態。「無知」不是什麼都無知道，是「無知無不知」，是無分別的狀態。

蛇入竹筒喻

譬如蛇性雖曲，入竹筒則直。

蛇走路的時候，不會直著走，一定是彎曲著走，牠的本性就是這樣，牠喜歡曲，這也是蛇修來的，牠前世的心就是曲的，所以牠帶有那種習性，積習成性。但是，如果把牠放到竹筒裡，竹子是筆直的，蛇再有曲性也沒關係，牠不直也得直，牠不直沒辦法，進去之後必須是直的。這個比喻特別好。

針刺蜂螫喻

又如人身若針刺，若蜂螫，則有覺知；

又打了一個比喻。人身如果被針刺了，或者被蜜蜂蜇了，就會很疼，這就是明顯的覺知相。

石蛭甘刀喻

若石蛭啖，若甘刀割，則無覺知。

「石蛭」大家知道是什麼嗎？就是類似螞蝗的東西。有時候螞蝗都鑽進你的腿裡了，牠吸了好多血出來，都不知道，沒感覺。種水稻的時候，經常會被螞蟻咬到腿，使勁拍一拍牠就掉下來了。

還有一種「甘刀割」，它其實是一種石頭，用這種石頭做成鋒利的刀，來幹什麼呢？做眼科手術。比如角膜潰瘍，在古代叫眼睛起翳，翳就是一團白色的或者別的顏色的東西，會把視力蓋住，把視線擋住。用甘刀去割翳，也不用麻醉藥，人不會感覺痛，是石頭本身有這種特性，沒有什麼感覺就割掉了，非常厲害，可惜失傳了。

如是等有知、無知，在於因緣。若在因緣，則非知非無知也。

所以，被針刺、被蜂蜇就有感覺，用甘刀割、被石蛭咬就沒有感覺。為什麼有的有覺知，有的無覺知呢？它是取決於因緣，在有的因緣下有覺知，在有的因緣下無覺知，所以它是因緣法。

《法華經》說「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諸法本來是寂滅的，一直都是寂滅的，沒有種種的起起落落，也沒有這樣那樣，萬事萬物本來是寂滅的。但是，寂滅又不妨礙這些事情發生，事情發生又不妨礙寂滅。在佛看來就是「常自寂滅」，在我們眾生看來就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團熱鬧。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只有體會到「常自寂滅相」，才會知道「不覺知」是什麼狀態。有覺知有分別，就是因為不知道「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不知道有「寂滅」的一面，就會跟著相跑來跑去。就像狗一樣，狗有什麼特點？你丟一塊石頭，狗不會去找丟石頭的人，而是跟著石頭跑，石頭往東，牠就往東，石頭往西，牠就往西，牠不會看丟石頭的人。我們人也一樣，整天跟著眼前看到的這些幻象跑來跑去，今天這樣，明天那樣。

比如一個人看到一根金黃色的小繩子，他恰好忘了戴眼鏡，就大喊「哇，有蛇！」嚇得趕緊跑。他見到另一個人，抱著對方就喊「有蛇有蛇！」結果這個人眼神也不太好，也以為是一條金黃色的小蛇，就趕緊拿棍子打，但是怎麼打也打不跑，然後就叫更多的人，商量怎麼辦。但是不管拿什麼東西打，它就是不動，因為它是繩子嘛。後來就打 119，人家就來了，全副武裝，因為怕是毒蛇，還拿著專業的器材，就進來了，問「哪兒呢？」「在那兒！」結果人家靠近仔細一看，哪有蛇啊，提起來一看，是一根繩子。這下所有人都傻了。

這時候再想想，從一開始說「有蛇！」到發現是根繩子不是蛇，這中間所有的害怕、驚慌、找人、拿棍子打，有意義嗎？當你發現是繩不是蛇的時候，一切的造作、折騰、慌亂、情緒起落，都是無意義的。為什麼？因為最初就是虛妄的，然後再妄上加妄，一路妄想，一個妄見生出一系列、一環又一環的妄想。我們整個世界所有的事情，大事、小事、國事、社會事、天下大事，乃至我們洗碗、洗筷子、睡覺、吃喝拉撒，通通都是這樣的，都是以繩為蛇造成的，我們都沒有發現它只是一根繩子而已，都在瞎折騰。

在證悟的聖者來看，沒有蛇，只有繩子；而對於沒有證悟的人，他始終認為是蛇，即便別人告訴他是繩子不是蛇，他也不認為是，他也感知不到。甚至他在道理上也認為不是蛇是繩，但是因為它太像蛇了，所謂「杯弓蛇影」，大家聽過那個故事嗎？所以，他還是會跟著折騰。

我們目前就是這樣，雖然明白實相無相，也知道「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雖然懂這個道理，但是也不行，因為我們只是第六意識分別意識上的懂，還是不起作用。

問答二

問曰：心入實相，可令無知，云何得有一切種智耶？

心入實相之後就無知了，佛怎麼又得一切種智呢？「一切種智」就是各種差別相、分別相，無所不知，正遍知，什麼都知道。又怎麼得這種一切種智呢？

答曰：凡心有知，則有所不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無知而知，知即無知也。

「凡心有知，則有所不知」，凡夫的心有所知，就有所不知。比如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圈，圈裡是知道的，圈外就是不知道的。有所知就有所不知，其實是不知道的多，知道的少。

而無所知，看的就不是這個圈，而是整個黑板，這上面有什麼、沒有什麼，擦了什麼、寫了什麼，對於看到黑板的人來說，他都知道，無所知就無所不知。當然，我這個比喻不是特別恰當。

「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無知而知，知即無知也」，凡夫通過眼耳鼻舌身意所知道的外境，恰恰是我們知道真相、知道宇宙全體的一個障礙。當我們眼睛看到、耳朵聽到、有所知的時候，恰恰擋住了我們了知整體的道路。所以，修行人就是把「我」拿開，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的覺知，把「我」及我所執著的所有東西拿掉，就進入無知的狀態。無知就無所不知，這時候想知道什麼，當下就能知道；雖然知道，但還是歸於無知。

有句話叫「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我們在一念不生的時候，真理本來就全部體現在我們心中；「六根才動」，眼睛一看，耳朵一聽，鼻子一聞，本來知道的就被雲擋住了、遮住了，「六根才動被雲遮」。

現在的量子力學就很好地詮釋了這個道理。量子力學是怎麼回事呢？萬事萬物是由粒子構成的，傳統意義的物理學認為粒子是固定的，是可以被觀測的，我們看到它在哪，都有一個時空定位。但是，量子力學得出了一個讓人很驚訝的結論——一個人所觀測到的物體或者世界，是跟他觀測的動作相關的。換句話說，他觀測的當下，決定了他觀測的對象是怎麼樣的。這跟我們平時的經驗世界很不一致。

比如我們來到書屋，早上門一打開，因為這間屋子沒有采光，所以裡邊是暗的，我們就認為，在我們打開燈、打開門之前，這些東西都在這裡，畫在這，桌子在這，板凳在這。但是量子力學不這麼認為。量子

力學認為，燈一打開，你觀測的當下，它們才在這。之前這些東西在哪呢？有可能在宇宙的任何一個角落。也就是說，在觀測之前，有各種可能性；但是在觀測的當下，各種可能性就變成了一種。

比如我們小時候上學，上課之前，老師沒進來的時候，學生們就打啊、鬧啊、扔紙團啊，不亦樂乎；結果老師一進來，特別嚴厲，學生們立馬規規矩矩，各回各位，很安靜。老師進來的一剎那，就是觀測的當下。老師進來之前，這些小朋友可能在教室的任何一個角落；老師一進來，就變成了一種狀態。

我們不要以為這是假說，現在量子力學已經運用到各個領域了。這非常厲害，把人的意識跟物質聯繫起來了，物質跟意識會產生交涉，這不得了。

我們沒觀測的時候，就是「一念不生全體現」；我們觀測的當下，完全性就變成了一種性，這一種性就把完全性遮住了、蓋住了。前面是「無知無不知」的狀態，後面是「有知則有所不知」的狀態。

《楞嚴經》上有一個比喻說：「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什麼意思呢？人在認知世界的時候，把一個澄清的大海完全忘掉了，眼睛唯獨盯著海上的一個泡沫，「唯認一浮漚體」，也是講的這個道理。所以，佛教一點都不落後。

問答三

問曰：既言「無知故無所不知」，若無所不知者，豈不是知種種法耶？既知種種之法，復云何言無所分別耶？

既然無所不知、知道種種法；知道，就是在分別，怎麼又說沒有分別呢？

幻化象馬喻

答曰：諸法種種相，皆如幻化。然幻化象、馬，非無長、頸、鼻、首、足異；而智者觀之，豈言定有象、馬分別之耶？

雖然諸法有種種相，但是對於智者、證悟者來說，都是幻化的。就像屏幕上的各種景象一樣，不真實。他既能看到有分別的一面，比如大

象和馬的個頭、鼻子、腿、長相都不一樣，就有分別；但是他又能看到分別中不分別的一面，比如都在電視裡邊，都是一個影像，他能知道這一面。凡夫不知道不分別的這一面，就跟著分別走。

「而智者觀之，豈言定有象、馬分別之耶？」智者是知幻即離、離幻即覺。智者知道這是幻化的，然後心就離開了；離開了，離幻即覺，就是覺悟。佛菩薩就是這樣的，內心如如不動，不會跟著分別走，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所謂「終日吃飯沒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沒掛著一絲紗」，天天吃飯，但是沒吃到一粒米；天天穿衣服，沒穿一根絲。

（5）大眾功德

大眾功德是在說什麼呢？「大眾」是什麼大眾呢？我們也是「大眾」，但是這裡說的明顯不是我們。這個「大眾」是極樂大眾，就是極樂世界除佛以外的往生者，包括將來的我們，我們將來就會成為極樂世界的大眾。

明明是在講佛的功德，這裡為什麼要把大眾功德提出來講呢？其實就是以大眾來顯示佛的功德。

比如大家聽了三四個月的《往生論註》，聽得特別好，學得特別好；大家出去之後，每個人都弘化一方，或者身邊的人都受大家影響，別人就會覺得「連在下面聽課的人都這麼厲害，講課的人想必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吧？」這就是以眾來顯主。

好像眾星捧月一樣，天上假如只有月亮，沒有星星，就顯示不出月亮的璀璨光芒；又有星星，又有月亮，然後星星圍著月亮，眾星拱月，就顯示出月亮很亮，很圓滿。所以，它是這個用意。

①略釋偈頌

翻到《聖教集》266頁。大眾功德，這裡用兩句話來概括：

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

此二句名「莊嚴大眾功德成就」。

「天人不動眾」，關鍵詞是「不動」。大眾是什麼樣的大眾？「不動眾」。

「清淨智海生」，就是非清淨，也非常的整齊，都是從佛的智慧中生的。

有時候經典上說，佛的弟子是從哪兒生的呀？一般說眾弟子「從佛口生」。為什麼從佛口中生呢？因為佛用口講法，佛弟子是聽了釋迦牟尼佛的教法，慧命得到孕育、生長、發育，乃至證果壯大、發菩提心……當初最開始，都是從佛口中生的。

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不需要像釋迦牟尼佛這樣講法，但是往生者本體也是從阿彌陀佛的智慧生的。在我們這個世界，雖然說佛弟子是從釋迦牟尼佛的口中生的，其實本質也是從佛的智慧生的。極樂世界就更加的純一，往生者根本上是從阿彌陀佛的智慧而生的。

這跟我們就不一樣了，我們不是從智慧而生，是從愚癡而生、從顛倒而生、從業障而生、從煩惱而生……我們都是煩惱成就，極樂世界的眾生是智慧成就。

阿彌陀佛的智慧很廣、很大、很深，在我們這個世界，能表達這個意思、意象的，就是大海。我們這個世界，什麼東西最大、最廣、最深？就是大海。所以這裡用了一個比喻，叫「清淨智海」，就是智慧的大海。

②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

佛當初為什麼有這樣的願望呢？

諸根性慾，種種不同

見有如來，說法輪下所有大眾，諸根性慾種種不同，於佛智慧，若退若沒，以不等故，眾不純淨。

「見有如來」，這是指釋迦牟尼佛。

「說法輪下所有大眾」，「法輪」這個詞是佛教經常用的，只不過現在一看就聯想到外道，其實這個詞本身的含義挺好的，但是一些附佛外

道用了佛教的這個詞彙。

為什麼叫「說法輪」呢？我們看註釋：

說法輪：佛陀說法，能摧破眾生之惡，猶如轉輪王的輪寶，能輾摧山嶽岩石，故謂之法輪。

據說轉輪王的輪寶非常厲害，轉起來可能像鑽頭一樣，能夠把山直接摧破、碾碎。這是一種比喻，實際上摧破碾碎的是什麼呢？是眾生的執著、煩惱、業障，我們的業障比岩石還結實。這是一層意思。

還有另外一層意思：

又，佛說法不停滯於一人一處，輾轉傳人，如車輪轉動。

佛說法不停滯於一人一處，輾轉傳人，就像車輪在轉動一樣。比如今天可能有人第一次來，然後聽了念佛好，回家之後馬上勸老伴，或者勸兒女，或者勸父母；父母一聽，「是不錯啊，有道理，念佛確實不錯！」然後父母又去告訴每天一塊兒去公園鍛鍊的老頭、老太太們；然後這些老頭、老太太又去告訴他們的兒子、女兒；他們的兒子、女兒又去告訴他們的同事……這不就是「輾轉」嗎？一個傳一個，所謂「自信教人信，難中轉更難，大悲傳普化，真成報佛恩」。「傳普化」就是你傳我、我傳你，經上說就像傳燈一樣，開始只有一盞燈，是帶著火苗的，然後它點燃了第二盞，第二盞點燃第三盞，第三盞點燃第四盞……一直傳，這樣大家的燈就都亮了。「說法輪」也有這個意思，像輪子一樣不停息，一直在轉。

「諸根性慾種種不同」，「諸根、性、欲」，這幾個詞是分開讀的。什麼叫「諸根性慾」呢？「根、性、欲」是三個事物。

「根」，一般都是過去形成的。我們說這個人善根非常好，像六祖大師聽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他一聽，言下就能悟入，這就是「根」很好。他的「根」從哪兒來的？不是這一世砍柴修來的，是他以前生生世世修來的，是過去形成的。

或者有些人根機特別鈍，你跟他說什麼，他都像石頭一樣，所謂「朽林頑石」，怎麼說他都聽不進，這個「根」也是從過去來的。

或者有些人脾氣特別大，瞋習特別重，他生來根性就是這樣，這都是從過去世的習性來的，這一世不用修，生來就有瞋恨的傾向，脾氣一點就著，過去世這個瞋習的「炸藥包」都埋好了，所以稍微點著，「砰」就炸了。

然後因「根」成「欲」，「欲」是這一世的。過去有這個「根」，這一世就有這樣的傾向，「欲」就是傾向。比如一個人瞋習很重，很自然、很容易就發火了，他有這樣的「根」，這一世就有這樣的傾向，從小就這樣，到了二十歲、三十歲也是如此，一碰到相同的狀況他就發火，就忍不住。然後這種習性越積累越深，到最後像條件反射一樣，只要看到就忍不住發火。

然後夙「習」成「性」，這樣久而久之，就像練習一項技能一樣，習慣成自然，最後就成為他未來的「性」，「性」是通往未來的。

「根」是過去的，「欲」是現在的，「性」是未來的。當然，這個未來也可以跟這一世接上，這一世到四十歲以後，習性已經很重了，如果再不改的話，很可能就延續到未來世。

為什麼叫「諸根性慾種種不同」呢？因為每個人的根、欲、性都不同，所謂「沒有兩片樹葉是相同的」。樹葉都不相同，人更是這樣，沒有任何兩個人是完完全全一樣的，哪怕是雙胞胎，小學、初中、高中、大學都在一塊兒，他們也有不同，因為他們過去世不一樣。

佛在講法的時候就不能講同樣的法，就要因材施教：對大根的人講什麼樣的法，對鈍根的人講什麼樣的法。因為這樣，才有五乘教法——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是根據對象不同，講法不同。

於佛智慧，若退若沒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人不一定都能很整齊地相信佛所說的教法，然後納入自己的心，進而修持。「於佛智慧，若退若沒」，有的人能聽進去，而且修持得很好；更多的人就退了。其實退了還算好的，因為還在這條路上，沒有偏離這條路；有的直接就「常沒常流轉」了，直接沉到水底了，完全忘失掉佛法，又去六道裡輪轉了。

以不等故，眾不純淨

這樣就有一個什麼狀況呢？就是同一個法系之下，各各不等，「以不等故，眾不純淨」，每個情況都不一樣，不整齊。

就好像一個學校裡，有一些學生好一點，有一些差一點，差距特別大。像我以前在佛學院的時候，上課就覺得很困難。因為在世間的學校，大家年齡差不多，各方面的狀況也差不多，講課的時候，就好準備課。但是當時的佛學院，年齡最大的，有六十歲的，還有一個七十歲的；最小的十二三歲，也在場。然後學歷，研究生也有；也有只讀了小學一年級、二年級的。課就非常難講。我們又沒有釋迦牟尼佛的本事，「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即便是釋迦牟尼佛講法，還有「若退若沒」呢，所以很困難啊。

「若退若沒」在經上都有哪些情況呢？

《法華經》裡有五千個羅漢，聽著聽著就撤退了，不聽了，說「釋迦牟尼佛講的也不過如此，我們所證悟的早都超過釋迦牟尼佛講的這個境界了！」然後他們就默默地從後邊離開了。這是真實發生在兩千五百年前的。

其實，這五千個羅漢都是增上慢羅漢，他們沒有證得阿羅漢，以為自己證得了，所以就離席了，退席了。

當然，釋迦牟尼佛並沒有因為這個就不高興，釋迦牟尼佛還挺高興的，講了一句話，叫「純一真實」，意思就是「剩下的都是好學生，這樣就整齊了，很純，很實在，就沒有增上慢這種情況了，這樣我好大暢本懷啊！」

所以，受釋迦牟尼佛的啟發，我也不太在乎來的人有時候聽一聽就走了，走了好（眾笑），每次我都想起釋迦牟尼佛的這句話「純一真實」，這樣講得也暢快，否則還得去照顧他們。

這是一種退的情況。

還有什麼情況呢？像提婆達多、善星比丘，這就不是「退」跟「沒」的事了，他還反過來搗亂。提婆達多，我們屢次說過了，他分裂教團，

五逆罪幾乎佔全了。善星是誰呢？善星是佛的三個兒子之一。佛有幾個兒子，不同的經有不同的說法，有些經說佛有三個兒子，羅睺羅是一個，善星是第三個。善星後來受提婆達多的影響，就跟他的生父，也就是佛陀鬧掰了，甚至對佛不恭敬，後來就墮到地獄裡。你看，連爸爸都救不了自己的兒子啊。

還有像舍利弗這樣的，這也是「退」。舍利弗當時已經證到六住位的菩薩，但是因為乞眼的因緣退了菩提心。

這些都是「若退若沒」的情況。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自稱是什麼呢？「況我信外輕毛」。什麼叫「信外輕毛」？「十信位」是菩薩最初的果位，「十信位」以下的都叫作「信外輕毛」。為什麼叫「信外輕毛」呢？就是信心非常的漂浮不定，像空中的一根毛一樣。大家想想，風中的一根毛，是什麼情況？風往這吹一下就往這飄，風往那吹一下就往那飄，它不能定在一個地方，所以非常容易發生「若退若沒」的情況。

極樂眾生，從如來智慧海生

所以興願：「願我成佛，所有天人，皆從如來智慧清淨海生。」

法藏比丘看到這種情況：在五濁惡世度眾生，有種種的不純、不淨、不整齊，弟子各式各樣的都有，不能讓大眾同時一直往前走。所以他就發願：「希望我成佛的時候，極樂世界的所有眾生，都是從如來智慧清淨海生。」生處就不一樣。

前面為什麼會有「若退若沒」的情況呢？就是因為這些人的根、欲、性不同。根不同，是因為他的生處是乘著業力而來的，不是乘著智慧而來的。阿彌陀佛發願的時候，是從根本上去改變這種情況，「來到我極樂世界的人，不是乘業而來的，我極樂世界的大門不向這樣的人敞開，那些人就去釋迦牟尼佛的五濁惡世好了」。

極樂世界的眾生是乘著阿彌陀佛的願力、智慧來的，既然大家都是乘著佛的智慧來的，就非常的整齊純一，就不存在前面說的那種情況一

—「若退若沒」。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極樂世界的眾生都是智慧的生命。

我們不一樣，我們不是智慧的生命，是煩惱的生命、業力的生命、染濁的生命。有一首偈子，也是一個海的比喻：

覺海虛空起，娑婆業浪流。

若人登彼岸，極樂有歸舟。

「覺海虛空起，娑婆業浪流」，娑婆世界的眾生在業浪中流動，想要回到正覺大海裡，要怎麼樣呢？「若人登彼岸，極樂有歸舟」，念佛往生極樂就是一個回歸的舟船。

③何故以「海」為喻

「海」者，言佛一切種智深廣無涯，不宿二乘、雜善中下死屍，喻之如海。

這是解釋天親菩薩為什麼用海這個比喻，前面說「清淨智海生，為什麼用海呢？

「言佛一切種智深廣無涯」，「一切種智」是什麼意思呢？看註釋：

一切種智：三智之一。《大智度論》說三智：一、一切智，聲聞、緣覺知一切法之總相——空相（知空）。二、道種智，菩薩知一切種種差別之道法（知有）。三、一切種智，佛通達總相別相（知空知有），知十方諸佛道法，知一切眾生種性。

佛的智慧是深廣無涯的，「無涯」就是沒有邊際，又深又廣，沒有邊際，像大海一樣。

「不宿二乘、雜善中下死屍」，而且大海還有一個什麼特性呢？非常清淨。如果有人在海裡自殺了，海會把這個人的屍體推到岸上來。這個比喻在很多經典裡都講過。

「二乘」就是小乘，「雜善」就是求世間福報的，這些都屬於佛法裡的「死人」「死屍」。為什麼說他已經死了呢？因為他沒有要成佛的心，都沒有，這樣就等於死了。雖然他也學佛，也稱為「佛弟子」，但是依大乘義，依佛的無上正覺來看，他的生命已經提前結束了，就像死屍。極

樂世界的正覺大海是不收留這樣的「死屍」的，會把他推出來、吐出來，吐到岸上。

所以，「喻之如海」是因為兩方面原因：一個是講佛的智慧像大海一樣深廣無涯；另外一個就是它不宿二乘、雜善的死屍。

《無量壽經》上有一首偈子：

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
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瞭。

其實這首偈子跟前面的比喻非常接近。佛的智慧非常廣，非常深，像大海一樣，二乘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測知，只有佛跟佛之間才能徹底了知。除非你成佛了，你才知道佛的智慧到底有多深、多高，否則你永遠都不知道。

另外，大海這個比喻，還讓我們想到淨土宗經常講的一句話，叫作「蓮池海會」，就是說極樂世界往生的人特別多，多到像大海裡的水泡、水珠一樣。

④釋「不動」

是故言「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

為什麼可以「不動」呢？我們看前面的「若退若沒」「信外輕毛」、《法華經》五千比丘退席、善星調達退心、舍利弗退心，這些通通都是「動」相，心動搖了，心不堅強，不能像鋼鐵一樣。這裡的「不動」，是指在趨近於成佛的道路上，信心不動搖。

這裡的「天人」，就是指極樂世界的聖眾。因為在《大經》上說：「但因順餘方，故有天人之名。」是順著他往生之前的習俗，所以還叫他「天」，還叫他「人」，但是他本質是菩薩。這些菩薩為什麼能夠「不動」呢？因為他們是「清淨智海生」，是從佛的清淨智海中生起的。

「不動」者，言彼天人成就大乘根，不可傾動也。

「動」就是傾動；「傾」就是傾覆。一個東西放在這裡，整個把它摺倒，翻過來，這叫「傾」；或著踹一腳，它滑出去很遠，這叫「動」。

有一首詩說：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極樂世界的菩薩，一切的惡業、惡境，還有邪見、煩惱、惡人、惡事，都不能讓他動搖，因為他們的智慧很廣大。

我們看油燈，或者大家小時候都打過燈籠吧？跑得稍微快一點，燈就滅了，因為油燈很小，風稍微一吹就滅了。但是，什麼東西能把太陽吹滅？吹不滅吧？因為太陽是一種核聚變反應，一直在燃燒，什麼風都吹不滅太陽。

這個「動」，有的是畏難而動，像舍利弗就是畏難而退；有的是沉空而退，像七地沉空難。極樂世界的菩薩不會，因為他的智慧足夠，能力足夠，所以他一不畏難，二不會有沉空之難。七地菩薩都會有沉空之難；但是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已經是「淨心菩薩」了，已經在七地之上了，所以只進不退。

這就是大眾功德。

（6）上首功德

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

此二句，名「莊嚴上首功德成就」。

①略釋偈頌

上首功德，什麼叫「上首」呢？在世間，我們說「這個人是某某人的上首弟子」，就是最前邊的弟子。

「上首」，容易讓我們起誤會，以為說的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是講這些上首弟子的功德。其實不是，這個「上首」是特指阿彌陀佛，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就是「領導力」的意思。

阿彌陀佛作為極樂世界的教主，他是最大的「領導」，他的「領導力」怎麼樣呢？就是兩句話，「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這是把領導力形容到最大了，領導力像大山一樣，又殊勝又微妙，很會管理。「無過

者」，不可能有人超過他。所以，這裡用了一個比喻，叫「如須彌山王」。

「須彌」兩個字是音譯過來的，意譯就是「妙高」，所以「須彌山」又叫「妙高山」。「妙」是微妙；「高」是很高，有八萬四千由旬，這是在水平面上邊的；在海底下，深也有八萬四千由旬。它是我們娑婆世界最高的山。

我們現在看到的山，要麼是土，要麼是石頭，但是須彌山不是的，它的東西南北分別由白銀、琉璃、紅寶石、黃金合成。在我們這個世界，說到「金山」，只是個比喻，像神筆馬良，別人說「你給我畫個金山」，他就畫了一個，這好像是童話傳說裡的事。但是須彌山不是的，是真的金山。當然，這個須彌山不屬於誰，也不屬於哪個國家，因為它太高了。

須彌山有什麼樣的功德呢？功德很大。《往生論註翼解》引用了《華嚴疏》的解釋，說須彌山有十德，我覺得總結得挺好。

第一，體妙。因為它是四寶所成，用來比喻佛的四德——常、樂、我、淨。

第二，相妙。看起來很微妙，因為「山有八方四級」，山有八個側面；「其相勝妙」，來比喻佛是相好殊特的。

第三，色妙。在形色上，北邊是金色，東邊是銀色，南邊是琉璃色，西邊是水精色。而且轉勝轉妙，佛是色相微妙。

第四，德妙。須彌山有什麼德呢？不是只有人才有德，萬物都有德。杯子的德，就是能給人盛水，喝東西；桌子也有德，給我們做講桌用。須彌山的德是什麼呢？「八方猛風吹不能動」，非常穩重，什麼風都吹不動，來比喻佛也是八風不動。「八風」就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稱讚、譏笑、毀謗、讚歎、利益、加害、讚許、衰敗……都不能讓佛的心動一絲一毫，八風吹不動。

第五，眷屬妙。山也有眷屬嗎？須彌山的眷屬是什麼呢？它底下有金山，除此之外，四面還有金山，一重一重的，就是大山在中間，旁邊還有小山，就像兒子、孫子圍繞膝下，含飴弄孫一樣，所以叫「眷屬」。除了金山，還有香海，海在山腳下，一重又一重，這樣就顯得很莊嚴、

很好看。

第六，依持妙。「依」是依靠，「持」就是持話筒的「持」。「此山唯是諸天得通之所依止。佛亦如是，聖賢大人所依持故」。底層的欲界天，是依須彌山而住的；四天王天在半山腰，忉利天在山頂。佛也一樣，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是因為他在行持聖賢法。聖賢法本質是從哪兒來的呢？一切善法、妙法皆從佛出，都是從佛教裡來的。

第七，作業妙。須彌山作什麼業呢？換句話說，須彌山的工作是什麼呢？它的工作就是「鎮四洲，映蔽日月，而成晝夜」。因為四大部洲是依須彌山的四面而展開的，東邊是東勝神洲，西邊是西牛賀洲，北邊是北俱蘆洲，南邊是南瞻部洲。我們就在南邊，這是因為有山坐鎮在中間，才這樣分開的。

同時，日月繞著須彌山轉，日月繞到這邊的時候，那邊就是晚上，這邊就是白天；日月繞到那邊的時候，那邊就是白天，這邊就是晚上。因為有須彌山把光給擋住了，所以才有白天晚上這種晝夜的差別，這也是須彌山起的作用。

佛也一樣，這也是比喻佛的。「佛亦如是，不離本居，遍應十方」，佛不離開他的本座，「巍巍獨坐度眾生」「徹窮後際放身光」，這都是形容阿彌陀佛的，阿彌陀佛不用動，但是他的化身千百億，就到十方世界去了。

第八，生果妙。像我們這個世界好的山，比如太白山，山上都會長一些非常珍稀的、很罕見的藥材，或者是果實、好吃的。須彌山也一樣，須彌山上長一種樹，叫波利質多羅樹，這種樹所有的部分都是香的：葉子是香的，花朵是香的，果實也是香的，枝、幹、根全都是香的，所以就生妙果。佛也一樣，「佛亦生教行果故」，這個果是佛果，成佛的果。

第九，首妙。什麼叫「首妙」呢？這個世界最初成就的時候，在沒有四大部洲之前，是先有須彌山，它最先生成。佛也是，「佛是於眾最上首故」。

第十，堅固妙。須彌山非常堅固。我們知道，我們這個世界最後有

大三災、小三災，然後這個世界就毀滅了，但是須彌山是最後毀滅的，其他的四大部洲早都沒了，但是須彌山還在那裡挺著。佛也是，「佛是堅固不可傾動故」。

這也算普及一下常識，以後我們再聽到須彌山，就知道須彌山有十德。

「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非常殊勝，非常微妙，沒有能超過它的。

我們這個世間的領導力，往往需要一些管理技巧，關於這方面有好多書。但是極樂世界的領導力很簡單，就是靠德行。

②何故起此願

佛本何故起此願？

佛為什麼發這樣的願呢？

如來眾中，或有強梁

見有如來眾中，或有強梁者，如提婆達多流比；

提婆達多經常被曇鸞大師拿出來說，說了好幾次了，所以我們得感謝提婆達多。一部電視劇、一部電影，如果從頭到尾全都是好人，這個電影估計也就沒什麼看點了；總得有個反派，才能顯示英雄是何等的英雄，正義是何等的正義。提婆達多就是這麼一個角色，沒有他就顯示不出佛德，所以他也不簡單啊！

「見有如來眾中，或有強梁者」，什麼叫「強梁」？我們不要想到棟樑，強梁不是棟樑。強梁是自大之貌，顯示這個人非常自大。為什麼是自大呢？這個詞的本義是什麼呢？一座建築需要樑柱，一根梁能把整個宮殿撐起來，這根柱子是不是挺厲害的？然後就用了一種擬人化的表達，說這個強梁就非常自大，「這麼大的屋子就靠我了！」有點這個意思，後來就衍生出非常傲慢、非常自大的含義。

古代有一句話說「人不我然，而抑之使然」。什麼意思呢？比如我想讓你學書法，你不學，不行，「抑之使然」，「你不學，我揍你！」「抑」

就是壓抑對方，「你必須得學！」這不就是強梁嗎？心非常硬，非常傲慢，才做得出這樣的事。

提婆達多不就是這樣嗎？他就是強梁，他不把佛放在眼裡。他看佛年紀大了，就跟佛商量說：「佛，你年紀也大了，教團得找繼承人啊，你就教給我吧。」然後佛就說：「連舍利弗、大目犍連這樣的上首弟子，我尚且不交給他們，何況是你這樣的！」然後就發生了後邊的事，就是《觀經》一開始說的，因為提婆達多被佛給刺激了。

《紅樓夢》裡有一句話，叫「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薛蟠這樣的就屬於強梁。

總之，就是說提婆達多很傲慢，連佛都不放在眼裡。這就說明釋迦牟尼佛的領導力不夠。

與佛並治，不知推佛

或有國王與佛並治，不知甚推佛；

有國王想跟佛一塊治理國家，「佛，你就管你們佛教的事，你管宗教，人治還得靠我。我管政治，你管宗教，咱們倆一塊。你看，你推行你的佛法教化，我又把國家治理得好好的」。

這說的是誰呢？就是頻婆娑羅王。頻婆娑羅王在釋迦牟尼佛做太子、還沒有成道的時候，他們就見過面。當時頻婆娑羅王就跟悉達多太子說，「將來你成道的話，我們一塊，我來治理國家，你來推行你的教法」。「不知甚推佛」，就是在人治這方面，他還放不下。

其實真正來說，我們這個世界才這樣，其他世界未必是這樣。其他世界的人王可能就是法王，法王同時又是人王，因為用佛法就可以教化得好好的。

或有請佛，他緣廢忘

或有請佛，以他緣廢忘。

這裡面有一個典故。我們都知道，佛有「金槍馬麥之報」。有人說，「佛證了佛果，不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嗎？佛肯定不在因果律之中」。

當然，佛確實不在因果律之中，他是一種示現，佛在示現的時候，就吃了三個月的馬麥，馬麥就是馬吃的麥麩。

這是怎麼回事呢？當時有一個婆羅門，非常有錢，叫阿祁達。他有一次碰見佛，就非常懇勤地請佛在結夏安居的時候應供。因為按照古印度的佛教習俗，每個夏天的四月中旬到七月中旬，三個月的時間，九十天，僧團都要找一個地方，在這段時間裡不托鉢乞食。因為是雨季，而且路上蟲子也多，容易被踩死，所以大家就在一個地方學習，不出門。

阿祁達就跟佛說：「今年的結夏安居我來供養，我做功德主，吃穿住用我來供養。」佛默然答應。其實佛有神通，知道要發生不祥的事，但是總要演這麼一出，所以佛就答應了。

到了安居的時間，佛就帶著弟子，浩浩蕩蕩，一千二百五十人就去了。結果阿祁達把這件事給忘了，「以他緣廢忘」，他忘了。他就跟守城門的人說：「任何人，不管好事壞事，多大的事，不許找我，不許跟我匯報！這三個月，門不要開，我要享受五欲之樂！」結果門一關，他就在裡邊夜夜笙歌，酒池肉林，享受五欲。

佛在那敲門，說：「我來應供了。」因為之前都說好的。結果士兵說：「天大的事都不能通告！」這怎麼辦？也不能回去，然後就去托鉢。正好那年遭遇了大災，莊稼沒什麼收成，家家都吃不上飯，去乞食也乞不來，佛的弟子都餓得面黃肌瘦的。

這時候，正好有一個做生意的人運馬麥過來，他看見佛帶了這麼多弟子，這麼可憐兮兮的，沒東西吃，「算了，我把我這些馬麥供養給你們吃吧」。這樣，佛就帶著弟子吃了三個月的馬麥，本來是來應供吃最好的人間美味的，結果吃了三個月的馬麥。

三個月之後，阿祁達突然想起這件事來了，一拍腦袋，「哎呀！給忘了！」佛經上經常有這樣的事，他其實是被什麼東西給障住了，主角就是想不起來。這時候想起來了，後悔得不行，懊惱不已，跪在佛前，「撲通撲通」地使勁磕頭懺悔。他的根機很好，在懺悔的當下就證得須陀洹果，後來佛又給他講法，他就證到了極果。

阿祁達雖然沒幹什麼好事，還讓佛帶著弟子吃了三個月馬麥，但是在那個時候，只要能見到佛，就是大福報，不管是善緣、惡緣，只要能見到佛，就是福報。

這就是非常有名的「馬麥之報」。

佛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果報呢？因為在前面的某一世，佛是一個外道梵志，是學外道的，不認可佛教。當時有一尊佛在教化，這個梵志就跟供養佛的這些人說：「你們供養他幹嗎？這個人不值得你們供養，這種人只配吃馬麥。」講了這麼一句話。結果這一世因緣成熟，不光自己吃了三個月馬麥，弟子也得跟著一塊吃馬麥。

所以，有時候說話不得不慎重啊！他當時也就是說了一句氣話，但是這個種子種下去就要發芽、開花、結果。

有如是等，似上首力不成就。

這也是「上首力」不夠的一種表現。如果佛的領導力足夠的話，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阿祁達能把這麼大的事給忘掉，先不論他受到魔障這一方面，其實還是他的心不夠殷重。

唯一法王，更無俗王

是故願言：「我為佛時，願一切大眾，無能生心敢與我等。

唯一法王，更無俗王。」是故言「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

「是故願言：我為佛時，願一切大眾，無能生心敢與我等」，我成佛的時候，我的國土絕對不能出現這種情況，不能說讓我去應供，結果把我忘了；不能出現提婆達多分裂教團的情況；也不能出現頻婆娑羅王說「我來管人，你來管法」這種情況。

「唯一法王，更無俗王」，只有一個法王。

「是故言『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所以說像須彌山一樣，「勝妙無過」。

(7) 主功德

國土十七種莊嚴中也有「主功德成就」，就是「正覺阿彌陀，法王善

住持」。那個也叫主功德，這個也叫主功德，這兩個主功德一樣嗎？如果是一樣的，怎麼又重複說呢？其實是不一樣的。

前面那個主功德，是出現在國土十七種功德莊嚴成就裡；這裡的主功德，是出現在講佛本身的功德，角度不一樣，歸屬也不一樣。

前面講國土莊嚴的時候講到主功德，是想說明這樣的國土莊嚴是因為有這樣的主。就好像一個園子，「這個公園修得真好啊，誰設計的？」「某某某。」主跟國土是相連的，說主是為了突出國土的莊嚴。

但是這裡就不一樣了，這裡從頭到尾就是在講阿彌陀佛本身的莊嚴。當然，這裡的主是從一個側面來講的。

我們說一個家的主人是誰，或者說一個公司的老總是誰，誰就是做主的、說了算的。

以前我們去一個飯店吃飯，老闆拿了一張名片，上面寫著姓名某某某；什麼職位呢？他也不寫「老闆」，底下寫了三個字——「說了算」。他說：「說別的都沒用，什麼總裁、董事長的，別人又看不懂，『說了算』這三個字最好使，人家一看就知道了，非常直白，大家一看就懂。」

這裡也是，極樂世界誰說了算？阿彌陀佛。這裡就是在講極樂世界說了算的這個人。

靠什麼來顯示阿彌陀佛說了算呢？就是「恭敬」。比如老總出現在公司裡，每個員工都恭敬得不行，那明顯就知道誰是老闆、誰不是老闆。所以，這裡是用了一種從側面來烘托主人的手法。

①略釋偈頌

天人丈夫眾，恭敬繞瞻仰。

此二句，名「莊嚴主功德成就」。

「天人丈夫眾」，這是講往生到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的弟子，用了「丈夫」這個詞。

「恭敬繞瞻仰」，因為極樂世界的眾生都有神通，可以飛到空中，看前面、看後面，看左邊、看右邊，看上邊、看下邊，圍繞著。

什麼叫「丈夫」？難道是指女人的配偶嗎？在我們這個世界，「丈夫」都是這個意思。當然，最開始「丈夫」不是這個意思，是慢慢變成今天這個意思的。

儒家釋「丈夫」

什麼叫「丈夫」呢？《大戴禮》說：

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制萬物，以道扶接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什麼叫「長」呢？「長」就是「長制萬物，以道扶接」。

「長制萬物」，就是對萬物有一種掌控的力量，顯示他的力量感。

「以道扶接」，「道」代表規律、方法、原則；「扶」是扶持，就像小樹苗要到了，扶它一下。「以道扶接」，就是通道的人能夠扶往萬物，使其往正確的方向發展。

所以，「丈夫」的要求還挺高的，又得有道，又得能「長制」，有力量感，這是不容易的。後來，就慢慢變成了「長制對方」「長制老婆」。

所以，真稱得上「大丈夫」，還真不簡單呢！最起碼得像孟子說的那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叫「大丈夫」。儒家一般是這麼說的。

佛教釋「丈夫」

佛教裡的「丈夫」是什麼意思呢？

所言誠實，無有欺誑，能忍諸惡，惠施貧乏，名大丈夫。

出言很誠實，不欺誑任何人；又很有忍力，「能忍諸惡」；又有布施、惠施眾生的心，這就是「大丈夫」。

又說：

丈夫者，必以建心慕遠，清節不群，卓然，風霜不改其操，鏗然，憂喜未達其心，便為丈夫之貌。

「建心慕遠，清節不群」，非常有氣節，卓爾不群。

「卓然，風霜不改其操」，有點像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

「鏗然，憂喜未達其心」，心非常平靜，不會因為小事情緒化，天塌下來，泰山崩於眼前，也面不改色，非常鎮定。

所以，「天人丈夫眾」，這裡的「丈夫」多半是從佛教對「丈夫」的定義來的。

當然，這裡用「丈夫」這個詞，也表達出「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的意思。

「恭敬繞瞻仰」，就是都繞著佛。

②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佛如來，雖有大眾，眾中亦有不甚恭敬，

法藏比丘看到其他世界的佛，雖然是大眾中最尊，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佛，但是在實際教化的過程中，底下的人總是有不恭敬的情況，或者是外道對佛也不那麼恭敬。

下面就舉了幾個例子。

十四難威脅佛

如一比丘語釋迦牟尼佛「若不與我解十四難，我當更學餘道」；就像你們上來說：「宗道法師，你要是不把這個問題給我解釋清楚，我就砸你的場子！」這不是太不恭敬了嗎？

這個比丘跟釋迦牟尼佛說：「你要是不給我把十四難解釋清楚了，我就不學佛了，我就學其他的，我就跟六師外道學了，我投奔其他的師父去，不認你這個師父了。」這是威脅佛。

什麼叫「十四難」呢？就是「十四無記」。有十四個問題，佛弟子中如果有人問到這十四個問題，佛是不回答的，默然不答。為什麼呢？因為這十四個問題不是用語言可以說清楚的。我們看註釋：

十四難：「世界及我為常？」「世界及我為無常？」「世界及我為

亦有常亦無常？」「世界及我為非有常非無常？」等十四個問難之題。事載《大智度論》《俱舍論》。此十四問難是超越人類經驗認知層次的問題，對人無法加以敘述和說明，佛捨置不答。

「世界及我為常？」世界以及我是永恆的嗎？

「世界及我為無常？」我跟這個世界是不是不永恆啊？

「世界及我為亦有常亦無常？」世界和我是又永恆又不永恆的嗎？

「世界及我為非有常非無常？」世界和我是不是不永恆還是不不永恆？

還有「世界有沒有邊際？邊際在哪兒？……」現在還有人問這個問題，科學家也都在探討。

這十四個問題，超越了人類經驗認知的層次，用人類的語言也說不清楚。對於證悟者來說，不需要問，他自然知道（其實也無所謂知道不知道，他自身就證入那個境界裡）；對於沒有證悟的人，說了也沒有用，不光沒有用，說了之後，當他理解不了的情況下，他還會誹謗。所以佛乾脆不答，這是最好的方式。

很多問題都是這種情況，你如果證悟了，乾脆就沒有這個問題；你如果沒有證悟，告訴你也沒有用，反而增加疑惑。

「十四難」就是這樣的問題。這個弟子不懂，拿這個來威脅釋迦牟尼佛，這樣太不恭敬了，不具足弟子相。

而且，當時釋迦牟尼佛還給他打了一個比喻，佛說了一句話：

我為老病死人說法濟度，此十四難是斗諍法，於法無益，但是戲論，何用問為？

什麼叫「斗諍法」？就是會引起斗諍，即便說了，對方也不認可，心中反而產生懷疑，覺得佛也不怎麼樣；甚至，這邊的人是這麼理解的，那邊的人是那麼理解的，雙方就打起來了，這就是「斗諍法」。

「於法無益」，對於真正修持佛法來說，沒有任何的好處。

「但是戲論」，「戲論」就像做遊戲一樣，用嘴來做遊戲。「戲論」就是遊戲之論，沒有實際的意義。

我以前經常會在很多場合聽別人討論佛法，特別是我以前居士的時候，我假裝自己不學佛，只是聽一聽，去這個道場，去那個道場，就在旁邊聽著。我發現大部分人都是在戲論，就講那些跟了生脫死毫不相干的話，根本就不上道，跟自己實際的修持也不相干，還吵得很起勁。

當時釋迦牟尼佛還跟這個威脅他的弟子打了一個比喻，佛很慈悲呀。佛說，就像一個人被射了一支毒箭，當務之急是要把這支箭先拔出來，然後消毒，這是最需要做的事；而不是去問，「這支箭多長？什麼顏色？是羽毛做的還是什麼做的？是誰射過來的？這個毒是什麼毒？多久之後能讓我死掉……」，不應該討論這些沒有意義的事情，或者不太著急的事情，應該先把箭拔下來再說。

我們也一樣，我們在六道裡輪迴，無常時時會來，我們隨時可能再去輪迴，當務之急是把生死輪迴的問題解決了，哪個方法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先去找這樣的東西，去追求這樣的法。而不是討論「這個道理該怎麼解決？怎麼說服對方？讓對方服我……」，這些都是戲論。

這就涉及到「道基」的問題，道基就是學道的根基。學道的根基，最基本的就是深信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相信地獄、極樂，再就是深信無常。我們的身體就像海上的泡沫、浮漚一樣，隨時都會滅了，在這個基礎上才有道。所謂「道基」，「基」就是基礎的基，建房子都有地基，這樣修道才算是上道了。沒有道基，就很容易成了口頭禪，打口水仗，毫無意義。

居迦離三不受

亦如居迦離謗舍利弗，佛三語而三不受；

這裡也有一個典故。居迦離是誰呢？是提婆達多的上首大弟子。當然，提婆達多的上首弟子，肯定也學到了很多提婆達多的「精髓」，他跟他師父的目標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要分裂教團，拉信眾，把佛的弟子爭取到他們的陣營裡。

他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得先把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給幹倒。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是誰？舍利弗、目犍連。把上首的弟子扳倒了，底下的

人就不在話下了，他們還挺有「戰略」眼光的，想要「擒賊先擒王」，佛太高了，擒不到，所以先把上首弟子給扳倒。

這樣他就有一個任務，時時刻刻拿著放大鏡，拿著望遠鏡，拿著顯微鏡，去找舍利弗、大目犍連的短處，或者不好的地方，這樣他才有理由啊。所以他就整天等啊、找啊、看啊。

有一天，碰到了一個好時機。有一次結夏安居圓滿，大家可以出去托鉢乞食了，舍利弗跟大目犍連就到了一個地方，走著走著天下大雨，就找地方避雨，找到了一個制陶的陶匠家裡，晚上就睡在陶匠家。但是他倆不知道，其實在這個屋子裡有一個女的，這個女的已經住在裡邊了。過去沒有電燈，估計他倆到得也比較晚，倒頭就睡了，所以就不知道。結果第二天一大早，這個女的出去打水洗澡，正好被居迦離撞見了。然後過了一會兒，舍利弗跟大目犍連也出來了，「好了，讓我逮著了！三個人，一個女的、兩個比丘，從一個屋子裡出來的！」

居迦離就找到那個女人，問：「你昨天在哪睡的啊？」這個女的就說：「在陶師屋中寄宿。」又問：「共誰？」都有誰？答言：「二比丘。」「是時，二人從屋中出，居迦離見已，又以相驗之，意謂二人必為不淨」，他心裡就認定，昨天晚上肯定沒幹好事。

然後居迦離就「遍諸城邑聚落告之」，走到一個村子，走到一個聚落，他就說：「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舍利弗跟大目犍連幹壞事了，我親眼所見，而且是那個女的親口告訴我的……」，說的有鼻子有眼的。當然，這件事也確實容易誤會，估計大目犍連當時還沒證得神通，所以不知道。

「次到祇洹唱此惡聲」，又回到了祇園精舍裡到處說。

「梵天王來欲見佛」，天上都知道這件事了，都來見佛，「哎呀，這是不是這樣的？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佛入靜室，寂然三昧」，天上天下沒有佛不知道的事，佛是正遍知。

「佛告居迦離」，佛就找到居迦離，說：「舍利弗、目犍連，心淨柔

軟，汝莫謗之而長夜受苦。」舍利弗、目犍連這樣的聖者弟子，不是你隨便誹謗的，小心你「長夜受苦」，小心下地獄啊。誹謗的對象修持越高，誹謗的果報越嚴重。誹謗一個普通凡夫，果報還不算重，居迦離誹謗的可是聖者啊！佛算是比較客氣的，就是警告居迦離。

「佛三語三不受」，佛說了三次，他都不接受。

「居迦離白佛言：我於佛語不敢不信」，說話還挺客氣的，「佛語我不敢不信啊」。「但自目見了了，定知二人實行不淨」，我看得了了分明，問得清清楚楚，這不可能有錯啊，他倆肯定做了不好的事。

「佛如是三呵」，佛就呵斥他，「居迦離亦三不受」。我們說「事不過三」，一而再，再而三，就沒有第四次了，第四次也沒有用了，對方的心已經決定了，佛只好「即從坐起而去」，佛就離開了。

「還其房中，舉身生瘡」，居迦離白天跟佛說完，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屋子，就遍身生瘡，這個瘡就像火燒一樣。可見誹謗的業報多快，當天就報了。

「翕然爛壞」，爛得沒有一塊好地方。誹謗的罪業多半都是這樣的業果，像阿闍世，還有提婆達多，都是生瘡。

「如大火燒，叫喚號咷，其夜即死」，疼得他嗷嗷大叫，當天晚上就死掉了。死掉之後怎麼樣呢？「入大蓮華地獄」，直接就去地獄了。

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玄奘大師去古印度考察的時候，還看到居迦離生陷地獄所留下的大坑，玄奘大師距離釋迦牟尼佛已經過去一千多年了。居迦離是生陷地獄，大地一下子裂開，他整個人就陷下去了，陷下去的坑，當時玄奘大師還看到了，還留著呢，包括提婆達多生陷地獄的坑也都在。

這很可怕！這也是一種不恭敬相，佛都說了三次了，但居迦離還是誹謗。

這也告訴我們一件事——眼見未必真。眼睛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的。耳朵聽到的就更不必說了，人在傳的過程中，就會「三人成虎」，這個人添點油、加點醋，那個人加點醋、添點油……慢慢地就不是事實本相了。

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的。顏回有一次盛粥，粥裡有點黑東西，他就撿起來吃了。然後孔子的另一個弟子就說：「顏回真壞！大家還沒吃呢，他先吃了。」眼睛看到是那麼回事，但是你並不知道實情。我們眼睛看到的非常有限，很可能被眼睛所騙。

所以，祖師一般都會講，在家人不能隨便評價出家人。第一，你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的；第二，即便是真的，你不知道從佛法的戒律上到底怎麼來認定這件事，是什麼罪，該怎麼處置；你只是在家人，所以不能隨便輕易地判斷、評論。

不要說居士，比如一個比丘破戒了，在教團、僧團裡，都不是另一個普通比丘能夠隨便判斷、隨便處置的。在古代都要開大會的，然後請專業的律師，就是精研戒律的律師，他們都是下過十幾年、幾十年的功夫的，很懂得戒律；然後通過他的描述：時間、地點、人物，做的時候做到什麼程度，外邊的環境怎麼樣，對方是什麼狀況……最後來界定是不是破戒，破戒到哪一分，該得什麼樣的罪。所以，這是很嚴格的。

今天一個人犯罪了，都還請律師辯護，最後來界定是不是犯罪。我們世間都是這樣處理，何況僧團裡的事，就更加不是世間人可以隨便判斷、評判的。

外道伺求佛短

又如諸外道輩，假入佛眾，而常伺求佛短。

這就更嚴重了，這不是伺求佛弟子的短處。外道會經常派臥底到僧團裡，去幹嗎呢？去找佛的不好。估計這個挺困難的，因為佛是明行足，在行為造作上不會出現一點過失；如果有過失，也是眾生心的問題、眼睛的問題。但是外道就有這樣的「動力」，就這麼做。所以，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有臥底了。

天魔作諸留難

又如第六天魔，常於佛所，作諸留難。

「第六天魔」是六欲天的最高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也就是魔王波旬。因為他希望自己的眷屬越多越好，不希望人脫離六道。佛是讓眾生脫離六道的，所以魔王視佛為仇，佛就是他最大的仇人，他一定要把佛幹倒，這是他終生的使命：這一世死了，下一世再幹；下一世死了，再下一世再幹……包括他自己的眷屬，魔王也有很多眷屬，都來幹這件事。

這也是「作諸留難」，「留」，就是他想讓眾生留在六道受苦，做他的眷屬，這是最大的不恭敬。

有如是等種種不恭敬相。

前面的外道臥底，「伺求佛短」，也是不恭敬；居迦離謗佛的弟子，也是不恭敬；有比丘威脅佛，「你不給我解釋這十四難，我就學其他的」，這些都是不恭敬相。如果對師長恭敬，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

願眾敬佛無倦

是故願言：「使我成佛，天人大眾恭敬無倦。」

這是法藏比丘當時發的願，「假如我成佛的話，我世界的眾生，不僅對佛恭敬，而且恭敬無倦，永遠不倦怠」。

我們的恭敬是有限度的，也會倦怠。第一天見到法師，恭敬得不得了，又是頂禮，又是折價券；法師在你家住了三天，你就偷偷地說「怎麼還不走啊？」我們的恭敬是有限度的，會倦怠。

我們說「客走主安」，法師住到居士家，因為法師不是普通的客人，居士就生怕自己哪裡做錯了。所以我一般去外地，很少會打擾當地的信眾，一般都會住酒店，不會住到居士家裡，因為「恭敬有倦」，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不行，恭敬會有倦怠。

所以但言「天人」者，淨土無女人及八部鬼神故也。

這是講為什麼用「天人」這個詞。因為極樂世界沒有女人，也沒有八部鬼神。「八部鬼神」就是天龍八部，也就是八種護法，有些是龍，有些是鬼神。

是故言「天人丈夫眾，恭敬繞瞻仰」。

所以就有了這句「天人丈夫眾，恭敬繞瞻仰」。

《往生論註翼解》裡有一段話，我覺得特別好：

德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是所以天下之人敬之，在茲也。

「德得其位，必得其祿」，一個人的德行到了某種程度，他的位置跟他的德行又非常匹配，就「必得其祿」，「祿」就是吃喝不用愁。就像世間做官，有吃有喝，一個月拿多少俸祿。在佛門也是一樣，他的德行跟他的位置相匹配的話，就「德得其位，必得其祿」。

然後「必得其名」，他自然會有相應的名聲。

然後「必得其壽」，「壽」就是壽命，所謂「仁者壽」，他不會夭折，或者出現橫難，因為他的德行足夠。

「是所以天下之人敬之，在茲也」，因為他有這樣的德行，所以天下人都敬他；天下人敬他的原因，也是因為他有這樣的德行。

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在極樂世界也一樣。阿彌陀佛有德行，在諸佛裡都稱王，所以弟子們天天繞著，駕著神通繞啊繞啊，「恭敬繞瞻仰」，怎麼看也看不夠，怎麼恭敬也恭敬不夠，恭敬無倦。

《無量壽經》上也有很多經文表達這個意思，比如：

無量壽佛威神無極，十方世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諸佛如來莫不稱歎。於彼東方恆沙佛國，無量無數諸菩薩眾，皆悉往詣無量壽佛所，恭敬供養，及諸菩薩、聲聞之眾；聽受經法，宣布道化。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無量壽佛威神無極，十方世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諸佛如來莫不稱歎」，十方佛都恭敬阿彌陀佛。

「於彼東方恆沙佛國，無量無數諸菩薩眾，皆悉往詣無量壽佛所」，其他世界的菩薩都來了，都來到無量壽佛所，然後「恭敬供養，及諸菩薩、聲聞之眾；聽受經法，宣布道化。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後面的偈子說：

東方諸佛國，其數如恆沙，

彼土菩薩眾，往覲無量覺。
南西北四維，上下亦復然，
彼土菩薩眾，往覲無量覺。
一切諸菩薩，各繼天妙華，
寶香無價衣，供養無量覺。
咸然奏天樂，暢發和雅音，
歌歎最勝尊，供養無量覺。

這些都是供養，都是恭敬相，他方世界的菩薩也都恭敬阿彌陀佛。

(8) 不虛作住持功德

翻到《聖教集》268 頁，我們學習「不虛作住持功德」。

①重要意義

這是觀佛八種功德的最後一種，是比較重要的，用慧淨上人的話來說，是淨土宗大根大本的地方，也是整部論的核心，是眼目，也是基石。基石，像我們建房子，都是以它為基礎建起來的。眼目，平常我們寫文章也一樣，有一個核心思想、靈魂。我們說「畫龍點睛」，「不虛作住持功德」就是「睛」，畫了一條龍，把它的眼睛一點，龍就飛了。

《往生論》的整個偈子，別的都不會背，也沒有關係；「不虛作住持功德」這首會背了，就相當於都會背了。

在《往生論》的整首偈子裡，這個核心就出現在中間靠後的地方，就是這首偈子，「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整個《往生論》是以「願生」為宗旨，整個文意也都是圍繞著「願生」展開的，就是四個步驟：

第一是為何願生。為了讓眾生往生極樂，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生到極樂世界。所以就有了「三嚴二十九種」：國土十七種莊嚴，佛八種莊嚴，菩薩四種莊嚴。用依報莊嚴，來吸引眾生去往生。

第二是願生原理。為什麼眾生願意往生就能往生？願生的原理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首偈子，這是比較重要的。像我們學物理，解釋物理

現象的時候會有一個公式，這些原理的部分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短短的原理就解釋了各種現象，相關的所有現象都可以用這個公式解決。《往生論》也是一樣，它涉及的面那麼廣，但是原理是什麼呢？就是這首偈子。

第三是願生方法。往生用什麼方法？就是「五念門」。「五念門」分布在整個《往生論》中，包括禮拜門、讚歎門、作願門、觀察門、迴向門。最重要的是讚歎門裡的稱名，所以願生的方法就是稱名。

第四是願生利益。如果願生這個願望達到了，往生了，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利益呢？也在這首偈子裡，就是「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不虛作住持功德」這首偈子，包含了四部分內容裡的兩部分。

②「住持」之義

曇鸞大師把這首偈子稱為「不虛作住持功德」，是用一個否定副詞。有「不虛作住持功德」，就有「虛作住持功德」。

「虛作住持功德」，就是我們三界種種現象的總稱。古今中外這麼多的事，用哪個詞能概括呢？就是「虛作住持」。不管是大事、小事，國家事、家庭事、個人事，各種事，用最凝練、最有高度、最有深度的一個詞概括，就是「虛作住持」。

什麼叫「住」？什麼叫「持」？「『住』名不異不滅。『持』名不散不失」，就是四個「不」。

「不異不滅」，「異」就是變化「，滅」就是滅掉「；不散不失」，「散」就是散開了，「失」就是失去了。「住」就是「不異不滅」，它不變化，是永恆的。我們都追求永恆，「住」就代表這個意思。「持」就好像有個東西能持住，「不散不失」。好比過去沒有發明包，我們看古裝劇，俠客們出門就背著一塊布，方布，什麼東西都放進去，衣服、碎銀子，需要的時候一打開，什麼都在裡邊。這塊布就起到「持」的作用，什麼東西都在這塊布裡，一樣東西都不丟。當然，也會丟啦。按說包比古代的布還好用，但是沒辦法，決定丟不丟的往往不是工具，而是福報。假如有「住持」的功德，就不會丟了。所以，「住持」這兩個字的原意是這樣的。

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說，我們在世間想要達到某種效果，也付出了努力，希望結果朝著我們想要的方向走，但是很可惜，我們這個世界是「虛作住持」，是虛的，它不真實，不是「不虛作住持」，所以最後往往跟我們當初的意願不吻合，甚至相違背，所以叫作「虛作住持功德」。等會兒我們會列舉好多的例子，來說明什麼叫「虛作住持功德」，什麼叫作「不虛作住持功德」。

這裡的「不虛作住持功德」，當然是指阿彌陀佛的「不虛作住持功德」。

③略釋偈頌

我們先把字面意思說一下。

**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
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觀佛本願力

「觀」有三層意思，在學佛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這個字：《觀無量壽經》裡有「觀」，天臺宗也講「止觀」。但是，不同的語境下，它的意思是不同的，但不外乎三種意思：

第一個是「觀矚」。跟我們目前用的「觀察」「看到」意思差不多。

第二個是「觀知」。不只是眼根看到眼塵，不是這麼簡單，還要用第六意識，就是用意根分別，去判斷、分析、歸納，最後結論怎麼樣。除了眼根，還有第六識意識，兩方面一塊兒作用。

第三個是「觀行」。這是比較難的，我們一般講的「止觀」，或者《觀無量壽經》裡的日想觀、水想觀、地想觀、寶樓觀、寶池觀、真身觀等等，這些都是「觀行」，需要有息慮凝心的功夫，讓心凝定下來，然後內外相應，所觀的境跟內在的狀態相吻合。比如日想觀觀日，就要看到日，如果觀日看到了水，那就不對，就有問題。而且這樣觀的過程，就能消業障、增福德。《觀經》裡經常說，如果此觀成就的話，滅五十億劫生死重罪等等。這是比較難的。一般說的「反觀內照」，多半是指這個。

這裡的「觀佛本願力」是指哪種呢？其實是第二種居多，就是「觀

知」。當然，「觀知」的「觀」，不一定要用眼睛看什麼，比如觀一幅畫啊，觀到什麼景象啊，倒不一定是這樣。比如講極樂世界的情況或者念佛的利益等等，你們通過聽我講，內心領納了、接受了，然後生起願生心了，這就是「觀」的過程。只不過你們是循著聲音、語言、文字在觀。所以，「觀」不一定觀一個景象，也可能是一個概念、一些文字。

所以這是不難的，只要有這種意識，不管深淺，哪怕不是很有學問，哪怕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人，告訴他極樂世界是這樣的，他領納了、接受了，「噢，極樂世界是那樣的，那我也願意去，我能去嗎？」這就是「觀」的過程，這就是「觀佛本願力」。其實並不複雜，也不困難，任何人都觀得來。

「觀」的對境是佛的「本願力」，「佛」就是阿彌陀佛，「觀佛本願力」就是了知阿彌陀佛本願的力量。「本願」就是四十八願，四十八願裡最根本的願是第十八願。通過「觀」，了知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或者第十八願，知道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力量，並深信不疑。

遇無空過者

這樣就達到什麼效果呢？就是「遇無空過者」。但凡「觀佛本願力」，了知佛的本願力，這樣的眾生都不會空過。

什麼叫作「不空過」呢？就是必然達成解脫六道、往生淨土的目的，沒有一個會漏掉，沒有漏網之魚，這叫「不空過」。

剛才說「不虛作住持功德」，如果空過了，就是「虛」。這裡說「遇無空過」，所以稱為「不虛」，就是百發百中。但凡「觀佛本願力」，但凡遇到了，就沒有一個漏掉的。

所以，這裡的關鍵字是「遇」。你有沒有遇到？如果沒有遇到，就談不上後邊的；你遇到了，才有「觀」，才有後邊「不空過」這件事情。所以，「遇」是第一步的。十方諸佛都在做這個工作，「怎麼才能讓眾生遇到呢？」包括阿彌陀佛做法藏比丘的時候也發願，就習第十七願：「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所以十方

諸佛都大力宣揚阿彌陀佛的功德，讓眾生遇到淨土法門，十方諸佛都在努力做這件事；歷代的祖師大德也在努力地做這件事，龍樹菩薩、天親菩薩、曇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都是。

「遇無空過」是所有菩薩夢想的境界，都希望「所遇者化」，都被教化，都能解脫。可惜很難，釋迦牟尼佛也「空過」了不少。

在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裡有一首偈子：

菩薩發大心，魚子庵樹華，
三事因時多，成果時甚少。

有三件事：第一件是菩薩發大心；第二件是魚產了很多魚子；第三件是庵摩樹結庵摩羅果，庵摩羅果是古印度的一種水果，據說現在還有。

這三種東西有一個共性，就是「三事因時多，成果時甚少」。比如魚子，魚產了很多的魚子，但是大部分魚子都不能生出小魚，大部分都死掉了，最後能變成魚的是少數。庵羅花也是，這種樹開花的時候，花特別多，但是最後不是每一朵花謝了都結果，大部分花謝了都不結果，只有少數會結果。

還有一件事：菩薩發心的不少，可是能走下去，最後真正成佛道的，比魚子成魚、庵摩花結果的幾率還小。所以說「三事因時多，成果時甚少」，大部分都是漏掉的，大部分都「空過」了。

我們在座的各位，都是大浪淘金最後剩下的「金子」。平時我們書屋搞一場活動，畫畫也好，彈琴也好，最後能通過這些活動真正走入念佛的，能把《往生論註》聽下來的，極少啊！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遇無空過」也是我的夢想，可惜不能成就。

「遇」字挺有意思的。我們看《紅樓夢》裡，有寶玉、黛玉、妙玉、紅玉，各種「玉」，這個字為什麼頻頻出現呢？而且男女主人公都是「玉」？「玉」通「遇」。當然，我不知道這種說法「紅學」家有沒有提過。「玉」跟「遇」同音，曹雪芹經常用這種手法，比如賈雨村就是「假語存」，甄士隱就是「真事隱」，隱去真事，他經常用這種文字同音的手法，代表他內在想表達的隱寓的東西。所以，他講了那麼的人、那麼多的事，其實

就是要表達「遇」這個字。也就是因緣，因緣不就是「遇」嘛，所謂「因緣會遇時」。像我們今天能坐在這兒，我在上面講，你們在下邊聽，這都是「遇」，都是宿世有緣，就像一根線牽著一樣，所以就遇到了。這個「遇」字，是挺奇妙的。

《觀經疏》裡講到九品往生，別的祖師在解釋的時候，解釋得很不一樣，就感覺九品都是眾生憑著自己的根機努力達成的。但是，善導大師在解釋九品眾生由來的時候，他就用了一個「遇」字。他說上三品的眾生是「遇大凡夫」，中品是「遇小凡夫」，下品是「遇惡凡夫」。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人就像一塊白布，染到紅色就是紅色，染到黃色就是黃色。凡夫並沒有很強的住持力量，都是被動的。一個人在娑婆世界遇到了發大菩提心的菩薩，遇到之後，他就受到激發，受到環境熏染，他就發了菩提心，就成為上三品的凡夫。當然，這三種都是凡夫，九品皆凡。如果沒有遇到發大菩提心的環境，旁邊沒有發菩提心的人，或者他也沒有碰到讓他發大菩提心的經典，像今天的泰國、緬甸就很難，不能遇到大乘，遇到的都是小乘，那就只能發小乘心。還有一種是小乘心都沒遇到，可能連佛法都沒遇到，遇到的都是惡凡夫，教你怎麼貪瞋癡、怎麼賺錢、怎麼騙人……這就沒辦法，大乘心、小乘心都發不出來，連善心都發不出來，反而造了五逆十惡的罪。其實也不是他要造，是遇到了那樣的緣。所以，「遇」這個字幾乎能解釋人世間所有的情況，包括根機，還有遭遇。所以，人是沒有多少自主的力量。

師父在《往生論要義》裡對「遇」這個字有一段描述，我覺得說得挺好：

本偈出現一個關鍵性的字——遇。若不遇佛本願力，則空然而過；若遇佛本願力，則無一空過。遇是交會，當眾生心與佛本願力交會時，即被佛所救，無一遺漏。

這就是「遇無空過」。

對此，天親菩薩個人的答案是「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

願生安樂國。」也就是通過了知彼佛本願力，產生歸命願生之心而稱念彼佛名號，即是「遇」。

這是從淨土宗的角度來解釋「遇」這個字。

可知名號正是佛與眾生交集之點，如同兩物焊接之處，我們看焊接工人，本來是兩片金屬，他通過電弧焊一焊，兩片就接起來了，成為一體了。

眾生跟佛也是一樣：稱名之前，眾生是眾生，佛是佛，兩個是分開的；一稱名，就像用電弧焊焊住了，就成為一個，佛與眾生就成為一體。

佛本願力垂現名號，眾生心口稱念，彼此不離。不僅本偈，所有三嚴二十九種功德莊嚴，也皆通過名號與眾生發生交集，不然此土穢染眾生又如何能夠攀緣彼佛淨土呢？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體會「遇」這個字。

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能令」這兩個字，一個「能」，一個「令」，都非常明顯地表達出他力。「我能讓你變大變強，富起來」，這明顯是有一個外力讓你變得如此，是有一個外力讓個體產生變化。所以，這明顯是在表達他力。

而且是非常快速地，能令「速」滿足，快速滿足。滿足什麼呢？「功德大寶海」。不是快速致富，不是快速達到世間的利益。比如我有一個需求，但是滿足之後，我還會有更多更新的不滿足的地方。所以，這裡說的「滿足」是無上滿足，是真正的「滿」，真正的「足」，滿到不能再滿，足到不能再足，就是成佛了。

就好比畫了一個圓，不是很圓，那我可以畫得再圓一點；還不圓，我可以再畫圓一點；還不夠圓，我就用一個圓規。等把它畫圓了，你就不能說「再圓一點兒」了，再畫就沒有意義了，沒有比圓更圓的。你說「比圓還圓」，那就出問題了。這裡的「滿足」也是這個意思，成佛就是圓滿，就沒有能讓他再滿足的東西了。

我們世間的追求，哪有個盡頭啊？無窮無盡的。而且隨著你得到的越多，你的胃口只會增大，不會減小。

「功德大寶海」，是「功德」的大寶海，像大海一樣廣闊深廣，就是成佛的功德。

「速」，就是快速。有多快速呢？法藏比丘成佛之前，還沒發四十八願的時候，他有一首偈子：

輪迴諸趣眾生類，速生我剎受安樂，
常運慈心拔有情，度盡無邊苦眾生。

「輪迴諸趣眾生類，速生我剎受安樂」，「趕快來我的國土，不要再六道輪回了」。

「常運慈心拔有情，度盡無邊苦眾生」，這是他當時發的願。

所以，快速到一生成辦、一輩子就成佛。我們可能感覺不到，「這有什麼快啊？還要等那麼久，好幾十年呢」。好幾十年我們都覺得久，如果看看諸佛成佛，如果拍成電影、電視劇，那真是沒完沒了，三大阿僧祇劫，那是多長啊，我們這幾十年算什麼？電光石火。

而且淨土法門又是「平生業成」，雖然還沒有往生，但是往生之業已經定了，可以說快速到一秒鐘就能成佛，你敢相信嗎？這是真實的，確確實實是這樣。像《觀經》下品那個五逆十惡的人，一輩子從來沒聞過佛法，就是最後一剎那，這口氣馬上要斷了，就差一秒鐘了，善知識說：「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最後一秒他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甚至還沒念完，「阿」剛出來這口氣就斷了，但是下一秒就成佛了，這不就是一秒鐘嗎？

所以，「能令速滿足」，這個夠快速吧？所以，急性子的人要學淨土法門，等不及了，念佛就能快速滿足。

本願成就偈

這首偈子實際上是脫胎於哪首偈子呢？「脫胎」，就是不完全一樣，但是跟那個很相近。就是《無量壽經》裡的：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讀起來都很像。

《往生論》說「觀佛本願力」；這裡是「其佛本願力」。

《往生論》說「遇無空過者」；這裡是「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皆」就是不空過的意思。

《往生論》說「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這裡是「自致不退轉」，就是可以到達阿毗跋致不退轉，也就自然得到「功德大寶海」。

這首偈子又叫作「破地獄偈」，裡面有一個典故。唐朝的時候有一個法師，叫玄通法師，他不算是好好修行的法師，喜歡到處行腳，到處走。有一天，他到了一個寺院掛單，晚上休息的時候，隔壁的法師在誦《無量壽經》，正好誦到「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這首偈子，他就聽到耳朵裡了，而且記住了。

結果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死了之後，神識就被黑白無常勾到閻羅王那兒去了。閻羅王一看他是法師，就問：「你們閻浮提是佛法流布的地方，你作為一個法師，你給我講講你們那裡都流布哪些教法啊？」

玄通法師平時也沒學到什麼東西，這時候他搜腸刮肚地想啊想，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一部經。但是他想起前一天晚上聽到的那首偈子，於是就現學現賣，上了高座，說：「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這首偈子一說完，閻羅王立馬伏地就拜，他不是拜玄通法師這個人，是拜這首偈子，「法師，這首偈子可不簡單，這是佛法的總功德之文啊！因為你念這首偈子的功德，你可以回陽間了，再給你幾十年的壽命，好好修行，求生極樂世界」。

玄通法師回來之後，就講給陽間的人聽，慢慢大家就知道，這首偈子居然可以把閻羅王給震懾住，這是破地獄的偈子。

慧淨上人講到這一段的時候，特別認真地說：「大家不要使勁地把這首偈子記住，然後臨終的時候到閻羅王那兒去用，不用啦。」我們都

是平生業成的，不需要再去閻羅王那兒過一道程序了。

所以，「不虛作住持功德」這首偈子，明顯是脫胎於《無量壽經》的這首偈子，表達的意思很相近。《無量壽經》的這首偈子叫作「本願成就偈」。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是本願，本願如果成就的話，是什麼表象呢？成就之後會產生什麼狀況、效果呢？就用這四句話來表達，所以叫「本願成就偈」。

④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

聲聞為僧，無求佛道

見有如來，但以聲聞為僧，無求佛道者；

法藏比丘看見其他的一些佛國淨土，整個一佛的教化區內都沒有發菩提心的大菩薩，所有眾生最高就是證得聲聞果。這樣明顯是不究竟、不圓滿的，而且明顯就是「虛作」的，沒有讓眾生達到成佛的最高目標。法藏比丘認為這是一種「虛作」，或者說「有空過」，因為沒有成佛。這是一種情況。

或有值佛，不免三途

第二種情況是：

或有值佛而不免三塗，善星、提婆達多、居迦離等是也；

「或有值佛而不免三塗」，有一些國土，尤其像我們娑婆世界，也有眾生遇到釋迦牟尼佛，但是不成就也就罷了，還「不免三塗」，都遇到佛了，還下了三惡道，這有點說不過去。但是就有這樣的情況。

下面就舉了幾個例子。一個是善星。按照一般的說法，善星是佛三個兒子中的長子。佛到底有幾個兒子，在不同的經典有不同的說法。第二個是提婆達多。第三個是居迦離。

提婆達多和居迦離，上節課我們說過了。居迦離就是誹謗舍利弗、大目犍連那的，而且「三語三不受」，佛三次勸他，他還是不聽，後來全身長瘡。

天臺宗說，提婆達多有五罪。當然，他不只五種罪，而是說這五椿罪是比較重大的。

第一，誘拐比丘，另立五法，破和合僧。他自己另立教團，另立戒法。他的戒比釋迦牟尼佛的僧團還嚴格，不吃鹽，不吃魚，反正比釋迦牟尼佛的戒還要嚴格，這樣才能夠吸引徒眾。這樣他就破和合僧了。

第二，拋大石頭，出佛身血。他從山上推石頭下來，想把佛砸死，結果天王用金剛杵把石頭砸碎了，但是小石塊把佛的腳砸出血了。哪怕是一絲毫的血，也是佛身血。

第三，醉象害佛。他把大象灌醉，灌醉之後大象就衝出去，要把佛給踩扁。結果怎麼樣？佛伸出手臂，每一根指頭都變成獅子，一隻獅子擒住一頭大象，就把五頭大象給擒住了。

第四，用拳頭打死蓮華色比丘尼。一般說「好男不跟女鬥」，但是提婆達多把蓮華色比丘尼打死了。

第五，是毒放手指欲害佛。提婆達多在佛前懺悔，「佛，我懺悔，我痛改前非，再也不作惡了，我給你頂禮」。過去給佛頂禮的時候，真的是用手觸佛足的。他觸佛足的時候，指甲裡放了毒，就撓佛的腳，想把佛毒死。但是這件事他沒做成，就已經生陷地獄了。

這就是遇到佛但不免落入三途的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善星比丘退失解脫

善星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看註釋就知道了：

善星：釋迦牟尼佛出家前所生之子。出家後斷欲界煩惱，得第四禪定。後因親近惡友，退失所得解脫，認為無涅槃之法，起否定因果的邪見，且對佛陀起惡心，以生身墮於無間地獄，故稱為闍提比丘（闍提，「一闍提」之略，不信、不成佛之意）。唐窺基大師《法華玄讚》：「佛有三子，一名善星，二名優婆摩耶，三名羅睺羅。」

他本來還不錯，前期挺好的，出家之後就斷了欲界煩惱，很快得到第四禪定。但是後來遇到惡友，惡友調唆，其實就是遇到提婆達多了。

可見「遇」這個字有多厲害。「退失所得解脫，認為無涅槃之法」，就起邪見了。並且對自己的爸爸佛陀起了惡心，「生身墮於無間地獄」。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

我們經常說「這個人一闡提」，什麼叫「一闡提」？就是斷諸善根的意思。一闡提這種說法就是從善星比丘來的。「闡提」就是不信、不能成佛。

東晉時候，北本的《涅槃經》還沒傳過來，當時大家都普遍認為一闡提是不能成佛的。鳩摩羅什大師的一個弟子，叫道生的，他認為一闡提也能成佛。後來他就被「滅擯」，因為當時的佛教界都不接受這種觀點，所以他到哪個僧團，哪個僧團就把他給「滅擯」，就是把他趕出去。後來他就跑到蘇州的虎丘山上，「聚石為徒」，因為他找不到任何人做他的徒弟，沒人聽他的，所以他就整天對著石頭講，「一闡提也能成佛」。當然，他講得比較系統，肯定有他的理論基礎。有一天，他講著講著，就問石頭「你們說，一闡提到底能不能成佛？」五個石頭一塊兒點頭。這就是非常有名的「生公說法，頑石點頭」。

後來，北本《涅槃經》傳過來之後，經上果真就說一闡提也能成佛，大家一下子就對他萬分崇敬，就不提以前把他趕出寺院的事了。

所以，如果你們出去說「我這樣念佛就能往生！」結果大家都不歡迎你，到處「滅擯」你，不用理他，你就想想道生吧，這是祖師，尚且如此。有的時候，一種思想往往會走在時代前面。但是沒關係，時間會證明誰正確誰不正確。

遇惡因緣，退入聲聞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又，人聞佛名號，發無上道心，遇惡因緣，退入聲聞、辟支佛地者。有如是等空過者、退沒者。

最典型的就是舍利弗。要麼空過，要麼退沒。

值遇我者，速疾滿足

是故願言：「使我成佛時，值遇我者，皆速疾滿足無上大寶。」

是故言「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所以，阿彌陀佛說：「我成佛的時候，一定不要出現這種空過的情況，或者中途退掉，或者整個沒掉。凡是碰到我的，都讓他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我們今天也是這樣，即便「觀佛本願力」，當生沒有觀成，但是佛號一歷耳根，一遇到名號，第二十願「三生果遂願」就起作用了，在不久的將來，根機慢慢就調熟了，最後也能解脫，這是真正的「遇無空過」。

「住持」義如上。

觀佛莊嚴八種功德，訖之於上。

「『住持』義如上」，就是「『住』名不異不滅。『持』名不散不失」。因為前面已經講過了，所以這裡說「義如上」。

「訖之於上」，「訖」就是完成。在寺院吃飯，飯後一般都念「飯食已訖，當願眾生，信佛念佛，得生極樂」。現在做財務工作的，也有一個詞叫「收訖」，這是古人常用的字眼，就是完成的意思。

⑤ 為何不虛作住持

為什麼我們這個世界是「虛作住持」？阿彌陀佛的世界就是「不虛作住持」？用《往生論註》裡的話回答。其實在前邊曇鸞大師講過，就是講到兩種功德的時候，一個是不實功德，一個是真實功德。我們翻到《聖教集》238頁：

「真實功德相」者，有二種功德：

一者從有漏心生，不順法性，所謂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

二者從菩薩智慧清淨業起，莊嚴佛事，依法性入清淨相，是法不顛倒、不虛偽，名為「真實功德」。云何不顛倒？依法性、順二諦故；云何不虛偽？攝眾生入畢竟淨故。

所以，整個《往生論註》是前後呼應的關係。

為什麼我們這個世界是「虛作住持功德」？因為我們做的所有事，都是以有漏心、煩惱心在做，不順法性，而是順著業性、業力。我們所起的一切，哪怕表面是善的，但是因為因處就是虛假的、顛倒的，所以果上更加是虛假、顛倒的，就不真實，我們做的是「豆腐渣工程」，地震稍微晃一晃，「嘩」全都倒了，所以是不實功德。

菩薩就不一樣了，菩薩是從智慧清淨業起莊嚴佛事，都是依法性入清淨相，不顛倒，不虛偽，所以是真實功德。正因為是真實功德，所以是「不虛作住持」。

⑥長行釋不虛作住持功德

翻到《聖教集》311 頁，我們看長行部分。

何者莊嚴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偈言「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故。

「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者，蓋是阿彌陀如來本願力也。

今當略示虛作之相不能住持，用顯彼不虛作住持之義。人有輟餐養士，或釁起舟中；積金盈庫，而不免餓死；如斯之事，觸目皆是。得非作得，在非守在，皆由虛妄業作，不能住持也。（「得非作得」二句，疑是「持非能持，住非常住」。）

佛本願力，不虛住持

這裡把什麼叫作「虛作住持」跟「不虛作住持」又解釋了一遍，也舉了一些例子，這裡邊有典故。

「『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者，蓋是阿彌陀如來本願力也」，這是一個結論，先把這個結論放在前邊了。

「今當略示虛作之相不能住持，用顯彼不虛作住持之義」，舉了一些虛作之相，來反顯不虛作之相。這是一種對比法，首先讓我們知道虛作之相是如何的，反過來就是不虛作。

世間之相，虛作住持

虛作之相，下面舉了兩個典故作為代表。

要離殺慶忌

第一個典故是「人有輟餐養士，或釁起舟中」。

「輟餐養士」，「輟」就是中止，自己不吃飯了，節衣縮食，幹嗎呢？「養士」。在古代，像孟嘗君、平原君，家裡有錢有勢，就養了很多食客，這些食客都有一些才能。這些食客就吃吃喝喝，還給他們發錢，但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需要他們貢獻智慧、才能。

而且主人對這些養客、養士很好，自己吃不飽的情況下，總共就一碗飯，自己不吃，給養士吃，對這些門客很好。

結果最後「釁起舟中」，「釁」就是叛亂，門客把主人給殺了。這是講的什麼事呢？是《吳越春秋》《呂氏春秋》裡記載的一個公案：

「吳王欲殺衛國慶忌」，吳王想要把衛國的慶忌殺掉，但是慶忌的勢力太大了，於是就想了個辦法。吳王底下有個忠臣叫作要離，他說「我們來設一個計，請大王把我的妻兒殺死，然後再把我的右臂砍下來」，這叫苦肉計。

然後要離就跑到慶忌身邊，說「吳王對我非常不好，你看，把我的妻兒給殺了，然後又把我的胳膊給砍掉了」。他說是吳王砍的，其實是他自己砍的，為了事業很能捨得啊！

這個苦肉計就奏效了，慶忌果真信了要離的話，而且把他作為重點門客來養。因為吳國和衛國兩方是敵對關係，對方的敵人就是我方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關鍵時候能起作用，所以就非常信任他，「輟餐養士」指的就是這個。

「釁起舟中」，有一次吳國和衛國打起來了，慶忌駕著船去攻打吳國。這個時候，要離就在船上把慶忌給殺掉了。

「虛作住持」是指誰呢？是指慶忌。他對養士這麼好，是想達成他心中的一個目標。結果最後完全背離了他初衷，這叫「虛作住持」，沒有

達到效果，付出了那麼多努力，結果竹籃打水一場空，把自己也搭進去了。這是比較典型的。

鄧通餓死

底下說「積金盈庫，而不免餓死」，這是指誰呢？《前漢書》裡記載，漢文帝有一個特別寵幸的佞臣，叫鄧通。這個鄧通沒什麼本事，但是特別會溜鬚拍馬。據說有一個典故，漢文帝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白日昇天，他爬呀爬，想爬到天上去，但是怎麼也爬不上去。這時候突然冒出一個人來，把漢文帝一扶一拱，就把他給推上天了。漢文帝挺高興，夢裡終於上天了。

而且漢文帝記得夢中這個人，他的衣服跟一般人穿法不一樣，有點像我們穿圍裙，圍裙不是在後邊繫個繩嘛，一般人是繫側面，他是繫後邊。漢文帝的印象很深刻，然後就悄悄地在這些經常來的人裡邊觀察，哪個人是這麼穿衣服的。

結果有一天就看到鄧通，「跟我夢中那個人穿衣服一模一樣！這個人肯定是助我登天的人啊！」這個鄧通也特別會說話，把漢文帝說得挺高興的。

有一天，來了一個相師，這個相師很有名，叫許負，是個女相師，特別厲害，她可能是中國整個歷史上最厲害的女相師了，劉邦都認她作義母，還封她官職。

許負一看鄧通，就說：「你這個人會有榮華富貴可享，會很有錢，但是最終結果不好，你最後會被餓死。」

當時漢文帝也在旁邊，聽到這個話就哈哈一笑，「這怎麼可能啊！能讓鄧通或富或貧的是我呀，我是他的靠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怎麼可能讓我這麼寵愛的大臣被餓死呢？」他不相信。不但不相信，反倒刺激到他了，「你不是說他會餓死嗎？我賜一座銅山給他」。於是就在鄧通的老家四川，給了他一座銅山。

後來鄧通家裡就開始造錢幣，叫「鄧通錢」，據說是當時最好的一種錢幣，圓整度、光澤、克數，都是最好的，當那人們都把「鄧通錢」

作為寶物一樣收藏。到現在，如果考古界能發現「鄧通錢」，肯定也是不得了的。

結果可惜的是，鄧通這個靠山漢文帝沒多久就嗚呼哀哉了，駕崩了，漢文帝的兒子漢景帝登基了。景帝最不喜歡鄧通，為什麼？他倆結過樑子。怎麼結的呢？有一次，漢文帝問鄧通：「你說天下人誰對我最好？」鄧通說：「肯定是太子啊，太子是您的親骨肉啊。」

有一次，漢文帝身上長了癰疽，就是有瘡膿的一種病，他就把太子叫過來，說：「你用嘴給我把膿吸出去。」太子不幹。然後漢文帝轉頭就跟鄧通說：「那你給我吸出來。」鄧通二話不說，就給吸出來了。漢文帝就說：「天下到底誰對我好？鄧通對我最好啊！」這就把太子給惹著了，漢景帝就一直懷恨在心。結果他登基之後，第一個就要辦鄧通，就把鄧通的官職以及所有的資產，全都降的降、革職的革職、沒收的沒收。後來鄧通就餓死在外地，在他一個朋友那裡餓死了。就是這麼一個典故。

這也說明是「虛作住持」，為什麼「虛作」呢？按說鄧通有那麼多的錢，有一座銅山，錢都是自己家造的，這還能餓死嗎？但事實就真的發生了。當然，也證明許負看相看得很準。「虛作」，就是跟自己的意願完全不一致，大家都沒想到，誰也想不到，漢文帝肯定沒想到，鄧通自己肯定也沒想到，但是它就發生了。這就是「虛」，不真實。大家想想，漢文帝自己都不能做主，他一命嗚呼了，靠他的人就更沒有辦法了，自己都無法「住持」，還想「住持」別人嗎？

世間皆是「虛作住持」

底下有句話叫「如斯之事，觸目皆是」，這樣的事情，只要眼睛看得到的，幾乎都是，「觸目皆是」，世俗這些事，幾乎都是「虛作住持」。

《紅樓夢》裡有一首《好了歌》：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都知道成仙好，但是功名忘不了。但是回頭看看古今追求功名的這些文官、武官、將相，現在在哪兒呢？「荒塚一堆草沒了」，在荒草之中啊。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都覺得神仙好，但就是忘不了金銀。那天有人跟我說：「我就看著銀行卡上的數字，越多越好：五千變六千，六千變七千……不能讓它少，可不能少下來呀！」

「終朝只恨聚無多」，多多益善，不怕多，就怕少，少一塊也覺得心疼。但是「及到多時眼閉了」，「啊，總算超過十萬了，超過一百萬了！」可惜人死了，錢留下來，一分沒花著，眼閉了。有很多這樣的事。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這是說情執。前面第一個是好名的，第二個是好財的，第三個是情執比較重的。「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活著的時候，你愛我呀，我愛你呀，「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天說，日日說，你儂我儂。但是才死了兩天，就嫁給別人了。甄士隱給《好了歌》作註解說，「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這話到現在也非常有現實意義。父母對孩子的執著，是天下第一大執著，每個都是「癡心父母」，用「癡」可以形容。誰最好？自己的孩子最好，哪怕孩子不好，都認為是天下最好的，這就是「癡心」。但是反過來看，孝順的孩子有多少？不多啊。「孝順兒孫誰見了？」誰看見了？當然也有，但是不多。這對父母來說，就是「虛作住持」。

前面那種對感情執著的，也是「虛作住持」，對錢的執著，對功名的執著，最後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用《紅樓夢》裡的話來說，就是「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還有一句話，「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前段時間認識了一位蓮友，他是在公司搞設計的，他們公司據說在全國都挺有名的，能排到前三、前五。那個蓮友參加過我們研修班。但是他說就一個星期的時間，公司一下子就倒了，所有人都回家了，工作租的房子也退掉了，整個公司就轉不下去了。他講了一句話，說：「真沒想到這麼大的一個公司，居然在幾天之內就倒成這樣，怎麼想都想不到。」他自己都沒想到，公司還欠他好幾個月的工資。所以，好多事都是這樣，「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成」很慢，但是「倒」很快，「嘩啦」一下就倒了。

以前雅虎不是挺厲害的嘛，現在不也沒有了？還有柯達也挺厲害，現在也沒有了。還有諾基亞，好多公司都是說倒就倒。這些都是什麼？用佛教專業的名詞，都叫「虛作住持」。就像房子建在沙灘上，它沒有穩固的根基，說倒就倒。什麼事都是這樣。

很多人覺得買房才有安全感，為了獲得這種安全感，哪怕當幾十年的房奴也願意。其實這種安全感是很虛假的，只是一種感受，老是還貸款的滋味也不好受，不比沒有房子的心情好多少。

所以佛在世的時候，就不讓弟子對住處有執著，當時都是在樹下坐，在墳前坐。佛規定，在一棵樹下坐，不能超過三天，第四天一定要離開，否則時間久了，會對這棵樹產生執著，「哦，這就是我的家」，一到點就回到這棵樹底下，人會產生這種執著。所以要換，換來換去，就不容易產生執著。所以，租房子住不是挺好的嗎？符合佛教的精神，不會產生執著。

像泰坦尼克號，大家都以為「這麼大的船，怎麼可能沉到海底呢？」上船之前，有一個人就說：「這船太結實了，哪怕上帝讓它沉，它都不可能沉。」結果怎麼樣？撞到冰山上，所有人都遭殃了。

像很多女孩子，買各種化妝品、護膚品，想青春永駐，怎麼可能呢？「虛作住持」，怎麼可能青春永駐呢？

所以，真的是「如斯之事，觸目皆是」，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如

此，都可以貼個標籤「虛作住持、虛作住持、虛作住持……」。

為什麼「虛作住持」？因為無常。經上說：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

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哪怕是大地、太陽、月亮，時間到了，該爆炸的爆炸，該怎麼樣的就怎麼樣。

「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最後沒有一件事不是被無常的大口吞掉了，什麼事都逃不過無常。

所以，最後就是「得非作得，在非守在」，你所得到的東西，不會順著你的心意，「得非作得」，「作」就是心意所作，不會按照你的心意發展。「在非守在」，就好比前面講的「積金盈庫」，這些錢在你這兒，但是所謂的「在你這兒」，也不是你能夠守得住的「在」，最終都守不住，沒有一樣東西能守住。

為什麼呢？因為「皆由虛妄業作，不能住持也」，這些都是虛妄業，不能住持。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前面的十四行偈裡有兩句話，叫「共發金剛志，橫超斷四流」，把眾生的煩惱比作瀑流。「四流」，「流」就是煩惱的意思，「四流」就是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總之，是把煩惱比作瀑流。你們玩過漂流嗎？漂流是因為有措施，穿上救生衣，還有小船。如果把那些都撤掉，把你整個人丟下去，那就不好玩了。而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在這麼一種狀態下。

人在河流裡，漂來的任何一根樹杈也好，或者一塊木頭也好，都不能作為你能夠從河流中脫離的東西。你去抓這根樹杈，樹杈跟你一塊漂；抓木頭，木頭也跟你一塊漂；你抓那個人，那個人也在漂呢，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可以抓。除非岸上有個人弄了一根樹杈，他拽著那頭，你抓著這頭，這樣或許可以把你拖上岸。但凡你手邊觸到的，木頭也好，樹杈也好，任何一個東西，都不能讓你從河裡出去。因為大家都在往前漂著，沒有一個東西是能止住的，所以都沒有任何作用。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個人，想要達成的每一個願望，其實都是這麼一個狀態，人、事、物都在煩惱的河流中漂著，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讓我們稍微止息一下，都不能讓我們從煩惱、痛苦裡出來。

但是對念佛人來說，有一樣東西可以抓，就是六字名號。名號就好像從岸上拋來的一個救生圈，你抓住它，就不漂了，最終就能上岸。

當然，我們這個世界也有相對「不虛作住持」的東西。比如福報，你有福報，就算今天丟了馬，明天這匹馬又回來了，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表面看你的馬丟了，但是你的福報在，其實是丟不了的，只要福報在，所有丟的東西都會翻倍再回來。這也算一種「不虛作住持」，是相對的。福報、智慧，這些都是能夠相對「住持」的。

釋「成就」

所言「不虛作住持」者，依本法藏菩薩四十八願、今日阿彌陀如來自在神力。願以成力，力以就願；願不徒然，力不虛設；力願相符，畢竟不差：故曰「成就」。

這段就是在解釋「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的「成就」兩個字。

其實在前面，整個《往生論》的每一首偈子都是不同的成就，按說都有「成就」這兩個字，為什麼在別的地方從來沒解釋過「成就」，唯獨在這個地方解釋呢？這就說明這個地方最關鍵，最有必要解釋，是最核心的「成就」，這個「成就」決定了其他的成就。

曇鸞大師是怎麼解釋「成就」的呢？「依本法藏菩薩四十八願」，這是因地發願；然後果上是「今日阿彌陀如來自在神力」。

「願以成力，力以就願」，「願」就是五劫思惟的四十八大願，四十八願成就了後來的力；反過來，阿彌陀佛兆載永劫積植下來的功德力，是就著當初他所發的願來的。

好比一個人規劃一個藍圖，藍圖規劃好之後，就照這個藍圖去做。他做的過程，每一步都是按照他的藍圖來的。最後這件事辦成了，他的藍圖跟他所做成的這件事，是能夠吻合上的。建房子也是一樣，先畫一

個施工圖，最後建成的房子跟這個圖一定是相應的。

阿彌陀佛發願也是一樣，他所成就的跟他當初發的願是完全吻合的，這叫「願以成力，力以就願」。

「願不徒然，力不虛設」，願是真實的，不徒然的，所以他兆載永劫的修行力也不是虛假的。總之，願是真實的，力也是真實的。

「力願相符，畢竟不差」，有願有力，完全吻合，一丁點兒都不差，所以才能夠「遇無空過」。之所以能「遇無空過」，恰恰是因為願跟力相符不差；如果願跟力有差，就不能達成「遇無空過」，就有空過。因為他在設計的時候，就是要「遇無空過」的。

這些話都非常好，我這麼解釋都很淺，其實裡邊的意思很深。而且每個人的理解都可以不一樣，你們也可以從你們角度去理解。

「故曰『成就』」，這就叫「成就」。

世間一切，無過佛力

世間有各種力。比如一個人力氣大，像我們編輯部的佛護，男的掰手腕都掰不過她，這就是一種力。

除了人力，還有物力。比如千斤頂，小時候覺得它真神奇啊，那麼重的車，幾十個人都抬不起來，它弄著弄著就起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很神奇！」所以，物有物的力。像大飛機，一架飛機搭載四五百人，「鳴」就上天了，「怎麼這麼厲害啊！」火箭，能跑到那麼高的天上去，這些都是力。

還有自然力。你看春天來的時候，什麼力能攔得住百花開放、朝氣蓬勃？所以，大自然的力更大。夏天的時候，萬物繁榮，什麼能擋得住？冬天的時候很冷，你說「我要把冷空氣給擋回去」，不可能。所以，大自然的力也不可思議。

但是，這些都大不過佛力。換句話說，念佛往生的力，這也是一種力，它比太陽光，比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比自然力，比千斤頂、大飛機、高鐵、掰腕，比這些力都要大百倍、千倍、萬倍、億倍，什麼

力都不能阻止佛力。即使能夠阻止春之力、夏之力，都不能阻止眾生念佛往生這件事。因為願大，所以力大，而且無差。

見佛超證，平等寂滅

即見彼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與上地諸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故。

下面就是解釋《往生論》裡天親菩薩的這句話。

我們以前也經常聽說，「念佛往生的人至少是八地菩薩」，這種說法以前老是聽說，但是找不到出處，淨土三經裡都沒講。其實在《往生論》裡講了，就在這兒，還真是有依據的。天親菩薩講了，未證淨心菩薩，也就是七地以下的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得證平等法身，就是淨心菩薩。未證淨心與證得淨心，就是七地之前跟八地的差別。七地之前的菩薩往生之後，自然得證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與上地諸菩薩同得寂滅平等。

釋「平等法身」「寂滅平等」

所以《往生論註》就解釋說：

「平等法身」者，八地以上法性生身菩薩也；「寂滅平等」者，即此法身菩薩所證寂滅平等之法也。以得此寂滅平等法故，名為平等法身；以平等法身菩薩所得故，名為寂滅平等法也。

什麼叫「法性生身」？我們看註釋：

法性生身：又作「平等法身」。八地菩薩證悟無生法忍，斷諸煩惱，離開分段生死，自在顯化種種不可思議變易身。《大智度論》：「菩薩有二種：一者生死肉身，二者法性法身。得無生法忍，斷諸煩惱，捨是身後得法性生身。」

「法性生身」又叫作「平等法身」。

「八地菩薩證悟無生法忍，斷諸煩惱，離開分段生死」，八地之前的菩薩，都還有分段生死。

「自在顯化種種不可思議變易身」，這個時候還有變易生死。

所以《大智度論》裡說：「菩薩有二種：一者生死肉身，二者法性生身。得無生法忍，斷諸煩惱，捨是身後得法性生身。」

我們這樣的叫「分段生死」「生死肉身」。發了菩提心就是菩薩，但是還有一期一期的壽命，這一世死了，下一世再回來繼續修行。但是，得了「法性生身」的菩薩，就沒有這樣的情況，他是變易生死。變易生死就是「因以果變」，因中修行在變化，果上就有變化。這是在心念上的，在形體上沒有差別。「以得此寂滅平等法故，名為平等法身」。

此菩薩得報生三昧，以三昧神力，能一處、一念、一時遍十方世界，種種供養一切諸佛及諸佛大會眾海，能於無量世界無佛法僧處，種種示現，種種教化，度脫一切眾生，常作佛事；初無往來想、供養想、度脫想。是故此身名為平等法身，此法名為寂滅平等法也。

得平等法身的菩薩，有什麼樣的功德利益呢？不得了，「此菩薩得報生三昧，以三昧神力，能一處、一念、一時遍十方世界」。我們看《西遊記》裡的孫悟空，拔一根毛，就會變出很多孫悟空，幫他打仗，那都是小 case（小意思）。對於得了報生三昧的法性生身的菩薩來說，他能夠同時在不同的世界，示現不同的佛，講不同的法，同時進行。當然，他的位格越高，他能遍布的佛國土就越多，有的是一百個，有的是一千個，有的是一萬個，一處、一念、一時遍至。這其實就是後面觀菩薩四種功德所講的不動遍至德、一念遍至德、無餘供養德、遍示三寶德，在這兒提前說了。往生的人都是這樣，「種種供養一切諸佛及諸佛大會眾海，能於無量世界無佛法僧處，種種示現，種種教化，度脫一切眾生，常作佛事」。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初無往來想、供養想、度脫想」。「初」就是始終，從始至終都沒有說「我去娑婆世界，我離開娑婆世界，我度了多少眾生，我講了什麼法」，不會，對於這樣的菩薩來說，他不會有這樣的心

念。像我們書屋做活動就挺費心的，得事先設計好，畫畫啊，唱歌啊，或者是攝影啊，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我們週一開會的時候就商量來商量去，用後邊的話來說，這叫「作心入三昧乃能」，「作心」就是特別作意，要有規劃，要想利弊，分析來分析去，「這麼做好，那麼做可能效果差一點」，老是在討論。

如果是極樂世界的菩薩，法性生身的菩薩，不會這樣，上來就做，做得恰到好處，而且他做出來的任何事，自然就有眾生受益。他來搞一個活動，不用準備，往那一坐，自然整個北京城的人都往這兒湧，這是他的功德力自然招感的。

我是打個粗淺的比喻，只能稍微比喻一下。我們有時候還得統計統計，「來了多少人？數數人數」，這就有「度脫想」；有「往來想」，「我下午兩點要去書屋，六點鐘回去」；有「供養佛想」，就有這些想法。

但是對於菩薩來說，他沒有這種想法，來就來，走就走，也不會認為這些眾生是我度的，他認為是一種自然，都是因緣。這叫平等，對他來說真的能進入平等的境界，度與不度，誰被度，以什麼方式度，都是平等的，不像我們這樣算來算去。「是故此身名為平等法身，此法名為寂滅平等法也」。

未證淨心菩薩

「未證淨心菩薩」者，初地以上、七地以還諸菩薩也。此菩薩亦能現身若百、若千、若萬、若億、若百千萬億無佛國土，施作佛事；要須作心入三昧乃能，非不作心。以作心故，名為未得淨心。

「『未證淨心菩薩』者，初地以上、七地以還諸菩薩也」，什麼叫「未證淨心菩薩」呢？就是初地到七地的菩薩。

「此菩薩亦能現身若百、若千、若萬、若億、若百千萬億無佛國土，施作佛事」，這樣的菩薩雖然也能現身若百、若千、若萬、若億、若百千萬億無佛國土，施作佛事。但是「要須作心入三昧乃能」，就是需要作

意、用力，「非不作心。以作心故，名為未得淨心」。

「作意」，就是要用心思，花心思。打個粗淺的比喻，你在開車上坡的時候，得加大油門。或者在推車上坡的時候，是不是得比平地多使點兒勁？但是你從坡上往下的時候，就「不須作意」，甚至你把車熄火了，它都能自己往下溜。騎車的時候最喜歡騎有下坡的地方，撒把騎，「呼呼呼」就下去了，還得剎著車。就有點這個意思。

也好比農村搖拖拉機，開始搖的時候要「作意」，還要使勁，小孩力氣不大都搖不起來。但是搖起來之後，就越搖越輕鬆，然後「登」一響，它自己就發動了，後面就「不須作意」了。證得了淨心菩薩，就不須作意，是自然的行徑，自然度化眾生，自然而然。

「此菩薩願生安樂淨土，即見阿彌陀佛；見阿彌陀佛時，與上地諸菩薩畢竟身等法等」，一旦見到阿彌陀佛，就跟上地諸菩薩身等法等。「上地」就是地上，證得十地以上的菩薩。

所以後邊就說「龍樹菩薩、婆藪槃頭菩薩輩願生彼者，當為此耳」，「婆藪槃頭菩薩」就是天親菩薩。就是解釋了一下，為什麼龍樹菩薩跟天親菩薩這樣的大菩薩也要往生極樂世界。龍樹菩薩是證得初地，天親菩薩是證得十向滿心，就是十迴向最高的階位。按說這樣的大菩薩，證得初地就不退了，怎麼還要往生極樂世界呢？「當為此耳」，大概就是為了這個，為了迅速達到淨心菩薩的境界，很悠遊任運地、不須作意地度眾生，為了達到這種境界。

所以，我們說淨土法門三根普被。上根，你的根機能高過龍樹菩薩嗎？龍樹菩薩也在淨土法門攝受範圍之內。不要說龍樹菩薩，就是文殊、普賢都在這個範圍之內。普賢菩薩發願偈說：「願我臨命欲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文殊菩薩發願偈說：「願我命終時，盡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剎。」他們是等覺菩薩，怎麼還要去極樂世界？為了快速成佛。

我們不要以為菩薩跟佛好像差距不大，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就差那麼一絲毫。其實差得天差地別，即便是等覺菩薩，跟佛都是千差萬別，

差距非常大。所以，他要快速圓滿佛道，還是要往生淨土。

我們一般會認為，「這些菩薩大概是為了給眾生做個示範吧，『你看我都往生了，你們要跟我學』」。當然，這是一方面。但其實是自利，為了自己快速成佛。

底下有幾個問答。

漸進超勝問答

問曰：案《十地經》，菩薩進趣階級，漸有無量功勳，經多劫數，然後乃得。此云何見阿彌陀佛時，畢竟與上地諸菩薩身等法等耶？

「問曰：案《十地經》，《十地經》就是《華嚴經·十地品》。

「菩薩進趣階級，漸有無量功勳」，菩薩要慢慢修行，隨著位格越來越高，他的功勳越來越大。

「經多劫數，然後乃得」，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慢慢才能證得。而且是初地、二地、三地……這樣的次第是不能打亂的。

「此云何見阿彌陀佛時，畢竟與上地諸菩薩身等法等耶？」怎麼可能見了阿彌陀佛就畢竟跟上地諸菩薩身等法等呢？

答曰：言「畢竟」者，未言「即等」也。畢竟不失此等，故言「等」耳。

這裡天親菩薩用了「畢竟」，「畢竟」就是早晚的事，或早或晚，但是最終會這樣。沒有說「即等」，沒有說當下，這是緩兵之計，其實就是當下，但是為了照顧問的人的心情，所以才這麼說。「畢竟不失此等，故言『等』耳」。

底下又問了一個問題。

問曰：若不即等，復何待言？菩薩但登初地，以漸增進，自然當與佛等，何假言與上地菩薩等？

「問曰：若不即等，復何待言？」如果不是馬上就那樣，那有什麼好說的呢？

「以漸增進，自然當與佛等」，菩薩只要登了初地，就不退轉了，自然就會成佛。

「何假言與上地菩薩等？」那就沒有什麼好說的，就不需要說了。

答曰：菩薩於七地中得大寂滅，上不見諸佛可求，下不見眾生可度，欲捨佛道，證於實際。爾時若不得十方諸佛神力加勸，即便滅度，與二乘無異。菩薩若往生安樂，見阿彌陀佛，即無此難。是故須言「畢竟平等」。

特別強調「與上地菩薩等」，就是為了告訴菩薩：往生極樂世界，能夠越過「七地沉空難」。這裡講的「欲捨佛道，證於實際」是一種難，這種難叫作「七地沉空難」。這個問答就是為了給這部分菩薩安心。

菩薩也有不安心的地方，他雖然證得初地，但是還有個七地沉空難。就像走路，走著走著，「咕咚」掉陷阱裡了，出不來了，不能往前走了。但是如果往生淨土的話，即無此難。

《大智度論》裡經常講到七地沉空難，裡面打了一個比喻，什麼叫作「七地沉空難」呢？菩薩證到七地之前，就像夢中的人划著小船正在過河，他已經很累了，划呀划呀。證到七地，就像突然醒了，醒了之後，發現小船是假的，河也是假的，彼岸也是假的，「那我何必在夢中再去劃呢？」

他前面在度眾生呢，一下子證得七地的境界之後，就發現沒有眾生可度，「上不見諸佛可求，下不見眾生可度」，一切都是夢幻泡影，「我還努力什麼呢？我就入滅了」。「即便滅度，與二乘無異」，這樣就跟阿羅漢沒兩樣，就一樣了。

《大智度論》裡說：

是時十方佛伸手摩頭。

這個時候，十方佛就來加持他，同時伸出手摸這個剛從夢裡醒過來的菩薩的腦袋。

善哉！佛子！莫生悔心，念汝本願！汝雖知此，眾生未悟，汝當

以此空法教化眾生！

十方諸佛就說：「你不要後悔啊！你應該想到你當初發的本願。你雖然從夢中醒過來了，可是那麼多的眾生他們沒醒啊。所以你的努力還是有用的，你得讓他們醒過來。」

汝所得者，始是一門，諸佛無量身、無量音聲、無量法門、一切智慧等，汝皆未得。

「汝所得者，始是一門」，你所得到的只是一門。

「諸佛無量身、無量音聲、無量法門、一切智慧等，汝皆未得」，你還差得遠呢！

所以，這個時候必須有人點醒他。

汝觀諸法空故，著是涅槃，諸法空中無有滅處，無有著處；若實有滅，汝先來已滅。汝未具足六波羅蜜，乃至十八法，汝當具足此法，坐於道場，如諸佛法。

就是告訴他：還有更高的，你要成佛。

往生淨土的人，就可以超越七地沉空難。當然，這好像跟我們關係不大。

淨土超勝實義

復次《無量壽經》中，阿彌陀如來本願言：「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曇鸞大師舉出《無量壽經》四十八願裡的第二十二願，其中核心的是哪一句呢？「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普賢」有理普賢，有人普賢，有事普賢，三種「普賢」。總之，是想說明從果向因，已經得到佛果了，示現作菩薩，所以是從果向因。而且這個過程是「超

出常倫諸地之行」的，不是常規的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這是「常倫諸地」，慢慢升進。好像我們走台階，不可能這隻腳在第一個台階，另一隻腳到第五個台階了，那不得人仰馬翻了？必須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

但是到了極樂世界可以不這樣，「超出常倫諸地之行」。像坐電梯一樣，進去之後，也不知道到底在哪一層，但是一開門，已經到最高了，不是像正常的那樣。而且，低可以成高，高也可以成低。他是阿羅漢，但是他也有菩薩的本領，甚至有佛的德能；他是佛，但是顯現得跟普通菩薩一樣。所以，高也成低，低也成高。

用蕩益大師的一句話來說，「一切俱是，一切俱非」。他說淨土教法用普通的教理是很難衡量的，用通途的教理沒法衡量，「一切俱是，一切俱非」，說它是也行，說它不是也行。

所以，曇鸞大師由第二十二願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呢？

案此經推，彼國菩薩或可不從一地至一地。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他方淨土何必如此？五種不思議中，佛法最不可思議。若言菩薩必從一地至一地，無超越之理，未敢詳也。

「案此經推，彼國菩薩或可不從一地至一地」，往生到極樂世界的菩薩，很可能不是像我們這個世界這樣的，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他可能一下子就到了八地，甚至九地，很有可能的。

「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從一地至一地，說十地階次，那是我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的「一應化道」。釋迦牟尼佛應化到我們這個世界，他的教法是按這個套路來的。

「他方淨土何必如此？」別的佛國淨土未必如此。

說實在的，這句話挺大膽的。為什麼呢？比如在《仁王經》上有這麼一句話，「若言越此地位得成佛者，是魔所說」，如果你說不經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或者十住、十行、十迴向，如果不經過這個階次，你有另外一種階次，那一定是魔說。還有一句話，《大乘起信論》裡說：

「無有超過之法，以一切菩薩皆經三阿僧祇劫故。」就是沒有超越之法，都得按照次第來，這是《大乘起信論》裡的一句話。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曇鸞大師這句話真是挺大膽的，「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他方淨土何必如此？」

「五種不思議中，佛法最不可思議」，五種不可思議：眾生多少不可思議；業力不可思議；龍力不可思議；禪定力不可思議；佛法力不可思議。

其實這個地方，曇鸞大師在說的時候，語氣還有點和緩，「或可」，就是或許吧、可能吧。慧淨上人說，這是曇鸞大師謙虛的口吻，同時也是「聖人語，不迫切」。聖人在說話的時候，不會講一竿子到底的話。因為聖人講話在眾生心目中比較有份量，所以就得講得稍微婉轉點、委婉點。

這裡也是，曇鸞大師不會把話說得那麼絕，這樣比較寬厚，眾生接受起來，不至於一下子被擊倒，留有餘地。這就像什麼呢？你們看過貓叮貓仔嗎？或者老虎銜虎仔。它那個力道把握得很好，咬得太使勁不行，就咬出血了；輕了也不行，輕了就掉下來了。聖人講話就是這樣，他不能很重，重了，對方一下子就走了，「這我接受不了」，掉頭就走；輕了也不行，輕了不足以讓對方明白。所以，這些祖師講話，火候、分寸都把握得特別好，「守大體，有分寸」。

「若言菩薩必從一地至一地，無超越之理，未敢詳也」，你非要說菩薩必須是一地到一地，我不敢苟同。「未敢詳也」，就是不敢苟同的意思。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閻浮提是這麼一種說法，別的佛到各自的淨土可能是另外一種說法。就像不同的國家，中國人就說漢語，美國人說英語，俄國人說俄語，有不同的語言。也好比我們中國不同的方言：北京人說北京話，天津人說天津話，湖南人說湖南話，各自不同。但是大家要交流起來，總得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尤其現在內容交通都這麼發達，大家得商量好必須都說一種話，有助於交流，所以就發明了普通話。

佛的淨土各自不同，各自有他的「一應化道」，如果要交流起來，有沒有一種相同的東西呢？就好比不同的地域都講同一種普通話，有沒有的呢？有，就是法照大師講的兩句話：「如來尊號甚分明，十方世界普流行。」「南無阿彌陀佛」就是「普通話」，所有的國土都得說這個話，說這個話大家就能交流，說別的話就沒法交流。所以，法照大師這兩句話說得特別好，這是個普遍原則，就是勸眾生往生淨土。

釋迦牟尼佛來到我們這個世界是沒辦法，因為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不平等，是最講階級壓迫的，雖然我們自己不承認，但是心心念念都在階級壓迫，因為我們有分別，分別念很重，很剛強。所以釋迦牟尼佛也感到很為難，講淨土法門就更難，所以他說：「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是很困難的。

下面打了一個比喻。

好堅樹喻

譬如有樹，名曰「好堅」。是樹地生，百歲乃具；一日長高百丈，日日如此。計百歲之長，豈類修松耶？見松生長，日不過寸，聞彼好堅，何能不疑？

「是樹地生」，這個樹是在地下生長的。

「百歲乃具」，也就是在一百年裡不破土、不出芽，它在哪兒長呢？在地底下。

「一日長高百丈，日日如此」，一百年之後，突然就出來了。長得速度有多快呢？一天長一百丈。一丈是 3.33 米，一天就長三百多米。北京的「中國尊」五百多米高，好堅樹兩天就超過「中國尊」了。

「計百歲之長，豈類修松耶？」這樣長多久呢？長一百年。可以算算，這是多高啊，早就超過珠穆朗瑪峰了，普通的松樹怎麼能跟好堅樹相比較呢？

「見松生長，日不過寸」，松樹長得再快，一天長一寸就算快的了，松樹長得很慢的。

「聞彼好堅，何能不疑？」松樹聽說有一種樹叫「好堅」，一天長一百丈，松樹就說「瞎扯，怎麼可能呢？我一天才長一寸」，它怎麼能不懷疑呢？

即同有人聞釋迦如來「證羅漢於一聽，制無生於終朝」，謂是接誘之言，非稱實之說，聞此論事，亦當不信。

這句其實是有所指的。比曇鸞大師稍微早一點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劉虬，他在曇鸞大師十歲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在給《易經》作序的時候。他在序裡說，他不相信「納羅漢於一聽」。什麼意思呢？比如舍利弗聽馬勝比丘轉述佛說的話，「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聽完之後，舍利弗當下就得初果。劉虬不相信，「這怎麼可能啊！」

「制無生於終朝」，有些人聽佛講了一場講法，就證得無生法忍。劉虬說這都是「接誘之言」，就是接引、誘惑、吸引，都是一種方便說，不是真實說，「非稱實之說」，他不相信。

像這樣的例子很多，在大乘小乘的很多經典裡都有。比如有一個人叫央掘魔羅，他有心修行，修行的心非常猛，但是運氣不好，沒碰到明師，遇到了一個邪師。這個邪師告訴他，「修道的的方法就是殺人，你殺夠一千人，你的道行就成就了。殺人就是修道，殺一個就成就一點兒，殺兩個就成就兩個……」。他就非常相信這個惡知識，整天就伺機殺人，殺啊殺，殺到了 999 個，就差一個了。那一天很巧，就碰到釋迦牟尼佛了，他說「這個人送上門來了，我就要圓滿了！」他就準備好刀，想要手起刀落。結果他發現怎麼也追不上釋迦牟尼佛，他快佛也快，他慢佛也慢，他停佛也停，好像總是保持那個距離，怎麼也追不上，就像影子一樣。釋迦牟尼佛觀察這個人的得度因緣到了，就跟他講了幾句話，當下央掘魔羅就證得阿羅漢果。他前一天還殺了 999 個人，第二天就證阿羅漢果了。這樣的人根機非常猛利，就是典型的「證羅漢於一聽」。但是劉虬不認為是這樣。

其實，這就是「遇」。前面遇到邪師，就猛烈地殺人；後面遇到釋迦

牟尼佛，兩句話就證阿羅漢了。「但以遇緣有異」，這句話是善導大師說的。眾生往生不往生，往生之前的根機、根性如何，就是「但以遇緣有異，致令九品差別」。

「聞此論事，亦當不信」，這也是針對前面那個提問的人說的。他聽到往生極樂世界的人不存在我們娑婆世界這種「常倫諸地」，也不存在十地階次，他表示懷疑，不相信，「那麼快速就證得淨心菩薩的境界了？」他不相信。

下邊曇鸞大師就講了一句特別經典的話：

夫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謂之不然，亦其宜也。

「夫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這是非常之言，怎麼可能入得了尋常人的耳朵呢？非常之言必須是非常之人才能信，長了非常之耳，入得非常之心，才能信得了。

誰是「非常之人」？你們都是「非常之人」。所以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聽到極樂世界，「哈哈！」聽到念佛就能去，「哈哈！」這都是下士，都是常人，非常之言入不了他的耳朵。

我那天講《大經五要文淺講》，有一個人就說：「你們這麼多人，怎麼沒一個人講的是佛法？」說完轉頭就走了。我講的是非常之言、非常之法，他想聽常人之法，我這兒沒有，沒辦法。

「謂之不然，亦其宜也」，他說我講的不是佛法，對，沒錯，當然是這樣，他是「常人」嘛，我講的是「非常之法」。所以，如果你們以後出去跟人講「淨土法門念佛就能往生」，對方懷疑，太正常了，「謂之不然，亦其宜也」；如果一說，對方就相信了，才有點反常，那基本上算是大根機。

「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這句話嚴格來說不是曇鸞大師原創的，《莊子》裡有類似的語句。《莊子》的原句是這麼說的，「大聲不入於裡人之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大聲」就是非常高雅的音樂。「裡人」就是農村人、莊稼漢，不是讀書人。所以，「陽春白雪」就對「下里

巴人」，彈奏陽春白雪，下里巴人欣賞不了，這就是「大聲不入於裡人之耳」。我們現在也是，要是沒點兒音樂涵養，聽莫扎特、貝多芬，就覺得好像還不如流行歌曲好聽。

「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話說高了，大部分人是很難接受的，因為大部分人都是庸人，高人稀少。

《莊子》後面還有兩句「井蛙不可語於海，夏蟲不可語於冰」。對井底之蛙，你沒法跟牠講大海的事，牠的世界就那麼大，只有井蓋那麼大。你說「大海是如何如何的」，牠說「啊？有四個井蓋那麼大？不能吧？」如果你跟牠說四百個、四萬個，牠的腦袋就炸了。

「夏蟲不可語於冰」，這只蟲子的壽命只有十天半個月，夏天還沒過完，牠的命就沒了。你跟牠講冬天下雪啊、結冰啊，蟲子想像不出來。

所以，「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這句話應該是從《莊子》裡來的。

在善導大師的著作裡，好多地方都講到極樂世界「不從一地至一地」「超出常倫諸地之行」。比如「到彼華開聞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十地的願行自然就彰顯出來了。還有「微塵故業隨智滅，不覺轉入真如門，大小僧祇恆沙劫，亦如彈指須臾間」，一般所謂的修行成佛，都要三大阿僧祇劫，但是到了極樂世界，就像一彈指這麼快。

⑦稱名易故，遇無空過

關於不虛作住持功德，再補充一點內容，就是為什麼能夠「遇無空過」？當然，我們前面說的比較多的是佛的願力不可思議，「願以成力，力以就願；力願相符，畢竟不差」，從這個角度說的多。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阿彌陀佛設定的方法決定了「遇無空過」。怎麼說呢？他如果把這個方法設定得很難，我們就會空過。如果不只是稱名往生，而是以別的行法來往生，布施啊、持戒啊，或者達到某種清淨心，如果以這個作為本願來往生，就有很多空過的，但凡達不到條件的，就都空過了。

所以，法然上人講過一句話。當然，我們現在講淨土法門的時候，

也經常這麼說。但是從文字上最早這麼闡發的，其實是法然上人。他說：

問：一切善業，各有利益，各得往生，何故唯勸念佛一門？

善導大師在《般舟讚》裡也說「一切善業迴生利，不如專念彌陀號」。比如要門，修定散二善迴向，都能往生，為什麼要獨獨勸念佛一行呢？

答：今勸念佛，非是遮餘種種妙行。只是男女貴賤，不簡行住坐臥，不論時處諸緣，修之不難。乃至臨終願求往生，得其便宜，不如念佛。故知念佛易故，通於一切；諸行難故，不通諸機。

就是說念佛容易，正是因為它容易，所以通於一切。諸行很難，所以不能遍通諸機，有的根機可以，有的不行，就不能「遇無空過」。

然則為令一切眾生平等往生，捨難取易以為本願歟！

下面是關鍵的一段：

若夫以造像起塔而為本願，則貧窮困乏之類定絕往生望；

如果阿彌陀佛當初發願，不是念佛往生，而是「你給我造一座大塔，造成了就往生，造不成，對不起，什麼時候造成了，什麼時候再往生」。但是，不管這個塔是高是矮，大部分人都沒有那個資財，沒有那個閒錢，還不能果腹呢。那怎麼辦？「則貧窮困乏之類定絕往生望」，就不能往生了。

然富貴者少，貧賤者甚多。

我們仔細去看看，從古至今都是富貴的少，貧窮的多。

早上我們去趕集，發現比超市的人多很多，比大商場的人就多更多了。大部分人還是喜歡趕集，為什麼？便宜啊，一個餅才兩塊錢，這要放到超市都十幾塊了。因為普通老百姓還是佔多數。

若以智慧高才而為本願，則愚鈍下智者定絕往生望；

如果說「聰明的我才要；你笨，對不起，我這兒只收高智商的，智商不達到 170，你就別求往生了」。阿彌陀佛沒有發這樣的願，要不然我們大部分都不行了。

然智慧者少，愚癡者甚多。

聰明人少，大部分都是普通智商的。這是一種。

若以多聞多見而為本願，則少聞少見輩定絕往生望；然多聞者少，少聞者甚多。

所謂「多聞多見」，就是這個人見多識廣，不管是通過閱讀，還是遊歷，還是跟人打交道，反正什麼事都知道，天文、地理、歷史，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或者來到佛門裡，對各種法門都非常熟悉。如果以這個作為本願的話，大部分孤陋寡聞之輩不都完了嗎？

其實，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孤陋寡聞的，可能就對念佛法門的道理熟悉一點，有時候上課，引兩句天臺宗的、唯識宗的話，我看底下的人都有點蒙圈，就不熟悉。

若以持戒持律而為本願，則破戒無戒人定絕往生望；

如果佛當時發願：「比丘二百五十條戒、居士五戒、菩薩戒等等，持守得很好，纖毫不犯，這樣才能往生；否則對不起，極樂世界的大門是關著的，什麼時候持戒清淨了，你再來敲門。」那就完了啊！

然持戒者少，破戒者甚多。

正法、像法、末法的標誌，就是看一個人持守戒律的情況。正法的時候，肯定持守得最好；像法慢慢就不行了；到了末法就更差了；要是到了法滅的時候，我們這樣的人都是「大德」，人家看到我們都得仰視，就像看見佛一樣，「啊！這個人持戒太圓滿了！」這都是相比較而言的。

阿育王的國師優婆鞠多，他的威儀拿到佛那個時候，跟六群比丘都不能相比。經上說，六群比丘持守戒律，以及他們的威儀，勝過龍樹、天親。所以，如果真要以這個作為本願，大部分人就漏掉了，空過了。

自餘諸行，準是應知。

上面列舉了幾種情況：有錢的、智慧的、多聞的、持戒的。以此類推，其他的就知道了。而且還把有錢的放在前面了，因為世俗人都挺看重這個的。

當知以上諸行等而為本願，則得往生者少，不往生者甚多。

除了稱名這個簡單的行法作為本願之外，任何的行法都會漏掉很多眾生。

然則彌陀如來，法藏比丘之昔，被催平等慈悲，為普攝於一切，不以造像起塔等諸行為往生本願，唯以稱名念佛一行為其本願也。故法照禪師《五會法事讚》云：「彼佛因中立弘誓，聞名念我總迎來。不簡貧窮將富貴，不簡下智與高才，不簡多聞持淨戒，不簡破戒罪根深。但使迴心多念佛，能令瓦礫變成金。」

這段說得很明白，為什麼佛以稱名為本願？就是因為稱名簡單。上到百歲的老人，彌留之際，不行了，只能說一句話，甚至說也說不出來了，他心中想到佛來接引，想到「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都行。下到兩三歲的小孩，你教他念佛，一學就會；甚至是八哥鸚鵡、小貓小狗都可以，這樣才能「遇無空過」。

佛想這個辦法想了多久？「五劫思惟」。所以，這是很重要的，這是能夠達成「遇無空過」的原因，就是因為稱名簡單容易。

所以，佛教流傳到現在，別的法門，名相還在，義理也有人研究，像天臺、禪宗，但是實際修持的人少之又少。既有教義，也有人踏實修持的，就是淨土法門了。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根機不行，根機在慢慢下滑，只有這個簡單容易的法門能修持得來。

普勸念佛

蓮池大師有一首《普勸念佛文》，很形象地表達出「遇無空過」。

若人富貴，受用現成，正好念佛。
若人貧窮，家累甚少，正好念佛。
若人有子，宗祀得托，正好念佛。
若人無子，孤身自由，正好念佛。
若人子孝，安受供養，正好念佛。
若人子逆，免生恩愛，正好念佛。
若人無病，趁今健康，正好念佛。
若人有病，切近無常，正好念佛。
若人孤寡，孑然無礙，正好念佛。

若人遇難，遭逢如此，正好念佛。
若人年老，光景無多，正好念佛。
若人年少，精神清利，正好念佛。
若人處閒，心無事擾，正好念佛。
若人處忙，忙裡偷閒，正好念佛。
若人出家，逍遙物外，正好念佛。
若人在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
若人聰明，通曉經義，正好念佛。
若人愚魯，別無所能，正好念佛。
若人學禪，悟得唯心，正好念佛。
若人修仙，求無量壽，正好念佛。
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
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
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
若人悟道，悟須佛證，正好念佛。
普勸世人，火急念佛，九品往生，
花開見佛，見佛聞法，究竟成佛，
始知自心，本來是佛。

寫得確實很好，好像總能找到正好念佛的理由：富貴的、貧窮的，有子的、無子的，孝子、逆子，有病的、沒病的，孤寡的、遇難的，年老、年少的，處閒的、處忙的，出家、在家，愚魯、聰明，學禪、修仙，持律、參禪，看經、悟道……沒有一個不適合，沒有任何時候不適合，沒有任何地點不適合，什麼時候都正好念佛，是不是叫「遇無空過」呀？

但凡遇到的，不管在什麼時間遇到，在哪兒遇到，什麼人遇到，在什麼情況下遇到，都是正好念佛。

深谷救人喻

關於「遇無空過」，還有一個比喻，讓我們好理解，而且跟我前邊講

的法然上人的那段話相關。

比如，一群人去一座山裡玩，遇難了。可是遇難的情況不同：有些人在山谷底，上不來了；有的在山腰偏低一點；有的可能是在山尖上下不來了……總之，這幫人全都遇難了。

這個時候救援隊來了，他想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救上來，然後就從直升機上吊了一根繩子下來，說「你們只要抓住這根繩子，我就把你們一下子全都拽上來了」。

你們說，救援的這根繩子放到哪兒比較合適？放到半山腰行嗎？不行，底下的人就漏掉了，空過了。所以，一定要放到最底下。也就是說，如果在谷底的人，他都能攀上這根繩子，等於所有人都有救了。

阿彌陀佛選擇念佛作為本願，就是這個道理。他選了一個最簡單的方法，簡單到最谷底的人，也就是五逆十惡，根機差到極點的人，都能修持得來。他都能修持得來，在他以上的，不管是善人、菩薩，哪怕是高位的菩薩，都能攀著這根繩子，最後都能上去，出六道，成佛。

③總結

我們總結一下不虛作住持功德。

為什麼會虛作？因為我們沒有真實功德，「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我們都是虛偽的人、顛倒的人，我們所做的事也一定是虛偽的、顛倒的，都是「豆腐渣」，沒有一件是成就的。所以，在世間我們說「這個人好有成就啊！成就不得了啊！」都是相對來說的，最後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都是虛作住持。不虛作住持，是因為不顛倒、不虛偽、順法性，是真實功德。

曇鸞大師用了很多典故，來說明什麼叫作「遇無空過」。也用了很多典故來說明虛作之相，像慶忌的故事，還有鄧通的故事，這些都是說明虛作。「如斯之事，觸目皆是」，到處都是。「得非作得，在非守在」，如果有一天我們要得到什麼，或者什麼東西在，就要想到這句話。「皆由虛妄業作，不能住持也」，就無法住持。

什麼叫「住」？什麼叫「持」？「『住』名不異不滅。『持』名不散不失」。

「所言『不虛作住持』者，依本法藏菩薩四十八願、今日阿彌陀如來自在神力。願以成力，力以就願；願不徒然，力不虛設；力願相符，畢竟不差：故曰『成就』，這句話要記得。

然後下面就解釋「即見彼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與上地諸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故」，解釋天親菩薩的這句話。說往生到淨土的人，自然得報生三昧，不需要作意去度化眾生。在《大智度論》裡，龍樹菩薩有個比喻，「如人求財，有役力得者，有自然得者」。就好比賺錢，有些人就特別容易，有些人就特別難。有些人出大汗、出大力，費了老大勁，就賺了一點兒錢，還不多；有些人簡直就像天上掉錢砸腦袋，「自然得者」。你們有沒有「自然得」的？大部分都是「役力得」，有時候「役力」都得不到。到了極樂世界就發財了，都是功德法財，都是自然所得，不需要作意。龍樹菩薩、天親菩薩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往生淨土的。

底下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還要說往生的人「畢竟與上地諸菩薩身等法等」呢？因為很多菩薩都有七地沉空難的憂慮，所以才說證得淨心菩薩，因為淨心菩薩越過了七地沉空難。

底下還有一個問題，一般人不敢相信往生淨土就「超出常倫諸地之行」。曇鸞大師得出一個總結論，「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他方淨土何必如此？」他方淨土不需要這樣。

然後打了一個比喻，就是好堅樹喻，這個比喻來自於《大智度論》，不是曇鸞大師的原創。這棵樹在百歲裡已經長成了，一百年裡在地下一直長著呢，一百年之後厚積薄發，普通的松樹就會懷疑。像當時的劉虬就懷疑了，「證羅漢於一聽，制無生於終朝」，他不相信。

所以，曇鸞大師就得出一個結論，「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這話特別能給我們安心，我們遇到別解別行、異說異見的時候，對方的氣勢一上來，有時候挺嚇人的，有些沒有主見的人，很容易就被勸動了。

那時候我們就要想到曇鸞大師這句話，「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

然後底下說「謂之不然，亦其宜也」，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他懷疑，他大笑，正常，「亦其宜也」；如果不這樣，就不正常。

(9) 佛八種功德次第

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講完之後，觀佛八種功德就結束了，下來就是觀菩薩四種功德。在講菩薩四種功德之前，曇鸞大師稍微總結了一下，我們讀一下：

略說八句，示現如來自利利他功德莊嚴次第成就，應知。

此云何次第？前十七句，是莊嚴國土功德成就。既知國土相，應知國土之主，是故次觀佛莊嚴功德。

彼佛若為莊嚴？於何處坐？是故先觀座。

既知座已，宜知座主，是故次觀佛莊嚴身業。

既知身業，應知有何聲名，是故次觀佛莊嚴口業。

既知名聞，宜知得名所以，是故次觀莊嚴心業。

既知三業具足，應為人天大師，堪受化者是誰？是故次觀大眾功德。

既知大眾有無量功德，宜知上首者誰，是故次觀上首——上首是佛。

既知上首，恐同長幼，是故次觀主。

既知是主，主有何增上？是故次觀莊嚴不虛作住持。

八句次第成已。

關鍵字是「次第」，這段文字都是在講次第，佛的八種功德有一個內在的邏輯關係。

「次第」就是步驟，它有一個內在的相承關係，這個順序不能打亂，也不是隨便說的，待會兒說一下這個，待會兒說一下那個，不是這樣的。所以，祖師的偈子，包括祖師的解釋，都是非常嚴謹的。

「此云何次第？前十七句，是莊嚴國土功德成就」，他沒有上來直

接分析這八首偈子的次第關係，而是先把觀國土莊嚴的十七種功德成就列在前面。

「既知國土相，應知國土之主，是故次觀佛莊嚴功德」，這有點像電腦程序裡的一種功能，叫折疊功德：下面是一個層級，上面是一個更高的層級；這個更高的層級一點開，下面有十七個小欄目。國土十七種功德跟佛的八種功德是同一個級別的，但是曇鸞大師在說的時候，是把國土十七種折疊到了一塊兒。所以，他這裡分析的是：觀國土功德成就跟觀佛八種莊嚴功德是什麼關係？就是「既知國土相，應知國土之主」，是這麼一種邏輯關係。

就好像我們到了一個地方，「真漂亮！這家房子也漂亮，園子也漂亮，還種了各種植物」。看完之後就想問：「這是誰家呀？」這裡也是一樣，「既知國土相，應知國土之主」，極樂世界誰是主呢？阿彌陀佛。這時候就觀阿彌陀佛。觀佛的時候分八個方面，所以有八種功德。

「彼佛若為莊嚴？於何處坐？是故先觀座」，佛很莊嚴，那他坐在哪兒呢？其實這跟《觀經》也是吻合的，《觀經》十三種定觀也是先觀佛的座，觀完佛的座之後才去觀佛的像。所以，《往生論》的偈子跟淨土三經都是一以貫之的。觀座的那首偈子大家還記得嗎？「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台」，很大，一片花瓣就「縱廣二百五十由旬」，整個蓮花座估計得有太陽系那麼大。

既知座已，宜知座主，是故次觀佛莊嚴身業」，是誰坐在這麼微妙的大寶蓮花上呢？就是阿彌陀佛。我們的眼睛先看到的是佛的身，偈子是怎麼說的？「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群生」。「一尋」是多長？對，是「同身旬」，《觀經》上說佛的身高是「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所以佛的兩臂伸開，大體上也是這麼長。「相好光一尋」，光就有那麼大。這是觀身業。

「既知身業，應知有何聲名」，佛的名聲，微妙不微妙？傳得多遠？「是故次觀佛莊嚴口業」，這個是怎麼說的？「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

「既知名聞，宜知得名所以」，佛有這麼微妙、傳得這麼遠的名聲，是為什麼呢？是不是虛名啊？「是故次觀莊嚴心業」，這首偈子是什麼？「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佛的心業有種種，但是根本來說就是平等心。

「既知三業具足，應為人天大師」，「三業具足」就是身、口、意三業都圓滿具足佛德，那就是「人天大師」，就是九界眾生的導師。「堪受化者是誰？」誰可以做佛的學生呢？「是故次觀大眾功德」，這是怎麼說的呢？「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

「既知大眾有無量功德，宜知上首者誰，是故次觀上首——上首是佛」，這是怎麼說的呢？「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這個地方，有的法師也把「上首」解釋成上首弟子，像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但我還是比較傾向於是指佛。因為曇鸞大師說得很明白，「上首是佛」，就是佛的領導力。

「既知上首，恐同長幼，是故次觀主」，「恐同長幼」，就是恐怕跟世俗所說的長幼關係混淆起來，怕人起等閒之心，所以又觀主功德。這首是偈子是怎麼說的？「天人丈夫眾，恭敬繞瞻仰」。

「既知是主，主有何增上？是故次觀莊嚴不虛作住持」，觀完主功德之後，他為什麼能做極樂世界的教主？他有什麼樣的增上功德？他跟其他佛不一樣的地方在哪兒？就是不虛作住持功德。怎麼說的？「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這裡就是八種功德的一個總的落腳點。也可以反過來說：就是因為阿彌陀佛有這樣增上、不虛作的住持功德，所以他能夠做主；然後能為大眾之上首；可以教化人天，成為人天之師，教化九界眾生；有這樣的平等心業；有這樣微妙的聲名、口業；有這樣的身業；進而他能夠坐在這樣微妙的大寶蓮花上。所以，也可以反過來看。

「八句次第成已」。

佛的八種功德，前四種說自利的多，比如身業要坐寶座，口業、意業、心業，講自利的多；後四句講利他的多。天親菩薩的原話是「略說八句，示現如來自利利他功德莊嚴次第成就，應知」。所以是兩部分，前

四句偏重於自利，後四句偏重於利他。

3. 觀菩薩四種莊嚴

翻到《聖教集》269 頁，今天我們學習觀菩薩莊嚴。

次觀安樂國諸大菩薩四種莊嚴功德成就。

(1) 何故觀菩薩功德

前面講佛的八種功德，這裡講佛菩薩的四種功德，有人就問了一個問題：

問曰：觀如來莊嚴功德何所闕少，復須觀菩薩功德耶？

我們觀佛的八種功德不就夠了嗎？何必再畫蛇添足，還要觀菩薩的四種功德呢？佛是最圓滿的，已經觀到最圓滿的佛的八種功德了，何必再去觀不圓滿的菩薩的功德呢？他問的也有一些道理。

我們看看曇鸞大師怎麼回答。

①王臣喻

答曰：如有明君，則有賢臣。堯舜之稱無為，是其比也。若使但有如來法王，而無大菩薩法臣於翼讚道，豈足云滿？

這是第一個原因。

就像有明君就有賢臣一樣。比如上古時候的堯舜，他們是無為而治。舜做皇帝的時候，其實有四個大臣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水利方面，是大禹。在農業方面，當時有個叫稷的人，他做了非常大的貢獻。還有一個是法制上的，叫皋陶，也非常有名，學法律的應該都知道，最早的刑法就是皋陶設計，非常合理。還有一個管祭祀的，相當於現在負責教育、宗教的，叫作伯益。這四個大臣。

明君跟明臣是相輔相成的：沒有明君，君主沒有眼光，他也不會把賢臣提上來，不會重用賢臣；沒有賢臣，也不足以讓明君的很多想法得到落實。所以，君臣是相互作用的。

像唐太宗、魏征，如果不是唐太宗有那樣的心量，換個皇帝，魏征的頭早都落地了。據說唐太宗很怕魏征，有一次唐太宗正在屋裡玩鳥，魏征進去了，唐太宗很怕魏征看見，就把鳥放在袖子裡。魏征其實看見了，知道他玩物喪志，然後就說完這件事、說那件事，說完那件事、說這件事，就不走，後來這隻鳥就被捂死了。大家想想，如果換了一個別的皇帝，那不可能啊。所以，明君、賢臣是相互的。

佛跟菩薩也有這種關係。相對來說，佛就是「明君」，菩薩就是「賢臣」。如果沒有佛，菩薩就沒有師父了；反過來，沒有菩薩，佛孤零零的，就像下面一句所說的：

若使但有如來法王，而無大菩薩法臣於翼讚道，豈足云滿？

「翼」是鳥的翅膀，由這個意思就衍生出「側面」的意思。我們看佛像，一般佛在中間，文殊、普賢、地藏，他們就在旁邊作為輔翼，像鳥的翅膀一樣。所以，龍樹菩薩《大智度論》裡說：「佛為法王，菩薩為法將，所尊所重唯佛世尊。」是這麼一種關係。

「若使但有如來法王，而無大菩薩法臣於翼讚道，豈足云滿？」這樣佛教化的功德就不圓滿。

②薪火喻

亦如薪積小則火不大。

就像我們燒火的時候，只有幾根柴，火很難燒得很旺、很大；反過來，柴很多，眾人拾柴火焰高，火就會燃得很大。佛跟菩薩就是這種關係。

甚至佛跟佛都互相幫襯，有句話叫「一佛出世，千佛擁護」。釋迦牟尼佛來到我們這個世界，他的很多弟子都不是凡類，都是東方什麼佛、南方什麼佛，或者是某個菩薩化現成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都不是一般的弟子，都是來幫釋迦牟尼佛演好一場戲的。

我們看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從頭到尾只有一個人，那叫獨角戲，都不愛看吧？一台戲裡又有主角，又有配角，男主角、女主角，一號、二號，還有反派，這台戲就特別好看，非常精彩。

不光佛和菩薩是這種關係，這些大祖師來到我們這個世界應化的時

候，都會帶著一幫人來。像鳩摩羅什大師，他有十個弟子是最優秀的，其實他的弟子特別多，但是有十位特別優秀，像道恆、道生、僧肇，這些都是鳩摩羅什大師的弟子。這些弟子跟他們的師父，就像星星跟月亮一樣，眾星捧月的感覺；如果沒有星星，月亮就孤零零的。

包括玄奘和窺基也是，如果沒有窺基大師，玄奘大師的很多東西，尤其是唯識宗，就不一定能夠創立起來。窺基大師才是唯識宗的實際創始人，玄奘大師是奠基者，有這樣的弟子，他的事業才得到延續。

天臺宗也是，智者大師有個弟子叫灌頂，如果沒有灌頂法師，就沒有天臺三大部。灌頂大師非常優秀，他把師父所講的東西全部記下來編成書，那時候沒有錄音機，像《法華文句》《法華玄義》，全都是灌頂法師當時記下來的筆記。

善導大師也有好多著名的弟子。

③於翼讚道

如經言「阿彌陀佛國有無量無邊諸大菩薩，如觀世音、大勢至等，皆當一生於他方次補佛處」。若人稱名憶念者、歸依者、觀察者，如《法華經·普門品》說，無願不滿。

菩薩會「於翼讚道」，「讚」就是支援、扶助。比如像阿彌陀佛，他身邊就有觀世音、大勢至這樣的大菩薩，而且攝化力是非常強的，名聲比他們的師父差不了多少。比如觀世音菩薩的名聲，在我們這個世界，就跟阿彌陀佛差不了多少，觀世音菩薩跟阿彌陀佛幾乎是齊名的，這樣就會起到「於翼讚道」的作用。尤其觀音菩薩，「若人稱名憶念者、歸依者、觀察者」，眾生就「無願不滿」，這是非常好的一種善巧。這是從佛那邊說的。

④菩薩愛樂功德

如果站在菩薩這邊說呢？

然菩薩愛樂功德，如海吞流，無止足情。

菩薩也需要這麼做，也需要追隨佛，不離佛。首先，這是做弟子的

本分；另外，他在這個過程中會獲得功德。

菩薩的心是什麼心呢？他求法的心是「菩薩愛樂功德，如海吞流，無止足情」。這個比喻特別好。像大海一樣，「如海吞流」，特別形象。長江、黃河，所有的河流全部都流向大海。「無止足情」，大海不會說「別流了，長江長江停一停，我這兒滿了」，它不滿足，永遠不滿足，「越多越好，儘管流，使勁流，日夜不停地流，你流多少我要多少」。菩薩學法，就應該是這麼一個勁頭，怎麼學也學不夠。

我們念佛人有時候容易滿足，為什麼呢？「說來說去不就一句話嘛，『念佛必往生』」，還沒法反駁他，確實就是這一句話。但是說實在的，如果你總是這麼想，「這一句話我都懶得聽了」，那就說明有點兒問題。

按說一個真心願往生的人，願往生的心很深切，心心念念都是這樣一個心，他會特別願意聽到這句話，或者跟這句話相關的一些話。

我們在座的各位，難道你們不知道念佛必定往生嗎？知道。但是你們為什麼還來呢？「如海吞流，無止足情」啊，「愛樂功德」啊，你們都是「愛樂功德」的，所以特別願意聽，怎麼聽也聽不夠。

因為不聽這些，就是聽世俗的話：房子、車子、孩子、賺錢、房貸，就是世俗那點兒事，無非就是貪瞋癡慢，財色名食。

比如你特別喜歡某一個地方，心心念念就想去這個地方，然後你的耳朵就特別好使，路邊走過來幾個人，他們在討論那個城市的事，你就會側著耳朵去聽。昨天我去了圖書訂購會，回來在地鐵上，我就聽到人家在討論這件事，我就豎著耳朵聽。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就會很喜歡聽，即便你知道了，也還想聽。

「如海吞流，無止足情」，也特別像世間人賺錢的情形。錢越多越好，別的都怕多，錢還怕多嗎？世間貪財的人都是這麼一種心，越多越好。一個人對法有非常強烈的追求心，就不會覺得學法學夠了，不會。

有一次我講完，一位蓮友說：「你們說極樂世界那麼好，你們都去，不也是一種貪嗎？滿地黃金，八功德水，思衣得衣，思食得食，跟我在這個世間貪錢、用錢買東西有什麼區別呢？」從他的眼神裡就傳達出一

字一一俗，他認為求生極樂世界是一件很俗的事。我也沒說太多，因為他不是想要真心跟你探討的心理，他是一種詭辯。其實佛菩薩願意我們「貪」，貪極樂世界的人越多越好；包括學習佛法，貪法，越貪越好。

有一次我去拜訪一個人，他正好有一些佛書，然後說要搬家，這些書不要了，就讓我隨便選、隨便挑。我就抱了兩大摞，幾十本，跟我一塊兒去的居士都不好意思了。但是，當時我就想到這句話，「如海吞流」，所以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抱出去了。因為說實在的，那些書放在那兒，能看的人不多，對他們來說可能就是放在那兒了，真的沒有太大作用。我抱過來，它們現在在書屋，就起作用了。

所以，學法就要拿出這種精神來，沒有夠。像佛新居士，他難道不知道念佛必定往生嗎？他還給大家講課呢。但是你們看他，每次都坐在第一排，每次都「如海吞流」，這就是一種愛法精神。

學法，實際上不是貪。世間所謂的貪，是為自己，服務於自己，想要自己得到什麼。但是學法不是的，是為大家，同時也為自己，所謂「自利利他」。

世尊維針

底下就講了一個釋迦牟尼佛的故事，這個故事特別精彩，每次看都特別感動。

亦如釋迦牟尼如來聞一目暗比丘呬言「誰愛功德，為我維針？」

有一次，釋迦牟尼佛聽到一個老比丘在說話，「呬言」就是呼喊。這個比丘眼睛失明了，肯定是出家之後失明的，因為按正常來說，失明是不能出家的。

他說什麼呢？「誰愛功德，為我維針？」「你們大家誰愛功德呀？給我穿穿針吧」。「維」就是穿的意思。要做針線活，要穿針引線，他眼睛看不到，所以找人幫忙。

爾時如來從禪定起，來到其所，語言：「我愛福德。」遂為其

維針。

佛就自告奮勇，「爾時如來從禪定起」，就從禪定裡出來了，「來到其所」，看來佛是用神通聽見的，肯定隔了好幾個房間呢。

「語言『：我愛福德。』遂為其維針」，所以我有時候也會在朋友圈發一個「誰愛功德，為我打字？」過了一會兒，就有一排人，「我愛功德！」這個典故就出在這裡。

老比丘問的是「誰愛功德」，佛答的是「我愛福德」，這個場景感不感人？佛來到這個老比丘面前，把針線拿過來，很小心地穿過去，穿完之後拿給他。

爾時失明比丘暗聞佛語聲，驚喜交集，

又驚又喜，換作我們也是這種心情吧？「驚」是很驚訝，「呀，我這事都驚動佛了，這麼一點小事，佛都親自來了，佛德尊高，不敢輒然輕動啊」。同時又感到歡喜，為什麼歡喜呢？覺得受到佛的關照，當然感到很歡喜。

白佛言：「世尊，世尊功德猶未滿耶？」

「白佛言」，於是對佛說。

「世尊，世尊功德猶未滿耶？」「佛，您老人家功德還沒圓滿嗎？還要修這樣的福德來湊數嗎？讓功德更圓滿嗎？」

佛報言：「我功德圓滿，無所復須。但我此身從功德生，知功德恩分故，是故言愛。」

「佛報言」，佛說。

「我功德圓滿，無所復須」，我的功德早就圓滿了，否則怎麼是佛呢？不需要了。

「但我此身從功德生」，我這個佛身是從功德所生的。

「知功德恩分故」，知道功德對我有非常大的恩德。

「是故言愛」，所以說「愛」這個字。

佛多了不起，一點兒架子都沒有。佛經常講一句話「我亦僧數」，「我也是僧中的一個啊。你是僧，我也是僧，大家都是僧人」，讓人感覺

非常隨和，非常親切，一點兒都沒有架子。按說佛是三界最尊的，世間的帝王看見佛都要頂禮膜拜。

如所問觀佛功德，實無願不充。所以復觀菩薩功德者，有如上種種義故耳。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功德與福德

下面講一下功德跟福德。

佛是「兩足尊」，哪兩足尊呢？就是福報跟智慧，福報圓滿、智慧圓滿。有一句話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叫「修福不修慧，大象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這有一個典故在裡邊。有的人注重修福，但是不注重修慧，那會怎麼樣呢？下一世轉生，福報非常大，但是沒什麼智慧，愚癡，愚癡就墮畜生身，投生為大象。但是這頭大象非常有福報，每天有人餵牠最好的東西，給牠洗澡，給牠掛瓔珞，珠光閃閃，然後世間很尊貴的人來騎牠遊街，旁邊的人喝彩，「這大象真漂亮！」這就是福報，是前世修福得來的。

現在很多人家裡不也養狗嗎？寵物貓啊、狗啊。有些狗的福報真不比人小，每天一個雞大腿，然後洗澡，玩，在床上睡，可有福報了。不像我們小時候的狗，每天就吃我們吃不了的餽東西。現在的狗不一樣了，尤其是城市裡的狗，這些狗前世可能都是修行人，修福不修慧，前世修了很大的福報。

反過來，有些人很注重修慧，但是不注重修福。那會怎麼樣呢？他很快證得阿羅漢果。雖然證得阿羅漢果，但是人家就鍋滿瓢滿的，他一出去乞食，不受人待見，那個鉢怎麼托出去的怎麼托回來，沒人給他東西吃，乞食乞不到。

以我們現在來說，有的人非常有頭腦、有智慧、有文采，但是跟他的受用並不匹配。以前我聽說一個特別有名的研究佛教文化的學者，我初中的時候就看過他的書，名聲非常大，寫得文章也非常好。後來我跟一個人交流，提起那個學者，因為他跟那個學者特別熟，他就說，雖然

那個學者名聲很大，但是好像福報不是太高，家裡也窮，一個月工資也沒多少，他出的書買的人也不多，靠稿費也維持不了生計。我當時就特別驚訝，我以為這麼大的一個學者，這麼有名氣，應該很有錢吧？但是沒辦法，前世修慧不注重修福，「羅漢托空鉢」，這種情況也是有的。

佛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佛的智慧是最圓滿的，福報也是最圓滿的。

功德跟福德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在做利益眾生的事情的時候，同樣做一件事，有些人做會變成功德，有些人做會變成福德。

同樣一件事，比如把粥拿到街上去施粥，同樣都是施粥，十個人就有十種效果，有些人就轉成功德，有些人就變成福德。當然，福德也不是不好，但是跟功德比，它不一樣。「功」是「修德有功」，你修這件事情有功行，跟自性相契，引發出自性天然的功能。這種功能是幹什麼用的呢？是讓你清淨、讓你自在的。福報不一樣，福報是讓你享用、享受的，是帶著執著心的，享受的時候特別開心、特別高興，但是它起不到功德的作用，它不會讓你感覺到很自在，甚至有時候洪福來了，業也跟著一塊兒來了，福大業大。像世間有福報的人，是是非非也跟著一塊兒來了。但是功德不會，有功德的話，就不會招來這些負面的東西。

所以，同樣做一件事，是福德還是功德，就看你做的時候心態是怎麼樣的。如果你的心態是「三輪體空」的，「我就是為了讓眾生在這麼冷的天喝到一碗粥，僅此而已」，這就是往功德的方向走了。如果說「我施了十碗粥，將來能變成十萬塊錢，或者十套房子……」，這就沒有功德可言了，就是福德了。或許你將來真的能得到好報，但這跟功德沒關係，這是福德。

所以，就看你執著不執著，你是執著心，功德就變成福德。一切的善行善念，你執著去做就是福德，不執著就是功德。

（2）長行釋觀菩薩功德

翻到長行部分，《聖教集》316頁，看觀菩薩功德成就。

觀菩薩者：

云何觀察菩薩莊嚴功德成就？

「觀菩薩者」，因為上邊是觀佛，這裡是觀菩薩。

「云何觀察菩薩莊嚴功德成就？」怎麼叫觀菩薩的莊嚴功德呢？

觀察菩薩莊嚴功德成就者，觀彼菩薩有四種正修行功德成就，應知。

哪四種呢？第一種就是「不動遍至」；第二種是「一念遍至」；第三種是「無餘供佛」；第四種是「遍示三寶」。這四種叫作「正修行功德成就」。

「正」是相對於「邪」的。但是這裡的「正」，標準是比較高的。我們說「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等等，這個要求還不高。而這裡說的「正」，是指絕對的「正」。

真如是諸法正體。體如而行，則是不行；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體唯一如，而義分為四，是故四行以一「正」統之。

這個「正」，是從這兒出來的。「真如」，就像我們在《心經》裡經常看到的那幾句話，「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就是「真如」。「體唯一如，而義分為四」，是從佛性的真如本體而出，所以這是絕對的「正」，「是故四行以一『正』統之」。

所以，在聖道門裡，一個修行者如果沒有開大悟，他所有的修行其實是盲修瞎練，沒有進入真實的修行。

「體如而行，則是不行；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這句我們在前面講過很多次了，在這方面曇鸞大師發揮得特別多。就像坐車一樣，車上的人感覺不到動相，坐在高鐵裡跟坐在家裡差不多，但是高鐵在飛速地前進，每小時三百五十公里，非常快。這就是「不行而行」。

其實念佛跟這個差不多，我們念佛的當下，其實是在高速地修行，但是我們沒有感覺，因為我們在裡面就像坐在高鐵裡沒有感覺一樣，感覺不到動相，只有在對比的時候才能發現。所以印光大師說「莫訝一稱超十地，須知六字括三乘」，不要驚訝於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就超過十地菩薩的修行，這是對比的時候才感覺到，不對比就完全沒感覺。當極樂世界的大門一打開，才發現「哇，原來我這麼有修行啊！」為什麼？

因為「體如而行，則是不行；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凡夫達到這樣的修行，按說是不可能的；聖道門達到這一步，要相當的功夫。

蘇東坡的故事

蘇東坡前世是五祖戒和尚。這個五祖戒和尚不是弘忍大師，不是六祖惠能的師父。「五祖戒」是連著讀的，是另外一個人，也是非常有修行的，是唐朝人，在當時名氣非常大。但是那一世他破戒了，據說他已經開悟了，就是修慧，在慧上修得多一點，所以他轉生成蘇東坡的時候非常有文采，腦子超級聰明。

以前有人問我，「怎麼知道蘇東坡前世是五祖戒呢？」當時有很多側面的記載，蘇東坡去五祖戒和尚生前的寺院，因為他喜歡到處遊玩。到那個寺院的時候，整個寺院的人都列成兩排迎接他，為什麼呢？全寺的人前一天晚上都做夢，夢見五祖戒和尚今天要來。而且蘇東坡到了自己前世的住處，非常舒心，像回到家一樣。所以，這個可以證明。

蘇東坡這一世名聲大、文采好，也做了很多的好事，他這個人還是很不錯的。但是不如前一世，《印光大師文鈔》裡就說他經常出入妓院。他平時對淨土也比較傾向，他不光是文章好，書法、繪畫都非常厲害。到了晚年的時候，他自己畫了一幅阿彌陀佛像，卷軸的，別在腰裡，人家問他「這是什麼啊？」「此乃我往生西方之公據也」，就是證明，證明我求生極樂世界了，他經常這麼講。

臨終的時候，有人來給他助念了，我們現在叫助念，其實就是有人去送他，是一位出家的法師，叫惟琳法師，也是非常有名的。蘇東坡的方外之交很多，出家朋友特別多。

蘇東坡已經是彌留之際了，快死了，惟琳法師就跟他說：「端明宜勿忘西方。」蘇東坡曾經做過官，官職叫「端明」。「端明宜勿忘西方」，就是你走到人生邊上了，可不要忘了西方。平時都口口聲聲要求生極樂世界，這個時候可不要忘了啊。蘇東坡說了一句什麼呢？「西方不無，但個裡著力不得」。「個裡」是南方話，蘇東坡是四川眉州人。他就指著

自己的心說「西方不無」，西方我也信是有的；「但個裡著力不得」，但這裡使不上勁啊。剛才我們說「不加心力」，他是無心力可加了，他痛啊。人在那個時候，心力是散亂的，沒法聚焦。

這個時候惟琳法師又說：「固先生平時履踐，今此更須著力。」這其實是一種善巧的安慰，等於肯定他平生的修行，「你平時修行都那麼努力，幹了那麼多好事，每天又帶著佛像，又在佛門裡做了很多事，有功德啊」。「今此更須著力」，到了這個時候，拼了老命也得去極樂世界啊，「更須著力」。這時候蘇東坡講了最後四個字：「著力即差。」不能著力啊，著力就錯了啊。說完，這口氣就斷了，到最後佛也沒念出來。

這就是聖道門的一種習氣，他前世是參禪的，他追求的就是「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所謂「不行而行」，就是不能著力，著力是帶有著力相的，著力就錯了，不能著力，「著力即差」。這種習氣一直到臨終都還在，慣性非常的強，所以到最後還是不念佛，因為他講究無相，無相修行，這是一種習氣。

（3）菩薩四種功德

①不動遍至德

釋「不動遍至」

什麼叫「不動遍至」呢？好比我現在坐在這兒不動，但是北京昌平有一個我，弘願寺也有一個我，月亮上還有一個我，地底下還有一個我……哪個地方都有我，「遍至」，但是我沒有動。

一般人可能有點難以理解。比如我們要去一個地方，或者開車，或者動腿，總得動。你說「我去書屋」，說完之後就坐在那兒不動，你等吧，等一萬年書屋裡也出現不了你。在凡夫的境界上就是這樣，但凡要「至」，就得「動」。但是佛菩薩的境界，不動，也「至」了，而且是「遍至」，「遍」就是沒有一處沒有，這是佛菩薩的境界。

「如來」，就是如如不動而來，「如」是如如不動。他雖然沒動，但

是他來了；他來了，但是又沒有來的相，無所謂來與不來。

這有點像空氣，你說「來點空氣吧，我要窒息了」，一般情況下不用這麼祈求「空氣趕緊來我的鼻子裡」，因為它就充斥在你走到的任何一個地方。佛也是一樣，他本身就充斥在一切法界中。

略釋偈頌

翻到《聖教集》270頁，看菩薩的第一種功德——不動遍至德。

**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
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

「安樂國清淨」，這是講西方極樂世界是清淨的，「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

「常轉無垢輪」，這是在講安樂國的菩薩們。這首偈子，它把很多的意思省略了。因為這裡是講觀菩薩的四種功德，所以是菩薩們在「常轉無垢輪」。「常」就是恆常，不休息。不像我們這個世間，上五天班，休息兩天，過年有年假，五一有五一的假，十一有十一的假。極樂世界的菩薩們不放假，「常轉無垢輪」。放假是娑婆世界眾生的需要，就像充電一樣，充點電，放放電，放完了，再充點。人也是一樣，工作累了，休息放假充電，然後再繼續放電。但是極樂世界的菩薩，永遠都是充滿電的，而且他本身不耗電。像《華嚴經》裡講的，菩薩「永無疲厭」。

「無垢」，這在後面長行部分有講到，它其實是形容佛德的，清淨無染。這其實就是指「法」，我們三皈依的時候，「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兩足尊，皈依法離欲尊，皈依僧眾中尊」，因為「離欲」，所以是清淨的，所以「法」是清淨的，又叫「無垢」。

「輪」，我們說「法輪法輪」，「輪」就是講法。當然，佛菩薩的講法不像我們這樣必須口宣，他是六通同時進行的。

為什麼叫「輪」呢？一是代表它像轉輪聖王的輪寶一樣，據說這個輪寶特別的厲害，轉起來都能把大山摧破。所以，它一方面代表佛菩薩的講法能摧破眾生內心剛硬的執著、堅固的執著。另一方面，它代表輾

轉勸化，像一個輪子一樣。

「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這些菩薩們因為有不動遍至的德能，所以能夠化身千百萬的佛菩薩。一般人可能不理解了，「他本來是菩薩，怎麼還能化現成佛呀？」這不是普通的菩薩，其實八地以上的菩薩就可以八相成道了；八相成道，在眾生眼中看到的就是佛。像觀音菩薩也是菩薩，可是在三十二應身裡，就有一應身是應身為佛，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也是同樣的道理。雖然他是菩薩，也可以化現為佛。

這些化佛、化菩薩，都是從法身裡化現出來的，所以有句話叫作「法身如日，報化如光」，菩薩的法身像太陽一樣，化身就像光一樣。太陽只有一個，它不動；它雖然不動，但是每一縷陽光都是充斥在整個地球上，哪裡都看得到。

但是在我們看來，太陽畢竟還是在東昇西落，還是在動，好像不足以表達「不動」。它能表達「遍至」，太陽一照，遍天下都有光明，它能表達「遍」，但似乎不能表達「不動」。所以，後邊又有另外一個比喻，「如須彌住持」，這是表達「不動」。所以是兩個比喻，一個是太陽，一個是須彌山。山給人的感覺就是不動。在《周易》上就是「艮卦」，「艮」就是止，走著走著，看到一座山就停住了，不能動了。

「須彌山」在整首偈子裡出現過很多次。包括「遍」這個字，在菩薩四種功德裡出現了三次，後邊還有「一念遍至」「遍示三寶」，都有個「遍」。

有一首偈子，跟這個意思特別接近，在《華嚴經》上，一般在開光的時候，法師們都會念這首偈子：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
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

「佛身充滿於法界」，佛身是充斥在一切處的，就像空氣一樣，充斥在一切的空間。

「普現一切群生前」，佛菩薩能夠普現在一切眾生面前。

「隨緣赴感靡不周」，眾生有感，佛菩薩就有應。「靡不周」，就是沒有佛菩薩不到的地方。

「而常處此菩提座」，而實際上他的本體在菩提座上一動沒動。這首偈子跟不動遍至德所表達的意趣很接近。

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

佛為什麼發這個願呢？

見有佛土，但是小菩薩，不能於十方世界廣作佛事；或但聲聞、人天，所利狹小。

法藏比丘看到很多的佛土裡都是小菩薩。一般說來，七地以前都是小菩薩。

菩薩有凡夫菩薩，有聖賢菩薩。十信位以外的，都算是普通菩薩、凡夫菩薩。十住、十行、十迴向，這叫三賢位的菩薩，我們說「聖賢聖賢」，這是「賢」，但不是「聖」。到了初地以上，這才叫「聖」，聖位的菩薩。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這是「聖」。所以，「成賢成聖」，成賢都不易啊。

七地以前都是小菩薩，因為不到八地菩薩的境界，就不具備不動遍至的德能，所以他「不能於十方世界廣作佛事」，就是他所利有限，他利益的眾生都有限。當然了，再有限也比我們厲害。

「或但聲聞、人天，所利狹小」，如果是聲聞，或者是人天乘的，利益的範圍就更小了，利益的程度也更打折扣。

是故興願：「願我國中，有無量大菩薩眾，不動本處，遍至十方，種種應化，如實修行，常作佛事。」

所以法藏比丘發願說：「希望我將來的國土，沒有小菩薩，沒有聲聞，沒有人天乘這樣的佛法。都是大菩薩，而且都能夠不動本處，遍至十方，就像太陽一樣。」

「種種應化」，各種應身、化身。

「如實修行，常作佛事」，這是八地以上菩薩的境界。「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證得淨心菩薩之後，就是「如實修行，常作佛事」。

當然，我們雖然沒有達到八地菩薩的水準，但是「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稱名的當下，就跟這些菩薩的修行是一樣的。因為「如彼如來光明智相」，這句名號裡面有佛的光明智相。「欲如實修行相應故」，八地以上菩薩這種「如實修行相應」的功德，在我們稱名的當下就能得到，不管是什麼人稱名，在什麼情況下稱名，都是如此。

日影喻

譬如日在天上，而影現百川，日豈來耶？豈不來耶？

這裡打了一個比喻。就像太陽在天上，但是地上的不管是長江、黃河，哪怕是小溝渠，只要有水的地方，太陽在水上都能夠顯現出來。「日豈來耶？」是太陽來到水裡了嗎？「豈不來耶？」它沒來嗎？說它來、沒來，都不合適。你說它不來，那你怎麼看到了呢？你說它來了，你撈起來試試。它是一種應化，有一首偈子說「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當然，佛菩薩的應化，不一定都應化成我們想像中那種寶相莊嚴，他也可能應化成別的。像歷史上的薄荷豬，就是菩薩應化來的。那隻豬特別喜歡吃薄荷，每次殺豬的人去殺別的豬，這隻薄荷豬就跑到那隻豬耳朵邊上哼哼唧唧，用牠的豬語說一通話。那隻豬本來嚇得不行，嚎啕大叫，結果薄荷豬說完豬語，大概就是安慰，或者告訴牠念佛之類的，那隻豬就一聲不吭，哪怕一刀砍下來頭都掉了，都不哼一聲。只要被薄荷豬打過招呼的，就是這樣。後來有明眼人知道薄荷豬來歷不凡，是菩薩化現的，就告訴殺豬的人不要殺這隻豬，這是菩薩應化來的。

覺明妙行菩薩的故事

明末清初的時候有一個人，叫覺明妙行菩薩，他寫了一本書叫《西

方確指》。他有一首偈子，跟我們今天講的「不動遍至」非常像，包括比喻，都很接近。這首偈子是這麼說的：

一月光含千世界，分身無量照群迷。

當知本體原無二，不動莊嚴變化機。

《往生論註》是用太陽作比喻，這裡是用月亮。

關於這首偈子，還有一個故事。覺明妙行菩薩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真有的的一個人，不是有個肉身、有個人在這兒。大家聽說過扶乩嗎？扶乩，乩壇，可能北方不太多，南方非常多。

他們會用一個沙盤，這邊一個人，那邊一個人，是丁字形的。然後這邊的人扶一邊，那邊的人扶一邊。然後你去問它，你問什麼事，它就會在沙盤上寫出回答你的話，有時候是一首偈子。整個《西方確指》就是這麼寫出來的。

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有八個學道的人，學道修仙，想要長命百歲，在一個壇場，請神降壇。這個時候，覺明妙行菩薩就降下來了。一開始告訴他們修仙之道，他們問什麼，菩薩答什麼。後來慢慢引導，就說這些都不究竟，念佛是最好的，就把他們導到念佛上了。

然後覺明妙行菩薩還告訴他們說，他跟這八個人宿有因緣。他在東晉明帝的時候，是娑婆世界的一個人。他家裡很窮，因為貧苦激發了道心，當時就發了一個願，說：「我以宿業受此苦報，若我今日，不得見阿彌陀佛，生極樂國，成就一切功德者，縱令喪身，終不退息。」那時候他就發願要往生極樂世界，因為受貧困的苦，非常苦惱。

發完這個願之後，七日七夜不停地念佛，不吃飯，不睡覺。到了第七天，果真就見到阿彌陀佛相好光明滿十方界，然後在佛前親蒙授記。這是他年輕的時候。後來他又活了幾十年，到七十五歲的時候才往生，「坐脫」，坐著就往生了。

後來，他經常來娑婆世界打轉，這裡說「化佛菩薩日」，他就是挺典型的。那是東晉的時候，然後過了二百多年，到了梁武帝的時候，他又

來了，這時候已經是倒駕慈航來了。他就在北魏的東都，有個淨因寺，在那兒出家，是一個大比丘僧。在那一世，他因為躲避戰亂住在雞鳴山，有八個人跟著他一塊兒學習，就是後邊學仙的那八個人。但是後來因為戰亂，又去別處躲，大家都散了。過了兩年，這個大比丘僧就圓寂了。這是在梁武帝的時候。

然後又過了幾百年，在唐朝，唐僖宗的時候，他又來了，他是清河獻王的長子，權貴之家，後來出家了。然後這八個弟子又湊到一塊兒了，繼續跟他修行。但是很可惜，這八個人還是沒有解脫。做師父的願力多深啊，為了這八個人來了一次又一次。但是這八個人始終都不爭氣，始終沒出去。

這樣又過了幾百年，到了明朝末年清朝初年。而且這八個人還改信仰了，本來是佛教裡的出家人，這一世學道去了，求煉丹術，長生不老，想要身體健康。這個時候，覺明妙行菩薩瞅準了，「這次我就不投胎做人了，我用特別的方式，你們求仙，我就下來」，然後就在沙盤上跟他們講話，告訴他們自己是誰。這是後來才告訴的，一開始是指導他們學道，後來又指導他們念佛。

那八個人就問：「念佛是好的修行嗎？」

覺明妙行菩薩說：「是好的修行，而且是最好的修行。」

「那怎麼念呢？」

覺明妙行菩薩就告訴他們怎麼念。

從那之後，覺明妙行菩薩每一壇都會講念佛的法要，後來就集結成一本書，就是《西方確指》，這本書被蕩益大師選到了《淨土十要》裡面。

印光大師對覺明妙行菩薩也是讚歎有加，說絕對不是假的。本來印光大師特別反對乩壇這件事，但是他對覺明妙行菩薩特別推崇，而且對《西方確指》這本書也特別推崇。

我記得《西方確指》裡講到很多專修念佛的內容，比如「少說一句話，多念一聲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還有很多我們經常聽到的話，都出自這本書。

我們前面說到的那首偈子，它的來歷是怎麼樣的呢？這八個人中的老大，他本來是居士，覺明妙行菩薩讓他出家，去找三昧和尚。三昧和尚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律宗大德，在那個時代是首屈一指的。他找到三昧和尚之後，三昧和尚就問：「誰讓你來的？你怎麼找到我的？」他就說是怎麼一回事，是覺明妙行菩薩讓他來的。三昧和尚一聽就搖頭：「你們被糊弄了。」三昧和尚不相信，「怎麼可能呢？」但是他也不完全懷疑，就想試探一下，說：「到底是真是假，你讓覺明妙行菩薩作一首偈子來。」「作什麼偈子呢？」三昧和尚說：「你就讓他以月亮為題，作一首偈子，是不是真菩薩，我一看就知道了。」後來這個大師兄就回去了。

在一次講壇的時候，這個大師兄就跟覺明妙行菩薩說這件事，覺明妙行菩薩馬上就作了這首偈子，就是剛才我念的那首：「一月光含千世界，分身無量照群迷。當知本體原無二，不動莊嚴變化機。」然後拿給三昧和尚看，三昧和尚說：「絕對是真菩薩！」立馬就給這個老大剃度了。後來這八個人終於都往生極樂世界了。

我講這個故事，意思是說菩薩化現會有各種方式，而且會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來。說不定你家的貓啊、狗啊，你瞧不上的那些人，可能都是菩薩來的。他不一定化現成你想像中菩薩的樣子，說不定對你不好的那個人都是菩薩呢，他就打擊你，讓你切身感受到這個娑婆世界真苦啊！不然你還發不起願生心呢。

治堤喻

如《大集經》言「譬如有人，善治堤塘，量其所宜，及放水時，不加心力。菩薩亦如是，先治一切諸佛及眾生應供養、應教化種種堤塘，及入三昧，身心不動，如實修行，常作佛事」。

這是個比喻，主要說明為什麼八地菩薩可以不動。

「如《大集經》言：譬如有人，善治堤塘」，這是出自《大集經》。就好像有人特別善於做水利專家，有人確實有這個長才，像大禹治水，很明顯就是「善治堤塘」。水怎麼流，怎麼把水引到田里，判斷地勢高、

地勢低，多大的水量流過去，能灌溉多少田，莊稼吃多少水能正好不旱不澇，而且水放進去不會溢出來。這就是「善治堤塘」。

然後在前邊的過程中，他會「量其所宜」，就是丈量土地多大，地勢是高是低，該放多少水，該從哪兒放，該從哪兒拐，就做這件事。

「及放水時」，一旦修成之後，渠也挖了，溝也弄好了，然後把水一放，水流過來，這時候他就「不加心力」，不需要再加心力，因為前邊都已經做好了。他的心力，在前邊設計的過程中就做得完全了，水只要一放過來，就會按照他當初設計的去流，不多不少，恰好。這就是「善治堤塘」。

「菩薩亦如是」，菩薩發願修行，最後度眾生，也是一樣的。

「先治一切諸佛及眾生應供養、應教化種種堤塘」，打了一個比喻，就像治堤塘一樣，菩薩在發願的時候，會深入考察眾生的根機，然後就思維用什麼樣的方法教化眾生。這很困難，要不然阿彌陀佛怎麼需要五劫思惟呢？我們有時候給一個大工程設計圖紙，都要耗費好久的心力，何況是佛要救度眾生而成立一個莊嚴的佛土呢？這是一個大工程。但是，等一切都設計好了，「及入三昧」，這個時候他就可以「身心不動，如實修行，常作佛事」，一切都會按照他發願的樣子進行。

阿彌陀佛也是一樣。阿彌陀佛就是「善治堤塘」，他把十方世界一切眾生的根機通通考察了個遍，在《無量壽經》裡，世自在王佛示現二百一十億諸佛國土給法藏比丘看，一切國土的嚴淨粗妙都放給他看，他知道該攝取什麼，該捨棄什麼。考察完之後，他才發願的，發願用了五個大劫。發願的過程就是「治堤塘」的過程。等到他宣布成佛，一切都水到渠成，都自然而然了。

所以，我們覺得臨命終的時候，佛費了好大勁從十萬億佛土外跑過來，不是的，對佛來說絲毫不費力氣，「不加心力」「不動遍至」，是自然而然的。這個自然，就像秋天葉子落，春天百花放，吃東西會飽，火點著朝上，水潑出去往下，這些都是自然的。念佛人往生，佛來接引，也像這麼自然，甚至比這些還自然，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這有點像我們用的電腦，電腦裡費勁的部分就是編程，你要達成一

個效果，就要用電腦的語言去編輯，編好之後，「不加心力」，它就會按照你編好的程序運行。佛新居士以前經常做一些小遊戲，做成之後，這個遊戲就永遠那麼玩了。

總之，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設計，等它完成之後，就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幾年前設計出來的，幾年之後有人去下載它，它還是當初設計的那樣，不會變的。

而且，這個程序一旦設定好，它是非常精密的，絲毫不差，所以「遇無空過」，因為「願以成力，力以就願；力願相符，畢竟不差」，是一點不差的，這種運行非常周密。

前兩天，我們中國的嫦娥四號探測器在月球背面著陸，這難道是人把它扔上去的嗎？難道是這個人一拍腦子一想，把燃料點著，「砰」扔上去，正好掉在那裡的嗎？不是的，是經過非常精密的計算、設計，沒有電腦是完不成的。這些都是「善治堤塘」。

佛菩薩也是一樣，只不過佛菩薩需要的時間、付出的心力更大。

如實修行

如實修行者，雖常修行，實無所修行也。是故言「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

當然，這是指八地以上菩薩的境界，就是修而無修，行而無行。他沒有修行相，這恰恰是最高的修行、最如實的修行。

我們凡夫在修行的時候，感覺自己「我最近修行進步了；我最近修行退步了」。但凡這麼想、這麼評價、這麼定義的時候，按照實相來說，就已經不是修行了。《金剛經》說「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同理，若修行有修行相，則不名如實修行。所以，如實修行不應該有相。

阿彌陀佛已經把願設定好了，然後「及入三昧，身心不動」，這是從佛那方面來說。從眾生這方面來說，其實眾生也是不動的。什麼不動呢？往生不動。在佛成佛的那一剎那，眾生的往生也確定了。

雖然在這個過程裡有動，就像那八個人一樣，又學道，又學佛出家，一世一世流轉，有一些動相。但是到了明末清初，覺明妙行菩薩用這種

方式讓他們往生，這在十劫之前阿彌陀佛成佛的那一剎那是定了的，這也是「不動」。

所以，道證法師有一句話說得挺好，她說：「每一個眾生往生成佛的電影，在十劫之前都已經拍好了，只不過還沒到放的時候。」每一個都拍好了，你是「坐脫立亡」啊，坐著就走了；還是念一首偈子瀟灑而去啊；還是站著就走了；還是吉祥臥啊；還是病得不行啊；甚至發生意外啊……都沒關係，不管這個電影過程是怎麼樣的，最終結果都是一樣。

長行釋不動遍至德

翻到《聖教集》316頁，看長行部分。

何者為四？

一者於一佛土身不動搖，而遍十方種種應化，如實修行，常作佛事，偈言「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故，開諸眾生淤泥華故。

「不動遍至」就是「於一佛土身不動搖，而遍十方種種應化，如實修行，常作佛事」，這是天親菩薩自己解釋的。

「偈言『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故，開諸眾生淤泥華故」，這是借用了《維摩詰經》裡的一句話，就是「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曇鸞大師後來點出來了。「淤泥」是代表煩惱，讓眾生在煩惱中開出正覺的蓮花。

我們看曇鸞大師的解釋：

八地以上菩薩，常在三昧。以三昧力，身不動本處，而能遍至十方，供養諸佛，教化眾生。

因為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淨心菩薩；證得淨心菩薩，就是八地以上菩薩。所以，但凡是往生者，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薩，這是就境界來說。

「八地以上菩薩，常在三昧。以三昧力，身不動本處，而能遍至十方」，這是他自然的本領。就像豬生下來，牠就吃喝；鳥生下來，牠就會飛；魚生下來，牠就會游水。同樣的，只要證得八地菩薩，就自然具備這個功能

——「遍至十方，供養諸佛，教化眾生」，否則就不是八地菩薩。

「身不動本處，而能遍至十方」，這個功能特別好，我要有這個本事就好了：書屋有一個我，弘願寺有一個我，編輯部又有一個我；一個我在這兒講，一個在編輯部編書，還有一個在寫文章。然後全國每一個城市都分一個我，每一個我都辦一個善導書屋，連鎖店，這個功能太棒了！何況不只是分十個八個，是「遍至十方」，分身千百萬億啊，而且同時在做不同的事。可惜現在還沒有這個本事。

你們也是，比如你們請假了，「師父，我來不了，公司開年會」，或者要去辦什麼事，如果你有不動遍至德，那多好啊，一個去辦事、開年會，一個來書屋聽法，另外一個去哪玩，這不就好了嗎？但是有句話叫「分身乏術」。這一個身體有時候還得病，一得病就剩半個了。

無垢輪釋

「無垢輪」者，佛地功德也。佛地功德，無習氣煩惱垢。

「垢」是一種比喻。善導大師說：「但以垢障覆深，淨體無由顯照。」眾生本來都具足佛性，但是因為有污垢，「垢障覆深」，覆蓋住了，所以佛性的本體「無由顯照」，顯示不出來。

極樂世界的菩薩，能夠「常轉無垢輪」，「無垢輪」就是佛地功德。也就是說，他能夠以菩薩身去講佛法，去講佛才能講的法。其實就是間接說明，往生者就具足佛的功德，只是因為一個淨土只能有一尊佛，所以他稱不為「佛」，但實際上他本體就是佛。

佛為諸菩薩常轉此法輪，諸大菩薩亦能以此法輪開導一切，無暫時休息，故言「常轉」。

「佛為諸菩薩常轉此法輪」，本來是佛給菩薩轉的法輪。

「諸大菩薩亦能以此法輪開導一切，無暫時休息，故言『常轉』」，這些菩薩能夠用佛法開導一切眾生，永無休息，絕對不會說「我放個假吧」，不會這樣講，他不累。

法身如日，而應化身光遍諸世界也。

跟前面的比喻一樣。法身像太陽，應化身就像光，遍滿諸世界。

言「日」未足以明不動，復言「如須彌住持」也。

因為太陽還要動，所以用須彌山這個比喻來說明「不動」。

淤泥華釋

「淤泥華」者，經言：「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蓮華。」

「經」是指《維摩詰經》。

「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蓮華」，蓮花這種東西很奇怪，在高山上見不著它，只有在湖裡、水裡，就是「卑濕」的地方，而且底下都是髒泥，這裡才生蓮花。

這是比喻什麼呢？

此喻凡夫在煩惱泥中，為菩薩開導，能生佛正覺華。

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都在淤泥中。但是善導大師來了，菩薩應化來了，「化佛菩薩日」，化了一個身過來。我們接受他的教法，念佛了，就從煩惱的淤泥中生出清淨願往生心，極樂世界的蓮花不就開了嗎？

我們眾生都想離苦得樂，但是就往生來說，要是沒有苦，還真不行。就好像蓮花，你把它放到沒有泥的地方，不行，蓮花就死了。我們可不就是這樣嗎？

北俱蘆洲為什麼沒有佛法？因為佛去了也沒有用，那裡太幸福了，每個人都定壽一千歲，在這一千年裡，物質極大豐富，不病不老，每個人的精神享受、物質享受都是超一流的，沒有苦，而且不會夭折，沒有意外。所以，佛去了也沒有用，那個地方生不了蓮花。

我們這個世界很好，苦樂參半。這個「苦樂參半」是從兩個層面來說：論個體，人一生是苦樂參半的；論全體，整個人群裡邊，也是分苦人、樂人各半，幸福的、不幸福的，基本上也是參半的。在我們當體的一個心念裡邊，因為有善有惡，善惡交雜，所以導致果上也是苦樂參半。

這樣能夠激發道心，苦能啟覺，樂多廢道。苦惱、煩惱能夠啟發人

的覺心、道心；太快樂了，樂多廢道，就容易沉溺在裡邊。

當然，原來這個比喻倒不是說這個的，在《維摩詰經》上，「高原陸地」是指二乘的阿羅漢，「卑濕淤泥」是指凡夫。

《維摩詰經》上有一句話：

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一切煩惱為如來種」，眾生的一切煩惱是如來的種子。

「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大海裡是藏寶的地方，但是你不到深處，就取不到最好的寶物。最好的寶物是什麼？龍珠。趁龍睡覺的時候，把牠頭頂上的寶珠給偷過來。

在聖道門，煩惱就是敵人。《金剛經》說「云何降伏其心？」「降伏其心」就是降伏各種煩惱的意思。所以，煩惱要降伏，就是對治。聖道門的修行境界，跟降伏煩惱是成正比的，煩惱降伏得多，清淨心顯示得就多，境界就越高。所以，聖道門視煩惱為敵人。

在淨土法門，煩惱是肥料，是滋養我們的，滋養我們的願生心。像韋提希夫人，就是因為她受苦了。如果她一直都是國太夫人，從生到死，養尊處優，一直很幸福，那她絕對不會說出後來那些話。她丈夫被關了，孩子要殺她，她就講了一句話，「唯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

所以，眾生受的苦惱，最後都變成養料，也變成動力。火箭要升空，需要燃料。我們要生到極樂世界，前面受的苦都不白受，都變成火箭升空的燃料。

妙悟法師有句話說得挺好，「苦未吃飽人不乖，人不乖時不念佛」。一個人吃苦沒吃飽，他就不會做一個念佛的乖寶寶，他有各種想法，這麼想那麼想。還有一句話，「雨未落透不退涼，苦未吃飽不念佛」，夏天的時候，很悶熱，雨一直下，下了半天，還是那麼熱，怎麼回事？還得再下，等下透了才涼了。

為什麼我們現場四十歲以上的這麼多啊？甚至五十歲以上的也很多，起碼能佔三分之二，年輕的永遠都是少數。李元松說「年輕的心不懂無常」。如果年輕的人懂無常，那是少年中的「老人」，前世苦已吃飽，心已滄桑，身雖年輕，心已經滄桑了，他的覺悟高。

為什麼年紀大的人心特別實？像我們《往生論註》的課，從頭聽到尾，一堂課沒落的，一個 67 歲，一個 64 歲。「苦未吃飽人不乖」，這就是苦吃飽了，人就乖了。這個「飽不飽」，是需要時間、閱歷的。

只有淨土法門才能夠這樣，「不斷煩惱得涅槃」，淤泥中開出蓮花。所以，淨土宗又叫「蓮宗」，我們的標誌就是蓮花；我們相互之間稱呼「蓮友」；過去組織到一塊兒，叫作「蓮社」。

在《觀經》裡，佛稱讚我們「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把念佛人比作蓮花。芬陀利花是蓮花中最美的一種，就是大白蓮花。為什麼比喻作蓮花呢？因為在我們這個世界，還真找不出另外一種植物，像蓮花長在淤泥中；念佛人也是植根在濁染的世界，五濁惡世的濁染全部都變成滋養的養料。

善導大師把我們稱為「罪惡生死凡夫」，罪、惡、業、苦，這是帶有連帶關係的。當然，最開始是無明，也可以用另外一個詞，「愚」。像《觀經》下下品就說「如此愚人」，佛沒有說「如是罪人」「如是惡人」，而是「如此愚人」。「愚」就代表他迷了。他自己也不想迷，但是他有無明，搞不明白，不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虛偽，什麼是真實，這個時候就會造業，有業就有罪，有罪將來就有苦。然後，這樣一個罪業的表相，在一般人看來就是惡相。有罪有業，展現出來，在外面看，就是惡相。

所以，它是一個鏈條：無明（愚）、業、罪、苦。但是，這些都是蓮花底下的淤泥。淨土法門並不避諱說自己苦啊、罪啊、愚啊。不但不避諱，而且要首先認定自己就是這樣的，我是個罪人，是個愚人，是個惡人，是罪惡生死凡夫。這就是機深信。

機深信越深，法深信就隨之而深，淨土法門在你身上所展現的力量也越切實，力量越強。就像跳水，如果輕輕蹀一下腳，他能彈起來嗎？

得使勁蹦三蹦，最後彈起來，才彈得高。機法深信也是這樣，機深信就是往下壓板，往下壓得有多深，最後彈起來就有多高。

所以，「卑濕淤泥，乃生蓮華」，這個「卑」，我們要從機深信的角度去理解，要知道自己是卑劣的凡夫，又卑又劣。如果你認定自己是「高原陸地」，對不起，蓮花不在那個地方開。所以《無量壽經》說「憍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驕慢的人，剛強難化的人，他老認為自己行，不認為自己卑污，「污」就是髒、煩惱，「卑」就是下劣。他不認為自己是這樣的，他認為自己行，甚至自己認為自己很牛，那就完了，跟淨土法門就不容易相應。

聖道法門因為全靠自力，靠自力就得自己使勁抽鞭子，明明不那樣，也得把自己變成那樣，把心變成那樣。聖道法門經常說一句話，「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我是大丈夫，修行的大丈夫，我所行的一定要超過如來，阿彌陀佛不就是發了四十八願嗎？我得發四十九願、五十願、一百願、四百八十願……聖道門是鼓勵這樣發心的。又說「彼既丈夫我亦爾！」你是大丈夫，我跟你差多少？你是法藏比丘，我比你差很多嗎？「何可自輕而退屈？」要永遠向前，明明不行，裝也得裝出那個樣子來。

淨土法門恰恰相反，「我不行，我真不行」，服軟，認輸，認賬。其實，要讓凡夫接受自己不行，尤其對於驕慢心很重的人，面子很重的人，讓他在心中認定自己不行，其實是挺難的。特別是那些所謂的精英，有能力的人，幹什麼成什麼，學什麼像什麼，你突然讓他認定自己不行，還是挺難的。

其實，我們真的認定自己不行，也不丟面子。為什麼呢？不行才是正常的。而且，比我們更早低下頭來認定自己不行的太多了，龍樹菩薩是第一個。有人問龍樹菩薩：「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龍樹菩薩先罵了他一頓，「你真是軟骨頭，沒用的東西，還要找快速進入不退轉的方法，非是大人志幹之言」。但是他自己說完之後，自己也去找捷徑了，也去找易行道了，自己就變成

了自己當初罵的對象。

龍樹菩薩是第一個這麼幹的，後來就是天親菩薩，再後來就是諸大祖師，他們都認定自己不行，我們認為自己不行，丟面子嗎？認為自己是惡人，這是應當的，這是一種自覺。但凡不能認定自己是惡人的，多多少少都有點慢心在作怪。慢心來自於我執，這是天然的。

五種煩惱，貪瞋癡慢疑，哪個最重？一個是貪，一個是慢。貪跟慢也是有關係的，貪就是貪執「我」，我執我見，由此產生了慢。其實慢心是非常隱避的，有時候自己都難以察覺。你不認為自己是惡人，這個心念當下就有慢心摻雜在裡邊，你自己沒察覺而已。如果你不是惡人，你先說說這輩子吃了多少肉，那些肉不是生命嗎？那些債你不還嗎？

善惡不是以世間的標準去衡量的，是以出世間來看的。在世間，吃肉、喝酒，不算什麼。但是以出世間來看，這是不小的惡，口腹之慾是建立在傷害人家性命的基礎上，這不是惡嗎？

所以，惡不惡，善不善，愚不愚，罪不罪，取決於什麼呢？就看你有沒有自省能力，自省能力多少，自省能力是深是淺、是強是弱。但凡自省能力強的，就會深深地認識到自己是罪惡的。

弘一大師有一次演講的時候，那時候他的歲數都很大了，他說：「出家以後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墮落，身體雖然不是禽獸，而心則與禽獸差不多。」

我們看弘一大師講的話，就有點詫異，有點接受不了。當時我第一次看，就覺得弘一大師太謙虛了吧，謙虛得有點過頭了。其實這不是謙虛，他是學律宗的，反觀內照的能力是非常強的，他時時刻刻在觀照自己，身業、口業、意業犯了什麼，仔仔細細去觀照的時候，就發現很多念頭真的是跟三惡道相應的。

我們一般人沒有這麼強的自省能力，還在那兒沾沾自喜，覺得自己挺行的呢，「你看我今天又幹了啥，明天又幹了啥，我還來書屋聽法了，臘八節又去施粥了、放生了、印經了……」整天算這些看得見的所謂的「功德」，沒有看到自己起心動念，我們有多少貪瞋癡？有多少見不得

人的惡念？我們的觀照力太弱了。

所以，善導大師提出「罪惡生死凡夫」，是自己說自己的。善導大師都稱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因為這些祖師他有足夠的觀照能力。

一個人越是不懂事，眼界越小，越容易自滿、自大。按說他沒有什麼自滿的資本，但就是因為他沒什麼，他才會自滿。古人有一句話，「器小易盈」。這個容器很小，一個小酒盅，很小很小，倒點兒酒，一下子就滿了；如果是大缸，倒很久都倒不滿。

過去我們發過一篇文章，叫《七位大師的懺悔告白》，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把每一位祖師講到機深信，以及對自己的反省流露放到一起，看著真是挺感動的。

所以大家記住這句話，「卑濕淤泥，乃生蓮華」，這個淨土宗裡是特別重要的一句話，就是機深信。

紹隆三寶

最後一句話：

諒夫！紹隆三寶，常使不絕。

「諒」就是確實。「諒夫」，如果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確實如此啊，真的是這樣啊」，就是這個意思。

「紹隆三寶」，「紹」是繼承，「隆」是隆盛，「紹隆」就是繼承跟發揚。

「常使不絕」，希望佛法僧三寶，在一切的時間永遠作為濟度眾生的舟船，永遠在，不讓它絕滅。

②一念遍至德

「一念遍至」跟「不動遍至」很接近，其實兩者是匹配著來的：「不動」，但是「一念遍至」；正是因為「一念遍至」，所以才能不動。

《往生論》的偈子原文是：

**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
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群生。**

略釋偈頌

在《往生論》的偈子裡，有些詞出現的頻率特別高。比如「光」「無垢」「遍」，很多地方都反覆出現。

這裡說菩薩一念遍至，怎麼沒有直接說菩薩身一念遍至，而是說「無垢莊嚴光」呢？其實，身就是光，光就是身。對佛菩薩來說，光就是他的身體，他的身就是光，身、光是不分離的。

當然，佛的光有兩種：一種是常光，一種是放光。常光，就是我們平時看到佛菩薩像後面的背光，是圓的，這是常光。佛到哪兒，常光就到哪兒，就好像跟他的身體成一體了，到哪兒都有這個光明在。還有一種是放光，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機緣下，根據他放光的位置不同，他度的眾生也不同。比如佛要度地獄的眾生，佛的腳板就開始放光；佛要度餓鬼道的眾生，膝蓋就開始放光；肚臍放光，是度畜生道的眾生；胸口放光，是度是人道的眾生；頭頂放光，是度天道的眾生。這在《觀經疏》裡都有講。這是放光。

總之，光即是人，人即是光；光也是心，心就是光。我們看《阿彌陀經》裡問阿彌陀佛為什麼叫「阿彌陀」？回答說「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

這首偈子是在講極樂世界菩薩的光——無垢莊嚴光。比較而言，我們這個世界的光是有垢的，不莊嚴。太陽有黑子；陽光照到人身上，曬久了就會黑、爆皮，會構成傷害，這就是有不圓滿、不好的地方。

佛菩薩的光不是這樣的，是無垢的、清淨的、莊嚴的、不刺眼的。而且這個光是「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我們可能覺得「一念及一時」是不是說得有點重複了？「一念」不就是「一時」嗎？還是不一樣，「念」是心念，「一時」是代表時間迅速。這個光剎那間就照到十方所有佛的佛會，「佛會」就是佛講法的法會，或者是有佛在的地方。這是菩薩的「上求」。還有一個「利益諸群生」，也是在講光，這是「下化」。

菩薩就兩件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在這首偈子裡，「上求」就是「普照諸佛會」，他去供養佛菩薩了，讚歎佛，供養佛，從佛那兒修功德。然後再去利益十方的眾生，也是一念遍至，「上求」跟「下化」都是

一念遍至。

有一首讚佛偈，是講阿彌陀佛的，裡邊有兩句是「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光中化佛」，每道光都化出一尊佛出來。

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

佛為什麼要起這樣的莊嚴呢？

見有如來眷屬，欲供養他方無量諸佛，或欲教化無量眾生，此沒彼出，先南後北；不能以一念一時放光普照，遍至十方世界教化眾生，有出沒前後相故。

見到其他佛國土裡的菩薩，想要供養他方無量諸佛，或者要教化無量眾生，他們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此沒彼出」，比如開始在南京，但是突然在北京化現出來了，南京就沒有了；從北京離開了，又去紐約了，北京又沒了，紐約又出現了。

「先南後北」，先在南邊，後在北邊；或者先在北邊，後在南邊。

總之，他不能夠同時遍至，不能以一念一時放光普照，遍至十方世界教化眾生，有出沒相，有前後相。「出沒」是空間上，「前後」是時間上。空間上不能遍至，時間上也不能同時遍至，這就有所不足。

當然，對我們來說，能「此沒彼出，先南後北」已經很厲害了。但是，阿彌陀佛說這還不夠厲害，有更厲害的，同時遍至。

「此沒彼出，先南後北」，有點像手電筒或者激光，都是光，都是為了照明，但是手電筒跟激光，照這兒的時候，那兒就照不到；照北邊，南邊就照不到；照南邊，北邊就照不到。但是太陽不一樣，太陽一出，整個大地全亮了，不可能這邊照了那邊沒照。「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的狀況，就很像太陽出來了。

是故興願：「願我佛土諸大菩薩，於一念時頃，遍至十方，作種種佛事。」是故言「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群生」。

所以菩薩就發願：於一念時頃，遍至十方，作種種佛事。

《高僧傳》裡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這種情況，可以給大家增加一點感性認識，否則我們難以想像。歷史上真的有「一念及一時，不動遍至」的人嗎？有。《高僧傳》裡記載了一個高僧，叫耆域，是晉朝時的一位西域高僧。

他剛來中國的時候，有一次想過江，船家看他衣衫襤褸的，就不載他，他自己一下子就過去了。過去之後，正好對岸有一隻老虎，這隻老虎把所有人都嚇壞了，大家以為這隻老虎要吃人。但是他一過去，這隻老虎的尾巴就夾起來了，耳朵也耷拉下來，他拍了老虎兩下，老虎就走了。後來就把整個洛陽城的人都給震驚了，「這是個有道高僧啊！」

後來他弘化了一段時間之後，洛陽戰亂，他就想回去了。臨走之前，因為他已經有很多的弟子了，弟子們就說：「師父要走了，您無論如何都要去我家應供一下。」這樣跟他講的弟子有多少呢？有五百弟子。然後他每個都答應了。

到了那天，他就去應供了。應供完之後，這些弟子們特別高興，「我師父只來我家了，真看得起我」。後來大家這麼一說，「啊？明明只來我家了呀！怎麼去你家呢？」第三個人說「去我家了呀，怎麼又去你們家了呀？」後來才知道，五百家每一家都有耆域，每一個耆域都跟他們說不同的話，聊不同的天，吃不同的菜，五百個同時進行。這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一件事。

這不就是「一念遍至」「不動遍至」嗎？這是五百，如果是五千呢？也可以同時化五千。

他走的時候，弟子去送他，他不讓送，弟子非要送，然後就追著他使勁跑，但是發現怎麼追都追不上，不管怎麼跑，都保持一個距離，你快他也快，你慢他也慢，但是看上去他就是慢慢悠悠的，邁著四方步走，但就是追不上他。後來他就在地上用錫杖一杵，說「你們不用送了，我走了」，弟子們就再也過不來了。然後當天，在九百里外的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城市，就傳出了他已經在那個城市的街頭上的內容，也就是他一

天走了九百里。總之，他有很多的神跡。

釋「一時」

「一念及一時」，這裡邊有個詞叫「一時」，這個詞在佛教裡邊經常出現。為什麼佛經不說「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分某地」？我們現在的新聞報道前邊，不都是先把時間、地點、人物、發生什麼事說一下嗎？

佛經不是這樣，它沒有說哪個時間點，或者說佛在多少歲的時候、阿難多少歲的時候，不是這樣記載。只要出現時間，就是兩個字：「一時」。這是大有深意的。我看網上也有人說：「這是因為印度人懶，他們不喜歡記時間，時間都搞混了，所以就用『一時』糊弄後邊的人。」

佛經上的每一個字眼、每一個用詞，都是非常講究的，都是有大智慧的。「一時」這個詞，就把我們眾生對時間的妄想執著給打破了，告訴我們時間是虛妄的，本身也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現在的學者，有時候為了弄清《法華經》到底是佛多少歲的時候講的，關於這個問題他們會寫很多論文，絞盡腦汁地去研究，其實沒有太大必要。學者喜歡做這樣的事，而佛教徒更注重佛講了什麼。

時間確實是一種虛妄的東西。有一句話說，物質、空間、時間都是人類的錯覺。

我就遇到過一個北京的畫家，他給我講過一件事。他是畫敦煌壁畫的，白天進去畫，他感覺才畫了十幾分鐘，但是天已經黑了。天雖然黑了，晚上八九點了，也沒開燈，也沒有手電筒，但是還跟白天一模一樣，他看得清清楚楚，因為他太投入了，投入到沒有時間空間的感覺了。後來他突然意識到，一看表，八點了，立馬就看不見了，立馬就黑了。這是他親口給我講的。所以，在他的感受來說，就不是一天，他就感覺十分鐘。

像四天王天的一天，相當於人間的五十年；再往上更長，天上一天，人間一百年；天上一天，人間四千年；天上一天，人間一萬年……所以，時間是虛妄的，它是根據每一個眾生的心理結構來匹配的。

所以，佛經一開頭就告訴我們「一時」，我們就別想了。是「一時」，

不是「兩時」，不是「三時」，所謂「知一萬事畢」，一切都是從「一」來的，「一真法界」「一心不亂」……什麼都回到「一」。

其實，時間、空間是一種束縛，把所有眾生束縛在六道輪迴裡。時間、空間，一個是橫坐標軸，一個是縱坐標軸，你在什麼時間，在哪個位置，你就循著業力走，然後又移到下一個空間、下一個時間，完全被束縛了。

比如我們做了一件特別後悔的事，「哎呀，要是能回到昨天多好啊！」不行，你被束縛了；或者說「未來早一天來吧！」它不來。你想回到以前，想到未來，都不行，時間把你束縛了。空間也束縛你，你想去這兒，想去那兒，出國得辦護照，去太遠的地方得坐車。總之，有種種的束縛。

所以，人就像時間河流裡的一粒沙子一樣，毫無自主權。連孔子都說過一句話，「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其實這話有點無奈，聖人都很無奈，時間不停地流逝。大家記不記得朱自清寫的《匆匆》？你想抓住時間，但是抓不住。

有了時間，有了空間，有了長寬高，有了帶有質量的東西，有了速度，於是就有了我們這個業力紛紛的世界，所有東西都來了。

其實中國古人也知道時間的虛妄性，《水經註》裡就有一個故事。有一個叫王質的人，他有一次去山上打柴，拿著斧頭。他看到幾個童子在下棋，看著看著就看入神了。那個童子還給了他一個棗核，讓他含著，他含著就不餓。然後童子說：「我今天這盤棋還沒下完，時間不早了，可以回去了。」結果王質一回神，一看斧頭都爛了。這是一個典故，叫「爛柯」。

「一時」大有深意，特別有深意，它讓人從時間、空間中擺脫出來，剎那就是永恆，永恆就是剎那，不是二，不是三。

我們經常說「活在當下、活在當下」，一般人都是說說，活在當下是不容易的。每個人都活在過去、未來之中，或者想「昨天那個事做得對啊、不對啊」，或者想「我明天要幹啥，後年要幹啥，未來怎麼樣……」，然後每一個剎那、每一個當下都這麼想，所以每一個當下都活在過去跟未來之

中，都沒有活在當下。如果一個人是活在當下的，他的整個精神狀態、精神氣質都會為之一變，都會不一樣，他的智慧能力會大大地激發。

李元松有句話說得特別好，「傾宇宙之力，於眼前一瞬」，把全宇宙的力量用在當下。如果是證悟者的話，其實他每天都活在當下之中。

像古代的這些公案，弟子像問師父：「什麼是道啊？」「吃飯、穿衣、睡覺。」「啊？這就是道啊？」「對啊！」你在穿衣的時候想什麼呢？你在吃飯的時候想什麼呢？你在睡覺的時候想什麼呢？你能不能在吃飯的時候就想吃飯的事？睡覺的時候就想睡覺的事？穿衣的時候就想穿衣的事？你不能吧？所以你不是悟道的人，你是凡夫。真正的悟道者，穿衣也是傾宇宙之力在穿衣，吃飯也是在傾宇宙之力在吃飯，講話也是傾宇宙自力在講話，我們行嗎？一般人都不可行的，百慮焦心，想東想西，天上地下。因為我們習慣了，習慣胡思亂想。善導大師早都給我們貼標籤了，我們就是「亂想凡夫」。

不動一時差別問答

問曰：上章云「身不動搖，而遍至十方」，不動而至豈非是一時義耶？與此若為差別？

這個問題就是問：菩薩的上一個功德是「不動遍至」，按照字面意思說，不就是在表達「一念遍至」嗎？何必要分兩塊來說呢？說「不動遍至」，又說「一念遍至」。

答曰：上但言不動而至，或容有前後；此言無前無後，是為差別，亦是成上不動義：若不一時，則是往來；若有往來，則非不動。是故為成上不動義故，須觀一時。

回答是：如果僅僅說「不動遍至」，但是在時間上可能有前有後。比如都是不動，但可能是兩點到 A 處，兩點零一分到 B 處，就有前有後，這樣就有差別。如果不能夠「一時」，就必然有往來相，有往有來。若有往來，就不是不動，就在動。所以「是故為成上不動義故，須觀一時」，所以這兩種是匹配著來的。就是因為他能夠一念遍至、一時遍至，所以他才不動。

長行釋一念遍至德成就

翻到《聖教集》317頁，看長行部分。

二者彼應化身，一切時不前不後、一心一念放大光明，悉能遍至十方世界，教化眾生，種種方便修行所作，滅除一切眾生苦故，偈言「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群生」故。

上言不動而至，容或至有前後，是故復言「一念一時無前後」也。

這就是解釋一念遍至德的，就是「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群生」。

「彼應化身，一切時不前不後、一心一念放大光明，悉能遍至十方世界，教化眾生」，跟後邊的「遍示三寶德」也是一體的。「種種方便修行所作，滅除一切眾生苦故」，所以就得出這麼一首偈子。

③無餘供佛德

下面是「無餘供佛德」。這其實跟前邊也有關係，前邊是「不動遍至」「一念遍至」，都有個「遍」；正因為「遍」，所以「無餘」。「遍」就是沒有一塊缺漏的地方，所以才能「無餘」。所以這幾種也是相關的。

略釋偈頌

我們看《往生論》的偈子：

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
讚諸佛功德，無有分別心。

「雨天樂華衣」，這裡我們特別容易讀錯，正確讀法是「雨(yù)天樂(yuè)華衣」。「雨」是下雨，像下雨一樣。

「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這兩句說的到底是幾種東西？後邊說到了，「雨天樂、天華、天衣、天香」，是四種。如果不是祖師解釋，特別容易誤會。我一開始也以為是三種，以為「華衣」是連著的，就是華麗的衣服。其實，「華」是花，「衣」是衣。

因為要供佛，供佛就要有供具。供具有很多種，這裡選了四種作為代表，所以說「妙香等供養」，「等」就是還有其他的。

「雨天樂華衣」，前面有一首偈子也說到「雨」這個字，叫「雨華衣

莊嚴，無量香普熏」，是講雨功德的。

這些菩薩們得到供具很容易、很簡單，就像下雨一樣。之所以用「雨」這個詞，是在表達很豐富，不求自得，天然的，自然的。另外是表達適時，前面我們講過了，它是適時而做，下的衣服不會把天空都遮蔽住了，不會的。

「讚諸佛功德」，就是讚歎諸佛的功德。

「無有分別心」，他是沒有分別心地讚，不會說讚 A 佛、鄙薄 B 佛，是普皆讚譽所有佛。他如果有分別心的話，就不能「無餘供佛」了，就挑三揀四了，「我就喜歡阿彌陀佛，就不喜歡藥師佛」，那藥師佛就有餘了，就漏了。所以，沒有分別心，都是一樣的。

何故起此莊嚴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

見有佛土，菩薩、人天志趣不廣，不能遍至十方無窮世界，供養諸佛如來大眾；

志趣不廣，不能遍至十方

看到其他國土的菩薩們，有一些志趣不太廣。說「志趣不廣」這是好聽的，不好聽的就是「小肚雞腸，心量不大，視野也不開闊」。

「志趣」這個詞，我們現在都還用，我們說「這個人志趣很高啊！這個人志趣不高，志趣低下」。菩薩的志趣跟什麼有關呢？跟心量有關；心量跟什麼有關呢？跟他的所緣境有關。前面學過一句話，叫「彼國土量，能成眾生心行量」，極樂世界很廣大，所以極樂世界的菩薩們以國土量為心行量，國土有多廣大，他的心量就有多大。

包括我們凡夫也是一樣的，一個人的心量大小跟他的所緣境有關係。一個人，比如他在一個偏僻的小地方，又不讀書，他的所緣境就那麼大，他的心量就不容易打開。

而且，一個人的志趣決定了他最後能走多遠。他的志趣不廣，就想

到吃飽、穿暖，有地方住，有東西吃，就夠了，你還指望他做什麼大事業？「志當存高遠」嘛。所以就需要讀萬卷書，或者行萬里路，這對於打開志趣是有幫助的。

慧淨上人去日本留學之前，據說當時看到了法然上人的父親對法然上人講的一句話——偉大的人要走遙遠的路。上人受了啟發，就去日本留學了。

這些菩薩們也是，他的神通很有限，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娑婆世界，別的星球到底怎麼樣，眾生如何，他都不知道，心量也不容易打開。所以，他或者是自己設限，或者是他能力不夠，「不能遍至十方無窮世界，供養諸佛如來大眾」。

己土穢濁，不敢向詣淨鄉

或以己土穢濁，不敢向詣淨鄉；

這是一種卑下心，不敢去淨土，因為在穢土待久了。就像挑大糞的人不敢進皇宮，他的志氣上不來。

像我爸以前就不太愛來北京，北京有好多親戚。為什麼不愛來呢？也是「不敢向詣淨鄉」，不敢向詣大都市，因為特別麻煩；當然，也有一種心理，就是怕出洋相。像劉姥姥進賈府，第一次去的時候就特別小心，在賈府門口找個犄角旮旯的地方待著。

所居清淨，鄙薄穢土

或以所居清淨，鄙薄穢土：以如此等種種局分，於諸佛如來所，不能周遍供養，發起廣大善根。

剛才是卑下心，現在這種是傲慢心。因為他處在淨土，當他瞭解到有些穢土的情況時，他就覺得瞧不上、瞧不起，所以他也不願意去。

有人可能說了，「怎麼菩薩跟我們的想法差不多呢？菩薩也有習氣呀？」只要沒成佛，都有習氣，這也是正常的。但是，有習氣也不妨礙他是菩薩。

經典上就有類似的場景。當來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彌勒菩薩來

我們這個世界開龍華三會。到時候，在雞足山上坐著的大迦葉就要出來了。因為大迦葉是在人壽一百歲、身高兩米以內的時候入定的，到了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人的福報慢慢增長，多修十善，人的壽命八萬四千歲，身高八萬四千米，很高大的。那個時候大迦葉突然從雞足山裡出來了，就跟我們現在看小螞蟻差不多。經上就說，當時這些菩薩們就開始鄙薄，「這是哪兒冒出來的小蟲子啊？」就瞧不上，看不起。後來彌勒菩薩就說：「你們可不能小瞧這位尊者啊，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非常有修行的，他來到這兒是為了給我做證明的，他拿著釋迦牟尼佛的衣鉢。」這時候大迦葉就現神變，立馬就跟其他菩薩長得一模一樣了，這些人就服了。

包括大目犍連也是。有一次，他為了聽釋迦牟尼佛講法的聲音到底能傳多遠，他就飛呀飛呀，穿過一億國土還聽得見，然後兩億、三億、四億，都聽得見。後來到了一個世界，那裡的佛菩薩正在開法會呢，大目犍連也是小小的身軀，這些菩薩就說：「這是哪兒冒出來的蟲子？」後來佛就跟底下的大眾說：「不要小瞧，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神通第一的大目犍連尊者。」

有時候菩薩跟人一樣，也有習氣，也會有鄙薄心，有瞧不起別人的心。

願一切大眾，遍至十方佛所

是故願言：「我成佛時，願我國土一切菩薩、聲聞、天人大眾，遍至十方一切諸佛大會處所，雨天樂、天華、天衣、天香，以巧妙辯辭，供養讚歎諸佛功德。雖歎穢土如來大慈謙忍，不見佛土有雜穢相；雖歎淨土如來無量莊嚴，不見佛土有清淨相。」

「我成佛時，願我國土一切菩薩、聲聞、天人大眾，遍至十方一切諸佛大會處所，雨天樂、天華、天衣、天香」，為什麼用「天」字嗎？因為在我們人道，都認為天上的東西是最好、最勝、最自然、最美好的，所以用「天」。「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天衣無縫」「驚為天人」。

有人可能會問了，「天衣、天花、天香好理解，是具體的東西；天樂怎麼『雨』啊？像下雨一樣？」其實這是說明音樂非常豐富，非常多，

好像從天上下的雨一樣，特別多，而且不停。

「以巧妙辯辭，供養讚歎諸佛功德」，你要供養，不是把東西放到那兒，供到佛前，然後轉頭就走，還得說點什麼，「以巧妙辯辭，供養讚歎諸佛功德」。說實話，沒點本事還不敢去供養十方諸佛呢，還得作首偈子出來。

「雖歎穢土如來大慈謙忍，不見佛土有雜穢相；雖歎淨土如來無量莊嚴，不見佛土有清淨相」，這些菩薩在讚歎諸佛的時候，比如他來到穢土了，讚歎釋迦牟尼佛大慈謙忍，「釋迦牟尼佛，您真是能仁寂寞」，「釋迦牟尼」這個詞就是「能仁寂寞」的意思。大慈謙忍、大慈悲、大忍力，才能來到這個穢土度眾生。但是，這些菩薩們見不到我們這個國土有多麼的穢惡，因為他無有分別心。或者他來到極樂淨土，雖然讚歎淨土如來的無量莊嚴，「真好啊！」但是他也見不到如來有清淨相，不垢不淨，都是平等的。

何以故？以諸法等故，諸如來等，是故諸佛如來名為等覺。

「以諸法等故，諸如來等」，法等，所以佛等。

「是故諸佛如來名為等覺」，為什麼用「等覺」這個詞？因為平等。平等就是佛性，所以證得平等覺就成佛，是絕對的平等。

若於佛土起優劣心，假使供養如來，非法供養也。

如果起優劣心，到穢土就看穢土不好，到淨土就看淨土好，挑三揀四，說淨說穢，心就有分別了，就是「非法供養」，有福德沒功德。

關於「供養」

供養分兩種，這是常識：一個是財供養，一個是法供養。

財供養也分兩種：外財供養和內財供養。外財就是飲食、衣服、臥具、醫藥，這叫「四事供養」。當然，也包括其他物質性的。因為這些都要靠錢來買，所以都屬於外財供養，是外在的物質性的。還有一種是內財，像佛悅居士，臘八節起大早熬粥，出力；或者大家來的時候幫忙擺凳子；像佛成，當時我們一起擺書架，出了好多力，這些都屬於內財，

就是力氣、身體、幹活，這也是一種供養，都屬於財供養。

還有法供養，法供養就是如說修行，或者寫了篇文章，就是跟法相關的；或者你們來這兒學習，這就算法供養，是修持佛法。

供養有什麼好處呢？除慳貪，得財富。因為人都是很貪吝的，不管是外財還是內財，不管是錢財還是東西。有的人就說，「你讓我出錢行，讓我出力不行，我不想幹，我懶」，這就是內財供養不夠。有的人能出力，但是沒有錢財，沒這個福報，拿不出更多的錢財，但是還可以法供養，念佛就是法供養。

得到的財富有兩種：物質的財富、精神的財富，都得。如果是法供養的話，就得精神財富；如果是財供養的話，就得到物質上的財富。

供養跟布施有相通之處，供養是下對上，布施是上對下。像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就是供養，是下對上。因為菩薩發心把自己放到最低，視一切眾生都是佛，所以在十大願王裡沒有「布施」這個詞，只有「供養」兩個字，「廣修供養」。

我讀一下《普賢行願品》裡「廣修供養」這一段：

復次，善男子！言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繞，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為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為供養。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分、算分、數分、論分、優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修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

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這個境界非常廣，讀這些經文很能提高我們的志趣。

我們看普賢菩薩的供養，他身上塗的香，或者燒的香，或者末香，香有多少？堆起來有須彌山那麼高。燃的燈，燃燈的時候不是有燈炷嘛，燈炷有多高？須彌山那麼高。燈要加油，油有多少？四大海水那麼多。這個境界立馬就打開了。我以前特別喜歡讀《行願品》，很能開闊心量。這裡邊講到法供養，這是最上的，因為佛並不看重你供養的是桃子啊，還是蘋果啊、香蕉啊，哪個貴、哪個便宜啊，佛並不看那些，那是方便，法供養才是佛所期許的。

文殊菩薩平等供養的故事

再講一個文殊菩薩平等供養的故事。

相傳在南北朝的時候，有一個靈鷲寺，就在五台山，如果沒去過五台山的，應該看過照片，就是一座大白塔，它是五台山的標誌，這個故事就發生在那兒。這座塔從來沒開過，據說裡面有佛舍利，很長時間了。

有一天，靈鷲寺開無遮大會。所謂「無遮」，就是不設檻，誰都能來，有錢的、沒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這時候，來了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貧女，帶著兩個孩子，拉著一條狗，肚子裡又懷著一個，挺著大肚子，是一個很窮苦的孕婦。她也想供養，因為大家都供養錢財，至少是供養東西。但是她太窮了，沒什麼東西可供養，就剪掉自己一綹頭髮供養。

到了吃飯的時候，她就去排隊，對方就給她飯，給了她三份，她說：「不行，還得給我。」

「為什麼呢？」

「還有一條狗呢。」對方就又給她一份。

「還不行，你還得給我。」

「你還要什麼？」

「我肚子裡還有一個呢。」這樣她一個人就要了五份飯。

後來管事的人就不幹了，「你這個人真是強詞奪理，哪有這樣的？給狗也就算了，肚子裡那個怎麼也算呢？你自己吃飽了，肚子不就飽了嗎？」就罵她，「你這個人索求無度，貪得無厭。」

正罵的時候，這個貧女立馬現出神變，躡上虛空，就變成文殊菩薩的樣子，其實她就是文殊菩薩變的。狗也變了，變成什麼呢？文殊菩薩不是騎獅子嘛，狗就變成坐騎。兩個孩子是誰呢？就是左右兩個童子。

然後文殊菩薩就說了一首偈子：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三界無著處，致使阿師嫌。

「苦瓠連根苦」，瓠子有點像葫蘆，它是苦的，不能吃。

「甜瓜徹蒂甜」，甜瓜連蒂都是甜的。

「三界無著處，致使阿師嫌」，你們這地方我真是沒地方可待啊，「阿師」就是罵她那個人，阿師都嫌棄我。

然後又說了一首偈子：

眾生學平等，心隨萬境波，
百骸俱捨盡，其如憎愛何？

「眾生學平等，心隨萬境波」，眾生應該學平等供養，學平等心，不能隨著萬境波動，看到身份低下的，就瞧不起；那個人供養得多，就高看一眼，不能這樣。其實她是來教育我們的。

「百骸俱捨盡，其如憎愛何？」連身體四大都是假的，何況四大做的這些事呢？所以不能看表面，不要對外境產生或憎或愛的分別心。

然後罵她的那個執事就非要把眼睛挖出來，後來大伙使勁攔著，把刀搶過來了，他才沒挖成，他就說：「我真是有眼無珠啊，文殊菩薩我都沒認出來啊！」

後來就修建了這座塔，把文殊菩薩的頭髮供養在裡面，現在這個塔

還在，叫髮髻塔。

最後文殊菩薩還說了一首偈子：

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風，
無二無分別，究竟如虛空。

這跟《往生論》的偈子很像，「如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這是在告訴我們要普皆供養。

關於「讚歎」

在普賢菩薩十大願王裡，除了「廣修供養」，還有一個「讚歎如來」。什麼叫讚歎？「美其功德為讚，讚之不足又稱揚之為歎」。我們經常說「讚歎師兄！隨喜師兄！」什麼叫讚歎？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讚歎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降伏我慢。比如我們在讚歎對方的時候，一定認為對方比我更好、更高，至少也是平等的，這樣才讚得出來。首先把自己放在一個低的位置，然後才看得出別人的長處、好處。

第二，消除口業。因為讚歎是用嘴，我們的嘴不去讚歎人家的時候，就是在說長說短，說是說非，造了很多口業。讚歎就能夠消除口業。我們讚歎的對象如果是一個聖者，或者是一個修行者，或者是有大福德的人，我們去讚歎他，對方的功德就成為我們的功德。

第三，讚歎的過程，會讓其他的人「若有見聞者，同發菩提心」，見聞到你讚歎的人，會受你的感染，「這個人居然讚歎成這樣！」他就手舞足蹈，或者歡喜踴躍，他會受到你的感染，進而就會信入，會因為你的讚歎而信入。

有一個國王，他的心很惡，做了不少壞事。有一次騎著一頭大象，到了一個寺院。從寺院裡傳出來一個出家人誦經的聲音，是讚歎佛德的經文。這頭大象就停在那裡聽，耳朵都豎起來，就聽進去了，怎麼趕都趕不走。這個國王開始沒反應，後來就被大象給感動了，「大象都被經文所感動」，所以他也非常受感動，然後就皈依三寶了。後來他戒惡為

善，成為一個善國王。這是經上講的一個故事。

長行釋無餘供佛德

三者彼於一切世界無餘，照諸佛會大眾無餘，廣大無量供養、恭敬、讚歎諸佛如來功德，偈言「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諸佛功德，無有分別心」故。

「無餘」者，明遍至一切世界、一切諸佛大會，無有一世界、一佛會不至也。肇公言：「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蓋斯意也。

這是菩薩的第三種功德「無餘供佛德」，「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諸佛功德，無有分別心」。

這裡的肇公，就是僧肇大師，他是鳩摩羅什大師早期的弟子，也是非常得意的弟子。

他是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稱為「解空第一」。佛的弟子裡邊，誰是「解空第一」？須菩提，就是《金剛經》的當機者。在我們中國歷史上，「解空第一」的就是僧肇大師。他不光是鳩摩羅什大師弟子中「解空第一」的，他寫的《肇論》，《肇論》就是他的一系列文章集合起來，不是很厚，但是字字珠璣，對後世佛教的推動力量非常大。但是不幸他只活了三十歲，就往生了。

大家想想，能入得曇鸞大師法眼的，是什麼樣的人物？曇鸞大師很少引用當世人的著作，或者之前哪個人的語句，他很少引用，倒是經常把莊子、老子、孔子的話給改一改，變成他的話。但是這句他是原封不動地引用了僧肇大師的話「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我們讀著就感覺這話很有深意，很高，能說出這話的人肯定挺厲害的。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原文很長，曇鸞大師只是抽了這幾句出來。這三句也是有關聯關係的。

「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佛的法身其實是無形無相的，比如《金

剛經》裡邊講「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真正法身就是這樣，「說似一物即不中」，你說它是任何一個東西，你說法身是這樣的，那就不對，所以叫「法身無像」，它是無形無相的，超出人的思維境界，也不可以用語言來詮釋。

雖然「法身無像」，但是它的應化身，比如眾生需要佛菩薩去應化的時候，它又是「殊形並應」的。「殊」，就是一千個眾生需要一千種佛菩薩的樣貌、形狀，它就變成一千種，需要一萬種就變成一萬種，需要一億種就變成一億種。就好像耆域的高僧去應供，五百個弟子請他吃飯，他就化現成五百個耆域高僧的樣子，跟他們有吃有喝的，有說有笑的，每個都一樣，這就是「殊形並應」。觀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就是「殊形並應」。這些應化身從哪兒來的？也是從法身裡出來的。

第二句，「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真正的真理、第一義諦，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古人就說「開口便錯，動念即乖」，一開口就錯了，起一個念頭就已經不是了，何況又用語言去表達出來呢？那就更加不是了。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裡說，若有人說我四十九年曾弘過法，這個人就是誹謗我。

在《維摩詰經》裡，更是把它形象化了，甚至有點戲劇化。前面維摩詰居士講得天花亂墜，真的是「天花亂墜」。維摩詰居士的口才、辯才特別好，佛的那麼多弟子都說不過他。然後他講到最深處，不二法門的地方，他就一句話也不說，反而沉默不語，祖師把這個叫「一默如雷」。這麼一沉默，但是對於當機者來說，對於當時的聽眾，就像打了個大雷一樣，比你說一千，說一萬，說百萬，說萬說億，內容量都大，像打了個雷一樣，「一默如雷」。

所以，真理是無法用語言來詮釋的，這裡說「至韻無言」。其實老子都懂這個道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類的語言非常匱乏，而且是單線的。但是我們看三藏十二部，我們看《大藏經》，這麼長，這還是一部分，但是句句都是真理，句句都是流傳千年萬年的，在十方世界、在任何時空之下，都是真理。

「玄籍彌布」，「玄」就是高深，「玄籍」就是這些高深的書、這些文字，瀰漫布滿整個世間，跟前面的「無言」就是一個對比，你又說它「無言」，又說它「玄籍彌布」，這也不矛盾。佛菩薩要去度化眾生的時候，在第二義諦，他去調化眾生的時候，眾生需要什麼，他就給什麼，這個時候他就是「無盡藏」，你要多少他都有。眾生有什麼樣的根機，佛就講什麼樣的法，什麼狀態下、什麼時間點、什麼空間點，該講什麼他就講什麼。

第三是「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我們看，其實第一是身，第二是口，第三是意，就是身口意。

「冥權」，比如這個人心裡想出一個主意，他是悄悄地想出來的，他不一定掛在臉上，不一定說出來，這叫「冥權」。像佛菩薩去度化眾生的時候，他不是都想好了的，或者寫個計劃書，寫個策劃案，「我出來之後去善導書屋，開多少次活動，都接引什麼樣的人，具體細節怎麼落實」，這都是權謀，對一般人來說，做事都是有權有謀，眾生做事都是這樣。可是對於佛菩薩來說，不會這樣，他是「冥權無謀」，「冥」跟「無」是一個意思，就是無權無謀，他不會像我們這樣提前去打個草稿、做個計劃、寫個策劃。但是「動與事會」，但凡碰到任何的狀況，他都能有一個最圓滿的解決方案，問題跟答案是同時俱起，問題出現的同時，就是答案生起的時候，中間不隔一秒。我們碰到問題，「容我想想，考慮考慮，開個會，打個電話請教請教我師父，翻翻字典，翻翻書」，佛菩薩不會這樣，「動與事會」。而且他處理得一定是最圓滿的，不會出一點閃失、差錯，這就是智慧。當然，這是菩薩的境界，非我等境界。我們在做事的時候，還是得權謀一下。

我看一本書上說，有時候人身體的反應，跟意識感知不是同時的。打個比方，手被燙了一下，然後就很快縮回來了，我們以為是先燙了，大腦接收到信號，迅速地告訴手臂，「我要回來」，好像是意識控制手臂。但是這些生物專家就發現，其實不是的，是手回來在先，回來 0.5 秒之後，意識才察覺到。這個問題就大了，為什麼呢？既然這件事是身體反應比意識還快，那其他的事也有可能是這樣的。我們總是講自由意志，我們的意志

是自由的，我們可以任意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控制自己的身體；或者有這樣的想法，有那樣的想法；或者碰到什麼狀況，產生了我們這樣的判斷。但是，這個發現就等於把這種哲學給推翻了，等於人沒有自由意志了。像佛菩薩，他就不需要這種所謂的意識傳導，其實他連 0.5 秒都不需要，是同步的，同時的，不會有延遲，所以這叫「動與事會」，「動」就說明非常快，「會」就說明剛剛好，恰恰好，答案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

④ 遍示三寶德

翻到《聖教集》273 頁。

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
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

這是菩薩四種功德裡的最後一種——遍示三寶德。

所謂「遍示三寶」，就是十方世界當中，任何有眾生但是沒有三寶的地方，極樂世界的菩薩都發願要到這樣的地方去。去做什麼呢？示現三寶，給眾生佛法，告訴眾生解脫的方法。

略釋偈頌

這首偈子的表面意思不難懂。

「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這兩句是連在一起的，哪個世界沒有佛法僧三寶，我就要發願往生到這樣的地方去。去做什麼呢？「示佛法如佛」，像佛那樣，給眾生三寶的利益、解脫的法門。

這跟菩薩最初的發心是一致的，我們皈依的時候就說「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如果一個世界有佛法僧三寶，對菩薩來說，還不是那麼迫切、急迫地需要去發心救度，「示佛法如佛」在那個世界還不是「剛需」；恰恰是那些沒有佛法僧三寶的地方，才是需要菩薩們發心的地方。但是這種地方往往比較艱難困苦，像我們這個世界也是一樣，比如非洲，那裡是沒有佛法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戰亂頻發的地方，那裡可能伊斯蘭教興盛，別的宗教興盛，但是佛法根本就進不去。越是這種地方，越是菩薩發心要去的。如果是

極樂世界的菩薩，肯定首要發這樣的心，「那裡沒有佛法，我反而要去那個地方」。這是一種菩薩的大無畏，其實是有點犧牲精神的。

何故起此願

佛本何故起此願？

法藏比丘當時為什麼發這個願呢？

他發了什麼願呢？他發的願是：凡是生到我極樂世界的菩薩，必有這樣的願——他看到「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必然要「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這是法藏比丘發的願。所以，極樂世界的菩薩發這樣的願不是偶然的，是法藏比丘最初發了這樣的願，但凡邁進他的國土的菩薩，都必然有這樣的願；如果沒有這樣的願，他就不成佛。也就是說，法藏比丘不光是自己發心，他還要求他的國土的眾生也都發菩薩心。

見有軟心菩薩，無慈悲堅牢心

見有軟心菩薩，但樂有佛國土修行，無慈悲堅牢心。

見到有一些菩薩，什麼菩薩？「軟心菩薩」，這是佛教的一個名詞。一般來說，十信的菩薩，包括十信以下的菩薩，都屬於軟心菩薩。這個「軟」，倒不是說菩薩心腸，我們說「這個人心好軟啊！心太軟啊！」不是那個意思。是說他在踐行菩薩道的時候，碰到一些困難，容易退心，容易產生怯弱，或者發不起勇猛、剛強的心。

這些軟心菩薩喜歡到什麼地方去呢？「但樂有佛國土修行」，哪個地方佛法非常興盛，就喜歡去這樣的地方。為什麼呢？省勁兒，大家都虔信三寶，就省很多的力氣。去一個完全沒有佛法的地方，從零開始，跟去一個本來佛法就很興盛的地方，面對的境況是截然不同的。

這樣的菩薩「無慈悲堅牢心」，「堅」是堅固，「牢」是牢固不破，堅忍牢固的心叫「堅牢心」。就像《無量壽經》裡有一段話說：「假使身止，諸苦毒中，我行精進，忍終不悔。」這是形容法藏比丘的。「哪怕我在菩薩道裡『身止諸苦毒中』」，「苦」是苦惱，「毒」是毒害，被眾生所害；

「我行精進，忍終不悔」，但是我一直要堅韌不拔，一直堅持到最後，而且不生一念悔恨之心。這是菩薩的發心。

《地藏經》上有一個「堅牢地神」，就是大地之神，掌管大地上的一切，一切跟大地相關的都是他的職權範圍，比如莊稼長得怎麼樣啊，哪塊地方長什麼樹、長什麼花草。佛成道的時候，魔就來了，說：「你說我之前曾經在佛法中修行，因為有這樣的福報才到了六欲天，這個我相信，我自己用神通能看得到。但是你說你生生世世修行菩薩道，誰相信呢？那麼長時間，三大阿僧祇劫，誰給你作證呢？」這時候釋迦牟尼佛就做了一個手印，用手指著大地，說：「大地會給我作證。」話音剛落，堅牢地神立馬從地湧出：「我可以為釋迦牟尼佛作證：整個三千大千世界，沒有一塊土地不是釋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時候為了救度眾生流過血的地方。」據說堅牢地神是色界天的天神，很高的，比他化自在天的魔王波旬境界還高。

這個「軟心菩薩」，就像很多經論上講的，比如形容菩薩不能離開佛，叫「弱羽傳枝」，小鳥的翅膀剛剛長成，羽毛非常軟弱，只能從這個枝杈跳到那個枝杈，不能離開這棵樹。或者說「嬰兒倚母」，剛生下來的嬰兒在襁褓之中，一分鐘都不能離開母親。「亦如輕毛，隨風東西」，又像風中的柳絮一樣，風往東吹它就往東，風往西吹它就往西，不能自持。

故願菩薩，堅固志願

是故興願：「願我成佛時，我土菩薩皆慈悲勇猛，堅固志願，能捨清淨土，至他方無佛法僧處，住持莊嚴佛法僧寶，示如有佛，使佛種處處不斷。」是故言「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

觀菩薩四種莊嚴功德成就，訖之於上。

「是故興願」，法藏比丘就發願說。

「願我成佛時，我土菩薩皆慈悲勇猛，堅固志願，能捨清淨土，至他方無佛法僧處，住持莊嚴佛法僧寶，示如有佛，使佛種處處不斷」，這些菩薩去幹什麼呢？撒種。就像春天種莊稼一樣。有些種子可能當生就

發芽、結果了，有些可能時間更久，但是種子已經種下去了。淨土宗經常講一句話，「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也是種佛種的意思。「是故言『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

鑒真東渡

看到這段話，我想到中國歷史上有兩大高僧，特別了不起。一個是西行求法，一個是東行傳法。西行求法的是玄奘大師，被稱為「中國的脊梁」。東傳的是誰呢？鑒真大和尚。兩個人差的時間也不長，鑒真大師是公元七百多年，玄奘大師跟善導大師是一個時代的，公元六百多年，所以，鑒真大師和玄奘大師之間差一百多年，鑒真大師晚一點。

鑒真大師東行傳法，就是對這四句話非常生動的詮釋，「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當初他不是像玄奘大師那樣去求法，日本在中國的東邊，日本沒有佛法可求，日本是島國，佛法沒那麼興盛，他純純粹粹、完完全全是去傳法的，是去下種的，就像這一段裡說的，「住持莊嚴佛法僧寶，示如有佛，使佛種處處不斷」，他是抱著這麼一個弘大的願望去的，多不容易呀！

幾年前我在揚州佛學院的時候，在大明寺，大明寺就是以前鑒真大師傳戒的地方，是鑒真大師的祖庭，也相當於中日佛教的交流中心，我當時仔仔細細看了一下鑒真大師的傳記，每次看都特別感動。

最初日本有兩個法師請鑒真大師去日本傳法，那時候鑒真大師已經五十四歲了。在古代，五十四歲就是挺大歲數了。

鑒真大師決定要去的時候，開了一個會，所有弟子都在場，鑒真大師就問：「你們之中誰願意跟我一塊去？」沒有一個弟子答言、說話。其中有一個叫祥彥的年輕法師，講了一句話：「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因為隔著大海，古代可不像現在，輪船這麼發達，又有飛機。過去都是小木船，去一百艘船，可能只有一艘到了。而且時間又久，說不定就死在船上了，所以大家都不敢發這樣的心。

最後鑒真大師講了一句話，他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

不去，我即去耳！」「這是去傳揚佛法，這是法事啊，你們都不去，我自己去！」當然，這也是鑒真大師的激將法。後來果真有效果了，一個人舉手，另外一個人又舉手……，最後有二十多人都舉手說一塊去。

從最開始決定要去，一直到去成，你們知道用了多長時間嗎？十二年。因為不光隔著大海，不光是航海、氣候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那時候的朝廷是不讓私自出國的，你把這個想法報上去，基本上是不會批准的。所以，他們是冒著「王難」去的，一旦被抓了，必死無疑。第一次他們偽裝成去天臺國清寺辦法會，然後偷偷地造船，偷偷地積攢路費，結果被人告發了，沒去成。總共七次，七次裡有六次是成行的，就是船開出去了，但是要麼開著開著就被大風浪吹回來了，要麼就是被吹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們從寧波出發，船被吹到海南去了，一睜眼到了一個完全沒見過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死了三十六個人，有兩百多人退心，就是一開始要去，後來去了幾次去不成，就退心了。到最後登上日本的國土，鑒真大師已經六十七歲了，因為長時間被陽光照、被海風吹，鑒真大師的眼睛就失明了，本來他的眼睛是好的，而且他精通醫術，但是因為東渡的過程太惡劣了，各種條件都非常差，沒辦法。

到現在日本人都非常感恩鑒真大師，因為他不光帶去了佛法，他還是律宗的祖師，當時日本的整個佛教沒人傳戒，沒人傳戒就沒有正式的比丘，沒有比丘就相當於沒有「種」。鑒真大師去了之後，重新建戒壇，重新傳戒，整肅了整個佛法的綱維，這樣才有了後來日本佛教的興盛。所以，鑒真大師的貢獻非常大。這還僅僅是一項，其他的比如帶去了中國的醫學、雕塑。鑒真大師非常全才，建築、繪畫、藝術，各方面都相當厲害。包括在日本校對經典，他全部都是用耳朵，人家念給他聽，他口頭來校：「這個地方錯了，那個地方怎麼改。」包括醫藥方面，他眼睛看不見，就用鼻子聞，告訴大家：「這是什麼藥，有什麼作用。」據說現在日本的藥鋪，包藥的藥袋上都還印著鑒真大師的像。這是非常感人的。

前兩天天津的居士想請我去講法，但是我的眼睛不舒服，就給推了。天津才多遠啊？又有高鐵。所以，我們的精神跟古人是天地懸殊的。

剛才說的祥彥法師，他是在第六次出發的時候，在海上死掉了，非常年輕，也是鑒真大師最喜歡的一個弟子，從頭至尾都追隨鑒真大師。有一個細節特別感人，祥彥最後是在鑒真大師的念佛聲中走的，鑒真大師告訴他「你要念佛走」，然後祥彥就朝著西方念了幾聲佛，就落氣了。因為鑒真大師是在善導大師住持的寺院——實際寺受的戒，那時候實際寺還是淨土宗的寺院，所以鑒真大師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

《楞嚴經》上有一段話，也表達出這個意思：

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伏請世尊為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
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把身心奉獻給這個國土。

「伏請世尊為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這是當初阿難發的一個願，「希望世尊給我作證明，我第一個到五濁惡世來度眾生！」

「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如果還有一個眾生沒成佛，我就不成佛！」

歷史上這樣的高僧傳法或者求法的精神很多很多。像達摩大師，他來到中國已經很大年紀了，有說是八十多歲，有說是一百多歲。他有非常好的忍耐功夫，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一動不動，就等慧可出現。

還有鳩摩羅什大師，也很厲害，很讓人感動。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兩個國家為了搶他這個高僧，打起來了，出動幾萬大軍。然後他中途又被呂光掠走，呂光一開始看不上這個年輕的僧人，以為他沒什麼本事。然後他就一直滯留在軍隊裡，有十幾年。到他正式去長安，能夠翻譯經典的時候，已經五十七歲了。如果是我們，早都耐不住性子了，「算了，回去吧，回老家吧」。

通過歷史上這些活生生的事例，我們能想到什麼呢？想到法藏比丘最初兆載永劫的修行過程中，也一定是這樣的，甚至更加可歌可泣。他生生世世、兆載永劫地修行，修行是有功德的，這些功德幹什麼用呢？迴向給我們，迴向給我，迴向給你，迴向給他，迴向給每一個念佛的人，

所以後邊就提到了迴向門。

淨土宗的迴向跟聖道門的迴向是不一樣的。聖道門是自己修了某種功德，然後「迴向給我的小孫子、我的兒子女兒」，聖道門是這樣一種思路。但是淨土宗，我們既然承認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就沒有功德可以迴向，我們是接受佛迴向給我們的功德，是阿彌陀佛迴向給我們功德。

所以，淨土法門就是接受的法門，每一念「南無阿彌陀佛」都是在接受，不是在修功德。就像我送給你一個東西，我送給你了，你接受的一剎那，這個東西就是你的，你就有自由處置權，你怎麼處置不用問我。阿彌陀佛也是一樣，你念佛，佛的功德就是你的，你可以用它做任何事。你說「我現在還不想求生極樂世界，我還想在世間發點財呢」，也行，這個功德也可以這麼用。雖然這是把一顆金剛鑽石當成玻璃球了，但是也行，你願意這麼玩，也可以。但是佛還是希望我們把佛號的利益最大化，完全發揮出來。

長行釋遍示三寶德

翻到《聖教集》318頁，看長行部分。

四者彼於十方一切世界無三寶處，住持莊嚴佛法僧寶功德大海，遍示令解如實修行，偈言「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故。

上三句雖言遍至，皆是有佛國土。若無此句，便是法身有所不法，上善有所不善。

觀行體相竟。

這裡所說的「上三句」，就是前面的三種功德。第一「不動遍至德」，就是「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還有「一念遍至德」，就是「無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群生」；第三個是「無餘供佛德」，就是「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諸佛功德，無有分別心」。但是這三種都是在有佛國土，比如你要去供佛，有佛你才去供；「不動遍至」，這也是「普照諸佛會」，就是在有佛的地

方。這樣就跟「遍」字矛盾、有衝突，就「不遍」了，沒有提到無佛國土。所以，有了第四種功德，就彌合了這種矛盾衝突，這樣才是真正的「遍」，無佛國土也要去。

「若無此句，便是法身有所不法，上善有所不善」，如果沒有第四種功德，就說明這個法身不是光明遍照，就有不照，菩薩的善就有不足，就不是無上的善。

到這裡，觀察門就結束了，下面開始迴向門。

五、釋迴向門

翻到《聖教集》274頁。

次下四句，是迴向門。

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

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此四句，是論主迴向門。

這是整首偈子的最後一首，是五念門最後一個——迴向門。

這可以說是祖祖同心，什麼叫「祖祖同心」呢？龍樹菩薩最後也有這麼一段話，叫作發願文；善導大師也有，「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都是這樣的願心。這也是我們念佛人的心聲，千古同心，祖祖同心，古代人這麼想，今天我們也是這麼想的。因為大家仔細想想，世間除了自己念佛、勸人念佛，還有什麼事有意義呢？好像都沒有太多決定性的意義。

（一）為何修迴向

1. 迴向，功德不減

這個「迴向」，比如我有十份功德，我迴向給某某一份，我是不是就變九份了？他拿走一份？會不會有這種想法？有些人會有，「我可不能迴向，一迴向就沒了。還『普皆迴向』？我自己都不夠用呢」。其實不會的，恰恰相反，比如我有一份功德，在座的有五十個人，我迴向給你們五十個人，我的功德反而變成五十倍；如果是五百人，就變成五百倍；五千人，就五千倍……

所以，它是根據你迴向的對境增大而增大的，不會減少。好比這盞燈，現在是照這麼大的空間，這個屋子都亮了。這時候我把門一開，燈光順著門口照出去，外邊也亮了。外邊亮的時候，是不是裡邊的亮度就少了呢？不會的。功德迴向也是這樣，不會因為你迴向給其他人就減少。

2 《大乘義章》釋「迴向」

在《大乘義章》裡有對迴向的解釋。《大乘義章》相當於佛教的第一本名詞解釋書，也相當於一個小百科，是慧遠大師寫的，不是東晉的慧遠，是隋朝淨影寺的慧遠，他對佛教裡的每一個名詞都有解釋，解釋得非常詳細。他在講到「迴向」的時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何以故修習眾生迴向？所為亦三：一者為去，二者為住，三為增廣善根。

為什麼要修行迴向？有三個原因。

（1）為去

言為去者，一切眾生心樂自樂，若不修此眾生迴向，得樂便住不能隨物在苦攝化，以迴向故得樂不住，常能隨物化益眾生。

因為你的這些功德可能會變成福德，會有大福報現前，物質的、精神的享受會很高。眾生在快樂的時候，容易執著這個快樂，希望這個快樂永遠儲存在自己身上，不要流失，不要走，這是一種執著。

為了對治這種執著，就要迴向，「這個快樂我不自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我想要更多的人得到這個快樂」，這叫「為去」，希望把這個快樂給別人。

這一念心一起，就跟佛性、實相相應，這時候開發的是更高的性德上的。本來是福德，這時候就變成功德了。

(2) 為住

言為住者，若不修此眾生迴向，得寂即滅不肯住世饒益眾生，以迴向故常在世間，饒益眾生。

這相對於阿羅漢，或者類似於阿羅漢的那種狀態而說的。阿羅漢得到功德之後，「反正我自己解脫了，我得到自利就可以了，其他我就不管了」。

菩薩道這樣是不行的，要在世間住世，要饒益眾生，要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所以說「以迴向故常在世間，饒益眾生」。

(3) 為增廣

為增廣者，自善狹，小曠益善多，為令諸善隨物廣多，故須修習。

是義云何？如修一善用以迴施一切眾生，眾生無邊令此一善增廣無邊，一善迴向增廣既爾，一切善根增廣例然。

什麼叫「增廣」？就是增加，讓對方更廣、更高。

「自善狹，小曠益善多」，自己為善，這個功德很小，需要讓它更加轉倍。

「如修一善用以迴施一切眾生，眾生無邊令此一善增廣無邊，一善迴向增廣既爾，一切善根增廣例然」，就是我剛才打的那個比喻。

這是對「迴向」的理解。

(二) 迴向之利

這個迴向，是不是只是一種心念，或者一種象徵，或者是一種調適我們心態的方便說法呢？是不是沒有實際的作用呢？不是的，迴向是有實際作用的。

功德、心、眾生，是有非常靈敏的關聯的，這種靈敏超出我們的想像。比如我真的想把功德迴向給某某，對方剎那間就能得到，而且根據你的心的至誠度，你越真誠，對方得到得越多。

《念佛感應錄(三)》裡有一個案例，一個台灣女居士看電視新聞，一個「黑老大」被判了死刑，然後就播出這個新聞。她當時就心生一念憐憫，「不管他做了什麼，被槍斃總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她也學佛，於是就在心裡默默地說：「我給他念佛，希望他能夠乘著念佛的功德往生西方，不受這個劇苦。」第三天晚上，她就做了個夢，夢見一個人一直給她禮拜。這個女居士就回頭看，「拜我幹什麼？怎麼往我這個方向禮拜？」那個人就說：「不是，我是禮拜你的佛，因為你白天念了幾聲佛迴向給我，我現在已經跟佛走了，往生西方了。」素不相識的人，而且只是起了一個念頭，對方就得到利益了。

還有一個類似的案例，發生在 2004 年。一個韓國的翻譯叫金善日，他被伊拉克武裝分子劫持並砍頭，當時視頻都放出來了，震驚了整個世界。有一個蓮友叫林心潤，她並沒有看過這個新聞，也不認識金善日，但是她有一天做夢夢到金善日，金善日在夢裡向她求助，她就教金善日念佛。

醒來之後她把這個夢告訴兒子，兒子就給她看這篇報道以及金善日的照片，她說就是夢裡的人。然後她就到淨宗學會給金善日立牌位，大家天天念佛給他迴向。幾天之後，她又做了一個夢，夢見金善日坐在一朵綠色的蓮花上往生了，還給她道謝。

這篇紀實我們編輯部的微信曾經發過，叫《金善日托夢求助，念佛往生淨土》，大家可以看一看。這些都是迴向非常實際的作用。

現在都用互聯網，其實心跟心本來就是聯網的，最高級的互聯網不是現在的 internet，是大家的心。我們的心甚至跟螞蟻，跟這些蝸飛蠕

動的小動物都是聯網的，就看你的心是否至誠。

（三）淨土宗「迴向」之義

這裡對淨土宗的「迴向」有一個解釋：

迴向者，迴己功德，普施眾生，共見阿彌陀如來，生安樂國。

因果有兩種：一種是自作自受，如是因如是果，因自己作，果自己承受，這是一種；還有一種是他作自受，因是別人作的，但是果可以到自己頭上。為什麼會到自己頭上？就是靠迴向。如果對方願意迴向給你，你雖然沒造這個因，但是果會落到你頭上。

我們能往生，就是他因自果、他作自受這樣一種因果的存在。如果沒有這一條，我們就完蛋了。我們並沒有造什麼好因、善業，身口意三業都是造罪造業，更無所謂功德可言。

六、八番問答

「八番問答」是很重要的一段。所謂「八番問答」，就是八個問題。這八個問題是一環扣一環的、相關的，所以叫「番」，一番一番。

這是整部《往生論註》裡比較精彩的一段，也是核心的一段。《往生論註》分卷上和卷下，卷上最末尾的地方就是八番問答；卷下最末尾的地方是講三願的證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揭示他力。卷上、卷下都是在卷末點題，最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一）何等眾生問答

從文句上看，這個問也是順著前邊來的。前邊講到「迴向門」，「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這裡就順著這首偈

子問了。

問曰：天親菩薩「迴向章」中言「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此指共何等眾生耶？

既然說「普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那能夠往生安樂國的是什麼樣的眾生呢？所以問題就這樣來了。這叫「共何等眾生問答」。

下面回答的文句不難懂，幾乎是白話。

任何一種教法都有「教、機、行、益」，有的也說「教、機、行、證」。比如，淨土宗有淨土宗的教法，禪宗有禪宗的教法，密宗有密宗的教法；不同的教法有它所攝受的根機，就是什麼樣的人適合修這樣的教法；再有就是，這樣的人修這樣的教法，具體是怎麼修持，該如何修的問題；最後一個是，如果按照正確的方法修持的話，最後會得到什麼樣的利益，利益是大是小，是得小乘的果位，還是得大乘的果位。

任何一種教法都分這四方面，淨土宗也不例外。淨土法門，它是攝受哪一類根機的呢？其實就是這裡要解決的問題。淨土宗的教法，就是淨土三經一論；它的行持很簡單，就是稱佛名；它的果益很高——往生，往生就成佛。這些都解決了，現在要把根機的問題解決：淨土法門到底是給誰準備的？通俗點說，極樂世界的大門是為誰開的？打個比喻，極樂世界就像一所大學，這所大學的招生標準到底是什麼？是高是低？是六百分錄取，還是四百五十分，還是三百分？哪一類人能考這所學校？是解決這個問題。

曇鸞大師用兩段經文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不能自己說，那樣沒有說服力，不夠權威，所以他就把佛的話搬出來。他選得非常準，因為淨土三經加一塊也不少字，到底選那一段來回答這個問題？他選了兩段，一段是《無量壽經》第十八願成就文，一段是《觀經》下下品。第一段是理，第二段是事，有理有事，證據確鑿，讓人心服口服。

我們看回答。

1·引《大經》為理證

答曰：案王舍城所說《無量壽經》，佛告阿難：「十方恆河沙諸佛如來，皆共稱歎無量壽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議。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1) 引第十七、十八願成就文

什麼叫「諸有眾生」？這個「有」不是「有無」的有，這個「有」是佛教專有名詞。

「有」是煩惱的意思，包括欲有、色有、無色有。所以，「諸有眾生」就是「諸煩惱眾生」，不管是欲界的（我們就屬於欲界），還是色界的，還是無色界的，都是煩惱的眾生。「有」分為「三有」「五有」「二十五有」，有很多分法。

這樣的眾生「聞其名號」，聞到阿彌陀佛的名號，不管他是什麼樣的因緣，聽到別人說「極樂世界好，念佛就能去」。

然後「信心歡喜」，非常地歡喜，「來生能去那麼好的地方，不用輪迴了！」

「乃至一念」，哪怕他早上剛聽到，下午出門就被車撞了。

「至心迴向，願生彼國」，然後就生起了願生心。

「即得往生」，當下就獲得往生不退轉的身分。

「唯除五逆、誹謗正法」，除非他是五逆眾生，或者是誹謗正法的眾生。這是講一個下限，我們這個世間的人再壞、再惡，惡不過這兩條：一個是五逆，一個是誹謗正法。五逆就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還有一個誹謗正法，比五逆還重，後邊會講到什麼叫作「誹謗正法」。

(2) 結論：外凡夫人，皆得往生

曇鸞大師根據這段經文就下了一個結論：

案此而言，一切外凡夫人皆得往生。

「外凡夫人」，這也是佛教的專有名詞，需要解釋。凡夫，有「內凡」，有「外凡」。「十信」以下都屬於「外凡」。

曇鸞大師說，從「十信」以下到「唯除五逆、誹謗正法」這一區間的眾生，皆得往生。

這一段是在講理。它為什麼叫作「第十八願成就文」呢？因為它是根據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裡的第十八願來的。第十八願是「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第十八願成就文就是根據這條願來的。也就是說，法藏比丘最初發了第十八願，如果它成就的話，總結出來，就是這一段。

2·引《觀經》為事證

(1) 引下品下生

曇鸞大師怕一般人不理解，不能很具體地體會，所以下面有舉了一個案例，是事實上的案例，就是《觀無量壽經》九品往生的下下品。

又如《觀無量壽經》有九品往生，下下品生者：「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

有一類眾生，他是怎樣的呢？無惡不作、無作不惡。凡是所做，都是惡；要是不惡，他就不做。是這樣一個人。

惡到極處，就是「五逆十惡，具諸不善」，集各種不善於一身，你能想到的不善，在這個人身上都能找得到。

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

佛非常慈悲，他沒有把這樣的人稱為「如此罪人、如此惡人」，佛用了「愚人」，「愚」就是愚癡，顯示佛是一種悲憫的心態。眾生造了這麼多罪業，不是因為他真的惡，而是因為他迷了、愚癡，或者被邪見所迷，或者被五欲所迷。

但是，他畢竟造了種種惡業，所以「以惡業故，應墮惡道」。因為因

果不虛，以因驗果，將來要墮入三惡道的，甚至是阿鼻地獄。

「經歷多劫，受苦無窮」，應該在地獄裡受苦，時間單位就不是以「年」來算了。我們世間判刑是以「年」為單位，判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在地獄裡不是以「年」為單位，是以「劫」為單位，判你十個大劫，判你一百大劫，都是這樣的。一劫是多長？十三億多年啊！「受苦無窮」，我們這個世界還有刑滿釋放，放出來了；下下品這個人不是，這樣的眾生在地獄裡受完苦之後，又轉到下一個地獄再受，然後再轉到下一個……輾轉受苦。

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

但是這個人比較幸運，神識馬上就要墮入地獄的時候，碰到了善知識。這個善知識是如何做的呢？「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這些話給我們非常多的啟發。「種種安慰」，我們去助念的時候，很多人不是去安慰人，而是去恐嚇人，「就你這樣的，還不懺悔，還不好好發菩提心，死定了！」是去恐嚇，不是「種種安慰」，也不是「說妙法」，「你要感恩哪！感恩不起來，極樂世界的大門就關了呀」。

真正的安慰，應該說「你還是很有善心的」，總之你要找到他好的地方，鼓勵他，「你看，某年某月某日，咱倆還去寺院裡上過香呢，你忘了？你還為你生病的母親祈禱，你多孝順啊！」鼓勵他，提他願意聽的善的一面、好的一面。你不能說「咱倆一塊去偷去搶」，不要提這些了，要安慰他。「為說妙法」，真正的妙法就是教他念佛，給他安心，「你即便是這樣，阿彌陀佛也不放棄你」。

此人苦逼，不遑念佛。

但是，畢竟這個人生前造的業太大了，果報很重；果報很重，花報也會很重。果報，就是他最終要下地獄受苦；花報，就是他還沒到下一世，神識還在這個世界，但是果報已經顯現出來了，比如病苦，或者臨終的掙扎，都屬於花報。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根據一個人的臨終狀況來判斷他將來的去處。臨終狀況越不好，他將來去的地方越不好；臨

終狀況很好，基本上可以判斷他往好的地方去，甚至生到天道、往生極樂世界，都是可以通過臨終來判斷的。

這樣的人花報很重，「苦逼，不遑念佛」。以前我學醫的時候，我看那些臨終的病人大喊大叫，誰都不認識，一輩子都很文明很禮貌，結果臨終的時候破口大罵，什麼話都說，罵人不避親疏，等等。他自己不能掌控自己，你告訴他「臨終的時候你要好好念佛啊」，沒有用，他念不出來了，他沒法像正常人一樣去思維，甚至沒法根據你的語言描述去思維極樂世界是怎麼樣，甚至你講到阿彌陀佛如何、四十八願如何，他已經沒有心力去接納、領受了，所以叫「彼人苦逼，不遑念佛」。他更多的心力是去承受苦了。有些臨終的病人，有時候整個臉都扭曲了，那是疼的，這時候他還能像我們這樣很平靜地聽法嗎？不可能了，所以說「不遑念佛」。

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者，應稱無量壽佛。」

這時候善友告訴他：「如果你實在不能在心中憶念佛，你就衝口而出，你就喊吧！原來是喊『媽呀爸呀，天呀地呀』，別喊那個了，喊『阿彌陀佛』吧！」

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

那個人就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喊了十聲。

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每一念之中都滅掉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什麼叫「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呢？有很多解釋方法。有一種解釋方法，就是說你在八十億劫那麼長的時間裡，吃的雞，吃的鴨，殺的小蟲子，摠死的小螞蟻，這些都是生死罪，你可能也殺過人，過去世也做過壞人。但是因為念佛的緣故，通通免了，滅除了。「八十億劫」，其實這只是象徵的說法，不只是這麼多，在往生之前，你無始劫來有多少罪就滅多少罪，你有八十億劫就滅八十億劫，有八百億劫就滅八百億劫，有八千億劫就滅八千億劫。

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

得往生極樂世界。

「命終之時」，這口氣一落。對這樣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解脫，神識在身體裡的時候，是一種痛苦，是一種束縛。命終之後，神識一出來（當然，往生連這個經歷都不需要），就在那一剎那，「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蓮花像太陽一樣，亮燦燦的，放出光芒，就在這個人的面前出現了。

「如一念頃」，一個念頭的工夫，可能只有零點幾秒，一下子就乘上這個金蓮花，就像坐上一個飛行器一樣，「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就往生了。

於蓮華中，滿十二大劫，蓮華方開（當以此消五逆罪也）。觀世音、大勢至以大悲音聲，為其廣說諸法實相、除滅罪法。

聞已歡喜，應時即發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

在蓮花苞裡包了多久呢？十二大劫。在這個過程中，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經常來看望他，給他講「諸佛實相、除滅罪法」。他聞到以後，非常歡喜，「應時即發菩提之心」。這就是下品下生者。

我們不要以為「在蓮花苞裡，會不會很悶啊？黑乎乎的」，不是的。「蓮花苞」是一種象徵的說法，實際上他跟其他菩薩在極樂世界是一模一樣的。這是他心中的蓮花苞，他的心不開通、不開明，問題不在佛，在他自己。

即便在蓮花苞裡，他也很快樂，經上說「猶如比丘入三禪之樂」，「三禪之樂」是三界之內最快樂的，快樂到頂峰了。

（2）結論：信佛因緣，皆得往生

所以，曇鸞大師說：

以此經證，明知下品凡夫，但令不誹謗正法，信佛因緣，皆得往生。

由這段經文就知道：下品凡夫，他只要不誹謗正法，因為信佛的因緣，都能往生。

所以，前邊是理，後邊是事，兩者交互來說明。道綽大師就把前面的《無量壽經》和後面的《觀經》合到一起，濃縮成一句話：

若有眾生，縱令一生造惡，臨命終時，十念相續，稱我名字，若
不生者，不取正覺。

如果有眾生，哪怕他一生都在造罪造業，臨命終的時候，「十念相
續，稱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縱令一生造惡」的眾生，豈不
就是下下品這樣的「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的眾生嗎？

其實，古代的大德很少把下下品提出來說，著眼點一般都在上品、
中品，特別是上上品，最受追蹤，「我要上品上生！」很少有人把下品下
生拿出來說。但是曇鸞大師非常有法眼，他專門把這段挑出來說，因為
只有這個才能顯示淨土法門是他力法門，阿彌陀佛是徹底慈悲。這就是
下下機顯上上法，如果不是下下機，就不能顯示上上法了。

3· 下品下生的意義

關於下品下生，它有這樣幾點意義：

第一是以惡攝善。連惡到這種程度的人都能往生，何況是沒有惡到
這種程度的人呢？甚至是善人呢？所以叫以惡攝善。

第二是以少攝多。這個人只是臨終念了十聲而已，何況是每天都念
十聲的人呢？何況是每天念一百聲、一萬聲的人呢？更加能往生，這叫
以少攝多。

第三是以下攝上。「下」就是根機非常下劣，無惡不作、無作不惡，
根機非常不好。這樣的人都能往生，何況是根機很好的，又做了很多善
事，幫助了很多人的呢？更能往生。

第四是以臨終攝平生。這個人是臨終才遇到淨土法門，那何況是平
生很健康的時候就遇到了淨土法門呢？更加能往生。

所以，《大經》和《觀經》兩者合在一起，很能說明問題。《大經》
得出的結論是「一切外凡夫人皆得往生」；《觀經》是說明「但令不誹謗
正法」的人都能往生，只要不誹謗正法。

我們有一本書，叫《無條件的救度》，是慧淨上人根據《觀經》下下

品這段經文所講的，總共提出三十點，也就是說《觀經》下品下生折射出三十條甚深的道理。

這段下下品，特別能反映出淨土法門救度的特色。因為這樣的人，他是徹底三業無功的。所謂「三業無功」，就是身口意沒有一點功德可言，沒有任何修行可言，所以徹底彰顯出他力，絕對的他力，完全沒有自力。

而且反映出是「名號獨運，稱名獨達」。如果不是下下品這種情況，這個人也布施，持戒也挺好，也經常去弘法，這樣的人念著佛走了、往生了，或許大家會說「你看，這個人因為平時修行好，所以往生了」，這就不能顯示出「稱名獨達」。而下下品這個人完全沒有修行可言，只有下墮的力量，沒有上升的力量。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恰恰反映出能夠讓他往生的，只有稱名這一件事，是稱名讓他往生了，而不是其他的，所以叫「名號獨運，稱名獨達」。「獨」就顯示出沒有別的，不是稱名之外還有「二」，或者「三」，或者「四」，不是的，只是稱名。

這麼一講就知道，佛教比基督教的「因信稱義」還要簡單。我曾經跟基督教的人交流過，我說：「你們的信眾都能生天國嗎？」

他說：「也不都是。」

我說：「什麼樣的人才能生天國呢？」

他說：「因信稱義，你得信上帝。」

我說：「怎樣才叫信上帝呢？」

他說：「那得看你做得怎麼樣。」

我說：「有沒有一個條文性的東西，可以每天對照自己：我做到這樣，代表我信到多少分；我做到那樣，代表我信到多少分；然後加一塊，積點多少，60分及格，80分優秀。有沒有這樣一個東西？」

他說：「也沒有。」

我說：「那就麻煩了，沒有一個標準化的東西，心裡不就沒底了嗎？」

他說：「對呀！」

總之，問到最後，他也拿不出一個特別確鑿、特別明確的東西。所

以，很多基督徒也是在不確定中度過的。

那就不像我們是板上釘釘的，「名號獨運，稱名獨達」，更簡單，不談什麼「因信稱義」，不是因為你信到什麼樣。即便你是懷疑的，甚至是一邊念佛一邊打了一個好大的問號，但是只要你念佛，都可以往生，因為「稱名獨達」，只要你不拒絕。因為你念佛的當下，佛就現前；佛現前，佛就跟你招手，不是真的招手，是說那種狀態，就是在呼喚你。佛呼喚你的時候，只要你不拒絕，就能往生。因為你念佛，佛就在這句名號裡，甚至極樂世界的光明和景象就現在你面前，你是去還是不去？只要你不犯渾，「佛，我不去，我願意去地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只要你不這樣，都能往生。不管你信得深、信得淺，不管你是善人、惡人，修行好、修行差，都沒關係，沒有這些觀念。

這是第一番問答。

（二）逆謗除取問答

問曰：《無量壽經》言：願往生者，皆得往生；唯除五逆、誹謗正法。《觀無量壽經》言：作五逆十惡，具諸不善，亦得往生。此二經云何會？

這個問題是延續前面的，因為前面講到「但令不誹謗正法，信佛因緣，皆得往生」，所以這裡就提出一個問題，說《無量壽經》和《觀經》似乎有矛盾。因為《無量壽經》第十八願說「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一個是五逆的，一個是誹謗正法的，都不能往生；但是《觀經》下下品這個人明明造了五逆，沒有誹謗正法，他居然往生了，這樣不就矛盾了嗎？

答曰：一經以具二種重罪，一者五逆，二者誹謗正法；以此二種罪故，所以不得往生。一經但言作十惡五逆等罪，不言誹謗正法；以不謗正法故，是故得生。

《大經》說，一個人既有五逆罪，又有誹謗正法罪，就不能往生《；

《觀經》說，下下品這個人造了五逆十惡罪，但是沒有說他誹謗正法的事，他往生了。所以這就顯示出，是因為他沒有造謗法罪，所以讓他往生。換句話說，如果《觀經》下下品的人也誹謗正法，就不能往生。當然，誹謗正法也能往生，我們後邊再說。

（三）謗法生否問答

問曰：假使一人，具五逆罪，而不誹謗正法，經許得生；復有一人，但誹謗正法，而無五逆諸罪，願往生者，得生與否？

答曰：但令誹謗正法，雖更無餘罪，必不得生。何以言之？經言：「五逆罪人，墮阿鼻大地獄中，具受一劫重罪。誹謗正法人，墮阿鼻大地獄中，此劫若盡，復轉至他方阿鼻大地獄中，如是展轉，經百千阿鼻大地獄，佛不記得出時節，以誹謗正法罪極重故。」又，正法者，即是佛法。此愚癡人既生誹謗，安有願生佛土之理？假使但貪彼土安樂而願生者，亦如求非水之冰、無煙之火，豈有得理。

問題一環扣一環。這就是回答，如果一個人誹謗了正法，能不能往生的問題。曇鸞大師在這裡給的答案是不能往生。

「但令誹謗正法，雖更無餘罪，必不得生」，雖然沒有其他罪，只造了這麼一個罪，說不定還是個修行人、很好的人，但是也不得生。

「何以言之？」為什麼呢？前面引用經文說，誹謗正法的人墮到阿鼻地獄裡受苦無窮，從這個地獄轉到那個地獄，時間無量長，連佛都不能預計這個人什麼時候出地獄。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誹謗佛法的罪非常重。「正法」就是佛法。

「此愚癡人既生誹謗，安有願生佛土之理？」他既然誹謗佛法，對佛法是否定的，對極樂世界也是否定的，對阿彌陀佛也是否定的，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平白無故生出願生心呢？一定是假的。

「假使但貪彼土安樂而願生者，亦如求非水之冰、無煙之火，豈有得理」，這個地方我看了好多人解釋，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我自己的理解，我覺得跟上句是差不多的道理。他不相信佛法，甚至反過來誹謗，這樣的人，他所謂的「貪彼土安樂而願生」也是假的，不真實。就像「非水之冰、無煙之火」，冰怎麼可能沒有水？煙怎麼可能沒有火呢？有煙必有火，有冰必有水。你一面說「極樂世界沒有，阿彌陀佛也沒有，往生這件事也沒有」，同時你又說「我就想到極樂世界那個快樂的地方去」，這樣於理於事就不吻合，凡事都有一個理則，這樣的事出現就跟這樣的道理不順。所以，曇鸞大師在這裡就否定了。

實際上，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貪極樂世界的美好快樂，而生起願往生心，能不能往生呢？能。《念佛感應錄》裡大部分都是這樣往生的，有幾個人是真的發了菩提心往生的？少之又少。佛是讓我們貪極樂世界的，以貪治貪，真的對極樂世界貪起來了，對娑婆世界自然就不貪了。曇鸞大師自己就講過類似的話，翻到《聖教集》300頁。

經言：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聚。

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安可思議！

話說回來，誹謗正法的人能不能往生呢？也能往生。曇鸞大師說的這種情況，其實是誹謗到底的，就是從頭到尾都是誹謗。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覺得不對，懺悔了，念頭轉過來了，也一樣往生。

翻到《聖教集》700頁，善導大師回答過這個問題，我給大家讀一下：

如四十八願中，除謗法、五逆者，然此之二業，其障極重，眾生若造，直入阿鼻，歷劫周憶，無由可出；但如來恐其造斯二過，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是不攝也。

是「方便止言」，不是不攝受。

又，下品下生中，取五逆、除謗法者，其五逆已作，不可捨令流轉，還發大悲，攝取往生。然謗法之罪未為，又止言「若起謗法，即

不得生」，此就未造業而解也；若造，還攝得生。

這是關鍵。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造五逆罪不能往生」，是不想讓你造五逆；你造了五逆，還攝受你。沒造謗法罪的時候，說「你造五逆，造就造了吧，但是你別謗法，謗法罪更重」，就是不希望你在往生前過得不好。結果你謗法罪也造了，那怎麼樣呢？還攝受。「若造，還攝得生」，佛還會攝受你的。

這是善導大師的解釋。說明什麼呢？說明佛的慈悲是沒有底線的，是徹徹底底的，徹頭徹尾的。

（四）謗法罪相問答

我們看第四番問答。「謗法罪相」，就是什麼是誹謗佛法。

問曰：何等相是誹謗正法？

答曰：若言無佛、無佛法、無菩薩、無菩薩法，如是等見，若心自解，若從他受，其心決定，皆名誹謗正法。

什麼是「誹謗正法」呢？其實我們很容易造誹謗佛法的罪，「有佛嗎？沒佛！哪來的佛？騙人的！有法嗎？沒佛哪來的佛法？沒佛哪來的菩薩？哪來的菩薩法？」這些或者是自己想的，覺得自己很聰明，看了很多書，很有能力，很有頭腦，「我是科學家！」或者是別人告訴他的，他自己也沒有這個想法。但是，不管是「自解」，還是「從他受」，內心非常決定，「就是沒有，絕對不可能有！」這就叫作「誹謗正法」。

誹謗正法有好多種，這只是一種，屬於否定；還有一些是增加，或者減損，這些都算誹謗正法。

這就告訴我們，對不瞭解的事不要妄下結論，容易造罪。但是，造這樣的罪業又很容易，龍樹菩薩、天親菩薩、蕩益大師、印光大師都曾經造過謗法罪，如果不能往生，這些祖師不就完了嗎？

龍樹菩薩就造過，他三個月學完小乘，「佛法也不過如此嘛！」他

就準備自己另立新宗了。天親菩薩不相信大乘，造了很多誹謗大乘、破斥大乘的論，不也誹謗過嗎？蕩益大師、印光大師受程朱理學的影響，人又聰明，寫了好多的「闢佛論」，想要滅掉佛法，要「誓滅佛老」，因為他們「獨尊儒術」，所以發誓這輩子一定要把佛教滅掉，把老子滅掉。這些業都不輕，這就說明誹謗佛法很容易造。

在座的各位，一點都沒誹謗過佛法的可能也很少，我也誹謗過，因為這個很容易造。人習慣於對不瞭解的事情妄下評論，以自己很有限的知見去妄測佛的智慧。再加上淨土法門本身就是又難信又難說的法門，所以更加容易招來誹謗，「往生有那麼容易嗎？」所以，我們一般是「不信人前，莫說此法」，這個人明顯是不能相信的，那就不要提了；你提了，就給他創造一個謗法的機會，還不如不說。所以，有句話叫「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不要這麼自信，不要以自己的見解為準。

（五）逆謗輕重問答

我們再看第五番問答，也是圍繞謗法的，這個問題是問「謗法罪有那麼重嗎？」

問曰：如是等計，但是己事，於眾生有何苦惱，逾於五逆重罪耶？

「如是等計，但是己事，於眾生有何苦惱」，這個問的人問得也挺在理，「誹謗正法是我自己的事啊！」我們今天的人也經常這麼說，「信不信是我自己的事，與別人何干？我又不影響別人，你該信信唄，我尊重你，但是我自己不信」。

「逾於五逆重罪耶？」又不像殺父殺母，或者殺人放火，傷害了別人的利益。誹謗正法是我自己的事，只是動動嘴巴而已，有那麼重嗎？不敢相信。

答曰：若無諸佛菩薩說世間、出世間善道，教化眾生者，豈

知有仁義禮智信耶？

這說到點兒上了。如果沒有諸佛菩薩，世間善法、出世間善法，包括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就都沒有了。

這就會怎麼樣呢？

如是世間一切善法皆斷，出世間一切賢聖皆滅。

大家都不相信，自然就沒有了，就沒人提倡仁義禮智了，也沒人說解脫苦惱的法了，處處看到的都是殺盜淫妄。前面說「於眾生有何苦惱」，殺盜淫妄對眾生是有苦惱的。那麼根源是從哪兒來的呢？就是從誹謗正法來的。因為你斷了善法的根，賢聖也因為你的誹謗而滅掉，眾生也因為你的誹謗而不相信。

汝但知五逆罪為重，而不知五逆罪從無正法生。

你哪裡知道五逆罪的根源在哪兒，根源就在於有人誹謗正法。

是故謗正法人，其罪最重。

人身上從上到下，什麼最能造罪？嘴。它比手、胳膊、腳厲害多了，嘴是造業最勇猛、最厲害的。只是動動嘴皮，就讓「善法皆斷，賢聖皆滅」，就是動動嘴皮的事。善導大師有首偈子說：

五濁增時多疑謗，道俗相嫌不用聞。

見有修行起瞋毒，方便破壞競生怨。

如此生盲闍提輩，毀滅頓教永沉淪。

超過大地微塵劫，未可得離三塗身。

大眾同心皆懺悔，所有破法罪因緣。

「五濁增時多疑謗，道俗相嫌不用聞」，到了末法的時候，五濁非常增盛，大家相互之間疑謗，懷疑誹謗很多。「道俗」，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相互之間都嫌棄，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相互拆台，而不是相互捧場。

「見有修行起瞋毒」，看到真正有修行的就嫉妒，因為他不能理解，所以就發火。甚至是「方便破壞競生怨」，我舉報你，我把你連鍋端，我破壞

你，讓你們沒地方住，沒地方吃。善導大師說得太準了，現在就是這樣。

「如此生盲闍提輩」，這樣的人就像生下來沒有眼睛一樣。「闍提」，就是一點兒善根都沒有。「毀滅頓教永沉淪」，造業造大了。念佛就是頓教、頓超的法門，把這個法門斷掉了，那就沉淪了。

「超過大地微塵劫，未可得離三塗身」，什麼叫「大地微塵劫」呢？就是把大地上的土碾成粉末，一粒塵土就代表一大劫。這麼多大劫都過完了，這個誹謗正法的人還在地獄裡被火燒。

「大眾同心皆懺悔，所有破法罪因緣」，要好好懺悔。

這是講誹謗正法的罪，誹謗正法的罪這麼重，反過來說，弘揚正法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有句話叫「一世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讓人明理，這比你做很多實際的善業善行功德還大。

我看到一位居士發的朋友圈，她這兩天救了三頭驢。有一個買驢肉的，他要殺那三頭驢，這位居士看見了，「多可憐啊！」就湊了一萬七千五百塊錢，把那三頭驢買下來了。這些善行從哪兒來？是因為這位居士信佛，受佛法的熏染，她才會生起憐憫心。她信佛是從哪兒來的？可能就是看了一本書，或者聽了一次法，就從不信佛到信佛了，一切的善行都是從明理來的。

所以，從這就能看出，弘揚正法的功德不可思議。弘法者也是動動嘴皮，但是救的就不只是三頭驢了。

（六）念佛道業輕重問答

第六番問答，這是重點。如果是偶然來書屋的，只聽到這段，而且聽明白了，那你就「畢業」了，在佛法上就畢業了。因為這段是特別核心的部分，如果這段真聽明白了，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1·重者先牽

問曰：業道經言「業道如秤，重者先牽」，如《觀無量壽經》言「有人造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無量苦；臨命終時，遇善知識，教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便得往生安樂淨土，即入大乘正定之聚，畢竟不退，與三塗諸苦永隔」。先牽之義，於理如何？又，曠劫以來，備造諸行有漏之法，繫屬三界，但以十念念阿彌陀佛，便出三界，繫業之義，復欲云何？

什麼叫「業道如秤，重者先牽」呢？就像天平一樣，去過這邊 5 克，那邊 10 克，肯定 10 克那邊就垂下去了，「重者先牽」。當然，古代沒有天平，可能就是一根線，重的那邊拉著輕的這邊走。

《業道經》上說，人在臨終的時候，他的神識去哪，就非常像秤的情況。神識去哪，取決於你這一生哪種業造得最重。如果你貪心特別重，貪心造的業就起作用，就把你牽到鬼道，因為鬼是貪心為主。如果你這一生貪心不重，愚癡心重，愚癡的業就起作用，就把你牽到畜生道，可能做一隻貓啊、狗啊。

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是這樣的話，《觀經》下下品的人造了五逆十惡，這在形象和感受上給人的感覺是罪業重得不得了。像前段時間有一個小學生弑母案，但凡這樣的新聞一出現，整個社會就一片嘩然，為什麼它會得到大家這麼高的追蹤，甚至引起各種討論呢？就是因為它非常超出常情。能做出這樣事的人，得需要多大的心力才造得出來啊？這是不容易的。這樣的業展現出來的相明顯是很重的，即使不信佛的人也會說「這樣的人早就該下十八層地獄了」，一般人都會這麼說。

但是反過來，善友教他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上嘴唇碰下嘴唇，可能就十秒八秒的時間，這看起來明顯很輕。

這兩者就像天平一樣，左邊是「十念」，右邊是五逆，明顯是右邊重，怎麼最後左邊沉下去了呢？所以，就是問這個問題，「業道如秤，重

者先牽」。

曇鸞大師的回答，是用一系列經文，以及別的證據，證明「十念」更重，而且遠遠重過五逆。我們看曇鸞大師是怎麼說的。

2·三在釋

答曰：汝謂五逆十惡繫業等為重，以下下品人十念為輕，應為罪所牽，先墮地獄，繫在三界者，今當以義較量：輕重之義，在心、在緣、在決定，不在時節久近多少也。

「較量」，就是比較。

「輕重之義」，說一個人所造的業是輕是重，不是以我們的眼睛、耳朵、感受等世俗那一套為標準，不是以那些來決定的。那看什麼呢？三方面，「在心、在緣、在決定」；反過來，「不在時節久近多少也」。

比如一個人要造五逆十惡，可能要花大半輩子才造得成。要出佛身血，還不太容易呢，佛血那麼容易出嗎？提婆達多想盡辦法，才出了一點佛身血。所以「不在時節久近」。

(1) 在心

云何在心？彼造罪人，自依止虛妄顛倒見生；此十念者，依善知識方便安慰，聞實相法生：一實一虛，豈得相比？譬如千歲闇室，光若暫至，即便明朗；暗豈得言在室千歲而不去耶？是名在心。

怎麼說「在心」呢？

① 罪業依顛倒見生

「彼造罪人」，這個造五逆十惡的人。

「自依止虛妄顛倒見生」，他造的所有罪業，從根本來說，他的心是虛妄顛倒的，是不真實的，這是相對於實相法來說的。換句話說，所謂的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都是假的。其實無父可殺，無母

可殺，無和合僧可破，無佛血可出，都是虛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②十念是實相法生

反過來說，「十念」不一樣，「此十念者，依善知識方便安慰，聞實相法生」，是依實相法而生，名號是實相。

所以，「一實一虛，豈得相比？」前邊的五逆謗法再大，可惜它是虛的；「十念」再小，可能連十念都不到，只是一個念頭，但是它是真實的，「豈得相比？」

③闇室遇光喻

後邊打了個比喻。

「譬如千歲闇室，光若暫至，即便明朗；暗豈得言在室千歲而不去耶？是名在心」。比如一間屋子，封起來一千年了，從來沒打開過。一千年之後，考古隊來了，打開一條縫，「曄」陽光就照進來了。黑暗會說「我在房間裡一千年了，光明才來幾分鐘、幾秒鐘，光明要趕我走，那怎麼行呢？不行！」黑暗會說這樣的話嗎？不會。光明一來，黑暗必然得走，光來暗去。因為光是真實，黑暗是虛假；虛假千千萬，也比不了一丁點的真實。

比如一個人躺著，一動不動。其他人在造謠：「這個人死了，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被什麼人打死的。」另外一個人說：「不是打死的，是撞死的。」另外一個人又說：「是毒死的。」甚至作了很多調查，寫了很多文章披露，就想證明他死了。結果這個人在所有人圍觀他的時候，動了一下小手指。前面所有的謠言都被小手指動的這一下打破了，哪怕只動了一毫米，也都被打破了。他沒有死，是活著的，這些謠言都是虛假的，不攻自破。

曇鸞大師說：「我從無始循三界，為虛妄輪所迴轉。一念一時所造業，足繫六道滯三塗。」《華嚴經》說：「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比如一種罪業有杯子這麼大，另一種罪業有桶那麼大，另一種罪業有房子那麼大。如果罪業有形體，能夠測量的話，每一個眾生造的罪業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整個虛空都容納不了，這是《華嚴經》

上說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這是講罪業不可思議。

但是，罪業本質是虛假的，罪性是虛的，這可是救了我們的命啊！如果罪業是真的，我們就完了。罪性本虛，經上說「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溶」，罪就像霜露一樣，太陽一出來，罪就沒有了。就好比做夢，夢見自己是壞人，今天殺十個人，明天殺一百個人，後天殺一萬個人，白天是一個正人君子，晚上就是一個殺人魔頭。但是，好就好在這只是夢而已，醒來一看，「哦，原來是個夢」。

我們也是一樣，我們在這個世間，也都是如夢如幻。師父打過一個比方，特別好。好比一潭湖水，湖面很平靜，把樓啊、山啊、樹啊都倒映在水裡，景色非常漂亮。結果有個小孩丟了一個石子進去，這些影子馬上完全沒有了。我們的罪就好比湖面上的影子，這句名號就好比那個小石塊，只要投進去，虛的一碰到實的，自然就沒有了，罪業灰飛煙滅。

這就是「在心」，心是真還是假。

(2) 在緣

云何在緣？彼造罪人，自依止妄想心，依煩惱虛妄果報眾生；此十念者，依止無上信心，依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生。

①罪業，依止妄想心

緣也不一樣。造罪的緣，是「依止妄想心，依煩惱虛妄果報」，他所對的境也是虛妄的。比如他為了貪財，結果殺人放火。財本身是假的，引起他造罪的緣本身就不真實，等於以妄引妄，外境的妄引發他內在的妄心。

②十念，依止無上信心

念佛就不一樣，「此十念者，依止無上信心」，這句名號本身是真實的。因為它本身是真實的，它引發的是眾生佛性當中顯露、顯發出來的無上信心。這個無上信心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所以《金剛經》上有一句話叫「信心清淨，則生實相」，信心非常清淨。《易行品》說「信心清

淨者，華開則見佛」，這個力量比五逆十惡還要強。

這裡面對名號有幾個形容詞——「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

「方便」，名號很方便，如果它不方便，那個「彼人苦逼，不遑念佛」的人，怎麼能念得出來？就因為它方便，衝口而出，只要能出聲就可以。

「莊嚴」，名號之所以莊嚴，是因為它裡面有阿彌陀佛的萬德莊嚴。

「真實」，因為它是佛成就的，是實相身、為物身。

「清淨」，它是清淨的，不是染污的。

「無量功德」，名號具有無量功德。

③滅除藥鼓喻

後面又打了個比喻：

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截筋破骨；聞滅除藥鼓，即箭出毒除。豈可得言彼箭深毒厲，聞鼓音聲不能拔箭去毒耶？是名在緣。

這是講一種鼓，這個鼓的名字叫「滅除」。它有什麼功效呢？比如在戰場上，士兵被箭射中，箭頭都塗著毒，這個士兵很快就要死了。這時候，只要這個「滅除藥鼓」一敲起來，神奇的一幕就發生了，箭就從肉裡出來了，而且毒就被止住了、去掉了。

據說在佛的時代，這種鼓真的有。波斯匿王跟另一方打仗的時候，就抬出來這麼一個鼓，一敲它，士兵怎麼也射不死。我們曾經找佛小居士畫了一幅畫，一顆紅心上插了很多貪瞋癡慢疑的箭，然後一敲「滅除藥鼓」，箭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個比喻，眾生無始劫以來都中了貪瞋癡的毒箭，名號就好比「滅除藥鼓」，一念名號，貪瞋癡還能不出來嗎？我們造罪造業，無非就是貪瞋癡的驅動，但是一念佛，它不能不出來。

這讓我想到了「蛇性雖曲，入竹筒則直」。蛇性本曲，彎彎繞繞的，你把它放到竹筒裡，竹筒是直的，它就不得不直。我們造罪造業的心本來是貪瞋癡構成的，是曲的，像蛇一樣。但是一念佛，就等於進到竹筒裡，

它就不得不直，不得不順著阿彌陀佛的萬德莊嚴來展現，我們也具足了佛的莊嚴，我們本來不清淨，也變得清淨了；本來不真實，也變得真實了；本來沒有功德，也變得有無量功德了。這就是緣，名號就是這麼一個緣，名號就是「竹筒」。

(3) 在決定

云何在決定？彼造罪人，依止有後心、有間心生；此十念者，依止無後心、無間心生：是名決定。

什麼叫「有後心、有間心」呢？

「有後心」，好比一個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做完之後，這件事就完結了，他就去做另外一件事了，或者換成另外一個念頭了，這叫「有後」，就是有完結。

「有間心」，就是做的過程中不決定。比如他在偷東西的過程中，偷著偷著突然後悔了，「這要是被抓著了怎麼辦啊？但是已經進來了，進來了也不好出去啊……」，在作思想鬥爭，「我是繼續呢？還是就此罷手呢？」這叫「有間」，中間有別的念頭插進來。

這個臨終十念者，他不一樣，他無後心，同時也是無間心。為什麼無後呢？他沒有退路啊，地獄的火熊熊燃燒，就等著他下去呢，他沒有退路可走。就好比一個人在後邊拿槍逼著你，「你走！你不走我斃了你！」電影裡邊經常有這樣的鏡頭。這個人就是無後心，他無力反抗；換句話說，這就是破釜沉舟，把船敲漏了，不活了。

這個十念者也是無間心，他中間再沒有別的念頭，因為大難臨頭了，他沒有別的想法了，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不會想到其他的。

天臺宗智者大師把這段話完完全全引用到《淨土十疑論》裡邊了，可見這段是非常經典的。但是智者大師又加了一點東西，在「在心、在緣、在決定」後面又加了一句：

譬如十圍之索千夫不制，童子揮劍須臾即分。

好比一根繩子很粗，「十圍」是個量詞，說明繩子很粗很粗。「千夫不制」，一千個人想要把這根繩子拉斷，五百個人在左邊，五百個人在右邊，使勁拉，都沒法讓繩子斷掉。

然後有一個小孩，才八歲，他拿了一把鋒利的寶劍，「卡嚓」一聲，就把繩子斬斷了，比一千個人的勁還大，在效果上比一千個人還要明顯，「須臾兩分」。

又如千年積柴，以一豆火焚，少時即盡。

比如我們大家每天都往這個小區裡背柴，積攢了一千年，一個大柴垛，堆起來像一座山。然後有人抽了一根煙，往裡面一丟，柴垛一下就著起來了，可能兩三個小時就燒沒了。

智者大師在說明什麼呢？說明十念心非常猛利，像劍一樣，像火一樣。

「無後心」，我們平時念佛也應該拿出這種無後心的勁兒來，如果覺得自己後路很多，「我不往生，怎麼也能生天吧？起碼也能做人吧？說不定來世比這一世還好呢！這一世是科長，下一世是局長；這一世是局長，下一世是部長……」，有這種想法，退路就很多，念佛就不迫切，甚至悠悠晃晃，很容易改法門。必須自斷後路，其實也不是自斷，我們本來就無後路，這是佛告訴我們的。

像佛新居士去養老院講念佛，我覺得他特別有智慧，他就做了兩件事：

第一，「我們來看一下地獄變相圖。你這輩子騙了多少人？這是拔舌地獄。你賣東西缺斤少兩，請看剝筋剔骨的圖，很嚇人的……」，這些老人家一看就渾身冒汗。

第二，「大家想不想去那兒啊？」「不想！」「那再看看極樂世界，八功德水，黃金為地，思衣得衣，思食得食，還能成佛，不老不病不死，有智慧，每個人都二十歲，永遠年輕……」。一些老年人受老苦，對老苦是刻骨銘心的，但是到了極樂世界永遠年輕。「去哪裡？二選一！」肯定異口同聲「極樂世界！」

這就是先把地獄擺出來，斷了後路；再把極樂世界擺出來，給他一條出路。對這些老人不能像我這樣講《往生論註》，太繞彎子了，沒必

要。他們已經是「苦逼不遑念佛」了，心力非常弱，你給他講道理，他也沒有心力去思維了。

住於念佛者，心印不壞

講到「無後心」，我還想到一個公案，是佛在《觀佛三昧經》裡講的一個故事，叫「住於念佛者，心印不壞」。

有一個窮人，特別想有錢，想錢想瘋了。有一天，王子出行的時候，帶著一個大寶瓶，寶瓶裡有一個大印。他想，得到王子的印可不得了，進了國庫想要什麼要什麼，這比什麼賺錢都快。他就相中了王子的印。但是他又沒什麼計謀，沒什麼好辦法，於是趁著人少的時候，抱起瓶子就跑，這是蠻幹的行為。王子急了，馬上派了六名士兵騎著六頭黑象去追他。他在前邊跑，跑得越快，士兵追得越快。眼看就要追上了，他看到前面有一棵樹，平時可能都爬不上去，這時候「噌噌噌」就上去了。他上去之後，大象也跑到了樹下，就用鼻子捲著樹使勁搖，馬上就要把他搖下來了。情急之下，這個窮人就把寶瓶的蓋子打開，把印拿出來吞下去了。吞下去沒幾分鐘，大樹就被搖斷了，他掉下來，然後就被亂箭射死，被大象踩扁了。雖然他的身軀已經血肉模糊，但是大家看到王子的印還在閃閃發光。

這時候佛就說：「住於念佛者，心印不壞，亦復如是。」念佛的人就像那個印一樣，「心印不壞」。

這個窮人被黑象和士兵追趕的時候，就是一種「無後心」的狀態。他的肉體壞了，就好比一個人往生了，肉體壞散了，但是念佛的心還在發光，「心印不壞」，名號永遠印在我們心中。

有一個詞叫「以心印心」，「印」就是證明。在過去，只有證悟者才能印證其他人有沒有證悟，這叫「以心印心」。我們念佛人的心是誰來印證呢？是佛心來印證的，這比禪宗的以心印心還高。

講到「無間心」，曇鸞大師在另外一部著作《略論安樂淨土義》裡有一個比喻：

譬如有人，空曠迴處，值遇怨賊，拔刀奮勇，直來欲殺。其人動走，視渡一河。若得渡河，首領可全。爾時但念渡河方便：「我至河岸，為著衣渡，為脫衣渡？若著衣納，恐不得過。若脫衣納，恐無得暇。」但有此念，更無他緣。

這是打了一個比方，說明人為什麼到了那個時候就是「無間心」，就沒有別的想法。

好比一個人被敵軍追，他跑啊跑啊，跑到河邊，唯一能夠保全生命的方法就是游過去。追兵馬上就來了，他還會想「我是脫衣服游過去呢？還是穿著衣服游過去呢？穿著衣服可能游不過去，會往下沉；脫了衣服，又沒有時間」，他還會這麼想嗎？不可能，這時候就是「無間心」，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我們念佛，第一要「無後」，第二要「無間」。我們的「無間」是什麼呢？就是根本來不及去想「往生之後能證幾果啊？往生之後我怎麼回來啊？回來之後，我知不知道自己是菩薩再來啊……」其實，這些都是閒得慌的問題。不要因為這些想不通就不念佛了，沒必要。「無間」就是來不及想了，活命在先，先把小命保住。

（七）一念問答

問曰：幾時名為一念？

答曰：百一生滅，名一剎那；六十剎那，名為一念。此中云「念」者，不取此時節也。但言憶念阿彌陀佛，若總相，若別相，隨所觀緣，心無他想，十念相續，名為十念；但稱名號亦復如是。因為前面講到「十念」，所以這裡就問什麼叫作「一念」？知道「一念」就知道「十念」了。

什麼叫「一念」呢？曇鸞大師的回答是「百一生滅，名一剎那」，「百一生滅」就是一百個生滅，這叫「一剎那」。「剎那」這個詞來自佛教。什麼叫「一剎那」呢？我們經常說「剎那之間」，但是不知道什麼叫

「剎那」，一百個生滅就叫「一剎那」。「六十剎那，名為一念」，六十個剎那就叫「一念」。換句話說，六千個生滅就是「一念」。大家可以想像這個快速的程度，一個念頭裡有六千個生滅。

我以前看永明延壽大師的傳記，他一天念十萬聲佛號，同時還做一百零八件佛事。一百零八件佛事裡就包括拜佛、供佛、誦咒等等，包括各種佛事。大師幾十年如一日，常年如此。當時我很不理解，「這怎麼可能啊？」一般人一天最多能念十萬聲佛號，我拿計算機算過的，要不停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在不睡覺的情況下，剛好能念十萬。怎麼可能再做一百零八件佛事呢？這是寫書的人瞎寫的吧？

但是後來想想，祖師是有可能的。我們凡夫心粗，我們的念頭是很粗的一條，他們的念頭可以很細很細。因為一念有六千個生滅，他在一個很小的生滅瞬間都可以完成一件佛事。我們念一聲佛號用幾秒鐘，祖師可能一秒鐘能念十聲，而且清清楚楚，歷歷分明，他有那個功夫。我們不行，我們念十聲，有八聲能聽進耳朵就不錯了，都在打妄想。

「此中云「念」者，不取此時節也」，但是曇鸞大師又說了，此中的「念」也不是以時節來算的。

「但言憶念阿彌陀佛，若總相，若別相」，有兩種方式憶念阿彌陀佛，或者是總相，或者是別相。「總相」就是整個阿彌陀佛的像，或者是想他的眉間白毫，或者是眼睛、嘴、耳朵，都可以。「隨所觀緣，心無他想，十念相續，名為十念」，這也算「十念」。第二種，「但稱名號亦復如是」。其實曇鸞大師最想說的是後一種。

古人有一句話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微塵剎土，不隔毫端」。時節、時間都是虛妄的，一念有時候可以很長，有時候也可以很短，念劫相融。

妙高禪師的故事

有一個公案，在浙江奉化有個雪竇寺，雪竇寺上面有個妙高台，現在還有。宋朝有一個禪師叫妙高禪師，有一天他在用功打坐參禪，為了防止自己打瞌睡，他就想了一個辦法，到妙高台上打坐，底下是萬丈深

淵，只要一打瞌睡就會掉下去，這是拿命作賭註：想活命，就不能打瞌睡，要克服睡魔。

有一天他在那打坐，瞌睡來了，一不小心就栽下去了。栽下去的過程中，突然感覺一隻很柔軟的手把他托住了。他就問：「誰人救我？」對方說：「我是護法韋陀菩薩，因為你的發心不可思議，我不能讓你掉下去，我一定來護你的法。」於是就把他托上去了。

托上去之後，他繼續打坐，一邊打坐一邊開小差，就想：「哎呀！我修行不錯啊，韋陀菩薩都現身護我的法。」結果一念傲慢心生起，韋陀菩薩就說話了：「因為你生了這一念傲慢心，我二十世不護你的法。」

於是他就懺悔了，心想：「我太容易起傲慢心了，因為傲慢心，韋陀菩薩都不護我的法了；但是不管韋陀菩薩護不護法，我還是修我的，修不成的話，掉下去摔死算了。」然後就繼續打坐。不久他又打瞌睡了，一頭栽下去，他心想：「這次肯定沒命了。」但是又有一隻柔軟的手把他托起來了。「這是誰啊？」「我是韋陀，我又來了。」「你不是二十世都不護我的法嗎？」「因為你的懺悔特別真誠，所以二十世剎那之間就過了。」於是就把他托上去了。

可見，時間、念頭不是固定的。一念到底是多長時間，多長時間是一念，這不是固定的。

（八）十念問答

問曰：心若他緣，攝之令還，可知念之多少；但知多少，復非無間。若凝心注想，復依何可得記念之多少？

這段挺有意思的。這個問題上個月還有人問我，說「我又想專心致志地念佛，又想記數；我專心致志就不能記數，記數就不能專心致志，這不是矛盾嗎？」

這裡的問題也是一樣的，「凝心注想，復依何可得記念之多少？」

念得非常專注，怎麼知道念多少？大家想想是不是，特別專注的時候，怎麼計算多少？手在撥弄計數器，也分心啊。

其實，這個問題是曇鸞大師故意設的，本來是個小問題，但是曇鸞大師要引出一個更大的課題，是什麼呢？就是「平生業成」這件事。

1. 十念之義，業事成辦

答曰：經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辦耳，不必須知頭數也。

「經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辦耳」，剛才講了，《觀經》下下品那個人念了十聲佛號，《大經》裡也說「乃至十念」，這個「十念」到底在表達什麼？就是在表達「平生業成」，就是「業事成辦」、往生必定。雖然我們現在沒有往生，但是阿彌陀佛已經給我們發了錄取通知書，我們是必定往生的，這叫「平生業成」，不是「臨終業成」。

曇鸞大師總結了一句話，叫「不必須知頭數」，不是真的讓你去算念了幾聲。《觀經》下下品那個人臨終都那樣了，他還怎麼算啊？「南無阿彌陀佛，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二聲；南無阿彌陀佛，三聲……」還沒念完就斷氣了。

2. 十念業成，通神者言

如言「螻蛄不識春秋」，伊蟲豈知朱陽之節乎？知者言之耳。
十念業成者，是亦通神者言之耳。

「螻蛄不識春秋」出自《莊子》，原文是「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螻蛄是一種昆蟲，它只在夏天的時候生，春天、秋天對它來說沒有意義，春天它還沒生，秋天沒到它已經死了。「伊」就是它；「朱陽之節」就是夏季。這樣的蟲子，它能說「我就生活在夏天」嗎？夏天對它也沒有意義，因為夏天也是相對於春天、秋天、冬天而言的。誰知道它是夏天出生，春秋不生呢？是人，人是高過它的。

念佛人也是一樣的。誰知道「十念」就是「業事成辦」呢？我們不知道。對我們來說，只能講「一二三四」這些數目。是「知者言之耳」「通神者言之耳」。「通神者」就是佛，他知道十念就是「業事成辦」的意思。凡夫不知道，就好比螻蛄不知道春秋一樣，但是佛知道。

3· 積念相續，不須頭數

但積念相續，不緣他事便罷，復何暇須知念之頭數也？

「積念相續」，一句一句念下去就行了。

「不緣他事」，中間不夾雜其他的。

最後，曇鸞大師很幽默地說了一句：

若必須知，亦有方便，必須口授，不得題之筆點。

如果你非得知道，也是有方法的，既能夠專心致志地念佛，又能明確知道自己念了多少聲。但是對不起，你得來找我，我親口告訴你，就不寫在書裡了。

日本有一位法師，他說了一句話，「余於此註雖喜，不傳口授是恨」，「我碰到《往生論註》特別歡喜，但是我看到這兒的時候，大師居然沒寫出來，我恨啊！」估計曇鸞大師寫到這的時候也是神秘地一笑，「我就不告訴你！」特別有意思，挺幽默的。

金山活佛每次念佛都是一百零八聲，從來不用任何計數的東西，一聲不多，一聲不少，每次都有人幫他數，從來沒錯過，估計他是得了曇鸞大師的真傳。現在計數就方便多了。

肆、釋長行

卷下是長行。之前的偈頌是整個《往生論》的精華所在，高度濃縮，天親菩薩擔心後人讀不懂，所以他在偈子後面又作了長行，因此，整個長行就是在解釋前面的偈頌。

如果只是偈子，我們是看不懂的。像河北邯鄲有一個石窟群，叫響堂山，那裡有一塊石碑，是唯一一塊刻著《往生論》讚偈的石碑，開鑿於北齊時代。如果石碑上只是偈子，我們很多人是讀不懂的。即便天親菩薩寫了長行，解釋了偈子，但是說實話，如果沒有曇鸞大師的解釋，我們也讀不懂，因為太濃縮了。

一、分義十重

論曰：

「論曰」以下，此是解義分。

此分中義有十重：一者願偈大意；二者起觀生信；三者觀行體相；四者淨入願心；五者善巧攝化；六者離菩提障；七者順菩提門；八者名義攝對；九者願事成就；十者利行滿足。

它是指哪部分文字有十重含義呢？是指偈子嗎？不是。這裡是說長行的部分，如果仔細去分析它的意思，有十重含義。

我們注意一下，這裡沒有用別的詞，而是用「十重」，重重疊疊，一重又一重。他沒有說十面，或者十種、十類，他是用「十重」，這些字眼都很講究。所以，他在後面列了十重，這十重並不是十個方面，而是十個角度，有一些是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有一些是在同一個角度的不同

深度上說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一層一層的，像剝洋蔥一樣，剝了一層，裡面還有一層，再剝一層，裡面還有一層。

第一方面，「願偈大意」。這就是整篇偈子的主旨、總體的意思。整篇偈子想要表達的根本核心思想，這就是「願偈大意」。「大意」就是總體的意思、主要表達的意思，其實就是一句話，——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國故。

從第二到第九部分，都是在說往生之因。佛教講因果，做什麼樣的因，能夠讓眾生往生呢？

然後再分兩類：一個是「初說願事」，然後次說「願事成就」。

第二「起觀生信」。願事的部分，也是有總有別，總的先說「起觀生信」。所謂「起觀生信」，就是了知五念門，然後對極樂淨土、彌陀願力生起信心，確知自己必定往生，這叫「起觀生信」。我們經常說「五念門」，但是在偈子裡是看不到「五念門」這三個字的，它是在哪兒提出來的呢？就是在這個地方：起觀生信，示五念力，出五念門，五念門即禮拜、讚歎、作願、觀察、迴向。

第三「觀行體相」，這部分佔的比重最多。我們前面講二十九種莊嚴，在講某一種莊嚴的時候，前面講完之後，我會說「翻到後邊長行部分」，就是「此云何不可思議？」那一部分，那麼長的文字，全都是「觀行體相」裡邊的，它實際上就是觀察佛菩薩，佛跟菩薩屬於體；以及觀察極樂世界一一莊嚴功德，有不同的相，所以叫「觀行體相」。

第四，「淨入願心」就是非常有名的那句話——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

後邊的文字很多，但是「觀行體相」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其他部分都非常短，有些就是一句話、兩句話，從文字分布來說是不平均的。

「淨入願心」主要是講什麼呢？因為前面講了二十九種功德莊嚴，極樂世界是怎麼美好，阿彌陀佛是如何的莊嚴，菩薩是如何的莊嚴，這些都屬於事相。這些事相背後的原理，或者說這麼多美妙清淨的相，根源是從哪兒來的呢？就是「一法句者，謂清淨句」，都是從阿彌陀佛的

四十八願、清淨本願裡流露出來的。它是在表達這個意思。「淨入願心」，這個「願」就是阿彌陀佛的願，一切都是從阿彌陀佛的願心裡流露出來的。

所以，第三和第四在五念門裡，都屬於觀察的部分。

再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善巧攝化」「離菩提障」「順菩提門」「名義攝對」，這都屬於迴向的部分。

迴向有兩種：一種是「往相迴向」，往生，這也是迴向的一種；還有一種是「還相迴向」，就是到了極樂世界倒駕慈航再回來，這是另外一種迴向。

第五「善巧攝化」，「菩薩巧方便迴向」，因為淨土法門非常殊勝、善巧，從古至今都說淨土法門是方便中第一方便，非常容易修行，簡單易行，讓眾生很容易拿起來就用，所以叫「善巧」。「攝化」就是攝受眾生、化導眾生。如果一個方法很困難、很複雜，理解都非常困難，修持起來也非常難，這就不叫「善巧攝化」，就不夠善巧。比如聖道門的很多修行方法，要先在理路上弄明白，甚至要大開圓解、開悟，這就很難，就不夠善巧。

第六「離菩提障」，淨土法門不光在攝化方面非常善巧，而且遠離障難。像《往生論註》一開頭，曇鸞大師就提出難行道之所以難行，有五種原因，可以說是五種障難，「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三者無賴惡人，破他勝德；四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所以很難。但是淨土法門就可以繞開這五種障難，所以叫「離菩提障」。

第七「順菩提門」，既然「離菩提障」，所以就順了菩提門，也可以說是「順彼佛願」。因為「順彼佛願」，一切就都不成問題，一切障礙都不成為障礙，在趨向菩提的佛道上可以一直前進。

第八是「名義攝對」，它是對第五、第六、第七的總結，就是在名詞上是一對一對的。有一個詞叫「妙樂勝真心」，就出自這裡。這個我們以後講到的時候會細說。

第九叫「願事成就」，就是眾生的往生達成了。

第十叫「利行滿足」，就是自利利他之行得到滿足。很有名的「五門」，即近門、大會眾門、宅門、屋門、園林遊戲地門，就出自這裡。

「論」者，議也，言議偈所以也；「曰」者，詞也，指下諸句，是議釋偈詞也：故言「論曰」。

「論」跟「議」，在古代是一個意思；現在就變成一個詞了，叫「議論」，就是討論的意思。長行就是討論偈子在表達什麼意思。

這段話就是在解釋天親菩薩的「論曰」兩個字，什麼叫「論」，什麼叫「曰」，這都是在名詞上的解釋。

（一）願偈大意

下面我們看第一個，「願偈大意」。

願偈大意者：

此願偈明何義？

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國故。

這樣的講法就是四個字——開門見山。

1. 偈頌核心，觀見願生

「此願偈明何義？」前面幾百字的偈子，它在表達什麼呢？這篇偈子的核心思想是什麼？天親菩薩給出的答案是「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國故」。一個是「觀」，「觀彼安樂世界」；一個是「見」，「見阿彌陀佛」；一個是「願生」。

也可以濃縮一下，就是「觀見願生」。其中，目的、核心就是「願生」這兩個字，所以叫「願生為宗」。「願」這個字，在整篇偈子當中出現了很多次，我們之前也講過了，它反覆出現。

達成「願生」，首先要知道生到這個淨土有什麼好處，所以要「觀」，「觀彼安樂世界」，然後要發願見到阿彌陀如來。「見阿彌陀如來」，不只

是見到佛的形象，《觀經》上有一句話，「以觀佛身故，亦見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是見到了佛心，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

整篇偈子的靈魂就是這句話，「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國故」，千說萬說，左說右說，上說下說，不離開這個核心。我們寫文章也是，文章寫得好，就要圍繞著一個主題來，不能寫著寫著，本來說這個，結果又說別的了，那就不能稱為一篇好文章。形散神不散，這是好文章；形散神也散，就不是好文章。

天親菩薩作為「十向滿心」的菩薩，在我們看來就是聖者。他以他的境界和智慧，告訴我們他研習淨土三經、研習整個佛教的心得。他是很多宗派的大祖師，這部《無量壽經優婆塞願生偈》是他晚年的著作，他通過這篇偈子告訴眾生他的選擇。因為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但是他選擇了這樣一個歸宿，就是「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這是他的發心。這也是菩薩幫我們選擇的。可以說，天親菩薩這個選擇，也是順了釋迦牟尼佛的本心，釋迦牟尼佛正是此意，這就把一切學佛者學佛的目標、目的定了下來。

不光是天親菩薩這樣幫我們選擇，之前就有一位祖師幫我們選擇了，是誰？龍樹菩薩，他是比較早的。龍樹菩薩之前其實也有，馬鳴菩薩比龍樹菩薩還要早，他也是選擇淨土作為他的歸宿。

2· 人生目的，願生彼國

人活在世間需要目的性。我們編輯部以前出過一本書，叫《人生之目的》。目的特別重要，不管有沒有信仰，哪怕你信錢，其實都需要一個目的。人沒有目的，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哪怕你的目的非常世俗，就想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也行，最起碼你有一個目的。目標決定路線，你就會沿著這個路線一直前進，不彷徨不猶豫。最怕的就是漫無目的，沒有任何目的，這是一種很不好的狀態，對我們的身心都是很大的消耗。

有一部電影，叫《地心引力》，在太空裡，你想抓什麼都抓不到，也

沒有目的性，因為不可控。突然有一個東西，你撞倒了，因為太空當中沒有摩擦力，所以你就會一直沿著那個方向走；待會兒又撞了一下什麼東西，就又往別的方向走了。

人沒有目的，就好像上了飛機，但是不知道飛機到底要落到哪兒。這架飛機是專門為你服務的，是專機，機長問「你到哪兒落地啊？」你說「不知道，飛吧，飛著就行」，機長就犯難了。

其實我們很多人的生活狀態不就是這樣嗎？人生要得到什麼，很多人不太清楚，比較模糊，大部分人都處在一種隨大流的狀態，「大家都追求這個，我也追求吧；大家都往那兒走，我也往那兒走」，為什麼往哪兒走？他沒有考慮，也來不及細細地考慮。有很多也是其他人給他規定好的，比如父母、同學，是環境告訴他應該這樣，但是他從來沒想過為什麼，所以他不知道飛機要落到哪兒，那就只能等著燃料越燒越少，直到燃料燒完，飛機墜毀。這是講人生。

修行也一樣，修行也需要目的。有些人學佛，你問他「為什麼學佛？」「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學我也學」，這挺懸的。

所以，在自己不知道目的、別人也不知道目的的情況下，就不妨聽佛的話。我們看《阿彌陀經》，佛三次勸我們，「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應當」，這就是告訴那些不知道自己目的的人，告訴他「應當發願」，「你不是不知道嗎？我告訴你，你應當發願，願往生」。這是佛以佛的智慧告訴我們，聰明人就會領會這個意思。

（1）元照律師，轉歸淨土

我們眾生都有自己執著的知見，能夠徹骨徹髓地領會佛的意思，進而以念佛往生作為修行的目的，還真不是太容易，從古至今都不太容易。

古代的元照律師，年輕的時候別人勸他念佛，他不念，他說「往生之後在蓮花苞裡待十二大劫，十二大劫我都可以生生世世做高僧，在娑婆世界可以轉生多少次，度多少眾生。往生極樂世界這樣的事，我不幹」。後來他中年之後生了一場大病，才知道原來發的願（就是想在娑婆世界生

生世世童子出家、童真入道、做大法師)是不靠譜的，連今世都很難保證。所以他就想起來，先往生到極樂世界，再回來，那就不一樣了。所以他深深地懺悔，因為以前藐視淨土。

我們不說古代的，我挑了幾個距離我們這個時代比較近的典型案例，有出家有在家。

(2) 本煥法師，棄禪歸淨

第一位是本煥老和尚，他活了 106 歲，2012 年往生的，火化後燒出了很多舍利子。本煥老和尚威望比較高，他威望高是在禪宗，又是接法眷，又是建道場，弘揚禪宗。他在一百多年當中，有八九十年都在弘揚禪宗，大家也都比較追蹤這一點。他在 103 歲的時候有一個開示，那段錄音在網上能找到，可是一般人都不太追蹤那段錄音，其實那才是老和尚的心聲，但是很多人以為那是方便，「老和尚看大家念佛的多，於是他也念佛，勸大家，這是順著大家的方便說，而真實的還是禪宗」。其實錯了，以淨土宗來看恰恰相反，他是感到禪宗往下走很困難。這跟古代的很多大德差不多，都是棄禪歸淨，很多人都有這個心路，像徹悟大師也是。

這段錄音我聽過，老和尚特別可愛，因為他年紀大了，年紀大了就會返老還童，像小孩一樣，口齒不是那麼清晰，甚至有時候一句話反覆說，但是意思非常清楚。我來讀一讀錄音裡的幾段話：

我現在今年 103 歲，出家 81 年。

我們很多小孩，連老和尚的零頭都不到呢，他出家八十多年，我們都不一定能活八十多歲。

我本來出家的時候是為了了生脫死。

這樣的法師在末法就不簡單了，以了生脫死作為修持目標的，現在已經不多了。

所以出了家，受了戒，在高旻寺。

在他們那一代的老和尚裡，還是出了很多不錯的、踏踏實實的、老

老實實修行的人。到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之後，就一代不如一代，差得非常多。

高旻寺在揚州，我去過，據說是虛雲大師開悟的地方，它的禪堂修得非常漂亮、非常大，繞一圈要十分鐘，地板都是光亮的，因為他們要經常在那兒行禪。

住在高旻寺7年。離開高旻寺我就去朝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菩薩的道場就在五台山。

老和尚年輕的時候還經常刺血寫經，寫了很多，像《妙法蓮華經》，他一百多歲的時候，還有人印他刺血寫的經，就是影印。

我本來是搞禪宗的，搞了五六十年禪宗，用功也是禪宗，教化眾生也是教化禪宗。但為什麼又改掉了呢？哎呀，這個禪宗啊，它修了以後呢，還要再來到娑婆世界。

其實不是來到娑婆世界，就是要在娑婆世界，因為聖道門是不出娑婆世界而證果的，淨土宗是要離開這個娑婆世界證果，這是不一樣的。

這個娑婆世界現在我很害怕。

你看，他都一百多歲了，也害怕。害怕的原因是什麼呢？

娑婆世界五濁惡世斗諍堅固。

「斗諍堅固」出自佛經。佛在經上說，佛在世的時候，包括佛涅槃之後五百年內，都是「解脫堅固」，在這五百年裡，非常容易解脫。因為人的根機非常好，或者聞到佛講法，或者讀佛經，或者經過佛弟子的教化，當下就證果開悟了，非常容易解脫，所以叫「解脫堅固」。

再過五百年，當下得到解脫的就很少了，是「禪定堅固」，就是很多人能夠達到非常深的禪定。當然，這個禪定還沒有達到解脫的境地，但是已經很不錯了，運用這種禪定的功夫，至少可以保證不墮惡道，甚至可以自己選擇下一世投胎到哪兒，去天上還是人間。像窺基大師的前世，玄奘大師就告訴他「你去投胎，你就往東邊走，整個中國院子最大的地方，你就去那投胎」，結果他就投胎到皇宮裡了，因為他有這個功夫，「禪定堅固」。

再過五百年，禪定也不行了，是「多聞堅固」。那時候的人讀佛經，甚至讀各個宗派的經典，都能讀通讀懂，就是在解教方面沒有問題，理路知見上正確，不會出現路線錯誤，這叫「多聞堅固」。對菩薩來說，多聞是有必要的，就是要全方位地瞭解。但是，多聞畢竟是在第六識上，也就是分別識，禪定是超越第六識的。所以，要通過多聞達到前五百年的禪定功夫是很難的，因為心是散亂的。我們今天的人也很多聞，打開手機，天上地下各種內容都知道，美國發生什麼，日本發生什麼，都知道。這裡說的「多聞」，不是指這個。我們這個多聞，聞的都是沒用的東西。

再過五百年，連多聞也不能保證了，聞的都是沒用的，即使看經書，但是看經不解經，不能正確理解，甚至還誤會。這時候是什麼堅固呢？「塔寺堅固」。我們看古代的隋唐時期，或者再往前，特別宏大的寺院修得不多，塔修得非常漂亮的也不多。但是在近五百年，中國修了很多非常好的寺院，這就是「塔寺堅固」。這說明什麼呢？「多聞」沒有了，「禪定」沒有了，「解脫」更不用說了，但是人們還是樂於修福，所謂「三寶門中福好修」。修福，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修廟、造塔，塔上有自己的名字。大家看過去的佛像，很多都是求自己的母親父親病好，或者求自己生到天上，而去造一尊佛像，或者畫一鋪佛教的壁畫，或者造一座佛塔，這就是修福。

再過五百年，也就是我們這個時候，是「斗諍堅固」。現在造的寺廟能看嗎？假大空，基本上不出這三個字，又假又大又空。這時候幹什麼呢？就是你鬥我、我鬥你。

產生斗諍的原因有兩種：一個是知見不一致，你學你的，我學我的，我不同意你的，你不同意我的。就像善導大師說的，「五濁增時多疑謗，道俗相嫌不用聞」，相互嫌棄，對於世俗不學佛的人很客氣，滿面春風，面上和藹，但是對學佛的就不怎麼和氣了。另一個就是利益相爭。因為這個時候，人的信仰已經非常淡薄了，但是他又願意在佛門裡晃蕩，甚至在佛門裡攫取自己的某種利益，但是只有這一塊蛋糕，你多了我就少，

我多了你就少，所以我必須在你得到之前，我先佔了。現在因為這種斗諍引起的矛盾，也非常普遍。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人有過，佛無咎》。人有過，那是人的問題，是學佛人的問題；但是佛無咎，佛沒有問題。我們皈依三寶，皈依的是佛法僧，首先皈依的是佛，佛是沒有問題的。不要因為眼睛看到這些不好的，就以為是佛的問題，不是這樣的。任何宗教都是如此，只要是人在學，因為學的人都在路上，都沒有到達頂點，都沒有達到「利行滿足」，所以這是可以理解的。

本煥老和尚在一百多年裡眼見了太多太多「斗諍堅固」的事實，甚至斗諍到自己頭上，所以他這個話是發自內心的，「我害怕啊！這個娑婆世界，現在我很害怕」。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我現在要去見阿彌陀佛！

你看，跟前面禪宗的想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學禪的人不會想到去見阿彌陀佛，他們的想法是「我就是阿彌陀佛，佛佛道同，唯心所現，唯識所變」。

還有另外一段：

我現在一心一意地念阿彌陀佛，白天念，夜晚念，一天到晚地念，心心地念，念念地念，一定要見阿彌陀佛，非見不可，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那個是太好太好了。

我之所以把這段錄音文字拿出來，就是因為我在準備講義的時候，看到「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國故」，我一下子就想到本煥老和尚錄音裡的這句話，「我非要見阿彌陀佛不可」。

再看第三段：

大家好好發心，多念阿彌陀佛，將來去見阿彌陀佛，最好最好最好。

說了三個「最好」。這是他出家八十多年的經驗，是可喜可賀，值得讚歎，值得恭喜的，八十多年總算繞出來了，很多人八百年都繞不出來。我們前面講過覺明妙行菩薩，他跟著那幾個徒弟多少世啊，都上千年了，

但總是繞不出來。

(3) 張澄基博士，歸心淨土

還有一個人叫張澄基，他生於 1920 年，逝於 1988 年。他是博士，在佛教界非常有名，是著名的佛教學者，精通英文、藏文、梵文。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美國的佛教會就是他建立的，他也是最早在美國弘法的居士之一。

《米拉日巴傳》就是他翻譯的，翻譯得非常好。通過他的翻譯，我們就知道他早年對密宗非常深入，也非常有研究。但是他晚年歸心淨土。

這些人都是在晚年，甚至是在生命的盡頭，才歸心淨土的。所以，像你們這樣二十出頭、三十多一點，就能選定這個法門，不簡單啊！太不簡單了！

為什麼大部分人都是在晚年，至少是中年，甚至是在生命的盡頭，生病了，而且往往都是大病，才會想到淨土法門呢？李元松講過一句話，他說「淨土法門是成熟的法門」，這個法門非常成熟，所以就決定了是成熟的人、成熟的根機，才能修持這樣成熟的法門。

修持淨土法門往往需要很多閱歷，這個閱歷不光是世俗間的，也包括出世間的。像本煥老和尚，他經過八十多年的追求探索，甚至是碰壁、碰撞、辛苦，才歸心淨土法門。其實，人受苦難的過程，也是讓人成熟的過程。人在年輕的時候，二十多歲，往往特別沖，特別稚嫩，說的話也特別嫩。但是過了四十歲、五十歲，整個人就有非常大的轉變，就會偏於穩重，因為閱歷多了，心量也撐開了。出世法也是一樣的，也需要各種摔打、碰壁。所以張澄基也是晚年歸心淨土，他活了 68 歲。

我念幾段他說的話，這是出自他的一本書，叫《淨土今說》，是他晚年寫的一本書。

第一段：

原來求道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此自古皆然，亦何足怪？

古今都這麼說，「學道的人多啊，像牛身上的毛；但是悟道的有幾

個呢？就像牛角，很少」。

在世事上失敗了的人，可以在佛法中找到希望和慰藉；但是，在佛法中失敗了的人，卻又如之何呢？幸虧有一個淨土宗，因為任何人都能在淨土宗裡找到他最後的希望和憑仗！

我覺得這句話特別實在，一聽就是過來人講的話。

在世間，我們說「英雄到老皆歸佛」。像金庸，他最後就信佛了，因為他的兒子自殺了。像這些有名的人、叱吒風雲的人，最後以佛教作為依歸，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為什麼？因為他在世事上失敗了；或者雖然成功了，但是維持得非常辛苦，這也讓他感到痛苦。所以他就把眼光瞄向佛法，在佛法中找到希望跟慰藉，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後一句話問得特別實在，「但是，在佛法中失敗了的人，卻又如之何呢？」之前是從世間跳到了佛法，在佛法中修持這個、修持那個，修了若干年、幾十年。但是發現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始終達不成，不光達不成，而且離目標越來越遠，徹底失敗了。

這樣的人怎麼辦呢？他說「幸虧有一個淨土宗」，所以淨土宗是兜底的，任何人都能在淨土宗裡找到他最後的希望和憑仗。

像《觀經》下下品那個人，我們說「那個人沒救了」，因為他犯了最重的罪——殺父、殺母，這樣的事都做得出來，這是五逆罪，他還謗佛、謗法。這樣的人，如果沒有淨土宗，就真的沒有任何得救的希望了。但是《觀經》說，這樣的人念佛，最後「見金蓮華」，徹底逆轉，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了，絕地求生。

這是第一段話。

第二段：

僅憑一股信心和不斷地努力念佛，就能在現世中得到佛力加被下所產生的祥和、安全和悅樂感，自己切切實實地感到時常在佛力的籠罩及護導之下，人生的一切困難和苦惱都能獲得適當的解決，這樣的收穫還不值得吾人努力去爭取嗎？

因為很多人比較在乎世間的福報，今天還有人說，「自從學佛念佛之後，覺得什麼事都特別順」，這就是很典型的。因為阿彌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佛攝取我們。攝取的方法有順有逆：適合順著來的，佛就順著我們，比如我們的一些「小確幸」——想吃一碗麵，正好來了一碗麵；想搭車，本來沒有車，結果才念了三聲佛，車就來了：這就是順；當然，也有逆的，那就是你該上一個台階的時候，可能就讓你感覺不那麼順利。但是，不管是順還是逆，都是佛的慈悲，都是佛意。

第三段：

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淨土宗的重要性在多方面都超過其他各宗，因為它是一個淺顯、易行，不論稟賦環境和教育程度，人人皆能行持的教法。

這是個事實。好與不好，不是單從法上來說的。禪宗是好，但是你得有那個根機才行；你沒有那個根機，它的存在等於不存在。治癌症的藥是好，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我得的不是癌症。所以，適合的才是好，所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從淺顯易行的程度，以及普遍的程度來講，確實沒有超過淨土宗的。除非眼睛盲、耳朵聾，就像釋迦牟尼佛說的「無眼人」「無耳人」，才會作出其他判斷——「別的法門更好」，那就是太沒有眼睛了。

其他的很多法門，光是從理路上理解都很困難，它對一個人的教育程度、稟賦環境，都有比較高的要求。但是淨土宗不一樣，不管你是誰，阿貓阿狗、愚夫愚婦都行，只要你不認為自己「我怎麼跟愚夫愚婦為伍，跟阿貓阿狗為伍啊？我才不要呢！」只要你不是這種人就行。

大乘佛法中，能實際派上用場，可以實際起修的宗派實在不多。

歷史證明只有禪、密、淨三宗能開花結果。

目前也是，學佛的這麼多，無非就是這三個宗派。其他自稱是天臺宗、唯識宗的，也只是自稱，只是看了一點這方面的書，還論不到修持，因為真要修持不是那麼簡單的，得師父手把手去教，但是現在連師父都

都找不到了，所以就談不上修持了。

但禪宗和密宗都需要過人的稟賦才行，

明師、機緣和充足的福慧資糧準備，缺一不可，所以皆是「難行道」，而不是像淨土般的「易行道」。

這裡邊有幾個特別重要的因素——明師、機緣和充足的福慧資糧。其實聖道門的修行功夫，比如入定、開悟，它都是因緣和合的產物，也就是需要條件，當任何一種條件不具備的時候，就不能達成那種狀況。

像廣欽老和尚，年輕的時候經常入定，一入定就是半個月。有一次入定之後，差點兒被別人燒了，因為他入定之後就沒有呼吸沒有心跳，看上去像死了一樣，當地人不懂，就想把他送到火葬場去火化。當時弘一大師正好在福建，大家就請弘一法師看看，到底死沒死。弘一法師一看，說這人沒死，而且作出一個判斷，說「這個人這種定境，在古代都少有」。然後就在老和尚耳邊彈指三下，老和尚就出定了。其他人都不知道，彈指能夠讓人出定，或者敲引磬也行。這樣老和尚才免遭一劫。

他年輕的時候入定的功夫這麼深，但是年紀大了就很少聽說他入定的事了。為什麼？因為打坐需要非常好的身體狀況，身體要特別健康，異於常人的健康，身體有一點毛病都不行。當然，反過來也是，打坐的過程也能讓身體的毛病變好。所以，如果入定的條件不具備，就沒法入定。不能入定，在聖道門裡就不能得智慧，因為聖道門修戒定慧，所以就無法再往前進。

我們經常會羨慕一個人，「哎呀，這個人多厲害！」其實只是因緣。假如你有他那樣的明師和機緣，而且福慧資糧充足，你也可以，甚至比他还厲害。

很多人還是沒有在修行的路上撞得頭破血流，沒有認識到凡夫我，所以不安於作凡夫。當然，同時他也不知道在安於凡夫的情況下，也能夠達到解脫，他不知道有這條路。

所以，知道和不知道的差距真是挺大的，有時候僅僅是知道而已，知道比不知道要好太多。哪怕你知道的當下是反對的，甚至是誹謗的、

不信的，都比你不知道要好，因為它會種到你的八識田里。

我講一個最典型的案例，大家說，廣告是不是挺煩人的？我小時候最不喜歡看廣告了，「恆源祥，羊羊羊」，特煩，反覆放。但是你聽多了，有一天你到了超市，突然看到「恆源祥」，你的腳步就會不由自主地往那兒走，人心是不是這樣的？你已經忘了之前很討厭那個廣告了。這就是「知道」的力量，所以做廣告是很有道理的，不管這個廣告多煩人，只要做出去，就有它的效果，你不由自主地就會去選那個東西。

所以，我在書屋講課，有時候看底下的人聽得不相應，聽了一半兒走了，沒關係，他現在反對，將來未必反對。所以沒關係，等，遲早等到你。因為人終有一死，這是人根本的問題，誰都繞不過去的。你再有能力，再有本事，但是生死的問題你自己解決不了，只能靠佛，靠佛教。

大乘正軌的菩薩道亦是難行道而不是易行道。

比如《華嚴經》《圓覺經》《楞嚴經》，都講發菩提心、成菩薩道，雖然它們也是大乘菩薩道的正軌，但是都很難，都不是易行道。雖然這些經典也講佛菩薩的大慈大悲和救護，但修行還是要靠眾生自己，主要還是靠眾生自己這邊發力。

就迫切的宗教需要來看，人命在呼吸間，隨時可死，沒有得到生死自在和明知去處的人，對死亡之一關，云何處理？此心云何安排？問得特別實在。

有大勇氣大擔當的菩薩們可以不懼娑婆之惡濁和痛苦，乘願再來，為眾生服務。

需要大勇氣、大擔當。

對這種人來說，當然也沒有什麼需要安排的，一切乘願而已。

這種人在佛教圈裡屬於出類拔萃的，在一個時代當中也是屈指可數的，就那麼幾個。以出家人來說，目前中國有不到十萬的出家人，所以就那麼幾個，這個比例是非常低的。

但身受娑婆種種極苦，深知自己「受不了」和「不夠格」的人，則必須要安排一個去處。

你們受得了娑婆的苦惱嗎？你們在大乘菩薩道中夠格嗎？你們是夠不夠都不知道，沒琢磨過這個問題。

對這些人來說，哪裡還有比淨土宗更好的呢？在過去的農業社會中，能行通「難行道」的人都十分稀少，在今天這樣一個混亂、緊張、忙迫的工業社會中，除了淨土的「易行道」尚能為多數人實修外，其他大乘的各種「難行道」豈非比以往更是難上加難麼？

這裡講到我們當代的社會，是「混亂、緊張、忙迫的工業社會」。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工業社會了，現在是什麼社會？內容時代。這更要命，這就不只是「混亂、緊張、忙迫」了。這是一種什麼狀態呢？我前段時間寫了一篇文章，叫《且以微心入淨土》，微心就是微弱的心，因為善導大師說「善心微故」。「二河白道喻」說，中間這條白道很窄，只有四五寸，然後人在上面走，這邊是火河，南北是無盡的，很長很長，那邊是水河，也是無盡的，中間的白道很窄很窄。這就代表我們念佛往生的心，其實是非常微弱的，更多的心是火和水，火代表瞋心，水代表貪心。如果把我們的心念做成一個可視的標本，截取出來，放大，分析一下，就會發現我們念佛往生的心非常微弱，尤其在這個內容時代，更加如此。因為我們的內心和頭腦裡充斥著大量的內容，這些內容好多都是沒用的，尤其對於解脫來說，是完全沒用的，可能對我們的生活有用，但是對解脫是無用的，不僅無用，而且能挑起你的貪心，讓水更兇猛，讓火燒得更烈，往往都是這樣的內容，這樣就使白道更窄了。

大家現在都看「抖音」，據說一看都停不下來。「抖音」只是一個代表，類似的其實非常多。有一天我在微信上打了一個詞，「松鼠會」；後來在微博上，它就直接推給我一個「松鼠會」的微博，我就覺得有點後背發涼，都好像我的手機裡有個人一樣。這還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平台，它怎麼就知道我打過這個詞呢？而且還通知另一方給我推薦這個東西，好可怕！我們在淘寶裡搜一個東西，它立馬就告訴你「我這裡有這個東西，快來買吧」，古人都想像不到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往生心微不微？古代有一句話，叫「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這句話跟佛教還挺接近的。

我們的往生心雖然微，但是不要緊，我們的心所對的境是強的，「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增上緣」的意思就是「起法功強」。所謂「起法功強」，就是能讓它放大，就像一個信號放大器，把我們很微的心，通過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大願業力，給它放大，明明只有 0.1，最後變成一百、一千、一萬。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心很微，但是不妨礙結果呈現出來。

我在裡面打了一個比喻，就像人的手觸碰到刀子，觸碰的角度、力度不同，結果就會有影響，在某些角度下可能會傷到手，在某種力度下可能會出血。但是如果你的手碰的不是刀，而是一根高壓線，那可能都不用碰，稍微靠近一下，它就把你吸過去了，「砰！」一個大火球，因為那個境更強大，不在乎你這邊有多微。再有，一根煙頭就能讓一座山林著起來。再比如，如果用火去燒紙盒，或者塑料、木頭，都比較慢，它取決於火是不是烈。但如果燒的不是別的東西，而是汽油，只要一星火就行了。

往生極樂世界也是一樣，我們這個心很弱，但是佛很強，佛的願力很強，「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佛的願是深重的，所以不妨礙我們最後往生。

這個事實被這些博士們、大德們發現了，所以張澄基博士極力提倡淨土，道理就在這兒，他們已經看出來了，這個時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要靠淨土法門。

（4）林清玄，歸心淨土

最後一個是林清玄，1月23日，剛剛去世。他是台灣人，當代的作家、散文家、詩人、學者。他活的年紀不大，65歲。當然，他去世後，並沒有太多人探討他在淨土宗方面的文章和心得，也就是我們比較追蹤。他的一本散文集裡，有一篇文章叫《願生彼國》，寫得非常好，我覺得都可以拿來當作學習材料，因為寫得非常全面，非常到位。我來讀一下這

篇文章中的幾段話：

人到中年，更感到人的有限與渺小；也更體驗到人生中無可奈何與無聲以對的時刻；再加上，從前相信淨土可以在人間實現，看到今天社會的混亂、人心的敗壞，這個希望也破滅了。唯有信靠極樂淨土才是唯一的方向！

大家看這些話，不同的人得出的結論一模一樣，而且情況差不多，他也是到了中年以後，估計也是嘗過了很多人鬥爭的滋味，因為名人不是那麼好當的。他有過這種人生經驗，就感到人很渺小，很有限，很弱，體驗到人生無可奈何、無聲以對。再加上現在「人間佛教」非常風行，都寄希望於在這個世間建設美好的社會，就像淨土一樣。但是結果跟自己想的不一樣，社會混亂，人心敗壞，希望破滅了。

這還算不錯的，因為他看到了這一面，希望的泡泡「砰」地滅了，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有多少人還意識不到，還在那條路上前仆後繼呢。特別是對於那些提倡者來說，更難；像他們是在後面跟著的，其實還好。對於提倡的人來說，後邊的千軍萬馬跟著他在這條路上跑了幾十年，可能已經建設了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讓他推倒重來，那怎麼可能？就像大家一人一輛車，在高速公路上開著，開到半路上，「前面不對啊，此路不通，我們往回吧」，不行，你往回，那麼多人不幹啊。所以，很多情況都是被逼的、被迫的，不走也得走，調頭都很難。

像林清玄這樣的還好，因為他不是提倡者。越是提倡者，越是當事者，越容易被蒙蔽。因為這個事業是他自己做的，人對自己做的事業，跟觀察別人的事業，那是不一樣的心態。人對自己做的事業，就會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因為這出自於「我」，是從自己的肚子裡出來的，自己的孩子怎麼都好，錯的也是對的。

下一段：

經過這許多年的悲切之體驗，我也日漸地能感受到阿彌陀佛那無量深廣的慈悲與願望，他那種完全為眾生設想的心，有時在長夜裡想來，都要因感動而身毛皆豎、淚流滿面呀！

娑婆世界越苦，越把你推向阿彌陀佛的懷抱。所以，有兩個好東西：一個是病，一個是苦，這對於解脫是有意義的。當然，我們都不喜歡這些。

以上是四個非常典型的人物代表，都是當代的。如果還有其他的，也請大家提供一下。

所以，這裡講「願偈大意」，「示現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國故」，如果真的在此生認定這句話作為自己的目標、方向，是不容易的。

（二）起觀生信

起觀生信者，此分中又有二重：

一者示五念力；二者出五念門。

示五念力者：

云何觀？云何生信心？

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行成就，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

為什麼「起觀」就能「生信」呢？為什麼「起觀生信」要把五念門扯進來？這些都是問題。

「起觀」就能「生信」，這個好理解。要有信心，首先要瞭解，「觀」的過程就是瞭解的過程。但是為什麼要把五念門扯進來呢？我還真想了一下這個問題。我覺得五念門屬於方法，比如我們的目的是願生極樂淨土，那我們怎麼去？有什麼途徑？有什麼方法？五念門就是方法。如果去掉方法，只談目標的話，這個信心是不完備的，或者說信心就會淺一層。所以，五念門就決定了我們如何去極樂世界的方法。

「起觀生信者，此分中又有二重：一者示五念力；二者出五念門」，「出」就是列出、舉出、推出五念門有哪些內容，眾生修五念門就能往生極樂世界。

1·示五念門

第一是「示五念力」，「示」就是顯示、表示。這等於先把利和用放在前邊。也就是說，如果修五念門，會得到何種利益？會有何種利用？先把這個放在前邊。

「示五念力」，就是這句話：「云何觀？云何生信心？」怎麼觀呢？怎麼生信心呢？

回答是：「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行成就，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五念門的利用是怎麼樣的？就是但凡有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如果成就的話，他就畢竟往生淨土。「畢竟」就是沒有或然性，是必定的、萬不漏一的。所以，這也是讓我們生信心的。

其實這段也是承接了前邊的「願偈大意」，也就是「觀見願生」，「觀彼安樂世界，見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國」，也是承接那兒來的。然後下面緊接著就問「云何觀，云何生信心？」

2·出五念門

我們再往下看，「出五念門」。

出五念門者：

何等五念門？

一者禮拜門；二者讚歎門；三者作願門；四者觀察門；五者迴向門。

「門」者，入出義也。如人得門，則入出無礙。

前四念是入安樂淨土門，後一念是出慈悲教化門。

把五念門列出來了：第一是禮拜，第二是讚歎，第三是作願，第四是觀察，第五是迴向。

為什麼叫「門」呢？「門」就是「入出義」。像我們這扇門，可以進可以出，門都有這個作用；如果只進不出，就不叫門了。

「入」是指往生淨土；「出」就是第五迴向門，還相迴向，就是遍至

十方慈悲教化。「入出無礙」，去無礙，出也無礙，就像門一樣。我們經常說，「怎麼去呀？有沒有門路啊？」五念門就是極樂世界的大門，「門」就是表達這個意思。

「前四念是入安樂淨土門，後一念是出慈悲教化門」，我們娑婆世界也有「門」，釋迦牟尼佛本來是無勝國土的報身佛，但是他以慈悲心來教化五濁惡世的眾生，叫「驚入火宅之門」，「驚」就是驚訝、驚喜。

我們娑婆世界這個門是「火宅之門」，這扇門一打開，裡面「嗚嗚嗚」地著火呢，但是所有的人都在裡邊玩得不亦樂乎，「好玩啊，好玩！」

還有一個「門」，就是道綽大師的那句話：

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

這也是「門」。

我們都在「火宅」當中，我們是怎麼進來的？說實話，想進五濁惡世的大門也不容易，得有相當的「功夫」：造罪造業要相當勇猛，我執我見要相當堅固，要遠遠超出法界中的其他眾生，你才能進得來「三界火宅」。這個門檻也挺高的，但是我們都進來了。

進來之後怎麼出去呢？道綽大師說只有一個門，「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這是唯一一個可以出「火宅」的門。

這些大德是深深體會到這一點，把這個事實看清楚了。我們學佛，能把這句話看明白，就差不多入門了，基本上就六十分了。你今天來，聽明白了這句話，把這句話印在心裡，就六十分了。當然，這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剛學佛的時候看過一本書，叫《往生有分》，是妙蓮老和尚寫的。那本書的扉頁上有一句話，我一看到，就感覺像有東西撞到我的心一樣，叫「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這是《大集經》裡的一句話，跟道綽大師那句話意思差不多。那個時候我就決定學淨土法門，不改變了，這麼多年也一直沒有改變。

善導大師把「五念門」稍微改造了一下，變成「五正行」：讀誦正行、觀察正行、禮拜正行、稱名正行、讚歎供養正行。他就把稱名突顯

出來了，但其實跟天親菩薩是一脈相承的。

五念門，五門其實是一門。善導大師說得更明確：稱名為「正定之業」。法然上人總結善導大師的話，說：「正定之業者，即是稱佛名，稱名必得生，依佛本願故。」其他四門是為了導入稱名一門的，所以五門是一門。

其他四門雖然是導入的作用，其實也有雙向的作用。為什麼說有雙向的作用呢？佛教的修行，有八萬四千法門，有各種行持方法，但是基本上不出這五類：要麼禮拜，要麼讚歎，要麼作願，要麼觀察，要麼迴向。這就等於把一代佛教的各種修持方法都導入進來，在五念門中都能找到相應的部分，不管是學什麼法門的，都能進來。這樣，淨土法門的口就是開著的，而且開得非常大，一切行法都能進來。

這是一方面作用。

還有另外一方面作用。比如我們念佛，也知道念佛是正定之業，但是說實在的，我們真的能做到只念佛嗎？對於一個欲界散心的眾生來說，別的一概不做，只念佛，其實不太容易做到。所以，五念門也有調劑的作用。比如你喜歡做點動作，那就拜佛，你拜的是阿彌陀佛，這其實也是一種「念佛」，是用身體來念佛；你去觀察、讀誦，也是另外一種「念佛」，因為你是在瞭解阿彌陀佛，這些都是調劑；再比如讚歎，我現在就是在讚歎，講淨土法門如何好，這都屬於讚歎。

因為人在往生之前是一個散心的眾生，所以總得有一個活動的區域，不可能 24 小時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輩子就定在那兒念佛了，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在五念門這個區域內就可以，做的都跟淨土有關、跟阿彌陀佛有關，都在這個區域內；而且這些反過來又能助成念佛，讓你一直念下去，一向專念。

有一次，韓國的一個畫家在弘願寺，他也皈依了，我說「你能不能給我畫個像啊？」他說「好啊！但是你得坐在那兒不動」。我說「行啊，這有啥，坐唄！」我就找了一個凳子坐在那兒。但是十分鐘之後，我就感覺坐不住了，之前回答得太草率了。真的很難受，除了眼球能動，其

他都不能動，很難受，十分鐘就已經坐不住了。他畫完之後，把我累壞了，使勁跑了兩圈。當時我就想到五念門，「稱名之外還有其他四個門，也是讓我們動一動的、調劑調劑的」。因為一般人不能凝定到那個程度，所以這四門能起到調整的作用。

(1) 禮拜門

云何禮拜？身業禮拜阿彌陀如來、應、正遍知。

五念門中第一個就是禮拜門，這跟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的順序是一樣的，十大願王的第一個就是「一者禮敬諸佛」，也是把禮拜放在前邊。

為什麼都把禮拜放在前邊呢？為什麼不把觀察、稱名放在前邊呢？我覺得，因為人在禮拜的時候，是用身體去禮拜。在心意和口業上，有時候都能作偽，身業雖然也能作偽，但是不太容易。而且如果確定了願往生的願望之後，應該說禮拜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自然就會有一種仰靠阿彌陀佛的心，在身業上自然就會顯現出來。所以我們看「身口意」三業，往往都是「身」在前，不說「口身意、意身口、意口身」，一般都說「身口意」，「身」在前邊。如果是小乘的戒律，它是論事不論心的，只看你做了什麼，不太計較你的心怎麼樣。所以，我覺得是有這些原因在裡邊。當然，禮拜這個修持方法也相對簡單，不難，只是做幾個動作。

不光是佛教，其他很多宗教也都有禮拜。像伊斯蘭教，他們會在五個時辰當中，向麥加的方向禮拜，不管你在全世界哪個地方，到了那個時間，就往那個方向禮拜，有時候看著還挺感人的，那麼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時禮拜，這會有一種同頻共振。

但是下面就很有意思：

諸佛如來，德有無量；德無量故，德號亦無量。若欲具談，紙筆不能載也。是以諸經或舉十名，或騰三號，蓋存至宗而已，豈此盡耶？所言三號，即此「如來、應、正遍知」也。

「如來」者，如法相解，如法相說。如諸佛安穩道來，此佛亦如是來，更不去後有中，故名「如來」。

「應」者，應供也。佛結使除盡，得一切智慧，應受一切天地眾生供養，故曰「應」也。

「正遍知」者，知一切諸法實不壞相，不增不減。云何不壞？心行處滅，言語道過，諸法如涅槃相不動，故名「正遍知」。

無礙光義，如前偈中解。

禮拜倒沒有講很多，都是在講佛的名號：「諸佛如來，德有無量；德無量故，德號亦無量」，然後講這三個名號是怎麼來的，反而沒講太多的禮拜。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禮拜是要禮拜有高德的人，這就是在講佛為什麼值得眾生禮拜。

「諸佛如來，德有無量」，佛有很多的德。

「德無量故，德號亦無量」，名號是根據他的德來的，有什麼樣的德，就有什麼樣的名號。

「若欲具談，紙筆不能載也」，如果要詳細地說，多少筆、多少墨都寫不過來。

「是以諸經或舉十名」，所以佛經上要麼就是舉出佛的十種德號：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或騰三號」，是哪「三號」呢？「如來、應、正遍知」，「應」就是應供，就取了這三個。

「蓋存至宗而已」，什麼叫「蓋存至宗」？就是不管「十名」也好，「三號」也好，都是從佛的無量德裡挑那個主要的、主體的，這叫「至宗」。

「豈此盡耶？」「十名」「三號」都不能把佛的德能完全彰顯出來。

①釋「如來」

「『如來』者，如法相解，如法相說。如諸佛安穩道來」，「如來」有很多種解釋，一般的說法就是「如諸佛安穩道來」，或者叫「乘如實之道而來」，這是不同的經典不同的解釋。

大家應該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如來」這個詞，而且會把「佛」放

在後面，叫「如來佛」。其實「如來佛」是把佛的兩個德號放在一起了，其實「如來」是如來，「佛」是佛。

「如來」就是「乘如實之道而來」。什麼叫「乘如實之道而來」呢？就是說過去佛、未來佛、現在佛，講的都是同一件事，而且是「如法相解，如法相說」，萬事萬物的本來面目是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叫「如」，就是不變、不改、不動。

「如諸佛安穩道來」，「安穩」，六道輪迴的眾生，乃至小乘的菩薩，都不能稱為「安穩」，成佛才是最安最穩的。比如六道眾生，他有分段生死，菩薩有變易生死，都不夠安穩。只有成佛了，才得大安樂，得大自在，才是「安穩道」。

做到「如」很難，是怎麼樣就怎麼樣，這挺難的。我們看基督教，上帝經常後悔。上帝造了人，後來他後悔了，因為人太壞了，上帝就說「我要發動一場洪水，把人滅了」。滅之前要留點種，於是就往諾亞方舟上挑了一些人和動物上船，其他的全部死去。所以，上帝經常後悔，後悔就說明「不如」。佛經上有佛後悔的情節嗎？佛幹了一件事，「我後悔了，我幹的不對」，不可能，佛永遠都是從容的，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不會有任何問題和錯誤，更不會有憤怒後悔、反覆無常這些情緒，根本不可能，那些都是屬於人的，人才會這樣。所以，佛是「乘安穩道而來」「乘如實道而來」。

眾生不一樣，眾生是乘意而來、乘意而去，不受自己控制，來的時候，不是自己想來就來了，是被業力牽引過來的，是被業風吹過來的；走的時候，不想走也沒辦法，業力牽著你走。

「此佛亦如是來，更不去後有中，故名『如來』」，什麼叫「不去後有中」呢？一般阿羅漢證果之後都會講一句話，「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後有」就是再去輪迴。佛不一樣，佛永遠沒有「後有」，「更不去後有中，故名『如來』」。

②釋「應供」

「『應』者，應供也」，「應供」這個詞本來是稱呼阿羅漢的，但是這

裡是指佛，因為阿羅漢都應供，何況是佛呢？

「佛結使除盡」，「結使」就是煩惱的意思。「結」有九結、十結等各種說法。「使」就是業力驅動我們，讓我們這樣、那樣，它是一個動力。

「結」就是纏縛，我們好像被什麼東西綁住一樣，永遠綁著。凡夫煩惱的狀態就是這樣的，一個是自己不可控，有東西役使你；另外就是它綁著你，你不自在，沒有自由。

佛不一樣，「佛結使除盡，得一切智慧，應受一切天地眾生供養，故曰『應』也」，所有的眾生都應當供養佛。倒不是佛需要眾生供養，佛本身不需要，是眾生需要。你以為供個蘋果給阿彌陀佛，是因為怕佛沒有吃飽，所以再添點別的嗎？那你就把佛當成人了，佛不需要。眾生供養佛的時候，會得到福報。佛是福田，就像一塊田地一樣，你種什麼就收什麼，你供養佛，將來就會得到非常殊勝的果報，施一得萬報，所以佛叫「應供」。

一般來說，聖賢僧都是「應供」，因為都是福田，眾生供養都會得福報。像我們這種凡夫僧，就不是「應供」。當然，大家也會供，那就是「不看僧面看佛面」，是佛的面子。我們這塊田是鹽鹼地，種下去是不收成的，白種，我們都是靠佛吃飯，靠佛的面子吃飯。所謂「三心未了水難消」，「三心」不了，你供一杯水，我喝了都消化不了。

③釋「正遍知」

「『正遍知』者，知一切諸法實不壞相，不增不減。云何不壞？心行處滅，言語道過」，佛的真如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所謂「心行處滅」，但凡心思一動，就錯了，就已經不是真如本心了。「言語道過」，用言語去表達，就不對了、不是了。

「諸法如涅槃相不動，故名『正遍知』」，「正遍知」有兩種，一個是正知，一個是遍知。「正知」就是永遠正確，「遍知」就是無所不知。

沒有任何一法佛不知道，眾生問佛一個問題，佛說「我回去查一查百科全書」，不可能。

有一部經叫《佛說放牛經》。佛在世的時候，頻婆娑羅王供養佛。有一幫人給頻婆娑羅王放牛，放牛是為了擠牛乳。有一次，頻婆娑羅王就說：「你們一直幫我做事，也沒見過佛，今天請你們來見見佛。」大家都挺高興的，都是一群放牛娃。他們去見佛，當然問不出什麼佛法的問題，但是他們有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如何放牛，可是他們不知道佛能不能回答出來，畢竟這還是挺專業的。

有人鼓起勇氣問佛：「佛，我們天天放牛，請問如何放牛，才能把牛養得膘肥體壯、牛奶很多？」佛當下就講了十一種放牛方法。當時最專業的、大師級的放牛專家，也只有四種方法，但是佛講了十一種，聽得這些放牛娃心服口服。所以，佛是「正遍知」，沒有佛不知道的。

而且，佛順著這十一種放牛方法，又引申到我們的身心，又講了如何調理身心的方法，就引申到十善業這方面來，所有人當下全部折服了。大家有空可以看看這部經，看佛是怎麼教人放牛的。

佛真的是「正遍知」，甚至你會覺得佛非常讓人感動，佛甚至會去教一個妻子怎麼做妻子，教一個丈夫怎麼做丈夫，丈夫做哪幾件事會讓妻子很開心，妻子做哪幾件事會讓丈夫永遠喜歡她，不變心，細緻到這種程度，這樣的經典都有，難道佛不是「正遍知」嗎？非常微細的東西佛都懂，沒有佛不懂的。

當然，佛的「知」不像我們這種「知」，我們在學校裡學十年八年，只是知識在積累、疊加，借鑒前人，不斷學習，所謂「為學日益」。佛不一樣，佛的心是空的，老子說「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要先「無知」，「無知而知」，我們前面學過的，「無知故無所不知，有知則有所不知」。佛的「知」跟我們平時所說的「知」不一樣。像蘇格拉底、柏拉圖，好像也懂這個道理，他們認為一切的知識是所有人本具的，一切的方法都只是喚醒人們對這些知識的記憶而已。其實這種觀點是對的，跟佛教是相應的。現在的科學也發現了「祖先腦」，就是在一個大腦裡，人類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所有內容都在裡面。

④作願生意

為生彼國意故。

何故言此？菩薩之法，常以晝三時、夜三時禮十方一切諸佛，不必有願生意。今應常作願生意，故禮阿彌陀如來也。

各種法門都有禮拜的行法，普通的禮拜都很簡單，晝三時、夜三時，白天晚上禮十方一切諸佛，但是他們沒有願生淨土的心意，沒有這樣的心念。

而這裡的「禮拜門」，不只是禮拜，而且稱為「門」，那就不一樣，是有願生意的，「今應常作願生意，故禮阿彌陀如來也」。所以，同樣都是禮拜，有願生意跟沒有願生意是不一樣的。沒有願生意，就僅僅是禮拜本身的功德作用；但是有願生意就不一樣了，就會轉倍、增大，就會趨向淨土。

我們也一樣，要經常「作願生意」。碰到誰欺負你了，「這個娑婆世界真不好，我願生極樂」；碰到好事了，「極樂世界肯定比這還好，這算什麼呀！」看到美景，「這算啥呀，極樂世界更美！」總之，就是願生。好與不好，順與不順，都可以啟發我們的願生心。

⑤作得生想

不光要「作願生意」，還要「作得生想」。什麼叫「作得生想」？「我已經往生了，我是極樂世界的嘉賓，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常客；雖未生極樂，已是極樂之嘉賓」，要經常這麼想，這樣才有歡喜。所以，法然上人有句話說：

從他人手中獲物，已獲得與未獲得，何者為勝？法然以已獲得之心而念佛也。

「從他人手中獲物」，比如別人給我一個東西。

「已獲得與未獲得，何者為勝？」你說要給我，但是還沒到我手裡呢，那就隨時都會變掛；或者我等不到那一天，我得了腦中風、心梗。但是，如果已經到手了，那就不一樣了。何者為勝？到手為勝啊。

「法然以已獲得之心而念佛也」，「我已經往生了」，這樣的心會特別歡喜、特別安心自在。「已獲得」，就像大學錄取通知書已經到手了，是必去的。

曇鸞大師也說「經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辦耳」，其實都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作願生意」「作得生想」，這樣就覺得念佛越念越有味道，越念越法喜。

一般的淨土法門，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即使是修持非常好的，都是大眾裡面做老師的，帶著幾百上千人到處去弘法的，你問他：「老師，你往生決定嗎？」「哦，不不不，那可不敢說，那哪兒能決定呢？還差得遠呢！」他們都是這樣的。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謙虛，其實不是謙虛，是貶低阿彌陀佛，嫌阿彌陀佛能力不夠。就像找醫生，別人問你：「你吃了這個醫生開的藥，怎麼樣啊？」「不行不行，我的病太重了，好不了。」你這是在貶低給你治病的醫生啊。

（2）讚歎門

翻到《聖教集》283頁，學習「讚歎門」。

云何讚歎？口業讚歎。

「讚」者，讚揚也。「歎」者，歌歎也。讚歎非口不宣，故曰「口業」也。

第一句是天親菩薩《往生論》的部分；第二句是曇鸞大師《往生論註》的部分，是解釋第一句的。

①略釋「讚歎」

什麼叫「讚」？什麼叫「歎」？是分開解釋的。「讚」是讚揚，「歎」是歌歎。《無量壽經》裡有一句話叫「歌歎佛德」。所以，「讚歎」就是讚揚、歌歎的意思。一切的讚揚、歌歎都離不開口，所以說「讚歎非口不宣」；「故曰『口業』也」，所以叫口業讚歎。

讚歎跟稱名有什麼關係呢？按說讚歎是稱讚別人，說這個人怎麼好，但其實它跟稱名有密切的關係。比如我們讚歎一個人，必須得有一個對象，「某某人很好，有什麼樣的功德，如何不可思議」，必須得有一個名，所以有個詞叫「稱讚」，就是稱名讚歎的意思，邊稱邊歎，邊稱邊讚。所以，讚歎是離不開稱名的。

稱名離開讚歎的情況，比如像罵人，我們也得叫他的名，但不是讚歎，是罵他。但是如果讚歎，其實離不開稱名，讚歎之前必須稱名。

對佛的讚歎也是這樣的。有一首偈子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大家知道這首偈子是怎麼來的嗎？是釋迦牟尼佛還沒成佛的時候，在之前的某一世，做菩薩的時候，他跟彌勒菩薩一塊兒修行菩薩道。本來彌勒菩薩修行的境界超出釋迦牟尼佛九十億劫，就是釋迦牟尼佛要再修行九十億劫，同時彌勒菩薩處在暫停的狀態，沒有修行，這樣他才能追得上彌勒菩薩。結果有一天，釋迦牟尼佛看到弗沙如來的靈儀，相好莊嚴，當下脫口而出讚歎佛，就是這四句偈子：「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這首偈子剛一出口，立馬就超過了彌勒菩薩，結果就比彌勒菩薩早成佛。所以，讚歎有讚歎的功德。這是從真諦來說的。

從俗諦來說，能廣修讚歎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你經常讚歎身邊的人，反過來別人就會讚歎你。從因果來講，你發自內心地讚歎別人、隨喜別人，反過來就會受到別人的認可、肯定和讚歎。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一誇就跨上去了》。人的心理就是這樣，你誇他、讚歎他，他就會順著你讚歎、誇獎的方向努力。連小毛驢都是這樣的，它在轉磨磨米，你拍拍它的背，「幹得不錯哦，使勁兒！」它就能領會主人的意思，走得更起勁兒了。人也是一樣的。丘吉爾講過一句話，說：「你想讓對方變成什麼樣，你就如何讚歎他。」比如你想讓一個人變壞，他做壞事的時候，你就使勁讚歎他，「做得好啊！」他就會一直往這個方向做。他做好事的時候，你讚歎他，他就能變好、變善良。所

以，人心是非常微妙的，讚歎就像雕刻師雕刻一塊木雕一樣。

而且，有讚歎必有隨喜。你真心實意讚歎對方的時候，就不容易起嫉妒心；你有嫉妒心，就不可能讚歎對方。這兩種心是不能並存的。嫉妒就會嫉恨，「嫉」跟著來的是「恨」。但是如果你讚歎對方，就沒有嫉妒心，而且對方的功德會成為你的功德，對方有一百分功德，到你這裡也有一百分，隨喜就是這樣的。

其實每一個眾生都有值得讚歎的地方，即便在我們一般人看來，他可能不是那麼好，可能是個惡人，但是也有他的閃光點。

而且人在讚歎別人的時候，是舒服的，自他同時舒服。習慣讚歎別人的人，一定是喜歡看人優點的，不喜歡看人缺點。能夠發現對方的優點，才能讚歎得起來。當然，這些都是俗諦，生活上的事情。

這裡講的讚歎門，不是這麼簡單，它是五念門之一，是一種修行方法、法門。從真諦來講，天親菩薩這裡所指的讚歎對象是佛菩薩，尤其是指對阿彌陀佛的讚歎。對佛的讚歎就不像我們凡人之間的讚歎了。其實我們凡夫是無論如何也讚歎不盡佛的。《華嚴經》十大願王，第一是禮敬諸佛，第二就是稱讚如來。即使一個人渾身長滿了舌頭，同時讚歎佛的德行，一大劫、一百劫、一萬劫，永遠也讚歎不盡，沒有窮盡的一天。為什麼？因為佛的德是無量的，所以眾生對佛的讚歎也是無量無邊的。

《華嚴經》是佛最早講的一部經，佛成佛之前，坐在菩提樹下，說「不成正覺，誓不起座」。然後到了第四十九天，夜睹明星，成佛了。成佛之後，他沒有起座，當下就講了《華嚴經》，完全是自說自的境界。如果我們看過這部經的話，就會發現一件挺好玩的事，整部經前面很大一部分，釋迦牟尼佛一句話都沒講，都是十方的菩薩排著隊，一個一個地來讚歎釋迦牟尼佛。每個人講的都不太一樣，各有各的讚詞，「釋迦牟尼佛如何地不得了，如何地不可思議，如何地大悲心、智慧高明……」，大概有十幾萬字，全都是讚歎釋迦牟尼佛的。所以，眾生對佛的讚歎是不可窮盡的。

②引出稱名

翻過來，284頁：

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稱彼如來名」，前邊是讚歎，讚歎怎麼扯到稱名呢？因為離開稱名就沒有讚歎，而且稱佛名本身就是讚歎。「彼如來名」是指誰？阿彌陀佛。「彼」就是「彼阿彌陀佛」，「彼如來名」就是阿彌陀如來名。

稱佛的名號，就「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同彼阿彌陀如來的光明和智慧，也就是光明相和智慧相，因為阿彌陀佛是無量光壽。

「如彼名義」，就如同彼阿彌陀如來名號本身具足的內涵、深義。「名義」就是立名的含義。稱佛的名號，就得到名號本身所具有的內涵。

「欲如實修行相應故」，這是為了什麼呢？就是最終能夠達到如實修行的境界。

字面意思就是這樣的。

按說佛的光明智相跟我們凡夫沒有太直接的交集，為什麼？如果有交集，凡夫就必須通過種種修行，一步一步趨近佛的狀態。就像上台階一樣，如果有一千個台階，就要一步一步地爬。越靠近佛的境界，越能體會到佛的光明是如何、佛的智慧相是如何，也就是「光明智相」。有幾分相應，就能體會幾分。

但是淨土法門不一樣，它能让佛的光明智相跟一個普普通通的、沒有斷煩惱的凡夫產生交集。本來這個台階我們一步跨不上來，「又如劣夫，跨驢不上」，我們連小毛驢都跨不上去。但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凡夫，卻能觸碰到佛的光明智相。觸碰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稱彼如來名」。

在稱名的過程中，名號本身的意涵、內容，我們通通都能得到，這就是「如彼名義」。比如一張支票裡有一千萬元人民幣，這一千萬全部都能兌現出來，這叫「如彼名義」「如彼支票義」。如果你拿這張一千萬的支票，只兌出一百塊，那就「不如彼支票義」。

③名號名義

「如彼名義」，名號裡有什麼樣的「名義」呢？很多很多，窮劫不可道盡。大略有幾點，就是看到這句名號，一個明白淨土教理的人就應該想到這些名義、意涵。有哪些呢？

第一，是佛正覺。看到名號就要想到「這是佛的正覺」。「正覺」的意思就是成佛，看到名號，就知道法藏比丘成佛了。因為法藏比丘當時發願說：「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現在他成佛了，就不叫法藏比丘了，而叫阿彌陀佛。

第二，是我往生。看到這句名號，就要想到「這是我的往生」。這兩者是有關係的，為什麼？因為法藏比丘當時發願說：「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意思就是說，「如果眾生稱名不能生到我的國土，我就不成佛」。他是把自己的成佛跟眾生的往生綁在了一塊兒：「眾生不往生，我就不成佛；反過來，如果我成佛了，眾生必往生。」所以，我們看到名號，就應該想到「是我往生」。

第三，是佛呼喚。我們每念一聲佛，都是在回應佛的呼喚。就像天黑了，媽媽叫在外邊玩的小孩子回家吃飯，「某某某，快回來！」小孩聽到了，就應一聲「哎！」然後就回家了。眾生念佛其實是在回應阿彌陀佛的呼喚，因為我們在六道裡輪迴，就像流浪的孩子一樣，雖然好像是我們在稱名念佛，好像我們眾生這邊付出了多大的心力，但其實跟阿彌陀佛比差得很多。就像在世間，孩子想母親跟母親想孩子的心情，永遠不可能一樣，所謂「娘想兒，流水長；兒想娘，扁擔長」，孩子想母親只有扁擔那麼長，母親想孩子則像長江水那麼長，永遠都是這樣的。

佛跟眾生更是這樣：眾生想佛很微少，是佛想眾生更多。有兩句話說「若一眾生未得度，我佛終宵有淚痕」，如果還有一個眾生孤零零地在三界六道裡輪迴，佛都睡不著覺，淌了一晚上淚。當然，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佛不會真的流淚，只是說佛的心情是這樣的。

第四，是保證書。保證什麼呢？一般孩子犯錯誤了，父母會說「下

次別犯了啊，給我寫個保證書！」保證書一般都是上對下的要求。但是這裡不一樣，這是佛給我們寫的保證書，跟第一點、第二點的意思是相同的，佛說「你稱我的名號，我必然接引你到極樂世界成佛」，這是佛對我們的保證。

第五，是釋迦發遣。釋迦牟尼佛在千經萬論裡處處指歸極樂，在很多經典裡不斷地勸眾生要往生，「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遣，就怕我們不去。

第六，是彌陀來迎。跟釋迦發遣相對應的是什麼呢？就是彌陀來迎。「彼喚此遣，豈容不去也？」釋迦牟尼佛在東岸說：「你快去！你快去！」阿彌陀佛在西岸說：「你快來！你快來！我來接你！」一個發遣，一個來迎。

第七，是諸佛證誠。前邊是說釋迦和彌陀兩尊佛，還有其他諸佛，就是「諸佛證誠」。《阿彌陀經》裡有一個場景，六方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所以，看到這句名號，就應該想到這是諸佛的證誠。

第八，是免死牌、赦罪令。有了這句名號，閻羅王就不敢收我們，我們把名號亮出來，閻羅王就趕緊退回去了，「這個人我惹不起，這是阿彌陀佛的人！」因為我們有免死牌了。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很多，這句名號的名義非常多。

反過來說，是不是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些名義再稱名才有效呢？不是的。不論瞭解不瞭解，只要稱名都能得到。所以，法然上人有句話說：

念佛雖有種種義，稱念六字，一切皆含。

雖然名號裡有這麼多意思，有這麼豐富的意涵，但是在稱念的過程中就都有了。

當然，話說回來，雖然稱名的當下都有了，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還是不要有那種想法：「那我就什麼都不用學了，淨土三經也不用讀了，書也不用看了，善導書屋也不用來了，我就稱名吧。」你稱不了太久的。

雖然稱名之中一切皆含，可是你不稱就不含。因為你在不瞭解，或者瞭解不夠的情況下，這方面沒有經常熏習，就會被世俗的力量牽著走。世俗的力量多強啊，今天給你弄點財色名食睡，明天給你弄點什麼，慢慢地你就淡化了，就忘了還有阿彌陀佛，還有極樂世界可以去。所以，還是得多瞭解、多熏習。

④稱名即如實修行

「欲如實修行相應故」，「如實修行」我們在前邊講過，什麼叫「如實修行相應」？「如實修行」這四個字寫起來簡單，真要做到其實是萬難的，很難很難！為什麼？這是菩薩的境界，而且是很高位的菩薩的境界，八地以上的菩薩才稱得上「如實修行」，叫「無功用道」。在「如實修行」之前，多少都有點盲修瞎練的意思。我們在古德的公案裡經常看到，一個人開悟了，開悟之後跟「如實修行」才有幾分相應，也就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時候才脫離了「盲修瞎練」四個字，所以這是很難的。

《金剛經》裡說，釋迦牟尼佛前世是一個忍辱仙人，在樹下打坐。當時的國王歌利王（即憍陳如的前世），帶著一群宮女在森林裡玩。宮女們看到這個仙人，就不跟歌利王玩了，就好奇，都去看這個仙人了。

歌利王就有點嫉妒，問他：「你是誰啊？」

仙人說：「我是忍辱仙人。」

「你修忍辱嗎？那我把你的胳膊、腿割下來，你瞋恨不瞋恨我？」

「不瞋恨。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然後歌利王就把仙人的胳膊和腿割下來了。這還不算，後來又把全身的肉都割下來了。當時仙人就說：「你剛才割截我身體的時候，如果我產生了一絲毫的怨恨、後悔，我就立刻死掉。如果我沒有生一絲毫怨恨、瞋怒的心，我的身體就會立刻復原。」話音剛落，仙人的身體立馬就復原了。

這叫「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才是真正的忍辱，是「如實修行」狀態下的忍辱。換句話說，這才叫「如實修行」，所

以是很難很難的，不是我們普通凡夫能達到的。

這裡說「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這句話如果濃縮一下，就是「稱名，欲如實修行相應」。為什麼稱名就能達到跟釋迦牟尼佛前世做忍辱仙人一樣的境界呢？我們只是動動嘴而已，我們的嘴有那麼厲害嗎？上嘴唇碰下嘴唇，動一下，就超過釋迦牟尼佛了嗎？沒錯。

比如一個小男孩，他太小了，不能出去賺錢。結果他在路上撿了一張銀行卡，而且密碼都在上面寫著，裡邊有一個億。那我們這些人加在一塊兒，天天使勁地賺錢，還不如這個小男孩把卡往口袋裡一放，都不如他這個簡簡單單的動作，我們努力十年、幾十年，一輩子都賺不了那麼多錢。

我們念佛，就像小男孩撿到銀行卡一樣。因為淨土法門是果地法門，是「如實修行相應」。我們沒有「如實修行」的功德，但是名號有。為什麼？因為創立名號的人有。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把他成佛之前生生世世所有修行菩薩道的功德，其中就包括像釋迦牟尼佛那樣的忍辱功德、布施功德、精進功德、禪定功德……通通都放到這句名號裡，讓稱念名號的人當下就能得到，所以我們才能達成「如實修行」的目的。

我們看曇鸞大師的解釋：

「稱彼如來名」者，謂稱無礙光如來名也。

什麼叫「稱彼如來名」呢？就是「稱無礙光如來名」。「無礙光如來」，就是阿彌陀如來。阿彌陀佛有十二個名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

為什麼十二種光的名號，獨獨選「無礙光」這個名呢？怎麼沒有選「無對光」？怎麼沒有選「超日月光」？甚至都沒有選「無量光」，怎麼就選了「無礙光」呢？因為無礙光跟我們的關係最密切。為什麼說最密切呢？這個「無礙」，重點是指眾生了生脫死無礙。我們這一期生命結束的時候，很想往生，但就是往生不了，有種種障礙，那我們不就完了

嗎？所以，曇鸞大師在十二個名字裡獨取「無礙光」，就是給我們安心的：在了生脫死、出六道、出輪迴這件事上，因為佛有無礙光，所以我們永遠沒有障礙。

「如彼如來光明智相」者，佛光明是智慧相也。此光明照十方世界無有障礙，能除十方眾生無明黑暗，非如日、月、珠光，但破空穴中暗也。

「佛光明是智慧相也」，對佛來講，佛的光明跟智慧是一體的，佛的光有多大，智慧就有多大，佛的智慧就是以光明的形象來表達的。

「此光明照十方世界無有障礙」，反覆說明無有障礙。

「能除十方眾生無明黑暗」，光明的作用就是除暗。

「非如日、月、珠光，但破空穴中暗也」，但是佛的光明除暗，不是像我們這個世間的手電筒、燈光、太陽，這些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暗的。佛的光不是這樣的，是從裡照到外，一直照到眾生的靈魂裡去。

⑤破暗滿願

「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者，彼無礙光如來名號，能破眾生一切無明，能滿眾生一切志願。

這兩句話讀起來特別舒服。有兩個「能」：一個是「能破眾生一切無明」，一個是「能滿眾生一切志願」。前面的偈子裡也說，「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是天親菩薩說的。

可能有人說了，「我在佛前求了那麼久，求陞官發財，怎麼到現在還不兌現呢？不是說『破一切無明，滿一切志願』嗎？我的志願佛怎麼不給我滿呢？」可以滿，等往生回來就滿了。

其實，這裡的「志願」主要是指真實之願、如理之願。換句話說，不能任由我們凡夫的心思來。就像小孩天天玩遊戲機，這是他的志願，沒錯。但是他玩得視網膜都脫落了，當父母的不愁死了？凡夫就像小孩一樣，不能明辨什麼對他好，什麼對他有害，他無法明辨，他很多志願都是錯的，所以這時候就不能由著他。

當然，如果孩子就想要一個玩具手槍，做父母的有時候也會滿他的

願、隨順他，給他買一個玩具手槍。但這是有限度的，是在某種分寸下的。所以，佛菩薩有時候也會滿我們世俗的願望，這就是「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這個欲鉤如果牽不上，佛智就入不了，所以先給你鉤上再說。當然，這就不能用「一切」這個詞了。比如小偷在出門之前，也會給佛菩薩上炷香，「這次做成功了，就怎麼怎麼樣……」。這就不在「一切」的範圍之內，這是傷害眾生的事，而且自害害彼。

作為我們眾生來講，真實如理的願望、志願，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想了生脫死，不想在六道裡輪迴，不想受種種的苦惱，這才是真正的志願。而且這個志願達成後，其他的志願就簡單了。其他的志願都是枝葉，不是根本；把往生這個根本的志願達成了，其他的枝葉自然就有了。甚至根本的志願達成之後，其他的志願都不算什麼了。

我們學佛之前有很多世俗的願望，這樣的、那樣的。可是學佛之後，明白了因果的道理、輪迴的恐怖，之前的很多願望就煙消雲散了，自然就沒有了。所以，從道理來講，念佛人一定能滿一切志願。

為什麼到了極樂世界的菩薩，真的就能「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呢？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想要什麼樣的供具就來什麼樣的供具，想吃什麼就有什麼，想到十方哪個國土去，當下就能去，為什麼在極樂世界就可以滿眾生一切志願呢？因為極樂世界是真實的世界。

然有稱名憶念而無明猶在，而不滿所願者，何者？由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故也。

「然有稱名憶念而無明猶在」，前面講「破一切無明，滿一切志願」，但是為什麼有的人稱名了，無明還在呢？

「而不滿所願者」，並沒有破一切無明，也沒有滿一切志願。

「何者？」為什麼呢？

「由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故也」，就是不如實、不相應。

這個問題曇鸞大師幫我們想到了。不過，像我剛才解釋的原因，曇鸞大師隻字沒提，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的。所以我斷定曇鸞大師是故意問的，他是為了引出下面的話題，因為下面的話題很重要。

⑥不如實修行

云何為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

什麼叫「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呢？下面的回答，濃縮起來就是兩句話，「二不知」和「三不相應」。

二不知

謂不知如來是實相身，是為物身。

這句話很重要，它是整個《往生論註》中非常重要的一段。這裡面的名詞也非常重要，都是曇鸞大師獨創的。包括後面的三種不相應——「信心不淳」「信心不一」「信心不相續」，看似輕描淡寫，但是對整個淨土宗的教理建設非常重要，就像如椽大筆一樣。

什麼是「二不知」呢？就是「不知如來是實相身，是為物身」。「三不信」，就是「信心不淳」「信心不一」「信心不相續」。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名號是實相身、為物身，或者他的心不淳、不一、不相續，就會導致「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

所以這段很重要，重要在哪裡呢？它就是在告訴我們，如果修學淨土的基礎都具足——什麼叫基礎具足呢？就是該有的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的觀念都很實在，同時也厭離娑婆、欣求極樂，這些都是基礎——在這些都具足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真心想往生，下一步就是如何往生的問題，就具體到行持、行法上。

任何一個宗派都有四個方面，就是教、機、行、益。教，它是什麼樣的教；機，這樣的教是針對什麼根機的，哪類人適合修行這樣的教；行，佛教是講修行的，不是搞學術，不是光用腦子背書、討論、研究，不是這樣的，是有具體的行持、實踐的，「行」就是指該如何修持；益，如果修持正確、相應的話，將來會得到什麼樣的利益。所以，每個宗派、每個教法都包含這四部分。

這一段就是在討論「行」的問題。「教」和「機」的問題都解決了；「益」的問題也非常明確，就是往生。這裡是講如何行持，所以是很重

要的一步。曇鸞大師在這段的表達相當凝練，同時有很細膩。這兩者一般是很難兼得的，很難又凝練又細膩，凝練就會比較粗，但是曇鸞大師的表述又凝練又細膩。

而且這一段能夠解決我們平時看到的很多難以理解的現象，比如「為什麼這樣的人往生了，那樣的人沒往生？為什麼我們覺得能往生的沒往生，我們覺得不能往生的反而往生了？」一切事物都分為理和事，萬事萬物都是這樣的，這個世界就是兩部分：要麼是理，要麼是事。所以，這樣的事相背後一定有它的道理，道理在哪兒呢？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理。但是曇鸞大師在這一段中的解釋，這個理跟我們眼睛看到事，是完全貼合的，能夠解決很多問題。

前段時間，笑笑寫了一篇文章，叫《百歲老和尚看不懂的修行法門》。有一個快一百歲的老和尚，是福建那一帶的。有一群人去拜訪他，其中有我們的一個蓮友，她那時已經學我們這個法門了；同時還有幾個出家人。大家基本上都是念佛求往生的，但是各自的理路不太一樣。

這個老和尚據說有神通，老和尚把這些人一眼望過去，就說：「這邊的幾個，將來必定往生，而且往生得非常順利。反而是其中的一個法師，往生可能會費點兒勁。」當時所有人都不太理解，包括老和尚自己也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呢？」按說那個法師修行特別精進、特別努力，學了很多東西；但是那幾個往生得很好的，都是「差生」，不怎麼精進，也不怎麼努力，但是他們有一條，就是非常專，專一。這樣的事情怎麼解釋呢？老和尚自己也解釋不了，但是他又看到了這樣的現象。

其實，類似的情況我們經常能看到。有一些大德，生前非常有威望，弘化一方，結果走的時候特別費勁，甚至走的不好，甚至沒有往生。有的就是特別平常的人，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太婆，每天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其他的事一概不知，結果臨走前的好幾天，就告訴家裡人「幾月幾日我就要走了」，把後事安排得好好的，臨終前把衣服也穿得好好的，甚至盤腿一打坐就走了。這是讓人很不理解的。但是如果用曇鸞大師這一段道理來解釋，就非常明白、非常清楚，等會兒大家聽完

就知道了，為什麼那些看起來簡簡單單、輕輕鬆鬆、悠悠忽忽的人往生了，而那些「縱使苦勵身心，日夜十二時急走急作，如炙頭燃」的人，往生反而很難。其實，往生的訣竅就是一個字——專。

我們先說「二不知」裡的「實相身」跟「為物身」，就是不知道這句名號是實相身、為物身。

「身」這個字，我們會想到身體，有一個具體的形象。身體是幹嗎用的呢？身有身的用，我們有身體，就可以拿這個身體去工作、學習、說話、交流等等，身體是起作用的。

這句名號，看上去只是六個字，中文是這種寫法，英文是那種寫法，日文是那種寫法，越南文是那種寫法，好像就是個符號一樣。但是曇鸞大師告訴我們，它不是簡單的符號，也不是簡單的聲音，這個符號、這個形象、這個聲音裡有「身」。所謂「身」，就是活的、能動的、能起作用的、生動的、鮮活的、有溫度的、有生命的，這叫「身」。而且不是一個身，是兩個身：一個是實相身，一個是為物身。

實相身

實相身，佛成佛證悟的就是實相，實相無相無不相，像《金剛經》講的「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按說實相是無相的，但是實相以有相的形式表達出來，就是這句名號。

實相本來無相，但是能讓我們凡夫抓到的實相，就是這句名號。除了淨土法門，其他講實相的，都不是我們凡夫能觸碰到的。

師父打過一個比喻，我覺得特別好。般若如火，經文裡一般都這麼比喻，般若就像大火一樣，任何東西丟到大火裡，瞬間就燒沒了，所以般若不可觸碰。所謂「開口即錯，動念即乖」，不能去思議它，也沒法用語言表達，「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可是，它既然是個「身」，就能跟凡夫產生交集，就能起作用。這是靠什麼呢？師父就把六字名號比喻成火鏟。一個煤球在著火，我們不能用手去抓它，但是可以用鏟子，這個鏟子有一個木把兒，我們的手拿著這個木把兒，就能把著火的煤球拿出來。

名號就起這個作用。通過六字名號，就能讓一個普普通通的凡夫跟

實相產生交集。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實相」理解成佛，它就是佛，佛跟實相基本上可以劃等號，實相就是佛，佛就是實相；實相也可以跟「真理」這樣的詞劃等號，它就是真理。所以，這個名號不是普普通通的名號，它裡邊有佛的一切東西：佛的眼睛、佛的耳朵、佛的能力，都在這句名號裡。

爲物身

同時，名號也是為物身。所謂為物身，這個「物」不是物體的意思，佛教裡的「物」是眾生的意思。所以，為物身就是為眾生做種種利益的身，是能夠利益眾生的身。因為實相是無為自然的，「為物」則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它能夠幫助眾生。

所以，配合前邊來看的話，就是「實相身破眾生一切無明，為物身滿眾生一切志願」，這兩個詞跟前邊的語句是對著的。也可以說，實相身是自覺；為物身是覺他，是幫助眾生覺悟的。實相身、為物身，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三不相應

再看三種不相應：

又有三種不相應：

一者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

二者信心不一，無決定故；

三者信心不相續，餘念間故。

第一，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

「一者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這個「淳」，字面的意思就是深厚、淳厚。「淳」就是信心很深厚，也可以跟單純的「純」相通。信心不淳的表現就是後邊的四個字，「若存若亡」。這四個字出自《道德經》，老子講「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什麼叫「若存若亡」呢？就是好像有，又好像沒有。說它沒有，偶爾又有；說它有，好像又沒有。這叫「若存若亡」，是介於有跟沒有之間的一種狀態。「若存若亡」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道心淺薄，道心非常淺，往生不往生對他來說沒有那麼急迫，也不是那麼必要，賺錢、世俗的願望對他來說更重要，是他努力的方向。第二種情況就是信心淺，信心很表淺，跟念佛人在一塊兒，他就能想起來念佛；如果離開了，自己一個人，身邊沒有人念佛，他就不念了，就「亡」了。

第二，信心不一，無決定故。

「信心不一」，就是念佛法門對他來說，是多種選擇裡的其中之一。他今天念佛，明天碰到一個大禪師，就對禪好奇了，就把念佛一丟；後天又來了一個密宗上師，神通了得，又被密宗吸引過去了；再後天聽到「大乘非佛說」，「我去學小乘吧」，又去泰國了；再過兩天碰到一個咒，又去持咒了……這就是「信心不一」，他的心不專一、不決定，他不是決定心，「我就要念佛！我了生脫死唯一就靠這句名號，別的都不依靠」。

第三，信心不相續，餘念間故。

「三者信心不相續，餘念間故」，其實這跟前面兩種有交叉的部分，就是學念佛法門，學著學著，不依了，岔開了，學其他的去了。這就已經間斷了，「餘念間故」。善導大師說：「不為一切異見、異學、別解、別行人等之所動亂、破壞。」他不能夠相續，今天念佛，明天念佛，後天也念佛，一直念到往生那一天，這叫信心相續；今天念佛，明天念佛，後天不念了，這就不相續，間斷了。或者前面兩天都「存」著，到第三天「亡」了，這就是第一種情況，也不能相續。所以《大經》說「一向專念」，「一向」有兩個意思，第一是一個方向，第二是一直、常念、不改變。所以，古大德的用詞是非常講究的。

三者關係

翻過來，285 頁：

此三句，展轉相成：以信心不淳，故無決定；無決定，故念不相續。亦可：念不相續，故不得決定信；不得決定信，故心不淳。

「此三句，展轉相成：以信心不淳，故無決定」，信心不淳厚，對名號瞭解不夠，對極樂世界瞭解得也不夠，甚至對六道輪迴、因果報應都瞭解得不夠的情況下，信心就很淺薄，就不能產生決定心，「來生做人也不錯嘛，極樂世界，能去就去，不能去也無妨吧」，這個信心就是多方面的，對六道輪迴的存在、地獄的存在、極樂的存在，本身就信心不淳，所以很難生起決定心。

一個人真的相信六道輪迴是真實不虛的、地獄是恐怖的，這一世不出輪迴的話，即便下一世不墮地獄，將來必有一世會墮地獄，因為不出六道就有這個可能性。而且地獄是劇苦的，一墮地獄是很難出離的。如果相信這些，肯定要找一個出六道的辦法。當你遍找出六道的辦法，就會發現，我們唯一能修的就是淨土法門。

所以，這個決定心是一環套一環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心為什麼不能決定呢？就是信心不淳，信心不淳就是三皈依不具足。所以，我們不要說學佛想要達到什麼樣的境界，能具足三皈依，在這個時代就是大修行了。

蕩益大師是明朝的高僧，可是一退再退：最開始是具足戒、比丘戒，但是發現持守不了；然後一退再退，退到在家菩薩戒；後來發現還是不行，最後就是一個修持三皈依的身分。

「無決定，故念不相續」，既然不決定，就很難相續，或者中途換別的法門；或者中斷了，不念佛了，追求五欲六塵去了。

所以，這三者是有連帶關係的：信心不淳就導致無決定，就是信心不一；信心不一就導致信心不相續；然後，信心不能夠相續，回過頭來又導致信心始終不淳；信心始終不淳，就不能決定；信心不決定，就導致不相續……如此惡性循環。所以這裡也說了「亦可」，也可以這麼理解；「念不相續，故不得決定信」，因為念不相續，所以導致信心不一；

「不得決定信，故心不淳」，信心不一就導致信心不淳。

如果把「不」字拿掉，信心淳的話，就會一向專念，就會起決定心，專一，然後自然就會念下去。反過來，如果能念下去，就會專一；如果專一，就會淳。這樣就是良性循環。

所以，這三環哪一環最重要呢？「相續」最重要。就是能夠相續地念，不管是不是專一，是不是淳，這些都不是很重要，能夠相續地念佛，本身就是專一了，久而久之，必然能夠淳。所以，信心是不斷加深的，開始不淳，慢慢地就越來越淳了。信心淳之後，就更加決定，然後就更加能夠相續地念佛。

⑦專雜得失

這種狀態，在《大經》裡就是「一向專念」；在《小經》裡就是「一心不亂」；在天親菩薩的《往生論》裡就是「世尊我一心」的「一心」；在《觀經》裡就是三心——至誠心、深心、發願迴向心。其實這些講的都是一回事，善導大師說為「專復專」。曇鸞大師是把淨土三經對稱名的描述通通濃縮，放在這一段裡，這就是描述我們眾生在修持淨土法門的時候，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就是在說這件事，也就是修持淨土法門的關鍵之處，行持上最關鍵的地方。到了善導大師那裡，就發展成專修的理念。所以，這些祖師之間都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看善導大師是怎麼說的，翻到《聖教集》860頁，看《往生禮讚》。我們經常聽說一句話，叫「老實念佛」，這就是老實：

若能如上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得相應故；不違教故；隨順佛語故。

若欲捨專修雜業者，百時稀得一二，千時稀得三五。何以故？乃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憶想間斷故；迴願不殷重真實故；貪瞋諸見煩惱來間斷故；無有慚愧懺悔心故；又不相續念報彼佛恩故；心生輕慢，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人我自覆，不親近同行善知識故；樂近雜緣，

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

何以故？余比日自見聞：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此二行得失，如前已辨。

仰願一切往生人等，善自思量。已能今身願生彼國者，行住坐臥，必須勵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為期。上在一形，似如少苦；前念命終，後念即生彼國。長時永劫，常受無為法樂，乃至成佛，不經生死，豈非快哉！應知。

法然上人把這段文叫作「夫斯文者，實是行者之至要也」，非常重要，「行者之至要」。

「若能如上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如果一個人能相續地專修，不改變，十個人就十個往生，百個人就百個往生，沒有一個例外的。為什麼呢？因為「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得相應故；不違教故；隨順佛語故」。最關鍵的就是「與佛本願得相應故」，這是最重要的一句。這是講專修。

如果雜修呢？「若欲捨專修雜業者」，就會怎麼樣呢？「百時稀得一二，千時稀得三五」，一百個人裡邊，也不是完全都不能往生，可能有一兩個往生；一千個裡邊有四五個往生。為什麼？因為「乃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憶想間斷故；迴願不殷重真實故；貪瞋諸見煩惱來間斷故；無有慚愧懺悔心故；又不相續念報彼佛恩故；心生輕慢，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人我自覆，不親近同行善知識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

從文字上就能看出善導大師非常殷切，修雜有十三種過失，根本的過失是「與佛本願不相應」，因為佛的本願是讓我們稱名，稱名就是隨順佛願，雖然稱名很簡單，但這是佛的要求。

比如我們善導書屋立一個規矩，進書屋必須得念三聲阿彌陀佛。如果這麼規定的話，能做到的就能進來；做不到的，就算扛著上百萬的現

金都不讓進。因為與我本願不相應，我的要求就是念三聲阿彌陀佛，哪怕是乞丐，髒兮兮的，但是念了三聲阿彌陀佛，就與我本願相應，就符合我的要求，就可以進來。因為這是我定的規矩，所以必須按我的要求來。

佛也是一樣，佛定的規矩就是稱名念佛。你按佛的要求來，就能往生；你沒有按佛的要求來，雖然在世間人看來你修行很好，各種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各種苦行都能修持，但你只是感動了一般人，沒有隨順佛的本願。

所以，這就解釋了前面說的，為什麼百歲老和尚看不懂。因為那個法師不懂專修的道理，也不懂佛本願的道理，雖然他修持非常精進，每天四點鐘起床，修持的課程有一二十種，甚至百八十種，他覺得越多越好，就像攢錢一樣，打十份工，第一份掙多少錢，第二份掙多少錢，攢一塊兒。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善導大師有兩句偈子說：「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唯有念佛，佛光才攝取；其他的各種行法，佛光都不攝取。佛也挺「挑剔」的，只挑這一種行法。

與此相違，名「如實修行相應」。是故論主建言「我一心」。

曇鸞大師對這一點看得非常透徹。他這種表述又是獨創的，是前人從來沒有的。

這裡說「展轉相成：以信心不淳，故無決定；無決定，故念不相續。亦可：念不相續，故不得決定信；不得決定信，故心不淳」，從語句上來說，「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我們往往就會忽視「也可以」後邊的話，就覺得它是補充。其實錯了，這裡的「亦可」正是曇鸞大師最想表達的，「念不相續，故不得決定信；不得決定信，故心不淳」，他就是勸我們念要相續，然後自然得決定心，自然心淳，自然往生，這樣就相應，這是他要表達的。

我第一次讀到這裡，就覺得特別驚訝，因為之前從來沒讀過這樣的解釋，也從來沒見過。之前學淨土的時候，比如看往生傳記，古代的、今天的，眼睛會特別盯著看這個人做了什麼，比如這個人一輩子特別愛

放生，特別愛印經，會打坐，有禪定，又到處講法……我們的追蹤點一般都在這些地方，念佛只是一種工具，能夠讓心清淨下來，然後更好地去做種種善行，更有力量，更開智慧，所以念佛好像是個工具。其實正好反了，那些反而不重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那些東西反而導致你不能往生，因為你把它們當回事，你以那些東西來交換往生，那就錯了，就是雜行雜修，還不如沒有。

所以，如果去做一個調查，那些愚夫愚婦、普普通通的老太婆，什麼也不會的，尤其是特別自卑的、瞧不上自己的，往往往生得特別好，因為她沒有別的可以倚恃，想雜行雜修也很難，雜不來，沒有東西可雜，她的心也很難雜起來，這樣的人反而佔了大便宜；有能力的人反而繞遠了。

所以法然上人發願，假如他不往生，他願意來世做一個一字都不認識的老太婆。他是大祖師啊，智慧第一的，但是他發願做愚夫愚婦。

印光大師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說：「念佛之人，勿自仗聰明智慧，須拋之於東洋大海外。最好學愚夫愚婦，老實行持為要。」縱使有天大的學問，也要拋之於東洋大海之外。

⑧稱名滿願問答

這個問答比較有意思，是在探討「名」跟「法」的關係。我們這個世界是「名」的世界，凡事都有一個名，人想生存、想交流，都得有名，除非你在嬰兒的狀態，那無所謂，但其實也在「名」的世界裡。像我們一位蓮友，他的小孩還沒出生呢，名字就讓我給起好了。所以，這是個「名」的世界。萬事萬物本來沒有名，但是我們必須給它起個名，比如科學每發現一個東西，第一件事就是命名，這就是創造概念，一個概念套著另一個概念，大概念套著小概念，所以這是「名」的世界。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還是挺厲害的，他看出「名」不靠譜。因為有了名，跟實質就有了距離。「名」跟「體」有時候並不一致，「名」跟「法」就更有差距了。當然，這裡所謂的「法」，是指法力，是帶有一種力量的。

問曰：名為法指，如指指月。若稱佛名號便得滿願者，指月之指應能破暗。若指月之指不能破暗，稱佛名號亦何能滿願耶？

「問曰：名為法指，如指指月」，所有的名字，都像指月的手一樣。

「若稱佛名號便得滿願者，指月之指應能破暗」，如果稱佛的名號便能滿願（因為佛的名號也是「名」，一般來講，名不代表有實），那指月的手指也能破暗了？按說破暗的是月亮本身，而不是手指，我們是順著手指往月亮的方向看。所以，「名」是手指，有某種指向性。比如佛經，所有佛經其實都是「手指」，是導引我們認識真理的。

「若指月之指不能破暗，稱佛名號亦何能滿願耶？」在現實生活中肯定是這樣，手指不能破暗，所以稱佛的名號怎麼能滿眾生的願呢？因為佛的名號只是一個概念、符號，就好像喊「12345」一樣，稱這個空蕩蕩的名字，怎麼能夠滿眾生的願呢？問了這麼一個問題。

答曰：諸法萬差，不可一概。有名即法，有名異法。

「諸法萬差，不可一概」，世間種種的法有種種的差別，不能一概而論。

「有名即法，有名異法」，但是在這麼多的法裡面，如果從「名」跟「法」來說，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名異法」，一種是「名即法」。

名異法

「名異法」，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狀態。比如我渴了，我得真的去倒水喝，才解渴。我不能說「水、水、水……」，反覆地念水，就不渴了嗎？念水，水就到我的喉嚨裡了嗎？沒有啊。因為「名異法」，水的名字跟實際的水是分開的。再比如吃飯，不是光喊個名，「饅頭、饅頭，餡餅、餡餅……」，不吃，光叫名字就能吃飽嗎？必須吃到口裡才能飽，有一個實體進到肚子裡。這就是「名異法」，名跟法是兩個東西。

名即法

除了這種情況，還有「名即法」，名跟法是一體的，名就是法，法就是名。下面列舉了幾種情況。

諸佛名號

名即法者，諸佛菩薩名號、般若波羅蜜及陀羅尼章句、禁咒音辭等是也。

第一個是諸佛菩薩名號，都是名即法。像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藥師佛、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這樣的名號擺在這兒，跟「123456789」就不一樣。

「般若波羅蜜及陀羅尼章句」，「般若波羅蜜」就是大乘般若經教；「陀羅尼」就是總持，一般指持咒語。

「禁咒音辭等是也」，就是各種咒語，像《大悲咒》，像《心經》的最後一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這些都是。包括經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名即法」。

《地藏經》說：「未來現在諸眾生等，臨命終日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一辟支佛名，不問有罪無罪，悉得解脫。」這就是證據。《地藏經》說，人在臨終的時候，有人給他誦經也好，稱佛的名號也好，不管是哪尊佛，甚至是阿難、大迦葉、舍利弗的名字都行，「不問有罪無罪，悉得解脫」，都能夠解脫，保證不墮惡道。甚至這個人只能躺在床上喘氣、倒氣了，隔壁是信佛的，正在放《無量壽經》，聲音比較大，傳過來了，這個人聽到了就不墮惡道，這樣都行。為什麼？因為「名即法」。當然，這個「即」有部分即，有完全即。這還不是完全即。名號就是完全即，是百分之百，就是佛本身，一點不漏。

像玄奘大師西行取經的時候，遇到的艱難險阻，大部分情況是靠一部經——《心經》。就是他在路上，因為一次特別的因緣，是觀世音菩薩授予他的，讓他翻譯，並且一直傳到現在。他一碰到艱難險阻、困厄，特別是比較難應付的狀況，他就坐在那兒，誦《心經》，因為《心經》有力量，裡邊有一句「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這一路上恐懼太多了。

這就是「般若波羅蜜」，都是有實際力量的。

咒

包括咒也是，古德說：

咒者，是鬼神王名，稱其王，則部落敬主，不敢為非。故能降伏一切鬼魅。

當然，這是一種說法，還有很多的說法。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很多咒語往往是鬼王的名字，你稱鬼王的名字，鬼王就服服帖帖的；鬼王都服服帖帖的，跟它一塊兒的這些小鬼們就都好辦了。所以說「部落敬主，不敢為非」，不敢為非作歹。

經常有人跟我說，「夢裡碰到夢魘了，或者鬼壓床，念佛好像念不走，但是念了兩聲往生咒，立馬就走了，像皮球一樣彈出去了」。為什麼？可能也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咒比較直接、更近，所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就好像找工作，你找皇帝，還不如找底下的一個縣太爺來得快，或者找知府，說不定都比找皇帝快。雖然皇帝管著底下的人，但畢竟是一層一層的，皇帝還要打幾個電話，所謂「縣官不如現管」。

如軍中密號，唱號相應，無所訶問；若不相應，即執法治罪。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咒也像軍隊裡的暗號。軍隊裡有什麼暗號？比如「長江長江、黃河黃河」。「唱號相應，無所訶問」，你說的暗號對了，那就沒事，「走吧，過去吧，放行！」如果對方說「長江長江」，你對了一個「黃山黃山」，「趕緊拿下！」所以，咒語也有這個意思，像暗號一樣，你說對了，就不治你的罪，暢通無阻；說得不對，就拿下。

當然，這裡是指佛教的咒。其實不光佛教，好多宗教都有咒。道家也有符咒，很多都是畫出來的，也有誦出來的，比如下面就有幾個：

如《禁腫辭》云「日出東方，乍赤乍黃」等句，假使西亥行禁，不關日出，而腫得瘥。

什麼叫《禁腫辭》呢？就是人生了病，哪種病呢？水腫、氣腫等，就是身上腫。比如小腿突然腫了，或者腳背腫了，或者肚子鼓起來了，或者被人打腫了，打腫臉。

下次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就是在「西亥行禁」，「禁」是禁咒；「西

亥」是兩個時辰，酉時是下午五點到七點，亥時是晚上九點到十一點。在這兩個時間段，口裡念八個字「日出東方，乍赤乍黃；日出東方，乍赤乍黃；日出東方，乍赤乍黃……」。「不關日出」，不管你誦的時候太陽出沒出來，跟那個沒關係，不是看太陽出來了，才念「日出東方，乍赤乍黃」，不用想太陽的事，只要這幾個字是對的，你再看腫的地方，就消了。

這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例子是打仗的時候用的，我們一般用得比較少：

亦如行師對陣，但一切齒中誦「臨兵斗者皆陳列在前」，行誦此九字，五兵之所不中，《抱朴子》謂之「要道」者也。

「亦如行師對陣」，古代打仗不像現在，是兩邊排好，很講究的，不是上來就打。如果有一方軍隊，所有計程車兵同時在口裡誦九個字：「臨兵斗者皆陳列在前，臨兵斗者皆陳列在前……」。每個士兵口裡都誦這九個字，結果怎麼樣呢？「五兵之所不中」，「五兵」指刀、弓、劍、弩、戟，就是泛指所有兵器，就不會被兵器所傷害，說不定連現在的子彈、炮彈、導彈都能攔截，都炸不死。「《抱朴子》謂之『要道』者也」，《抱朴子》是東晉葛洪的著作，分內篇和外篇。「要道」就是很重要的方法。

這是第二個「名即法」的例子。

第三個更好、更實用，大家可以試一試；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曇鸞大師自己都用過。他說：

又，苦轉筋者，以木瓜對火熨之則癒；復有人但呼木瓜名亦癒，吾身得其效也。

「又，苦轉筋者」，什麼叫「轉筋」呢？就是抽筋，比如腿肚子抽筋。曇鸞大師教大家一個方法：找一個木瓜（不是水果木瓜，是藥用木瓜），把這個木瓜用火烤熟，然後放在轉筋的地方不斷揉搓、摩擦，就好了。因為木瓜這種藥本身就能治轉筋，把它煎成水喝也能治，通過皮膚接觸也可以。曇鸞大師說，如果找不到木瓜，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在口裡呼「木瓜、木瓜、木瓜……」，然後用手在抽筋的地方揉搓，也能好，而且一分

錢都不用花。

曇鸞大師挺有意思，他說「吾身得其效也」，「這可是我親自做過實驗的，而且非常有效」。曇鸞大師很精通中醫，專門寫過中醫方面的著作，包括氣功方面的著作也寫過，他也是道家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經拜訪過陶弘景。

在《安樂集》裡還有一個類似的方法：如果被狗咬了，在今天就會得狂犬病，但是古代沒有疫苗，怎麼辦？也有辦法，就是把老虎的骨頭燒熟，只要一小塊就行，不用很大。現在老虎是國家保護動物，虎骨不容易得到；但是在古代，還是很容易得到的。然後用這塊燒熟的老虎骨熨燙被狗咬的地方，就沒事了，不會得狂犬病。如果很急，或者找不到虎骨頭，沒關係，口裡喊「老虎、老虎……」，然後用手在被狗咬的地方摩擦，也行。

這幾個例子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名即法」：沒有木瓜，你喊「木瓜」，就好像真的有木瓜在這裡；沒有老虎骨頭，你喊「老虎」，老虎好像就在這裡一樣。其實，萬事萬物在某種程度上都有「名即法」的一面，只不過有的完全，有的不完全。

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涇曾經做過手指識字的實驗：把一個有「特異功能」的小孩的眼睛蒙住，然後在他的手心裡放不同的字，這個小孩用「特異功能」就能感知這些字。如果紙上寫的是「佛」字，他眼前就是一片光明，燦爛、金黃的光；如果是「鬼」字，他就感覺渾身發冷、毛骨悚然；如果是「藥師佛」三個字，還能聞到中醫味。

所以，所有的字在某種程度上都有「名即法」的功效，只是程度不一樣而已。比如誦《禁腫辭》，跟你誦的當下心清淨不清淨有關係，可能古人誦就特別靈，曇鸞大師就能「身得其效」，我們的心太散亂，「怎麼不靈呢？」其實不是方法不靈，是我們的心不夠清淨。但凡心清淨到一定程度，名就是法。對於佛來講，真的就是名即法。比如釋迦牟尼佛，他喊一個名，實體就在那裡，名字跟實體是連著的。

如斯近事，世間共知，況不可思議境界者乎！

「如斯近事，世間共知」，大家都知道。

「況不可思議境界者乎！」況且是佛的不可思議境界呢？

滅除藥塗鼓之喻，復是一事。此喻已彰於前，故不重引。

「滅除藥塗鼓之喻，復是一事」，這是另外一個比喻，前面說過了。

「此喻已彰於前，故不重引」。

有名異法者，如指指月等名也。

名異法，曇鸞大師沒有詳細說。

名號，是名即法

曇鸞大師主要是告訴我們，這句名號是「名即法」，名號就是佛，佛就是名號。阿彌陀佛變成一句名號，名號裡就有阿彌陀佛，名號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以名號的方式存在於法界當中的。

很多的感應都跟名號有關係。我曾經聽過一件事，是宗悟法師講的。廈門大學裡有一個「鴛鴦湖」，學生談戀愛喜歡去那個地方，而且有人會偷著到湖裡游泳。廈門大學很大，像風景區一樣，那個湖也非常大。但是那個湖裡每年都會死學生，一個或者幾個，在游泳的過程中就上不來了，很多年從來沒間斷過。後來才知道，那個湖是造的，不是天然的，湖底下是墳地。

宗悟法師等人就偷偷地在湖邊的石頭上刻「南無阿彌陀佛」，因為湖邊都是圓柱形的石頭，很大，非常適合刻字。他就趁著晚上沒人的時候，偷偷地帶著幾個工人，用電鑽在石頭上刻了六個大字「南無阿彌陀佛」。從他刻上那幾個字之後，這麼多年再也沒有出現過溺水事件。

這句名號僅僅是一個符號、一個形象嗎？不是的。名號刻在那兒，佛就在那兒，這些冤魂奔著光明就去了，就往生了。甚至名號裡面就有佛，同時也有極樂世界的景象，我們雖然看不到，但是其他眾生未必看不到。

《念佛感應錄》裡也有一篇，在一處盤山道，一個拐角的地方總是出車禍，三天兩頭就有車翻下去，或者對撞。當地的居士就刻了一塊「南

無阿彌陀佛」的石碑放在那裡，就再也沒有發生過車禍了。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特別愛幹一件事，就是在口袋裡放一卷紙條，上面寫了六字名號，然後我到處貼，趁人家不注意就貼一個，南寧的大街小巷，好多地方都有我貼的六字名號，包括公交車上、廁所裡、電線桿上、桌子裡……就差往人身上貼了。一到晚上我就想：「我貼的地方到處一片光明！」

寺院的圍牆上，往往都有這六個字「南無阿彌陀佛」。怎麼不寫「南無釋迦牟尼佛」呢？「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也沒有，都是寫「南無阿彌陀佛」。因為只有阿彌陀佛發了這樣的願，他願意做成一個名號；別的佛沒有這樣的願。

有的蓮友會在脖子上戴一個六字名號的佛牌。有一個案例，一個女孩晚上做夢夢魘，第二天醒來之後，發現脖子上戴的六字名號種子字的白鋼掛墜，居然被灼燒出兩個口，而且有圖有真相。按說鋼的東西，得多高的熱量才能把它灼燒掉一塊啊。所以，是阿彌陀佛幫她擋了那個要壓她的鬼，用光明把鬼趕跑了，然後留下一點印記，讓她生信。

有很多這樣的案例，數不勝數。

我們稱名也是一樣的。是不是在發生事故的當下必須稱名，才有感應呢？比如車開到懸崖下邊去了，忘了念佛，腦子一片空白，這時候會不會有感應呢？其實也是有的。雖然你當下沒有念出佛，但是這句名號是印在你心裡的。所以，這句名號貼在哪兒，都不如貼在心裡，貼在內心最深處。你覺得沒念出佛，其實佛在，而且你一直都在佛的光明攝取當中，你忘了佛，但是佛沒忘了你。

尤其一個人已經發願決定要往生，那就更不一樣了，就已經進了阿彌陀佛的保險箱。就像一個人在高空作業，都會繫安全帶，所以他是安全的，從頭到尾都沒事。但前提是，你是決定要往生的。如果不願意往生，就是「不如彼名義」，你不是為了往生而念佛，是為了求姻緣、求發財，為了別的目的，那這個高空安全帶就還沒繫好，就有點危險，但是也會有作用。

所以，有一位法師說過一段話特別好：

諸佛名號，無量功德所聚集故，一唱充善，單聲溢德，口誦耳聞，無邊聖德攬入色心，聲聲流入薩婆若海，豈比世間禁辭等耶！

稱名的當下，無邊的佛德就進入我們的身心之中。「薩婆若海」就是正覺之海。

蕩益大師也講過一句話：

六字洪名真法界，一聲凡念海全潮。

「六字洪名真法界」，六字洪名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實相身」。

「一聲凡念海全潮」，我們凡夫都是海上的一個小水泡，今天生了，明天就滅了。但是我們凡夫念一聲佛號，就擁有了整個大海的全體，所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總結

由讚歎門開出了稱名，但是到了善導大師，他就把讚歎門歸到別的地方了，五種正行裡單獨有一個「稱名正行」，就把稱名更明確地單提出來。

講到「稱彼如來名」，曇鸞大師單獨提出了佛十二光號的無礙光。為什麼提出無礙光？因為無礙光跟我們的關係最密切。

「如實修行相應」，在聖道門很容易嗎？不容易，所謂「體如而行，則是不行；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這是很難的。但是在淨土門，為什麼稱名就能「如實修行」呢？我們不能「如實修行」，可是有一個人能「如實修行」，就是阿彌陀佛。他「如實修行」的功德放在哪裡了呢？放在名號裡，我們念了就得到了。我沒有，佛有；佛有，給我了，我要了，就是我的。如果佛給你，你不要，那沒辦法，你自局其分，「我沒資格要啊！」

「彼無礙光如來名號」，有兩個「能」：能破、能滿。破的是什麼？眾生一切無明；滿的是什麼？眾生一切志願。其實這兩個是同時的，破

無明就能滿願。眾生之所以有願不滿，就是有無明、有業，有業就有障，所謂「業障」，障礙你不能達成自己的願望。

既然名號能滿眾生一切志願，為什麼我們的志願沒有滿呢？我想飛上天，行不行？按說名號裡具足神足通的功德，我念的當下就得到了，但是我怎麼不能飛上天呢？我怎麼還在地上跑呢？還得坐地鐵、擠車，為什麼？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為什麼這麼多神通都不給我呢？

這就像一台特別舊的電腦，如果裝了一個特別新的軟件，就會崩潰。特別舊的電腦，容量就那麼一點兒，一個軟件就超過它的容量了。我們這樣的身心狀態，如果突然得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了，那就壞了。所以，佛先幫我們保管好，就像給每個人都打包了一個禮盒，這個禮物先封著，等我們到了極樂世界，佛就捧上來，那時就可以給我們了，我們就可以拿出來用，現在佛先替我們儲存著。

稱名而無明猶在、不滿願，是因為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什麼叫「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呢？就是二不知、三不相應。二不知，就是不知名號是實相身、為物身。三不相應，就是信心不淳、信心不一、信心不相續。如果把這三不相應反過來，把「不」字去掉，就是往生的訣竅：心要淳、要一、要相續。

其實相續很難，很多人跟我說：「法師，我現在精進得不得了，一天念十萬聲。」我說：「不要這麼幹。」因為你現在念十萬聲，可能下個禮拜就不想念佛了，念傷了。我說：「你可以把十萬聲分到一萬天裡，一天念十聲，相續念 28 年。」大家覺得哪種效果好？其實，念佛貴在相續，不在多，也不在於念得多好、多清淨，這些都不重要。相續最重要，相續也最難。因為一旦相續，不管念多念少，心就能專一，就會淳厚，對佛的信心就會不斷加深。

心淳、專一、相續，在《大經》當中是哪句話？「一向專念」。在《小經》當中呢？「一心不亂」。在《觀經》當中呢？就是「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這些都是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詞彙，從不同的角度來說的，也就是第十八願裡的「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

國」。

這樣來看，經典和經典之間，祖師與祖師的解釋之間，我們就能打通，就不會覺得支離破碎，不會覺得這個這麼說、那個那麼說，其實是一回事。所謂「吾道一以貫之」，都是一以貫之的，沒有那麼複雜。

當然，善導大師就把它提煉得更加好懂，隨便哪個人，即便是沒有任何文化、不識字的人，都能聽得懂：

極樂無為涅槃界，隨緣雜善恐難生。

故使如來選要法，教念彌陀專復專。

就濃縮提煉成兩個「專」——「專復專」。專就是相續，專就是一，專就是決定，這樣自然就能淳。

所以，還是善導大師高明，他能夠在唐朝的時候，讓上到士大夫，下到普通的販夫走卒，甚至是屠夫，各個階層的人都能聽得懂，都知道往生的訣竅在哪兒。

別的祖師，好多都是在繞彎，他很想表達這個意思，但是他沒有一個特別精煉的詞去引導。像善導大師這樣說得特別明確的，絕無僅有。在「二河白道喻」裡就是六個字，「一心投正直進」。這個人在白道上走，這邊是火河，那邊是水河。這個人「一心」，就是不顧水河，也不顧火河，就悶著頭走；「投正直進」，就往前走，眼睛只看著前邊。

下面還探討了「名」跟「法」的關係，重點說明「名即法」，就是這句名號跟法是一致的。曇鸞大師還講了很多現實中看得到的案例。

(3) 作願門

翻到《聖教集》286頁，看作願門。

云何作願？心常作願。一心專念，畢竟往生安樂國土，欲如實修行奢摩他故。

「奢摩他」這個詞，大家可能不熟悉。除了「奢摩他」，後面還有「毗婆舍那」。這兩個詞如果翻譯成中文，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就是「止觀」。「奢摩他」是「止」，「毗婆舍那」是「觀」。在古印度，這兩個字的

發音就是「奢摩他」和「毗婆舍那」。這屬於音譯，不是意譯。

①「作願」即作願往生

「云何作願？」什麼是作願門呢？就是「心常作願」。作什麼願呢？「一心專念，畢竟往生安樂國土」，就是一心一意稱念這句名號，一定會往生到極樂國土。「畢竟」就是一定、決定，不會有任何閃失。換句話說，「作願」就是作往生的願。我們這一期生命總有結束的一天，我們的神識要去哪裡？是去天上？還是去三惡道？還是去淨土？還是再來做人？事先有一種願。這裡的「作願」，是願往生極樂世界，是作這個願。

說實在的，除了往生極樂世界，其他的願望基本上都不受我們的控制。決定我們去哪裡，是業。因為凡夫的願都很虛弱、很微弱，不是菩薩那種順法性的願，我們的願都是不算數的。我們的貪心重一點，下一世就做鬼了；瞋心重，就墮地獄了；愚癡多一些，可能就墮畜生道了。所以由不得我們。

但是往生的願，是我們自己能說了算的。「我願意往生極樂世界」，這個心一生起，就跟阿彌陀佛接通了，整個宇宙都會來幫助你完成這個願。十方諸佛都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告訴我們「這是真的，不要懷疑，要相信」；釋迦牟尼佛在幾千年前也告訴我們要往生，發遣我們到西方去。這豈不是整個宇宙都在幫我們嗎？為什麼？因為「得道多助」。「得道」，這樣的願望順從了十方諸佛的願，所以當然整個宇宙都幫助你。阿彌陀佛就更不用說了，分分秒秒、時時時刻刻都不離開你，「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所以，這個願不簡單，任何一個凡夫只要發起這個願，就是宇宙的中心。就像劇場裡的射燈，燈光一射下來，你就成為中心、主角。下面掌聲雷動，都在讚歎你：「他快成佛了！法界要多一尊佛，極樂世界要多一尊菩薩。」

淨土法門很簡單，簡單到像八哥、鸚鵡，只要學人念佛，所謂鸚鵡學舌，每天學主人說話，念「南無阿彌陀佛」；四個字也行，「阿彌陀佛」，這樣它就往生了，古今有很多這樣的案例。宋朝的時候，有一隻八哥念

佛，往生之後埋到土裡，土裡長出一朵蓮花。

任何一個眾生，只要發起這樣的願，不管長短，不管輕重，只要發起來，就不簡單。

②作願往生即「止」

這裡有一個問題，大家可能沒考慮過，就是作願、願意往生極樂世界，跟「奢摩他」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作願往生，就「止」了呢？

在聖道門，「止」的意思非常豐富，持戒也是一種「止」。戒律有兩類，一類是止持，一類是作持。止持，就是不能做的，比如不飲酒、不妄語、不邪淫，這叫「止」。還有作持，就是必須要做的。比如你受了菩薩戒，有人落水了，你就得跳下去救人，否則你就破了菩薩戒；比如方圓四十里內有法師在講經，你受了菩薩戒，就得去聽，不聽就是犯了輕垢戒。很多受了菩薩戒的人都不知道。所以，作持就是要做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持戒也是一種「止」，只不過是粗的，是事相上的「止」。甚至像儒家的很多功夫，也是從這裡開始的。《大學》裡有一句話：「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它是有次序的。「知止」，就是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不該做的就不做，該做的就去做；這樣久而久之，才能得定（儒家也講定）；心思很穩定，整個心緒就能靜下來；靜，而後就能得安心；安，而後才會有真實的思考，理性才會現前；進而才能得到真實的學問。所以，儒家學好了也不容易，至少跟佛教的五戒、十善是相當的。儒家的「仁」，跟佛教的十善是相通的，所以也不簡單。這些都是「止」。

佛教的「止」就更加深細了，是作用在心念上的。「止」有很多方法，比如數息、打坐、七支坐法，或者持咒、結手印，這些都是「止」的方法，能讓心凝定下來。這就是善導大師說的「息慮凝心」。我們凡夫的念想就像猿猴一樣，一刻不停。所以要讓它安靜下來，「息慮凝心」，這樣智慧才能永照。否則就像風中的蠟燭，風吹來吹去，我們在那樣的蠟燭下看字，能看清楚嗎？它就不能當作照明的工具來用。像過去的燈

籠，外邊都有一個罩，就是把風擋住，不讓風吹進去，這樣燈光才不會閃爍，甚至被吹滅。

我們眾生的心也是一樣的，智慧就像火焰，如果妄想雜念太多、太洶湧、一刻不停，我們的心緒都是亂的，很難得到受用，這就是儒家講的「不能得」。

在聖道門，「奢摩他」的本義是「能滅」，「滅」就是滅除煩惱；「能調」，調伏這顆心；還有「寂靜、遠離」，遠離不安心和障難；「能清」，清爽的「清」。它有很多意思。但是曇鸞大師在解釋「止」的時候，完全不是聖道門的路子，他有一套淨土法門對「止」的理解。

為什麼「作願」就能「止」呢？止什麼呢？其實就是止住了三界裡的一切造作。假如眾生沒有作願往生，可以肯定的是，他輪迴的業就一環套一環。我們現在遭遇的，都是我們過去世造的業成熟了、現前了，所以我們才遭遇了這些果報；我們在遭受的同時，又在造新的因；造新的因，就必然導致將來會有新的果報……這就像鏈條一樣，一環套一環，是無止境的。

一旦一個眾生作願往生的時候，願生就往生。因為往生是很容易的，願生就必然往生，所以他的未來是在極樂世界。也就是說，他現在遭受的，以及當下所造的三業，本質上都是無效的。就像車輪，用吊車把這輛車吊起來了，輪子轉得再快，它也不一樣了，它已經不是在地面的狀況。如果車在地面上，那不行，輪子轉得越快，車沖得越遠。但是把它吊起來了，不管開得多快，時速六十公里、七十公里、八十公里、一百公里、一百六十公里、一百七十公里、一百八十公里……都沒關係，因為它已經不在地面上的了。

淨土門的「止」是從這個角度說的，就是止息了在三界的一切造作。雖然在往生之前，或多或少還有影響，比如你能夠修十善業，就會獲得比較安穩的果報，身心都很安穩、吉祥，各種好事都會來。但也就是幾十年的工夫，跟那個也作願往生，但是修得沒那麼好的人，差別不大。後邊那個人可能會過得稍微慘一點，有一些不好的果報，比如身體不好、

事業不順、所求不遂意，等等。但也就是幾十年，結果是一樣的。因為每輛車都被吊起來了，不管輪子轉得快、轉得慢，都是空轉。

這是真真正正的「止」。聖道門的「止」，只是通過持戒，把粗的行為造作，以及身口意收斂住了，細的妄念是很難止住的。善導大師說「共發金剛志，橫超斷四流」，《涅槃經》說「斷一品見惑如斷四十里瀑流」，這多難啊！世間都講「抽刀斷水水更流」。把粗的妄念止住，不代表能把未來的果報也斬斷，還差得遠呢。浮出來的都是冰山一角，我們的業障如果往下扒，會大到驚人的程度。

《華嚴經》說，如果我們生生世世的罪業有形體的話，「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整個虛空都裝不下。

③廣義之「止」

我們看曇鸞大師的解釋：

譯「奢摩他」曰「止」。「止」者，止心一處，不作惡也。此譯名乃不乖大意，於義未滿。

「奢摩他」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止」。

曇鸞大師解釋「止」，「止」就是「止心一處」。「不作惡也」，就是不造惡業。惡包括三方面，身惡，口惡，意惡。

「此譯名乃不乖大意」，把「奢摩他」翻譯成「止」，這樣的翻譯，「不乖大意」。「乖」是違背的意思。「不乖大意」，就是跟大概的意思不相違背，差不多，這樣說也沒錯。但是，如果細究起來，「於義未滿」，曇鸞大師認為這樣的翻譯是不圓滿的。

何以言之？如止心鼻端，亦名為止；不淨觀止貪，慈悲觀止瞋，因緣觀止癡，如是等亦名為止；如人將行不行，亦名為止。是知「止」語浮漫，不正得「奢摩他」名也。如椿、柘、榆、柳，雖皆名木，若但云「木」，安得榆、柳耶？

為什麼呢？因為「止」有很多意思。比如，七支坐法就講，打坐的時候，身體要坐正，脊柱要正，舌抵上顎，眼睛看著鼻端，心裡要時時

知道自己的眼睛在看著鼻端，這樣心就不跑。這是一種攝心的方便方法、手段。如果眼睛東看西看，就沒在鼻端了，心就跑了。但是跑了也可以再回來。總之，它是有這種要求，就是眼睛看著鼻子，心看眼、眼觀鼻、鼻觀心。當然，這是剛開始打坐的方便方法，功夫成熟的人不需要這些，坐下就行了。

這也叫「止」，讓我們躁動的心一直在鼻端。

還有一種「止」，就是「不淨觀止貪」。一個人貪心很重，特別是對身體的執著，對異性的執著，靠什麼方法對治呢？就是不淨觀。小乘裡還有白骨觀，等等。就是觀察自己的身體非常不乾淨。自己的身體是這樣，對方也一樣，因為大家都是人，都不乾淨。但是，現代人確實修不了不淨觀，越修心越熾盛。明明想觀不淨，讓心靜下來，結果觀著觀著，反而投入進去了，拔不出來了。所以，我們還是念佛求往生吧。

「慈悲觀止瞋」，一個人瞋心很重，就要多生慈悲心，憐憫對方，「這個人很惡、很不好，將來他自己要承受果報，因果的法則就是這樣，所以他很可憐」。這樣的心一起來，自然對對方發不起火，因為他比你可憐。憐憫的心跟瞋怒的心是無法共存的，憐憫越多，心越柔軟。所以，慈悲觀止瞋。

「因緣觀止癡」，「癡」就是愚癡。因緣觀，就是想到凡事都是各種條件、因緣和合促成的，才会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一個有因緣觀的人，不容易執著，容易放下，放下就是智慧。因緣具足的時候，太陽、月亮都能互換，地球都能反著轉。因緣不具足的時候，一粒微塵，想動一下都動不了。

佛教是緣起觀，任何一件事都是因緣和合而成。我們看佛經，每一部佛經一打開，「一時佛在某某地，有哪些大眾……」，這就是六成就，即信成就、聞成就、時成就、主成就、處成就、眾成就。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成就呢？就是說，這麼多的因素，才成就了這場法會。所以，每一部佛經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打開佛經，這就是在告訴我們，佛教是緣起法、因緣觀；這些成就裡面，去除任何一個成就，這部經都講不成。

我們今天也是這樣，如果我早上崴腳了，就來不了了，這次課就不成就了；你們中途如果有什麼事，走在半路上還得回去；還有一些人，本來沒想來，結果被別人拽來了，因為有這個因緣。

「不淨觀止貪，慈悲觀止瞋，因緣觀止癡」，這是來自於小乘的五停心觀，五停心觀裡舉了三個，還有兩個，一個是念佛觀，念佛觀對治我執；一個是數息觀，就是數呼吸，對治散亂。數息觀，就是在心裡數一個數字。為什麼念佛有十念法呢？一邊念一邊在心裡計數，這就是來自於數息觀，這樣心就能慢慢靜下來。

「如是等亦名為止」，這些都是「止」。比如走著走著，走到一半停住了，不走了，這也叫「止」，是世俗意義上的「止」。只是把「奢摩他」譯成「止」，是不夠的，比較浮漫，「浮」就是比較表淺，「漫」就是寬泛、散漫。

下面打了一個比方：比如椿樹、柘樹、榆樹、柳樹，雖然都是樹，可是如果只說「樹」這個字，就沒法特指到底是椿樹，還是柘樹、榆樹、柳樹，因為「樹」這個名詞太寬泛了，沒法具體指明。

把「奢摩他」譯成「止」也是如此，「止」有很多意思，「奢摩他」只是其中一種。

④淨土門佛力三止

既然用「止」不足以表達「奢摩他」本來的意思，那「奢摩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下面列了三種：

「奢摩他」云「止」者，今有三義：

一者一心專念阿彌陀如來，願生彼土。此如來名號及彼國土名號，能止一切惡。

二者彼安樂土，過三界道。若人一生彼國，自然止身口意惡。

三者阿彌陀如來正覺住持力，自然止求聲聞、辟支佛心。

第一種「止」，是「能止一切惡」。

第一種「止」，是在娑婆世界。就是作為一個念佛人，他作願要往

生，但是還沒有往生，是這個階段。「止住一切惡」，這個惡是娑婆世界的惡。

第二種已經到了極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的這些眾生，身口意三業自然沒有惡。因為經上說，極樂世界的清風一吹過來，「塵勞垢習自然不起」，而且「善心生焉」，沒有一絲毫的惡。

第三層「止」，止小乘心，就是保證在大乘的這條路上不退墮。因為站在大乘的角度來看，墮回阿羅漢也是災難，叫墮於二乘深坑。但是，往生極樂世界就保證你不會止於此，會一直往前，直到成佛。

所以，「止」有三層涵義。

第一，止我們果報上的惡。惡一出現，就證明我們過去的果報呈現出來了。但是，念佛就能讓我們果報的惡不呈現，能止一切惡。

第二，止業因上的惡，也就是身口意三業，所謂「菩薩畏因，眾生畏果」。往生極樂世界，就能在業因上止住我們的惡，不造身口意三業。而前面第一種是已經造了，讓果報不出現，止住它。

第三，是從菩薩行上來說的。

所以，「止」有三個層面，果報上、業因上、菩薩行上。

第一種「止」，它能達成什麼效果呢？就是讓一個人離苦得樂。第二種「止」，就是轉凡成聖。因為一旦到了極樂世界，就不是凡夫，就是聖者了，所以轉凡成聖。第三種「止」，就是轉聖成佛。有這三層意思。

這就厲害了，就不僅僅是「止觀」的「止」，「止觀」對於聖道的修行者來說，還只是前方便，還不是實質，真正的實質要靠六度萬行。但是，淨土法門的「止」，比聖道門的「止觀」要高很多。首先，讓你離苦得樂，往生到淨土；第二，讓你轉凡成聖；第三，讓你轉聖成佛。這都是靠「止」。

所以，這裡的「止」，本質來說是他力的「止」，不是自力的「止」。聖道修行是靠自力的「止」，有一分力量就能止一分煩惱，有十分力量就能止十分煩惱，有百分力量就能止百分煩惱。能止多少煩惱，取決於你有多少心力。但是淨土法門不一樣，可能你是稀里糊塗地就被止住了，

稀里糊塗地就成佛了，就離苦得樂了，轉凡成聖了，轉聖成佛了，自己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呢，轉身就成佛了。

⑤名號能止一切惡

前面說「此如來名號及彼國土名號，能止一切惡」，這句話就可以解決很多人的一個疑問，什麼疑問呢？經常有人問，「你們把淨土法門講得太容易了，念佛就能往生，那不是放縱人造罪造業嗎？不就一邊念佛一邊變壞了嗎？」好像縱容犯罪分子一樣。他的意思是說，念佛人會不會一邊念佛一邊造罪造惡？不會。

為什麼？就在曇鸞大師這句話，「此如來名號及彼國土名號，能止一切惡」。換句話說，名號本身就有止惡的作用，除非不稱名，一旦稱名，它就或顯或隱地發揮這個作用，這是它天然的功能。過去你惡的指數是 99，不可能念佛之後就變成 100 了。這是污蔑阿彌陀佛，說明阿彌陀佛的名號不好使，極樂世界的名號不好使，曇鸞大師也說錯了。這句名號是至善圓滿的，是善中之善，沒有比它更善的，它一定是讓我們更加善，惡念越來越少，善念越來越增加。所以，前面那種說法是不成立的。

法然上人有一句話說：「若常稱名者，以佛名之德，妄念自止，散亂自靜，三業自調，願心自發。」「自」就是自然。常常稱名的人，「以佛名之德」，因為佛名號本具的功德，妄念會慢慢止住，散亂會慢慢靜下來，身口意三業會自發地調整，趨向於善。「願心自發」，可能最開始想往生的心不是那麼強烈，念佛只是為了求陞官發財，也行；但是久而久之，「三業自調，願心自發」。以前特別愛吃肉，念著念著，突然有一天嚙不下去了，吐出來了，有這樣的事。過去想往生的心沒那麼強烈，甚至不想往生，念著念著，突然有一天想「往生也不錯啊」。這是靠什麼？就是靠佛名本具的德。

道證法師講過一個故事，台灣的一個「黑老大」，有一天碰到一位法師，法師很慈悲，送他一個計數器，跟他說「有事沒事就一邊按一邊念佛」。他也沒當回事，但是他對出家人還是很恭敬的，就把計數器放

在自己的車上了。

過了一段時間，因為一些事，他們綁架了仇家的一個小弟，想把他殺掉。他開著車，在那種沒有人煙的地方。那個計數器就放在前邊，因為路很顛簸，計數器就跟著跳，就引起了他的注視，他就看到計數器。看到計數器之後，他突然想起法師的話，「要一邊按一邊念佛」，他就念了幾聲。然後他就一邊顛簸，一邊看著計數器，一邊念著佛。念著念著，他忽然想，「哎呀，我圖什麼呢？我每天打打殺殺的，今天我殺你，明天他殺我，何苦呢？」

後來，到了目的地，他突然轉念，「不幹了！」就把人給放了。然後還拿錢買了汽水，跟這幫小弟，還有被他們綁架的那個人，大家在地上坐著，一起喝飲料。後來他就金盆洗手，再也不幹壞事了。這是真實的事。這不是很典型嗎？

任何跟佛相關的東西，都能喚起我們的善心。比如房間裡掛了一幅佛像，佛像在你面前，你就不敢生不好的念頭。何況口裡念著佛，還能去害人嗎？不可能的。佛就像太陽，太陽照到你，只能讓你身上越來越溫暖，不可能更冷，溫度越來越低，不可能。

但凡是講「淨土法門太簡單，無條件的救度會讓人放縱為惡」這些話的人，都是不太念佛的人；但凡實際念過佛的，都有感受，念佛能讓人心越來越柔軟、越來越慈悲、越來越善良。所以，很多人的很多想法都是憑空想像的，並沒有親自證驗。

⑥念佛即是甚深禪定

如果跟聖道門的「定」比起來，念佛人本身就在一種深度的「定」中。因為「止」也是為了「定」。念佛人本來就在一種更大的禪定之中。為什麼？因為未來有著落。這個心能踏實下來，能定下來，我們整個人生的背景，就會很安穩、很穩定。否則，你固然有非常好的打坐功夫，或者各種禪定功夫，你的根機也很好，甚至獲得種種不可思議的感受、現量的境界，等等，但是那些都比較表淺。不要說現代，就是古代的禪師，到了大限快到的時候，都會有不安。

《印光大師文鈔》裡講了很多這樣的案例。有一個叫李源的人，想去四川朝峨眉山，就約一位叫圓澤的法師同去，走水陸。法師不願走水路，想走陸路。但是李源不同意，執意要走水路，於是他們便一同乘船前往。

結果碰到一個女人，懷孕三年，始終沒生。圓澤法師見到那個女人就哭了，李源問他為什麼哭，圓澤法師說：「因為我要投胎到她家去了。」那個胎就等著他呢。李源說：「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啊？」圓澤法師說：「沒用的，這是業力牽引。」李源說：「那下一世我怎麼找你啊？」圓澤法師說：「十二年後，中秋月夜，你到杭州天竺寺外，那時候會有一個牧童吹著笛子，坐在牛背上，從你面前路過，那就是我。」結果十二年之後，跟他說的一模一樣。

圓澤法師沒有止觀的功夫、禪定的功夫嗎？他有，而且功夫非常深。可是不利於了生脫死，他是被迫的，很無奈的。而且在輪轉的過程中，會一世不如一世，很難一世比一世更好，大部分都是前世出家，下一世就不能出家了，只能做居士，再下一世智慧都很愚鈍，甚至佛法的善根也不如以前了。

所以，聖道門想修定，往往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比較難。念佛人在往生之前，雖然他的煩惱還很重，心思波動也很大，但是關係不是太大。就像一棵樹，它的根沒有斷，沒有挪動它，把枝幹剪掉三分之一，甚至剪掉一半，都沒關係，因為根還在。

⑦念佛能消三災七難

念佛能止業因果報，比較明顯的、大家都能看到的「止」，就是念佛能消三災七難。業障表現出來，就是我們的痛苦，最劇烈的痛苦就是災難，人沒了，家也沒了，整個家族都沒了，還有什麼比這更痛苦的？所以，念佛能消三災七難，這就是最明顯的「止」的表相。

自古就有一句話，叫「欲消世間七災難，應念南無阿彌陀」。大家身上有沒有發生過什麼災難？如果大家沒碰到過什麼災難，也沒有什麼感覺的話，就說明本來有的災難全都被佛免了。

台灣有個女居士，家裡僱傭了一個菲律賓的女傭。這個女主人是虔誠的佛弟子，每天都參禪、拜佛、燒香。有一天，女傭比較好奇，也有心想信佛，就問女主人：「我也想信佛，你告訴我一個方法，我好好修持。」女主人覺得她是個下人，根機也不怎麼樣，肯定修不來禪，打不了坐，誦經可能也不識字，就告訴她「你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吧」。這個女傭畢竟是外國人，聽中國話聽得不太清楚，她就聽成了「蓮霧芋圓豆腐」。

大家可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南無阿彌陀佛」跟「蓮霧芋圓豆腐」也差得太多了。可是，如果大家聽過閩南語的南無阿彌陀佛，真的很像「蓮霧芋圓豆腐」，發音確實很接近，非常像。

「蓮霧芋圓豆腐」，這是三種吃的東西。蓮霧是一種水果，吃起來有點像蘋果；芋圓就是芋頭；豆腐就是我們平時吃的豆腐。這個菲律賓女傭一聽，「果真是好法子！有什麼東西比食物對人更重要呢？」她是這麼想的。然後她也不問別的，就記住這句話：「就念『蓮霧芋圓豆腐』。」她就每天念，「蓮霧芋圓豆腐，蓮霧芋圓豆腐，蓮霧芋圓豆腐……」。

她的兒子在菲律賓出海，經常在海上作業，很凶險，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遇到海難，回不來了。所以，她就心心念念地要把念「蓮霧芋圓豆腐」的效果、功德，都迴向給她的兒子，保平安。

過了一段時間，她兒子出海的時候，果真船翻了，他就落到水裡，游啊游啊。就在他快支撐不住的時候，海上突然漂過來一團蓮霧枝，他就抓著這些蓮霧枝，沒有沉底。但是，光有枝也不行，肚子餓啊。然後又過了沒多久，就有很多的芋圓和豆腐從海上漂過來，正好漂到他嘴邊，他就大口地吃。這樣在海上漂了十幾天，後來直升機把他救了。

這就是感應，這還不是當事者自己念的，是他母親迴向給他的。而且她念得還不准，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只是很誠心地念，就有這樣的效果。

這個故事，我們曾經畫過漫畫，大家可以找來看一下，挺有意思的。

⑧總結

作願門，明明是作願，為什麼跟「奢摩他」、跟「止」聯繫起來呢？

因為這樣我們的心就由娑婆世界轉向了極樂世界。就像收音機的頻率一樣，原來是北京台，現在一轉，轉到別的頻道去了，就不在一個頻道上了。原來那個頻道的造作，就不發生實質的作用了，這就稱為「止」。

然後講到「止」有很多含義。淨土法門的「止」有三重含義：第一是往生之前，能止念佛人的一切惡，這是果報上的；第二是止往生之後的一切惡，這是指業因上的；第三是止小乘心，小乘心若止，必然就是大乘心、菩薩心，保證成佛。

曇鸞大師真是了不起，從古至今那麼多著作，都沒有人這麼解釋，曇鸞大師突然這麼解釋，第一要有智慧，第二要有氣魄，敢寫上去，因為從來沒有祖師這麼解釋「奢摩他」。

（4）觀察門

我們看《聖教集》287 頁，觀察門。這跟前邊的「止」是對著的，「止觀」，「觀」就是「毗婆舍那」。

①釋「觀察」

這裡的觀察門，與我們今天說的「觀察」意思不一樣。古代的字，都是一字一詞，很少有今天這種兩個字、三個字作為一個詞的。

心緣其事曰「觀」，觀心分明白「察」。

觀是觀，察是察。「觀」就是「心緣其事」，「察」就是「觀心分明」。

什麼叫「心緣其事」呢？比如我們觀察一個杯子，觀察它的時候，眼睛必須看著它，如果眼睛看著筆，或者看著地板，看著燈，那就不對了。所以，觀察得有對象，一定是緣某一個固定的事，不離開它，這叫「心緣其事」。

「觀心分明」，就是要看得仔細，什麼顏色，多大多小，厚度多少，能盛多少水，了了分明。

當然，佛門裡的「觀察」，多半是觀自心。就像《心經》裡說的，「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它不是往外觀，是內觀。剛才講的「止」，也是止內在的煩惱，止內心的貪瞋癡。「觀」也是一樣的，也是

觀我們的內心。

「止」和「觀」，有時候是同時的。比如你的妄想止住之後，自然就有一種觀照的力量。過去之所以不能觀照，是因為不能止心，心太躁動，很亂。就像水面一直在晃動。本來月亮可以完美無缺地倒映在水中，但是因為水面太亂，所以倒映不出來。等它平靜下來之後，月亮自然就映照在裡面。所以，「止」和「觀」有時候是同時的。而且「止」有助於「觀」，「觀」也有助於「止」，是相輔相承的。

我們今天講的「觀察」，都是第六識（即分別識）上的，比如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科學實驗觀測到，都是建立在六識分別的基礎上。佛教講的「觀察」是不一樣的。當然，即便是佛門的「觀」，內涵也有很多。比如《觀無量壽經》的「觀」，是一種觀；《心經》觀自在菩薩的「觀」，也是一種觀；中觀的「觀」，是觀；一心三觀的「觀」，也是觀；法界觀的「觀」，也是觀……有很多很多，都是從不同角度來說的。

淨土法門有淨土法門的「觀」，曇鸞大師在這裡提出一種跟聖道門完全不一樣的「觀」的概念。就像我們剛才講的「止」一樣，淨土門的「止」跟聖道門的「止」也不一樣。

云何觀察？智慧觀察。正念觀彼，欲如實修行毗婆舍那故。

我們念佛人看到這句話，可能有點受驚嚇，「『智慧觀察』，我沒有智慧怎麼辦？『正念觀彼』，我哪有那麼多正念啊？天天邪思邪想」。

其實不用怕，我們能想到極樂世界黃金為地，有七寶池、八功德水，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沒有輪迴……當我們想到這些的時候，就是「智慧觀察」，就是「正念觀彼」。

這倒不是像聖道門修行那種有功夫、智慧現前的「正念」，跟那個是兩回事。決定你是不是智慧，是不是正念，取決於你觀察的對象。對象是真實的，是有智慧的，是正的，你就是有智慧的，就是正念。這人人都能做到。甚至像我這樣講，大家這樣聽，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都屬於「觀察」。

前面的偈子，觀察門的內容最多，很多描述極樂世界的文字，都是

在讓我們觀察。不管是想像也好，還是揣測也好，只要想的內容是極樂世界，都是「智慧觀察」，都是「正念觀彼」。

②廣義之「觀」

譯「毗婆舍那」曰「觀」。但泛言「觀」，義亦未滿。

只是把「毗婆舍那」說為「觀」，還不完備。

何以言之？如觀身無常、苦、空、無我、九相等，皆名為觀。亦如上「木」名，不得椿、柘也。

「何以言之？」為什麼呢？

「如觀身無常、苦、空、無我、九相等，皆名為觀」，「觀」有很多，比如觀身無常，觀苦、空、無我、九相。「觀身無常」是從「四念處」來的，「四念處」就是「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曇鸞大師是把這幾個合在一起說了。這些通通都是「觀」。

「九相」是什麼呢？它屬於不淨觀的內容。就是觀想人死後，屍體會產生九種變化，哪九種呢？脹想，膨脹起來；壞想，皮肉裂開，這個時間就夠長了；血塗漫想，就是血流出來，從皮膚裡溢出來；膿爛想，就是身體流膿，腐爛了；青瘀想，有的地方就有瘀斑；啖想，就是蟲子、鳥來吃了；散想，時間再一長，被吃了之後，就一塊一塊地散開了；骨想，時間就更久了，肉都吃完了，散盡了，但是白骨比較硬，能留很久；燒想，就是燒成骨灰了。

九相屬於不淨觀，就是通過觀想死後身體的樣子，擺脫對身體的執著。我們凡夫的身見都很重，以為身體就是我。「你是誰？」「我是我。」

「『我』是什麼？」「就是這個身體。」我們會下意識地認為身體就是我，整天對它可好了，什麼好吃的都給它吃，好穿的都給它套上，好用的都給它受用。但是，它遲早會背叛我們，因為它不能跟我們的神識走，它只是暫時給我們用的殼子、房子、衣服。所以，從本質來說人沒有死，只是不斷地換身體，脫了人皮換豬皮，脫了豬皮換羊皮、鬼皮；好一點兒的，就換天人的身體，所以一直在換。

為什麼給大家講這些呢？這些多想想是有好處的。為什麼？有時候我們為世間的事煩煩惱惱，其實只要想想死後這九樣，或者只想到「死」這個字，立馬就不太執著世間的事了。我們總是為一些瑣事煩惱，就是沒有想到死這件事。不論什麼樣的煩惱，只要碰到「死」這個字，立馬乖乖就範，你連想它的力氣都沒有了。

所以印光大師說，「死」這個字太妙了，要把它貼在自己的額頭上。我們世俗人都覺得這個字很晦氣，「為什麼總說『死』呢？」其實他不知道，最「晦氣」的東西能給人最奇妙的感受。以前我的床頭就貼了一個「死」字；我的電話號碼、電話卡、銀行卡，密碼都是4。就是告訴自己，不要忘了「死」這件事。一想到「死」，就會覺得非常平靜，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沒有任何一件事敢在死亡面前囂張。常常想這個字，會增加道氣，所有的道氣都是從這個字來的，它會成為修道的動力來源。

不管是觀身無常，還是觀苦，觀空，觀無我，這些都是「觀」。

「亦如上『木』名」，就像剛才打的那個比喻一樣，「不得椿、柘也」。

③淨土門佛力二觀

前面講的這些，其實是為了引出淨土宗的「觀」。那淨土宗的「觀」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下面就引出來了。

「毗婆舍那」云「觀」者，亦有二義：

一者在此作想，觀彼三種莊嚴功德。此功德如實故，修行者亦得如實功德。如實功德者，決定得生彼土。

二者一得生彼淨土，即見阿彌陀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與上地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

「三種莊嚴功德」，就是「一者觀察彼佛國土莊嚴功德；二者觀察阿彌陀佛莊嚴功德；三者觀察彼諸菩薩莊嚴功德」。

第一，淨土如實觀

「此功德如實故，修行者亦得如實功德」，不是因為修行者本身的境界達到了如實功德的地步，而是取決於所觀的對象——極樂世界的國

土，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菩薩，因為這些對象是如實功德，所以決定了修行者最後能得到如實功德。

餓漢麵包喻

打個比方，一個人餓得不行了，讓他去觀察麵包，只能觀察，不能摸，不能吃，不能碰。這是一種情況。另外一個人也是個餓漢，別人拿了一個麵包來，告訴他可以吃，然後他就拿過來，狼吞虎嚥地吞下去。這兩種情況，哪一種才是觀察到了麵包呢？（眾答：吃麵包的。）對。是因為麵包本身能吃，他也可以吃，才決定了他能飽。如不是麵包，是個石塊，那不行。另外就是他能吃，允許他吃，這就決定了他的觀察能成就。所以說「如實功德者，決定得生彼土」。

蛇入竹筒喻

還有一個比喻，就是「蛇性雖曲，入竹筒則直」。我們凡夫的心本來是諂曲的，不直，就像蛇一樣，是S形的，蛇不會走直線。因為它的本性必須要拐彎，否則就不是蛇了。如果把它放到竹筒裡，它想彎曲也不行，必須得直。所以，這是外境決定它必須這樣。

觀察三種功德莊嚴的行者也是一樣，他的心可能不如實，是虛的、諂曲的、不真實的。但是因為他所觀察的三種對象是如實的，就讓他本身達到如實。竹筒本身是直的，就讓蛇不得不直。

第二，得生即成佛

「二者一得生彼淨土，即見阿彌陀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一旦得生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未證淨心的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淨心菩薩」，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薩，可以無功用道。「平等法身」，就是八地以上菩薩的境界。

「與淨心菩薩，與上地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寂滅平等」就是成佛。

如果把這些詞簡化、濃縮來說，就是「一得生彼淨土，即見阿彌陀

佛，即成佛」，就是這個意思。

是故言「欲如實修行毗婆舍那故」。

不管是「止」也好，「觀」也好，最終都是為了得到極果，也就是成佛。往生自然就得極果，所以叫「欲如實修行毗婆舍那故」。這種「毗婆舍那」，就是觀到極點了，就是《心經》裡觀自在菩薩的「觀」，就是《心經》說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都是果地的境界。

④總結

觀察門，什麼是「觀察」？就是「智慧觀察，正念觀彼」，人人都做得到。因為我們觀察的對象是如實功德，所以我們也具有了如實功德。有兩個比喻，一個是「惡漢麵包喻」，一個是「蛇入竹筒喻」。

淨土法門的「觀」，第一是「觀彼三種莊嚴功德」，因為三種莊嚴功德如實，所以觀察者決定得生彼土。第二，一旦得生彼土，「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與上地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也就是成佛的意思。

「止」「觀」這兩種，都通到成佛那個地方去了。這是曇鸞大師的解釋。

(5) 迴向門

最後一個是迴向門。

《往生論》前面的偈子，大部分都是觀察門。五念門裡面，筆墨最多的就是觀察門。觀察門的目的就是讓我們生發信心，哪怕觀到一點點，只是某一個點觸發了我們的願往生心，目的就達到了。

云何迴向？不捨一切苦惱眾生，心常作願，迴向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

①通途法門之迴向

我們看到「迴向」這兩個字，就感覺一個活動或者一個講座結束了，要念迴向偈了，「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

所有的佛教儀式，幾乎都是在迴向中結束的。

為什麼以迴向作為結束呢？十大願王也有「普皆迴向」。因為迴向跟開頭的發菩提心是對應的，「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既然發了這樣的心，在修持的過程中有了功德，就要迴向。就好像我賺錢就是供我弟弟讀大學，今天賺了一百塊，明天賺了五百塊，一百塊存起來，五百塊也存起來，我要給我弟弟，這跟我一開始的目的是有關係的。

發了菩提心的大乘菩薩一定是這樣的，他既然想要利益一切眾生，他有了功德，就要普皆迴向，這樣跟他起初的發願才呼應、對應。所以，菩薩的一切修行都結束了，就得普皆迴向，不能揣在自己腰包裡，那就跟起初的發心相違背了。

「迴向」，「迴」是迴轉，「向」是趨向，「迴向」就是迴轉趨向的意思。迴轉什麼呢？迴轉心意。比如，放生有放生的功德，從因果來講，你去放生了，這些魚、鳥本來有災難，結果你救了它們，反過來因果循環，你將來就會得到身心安穩、健康長壽的果報。

如果你不作任何迴向，這個功德就自然發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有一個心意，「我願意把今天放生的功德迴向給某某人」，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迴向。比如有人說，「我母親病了，我迴向給我母親」，這個功德就能到你母親身上。如果你說，「我願意普皆迴向，所有眾生都能得到這個功德」，這個功德就會轉倍，就更大。

菩薩修行任何功德都是這樣。當然，這是通途法門的理解。

②淨土法門之迴向

阿彌陀佛迴向眾生

法藏菩薩也是菩薩，他的目的是什麼？一定跟他起初發的四十八願是呼應的。「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這是第十八願。他在修持任何功德的時候，必須心心念念想到這條願。因為我們這些眾生都是最惡的，他要讓我們這樣的

眾生念佛往生，靠什麼往生？我們過去吃的肉，殺的雞，偷別人的東西，說的謊話，造的業，都不管了嗎？得管。誰管呢？法藏菩薩，他必須把每個人的業障全還上。靠什麼還？迴向。

所以，他在修行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功德，都要悉數迴向給我們，不能差的。同時還要使我們往生之後成為聖者，甚至成佛，這些功德都要迴向給我們。對阿彌陀佛來說，他成佛之前一直在迴向，沒有一天、一時、一分、一秒不在迴向。迴向的對象是誰？就是我們。

真正來說，「不捨一切苦惱眾生」的就是法藏菩薩。如果法藏菩薩不這樣迴向，那就自自然然成為他自身的功德。但是他必須迴轉，必須跟他起初的願對應，然後趨向於我們。我們很有幸，成為法藏菩薩功德趨向的對象。

迴自力向他力

另外，在眾生這一邊，淨土法門的迴向，意義不同。淨土法門也講迴向，但是淨土法門的迴向跟聖道門的迴向不一樣，淨土法門是迴自力向他力，這也是一種迴轉。本來是自力修行的心念，現在迴轉過來，向他力這個方向，接受阿彌陀佛的迴向。迴娑婆向淨土，本來心心想著在娑婆世界開悟，成佛，成大法師，生生世世修行，從十信，到十住，再到十行、十迴向，慢慢往前；現在不了，迴轉方向，迴轉娑婆向淨土，當生往生淨土，一了百了。

迴向一切眾生共同往生

當然，除了這兩種意涵之外，對於念佛的人來說，這裡講的迴向還有一層意思，就是以己功德迴向一切眾生，作願共同往生阿彌陀如來淨土。不光是自己往生，同時願一切跟自己有緣的眾生也都往生。天親菩薩把它叫作「菩薩巧方便迴向」，這是非常善巧的。為什麼說非常善巧呢？因為讓一個普普通通的凡夫成佛，這件事可不簡單。不要說對普通的菩薩很難，就是對很多佛來說都不容易。可是我們卻能做到，我們普普通通的凡夫都能做到，這是因為「巧方便迴向」。我們只需要讓對方也接受阿彌陀佛的迴向就行了，所以非常巧，不需要使太大的力氣，只

要招呼一聲。

在聖道門，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己都沒有保證，還想幫別人？幫不了。但是淨土法門，不管是自利還是利他，都非常簡單，非常方便。你病了，別人也病了。你得到好藥了，病好了，只要讓跟你有緣的人也吃這個藥，就行了。所以，我們大家都是「病友」，都是難兄難弟，沒有誰是醫生；醫生只有一個——阿彌陀佛。我們都是「賣藥人」，印光大師也說他一生只賣一味藥，就是六字名號的阿伽陀藥。

連舍利弗這樣的聖者，修到六住位的時候，都退心了。他遇到人家向他乞眼，他就把左眼挖下來給對方；對方說「不對，你得給我右眼」，舍利弗又把右眼挖下來給他。對方聞了聞，是臭的，就踩在地上。舍利弗就退心了，這可不容易啊！

《大智度論》說，低位的菩薩要先自保，不能輕易度眾生。否則就像冬天的時候，河結冰了，方圓幾里都是很厚的大冰塊。有一個人說：「我要把這些冰全融化了。」然後他就倒了一壺熱水。沒錯，倒熱水的地方是化了一點，可是沒過半分鐘，倒的熱水也變成冰了，反而增加了冰的厚度。這是龍樹菩薩告訴我們的。

但是，通過我們搭把手、幫幫忙，就能讓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成佛，這不是「巧方便」嗎？

慧淨上人有幾句話，概括得特別精要。他說：「能夠相信這個法門，就是大智慧、大福報。能夠專修這個法門，就是大善根、大功德。能夠弘揚這個法門，就是大慈悲、大願力。」遇到就是大福報，相信就是大智慧，弘揚就是大慈悲。有多少人遇不到，或者遇到了只是當兒戲；遇到了，又有多少人不相信；相信的，又有多少人是摻雜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並不是百分之百相信。

善導大師說：「自信教人信，難中轉更難，大悲傳普化，真成報佛恩。」自信都很難，再教別人信，就難上加難。這個難，不只是我們說難，釋迦牟尼佛都說難，「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是為甚難！」為什麼？因為這個法門太簡單了。

有人就說，「淨土法門太簡單了，你給我弄點兒難的吧，參禪打坐、誦經拜佛都行，就別讓我念佛，念佛太簡單了！」我們就知道，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兜那麼大一個圈子，這麼講、那麼講，講了四十多年，就為了最後導入念佛。

很多簡單的東西，我們都相信，都在使用。手機很簡單，很多沒有文化的人都用得好好的，他們懂通信的原理嗎？懂裡面的配件嗎？不懂，但是他們也不懷疑手機啊。很多用起來很簡單、但是背後原理很複雜的東西，我們都沒有懷疑，怎麼就對念佛往生這件事這麼懷疑呢？我們人造的東西，都可以讓那麼複雜的東西，很簡單地呈現出來，我們都不懷疑；怎麼佛做的事，我們就懷疑呢？難道佛比我們人的智慧還低嗎？這就是凡夫的疑障。懷疑，就會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支援他的懷疑；相信，就會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支援他的相信。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沒辦法，必須要有善根。

「不捨一切苦惱眾生，心常作願，迴向為首」，「迴向為首」就是菩提心為首，這兩者是相通的。

③三種慈悲

「得成就大悲心故」，慈悲有三種，小慈悲、中慈悲、大慈悲。小慈悲就是眾生緣慈悲；中慈悲就是法緣慈悲；大慈悲就是無緣慈悲，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什麼叫眾生緣慈悲呢？這是凡夫都有的。比如走在街上，看到一個人連腿都沒有，在那裡磕頭，飯也吃不上，「哎呀，好心疼啊，好心酸啊！」摸摸口袋，只有一百塊錢，給他吧。這也是一種慈悲、憐憫，就是必須要有一個特別的因緣，有一個外在有形相的東西，觸發我們的憐憫心、慈悲心。這叫眾生緣慈悲，是有條件的。

還有一種是法緣慈悲，法緣就不在眾生緣這個層面上。對聖者來說，他是已經醒了的人，他看到眾生在夢中渾然不覺，做著種種夢，六道輪迴，受種種苦惱，很冤枉，所以他來救度眾生。這是建立在佛法基礎上的，以佛法的眼光來看，然後觸發他的大悲心，一心要把這些夢中的人

叫醒，所以他就去度化眾生。這也是一種慈悲，但這叫中慈，是法緣慈悲，凡夫沒有，聖者才有。

還有一種是大慈悲，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是無條件的，自然而然的，抑止不住的，深入骨髓的。他跟眾生成為一體，眾生受苦就是他受苦，眾生就是他身上的一部分，這只有佛有。

所以，「得成就大悲心故」，這裡的「大悲心」是佛心，是最高的慈悲。眾生通過念佛迴向，就能成就最高的大悲心。

④迴向二種相

下面看曇鸞大師的解釋：

迴向有二種相：一者往相；二者還相。

往相者，以己功德迴施一切眾生，作願共往生彼阿彌陀如來安樂淨土。

還相者，生彼土已，得奢摩他毗婆舍那方便力成就，迴入生死稠林，教化一切眾生共向佛道。

一般說的迴向，不會這樣解釋，這是淨土門的解釋。「往」和「還」是相對的。「往」，就像大家從家裡來到書屋，這叫「往」；聽課完又回去了，叫「還」。

什麼叫「往相」呢？就是跟大家一塊兒去極樂世界。

「還相」呢？

「生彼土已」，已經生到極樂淨土了。

「得奢摩他毗婆舍那方便力成就，迴入生死稠林」，倒駕慈航，從極樂世界回來，「教化一切眾生共向佛道」，這叫「還相」。

所以，往生是來回票，不是去了就從此與娑婆隔絕了。去了可以回來，而且你想回到哪裡都行，你是自由的，極樂世界能滿足你一切願望。你不想來娑婆世界也行，去另外一個世界也行。你說「我某一世的父母在另外一個世界，我要去那個世界」，也可以。總之，有往有還。

「往相」，就是第十八願，也就是眾生脫離輪迴去極樂世界的過程。

「還相」，就是第二十二願，「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

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往相」「還相」都是有根據的，跟阿彌陀佛起初的發心是呼應的。換句話說，法藏菩薩發四十八願的時候，都設計好了，「生到我的國土，可以來，也可以還」。還的時候，跟來之前就不一樣了，「被弘誓鎧」，就有鎧甲了，什麼都不怕了。

「開化恆沙無量眾生」，恆河的沙子多細啊。有那麼多眾生需要救度，我們現在還告訴幾個人念佛啊。

「使立無上正真之道」，那時候就真正成就了止觀，有能力救度眾生。所以，有句話說「不怕不會度眾生，只怕不成佛」。只要成佛，絕對會度眾生。所謂「神龍一滴水，遍灑三千」，什麼意思？我們這裡乾旱了，我們挑著水，一點一點地把地澆濕，那得幹到什麼時候啊？不如去求求龍王，「你打個噴嚏吧」。龍王打個噴嚏，整個北京城都滋潤了，因為他就是行雲布雨的。

「迴入生死稠林」，「稠」這個字用得特別好。還有一個詞叫「知見稠林」，就是眾生的知見很多，你怎麼說，他都刀槍不入。「稠」代表密，「稠林」就是林子很密，一進去就迷失了。「生死稠林」，代表眾生在輪迴的過程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果這些身體都留下來的話，如果一個身體就是一棵樹的話，那就是無量無邊、又稠又密的大林子。佛在經上說，我們生生世世做白狗的骨頭，堆起來都有須彌山那麼高，只是做白狗啊。

「教化一切眾生共向佛道」，我們似乎覺得，回到生死稠林是一件挺痛苦的事，其實不會的。在後邊，天親菩薩說是「園林遊戲地」，就是在你家後花園玩，就像小孩做遊戲，丟沙包、踢毽子、投石子、跳皮筋。往生回來度眾生，就跟那個心態是一模一樣的，很好玩。玩到天黑了，你媽喊你回家吃飯，你都不想回。所以，很有意思，也很簡單，很輕鬆。

有一句話叫「如獅子搏鹿，所為不難」。鹿打得過獅子嗎？打不過。鹿在獅子面前，就像玩具似的，獅子叫它幹什麼，它就得幹什麼。「獅子」是誰？就是將來倒駕慈航的我們。現在度眾生多難啊，不被對方度走就算不錯了。

善導大師有一句話叫「願我慈悲無際限，長時長劫報慈恩」，希望我那時候的慈悲是沒有際限、沒有邊際的，永遠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若往若還，皆為拔眾生度生死海。是故言「迴向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

往、還同時

講到「往相迴向」跟「還相迴向」，如果不那麼在意時間的話，其實當下既是「往」也是「還」。這怎麼說呢？就是忽略掉從現在開始到往生之間的這幾十年。因為去極樂世界也是要回來的，所以就把當下看作是從極樂世界回來了。因為我們是決定往生的，往生之後又決定要回來，那現在不就等於從極樂世界回來了嗎？當然，大家不要因為這個而起高慢心，「哦，我是倒駕慈航的！」但是原理是這樣。

⑤ 聖、淨迴向之差異

如果比較一下聖道門的迴向和淨土門的迴向，有幾點不同：

第一，能迴不同。

聖道門的迴向不巧，比如你修這個功德，賺了 100 分，你不可能迴向給別人 101 分，因為你拿不出來。你要布施給別人一百塊錢，你至少得有一百塊錢。所以，聖道門的迴向不巧。甚至你修的都是不實功德，都是負數，自己都不夠用，怎麼可能迴向給別人呢？

但是淨土法門很巧，因為我們所迴向的，是從阿彌陀佛那裡批發來的，佛的功德是無盡的，需要多少給多少，而且是免費的，所以我們可以到處發功德。這就等於有一個富翁，他的錢很多，他說：「你就幫我到處賑災，幫助別人，我出錢，你來幹。」就有點兒這個意思。錢用完了，就從富翁那裡拿，要多少拿多少。

第二，所迴不同。

所迴向的功德，有如實的，有不如實的。聖道門的迴向往往不如實，如實功德必須像《金剛經》講的那樣，「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像梁武帝，他修的就是不實功德；達摩大師就是如實功德。但是達摩大師有幾個啊？連梁武帝那樣的也沒有幾個。但是，淨土法門的功德就是如實的，因為不是我們自己修的，是阿彌陀佛迴向給我們的。

第三，相狀不同。

聖道門的迴向只有一種；淨土門的迴向有兩種，一往一還。這是從相狀來說的。聖道門只有「往」，不提「還」的事情，因為它不是通過往生淨土達成成佛的。

第四，力用不同。

淨土門「得成就大悲心」；聖道門不一定能成就大悲心，成就的可能是小慈小悲、中慈中悲。

第五，原理不同。

淨土法門迴向的原理，是他力（即佛力）迴向；聖道門的迴向原理，是完全靠自力。

⑥特別迴向

剛才講的是「普皆迴向」的內容，還有一種是「特別迴向」，就是只迴向某一個人，或者某幾個人、某一件事，也是可以的。就像太陽光照到我這裡，我用一個小鏡子，把光折射到暗處，折射到太陽光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折射過去的光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嗎？不是，本質還是太陽光。

我們的迴向也是如此，對方不信佛、不念佛，我希望他信佛、念佛，我就念佛迴向給他，他也能得到。就好像陽光照到你的小鏡片上，折射到他身上。我們只是做了一個「轉播台」的工作。

⑦各種迴向偈

古來迴向偈有很多。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這是比較常用的八句。

還有大慈菩薩迴向偈，「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九品度眾生，威德無窮極。我今大皈依，懺悔三業罪；凡有諸福善，至心用迴向。願同念佛人，感應隨時現；臨終西方境，分明在眼前。見聞皆精進，同生極樂國；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無邊煩惱斷，無量法門修；誓願度眾生，總願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虛空有盡，我願無窮」。大慈菩薩迴向偈出自《龍舒淨土文》。

還有普賢菩薩迴向偈，「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

還有「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我們現在用的迴向偈，是善導大師《觀經疏》開頭十四行偈的最後一行，「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這是淨土味道最濃的迴向偈，又非常簡練、簡潔。「平等施一切」，最能代表佛法真理的就是「平等」這兩個字；「一切」，什麼都包括在裡邊了，「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同發菩提心」，大家都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簡單明瞭。

有蓮友問，「念佛人要不要每天都念一遍發願文？」如果是聖道門，或者要門，發願還是很重要的。因為諸佛成佛都是從發願開始的，只要是大乘菩薩道，每個修行者都必須發願。不管是通願（即四弘誓願）也好，還是個人的別願也好，有菩提心必然有菩提願，然後由願導行，最後因圓果滿，直至成佛。這是通途的法則，一般都是這樣的。

淨土法門稍稍有點不一樣，發願和迴向是一套體系的。我們平時念「南無阿彌陀佛」，發願和迴向都在「南無」兩個字裡了。善導大師解釋「南無」的時候說：「『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所以，不管是發願，還是迴向，都在這兩個字裡了。即使只念四個字「阿

彌陀佛」，發願和迴向也都在這裡邊了。只要稱名，發願和迴向就都在這句名號裡了。

所以，從道理來講，不需要另外念發願文。當然，如果喜歡加，覺得念得特別高興、歡喜，像古代的一些發願文，寫得特別優美，讀著就特別歡喜，那也行。但是不讀也沒關係，像八哥、鸚鵡，你能教它念發願文、迴向文嗎？不可能，但是它也往生了。所以，淨土法門叫易行道。

⑧總結

我們要記住，淨土法門是阿彌陀佛迴向給我們，我們是接受迴向的，我們念的每一聲佛號，都在接收阿彌陀佛的迴向。就像連 WIFI，我們怎麼才能連上阿彌陀佛的功德網呢？密碼是多少？就是「南無阿彌陀佛」。一旦連接上，阿彌陀佛的功德就源源不斷地輸送過來，不管白天晚上，不管你睡著了、沒睡著，阿彌陀佛都不斷地輸送給你。這都是來自於阿彌陀佛的迴向。

迴向有兩種，往相迴向和還相迴向。有人說，「我去極樂世界，不想回來了，行不行？我不喜歡娑婆世界，願我來世不見惡人、不聞惡聲，就像韋提希夫人一樣，可不可以？」其實我們往生之後，就不會這麼想了。我們回來之後，就跟釋迦牟尼佛一樣，大腳趾一碰地，就跟極樂世界一模一樣。我們現在是在凡夫的頻道上，畢竟不是真的倒駕慈航。所以「若往若還，皆為拔眾生渡生死海」。

（三）觀行體相

1· 觀行體相意涵

什麼叫「觀行體相」呢？這個詞乍一看不明白，需要解釋。「觀行」的「觀」，就是「五念門」裡的「觀察門」；「行」就是行法。「觀行體相」，就是「五念門」裡的「觀察門」這一行法，它的體跟它的相是什麼。這一章都是講這個問題。

這部分在十重義裡占的比重最大，幾乎占三分之一。每一種功德，都會講到佛為什麼要起這樣的願，然後我們就會翻到與之相應的長行的部分，長行說「此云何不思議？」那些都屬於「觀行體相」的內容。

「觀行體相」分為兩部分，一個是「體」，一個是「相」。我們之前學的那部分，屬於「相」，就是「三嚴二十九種」，每一首偈子代表一種「相」，它跟前面是呼應的。所以，講「相」的部分我們就不再學了，已經學過了。

萬事萬物都有「體」和「相」。比如這張桌子，它的「相」就是上面有一張木板，下面是四條腿，這是它的「相」；它的「體」是木頭。再比如這個杯子，它是「相」是圓的，中間是空的；它的「體」是瓷的。「體」，一般來說就是指事物的本質；「相」就是表相，就是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等等。

除了「體」和「相」，還有「用」，就是它有什麼樣的作用。比如杯子，它是用來喝水的；桌子，它是用來辦公的。萬事萬物都有這三個方面，就是從三個角度來觀察，每一種事物都可以這樣觀察。

極樂世界也一樣。因為我們這裡觀察的對象是極樂世界，極樂世界也有它的「相」，也有它的「體」，也有它的「用」。所以，這一章就是討論極樂世界的「體」跟「相」。

如果是聖道門、自力法門的話，一個人能觀的心決定了他所觀的境。他的心清淨到什麼程度，就能達到什麼樣的境界，就能看到什麼樣的境界，這是別人看不到的。他的境界越深，他看到的越清淨，越美妙。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心淨則國土淨」。比如我們五濁惡世，很濁染，很差，很髒；但是在釋迦牟尼佛看來不是這樣的，而是跟極樂世界一樣。能觀決定所觀，能觀的功夫決定所觀的境界。大家同樣生活在一個地方，心性好的人跟煩惱重的人，感受都不相同。這是比較粗淺的。

但是淨土門不是這樣，淨土門是所觀決定能觀，是「國土淨則心淨」。因為所觀的對象是殊勝稀有的，觀的同時就改變了我們能觀的心。就像我們的手碰到了墨汁，再去碰別的東西，所有東西都變成黑的了。我們

觀極樂世界的三種功德，不管是國土功德、佛功德、菩薩功德，只要我們觀察，觀就相當於我們用手碰到墨一樣，就沾染了極樂世界的氣息，這樣我們觀的極樂世界的清淨功德，就變成我們的功德。

所以，《楞嚴經》說「如染香人，身有香氣」。一個賣香的人，他整天出出進進都在那個賣香的屋子裡，所以他走到哪裡身上都帶著香味。這就是外境決定了他，改變了他。所以，淨土法門是從這個角度理解得更多。

2·觀行體相分類

大家翻到《聖教集》289頁，看「觀行體相」。

觀行體相者，此分中有二體：

一者器體；二者眾生體。

器分中又有三重：

一者國土體相；二者示現自利利他；三者入第一義諦。

這是在討論「觀行體相」裡的「體」這部分。「體」有兩種，一種是「器體」，一種是「眾生體」。

「器體」是相對於「眾生體」來說的，也叫作「無情」；「眾生體」也稱為「有情」。有句話叫「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又說「情器」，「情」就是眾生，「器」就是山河大地、桌子板凳、草木高山等等，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這些都屬於「器」。

「器」，曇鸞大師在後邊有解釋，就是眾生生活在這個環境裡所受用的，包括空氣、陽光，這些都是「器」的一部分。

但是下面說「器」分為三重，其實這個分類不是平行的，而是縱深的，它是在探討「器」背後的原理。

「一者國土體相」，這就是十七種功德莊嚴。比如，極樂世界的「地功德」是怎樣的，「水功德」是怎樣的，樓閣是怎樣的，那裡所有的東西觸碰起來是怎樣的，「量功德」是怎樣的，看起來形象是怎樣的，光明是

怎樣的……這些都屬於「國土體相」。

「二者示現自利利他」，這就是說國土十七種莊嚴為什麼存在，存在的意義、價值在哪裡。就是這四個字「自利利他」，它不是平白無故在那裡的。

我們這個世界的存在，似乎不是「自利利他」的。「器世界」是無情的，按說它沒有自己的意志，難道大地恨我們嗎？難道天空喜歡我們嗎？沒有，它是無情的。但是，不同的無情世界，還是會對眾生起到不同的作用。

我們這個世界，很多資源短缺、不足，比如石油、礦藏、黃金等等。這些東西不多，就造成人們去爭、去搶，乃至產生戰爭，這就是器世界不滿足。

極樂世界不會產生這種情況，所有東西都是油然而生的，每個人見到對方，第一個念頭是「我如何利益對方」；而不是像我們這樣，見到對方的第一個念頭是「我從對方身上能得到什麼」，或者「我想得到的，會不會讓他先得了」，我們這個世界經常會這樣。

尤其在法滅的時候，也就是再過八九千年，人的根機越來越差，每個人都想著在對方殺掉自己之前先把對方殺掉。隨便從地上抽一根草，到了手上立刻變成刀劍，就能把對方殺死。我們這個世界是「自害害彼」，不是「自利利他」。

如果大家去過寺院，就能感受到，寺院跟世俗是不一樣的，氣氛不一樣，每個人都很和善，都想著怎麼給別人利益，都是真心實意的。

「三者入第一義諦」，這就更深一層了。很多地方都能「自利利他」，比如寺院、道場，像我們書屋也是。那「自利利他」能達到什麼程度呢？不同的地方，達到的程度不同，在我們這個世界就非常有限。

極樂世界「自利利他」的程度，能夠到達「入第一義諦」的境地，這就很高了。從本質來說，徹底的「入第一義諦」就是成佛。換句話說，極樂世界的「國土體相」功德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能達到什麼程度呢？能讓眾生「入第一義諦」，也就是成佛。

所以，極樂世界的風一吹過來，「塵勞垢習，自然不起」，過去的習氣遇到極樂世界的風，自然就不能起來；或到七寶池、八功德水裡游一遭，習氣自然就沒了。所以，善導大師有一句話叫「六識縱橫自然悟」，眼所見，耳所聽，身所觸，都是讓我們開悟的。

3· 國土體相

前面說「器體」分三重，這是第一重「國土體相」。

國土體相者：

云何觀察彼佛國土莊嚴功德？彼佛國土莊嚴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議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寶性，相似相對法故。

「云何觀察彼佛國土莊嚴功德？彼佛國土莊嚴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議力故」，這一段是天親菩薩《往生論》的內容。怎麼觀察極樂國土的莊嚴功德呢？一句話，「彼佛國土莊嚴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議力故」。「……者」，這是一種句式，就是要說明這個東西。它是「成就不可思議力故」。什麼是國土莊嚴呢？就是成就不可思議力的那個。換句話說，之所以有國土莊嚴功德，是因為有不可思議力，是這個不可思議力成就的。這是直述。

下面打了一個比喻：

就像摩尼寶珠一樣，這是佛教經常用的一個比喻。摩尼寶珠是確確實實有的，只是我們沒見過。但是，也不能完全說就是摩尼寶珠，只是「相似相對法」，在世間只能用這個東西稍稍比喻一下，比較接近，但還不是，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夠稍稍比喻一下，再也沒有別的東西能類比了。

(1) 五不思議

下面曇鸞大師重點解釋了「不可思議力」：

「不可思議力」者，總指彼佛國土十七種莊嚴功德力不可得

思議也。

諸經統言有五種不可思議：一者眾生多少不可思議；二者業力不可思議；三者龍力不可思議；四者禪定力不可思議；五者佛法力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力」，就是指極樂國土十七種莊嚴功德力的不可思議。下面說了五種不可思議。這五種說法，很多經典裡講到「不可思議」的時候，經常會說到，這也是為了讓一般人好理解。

①眾生多少不可思議

眾生有多少呢？多得數不清。我們人道的還數得清，中國有 14 億，全世界大概是 70 億。但是，地球上有多少螞蟻？這沒辦法統計。有多少蚊子？多少蒼蠅？這是不可統計的，這個數目是無窮多，甚至種類都是無窮的。大海裡有多少種生物？也是數不清的，而且還在不斷地發現新的生物。這只是我們眼睛可見的。

六道的眾生，我們眼睛可見的，無非就是畜生道和人道；此外還有鬼道，鬼的種類也很多，有多少鬼？這怎麼算？佛在經上說，即便是碗口大小的地方，它上方虛空中的眾生都多得不可思議。一杯水，如果放在顯微鏡下面，裡面有多少細菌？也是不可思議的，細菌很小。

所以，眾生的數目是不可思議的。

②業力不可思議

什麼叫「業力不可思議」呢？我們也經常這麼說。比如一個農村婦女，突然有一天嫁到美國去了，她一個字都不認識，也沒學過英文，隔著大西洋，就嫁到千里萬里之外去了。這不就是「業力不可思議」嗎？

今天在座的，北京當地的人並不多，很多都是從全國各地來的，大家怎麼就商量好來這裡了呢？怎麼就在這個時間、空間見面了呢？這在古代是很不可思議的，現在就很容易實現，這也是「業力不可思議」。如果古人來到今天，感受一下現代人的生活，估計會激動得幾天睡不著覺，因為不可思議，無法想像，「怎麼幾百公里之外的人說話，我都聽見了

呢？而且還能看到形象，這不是千里眼、順風耳嗎？」

前幾天去動物園，有人問我：「師父，您喜歡來動物園嗎？」我說：「我挺喜歡的。」「您喜歡看動物啊？」我說：「看動物，就像看眾生的心。」

這個動物，它怎麼就變成猴子了呢？它怎麼就變成長頸鹿了呢？它怎麼就變成蛇了呢？它怎麼就變成獅子、老虎了呢？他們曾經也是人，也曾經有人的心，怎麼一轉眼差距就那麼大呢？猴子就跳來跳去的，很靈活；老虎就很凶；長頸鹿的脖子就很長。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變化呢？因為積習成性。

我們看到一匹斑馬，非常好看，渾身的紋路特別漂亮。我說，「它前世說不定是個姑娘，特別愛漂亮，愛穿帶花紋的衣服，喜歡到無法自拔，所以這一世就滿足她這個願望，天天穿，24 小時穿著，想換都換不了」。像愛穿高跟鞋的，下一世說不定蹄子就特別高，都滿足你。「積習成性」，他過去世有某種習性，這個習性太深，於是就變成他的身體。

所以，心念、心性、身體、環境，這幾個是一體的。有什麼樣的心念，就有什麼樣的習氣，同一個心念反覆出現，遇到那樣的境界就自動產生那樣的心念，就變成了習氣；習氣積累就變成人的性格；性格就變成人的命運；這個命運能延伸到未來。六道輪迴就是這麼來的。

到動物園看到這麼多動物，似乎就能看到這些動物曾經作為人的時候，他的心是什麼樣的。下次你們去動物園，大家可以觀察觀察。同時這也是受教育，為什麼是受教育呢？因為你就深深地感覺到業力的不可思議。

慧淨上人有一個開示，他說「不可思議」四個字在佛教裡是很神聖的。因為佛法太超出我們的經驗世界了，佛法裡講的好多事情，我們在生活中是夠不到的，甚至都想像不到，甚至說出來都會被人笑，「不笑不足以為道」。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生活經驗的東西，展示在我們面前，我們只能用四個字來表達，就是「不可思議」。比如讀佛經，心裡總是產生這四個字：「不可思議」；經文中也經常說「不可思議」。

如果我們覺得佛講的都是可思議的，那就有點問題，可能我們是按自己的想法，把佛教裁剪了一番，我們能接受的，「這個對」；我們不能接受的，「這可能是誇張的說法」。

譬如學小乘的人，他們對大乘裡邊佛那些高深莫測、神通變化的境界就不接受；包括一些學者在研究佛教的時候，都習慣性地把那些拿掉。他們喜歡《金剛經》，覺得這個道理很好；但凡講到佛放光動地，身體上面出水，下面出火；左邊出火，右邊出水，他們不容易相信這些事相。

詩人顧誠，他對佛教是下功夫研究過的。像那些詩人，他們的感受力都非常靈敏。顧誠講過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他說：「佛教是告訴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經知道了，對於你來說就沒有佛教了，一切都是你自己。」如果佛教講的都是我們知道的，那就不需要佛教了。我們世間就有好多這樣的書，像《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這些都是人類知道的，那就不需要佛教了。佛就是要告訴我們不知道的，我們不知道的一下子在我們面前展現出來，就是這四個字——不可思議。「啊？從來沒念過佛的人，只念了一聲佛就往生極樂世界了，而且走得那麼好，這怎麼可能呢？」所以，我們要多想想「不可思議」這四個字。

小螞蟻，牠無法想像我們人類的世界，牠在地上爬，這麼可能聽懂我在這裡講的這些內容呢？牠不知道人類的腦子裡在想什麼。牠只知道：「像一座山一樣，龐然大物。躲遠點，不要踩死我了。」

眾生面對佛的真實境界，就跟小螞蟻面對人類差不多。螞蟻和人，僅僅是畜生道和人道的差別。我們跟佛中間差多少啊？首先有二十八層天，一層比一層高；天上面還有四果聖人；四果聖人上面還有菩薩，菩薩還有五十二個階位。我們算一算，差多少境界？用「天地之差」都無法說明。

這是業力不可思議。《地藏經》有一句話：「業力甚大，能深巨海，能敵須彌。」我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很驚訝，「業力有這麼大嗎？」業力能讓大海陷下去，大海多深啊！「能敵須彌」，能把須彌山推倒。事實上，業力就有這麼大。本質來說，海是怎麼形成的？山是怎麼形成的？

其實都是眾生業力所成。既然業力能成就這些，就能粉碎、摧毀這些。

佛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城東老母，就是舍衛國東邊的一個老太太，她就是「業力甚大」。大家都知道城裡有佛，都去見佛，因為只要見到佛的靈儀，就消無窮的業障，增很多的福報，甚至開悟證果都有可能。但是這個老人家始終見不到佛，佛從這邊來，她回頭；佛過去，她的頭又回過來。佛想讓她看到，就在虛空中變八萬四千身，遍布虛空的各個角落，結果她把眼睛一閉，始終見不到佛一面。這就是「業力甚大」。

我們如果有這種經驗，想勸自己的親人、朋友念佛，結果經過十次、百次、千次的努力，最後發現對方很難接受，你就能感受這句話了，「業力怎麼這麼大啊！」就好像有東西障住了一樣，怎麼說都不開竅。他確實有東西障礙著，那個東西是什麼？就是「業」，所以叫「業障」。即使是再大的神通，也抵不過業力。

在久遠以前，釋迦族是一個村落中的村民。村中有一個大池，池中有很多魚。有一天，村中的人將池中的魚全部撈出來吃掉了。所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當初池中最大的魚，這一世成為了琉璃王，他率兵把整個釋迦族滅掉了，這就發生在佛陀晚年的時候。當時，神通第一的大目犍連，他用神通把釋迦族的五百個人放到了一個鉢裡。結果最後一看，這五百個人全都變成血水，還是都死了，這就是業力。

當然，業力也不都是不好的，有惡業，也有善業，還有清淨的智業。善導大師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這是佛的業力，我們往生就憑佛的業力。

③龍力不可思議

龍，大家看過嗎？看過圖畫是吧？如果去過故宮、孔廟，就會看到，但凡是國家級的收藏文物單位裡，都有龍；連有些排水系統的前邊，都放一個龍嘴。

龍，最開始是佛教提的比較多，因為牠是佛教中的護法。龍本身的境界並不高，牠是畜生，只不過屬於高級畜生，是畜生道裡有威力、有

勢力、有神通變化、能力很強的一類。牠之所以能變成這個樣子，是因為牠前世有修行，修習佛法，基本上都是歸信三寶的，所以牠作為護法也很容易理解。

這種眾生在前世修行的時候，往往是「乘急戒緩」。「乘急」，就是牠的根機特別猛利，智慧很高；但是牠不好好持戒，「戒緩」，持戒方面不精嚴，所以這一世就做了龍。

龍力也是不可思議的。有人說「龍有什麼力啊？不就是在天上飛嗎？」我們這個世界颶風下雨，這都是誰幹的？都是龍，牠有興雲布雨的職責。我們看颶風來的時候，多厲害啊！很粗的樹都連根拔起。誰在操控颶風？就是龍。

而且龍能變化，牠能變得很小，像指甲蓋那麼小；同時也能變大，大到把虛空都塞滿。可以任意變化。

「神龍一滴水，遍灑三千」，龍的一滴水，能令整個三千大千世界都下雨，牠有這種力量，所以叫「龍力不可思議」。

④禪定力不可思議

是不是只有佛教有禪定呢？外道也有禪定，很多外道的禪定能達到很高的水準。因為定能生慧，定也能產生神通，神通就是從定產生的。禪定本來是不動，但是從這個「不動」中產生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

《大智度論》裡有一段對佛甚深禪定的論述，我讀一下：

問曰：持戒以身、口業清淨故可知；

一個人持戒很好，通過他的身業和口業就能看出來清淨不清淨。

智慧以分別說法，能除眾疑故可知。

一個人有沒有智慧，聽他說法就能看出來，是不是能解決人的問題這就可以知道。

定者，餘人修定尚不可知，何況於佛？云何得知？

怎麼判斷一個人禪定功夫深、功夫淺呢？我們睡覺的時候，也挺有「定力」的吧？有時候打雷都打不醒，好像跟那個有禪定的人差不多。

因為外人是無法知道一個人的禪定到了什麼境界的。

答曰：大智慧具足故，當知禪定必具足。

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個人真的有真實智慧、大智慧，從這裡就能知道他有深的禪定，因為智慧是從禪定產生的。

譬如見蓮華大，必知池亦深大；

蓮花特別大，你就可以想像這個池子也小不了。

又如燈明大者，必知酥油亦多；

這盞燈，你在很遠之外的地方就看到了，那可以知道，燈下面的酥油也不會少。這盞燈燃起來都有一兩米高，結果燈油只有一小碗，那怎麼可能呢？

亦以佛神通變化力無量無比故，知禪定力亦具足；亦如見果大故，知因亦必大。

通過看佛的神通變化那麼隨意自在，就知道佛的禪定力是不可思議的。

復次，有時佛自為人說：「我禪定相甚深。」

有時候，佛會直接告訴身邊的弟子：「我的禪定很深啊！」對方需要佛這麼說的時候，佛就會告訴他。

如經中說：佛在阿頭摩國林樹下坐，入禪定。

佛經上說，佛在一個國家的一棵樹下打坐，入禪定。

是時大雨，雷電霹靂，有四特牛、耕者二人，聞聲怖死。

「是時大雨，雷電霹靂」，颯大風下大雨了，雷聲特別大。

「有四特牛、耕者二人」，有四頭牛，還有兩個趕牛的人。

「聞聲怖死」，雷聲太大，這四頭牛和兩個人都嚇死了。不是被閃電擊中，而是雷聲太大，嚇死了牛和人。

須臾便晴，佛起經行。

「須臾便晴」，後來很快就晴天了。

「佛起經行」，佛就從禪定中出來，然後經行。經行，就是繞著一棵樹或者一座塔走。

有一居士禮佛足已，隨從佛後，白佛言：「世尊，向者雷電霹靂，有四特牛、耕者二人，聞聲怖死。世尊聞不？」

有一個居士問佛：「剛才打雷，嚇死了四頭牛和兩個人。佛，您聽到雷聲了嗎？」

佛言：「不聞！」

佛沒聽到。

居士言：「佛時睡耶？」

「佛，那時您睡著了嗎？」

佛言：「不睡！」

「沒有睡。」

曰：「入無心想定耶？」

這個居士還不錯，還知道「無心想定」，這是禪定的一種境界。

佛言：「不也！我有心想，但入定耳！」

佛入了深禪定。

居士言：「未曾有也！」

這個居士很感慨：「真厲害啊！這麼大的雷聲都沒聽見。」

諸佛禪定大為甚深，有心想在禪定，如是大聲覺而不聞。如餘經中，佛告諸比丘：「佛入、出諸定，舍利弗、目犍連尚不聞其名，何況能知？」

佛的禪定，舍利弗、目犍連這樣的大弟子，連佛入的禪定的名字都沒聽說過，何況是他們親自入禪定呢？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禪定力不可思議。我們只有在睡著的時候，才聽不到雷聲。

還有一件「禪定力不可思議」的事。大迦葉還活著，在雞足山裡打坐。他到那座山前，山就打開了，他就進去了，帶著釋迦牟尼佛的衣鉢。然後進去一坐，山又合上了。他要坐多少年呢？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就等將來彌勒菩薩來到我們這個世界，那時他會把釋迦牟尼佛的衣鉢拿出來，給彌勒菩薩作證明。那時的人都很高，壽命很長。大迦葉很小，人

們就說「這是哪來的蟲子？」都瞧不起他。

這也是禪定力不可思議，一坐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我們覺得能坐三天、五天就不得了了。廣欽老和尚當時坐了十幾天，就轟動整個佛教界了。虛雲老和尚有一次煮芋頭，在煮的過程中打坐，結果出定之後一看，芋頭都長毛了，一個月過去了。我們哪有禪定力啊？

⑤佛法力不可思議

這才是不可思議到極致的，真正的不可思議就是這個，「佛法力不可思議」。佛可以讓一個本來要墮阿鼻地獄的眾生，瞬間不墮地獄；不但離開地獄，還讓他往生淨土、成佛。這是所有不可思議裡最不可思議的。

此中佛土不可思議，有二種力：

一者業力，謂法藏菩薩出世善根大願業力所成；

二者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攝。

此不可思議，如下十七種，一一相皆不可思議，至文當釋。

「此中佛土不可思議，有二種力」，話題回到極樂世界和佛陀的不可思議這裡。從兩個角度說，第一是「業力」，第二是「住持力」。「業力」就是成就力，「謂法藏菩薩出世善根大願業力所成」，極樂國土的成就力是不可思議的。

「二者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攝」，成就之後要住持，「住持力」也是不可思議的。

一個成就力，一個住持力，都是不可思議的。

這裡就是三個——大願，大業，大力。「大願」跟「大業」是因地的修持，「大力」是果上的成就。

阿彌陀佛發「大願」用了多長時間？五劫。成就「大業」用了多長世間？兆載永劫。「大力」呢？是盡未來際的，因為他的「大力」一旦成就了，就會一直存在下去。

「五劫思惟」，佛思惟四十八願花了五劫時間。不是我們一拍腦袋，

「眾生無邊誓願度！」五秒鐘都不到。佛設計四十八願，花了五劫時間，五個大劫。

然後經過「兆載永劫」，「兆」是比「億」還大的數量單位；「永」，這個時間長到好像要永遠修行下去一樣，是無盡的。

五劫思惟的大願是為誰發的？為我們發的。兆載永劫的修行是為誰修的？為我們修的。不可思議的大力是為誰成就的？是為我們成就的。所以，我們不要覺得佛的大願、大業、大力離我們很遠，其實很近。

佛發願、修行，成就大力之後，這個大力是一對一的。就好像簽協議、簽合同一樣，佛是跟每一個眾生簽的，不是簽一個總的，而是一對一的。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佛的獨生子。

(2) 摩尼寶珠

「如彼摩尼如意寶性，相似相對」者，借彼摩尼如意寶性，示安樂佛土不可思議性也。

本質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摩尼寶珠。因為我們都念六字名號，六字名號是摩尼寶珠，所以稱念六字名號的人也變成了摩尼寶珠。只不過我們這顆摩尼寶珠上有點兒塵土，需要阿彌陀佛給我們揮一揮，等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就是清淨的摩尼寶珠了。

借摩尼寶珠的寶珠性，來顯示安樂國土的不可思議性。這是一種比喻。我們也經常這麼比喻，「這個人的意志真堅定啊！像鋼鐵一般」，把心性比喻成一種事物。

① 摩尼寶珠來歷

下面就講到摩尼寶珠的來歷了：

諸佛入涅槃時，以方便力，留碎身舍利，以福眾生。

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要荼毗，可是怎麼也點不著火。後來釋迦牟尼佛自己用三昧火把自己燒了，燒完之後留下很多舍利，一直流傳到現在。

當然，留在我們世間的舍利是少數，因為天上的天人拿走了一些，海龍王又拿走了一些，鬼神又拿走了一些。當時有八個國家的八個國王，

為了搶佛的舍利，還發動了戰爭。

《金光明經》說：「如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舍利是佛的戒定慧三學所熏成的。

這裡說「碎身舍利」，還有「法身舍利」，就是佛的經教，佛經也是佛的舍利。嚴格來講，「法身舍利」比「碎身舍利」更有意義。

摩尼寶珠跟佛舍利就有關係，「以方便力，留碎身舍利，以福眾生」，就是以此來福澤、福蔭眾生。舍利在世間，能給眾生帶來無量的利益。怎麼利益？就是起信，讓目睹、聽說佛舍利的人，對佛產生信心。佛的舍利，首先就證明地球上確實有過釋迦牟尼佛，他的骨頭至今還在。這就讓人跟佛之間拉近了距離，佛不是想像中的存在，是真實存在過的，不容懷疑。

而且，佛的舍利還有一個不可思議之處，就是非常堅固，所以又叫「堅固子」，即使用世間最硬的東西去磨它，都磨不壞。歷史上有好多這樣的感應。三國時期，東吳的孫權不相信佛舍利這回事。當時有一位法師叫康僧會，他就請孫權鑿一顆佛舍利，結果孫權用大鐵錘去錘，鐵錘都凹陷了，佛的舍利都沒有被鑿壞，非常堅固。

除了佛舍利，佛的聖弟子或者普通人，有時候也會燒出舍利，有些也很漂亮，但是不堅固，時間一久就壞了。但是佛的舍利不會，永遠堅固。

人對佛法、對三寶有信心，福報就會源源不斷地來。所以，佛多慈悲啊，在世的時候利益眾生，不倦地講法、遊歷，一刻不停；涅槃之後繼續利益眾生，連舍利也拿來利益眾生。

眾生福盡，此舍利變為摩尼如意寶珠。此珠多在大海中，大龍王以為首飾。

法滅的時候，舍利在世間也不存在了，它就會變成摩尼寶珠。

我們這個世間的好東西，當人的福不夠，好東西在世間存不住的時候，就有一個人負責收藏，就是龍王，他負責把世間最好的東西全收藏到龍宮裡去。包括佛教的經典，最後在世間都沒有了，都到龍宮裡去了。

所以，最後佛的舍利就到了龍宮，成為龍王頭上的裝飾，鑲在寶冠上，或者儲存起來。

龍宮裡雖然崇奉佛法，但是也有正法、像法、末法，也有法滅。所以，等到龍宮裡的佛法也滅了，所有的龍都不信佛了，佛的舍利會到哪裡去呢？四大部洲是被金剛際擊住的，佛的舍利會陷到金剛際裡面去。

那時候的佛舍利，就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了，看不出是手指或者牙的形狀，就變成寶珠狀的東西，也就是摩尼寶珠。所以，摩尼寶珠是佛的舍利變的。佛多慈悲啊，骨頭最後也變成寶珠，利益眾生。

若轉輪聖王出世，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於閻浮提作大饒益。

「若轉輪聖王出世」，真的有轉輪王來了。

「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等一會兒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能施太子找摩尼寶珠的故事。

「於閻浮提作大饒益」，利益我們這個星球的眾生。

若須衣服、飲食、燈明、樂具，隨意所欲種種物時，王便潔齋，置珠於長竿頭，發願言：「若我實是轉輪王者，願寶珠雨如此之物，若遍一里，若十里，若百里，隨我心願。」

「若須衣服、飲食、燈明、樂具，隨意所欲種種物時」，地球上的資源很有限，衣服不夠，飲食也不夠，燈具也不夠，樂具也不夠，怎麼辦呢？

「王便潔齋」，轉輪聖王就沐浴，吃素。

「置珠於長竿頭」，拿一根長竿，把佛舍利變成的摩尼寶珠放在竿頭。

「發願言」，口裡念念有詞。

「若我實是轉輪王者，願寶珠雨如此之物」，這裡的「雨」讀 yu，是動詞，就是像下雨一樣地往下掉東西。「如此之物」，就是前面說的飲食、衣服等等。從天下辟里啪啦地掉白米飯、好看的衣服，就像下雨一樣，想要什麼，它都像下雨一樣下什麼，要多少有多少，要什麼有什麼。

「若遍一里，若十里，若百里」，只下一里的地方也行，下百里的地

方也行，下千里的地方也行，摩尼寶珠就是這麼神奇。

「隨我心願」，就是隨轉輪王的心願。

爾時即便於虛空中雨種種物，皆稱所須，滿足天下一切人願，以此寶性力故。

天上下的都是好東西，都是轉輪王想要的東西，而且下得剛剛好，不多不少。當然，如果這個人不是轉輪聖王，念了半天也不好使，那就證明是假的轉輪聖王。

彼安樂佛土亦如是，以安樂性種種成就故。

極樂世界所有的東西都像摩尼寶珠一樣，想要什麼就有什麼，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思燈明得燈明，思樂具得樂具。

② 《大智度論》對摩尼寶珠的描述

關於摩尼寶珠的出處和來源，有不同的說法。我們看《大智度論》裡對摩尼寶珠的描述：

有人言：此寶珠從龍王腦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能燒，有如是等功德。

這裡說龍王的腦子裡有摩尼寶珠，我想可能是有不同的來源：佛的舍利變成摩尼寶珠，這是一種來源；別的地方也有，是不同的種類。就像我們世間的玉，有和田玉，還有藍田玉，等等。

有人言：是帝釋所執金剛，用與阿修羅斗時，碎落閻浮提。

帝釋天跟阿修羅打仗的時候，他拿的金剛杵掉了一塊，落到我們世間，也能變成摩尼寶珠。

有人言：諸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舍利變成此珠，以益眾生。有人言：眾生福德因緣故，自然有此珠。譬如罪因緣故，地獄中自然有治罪之器。

「眾生福德因緣故，自然有此珠」，眾生的福報來了，自然就有此珠。這是很自然的，自然到什麼程度呢？

「譬如罪因緣故，地獄中自然有治罪之器」，就像一個人造了很多

罪業，他還沒下地獄的時候，地獄裡煮他的鍋已經準備好了，油都開了，就等著他下來呢，刀山也準備好了，鐵丸也準備好了。這就是他造罪業的時候，自然招感了這些。

當然，我們做善業的時候，天上美好的景象也顯現出來了。像難陀，他是佛同父異母的弟弟。佛帶他去天上，他看到天上的天女特別漂亮，都圍著一個空的寶座。他就問：「這個寶座是給誰留的啊？」「給人間一個叫難陀的人留的，他將來會來這裡做天子。」「啊？那不就是我嗎？」後來佛又帶他去地獄，地獄裡有兩個小鬼正在燒水，但是鍋裡沒人。難陀就問：「這是給誰留的？」「給難陀留的，難陀到天上享完福，就會墮到地獄裡。」難陀立刻就醒過來了，就一心修行了。

摩尼寶珠的出現是自然而然的，眾生的福報到了，摩尼寶珠就出現了。

此寶名如意，無有定色，清澈輕妙，四天下物，皆悉照現。

「此寶名如意」，這種寶叫「如意」。

「無有定色」，它沒有固定的顏色。

「清澈輕妙」，非常清澈，而且不重。

「四天下物，皆悉照現」，「四天下」就是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所有東西，比如想看西牛賀洲的牛長什麼樣子，它就顯現出來了，想看什麼都能看到。

如意珠義，如先說。是寶常能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所欲，盡能與之；亦能除諸衰惱痛苦等。

有病不用找醫生，拿摩尼寶珠在身上蹭一蹭就好了。最好的醫生都比不上摩尼寶珠。包括心裡有苦惱，摩尼寶珠也能解決。

是寶珠有二種：有天上如意寶，有人間如意寶。

天上有天上的如意寶，人間有人間的如意寶。

諸天福德厚故，珠德具足；人福德薄故，珠德不具足。是珠所著房舍、函篋之中，其處亦有威德。

這個珠子在哪裡，哪裡就有威德，不可思議。

③能施太子找摩尼寶珠的故事

再講一個關於摩尼寶珠的故事，也是《大智度論》裡的。我覺得這個故事拍成電影應該很好看，非常有情節。這個故事比較長，但是可以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發。

菩薩初發心時，功德未大，爾時，欲行二施，充滿一切眾生之願。

「二施」，就是法布施、財布施。

以物不足故，勤求財、法，以給足之。

菩薩發心修六度，六度裡第一個就是布施，包括財布施和法布施。但是如果東西不夠，也就是財不夠或者法不夠，就沒辦法讓眾生得到滿足。

下面就講了一個故事：

如釋迦文尼佛本身，作大醫王，療一切病，不求名利，為憐愍眾生故。病者甚多，力不周救，憂念一切而不從心，懊惱而死，即生忉利天上。

我們凡夫經常會懊惱，比如「我把房子賣了，結果現在房價上漲了」。佛也有懊惱，當然，這是他因地做菩薩的時候。他懊惱什麼呢？得病的人太多了。他雖然是好醫生，但是救不過來，他又非常急切地想要救這些病人，所以他就懊惱而死了，死後生到忉利天。結果，他過了一段天上的生活，發現也不行，因為他的慈悲心太切了。

自思惟言：「我今生天，但食福報，無所長益。」

他說：「我在天上天天享福，都利益不到多少眾生。而且，天上的天人在福報之中，沒有生死心、無常感，對佛法的欣求也沒那麼強烈。我在這裡天天享福，有什麼意思呢？死了吧！」

即自方便，自取滅身，捨此天壽。生婆迦陀龍王宮中為龍太子。

「即自方便，自取滅身，捨此天壽」，捨掉了天上的壽命。

「生婆迦陀龍王宮中為龍太子」，就做了龍王的太子。

其身長大，父母愛重，欲自取死，就金翅鳥王，鳥即取此龍子於捨摩利樹上吞之。父母嗥啣，啼哭懊惱。

「其身長大，父母愛重，欲自取死」，他又覺得不行，因為龍父、龍母太喜歡他了，恩愛太重了，對他太好了，他受不了。我們都巴不得父母對我們好，但是菩薩看問題的角度和我們不一樣，所謂「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他是這樣一種想法。因為恩愛太重了，所以他又死了。

他是怎麼死的呢？金翅鳥是吃龍的，牠的翅膀非常大。牠吃龍的時候，左邊的翅膀往左一扇，右邊的翅膀往右一扇，海水就分開了，中間的海底就沒有水了，小龍就露出來，金翅鳥就一口一條都吃了。

「鳥即取此龍子於捨摩利樹上吞之」，金翅鳥把龍太子放在一棵樹上，然後吃了。

「父母嗥啣，啼哭懊惱」，父母哭得不行，「早知道我們就不對你那麼好了，不讓你感覺恩重如山了」。

龍子既死，生閻浮提中為大國王太子，名曰能施。

他又來到人間，來到我們閻浮提世界，這一世他的名字叫「能施」。

生而能言，問諸左右：今此國中有何等物，盡皆持來以用布施！眾人怪畏，皆捨之走。

「生而能言」，生下來就會說話。

「問諸左右」，生下來就問旁邊的人。

問什麼呢？「今此國中有何等物，盡皆持來以用布施！」「這個國家有什麼東西？趕緊拿來，我要布施！」這就是前生的習氣。當然，這是好的習氣，大悲願力非常強烈。我們都是說「給我好吃的，給我好穿的」，菩薩跟我們不一樣。

「眾人怪畏，皆捨之走」，大家都嚇壞了。

其母憐愛，獨自守之。語其母言：「我非羅剎，眾人何以故走？我本宿命常好布施，我為一切人之檀越。」母聞其言，以語眾人，眾人

即還。

「其母憐愛，獨自守之」，只有他母親獨自守著他，畢竟是自己的兒子嘛。

「語其母言」，他就跟他媽說。

「我非羅剎，眾人何以故走？」「我不是羅剎鬼，這些人怎麼都嚇跑了呢？」你看，他生下來就知道有羅剎鬼。

「我本宿命常好布施，我為一切人之檀越」，我宿世就喜歡布施。「檀越」就是施主，音譯是「檀越」。意思就是說，「我是一切人的施主，我生來就是布施的」。

「母聞其言，以語眾人，眾人即還」，他媽媽趕緊跟所有人說，「我兒子是帶著使命來的，是布施來的」，所有人就都回來了。

母好養育，及年長大，自身所有，盡以施盡；至父王所，索物布施，父與其分，復以施盡。

「母好養育，及年長大，自身所有，盡以施盡」，母親好好地把他養育成人，結果他自己的東西，包括他母親的東西，他全都布施出去了。只要他身上有東西，只要他見到別人，他就毫不猶豫地布施給對方，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至父王所」，自己沒有東西可布施了，怎麼辦？就找到他爸爸。「索物布施」，「趕緊給我東西」。

「父與其分，復以施盡」，他爸爸給他的東西，很快又布施完了。他爸爸可是國王啊！

見閻浮提人貧窮辛苦，思欲給施而財物不足，便自啼泣，問諸人言：「作何方便，當令一切滿足於財？」

「見閻浮提人貧窮辛苦，思欲給施而財物不足，便自啼泣」，他覺得整個世界的人都又窮、又苦、又辛勞，他布施的東西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所以他就大聲地哭。

「問諸人言：『作何方便，當令一切滿足於財？』」，「怎樣才能讓大

家擁有財物，不要那麼辛苦，也不用受窮苦呢？」

諸宿人言：「我等曾聞有如意寶珠，若得此珠，則能隨心所索，無不必得。」

「宿人」就是老人，學問很好的人。他們聽說世間有一個好東西，叫「如意寶珠」，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要多少都能滿足。如果拿到這個寶珠，就不用愁了。

菩薩聞是語已，白其父母：「欲入大海求龍王頭上如意寶珠。」

菩薩聽到之後，就立刻找到他的父母，說：「我想去大海裡，拿龍王頭上的如意寶珠。」

父母報言：「我唯有汝一兒耳，若入大海，眾難難度。一旦失汝，我等亦當何用活為？不須去也！我今藏中猶亦有物，當以給汝！」

「父母報言：我唯有汝一兒耳」，「我們只有你這一個寶物兒子，我們可捨不得你去啊」。

「若入大海，眾難難度。一旦失汝，我等亦當何用活為？」「你死了，我們怎麼活啊！」

「不須去也！」「不行，不能去！」

「我今藏中猶亦有物，當以給汝！」「我的庫房裡還有東西呢，還夠你用一陣子」。

兒言：「藏中有限，我意無量。我欲以財充滿一切，令無乏短，願見聽許，得遂本心，使閻浮提人一切充足！」父母知其志大，不敢制之，遂放令去。

「兒言：藏中有限，我意無量」，你看這個口氣！「庫房裡雖然有東西，但是總有用完的一天，是有限的；而我布施的心意是無量的」。

「我欲以財充滿一切，令無乏短，願見聽許，得遂本心，使閻浮提人一切充足！」「希望你們同意，我就是要让整個閻浮提世界的眾生都得到滿足」。

「父母知其志大，不敢制之，遂放令去」，父母知道攔也攔不住。

是時，五百賈客，以其福德大人，皆樂隨從；知其行日，集海道
口。

「賈客」就是商人。

「以其福德大人，皆樂隨從」，這些人也是他父親安排的，因為這些商人經常入海探寶，有經驗，所以都陪著他。

「知其行日，集海道口」，大家就會集在入海口。

菩薩先聞婆伽陀龍王頭上有如意寶珠，問眾人言：「誰知水道，至彼龍宮？」

「你們大家誰知道怎麼去龍宮？」因為水下也有道。我們看起來是漫無邊際的，都是水，但是懂的人就知道有水道，有些路能通到龍宮去。

有一盲人名陀舍，曾以七反入大海中，具知海道。

這位盲人曾經去大海深處七次，知道那條水道。

菩薩即命共行。答曰：「我年既老，兩目失明，曾雖數入，今不能去！」

「我年紀大了，而且眼睛失明了，怎麼能帶你去呢？」

菩薩語言：「我今此行，不自為身，普為一切求如意寶珠，欲給足眾生令身無乏；次以道法因緣而教化之。汝是智人，何得辭耶？我願得成，豈非汝力！」

「菩薩語言：我今此行，不自為身，普為一切求如意寶珠，欲給足眾生令身無乏」，我不是為了自己，我是為了眾生。

「次以道法因緣而教化之。汝是智人，何得辭耶？我願得成，豈非汝力！」「我這個利益眾生的願，如果有一天得到滿足，那不多半是您老人家的功勞嗎？」

陀舍聞其要言，欣然同懷，語菩薩言：「我今共汝俱入大海，我必不全，汝當安我屍骸，著大海之中金沙洲上。」

「陀舍聞其要言，欣然同懷」，陀舍這個人也非常不錯，有菩薩心。

「語菩薩言：我今共汝俱入大海，我必不全，汝當安我屍骸，著大海之中金沙洲上」，非常令人感動。去之前他就說：「我這次去，肯定回

不來了。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葬在大海中的金沙洲上。」就是一處沒有水的地方，類似小島。

行事都集，斷第七繩，船去如馳，到眾寶渚。

「行事都集，斷第七繩」，把繩子切斷了。

「船去如馳，到眾寶渚」，船開得很快，如風馳電掣一般。

眾賈競取七寶，各各已足。語菩薩言：「何以不取？」

「眾賈競取七寶，各各已足」，有些小島上有各種寶藏，那五百個商客就使勁往船上裝寶物。

「語菩薩言：何以不取？」「能施太子怎麼一點兒都不取啊？這麼多寶物，從來都沒見過」。

菩薩報言：「我所求者，如意寶珠，此有盡物，我不須也。汝等各當知足知量，無令船重，不自免也！」

「菩薩報言：我所求者，如意寶珠，此有盡物，我不須也」，「我不需要這些東西，我唯一的目的是求如意寶珠」。

「汝等各當知足知量，無令船重，不自免也！」「你們也不要拿得太多了，如果船太重的話，會沉的，不要貪心」。

是時，眾賈白菩薩言：「大德！為我咒願，令得安隱！」於是辭去。

這些商人還挺有意思的，「太子，你給我們念咒吧，保佑我們平安」。

「於是辭去」，然後他們就拿著寶物回去了。這時候，就只有陀舍跟能施太子往更深的地方去了。

陀舍是時語菩薩言：「別留艇舟，當隨是別道而去。待風七日，博海南岸，至一險處，當有絕崖，棗林枝皆覆水。大風吹船，船當摧覆！汝當仰板棗枝，可以自濟。我身無目，於此當死。過此隘岸，當有金沙洲，可以我身置此沙中；金沙清淨，是我願也！」

陀舍就說：「前面的路不好走，有一座懸崖，下面有很多棗樹覆蓋在水面上。那裡的風很大，船會被吹翻，我們倆都會掉到水裡。到時候，你可以攀著棗枝上岸，我就死在那裡了……」他把自己的後事都安排好

了。

即如其言，風至而去。既到絕崖，如陀舍語。菩薩仰板棗枝，得以自免。置陀舍屍，安厝金地，於是獨去。

「即如其言」，跟陀舍說的一模一樣；「風至而去」，就被大風吹到那裡。

「既到絕崖，如陀舍語。菩薩仰板棗枝，得以自免」，能施太子活下來了。

「置陀舍屍，安厝金地，於是獨去」，能施太子把陀舍的屍體安置在金沙洲上。

如其先教，深水中浮七日；至壘咽水中行七日；壘腰水中行七日；壘膝水中行七日；泥中行七日。

「如其先教，深水中浮七日」，在深水中漂浮了七天。

「至壘咽水中行七日」，水到嘴那裡，天天喝海水，又走了七天。

「壘腰水中行七日」，然後到了水淺的地方，水到腰，蹣著水往前走了七天。

「壘膝水中行七日」，水到膝蓋那裡，又走了七天。

「泥中行七日」，都是泥，沒有水了。

見好蓮華，鮮潔柔軟，自思惟言：「此華軟脆，當入虛空三昧，自輕其身。」

突然見到大片很好的蓮花，他就踩著這些蓮花，「入虛空三昧，自輕其身」，踩著蓮花往前走。

行蓮華上七日，見諸毒蛇，念言：「含毒之蟲，甚可畏也！」即入慈心三昧，行毒蛇頭上七日，蛇皆擎頭授與菩薩，令蹈上而過。

「行蓮華上七日」，在蓮花上行走了七天。

「見諸毒蛇」，都是很毒的毒蛇。

「念言：『含毒之蟲，甚可畏也！』即入慈心三昧」，這是第二個三昧，「慈心三昧」。

「行毒蛇頭上七日」，踩著那些毒蛇走了七天。

「蛇皆擊頭授與菩薩，令蹈上而過」，這些蛇都非常踴躍地伸著腦袋，「踩著我，踩著我」。慈心三昧就有這麼大的力量。

過此難已，見有七重寶城，有七重塹，塹中皆滿毒蛇，有三大龍守門。

總算快到了。

龍見菩薩形容端政，相好嚴儀，能度眾難，得來至此，念言：「此非凡夫，必是菩薩大功德人！」即聽令前，逕得入宮。

這些龍想：「這肯定不是一般人啊，只有大功德的人才能到這裡。」

「即聽令前，逕得入宮」，直接把他領到龍宮裡，經過庭院、宅院。

龍王夫婦喪兒未久，猶故哀泣；見菩薩來，龍王婦有神通，知是其子，兩乳汁流出。

他母親的雙乳自然就出乳汁，知道這是前世死掉的龍太子。

命之令坐，而問之言：「汝是我子，捨我命終，生在何處？」

「你前世死了以後，去哪裡了？」

菩薩亦自識宿命，知是父母，而答母言：「我生閻浮提上，為大國王太子。憐愍貧人，饑寒勤苦，不得自在，故來至此，欲求如意寶珠！」

「我來這裡是求如意寶珠的」。

母言：「汝父頭上有此寶珠，以為首飾，難可得也！必當將汝入諸寶藏，隨汝所欲，必欲與汝。汝當報言：其餘雜寶，我不須也，唯欲大王頭上寶珠；若見憐愍，願以與我；如此可得。」

「母言：汝父頭上有此寶珠，以為首飾，難可得也！」「確實有這個寶珠，但是在你父王的頭上，不容易得到啊！」

然後就教了他一個方法，「必當將汝入諸寶藏，隨汝所欲，必欲與汝。汝當報言：其餘雜寶，我不須也，唯欲大王頭上寶珠」，「你就說：我不需要別的東西，我只要您頭上的如意寶珠」。

即往見父，父大悲喜，歡慶無量；愍念其子，遠涉艱難，乃來至此，指示妙寶，隨意與汝，須者取之。

龍王說：「你需要什麼寶物，就拿走吧。」畢竟是前世的親兒子。

菩薩言：「我從遠來，願見大王，求王頭上如意寶珠；若見憐愍，當以與我，若不見與，不須餘物！」龍王報言：「我唯有此一珠，常為首飾，閻浮提人薄福下賤，不應見也！」

「龍王報言：我唯有此一珠，常為首飾，閻浮提人薄福下賤，不應見也！」這句話好像打了我們每個人一嘴巴。就是說，地球上的人福很薄，又很下賤，不應該見到這麼好的寶物。

菩薩白言：「我以此故，遠涉艱難，冒死遠來，為閻浮提人薄福貧賤，欲以如意寶珠濟其所願，然後以佛道因緣而教化之！」

「菩薩白言：我以此故，遠涉艱難，冒死遠來，為閻浮提人薄福貧賤，我來這裡，就是為了這些薄福的閻浮提眾生啊！」就是為了我們。

「欲以如意寶珠濟其所願，然後以佛道因緣而教化之！」「他們福薄，才需要摩尼寶珠啊！摩尼寶珠只是讓他們對佛法生起信心，將來我還是要以佛道因緣教化他們」。

龍王與珠而要之言：「今以此珠與汝，汝既去世，當以還我！」答曰：「敬如王言！」

龍王說：「我現在給你，但是如果你死了，要還回來。」能施太子回答：「好！」

菩薩得珠，飛騰虛空，如屈伸臂頃，到閻浮提。

「屈伸臂頃」，這個詞大家熟悉嗎？《觀經》說：「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即生西方極樂世界。」往生極樂世界就這麼快。

「如屈伸臂頃，到閻浮提」，能施太子回來就很簡單了，直接飛回來了。

人王父母見兒吉還，歡悅踴躍，抱而問言：「汝得何物？」

「你要的東西拿到了嗎？」

答言：「得如意寶珠。」

能施太子回答：「我得到了如意寶珠。」

問言：「今在何許？」

「在哪兒呢？」

白言：「在此衣角里中。」

「在我衣服口袋裡。」

父母言：「何其泰小？」

「怎麼這麼小啊！這能幹什麼啊！」

白言：「在其神德，不在大也。」

「東西好壞不在大小，這個東西有福德。」

白父母言：「當敕城中內外，掃灑燒香，懸繒幡蓋，持齋受戒。」

「趕緊把國城打掃乾淨，每家每戶懸繒燃燈。」一般只有盛大的節日才會這樣。

明日清旦，以長木為表，以珠著上。

就像剛才說的，弄一根木桿，把珠子放在上面。

菩薩是時自立誓願：「若我當成佛道、度脫一切者，珠當如我意願，出一切寶物，隨人所須，盡皆備有！」

「希望隨我的意願，所有的寶物都滿足」。

是時，陰雲普遍，雨種種寶物，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人之所須，一切具足。至其命盡，常爾不絕。

「是時，陰雲普遍」，這時候陰雲就來了。雲中有什麼？「雨種種寶物，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人之所須，一切具足。至其命盡，常爾不絕」。

如是等，名為菩薩布施生精進波羅蜜。

這個故事就講完了，是不是很精彩？

由這個故事，我想到什麼呢？我們人也是從生下來開始就不斷地找好東西：好玩具、好吃的、好衣服；長大之後，好學校、好成績、好大學；後來又去找好工作、好事業、好伴侶；最後是找好醫院、好陵墓、好棺材……總之一直在找。其實，這本質上也是「尋寶」，「寶」就代表好東西，我們一直在找好東西，向外去找。一直往外去找好東西，可是「好的」之外還有「更好的」，「更好的」之外還有「更更好的」。

其實，這跟菩薩滿足眾生的心情是一樣的。能施太子把他母親的東西布施給別人，不夠；又找他父親要，父親的東西用完了，還是不夠；又找更多的，最後一直找到摩尼寶珠，一下子就完全滿足了。

當我們在娑婆世界，發現所有東西都不能讓我們的心得到滿足的時候，就把眼光轉向了宗教；緣分比較好的，就找到了佛教；在佛教裡，開始可能是在聖道門裡東撞西撞，「禪宗好！」過兩天「密宗更好！」再過兩天「修不來，還是淨土好！」但是努力了很多年，仍然達不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亂。我們一直不能找到像摩尼寶珠一樣的東西，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讓我們所有的願立即滿足。直到遇到了善導大師開顯的真正的淨土宗，這才一下子讓我們安心，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樣，因為極樂世界就是我的了。

有人說「我學淨土法門，也沒覺得快樂啊？」我就給他分析：其實念佛之後，天地都大翻轉了，完全是嶄新的生活、嶄新的心情、嶄新的狀態，從樂入樂，從明入明。但是他為什麼沒有感受呢？老菩薩容易感到快樂。為什麼老菩薩感受明顯呢？因為老菩薩年紀大了，該吃的苦都吃過了，對「娑婆世界是苦惱的世界」這句話理解非常深。不要說學佛的老菩薩們感觸很深，一些不學佛的人都經常說「活著真苦惱」，因為人生當中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告訴他：我們這個世界確實是苦惱的。最關鍵的是，生死這個大苦惱擺在我們面前，這是最讓我們不安、焦躁的，並且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痛苦。

而念佛往生這件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那怎麼會不快樂呢？就像一個人被關在牢房裡，他是被冤枉的，現在被判了死刑，他的心情能好嗎？但是突然有一天對他說：「你平反昭雪了，可以出去了。」就赦免了他的死罪。這跟沒有赦免他的死罪，心情能一樣嗎？如果心情是一樣的，就不合邏輯，只能說明他對死亡的意義，對輪迴意味著什麼，對極樂世界意味著什麼，對走上永恆意味著什麼，都認識不清晰，不痛切，不深入。所以，要多從生死、輪迴這方面去思維。

總之，這個故事是很好的，最後發現真正的摩尼寶珠就是這句佛號，

所謂「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雖然這兩句話是描述往生之後到了極樂世界的狀況的，但是在往生之前，我們也可以相似地感受到。因為我們對世間非分的想法自然會少很多，我們的願望都是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都是很本分的想法，甚至是想要利益大眾的想法，想讓對方也念佛。這個願望是順法性的，是「得道」的，所謂「得道多助」，所以絕對有人幫助你，天地都會幫助你；如果沒有人幫你，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3) 相似相對

「相似相對」者，彼寶珠力，求衣食者，能雨衣食等物，稱求者意，非是不求。

這是解釋什麼叫「相似相對」。你用摩尼寶珠去求飲食、衣服，必須要有求，雖然求得的一定是稱意的，但是必須要有求。這就跟極樂世界的不求而得有差別。這裡主要是講不同，前面是講相同的地方。

彼佛土則不然，性滿足成就故，無所乏少。

極樂世界是不求自得，還沒等你求，阿彌陀佛就已經準備好了。比如六種神通，我們念第一聲佛的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六種神通」，「六種神通」是什麼我們都說不全。但是，在我們不瞭解的情況下，阿彌陀佛都已經準備好了。到了極樂世界，就全都給我們裝好了，我們自然就有六種神通。另外，我們經常講「無生法忍」，什麼是「無生法忍」？你沒有證到那個境界的時候，那只是四個字，具體是什麼境界你也說不清楚。但是，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佛就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只要到了極樂世界，「無生法忍」就是我們的境界。這是不求自得的，我們沒有求。

片取彼性為喻，故言「相似相對」。

「片」，就是單單、只。「片取」就是只取那一部分。

「故言『相似相對』」，所以叫「相似相對」。

又，彼寶但能與眾生衣食等願，不能與眾生無上道願。

那個摩尼寶珠，只能求有形的、物質性的東西。你說「請摩尼寶珠

給我一個阿羅漢的果位」，沒有；「給我一個十信位、三賢位的菩薩階位吧」，沒法給；「給我一個八地菩薩的果位」，沒有。它不能滿足你的「無上道願」，這些都屬於無上道願。

但是「南無阿彌陀佛」可以。有人說「那怎麼不給我呢？」現在不能給你，給了你，你把持不住；到了極樂世界，就給你了。

又，彼寶但能與眾生一身願，不能與眾生無量身願。

摩尼寶珠只能滿足有求眾生的願望，而且只能滿足這個人一世；如果這個人死了，下一世就很難了。

但是，六字名號能滿眾生無量身願，這一世、下一世……；而且能滿足一切眾生，我們大家的願望，六字名號都可以滿足。

有如是等無量差別，故言「相似」。

所以，用摩尼寶珠來比喻，只是「相似」。

4· 總結

總結一下「觀行體相」。「觀行」，就是「觀察門」之行法。「體相」，就是極樂世界國土和眾生的「體」與「相」。「體」是本質，「相」是表相。

「觀行體相」的「體」包括兩種：一種是「器體」，一種是「眾生體」。

「器體」又有三重：第一是「國土體相」；第二是「示現自利利他」；第三是「入第一義諦」，這是指自利利他的程度，自利利他達到讓眾生成佛的程度。

怎麼觀察「國土體相」呢？就是一句話，「彼佛國土莊嚴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議力故」。關鍵詞就是「不可思議」。

曇鸞大師用了很多筆墨解釋什麼叫「不可思議」，還列舉了諸經所講的五種不可思議：「一者眾生多少不可思議；二者業力不可思議；三者龍力不可思議；四者禪定力不可思議；五者佛法力不可思議。」

這幾種「不可思議」跟我們有關係嗎？「業力」跟我們有關係，「佛

法力」跟我們也有關係。

極樂世界國土的「不可思議」力有兩種，一種是「法藏菩薩出世善根大願業力」；另一種是「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力」。從「成就」到「住持」，這個力量都是不可思議的。

然後曇鸞大師又怕我們不理解，所以就舉了摩尼寶珠的比喻，講了摩尼寶珠的來歷。但是摩尼寶珠也只是「相似相對」，不足以完全表達極樂世界的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眾生始終都在求，甚至分分秒秒都在求，而且有時候很微細，只是一個心念，「肚子餓了，趕緊出去買點東西吃」，這也算求；或者聽法聽得比較相應，「再多講一會兒吧」，這也是一種求。可是求來求去，當你有一天求到念佛往生的時候，就無處可求了。我們經常說「人到無求品自高」，人有求的時候，自然低人一等，最起碼你會朝你求的對象低頭。如果什麼都不求，這個人的品格、品位確實不一樣，就會有一種特別的氣質。如何才能做到不求呢？就是你最大的願求得到滿足了，你就不求小的了。就像能施太子，他最後求到摩尼寶珠了，他就不再求了，所以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但是，也不是說我們現在念佛了，就什麼都不能求了，而是說求的心情不一樣，以前求的心情是必須得到，不得到不行；現在是得到也行，得不到也行，「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得之佛賜，不得佛命」，能這麼想，就會很自在。

（四）淨入願心

什麼叫「淨入願心」呢？我翻閱了一些人的註解，發現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樣。我個人傾向於古德的一種說法，「淨」是「清淨句」的意思，「清淨句」就是「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淨」取自於「清淨句」的「淨」；「入」是「入一法句」的「入」。所以，一個字就代表一個詞，是把那個詞裡的關鍵字摘出來了。

「淨入願心」，意思是阿彌陀佛的清淨願心，統攝了十七種國土功德莊嚴、八種佛功德莊嚴、四種菩薩功德莊嚴，一共是二十九種。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的清淨願心，把國土莊嚴、佛莊嚴和菩薩莊嚴，此外還有無量的莊嚴，「二十九種」是略說，把極樂世界的種種莊嚴都收攝進去。換句話說，極樂世界的器世間莊嚴，還有眾生世間莊嚴，都來自於「一法句」。「一法句」是什麼？就是「清淨句」。「清淨句」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來的。因為佛的願心是清淨、莊嚴的，所以展現在事相上，國土、眾生也是清淨、莊嚴的。

這一章是探討極樂世界的來源。我們說極樂世界非常美好，有種種美妙、莊嚴，這種美好、莊嚴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在探究這個問題。

比如在我們世間，房子有很多種，有木頭做的，有磚做的，有石頭壘的，還有 3D 打印的，這是最新科技。總之，有各種材料的。木屋，毫無疑問就是以木頭為主體，為基本材料；石頭屋，就是以石頭為主體；磚房，就是以磚為主體。如果把極樂世界比作一棟房屋的話，這一章就是探究它的材料，是什麼構成了這棟房子。

極樂世界是什麼材料構成的？不是磚，不是木頭，不是瓦片，也不是 3D 打印的，是阿彌陀佛的願心莊嚴。只不過天親菩薩是用非常簡練的話說的，他沒有用我們這種大白話來表達，但是意思就是這個。

比如，我們知道極樂世界黃金為地，樓閣都是七寶構成的。但是這還不夠，我們不能說極樂世界就是由黃金、七寶構成的，還要探究黃金是從哪裡來的，七寶（即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硨磲、瑪瑙）又是從哪裡來的，是什麼構成了七寶。雖然說「七寶、黃金」，也只是「相似」，就是我們上節課講的「相似相對」，只是找我們世間比較相近的事物，根本來說也不是我們世間的黃金。

日本的一位古德在註解這一段的時候說：

三嚴自何起？自願心成。願自何起？自一法句生。一法句生於何？
生於三嚴。

「三嚴自何起？」「三嚴」就是三種莊嚴；「自何起？」是從哪裡來的呢？

「自願心成」，是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所成。

「願自何起？」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自一法句生」，「一法句」就是「清淨句」。

「一法句生於何？」「一法句」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生於三嚴」，還是生於阿彌陀佛的願心莊嚴。

也就是說，「三嚴、願心、一法句」，這三者可以畫一個循環圖，是首尾相連的。

翻到《聖教集》319頁，我們看「淨入願心」。

淨入願心者：

又，向說觀察莊嚴佛土功德成就、莊嚴佛功德成就、莊嚴菩薩功德成就，此三種成就，願心莊嚴，應知。

這是一段描述性的話。

我們看下面曇鸞大師的解釋：

「應知」者，應知此三種莊嚴成就，由本四十八願等清淨願心之所莊嚴。因淨故果淨，非無因、他因有也。

1. 三種成就，願心莊嚴

天親菩薩最後說了「應知」兩個字，「應知」什麼呢？「應知此三種莊嚴成就，由本四十八願等清淨願心之所莊嚴」。

前面天親菩薩講的幾句話，其實是省略句，古人講話都非常簡略、凝練。曇鸞大師怕我們聽不懂，所以他告訴我們，是「應知此三種莊嚴成就，由本四十八願等清淨願心之所莊嚴」。這句其實是連著上面天親菩薩那句話的，天親菩薩的《往生論》裡把這句話省略了，曇鸞大師把這個話補上了。

「因淨故果淨」，極樂世界的三種莊嚴，從根本來說是由阿彌陀佛

四十八願清淨願心所成就的。因為阿彌陀佛因地的發心是清淨的，所以成佛之後的果報也是清淨的。而且這個果是對著當初那個清淨的因的，當初清淨的因也對著阿彌陀佛成就之後的果，是一對一的。

「非無因」，這樣的果報現前的時候，不是平白無故的，是有原因的，所以叫「非無因」，不是沒有原因的。

同時也是「非他因」。「無因」跟「他因」是並列的，不是沒有原因，也不是別的原因。這個因就對著這個果，我們去探究這個果的時候，就發現它是對著原來那個因的。字面意思就是這樣。

佛發願不像我們眾生發願，我們眾生發願是情緒為主。即便發四弘誓願，也是情緒激動，宗教情懷被激發，「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一激動就發了，沒有佛菩薩那麼真誠。

法藏比丘當初發四十八願，發完願之後，「應時普地六種震動，天雨妙華以散其上」，大地就開始震動，我們現在說就是地震。當然，佛教裡出現的地震不像我們世間的地震，我們世間的地震很嚇人，佛經上的地震是很舒服的，就像人在搖籃裡晃了一下。經上說，有病的人震一下，病就好了；不開心的，震一下也開心了；地上的莊稼本來收成不好，震一下收成也好了；本來氣候不好，震一下氣候也好了。所以，它是一種吉祥、祥瑞的徵兆，怎麼震都不會有房子倒掉，不會有人死。同時天上「天雨妙華」，天女散花，各種美妙的花瓣從空而降。

我們誰發完願出現過這種場景？沒有。這說明什麼？說明佛發的願感動大千，依報、正報是相感的，可見佛的願非常真實。

我們世間人，如果某個念頭、某種願望特別強烈，也會改變依報環境。像孟姜女、寶娥，她的心足夠至誠，感應就非常強烈。

法藏菩薩的願是非常真實的，同時也是「稱性之願」。「性」就是佛性；「稱」就是跟我們的佛性吻合、相順、稱意，跟我們的佛性完全一致，不多不少，不早不遲。

我們的佛性中本來就有慈愍心，想要救度眾生。菩薩的心到達那種

地步了，自然而然就流露出來，自然而然就發出這樣的願。他不像我們翻開經典，「所有菩薩都發願，我也得發一個願」，不是這樣的，菩薩完全是從內在湧動的大悲心中自然流露出來的。換句話說，他的「性」中有什麼，他的「願」就會展現出什麼。

發完願之後，他要去踐行，不是空願、虛願，發完願之後，他要一點一點去做，去踐行。他的願是什麼樣的，他就要完成這樣的願，要積功累德，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甚至兆載永劫地修行，去實現、圓滿他的願。直到有一天他的願完成了，等到功德圓滿的時候，他當初的願就會一一展現。

法藏比丘當初發願說：「我的極樂世界是整個法界當中最殊勝、最美妙的，沒有任何一個佛國土能超過我的國土。」等他的願成就之後，極樂世界就是整個法界當中最殊勝、最美妙的，因和果就能吻合。

他還發願說「眾生在任何情況下稱名念佛，臨終的時候我就來接引他」，這是他當初發的願。所以，他成佛之後必須兌現這個願。這都是「非無因、他因有」，都是一對一的。

既然是「稱性之願」，他的願成就之後，不管是他的國土，還是他的能力、光明、智慧、神通等等，一定是從「性」中流現出來的，「性」就是佛性，必然是從佛性中流現出來的。

極樂世界的所有事相，比如大地是黃金的，七寶池，八功德水，宮殿樓閣，往生的人是「虛無之身、無極之體」，有六種神通，這些都是「事」，這些「事」跟佛性必然是一一吻合的。

極樂世界的大地，為什麼說「地平如掌」呢？因為佛性裡有平等，這是從理上說的，所以在事上就顯現為「地平如掌」。極樂世界為什麼是「黃金為地」呢？「金」有什麼特性？最穩定。

我們在世間造一座園子，都有一期工程、二期工程，一期工程一年、兩年，二期工程三年、四年，都有期限，一磚一瓦地慢慢壘起來。極樂世界是這樣造的嗎？是阿彌陀佛一塊磚一塊磚壘起來的嗎？不是，它是一剎那就起來的，叫「一時俱起」。換句話說，一秒鐘就全都有了。而且

一存永存，所謂「淨國無衰變，一立古今然」，永遠不改變。這也是佛性中本有的，我們的心性本來就是這樣的，本來就沒有時序的差別，前一秒、這一秒、未來一秒，佛性中本來沒有這些；包括空間上的此地、他地、東西南北，本來就沒有這種差距。所以，極樂世界是「一時俱起」。

極樂世界的萬事萬物，互相之間也不妨礙。比如極樂世界的水，《無量壽經》說，大家進到極樂世界的池子裡，想要水的溫度多高，它就多高；想讓水位升到多高，它就多高；想讓水到腰，它就到腰；想讓水到脖子，它就到脖子；想淋浴，它就淋浴；包括它流動的速度，都可以隨心所願。這是從哪裡來的呢？也是從佛性來的，佛性裡本來就有這樣的特性。

「思衣得衣，思食得食」也一樣，心性裡本來就有這樣的作用。我們在世間因為有業障的存在，業力障礙我們，所以我們很多心念不能一想就成。

極樂世界的萬事萬物都非常柔軟，我們前面學過「柔軟左右旋」，為什麼？因為佛心、佛性就是柔軟的。只有凡夫才是最冰冷、很硬的心，佛菩薩的心都是柔軟的，這是佛性中本有的，所以極樂世界的外相一定會帶有這樣的特性。你撞極樂世界的牆，怎麼撞也撞不死，撞一下還挺舒服，「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這都是佛性的自然作用。

因為佛是「稱性發願」，他成佛之後，佛性自然就會在事相上展現出來。換句話說，極樂世界的種種事相，就是真如實相理體的反映，它外化出來就是那樣的，理即事，事即理。在極樂世界，理跟事是一體的，是不相乖離的，事就是理，理就是事，理事不分張。

在我們這個世界，理和事是分張的。如果理事不分張的話，我們就沒必要考大學了，包括學習、開會、研究，這些不都是想把一件事做得符合道理嗎？符合道理的事就容易成功。我們看各行各業，不都是在幹這件事嗎？整天研究學習，不就是想讓這件事盡量貼合理嗎？當然，這還是世俗諦上的理。

到極樂世界就不一樣了，理跟事能劃等號，事就是理，理就是事。

這裡強調「非無因、他因有」，因為當時有一些外道，他們就有這樣的觀點。比如有一種外道提倡「自然存在論」，「這個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沒有為什麼，它就是這樣的」。

包括現在的自然科學，也有點兒這個傾向，它研究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往下追究了。因為任何一種自然科學追究下去，就超越純粹的自然科學了，就到哲學的領域了，所以就存而不論。

這裡特別強調：不是沒有原因，是有原因的；同時也不是因為別的原因。如果有別的原因，比如十善，可是人修十善的果報為什麼不是極樂世界那個樣子呢？而只是生天，天道也有天道的苦惱，也有種種不圓滿。所以，十善的因不能達成極樂世界的果，包括修定的因也不能達成極樂世界的果。

2. 入一法句

略說入一法句故。

這句是連著上面的，大家要連著讀，「又，向說觀察莊嚴佛土功德成就、莊嚴佛功德成就、莊嚴菩薩功德成就，此三種成就，願心莊嚴，應知」，然後緊接著「略說入一法句故」，包括後面的「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都是連著的。

前面講的「三種成就，願心莊嚴」略說入一法句。曇鸞大師為了解釋「略說入一法句故」這句話，用了一大段話。

(1) 廣略相入

上國土莊嚴十七句、如來莊嚴八句、菩薩莊嚴四句為廣，入一法句為略。

「一法句」，「一」有很多含義。其中一種解釋說「一法界者，即無二真心為一法界。此非算數之一，謂如理虛融平等不二，故稱為一」。這裡講的「一」不是「一二三四」的「一」，而是「無二真心」，真心是無二的。

何故示現廣略相入？

「廣略相入」這個詞，《華嚴經》講得比較多。《華嚴經》有十玄門，其中有一條就叫「廣略相入」。在我們世間，廣跟略不能相入。比如大海是大海，水滴是水滴，水滴在大海當中，但是大海不能進入水滴當中。水滴是略，大海是廣，兩者不能相入。但是《華嚴經》告訴我們，之所以不能相入，是因為我們有業障。我們是娑婆凡夫，生活在業障的世界裡，不能展現出「廣略相入」的現象。

可是在佛菩薩眼裡，大海就能進入一滴水裡，就像芥子納須彌一樣。按說芥子跟須彌山是不相入的，須彌山那麼高，芥菜籽那麼小，須彌山怎麼能進入芥菜籽裡呢？但事實上是可以的，而且那才是實相，才是真實的狀況。我們這裡反而是不真實的，我們世間很多的規則、規律，實際上都是凡夫共業所感的一種低級現象。如果生活在極樂世界，那就不一樣了。當然，我們也經常講「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之類的話，覺得這些話挺美的，但也只是讀一讀而已。可是這對佛菩薩來說都是真實的境界，對他們來說一點兒都不奇怪。

當然，科技發展到今天，有時候也能實現類似的「廣略相入」。比如我們現在用的 U 盤，裡面能裝很多東西。如果裝視頻，視頻放出來，能放幾天幾夜，甚至一兩個月都放不完，這是「廣」。但是把它們收起來，就能放到一個小小的 U 盤裡，這是「略」。還有全息技術，整個圖書館的內容可以放到一個很小的芯片裡。我們用習慣了，就覺得不足為奇。可是如果讓一個古人來到今天，他會覺得特別驚奇。當然，我們世間的「廣略相入」還是很有限的。

這裡說的「廣略相入」是指義理上的。極樂世界的三嚴二十九種功德莊嚴，它代表了極樂世界的種種事相莊嚴，這是「廣」。「略」，就是種種莊嚴都進入一法句。

這個「廣略相入」，其實可以再延展一下，我們淨土法門，或者整個佛教，是否也是廣略相入呢？淨土三經是否也能廣略相入呢？比如《無量壽經》是廣，它有一萬七千多字；但是略說不就是第十八願嗎？第十

八願只有三十六個字，這是略。《觀經》也一樣，《觀經》有七千多字，這是廣；略說就是一句話，「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這是釋迦牟尼佛對阿難說的。阿難最後問這部經如何受持，佛就給他講「好好地聽，聽好了，不是定善，也不是散善。好好受持這句話，就是「持無量壽佛名」，這就是略。善導大師解釋的時候，就講了一句一錘定音的話，「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這也是略，是整部《觀經疏》的略說。

我們世間也一樣，都有廣有略。善於講話的人，一般最後都會說：「我總結一句話，你把這句話記住。」他會圍繞一個中心不斷展開，然後非常聚焦，文文句句都指向一個方向，最後就用一句話或者一個詞來總結。那個中心就是略，廣說就有很多。

整個佛教也一樣，佛用二十一天講《華嚴》，用十二年講《阿含》，用八年講《方等》，用二十二年講《般若》，然後用七年講《法華》《涅槃》，講了那麼多，三藏十二部，這是廣。上到成佛，成菩薩（菩薩有五十二個階位），成阿羅漢；下到怎麼放牛放羊，怎麼做一個好丈夫、好妻子；還到龍宮裡給龍王講，去忉利天給母親講，真是夠廣的。但是，略說就是六個字——南無阿彌陀佛。所以，站在一代佛教來看，也是這樣。所以印光大師說：「一代時教，皆念佛法門之註腳。」都是為六字名號作註解的。

為什麼有廣有略呢？只是廣不行嗎？其實二十九種莊嚴都算略，真要說廣，是窮竭不可說盡的，所以二十九種都算略。為什麼要廣略相入呢？

（2）二種法身

諸佛菩薩有二種法身：一者法性法身，二者方便法身。

由法性法身生方便法身，由方便法身出法性法身。

這個說法出自《大智度論》。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方便」和「真實」。法性法身是真實，方便法身是方便。光有真實沒有方便，也不行。就像一個五米高的高台，你說「上來吧，大家使勁跳」，那能行嗎？不可能。放一個梯子下來，人就上去了。五米的高台代表「真實」；梯子是一級一級的，可以往上爬，這就是「方便」。

此二法身，異而不可分，一而不可同，是故廣略相入，統以「法」名。

方便法身跟法性法身，這兩者「異而不可分」，雖然不同，但是也不能把它們分開。「一而不可同」，說它們是一個也不行。因為你爬上去之後，梯子沒必要老是放在那裡，大家都已經上去了，梯子就可以撤了。

「是故廣略相入，統以『法』名」，不管是方便法身還是法性法身，都有「法」，它們圍繞的核心都是「法」。「法」是這兩個法身的紐帶，兩個法身都不離開它。

菩薩若不知廣略相入，則不能自利利他。

菩薩如果不明白真實和方便，不善於用方便導入真實，用真實統攝方便，就不能自利利他。

比如淨土宗，念佛就能往生，這是真實。可是如果我只說這一句話，「念佛就能往生，念佛就能往生……」，估計你們全都跑了。這句話是真實的，但是不能光靠這個真實，得有方便。方便跟真實必須都用，這樣才能實現自利利他的目標。

這個「法性法身」，我剛才講的還是比較粗淺的，真正的法性法身就是《心經》裡說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它是無形無相的，言語道斷，沒法用任何語言形容。這樣一個東西，如果沒有「方便」，怎麼能讓活在妄想世界裡的凡夫進入真實的世界呢？不可能。所以，必須由法性法身出方便法身，有方便法身才能證明法性法身的存在。

我們也可以把方便法身理解成報佛、化佛，把法性法身理解成法身佛。把報佛、化佛統一稱為方便法身。所以，究竟而言，法身、報身、化身三者是一體的。法身就是實際理體。就像金子能打不同的東西，可

以打成杯子，比如金盃、金盞；也可以打成首飾，比如耳環、戒指、手鐲、耳墜等。當它打成不同的東西，看上去不同，作用也不同。看上去不同，就是「相」不同，「相」就是報身；作用不同，就是「用」不同，「用」就是化身。但是本質都是金子，法身就是金子本身，就是本質。

我們這個世界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是極樂世界不一樣，極樂世界是「凡所有相，皆是實相」。因為極樂世界的理跟事不分張，理就是事，事就是理，事跟理是一體的。所以，淨土法門就高在這裡。

一般來講，聖道門不太看重有形有相的思維方式，覺得不高。但是他們不知道，在淨土法門裡「凡所有相，皆是實相」。我們前面也講過，為什麼觀想極樂世界就能得到阿彌陀佛的功德呢？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你觸碰的是實相，所謂「蛇入竹筒，不得不直」。

3. 三句轉入

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

(1) 一法句者，謂清淨句

「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是哪一句？就是「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清淨句」就是這一句。後邊那麼多句，「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通通是從「清淨句」裡衍生出來的，所有功德都能收攝到這一句裡。雖然這一句裡沒有「清淨」兩個字，但它是「清淨句」。為什麼？「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極樂世界之所以勝過三界，因為它是清淨的。

曇鸞大師在前面解釋的時候講到，三界是虛偽相、輪轉相、破壞相、染污相等等；然後有一個對比，說極樂世界不是這樣的，是清淨的，「清」就是不濁，「淨」就是不染，不濁不染，寂然不動。

學佛一般都會強調「善惡」，覺得善非常可貴，「他是個大善人」。但是，「善」跟「清淨」比起來，哪個更可貴？「清淨」最可貴，清淨到極點就是佛。我們不能用善惡評判佛，這樣就貶低佛了。善惡是有漏的，

有局限性，落到兩邊。佛不落在善惡兩邊裡，他是非善非惡，超善超惡，只能用「清淨」來形容。

有一首佛歌叫《清淨法身佛》。「清淨」這個詞是形容佛的法身的，法身就是理體，就是最本質的東西。又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彌勒菩薩，包括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個法身。因為理體是一，真理只有「一」，有「二」就不是真理了。所以，所有的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都是同一法身。法身用一個詞來形容，是什麼呢？就是「清淨」，所以叫「清淨法身佛」。沒有用別的詞，沒有說「大善法身佛」，而是說「清淨」。

《壇經》裡有一段描述。六祖大師得了衣鉢之後，他的師父五祖弘忍大師連夜把他送到江邊，然後就走了。有一個叫惠明的出家人，騎著馬追他。惠明出家前是一個將軍。六祖大師那時候很年輕，才 20 多歲，但是長得又小又瘦，他知道跑不過惠明，就把衣鉢放在石頭上，自己躲在樹後。惠明下了馬，看到衣鉢就想拿，但是怎麼拿也拿不動，惠明就知道這不是普通的東西，代表以心印心，是傳法的東西。所以他就跪地求饒說：「我不是來搶東西的，我是來求法的。您一定是五祖大師認可的，是得法之人，希望您賜教。」這時候六祖就講了一句話，叫「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上座」，「明」是指惠明，「上座」是尊稱。就是不要想善，不要想惡，哪個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呢？惠明的根機也非常好，當下就開悟了。

這種「清淨」，就是不思善不思惡的，沒法用善惡形容它。比如梁武帝很慈悲，很願意為佛法做事，他問達摩大師：「我建了很多寺院，度了很多人出家，這個功德不小吧？」達摩大師就說：「並無功德。」因為他的心不清淨，跟功德並無任何交集，只是一些福德罷了。

真正的「清淨」用《金剛經》裡的幾個字可以形容，叫作「無住生心」。能夠無住生心，就永遠在清淨本然的狀態裡。

一般人怎麼能做到呢？我們從生下來到現在，沒有一秒是「無住生心」。無住生心就是每一念都活在當下，「傾宇宙之力，於眼前一瞬」，

完全在當下，沒有一絲念頭被分到過去和未來，「我那件事沒做好很懊悔啊，明天吃什麼啊，去哪裡玩啊……」，不會分一丁點兒心念到過去和未來，完完全全在當下。但是一般人都做不到。

「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什麼是「清淨句」呢？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此三句，展轉相入：依何義名之為「法」？以清淨故；依何義名為「清淨」？以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

「此三句，展轉相入」，哪三句呢？就是「一法句」「清淨句」「真實智慧無為法身」這三句，它們之間是「展轉相入」的關係。

怎麼「展轉相入」呢？下面就說「依何義名之為『法』？」怎麼說是「法」呢？「以清淨故」，因為清淨，所謂「清淨法身佛」。「依何義名為『清淨』？」為什麼又是「清淨」呢？「以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因為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2) 真實智慧

下面這兩段是在解釋什麼叫「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真實智慧」者，實相智慧也。實相無相，故真智無知也。

這裡用了「真實智慧」，智慧前面加了「真實」，那就說明除了「真實智慧」，還有「非真實智慧」。

什麼叫「真實智慧」呢？就是「實相智慧」，「實相」是無相的。這裡是說真實的智慧是不分別的。我們談到智慧，就容易把解決事情的能力當成智慧。比如一個企業家很有眼光，把十年之後的事都看得很準，由一個小企業做成世界頂級企業，我們說他「真有智慧啊！」這是智慧，但是這個智慧不是真實智慧。

就像後邊說的「以『真實』而目智慧，明智慧非作、非非作也」，這種世俗的智慧，解決問題的能力，它是作意的；而真實智慧是非作意的，也是非造作的。

「作意」，就是你有一個很強烈的主觀意識，「我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要解決它」，這是作意，有很明顯的主客關係。但是「真實智慧」不是這樣的，它「非作」，但是也不能說它「非非作」。「非非作」就是呆子，呆子就不作意，發呆。

真實智慧，就是無分別的同時又能了了分明。它沒有分別，但是它又了了分明，又不是作意的。

這有點像鏡子。萬物來到鏡子之前，鏡子不會作意說「有東西要靠近我了，我去接應它一下」；然後這個東西離開鏡面了，鏡子也不會說「別走別走」。就是來不迎去不留，所以鏡子是「非作意」的。

而且，鏡子能還原萬物本來的樣子。比如手在鏡子面前晃，手怎麼樣，鏡子裡顯現的就是怎麼樣，這叫「如」，是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就是「一切智」，就是後邊說的「無知故無所不知」，曇鸞大師經常用這句話。

對於佛來說，沒有他不知道的。但是他在知道的同時，不是像我們那樣，比如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要翻很多書，然後徹夜不眠地思考。佛不存在這樣的事，他不會做這樣的事，他是問題跟答案同時出現，問題在他面前，答案同時也在他面前，否則就不是真實智慧、實相智慧了。

「真智無知」，但又好像是無知的狀態。

《影塵回憶錄》裡講，諦閒法師來北京講法，當時是講《圓覺經》。講完之後，江味農等人很快就整理成文字了，就呈給諦閒老法師看。老法師一看很驚訝，「我講過這些話嗎？」弟子都驚呆了，「明明是照著您講的整理的，怎麼您都不知道呢？」

這就是無知而知，這件事辦完了他知道了，辦的時候他也不知道，完全離開凡夫的心意識。

這就叫「非作非非作」，離開了心意識。因為他的止觀功夫足夠，心非常清淨，從自性當中流露出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是自性本來具足的法，一到那個時間、空間點，就像水龍頭擰開了，「嘩嘩嘩」就開始流，時間到了，水龍頭又關了。這是離開他心意識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說一個人水平高低，比較於他寫的文章，講解更能代表他的真

實水平。因為講解是現量狀態，是當下的，來不及翻書、思維、考慮、斟酌；如果斟酌，那就不是了。

《壇經》裡記載，五祖對弟子說：「你們在山上也住了這麼多年了，各自呈上一偈，我看你們有沒有開悟，好傳衣鉢。」然後五祖就講了一句話，說：「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掄刀上陣，亦得見之。」假使你開悟了，哪怕你掄刀上陣，就像士兵打仗，雙方打起來了，那時候你都能做出偈子來。不要說「時間太緊了，我考慮不出來」，如果你悟了，就算在戰場上也做得出偈子來，脫口而出；如果思維，反而不是了。

佛教的智慧跟世俗的智慧不一樣。世間的眼光、見識、視野，跟佛門觀點、視角不一樣。世間人比較看重學問，學問跟智慧比差得太遠了，根本是兩回事。當然，兩者也有重疊的部分，智慧能演變成學問，但是學問不代表智慧。

什麼叫智？什麼叫慧？「知進守退曰『智』，知空無我曰『慧』」。「知進守退」，就像下象棋，什麼時候吃掉他的「車」，什麼時候吃掉他的「馬」，什麼時候被他吃掉一個「卒」，知進守退，審時度勢。在做事的過程中，什麼時候進行什麼操作，這叫「智」，也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聰明、智慧。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做學問的人不知道，夢都夢不到，就是「知空無我」，這叫「慧」。「知進守退」，一般人會在這方面做到極致，很可能傾其一生的精力往這個方向努力。當然，我們世間人都希望有「智」這個東西。比如買股票什麼時候拋，誰不想有這樣的智慧啊？但是一般人很難有「知空無我」，這就是放下的功夫，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懂得放下。

「知空無我」，知道萬事萬法都是緣起性空的，這是能讓我們內心得到自在灑脫的。如果不知道這一點，學問有時會成為累贅，反而讓我們不快樂。所以，真實智慧是「實相無相，真智無知」。

我不思，故佛在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我不思，故佛在》。大家可能都聽過笛卡

爾的那句話：「我思故我在。」怎麼知道我存在於這個世間呢？就是我在思考。這是他的哲學思想。但是我覺得這還不夠，我不思的時候，我不在，但是佛在。當然，這個「我不思」不是發呆。我讀一下這篇文章：

本人學佛以來最大一個變化即是：以前愛用腦、愛用心，凡事喜歡思考，絞盡腦汁地想；學佛後變得「沒心沒腦」了（當然，也有點沒心沒肺了）：

這是最大的變化。

凡事不較真，不過心，過去的讓它過去，沒來的別去管它，心思放在來生的大好事上（往生成佛），

還有比這更大的好事嗎？

盡量把此心放空。偶然觸境逢緣，措心處或對某事或某物有所感悟，或筆之於文，或形之於談話，或藏在心中成為氤氳。古人說：一切事理，我本不知，偶然知之。

這是古人講的話，就像剛才講的「真智無知」。

過去讀到不知何意，今則頗覺有同感。

過去也經常讀到這樣的話，但是不知道在說什麼。現在內心總是處於放空的狀態，慢慢就有點兒理解了。

前者，勞心費神，在分別識上用力，吃力不討好，愈推愈遠，愈尋愈迷；

分別再分別，使勁分別。說實在的，做學問就是兩字——「分別」，分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從主幹到細分，再細分，不就是幹這個嗎？沒有別的。

「愈推愈遠，愈尋愈迷」，當你越來越精細的時候，最後就迷路了。

後者，胸中無物，怡然自在，受用現成，讓自性中本自具足之物自然顯現就好。

前者死板，後者靈動。

前者平面，後者立體。

前者淺薄，後者深刻。

前者的概念的堆砌，後者的智慧的湧動。

只是略略體會一點兒影子，真實的比這個高太多了。但是自己跟自己比較，因為過去我特別愛思考，後來就變了，所以就有一個很強烈的反差，感受比較明顯。我就感受到放空的狀態，那時候浮現出的東西是靈動的、立體的、深刻的，而且能抓到要點。

前者是「我思故我在」，後者是「我不思，故佛在」。

前者如曇鸞大師云：有所知，則有所不知；後者如大師云：無所知，則無所不知。

但凡有所知道，就必然有一個圈，圈裡是你知道的，圈外是你不知道的。如果沒有這個圈，把這個圈打破，全是你不知道的，同時也全是你知道的，「無所知，則無所不知」。

就像我們的舌頭，如果它自己有一個味道，那就壞了。比如舌頭苦了，吃什麼東西都不是原來的味道。本來是酸的東西，到你嘴裡是酸苦；本來是甜的，到你嘴裡是甜苦；本來是鹹的，到你嘴裡是鹹苦，都會受影響，就扭曲了。舌頭必須是無味的狀態，是空的，這樣才能保證任何東西到嘴裡都是它本來的味道，這就是無知而知。

儒家亦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的心，其實是越實越少，越空越有。

這是《周易·繫辭》裡的一句話。我們總是拿《周易》去算卦、占卜，這在孔子看來不是很高明，他說「善易者不卜」。真正學習《周易》的不會落在這一層，他會到一個更高的境界，即「易無思也，無為也」，就是無思無為的境界。然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內心如如不動，外邊稍有所感，內心就有所通，當下就感通。

人心其實是越實越少，越空越有。人內心的東西越多，擁有的越少。內心的五欲六塵把心塞得滿滿的，還能放什麼東西？真理還能放進去嗎？放不進去。反之，「格物致知」，把物慾格除掉，沒有這些東西，空蕩蕩的，反而什麼東西都能進來。

人所學的東西有時並非是腦子學來的，特別是關乎心性之學，

當然，這也是有所區別的。比如學一個技術，凡夫得靠腦子學；但是佛不需要，給佛一輛車，佛不用學開車，馬上就能開走，那是成佛的境界。這就是「根本智」和「方便智」的關係。佛是「根本智」「方便智」一時得到，菩薩是先得「根本智」再學「方便智」。《華嚴經》裡菩薩什麼都要學，算術、建築、醫學、藝術，通通要學，那是「後得智」。

但是，如果我們學的東西是關乎心性的，比如儒家、道家、佛家的東西，這就是關乎心性的。

乃是身行、心行到某個程度，內心中相應層次上之諸般事理自然浮現於胸而來。

身口意三業做到哪個程度，內心就浮現出相應的理。這不是從腦子裡思維來的；當然，思維也有，但是比較膚淺。

比如一個人修「十大願王」的「隨喜功德」，對什麼功德都隨喜。如果真的照做，就會感受到「隨喜」帶來的身心變化，這就成為自己身心的感受。如果只是用腦子思考，或者寫論文，研究「隨喜」的道理，用腦子思考、分辨，這跟你真的隨喜別人得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完全不一樣。

古人也一直探討這種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清華大學裡有四個字，叫「行勝於言」，我覺得特別好。一個人的行持操守，超過他所著的書、他的言論、他的文章。

近代的一些佛門大師，都是有行持功夫的，不只是在書齋裡作學問，他們的品性、涵養都很高。

像蘇格拉底，他是個哲學家，他的現量境界就很高。他走的時候非常自在，走之前還跟旁邊的人說：「我還欠鄰居一隻雞，請您轉告我的家人，讓他們幫我還了。」說完就死了，特別鎮靜，因為他是喝毒酒死的，但是沒有一點兒恐懼。這如果沒有一點兒現量境界，誰可以這樣呢？對死一點兒都不畏懼。所以他是有行持的，不光是有言論，有研究，不光是用腦子。

即如六祖大師回答五祖大師說的那句話：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六祖大師跟五祖說過一句話：「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如果行到那個程度，心中就會常生智慧。六祖雖然天天搗米，但是他心有行，他是心行，不是身行。他行到那個程度，內心就產生智慧。我們心中常生什麼？不生智慧，常生煩惱。

子曰：「有其德必有其言。」「德」者，「得」也，有其德，亦必有其心得。

孔子說：「有其德必有其言。」就是這個道理。有這樣的德行，必然有這樣的言論、思想、語言呈現出來。反之，「有其言不必有其德」，這樣的文章你能寫出來，但是不代表你真的有這樣的行持。

語言、文章跟實際的行持不是劃等號的。李元松講過一句話：「文章與言詞若能代表一個人，那麼古來詩人皆神仙。」這就說明詩文不代表一個人。

也就是行可致知，看你有哪方面的德，自然就有哪方面的言。所以，我把它稱為「行可致知」。

多行布施，自然講布施之法便親切；多行持戒，講戒法便親切；多行念佛，自然講念佛便親切而豐富。

比如多行布施，你講布施之法的時候就覺得特別親切；你多行持戒，你在講戒法的時候就覺得親切；多行念佛，自然講念佛就會覺得特別親切，而且豐富。你弘揚淨土法門，可是你自己從來不念佛，其實聽眾能聽出來的，聽的人會覺得不親切，「這講的都不是我家的事啊」。

李元松還講過一句話：「什麼叫懂了？真正懂了就是覺得特別親切。」一提起這個東西，就特別親切，這叫懂；不是腦子想明白了，那只是在理路上作了一些疏通，概念上能梳理明白，僅此而已，僅僅是知道，不是懂，它不能化成你的東西，還不到家。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恐怕就難以解釋咱師父(淨宗法師)的講法了，「小夥伴們」在一旁看都要驚呆啦，師父常常在事先沒有任何準備的

情況下，口所說法，如湧泉，似瀑流，源源不絕，理深辭美，邏輯嚴密，次第井然，絲絲入扣，層次分明，有條不紊，環環相扣，你說僅僅是口才嗎？

我們看上人和師父講法，他們講法的時候，就像湧泉、瀑流一樣，源源不斷，理深辭美，理很深，言辭又非常美，又不用任何準備。

我記得 2008 年，那時我在上大學，師父說：「聽說你們學校有好多學生念佛呢？」我說：「對啊。」「可以請他們見見面」，我就叫了 20 多人，都是我們學校的。那次師父講的就沒有一點兒準備，上午說要見面，晚上就來了，白天還到處去講，去了好幾個地方。我那些同學都驚呆了，在我們看來準備幾個月也講不成那樣，滔滔不絕，如黃河水一般，邏輯嚴密、次第井然、絲絲入扣、層次分明、有條不紊、環環相扣。後來還整理成文字了，在「淨土宗」網站上可得到，叫《人生之目的》，裡面打的比喻特別親切。你們可以找來看看，因為都是針對年輕人講的話。

「開示」這個詞特別好，為什麼叫「開示」呢？「開」是開顯，「示」是指示。就好像這個寶物在門裡，我把門打開，指給你看，「你看這個東西，閃閃發光」。這個門在哪兒？就在每個人的心裡，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扇門，講的人把聽眾的心門給打開。然後「示」，這個寶物在哪兒？也在每個人的心中，講的人就指給你看，不是看講的人嘴裡說什麼，而是每個人內心具足的東西，「何其自性，本自具足」的東西。所以叫「開示」，這個詞出自《法華經》，「開示悟入」。

電視台記者主持人算是口才最一流的了，但比較聽起來，總沒這麼親切真實、動人心魄、啟人心智、耐人尋味，因為講的是世俗話。

師父的話特別吸引人的耳朵，想走神都很難。

而且特別吸引人的耳朵，一句接著一句，好像吸鐵石一樣吸著你的耳朵，感覺漏掉一個字都可惜，想走神都很難。

一個常人，給他幾天乃至一個月的時間，坐下來，翻閱資料、打

草稿、打腹稿、不斷地練習……我敢說也是達不到的。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師父的心極度的平靜、清淨、靈敏所致，師父之身行、心行也達到常人難及之程度，甚深法理畢現於胸，了然在目，所需大腦思維這根傳送帶更短，速度也更快，所唱妙法，如述眼前之物。

桌子上擺了什麼東西，隨口評說，開口便說，這有何難？佛法之理，便如桌子上之物，常人或只看見一個影子，模糊難辨，在師父則歷歷在目。

我們在講一個義理的時候，都是絞盡腦汁地想。可是對於心清淨的人來說，這些道理特別具象化，就像一個有形的杯子在這兒，他描述這個道理就像描述桌子上的杯子一樣，這有何難呢？

佛更不得了啦，所有言說，出口即成經典，永遠都有效，在哪都有效，超越時空，顛撲不滅，經天緯地，燦若星河，不可加一字，不可減一字，其口業教誡，達到圓滿無上的境界。佛是真理的本身，言語只是其顯示真理的一個途徑。

佛就更不得了了，佛的所有言說出口就是經典，而且永遠不會講錯，佛也不需要準備，而且永遠都有效，在哪裡都有效。佛經只有在印度有效嗎？那中國人學的是什麼？大乘經典只有在中國有效嗎？那日本人學的是什麼？佛經超越時空、顛覆不滅、經天緯地、璨若星河，不可加一字，不可減一字，只要佛說出來，就不能加不能減。所以，佛的口業教誡達到圓滿無上的境界，佛就是真理的本身，言語只不過是顯示真理的一個途徑。

這樣就好理解什麼叫「真智無智」「智慧非作、非非作」，這是講「真實智慧」。

(3) 無為法身

「無為法身」者，法性身也。法性寂滅，故法身無相也。無

相故能無不相，是故相好莊嚴即法身也；無知故能無不知，是故一切種智即真實智慧也。

「無為法身」也是一樣的，因為法身跟智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法性是寂滅的，所以法身是無相的，無相就無不相，「是故相好莊嚴即法身也」。

以「真實」而目智慧，明智慧非作、非非作也；以「無為」而標法身，明法身非色、非非色也。非於非者，豈非非之能是乎？蓋無非之曰是也，自是無待夫非是也。非是，非非，百非之所不喻，是故言「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也。

「非於非者」，第一個「非」是動詞，第二個「非」是名詞。我們一般都認為，把否定的東西再否定，就是肯定。為了講「張三就是張三」，說「張三不是李四」，不能用這樣的話，你不能說「非李四就是張三」，而是「張三本來就是張三」，不是通過「非於非者」來達到肯定的。如果用這種方式來描述，就已經離開所描述事物的本體了。

我們的思維慣性是二元對立，非左即右，非右即左。人的所有思維邏輯，無非就是四種：肯定，否定，亦肯定亦否定，非肯定非否定（就是雙重否定）。

有人拜訪一個禪師，禪師拿著一個杯子問他：「這是什麼？」他說是杯子。禪師就用木棒敲了一下他的頭，說：「怎麼能說是杯子呢？中文叫『杯子』，日文就不叫『杯子』了。而且做杯子的東西就一定是杯子嗎？它也能做馬桶，它怎麼不叫馬桶呢？」

然後禪師又把杯子拿起來問：「這是什麼？」那個人被打，就有點兒怕了，說：「不是杯子，非杯子。」禪師說：「什麼？已經做成杯子了，怎麼不是杯子呢？」

睜眼說瞎話。」又打了他一下。

然後禪師再把杯子拿起來，問：「到底是什麼？」這個人學聰明了，說：「是杯子，又不是杯子。」禪師又打了他一棒子，說：「什麼叫『是杯子又不是杯子』？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怎麼能又是又不是呢？」

禪師第四次舉起杯子，問：「你再說，這是什麼？」這個人想了半天，戰戰兢兢地說：「非是杯子，非不是杯子。」結果又被打了一棒子。

所以，人類的語言邏輯就是這四種，其他的都建立在這四種邏輯上。要麼「是杯子」，就是有，肯定；要麼「不是杯子」，是無，否定；要麼「也是杯子，也不是杯子」，這是「亦句」，但這是矛盾的；要麼「非是杯子，非不是杯子」，這是「非句」。有句、無句、亦句、非句，只有這四種。

人類所有的語言，不離開這四種。「是」，這就是肯定；「不是」，就是否定；「是也不是」，這就是矛盾；「非是非非是」，這就是不定。你能找到這四種之外的第五種邏輯嗎？沒有了，到頭了。沒有第五種，這就是人類語言的局限性。所以，《佛教三字經》上有兩句話叫「離四句，絕百非」，離開這四句，這裡講的「非是，非非，百非之所不喻」都是在講這個。

《楞嚴經》上有一句話，也是在講這件事：

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我文殊就是文殊，不是靠「我是文殊」來肯定；或者說「我非普賢」，所以我叫文殊。不是靠這些來描述的，我本來就是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我們確實生活在語言編織的世界裡，而且語言又非常有局限性。也可以看出我們凡夫的生活離真實世界非常遠，眾生受語言的限制、影響太深了。其實，名言的世界都是假名，都不是實在的。比如這支筆，它叫「筆」，但是它在別的地方就不叫「筆」了，只是為了方便描述它，所以才叫它「筆」。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這裡是想說，這個「清淨句」不是靠「是清淨句、非清淨句、非不清淨句」來表達的，不是靠「是、非、百非」來說明「清淨句」。所以，這個「清淨句」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比如一個人在山頂站著，山下有幾個人正在討論。A說：「這個人肯定

是在山頂看風景。」B 不同意，說：「不對，我覺得他是在等人。」C 說：「不對，我覺得他不是在看風景，也不是在等人，應該是在散步。」後來他們三個人互相不服，就跑到山頂問那個人：

「你是在這兒等人嗎？」

「非也。」

「你是在這兒看風景嗎？」

「非也。」

「你是在這兒散步嗎？」

「非也。」

「那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就在這兒站著。」

人在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加進自己的判斷，屬於一廂情願的判斷，包括是、非、非非、非是，種種的判斷。但是這已經離開了事物的本體，事物的本體不需要你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肯定又否定，或者否定又否定，不需要，它就是這樣。這在佛教裡叫作「如」，它就是這樣。

4. 一法句攝二種清淨

此清淨有二種，應知。

上轉入句中，通「一法」入「清淨」，通「清淨」入「法身」。

今將別

「清淨」出二種故，故言「應知」。

何等二種？

一者器世間清淨；

二者眾生世間清淨。

器世間清淨者，如向說十七種莊嚴佛土功德成就，是名器世間清淨。

眾生世間清淨者，如向說八種莊嚴佛功德成就、四種莊嚴菩薩功德成就，是名眾生世間清淨。

這是把「清淨」再分為兩種，一是「器世間清淨」，二是「眾生世間清淨」，探討這兩者的關係。「器世間清淨」是講依報莊嚴，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環境。「眾生世間清淨」就是指佛菩薩，以及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

如是一法句攝二種清淨義，應知。

夫眾生為別報之體，國土為共報之用。體用不一，所以應知。然諸法心成，無餘境界；眾生及器，復不得異，不得一。不一則義分，不異同清淨。

後面說「夫眾生為別報之體，國土為共報之用」，因為每個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眾生都是單獨的個體，就像我們世間各個人都不一樣，出身、身高、性別、經歷……這是別報；我們大家都生活在中國，都在北京，都踩著同一片大地，頭頂著同一片藍天，這是共報，所以說「國土為共報之用」。「器」就是「用」的意思，是給我們受用的。空氣給我們受用，水給我們喝，「體用不一，所以應知」。

「然諸法心成，無餘境界；眾生及器，復不得異，不得一。不一則義分，不異同清淨」，依報跟正報是不二的，不可分，不能割裂開。有人說「環境就是環境，跟我沒關係」，我們都這麼認為，但是事實證明這種思想是錯誤的。過去幾十年，人們就有一種擄奪自然的心態，現在後果非常嚴重，環境變得不適合居住。所以，佛教的思想非常好，如果一開始就有依正不二的觀點，人類會掠奪大自然嗎？對大自然好，就是對我們自己好，這是一體的。所以，怎麼治理霧霾？先把心裡的霧霾治了，心裡沒有霧霾，頭上就沒有霧霾。

「然諸法心成，無餘境界」，這句話特別好，不管是別報還是共報，都是心作成的，沒有一個例外。類似的話在很多經典裡都講到，比如《楞伽經》說：「心生則種種法生。」又說：「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又說：「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

離開心，哪還有色、聲、香、味、觸、法呢？就沒有六塵境界了，通通都不在了，山河大地、萬事萬物都不在了。《楞伽經》上還有一句話叫「因心成體」，這也是「諸法心成，無餘境界」，我們看到的景象都是我們內心的影子，我們內心有這個東西，在外部就會顯現出來。

5. 二者清淨，乃得稱淨

「器」者，用也。謂彼淨土，是彼清淨眾生之所受用，故名為「器」。

「『器』者，用也」，「用」就是受用。「謂彼淨土，是彼清淨眾生之所受用，故名為『器』」。

下面就講到器世界跟眾生世界都要清淨，「清淨」統攝這兩種。打了一個比喻：

如淨食用不淨器，以器不淨故，食亦不淨；不淨食用淨器，食不淨故，器亦不淨：要二俱潔，乃得稱淨。

是以一「清淨」名，必攝二種。

什麼意思呢？比如我們和麵，要保證和出來的麵是乾淨的，就需要盆也乾淨，麵也乾淨，手也要乾淨。但凡有一樣不乾淨，麵團就不乾淨了。

我們不能說「器世間清淨了，眾生世間清淨不清淨不管了」，或者說「往生的眾生清淨了，但是極樂世界不清淨」，兩者都要清淨，所以說「要二俱潔，乃得稱淨」。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有人說「我才不去極樂世界呢，看起來就是個『犯罪集中營』啊！五逆十惡的都去了，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的都去了，世間這些歹人都去了，那不就是『罪犯集中營』嗎？我才不去呢！」其實這兩句話就回答了這個問題。「要二俱潔」，往生之前有種種罪業，可是在往生的一剎那，罪業就沒有了。我們經常講「帶業往生」，不是把業障帶到極樂世界去，實際上無業可帶。

印光大師打了一個比喻，就像「洪爐片雪」。地上有一個大火爐，空

中飄著鵝毛大雪，這麼多雪掉到爐子裡，會把爐子凍壞嗎？不可能，雪還沒靠近爐子，早就化掉了。

我們的罪業也一樣，我們的罪業非常多，但幸運的是罪業無自性，它沒有實體，它是虛妄的，「虛妄業作」，所以它不真實。不真實的東西碰到真實的東西，一實能破萬虛。罪業一接近極樂世界，瞬間就沒有了。所以，到了極樂世界之後哪有罪業啊？都變成「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萬德莊嚴的佛了。這不得不感慨，阿彌陀佛真厲害，點鐵成金。

法照大師有兩句話，「但使迴心多念佛，能令瓦礫變成金」，本來是瓦片，到極樂世界就變成金子了。所以極樂世界叫「淨土」。

6. 人天清淨問答

問曰：言眾生清淨，則是佛與菩薩；彼諸人天得入此清淨數否？

「眾生清淨」，如果是說佛菩薩，當然沒有問題，佛菩薩都是清淨的。可是往生的人，往生之前是從五濁惡世來的，這樣的人往生到極樂世界，也把他算作清淨眾生嗎？

這裡講的「清淨」，大家要注意，不是我們洗澡洗乾淨那個清淨。這裡講的「清淨」是非常高的境界，距離成佛很近，破了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所以，能入「清淨數」是很厲害的，都是高位的菩薩。

答曰：得名清淨，非實清淨。

在名稱上稱為清淨，那不是真實的清淨。

他又打了一個比方：

譬如出家聖人，以殺煩惱賊故，名為比丘；凡夫出家者，持戒破戒，皆名比丘。

出家證聖果的聖人，比如阿羅漢，「阿羅漢」這個名字是「殺賊」的意思，就是殺煩惱賊。這個名相是為出家證果的聖人設立的，果真殺了煩惱賊，才稱為「比丘」。可是今天凡夫出家了，不管是持戒的還是破戒的，都叫作「比丘」。這就是名字上的，叫「名字比丘」，不是「具德比

丘」。這是一個比喻。

又如灌頂王子，初生之時具三十二相，七寶即為所屬。雖未能為轉輪王事，亦名轉輪王，以其必為轉輪王故。

「又如灌頂王子」，在古印度，一般說「灌頂王子」是轉輪王的繼承人。

「初生之時具三十二相」，轉輪聖王有三十二相，但是他的三十二相跟佛有幾個相不太一樣，而且他沒有八十種好。

「七寶即為所屬」，哪「七寶」？就是金輪寶、白象寶、紺馬寶、摩尼寶珠、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

「金輪寶」是能飛的，像飛機一樣。

「白象寶」，這是在地上走的。

「紺馬寶」，「紺」是紫色。

「摩尼珠寶」，還有摩尼寶珠。

「玉女寶」，轉輪王的妻子是女子中最好的，所以稱為「寶」，能成為「玉女寶」也不簡單。

「主藏臣寶」，就是指轉輪王的管家，他把東西管理得井井有條。

「主兵臣寶」，就是指護衛。

「七寶即為所屬」，這七寶都具足。轉輪王出生的時候，這些東西就屬於他。

「雖未能為轉輪王事」，他一生下來還在牙牙學語，在地上爬呢，怎麼可能做轉輪王的事情呢？到四大部洲去視察，指導工作？他還不具備那個能力。

「亦名轉輪王」，但是也稱為轉輪王，不能因為他還小，就說他不是轉輪王。

為什麼？「以其必為轉輪王故」，他有那個種性。

彼諸人天亦復如是，皆入大乘正定之聚，畢竟當得清淨法身。以當得故，得名清淨。

「彼諸人天亦復如是」，往生極樂世界的菩薩們也一樣，雖然現在不能說他清淨，他還沒有證到清淨的果位，但是在名稱上可以稱為「清淨」，因為他必定會證得這樣的果位。

「皆入大乘正定之聚，畢竟當得清淨法身」，他一定會得到清淨法身，這個「清淨」是很高的。

「以當得故，得名清淨」，實際上曇鸞大師在這裡說得還稍微緩和了點兒，照顧自力法門修行人的觀念，聖人語，不迫切，留點兒餘地。實際上往生的人很快就得清淨，快到幾乎是同時，因為「凡夫入報」，凡夫往生的是報佛報土。

所謂報佛報土，就是佛自身自證自受用的境界，換句話說，就是佛本身的境界，佛本身的境界成為往生者的境界。再簡單一點兒說，往生就是成佛。

既然承認極樂世界是報土，阿彌陀佛是報佛，就得承認往生的人就得到報佛的境界、報土的境界。其實印光大師看得非常準，印光大師承認凡夫入報，他有一句話叫：「既得往生，則入佛境界，同佛受用。」這不就是成佛的意思嗎？「同佛受用」，佛有什麼樣的受用，你就有什麼樣的受用。「入佛境界」，佛有什麼樣的境界，你就入什麼樣的境界，這不就是成佛嗎？這可思議嗎？一秒鐘就成佛，像那些惡人，轉身就成佛，不可思議！所以是難信之法。相信的人就是善根福德因緣具足，是大善根、大福報、大智慧，祖師裡面都有很多不能相信的。

7. 總結

「淨入願心」，「淨」是「清淨句」，「入」是「入一法句」，「願」是阿彌陀佛願心莊嚴。「清淨句、一法句、願心」，這三者在意思上是輾轉相入的關係。阿彌陀佛因地發的願是清淨的，所以果上也是清淨的。有句話叫「因地不真，果遭迂曲」，因地如果不真，果報也不真實。這是在解釋極樂世界的本體，極樂世界為什麼這麼美妙莊嚴，是什麼構成的。

然後說「略說入一法句」，就是三嚴二十九種功德莊嚴入一法句。

又說「一法句者，謂清淨句」，這裡就有廣略相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真實智慧」不是我們凡夫的智慧，是「非作、非非作」。「法身」是無為的。《道德經》裡有一句話，「無為而無不為」，它沒有目的性，沒有想做什麼，但是又「無不為」。

為了說明「清淨句」，就講了「離四句，絕百非」。

後面又講到兩種清淨，就是「器世間清淨」跟「眾生世間清淨」的關係，兩個都要清淨。

最後問往生的人往生到淨土之後，是不是就得到這種清淨。是的，因為「同佛受用，入佛境界」。

說實話，成佛是怎麼回事我們都不知道。但是我們不懂的事，又覺得離自己很近，再過幾十年就成佛了，是很近的事，不可思議。

（五）善巧攝化

翻到《聖教集》322頁，看「善巧攝化」。

從第四章到第十章都不太好懂，如果沒有解釋，不知道在說什麼，即便曇鸞大師加了註釋，如果沒有解釋的話，還是看不懂。這些詞大家可能經常聽，比如「善巧」這個詞，挺熟的，我們說「善巧方便」；「攝化」這個詞也經常聽說，但是合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1. 釋「善巧攝化」

「善巧」，「善」就是「好」的意思。古代說「善哉、善哉」，就是「好啊、好啊」。「巧」是巧妙。所以，「善巧」就是又好又巧妙。「善巧」一般是跟「方便」連著的，叫「善巧方便」，就是這個「方便」又好又巧妙。

「攝化」，「攝」是攝受，「化」是化導或者教化。「攝」的本義是「抓」，攝取不捨。「攝」是提手旁，右邊一個「聑」。如果查古文詞典，「攝」的

本義就是用三個手指抓小東西。

這四個字合起來，字面意思就是：修行五念門的菩薩，擁有非常好、非常巧妙的攝受眾生、教化眾生的方法和力量。

一般我們說某種方法很善巧，就是說這種方法很靈活，不刻板，不僵化，剛剛好，恰好。好比老虎銜虎仔一樣，力道剛剛好，如果力氣大一點兒，就咬出血了；力氣輕一點，又咬不起來。所以，能讓複雜、繁複的問題變得簡單，省時省力，靈活，能達到目的，這就是「善巧攝化」。

本質來說，我們凡夫在佛教裡觸碰到的都屬於「方便」。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實相無相無不相，真理本身是不可能讓我們眾生觸碰到的。佛講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佛應化到我們世間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不代表真理本身。但是佛又要讓眾生知道，所以他不得不化現成跟我們人差不多的樣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實那不是他本來的長相，那是就我們人能接受的範圍，有鼻子有眼，有胳膊有腿。這種示現本身就是一種「方便」。

光有這個形象也不行，人得有語言，所以佛就順著我們，講我們人類聽得懂的語言，所以就有了三藏十二部。佛還建立了僧團，做種種能讓佛法一代一代傳持下去的事情，收弟子，剃度，等等。包括留舍利，這些通通是「方便」。這是從究竟意義上來講的。

我們今天所說的「方便」，已經是方便下面的方便了。而且它必須靈活，每段時間的方便都不一樣，可能過一段時間這種方法就不適合了，那就要轉變。「方便」都是順著眾生、就眾生這邊來施設的。就像水一樣，隨圓就方。

2·淨土法門，第一方便

為什麼修五念門的菩薩擁有這種善巧方便呢？因為淨土法門本身就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這是蕩益大師《彌陀要解》裡的話。論方便，淨土法門是方便中的第一方便，沒

有比這個再方便的了。否則我們在座的很多老菩薩，可能都不知道怎麼學佛法了。如果上來就講「實相無相無不相」，估計你們都暈了。就是因為淨土法門方便，所以什麼樣的人都能學，甚至什麼都不懂的，都不影響你往生。

有一句話叫「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一般來說，方便會有一些弊端。但是，淨土法門又方便，又沒有弊端，而且又是了義。「方便」跟「了義」一般是不能同時存在的，因為方便是就普通人的境界，了義是更高的境界。但是，淨土法門能做到方便跟了義同時存在，所以說「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同時又很圓頓，「圓頓中最極圓頓」，這是不可思議的。

很多人只看到淨土法門方便的一面，說「淨土法門修起來是很簡單，但是不究竟」。我們經常聽到這種論調。這就是不懂，瞭解得不夠全面，憑自己的想像。淨土法門既方便又是了義。

淨土法門跟聖道門相比，最大的方便是什麼？我個人覺得最大的方便就是它從事相上入。什麼叫從事相上入呢？就是給你一個極樂世界，是一個可見、可摸、可以想像的具體的東西。而不是像《金剛經》講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那就不可捉摸，你無處下手。

淨土法門是從事相上入手，不是從理上入手。堅定地認為有一個極樂世界；念佛本身也是事相，有一個很具體的佛號，你可以抓住，這就是最方便的地方。否則，如果是聖道門的話，必須要從理上入，即便開始建立信心的時候是從事相上入，比如有某種感應，可以這樣進來，但是真的想走進去，深入下去，還是要從理上建立信心。

淨土法門等於隨順了凡夫的情見。「情」就是凡夫的習慣性，凡夫習慣於有一個具體的形象，有一個具體的世界，有一個具體的、可以抓住的東西，同時方法又特別簡單，只要稱名就可以了。

聖道門的古德也有證悟的，但是證悟者沒辦法把他的證悟給你。過去有弟子不遠萬里去找趙州禪師，想讓趙州禪師點撥點撥，趙州禪師說：

「我先去廁所一趟。」回來之後就泡茶，大家看這個老和尚也不談佛法，就問怎麼回事。趙州禪師講了一句話：「剛才你們看到我上廁所了嗎？上廁所這麼點兒小事都要自己親自去做，證悟哪裡是我能送給你們的呢？你們以為不遠萬里來找我，我就會像發東西一樣把證悟給你，怎麼可能呢？」

善知識只是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幫你一把，扶你一把，真正證悟還是靠自己。聖道門的特點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是「獨行俠」，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本質上沒有任何人能幫助你。善知識可以在理路上給你指一個方向，但還是得你自己走。

古代很多祖師形容修行的心境像什麼呢？就像一個人走在沼澤地裡，沼澤地有一個特點，就是每走一步都有陷下去的危險。走在沼澤地裡，四周全都是沼澤，你不能停，任何一步都不能停超過三秒、五秒，它陷得很快，必須快速地走過去，是這麼一種狀態。所以，難行道就難在這裡，沒人能幫你，都得靠自己。

淨土法門完全仰仗佛力，「以果地覺為因地心」。佛的證悟可以送給我們，就是這句名號。這還不是人的證悟，人的證悟是有限的。這是佛的證悟，是「無上正等正覺」，佛直接送給你，這就方便太多了。

3 · 成就柔軟心

善巧攝化者：

如是菩薩奢摩他、毗婆舍那，廣略修行，成就柔軟心；

「奢摩他」是「止」，「毗婆舍那」是「觀」。菩薩在修行止觀的過程中「廣略修行」，這樣就能成就柔軟心。

「廣略修行」，「廣」是二十九種莊嚴，「略」是「一法句」。其實就是願生淨土，然後一向稱名，就是這樣的修行。因為這樣的修行具足了奢摩他和毗婆舍那，止、觀都具足了，廣、略也在裡邊了，這樣就能成就柔軟心。

(1) 隨順二尊之教

這裡的「柔軟心」出現得挺突然，怎麼一下子就扯到柔軟心了呢？下面曇鸞大師有解釋。

「柔軟心」者，謂廣略止觀，相順修行，成不二心也。譬如以水取影，清淨相資而成就也。

柔軟心大家知道嗎？前面也講過很多次，「柔軟左右旋，觸者生勝樂」。柔軟心好像就是心不硬，很柔軟。上次講柔軟心的時候舉了一個事例，是師父母親的故事。師父小時候，他母親有一次下地幹活回家，門一打開，看見同村的一個人偷他家的西紅柿。師父就要大喝一聲，要把那個人抓住，他母親就不讓他喊，「別出聲，悄悄地」，為什麼呢？因為住在同一個村，萬一被人知道他偷別人家的西紅柿，他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這就是柔軟心，心很柔軟，見不得別人受苦受罪，寧可自己受委屈，「偷就偷了吧」。這就是世俗諦上的柔軟心。

這裡的柔軟心更高。娑婆世界眾生最大的不柔軟是什麼？最堅硬的是什麼？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解脫輪迴，這樣就不隨順二尊之教，不隨順釋迦牟尼佛的教導。因為釋迦牟尼佛反覆勸眾生要往生，要念佛，結果他不聽，就要靠自己，就要在娑婆成佛。

反過來，最大的柔軟心就是隨順二尊之教。否則釋迦牟尼佛就不用這麼費勁了，煞費苦心地講了《觀經》的十六觀，講三福九品，最後講念佛，繞了這麼大一個彎子。這還不行，又講了其他各宗各派的經典，通通是讓眾生從自力回頭，一百八度轉彎，轉過來向他力，這個彎道設計得非常長，九曲十八彎，總算最後把你繞到他力上來了。

如果娑婆世界的眾生不這麼剛強，還需要佛這樣做嗎？不需要。其他世界的眾生，哪需要佛這麼煞費苦心啊？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是最難度的。

善導大師說：「佛遣捨者即捨，佛遣行者即行，佛遣去處即去。是名隨順佛教、隨順佛意，是名隨順佛願，是名真佛弟子。」

「佛遣捨者即捨」，佛讓你捨掉自力，那就捨；佛讓你捨掉在娑婆解脫成佛的念頭，那就捨。

「佛遣行者即行」，「行」就是去。佛讓你去極樂世界，你就去；佛讓你念佛，你就念佛。

「佛遣去處即去」，佛已經把你的去處找好了，就是極樂世界，我們就去。

這就是「三遣三即」。「即」有「當下、不猶豫」的意思。

「是名隨順佛教、隨順佛意，是名隨順佛願，是名真佛弟子」，什麼是真佛弟子？就是隨順佛的教導。反而不是那個看起來為了修行滿頭大汗，臉紅脖子粗的人；可能是那個坐在船上嗑著瓜子，翹著二郎腿的人，因為他上船了，他順了佛的意思。

這就是最大的柔軟心，佛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完全不把自己的見解橫駕於佛的見解之上，無條件服從，這就是柔軟心，沒有比這再柔軟的了，因為我們眾生都有很多我執我見。

當然，你隨順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也隨順你，為什麼？你吃不了素，阿彌陀佛也沒敲著你的腦袋說「你快吃素吧！你不吃素我就不救你」，佛沒有這麼說，佛說「那我只好隨順你了」。你戒不了酒，阿彌陀佛也沒說「你必須把酒戒了，我才接引你」，也沒有。

在法然上人的時代，有一個獵人，他的祖上一直是打獵的，他不會做別的，做別的就沒法活下去。他就問法然上人：「我怎麼辦呢？我念佛，佛救我嗎？」法然上人說：「沒問題。」這不就是佛隨順我們嗎？

你一天念十萬聲佛，阿彌陀佛也點頭；你忙得只能念十聲、一聲，甚至有一天還忘了，過了好幾天才想起來，阿彌陀佛也隨順你，不在乎念得是多是少。

所以，對於修行者來說，放棄自力接受他力是一件挺難的事，不容易。有一句話叫「凡所過往，皆是序曲」。就像一場話劇還沒開始，前面會有一個序曲，序曲結束之後才正式進入話劇。我們也一樣，我們這一世是序曲已過，因為過去世一直在唱序曲。

（2）與佛成不二心

「『柔軟心』者，謂廣略止觀」，廣就是三嚴二十九種，略就是一法句。

「相順修行，成不二心也」，我們把這個理解成一向稱名，願生淨土就可以了，這樣就成不二心。這種柔軟心，柔軟到什麼程度呢？柔軟到眾生的心跟佛的心不二，成為一。就像天上的月亮映到水中，成為水中的影子。天上的月亮跟水中的影子，不能說它們是二，也不能說它們是一。

「譬如以水取影，清淨相資而成就也」，月亮是清淨的，水也是清淨的，兩者都非常清淨，相互成就各自的清淨。眾生的願生心是清淨的，佛心是清淨的，兩者都是清淨的，叫「清淨相資」。

眾生願生淨土的心一發起來，眾生的心就投入佛心，佛心就投入眾生心，成為不二。所以《觀經》裡有句話：「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什麼叫「不二」呢？佛願意救你，你願意被救，這就是不二，兩者就綁在一塊兒了。佛願意救度你，你不願意被救，這就是二；你願意被佛救，但是佛救不了你，這也是二。你願意被救，佛又有能力救你，這就由二變成一。所以，從本質來說，念佛人跟佛是一而二、二而一。

阿彌陀佛的心很柔軟，柔軟到什麼程度呢？柔軟到成為眾生的本身。比如一個鋼片，我們想讓它繞著手指，那很難。但是一根有彈性的皮筋，它就能在手上繞好幾圈，因為它柔軟。佛的心就是這樣，佛的心非常柔軟，就好像一根無形的線在你身上繞，繞成跟你一模一樣。換句話說，你就是佛，只不過你不知道。佛變成你當下的樣子，你不敢相信，照照鏡子，怎麼看也不像，但是你念佛的當下，就是這樣的。

徹悟大師說「念佛時，即見佛時，亦即成佛時。求生時，即往生時，亦即度生時」，這幾個可以劃等號。

世間最柔軟的就是虛空，怎麼打也打不壞，你在虛空裡做什麼動作都沒有妨礙，這就是柔軟。

娑婆世界有一個現象，可以證明眾生剛強成性。什麼現象？就是人死後都硬邦邦的。身、心、境是一體的，依報隨著正報轉，從死後身體的堅硬程度，可以判定這個人活著的時候心有多硬。

為什麼念佛人往生之後非常柔軟，比生前還柔軟？生前不能雙盤，往生後能雙盤了；生前腿有風濕，彎不過來，往生後也能彎過來了，就像麵條一樣柔軟。因為阿彌陀佛有一條願叫「觸光柔軟願」，接觸到阿彌陀佛的光，身心就會變得柔軟。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背後有這樣的道理。

編輯部的微信前兩天發了一篇文章，叫《阿彌陀佛的手，我能摸摸嗎？》，作者的父親往生後身體變得很柔軟，而且眉毛都變黑了，是新長出來的。作者的弟媳抓到了阿彌陀佛的手，她之前是沒有任何信仰的，只是她的大姑姐念佛，教她念，她就沒事念兩聲。越是這樣的人，證信的效果越好。她公公去世的時候，她念佛，一閉眼就看到阿彌陀佛，又握到了阿彌陀佛的手，又大又厚，很安全，很安心，握了一分鐘。

她開始以為是累的，因為她從北京趕到山東，以為自己出現幻覺了。後來有一件事讓她知道不是幻覺，是真實的。因為她再一次閉眼的時候，看到了棺材上布料的圖案，她之前是沒看過的。後來她提前回北京，出殯她沒參加。但是她在北京的家裡念佛的時候，看到了出殯時的所有場景。後來她打電話給她大姑姐，說哪些人在場做了什麼動作，穿什麼衣服，一模一樣。阿彌陀佛怕她不相信，所以設計了一些特別的景象讓她相信。

4·廣略皆實相

如實知廣略諸法；

「如實知」者，如實相而知也。廣中二十九句，略中一句，莫非實相也。

「如實知廣略諸法」，這個「如實」跟我們今天說的「如實」不一樣，

這個「如實」是「如實相而知」。

「廣中二十九句，略中一句，莫非實相也」，我們這個世界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極樂世界是「凡所有相，皆是實相」。我們看到七寶池、八功德水、黃金為地、寶樓、寶閣、清風，都是實相，甚至一毛、一滴、一塵、一沙都是實相，都是阿彌陀佛本身，所以叫「如實相而知」。因為極樂世界是報土，完全是佛自受用、自證的境界。

5·巧方便迴向

如是成就巧方便迴向。

「善巧攝化」這一章，跟「五念門」裡的哪一門相應？跟「迴向門」是對著的。這叫「如是成就巧方便迴向」。

「如是」者，如前後廣略，皆實相也。

這還是前面那句話。

(1) 真實慈悲

以知實相故，則知三界眾生虛妄相也；知眾生虛妄，則生真實慈悲也；

「以知實相故，則知三界眾生虛妄相也」，比如我們買東西，為什麼會貨比三家？學術界有一句話，「只知其一，一無所知」，當你只知道一件事的時候，其實等於不知道這件事。這句話是穆勒說的，他是研究宗教學的。當你只知道一種宗教，對其他宗教完全不瞭解的時候，等於你對它並不瞭解。因為通過對比就能看出一些事情，你換個角度再看，等於從它本身跳出來，這樣才能瞭解它。

我們也一樣，我們眾生始終生活在虛妄的境界裡，無非就是吃喝拉撒、財色名食、生老病死，這些都是虛妄相。如果我們沒有接觸過佛教的話，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是虛妄的；聞到佛法了，才知道還有不生滅的世界，不虛妄的世界，不虛作住持的世界。這樣兩相對比，才知道這裡是虛妄的，應該取那個真實的，捨棄這個虛妄的。這就是通過對比得出

來的。

有的人看大乘經典的「流通分」，經常覺得佛在吹牛，比如抄寫《金剛經》的四句偈，或者為人演說一兩句，就能快速滅除五逆罪、五無間罪；或者供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聖者阿羅漢，都不如給別人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首偈子。「怎麼給別人講一首偈子，比供養三千大千世界的聖者功德還大呢？」

電影《楚門的世界》裡，有一個人，他從生下來到三十多歲，都是被導演支配的，全世界都在直播。從他生下來開始，到上小學、初中、高中，考大學，找工作，交女朋友，生孩子……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被 24 小時直播的，全世界都在收看。比如他上街買菜，什麼時間走哪條街道，街道上有哪些行人，這個人牽著一隻狗，那個人開著車，還會把廣告植入進去，這輛車是什麼車，他買的奶粉是什麼牌子……他生活了三十多年，從來不知道這些是被安排的。突然有一天他意識到了，因為導演在導戲的過程中出了一點兒誤差，他敏銳地抓到了。抓到那一刻只用了幾秒鐘，但是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他可能會從這個虛假的世界裡跳出去。

這就是大乘實相法門的功德所在。所以，大乘經典的「流通分」說這部經有這樣、那樣的功德，其實沒有問題，是據實而說的，一點兒都沒有虛妄、誇大的成分，眾生有可能借此跳出虛妄的世界。

菩薩也一樣，對菩薩來說，他只有非常明瞭眾生生活在虛妄之中，才能生起真實的慈悲心。我們覺得「這個慈悲心不就是緣苦眾生嗎？菩薩大悲，緣苦眾生」，菩薩覺得眾生生活得很苦，有生老病死等等，這些苦都是眼睛看得到的。我們看電影看到苦情劇會掉眼淚，就覺得菩薩也是那樣。其實不是的，菩薩的慈悲遠不止於此，菩薩的慈悲不僅建立在知道眾生苦，而且知道眾生苦得很冤枉。

就像善導大師說的「無窮之劫枉疲勞」，生死疲勞也就罷了，還「枉疲勞」，「枉」就是冤枉，你本來可以不這樣的，但是非要這樣。每一個眾生都是「奧斯卡影帝」，都在演戲，演得非常投入，演技特別好，只是

不知道這是一場戲，很冤枉。而且沒有喜劇，每個人都是悲劇。

這就激發了菩薩的大悲心，菩薩就湧生出不可抑制的慈悲心。菩薩看到我們都是在夢中說夢話，都在夢遊，不亦樂乎，而且很冤枉，在這個過程中受苦無窮，所以菩薩就想把我們叫醒。魯迅有一篇文章叫《鐵屋中的吶喊》，房子裡著火了，所有人都沉睡著，他喊啊喊啊，所有人都聽不見。其實我們也差不多。

只有知道眾生是虛妄的，也知道除了虛妄界還有真實界，只有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菩提心，才是真菩提心，否則都是假慈悲。

誰才是最關心你的人？我們說父母特別關心我們，每天打電話，問寒問暖；或者說知心的朋友是最關係我們的；或者說丈夫、妻子、男朋友、女朋友是最關心我的人，每天噓寒問暖。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真正關心我們生死的人，才是真正關心我們的人。許多世間人關心不到這一步，因為他不知道眾生需要什麼，也不知道生死輪迴的可怕，他自己還沉浸在裡邊呢。

如果有人關心你的生死問題，你要特別感謝他，要視他為難得稀有的人，因為真正關心你生死的人太少了，有多少人一輩子都沒人關心他的生死。

學佛人自己能意識到生死事大的就不多。最近師父在講《觀經疏楷定記》，講到「生死甚難厭，佛法復難欣」，自己意識到生死是個問題，真心想解決，這樣的人在學佛的群體裡就不多。不是每個學佛人都是衝著這個目的學佛的，學佛的目的有千千萬萬，真為了這個目的學佛的人不多。多數都是為了改變生活，「讓我發財，讓我當官，讓我的心靜一靜，讓我提升一點兒層次」，有各種目的。

（2）真實歸依

知真實法身，則起真實歸依也。慈悲之與歸依，巧方便在下。

「慈悲」跟「歸依」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詞。

「歸依」，我們覺得特別簡單，作個儀式，法師帶你念一念歸依詞：

「盡形壽歸依佛，盡形壽歸依法，盡形壽歸依僧……」。這些念起來很簡單，但是做到真實歸依很難。

比如很多人歸依，他是想「我歸依之後，是不是去佛教的名山大川能免票啊？」這明顯就是歸依不具足。或者有些人說「是不是我歸依之後求佛就更靈了？」這也是不具足的歸依。這都是不知道真實法身，都不是真實歸依，懷著這種目的歸依都不牢靠。

「知真實法身，則起真實歸依」，從這句話就知道，聖道門的歸依是需要某種功夫的，隨著功夫的深入，歸依得也更深。聖道門的歸依就難在這裡。

但是，淨土法門的歸依很簡單，念佛就是真歸依。為什麼？因為「南無」即是歸命，命都給佛了，還不叫「歸依」啊？而且「真實法身」就是阿彌陀佛。所以說「慈悲之與歸依，巧方便在下」。

(3) 何為「巧方便迴向」

下面一段挺長，主要解釋什麼叫「菩薩巧方便迴向」。

何者菩薩巧方便迴向？

這裡的「菩薩」是指誰？就是指我們。

說到「菩薩」，我們就想到觀音、勢至，好像離我們的生活很遠。其實菩薩離我們挺近的，近到我們念佛人就是。我們是凡夫，但不是普通的凡夫，是具足「菩薩格」的凡夫。「格」是資格，我們是「凡夫菩薩格」，我們是凡夫，但是具有菩薩的資格。所以，從本質來說，我們也可以稱為「菩薩」。這句話就是為我們辯護。

什麼叫作「菩薩巧方便迴向」？為什麼念佛人具足「巧方便迴向」呢？就是因為「五念門」的最後一門「迴向門」，這種迴向是巧的、方便的。

下面是天親菩薩的解釋：

菩薩巧方便迴向者，謂說禮拜等五種修行，所集一切功德善

根，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眾生苦故，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是名菩薩巧方便迴向成就。

這句話決定了念佛法門的菩提心跟普通法門的菩提心不一樣。

普通的菩薩發菩提心，不一定要發願攝取眾生同生安樂佛國淨土，他們很可能想在娑婆世界不斷地修行，進而成佛；念佛人是自己求生淨土，同時也作願攝取其他人同生淨土，所以這叫「菩薩巧方便迴向」。

不過，只看這裡還感覺不到有巧方便，因為跟聖道的菩提心差別不大，目標、方向、精神都一樣，只是方法不同罷了。聖道的菩提心是在此土成佛，自己先成佛，然後幫助其他人一塊兒成佛。淨土門的路徑不一樣，先求生極樂世界，這是另外一種方法。

有的人或許感覺不到「巧」，也感覺不到「方便」。但實際上是有「巧」有「方便」的。方便在哪裡呢？方便到人人都可以做到。只要稱名，當下就是，就具足菩提心。即便你沒有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往生，沒有那麼強烈的願望，只是自己想往生，這樣行不行？也行；有沒有菩提心？也有。應該說這樣的念佛人還是佔多數的，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強烈地想要勸所有人都去極樂世界。

有兩段話可以作為證據，說明念佛就是「菩薩巧方便迴向」。一段話是蕩益大師講的，比較短：

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

這裡說的「深信」，就是信有極樂世界，信念佛能往生；「發願」就是願往生淨土，自己願往生，但是沒說作願攝取眾生往生淨土。所以，自己深信發願，這就是無上菩提。

還有一段話是蓮池大師講的，稍微長一點：

今持名，乃善中之善，福中之福，

持名念佛是大善中的大善，大福中的大福。

正所謂發菩提心，而為生彼國之大因緣也。以持名為正行，復以持名為發菩提心。阿彌陀佛即無上菩提故，是則善中之善，名多善也。

這句是關鍵。這裡邊有個關鍵句，「復以持名為發菩提心」，持名就是發菩提心，說得更具體。蕩益大師說「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蓮池大師說「持名為發菩提心」，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巧」，就「方便」。

我經常舉一個威海老菩薩的例子，她發願求生淨土，就是聽說極樂世界滿地黃金，想拿回來一點兒，東家分一點兒，西家分一點兒，把欠的人情還一還。她就是抱著這個目的，然後就日夜不停地念佛，最後走得非常殊勝。

對她來說，「謂說禮拜等五種修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眾生苦故，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她根本不懂這些，也完全沒有這些想法，就是非常樸素的想還別人的人情。但是她在娑婆世界很窮，沒有別的辦法，還不了人情，這就成為她的一個心結。她聽說極樂世界滿地黃金，去了就能拿回來，她就抱著這個目的去了。

她這樣的心，抱著這樣的目的念佛，有沒有菩提心呢？也有，因為「持名為發菩提心」，「阿彌陀佛即無上菩提」，這就很善很巧。表面上她沒有攝取眾生往生安樂國土，可是她一往生，她的鄰居、家人，包括整個威海那一帶都轟動了。她管阿彌陀佛叫「老神」，因為她年輕的時候就拜「老神」。後來有一位夏居士教她念阿彌陀佛，她聽不明白，夏居士說「那你就把阿彌陀佛當成你的老神吧」，因為夏居士知道她年輕的時候供「老神」。所以她每天就念「老神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老神」。

她念著念著，有一天就跟夏居士說：「老神跟我說，過陣子要來接我了。」過兩天又說：「我去世的老伴來找我了，我沒跟他走，因為我答應老神了，我要跟老神走。」你看，非常樸實！然後她有一天從床上掉下來，臉刮花了，她就跟夏居士說：「老神說了，他派觀音來往我臉上灑點水就不疼了，就不用找醫生。」果真很快就消腫了。

過了兩天她又跟夏居士說：「老神說了，過兩天我就跟阿彌陀佛走，我還能幫你一個忙呢。」就是幫夏居士一個忙。開始夏居士不知道，「這

是幫什麼忙啊？」後來才知道，夏居士雖然勸老菩薩念佛，但是她自己是懷疑的，懷疑什麼呢？她覺得要達到某種功夫才能往生。所以她雖然勸別人念佛，但是對方能不能往生，包括自己將來能不能往生，她是有懷疑的，是猶豫的。結果這個老菩薩往生了，而且身體柔軟，各種瑞相都顯現出來了，而且明顯是預知時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夏居士目睹了這個過程，心裡的石頭終於落地了，「這樣都能往生，何況是我呢！」

她表面上沒有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生彼淨土，但實際上她做到了。她幫了夏居士的忙，然後夏居士又告訴當地的居士，有居士把這件事記錄下來，又有人把它編到《念佛感應錄》裡，然後被我看到了，我的信心加強了，我講給你們聽，你們的信心也加強了。

她表面上沒有一點兒想要幫眾生往生的心，但這件事本身就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念佛就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至於她度生的事業做得廣還是做得小，在時間、空間上有多大影響，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她一定是趨向這個方向的，所以很善巧，很方便。

6·淨土菩提心

看下面一段：

案王舍城所說《無量壽經》，三輩生中，雖行有優劣，莫不皆發無上菩提之心。此無上菩提心，即是願作佛心；願作佛心，即是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即攝取眾生淨佛國土心。是故願生彼安樂淨土者，要發無上菩提心也。

「案王舍城所說《無量壽經》，三輩生中」，《無量壽經》中有一段是三輩往生，就是上輩、中輩、下輩，這三輩跟《觀經》的九品是有關係的，三輩再分就是九品。上輩人捨家棄欲行作沙門，就是出家，學大乘佛法；中輩發心稍微弱一點兒；下輩就是一個普通的凡夫，甚至將信將疑，猶信罪福。

「雖行有優劣」，上輩明顯是優，中輩和下輩就顯得劣。

「莫不皆發無上菩提之心」，我們如果看三輩往生文的話，就會發現三輩都有「發菩提心」和「一向專念」，其實兩者講的是一回事，「一向專念」就是「發菩提心」。

在這段話裡曇鸞大師主要是想說淨土是「大義門成就」，他想強調這個，所以他特別強調「無上菩提之心」這一點，說「此無上菩提心，即是願作佛心；願作佛心，即是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即攝取眾生淨佛國土心」。菩提心就是想成佛的心，想成佛的心就是度眾生的心，度眾生的心就是攝取眾生往生淨土的心，「是故願生彼安樂淨土者，要發無上菩提心也」。

曇鸞大師反覆強調「攝取眾生淨佛國土心」，對於念佛人來說，應該是這樣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一個人真的瞭解生死輪迴的可怕，瞭解極樂世界的美好，知道往生意味著什麼，他自然會生起這個心。慧淨上人有一句話：「自信才能教人信，自信必然教人信。」你自己相信了，才能教別人信；自己不信，不可能教別人相信。如果你自己相信淨土法門，不可能不去教人信，這是自發的，是自然的，是油然而生的。可能也有一些自信而不願教人信的人，有好處只願一人獨享，不想跟別人共享，但估計是極少的。

7· 為樂願生

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為樂故願生，亦當不得往生也。

是故言「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眾生苦故」。

如果有人第一次來聽課，聽到這一句，心裡可能會打鼓，「我就是『為樂故願生』，那我能不能往生啊？」有的人就是因為聽說極樂世界沒有春夏秋冬而願意往生的。像北京這幾天停暖氣了，夏天還沒來，屋裡夠冷的。極樂世界每天都是恆溫恆濕，有七寶池、八功德水，思衣得

衣、思食得食，有人說「我就是衝著這個去的啊，就是『為樂故願生』，就是聽說那裡很樂，這個世界很苦，可是曇鸞大師居然說『亦當不得往生也』，我心裡冰涼冰涼的，本來這個心好不容易熱起來」。

所以，我們看書得看全體，不能看局部。其實曇鸞大師在另外一個地方表達的跟這句話截然相反：

**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聚。
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安可思議！**

「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但聞」就是只是聽說。只是聽說極樂國土很清淨、很安樂。

「克念願生，亦得往生」，當下發起了願意往生的心，這樣的人也能往生。「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安可思議！」

這句話是不是跟這裡矛盾？這裡說「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為樂故願生，亦當不得往生也」，因為沒發菩提心。但是前面那句說：只是聽說極樂國土很好，就發願往生，這樣的人當下願往生就能往生。這不是矛盾嗎？哪句是實，哪句是權呢？當然前者是實。因為有大量的事實證明，很多人往生就是「為樂故願生」，他就往生了。

甚至不是為了樂與不樂，只是這麼念佛，能不能往生？也能往生。因為凡夫這邊的為樂、不為樂，其實沒有多大意義。剛才說了，眾生在虛妄界，只要上了「一向專念」這個軌道，極樂世界就是你的，不管你是為了什麼原因。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那個念佛感應故事，她倒不是為了去極樂世界撿黃金回來還人情，她一輩子嫁了四個老公，有病死的，有爆炸被炸死的，在世俗就叫「剋夫」。她有很多孩子，有的養不起就送人了，真是夠苦的。老了之後想起這些事就不斷地流淚，把眼睛哭瞎了，所以叫「盲眼老人」。

後來她為什麼發起了願往生的心呢？是她的侄女偶然跟她說：「你念佛就能往生極樂世界，最重要的是你能在極樂世界見到你的弟弟。」他們姐弟兩個感情是非常好的，她在世間幾乎沒有別的更親的人了，她

弟弟已經往生了，她很想再見到她的弟弟。侄女告訴她，往生極樂世界能見到，所以她是懷著這樣一個目的願生極樂的，不是為樂，也不是為不樂。然後她就一直念佛，其實也沒念太久，然後就預知時至，就跟她的侄女說：「某月某日，我就要跟阿彌陀佛走了，阿彌陀佛來打過招呼了。」她侄女也不相信，以為她年紀大了說胡話。

往往是這樣人，教的人沒那麼信，聽的人信得很實。因為這個老人分別念很輕，侄女的分別念反而很重。分別念重，疑心就重。

她走之前，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前幾天就讓侄女買了新鞋子，然後躺在床上安安靜靜地就往生了。

其實，曇鸞大師在這裡的說法是一種遮止，是為了強調「菩提心」，說不發菩提心就不能往生，所以勸我們要發菩提心，怕大家不發菩提心。就是為了遮止不發菩提心，所以他強調往生得發菩提心。這是權宜之說，不是真實之說。

我們要想到，淨土法門是凡夫當機，既然是凡夫，就發不起聖道的菩提心，凡夫就是想離苦得樂，很簡單。順凡夫的心設計這個願，凡夫就能得到解脫，所以不可能為樂願生就不能往生。

同時，這段所講的對象是中上根發了心的大菩薩，以他們為主要對象；也是為了說明淨土法門是大乘法門，所以這是有他特別要表達的意思的。

關於「為樂故願生，亦當不得往生」，我準備講義的時候翻了很多當代的註解，看完之後很驚訝，他們幾乎眾口一詞，都認為「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正定聚」是權說，而認為「為樂故願生，亦當不得往生」是實說，這跟我剛才講的結論正好相反。

不同的體系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截然相反的結論。所以「宗」很重要，學任何東西都要有「宗」，抓到了宗旨、精神、核心，再看一些邊邊角角的地方，就都順著這個宗旨過來了，就能成為體系，相互之間不矛盾。否則就是支離破碎的，矛盾的，不能自圓其說。比如，確定了善導大師這一系的淨土宗宗旨，理解了「本願稱名，凡夫入報」的思想，這

是一個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下，一定會得出「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克念願生，亦得往生」的結論。

不管學什麼，得到宗旨很難，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得到宗旨，就會「但得本，不愁末」。就像一棵樹，你抱著樹根，跟你抱著樹枝、扯一片樹葉，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你抱著樹根，整棵樹都跟你走；你抱一根樹枝，樹枝「卡嚓」就斷了；你拉一片樹葉，一拉也斷了。

「住持樂」者，謂彼安樂淨土為阿彌陀如來本願力之所住持，受樂無間也。

菩提心就是這樣，「但為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不求自身之樂，欲撥眾生之苦。

當然，這裡的「住持樂」是特指「阿彌陀如來本願力之所住持」之樂，是極樂世界之樂。

凡釋「迴向」名義，謂以己所集一切功德，施與一切眾生，共向佛道。

「迴向」的意思是迴轉、趨向，把自己所積的功德普施給眾多的人。

8 · 聖道巧方便

「巧方便」者，謂菩薩願以己智慧火，燒一切眾生煩惱草木，「若有一眾生不成佛，我不作佛」。而眾生未盡成佛，菩薩已自成佛。

這讓我們想到地藏菩薩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獄什麼時候空，他什麼時候成佛。有人說「地獄沒空，地藏菩薩不就不能成佛了嗎？」其實，當他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樣的心時候，就離成佛不遠了。為什麼呢？下面打了一個比喻。

火栴喻

譬如火栴，欲摘一切草木，燒令使盡，草木未盡，火栴已盡。以後其身而身先，故名巧方便。

「譬如火栴」，北方是往灶裡填柴，不能直接用手弄，就用一個小棍往裡面弄柴。燒火棍有什麼特點呢？因為它是木頭的，所以一天比一天短，沒有誰家的燒火棍越燒越長。

「欲摘一切草木，燒令使盡」，本來是想把所有的草木聚集在一塊兒，先把草木燒完，然後再燒自己。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火棍先燒完了，草木還沒燒完。菩薩發心就是這樣，他說「眾生都成佛之後，我才成佛」，結果這樣的心一發起來，當體就是佛心了，就離成佛不遠了，這樣的人往往先成佛。

所以他就引用了老子《道德經》裡的一句話，叫「後其身而身先」，本來他在後面，別人都在他前面，結果他跑到了最前面，「故名巧方便」。

念佛人發這樣的聖道門菩提心，其實跟淨土法門的菩提心並不矛盾，因為這個心本來就是佛性中具足的。除非是非常自私自利的，但凡有良知的學佛的人，都希望自利的同時也能利他。因為利他心是一種本性，隨著學佛、念佛的深入，慢慢深入佛法之後，就會知道自利跟利他的關係：想自利，就要先利他。慢慢就會變成一種由然而生的想法，想要利他。

利他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就是勸他念佛。就像印光大師說的，平生只賣一味藥，就是六字名號阿伽陀藥，逢人就勸他念佛。這就是善導大師說的「自信教人信，難中轉更難，大悲傳普化，真成報佛恩」。因為人都有良知，阿彌陀佛救了我們，我們就不想報一點兒恩德嗎？多多少少都會想的，所以我們就幫阿彌陀佛多拉幾個人，多拉一個算一個。

說實在的，人不快樂的根源是什麼呢？就是自私，自私導致了一切的不快樂。反過來，快樂的根源是什麼呢？就是無私，就是利他，一切的快樂都從利他中來。換句話說，一切的快樂都來自於讓別人快樂。這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利他的心越強，越容易快樂；自私的心越強，越容易煩惱。

有一個力量拽著眾生一直不出輪迴，就是業力。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把寶劍，「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就可以斬除業力。

我們剩下的時間就是到處去發這把寶劍，逢人就發。

9 · 淨土巧方便

此中言「方便」者，謂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彼佛國即是畢竟成佛道路、無上方便也。

「此中言『方便』者，謂作願攝取一切眾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攝取」這個詞特別好，在《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裡有一句話，叫「攝念佛人，歸於淨土」，大勢至菩薩就幹這件事。

「攝」就是抓，像警察抓小偷一樣，開著警車，帶著手銬，把你抓到極樂世界去。在歷史上不斷地來不斷地抓，印光大師就是大勢至菩薩示現的，日本的法然上人也是，他們就是做這個工作。很多人看了《印光大師文鈔》，看了法然上人的著作，就發起了願生心，這就是被抓到了，被攝取了。

「彼佛國即是畢竟成佛道路、無上方便也」，一旦往生，就必然成佛，成佛的大道是不無方便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經常念的「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完全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眾生無邊誰來度？是我們發誓願來度嗎？是阿彌陀佛誓願度；煩惱無盡誰來斷？阿彌陀佛誓願斷；法門無量怎麼學？阿彌陀佛誓願學；佛道無上怎麼成？阿彌陀佛誓願成。

（六）離菩提障

我們看第六章「離菩提障」。

離菩提障者：

菩薩如是善知迴向成就，即能遠離三種菩提門相違法。

何等三種？

這跟前面是有一定的邏輯關係的，正是因為有前面的「巧方便迴向」，所以自然能夠「離菩提障」。因為菩提大道上有很多路障，正因為有念佛往生淨土這樣的「巧方便迴向」，所以能夠自然遠離這些障礙。

1·三種菩提障

這些障礙裡有三種比較嚴重的。

第一個是「貪著自身心」，就是貪著自己的身心，很看重自己的身體或者名聲，也就是自私。發菩提心最大的障礙就是自私，在《無量壽經》裡叫「貪計身」，很看重自己的身體。

比如舍利弗，別人求眼睛，如果太貪著自己的身體，能做出舍利弗那樣的行為嗎？「卡嚓」一下就把眼珠掏出來，「給你！」還有釋尊在往昔捨身飼虎，割肉餵鷹，我們都做不到。

第二個是「無安眾生心」，沒法讓眾生的心得到安穩。

第三個是「供養自身心」，這跟前面兩個相比更難。你也不貪著自身了，也能安眾生的心了，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你會獲得美好的名聲，「這個人真是勇猛精進啊！什麼都捨得。有布施心、供養心，又有慈悲心，心又柔軟，靠近他的人都感到心很安穩、安定。真厲害啊！大菩薩，不得了，大德，佛在世啊！」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了，你就聲名雀起，萬眾皆知，這時候就會生出第三種心，這個更難去除，就是「供養自身心」。你的供養堆成山，要錢有錢，要什麼有什麼，名聲非常響，所有人都很恭敬你。這個路障也挺大的，前面的路障都繞過了，這是最大的一個障礙，很多人就死在這上面，這就是名利。

《阿含經》上有一句話：「利養之報，斷入人皮，以斷皮，便斷肉；以斷肉，便斷骨；以斷骨，便徹髓。」「利養」就是名聞利養。「利」是利益，「養」是供養。這樣的事在你身上發生的時候，如果你沒有把持好自己的心，起了貢高我慢心，利養越高，我慢心也同比例增長。這就像一條軟鎖鏈，因為這是很美好的，讓你感覺很舒服，誰不想聽讚歎的聲音啊？誰不想有大把的鈔票啊？所以，它是一個鋒利的軟鎖鏈，「斷入

人皮」，從皮上「卡嚟」就進去了；「以斷皮，便斷肉」，從皮切到了肉；「以斷肉，便斷骨」，一下就切到骨頭；「以斷骨，便徹髓」，一下就切到你的骨髓裡去了，那就壞了。

人在這個過程中不容易有警覺心，如果是冷冰冰的鎖鏈，一碰就知道不好、不妙。但是這個鎖鏈是軟的，又很舒服，不知不覺就深入骨髓，心慢慢就變壞了。

從古至今，這樣的事不少。像悟達國師，他很有修行，五歲就做了一首偈子：「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後來他做了國師，持戒謹嚴，各方面都非常好，心也卑以自牧，很謙虛謹慎。結果皇帝賜給他一個檀木的寶坐，他往上一坐，「看來我修行還不錯啊，又得到了天子的認可，坐上這麼好的寶坐」，傲慢心一起，膝蓋上就生了人面瘡。這個瘡會說話，會聽音，每天還要拿大量食物餵它。

這個人面瘡說：「我前世是晁錯，你前世是袁盎，袁盎殺了晁錯，所以我跟了你十世，一直想尋機報復。但是因為你一直都非常謙虛謹慎，我一直不能下手。結果你一念慢心起，我就趁虛而入。」悟達國師用什麼辦法都治不好這個瘡，這就是冤親債主，有深仇大恨。後來他到四川找迦諾迦尊者，用三昧水洗人面瘡，才化解了。

內典裡有一句話叫：「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名聞利養就像刀劍斬人的頭一樣。

念佛法門在這方面好一點，為什麼？因為大家都有機深信，即便是大德，他之所以成為大德，也是因為他有很深的機深信。既然有機深信，就不太容易把名聞利養當回事，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

像書屋微信前段時間發的那個漫畫，叫《誰比誰更黑？》。烏鴉站在黑豬背上，烏鴉說：「你好黑！」豬說：「哼，你比我還黑！」學淨土法門，如果有一天你有了恭敬供養，這個機深信也還是有的。但凡學淨土法門能深入進去的，這一點是很清楚明白的。

你得到別人的恭敬供養，無非是披了一件金色的六字名號的外衣。這件外衣一解開，裡面都是一樣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誰也不比誰

好多少，誰也不比誰差多少。李元松說，這個世界上修行最高的人跟修行最差的人，也不過是一萬零一毛跟一萬的關係。因為都是罪惡生死凡夫，都是阿彌陀佛救度的對象，都是難兄難弟，都是病友。

「離菩提障者：菩薩如是善知迴向成就，即能遠離三種菩提門相違法」，正是因為有「巧方便迴向」，所以自然離開這三種障。下面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2·三種離障法

(1) 依智慧門

一者依智慧門，不求自樂，遠離我心貪著自身故；

有智慧，就知道自己的身心是五蘊、四大假合的，是因緣所成的，所以就沒有那麼多執著，也不會過度地求自樂。這就是智慧，是智慧觀照出來的。假如沒有這種智慧，就會天天照顧這個寶物身體，特別當回事。

下面曇鸞大師對「智慧」有一個解釋，什麼叫智？什麼叫慧？

知進守退曰「智」，知空無我曰「慧」。

「知進守退曰『智』，知空無我曰『慧』」，前者是有分別的，後者是無分別的。「知空無我」是無分別的，是平等的。

「知進守退」，這就是我們平時講的「聰明」，「這個人好聰明，好有智慧啊！」所以，聰明無非就是知道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他的分別功夫很好，很會分別。從小讀書，他就知道這道題怎麼做。做那些題，無非就是在進退之間，在解題的過程中知道是進還是退，是選這個還是選那個，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智能。離開校門去工作，知道在什麼情況下怎麼處理事情，對什麼樣的人該講什麼話，是進一點還是退一點，分寸把握好不好。其實這些就是「智」，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聰明」。

但是這不叫「慧」。所以我們說「這個人真有智慧」，其實只講對一半，大部分人只有一半的智慧，只佔了「智慧」裡的「智」，「慧」不是

人人都有的。

比如世間特別有能力的人，他又知道急流勇退，又知道這些不是驕傲的資本，又很容易放下、拋棄，甚至事成則去，深藏功名。他能這樣，就多少沾有一點「慧」的氣息。這就是「知空無我」，他知道這些是無我的，沒當回事，比較灑脫、自在。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他體會很深，不會把那些東西緊緊地抓在手上。但凡有能力的人，都會有大量資本慢慢聚積到自己身上，不單是財富，還有名位等等。經上有一個比喻，「如抱蛇篋」，「篋」就是箱子。好比一個人抱著一個裝滿了毒蛇的箱子，世間所有成功人士都在幹這一類事，我們說「這個人好成功啊！」他就是成功地抱著一個滿是毒蛇的箱子。世間人都很羨慕，「好漂亮的箱子啊！」但是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

成功人有成功人的苦惱。他擁有的東西多，同時也擁有了一般人所沒有的煩惱。除非他有「知空無我」這方面的素養作為輔助，那他所擁有的反而能持久一點，而且會為他所利用，就是能在利他這個方向上多做很多事。如果擁有得很多，又很執著，那就完了，等著被蛇咬吧，所以沒什麼好羨慕的。如果我們手上沒有這個箱子，正好樂得一身輕鬆自在。

一般人都希望事業做得紅紅火火，越大越好。「事」就是「業」，中國人造詞真是很有智慧。「事」越大，「業」越大，如抱蛇篋。

有一次，釋迦牟尼佛跟阿難在路邊走，看到路邊有一堆黃金，釋尊就說：「阿難，毒蛇。」阿難說：「是的，釋尊，確實是毒蛇。」

路邊有一個人，聽到有毒蛇，就跑過來看，一看是那麼多黃金，就趕快裝到袋子裡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後，藏在床底下，又怕被人偷走，晚上都睡不著。第二天，他就被官兵帶走了，說是他偷的，然後就把他的頭給斬了。

現代人在「知進守退」這條路上走得太遠了，科技就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代表。同時在「知空無我」這方面忘掉得太多了，甚至不知道有這回事，只知道「知進守退」，勇往直前。只知道分別，凡夫就是以分別為能事。大家互相比什麼？比誰能分別。所以，知識分子就是能分別的

人，用語言去分別、研究，使勁地分別。

分別念重的人，煩惱也重，分別念跟煩惱是成正比的。但是凡夫太習慣分別了，分別就是用腦子。本質而言，這其實是背佛性的。佛性是無分別的，是「知空無我」。有我、我所，還有與「我」對立的東西，這才有了分別的對象，有了主觀、客觀；無我就沒有分別了。

過去有人問禪師什麼是道，禪師說就是吃飯睡覺。那個人說：「吃飯睡覺誰不會啊？這也是道嗎？」禪師說：「吃飯睡覺誰都會，可是難得有一個人吃飯的時候只吃飯，睡覺的時候只睡覺。」一般人吃飯的時候，心裡有萬千種顧慮，百慮交心，心有千千結。睡覺的時候也妄念紛飛，想東想西，沒有幾個人是在做一件事的時候只想著那一件事。

古代的悟者，無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只活在當下。比如你們聽課，就百分之百隻聽課，沒有一絲毫心念在想別的事，在做別的事，全副身心都在做這件事情。

悟了的人，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任何因緣、任何情況下，他都能這麼做，他每分每秒都活在那樣一個狀態下。普通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比如他很專注地做一件事，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專注在那件事上。

李元松說過一句話：「傾宇宙之力，於眼前一瞬。」宇宙之力傾注在當下這一刻、這一瞬間。如果能這樣，你就是悟了的人，每一分、每一秒都能這樣。

只可惜我們都不行，我們的心太散了，全都散出去了。所以，我們今天的人做什麼事情都做不太好，古人畫的畫，今天的人畫不出來；古人做的塑像，今天的人也雕不出來；古人做的建築，今天的人也做不出來。就算做出來，也是形似神不似，因為心境變了。人的專注力越來越差，三分鐘就要看一下手機，你們還能每週來書屋坐上半天聽課，已經是這個時代的佼佼者。

依智故，不求自樂；依慧故，遠離我心貪著自身。

有這樣的智慧，就不會貪著自身。

(2) 依慈悲門

二者依慈悲門，拔一切眾生苦，遠離無安眾生心故；

除了智慧，還有慈悲。慈悲跟智慧就像鳥的兩隻翅膀，鳥要飛起來，只有一隻翅膀飛不起來，既要有慈悲，又要有智慧。光有慈悲沒有智慧，不行；光有智慧沒有慈悲，也不行。當然，兩者也是相通的，真有智慧，必有慈悲；真有慈悲，必然產生智慧。

一切智慧都是從愛心裡來的，是從慈悲裡生出來的。沒有慈悲的智慧都是小聰明，沒有智慧的慈悲也是無源之水。

「慈悲」，曇鸞大師有解釋：

拔苦曰「慈」，與樂曰「悲」。依慈故，拔一切眾生苦；依悲故，遠離無安眾生心。

「慈悲」就是「拔苦與樂」的意思，拔掉眾生的苦，給予眾生樂。

「遠離無安眾生心」，菩薩的存在就是讓眾生感到安心，包括身、心兩個層面，都讓眾生感到非常安穩。

一隻老鷹追一隻鴿子，鴿子受到驚嚇，就飛啊飛啊，飛到舍利弗的身影下面。雖然舍利弗已經是聖者了，是阿羅漢，但鴿子還是顫慄不止，瑟瑟發抖。後來它又飛到佛的身影裡，立馬就安心了。安心到什麼程度呢？經上說，哪怕海水傾覆了，鴿子都感到非常安心，不覺得有任何恐懼。為什麼？因為佛有大慈悲，徹底究竟的大慈悲，鴿子感受到了；但是阿羅漢的慈悲還不夠。這就是一種無畏，讓眾生安心。

這就是施無畏。布施有三種：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讓眾生感覺到很安穩、安心，就是施無畏。

吃素就是施無畏。一個吃素的人跟一個吃肉的人，我想鴿子肯定願意藏在吃素人的影子裡，因為吃素和吃肉產生的磁場不一樣。

其實不光佛教是這樣，儒家也是這樣，「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過去有一首偈子。出家人出門托鉢乞食，不免會踩到螞蟻，或者別的小蟲，他們會念一首偈子：「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眾生自迴護，若於

足下喪其形，願汝即時生淨土。」

「從朝寅旦直至暮」，就是從早到晚的意思。

「一切眾生自迴護」，所有的小蟲、小螞蟻請自行迴護，就是請牠們離開。

「若於足下喪其形，願汝即時生淨土」，這是學淨土法門的，「如果實在是不小心死在我腳下，希望你趕緊往生淨土吧」。反應出佛門非常慈悲，就是要安眾生的心。

(3) 依方便門

三者依方便門，憐愍一切眾生心，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故。除了智慧、慈悲，還有方便。這個方便是為了眾生，憐憫一切眾生。我們看曇鸞大師的解釋：

正直曰「方」，外己曰「便」。依正直故，生憐愍一切眾生心；依外己故，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

是名遠離三種菩提門相違法。

「正直曰『方』，外己曰『便』」，「外己」好理解，就是不考慮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外，只考慮眾生的方便。

「方便」這個詞來自於佛教。當然，現在講的「方便」意思就更多了，比如「行個方便，讓讓路」，上廁所也叫「方便」，等等。

佛典上解釋說：「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

「正直曰『方』」，「方」代表原則，內在是有原則的，有不變的東西。

「外己」，但是他為了適應眾生，讓眾生能理解，能得到利益、好處，他不得已，就不能方，也不能直，而要曲，要施設，要誘導，要吸引。

比如我們書屋，不能所有人來了只教他念一句佛。我在講的時候，也不能只教大家念一聲佛，不行。雖然我教大家念佛號，這是「正直」

的，又正又直，但是我面對不同的人，就不能一直這樣，必須要「外己」，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暫時放到一邊，順著對方的想法給他方便。他如果喜歡畫畫，就先教他畫畫，畫了兩天，「不錯，進步很大」，他就說「這個老師真好啊，水平挺高啊！老師，你的水平怎麼這麼高啊？」「念佛念的」，這就誘導過來了。所以，「依正直故，生憐愍一切眾生心；依外己故，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

（七）順菩提門

前邊講「離菩提障」，後邊有一個「順菩提門」，其實這兩個是可以放在一起的。佛教的表達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遮詮」，一種是「表詮」。「遮詮」就是不要怎麼樣，離開什麼，是否定的說法。比如剛才講的「離菩提障」，就是「遮詮」，它是否定式的說法。「表詮」是肯定式的說法，「順菩提門」就是「表詮」。

「離菩提障，順菩提門」，這是兩個方向，是不同的表達方式，但說的是一回事。離開菩提障，不就順了菩提門嗎？離開不順的，剩下的不就順了嗎？

順菩提門者：

菩薩遠離如是三種菩提門相違法，得三種隨順菩提門法滿足故。

何等三種？

一者無染清淨心，以不為自身求諸樂故；

「菩提」是無染清淨處。若為身求樂，即違菩提。是故無染清淨心，是順菩提門。

二者安清淨心，以拔一切眾生苦故；

「菩提」是安穩一切眾生清淨處。若不作心拔一切眾生離生死苦，即便違菩提。是故拔一切眾生苦，是順菩提門。

三者樂清淨心，以令一切眾生得大菩提故，以攝取眾生彼國土故。

「菩提」是畢竟常樂處。若不令一切眾生得畢竟常樂，則違菩提。此畢竟常樂依何而得？依大乘門。大乘門者，謂彼安樂佛國土是也。是故又言「以攝取眾生彼國土故」。

是名三種隨順菩提門法滿足，應知。

1· 何為清淨心

這一章裡反覆出現三字，就是「清淨心」，「一者無染清淨心，二者安清淨心，三者樂清淨心」。按說「安、樂、無染」跟清淨心好像沒多大關係，但是天親菩薩又放在一起，這有他要表達的義涵。

什麼是清淨心呢？善導大師在「二河白道喻」裡說，東岸的釋迦牟尼佛發遣眾生去西方，西岸的阿彌陀佛說「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這個人行走在二河中間的白道上，左邊是火河，右邊是水河。合喻的時候，善導大師就說「眾生貪瞋煩惱中，能生清淨願往生心」。善導大師把「清淨」和「願往生」放在一起說，證明願生心就是清淨心。

而且這個清淨心是在不清淨的環境裡，因為左邊是火，右邊是水，水不斷地濕道，火不斷地焦道，中間的白道很窄，兩邊的水火是無盡的，南北無盡。白道只有四五寸寬，就是一個人的腳那麼寬。水河、火河代表貪、瞋，都是不清淨的，唯獨白道是清淨的，白色就代表清淨。

這個白道之所以很窄，也說明人的願往生心很微弱，「善心微故」，是非常微弱的，跟貪心、瞋心比起來太微弱了。但是「眾生貪瞋煩惱中，能生清淨願往生心」，只要發起願往生心，就很可貴，就是清淨的，貪的水河濕不了，瞋的火河也燒不了。

我們看到這裡的「清淨心」，應該想到善導大師的這句話，知道願生心就是清淨心。

如果畫一個圖的話，菩提分三方面，第一個是「無染清淨心」，第二

個是「安清淨心」，第三個是「樂清淨心」，菩提有這三種內涵。

但是在淨土法門，這三種清淨心同時匯歸到哪裡呢？最後都匯歸到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是無染清淨處，是安穩一切眾生清淨處，是畢竟常樂處。

願生極樂的心就具足了這三種菩提心；菩提心的內涵有三種，但是這三種心都在願生心裡。所以，有了願生心就順菩提門，有了願生心就離菩提障。整部《往生論》的核心宗旨就是這一句，也就是願生為宗。

2· 聖淨菩提心區別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同樣是菩提心，聖道的菩提心跟淨土的菩提心有什麼區別呢？

第一，聖道的菩提心是從因向果，因為他在因地，往果的方向趨進；淨土的菩提心是從果向因，以阿彌陀佛的果地覺為眾生的因地心，所以是從果向因。果已經在那兒了，阿彌陀佛塞給我們，成為我們菩提心的因。換句話說，你的菩提心不是從你這兒發起來的，不是你個體的力量。

第二，聖道菩提心是從自心而發，淨土菩提心是從佛心而發。

第三，聖道菩提心容易轉，有退轉；淨土菩提心沒有退轉，一發永發，願生心發起來就一直往前，所以叫「現生不退」。

第四，聖道菩提心成佛很遙遠，一般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圓滿這個菩提心。淨土菩提心是一生成佛，這一生一過，你就是佛了。

第五，聖道菩提心需要萬行去圓滿，就是萬修萬行，六度萬行，用各種行法去圓滿它，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淨土菩提心專稱一佛就夠了。

菩提心在整個大乘佛法當中是比較關鍵、重要的，不管是聖道門還是淨土門。在這幾章裡，曇鸞大師都在不斷地、反覆地說明淨土法門是大乘。包括一開始，他在最前面就有一句結論性的話，「此《無量壽經優婆提舍》，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者也」。「上衍」就是大乘的意思；

而且是大乘之極致，是「不退之風航」。

（八）名義攝對

釋長行包括十個部分：第一，願偈大意；第二，起觀生信；第三，觀行體相；第四，淨入願心；第五，善巧攝化；第六，離菩提障；第七，順菩提門；第八，名義攝對；第九，願事成就；第十，利行滿足。

第八部分「名義攝對」，是把「善巧攝化」「離菩提障」「順菩提門」這三章總結了一下。

「名義攝對」，「名」是名相，「義」是含義。任何名相背後都有含義，把這些不同含義的名，對它們進行「攝對」。「攝」，因為這些名相在義理上有相融的部分，所以就讓它更加凝練、濃縮；「對」就是對應，它們相互之間也有對應關係。

「攝」字還有一個意思，就是「收攝」。比如原來有七八種意思，現在把它收攝為兩三種，甚至一種，讓它更易持易記，用更凝練的詞語把它的含義收攝進來。就好比樹枝跟樹葉，拿到樹枝，樹葉就在上邊了；但是拿到樹葉，樹枝不一定在上邊。

第五、第六、第七這三章裡出現了九個名詞，但是經過這一章「名義攝對」之後，九個名詞就變成了四個。這四個名詞其實還能再收攝，變成一個名詞。

這一章從結構來分，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講三種門，第二部分講三種法，第三部分講三種心；三種門攝取三種法，遠離三種心所成。

三種門是什麼呢？就是智慧門、慈悲門、方便門。三種法是「遠離我心不貪著自身、遠離無安眾生心、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三種心就是無染清淨心、安清淨心、樂清淨心。

我們看天親菩薩是怎麼把它們攝對的，怎麼把九個名詞變成四個名詞的。

1·般若與方便

翻到《聖教集》327頁。先看第一部分：

名義攝對者：

向說智慧、慈悲、方便三種門攝取般若，般若攝取方便，應知。

三個名詞變成了幾個？兩個，就是「般若」跟「方便」。

有人問「『慈悲』哪兒去了？」被攝進去了。智慧、慈悲、方便都攝入般若。「般若攝取方便」，這個「方便」已經不是前面那個「方便」了，這個「方便」更高，跟「般若」是同一層級的，「般若」攝受前面三個，是這種關係。所以，有時候詞是一樣的，但是義涵會發生變化，我們看曇鸞大師後邊的解釋就清楚了。

(1) 權實二智

「般若」者，達如之慧名；「方便」者，通權之智稱。

這是解釋「般若」跟「方便」。我們看這裡的文字結構也知道「般若」跟「方便」是並列關係。

「『般若』者，達如之慧名」，「達如」就是通達真如，「如」是真如。

「真如」這個詞來自於《大乘起信論》，它強調得比較多。它把眾生的心分成兩部分，一是「心真如門」，二是「心生滅門」。我們每天都在用心，我們這個狀態就是「生滅門」的狀態，生生滅滅，無常，妄想，分別，執著，有生有滅。馬鳴菩薩說，除了「生滅門」，還有「真如門」。「真如門」的心是真心，不會因為我們凡夫的心在生生滅滅、妄想分別而受到任何染污；當然，也不可能讓它更清淨，也就是《心經》裡說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所以，「達如」就是通達真如，到達真如的境界，這叫「般若」。

「方便」是「通權」，「權」是權且。「權」跟「實」相對，「實」是真實，「權」是權且、方便。「通權」就是通達權巧，這叫通權之智。

達如則心行寂滅，通權則備省眾機。

我們經常聽到禪宗講的一些話，比如「心行處滅」「說似一物即不中」，又說「開口即錯，動念即乖」「絕諸戲論」等等，這些都是在形容真如本體的狀態。

有蓮友問我一個問題：「眾生本來是佛，怎麼就成了凡夫呢？眾生在成為凡夫之前不都是佛嗎？怎麼就成為凡夫呢？」我說：「我也沒辦法回答你，如果你證得了真如本體，就不需要問別人，這就不成為問題。即便我證得真如本體了，你沒有證得，我講給你聽，講得天花亂墜，也不可能讓你明白。」因為真如本體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描述的，能用語言文字描述的就不是真如本體了，真如本體超出人類語言、邏輯的極限。

為什麼「達如」之外還有「通權」呢？如果佛菩薩始終在真如本體的境界中，凡夫就不可能得度，所以佛菩薩必須要用一些權巧的辦法。這種通權、權巧的辦法，主要是為了讓眾生開示悟入。

這裡說「備省眾機」，「備」是周備。由於眾生的根機有很多種，「備」就是廣泛、不漏，各種根機都攝受；「省」是省察。佛觀察每一個眾生的根機，然後施設一種與他的根機對應的權巧方法。

省機之智，備應而無知；寂滅之慧，亦無知而備省。

雖然權巧之智是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但是從真如本體的角度來講，它是一種無知而知的狀態。

「寂滅之慧」，真如本體雖然無知，但是它無知而無不知，這在《往生論註》裡反覆說到。同時它又能無機不漏，無機不攝，各種根機沒有一個不完備的。

然則智慧、方便相緣而動，相緣而靜。

這裡的「動、靜」跟「智慧、方便」是相對應的關係。「智慧」就是「靜」，「方便」就是「動」。「相緣而動，相緣而靜」，不管是動還是靜，智慧跟方便始終是不離開的，兩者不能打成兩截。只有智慧沒有方便，或者只有方便沒有智慧，都不行；是智慧中有方便，方便中有智慧。

動不失靜，智慧之功也；靜不廢動，方便之力也。

這樣就能達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狀態，就像圓心跟圓周的關係。比如釘一根釘子，在釘子上繫一根繩子，繃緊這根繩子就能畫一個圓周。不管在圓周的哪個點上，它始終不離開圓心。中間有一個不動的，它才會動；它雖然動，但是又不失靜，不會動一動就離開這個圓了，不會的，它始終都在這個圓周上。所以，正因為中間有一個不動的東西，才能畫出這個圓。

這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不變」就好比圓心，「隨緣」就好比圓周。智慧跟方便，本質是體跟用的關係：體是靜的，不動的；但是僅僅有不動的體也不行，要用起來，用是動的。所以，體靜用動。

是故智慧、慈悲、方便攝取般若，般若攝取方便。

所以，把智慧、慈悲、方便都攝受到般若裡。這樣我們就明白，智慧跟般若是不能劃等號的。

佛經裡有一些詞是不翻譯的，有好多種情況，其中一種情況是無法用漢語的某個詞涵蓋它原本的所有意思。「般若」也稱為「大智慧」，其實「大智慧」這種說法是不能完全涵蓋「般若」的含義的，只是意思比較靠近。

「般若攝取方便」，在一般的聖道門當中，「般若」是無法攝取「方便」的，般若是般若，方便是方便。在淨土法門裡，「般若」跟「方便」可以劃等號。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是實相身、為物身，實相身可以說是般若，因為這是佛所證的真如本體；為物身就是一種方便，是為眾生施設的，可以稱念出來，有一個極樂世界可以往生。

所以，「般若攝取方便」看起來是一句平平常常的話，其實是不容易的。

(2) 菩薩父母

「應知」者，謂應知智慧、方便是菩薩父母。

是智慧為父方便為母，還是智慧為母方便為父？怎麼匹配？《維摩詰經》上有一句話，叫「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這跟中國傳統的《周易》思想比對，似乎好理解一點兒。我們知道乾卦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以，陽屬動，陰屬靜。剛才說了，靜不失動，動不失靜。靜是什麼？靜就是智慧。

我們學佛的時候有會碰到很多名詞，有很多名相都是特定經典裡一種特定的說法，明明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場、位置去揣摩它，一個角度用一個詞，換一個角度又換了一個詞。

比如「般若」跟「真如」，其實可以劃等號；包括「實智」，這是《法華經》裡講的；包括「心真如門」，這是《大乘起信論》裡講的；《華嚴經》上又講「無師智、根本智」，其實都可以劃等號。我們知道它們是一回事，就不會起分別念。「方便、權智、生滅門、後得智（後得智跟無師智、根本智相對應）」，也可以劃等號。前面幾個詞是理體，後面這幾個詞是事相上的；前者是平等，後者是差別。

若不依智慧、方便，菩薩法則不成就。何以故？若無智慧，為眾生時，則墮顛倒；若無方便，觀法性時，則證實際：是故應知。

智慧跟方便，對菩薩來說兩者不可或缺。智慧是知空無我，知道一切都是緣起無我的，菩薩在度眾生的時候就不會有強烈的執著，就像《金剛經》裡說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不會以為有實眾生、實生死。如果沒有智慧，只有方便，眾生在做夢，你也進入夢境，跟眾生一塊兒做夢，你不知道這是夢，也沒想過要出離這個夢，你在夢中很慈悲，想讓夢裡的人過得好一點兒，離苦得樂，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知道這都在夢裡。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如果只有真實，沒有方便，就會出現阿羅漢或者七地菩薩那種沉空難的狀況，就是灰身滅智，沉到「空」的境界裡再也出

不來，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那還有什麼好折騰的呢？就呆著唄，在這個境界裡挺好的。

所以，菩薩度眾生不能離開真如本體而著於事相，同時也不能離開方便而墮到偏空當中。《普賢行願品》裡有一句話：「猶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著空。」「空」代表空，「水」代表有，水是有形的。所以，菩薩不著空，不著有，不在空有兩邊。這兩句寫得像詩一樣，非常美。

有時候佛用一些方便，但也不是無限的，不會隨著這個方便一直走下去。比如用船把人從此岸渡到彼岸，人過河之後，船對於他就沒有意義了，他不會一直背著船，接下來要爬山了，不會背著船，「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有很多人說：「佛教非常科學，佛是兩千五百年前最偉大的科學家！科學家研究的、沒研究的，佛都說盡了。」如果把佛定義成科學家，那就貶低了佛。

雖然佛經裡有很多說法跟科學似乎是一致的。比如佛說一鉢水裡有八萬四千蟲，過去人們不知道，現在在顯微鏡下一看，果真有很多細菌。再比如量子力學，它跟佛教講的一模一樣。它們是有重疊的部分，因為科學講究實證，也追求真理，初發心是好的，但是方向錯誤。所以，佛不會無限制地用「方便」，只是點到為止。佛不會無限地「通權」，「通權」是為了「達如」。

我起初信佛的時候特別驚訝，「原來佛經不迷信啊，不是過去印象裡的燒香、拜佛，這裡面有科學啊！」當時對我的衝擊很大。但是慢慢深入進去，就發現佛教不止這些，慢慢也就不會老去比對了，「這個科學不科學？那個科學不科學？須彌山到底是地球上的哪座山？是不是喜馬拉雅山？」就不會這麼想了，因為我們凡夫生活的境界是虛妄的。

現在很多人學佛，因為信心不夠，所以就使勁攀附世間的某種東西。比如攀附科學，什麼都往「科學」頭上扣，什麼都要比附。其實不需要這樣，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不需要別人撐腰或者證明。

我們信佛，本質來說是因為我們有善根。能信入的人，總是有信入的門徑。有的人信佛可能就是一句話的事，「我爸、我媽是佛教徒，他們絕對不會騙我！」他就信了；或者「我的兒女肯定不會騙我，他們有那麼好的教育背景，他們都信了，所以我也不懷疑」，有很多種情況。有的是做夢，醒來就相信了。像我一個大學同學，他五歲的時候夢見地藏菩薩，但是那時候他不知道是地藏菩薩，他夢到一個戴毗盧帽的形象，拿著錫杖，放著光，十幾年了，他都不知道那是誰，後來看《西遊記》，他以為是唐僧。後來我告訴他是地藏菩薩，我還給他看地藏菩薩像，他說：「對！就長這樣。」隔了十幾年，我一說他就相信了，這是夢起的作用。眾生信佛各有因緣，有的是明白了一個佛法的道理，就相信了。總的來說，還是有善根。

2· 遠離障菩提心

向說遠離我心不貪著自身、遠離無安眾生心、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此三種法，遠離障菩提心，應知。

三個詞變成了幾個？一個。三種遠離，最後就是遠離一種，「遠離障菩提心」。前邊三種，「貪著自身、無安眾生、供養恭敬自身」，都屬於菩提路上的路障。總的來說是這三種，概括起來就是一個，「障菩提心」。「遠離障菩提心」，也可以說「遠離菩提心障」。這樣就把三個收攝到一個裡邊去。

(1) 諸法各有障礙相

我們看曇鸞大師的解釋：

諸法各有障礙相，如風能障靜，土能障水，濕能障火，五黑十惡障人天，四顛倒障聲聞果。此中三種不遠離，障菩提心。

「諸法各有障礙相」，佛教裡的「法」，概念非常廣。所有一切都是「法」，眼所見，耳所聞，一切現象界的東西都是「法」；佛法也是「法」。但是，各種法裡都有種種障礙的事相。

「風能障靜」，我們說「無風不起浪」，本來大海很平靜，風一刮浪就起來了，因為風的存在，靜止的東西就不靜了，風一吹，葉子就動了。所以，風能障礙靜。靜遇到風就待不住了，就不能保持靜的狀態了。

「土能障水」，土能障水，能堵住水。

「濕能障火」，「濕」，我們把它理解成水也行，水能障火。著火了，我們不會用木頭滅火，而是澆水。其實，中醫裡的五行講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克」就是「障」的意思。

這是講現象，人生活在器世界裡，就有這樣的障礙相。

人心呢？「五黑十惡障人天」。「五黑」就是殺、盜、淫、妄、酒。「十惡」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瞋、癡。也就是十惡業，十善業反過來就是十惡業。五黑十惡障人天之路，你想下一世得人身，但是你沒有持守五戒，那怎麼可能呢？你想下一世生天，你沒有十善，那怎麼可能呢？就像火箭要升天，得有燃料；人想生到天上，也得有資糧。所以，障礙眾生做人或者生天的就是「五黑十惡」。

我們有沒有「五黑十惡」？有。我們在街上看到「掃黑除惡」的標語，其實真實的黑、真實的惡是「五黑十惡」。從解脫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是黑惡分子，下一世想要做人、生天，內心的黑惡勢力會障礙你。

「四顛倒障聲聞果」，剛才是講人天，這裡是講聲聞小果。「四顛倒」是什麼呢？我們看註釋：

以無常為常，以苦為樂，以無我為我，以不淨為淨。

「以無常為常」，本來是無常的，他認為有常。人不都追求永恆嗎？有一句廣告語說「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人都追求永恆，也認為自己擁有的會一直擁有。這是一種錯覺，無常的觀念非常淡薄。

人什麼時候會感到無常的存在呢？就是這件事已經發生了，已經降臨到你頭上了。我小時候村裡有人去世了，家人就一邊拍著棺材一邊哭：「哎呀，怎麼這麼快啊！」平時怎麼不覺得快呢？這件事發生了就覺得快。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平常好好的都不這麼想，人就是有一種錯覺，這就叫顛倒，本來是無常的，他顛倒，總以為有常。「以苦為

樂」，本來娑婆世界是苦的，你告訴他，他聽不進去，不光聽不進去，反而覺得「你們佛教太悲觀了吧，上來就講苦」。對苦的本質的感受，需要有一定的敏感度，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一般有宗教傾向、哲學傾向的人，會相對敏感一點。我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挺苦的，就萌生出這種概念，覺得好像並不快樂，其實生活中也沒發生什麼事。

「以無我為我」，本來是無我的，但他始終認為有一個我。在這四種當中，這一條是比較根本的。本來無我，以為有我，正因為如此，才會產生「常」的概念、「樂」的概念、「淨」的概念，因為這些都屬於「我」。有了「我」，其他幾種就可以附著。

「以不淨為淨」，本來不淨，但是他覺得很乾淨。這種狀態跟狗吃屎是一樣的，我們看到狗吃屎都覺得惡心，那麼髒的東西牠吃得可香了，這就是「以不淨為淨」。在狗的境界裡，牠認為屎是乾淨的，而且很香。阿羅漢和聖者已經從四顛倒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們看我們就像「狗吃屎」一樣，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中三種不遠離，障菩提心」，這三種不能遠離，就會障礙菩提心。

所以，這是越來越高的：前面講器世界的障礙相，然後講人天路上的障礙相，然後又講小乘證果的障礙，下面是講障礙菩薩發菩提心，講成佛的障礙。

（2）願生則遠離諸障

「應知」者，若欲得無障，當遠離此三種障礙也。

想要無障礙，就要遠離這三種心。

如何遠離這三種心呢？淨土法門是如何遠離的？就是發起願生心。人的願生心一發起來，自然遠離，自然「不貪著自身」；自然「遠離無安眾生心」，不會跟這個世界的眾生爭搶；自然沒有「供養恭敬自身心」，因為我們的心在極樂世界，「此地空餘鏡裡身」，我們是「穢土假名人、淨土假名人」，在世間只是一個假名，「恭敬供養」沒有對象。

淨土法門遠離三種障的方法不是智慧觀照，而是發願往生。願生心一發起來，自然遠離。《阿彌陀經》說「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這是沒有障礙的。

《往生論》前面也說到「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無礙」對一個眾生的解脫是最重要的，決定了他能不能走下去，能不能走通，能不能走到目的地。

善導大師說：

眾生稱念，即除多劫罪；命欲終時，佛與聖眾自來迎接，諸邪業繫無能礙者。

「眾生稱念，即除多劫罪」，眾生每天念佛就除多劫罪業。

「命欲終時，佛與聖眾自來迎接」，到了臨命終時，佛自然會來迎接你。這時候會怎麼樣呢？「命欲終時，佛與聖眾自來迎接，諸邪業繫無能礙者」，我們生生世世造的罪業就像繩索捆著我們的手腳，把我們綁在六道裡。這時候，「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罪業的繩索「卡嚓」一下就斷了，這時候沒有任何東西能障礙你。這是淨土宗的「遠離障菩提心」，本質來說是因為他力。

如果是聖道門，要「遠離障菩提心」，就要直面，得跟它對著幹。「遠離我心不貪著自身」，你貪著，就得變成不貪著；「遠離無安眾生心」，就要捨棄自己的利益，安眾生的心；「遠離供養恭敬自身心」，就得變得沒有恭敬供養自身的心，就得硬來。淨土法門則是繞過這些，阿彌陀佛把我們背在肩上。

編輯部的微信昨天發了一個視頻，是佛滿法師往生前的一段視頻。她早晨 7 點 13 分往生，6 點半左右，也就是她斷氣前 30 多分鐘錄了一個 3 分鐘的視頻。她除了精神稍微弱一點，氣力稍微弱一點，其他都跟正常人一模一樣，就好像我們聊天一樣，腦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本來她跟她弟弟緣分特別深，有點放不下她弟弟，開始的時候還想再見一面，但是最後佛徹法師問她「要不要見？」她說「不見」，一心求往生，所有的急救措施都不用。佛徹法師問她「痛不痛苦？有沒有感到

難受？」她說「沒有，感覺到很舒服」，這就是無礙。

我們看很多人去世的時候，真是像活牛剝皮一樣，很痛苦，或者昏迷，或者不認識人，或者狂躁、痛苦、嗷嗷叫……各種狀況都有。我們說人的一生苦，其實沒有比「死」這個過程更苦的。但是，佛滿法師可以走得這麼輕鬆，這麼自在，可以說超過了很多大哲學家、大學者、大文人。

大哲學家叔本華走的時候，「我看見地獄了，火啊！火啊！」這都有歷史記載。他平時的那些哲思在臨終沒起到一點兒作用；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但是也沒起到一點兒作用。

大學者歐陽竟無，他是研究唯識的，名氣非常大，他臨終的時候講了一句話：「到頭來都不如一字不認識的農村念佛老太太。」他可是研究佛教的大學者。

大文人蘇東坡，臨終的時候一幫人給他助念，告訴他「你要念佛啊」，還有法師幫他助念，但是他指著自己的心口說：「這裡使不上力。」

這些人遠遠比不上一個普普通通的法師。為什麼？因為「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因為念佛人「命欲終時，佛與聖眾自來迎接，諸邪業繫無能礙者」，沒有東西能障礙他。

3·成就妙樂勝真心

向說無染清淨心、安清淨心、樂清淨心，此三種心，略一處成就妙樂勝真心，應知。

三個詞變成幾個詞了？三個變成一個。這就是「攝對」，三攝成一，一對應三。無染清淨心、安清淨心、樂清淨心，總的來說就是「妙樂勝真心」。「妙樂勝真心」，這個名字特別好。這些詞都是天親菩薩創造的，都有特別要表達的意思，天親菩薩不是亂取名的。

(1) 樂有三種

我們看曇鸞大師的解釋：

「樂」有三種：一者外樂，謂五識所生樂；二者內樂，謂初禪、二禪、三禪意識所生樂；三者法樂樂，謂智慧所生樂。

「樂」就是快樂。人都是厭苦求樂的，不光是人，一切眾生，小到螞蟻，大到大象、天人、鬼神，沒有一個眾生不厭苦求樂。哪怕是很低級的生物，像蒼蠅、蚊子、小蛆蟲，都是厭苦求樂的，你傷害牠，牠都不願意，牠都要躲。為什麼？不想死，死亡是最苦的一件事。厭苦求樂幾乎成為眾生的本能。

很少有人知道快樂是有差別的。五欲眾生有五欲眾生的快樂；三界內，欲界眾生有欲界眾生的快樂，色界眾生有色界眾生的快樂，無色界眾生有無色界眾生的快樂，各個不一樣；小乘有小乘之樂，大乘有大乘之樂；大乘五十一個階位的菩薩，每個階位都有每個階位的快樂。但是，每個階位也都有每個階位的煩惱、習氣。真正的快樂是無漏的，沒有任何不圓滿，沒有任何染污、弊端。這裡天親菩薩說的「妙樂勝真」，就是極樂世界的樂，也就是佛所證的大涅槃、大自在；除了這之外，都有不圓滿，都有欠缺。

這一段是在探討「快樂」。快樂有三種。

①外樂

第一種是外樂，我們人道眾生追求的快樂都屬於這種樂，就是五識所生的，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所追求的快樂。

我們整天忙忙碌碌，拚死拚活，疲於奔命，都在追求什麼？賺錢。賺錢為了什麼？過日子。不想到處租房，所以要買房，讓身體有安住的地方。如果在北上廣買房，所以就要靠身體去賺錢，每天出力，包括體力、腦力，還要熬夜、加班，真的像「賣身」似的，把身體賣給老闆，就為了能住得好一點兒，吃得好一點兒，穿得好一點兒。

你穿了漂亮衣服很高興，那個高興是來自於別人對你的讚許。總之，這種快樂跟眼睛有關係。

吃東西跟舌頭有關係，吃到好吃的高興得不得了，過兩天沒吃著，還想去吃。耳朵喜歡聽好聽的音樂。鼻子喜歡聞香。

總之，這幾乎構成了人道凡夫生活的全部。這種快樂很可憐，心態上有點乞討的意思，向對方，向周圍，向物質世界、眾生世界乞討，乞討快樂。因為這些都是從外得的，所以就不斷地從外攝取。

②內樂

第二種是內樂，它不需要從外面抓取，是從內而生的。但是，內樂的產生也是有條件的，就是要進入禪定。我們經常講的禪悅，就是禪定產生愉悅，那種快樂就叫內樂。初禪有初禪的快樂，二禪有二禪的快樂，三禪有三禪的快樂，一層比一層深。

總之，初禪、二禪、三禪之樂跟前邊的五識所生樂不一樣，它是意識進入禪定狀態下產生的快樂，這是一種高級的快樂，我們很少有人能享受到。但是有一種比較類似的，就是人在專注做一件事的時候，或許比較接近那種狀態。比如特別專注在一件事上，這個過程是有快樂的。雖然心還是散的，但是比你平時要凝定很多了。

三禪之樂還是有欠缺的，不圓滿。為什麼？初禪有火災，這個火災可不僅僅是我們認為的著火，是整個一層天都充滿大火；二禪有水災；三禪有風災，因為三禪還有呼吸。總之，三禪之樂還是不夠圓滿。

③法樂樂

第三種是法樂樂。「法樂樂，謂智慧所生樂」，這種快樂的生處不一樣。第一種快樂是從眼、耳、鼻、舌、身生出來的；第二種快樂是從意識生出來的；第三種快樂是從智慧生出來的。

智慧跟意識有什麼不同呢？智慧比意識更深一層。智慧比較靠近我們的本心、本性，眼、耳、鼻、舌、身還是比較淺的。

法樂樂，大家反而能有體會；內樂，可能我們體會得比較少。比如我們聽法師講法，聽得特別相應，就會產生法樂樂，法喜充滿。

形容很法喜，只能用「充滿」這個詞，就好像電池充滿電一樣。這其實是外部的因緣引動了內在的善根，然後自發地充電。所以，經上有句話叫「心生大歡喜，佛放淨光明」，內心生出歡喜，佛就放出光明照著你。

有時候讀佛教的書，聽佛法，甚至第一次走進寺院，看見佛像，都會有法喜。因為這是「智慧所生樂，從愛佛功德起」，是源自於佛的。這種樂不是外樂、內樂所能比擬的，不在一個層面上。

(2) 釋「妙樂勝真心」

此智慧所生樂，從愛佛功德起，是遠離我心、遠離無安眾生心、遠離自供養心。是三種心，清淨增進，略為「妙樂勝真心」。

這三種快樂也有程度差別。比如，我們的法喜叫法喜，觀音菩薩、普賢菩薩他們有他們那個境界的法喜，這是不一樣的。

「是三種心，清淨增進」，越來越增進，「略為『妙樂勝真心』」。

下面就一個字一個字地解釋：

「妙」言其好，以此樂緣佛生故；「勝」言勝出三界中樂；
「真」言不虛偽、不顛倒。

「妙」就是「好」，「以此樂緣佛生故」。

「『勝』言勝出三界中樂」，就是「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三界中找不到這樣的快樂。三界中最快樂的就是三禪之樂。

而法喜法樂跟外在的環境沒有關係。儒家的很多描述跟這個很接近，比如「朝聞道，夕死可矣」，比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因為他在智慧這個層面上觸碰到了真理，他的心觸碰到了真理。

真理本身是常樂我淨的，真理本身有快樂在裡面，你觸碰到了，就會感受到。雖然對我們凡夫來說，這種感受還是很飄渺的，隔了很多層，但它畢竟是從真理界傳出來的，所以我們還是能感受到。這跟吃好吃的、穿漂亮衣服、塗香水、聽到好聽的話不一樣，那些都是需要前提條件的。而法喜不需要條件，是由內而生的，自發的，就像趵突泉一樣，「咕嚕咕嚕」自己往外冒。而且法喜是清淨的，無染的；世俗的快樂是有染的，是染污的。

什麼叫染污？比如你吃到好吃的，會一直在心裡想著它，不吃不行，好像有一個東西催使你，它會在你心裡留一個烙印，不清淨，甚至讓你

的心浮動、波動，這就是染污，不乾淨。但是法喜不會，它是平靜的。甚至你本來不平靜，法喜生出來就變得平靜了。法喜是自在的，有一種解脫感，而沒有束縛感，還有滿足感，感到什麼都不缺，萬物皆備於我。

五欲之樂本質來說是苦的，我們之所以感受到快樂，是一種錯覺，它本質是苦的。比如吸鴉片，對吸鴉片的人來說，吸的時候很快樂，你說他不快樂，不可能。但是這種快樂有不好的後果，它是以透支你的元氣為代價的，元氣瞬間釋放就產生快感，飄飄然，它會給你的身心造成非常慘重的結果，你的身體會變差，最終導致你更不快樂，更難受。五欲雖然不像鴉片，但是跟鴉片有相似之處，都會成癮，都對身心有破壞。

甚至禪定，說實在的也不清淨，不然不會對它產生貪厭的心。貪，就是貪更高的；厭，厭那個比較低的。像在世間工作，他對現在的位置不滿意，就要往上爬。所以，從這一點來說，就證明禪定也是染污的，不清淨。最清淨的就是法樂樂，這才是佛要給我們的。

「『真』言不虛偽、不顛倒」，因為這種快樂能住持。我們要知道，我們本性中就有這麼快樂，這種快樂並不從外得，如果套用六祖的話，就是「何期自性，本自快樂」，本來就是快樂的。

什麼讓我們不快樂呢？就是妄想、分別、執著，它把我們快樂的本性蓋住了。所以，判定一個人學佛是不是走對路，學得怎麼樣，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就是看你快樂不快樂。你說你會修行，會研究佛教，也寫了多少書，也能講課，還有點兒小神通，但就是不快樂，整天愁眉苦臉，那說明你某個地方不對勁。你雖然什麼都不懂，只會念一句佛號，也知道有極樂世界，但是你覺得很快樂，你就比前面那個人修行要高。

學佛就是學快樂，學佛沒有那麼複雜。而且這個快樂只有自己知道，你告訴別人也沒用，別人也不能體會。難為外人道，只有自己知，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極樂世界」這個名字取得特別好，叫「極樂」，樂到極處了。在世間，樂極就生悲，但是在極樂世界不會，因為這種樂不是對比出來的。

前面偈子裡有兩句叫「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這種快樂是無

間的。地獄裡有「無間地獄」，受苦是無間的；但是極樂世界是快樂無間。世間的快樂都是有間的，喜歡吃好吃的，吃到的時候快樂，吃不到就不快樂，這就間隔開了，這種快樂帶有虛偽性。我們會認為這件事的本身很快樂，其實不是的。比如，喜歡吃辣的人，吃到辣會很快樂；不喜歡吃辣的人，吃到辣就很痛苦。辣椒本身沒有快樂與不快樂，沒有對與錯，而是取決於吃的人。

4· 願生心總攝四心

我們總結一下。

前面說智慧心、方便心、無障心、勝真心，是由九個變成四個。這四種心如果再攝對，用一個詞來描述，是什麼心？天親菩薩沒說，實際上可以再攝對，再濃縮，就是「願生心」。

智慧心、方便心、無障心、勝真心，其實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來描述願生心的。我們看到願生心會覺得「願生心很一般，沒什麼智慧啊」，但是天親菩薩說「不對，這裡面有智慧心」；有人說「願生心不方便啊，我不願生」，天親菩薩說「也不對，它裡面有方便」；有人說「願生心能除掉我成佛路上的障礙嗎？」天親菩薩說「可以，因為願生心裡面有無障心，無障心能消除三種障」；有人說「願生心不殊勝，也不真實吧？好像就是著相，有個極樂世界，有一個想要求生的人，這不就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了嗎？不殊勝，不真實，虛偽」，錯了，願生心裡有妙樂勝真心。

如果只提願生心，而沒作任何描述，我們就會覺得願生心很普通、很簡單，沒什麼可說的，但其實願生心有很多內容。好比我們吃包子，覺得特別好吃，但是別人問你「這包子是什麼餡的？」「不知道，就知道好吃」。現在天親菩薩等於幫我們把包子掰開，「我告訴你為什麼好吃，因為裡面有這個餡、那個餡，一共有九種餡，九種餡總結起來就是四種餡，四種餡再濃縮起來就是一種餡」。如果不這樣掰開說，我們就會覺得願生心很普通，甚至別人說多了，我們自己都會動搖。所以，九種心

變成四種心，四種心變成一種心。菩薩的苦心就在這裡。

智慧心、方便心、無障心、勝真心，這四種心在《大經》裡就是「至心、信樂、欲生」，在《觀經》裡就是「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其實都是一回事。所以，天親菩薩這四心的依據就在這裡。但是，天親菩薩似乎用了很多聖道門的詞彙，因為他面對的大多是學聖道門的人，他是要引導這樣的人進入淨土門。

（九）願事成就

「願事成就」是指具體的行持。心是四種心，落實到行持上，行持就是事相，反映在事相上是什麼呢？就是五念門。所以，內在有四心，外在有五念門；四心歸成「願生心」，五念門歸成「一向專稱」。

願事成就者：

如是菩薩智慧心、方便心、無障心、勝真心，能生清淨佛國土，應知。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沒這麼表達，他說「眾生貪瞋煩惱中，能生清淨願往生心」。

說「智慧心」，因為名號本身就是實相身，就是實相理體；說「方便心」，因為念佛本身就能自利利他，自度度彼；說念佛就是「無障心」，因為靠他力繞過了障礙。

「應知」者，謂應知此四種清淨功德，能得生彼清淨佛國土，非是他緣而生也。

這就是「願生即生」的意思。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而往生到淨土，「非是他緣而生」，是因為願生，願生就往生。

是名菩薩摩訶薩隨順五種法門，所作隨意，自在成就。如向所說身業、口業、意業、智業、方便智業，隨順法門故。

這裡的用詞很特別，突然冒出一句「菩薩摩訶薩」，就是大菩薩。前邊都是講「菩薩」，只有這裡出現了「菩薩摩訶薩」，很奇特。

「大菩薩」一般是指文殊、普賢這樣的，這裡為什麼說「大菩薩」呢？內有四種心，外隨順五念門，這樣的念佛人跟文殊、普賢、觀音、勢至是同一等的。在《觀經》裡意思就非常明顯，「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所以，菩薩跟念佛人是朋友的關係。朋友關係就不像師徒、父子、師生，不是那種關係。朋友是平等的，我們可以跟觀音菩薩平起平坐。

1· 所作隨意，自在成就

「所作隨意，自在成就」，這八個字特別好「所作隨意。」體現在哪些方面呢？「隨意」，時間上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而是一生成就，這就是「隨意」。「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這就是「隨意」，念七天壽命到了，就走了；念七年也行，念七十年也可以，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

根機上也隨意。你是普賢菩薩那樣的根機，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也行；你是造作五逆十惡的根機，也可以，區間非常大。

凡夫的狀態也是「隨意」的。有人問「我能不能邊看電視邊念佛？」我說「可以」；打麻將的時候也可以念佛，逛街也可以念佛。還有比這更隨意的嗎？

李元松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生活中，每天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然後隨心所欲，一切都圓滿。」但是我們不要理解成本來一天念一萬聲佛號，結果只念一句，然後就認為圓滿了，其他九千九百九十九句都是浪費，不是這樣的。

有的人表面上只念了一句、十句，但其實他內心是念念不捨的，深層次的念佛沒有間斷，一直在進行。

我就聽過這樣一件念佛感應事蹟。我在南寧的時候，有一個老太太，她本來不念佛，她是因為她老伴往生了才念佛的。她老伴一天只念十聲，

然後該怎麼樣就怎麼樣，跟普通老頭一模一樣，也沒有吃素，甚至也沒有皈依，就是偶然別人教他念佛的。但是他堅持得很好，一天就念十聲，絕不多念一句。有一天，他把一家人叫回來說：「我今天要走了，要回家了。」

「這不就是你家嗎？」

「不是這個家，回西方極樂世界老家。」

說完之後，他就在客廳鋪了一個蓆子，躺在蓆子上，誰也不理，他什麼病都沒有。過了幾個小時，他就走了，特別瀟灑、自在。

「生活中，每天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然後隨心所欲，一切都圓滿」，真的是這樣；再配合天親菩薩講的「所作隨意，自在成就」來看，真的就是這樣。

「所作隨意」，「隨意」是隨眾生意。但是眾生意也各個不同，有的人是不想多念，有的人是少念一聲都不行。像妙悟法師，他一天念好幾萬，誰也不見，就喜歡閉關，念了幾年就往生了。這樣的人，你讓他少念一句都不行。

淨土法門好就好在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多念也行，少念也可以；念得清淨也可以，念得不清淨也沒問題，有些人煩惱重，很難清淨；你屬於緘默不語的，念佛不想出聲，在心裡默念也可以；你是一個話癆，早上一睜眼就要說話，一直說到閉眼，偶爾間雜著念兩聲佛，也沒問題；你的出世心非常強，出家念佛才安心，你就出家，所作隨意；你出不了家，就想有個家，要結婚，要生孩子，或者結婚不生孩子，所作隨意。

淨土法門跟你的狀態，念多念少，念得時間長、時間短，學得深、學得淺都沒有關係。在眾生這邊是帶有彈性的，所以叫「乃至十念」，「乃至」兩個字就給我們空間。這個空間大到所有人都能進來，文殊普賢也所作隨意，五逆十惡也所作隨意；出家人所作隨意，在家人也所作隨意；老人、小孩所作隨意，八哥、鸚鵡也所作隨意，最後都能自在成就。

這就是淨土法門超勝的地方。你想多學點兒法，邊學法邊念佛，行，

所作隨意；什麼也不想學，只想念一聲佛，行，所作隨意。

其實在佛那裡也是自在隨意的。佛的本意是要把極樂世界送給我們。笨一點兒的人，他覺得沒問題，「送我？好，我接受」；聰明一點兒的人，聰明反被聰明誤，「有這麼便宜的事嗎？」

師父打過一個比方，一塊錢買大樓。有一棟大樓，本來蓋樓的人是要送給所有人的，但是有些人懷疑，不相信，而蓋樓的人又非常想讓對方接受，所以就想了一個辦法：收點兒錢，一塊錢買給你。這樣買的人就歡歡喜喜地接受了。聰明一點兒的人就說「一塊錢？不可能吧？怎麼也得一百塊錢」，好，一百塊錢也行，這種人的修持可能更高一點兒。還有更聰明的人，「一百塊？不可能，得一百萬」，好，那你就修吧，什麼時候修成了，一百萬也行。因為蓋樓的人是真心要送給你的，所以在他那裡是不提任何條件的，他提的所謂的「條件」也是為了照顧你的心情。

阿彌陀佛也是一樣，他要把極樂世界送給我們，能接受的人直接就接受了；不能接受的人說「不行，我自己也要修一點兒，這是二力法門，我修一分，佛修九分，合起來十分」，阿彌陀佛說「也行吧」。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

有的人不喜歡「送」這個字，雖然「送」字釋迦牟尼佛沒用過，可是同樣意思的詞釋迦牟尼佛經常用。比如《大經》說：「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教，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什麼叫「惠」？惠是惠賜，惠賜不就是送嗎？在世間尚且有這樣的事，我送給你一個東西，我們就應該想到，在佛的境界裡也同樣存在這樣的事情。

2· 所說五業，隨順法門

「如向所說身業、口業、意業、智業、方便智業，隨順法門故」，這五種是對應什麼呢？對應「五念門」。身業對應禮拜們，口業對應讚歎門，意業對應作願門，智業對應觀察門，方便智業對應迴向門。所以，

這裡就是換了一種說法，實際上就是五念門。

「隨意自在」者，言此五種功德力，能生清淨佛土，出沒自在也。「身業」者，禮拜也；「口業」者，讚歎也；「意業」者，作願也；「智業」者，觀察也；「方便智業」者，迴向也。言此五種業和合，則是隨順往生淨土法門自在業成就。

這裡有個詞叫「五種業和合」，這就說明五種業不是獨立的、割裂的，而是互含互攝的關係。禮拜裡邊有讚歎，讚歎裡邊有作願，作願裡邊有觀察，它們是互含的關係；甚至是舉一攝餘，舉出一個，其他四個也在裡邊。

也就是說，這五個不一定都要圓滿。我們一般都會這樣理解，好像五種功課一樣，一個都不能落。不是這樣的，是舉一攝餘，比如你稱名，稱名裡邊就包含了其他四種。

這樣就「隨順往生淨土法門自在業成就」，「成就」這個詞很好，就是從因至果，因不虛，果必得。

3·菩薩「十種自在」

這裡還有一個詞叫「自在」，它既是「自在成就」，也是「成就自在」。剛才我們講的是「自在成就」，還有一種是「成就自在」。

「自在」是一種很高的境界，「得大自在」就是形容佛的。像觀自在菩薩，名字裡就有「自在」，這是很高的境界。

《華嚴經》對「自在」有一番描述，八地以上的菩薩會得到十種自在，哪十種呢？

第一，命自在。菩薩的壽命長短是自在隨意的，可長可短，想長就長，想短就短，活一秒也行，一直活下去也可以，想在世間住持多久都沒有任何障礙。

第二，心自在。「謂菩薩智慧方便調伏自心，能入無量諸大三昧，遊戲神通，無有障礙」，菩薩的心在哪個境界裡，他可以隨意切換。比如他

投生到畜生道，或者是豬，或者是八哥、鸚鵡，他可以隨意切換，任意自在。

第三，資具自在。「資具」就是資生之具，比如穿的衣服，開的車，住的房子，手裡的錢，這些都是資生的用具。如果沒有這些，在世間就無法生存。菩薩「資具自在」，而我們是很不自在，為了這點兒資生之具，命都要搭進去了。但是菩薩不一樣，菩薩想要什麼，說來就來，想要個房子，房子就在那裡等他；想要一輛好車，好車就在那裡等他。像善財童子，他生下來，他家就自然從地湧出各種金銀財寶。所以，菩薩不可能窮，除非他想窮。

第四，業自在。「謂菩薩能隨諸業，應時示現」，就是自己選定；「受諸果報，無障無礙」，他可以示現各種業相。比如印光大師，他是大勢至菩薩再來，他的眼睛不太好，這是他自己選定的；他也可以選定為耳朵不太好，他自己可以選定，因為「隨意自在」。

第五，受生自在。「謂菩薩隨其心念，能於諸世界中示現受生，無障無礙」，如果是小菩薩，他去受生，入胎、出胎是有障礙的，有隔陰之迷，生出來之後就忘了自己是菩薩了。但是大菩薩不會，從始至終都了了分明，知道自己的使命。

第六，解自在。「謂菩薩勝解成就，能現種種色身，演說妙法，無障無礙」，這就是辯才無礙，沒有他解說不了的。

第七，願自在。「謂菩薩隨所願欲，於諸剎中應時出現，成等正覺，無障無礙」，不會出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況。我們也是菩薩，凡夫菩薩格，但是我們想幫助別人，多半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想要布施點兒錢，摸摸口袋，好空啊，如果布施給對方，自己吃飯都成問題了。所以，我們往往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給別人助念，念通宵，念半宿，不行了，支撐不住了，得歇會兒。但是菩薩不會，他能從心所願。我們說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菩薩的能力是足夠的，所以他的願都能得到滿足。

第八，神力自在。「謂菩薩神通廣大，威力難量，於世界中示現變化，無障無礙，是名神力自在」。《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就是特別明顯的

證明。一個人在高山上被人推下去，「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一下就在空中懸住了，就不往下掉了，這就是觀音菩薩的神力。

或者被人推到大火坑裡，「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火坑就變成水池，在裡邊洗了個澡，還挺舒服的。

或者被人下毒，「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被下毒的人沒死，毒藥到了下毒的人身上，下毒的人反倒死了。

或者有群蛇猛獸追咬一個人，「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每一隻惡獸都回去了。

或者一個人要被殺頭了，「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刀舉起來還沒落下，就斷成一段一段的，這個人就死不了。以現在來說，就是槍打不出子彈，都是啞彈。

第九，法自在。「謂菩薩得大辯才，於諸法中廣能演說無邊法門」，這跟前面的「解自在」相通。

第十，智自在。「謂菩薩具足智慧，於一念中能現如來十力無畏，成等正覺，無障無礙」。

這十種自在，等我們往生到極樂世界就都有了，一種都不少，都是我們的。這叫「自在成就，成就自在」。

（十）利行滿足

1. 釋「利行滿足」

先解釋一下標題。「利行滿足」，字面意思就是自利利他之行得到圓滿、充足。所以，「利行」包括兩方面，一是自利，二是利他。「行」就是自利利他之行，這兩種行達到圓滿、充足，叫「滿足」。

（1）果地法門，一切滿足

這是第十重意思，它跟前面九重比有本質的不同，前面都是講因地，

這裡是從果上來說的。前面是春天播種，到了「利行滿足」就是秋天收穫，收穫了玉米、稻穀、小麥，那就知道當初種了玉米種、稻穀種、小麥種，由果就知道因。同時，從前面九種因地上的討論，也知道將來的果，知道收穫是什麼，因果是呼應的。

這一章是十重義裡最值得高興的，應該學得最歡喜，因為有收穫了。

「滿足」，現在我們也用這個詞，「滿」是圓滿，「足」是充足。我們世間人做任何事，都有滿足和不滿足。比如我們做世間的事，可以說就是不滿足的心理在催使我們，我們的力量幾乎都來自於不滿足。魯迅講過一句話：「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前進。」個人是這樣，家庭也是這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整個社會、整個地球都是這樣。

當然，我們也會講知足，但是「知足」有時候容易跟「不思進取」混同，其實還是有區別的。

佛教一般都強調知足，佛經上說「知足第一富」，什麼是富貴呢？知足就是最富貴的。知足的人哪怕躺在大橋下面也非常怡然自得；不知足的人，把他送到天堂上他也感覺到有所虧欠，不舒服。我們仔細看，人的絕大部分煩惱都跟不知足有關。

佛教也經常講精進勇猛，知足跟精進勇猛是不是矛盾呢？「我都知足了，幹嗎還要勇猛精進呢？」其實不衝突。

我們做事的時候有兩種心。第一種心是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圍繞著自己，想要達到自己的某種私利。佛說的知足是針對這個說的。我們為自己考慮的時候要知足，不要不知足，有飯吃，有佛念，人生一百分。講不知足，講精進勇猛，那是佛菩薩為了大眾、為了利益無量的眾生發了菩提心，那是不知足的。

這一章討論的「利行滿足」，也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說的。菩薩發了菩提心，他要滿足菩提心，要不斷修行，不斷努力。但是隨著他精進勇猛地修行，發現總是不能滿足，最後他修五念門，靠五念門成就往生淨土。往生淨土之後，發現五果門就現前了。五念佛跟五果門是呼應的，

五果門現前的時候，他就發現近門、大會眾門、宅門、屋門、園林遊戲地門，一切都圓滿了，終於滿足了。

其實，徹徹底底的滿足就是成佛，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因為是無上的。不成佛永遠有上，有上就不能滿足。

所以，這兩者並不矛盾。為自己打算的時候要多知足；發菩提心為大眾、為眾生做事情，要不知足，菩薩的發心就是這樣的，不為自己考慮。

我們娑婆世界是一個不圓滿的世界，有種種不滿足、殘缺，什麼事情都有缺陷；甚至一旦到達圓滿，就會走向反面。所謂「水滿則溢，月滿則虧」，什麼東西都是「陰極必陽，陽極必陰」，一旦到達圓滿很快就往回走，就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我們的《宗風·俗諦》裡講「天道虧盈益謙，地道變盈流謙，鬼神害盈福謙，人道惡盈好謙」，為什麼對「盈」這麼忌諱？因為一旦「盈」了就要走向反面。

曾國藩的書齋叫什麼名字？曾國藩一向被認為是很會做事、很會做人的，他建功立業，非常有成就。他的書齋叫「求缺齋」，他做事不求圓滿，求圓滿就會受挫，因為不可能圓滿，總有不圓滿的地方，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這樣心就很坦然，心平氣和。

像弘一大師，他說「我這個人有點兒怪脾氣，我做事不喜歡求成功，我喜歡求失敗」。他說，人做事總是成功，一做就成功，很容易驕氣、傲氣，心就不踏實，心態不平和。所以，他做事只求失敗。

《周易》的第一卦是「乾卦」，最後一卦叫作「未濟卦」，「未濟」就是事情沒成。它的前一卦是「既濟卦」，「既濟」是已成。也就是說，任何事最後都要留有空間，事情都成了，等於可以畫句號了，那就不能保證這個世界生生不息了。最後歸到「未濟」，等於還要從頭再來，所以又回到「乾卦」。「乾卦」就是自強不息、努力，為什麼努力？因為不滿足。「未濟」就是事沒成，還要繼續努力。

（2）淨土法門，無上圓滿

淨土法門就是功德圓滿的，或者叫無上圓滿。有很多經文法語都告

訴我們，淨土法門可以用「滿足」這個詞來說明。

第一，《大經》流通文說：

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

「則是具足無上功德」，這就是滿足。菩薩在菩薩道上，他能走入念佛，甚至往生淨土，真的是「利行滿足」，自利利他達到圓滿。第二，《大悲經》裡有兩句話說：

一稱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窮盡。

一稱念佛的名號，以此善根就進入大涅槃的境界，不可窮盡。「大涅槃」就是圓滿的意思。

第三，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說：

自餘眾行，雖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為什麼其他諸行比不上念佛呢？因為局部永遠不會大過全部。我們說「善導書屋」，那就包括了善導書屋所有的桌子、地板、書、書架、人，都在這裡邊。但是，我只是說「善導書屋的桌子」，它是局部的，局部沒法大過全部。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就是全部，其他任何修行功德都是局部，局部不可能跟全部比，所以善導大師說「全非比較」，這也是說明六字名號的功德是圓滿無上的。

第四，宋朝的元照律師說：

一乘極唱，終歸咸指於樂邦；萬行圓修，最勝獨推於果號。

「一乘極唱，萬行圓修」，這都是在說明圓滿。

第五，用欽法師說：

今若以我心口，稱念一佛嘉號，則從因至果，無量功德，無不具足。

它跟前面《大經》那句話意思差不多。

第六，蓮池大師說：

極樂依正，言佛便周；佛功德海，言佛便周；一切功德，言佛便

周。

「周」就是周遍、圓滿，沒有不足。

彌陀萬德之名：無一願不包羅，無一行不體備，無一佛不貫徹。彌陀乃萬德名號，一名才舉，萬德齊圓，不期於福，福已備矣。持名乃善中之善，福中之福。越三祇於一念，齊諸聖於片言。

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都在這當體一念之中具足了。如果是聖道門的話，從初發心到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不斷積極上進，努力修行。但是蓮池大師說「越三祇於一念」，「越」是超越，一念念佛就超越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齊諸聖於片言」，「諸聖」就是觀音、文殊、普賢這樣的聖位菩薩，「片言」就是這句名號，念佛的當下就跟他們比肩，是平等的，一樣的水平，一樣的境界。

第七，蕩益大師說：

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以名召德，罄無不盡，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攝事理以無遺，統宗教而無外。佛以大願作眾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作眾生多福德之緣，持佛名者，善根福德同佛無異。

持佛名號的人，他的善根福德跟佛沒有兩樣。佛的善根那還用說嗎？佛的福德當然也是圓滿的。但是持佛名號的人，善根福德跟佛一模一樣，這不可思議啊！

第八，近代的印光大師說：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只要念得熟，成佛尚有餘裕，不學密法又有何憾？

只念一句佛號，只要念得熟，成佛都有餘，不學密法又有什麼遺憾呢？同時也可以說「不學禪宗又有何憾？不學天臺宗又有何憾？不學律宗又有何憾？不學唯識宗又有何憾？」都沒有任何遺憾，因為只要念佛就成佛有餘了。

通過這些法語我們就能瞭解，淨土法門確實是「利行滿足」的。所以，如果我們在世間還有種種不滿足，真的不要緊，因為前方有滿足的事在等著你，這個世間不滿足就不滿足吧，這個世間本來就是不滿足的，

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圓圓滿滿，如果事事都很圓滿，我覺得可能有點兒危險。

有時候不滿足也是比較出來的。其實，滿足不滿足不是這個東西本身決定的，任何一個東西本身都是滿足的，滿足不滿足取決於我們面對這個東西時內心的一種判斷，你認為滿足就滿足。但是，一旦有新東西對比的時候，它不滿足的地方就體現出來了，一看確實還有升級的空間。好多事都是這樣。

莫言在講座中講他小時候的事。他小時候家裡特別窮，當時是六十年代，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餓得不行，他說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能頓頓吃餃子。可是現在再想想這個願望，都覺得可笑。所以，不滿足是對比出來的，不比就沒有感覺。

人心是有限的，貪心卻是無限的。人在世間要活得開心快樂，就要知足，不要去爭。

2·五果門

翻到《聖教集》330頁，「利行滿足」正文：

利行滿足者：

復有五種門，漸次成就五種功德，應知。何者五門？

一者近門；二者大會眾門；三者宅門；四者屋門；五者園林遊戲地門。

此五種門，初四種門成就入功德，第五門成就出功德。

(1) 五門同時成就

這是說什麼呢？我們乍一看可能不太懂。這就是「五果門」，「五果門」跟「五念門」是對應的。「五果門」是成佛的果報現前的時候表現出來的五個方面。這裡就把這五個方面以一種時間漸進的方式展示給我們看。

這裡講到「漸次成就五種功德」，我們看到「漸次」這個詞，可能覺得是說漸漸地，越來越近。其實不是，是當下同時圓滿具足。

比如往生，不是先得到「近門」，然後是「大會眾門」，再來是「宅門、屋門」，不是這樣的，而是當下同時圓具。但是，為了跟前面的「五念門」呼應，也為了讓我們瞭解好好修持「五念門」就會有「五果門」等著我，「五念門」跟「五果門」是一一對應的關係，所以就把剎那間的事分成了五個步驟。

這有點兒像什麼呢？我記得小時候學籃球，體育老師教的時候往往會分解動作，比如「三步上籃」，但是我們看比賽的時候，誰會那麼機械地做動作啊？先做第一個動作，再做第二個動作，最後做第三個動作，不會這樣，真正打球不會那麼打。但是對於初學來說，為了讓他瞭解這個過程，就把動作分解了，第一步是什麼，第二步是什麼，第三步是什麼。

這裡也是一樣的，也是把成佛的圓滿功德分解成五步，讓我們看得清楚。因為淨土法門不是漸修漸證的法門，它是圓頓中第一圓頓，善導大師稱之為

「頓教一乘海」，它是頓教，不是漸教。

(2) 喻釋五果門

這五種門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是「近門」，比如我們去張三家做客，還沒走到他家，但是已經遠遠地看見了，這就近了。

第二是「大會眾門」，張三和一幫人正等著我呢，他們一幫人就是「大會眾」，都在等著我、迎接我。這時候我還在門外，但是我已經近了，然後下了車，還有一幫人拉著我的手，就感覺我跟他們是同類了。

這時候再往裡走，前面有人帶路，左右有人攙扶，就進到宅子裡，這就是「宅門」。

一路上我也累了，渴了，想吃點水果，所以進入宅子以後先休息一

下，張三給我準備了一間小屋，裡面有一張床，我就進了「屋門」。所以，「屋門」比「宅門」更靠裡一點兒。

休息好了，也吃過了、喝過了，我想出去走走。張三家後面有個大園子，這就是「園林遊戲地門」，大家在園子裡做各種遊戲，唱歌、跳舞、捉迷藏。

這五門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比喻。

「此五種門，初四種門成就入功德」，前面四門都是講「入」，進入佛的功德境界裡；第五門「園林遊戲地門」是從佛的功德境界裡出來。這也就是我們前面講的「往相」跟「還相」。「往相」就是往生到極樂世界，「還相」是倒駕慈航去十方世界廣度眾生。後面對這五門會詳細地說明。

(3) 入出次第

此五種，示現入、出次第相：

入相中，初至淨土是近相，謂入大乘正定聚，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①近門

「入相中，初至淨土是近相」，所以「近門」說的就是我們往生了。往生到淨土之後，「近」就是指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接近成佛，所以叫「謂入大乘正定聚」。

佛教裡有三種「聚」：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正定聚是正確的，而且是必定的。「聚」就是趨向，往這個方向趨向，這是正確的，又是必定的。

「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近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成佛，接近成佛。意思就是，一旦往生就接近成佛，而不是接近阿羅漢，也不是接近小乘菩薩，是接近成佛。這是「近門」。

②大會眾門

入淨土已，便入如來大會眾數。

是什麼樣的大會眾呢？「如來大會眾」，不是清淨大海眾。因為我們容易理解成「我們到了極樂世界，就是清淨大海眾菩薩，大家都是菩薩」。但是這裡說的可不是菩薩大眾，而是如來大眾。換句話說，到了極樂世界，你就是如來朋友圈裡的人。要成為佛的其中一個，是那麼容易的嗎？但是往生到淨土，確實就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個。

③宅門

入眾數已，當至修行安心之宅。

成為他們的一員之後，就進入修行安心之宅，其實也不用再往上修行了，已經達到無上圓滿了，徹底安心了。

④屋門

入宅已，當至修行所居屋宇。

有一個詞叫「登堂入室」，比如一個人某方面的造詣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就叫「登堂入室」；或者一個師父教了很多弟子，只有這個弟子得到了師父的精髓、真傳，這個弟子就登堂入室了。這裡也一樣，就是表達修行到了極點，已經登堂入室了。

前四種叫作「入功德」，最後一種「園林遊戲地門」叫作「出功德」。

⑤園林遊戲地門

修行成就已，當至教化地。教化地即是菩薩自娛樂地。

有人說「菩薩也有娛樂啊？」我們經常會說「出家人應該沒什麼娛樂吧？」出家人發了菩提心就是菩薩，菩薩也有娛樂。但是菩薩的娛樂不像我們看電影、吃好吃的、唱 KTV、旅遊，不是這種娛樂，菩薩的娛樂不是這麼低級的，菩薩的娛樂很高級。而且他的娛樂跟我們有關係，就是陪我們玩，玩著玩著就把我們玩出六道，玩到極樂了。

是故出門，稱園林遊戲地門。

這個「教化地」區別於前面的「修行地」。「修行地」跟「教化地」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教化地」就好比一個老師取得了教師資格證，他就是名副其實的老師，他的學習就是次要的，即便學習，也是為了更好

地教學生，教學生是他的主要工作。佛菩薩到了這種程度也一樣，他有足夠的能力、智慧、神通，各方面都具足了。

此入、出功德門，何者是？釋言：

然後下面就一個一個地解釋。

(4) 勸歸鄉偈

「近門、大會眾門、宅門、屋門」，這是誰家的宅子？是我家、你家、他家，我們是一家，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其實我們才是真正的親人，比親人還親。世間有血緣關係的，反目成仇的也不少。所謂「冤親債主」，冤跟親是分不開的，冤變成親，親變成冤，自古以來太多了。但我們是同根，「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法界皆兄弟」「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這個宅子是我們的宅子，屋子是我們的屋子，園林是我們的園林。

我們經常把念佛往生比喻成回家，或者回故鄉，印光大師就說「故鄉風月有誰爭」。

我找了一些比較有名的詩偈，就是把極樂世界比作家鄉、故鄉的。

第一個是善導大師《般舟讚》裡的，他說：

慶得人身聞要法，頓捨他鄉歸本國。

父子相見非常喜，菩薩聲聞亦復然。

「慶得人身聞要法，頓捨他鄉歸本國」，我們現在就是在他鄉，我們過的是流浪的生活，即便你過得舒舒服服的，都是在流浪。

「父」是誰？阿彌陀佛。「子」就是我們。父子相見非常歡喜。「菩薩聲聞」就是我們的大哥、二哥，他們也很高興，因為一家團聚了，「家親眷屬永團聚」。

第二個是善導大師《觀經疏》裡的：

歸去來，魔鄉不可停！

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

到處無餘樂，唯聞愁嘆聲。

畢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

這首偈子非常好。善導大師為《觀經》作疏的時候，寫了這首偈子。

「歸去來」，「去來」是語氣詞，「歸去來」就是「歸來吧，回來吧」。

「魔鄉不可停」，這裡也是家鄉，誰的家鄉呢？不是我們的家鄉，是魔的故鄉，我們天天跟魔在一塊兒。當然，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因為眼、耳、鼻、舌、身、意對應色、聲、香、味、觸、法，讓我們起妄想、分別、執著，讓我們在六道裡輪轉，不得出離，所以稱為「魔」。

「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曠劫」就是曠大劫。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都在六道輪轉。在輪轉的過程中，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沒有一道我們沒去過，所以說「六道盡皆經」。

結果怎麼樣呢？我們仔細看看我們流轉的每一道的狀況，就是兩句話「到處無餘樂，唯聞愁嘆聲」，沒有一個地方讓我們感到快樂，只聽到愁嘆的聲音。就連一些很小的小孩都很愁，愁作業啊、上課啊。每一個年齡段都有愁的內容：學生有學生的愁，上班有上班的愁，做子女有子女的愁，做丈夫有丈夫的愁，做妻子有妻子的愁，做父母有父母的愁，沒有人不愁。

那怎麼辦呢？認識到這些之後，就要發願往生淨土。「畢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我去極樂世界涅槃了。

這也是一首表達回家的偈子。

元朝的中峰明本禪師說：

藕池無日不花開，四色光明映寶台。

金臂遙伸垂念切，眾生何事不思來？

「藕池無日不花開」，極樂世界七寶池八功德水上的蓮花每天都開好多，所謂「日日人生雨點多」，每天往生的人像下雨那麼多。

「四色光明映寶台」，青色青光，赤色赤光，黃色黃光，白色白光。

「金臂遙伸垂念切」，阿彌陀佛是金色身，他伸著金色的胳膊幹嗎呢？就在想我。

「眾生何事不思來」，「你想什麼呢？怎麼還不來我這裡？娑婆世界有那麼好玩嗎？」就像老父親、老母親想自己的孩子，「你怎麼還在外

邊流浪啊？我是最富有的人，這麼多家業誰繼承啊？我就等你呢」。

明朝楚石梵琦禪師說：

遙指家鄉落日邊，一條歸路直如弦。

空中韻奏般般樂，水上華開朵朵蓮。

「遙指家鄉落日邊」，因為是西方極樂世界，太陽從西方落。

「一條歸路直如弦」，回家的路很直，像琴弦那麼直，不拐彎。

「空中韻奏般般樂，水上華開朵朵蓮」，很美的一個圖景，音樂在空中自然演奏，有種種的快樂，水上的蓮花一朵一朵地開放。

還有一首也很好，作者不太有名，叫崑愚和尚，他說：

有時獨上孤峰頂，遙望西方是我家。

幾朵白雲出遠岫，一行疏雁過天涯。

「有時獨上孤峰頂」，老和尚從寺院裡走出去，走到寺院旁邊的一座孤峰上。

「遙望西方是我家」，面對著西方，想家了。

「幾朵白雲出遠岫」，白雲從山上飄起來。

「一行疏雁過天涯」，這是一種思鄉的情懷。

還有一首是徹悟大師的，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詳了：

日落西山暮鼓催，娑婆苦趣實堪悲；

世出世間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

「日落西山暮鼓催」，太陽又落了，傍晚的時候古代的城市會敲鼓，現在北京也有鼓樓、鐘樓。「暮鼓催」就表示無常，時間很快就過了。

「娑婆苦趣實堪悲」，娑婆太苦了，「六道盡皆經」「到處無餘樂」。

「世出世間思惟遍」，仔細想一想世出世間，世間有這麼多人，出世間也有那麼多聖人，比如孔子、老子、耶穌、穆罕默德，想了一圈，各種法門也都想遍了。

「不念彌陀更念誰」，只有念彌陀才有出路，不念他還要念誰呢？再看印光大師的一首：

應當發願願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戀。

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這首詩特別好，特別有味道。

「應當發願願往生」，這出自《阿彌陀經》，就是說我們眾生應當發願往生。

「客路溪山任彼戀」，我們現在都是客人，我們在娑婆世界是客居的狀態。就好比寄人籬下，這裡並不是我的家，我是作客的。雖然是作客，但是這裡的風景好像還不錯，這就是五欲六塵。「客路溪山」，有小溪，有湖水，有高山，有雲，景色還不錯，吃得好，喝得好，有得玩。但是這些都讓其他人去留戀吧，我要回家了，不陪大家玩了。

「自是不歸歸便得」，極樂本來就是我的家鄉，不歸也就罷了，但凡有一個念頭「我要回家去了」，那麼「故鄉風月有誰爭」呢？故鄉就是你的，誰跟你爭呢？有人在路上把你攔住了，不讓你回家？不可能。而且說實在的，淨土法門是阿彌陀佛直接把專車開到我們這裡，「走了，上車，什麼行李也不用帶」，然後就載我們回去了。

我們對往生極樂世界要常作歸家想，而在這個世間要常作流浪想、客居想。既然是流浪，就好比我們去一個地方，我們坐在車上，會把車廂整得像家一樣嗎？貼上各種海報，再搞個寫字檯，然後弄個毯子，再弄個簾子，再買個檯燈，再弄點布藝，不會的。如果我們知道自己是在客居的路途中，就不會太在意我們的生活，因為沒有必要。我們的心思，心心念念都在極樂世界。這樣我們也不跟別人搶資源，「你需要這個，好，拿去吧！」讓給他。

(5) 別釋五果門

①入第一門

入第一門者，以禮拜阿彌陀佛，為生彼國故，得生安樂世界：是名入第一門。

第一門是「近門」，「近門」是五果門的第一門，它跟五念門的哪一門相對應呢？禮拜門。

其實「五果門」跟「五念門」並不是絕對的一對一。比如我剛才講的那個比喻，我老遠就看見張三在他家門口，然後我一合掌，這就近了。但是還沒進去，還沒進入宅子，但是已經遠遠地看見了。所以「近門」和「禮拜門」相通，能對得上。

「大會眾門」跟「讚歎門」對應。讚歎門就是稱名。一般開大會都有一個很長的名單，我們到了極樂世界也有名單。所以，「讚歎門」跟「大會眾門」對應。

「宅門」跟「作願門」對應。為什麼？因為作願生彼淨土有一個方位，而宅子也有一個具體的位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們有相關性。

「屋門」跟「觀察門」對應。我們到了一個屋子裡會先看一看，觀察觀察。像賈寶玉第一次進秦可卿的屋子，也是看看這裡有什麼，那裡有什麼，對聯寫著什麼，擺著什麼東西，這就是觀察。

「園林遊戲地門」跟「迴向門」對應。這個好理解，因為迴向本身就是「還相」的一種表現，他要從極樂世界再回來，所以這兩者也能聯繫起來。

但是，這五種是互含互攝的關係，不是絕對的一一對應的關係。不然我們會覺得「我禮拜門沒修好，是不是就進不去啊？我作願門沒修好，是不是就進不了宅子？」不要這麼想，不會的。

這裡的禮拜不只是行儀上的拜佛、頂禮。所謂「有諸於內，行諸於外」，內在有什麼，外相上就會顯露出什麼。內在有歸敬心，外在就顯示出禮拜，這是自然而然的。天親菩薩在《往生論》一開頭就說「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歸命」就是禮拜，所以他重點是要表達這種歸敬心，由歸敬而禮拜。我們一歸敬，一「南無」，就接近成佛了。

②入第二門

入第二門者，以讚歎阿彌陀佛，隨順名義稱如來名，依如來

光明智相修行故，得入大會眾數：是名入第二門。

看到這裡，我們要想到《往生論註》前面的一句話，「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入第二門」這一段就是從這句來的。「以讚歎阿彌陀佛，隨順名義稱如來名，依如來光明智相修行故，得入大會眾數」，簡單說就是「稱名入大會眾」，再簡單說就是「稱名成佛」。

什麼叫「隨順名義」呢？我們世間的萬物都有名，像小孩生下來就要起名；科學發現一個東西，也得先起名，不然大家不知道怎麼叫。

「名」跟「義」有對應關係。比如杯子有杯子的名，由杯子的名就會想到它能裝水，它是給人喝水用的，這就是「義」。有名有義，萬事萬物都是這樣的。一想到筆，就知道它是寫字用的；想到北京，北京是名，首都是義，這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

有時候一個名包含的義很廣，可能有很多層含義。往往越濃縮的名，它的意思越廣。大學裡的很多課程，書名就是一個名，比如「空氣動力學」，整本書都不離開這五個字，整本書都在描述這個義，學明白就知道了，這五個字背後有這麼多意思。

名號也一樣，六字洪名是一個名，它背後的義很多。但是在這麼多含義裡有主有次。主要的含義也很簡單，六字名號就是為了牽引我們眾生出離六道往生成佛。我們依六字名號的意義，隨順它，名號就是讓我們往生的，所以我們就發願生心，要往生，這就叫「隨順名義」。

六字名號本來是讓我們往生成佛的，如果我們稱念的時候想「我想下一世當大官，希望阿彌陀佛加持我，希望六字名號的功德讓我早早實現這個願望」，也行，但是這就不隨順名義，六字名號背後的意義就不能完全彰顯。可能有一天你確實當上大官了，但這是小利益，六字洪名本身的利益我們沒有得到。像很多人念佛求人天福報，都不算「隨順名義」。

「依如來光明智相修行故」，剛才講的「名義」是偏重於邏輯概念、語言描述的，其實它顯示出來的外相就是十二光，也就是「光明智相」。

「十二光」就是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

光跟名義也是有聯繫的。如果我們隨順了六字洪名的名義，稱念名號，就可以得到十二光的所有光明智相，每一種光的功德都能得到，這樣就能入大會眾數，往生決定。

③入第三門

入第三門者，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昧行故，得入蓮華藏世界：是名入第三門。

「奢摩他」就是「止觀」的「止」。

行者「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關鍵詞是「作願」，就是「五念門」裡的作願門。眾生只要發願就有三種「止」：止當下身口意所造的一切罪；往生到極樂世界，就止一切惡；第三種是止小乘心，必定會發大乘心。

這樣就「得入蓮華藏世界」。「蓮華藏世界」簡稱「華藏世界」，就是自蓮花出生的世界，即諸佛報身的淨土。釋迦牟尼佛的世界叫蓮華藏世界，這是《華嚴經》裡講的；阿彌陀佛的蓮華藏世界就是極樂世界；大日如來的蓮華藏世界就是胎藏界或者密嚴國。這幾種都是佛的報土。蓮華藏世界就是報土的意思。我們之前講過，阿彌陀佛是報佛，極樂世界是報土。

在善導大師的時代，包括往前，諸宗的祖師，比如天臺宗的智者大師、吉藏大師、淨影慧遠大師，都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師，名氣比善導大師大多了。他們也都追蹤淨土，但是他們對極樂淨土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都不認為阿彌陀佛是報佛，極樂世界是報土。只有善導大師提出「凡夫入報」，凡夫可以往生到阿彌陀佛的報土去。這是當時最需要楷定的內容。其他宗派的祖師都認為極樂世界是化土，化土就沒那麼高級，是比較低的，甚至到了化土，凡夫還要努力修行。但是報土不一樣，報土是佛自身自證的境界，佛的境界如何，他的報土就如何。

一般的祖師以自力觀念看淨土三部經，很自然地得出一個結論：凡夫那麼差，那麼低劣，造罪造業，怎麼可能到達佛的報土境界呢？他們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便是現在，很多大德也不這麼認為。善導大師都寫出來了，是報佛報土，但他們還是認為往生報土是方便說。一般都認為往生到四土，即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常寂光土。他們認為這才是真實說，認為往生到報土是方便說。

一旦認為極樂世界是報土，他的整個淨土理論體系就構建不起來。報土是無分別的世界，而往生之前是有分別的，眾生有三六九等，各種根機的眾生都有，有大菩薩，也有五逆十惡。既然因不同，每個眾生往生之前自力不同，往生之後的境界就會產生差別。他們是這樣一種思路，按照這個思路就會有一套體系、一個理論，就像一座大廈一樣。

如果認為往生的是報土，是平等的；同時又認為因是不等的，每個眾生的自力不同，有的力大，有的力弱，這樣他的理論就無法自圓其說了。所以，他乾脆就認為善導大師是方便說，極樂世界還是有三六九等的，還是不同的，有境界高的，有境界低的，像我們這樣的眾生只能往生到凡聖同居土，不可能到常寂光土。我們最初學淨土的時候也是這種觀念。

其實，用善導大師的理論來解釋就非常清晰明瞭，同因同行至菩提。因同行同果也同：果是報佛、報土無差別的世界；因，不管你是什麼根機，都稱名念佛，就像蕩益大師說的「佛以大願作眾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作眾生多福德之緣」，這個力量不是來自於眾生，而是來自於佛。佛的大願作為眾生多善根之因，佛的大行作為眾生多福德之緣，大願大行不是來自於我們，而是來自於阿彌陀佛。這樣，因是同的，果也是同的，行也是同的，所以是平等的，淨土法門是最平等的法門。這樣，這個理論就沒有任何破綻。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凡夫入報」問答：

問曰：彼佛及土，既言報者，報法高妙，小聖難階；垢障凡夫，

云何得入？

答曰：若論眾生垢障，實難欣趣；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

「既言報者，報法高妙」，既然往生的是報土，報土是非常高妙的。「小聖難階」，小乘的聖人爬都爬不上去，夢都夢不著。「垢障凡夫，云何得入？」連聖者都去不了，垢障凡夫罪業那麼重，怎麼可能往生到佛的報土呢？

善導大師回答說「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這句話就把答案揭示出來了。

比如我們要從書屋到天安門去，體力弱的，年紀大的，可能跑幾步就跑不動了，那就到不了；有的人跑得很快，跟飛毛腿似的，跑一會兒就到了。靠眾生的自力就有差別，有的快，有的慢，有的能到，有的不能到。但是如果我們都坐車，幾分鐘後就都到了，因為我們是靠乘車的力量，跟我們自己沒關係，因為不用我們自己走路。這就叫「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

「致使五乘齊入」，五乘代表五類根機，有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根機不等。但結果是一樣的，因為都乘託了佛的力量，跟自己的根機、根性沒有關係。

這是淨土宗理論框架最關鍵的地方，你到底認為極樂世界是報土還是化土？這是很關鍵的一個點。

曇鸞大師雖然沒有直接說「凡夫入報」，沒有用這樣的詞，但是字裡行間有這樣的意思。比如他在前面講「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他方淨土何必如此？」其實就是說極樂世界不同於普通的佛國。在釋迦牟尼佛的教化區域才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但是在極樂世界不是這樣，不一定要有十地階次。天親菩薩說「得入蓮華藏世界」，其實也是說凡夫入報。所以，這些祖師的講法都是有根據的，不是憑空說的。

④入第四門

我們看第四門「屋門」。從宅子走進屋子了，到了屋子裡就是受用。

入第四門者，以專念觀察彼妙莊嚴，修毗婆舍那故，得到彼處，受用種種法味樂：是名入第四門。

「種種法味樂」者，毗婆舍那中，有觀佛國土清淨味、攝受眾生大乘味、畢竟住持不虛作味、類事起行願取佛土味：有如是等無量莊嚴佛道味，故言「種種」，是第四功德相。

既然是受用，受用種種法味樂。這樣的法味有幾種呢？其實有無量種，但是曇鸞大師在這裡列舉了四種。

第一種，「觀佛國土清淨味」。

像我們最開始讀《往生論》這個偈子的時候，經常會覺得「這句好美啊！好有味道！」感覺文字描述的圖景特別舒服。其實這還隔著一層，這是通過文字概念去想像，是凡夫的比量。但是這裡就是到了極樂世界，十七種功德莊嚴撲面而來，就成為你的。

像我們今天的 VR 技術，也是立體的，感覺很真實，但還不是那麼真實，它跟你到了極樂世界，一切都成為你眼前之物，還是兩個概念。好比我們去旅遊，去之前先作攻略，看照片，但也只是想像，它跟你真的到那裡看還是不一樣的。有時去看了之後也會後悔，因為還不如照片上好看，所以照片有時候是會騙人的。但是極樂世界不會這樣，只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好百倍、千倍、億倍。這就是極樂世界依報莊嚴的法味，非常美妙。

第二種，「攝受眾生大乘味」。

這跟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是並列的。「攝受眾生大乘味」，「攝」是抓取；「受」是讓對方接受，用種種的抓取、種種的手段讓對方接受。佛法是幫助眾生走向解脫的，幫助眾生走向解脫有什麼味道？這不是挺辛苦的事嗎？錯了，我們只是看到表面，其實對於做這件事的人而言是很有味道的，我們真正去做的時候就會嘗到這個味道。

大乘都是自利利他的，剛才也說到「園林遊戲地門」，也講到菩薩的娛樂。為什麼幫助眾生、攝受眾生能成為菩薩的娛樂呢？因為有味道，快樂，自在，很有意思，很有趣，幫助別人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我們自己的體驗也是這樣。比如做了一件很快樂的事，但是做完之後發現這件事沒有任何意義，沒有任何價值，我們就覺得沒意思，覺得當時的快樂都變成空虛了。

但是佛菩薩攝受眾生的這種大乘味，當時有味道，後來還有味道，後來的後來更有味道，這個味道能一直保持，甚至轉倍，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因為你幫助對方的時候，對方也會受到你的感染，他又會幫助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就像佛門裡的傳燈，一盞燈亮了，然後傳遞下去，最後所有的燈都亮了，會轉倍。所以，菩薩攝受眾生這件是最有意義、最有價值、最有味道的。利他是第一樂，利他是最有味道的事。

很可惜，很多世俗不學佛的人很難嘗到這種味道。他們就覺得賺錢很有味道，權力很有味道，佔有很多的資源很有味道，有名很有味道。其實這些味道本質是即時性的，當時有過後無；而且過後會有一種透支感、無力感、空虛感、無聊感，沒有價值感。

第三種，「畢竟住持不虛作味」。

這也很有味道。這是「不虛作住持」，我們這個世界通通都是「虛作住持」，最後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管你做了多少，最後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甚至是修行上的事，你也發了菩提心，也願意修行，也很精進勇猛，最後也是一場空，所以曇鸞大師說：「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

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上卷就把我們一棒子打死了，我們不要妄想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我們覺得世俗的五欲六塵是虛作住持，但是所謂的修行就是不虛作住持嗎？錯了，也是虛作住持。因為我們做不到無作而作，《金剛經》說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們做不到。但凡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就是顛倒的、虛偽的，最

後不能住持。但是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能住持，是不虛作的，你所做的永遠在那裡，永遠不會失掉。

第四種，「類事起行願取佛土味」。

「類事起行」是什麼意思呢？「類」是類比，相類。看到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願建立淨土救度眾生，這個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受到榜樣的激發，見賢思齊，也發願成就自己的淨土，也像阿彌陀佛那樣「度盡阿鼻苦眾生」「輪迴諸趣眾生類，速生我剎受快樂」，這也是很有味道的。其實這跟「攝受眾生大乘味」也是相通的，意思一樣。

「有如是等無量莊嚴佛道味」，味道很多。

我這幾天在看一部經，叫《佛說彌勒大成佛經》，是講彌勒菩薩的。彌勒菩薩在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來到我們娑婆世界，從兜率天下來成佛。那時候人壽是八萬歲，各種依報莊嚴特別好，地是琉璃地，地平如掌；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看起來像極樂世界似的。人的個子也特別高。所有人都活到八萬歲，沒有一個夭折的。人快死的時候，就會跑到大樹下，樹很高，每棵樹都三十里高，在樹下幹嗎呢？念佛待死，每個眾生都是這樣。

其中提到一種稻子，叫香美稻，這種稻子「一種七獲」。什麼叫「一種七獲」呢？比如它的根可能長得像土豆一樣；莖又像甘蔗一樣，皮又像什麼，花又可以怎麼吃……總之，它長起來就是七種。

還有一句叫「百味具足」。不僅是「一種七獲」，還有各種味道，想要什麼味道都在裡邊，想吃酸的、甜的、鹹的、辣的，都在裡邊，百種味道。而且「入口消化」，到嘴裡不用嚼就化了。就是這樣一種好東西。

這裡也是，說到了極樂世界有種種味道。說實在的，我們還沒往生，但是多多少少已經嘗到了好多味道。比如光明攝取，諸佛護念，夜夢吉祥，家庭安泰，鬼神不侵……念佛的十五種利益，每一種利益都是一種味道。還有心很平靜，感到很自在很安詳，妄想少了，福報越來越大，因緣越來越殊勝，這都是好味道。這就不是「一種七獲」了，是「一念萬獲」。

⑤出第五門

我第一次讀《往生論註》的時候，對這一段印象特別深刻，因為我覺得讀這段太爽了，特別舒服。其實當時還不太懂，但就是喜歡讀這一段。

我們來看：

出第五門者，以大慈悲觀察一切苦惱眾生，示應化身，迴入生死園煩惱林中，遊戲神通，至教化地，以本願力迴向故：是名出第五門。

還來度生之相

首先，這個「園林遊戲」就給我們很大的想像空間：綠草油油，上面有各種奇珍異木，有泉水池沼，還有各種小動物，很好玩，是這樣一個園林。這個地方讓我們很放鬆，不會像我們走在北京，特別像走到國貿那一段，高樓大廈，有一種壓迫感，所有人都行色匆匆，不得安閒。而這個「園林遊戲」給人的心境是不一樣的，讓我們感到非常放鬆。這是菩薩的娛樂場所，很自然，很天然。

同樣一個地方，不同的人感受是不一樣的。對菩薩來說是「園林遊戲地」，對我們來說就是糞坑，我們會感到很穢惡，很髒，很亂，臭烘烘的，亂哄哄的，但是對菩薩來說非常舒服。

這個生死林、煩惱園，佛菩薩來到這裡就是「園林遊戲地」。我們現在還不能在這裡遊戲，這裡可不是那麼輕鬆的，是痛苦絕望地、煩惱壓迫地。等我們往生淨土再回來，對我們也是「園林遊戲地」了。

對佛菩薩來說是「遊戲神通」，就是做遊戲。「神」是不測，「通」是無壅，也就是沒有任何阻礙，不會出現任何阻滯。天眼通，天耳通，想看什麼，想聽什麼，沒有任何阻礙。只有這樣，才到了菩薩的教化地，就是我剛才說的得到了教師資格。

「教化地」的「地」有三種意思。第一是「能持」，就像大地持著萬物一樣。第二是「生成」，花草樹木都是由地長出來的。第三是「不動」，

大地穩而不動，說明菩薩的功德能持眾生一切煩惱，生成種種功德，同時內心又寂然不動，無分別。這是「地」的意思。

「以本願力迴向故」，這個「本願力」是誰的本願力？「以大慈悲觀察一切苦惱眾生，示應化身，迴入生死園煩惱林中，遊戲神通，至教化地，以本願力迴向故」，從字面來說是菩薩自己的本願力，這是從顯處來說的。但是從隱處來說，就是阿彌陀佛的本願力。因為菩薩若往若還都是承佛力。在四十八願當中，有一些願就是說往生之後的事，往生之後再來教化眾生，被弘誓鎧等等，都是承四十八願的願力。所以，它既是行者的本願力，也是阿彌陀佛的本願力，是佛迴向給我們的。

「示應化身」者，如《法華經》普門示現之類也。

這是解釋前面的「示應化身」。我們知道《普門品》的普門示現，就是講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菩薩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毗沙門身而為說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

總之，應以何身得度，就示現何身而為說法。這是觀音菩薩的普門示現。其實，往生到淨土的每一個菩薩，都有和觀音菩薩一樣的本領，也都是普門示現。

善導大師有一首偈子，就是在說這個，我覺得非常好：

西方寂靜無為樂，畢竟逍遙離有無。

大悲熏心遊法界，分身利物等無殊。

或現神通而說法，或現相好入無餘。

變現莊嚴隨意出，群生見者罪皆除。

這就是講初功德相。

「遊戲」義

「遊戲」有二義：

一者自在義。菩薩度眾生，譬如獅子搏鹿，所為不難，如似遊戲。

二者度無所度義。菩薩觀眾生，畢竟無所有。雖度無量眾生，而實無一眾生得滅度者。示度眾生，如似遊戲。

前面講「遊戲神通」，這一段就是講為什麼用「遊戲」這個比喻。

第一，自在義。

「一者自在義」，第一是表達很自在。我們現在也經常這麼表達，「這個東西太簡單了，跟玩似的！」「玩」就是遊戲。這麼說就表示自己這方面的能力很高，對自己來說是小兒科，不費勁，很自在。

自在的同時又無畏，下面打了一個比喻：「菩薩度眾生，譬如獅子搏鹿，所為不難，如似遊戲。」一頭獅子追一隻鹿，獅子有點兒調皮，牠追上去不一口咬死，就在那玩，用爪子撓一下，拍一下，打一下。鹿太小了，而且太弱了，跑得不如獅子快，力氣又不如獅子大，性格又溫和，只能乖乖聽獅子的，任憑獅子的擺布。有時候獅子突然把鹿放了，鹿就往前跑，結果獅子又把鹿追上了，跟牠玩呢。

「所為不難」，菩薩度眾生就是這樣一種效果。電視劇《濟公》裡，

濟公跟那些人就是在玩。我記得有一個情節，有人想把濟公害死，就找了一幫人把濟公打死了，濟公就斷氣了。斷氣之後被扔到河裡滅屍，結果第二天濟公又出現了，就跟玩似的。

還有一次濟公被鎖在牢裡，外邊有兩個小卒看著他，在那兒吃雞肉，喝酒。濟公也吃，他吃什麼呢？吃鐵鏈子，吃得比他們還香。然後他就出去了，那個鐵囚室根本攔不住他，這不就是玩嗎？因為他有這樣的能力，「所為不難」。我們覺得很難，對他來說太容易了，玩得你團團轉。讓他死，他就死給你看看；讓他活，他再活過來。

還有一次，濟公去化緣，化木頭。因為整片山林都是那個員外的，員外說：「你需要多少木頭啊？」我需要的不多，就貧僧一袈裟這麼多。」員外一想，那不就是幾根木頭嘛，「行，答應你！」濟公就說：「好，你答應了啊。」然後就脫下袈裟，往山上一扔，袈裟越轉越大，把整個山都蓋上了，整片山林的木頭都是他的了。這不就是玩嗎？他覺得很自在。菩薩、羅漢不會有憂愁的，天天玩，遊戲人間，就是一場遊戲。

第二，度無所度義。

什麼意思呢？「菩薩觀眾生，畢竟無所有」，雖然菩薩跟我們玩，但是對菩薩來說我們等於不存在，《金剛經》就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示度眾生，如似遊戲」，我們今天也這樣說，「我跟你說著玩呢」，那不就作廢了嗎？說著玩的。

做遊戲就有這個好處，玩的時候特別認真，甚至玩著玩著都打起來了。但是一玩完，尤其是小孩，就忘到腦後了，全忘了。第二天繼續玩，前一天臉都抓花了，他也忘了是怎麼花的。小孩子容易這樣。

佛菩薩也是這樣，只不過他不像小孩的用心。對佛菩薩來講，他是因為認清了實相，實相無相，所以對他來說都是如幻如化的，真的像演戲一樣。只不過我們不知道是在演戲，他知道，他陪我們玩。遊戲就不是真的，不真就沒那麼恐怖，所以沒必要讓自己的心老提著。這種心態反而能把一件事做得很好。我們就是太把一件事當真了，或者看得很重，

這樣往往做不好；那種玩著做的，玩著玩著就從票友成了行家，很多行家都是這麼來的。

像我們學中醫科班出來的，研究生學了八年，甚至是博士，有時居然弄不過一個「票友」。他可能就學了兩三年，他是愛好，自學。當初他學的時候也沒說「我將來一定要進哪個醫院，做主治醫生」，沒有這些觀念，他只是憑著一種興趣，在玩，他也不缺錢，有大把的時間研究中醫，整天廢寢忘食地沉浸在這個世界裡，很快就超過我們這些科班畢業的了。最後我們還得跟他請教，「這個病怎麼都治不好，你來給我看看吧」，他一把脈「這簡單！」

其實不光中醫界是這樣，好多領域都是這樣。這種玩的人，心態比較放鬆，比較自然，沒有那麼多焦慮的東西，他真的只是對這個東西有興趣，沒有掛礙，沒有得失心。總想著能得到什麼，或者怕自己失去什麼，這就慘了，心中到處都是掛礙，反而發揮不了最好的狀態，心有雜念，不單純了。

所以，這也是智慧。什麼叫「智」？「知進守退曰『智』」，就是分別心，很會分別。「知空無我曰『慧』」，知道一切都是如夢如幻的，就沒有必要把整個心都投進去；或者也是完全投進去的，但是他很容易出來，因為他知道「知空無我」。簡單說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拿起的時候就完全拿起，放下的時候就徹底放下，乾乾淨淨，利利索索，不會拿也拿不起，放也放不下，不會這樣。

阿修羅琴

言「本願力」者，示大菩薩於法身中，常在三昧，而現種種身、種種神通、種種說法，皆以本願力起。譬如阿修羅琴，雖無鼓者，而音曲自然。

是名教化地第五功德相。

阿修羅是介於人天的一道。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東西，是一種琴。這個琴不需要有人真的演奏，我想聽某個曲子，只要靠近阿修羅琴，它自然就演奏給我聽。另一個人也靠近了，我們倆想聽的曲子不一樣，也可

以。你想聽什麼，它就自動演奏，沒有人彈，它自己就響了。

這是個比喻，說明什麼呢？這個阿修羅琴就像我們人間的電腦、照相機，它不會看是誰在使用它，它是無心、無情、無分別的。佛菩薩也一樣，也是無分別的，他雖然做了種種事，以本願力「而現種種身、種種神通、種種說法」，但是他內心寂然不動，如如不動，外在需要他怎樣，他就怎樣應化，普門示現。

總之，這個「園林遊戲地門」就是菩薩的娛樂，顯示菩薩的自在無礙。《華嚴經》上有句話，叫「以法自娛，歡愛不捨」，這是我們能夠得著的。我們怎麼娛樂呢？學法就是一種娛樂。學佛如果真上道的話，就會覺得世間那些越來越沒意思，越來越空洞、乏味，覺得學法越來越有味道。「以法自娛」，這就是你的娛樂；「歡愛不捨」，「這個禮拜六沒來聽《往生論註》，好像缺了點什麼」。

(6) 入門

菩薩入四種門，自利行成就，應知。

菩薩入四種門是自利，後邊出第五門是利他。這樣，自利跟利他都圓滿了。自利利他都圓滿了，所以叫作「利行滿足」。

「成就」者，謂自利滿足也。

「應知」者，謂應知由自利故，則能利他；非是不能自利而能利他也。

自利跟利他是辨證的關係，兩者不可分。如果不能自利，就不能利他。比如我們讀「眾生無邊誓願度」，要度無邊的眾生，首先要「煩惱無盡誓願斷」，自己沒斷煩惱，很難教別人斷煩惱。當然，這是指聖道門，也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有人掉水裡了，你想救他，但是你自己不會游泳，你「撲通」跳下去了，結果你淹死了，對方也沒救上來。

龍樹菩薩說，不能自利的小行菩薩，大悲心又很重，如果貿然地去度眾生，就像在方圓幾里的冰面上潑了一杯熱水，想要把整個冰融化，結果只融化了一點兒，而且是短時的，然後這杯水又被凍住了。小行菩

薩也是這樣，自己的能力不夠的時候，不能貿然去度眾生。《大智度論》裡有一句話：「未能自度，而能度人，無有是處。」當然，這是聖道門。

淨土門其實也是自己得到利益了，然後想讓別人也得到，自利利他。

(7) 出門

菩薩出第五門，迴向利益他行成就，應知。

「成就」者，謂以迴向因，證教化地果。若因若果，無有一事不能利他。

「應知」者，謂應知由利他故，則能自利；非是不能利他而能自利也。

從因到果都能利他。對菩薩來說，自利的途徑本質來說還是利他，只有利他才能達到自利。

前面曇鸞大師也舉了一個例子，就是「火栴喻」。一根小木棍兒想要把柴火點著，就要不斷地翻弄柴火。在燒的過程中，他本來說是「眾生不度盡，我就不成佛」，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柴還沒燒盡呢，這根小火棍兒已經燒沒了，就是眾生還沒有度盡的時候，他先成佛了，曇鸞大師說這叫「後其身而身先」。本來他在後面，他說「我最後一個成佛」，結果他第一個成佛了。所以，利他跟自利是不可分的，自利就在利他當中，利他也在自利當中，相輔相成。

眾生都喜歡利益，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是，不論世間、出世間，即便是世間的利益，也都是從利他而來的。你利益到他人，你利益別人的東西會轉到你身上來，世間、出世間都是這樣的。

對淨土法門來講，自利跟利他都離不開佛力，都是靠佛力。而且對淨土法門來說，自利一定能利他，利他也一定能自利。這話怎麼理解呢？我們自己如果不能靠淨土法門解脫，我們能讓旁邊的人解脫嗎？反過來，如果我們自己能靠這個方法解脫，那跟我們一樣狀況的人，周圍的親戚、朋友、有緣的人，也一定能解脫，因為我們都一樣。就好像我得了某種病，有一天找到了一種藥，這個藥就是治我的病的；那跟我得同樣病的人，用這個藥也一定能得救。

(8) 自利利他，速得菩提

菩薩如是修五念門行，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這裡有一個「速」字，有一位大古德就說「『速』之一字，我宗秘鑰」。「速」這個字在淨土宗很重要，「速生我剎受快樂」「橫截五惡道，惡道自然閉」，這都是在講「速」，快速。

蓮池大師那句話就說「越三祇於一念，齊諸聖於片言」；印光大師也說「莫訝一稱超十地，須知六字括三乘」，你不要驚訝念一聲佛號就超過了十地菩薩的境界，為什麼？因為三乘教法都在名號裡。這都是在講「速」，快速。

不快速不行啊，就像一個小孩圍著井口看，躍躍欲試就要往下跳，這時奶奶看見了，拔腿就跑來，也顧不得自己七老八十了，就把他拽到一邊。我們眾生就是這樣，在五欲的井沿上躍躍欲試地往裡看，「哎呀！這個真好玩，井底有天空，有樹木，我要跳下去看看」，這就是愚癡。阿彌陀佛為什麼一直站著？就是等不急了，善導大師說「立撮即行」，坐著再起來都要耗費零點幾秒，不捨得浪費這個時間，所以一個箭步就跨上去，抓起你就跑。

佛所得法，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得此菩提，故名為佛。今言「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得早作佛也。

「早」就是快，及早，趕早不趕晚。

「阿」名「無」，「耨多羅」名「上」，「三藐」名「正」，「三」名「遍」，「菩提」名「道」；統而譯之，名為「無上正遍道」。

這是在解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般也翻譯成「無上正等正覺」，意思是一樣的。

(9) 「無上正遍道」釋

「無上」者，言此道窮理盡性，更無過者。何以言之？以正

故。「正」者，聖智也。如法相而知，故稱為正智。法性無相，故聖智無知也。

「窮理盡性」這個詞出自《周易》，原話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曇鸞大師把它移到這裡來了。這是曇鸞大師一貫的手法，把儒家、道家的一些詞嫁接到他的著作裡。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理」是真理，「性」就是我們本自具足的佛性。就是真理到達極處，我們的本性也展現到極處。這兩者是相通的，為什麼？因為「性」跟「理」是不可分的。

以現代科學的觀念來講，人的心性跟真理是沒有直接關係的，真理是客觀事實，把它揭示出來就可以了，不覺得這兩者有什麼關係。但是佛教不這麼認為，佛教認為「性」中本來具足一切「理」。六祖大師開悟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了什麼？具足一切「理」。

我們不要小瞧這個「理」。比如我們今天在這裡探討念佛往生的道理，千說萬說都不離開這個主題，這也是理，這個理在事上會有應，理的真切程度決定了事能否發生。這個理如果是正確的，我們循著這個理去做，相應的事就能發生；如果這個理不正確，事就不會發生。因為理事是相應的，有其理必有其事，有其事必有其理。所以，「理」很重要。

舉個例子，這兩天科學界在拍黑洞的照片，之前從來沒拍出來，只是說有這個東西的存在。但是據說在幾十年前，愛因斯坦就能用公式、原理，用廣義、狹義相對論準確地算出有黑洞的存在，同時可以描述出黑洞的狀況。他是靠什麼？黑洞是一個「事」，他是怎麼知道這個「事」的呢？在幾十年前不用任何設備的情況下，只用數學、頭腦、筆、紙，就能準確地測算出來，可以這個「理」非常厲害。

這還是世間的「理」，不是「第一義諦」，都這麼厲害。而且這個理應用到了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在用他這個理。這個理是高度濃縮的，寫起來就是一個公式，就那麼幾個字母，但是它可用的範圍很廣。所以，事就可以彰顯出理的不可思議。

「知識就是力量」，我們從小就總聽到這句話，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這裡的「知識」並不是指純粹的學問，其實是「理」的意思。你掌握了理，你在事上就能用它；這個理越深越高，你在事上所能應用的範圍就越廣，產生的效力就越大。

我們也一樣，淨土法門這個理是最大的理。科學家的理還不算是理，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跟淨土法門這個理完全不能比，因為這是佛證悟並告訴我們的。所以，我們每個人都不比愛因斯坦差。而且念佛往生這個理就清清楚楚地寫在淨土三經裡，比相對論的公式高級百倍、千倍、萬倍，這個理不得了！有的人本來要墮地獄的，結果念了一聲佛就成佛去了，這多不可思議啊！

這個理很簡單，因為佛講的東西「窮理盡性」，窮盡到家了，說到極處了，不可能比這個更高了，「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佛是無上正智，一點也不邪，「如法相而知」。所以，念佛往生是真理中的真理。

「遍」有二種：一者聖心遍知一切法，二者法身遍滿法界。若身若心，無不遍也。

「遍」有兩層意思，一個是心，一個是身，身遍一切處，心也遍一切處。

「道」者，無礙道也。經言：「十方無礙人，一道出生死。」

「一道」者，一無礙道也。

大家不要誤會，這個「一道」不是「一起」，而是同一個道。這個道是什麼？「一無礙道」。

「無礙」者，謂知生死即是涅槃，如是等入不二法門無礙相也。

「一道」是什麼呢？當然，聖道有聖道的解釋，它本身就出自聖道的經典《華嚴經》。在淨土門裡，這個「一道」就是「同一念佛無別道」。既然無別道，那就是一個道，就是念佛的易行道。

為什麼說「十方無礙人」呢？「無礙人」就是佛。這句話的意思是

說，十方無礙人當初是怎麼出生死、成佛道的呢？就是一道出生死，一道成佛道。這個道是易行道，就是念佛往生極樂。再說得通俗點兒，十方佛都是念佛成佛的。

這個觀點在不同的經典裡都有表述。比如善導大師講過一句話「三世諸佛以念彌陀三昧成佛」，三世諸佛都是以念佛三昧成佛的。

《楞伽經》上講「所有法報佛，化身及變化，皆從無量壽，極樂界中出」，所有的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都是從無量壽極樂世界裡出來的。

印光大師有一句話：「九界眾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這個意思也很顯然。九界眾生就包含菩薩，想要成佛道，不能離開淨土法門；十方諸佛度眾生，也不能離開淨土法門。所以，淨土法門是通上徹下的。

大家記住這句話「十方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道」就是易行道。

不可執事廢理

這裡有兩句叫「生死即是涅槃」「入不二法門」，這些詞我們經常聽到。但是我們要知道，這是從理上說的。所謂「理」，就是成佛之後，佛住在那個境界裡，佛是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我們眾生沒成佛的時候，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千萬不要想生死即涅槃這樣的事，否則容易出問題。

《西方確指》裡就講過一件事，覺明妙行菩薩好幾世都跟著那幾個弟子，跟了幾百年。有一天覺明妙行菩薩又降壇了，這時候他一個弟子的母親來了，這個弟子叫查定宏，他母親就跟覺明妙行菩薩對話。

覺明妙行菩薩見到她就說：「汝夙有向道之念，而未遇正人，深為可憫。今當為汝分別開示。」就是說「你過去是修行人，而且修行很不錯，但是沒遇到好老師」。

「汝往昔為比丘時」，過去她是出家人。

「力行精進，晝夜不怠，身心猛故」，非常精進勇猛，晝夜不停地打坐。

結果有一天，「於靜定中忽起一見」，本來坐得特別好，突然冒出一個念頭。

什麼念頭呢？「云我何故不能速得成佛？」我為什麼不能快速成佛呢？

然後又有一天，「又一日，聞諸佛無相，即心是佛」，也不知道從哪兒聽來這麼一句話，說「諸佛無相，即心是佛」，心就是佛，佛是無相的。

然後又打坐，打坐的時候又冒出一個念頭，就是根據聽到的這八個字又冒出一個邪思，說：「既諸法空寂，我心是佛，何用修習？」什麼意思呢？既然佛就是心，心就是佛，當體即是，諸法空寂，我心就是佛，那還修什麼啊？現在就是佛。

「比丘從此竟墮邪見，不復進修，自謂已證大道」，打了大妄語。

「所以從迷入迷，沉淪長夜」，很快就死了，死了之後又輪轉，輪轉之後一世不如一世，越來越差，現在成了他弟子的母親，一個字都不認識，也不知道怎麼修行。

這就叫「執理廢事」，理是沒錯的，生死即涅槃，但是如果你執取這個理，認為事上就是了，那就錯了，最後就跟那個人的母親似的。像這樣的情況，就需要善知識去引導她。

覺明妙行菩薩就很感慨，說：「悲哉眾生！求道不遇真善知識，未免陷於羅網，不可不慎。」善知識特別重要，佛說善知識是一切眾生解脫的全因緣，就是全部的因緣。

有一次阿難問佛：「善知識是不是所有眾生解脫的半因緣？一半靠自己的力量，一半靠善知識的指引。」佛糾正他說：「不對，善知識是一切眾生解脫的全因緣，不是半因緣。」

像這種邪見，他最開始可能只是偏離正道一點點，角度很小，但是如果他始終得不到善知識的糾正，他會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走到最後就離正道非常遠了。如果一開始就得到糾正，就不會這樣，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大家不要把「生死即涅槃」這些聽上去很高大上的話往自己身上套，那是證悟之後的事。你說「不二」，怎麼不二啊？你家房子送給我行嗎？明顯你做不到，因為你在「二」的境界裡，那就不要說「不二」的話。

凡夫不要妄效菩薩，不要拿菩薩那一套往自己身上套。所謂「口口說空，步步行有」，嘴上整天說「空」，實際上每天起心動念，身口意做的事都在「有」中，都很執著。

二、速得菩提問答

（一）《論註》四大要點之一

我們今天講最後一段，翻到《聖教集》335 頁。這一段文字不長，但是很重要。

整部《往生論註》有四個地方比較重要，就像人身上的穴位一樣，我們身上有好幾百個穴位，有的是小穴，有的是大穴，大的穴位能調理很多病。整個《往生論註》如果比作身體的話，它有四個穴位是特別重要的。

第一個是在開篇，上來就說淨土念佛法門是易行道，其他法門是難行道。然後講難行有五種難，易行為什麼易。這是在開篇的地方，是講教相。

第二個是「八番問答」，就是上卷結束的地方，有八個問題。那是在討論什麼呢？是討論根機的問題，淨土法門攝受的主要對象是什麼，這也是比較重要的。

第三個是下卷開頭的地方，就是「稱名如實修行」那一段，也特別重要。

第四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的這一段。

所以，一個是上卷的頭和尾，一個是下卷的頭和尾，這四個地方都是特別重要的。「難易二道判」是講教相，「八番問答」是講攝機，「稱名

如實修行」是講行法，我們今天要學的是利益，也就是教、機、行、益四個部分。這四個部分是相互含攝的，講教相的時候，攝機、行法、利益就在裡邊；講利益的時候，教相、攝機、行法也在裡邊，相互融攝。所以，如果整部《往生論註》沒聽下來，趕巧了，就來了四次，就聽了這四堂課，基本上也能畢業了。

（二）問：有何因緣，速得成就

慧淨上人把這一段稱作淨土宗的大根大本，我們來看：

問曰：有何因緣，言「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一段是問答，一問一答，問得很簡單，一句話，答得比較長。而且答完之後還不過癮，怕聽的人不明白，又打了一個比喻。

他問的問題是什麼呢？其實跟上次學的「五果門」是連著的，五果門有近門、大會眾門、宅門、屋門、園林遊戲地門。前四門是「入」，是往相，往生極樂世界；第五門是「出」，是還相，就是到十方世界度眾生。前四門是自利，第五門是利他。所以，這裡問「有何因緣，言『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前面「菩薩如是修五念門行，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講菩薩修五念門就會得到自利自他的功德，最終速得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下面就說「問曰：有何因緣，言『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在語氣上是連著的。

這個問題就是問：為什麼修五念門行自利利他就能快速成佛？再說得通俗一些就是：為什麼修五念門行就能快速成佛？五念門也是圍繞念佛來的，所以也可以說：為什麼念佛就能快速成佛？

問的關鍵詞是「速」。為什麼是快速的，不是慢慢的？為什麼念佛就能快速成佛？

(三) 答：核求其本，彌陀為增上緣

看下面的回答，我們先不用理解這些文字的意思，只要用統計學的眼光看一看，這兩頁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是什麼？我來帮大家梳理一下，「阿彌陀如來為增上緣」，這個我們聽不懂，先跳過去；「今將談佛力」，出現了「佛力」；下面「何以言之？若非佛力」；再往下，「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是不是「佛力」？再往下，「緣佛願力故，住正定聚」；再後面，「緣佛願力故，超出常倫諸地之行」；再往下，「示自力他力相」；再後面，「如是等名為他力」；最後，「聞他力可乘，當生信心」。所以，單從文字的角度來看，答案非常明顯，就是因為有「佛力」。因為有佛力的存在，所以快速往生，快速成佛。

當然，我們今天可能不覺得怎麼樣，因為到了我們這個時候，這麼多祖師已經把這方面的教義凸顯得很明顯了，很多當代的大德也都在宣說他力、佛力。可是我們想想曇鸞大師是什麼年代的？一千五百年前。在那個時代，整個佛教界當中這麼突出佛力、願力、他力的其實不多。我們今天去看南北朝時代的佛教著作，這方面的都不多，多半都是發揮《般若經》《心經》裡那些玄談的、比較高的道理；講「中觀」，講自他相融；講「四論」，即《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講空性，「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那方面道理講得比較多。像曇鸞大師這樣突出講他力、佛力的，真是不多。所以，在那個時代就不簡單，確實很不容易。

曇鸞大師這本書放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是比較超前的。我們今天感覺不到什麼，但是在當時很可能會引起很多人的反對，甚至是誹謗。歷史上也有這樣的記載，有人聽到曇鸞大師總是講他力往生淨土，就不服，就去找曇鸞大師辯論，有這樣的公案。因為在那個時代發出這樣的聲音不容易，很難，很少。

1·核求其本釋

我們再來看義理，看曇鸞大師是怎麼展開說的。

答曰：《論》言修五門行，以自利利他成就故；然核求其本，阿彌陀如來為增上緣。

《論》是指什麼？《往生論》，因為《往生論註》是解釋《往生論》的。

「《論》言修五門行」，就是天親菩薩《往生論》裡講的修五門行，也就是五念門。

「以自利利他成就故」，前面問：為什麼修五念門就能速得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這裡回答「《論》言修五門行，以自利利他成就故」。這個回答是比較粗的，是表面的。這個回答也不能說它錯，是對的。是什麼樣的因緣使得眾生快速成佛呢？是因為眾生修了五念門。

可是下面話鋒一轉，「然核求其本」，用了一個「然」字，它是語氣轉折詞。如果前面那個表淺的答案還不夠，那麼仔細去探究背後的原理，不是這樣的，如果是因為眾生修五門行而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實在的，這會讓人感覺到是自力。因為禮拜也好，讚歎也好，迴向也好，看起來好像是眾生以自力來修持的。但是曇鸞大師說「不要誤會，不是這樣的」。「然核求其本，阿彌陀如來為增上緣」，雖然表面看是修五門行，但是背後並不是靠眾生的自力，而是靠阿彌陀佛這個增上緣。所以，這個轉折很重要。

《往生論》從古至今流傳得並不廣，哪怕是在曇鸞大師作了《往生論註》之後。因為曇鸞大師的著作沒怎麼流傳，流傳得不廣，歷史上有各種法難，所以在中國差不多有一千年都看不到這本書。但是《往生論》一直有，很多祖師大德也都看到了《往生論》，但是他們為什麼都感覺不到佛力、他力的意味呢？說實在的，就是沒有這個緣。因為大家的追蹤點都在修五念門行，像這裡就說「修五門行，以自利利他成就故」，沒有探究「核求其本」這部分。所以大部分人看《往生論》是看不懂的，包括我最初看《往生論》也一樣，完全看不懂，絲毫看不出有他力的跡象。

但是曇鸞大師看出來了，所以他說「然核求其本」。「核」的本義是

水果中間的核。核有什麼特點呢？果肉都圍著它，而且它的質量很重。所以，由這個意思就衍生出「內核、核心、本質」的意思。桃、杏的核是用來做什麼的？做種子，它將來能長出桃樹、杏樹。這是一層意思。「核」還有「明確」的意思，比如我們說「考核、核實」，就是想力求準確。所以，這裡的用字非常講究。

「然核求其本」，「核」的本義是「考之使實」這句話翻譯成現在白話就是：然而仔細、明確地尋求五念門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根本原因。「考之使實」，就是使它確實、真實、明確、實在。這是古人的解釋。我們去考察它，仔細地探求它，使答案很真實，很明確。

「本」字的本義是樹根。樹根有什麼特點？枝、幹、葉、花、果都是從根長出來的。然後就衍生出「一件事物的根本、本質」這樣的意思。在這裡是「根本原因」的意思。「本」這個字我們經常用，比如「本願」，孔子也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往生論》前面也經常出現「本」這個字，出現的頻率特別高，一講到某種莊嚴的時候，就有一句「佛本何故起此莊嚴？」所以，「本」字也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字眼。

2·彌陀為增上緣

根本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一句話，「阿彌陀如來為增上緣」。「增上緣」這個詞我們可能比較陌生，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阿彌陀佛他力的原因」。

「增上緣」這個詞是佛教特有的。一般有「四緣」的說法，就是「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這是佛教看待世間萬事萬物的角度，一件事的成就往往離不開這四種緣。

「因緣」就像種子，一顆種子要發芽，種子本身是最重要的，沒有種子，後邊的都談不上。

「增上緣」相當於陽光、雨露，是使之增上的，讓種子順利地發芽、開花、結果。如果用專業的詞來表達，增上緣就是「起法功強」的意思，

這是淨影慧遠大師的解釋，就是通過外力生起的妙法，使它原有的功能大大增強。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且以微心入淨土》。就是我在讀《法事讚》的時候，心中起了一個疑問，因為它裡邊有句話叫「無勝莊嚴釋迦佛，受我微心入道場」。釋迦牟尼佛是無勝國土的，善導大師祈求釋迦牟尼佛說：「請接受我很微弱的祈求之心，來到我們的道場吧。」

我當時就想：怎麼用「微心」呢？「微」就是微弱的、微微的，怎麼用這個詞呢？比如我們念香讚「爐香乍熱，法界蒙薰，諸佛海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誠意方殷，諸佛現全身」，「誠意方殷」就是說請的人心意很殷重，所以諸佛才現全身。但是為什麼這裡以很微弱的心祈請，佛就來了呢？當時我就起了這麼一個疑問。

後來想想，覺得很有道理，這是祖師站在我們眾生的角度說的。我們眾生這邊確實都是「微心」，即便你再真誠，再殷重，跟佛菩薩相比都沒那麼誠，誠意都不夠，差得很遠。因為我們內心總是有疑惑，這就讓我們的心不夠殷重。

善導大師的「二河白道喻」，行人走在白道上的時候，左邊是火河，右邊是水河，兩條河南北看不到邊，水跟火都是無盡的。中間有一條白道，這個白道多寬呢？四五寸。為什麼？善導大師解釋說：「善心微故，喻如白道。」就是善心很微弱。善導大師還說「縱發清心，猶如畫水」，即便當下發了一點兒誠摯的善心，但是也很有限，就像在水上畫了一個圈，當時看有個圈，瞬間就沒了。所以，我們凡夫的心確實很微弱。

我們每天念佛，說實在的，我們念佛求往生的心跟往生成佛這件大事相比，真的是非常微弱，真的不算什麼。我們可以仔細想想，每天到底是貪瞋癡慢疑更多一些，還是想要求往生的心念更多一些，後者可能連前者的百千萬分之一都不到。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想著賺錢的事、買房的事、工作的事、逛街的事、吃好吃的等等，念佛的心都沒有想好吃的心強烈。

但是佛說「你這樣都可以」，為什麼？因為靠佛力，因為有阿彌陀

佛這個增上緣。他是「起法功強」的，可以把我們本來很微弱的心放大。現在不是有功率放大器嗎？信號本來很微弱，但是能讓它百倍、千倍、萬倍地增長。佛也一樣，佛的願力就是增上緣，把我們眾生本來很弱的心放大。

法然上人有一句法語說：「阿彌陀佛以佛眼十方遍覽，『有否念我名號之人？』」阿彌陀佛每天瞪著眼睛看，像雷達一樣，這邊兒看、那邊兒看，上邊兒看、下邊兒看，看什麼？「有否念我名號之人」。然後「以佛耳晝夜傾聽，『有否稱我名號之人？』」眼睛看著，耳朵聽著，只要發現有人念佛，哪怕是一個小孩兒，覺得好玩兒，學媽媽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佛也聽到，也捕捉到。然後他就順著這樣的因緣，所謂「人能念是佛，無量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無量的功德就順著這個很微弱的因緣過來了。所以，我們不要小看這個「增上緣」，這是很重要的。

祖師在解釋「增上緣」的時候，會用到幾個比喻。

一個是說，一滴水如果在一個普通人面前，它就是一滴水；可是如果碰到龍王，這一滴水就不是一滴水，一滴水能變成傾盆大雨，普潤甘霖，一滴變成萬滴，它有這個力量，這是外力。對於雨滴本身來說，龍王就是它的增上緣。還有寺院施食，會念變食真言。念完之後，七粒米就變成七座大山，米都堆成山了。然後施給鬼道的眾生，因為它們沒有飯吃。對於米來說，施食的人念的變食真言就是增上緣。

外緣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比如用手觸碰刀，手會不會被刀割壞，取決於手碰刀的力度、角度等等，這些方面的影響因素比較大。但是，如果你的手碰的不是一把刀，而是 220 伏的電纜，那就跟角度、力度沒關係，因為碰的東西不一樣，外緣不一樣，碰到電纜，當下就電死了；如果是高壓電，那就更厲害了，都不用碰到，只要靠近它，直接就把你吸過去了。這就是外緣不同，傷害人的強度就不一樣。這也是「起法功強」。

這個「增上緣」，我們很容易覺得它只是增上的，好像並不是很主

要。比如種子開花結果，陽光雨露似乎也沒那麼重要，種子才是決定性的。但是在有些情況下，增上緣決定了這件事成與不成，它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像念佛往生這件事，就是增上緣起決定作用。

3· 他利、利他

他利之與利他，談有左右。若自佛而言，宜言「利他」；自眾生而言，宜言「他利」。今將談佛力，是故以「利他」言之，當知此意也。

前面提到「修五門行，以自利利他成就故」，這裡就仔細辨析了一下為什麼不用「自利他利」，而是用「自利利他」。

「他利之與利他，談有左右」，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利」，完整的表達是「他利於我」，就是外邊有一個人利益到我。這是從眾生向佛而言的，「他」就是佛，佛利益我。「利他」是「我利於他」的意思，這是站在佛的角度說的，佛利益眾生。

「他利」跟「利他」，「他利」的「他」是指佛，「利他」的「他」是指眾生。同一個「他」，前後所指不同。

「談有左右」，就像這個杯子，杯子沒動，但是我動，我在右邊的時候，杯子對我來說就在左邊，如果我跑到左邊去了，杯子就在右邊。佛利益眾生也是同樣的意思，這個「他」在特別的語境下特指的對象不同。但是不管是「他利」還是「利他」，都是以佛力為增上緣。

「今將談佛力，是故以『利他』言之，當知此意也」，這時候主要是把佛力彰顯出來，所以這裡用「利他」，而不用「他利」，是要突出佛力。

4· 皆緣彌陀本願力

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

這句特別重要。一座一百層的大樓最開始會有基石，基石一打，位置就定了。這句話就是整個淨土宗的基石。如果不解釋，其實還看不出

來。我第一次看這句話是在 2006 年，當時看不太明白，後來慢慢瞭解得多了，深入了，發現這確實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有些話我們看不懂不要緊，這句話本身就有力量。就像我們小時候，別人告訴你「那是北斗七星」，「什麼北斗七星？」小孩不理解這個意思。但是不要緊，等你慢慢長大了，有一天做了船長，到海上去航海，在風浪中指南針也壞了，這時候北斗七星就有作用了。它的重要性你當下理解不理解，不重要，但是它本質上就有那樣的作用，一旦機緣成熟，作用就會顯現。。

我們讀經也好，讀祖師的話也好，當下懂不懂沒關係，先觸到你的眼識，眼睛看到了，印到你的識田里，總有一天它會起作用的。

「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凡」跟「皆」意思差不多，「凡」是「凡是」，「皆」就是「都」。一般我們在人情上考慮，就認為「說話不得留點兒餘地嗎？不能說得太滿」。但是這裡就說得很滿，「凡、皆」。善導大師也講「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莫不」就是「沒有一個不是」，「一切」就是「所有、全部」，這些詞看起來都很絕對。但是這件事不絕對不行，確實需要絕對。

我們經常說「淨土法門全仗佛力」，有人就說「不敢這麼說，應該是二力吧？」這就是不懂，也不敢接受，他沒有直下承當的心量，淨土法門就是全仗佛力。

「生彼淨土」就是往生，也就是往相；「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這是講還相，也就是出第五門「園林遊戲地門」。或者說「生彼淨土」是自利，「菩薩人天所起諸行」是利他。不管是往生淨土，還是往生之後成佛度眾生，都是阿彌陀佛的本願力。換句話說，往生、成佛、度眾生全仗佛力。

其實，這樣的話不止淨土宗的經典裡有，一些聖道門的經典也有類似的表述。

有一部論叫《佛地論》，裡面有句話叫「眾生所有善法及殊勝果，皆

是如來慈悲願力為增上所起」，眾生所有的善根，以及從修持佛法上得到的果益，都是諸佛慈悲願力為增上所起。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力是絕對性的，不管是聖道門還是淨土門。聖道雖然全仗自力，但本質也是來自於佛力。如果佛不出世，不以他的願力來到十方世界八相成道，轉法輪，留下三藏十二部，眾生怎麼修學呢？從這一點來說不就是佛力嗎？

我們今天經常說「淨土法門是他力法門，全仗佛力」，這句話如果往前追溯，其實最開始是曇鸞大師說的。因為再往前，比如東晉的慧遠大師，他雖然是淨土宗的初祖，可是我們仔細看他的著作，「佛力、他力、本願力」這樣的詞很少出現。因為當時淨土三經的翻譯還不完備，《阿彌陀經》他沒看過；當時只有《無量壽經》，《無量壽經》是比較早的，東漢的時候就翻譯了；《觀經》他更是絕對沒看過。而且慧遠大師修學主要是依據《般舟三昧經》，《般舟三昧經》是聖道的經典，只不過跟淨土相關而已。

何以言之？若非佛力，四十八願便是徒設。

如果不是佛力的話，四十八願就是白白的擺設。這跟前面一句意思非常接近，「願以成力，力以就願；願不徒然，力不虛設；力願相符，畢竟不差」，願成就了力，力是就當初發的願，願跟力是相符的，畢竟不差。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願不虛，力也不虛。

善導大師的「四十八字釋」，也有這個意思在裡面，「若我成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彼佛今現，在世成佛」，這個很重要，如果佛沒有成佛，說明願還沒滿，佛跟我們還沒有綁在一起，利益還到不了我們這邊。所以他強調「彼佛今現，在世成佛」，就是已經成佛了。「當知本誓，重願不虛」，應該知道阿彌陀佛的願力、誓願是不虛假的。

「若非佛力，四十八願便是徒設」，慧淨上人講過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如果阿彌陀佛發眾生不需要的願，修眾生不需要的行，

那豈是阿彌陀佛所做的事？」如果阿彌陀佛發的願不是眾生需要的，修的行也不是眾生需要的，那他還是阿彌陀佛嗎？就不是阿彌陀佛了。

我在南寧的時候，有一位李老師講過一句話，對我的啟發也很大。他說：「釋迦牟尼佛來到我們娑婆世界，如果他講的佛法，你我這樣的眾生都修不來，也不能解脫，那他不是白來了嗎？他來到世間的目的何在呢？」我越想越覺得對，難道釋迦牟尼佛講的都是大家看不懂也做不到的法嗎？從正法、像法到了末法，就沒有一個法門能讓我解脫嗎？難道佛法只是救一小撮人嗎？像佛在《阿含經》裡講到某句話，這個人當下就證得初果、二果、三果。難道就沒有我們能修的法門嗎？那他豈不是白來了？

當時李老師就說：「佛既然來到娑婆世界，既然有正法、像法、末法，就一定有一個法門能貫穿整個一萬二千年的法運，任何一個眾生都能解脫，那就是淨土法門。」

虛作、虛設、虛晃的事，絕對不是佛做的。佛的願不是虛設的，他來娑婆世界也不是虛晃一槍，是要「惠以真實之利」，一定是有真實利益給我們的。

5· 的取三願，用證義意

今的取三願，用證義意：

「的」是的確。「用證義意」，就是證明上面的道理。

(1) 一證：第十八願

願言：「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得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這是淨土宗的根本，稱為「本願」，也稱為「本願王」或「王本願」。一共三十六個字，我們沒有時間展開太多。慧淨上人有一本《第十八願講話》，就是講這三十六個字的，一個字一個字地講，一共講了三十六萬萬字，大家可以看看這本書。它不光是講佛教的內容，把世間的儒家、

道家都引用進來，特別廣博，非常廣泛，相當於一個小百科，各種常識、故事、公案都有，特別精彩。

「設我得佛」，「我」是法藏比丘，「設」是假設。假如我法藏比丘成佛。

「十方眾生」，「十方」就代表所有，萬機不漏，沒有一個漏掉的眾生。

他聽到我的名號之後，「至心信樂」，非常相信，而且接受。

「欲生我國」，發願求生我的淨土。

然後就「乃至十念」地念佛，念得可長可短，長到盡形壽稱名，短到臨終十念念佛。

「乃至」是一個彈性詞，這兩個字就把極樂世界的大門完全打開。乃至出家，乃至在家；乃至清淨，乃至不清淨；乃至守戒，乃至破戒；乃至男，乃至女；乃至老，乃至少；乃至橫難而死，乃至無疾而終；乃至念佛五十年、一百年，乃至只念了十聲、一聲……非常廣泛，沒有固定的標準。這就是「一法攝萬機」，「萬機」之所以被「一法」攝受進來，就是因為「乃至」這兩個字。所以我們得感謝這兩個字，沒有這兩個字，我們就攝受不進來了。

「乃至十念」，這裡選了「十念」。這個「十念」在很多地方經常出現，包括後面會講到「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包括《觀經》下下品，「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這時候金蓮花就來接引他，也是「十念」。所以，這個「十念」是特指。

「十念」的「十」不是數字，《往生論註》前面有專門的討論：「經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辦耳。」「十念」是表達「平生業成」的意思。在他起信願往生的當下，就已經圓滿具足了，所以「十」是圓滿數。這裡的「經」是指《觀經》《無量壽經》。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如果這樣的眾生不能往生到我的淨土，我就不成佛，不取正覺。

「唯除五逆、誹謗正法」，除了五逆的眾生和誹謗正法的眾生不救度。這是抑止義，還是要救的。這在《往生論註》八番問答討論根機的

時候討論過，什麼是謗法，謗法的人到底救不救，都有講，這是抑止義。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佛的救度是無條件的，沒有任何條件。

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得往生故，即免三界輪轉之事；無輪轉故，所以得速：一證也。

一旦往生，就免掉了三界輪迴的苦，就沒有六道輪轉了。這是第一個快速，確實很快。按聖道門的過程，可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們現在都求快，什麼都求快。比如手機，總是推出新的系統，手機更新的頻率也越來越快。不是有一個「摩爾定律」嗎？就是芯片的容量每年翻一番，速度也快了。只是人類不知道，成佛也有這麼快，或者知道了也不敢相信，快速到一秒鐘就能成佛。比如這個人這輩子只剩最後一秒，一秒前他還是一個具足五逆的眾生，馬上就要墮到阿鼻地獄。這時候善知識教他念佛，他當下就從地獄生到極樂世界成佛。可能只用了一秒鐘，甚至是一彈指間。

既然佛發了這樣的願，「十方眾生，稱我名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那眾生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就是稱名念佛。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因為「順彼佛願故」。佛既然發了這樣的願，我們就要順著他的願。換句話說，如果佛當時不是發念佛往生的願，而是說「你喝一杯水，我就來接引你」，那我們也得順著佛的願喝水。

佛怎麼發願我們就怎麼做。我們順著佛的願，佛就順著這個緣加持我們；如果我們不順佛願，佛也沒辦法，想加持我們都加持不了。因為這個程序是設定好的，就像電腦程序一樣，他五劫思惟發四十八願的時候就設定好了。

前面講「五念門」，禮拜、讚歎、作願、觀察、迴向；到了這裡說「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沒有說「修五念門行，便得往生」，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前面一直在說「修五念門行，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但是這裡別的都不談，只談「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這說明什麼？說明「五念門」的核心是稱名，五念門最終還是歸於稱念名號。

(2) 二證：第十一願

願言：「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住正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

這條願叫「必至滅度願」，「滅度」就是成佛的意思。「生到我極樂世界的菩薩們，假如他不住正定聚、必定成佛，我就不成佛」。換句話說，「生到我的國土，你不成佛我也不成佛，你成佛我才成佛」。

這裡有個名詞叫「正定聚」。有三種「定聚」，除了「正定聚」，還有「邪定聚」和「不定聚」。

在淨土門來講，「正定聚」就是指稱名念佛的人，這樣的人必定往生。「正」是正因正果，是非常直的；「定」是必定，沒有不確定性。

「邪定聚」，就是他不求往生，可能他也念佛，或者不念佛，甚至學外道，這明顯就是邪定聚。這個「邪」是就目標來說的，他不像我們設定好了目標，要到極樂世界去，如果目標是極樂世界，這就是正；如果不是朝這個目標，是往邪的地方去了，那就是「邪定聚」。比如外道，他還在三界六道裡，那就到不了極樂世界；或者他根本就不求生極樂世界，那也沒辦法。

還有「不定聚」，不定聚的人也求生極樂世界，但是他沒有平生業成。比如修要門的人，他是修某一種功行迴向求取往生，這裡邊就有不確定性，他可能往生也可能不往生，這就不定。

念佛人是住正定聚的，正定聚就是不退轉的意思，也就是「阿鞞跋致」的意思。《阿彌陀經》裡說「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

緣佛願力故，住正定聚；住正定聚故，必至滅度，無諸迴覆之難，所以得速：二證也。

「緣佛願力故，住正定聚；住正定聚故，必至滅度」，正定聚跟滅度有關係，正定聚通到哪裡？通到「必至滅度」，也就是決定成佛。

「無諸迴覆之難」，「迴覆」的本義是水旋流之貌。水往下流，比如碰到石頭，或者前面擋住了，水就往回流了。

這樣的事也有，比如七地沉空難，他就不能「必至滅度」，他到了七地菩薩的境界，發現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他就沉下去了，就回覆了，甚至退轉，也有可能。

這是第二個快速。因為往生之後，保證你成佛，不會有再回來的可能。

(3) 三證：第二十二願

願言：「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這是第二十二願，講往生成佛之後再去度眾生的事。

「設我得佛」，如果我成佛。

「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他方佛土的諸菩薩眾往生到我的國土。也就是指十方眾生，包括我們。

一旦往生，就「究竟必至一生補處」。「究竟」是必定，有一種決定性。「必至一生補處」，「一生補處」是菩薩的極位。什麼叫「極位」？就是從低到高昇到不能再升了，下一輩子就成佛。當然，菩薩沒有一輩子、兩輩子，不是我們這種分段生死，就是候補佛的意思。

當然，除了一種情況，就是他不想那麼早成佛，他想示居菩薩的位格。像觀音菩薩，其實他早就成佛了，叫正法明如來，但是他在我們娑婆世界經常以菩薩的身分出現，叫「示居菩薩」，他本身也有佛的功德，只是眾生看起來他是菩薩，這是為了度眾生的方便。

「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被」讀作「pī」。我們看古裝片的戰爭場面，那些人都穿著鎧甲，刀槍不入，就是那個意思。因為到十方世界度化眾生，尤其像我們娑婆世界，這是五濁惡世，到處都是槍林彈雨，如果沒有盔甲，來了就回不去了。

這個「弘誓鎧」是怎麼披上身的？可以作一種比較淺近的理解，就是人在為別人考慮的時候，他自然會有一種承擔力，一種無畏心，就變得很無畏。像一個女子平時很柔弱，很脆弱，但是有一天她生了孩子，孩子被人欺負了，她就變得特別堅強，好像渾身長滿了鎧甲，什麼都不怕。所以，利他心一起來的時候，就對自己完全不顧，這個鎧甲就是從這兒來的。

菩薩也一樣，菩薩的「鎧甲」是由菩提心生出來的。我們說一個人在佛道領域能力有多強——當然，這個能力也有天生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是從他的願心生出來的——他的利他心夠不夠真，夠不夠廣大，如果夠真夠廣大，他的身上就像長著鎧甲一樣，變得特別堅強，特別精進，感覺特別有活力，有用不完的勁兒。所以，菩薩身上的電量是從哪兒來的？就是從眾生來的，所有眾生都在給他「充電」，無線充電。

「積累德本，度脫一切」，積植各種德行的根本，最終也是為了度脫一切。就是積功累德，然後度脫眾生。

「遊諸佛國，修菩薩行」，這個「遊諸佛國」，我們不要想像成菩薩從娑婆世界遊到藥師佛的世界，從 A 國土到了 B 國土，然後又到了 C 國土，不是這種遊法。菩薩的遊法是什麼？其實前邊曇鸞大師講過，就是「一念遍至」，而且是「無餘供佛」「遍示三寶」，因為菩薩得了「報生三昧」。

什麼叫「報生三昧」呢？就像豬生下來就特別好吃，好吃好睡；鳥兒生下來，小翅膀拍打拍打就想飛；魚生下來自然就會游。這是它的果報，它從胎裡一出來自然就有這個功能。

菩薩也一樣，菩薩得了「報生三昧」，自然具足功德力，自然可以分身無數、一念遍至，一個念頭就分身百千萬億。所以，他們的身體叫作「意生身」。比如我坐在這兒，我突然生了一念「我想去看看隔壁屋子裡的畫」，然後立馬就有一個身體在那個屋子裡出現，這是由意生出來的。所以，菩薩「遊諸佛國」很簡單，一念遍至。

「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化」是化導，「開」是

開示。「恆沙」是很多，無量無邊。

「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讓我們在菩提道上前進不退。

「超出常倫諸地之行」，這句很重要。往生到極樂世界之後，成佛的過程不像我們這個世界，你不能拿娑婆世界「常倫諸地之行」這樣的規律去套用極樂世界，比如生到那裡是幾地，是哪個階位的菩薩，經過多長時間又到了哪一位，不是這樣的，是「超出常倫諸地之行」。具體怎麼個超法？我們沒往生不知道，但是肯定不一樣。

我們翻到《聖教集》314頁，其實這個問題之前也講過，就是這段文：

彼國菩薩或可不從一地至一地。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他方淨土何必如此？五種不思議中，佛法最不可思議。若言菩薩必從一地至一地，無超越之理，未敢詳也。

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的教化才有十地階次，極樂世界不是這樣的。五種不思議中，佛法最不可思議。「若言菩薩必從一地至一地，無超越之理，未敢詳也」，如果說極樂世界必須從一地到二地、三地、四地，曇鸞大師覺得不一定是這樣。

下面打了一個比喻：

譬如有樹，名曰「好堅」。是樹地生，百歲乃具；一日長高百丈，日日如此。計百歲之長，豈類修松耶？見松生長，日不過寸，聞彼好堅，何能不疑？

有一種樹叫「好堅」，一天長高數百丈，每天都這樣長，長了一百年，你想想有多高啊。普通的松樹就不理解，「我一天使勁兒長，才日不過寸，你怎麼長那麼高？我不相信」。「何能不疑？」怎麼能不懷疑呢？

所以，最後得出一個結論：

夫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

這樣的話，普通的耳朵確實聽不進去。

印光大師有兩句話說得特別好：「莫訝一稱超十地，須知六字括三乘。」不要驚訝，驚訝於什麼呢？就是一稱佛號就超過十地菩薩的境界。

為什麼不要驚訝？「須知六字括三乘」，三乘的教化功德都在六字名號裡。普通的教化是「爬樓梯」的法，淨土法門是「坐電梯」的法。爬樓梯就是一階一階、一層一層的；坐電梯，進去之後，一下就到一百多層了。

緣佛願力故，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以超出常倫諸地行故，所以得速：三證也。

「緣佛願力故，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普賢」有三種：人普賢、事普賢、理普賢。這裡的「普賢」不一定就是指普賢菩薩，大家不要誤會。

「人普賢」是指普賢菩薩。

「理普賢」是指所有眾生的佛性，所謂「體性周遍曰『普』，隨緣成德曰『賢』」。法身的體性是周遍的，所謂「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就是皆有「理普賢」。「隨緣成德為『賢』」，如果彰顯出來的話，在不同的境遇下，在不同人的身上，會顯示出相應的德行，叫作「賢」。

「事普賢」，所謂「果無不極曰『普』，不捨因門曰『賢』」。像觀音菩薩已經成佛，但是他示現做菩薩，「不捨因門」，因為菩薩是在因地。本來他已經成佛了，已經到了果地，但是他退回來到因地，這就是「不捨因門」。「果無不極」就是成佛的意思。這叫「事普賢」。

這裡講的「修習普賢之德」是指「事普賢」，包括普賢菩薩也是遵從這個「事普賢」。我們看《大經》裡邊，開頭列舉了很多菩薩眾，第一個就是普賢菩薩。列舉完這些聲聞、菩薩眾之後，就說「皆遵普賢大士之德」。換句話說，普賢菩薩也是乘阿彌陀佛第二十二願的力量而成為普賢菩薩的。

「以超出常倫諸地行故，所以得速」，從度眾生的角度來說，度眾生需要本領，需要迅速積累功德，有足夠的本領度眾生，這也是非常快速的，因為有佛的第二十二願作保障。

所以，這三願：第十八願保證眾生往生，第十一願保證眾生往生之後滅度成佛，第二十二願保證眾生能夠任運度眾生。所以，慧淨上人講

過一句話，說這三願是所有念佛人的生命。

這三願特別重要，是四十八願的根本；其他的願是骨架，骨架上以這三願為最重要的。正因為有這三願，所以快速。從本質來說，這三願都是佛力，也就是外力。反過來說，如果沒有第十八願，眾生就要再輪迴；如果沒有第十一願，往生之後還要慢慢吞吞地修行；如果沒有第二十二願，度眾生也挺費勁的。

6·他力為增上緣

最後得出一個結論：

以斯而推，他力為增上緣，得不然乎！

從這三願來推斷，他力為眾生往生、成佛、度眾生的增上緣，難道不是這樣嗎？「得不然乎！」是個反問句，意思就是「難道不是這樣嗎？」

所以，這三願就像火箭升空的三個步驟。比如發射火箭的時候，把一隻狗放在火箭上。第一步點火、加速，第二步分離，第三步進入軌道，然後它就可以自然運行了。

我們就是那隻狗。火箭上的狗，它經過這幾步之後：第十八願，點火升空；第十一願，星箭分離；第二十二願，自然運行，任運度眾生。外面發生什麼，狗在裡面通通不知道。這是狗的力量嗎？狗完全不知道，但是它卻達到了太空，是誰的力量？火箭的力量。

7·引例示自力、他力相

我們看曇鸞大師的比喻：

當復引例，示自力他力相：

(1) 自力

曇鸞大師怕我們聽不懂，因為前面講道理比較多，所以下面打了一個事實上的比喻。

如人畏三塗故，受持禁戒；受持禁戒故，能修禪定；以禪定

故，修習神通；以神通故，能遊四天下；如是等名為自力。

「如人畏三途故，受持禁戒」，如果有人怕死後墮入三惡道，就是地獄、餓鬼、畜生，也叫「三途」，就是火途、刀途、血途，這是很苦的。他不想墮三途，所以就好好地嚴持戒律。

「受持禁戒故，能修禪定」，戒久生定。

「以禪定故，修習神通」，定久生神通。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正常的神通應該有持戒跟禪定的基礎。如果沒有戒律跟禪定，突然冒出神通，很可能是走偏了。如果好好修行、持戒，心也非常正，又非常有定力，這時候有神通了，那還是正常的。

「以神通故，能遊四天下」，因為有神通，神通裡有一種「神足通」，也叫「神境通」，能自由自在地暢遊四天下。「四天下」就是南瞻部洲、北俱蘆洲、西牛賀洲、東勝神洲。在人道，他想到哪裡，自然就能去，駕著神通就去了。如果沒有神通，還是挺費勁的。

《西遊記》裡，孫悟空本來在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有一天，大家在一塊兒玩，一隻老猴死了。孫悟空以前不知道有死亡這件事，他就問：「我也會死嗎？」這話特別像佛陀當年做太子的時候四門遊觀，出了東門碰到老人，出了西門碰到死人，然後他就問：「這是怎麼回事？」隨從就說：「這是老人、病人、死人。」佛陀就問：「我也會這樣嗎？」隨從說：「會。」然後他就陷入了憂愁之中。孫悟空也是這樣，然後他就為了生死這件事泛著小舟從東勝神洲到了南瞻部洲。說實話，有時候我們的道心還趕不上這隻猴子。

「如是等名為自力」，他達到遊四天下的目標是靠自力。首先持戒，持戒就需要自力；然後修禪定，禪定也需要自力；然後有神通，這都需要自力。

(2) 他力

第二種情況，目標也是遊四天下，但是方法不一樣：

又如劣夫，跨驢不上；從轉輪王行，便乘虛空遊四天下，無所障礙：如是等名為他力。

「又如劣夫，跨驢不上」，這個「劣夫」劣到什麼程度呢？我們現在形容一個人的身體很差，會說「身體羸劣」。這個「劣夫」身體弱到什麼程度呢？連小毛驢都跨不上去。小毛驢是所有被騎行的動物裡最矮、最溫順、最好騎的一種，牠不像馬、大象、駱駝那麼高，又很老實。小毛驢不高，很矮，小孩兒都能爬上去。但是這個「劣夫」不行，怎麼跨都跨不上去，弱到這種程度，連跨到驢上的勁兒都沒有。但是他趕上一個好機會，他碰到了轉輪王，轉輪王說：「我滿足你一個願望吧！你想遊四天下，可以進入我的輪寶，跟我一塊兒遊一圈。」劣夫很高興，「好啊！」就被人抬上去了，他跨也跨不上去，然後「便乘虛空遊四天下」。

同樣的目標，前面那個人靠神通遊四天下，這個劣夫接受了輪王的邀請，爬到輪寶裡，一樣遊四天下，無所障礙。這就叫「他力」。

前面說「劣夫跨驢不上」，是顯示他毫無自力；如果找一個跳高世界冠軍，就顯示不出他力了。所以就找一個跨驢都跨不上去的，身體差到極點，毫無自力可言的，這樣就顯示完全是他力。

我們看這個比喻，這裡的「劣夫」是指誰？就是我們。「驢」是指什麼？就是十善，人天善法，這是最低的。人天善法，按說這是大家都夠得著的，身體再差的人也能跨得上驢。但是人的根機越來越差，人天善法都已經很難修持了，更不要說更高的。所以，「驢」是指人天善法。

「輪王」是誰？阿彌陀佛。「輪寶」呢？就是六字名號。

「從轉輪王行」，如果用善導大師的一句法語來說，就是「『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遊四天下」有好幾種理解，有些註家認為「四天下」是「四波羅蜜」，就是六波羅蜜其中的四種；也有人說是到十方任運度眾。這些都對，就是指沒有任何障礙。

這個比喻是顯示什麼叫自力，什麼叫他力。這是在古代，如果在今天找比喻的話，就更多了。如果曇鸞大師生活在這個時代，就把飛機、輪船寫進去了。

這些比喻裡有一個共同的字眼，不管是輪船、飛機、高鐵，還是輪寶，都有一個共同的字眼「乘」。乘火車，乘飛機，乘輪船，乘輪寶，乘他力，乘佛力，都有一個「乘」，乘佛願力。包括善導大師解釋第十八願，就說「若我成佛，十方眾生，願生我國，稱我名號，下至十聲，乘我願力，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特別加了四個字「乘我願力」。

「乘」這個字特別能表達完全他力。像我們坐到車上，就沒有我們什麼事了。你在那兒使勁，「車跑得快一點吧」，使勁跺腳，其實跟你沒關係，你在那兒瞎使勁。我們念佛人經常幹這樣的事，就怕阿彌陀佛開大願船開得不穩當。

8· 信他力

(1) 當生信心，勿自局分

愚哉，後之學者！聞他力可乘，當生信心，勿自局分也。

就好像我們說：「哎呀，他怎麼這麼笨啊？怎麼這麼傻啊？」曇鸞大師預料到末法時期的眾生很笨很傻，他力明明在你面前，就是不接受，不相信；或者接受一半，還執著自己那一點兒自力。這看起來讓人很傷痛，這麼大的便宜擺在你面前，可惜你沒有珍惜。

如果沒有他力可乘也就罷了，「聞他力可乘」，明明有他力可乘，怎麼就不起信心呢？怎麼這麼傻、這麼笨呢？

這種感歎印光大師說得比較多，《文鈔》裡特別多，比如：

世有好高務勝者，每每侈談自力，藐視佛力。不知從生至死，無一事不仗人力，而不以為恥。何獨於了生死一大事，並佛力亦不願受，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淨宗行者，所當切戒！

我們從生到死，哪件事不是靠他力？不靠爸媽撫養，你能長這麼大嗎？找個工作還要求爺爺告奶奶的。結果唯獨生死大事不靠他力，真是喪心病狂。弘一大師也有類似的話：

阿彌陀佛，無上醫王，捨此不求，是謂癡狂。

一句彌陀，阿伽陀藥，捨此不服，是謂大錯。

「癡狂」，「癡」就是傻，「狂」是狂妄、狂傲。

這樣的話，歷代祖師都說得非常多。這說明說話的人心中非常急切、傷痛，你明明可以當生就解脫成佛，但你就是不接受，擺在你面前都不要，所以說「愚哉」。

我們讀的時候覺得《往生論註》很理性化，但有時候讀了又覺得挺感性的。曇鸞大師也會經常表達內心的一些情緒，有時候還挺幽默的。包括他用的很多詞，都是從儒家、道家嫁接過來的，嫁接得很好。

「當生信心，勿自局分也」，這裡為什麼只提一句「當生信心」，為什麼不說「你們應當好好修行，好好努力」？善導大師有時候還說「努力努力，勤而行之」，還有這樣的話。這裡曇鸞大師只說「當生信心」，好像生了信心就萬事大吉了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淨土法門確實是信心決定結果，這跟前面是呼應的。

翻到《聖教集》230頁，看最後一行：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

只是信。

龍樹菩薩也說「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他也沒有提別的。

這裡講的信，是真信，真真實實的信，只要「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這裡也是佛力。我們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開頭、結尾也是遙相呼應的。

像古時候做木工活，在木頭上這邊釘個釘子，那邊釘個釘子，中間拉一條線，在線上塗上墨，然後一彈，就畫出一條很直的線。這裡也一樣，開頭有一根「釘子」，最後也有一根「釘子」，兩個「釘子」是同一個，就是「佛力」，所以說「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這樣，一條線就把所有東西都串起來了。

《往生論註》如果大家好好讀，真的很美，很有藝術感。曇鸞大師能把教理性這麼強的著作寫得這麼有藝術感，真不容易，用詞也特別精道，前後完全呼應。

「勿自局分」，就是不要自局其分。什麼叫「自局其分」呢？有個蓮友問我：「我沒皈依，能去你們書屋聽課嗎？」當然能。我們沒有這種要求，我們開門歡迎。同樣，往生這件事在佛那兒也沒有任何條件，這個門是完全敞開的，沒有任何門檻。就怕你自己給自己設個門檻，自己給自己畫了一個圈，其實沒有這個圈，佛沒有畫，是你自己畫的。

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話，比如你問他「你能往生嗎？」「哎，不行不行，我還早著呢！」他覺得他是一種謙虛，「往生是多高的功夫啊，我怎麼能跟人說我能往生呢？」這也是自局其分。換句話說，這是在貶低阿彌陀佛。怎麼是貶低阿彌陀佛呢？阿彌陀佛連你這樣的人都救不了嗎？就好像說醫生治不了你這樣的病，你這不是懷疑醫生的醫術嗎？如果你真認為這個醫生好，真相信這個醫生，就應該拍著胸脯說「就算我全身長滿癌細胞，這個醫生也能讓我起死迴生！」這才是對醫生的讚歎。

還有人說「我不懷疑佛，我只是懷疑我自己；佛我是完全相信的，但是我自己實在是太差了，我不行！」這也是在貶低佛。還有的說「極樂世界那麼好，但是我去不了」，這也是自局其分。

（2）自障、他障之相

有一部《往生論註翼解》，是日本一位古大德寫的，他相當於中國明朝時期的人。他在註解這一段的時候舉了一些例子：

竊觀古今，不信淨土其障有二：一為他障；二即自障。

他認為，遇到淨土但是沒往生，有兩種情況：一是被他人障礙，二是自己障礙自己。

①他障

言他障者，謂世傳異說不辨是非，故於佛言反不信受。

聽了很多的說法，自己又很難辨別清楚；看到佛經，對佛言又不那麼相信。就像善導大師說的：「凡小之論乃加信受，諸佛誠言反將妄語。」隔壁的張三、李四，一個普通人，學了兩天佛，就把你說得一愣一愣的，「凡小之論乃加信受」，信得不得了。「諸佛誠言反將妄語」，佛說的，你

反而覺得「佛是不是騙我呢？」我們眾生特別容易犯這樣的錯誤。

然後他就舉了幾個例子：

有人云：心若清淨即是自性西方，何必求生他方淨土。

這是講他障，這樣的言論障礙我們。這是不懂淨土的人講的，外行人指導的，亂指導，亂說話。「我的心清淨就是自性西方，何必求生真的極樂世界呢？我當下清淨，當下就是極樂世界，甚至我當下就阿彌陀佛，何必求生一個真的極樂世界呢？」這樣的論調很多，經常能聽到。

有云：念佛三昧唯被下根。

有人說「念佛法門太簡單，就是給下根人準備的。像你這樣的上根人可不要學啊，那你就跟愚夫愚婦是同類人了，多丟人啊！」

又云：求生淨土念佛、修觀皆是執著取相，殊非超越之法。

這也經常聽說，「你們念佛人，整天喊著極樂世界，整天念著阿彌陀佛，多著相啊！你們最執著，離佛法最遠。你看我，吃肉不礙證悟，證悟不礙喝酒！」這都是他障。

這裡舉了三個例子，其實還有很多，到今天也是這樣。

②自障

第二個是自障，他列舉了六種。所謂自障，就是跟別人沒關係，完全是自己障礙自己，因為我們眾生心量非常小，非常狹劣。

一云淨土難生，吾無力量非敢過望，但不失人身足矣。

「淨土的境界那麼高，我可不敢奢求淨土，我能保證下一世還做人就可以了，就不得了啊！」我們老菩薩都知道，來生做人可比往生西方難多了。但是這樣的想法還挺多的。

一云吾毀戒破齋惡業深重，西方淨土何由可生？

「我吃了那麼多肉，殺了那麼多生，破了那麼多戒，大概是不行了，跟淨土無緣了」，嫌自己業障重。這屬於自卑的。

一云佛說西方權誘眾生且令為善，皆無其實，見修淨業反生嗤笑。他認為佛說極樂世界都是比喻，是騙我們的，為了誘導我們向善，

其實沒有極樂世界，我們只要做一個善人就好了。

一云聰明利智直悟己心，任己所為無非合道，豈同下士念佛修行耶！

這屬於高慢的。他的意思是說，「聰明利智直悟己心」，我只悟自己的心；「任己所為無非合道」，我的所作所為無非本來面目，當下就是佛；我這樣的高人，「豈同下士念佛修行耶」，怎麼能跟你們這樣的人一塊兒念佛呢？

總之，有種種自他的障礙，大家要找的話，還能找到很多，而且自障還多一點兒。

我們一方面是要「自信」，另一方面要「信他」。「自信」也是從「信他」來的，真正「信他」，就能「自信」。

這個「自信」不是我們一般說的那個「自信」，念佛人的自信不是對自己的自信，因為我們都有機深信，機深信好像不那麼自信，但它是一種客觀事實，就是我們自己無力修行，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自信，自信在哪兒呢？自信佛必救度我，我就是佛要救度的人，就是自信在這裡。我必能成佛，必能解脫，在這一點上要有自信。

（四）《往生論註》一點四線

我們看師父寫的《〈往生論註〉要義》，看第二點「一線四點」：

《往生論註》的思想，內涵極其豐富，可以「一線四點」簡略說明，即一條主線、四個要點。

一條主線即是「佛本願力」。

四個要點為：

「四個要點」就是我剛才說的四大穴位。

（一）開章之「難易二道判」，明教相。

第一個就是開篇的「難易二道判」，這是判教相，判淨土法門是易行道。

(二) 上卷末之「八番問答」，明攝機。

第二個是上卷末之「八番問答」，就是探討淨土法門攝受何種根機的問題，什麼樣的人能修淨土法門。

(三) 下卷初之「稱名如實修行」，明行法。

第三個是下卷開頭的「稱名如實修行」，這是告訴我們學淨土法門應該如何修持，也就是行法。結論是：稱名就是如實修行。

(四) 最後結論之「三願速疾成佛」，明利益。

第四個就是「三願速疾成佛」，也就是利益。

這樣，教、機、行、益四方面就非常完備了。任何一個宗派都不離開這四方面：它的教相如何，它的攝機怎樣，它的行法如何，它的利益如何。淨土法門也不例外。所以，從這裡看，這個就結構非常鮮明，一點兒也不亂，非常清楚。

一線貫穿於四點，四點聚集於一線，構成淨土法門的完整教理。

「一線貫穿於四點」，這四點有一個共通的東西在貫穿，是什麼呢？就是佛力，一條主線就是佛本願力。因為有佛力，所以易行，很簡單；因為有佛力，所以最下等的根機也能攝受；因為有佛力，所以它的行法很簡單，就是稱名；因為有佛力，所以它的利益殊勝，非常快速。

簡單說，即：因阿彌陀佛本願力故，淨土法門為易行道他力之教，攝下品造罪凡夫，以稱名一行，得生淨土速疾成佛。

這幾句話特別好，這幾句話就把淨土宗全部講完了，千說萬說也不離開這幾句話。

此一線貫穿整部《往生論註》，如靈魂統御全身；四點分布，互相含融，各有側重，有機組成《往生論註》之教理。

下面打了一個比喻，就像鐵路運輸一樣，有四個大站，就是這四個要點。

此「一線四點」，也可說為「一基四柱」，亦即以「佛本願力」為一大法門之基礎，在此基礎之上確立「教」「機」「行」「益」四大支柱，由此構建一大法門之宏偉理論。

以後我們再讀《往生論註》，就要沿著一條主線四個點去讀，這樣就不容易亂，就會抓到實質的東西。

儒家也說「吾道一以貫之」，好書、好的經典，一定有一個不變的、靈魂性的、一以貫之的東西。這部《往生論註》的靈魂就是「佛本願力」，就是佛力。所以，曇鸞大師就高明在這裡，他一開顯出來，後世所有人都明白了，「哦，淨土法門是全仗佛力的」，所以我們都得感謝曇鸞大師。

三、略解義竟

我們看《往生論註》最後一句，《聖教集》337頁：

《無量壽修多羅優婆提舍願生偈》，略解義竟。

《經》始稱「如是」，彰信為能入；末言「奉行」，表服膺事已。

曇鸞大師作了一個對比：經典開頭都是「如是我聞」，表達「信為能入」；最後一般是「歡喜踴躍，信受奉行，作禮而去」之類的話，這是表達「服膺事已」。「服膺」就是內心完全服從。

《論》初歸禮，明宗旨有由；終云「義竟」，示所詮理畢。

然後對比了一下：《往生論》一開頭就是歸命、歸禮，說「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這是「明宗旨有由」，有一個宗旨；最後結尾是「義竟」，表達「所詮理畢」，因為詮釋淨土三經的義理已經完畢了，所以結尾就說「略解義竟」。開頭是「歸禮」，最後是「義竟」。

述作人殊，於茲成例。

「述」是指阿難，因為他說「如是我聞」，他複述釋迦牟尼佛講的經。「作」是指天親菩薩造的論。

中國和日本的諸家有分歧，有的認為「述」是指經，「作」是指菩薩的論；有的正好相反，認為「述」是指天親菩薩的論，「作」是指佛經。我比較傾向於前一種說法。

伍、總結

整部《往生論註》就講完了，不知道大家受不受益，我自己是挺受益的。因為我發現給別人講和自己看狀態完全不一樣，給別人講就不能含糊。

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講這麼長的經典。按說應該選《阿彌陀經》，它短一點兒，但是上來就講了這麼長的一部經典。因為我那段時間對《往生論註》很有感覺，好在有師父一百二十萬字的《〈往生論註〉講記》在，所以我就鸚鵡學舌地照著講，還算比較順利。我想隔一年、半年再講一輪，可能會更好一些。按說可以反覆講，道綽大師講《觀經》都講了兩百遍，平均每個月就要講一遍。

《往生論註》我確實挺喜歡的。而且我感覺《往生論註》跟北京這座城市的氣質特別吻合。為什麼？北京是文化中心，人才特別多，高知分子也多。淨土法門很容易讓人覺得是對下根人講的，但是一聽《往生論註》，就不會覺得淨土法門很簡單，反而覺得很高，非常厲害，這符合北京很多人的根機。

謝謝大家。

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

同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三稱）。